東原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經韻樓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閒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原书空白页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尚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標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河閒獻王傳經考（刻石河閒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閒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如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沖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屬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襍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文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尙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衞宏定古文尙書敘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者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尙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廬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閒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衞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傅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傅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尙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眞古文不得幷非之）考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

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與荅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閒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劆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閻百詩倘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劆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閑固不必無玁狁崛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摽有梅解　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自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季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齔（毀齒也）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勾踐欲報吳讐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衞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傳會周人禘嚳

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閎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遂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

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愼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閒所存已廑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曰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閎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袟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

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初卽位）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于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爵）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篡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卽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啓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

王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追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追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恖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恖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戴東原集卷第一

戴東原集卷第二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明堂考
三朝三門考
匠人溝洫之法考
樂器考
記冕服
記皮弁服
記爵弁服
記朝服
記玄端
記深衣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記冕弁冠
記冠衰
記括髮免髽
記絰帶
記繅藉
記捍決極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劍脅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斅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傅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稾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閟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甽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甽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壚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虡其南鐘十六枝一虡其南鎛爲一虡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鎛鼓又在鎛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鎛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虡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鼙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圜者鼙方者鼓後世不別設鼙以鼙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朄（毛詩周頌作田朄）朄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鼙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歛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籥簫篴管倚於堂歛者執之以歛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祴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戛擊揩擊字異音義同揩謂敔擊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鼙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朄管乃作故曰令奏鼓朄奏謂歛管也拊與柷敔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

次也鄭氏以爲繢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繅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繅之旒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褒賜則有褒衣不過袞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襞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狐白裘麑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緼韍也冕服赤韍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袘亦韠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韍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韎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韎韋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今成十六年傳作跗注）即韎韐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紃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韠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舃素積白舃玄端黑舃凡冕服皆舃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麛裘士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歟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衣麛裘乎喪用鹿裘無袪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袪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綃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袞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圍二尺四寸規胡下剡衣之幅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綼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褗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襌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袗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雜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褻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繅斿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圜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繅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概舉諸侯又申之曰繅斿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

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緬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爲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纓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既纓飾以緌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武者纓也不言纓以緌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縪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台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笄而冕弁有笄笄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笄者纓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之有笄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爵弁而祭於己惟孤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殆非也陳用之曰或曰爵弁卽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湅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年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殤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繐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繐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殤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服小功之正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闊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闊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闊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袪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

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三總小功左辟皆縮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共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縪於外故曰外縪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髽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纖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髽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纚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啓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雜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幧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髽齊斬之髽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言髽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去笄一視去冠之節也鄭氏曰去纚而紒曰髽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幧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髽而失之

記絰帶

喪服斬衰苴絰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絰去一以爲齊衰之絰五分齊衰之絰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絰也皆纓絰惟中殤大功不纓絰五分大功之絰去一以爲小功之絰五分小功之絰去一以爲緦麻之絰受服五分其麻絰去一以爲葛絰凡絰帶之殺五分其首絰去一以爲要絰要絰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絰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緦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閒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繅藉

繅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絇組繅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不云無繅櫝以藏玉繅以承玉繅則受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啓櫝取圭垂繅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繅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繅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已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繅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繅與櫝爲類聘享皆不以繅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繅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繅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

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繅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裼爲敬之儀是賤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繅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殆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語篩而得鄭意孔沖遠雜列各說反滋疑惑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帀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帀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韝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韝也（捍周禮繕人注作扞韝釋文苦侯反劉云彄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彄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刺童子佩韘毛傳以韘爲玦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纊極二

戴東原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戴東原集卷第三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爾雅文字考序
爾雅注疏箋補序
與王內翰鳳喈書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
辨詩禮注軓軌軹軒四字
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與盧侍講召弓書
再與盧侍講書
答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
書小爾雅後
六書論序

爾雅文字考序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尚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耳）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袟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闕歟爲之旁摭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去古未遙者咸資證實亦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言庥廕也即其義豳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悝憂也即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第鬩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妎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妎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易讀矣丙戌春任君領從以所治爾雅示余余讀而善之今又越七載任君官　京師猶孜孜是學不已更出其定本屬余撰序夫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爲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於治經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據明哲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休寧戴震

與王內翰鳳喈書（乙亥）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光字引爾雅光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熲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

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寖失本真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秊以至今足下思奮乎二千年之後好古洞其原諒不屢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爲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漫設繁言以獻震再拜

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癸未）

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遯曰胡寧瘨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作藲烏侯反刺楡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溷淆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教虐耄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懆字之譌也懆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懆懆此一處幸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懆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退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誶字之譌也誶告訊問誶音粹訊音信廣韻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誶不屬訊入六至不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既作誶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幸而未譌矣又云本作訊音信是直不辨誶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誶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誶予不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誶告也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考工記搏埴之工鄭注云搏之言拍也（張參五經文字拍音搏）劉熙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列團博兩音且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摶搏之爲二字他如底厎疧疷實寔慉畜之屬相習溷淆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鼀鼁鼀力竹反从先得聲譌而爲鼀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鏞郭璞音東曹憲於廣雅音諫集韻據郭忠恕佩觿之臆說於一東增鋉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爲鋉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从唯得聲與瀰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韻舊音鷕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於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

併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漢書地里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鮦从同得聲紂紅反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歟故訓音聲自漢已來莫之能考也久無怪乎釋經論字莊然失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不苟也雖舊韻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從訂正

辨詩禮注軓軌軹軒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輈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韻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或譌溷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丸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豈聲從軌而義從軓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禮記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軹爲軒軓爲軌（誤作範）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也軓（誤作軌釋文同詩疏引作範）當爲軓（誤作範詩疏所引不誤）軓謂車軾前也（軾前誤作前軾考疏內及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軒爲簪笄之笄震謂軒讀如笄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軒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軒字無之考工記輈人軓（誤作軌注並同詩疏所引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詩疏所引誤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軋是軋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所引誤作軌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酉反）軓（注疏本釋文誤作軹）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軹（通志堂本誤作軌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沖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誤作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同撰者不一人）詩傳誤溷同軌軓二字禮注誤溷同軒軹軌三字而軌字遂有車轄頭之說謬也軓者式前軌者車轍軹者車軨軒者轂末轄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

辨尙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正合三鋝蓋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

與盧侍講召弓書（庚辰）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䣊未覈出如保傅注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牷互文譌作玄之子張問入官注纓瑱之設瑱譌作須威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即吉吉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作褘又云一命展衣者云譌作下少閒注汙窪也窪譌作深朝事致饔既饔殖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傅有司參夙與端冕注參職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齋夙端冕注文當作叅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叅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與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與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准殺之作煞陳之作陣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愚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音古通用景葛洪始加彡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滋益准字雖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見佩觿忱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在漢時作說文解字序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

謬於史籀怪舊埶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謬者準准殺煞陳陣參差互見宜使之畫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繹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爲句前雉震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閒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縞著即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再與盧侍講書（辛巳）

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諒已呈覽尙有誤字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窮處多繁襍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並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呴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呴歟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堇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宎王逸注楚辭宎夏云宎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宎深也隱暗處蓋宎廈猶言深廈此宎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畢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尢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嗇人不從保傅篇固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與之譌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案當作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文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宴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宴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強猶強也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並作喝通解載此文作暍注之云暍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室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銜在中牙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戳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衝璜之閒通解之閒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愼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愼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與兵而攻齊

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思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幷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痺當作庳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友之也曰當作曾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温煖如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千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屨屨之銘當作履屨屨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論愼屨屨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徯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㥯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疪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疪爲疵越爲戚韋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羋姓失之也鄭語曰羋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巳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忘痺下當作庳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愼天法愼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年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並嫗之譌執之以物而遬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譌遬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作不文當作不紊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愼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溷同致幷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慝慝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慝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恃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悴當從逸周書作外誇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釁廟篇拭帨帨當作挩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贏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幷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深聲誤爲鄒也深當作陬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于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

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閑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閒也閒當作聞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與職當作識如以觀聞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閑觀穀亦如之穀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蔞未虧不可通蔞當作藪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當作致禬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曰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耑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紞塞耳統作紸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紸即黈之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荅客難皆引大戴禮黈纊塞耳）注內云紞莊子作黈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茲敝友程君亦田名瑤田上年秋闈後同震到揚今復往特取道江陰願摳謁大君子其人少攻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書法尤絕倫直造古人境地年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與震往還十餘載行日勵學日進而境日困今遭重喪不得已外出情可悲也其讀書沈思覈訂比類推緻震遜其密想閣下所樂取其長而進其未逮者也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即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樆榆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樆榆白曰枌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枌云枌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蓲云榆白枌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已上爲厲說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尚不濡衣酈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衞詩淇梁淇厲並舉厲固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傅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

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𠂤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猋爾雅扶搖謂之猋於猋之本訓轉其義飆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摭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岐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諧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斯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並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七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丂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年閒紛紛立說者衆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閒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弟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達遂縱言之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爲一丈而爲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洫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爲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籔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籔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法襍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鋝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鋝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張揖作廣雅於釋器曰鍾十曰斞庾十曰秉秉十曰筥斞庾二文錯見並當爲籔而改區十曰籔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矣鍾十之云謬也此十六斗之秉

量名也刈禾盈手謂之秉秉猶把也字同義別聘禮記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然則秉十當改秉四又不當蒙籔十曰秉相亂其掇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時乾隆己卯秋東原氏記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岐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既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藝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戴震撰

戴東原集卷第二

戴東原集卷第四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答段若膺論韻
書廣韻目錄後一
書廣韻目錄後二
書廣韻四江後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顧氏音論跋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轉語二十章序

答段若膺論韻（丙申）

陸德明於邶風南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顧氏取其說江愼修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侵者元寒至仙七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真者音韻即至諧故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自信剖別入微在此大著更析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且悟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遂以此斷古無平仄通押去入通押書中自信剖別入微亦在古音韻至諧之云然僕謂古人以音韻從其意言帝舜歌喜起熙二上一平音節自佳若並讀平聲喜起轉嫌於積韻夫音韻之諧密近而成節奏爲諧稍遠而成節奏亦諧遠而隔礙爲不諧字異音同或積相似之音亦不諧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侵已下九韻皆收脣音其入聲古今無異說又方之諸韻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在廣韻雖屬有入之韻而其無入諸韻無與之配仍居後爲一類其前昔無入者今皆得其入聲兩兩相配以入聲爲相配之樞紐真已下十四韻皆收舌齒音脂微齊皆灰亦收舌齒音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合爲一類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支佳之咍蕭宵肴豪尤侯幽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咍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爲一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陌麥昔錫爲一類弓馮熊雄夢薨等字由蒸登轉東尤郵牛丘裘紑謀等字由之咍轉尤服伏鞴福郁或牧悔穆等字由職德轉屋而東冬轉爲江尤侯轉爲蕭屋燭韻字轉爲覺陽唐轉爲庚及藥韻字轉陌麥昔錫音之流變無定方而可以推其相配者有如是歌戈麻皆收喉音魚虞模亦收喉音入聲鐸合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者仍有取焉大著內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說至精確舉三部入聲論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其餘論異平同入或得或失蒸之職登咍德一類如陾由之轉登能由咍轉登等由海轉等及凝从疑之屬書內舉得來爲登來螟螣爲螟螣證陸韻以職德配蒸登非無見因謂蒸登與之咍同入此說是也陸氏惟此類所分之韻多寡適同餘則或此分而彼合蓋陸氏未知音聲洪細如陰陽表裏之相配是以參差不均真諄臻（分爲三）脂（合爲一）質術櫛（亦分爲三）文殷（分爲二）微（合爲一）物迄（亦分爲二）元廢月魂痕（分爲二）灰（合爲一）沒（亦合爲一）寒桓（分爲二）泰（合爲一）曷末（亦分爲二）刪皆黠山夬鎋先齊屑仙祭薛一類如寅由真轉脂揮暉翬由文轉微旂圻沂由殷轉微西由先轉齊洗洒由銑轉薺獮由旨轉獮浼由銑轉賄敦由魂轉灰竄由泰轉換及吻从勿讞巘从獻之屬書內言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與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遺第十二部真臻先則於脂韻字以質櫛爲入者及齊以屑爲入有未察矣真已下分三部脂微諸韻與相配者僅一部又言第十一部庚耕清青與第十二部同入殊失其倫第十一部乃與第十六部同入庚清青（分爲三）支（合爲）一陌昔錫（亦分爲三）耕佳麥一類如擲從鄭幎塓從冥亦可證陸韻以陌麥昔錫配庚耕清青非無見書內言第十七部歌戈麻與十六部支佳同入第十部陽唐與第五部魚虞模同入皆失倫蓋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及支佳之入今音字也其古音字與鐸通者陌韻之陌莫伯白坼宅澤赫客格索柞啞鯱絡劇戟逆號擭等字麥韻之獲愬等字昔韻之昔舃席夕繹奕射釋尺赤斥摭炙石碩碧等字錫韻之赦諦等字是爲歌戈麻及魚虞模之入麻韻半由歌戈流變半由

魚虞模流變如箇由暮轉箇古音[illegible]讀如數轉而爲藹再轉而爲今音及若婼惹作啞咋樓等字皆鐸之類平上去聲見於麻馬箇禡數韻同類互轉也陸氏所分有入聲及無入聲之韻截然不同惟歌戈麻與有入者同與無入者異陸氏溷同藥鐸爲一故失其入聲不知覺藥一類鐸又一類鐸韻之濼樂櫟鑿鶴熇等字當別出歸於藥而屋韻之熇瀑毣等字沃韻之沃嚚襮等字陌韻之翟搦等字麥韻之嚗字錫韻之的趯轢溺激等字古音皆與覺藥爲一類覺韻之朔齗齰等字藥韻之若著略蝝郤臄硌斫縛矍玃等字當別出歸於鐸一爲陽唐之入一爲歌戈麻之入不可溷也陽唐與蕭宵肴豪相配歌戈麻與魚虞模相配大著六（蒸登）七（侵鹽添）八（覃談咸銜嚴凡）九（東冬鍾江）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十三（諄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喻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咍）二（蕭宵肴豪）三（尤幽）四（侯）五（魚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猶擊石成聲也惟第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麻與無入者近舊遂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溷淆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之相配而侵已下九韻獨無配則以其爲閉口音而配之者更微不成聲也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韻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肴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肴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侯以合於魚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溷淆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鎋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咍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溷淆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然顧氏列真至仙爲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爲第八部蒸登爲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說昔人以入聲隸於四部者非無見則知入聲當分爲四知入聲可隸於彼又可隸於此必無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則彼分爲四此亦當分爲四今書內舉入聲以論三部之分實發昔人所未發然昔人以職德隸蒸登今以隸之咍而明其同入於彼此相配得矣昔人以陌麥昔錫隸庚耕清青今以隸支佳而譏昔人於音理未審則於彼此相配未有見故耳昔人以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隸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今獨質櫛屑仍其舊餘以隸脂微齊皆灰而謂諄文至山仙同入是諄文至山仙與脂微齊皆灰相配亦得矣特彼分二部此僅一部分合未當又六術韻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亦合真臻諄始足相配屑配齊者也其平聲則先齊相配今不能別出六脂韻字配真臻質櫛者合齊配先屑爲一部且別出脂韻字配諄術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沒爲一部廢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刪黠夬配山鎋祭配仙薛爲一部而以質櫛屑隸舊有入之韻餘乃隸舊無入之韻或分或合或隸彼或隸此尚宜詳審第九第十第十一此三部之次觀江從東冬流變庚從陽唐流變得其序矣東韻字有從蒸登流變者而列爲第六部隔越七八兩部尤從之咍流變蕭從尤幽流變而以蕭宵肴豪處之咍後尤幽侯前未知音聲相配故耳支佳韻字雖有從歌戈流變者虞韻字雖有從侯幽流變者皆屬旁轉不必以例正轉其正轉之法有三一爲轉而不出其類脂轉皆之轉咍支轉佳是也一爲相配互轉真文魂先轉脂微灰齊換轉泰咍海轉登等侯轉東厚轉講模轉歌是也一爲聯貫遞轉蒸登轉東之咍轉尤職德轉屋東冬轉江尤幽轉蕭屋燭轉覺陽唐轉庚藥轉錫真轉先侵轉覃是也以正轉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轉惑之以正轉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韻爲證僕之所見如此蓋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韻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況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韻是合韻

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今又分真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雖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真之筠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帷與微之韋本無以別也侯之鉤謳與尤之鳩憂雖洪細不同矣猶東之公翁與鍾之恭雍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烏與魚之居於痕之根恩與殷之斤殷魂之昆昷與文之君煴（於分切）豪之高爊（於刀切）與宵之驕夭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愉二章栲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楰耇後四章栲杻壽茂謂侯與尤幽不相襍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悠漕憂爲一韻生民之揄蹂叜浮棫樸之槱趣角弓之裕瘉則謂爲合韻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今書內列十七部僕之意第三第四當幷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幷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曩者亦以爲然故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後以真至先皆收舌齒音侵至凡皆收脣音其各分爲二也不過在侈斂之閒遂主陸氏古人韻緩爲斷上秊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倓韻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即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韻表合僕已秊定聲韻考別十九鐸不與覺藥通者又分覺藥陌麥昔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謂江先生以曷爲歌之入末爲戈之入者應改正楊氏雖不能辨別藥鐸之異而以藥鐸配陽唐配蕭宵肴豪又以鐸配歌僕因究韻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真內二等字與十九臻無別十七真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三韻皆無別真韻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殷無別二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四宵內四等字與三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耕無別十二庚十四清內三等開口呼兩韻無別清韻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韻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三韻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唐國子祭酒李涪撰刊誤論陸法言切韻一條有云上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韻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涪去法言未遠已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譏其妄別矣又今人語言矢口而出作去聲者廣韻多在上聲作上聲者廣韻多在去聲李涪又云余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輕重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是今人語言與廣韻上去互異者非後代始流變在唐人已語言與韻書互異矣韻書既出視爲約定俗成然如東冬中終之妄別不必強爲之詞也僕已秊分七類爲二十部者上年以呼等考之真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夬廢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而脂微諸韻與之配者亦各爲二共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芣苢二章掇捋召南草蟲二章蕨惙說甘棠首章伐茇二章敗憩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帨吠邶擊鼓四章闊說五章闊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舝邁衛害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衛碩人四章活濊發揭孽朅伯兮首章朅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佸桀括渴采葛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達闕月齊東方之日二章月闥闥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閒二章外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門之楊二章肺晢檜匪風首章發偈怛曹蜉蝣三章閱雪說候人首章祋芾豳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薇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艾晣噦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韻乃四句見韻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舝首章舝逝渴

括菀柳二章愒瘵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蠆邁白華五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緜八章拔兌駾喙皇矣二章翳栵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韻對季一韻下重季字及友字不入韻）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軷烈歲民勞四章愒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瞻卬首章厲瘵（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韻次句惠字非韻下四句疾居一韻收瘳一韻）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活達傑魯頌泮水首章茷噦大邁閟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達越發烈截六章旆（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坺發坺皆於韻合）鉞烈曷櫱達截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真諄臻文殷魂痕僕初定七類者上年改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阿第一烏第二堊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謳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夭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戹第十五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靄第二十遏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三醃第二十四諜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脣音收喉音者其音引喉收鼻音者其音引喉穿鼻收舌齒音者其音舒舌而衝齒收脣音者其音斂脣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鄭庠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古音表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更析真元而二宵侯而二侵談而二故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入聲顧氏僅分屋質藥緝四部江君析質月錫職而四析緝盍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藥鐸而二顧氏鐸弃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魚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盍隸東真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免緝盍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舊有入之韻近因引喉而不激揚昔人遂以其所定無入之韻例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韻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韻不同於舊無入之韻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僕以爲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嘗恐求之太過強生區別故寧用陸德明古人韻緩之說後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數過多推之等韻他部皆止於四等此獨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靄遏及醃諜五部至若殷乙及謳更析之則呼等不全於三百篇以合韻之說通其窮者必多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故有合韻必轉其讀彼此不同乃爲合韻如載馳之濟閟抑之疾戾此不必改讀而自諧者也閟屬六至濟屬十二霽在去聲本一類卽讀入聲如五質之珌脂旨至質真軫震質相配共入亦無不諧疾屬質韻戾屬霽韻亦然特以質櫛屑專隸真臻先使真臻先不與諄文殷魂痕通以脂微齊皆灰與諄文至山仙共入不與真臻先共入而濟戾二字便將脂微齊皆灰及術物迄沒諸韻字牽連而至割之不斷矣揄趣苟驅附奏垢裕之互相牽連亦然顧氏於古音有草刱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侯從虞江改虞從侯此江優於顧處顧藥鐸有別而江不分此顧優於江處其鄭爲六顧爲十江爲十三江補顧之不逮用心亦勤矣此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黠鎋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敘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

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

詩經韻分若干部表羣經韻分若干部表合併爲古韻分若干部表每部作四條曰詩經韻曰羣經韻曰古本音曰古合韻似省兩閱亦免羣經韻內字有列於古本音古合韻兩條者離在兩處

詩中上下句相閒爲節奏者以下句韻爲正上句本可不用韻故多假借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桑柔三章資疑維階四章慇辰東瘏五章毖恤熱淑襍用氏疑熱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閒成節奏非用韻之正俱不以爲韻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

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抑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懆之譌懆愁不安也慘毒也

以義考之亦作慄爲得今於月出作慘以爲合韻於正月略之抑作慄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鳴求其牡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軓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濡軓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譏求非其牡者耳援前侯以證前軓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作由輈以下爲軌是以車之高下言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閒爲軌是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下誤作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軓合韻讀如阜之說今已改附正於此）

小旻三章古韻標準以猒集爲韻似得之

女曰雞鳴三章贈字江先生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

疷釋文作疷都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痻字之譌也

詩中第四句始用韻者甚多如生民首章民嫄江漢五穴卣字之類不必以爲合韻

緜首章瓞漆穴室爲韻節奏自合蓋緜緜瓜瓞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韻使語止而有餘音此類甚多今以瓞生爲韻穴室爲韻反遺漆字似未允

正月十二章鄰云慇乃真文殷不可分之證非合韻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韻三章第四句始用韻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韻同耳秩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韻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韻

書廣韻目錄後一

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別之爲通攝）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指南江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止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遇攝）齊佳皆灰咍一類也（切韻指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並同者支韻爲觜雌斯在齊韻爲齎妻犀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斂脣吻固殊佳皆咍三韻古今音尤弇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爲一類真諄臻殷文魂痕一類也（切韻指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指南山攝）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痕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痕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列之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痕用魂韻字必與真諄一類通而絕不通元（痕韻字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韻戾於三百篇論古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切韻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也（切韻指南咸攝凡十有六攝）今音蓋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前蒸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干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吳棫韻補剏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注今人韻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爲十部按之聲類俱疏舛未爲得也

書廣韻目錄後二

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年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蓋二百六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湩字下云此是冬字上聲蓋昔人論韻審其洪細爲一二三四等列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咍二十四痕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

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去入大致準此餘韻或主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爲一韻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删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並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湩鳩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櫛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韻並二等欣韻迄韻並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櫬齔等字卽臻櫛二韻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而眞與諄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稕焮通質與術櫛迄通斯於四聲無所觖戾不當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殷（宋時避宣祖廟諱改殷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眞韻中閒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艸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荅李滁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殷者合爲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爲目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逖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殷隱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注文删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廣韻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略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删整者上聲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曹刻去聲釅雖移陷鑑之前而豔注㮇同用釅注梵同用陷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豔第五十五注㮇釅同用釅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鑑同用之注釅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陷鑑釅三字而注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豏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亦同禮部韻略集韻矣宋初徐楚金說文解字韻譜（今人以李燾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閒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豏作湛而湛第五十二檻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釅作驗（注云俗作釅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驗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閒朱氏石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爲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尙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列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聲釅韻適無字不列而平聲嚴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次視徐氏書之足證唐韻舊次者迥異矣

書廣韻四江後

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撰爲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然別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尤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於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爲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雜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撰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麻當分爲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爲二韻一與支脂微附近一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韻一次魚模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韻一與眞諄臻殷文魂痕附近一與元寒桓删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韻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

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廬廬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閒不能截然分別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歟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刱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華字云古讀華爲敷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吴才老刱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吴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彼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即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吴下張氏重刻宋本廣韻作序有曰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鋟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删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顒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既删整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韻鋟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爲宋時詳略兼行去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而卷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儼醶列豏檻陷鑑之前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違異而五十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宋景祐寶元已前所決無有也其閒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通用或云與某同用參差不治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於是平聲合欣於文合嚴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豏檻去聲合廢於隊代合焮於問合醶於豔㮇合梵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洽狎毛大可臆爲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殷痕山談添銜凡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善本即吴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韻與平入齟齬皆自禮部韻略施行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治改之未盡苟尋求蹤跡古書所由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十百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顧氏音論跋（癸未）

右三卷考論韻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正唐人之失意甚善也隋陸法言唐孫愐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於宋陳彭年丘雍所刊益名廣韻者耳廣韻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覈之疏他人無論矣方開皇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法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距仁壽初法言撰韻時凡七十有七年其後郭知玄更以朱箋三百字越七十有五年爲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廷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爲歟所謂仍舊爲五卷者殆仍法言卷袟歟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年爲宋景德四年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法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序後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實法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郭知玄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者之一耳寶元

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也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於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䶣齬前此不宜爾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豏五十三檻五十四儼猶舊次去聲亦同集韻蓋由習於景祐通用例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豏檻合釅於豔㮇合梵於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於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於禮部韻略合廢於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異者八處不知併是而十有三處犁然可考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其閒已上音論中所失考暨考之而疏足以滋惑余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魂痕用魂痕韻字與真諄臻殷文通而必不通元唐人用韻乃溷而通之顧君泥於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考且於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真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之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概未之有聞焉余別有辨正見荅江文論小學書玆不具論論其尤關音韻者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萸劣之徒眂娗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昔梁沈約剏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序內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閒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䶣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剏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剏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王伯厚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逮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䶣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脣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豎一二三四等列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脣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韻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永明中周顒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釐爲上下徐景

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逮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撰韻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列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說岐而傳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作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脣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卬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並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尚書音義無此蓋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侞也侞字當亦音乃個切）曰乃曰柰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音言吾郡歙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歙之正音讀如翕翕與歙聲之位同者也用是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刱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捘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時乾隆丁卯仲春戴震撰

戴東原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戴東原集卷第五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原象
迎日推策記
九道八行說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記夏小正星象
與丁升衢書
再與丁升衢書
續天文略序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為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機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為左旋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為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逶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為月所揜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閡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闇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之為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閒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閒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斂以赤道為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為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感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璿機玉衡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列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時春分日在胃昴之閒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氐房之閒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東陞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陞過中乃西流季夏六月火中故豳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為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觿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

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曰天黿一曰顓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觿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逡恆星蓋二萬五千餘年循黃道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古在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於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中星

周官經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法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圜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攲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闇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曆數者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紀（案此章複見迎日推策記姑兩存之此多暨星與黃赤道相值察之圭槷兩句）

先生作七經小記原象其一也以此四章合句股割圜記迎日推策記共稱原象曲阜孔氏已有刊本但文集當仍其分篇之舊原象說天體割圜說步算言各有當也又如原善三篇嘗分析數十章稱引六經疏通證明之別成一書亦七經小記之一而集中俱仍其舊至水地記則小記中言地理之書僅成一卷制數記則言禮樂制度故訓記則言小學書皆未成梗概具見斯集段玉裁附識

迎日推策記

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圜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圜周之一設其樞象北極也爲規載之曰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節氣刻分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圜周之一是爲北極璿機璿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十有三衡分至之閑戭黃道爲六者四應一歲之中氣節氣衡百度度六十分應晝夜之刻分分十有二秒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北極焉載於子午之規

以周知一歲婺女爲玄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離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之盈縮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之規法盈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機也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逡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凡推步久則必差非失在天行亦非立法之宜於時革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是故設氣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日月之盈縮遲疾此之謂有定之差數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今步算家名本輪下半周去地近爲卑極近爲最卑又名高衝上半周去地遠爲高極遠爲最高本輪之左右遠近高卑適中爲中距）中其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恆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以近本輪心爲最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引數）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卑歲行又剖之爲最卑日行）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倍之而再終（名倍引數）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下半周爲縮末盈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上半周之半爲縮初（上半周爲盈末縮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自盈初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爲加差）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爲減差）月道（今名白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名本輪其最卑名入轉最高名月孛）中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終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周）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高行又名月孛行）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上半周爲疾末遲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下半周之半爲疾初（下半周爲遲末疾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自疾初爲入轉滿四限謂之轉終）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名負圈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爲負圈半徑其心在均輪上當次輪最近點對衝之處）其周曰次右旋之規（名次輪其心在負圈上負圈不旋轉）與右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名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右旋）（月在次均輪上左旋）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名倍離朔至望望至朔而兩周朔望時則次均輪心最近於均輪心兩弦時最遠於均輪心）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朔望時次均輪心正值次輪均輪相切之處從地心作直線過次均輪心）（朔望時月必在下兩弦時必在上皆正當直線）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有平朔有定朔平朔者本輪心所到定朔者月之實體與日會）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又名計都）於是月逡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又名羅睺今歐巴謂中交爲正交正交爲中）於是月逡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尚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尚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步算家謂之交行亦謂之羅計左旋行度）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九道八行之用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名白極繞黃極本輪）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名負白極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年過年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名倍離）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名黃白大距）爲之加遠焉上下弦月道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閱漸差而近雖翕闢之節未昭然明著其故亦猶是也屈原賦之文曰圜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塡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並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歟塡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

重古之治曆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有稽其規法曰左旋之規（名本輪）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塡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塡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皆名最高行）星所屬之規（名歲輪又名次輪）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凡日月五步之規法其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名伏見輪）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

九道八行說

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曆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曆謂之正交古曆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曆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曆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考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乙亥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法）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

中北極璿機環繞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機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啓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今爲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謂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考北極璿機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閒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

與丁升衢書（丁酉）

易玄星紀譜頗不通上層列二十八宿各注總度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次層列十二次注分野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三層用孟喜易坎離震兌四正卦之爻配二十四氣者四層用李溉所傳卦氣圖十二辟卦之爻配七十二候者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五層用諸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爻錯綜之以一爻配玄之二贊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及其準易因空格附記諸家所推玄之九贊配日躔宿度與節氣次舍之屬七層八層列玄之九贊與五層相配楊子雲本太初三統之法作玄而此乃用四分法已不合子雲意矣襲漢人卦氣又不解六日七分之法使不能循環相接由疏於算學強作解事也舊本式樣不分曉今擬一式使開卷了然整齊易寫譌脫處皆推明粘簽可照改也

再與丁升衢書（丁酉）

太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兩贊配一日終於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末有踦贏兩贊配半日及歲之小餘太初歷一晝夜千五百三十九小分是爲日法卽爲度法其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滿度法得三百六十五度有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歲周卽爲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三百八十五因而四之得千五百四十滿日法成日仍有小餘一是四年而大於四分曆者一小分六千一百五十六年而較四分曆少一日矣漢已後歲實各曆不同未有過四分日之一者獨太初曆過之晁說之謂温公本太初歷而作玄歷考其所計分秒徒用四分曆耳絕不涉太初也此譜上一層宿度次二層十二次皆取之漢書乃赤道度後漢永元四年賈逵奏稱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十五年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與

赤道宿度多異節氣準黃道不準赤道則凡就赤道言節氣者謬也况列宿有歲差唐虞冬至日在虛乃玄枵之中殷在婺女乃玄枵之維首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在斗故周人名斗牽牛爲星紀之次今冬至日在箕初乃析木之津正中漢書言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者未測驗故也四分歷改爲斗十九度冬至太初之失見矣次隨星各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祖沖之論之甚詳則凡以十二次之初爲節氣十二次之中爲中氣者謬也此兩層其謬多端次三層乃易緯所謂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者次四層乃易緯所謂十二辟卦爻配一候者次五層雖取易緯卦氣起中孚之說彼以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均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是爲六日七分法此以相比之侯大夫卿公辟五卦六爻相閒乃兼用齊天保曆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者此層當與子雲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者合而乃與上次四層爻準一候五日皆終於三百六十闕玄之馴準坤九贊及將準未濟之初一此十贊合爲五位斷而不續上次三層爻準一氣者亦不數此五位因傅會其說謂坤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亦八十一首虛一不用夫子雲以踦贏繫養之末欲該曆日與天度之餘分未聞闕馴不用且闕將之初不用也次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次七層八層列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其次六層空格附錄范叔明郭元享司馬温公三家異同范叔明以二十四氣均分七百二十九贊氣得三首三贊又二十四分贊之七所云氣起者以餘分在此贊也既詳其餘分而氣終定於前一贊則餘分未盡是自亂其例矣郭元享以兩贊配一日而分晝夜自中之初一起終於養上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餘歸踦贏温公以一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一贊得四十分十六秒合八十一首之贊共得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分十六秒於四分曆仍有六十分二十四秒以四十分十六秒繫之踦二十分八秒繫之贏二法歸餘於踦贏優於最上兩層起大雪要其不知列宿有歲差失則均焉

續天文略序

臣震謹案書言敬授人時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其在周官推步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各有專司故司馬遷史記分爲八書之二古者小民咸識天象仰瞻星漢用知時節而趣耕作夏小正月令諸書示農事女工弗怠緩也而律設科條私習天文有禁乃以絕民閒或妄語禨祥是二者又有宜講求不宜講求之別矣然施之於用雖二事苟溯而上之日月星運行有常其爲體也則一宋鄭樵通志錄步天歌兼及其注文繼以晉書所列天漢起沒十二次度數州郡躔次又參以隋書所列七曜述是數者爲天文略樵稱歌詞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語休祥而注內仍不免涉災祥休咎至若十二次宿度雜舉劉歆費直蔡邕三家則由未解歲差故存其殊致莫之折衷其以郡隸州國也如曰燕幽州而所隸有西河上郡北地此三郡實古雍州曰衛而配以幷州下列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此九郡遠出雍西曰魏而配以益州隸廣漢越巂蜀郡犍爲牂牁巴郡漢中於下實非魏之疆土曰秦雍州而所隸乃雲中定襄鴈門代郡大原上黨又屬戰國時趙域晉書此條譌舛特甚既無從是正不宜取以滋惑蓋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龍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閒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前書闕遺或賡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考自唐虞已來下迄元明見於六經史籍有關運行之體者約而論之著於篇

戴東原集卷第五

戴東原集卷第六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水經酈道元注序
書水經注後
答曹給事書
應州續志序
記洞過水

水經酈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蕭寶夤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違異晉已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景純已不能言其作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亡者五卷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傳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譌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案舊作斤江水今從漢志作員）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者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譌爲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該一縣而注則沿泝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端緒可俾歸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魏人纂敘無疑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或以其綜覈或尙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取資信非一端然譌舛既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諸子其論述所涉猶輒差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也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復據證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已北河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敘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而江已北江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敘矣惟以地相連比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乎川渠纏絡有條而不紊焉休寧戴震

河水一河水二河水三渠陰溝水汳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汾水晉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澮水涑水湛水沁水清水渭水漆水沮水滻水洛水穀水澗水瀍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水濁漳水清漳水滱水易水巨馬河聖水灅水灅餘水沽河鮑丘水濡水遼水（小遼水）浿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汶水膠水泗水洙水沂水沭水淮水汝水滍水潕水瀙水灈水潁水濦水潩水洧水潧水決水沘水泄水肥水施水江水夷水夏水溳水漻水漾水潛水羌水涪水梓潼水南沮水漳水沔水涔水均水丹水粉水淯水湍水比水白水蘄水沬水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沅水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深水耒水洣水漉水漣水瀏水湞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葉榆河溫水存水混水灕水泿水溱水斤員水禹貢山水澤地（序）

書水經注後

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是書至唐宋閒遂殘闕淆紊經多誤入注內而注誤爲經校者往往以意增改如河水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又東南逕溫宿國北河皆當作枝河蒙上左合枝水之文今本作北河者殆後人所改又如濟水經文東至北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胡朏明引其文乃曰上有北礫溪故此爲南礫溪石字衍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則濟實過其北且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

南北二字殆後人誤增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據崇文總目酈氏書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蓋後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數元和志寰宇記等書引水經注滹沱河涇水洛水今皆無之或在所亡之五卷內歟水經有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氏通典引水經四事證其爲順帝以後纂敘郡國志桂陽郡漢寧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百二十里三國時吳與蜀分荆州南郡零陵武陵已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已東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吳志孫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未聞魏取陽安事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縣之東蓋作水經者魏人故於廣漢漢寧悉改曰魏其書實出一手舊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以爲桑欽晁公武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王伯厚云酈氏附益皆非也今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棼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記

答曹給事書（庚寅）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撫入志其書之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傅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覈不能無謬如敘汾州沿革數行云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謬一云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縣謬二云黃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謬三云高齊又於此城置南朔州謬四云周宣帝於此置汾州謬五云大業三年廢汾州謬六水經注謁泉山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而張守節引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元和志西河縣卜商祠在縣北四十里考之魏書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是爲西河郡治在茲氏之始道元注水經時西河郡治新在此地故於謁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遠河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虛加之汾上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浮河非浮汾也道元以浮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咸於魏都安邑不遠況古所稱西河未嘗以名郡卽吳起爲西河守亦非如後世之郡守特舉龍門西河該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河西者南至華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楡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趙之西邊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年當魏武侯之十五年趙世家去魏敗趙藺及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年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年趙世家始云秦攻我藺其後藺離石中陽屢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藺皆自河西來漢茲氏縣在離石正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者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理志首列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作志未有斯例閻百詩曾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則偶失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富昌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芉頭山道元注云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威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與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謚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水經以碑繫之魏黃初二年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年實魏置西河郡之始前此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廢西河郡入太原至是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二年下當有記置郡所起者脫去其文自黃初二年越二百六十四年爲北魏太和八年西河郡始治茲氏城司馬斌葬茲氏故有廟碑在此吉甫因水經注西河王廟碑繫之茲氏繫之黃初遂以爲是時卽置郡茲氏殊疏晉書地理志西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例縣名先書郡所治況碑文言其郡帶山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因漢永和五年徙治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氏者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後魏明帝時爲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還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

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覈南朔州介州並在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下溷稱高齊於此城置南朔州蓋雜襲羣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年置吐京鎮太和十二年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今隰州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詳裴良傳是爲汾州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在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汾州在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汾州曰呂州卽後周所置在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年改浩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圁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在今寧鄉縣境趙世家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在東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魏移西河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曩者嘗據以證水經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都屬西河郡中都屬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溷而一之水經汾水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迆爲鄔澤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幷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慎說文曰漹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鄔澤北起大陵南接鄔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漹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漹字與鄔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鄔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虖池嘔夷淶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滱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溷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昭繫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齊周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收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興廢其餘史匱後一代作前代地志疏漏譌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緜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伯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亦卽此澤也蓋境相接矣其說得之五原曼柏其故城在河之西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在永寧州北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寧州之北羣山蔟擁巖谷之險絶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志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地之太原釋涇陽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並禁樵採元和在貞觀後幾二百年而在芮城者又在孝義凡宗仰昔賢用寄愛慕雖指不知誰氏之壟而聞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茍同前人處略陳梗概如右

應州續志序（己丑代）

余曩因詩古文詞所涉檢尋郡邑志書其於經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廢縣以及境內之利病往往遺而不載或載之又漫無據證志之失大致盡然南豐吳君爲應州政事之餘暇取舊志續之既見者不復贅於篇曰應州續志書成請序於余余覽其書凡舊文失覈必按諸史事糾謬補逸蓋不徒踵續是任也君既

勤於考訂則余更質以未入是編二事其一舊志相承襲謂秦漢爲陰館縣考漢志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而武五子傳作台水許叔重說文解字㶟水出陰館累頭山㶟水卽治水也魏書道武帝西幸馬邑觀㶟源水經字譌作濕以爲出陰館則同寰宇記累頭山在雁門縣西北六十里今山在朔代閒其東南三十五里卽句注山陰館城在句注陘北水經注桑乾枝水東流通結兩湖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

又東北注□□□□㶟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流四十九里逕巨魏亭北其言㶟川水也北逕繁畤巨魏亭劇陽闞駰十三州志劇陽在陰館東北百三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汪陶廢縣在應州西一統志汪陶在山陰縣東白狼堆在應州西北巨魏亭在州北劇陽在州東北然則應州殆漢汪陶劇陽二縣地陰館於地非比矣其一北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領善無沃陽二縣方輿紀要沃陽廢縣在應州西南善無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漢縣考漢志沃陽有鹽澤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中陵今寧武之神池縣而善無又在其北沃陽鹽池唐爲安北都護之胡落鹽池今偏關外歸化城西蒙古部地也偏關五寨所食鹽今仍自蒙古來況中陵善無沃陽之水歸樹頹水以注黃河然則漢沃陽東南距應州遠甚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爲重吳君雅才閎博舉其境內利民病民者既殫心求之而於沿革山川志之所列咸務底精確不茍同積古以來守譌傳謬茲二事庶亦君之樂聞也夫

記洞過水（己丑代）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治河北入滹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迆西爲木瓜嶺石堠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堠轑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堠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並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從者應曰昨兩感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閒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既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迅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閒與壽水會流七八里皆迆邐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面山皆土戴石巉嵯刻秀建公村隱其閒居人涉水者或以砯或以略彴余留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識官長人其山川醇樸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廬臚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嵰山涂谷者也大嵰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穲稏千頃仿佛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釃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

戴東原集卷第六

戴東原集卷第七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句股割圜記上
句股割圜記中
句股割圜記下
策算序
刋九章算術序
夏侯陽算經跋
釋車
嬴旋車紀
自轉車紀

句股割圜記上

割圜之法中其圜而觚分之截圜周爲弧背絙弧背之兩端曰弦值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内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圜半徑餘爲股絙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得圜半徑也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圜徑餘爲股弦幷矢恆爲股弦差差幷相乘爲句之方減句於圜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矢於圜徑餘爲句弦幷其矢爲句弦差差幷相乘爲股之方引圜徑於弧背外成句股弦弧背外之句謂之矩分弦謂之徑引數股得圜半徑也次弧背外之股謂之次矩分弦謂之次引數句得圜半徑也半弧弦謂之内矩分次弧弦之半以爲股謂之次内矩分方圜相函之體用截圜之周徑而函句股差幷之率四分圜周之一如之規方之四隅而函圜之周凡四觚如之因方以爲句股函圜之半周凡三觚如之圜周之外内所成句股弦皆方數也隨徑隅所指割圜周成弧背皆規限也限同則外内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外内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權矣圜之半容句股則圜徑爲句股之弦句與股復爲弦而析之成同限之句股三四分圜周之一隨徑隅所指成同限之句股三凡同限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限者各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四分圜周之一以減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内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截其外所知之矩爲弦其對觚之規限内矩分爲之股所測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限内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則於圜半周減一觚規限餘爲兩觚規限之幷半之爲半幷弧兩距之差幷與半差弧半幷弧之矩分相應凡三觚之截爲句股兩弦之差幷所爲方及兩句之差幷所爲方其羃等也凡同限之句股弦小大差幷互爲方其羃等也

句股割圜記中

渾圜中其圜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圜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圜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節也緣是以爲經謂之經度横截經度之外謂之緯度經之内規之謂之經弧緯之内截其規謂之緯弧經緯之度界其外經緯之弧截其内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内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限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四而五是故參其體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旁行以用於經度則經弧矩分爲句緯度次内矩分爲之股經弧内矩分爲句緯弧次内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度則緯弧矩分爲句經度次内矩分爲之股緯弧内矩分爲句經弧次内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經弧則經度矩分爲句緯度徑引數爲之股經度内矩分爲句緯弧徑引數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弧則緯度矩分爲句經度徑引數爲之股緯度内矩分爲句經弧徑引數爲之弦儀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限之句股四經度矩分爲句則緯度矩分爲之股經度内矩分爲句則緯弧矩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緯度内矩分爲之股經弧内矩分爲句則緯弧内矩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爲互權之率五遵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而伸之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以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以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圜周句股弦於是命半弧背之外内矩分曰方數句股弦圜周句股弦古弧矢術也

必以方數句股弦御之方數爲典以方出圜立術之大恆也次緯儀經弧爲其句弧緯度之次半弧背爲其股弧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弦弧弧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方數句股弦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弧徑引數爲股則弦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句弧弦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次內矩分爲之弦以用於股弧股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弦弧儀之立也旁行而得方數句股弦三爲三成股弧矩分爲股則弦弧矩分爲之弦句弧矩分爲句則股弧內矩分爲之股句弧內矩分爲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弦取節於方道儀之經度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龠關之節經度也是故有經度互權之率次經儀龠關之節緯度也有緯度互權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圜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凡構綴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半弧背四合而爲儀者五以方直儀爲之通率半弧背三合而爲儀者十以次緯儀爲之通率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句股弦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敘矣

句股割圜記下

三觚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圜之規限正視之中繩側視之隨其高下而羨惟平視之中規胥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竟半周得圜徑衡截圜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爲其限凡矢屬於規限之端弦屬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半弧弦準是率率之四分圜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一象是爲規限之一終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圜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觚規限於圜半周用其外弧爲兩觚規限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觚共用之觚與距也若三觚各以爲渾圜之一極距觚四分圜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觚三距則觚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觚之規限前率大小倨句之體更也後率觚與距之體更也句股互權之大恆觚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圜之規限則觚之規限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觚則截之成圜周句股弦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圜大規也半弧弦不滿圜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圜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圜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圜大規之徑爲大小矢相應三觚之用兩距差幷也所知之觚或所求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旁於觚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視之規則左距爲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兩距差弧幷弧之矢差半之爲矢半差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以差弧與對距之兩矢差爲句左距側視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爲之弦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弦通一爲率凡觚之規限中圜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通一爲率若左距適四分圜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圜大規若左右距相等無差弧則幷弧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對距之矢爲句小規之大小矢爲之弦以觚求距求對距之矢也以距求觚求觚之規限大小矢也

策算序

漢書律曆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古算之大略可考如是其一枚謂之一算亦謂之籌梅福傳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所謂九九蓋始一至九因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也以九九書於策則盡乘除之用是爲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別於古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策列九位位有上下凡策或木或竹皆兩面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共策五之一面空之爲空策合五策而九九備如是者十各得十策別用策一列始一至九各自乘得方冪之數爲開平方策算法雖多乘除盡之矣開方亦除也平方用廣立方罕用故策算專爲乘除開平方舉其例略取經史中資於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術者首從事焉乾隆甲子長至日東原氏戴震序

刊九章算術序

古者六藝之教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治經之本屢屢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概而所謂九數卽九章世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余訪求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瘖瘵乎是及癸巳夏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審知劉徽所注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既進　聖天子命卽刊行又　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誠甚幸也吾友屈君魯傳亦好是學願得九章刊之從余錄一本今秋之仲曲阜孔君體生訪求得算書若干卷係毛氏扆影摹宋刻者扆識其後有云從太倉王氏得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四種從章丘李氏得周髀緝古二種後從黃俞邰又得九章皆元豐七年祕書省刊版每卷有祕書省官銜姓名一幅又一幅宰輔大臣自司馬相公而下俱列名於後余急假之孔君獨九章卷六已後闕因更校改數字以寄屈君而記其得是書之不易如此休寧戴震

夏侯陽算經跋

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甄鸞注新唐書藝文志列夏侯陽算經一卷甄鸞注又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韓延乃作注者姓名亦猶新唐志中稱李淳風注甄鸞孫子也而直齋書錄解題載元豐京監本云三卷無注蓋甄鸞韓延兩本易溷淆乃加姓名以別之而傳寫又各有并析故卷袠互異歟且唐志載李淳風注明算科十書獨不及夏侯陽算經蓋李注者甄鸞之本當宋時已佚歟然皆不言陽爲何代人序有云五曹孫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爲之詳釋則其人當在甄鸞後而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丘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周甄鸞無極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在甄鸞前明矣書內又稱宋元嘉二年徐受重鑄銅斛至梁大同元年甄鸞校之則係隋初人去梁稍遠故目梁時斗尺爲古所用其辨度量衡云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稱尺并五尺度斗升合等樣皆銅爲之倉庫令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鐵爲緣勘平印書然後給用及課租庸調章稱賦役令論步數不等章稱雜令田令之屬皆據隋制言之則是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篡入之序亦當爲延所作故李淳風取甄鸞本而舍是志亦以韓延夏侯陽算經別之也韓延爲隋人蓋無可疑其書務切實用雖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亦略而不載於諸算經中最爲簡要且於古今制度異同多資考證尤足寶重云今此本卽韓延所傳無注本宋元豐京監所刊者也昔毛氏斧季得之太倉王氏余今假之孔君體生因題其後休寧戴震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深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揜輿旁謂之輢式前謂之軓軓謂之陰縮輢上者謂之較輿前卑於較者謂之式車闌謂之軨輢內之軨謂之軹式下人所對謂之轛輪輮謂之牙牙謂之輞輪轑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輻端之枘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没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以偏枘入牙而出之謂之綆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轑轑謂之藪以金裹轂中謂之釭大釭謂之賢轂末小釭謂之軒轂端錔謂之輨輨謂之軑以革幬轂謂之軝軸末謂之軎軸當轂釭閑之以金謂之鐗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輂伏兔謂之轐輿下任正者謂之輈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輈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閑謂之當兔軛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所以持衡者謂之軏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屈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軛謂之鬲持鬲者謂之輗輪輞謂之渠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

贏旋車記（壬戌）

車人爲溉器六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信其軸圍以爲車廣兩牆與軸是謂參均也軸之兩端中其軸以設其樞斲軸欲直設樞欲正二者既得轉之如將自轉焉斲軸不直設樞不正二者失職則及其轉之也車必偏重重者在下輕者在上則必如倍任矣爲牆因軸之圍竟軸而爲贏旋之牆兩牆之閑謂之贏旋之溝水之行於瀛溝也水猶然走下也不知其旋而上也牆之瀍建之柱

而編之而堊之既堊欲其無罅也凡溝眡軸徑以爲度或倍焉或參焉已廣則吐水多而宜偃已狹則吐水少而宜高牆之外削版爲之圍以鐵約之既約以漆塗之圍版之內欲其附於牆也其外欲其合之固也車之上端爲輪設之櫕或人力或假器若物之力別爲任挽之輪以發其櫕而轉之其銘曰我稼我穡時惟爾翼我恬我息時惟爾力篝車穰穰佐我康食銘爾之勞終古不忒

自轉車記

車人之事爲規長二十度博一度度之大小眡其制車之用在輪輪有九等櫕有二式以半規之十度爲輪之半徑謂之十度之輪周六十櫕其次九度之輪周五十有四櫕其次八度之輪周四十有八櫕其次七度之輪周四十有二櫕其次六度之輪周三十有六櫕其次五度之輪周三十櫕其次四度之輪周二十有四櫕其次三度之輪周十有八櫕其次二度之輪周十有二櫕其次爲任挽之輪周六大櫕任挽之輪一度也以交於十度之輪而發其櫕十度之輪其上爲六度之輪謂之發輪發輪之上爲二度之輪謂之接輪接輪之軸交於懸重之輪大與接輪等發輪之櫕眡六度之輪接輪之櫕眡二度之輪凡軸周六櫕爲輪方其軸當輻之圍夾軸而爲四輻輻周之輞輞設之櫕大輪幅方一度輞厚一度小輪有輞無輻輞厚五分度之四凡輪以上輪之櫕交於下輪之軸櫕十度之輪其櫕交於發輪之軸櫕接輪與發輪之櫕相交也是故十度之輪暨接輪之軸無櫕（十度之輪旋轉一周得任挽之輪七百二十五萬七千六百周）欲車之利轉則任挽之輪其軸設飛輪或二之或三之凡輪均其圍而周分之以設櫕因於輞者爲斜櫕以鐵裹之植於輞爲立櫕以鐵爲之凡軸皆用立櫕輪皆用斜櫕十度之輪暨任挽之輪亦立櫕也櫕端五分度之二櫕閒空五分度之三軸之兩端以鐵爲之樞樞徑五分度之三樞長五分度之四爲柱以鐵穿含樞而轉之設穿必以其輪之度上櫕與下櫕相交減三分度之一接輪最上發輪次之十度之輪至二度之輪遞次而下任挽之輪出架外別爲之柱架之高與立柱等長三之二廣三之一

戴東原集卷第七

戴東原集卷第八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法象論
原善上
原善中
原善下
原善序
讀易繫辭論性
讀孟子論性
答彭進士允初書
孟子字義疏證序

法象論（有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列星之垣衞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日者君之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隰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溼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閒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徒愛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含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閒道其體也陰陽其徒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榦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襍也性言乎本於天徵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

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於化者道通於命者德心之恭見於貌心之從見於言心之明見於視心之聰見於聽心之睿見於思此之謂能盡其材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案以下皆見法象論較此爲簡絜姑並存之）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至動而條理也至靜而有本也卉木之株葉華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襍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僢閎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艮農□以蒔刈艮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霩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根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慍懆怨憤恐悸慮嘆飲食男女鬱悠戚咨慘舒好惡之情胥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偏物也受故不有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戚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戚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己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己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艮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而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

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類而天下共覩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分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恩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序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玆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

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去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答彭進士允初書 丁酉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閎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襍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

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廑廑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孰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廑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爲心宗之大原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尙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人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曉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

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罍盈缾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缾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維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衞爲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游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

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恖善不恖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慎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

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幷善字假爲己有實幷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答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己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雜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彷佛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卽取此以該之於彼烏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卽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耳日閒因公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日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孟子字義疏證序（丙申）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圜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烏呼不可易矣休寧戴震

戴東原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戴東原集卷第九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與任孝廉幼植書
答朱方伯書
與是仲明論學書
與姚孝廉姬傳書
答鄭丈用牧書
與某書
與方希原書

與任孝廉幼植書（庚辰）

幼植足下承示禘祫喪服等辨今之治此者蓋希矣好學深思如幼植誠震所想見其人不可得者況思之銳辨議之堅而緻以此爲文直造古人不難以此治經則思之所入頤弗遽以爲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更之也今幼植奮筆加駁於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已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傅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爲歆莽之爲之矣烏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蒼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藝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史絕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目爲劉歆傳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旁差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年之喪故曰三年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總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總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已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總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

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閻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緦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尚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闕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旣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緦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旣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深訾爲劉歆傅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震鄉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遠如鄭漁仲近如毛大可祇賊經害道而已矣今幼植具異質而年富成就當不可量是以不敢不盡言震再拜

答朱方伯書

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婚喪祭之大豈可與流俗不用禮者同喪服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此正服也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爲士者小功此降服也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震竊觀後人於禮之名無不從其重未嘗聞大夫及大夫之子降旁期已下之爲士者也而於禮之實幾蕩然不用與其實去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盡其實也今欲講明古禮而但從正服不從降服則是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爲不可以今準古名爲期名爲大功古禮斷然爲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卽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大功之末則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末者謂卒哭之後非謂除服之後然則旣虞卒哭服雖未除可借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婦大功旣除服固可取婦甚明茲斟酌古今名實兩得倘猶云失禮則據禮證之固無失倘云執禮太過則必至是始於禮無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苟而已矣

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尙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啓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至若經之難明尙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與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剏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

角八綫其三角即句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槷豪氂不可有差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與於其閒其私自持暨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積情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晩名賢幸諒震白

與姚孝廉姬傳書（乙亥）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薉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岐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於其兩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於考工記圖重違知己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考覈之一端差可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竝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答鄭丈用牧書

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寡恥辱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此數十年得於行事者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襮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故學難言也好友數人思歸而共講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詞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述古賢聖之道者所不計也

與某書

足下制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古今之異聞道之君子其見於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也而詞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竝茂少闕則非完物此存乎冶鑄之法者也精心於制義一事又不若精心於一經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爲斷故其襲取者多

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後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學以牖吾心知猶飲食以養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學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學也猶飲食不足以增長吾血氣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宋已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自以爲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勸善懲惡釋氏之教亦爾也君子何以必闢之孟子闢楊墨退之闢釋老當其時孔墨竝稱尊楊墨尊釋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闢之哉愚人覩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烏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聖賢之道德即其行事釋老乃別有其心所獨得之道德聖賢之理義即事情之至是無憾後儒乃別有一物焉與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

與方希原書（乙亥）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岐一入岐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夫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縣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閼之鉅覩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戴東原集卷第九

戴東原集卷第十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古經解鉤沈序
毛詩補傳序
詩比義述序
春秋究遺序
考工記圖序
考工記圖後序
六書音均表序
方言疏證序
屈原賦目錄序
屈原賦九歌序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孟子趙注跋

古經解鉤沈序

士貴學古治經者徒以介其名使通顯歟抑志乎聞道求不謬於心歟人之有道義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爲心之精爽其微也則以未能至於神明六經者道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聖哲往矣其心志與天地之心協而爲斯民道義之心是之謂道士生千載後求道於典章制度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屢屢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爲之傳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亡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法亡流而爲鑿空數百秊已降說經之弊善鑿空而已矣雖然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余嘗欲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又廣擥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顧力不暇及以語族弟時甫方事於此書未蕆就而吾友朱君文游以其友余仲林之古經解鉤沈若干卷千里馳寄前有天台齊宗伯太倉王光祿二序既爲之導其意嘉其存古之功文游復語余曰二公於予廿數年之知二公之所稱許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吾以仲林之爲是書好古而有師法然吾因之重有感也韓退之氏之言志乎古必遺乎今彼所謂古特文詞不類於近今者耳進而語人以漢經師之業其沈蘊積久豈古文詞比哉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云爾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烏呼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爲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

毛詩補傳序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於漢之毛鄭宋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詞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詞以爲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詞以爲他人代爲詞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詞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詞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斷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寖微而作詩者猶覬挽救於萬一故詩足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概之於是目其詩則褻狎戲謔之薉言而聖人顧錄之淫泆者甘作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薉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豳雅頌之章並列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可通至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之其亦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既失其

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所聞之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之言也其間有立言最難用心獨苦者則大忠而託諸詭言遜詞亦聖人之所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僻者之薉言以與賢聖相雜廁焉時乾隆癸酉仲夏戴震撰

詩比義述序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之樂而燕饗羣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部而頗有附益於是目其定於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之四始若夫周官經大師教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則存乎章句閒三百皆有所賦之事言非一端或難徑言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蓋立言之體有是三者非直賦其事則或比方或託物賦直而比曲比邇而興遠興既會其意矣則何異于比比如見其事矣則何異於賦此涵齋王先生詩比義述之所爲有作也昔壬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辨證成一袟會見有襲其說以自爲書刊行者不知先生何由見震元書擇其合於比義若干條俾得以名附大著中先生之子桌人與震同舉於鄉今爲

朝廷名御史震雖未獲親聞先生講論而先生以是書遠寄京師示震且屬序之不得辭也易曰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詩之比興固如是舉比以通賦與興非刱自是書也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與福履之隨君子已耳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衆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蔽虧人君可自謂無蔽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蔽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蔽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視懼以災異大小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於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卽賦之中復有比義先生博采衆說逐條以己所得爲案語足成之凡八卷欲學者引伸觸類知德行達政體孔子兩許門弟子可與言詩意實在此然則是書爲益豈淺鮮哉休寧戴震謹序

春秋究遺序

春秋一再傳而筆削之意已失故傳之存者三家各自爲例以明書法不得春秋之書法者蓋多何邵公杜元凱諸人徒據傳爲本名爲治春秋實治一傳非治經也唐啖趙陸氏而後言春秋者一變迨宋而廢例之說出是爲再變桐城葉書山先生著春秋究遺一書更約爲比例數十條列諸端首考定書法之正然後以知變例及異文特文等蓋盡去昔人穿鑿碎義而還是經之終始本末先生之爲書也有取於韓退之氏獨抱遺經究終始之言震竊謂先生所得在春秋書法之先春秋所以難言者聖人裁萬事猶造化之於萬物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一以貫之條理精密卽在廣大平易中讀春秋者非大其心無以見夫道之大非精其心無以察夫義之精以故三家之傳而外說是經至數千百家其於春秋書法卒不得也春秋魯史也有史法在古策書之體其例甚嚴所以爲禮義之防維而不敢苟此則魯之史官守之自魯公已來行事有常經魯史記書法不失者君子以爲不必修也而修春秋自隱始則王迹熄而諸侯僭樂壞禮肆行征伐諸侯之政又失而大夫操其國柄世變相尋行事爲史所不能書於是書法淆亂非有聖人之達於權不知治變是以春秋義例不可與魯史記之例同條而論而廢例之說知其益疏矣震嘗獲聞先生論讀書法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不深求之語言之間以至其精微之所存夫精微之所存非強著書邀名者所能至也日用飲食之地一動一言好學者皆有以合於當然之則循是而尚論古人如身居其世覩其事然後聖人之情見乎詞者可以吾之精心遇之非好道之久涵養之深未

易與於此先生之言若是然則春秋書法以二千載不得者先生獨能得之在是也夫時乾隆己卯孟冬休寧戴震撰

考工記圖序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爲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即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奥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聞何也

考工記圖後序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爲圖斂於數寸紙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㮚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圜徑冪韗人之臯陶何以辨其晉鼓鼖鼓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間既爲圖觀之卤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銑至鉦八而去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銑爲鐘口舞爲鐘頂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間曰鉦間曰鼓間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間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今古殊異鐘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執吾圖以考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

六書音均表序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季至隋陸法言切韻梗概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諧聲詩之比音協句以成歌樂莊乎未之考也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其分合最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更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愼修永於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是前九年段君若膺語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有灼見卓識又言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得十七部今官於蜀地且數季政事之餘優而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凡爲表者五撰述之意表各有序說既詳之矣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學士曉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蓋如舊也余昔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之有分癸巳春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侯韻入虞江氏轉虞韻入侯此江優於顧然顧氏藥鐸有分而江氏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五支異於六脂猶清異於真也七之又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真也實千有餘季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古大快事歟時余略記入聲之說未暇卒業今樂覩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爲表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視逃其難相與鑿空者於治經孰得孰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休寧戴震序

方言疏證序

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楊雄撰晉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荅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

元延二秊時雄秊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秊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秊間未幾而雄卒荅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秊七十一天鳳五秊卒是也荅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楊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荅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歟歆遺雄書曰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雄荅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爲十三在璞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書名（四庫館校方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貈螳蜋蛑字引方言案叔然於釋詁耇老壽也下引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釋言靦姡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狡獪爲姡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下引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釋蟲蚻蜻蜻下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蟧釋鳥鳲鳩鴶鵴下引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舒鴈鵝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爲鴚鵝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共得六事）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孑焉曰楊雄方言孑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爲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駰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誄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志於林閭翁孺楊莊並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楊雄方言曰可證歆雄遺荅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屈原賦目錄序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爲詞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覈且疏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贍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覩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書既蕆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

屈原賦九歌序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入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弧秦之占星也其詞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魑魅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唐國子司業張參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日久剝壞乃更土塗以木版關其背使負墉相比而書其表語詳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及開成二秊國子監九經石壁成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拾補參所略爲九經字樣二書卽列石經之後今石刻具存字多損闕末有庸妄人補字乾隆戊子冬曲阜孔君體生謂拓本不能家有其書遂雕印成袠又詳加考正別自爲卷附焉前此祁門馬氏新刊版本識諸末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依樣繕寫雕版於家塾庶廣其傳孔君語余曰馬氏本雖完善然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豈

石刻有異歟不然矣又其本脫去畢字注十有九字盭字併注凡八字餘亦時涉譌舛余聞而知孔君用心之審慎其留意於小學也好之深是以能辨之詳如此方漢熹平初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請於朝得詔正定六經文字立石太學門外史言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唐制則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張參爲司業病夫人茍趨便五經正文蕩而無守故其作書推本說文助以漢石經雖未盡協六書要主於遠絕俗謬也自宋已來學者於小學不講朱錫鬯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然周廣順三秊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稱臣等自長興三秊校勘雕印九經書籍是此書雕本在印版書甫刱之初已有之而絕不傳聞蓋此學廢棄久矣孔君好古而知所從事能去華取實於世之所不講余讀是本嚴訂精審不徒有功小學而已治經之儒先欲識字其必自此書始

孟子趙注跋

吾友朱君文游出所藏校本二示余一有虞山毛扆手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抄本一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闕一爲何仲子手校之本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已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已下七章並闕章指二校本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丘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幷得趙岐孟子篇序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亦一大快也乾隆壬辰春正月休寧戴震識

戴東原集卷第十

戴東原集卷第十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序劍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沈學子文集序
董愚亭詩序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族支譜序
山陰義莊序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鳳儀書院碑
沂川王君祠碑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鄭學齋記

序劍

方君友璜以檢書看劍圖示余且曰非偉其事也志也願得一言以明之余持之孰視遂稱曰君子於書懼其不博也既博矣懼其不審也既博且審矣懼其不聞道也七十子之徒親得聖人以爲依歸能聞道者不多數焉君雖檢於書若不及能必道之聞乎曰未能余又稱曰夫劍上制重九鋝長三尺中制重七鋝長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鋝長二尺夫人而帶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節之度今君於劍之用豈能之乎曰未能二者皆未能而圖奚以之書以志乎道奚志於劍也余聞劍之說其握莖莖者固固者信其後鐔鐔者文文者讓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禮其中脊脊者鯁鯁者廉其廂臘臘者平平者法其刃鍔鍔者斷斷者義其末鋌鋌者銳銳者勇其內之也襲之以夫襓而深諸匵中似乎智之藏其出之也以備君子之德威而不尚其猛似乎仁之發乃信乃讓乃禮乃廉乃法乃義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劍有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恆佩劍焉余聞君子之於物也右之左之維其儀之左之右之維其有之（案北史長孫紹遠傳言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此文句與北史正同但北史誤倒失韵耳）苟君之未能者劍之用而能者劍之德孰謂道遠終必至之是故易之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劍其書也書其劍也非其劍若書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語未畢方君肅然起謝曰謹志此於是序劍以贈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丁亥

隴西舊所稱雍之右臂限截中外者乾隆三十有二年冬以右庶子畢君鎮撫其地君裕于文章學問語及治經尤勤勤綣綣器量豁如也　命下之日人或謂邊垂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遇耕戰之事而君官既榮貴又嘗爲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度未能快於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僻民產焉者無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關洛直追蹤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踰隴而西古成紀蓋在乎是子長作天官書言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以余稽太皞氏生於成紀而都陳倉實始作易象爲書契羣經之首矣閩粵之賢唐建中興元閒已有如歐陽詹生其人感推於韓退之氏徒因涖彼土者雅以文辭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唐宋時史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是以曩昔之論一以隴之新舊兩關爲秦雍要害之中一以洮河湟爲控扼羌戎重鎮我　皇上既悉平西域綿延已往萬里未極岷階距帝京路纔四千視之誠不啻尺咫則宣敷　朝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重君者益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之樂次而書之以爲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蒙澤而丕化焉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丙申

今巡撫陝西畢公前以右庶子出守鞏秦階道慨然不以隴右僻遠欲大施教

澤震既推公之意而序之於今且十年而公官至大府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入　覲赴熱河　行在　天子嘉其勳績　賜予有加以榮異之還至京師京師之大人先生願見不得徧三宿遄歸西安時震抱疾未能出戶而公步入隘巷顧震於陋室中坐久之將行乃曰昔雖踐監司之任然知人之責未若今之專且大也故得導宣　聖天子德教俾長材秀民咸喻於道以待國家登用數歲已來所懼者人之賢否不易知凡官吏若而人知之抑豈無要乎震對曰公今外爲大府自玆已往至內爲宰相誠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知人之難由堯舜至於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學問不解德行行事問其官長邪正真僞如以鑑寫形如水靜之明燭須眉進而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真僞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然進而官益尊其視上官也無遁形也曲達其隱也然而上之視下能不惑者鮮矣豈在下則明在上則惑哉無知人之責不賢者不必自飾於其前不賢者之嫉賢黨不賢亦不必巧進毀譽於其前有知人之責而工詐欺之人至矣潛妒誣之人至矣又況情好或偏彼探闞得之入焉疏不及覺方自信明於知人天下受其不知人之弊古今通患也若皋陶謨之九德文王官人之六徵孔子三朝記之論觀器視才與夫傳志子史備言人之變態則公究之也固有素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言乎存諸心而已耳公誠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夫天以億兆之民哀樂安危授之君君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無券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因是瞻涉旁午舉凡先秦已降精深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擷其光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詞若是今隔別六載聞素重先生所爲文暨學於先生者爲裒聚成集先生乃馳書二千里屬余撰序夫先生之可傳豈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制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莫之能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先生於古人小學故訓與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語者研究靡遺治經之士得聆一話言可以通古可以與幾於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繩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稾尚多余企其畢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董愚亭詩序（代）

荀卿氏之言學也曰爲其人以處之韓退之氏之言文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是故學問文章咸以人取重張揖注上林賦擷羣雅則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揖據二雅篇數之存者而篇謂之人豈非以誦其詩篇可想見其爲人歟介休董愚亭舊有半壁山房詩集傳於世既而賡以二刻並爲數三晉詩材者稱首蓋公自少以孝聞其後出交當世士詩文之名日益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嘗再爲州守以母憂歸不復起方在江南宿州時值歲饑甫上陳即開倉賑給卒得請於是小民獲免於死亡轉徙各輸一錢建亭睢水上用志弗忘呼一文亭余之曩識先生如是辛卯冬承乏來此見先生皓髮蒼顏望之儼如儒者也讀書之外無他嗜好而先生出其己卯已後詩得若干篇屬余撰序先生肆力於古人也久故爲詩愈就平淡而其味愈永斂其光華以歸醇樸而發諸情性諧於律呂者備體而底於化其中家居懷舊之作十居四三又以知先生情篤交友也讀斯刻者固以其人重其詩抑於詩中如接其人孔沖遠所云哀樂之感冥於自然使人求諸詩理之先循斯言也庶幾善讀先生之詩也夫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庚辰）

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圖示休寧戴震先生在維揚使幕也久震之得識先生也於今四年蓋四三見其見也漏下不數商而復離離則時時縣於想似豈形遇疏者神遇故益親邪抑非也先生於六經小學之書條貫精覈目接手披丹黃爛然而恂恂乎與叔重康成沖遠諸人輩行而踵躡也蓋先生卓然儒者昔退之與崔敦詩書言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又有合於天而乖於人之說斯固近矣余以謂未盡夫儒者於平生之遇率目爲適然獨孜孜不怠以學自怡竟老而不券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於今欲借文學道藝立功名於後世何見之歸於淺也凡以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示千古曲士莫測其原曰某如是某如是吾慕而力爲之將有所至在儒者誠亦勤思撫志若不忘當世與千古者是故既覩其外復探得其內曰某如是某如是是信然也語之以進乎是者莫之或解久矣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今而傳後震既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天者歟余嘗謂學之患二曰私曰蔽世之欣於祿位從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語若所謂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千古慕而企之從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吾之行已要爲引而極之當世與千古而無所增窮居一室而無所損然則退之之稱合於天云者猶私之也然則沃田先生之使吾樂於相親者別有所以合也儻異時不速而游遇先生於清澗怪石之畔臺笠軒然安步几几其又何以樂之爰書以爲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覩益欣幸獲覩先生明年則又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薶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闚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過吳復交於先生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信所授不失師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雖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於徒接先生畫像而吳之賢俊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

族支譜序

吾族譜系百有餘年未修矣支分派衍不可使散而失稽也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按宗法國君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宣公此世子嗣國爲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羣公子從宗而合族屬焉武族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羣公子各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亦然此與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爲氏者義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概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前代治譜牒者不知有公子文而承武公宣公下及書傳所有公卿名人悉牽

引聯系且於武公注云官至司徒則不解宋以武公廢司徒之語矣於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謚爲姓則不解字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戴公已下護公已上不審信也護公南唐天祐中爲兵馬使本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留居婺鳳亭里護公子曰壽公爲中書舍人壽公子曰安公官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卽今隆阜所追之一世遷隆阜自顏公之子睿公睿公凡十四傳至外公是爲三門支系所起又十四傳至弁而謹述是譜繫次斷自護公始信則傳信也公子文至護公中閒代系遙隔不從舊譜序列不敢濫承也本支詳生卒年月及塋圖譜爲本支述也夫惟上不蒙冒濫承下不散而失稽然後治親之法明人人得以遠知所本近知所戚也歟

山陰義莊序（代）

義莊之設起自先大夫禮部公先大夫由進士歷官外內任澹泊自持及浩又中乾隆壬戌進士先大夫語於家曰吾家世惟以詩書遺孫子以敬長矜孤取舍好讓之教遺孫子豈必遺以財賄哉凡吾之貲產都之不盈萬若盡以置田法有宋范文正公規畫用贍宗族之孤嫠廢窮者可無至失所浩敬聽而識之不敢忘烏呼昔夫子稱澹臺子羽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王介甫氏之祭范頴州曰憫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先大夫用心惓惓亦若此蓋非直心儀古人實遠追宗祖一視子孫之心爲心記有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三復斯言後儒未申厥指夫至戚莫父子昆弟若也推而爲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爲族昆弟服既窮戚既單爲親同姓雖有至仁不能不漸卽而輕者君子之於仁有太過則悖也古者宗法行俾一族愛而親敬而長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雖無服親盡猶必引而從其重者以爲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知義之成其仁有不及亦悖也吾族世居山陰之夏履橋東去郡治八十里許憑湖山閒相傳禹迹所到故受名自夏未之能證實也先大夫久閱仕宦雖若以官爲家然生平繫念祖居必返葬山陰蓋猶是周官經族墳墓之義左右吾邨爲湖者二皆九折引津渠注大湖瀕兩湖曰南莊山曰麻車山始祖而下壠墲多在焉距湖一里許峻山曰越王繹取徑繹折如蠃旋乃躋其巔坦類平岡而在西曰走馬岡岍岡西望則錢塘在一覽中吾邨地非岨僻且澗泊交通纏絡虛圃可耕可漁可課以詩書然而或持手失業厄窮癃癈往往不免浩承祖宗餘慶加以時聆先大夫之誨得仕　國朝兢兢惟懼盡職未能入官已來曾不逮親存徒累俸餘幷先大夫所留置義田畝凡幾百有奇痛祿養闕然庶幾於昔時先大夫耳提面命猶不失墜定立規條所資給外輔以義學使鄉之童叟窮嫠悉霑　聖世霈澤永永無極是則先大夫數十年著於懷者於今始克見端緒也歟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程氏世居休寧之由谿草市其先世曰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者兄弟三人一二皆無子千三公生二子曰正五公正六公迺以正六公繼千二公後今由谿草市二支皆正六公之裔春秋享祀奉千二公正六公已下其千三公本支正五公又無後故亦祀千三公而正五公不在祀典議曰夫禮必以情起既起也必以義斷千三公之不可無祀也情也推其情之所止則正五公亦不可以無祀何者正五公有祀則千三公爲有子正五公無祀則千三公爲無子雖出繼之子孫追念本支而享祀及之千三公之神靈必惻然不卽安此所謂情有所未止也然則出繼之子其所生子當以一人奉本支祀享其返歸本支也必不能以孫禰祖是當繼千三公之子正五公而正五公不可無後明矣既不可無後而恝然廢其祀於義安乎但出繼之子有二子則可若僅一子則當奉兩支祭祀求之前古有弟繼兄之說公羊子稱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嬰齊爲之後是也儒者不達其指謂以弟繼兄亂昭穆之序蓋不察以弟繼兄非謂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時奉其祀不至恝然廢爾史言泰伯無後繼吳者皆仲雍之後則皆泰伯之後也微子舍孫腯而立衍宋之後代祀微仲衍亦必祀微子爲始祖也或曰程氏居由谿草市者分二支當以一支繼正五公而令兩支子孫分祀千二公與千三公曰不可祀者吾得而追焉者也繼者吾不得而追焉者也當時未嘗議繼後之子孫不得越數百年而奉其祖以繼之惟從弟繼兄之說

不乏正五公之祀千三公有子得與廟食庶幾千三公非無後之主其受出繼之子孫追念奉祀也儼然如子子孫孫之相聯及神心人心無弗安矣或又曰千一公實兄也今議正五公之祀而不議千一公何也曰千三公本生之祖也正五公其子也所以議正五公者推祀千三公之情而斷以義焉若至千一公則雖略可也情有所詳亦有所略義有所通亦有所窮事吾之祖幸有其詳與通者則無敢忽焉其可也遠於吾祖而略焉而窮焉亦無如之何也謹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揚州府暨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鹽起業於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應庚者捐鐐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四百餘畝入租粟以爲歲葺費俾無墮前功儲三年之通資財羸饒三館之士就布政司選也出以佐其所不給如是廿年矣其孫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壞念一家私任其勤非遠計請以田分隸三學董之余既嘉汪氏之爲善祖若孫相繩有終而因嘆夫後此而終之實難也事無小大亘古今無豫爲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無自開者蓋有故凡事之經紀於官府恆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爲利實然不可已既歸之官府矣居官者誠能惻然有所恤至於久久猶以新意持之雖侵漁之吏饞墨之夫千百圍視御之如發蒙振落咸無所肆其悔巧或不然則以侵漁饞墨者之肩比踵接而臨御其上目居官爲遽舍不專任責及夫既墮乃後起廢勑根使實利之日侵月削以幾於亡者整之還其舊雖致力百倍於始事者且無濟也此吾所以謂終之實難者也因汪氏之請余言爲永終其譽是圖余遂假以道吾之感以明惻然有所恤之意告涖事之君子

鳳儀書院碑

瑞州舊有筠陽書院在南城奉宋之周子二程子張子以暨朱子陸子而明王文成亦與焉號七賢今太守楊公守茲郡閱二載百度具舉閔其即於墜弛且地隘乃徙建北城高廣地地故爲祀劉文成址祠廢碑識猶存太守因以列七賢中而八又築後楹奉眉山二蘇氏如舊制蘇劉蓋嘗官是閒留名賢跡也於是更以新名曰鳳儀書院昭昔之日鳴鳳之瑞引爲今多士幸際　聖朝之祥濡豪撰記凡規畫刱因既具以晳矣郡之士復推本太守意乞言於余余曰往昔所爲書院也者求學士真儒必於此焉遇蓋歲時居其地則儒先會會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勛以躬行自宋已來書院之立咸若是於其崇七賢厥指可得而度今賢太守愛民重士與學校育人材是任稽舊時書院遷而新之聘師置弟子期之以通經蓄道德所以儲士待　國家之用以稱　朝廷造士以經術之意然或謂今之書院萃諸生課文詞上下而已視昔之求學士真儒也異則大不然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方虞夏商周之盛也士升以德其後不能不以言取徐覘其德者勢也雖以言取苟務於言之當非通經蓄道德弗能也由有道德而能文詞者源而往者也覘文詞當於理進而慕於道德者泳沫以游源者也若是何歧於今昔哉六經之文邃深而博大學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爲德行或抒之爲文章或措之成豐功偉績如八賢如二蘇之卓卓著乎前多士知仰而法之則賢太守勸勵鼓舞之盛志在是也歟在是也歟多士其以余言歸而質之

沂川王君祠碑

永寧閭境之水匯流西達於河曰離石水見酈道元水經注自清龍驛以上咸山谿易涸至是泉湧波襄乃瀰漣渟泫足資沾溉又十里而近得一舊城遺址水經注離石水南逕離石縣西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宜在是閒西爲穆村村南隔岸有渠堰灌田八百餘畝沂川君所導也君名彥孔字子修姓王氏沂川其別字能文章不獲展所學爲當世用及歿鄉人思君行誼且教民引渠近村田疇無憂暘旱茲利永永無極也相與爲君立祠前時值歲饑村民流離轉徙多失所君惻然求所以拯救者既得之以語鄉之人曰有田而窮於食雖天時使然亦人事未盡也有水而不知用之非阻於地勢蓋智未竭也願吾村婦子世相保聚莫穿渠若衆以地高澗下舊嘗欲導水入畛而無成績難之君爲指畫其法又躬親其勞鑿石岸屈曲行八里許岐爲南北二渠凡再易寒暑渠成方此時君實無畦壠之地鄉人既屢有秋醵百金爲君壽固謝不受君

生平孝友力學有節概雖貧視人猶己周急扶危之念盈於懷邇八十以歲貢生銓陽高訓導自視頹然老矣遂不果行然君之學行重於一鄉遠近士考德問業滿其廬洵如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君固其人況念民生聚畀之無饑爲鄉人每飯不忘歟於是歲時具稰膳酒奬進君之堂侑以詩其詞曰黃粱兮白黍雲油油兮澗之滸行奠水兮溝塍刻鏤以交午漲不爲虞兮暘無苦用答君兮飛榮而邃宇君甘醪祥兮慰我士女憶在昔兮告語繼今勿斁兮終古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代）

寧鄉故趙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宇文周忘其漢已前之舊矣當秦趙之際秦盡得魏河西趙離石中陽直逼秦屢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迨宋扞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明景泰元年始復因防韃靼樓堞敵臺漸具既又增高厚甓之我　朝順治六年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距今且百年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臺樓之頹圮朽腐者宜以次就治肇工己丑孟秋至今年閏月工竣東城南城凡爲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亦整之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漢中陽故城邈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臨澗其澗導源可寒堆逕寧鄉關南來循城而北即李吉甫元和郡縣國志所謂寧鄉水者也　國家承平百餘年民見山之峙水之流昔時逼近邊垂今則延緜已往萬里末極官與民幾欲相忘於墉堡於是謂守土之吏爲民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教不在城郭詎曰不然然而施政次第城墉臺堞之修常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之費白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不煩請帑而事舉余既樂觀成績更有感於諸君子能曉然通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教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爲　盛世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覩也是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姓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鄭學齋記

王蘭泉舍人爲余言始爲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而屬余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駸駸進於漢進於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爲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興而漢注亡余甚不謂然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間厥後鄭氏卓然爲儒宗衆家之書亡於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承江左義疏書用枝蹟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申鄭者目曰鄭學云爾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而鄭之三禮詩箋廑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羣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競相鑿空朱子嘗在朝與議孫爲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答趙商問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夫自制義選士已來用宋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注疏也抑亦聞朱子晚年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聞曰鄭學必驚顧而狂駭或說之曰是專守一師以精其業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學也皆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見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見聖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於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岐爲異端者振其槖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余聞問學於舍人者得所學以往如是乾隆己卯秋九月

休寧戴震撰

戴東原集卷第十一

戴東原集卷第十二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
于清端傳
范忠貞傳
鄭之文傳
萬光祿傳後序
張義士傳
王廉士傳
養浩毛先生傳
光祿大夫工部尙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
鶴岑胡公墓誌銘
崑山諸君墓誌銘
黃君武臣壙誌銘
戴童子壙銘（幷序）
戴節婦家傳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壬午）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丘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藁而後定值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岐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曆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旣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雖詭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已降二千年莫知闚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真諄而真已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已後九韻以後斂當分爲二猶之真已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

讀以從虞先生蓋欲彌縫其書易象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謬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概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荊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閒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　上方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　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強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曆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飢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善於爲鄉之人謀者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休寧戴震次先生治經要略著書卷數先生生於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袠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于清端傳（汾州志）

于成龍字北溟永寧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垠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定約束前時鄰猺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猺獞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間報歸千戶未幾還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

以盜爲諱白晝行刼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阬之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寧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於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圮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讎家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即降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紿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衆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棋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鞍山嶮巇閟君申金龍糧絶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與寧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寧鄉何士榮石陂劉啓業白水阪周鐵爪鮑世庸各擁衆數千爲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寧盧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勦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衆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衆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箬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鬭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鞍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爪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自進勦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間而密得暗奸流釁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太學其還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衆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米甕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於清涼山

范忠貞傳

范承謨字覲公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之次子年十七選充侍衛仍以茂秀得應制科中順治壬辰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擢祕書院侍讀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吳三桂王雲南耿精忠王福

建倘可喜王廣東號三藩王驕蹇未易控抑　朝廷一示以寬大恐急激生變承謨至浙以固民心爲本劾奏吏之爲民害者及得民間豪猾除之務使民安靜樂業浙東諸郡田磽确積逋年久承謨疏請蠲免得詔行巡山農進脫粟飯瓜果受食之與父老童穉相接語以故悉民疾苦設施拯恤八年嘉湖二府水災疏請漕糧停運十年請寧海太平平陽石門烏程五縣及温州衞漕糧積逋概行停止戸部覈漕糧無豁免例　聖祖特旨下部再議卒寬恤免徵承謨在浙四載前後疏奏　天子悉俞其所請民無負累以得安其新業　朝廷知承謨曲體民隱撫民如食疾子而福建邊疆重地海氛未靖加承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承謨未赴任以病疏辭不允請陛見允之遂入覲口陳軍食欠闕及需餉急切情狀時康熙十二年七月也承謨至閩疏言閩人活計非耕即漁自禁海已來徙邊海之民居內以臺寨爲界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至二十餘萬請聽民沿邊採捕十取一以充魚課其所入可接軍餉又陳軍屯有五便請使受餉之士卒墾闢荒地六年後始裁其餉是時吳三桂反於雲南承謨密上封事言功令錢糧考成太重及盜案處分太嚴致有司專務催科共相諱盜圖茍免參劾請因時制宜以寬廣得民會閩藩陰與吳三桂連結謀逆已成承謨覘其言貌異常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不果行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爲名各率健兒前至用折逆謀事未集而閩藩反詐執承謨承謨仰天大罵耿精忠素憚承謨威望恐殺之重民之怒乃械繫承謨置守者三十二人賊進水漿承謨絕食八日不死而巡撫劉秉政已爲精忠所得遣說承謨降承謨令兩卒扶持下牀秉政且進且揖承謨奮足蹴秉政仆地罵曰諸逆旋當就誅我先褫其魄十七年九月王師破仙霞關精忠降趣遣人刺承謨以滅反狀同時死者自幕客至隸卒五十三人承謨居械所三載冠　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朔望奉時憲書置几上北面拜跪及死時賊夜至承謨起索冠賊奪而擲之承謨以械拉擲冠者頭乃整衣望闕九叩首竟被害賊焚其尸棄之野泰寧人許鼎先伏匿收得燼體明年潛行負至京師　天子震悼賜謚忠貞

鄭之文傳（代）

鄭之文字貞卿休寧之新潭人中順治己丑兵部進士爲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守台州台地阻山濱海奸民乘海氛未靖蠭聚蟻合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小而逼海寇大而緩然山寇癬疥疾耳吾髮櫛苗薅之俾絕根株發兵捕殺台地以平順治十三年之文在台州五年矣討叛將馬信平之有功明年海寇大至戰不利登城守相持月餘城陷賊以刃脅降之文不屈時海寇鄭成功父芝龍芝龍既投順而成功猶聚其徒海中數入寇至是得之文不欲殺之之文乃不食五日欲死不能得賊復脅之文降罵賊愈烈賊怒倒縛之於梯且擊且罵竟不屈以死其家同時死者十有八人及賊退有僕朱姓者斂之文尸求其頭不得入海詣賊營賊活之哭日夜不絕聲賊以爲義還其頭之文一飯斗米及戰忠奮無前以故賊重其武勇欲致生降之文死時無子有妾二人一女知城且陷之文曰吾職守城城陷吾然後死耳二妾請先從之死即自經女見其母已死亦撞死階下康熙二年　朝廷加恩死事者而之文一子承恩早死乃以其兄子以祝繼世襲拖沙喇哈番以祝死子賢政襲雍正二年　天子賜祭至今台州人立廟祀之不絕

萬光祿傳後序

明天啓初水西安邦彥之亂安化縣知縣萬君應奎死焉史遺其姓名其裔孫蕙請於蔣編修士銓爲作傳事甚悉蕙又與余善出是傳及其家舊所刻褒崇忠節錄授余而俾綴一言於傳後君雖爲縣以長於機略見知上官檄至軍加思南簽事行監紀事破賊屢有功遂深入賊巢上官不能盡用其言又絕應援君爲殿旋師戰七日夜遂死亂槍中時朝廷錄死事者贈君光祿寺少卿蔭一子自古臨難死綏之烈奮其義氣激於一時與戰士共暴骨原野此亦偉然可以表著若君者則更有進乎是無論史冊闕遺即使撰次連書而君生平未得展其設施學不用澤不流故專以死綏見世豈知史所得列與夫作傳之所能詳尚未足盡君也余讀忠節錄載君在安化督軍中寄子書數通言詞樸質有曰刻下思石募兵恐又不免於練兵督餉之差身在地方無論此官此身亦付

之度外耳又曰潔己愛民四字時時在心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汝等各完各業不得以我爲倚靠又曰道尊請監紀之任藩臬司又以加銜駐鎭紅邊者交請兩處俱允而受事地方東西南北惟其所命食餼憂公聽之已爾接家信只告窘促何也我不做官亦不要度日乎此間分豪無寄我此行不復顧慮身家矣又曰王撫臺親自督征將士如雲或者滅賊有期奈督撫道廳俱不和於師克在和之語相背事亦尚未可知如思石標下兵與秦營不和於我何與我費盡心力調停而本道疑城難破彼此交惡欲棄官歸矣渠雖未允而兩意拂然可知也四營標兵見我歸志堅決欲自相殺戮不肯聽他人調度只得中止之數言者君之才識與其通曉大義處己之私較然不欺其志待士卒能得衆之死而不去大致可推而知蓋卒之以身死國非偶然也屈於下位未遂其能豈不惜哉又其言有足以警凡居官者不徒於此見君之生平而已恐就逸墜是以爲之刪取而序之

張義士傳（汾州志）

張瑛字玉采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之貧者以爲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徧榜各村曰願贖者聽帀旬盡贖去人咸謂瑛長者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姜瓖之亂東官村趙姓者衆乘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穉子奔至瑛所瑛納之衆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鬬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穉子白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蠭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未可知而先離散能保卽獲全乎孰若爲守計衆以村故無堡寨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爲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爲溝廣一丈有奇深倍於廣東西設弔橋各一瑛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既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樓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趣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涌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鬬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

王廉士傳（汾州志）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正色語弟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衆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雜入于內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白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諸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敏生平勇於爲人性戇直衆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衆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同學李某負屈繫獄敏與衆進於庭爲辯理罄囊恤其囹圄中事白乃已一友人觸官長在縲紲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爲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婢者或以勸答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爲於是卽爲擇配嫁之前時敏嘗徒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穉子察知爲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遑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醻謝敏曰吾憐穉子無依耳何謝爲遂行敏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

養浩毛先生傳

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余東西行留汾晉閒幾二載與毛參軍善參軍吾江南武進人有學行喜論文官於斯也久自言少而孤談涉家事輒稱其叔父養浩先生余時聞參軍舉以爲言蓋篤於孝友人也周官之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敬敏任恤者古之取人也率以是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爲哉　先生名涵養浩其字本名棄疾字又辛後改今名補諸生七

世祖僉都御史某前朝名臣先生自幼能文章懷祿養之志嘗遊京師值 朝廷纂古今圖書集成以監生選充校讎職者六年父母俱七十請假歸未至家而伯兄又晁公歿有子曰麟卽參軍甫八齡是年父楚玉公又歿先生居喪哀毀迨服闋顧幼弟暨兄之遺孤慨然曰若之成立事大踰於吾身得官遂絕意仕進未幾同與校讎者咸議敘以知縣用先生家居教子弟十餘年不以前時將得官而失爲意先生性瀟灑其補諸生也因幼子弟並能應童子試顧之喜乃戲一爲之竟以諸生終先生僅一子曰詩於參軍爲兄亦嘗走京師與參軍同於史館效力乾隆癸亥考余正八品職銜明年冬當議敘得官未及期卒參軍痛叔父之撫己如子而垂暮之年一子猶忽失之乃卽以己之長子與祚嗣詩弗使先生自顧傷悼越三年丙寅參軍歸俟銓事養先生如父今更踰二十載矣與祚亦旣官宣城縣丞參軍語及先生尚惓惓不已於懷烏呼是豈惟參軍之賢歟余故書之見誠能孝友之致足思如是也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癸巳代）

公諱曰脩字叔度姓裘氏世爲新建人曾大父諱某縣學生大父諱某貢生父諱某康熙丁丑進士由建德縣知縣行取吏部主事至刑科給事祀建德名宦祠皆以公官贈工部尚書曾大母朱氏大母郭氏母熊氏郝氏生母王氏皆一品太夫人公自少能文章雖操筆疾書而氣象容與往復得宋歐陽氏之度兄弟四人公爲季性篤孝爲諸生舉優行薦博學鴻詞中乾隆己未進士由編修遷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事 命南書房行走而余與公同直 內廷於今三十年公還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入軍機處歷戶部左右侍郎倉場侍郎順天府尹禮部刑部工部三侍 經筵中間丁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江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公受 上特知一出塞至巴里坤又屢奉 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然在 內廷日多與余旦夕商論事無鉅細公片言輒中窾要蓋余同官中習處最久莫如公志同見合相知無閒莫如公公素樂易有大度自號漫士人亦易親之生平未嘗言人過見失意者卽惻惻於懷必曲折代籌俾得其所在戶部久而囊橐蕭然所入輒隨時施與嘗質衣物度歲人不知也其治繁劇明敏而達於事人所畏難投之公恆裕如以故 上器重公而公得展其能公之視巴里坤軍事也 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前後拜 恩錫如居第金帛尚方珍玩 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人春秋高頻蒙 眷問公歸以 至尊垂問敬告往往感至泣下方公之銜 命視河南水災公長子麟卒太夫人致書訓曰黎民皆赤子勿以哀痛汝子墮公事是時 上念河南水溢數郡遣公往治公釃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所被州縣則開封府之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尉氏通許杞歸德府之考城虞城寧陵商丘夏邑睢柘城鹿邑永城陳州府之扶溝太康西華淮寧沈丘項城汝寧府之西平上蔡遂平汝陽新蔡皆古汳渦獲澮汝潁泛溢之區兼及江南境睢肥諸水民賴公規度永永寧居所治克副 聖慮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白漕孰宜堤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 上指授方略悉以屬公公馳驅鞅掌不避酷暑盛寒遂積勞成疾烏呼公之材無不優爲而河渠特其一事顧功施於民適以此事最著公治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年纔六十有二體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偏歷六部更兼司撰述充會典館總裁奉 敕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祕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最後充四庫全書總裁公自著有諾皋集並詩文奏疏若干卷評江右後四家制義以繼艾陳章羅四家在前者公澤躬爾雅喜誘奬後學道滁州得歐陽公畫像乞 上題人亦謂公文行近歐陽公公書倣張卽之 上以內藏卽之書華嚴經殘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方病鬲絕食飲三旬而神氣如常款接不廢 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解職弗許 賜詩示慰晉加太子少傅俾舒心攝養以冀速痊公感涕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 上爲軫悼飾終之典哀榮備至諡曰文達朝野聞公逝無貴賤皆流涕公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歿於乾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編修麟次國子監生師皆先公卒次國子監生行簡次豫次遵慶女子子五人孫元復音葆增壽女孫三人行簡輩將以某月日欽承 諭葬於某阡來請余

銘銘曰

湖漢十川鍾爲彭蠡克生異人奮翮雲軌續有特隆適隨事起參身洪流力障氣砥艱重雜投弗鑿弗詭行所無事如治斯水公歷六卿設施視此冶金斲材灼華擷蘤口颺衆馨心容羣技萌茍匪舒如渴在己美矣豫章　帝灌植之零露滌之飄風抑之曰未畢兮既可述兮清廟瑟兮和六律兮豐碑穹隆功泐貞珉大哉　皇言練達端醇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乙未）

公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徙山西榆次之聶邨既又徙李邨公就外傅後乃居於省城公爲諸生十有二年初仕補澤州訓導居教職十有一年時　世宗初例改主簿以奏對稱　旨受　聖天子特知遂除高郵州知州復蒙　殊恩賜御書墨刻三卷及貂皮藥香等物州當南北水驛孔道多差徭胥吏因緣爲姦設夫頭四人臨時充以流匄所過邨市索酒食擾居民而歲斂民間數千金以出夫役爲名公至禁絶黜胥吏之爲民蠹者清塵案之未理者民於是樂公之政爲州九月擢紹興府知府歷江寧府知府分巡廬鳳潁泗六滁和兵備道雲南分守糧儲道四川按察使今　上登極晉階通議大夫祖諱登山考諱寶　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八年轉江西按察使尋進官四川布政使公明而有守所到察民疾苦先其急者除之江寧人民稠雜豪右連結胥吏分地域爲害公悉得其實命捕之至杖殺數人而將軍所轄兵素瞋目睊視不知所忌公豫請於將軍及繩以法咸慴伏莫敢肆縱四川例處流蔡聽其擇便往往羣聚都會之地民畏其黠且悍也公條奏請以打箭爐松潘衛會理茂二州爲安插定所成都華陽爲附省縣舊責以領銀納米給合城之兵準田科之公言其所苦於巡撫得上陳均之近州縣凡善政類若此者不一蓋公當　盛朝以實心爲　國家矜恤人民有所施設咸得行其志又惓惓以儲士爲念於江寧則鍾山書院於蜀則錦江書院聘師置弟子恆親與講論無異在教職日也其仁及於民雖細必爲之周慮高郵地卑下城西即甓社湖漕渠貫湖畔湖浩渺無際冬月冰忽合客舟凍於湖之中央惟坐待食盡公思之用小船二剖竹聯而合結其底行冰上俾得登岸至今民以爲法公常單騎行見水側白骨暴露詢之率貧民無地營葬公乃購高原以畀民故公之去高郵時民送公出百里外猶哭於道公智勇過人方爲廬鳳道也懷遠至壽州湖港交通互相纏縻自明之季盜所巢窟晝則離散捕魚夜伺客舟過蠭聚而蟻合公欲得其渠首乃乘大舟溯流而上至暮果遇數盜獲一人餘逸去夜半望見林莽閒火光復有小船繞大舟行數次公獨端坐舟中明日歸盜遂盡得誅數人因畫地定界某地至某地若干船船有編號增塘汛兼立保甲稽查由是百有餘年之害頓息公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娶曹氏少公三歲年十六歸公是歲公始爲諸生前七年公年十三而母張太夫人歿大母季太夫人繼母劉太夫人皆以夫人孝謹嫻禮儀愛之無閒公授徒夫人則勤女工用佐空乏其後在高郵製葛衫一領逮八十後猶完好雖宜澣不假侍婢手子若孫以請曰若輩未知愛惜立敝矣裏衣皆自裁製夫人識大體性寬慈常若無所忤謂見己是而人非此家庭不親睦之端端多起於婦人故生平未嘗道家庭短長夫人以子天培官兵備道永祺及冢孫履謙皆官知府時時諭子孫宜勉守先人之訓蓋公之晚年嘗爲家訓數則所言事君行己之要道咸生平得之踐履者是以夫人每提撕焉前　誥封淑人乾隆十六年　皇太后慈壽六旬　誥封夫人後公二十七年甲午五月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八子五長雲鵬候選州同知次天培辛未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永祺甲子舉人四川敘州府知府次思訓次念祖優貢生候選訓導女子子六孫九曾孫八以夫人曹氏卒之明年某月某日祔公合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先葬以公暨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民之有疢莫或問之公灼見之有鸇有鴟既翔以嬉公來勿遲惟　聖天子公則是使惠民不怠涂水之谷淳湖之曲公生嶽嶽載錫之祺允爲女儀寡怒多怡啓厥後昆爲芝爲鷄用答公勛鋟之識之永勿替之奕世嗣之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周官經之法敬敏任恤者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其取人也率以是

然則行之可表著其卽在是矣汾陽有隱德君子曰秀升王公其居鄉也鄉人賴之有急罔弗賙有所興作茍利於一鄉雖竭己之財舉之罔弗力又置塾教其子弟之貧不獲親師者俾成其材乾隆己卯庚辰捐米麥八百五十石助賑太守嘉其好義辭不居先是康熙中公尙少爲謀於鄉遂出己貲鑿渠引汾水文水資灌溉値暘歉而公之鄉獨以有秋公諱邦選秀升字也曾大父天智大父尙秋父一檝公得父母愛偉儀表篤於孝友自幼卽習治家事曰有子而父任其勞何貴有子雍正九年新設勇健營選壯士公爲當事所物色欲薦舉以父母老不忍離左右卒辭不赴公生於康熙甲申九月十九日至乾隆辛巳十一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八娶霍氏子五人恆義庠生恆兆壬申科武舉授直隸插箭嶺守備恆禮太學生攀鳳武生恆信太學生女子子二乙酉六月廿四日既葬公於村東之原公之生平行事應書法故此其卓者列諸石以傳焉休寧戴震謹撰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

自漢已來取士之法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斯言殆今古同譏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衆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義選士能是者視昔之期在通經又何如誠欲造乎賢人聖人立言之心雖經師大儒未易以語此若其流弊茍焉皮傅勦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覩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感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原上之貴士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閒有遠尋漢經師授受近接宋儒者之緒其人世莫之知也孤學而無友泯焉而不彰噫可慨惜也夫汾陽有儒者曰輯五王先生以經義補弟子員一日讀大學之篇憬然曰曩所學殊非也古之學者其若斯矣自是求得宋真氏大學衍義明丘氏衍義補讀之卽躬行於家教弟子亦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惠於其鄉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善人也然而莫知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大父明樑父家櫸裕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惇師友誼雖或以侮慢加之不與較意益篤聞者以爲難其居父喪時有誘結家僮盜去千金者先生廉知其人置不問也娶李氏以賢稱曉大義子二廷槐廷梧女子子二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歿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以貲爲州同知未仕廷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汾晉間多以其賢爲余言既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法蓋能以儒者躬行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既葬於歿之明年廷槐復再拜請余銘銘曰

維昔之學孰爲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勤以速誰抱其樸允矣爲鵠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流厥孫子俾引而彌光

鶴岑胡公墓誌銘（戊子）

自昔書史所記士君子之行事必曰奇節曰獨行於是樂爲之次而傳之至若庸德庸言古賢聖持之終身猶自爲不可能顧往往難以指名何哉閒有論列一二則聞者輒曰人人當務盡耳或又曰非人所難能耳周官之法敬敏任恤者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德行道藝則又書之其取人也率以是則行之可表著卽以是雖古今所稱奇節獨行卓卓能爲其可欣可慕試語之以家庭孝弟之常立身行己之概必深知爲難而自視歉然嗚呼此所以超乎奇節獨行之上也吳有君子曰鶴岑胡公學成行立足以見於當世矣以母在篤於孝不忍一日離左右志欲行其所學卒不自克由是躬侍庭闈者又二十餘年娶陸氏亦以孝婦聞一飲一膳必親調乃敢進其後公之第二子士震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於其行語之曰余壯時嘗欲往遊京師求一第以爲親娛顧先遠離親側又闕吾母之意若鬱鬱不自得者以故卒不果行汝今勉之是成吾之志也及未登第又命之留都居久之公卿閒咸重其材講論六藝子史莫不折服更知其學有原本然自古迄今或以治經名或以能詩文名大致如班生所云祿利之路然而士震尤重誼行凡一話一言不苟於交好既深者乃時時自言其循守庭訓不敢懈因道公之生平大端交遊中固不待聞其告語然後信也尋又命長君士鼎入都其有學有守亦如所見於次君者愈益信公之學問文章不偶然也公諱世皋字聲九鶴岑別字也曾祖某世居休寧之同化

里祖機遷居青陽考文燦始遷居吳縣桃花塢公自幼通敏性至孝於族黨視力所能拯其窮乏成其婚嫁喪葬赴人之急如己急爲文章有得於左氏檀弓屈原嘗以謂從此上溯六藝是泳沫而游源也公於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七日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子四士鼎士震士臨士晉女子子二長適太學生潘宗驥次適太學生邵佩紱公以士震官例贈登仕郎翰林院待詔加一級將以某月某日葬於吳縣之某原休寧戴震與公次子鄉薦同年又相知最深知公有可銘之實也銘曰

抱學久潛慈進旨甘孝于惟孝曰始無慚孰克儀之實德之咸未施於政是亦爲政其傳其詳其引而竟銘石永留用徵餘慶

崑山諸君墓誌銘（丙申）

諸君敬甫崑山人也少工科舉之文爲名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然鬱不得志文益工縱學立節交遊悉敬之著述日且寖多以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廿一日卒於其家年四十有九前六年余遊汾晉間有汾陽縣修志之請君亦適館於縣之田氏始相識出所爲制義示余怪其象題定墨類吾亡友彭晉涵因言弱冠時嘗與晉涵上下其議論既而持田氏家傳二請入志一爲浙江金衢嚴道呈瑞一爲湖北驛鹽道震二傳君之筆又知君爲文皆有法度明年余南歸君偕田生畿入關中又明年余奉　召至京師與纂修四庫全書不見君者三載矣而君自平涼偕田生來應舉自輯其所撰詩釋地屬余論定以王伯厚失之略且按而不斷故繼之有作值余次弟永樂大典內三禮步算及汎涉小學音韻等書繁碎舛謬至紛不易就理置釋地案頭聊檢數事則所言乃身所嘗到目驗加以考證明信不苟爲羅綴蹈襲也是年君又失意遂還崑山前此君在京師與吾族敬咸友善敬咸主關中書院講席君歸後田生從之遊今年秋敬咸以書來寄君行狀書云崑山諸敬甫志於古學也久著述皆有可觀其爲人嫉邪憎俗不能忍須臾今不幸奄忽其孤寄哀書求子爲墓銘余既哭君之遽逝及讀行狀不得君家系踰月田生又使來速銘乃次君之學行而銘之君諱世器字景筠又字敬甫讀書輒鉤抉奧隱生四歲時父教以字卽私劈蔥葉擬書之點畫不少譌失蓋君之精心於所學自其天性年十五於羣經傳記應對縱橫不窮父母愛而異之戒其毋過勤苦而已然其後凡九應江南鄉舉又以貢生三應順天鄉舉卒不遇　皇上南巡壬午一與　召試既擬進呈以小誤疑沮豈命也夫其詩古文詞人莫能以其屢躓抑之君亦不自挫折烏呼今則已矣所著書已手定者詩釋地八卷雜文古今體詩各若干卷西征集二卷蓁溪小志二卷其未定者易詩三禮則有通義詩通義屢及半四書則有古訓君生於雍正六年八月十六日配張氏子二長祖銘國學生次祖鎮女子子二長適曹學泌次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事親孝於朋友篤以誠毋嘗失明醫者言舐去內障可復君絕酒肉及葷辛之味以舌舐者二年若操行方嚴則吾族敬咸言之者是也可謂有學君子矣銘曰

握瑾懷奇端操不虧終莫之施在雛而鵷未角而螭早迪胡爲子與俗離乘驥以馳來者我隨不竟厥能而傳不疑著以刻詞

黃君武臣壙誌銘

君諱光榮字武臣姓黃氏能文章有年矣已而喪明交遊咸爲之惋惜君自少失父有家累以故得疾遂喪明云君雖以盲廢學爲詩清婉可諷其於師友最篤摯性廉以方朋友亦好之不衰獨惜乎喪明不復有用也世之文人僻固而狹陋視師友之誼曾不能豪末惟投合聲氣以爲借資君既盲與朋友交歡如舊朋友既已惜其盲而無所施而君又不永齡以歿可悲也已方未歿之前日聞其舊師在鄰邨相距數里許君惶急以師來已挾日迺始聞之卽令幼弟扶之往謁其師有黃某者與君少長相愛亦喪明是日聞君以謁師至其家呼步輿送君歸厥明而君遂歿矣人固有旦夕禍福不可知之數然以是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也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則知師友之篤於君者亦深也君以某年月日生至某年月日卒享年廑幾十有幾妻某氏無子家世休陽之古林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古林秀才黃茂悲其盲而且卒也請余誌其壙而銘之銘曰

嗟嗟武臣篤師友嘉其義行銘以紀不盲於心盲於目神人不材君胡促無聞

而駭繫振薄俗

戴童子壙銘（幷序）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書其年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戴童子壙奈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聞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童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徵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昔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明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攟而有之儒者或嘆其書亡非亡也不知寶貴也釋氏摽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佔畢不知六藝爲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地與其弟洪恩同壙也

銘曰

維昔童子善草太玄荷戟入荆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稱五窮瞽曠引跂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蘭芽早折蕭艾盈前彼耄而愚於何久存此幼而慧迺弗永年人生世閒白駒忽然彭祖爲夭莫壽匪君

戴節婦家傳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爲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爲賈者咸近士風且至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其節操比於丈夫以余所聞覩或凍餓以死而不悔或更數十年之艱辛極然後得安或上受　國恩光旌其閭或老死屋下力不克揚請終泯沒莫之知鄉土相連接古老遇一言之足入耳感心抑又山國之民仁相與目爲庸德之行非所奇特嘗與諸友人考論茲事方君沛霖於是進曰余戴出也願以先外王母之節操聞先外王父春如公外王母許氏春如公歿於吳之震澤蓋舉家在焉外王母撫視遺孤子若女並穉幼非可久外居乃挈之以喪歸既至家貧不能生又乏親戚憮惓之者子曰某才幾齡曰某幾齡殫日夜爲女紅以鬻以教越十餘年而後二子克侍養其母越四十餘年而後得請於　朝廷　錫之建坊蓋前者之鄰於死亦已久矣又曰先外王母始遭顛覆有某者不知其志乃使媒婦貿而進且言如某之饒豈非人所願而顧甘餓死若是既拒之峻因愈益感傷無聲而出涕者蓋數十日戴震曰嗟也乎哉彼士人丈夫所厲而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一志不渝卒之嘉於帝者齒於卿大夫而同於前古已來賢人君子之戹窮乎始待其既極而榮隨之者所謂行克有終天與之終非歟顧方其處顛覆甘凍餓儻不獲終有身死成仁而已故受罔知節義者之辱陵在前而憯怛繫心肺一時之性情不自知其當於士人丈夫所云大義者也余獨惜節操能是或竟以不口於人數十載後誰復能舉以爲言者豈非松樅檜楠共榛楚奄翳也哉春如公諱煊爲經生好讀書因貧徙業與人交有節概父雲扶公諱文翥本休寧之隆阜人爲歙之古城關人方君者字雨三壬申舉於鄉將之官鳳陽之虹教諭其母於余姑行也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宛平查氏烈女九人死者七人葬於某原庚寅冬松茂道禮以烈女編寄余爲作傳者三而未有銘其墓者烏呼是宜有銘謹案明之季查氏居宛平既三世曰國英娶周氏生子二女一而歿曰國才娶張氏生女二妾廉氏有母與女相依黃孟春之妻國才之妹也早寡來依於兄及流賊陷昌平謀避賊榆垡莊周氏命子允哲允著往治屋既而賊猝至國才出覘賊勢惟老僕守門室內九人賊攻城急九人懼城破見辱決志莫如死最幼女先投繯墜周氏顧曰吾固當先遂少長就縊九人者周氏及女二姑張氏及女三姑四姑四姑年甫十二最幼者也自黃歸宗老姑及女三姑廉氏偕其母老姑廉氏母年四十六周氏少二歲張氏又少八歲二姑三姑黃三姑皆十六考崇禎甲申三月以十八日賊入外城翌日黎明內城陷而查氏一門就縊在十七日之夕咸不忍緩須臾死其德同其志決恐少遷緩將有求死不得者矣賊掠後國才還入室見九人面

如生解縊大哭則幼女四姑妾廉氏死而復蘇其去縊時已更晝夜二人之不死者天歟廉氏時年二十而四姑後適王某壽踰八十由九人之愛身不避死可以知其生矣先是黃孟春之族有顯宦附權倖勢甚張國英之妹歸爲黃氏婦也語夫早與之疏絕逮以權倖相連被誅孟春家得晏然國英字振寰貢生有聲譽國才字明寰其先由江西臨川遷宛平曰秀秀生忠萬歷己酉副貢忠二子一女女即老姑也姑嫂皆母女同時而死廉氏毋與焉是以七烈同葬今某距始遷六世距七烈之葬百有餘年乃請於余追而銘之

戴東原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戴東原先生年譜

弟子金壇段玉裁編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曾祖景良祖寧仁贈文林郎父弁封文林郎世居休寧隆阜妣朱氏贈孺人先生以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

二年甲辰二歲

三年乙巳三歲

四年丙午四歲

五年丁未五歲

六年戊申六歲

七年己酉七歲

八年庚戌八歲

九年辛亥九歲

十年壬子十歲

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十一年癸丑十一歲

十二年甲寅十二歲

十三年乙卯十三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十四歲

二年丁巳十五歲

三年戊午十六歲

四年己未十七歲

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先生嘗謂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誦也又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此則先生說經塼本肇始於小學而其敏且專可知矣又按先生丁酉正月與玉裁書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

五年庚申十八歲

隨父文林公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

六年辛酉十九歲

經學益進

七年壬戌二十歲

是年自邵武歸同邑程中九恂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

八年癸亥二十一歲

九年甲子二十二歲

是年長至日成籌算一卷首乘次除次命分次開平方次籌式爲橫籌反對兩句股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爲治經之士覽觀自敘云爾後增改其書更名策算孔戶部繼涵以附九章算術者是也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

十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年孟冬成六書論三卷孟冬自序先生以六書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言六書者譌謬日滋爲此書辨之今其稿未見故不箸錄而存此敘可得其涯略六書論者論百家言六書者皆多繆說也若答江愼修先生書則專辨言轉注者之繆也是時先生得於小學者深六書中轉注許氏以考老釋之後儒多不解先生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言周禮六書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許氏最爲得其次第許氏說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諧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爲言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曰老也於老下訓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大致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也江先生得其書謂衆說紛紜得此論定誠無以易（按先生此書作於何年未可詳而六書論成於乙丑則此書當附見於乙丑）

十一年丙寅二十四歲

是年考工記圖注成後序云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閒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十二年丁卯二十五歲

是年仲春成轉語二十章自序見文集人口始喉下底脣末按位以譜之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先生謂猶缺一卷書剏爲是編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求之（玉裁）按此於聲音求訓詁之書也訓詁必出於聲音惜此書未成孔檢討（廣森）序戴氏遺書亦云未見

十三年戊辰二十六歲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

是年娶孺人朱氏

十四年己巳二十七歲

先生有爾雅文字考十卷自序（見文集）云余謂儒者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袟爲題曰爾雅文字考若干卷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按是書未知何年所成據於茲十年之語則自十七歲有志聞道潛心訓詁始成書蓋在戊辰己巳庚午閒也曰姑俟諸異日則意有未滿之辭然先生之於小學始基之矣書稿藏曲阜孔戶部家蘇州吳方伯鑫濤（俊）者先生壬午同年也戶部既歿方伯之子（慈鶴）就其家取諸戶部長子博士（廣根）云將付梨棗今書稿尙在吳處未刊

十五年庚午二十八歲

十六年辛未二十九歲

是年補休寧縣學生

十七年壬申三十歲

是年注屈原賦成歙汪君（梧鳳）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可證也先生嘗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麪鋪相約日取麪爲饔飧閉戶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此書音義三卷亦先生所自爲假名汪君句股割圜記以西法爲之注亦先生所自爲假名吳君（思孝）皆如左太沖三都賦注假名張載劉逵也

十八年癸酉三十一歲

是年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十九年甲戌三十二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三歲

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　程易田云是年假館紀尚書家所作句股割圜記丁丑南下戊寅溪南吳行先付刻　是年以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之上方自題云乙亥春以揚雄方言分寫於每字之上字與訓兩寫詳略互見（玉裁）按所謂寫其字者以字爲主而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也寫其訓者以訓爲主而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也又或以聲爲主而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所謂詳略互見者兩涉則此彼分見一詳一略因其便也先生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故傳諸分韻之說文取其易檢既入四庫館纂修取平時所校訂遍稽經史諸子之義訓相合及諸家之引用方言者詳爲疏證令此書爲小學斷不可少之書奉　命刻聚珍板惠海內而此分寫本者乃艸剏之始也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於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書曰分韻說文不足貴欲得所分寫方言耳（玉裁）旋入蜀竟以道遠難寄藏弆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窺闖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佔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太史（昀）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也文恭全載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爲古今算法大全之範其全書往往采先生說　是年秋有與王內翰鳳喈書說尚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義本爾雅字當作桄作橫按此書可見訓詁之學凡一字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鳳喈後官光祿寺正卿名（鳴盛）　又有與姚孝廉姬傳書論尋求遺經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傳聞以擬其是擇衆說以裁其優出空言以定其論據孤證以信其通溯流而不目覩源泉所導循根而不手披枝肆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義而徒增一惑以滋學者之辨也　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姬傳是時爲孝廉傾心先生之學欲奉爲師此書末先生繳其稱謂云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古之所謂友蓋分師之半無妨交相師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　是年夏有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篇　又有與方希原書大恉論文章必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凡馬班韓柳諸君子畢力以求其本者固又待大本以爲榮悴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以聖人之道被諸文如造化之終始萬物也希原名（矩）先生同鄉同志者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四歲

是年蓋館於大宗伯高郵王文肅公第公子（念孫）從學今永定河道王君懷祖是也是時懷祖方受經而其後終能得先生傳　是年冬有讀淮南洪保一篇云盧編修紹弓以其外王父馮山公先生（景）淮南子洪保示予予讀其論古音有疑焉惜隋唐辨聲之法之失傳也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年識惠先生（棟）於揚之都轉運使盧君雅雨署內文集內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所云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運使司署內者也　是年孟夏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內云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予又得改正數字又與王鳳喈書書後曰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尚書橫被一證見後漢書馮異傳此皆先生是年在都門之證也而沈學子文集序云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似先生是年冬日出都在揚州交沈沃田沃田名（大成）華亭名士老客揚州以是知之與是仲明論學書當亦其時所作仲明名（鏡）是姓江陰人客遊

於揚者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答此書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於江陰舜過山講學其人不爲先生所重故諷之　又先生有金山志一小冊當亦此時鹽運使盧君雅雨屬先生渡江所爲曾摘一節謂（玉裁）云余山上偶見奇景修此一段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六歲

是年歙人吳行先名（思孝）爲序刻句股割圜記成記其後曰總三篇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全　是年蓋客揚州上年冬至是年夏皆在揚也故沈學子文集序曰裘葛一更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七歲

秋九月爲王蘭泉舍人作鄭學齋記　是年先生北闈鄉試相傳考官欲令出門下而以不知避忌置之是年有書小爾雅後一篇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八歲

是年客揚州夏有沈處士（大成）戴笠圖題咏序　是年冬有與盧侍講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云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板所有誤字鄙未覈出姑正其甚者（玉裁）按校刻大戴禮蓋卽揚州運使盧公（見曾）雅雨堂本也盧學士（文弨）先爲校訂刻既成矣先生復細校之故有庚辰冬辛巳夏兩與學士之書臚舉應改之字今攷雅雨堂刻本凡庚辰札內所舉者已皆剜板改之皆先生所爲也其辛巳札內所舉皆未之改則先生已離揚之故也用此知先生庚辰歲館於揚矣　是年冬又有與任孝廉幼植書幼植名（大椿）丙戌進士弱冠負奇才與先生書論禮先生以此箴之禮經所謂兄弟與昆弟立文大不同至先生而其義始箸　是冬屈原賦注刻成辛巳夏再與盧侍講書云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是也按屈原賦注盧學士爲之序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凡十二卷歙汪（梧鳳）跋其後云自乾隆壬申秋得戴氏注讀之然則成於壬申秋以前壬申先生年三十耳而所詣已如此戴氏遺書皆孔戶部（繼涵）刊板雖已刻者皆重刊獨此書但有歙汪氏刊板而已願好古者廣其傳焉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九歲

是年夏有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蓋大戴禮一書譌舛積久殆於不可讀先生取雅雨堂刻一再讎校然後學者始能從事至癸巳　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取舊說及新知悉心覈訂其書上於先生既歿後一月自後曲阜孔（廣森）太史因之作補注

二十七年壬午四十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江先生卒於家先生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次其治經要略箸書卷數　是年舉於鄉考官爲嘉興少司寇錢先生東麓諱（汝誠）大庾戴太史簣圃諱（第元）同考官爲金匱縣知縣青田韓先生介屏諱（錫胙）錢韓二先生卽庚辰　恩科（玉裁）之座師房師也韓先生嘗語（玉裁）曰闈中閱東原卷文筆古奧定爲讀書之士榜發竊自喜藻鑑不謬云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入都會試不第爲王君涵齋作詩比義述序涵齋癸未進士王栗人（寬）之父也　不第後居新安會館一二好學之士若汪（元亮）胡（士震）輩皆從先生講學（玉裁）與焉是時秦文恭公聞江慎修先生及先生之論元與魂痕當依三百篇析爲二殷韻當從唐人與真同用上聲拯韻去聲證韻當分出獨用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曉徵任其事

純皇帝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有書劉鑑切韻指南後有顧氏音論跋有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蓋皆成於是年其夏遂出都矣　又按江先生古韻標準例言云余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分古韻爲十三部於韻學不無小補云江先生例言不志年月攷江先生卒於壬午三月則先生之佐助標準在壬午以前可知先生丙申與（玉裁）論韻書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　是年往江右有鳳儀書院碑　先生大制

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卽位考三篇皆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皆嘗抄謄記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甘味又言作改元卽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又學禮篇十三首不記是癸未前作抑癸未後作

三十年乙酉四十三歲

是年秋八月定水經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如濟水經文東至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乃妄增字爲北礫溪南礫溪朏明從之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濟實過其北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也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酈氏書還其脉絡非治水經而爲之也（玉裁）按此水經一卷今未箸錄然別經於注令經注不相亂此卷最爲明晳後　召入四庫館纂修此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字句加詳耳（玉裁）昔年寫得此本幷自記一篇固當鐫贈同志　是年入都過蘇有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見文集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

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　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旣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于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觀於姬傳及（玉裁）之事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直至己丑相謁先生乃勉從之朱文正公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

入都時在蘇州借朱文斿（奐）所藏禮記注疏此書乃惠定宇先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本校出凡爲卷七十與唐宋志合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其字句不同處今本脫去逕行無考處一一完善程太史魚門（晉芳）姚比部姬傳（鼐）及（玉裁）皆臨繕一部

是年先生所著聲韻考四卷已成同志傳寫凡韻書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漸明備皆隱括於此（玉裁）刻諸蜀中癸巳以後先生又取（玉裁）音均表之說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通用晝然爲三補入論古音卷內李大令（文藻）刻諸廣東孔戶部（繼涵）又刻諸曲阜二刻與前刻詳略不同

是年（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奧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卽安不得謂性爲理　是年不第後館於裘文達公邸第文達公命子孫師之故直隸總督名（行簡）其徒也注詩周南召南名之曰杲谿詩經補注杲谿二字蓋以自別於諸言詩者先生不隨俗爲別號天下稱東原先生而已先是癸酉成詩經補傳已而在揚州以此書之序及論鄭聲一條示是仲明仲明索觀詩補傳先生辭之作書與之論學而已蓋亦自恐於斯未信也至是始成二南改稱補注作詩本指詳於某篇幾章幾句之下其體例猶舊也今二南箸錄而詩補傳已成者不箸錄先生所謂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者於此可見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五歲

是年（玉裁）景山萬善殿教習期滿住于戶部（雯峻）處先生在京時枉駕過之四五月閒（玉裁）出京矣　序屈君魯傳刻九章算術云予訪求九章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文

墳往一覿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　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此序但云丁亥不言何時　客冬至京師蓋客江右而又入都其冬有送右庶子畢君（沅）赴鞏秦階道序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六歲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廷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己丑春謂（玉裁）曰吾固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莅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爲之恐其才不足予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弟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歿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周公名（元理）家嘉慶己巳有吳江王（履泰）者捐納通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壻（履泰）因此得先生之書掩爲己有刪削幾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繕寫進呈

上謂此有用之書也　命武英殿刊板　恩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孚聞之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　都意欲辨正而無冒言於

上者中孚抑鬱攜歸以存（玉裁）所屬（玉裁）校刊（玉裁）謂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其書首衛河七卷（今履泰改永定河第一失先生自南而北次弟之意）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虖沱河八卷次東西淀合唐河沙河滋河府河易水淶水清河共三十一卷次白河合潮河榆河大通河共十九卷次薊運河合下淀河共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合熱河一卷惟灤河熱河僅有綱領而條目未詳其他皆攷之古而無不貫通核之近今而無不確實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春秋經傳之地名班之地理志酈之水經注以及歷代史事百家箸述　國朝典故辨別是非元元本本非恪敏不能聚儲其書籍非先生不能綜貫其條理惜恪敏云殂一簣未竣今

上一見卽謂有用之書刊板頒行

聖明鑒賞如日月之照臨地下有知定應涕泗感激至於小夫攘竊正天之欲顯此有用之書爲　國家水利農田利澤無疆之助而假手斯人在先生及恪敏應不以爲憾也特彼以不學妄爲刪改深可張目有力者應奏請重刊

先生自記云戊子余應方制府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園內適河閒同知黃君尋灤河源至方公以圖示余錄其所實歷及今地名如此按黃君方恪敏所使尋灤源者也以圖進呈黃名（立隆）見

純皇帝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

入都會試不第　爲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　是年夏先生與朱文正公善文正時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裁）往（玉裁）主講壽陽書院先生客文正署中已而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志莫難於辨沿革先生辨元和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有六詳見與曹給事（學閔）書先生考子夏設教西河在龍門西河不在汾州謁泉山箸作不可叚借也從晁以道之說以汾州之呂梁狐岐釋禹貢治梁及岐辨舊說及蘇子瞻曾彥和閻百詩胡朏明之穿鑿詳晁以道之所不能詳斥蔡仲默引書耳食之病使學者曉然知經文梁岐以下治冀州汾沁澤潞及其閒諸山澗谿谷不當牽合治河惟壺口爲治河耳修一志而大經以明非細故也（玉裁）曾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八歲

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龔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因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譌亂并爲審定目錄今手稿猶在（玉裁）處皆端楷也　是年夏（玉裁）銓得貴州玉屏縣未嘗拜別先生也蓋先生尚羈山右聞銓得玉屏寄書到京言玉屏於地勢爲五嶺自西而東之脉又勗（玉裁）曰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其札可當送行一序藏弃日久而失之　先生之在山右也有代某作應州續志序有與曹給事書有沂川王君祠碑有于清端（成龍）傳有張義士（瑛）傳有王廉士（敏）傳有答朱方伯書

有例贈宣武大夫王公（秀升）墓表有王輯五先生墓誌銘有代冀寧道徐君飛山（浩）山陰義莊序　是年爲孔戶部作重琹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戶部於戊子冬以拓本不能家有遂彫印又詳加攷正別爲卷附焉先生於都門序之　是年有查氏七烈女墓志銘云庚寅冬宛平松茂道查（禮）以烈女編寄予蓋先生是年在都門待辛卯　恩科會試也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九歲

是年會試不第後修汾陽縣志季冬有温方如西河文稾序云己丑秋再至山西余至汾陽應太守孫公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侯復以縣志事邀之再至又有代某作董愚亭詩序壬辰（玉裁）因公詿誤入都見先生案上有新修汾陽縣志舉一條相示云云今已忘之汾州府志（玉裁）於盧學士家得之縣志今不可得也

三十七年壬辰五十歲

是年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玉裁）見先生於洪孝廉（榜）寓宅　是年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刊自定水經注至癸巳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都矣後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語之本是也聚珍板本依舊時卷弟全載校語而經注相淆者悉更之得之者可以知宋後本之無不舛誤自刻板本悉去校語悉將正文改定於注文循其段落每節跳起難讀處可一目了了而不分卷數爲十四冊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爲一篇以河江爲綱按地望先後分屬於河江左右爲次得之者可以撇棄校訂專壹攷古善長之書合二本無遺憾矣自刻本有先生自序及曲阜孔戶部序與聚珍板同時而出者也　是年爲國子監丞任君領從名　高郵人作爾雅注疏箋補序任君自丙戌已成書至此七年成定本請序　是年會試南歸與順德胡（亦常）同舟月餘（亦常）能好學得師者益都李君（文藻）門下士也　是年春有孟子趙注跋一篇見微波榭刻本　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影抄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主講金華書院丁酉作六書音均表序云癸巳春（癸巳秋刻文集作辛巳誤）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謂言古音者崑山顧氏而後江先生及玉裁之書）丙申答段若膺論韻云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可證也

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先生於
上
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　特召曠典也奉　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

是年裘文達公薨先生作墓志銘代于文襄公筆也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二歲

是年十月先生校水經注成恭上　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不可讀先生讀此書既久得經注分別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采摭故實彼此相襍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州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經注之互譌俾言地理者有最適於用之書大典本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鉤稽校勘凡補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
高廟褒嘉頒行御製詩六韻有云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顧此書自先生校定後宋以來舊刻必盡廢更數十百年後且莫知先生發潛之功故聚珍板足貴好事者當廣其傳也　是年校九章算術成九章算術晉劉徽撰先生以世人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丁亥歲因曹君竹虛入翰林院觀永樂大典知有是書病其離散錯出思綴集之而不能癸巳奉　召乃盡心排纂成編併攷

訂譌異附案語其注中所指朱實青實黃實之類皆按圖而言圖既不存則注猝不易曉因推尋注意爲之補圖以成完帙

純皇帝御製詩冠於端首　命聚珍板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已而屈君會傳刻於常熟孔戶部復刻於曲阜云　按先生於水經注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其功最鉅此乃先生積久頓悟所成非他人能贊一辭也顧更正經注定於乾隆乙酉入都卽以示紀文達錢曉徵姚姬傳及（玉裁）不過四五人錢姚皆錄於讀本（玉裁）亦以明人黃省曾刊本依仿以硃分勒自此傳於四方矣杭州趙東潛（一清）精於地理之學硏摩水經注者數十年但其校本從未至京師先生與趙雖或相聞未嘗相識其所業未嘗相覿也四庫館搜討遺書趙書亦得箸錄其書校正字句及剖析地理最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鄞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祕奥兩公交最深或閉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著書精実不患千年後無校讎諟正之人而學問深醇卽未相謀面所言如一且趙書經錢塘梁處素（履繩）校刊有不合者擽戴本㠯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　是年十月三十日與（玉裁）書蜀中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可貴也按所謂散篇者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以分韻爲綱領每書散寘各韻中如儀禮士冠禮則入翰韻士昏禮則入元韻是也大典內禡韻之書亡故鄉射禮大射禮闕　是年十月校五經算術成恭上五經算術二卷舉尙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而推算之術悉加甄鸞按三字於上故知是書甄鸞所撰也唐有李淳風注唐明算科五經算卽是書於永樂大典中得之先生校成恭上有提要一篇按先生乾隆甲子作策算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正與古人用意不謀而合也

四十年乙未五十三歲

是年會試不第奉

命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四月校海島算經成海島算經亦晉劉徽撰唐李淳風注徽本以周禮九數中重差命名不名海島後人因卷首以海島立表設問遂改名之唐選舉志稱算學生九章海島共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其書惟散見永樂大典中先生與九章同爲表章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是年二月校儀禮識誤成儀禮識誤宋張淳撰朱子云號爲精密較他本最勝於永樂大典內綴錄成編先生加案語正其得失俾瑜瑕不相揜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

先生在四庫館所校定之書進呈文淵閣本皆具載年月銜名聚珍板亦載之而杭州文瀾閣寫本不載故不能詳者類述於此大抵皆癸巳以後丁酉以前五年所定也

一曰周髀算經此經爲算學十書之首而三千年來學者昧其旨趣先生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圜卽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卽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卽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曆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卽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刻本脫誤多不可通古本五圖而失傳者三譌舛者一凡皆正之補之學者可以從事如道河積石源流正矣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二月）

一曰孫子算經唐之選舉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習肄舊本久佚從永樂

大典裒集編次爲二卷朱錫鬯文集跋云出於孫武先生辨其非是有提要一首（浙閣本未寫月日）

一曰張丘建算經是書亦唐人明算科十經之一也限一年業成此書久佚有毛晉汲古閣影鈔宋槧猶北宋時本先生詳加校勘補舊有圖今缺者四補脫字若干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三月）

一曰夏侯陽算經唐選舉志所列算書十種此亦居其一傳本久佚永樂大典內有之逐條割裂分附九章算術各類之下幾不得其端緒幸有原序原目可攷先生尋繹編次條貫其文今裒輯排比又得元豐京監本釐爲三卷有提要一首夏侯陽者先生提要云隋人蓋無可疑而跋孔體生所得影抄元豐監本云據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封晉張丘建成紀男夏侯陽平陸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定爲晉人新唐書藝文志云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謂韓延所注本也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篡入之所定皆隋制延蓋隋人此本即延本非甄鸞注本也（據聚珍板提要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浙閣本五十年五月）

按永樂大典內所得算經五種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也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所未見者先生悉心校正進呈

高宗純皇帝皆有　御製詩題其卷首刊行宇內

一曰儀禮釋宮宋李如圭撰從永樂大典中錄存有提要一首（聚珍本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一曰五曹算經作者不知爲誰唐時明算科孫子五曹共限一歲業成元明以來無刻本散見永樂大典內經文尚逐條完善先生參伍考校俾還舊觀遂爲絕無僅有之善本（五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儀禮集釋宋李如圭撰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先生據以補注疏本脫字二十四改譌字十四刪衍字百六其鄉射大射二篇已闕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本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以成儀禮完帙可誦習有提要一首（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去先生下世已六年矣）

一曰項氏家說宋項安世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蒙齋中庸講義宋袁甫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大戴禮是經經盧運司（見曾）刊於揚州學士盧（文弨）洎先生庚辰冬辛巳夏二次校定稱善本矣但辛巳所校未及剜改先生在四庫館永樂大典內散見者僅十篇以與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考核附案語於下方是經乃可與三禮并讀有提要一首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宋洪邁以爲斷非雄作先生實駁正之其文詳矣先生以是書與爾雅相爲左右學者以其古奧難讀郭景純之注語焉不詳少有研摩者故正譌補脫刪衍復還舊觀又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蓋如宋邢昺之疏爾雅而精確過之漢人訓詁之學於是大備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有提要一首（案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去先生四十二年五月下世爲日已久）

案先生所校官書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諸書皆必精心推覈失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而儀禮大戴禮二經古本薶蘊已久闡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二種進呈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又況先生自所著述亦刻無少休有儀禮考正一卷檢討孔（廣森）爲戴氏遺書總序曰君入書局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豕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今其書藏曲阜孔氏（玉裁）未得見也

又丙申之春作書與（玉裁）論韻長六千字大略謂（玉裁）六書音均表之書有得有失僕近日分爲九類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江兩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黠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緒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此書丙申春未達而六書音均表已於是夏刻成矣故未能選先生之意也

丁酉正月上旬作六書音均表序十四日札云大著既刻成應撰序玆兼寄故知此序上旬所爲也今手批之稿現存

丁酉五月與予書言去年曾寄一書論韻係龔公敬身寄于老師（文襄）門上失

之

至於丁酉五月上旬作聲類表凡九卷所云九卷者卽與予書所謂九類每類爲一卷也先是癸巳春先生在浙東（金華書院）以古音分爲七類至丙申與余書則七類又改爲九類至臨終十數日之前因成此書孔戶部刻諸微波榭而冠以與段若膺論韻六千字者是也九卷每類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戶部書云凡五日而成固由精熟詣極然先生神思亦恐太瘁矣形太用則極神太勞則敝烏呼孰知此爲先生著書之絕筆也哉戶部書至蜀命余作序彼時余恐淺陋不敢爲今三十年後乃成之併漢谷亦久下世矣

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時先生寓崇文門西范氏頛園孔戶部於是月三十日發書至蜀云月之二十二日在東原先生寓中坐閒見封新刊九章算術奉寄後三日金輔之（榜）洪素人（樸）兩兄來云東原先生服黑山梔一兩吐後病卽劇初聞疑甚前見作吾兄札時精神朗澈又將泚筆爲王廷相作傷寒論注序非病豫者乃竟於二十七日晡時不可作矣斯人而死何痛如之蓋先生丙申冬與余書云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事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蓋先生用心過勞至於痿蹶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梔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爲矣烏呼傷哉

又先生丁酉四月有答彭進士（紹升）書（洪舍人榜作先生行狀云此先生沒有一月手書也）彭君好釋氏之學長齋佛前僅未削髮耳而好談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證釋氏之言其見於著述也謂孔孟與佛無二道謂程朱與陸王釋氏無異致同時有羅孝廉有高汪明經縉倡和其說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之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恉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恉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恉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其書幾五千言有此而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說愈明矣孔戶部附刻疏證之後洪舍人蕊登全錄於行狀中

先生丁酉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強起作札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老親七十有八（謂封文林公）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沅）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烏呼孰謂此卽先生與（玉裁）永訣之書也哉

原象迎日推策記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十五合爲一冊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卽先生之釋天也初名釋天以堯典璇機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四者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璇機玉衡漢後失傳先生乃詳其儀制於四篇之末五篇六篇七篇卽句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爲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爲（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則成書皆在壬午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而原象以爲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爲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比類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爲七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上承孔孟於此可見

曆問一卷（儀鄭堂總序作二卷）古曆考二卷洪舍人榜撰先生行狀有此二書（玉裁）皆未之見而孔檢討作總序有之則其稿在孔戶部家可知矣戶部所刊乃有

續天文略二卷而無曆問古曆考疑古曆考卽天文略也先是朝廷開館續鄭樵通志蓋當事者輓先生爲之既而未用欲改名古曆考而舍人行狀內遂改其名耳此二種成書年月今皆不能考續天文略自序曰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閒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曰儀象曰漏刻其書未成北極高下已上爲卷上卷中其日月五步已下當爲卷下蓋闕如也然以此發明釋天已令學者暢然滿志矣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未成至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玉裁向未得見今乃得哲嗣中孚鄭寄讀之蓋亦癸未以前所爲未暇竟成之耳其言理皆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無纖微不合者皆存鄭注而補之大學之說親民說格物中庸之說致中和說上下察尤可補先儒所不到始戸部與玉裁書欲刊大學補注然未果而卒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蓋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爲一章發明之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髮免髽記經帶記繅藉記捍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例也嘗言此等須注乃明

水地記此書刻於孔戸部者祇一卷自崑崙之虛至太行山而止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書水地記七冊蓋所屬草稿尚不止此葓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之其叢殘則姑置之　國朝之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寧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其敘水經注曰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絡而汾之東西山爲榦爲枝爲來爲去俾井然就序水則以經水統其注入之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然則先生之水地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而自尙書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戰國至今歷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賾而不亂此書固非旦夕之所能成先生志願之大以爲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爲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略矣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爲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見不如其志哉嘗謂玉裁曰余乖於時而壽似可必後以此言告錢學士曉徵曉徵曰天下固無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堅強窮困時能日行二百里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不我與一人有幾多精神先生答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乎竟以積勞痿足廢門一年中屢換眼鏡最後鬻眼鏡者曰此老光之最者過此無可換矣是非不猒不倦神太勞則弊故歟　手批六書音均表一部此先生丁酉五月上旬之筆距不諱之期十餘日耳玉裁於乾隆庚子巫山官廨得丁進士小雅杰以此書見寄跋云丁酉六月戴東原先生臥病京邸余偕友人往候之時先生撰聲類表甫畢又力疾點定段君六書音均表指卷四第四十二葉語余曰掇捋用點肆棄用圈凡用點者蓁人之入聲與用圈者無涉也余不及語段君矣子盍持此書歸未數日先生卒不知段君何由知之不遠數千里致書來索乃擇生徒臨副本寄之庚子二月二十二日記於爛麪衕衕寓齋按小雅此札云先生六月臥病往候得此書不數日而卒所言月日誤也孔戸部言五月二十七日孔檢討遺書總序亦言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戸部又云月之上旬於五日之中爲聲類表九卷皆可據小雅言作聲類表甫畢卽力疾批點音均表者是也五月二十一日作札寄蜀不附寄此則因數日前已付小雅故耳小雅述先生語云蓁人入聲用點與用圈

者無涉覈之於書用紅點者元寒之類用紅圈者真文之類別之以分質術至屑薛十二韻爲二也既詳於聲類表及與段若膺論韻書矣小雅所記乃適互譌今此書藏余處小雅當時又屬程蕺園（晉芳）周林汲（永年）邵二雲（晉涵）三編修各錄其副又以臨本一贈孔葓谷農部（卽繼涵）程易田孝廉（瑤田）從遊金生（紹綸）亦得其一於是太行以東大江南北皆有傳本庶幾哉先生臨終絕筆無湮沒之患矣諸君子於先生皆石交覽其遺墨存沒之感毋亦有不約而同者乎此皆見小雅跋內語余珤藏之今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小雅好學從先生遊久而著述皆如零圭斷壁未曾成書其子方蒐輯之也

丁酉有與丁升衢（杰）書二篇論晁以道易玄星紀譜晁氏此書未之見蓋以楊子太玄演爲圖凡八層以傅合曆法者先生指摘其於算法厤法不合處纖入無倫固非先生不能爲也二篇由升衢寄到者孔氏遺書中未刻今已刻諸經韻樓矣

先生沒後京師同志輓聯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烏呼先生之所學無媿此語矣

唐宋文知言集上下二冊集上五十九篇集下七十二篇旋又有刪去及上移下者皆於宜興儲在陸唐宋十家文內摘取者也（玉裁）請問分上下之恉曰集上理與辭俱無憾集下則不惟其理惟其辭也昔抄目錄今尚謹藏觀其別裁可以見先生古文之學之一斑矣

文集十卷爲戴氏遺書之二十三孔氏微波榭所刻也戴東原集十二卷（玉裁）自蜀歸後刻於經韻樓者也始孔戶部刻戴氏遺書凡十五種（曰原善三卷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曰句股割圜記三卷曰策算一卷曰原象全卷曰考工記圖三卷曰聲類考四卷曰聲類表九卷併卷首爲十卷曰文集十卷曰續天文略卷上卷中二卷曰水地記一卷此二種皆未成之書曰方言疏證十三卷此卽四庫館聚珍板頒行之本一曰毛鄭詩考正四卷併考正鄭氏詩譜一卷爲五卷一曰杲溪詩經補注二卷此亦未成之一種戶部初意刻不止於此與余書有刻大學補注之語而未刻其他若直隸河渠書洪舍人云六十四冊孔檢討總序云六十四卷今令嗣中孚從山東取到則戶部於未亡時併爲二十三冊而題署各冊之首爲之最目親書之是亦有意剞劂也而未竟其志耳已刻者毛鄭詩考正爲遺書之一詩經補注爲遺書之二原善疏證合爲遺書之九聲韻考聲類表合爲遺書之十四原象爲遺書之十五文集爲遺書之二十三未識次第之意其他已刻則不列次第後之人勿疑已刻有二十三種也）凡文已附見聲韻考聲類表孟子字義疏證者則不再見於文集中蓋合諸書爲全集也而論音韻論六書轉注論義理之學諸大篇不可不見文集中故愚經韻樓刻輒補入又因丁升衢旁搜得數篇附焉定爲十二卷近日江東人頗得家弦戶誦矣惜牽於家事未能親校友人臧庸顧明編次失體字畫譌誤未稱善本近日謀一新之以垂久遠焉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按先生與方晞原書曰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爲經如句股割圜記三篇原善三篇釋天四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枝葉並茂嘗言做文章極難如閻百詩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吾如大鑪然金銀銅錫入吾鑪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爲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

經義十八首吳江任上舍（兆麟）所抄贈也此雖先生餘事然名家未有能過之者江明經（沅）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姚刑部姬傳與秦小峴書言歸震川集當附刻經義余謂如震川及先生經義皆當附於文集也記先生言王云劬文得徐思曠深處又云云劬所選明文治便是時文之譜又嘗言文有二種一則題如大堅石作者用大於石之鐵椎一椎粉碎此一奇也一則用口氣一吹嘘便使大石輭如綿飛舞空中飄墮無迹如吾此作是也因取天下之言性一章題文相示至今猶仿偬當日音響云

璇機玉衡虞夏書觀天之器自漢以後失其傳而先生神晤於四千年之下卽詳其制於原象第四章令善讀者可構造矣曾自指點巧匠爲之藏於孔戶部家戶部又曾命工仿造將來有讀遺書而作儀器者當知法物之尙存

也

地圖先生之所製也丙戌見先生自畫地圖白紙紅格每格方減寸許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而里數之遠近即可計北極之高下凡直省府廳州縣方鄉四至八到無少差誤（玉裁）彼時未臨摹今日想此不可得先生令子（中立）在時曾索此物答書云俟臨寫自齎至巫山今向中孚求之絕無此物記先生云地圖畫三副一贈朱六先生即文正公一贈某一自存今將寓書文正令嗣求之或丁升衢家有之亦未可知也

先生言爲古文當讀檀弓余好批檀弓朋儕有請余評點者必爲之評點想休歙間其本子猶有存焉者也

先生言閻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先生言方望溪釋禮經之文多不似說禮語言其說春秋較善

先生言錢辛楣五禮通考中說話多有似是處

先生言朱子四書注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云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恉中庸開卷性即理也如何說性即是理論語開卷言學可明善以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

先生言讀史方輿紀要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先生言欲知山之脈絡祇看水之去來水無有不依山脈者也

先生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圜記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

先生言爲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

先生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

先生言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

先生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

先生言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

先生言總須體會孟子條理二字務要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無不可爲

先生言明之王文成亦祇是借講學以自韜晦成功不居之意也

先生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心二字不可強爲之說依吾說正心二字便是忘字離爲二字而亡譌正乃字之誤也必有事焉而勿忘下複舉勿忘者古人每多此文法（玉裁）按此確不可易既勿忘矣又須勿助長忘與助長二弊各有所偏不忘則又慮其助長故頻跌言之謂雖勿忘却又不可助長也如詩云江有汜不我以矣必再言不我以而後可言其後也悔謂始雖如此而終不如此也凡詩之複句多此文法

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先生謂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說合

先生言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

先生言守一說之確者終身不易乃是

先生言唐以前師弟道重宋人言學尚有漢人師弟之意

癸未初見先生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付抄云春秋一經余欲做此種文字數十篇便令大義畢舉

癸未先生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訂真

文集中詩生民解本出毛鄭詩考正先生曾爲余言可取出修改入於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時因入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詩摽有梅解亦取諸詩經補注毛鄭詩考正初名詩補傳

先生言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尚多作正義者不能廣爲搜羅得所折衷於春秋專取杜預於易專取王弼於尚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即三禮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

先生言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譌作上遂連圈之以爲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先生言司馬相如封禪文顏色如天上雲霞奇麗絕憶（玉裁）於庚寅夏銓授貴州玉屏縣先生自汾陽寄以書今失其手迹大略云玉屏之地當五嶺起處今不記其詳又云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教化也余乃於辛卯旋以註誤罷由今思之有負先生言多矣先生少時學爲古文摘取王板史記中十

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鄭炳也先生（虎文）曾借讀今聞孔戶部以此授長子伯誠爲讀本伯誠雖亡書猶在也

先生言江右風水好在鄱陽湖一聚

先生言割圜全體祇吃一杯茶時洞然了澈

先生言割圜上二篇成下一篇難做却取太史公信陵君列傳玩味一番遂成下篇

先生言人須養神若精乃是粗東西耳

先生言書年代略舊便有些子好處

先生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誤者

先生言劉耕南小文章好大文章不好

覆校札記

按原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卷一（四頁上五行）故訓（本作訓詁按漢書儒林傳訓故舉大義鄭君序周禮考訓詁据祕逸不必倒爲故訓故亦不必改爲詁也全書內倣此）（五頁上六行）蠹錯（本作朝）（下七行）小注（係臧鏞堂語以後凡云案者皆同）（六頁上七行）伊陟（本作肆命臧所云宋版者據日本山井鼎攷文）（七頁下二行）小注（案語非也古文尚書與歐陽夏侯尚書同出周時互有優劣不必株守古文）（九頁下一行）閻百詩（本作閣十百詩）（十七頁上八行）弗正之（本作勿全書內勿字皆改作弗意以勿爲禁止詞弗爲矯拂古人却通用不拘後仿此）（下十行）解周禮（本作爲周禮）（廿二頁上三行）治朝（本有自注云正朝謂之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下九行）不書即位者（本無者）（廿五頁三四行）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本作迨乎視朝不避君位也）（下三行）一行（本無一字）（廿七頁上六行）異詞（本作辭全書內皆同按辭者說也從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凡文辭字多用此詞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凡發聲助語之詞多用此二字截然分別又全書內視字本多作眂寶字本多作寔揜字本多作掩韵字本多作韻歟字本多作與皆不必改者）

○卷二（二頁下八行）同實與（下本有世室重屋義未聞七字）（五頁上五行）歟（本作與全書內同）（六頁下八行）虞夏書（本作虞書）（九行）明堂位記曰（本作禮記明堂位曰）（八頁下九行）玉藻正義（四字本作義疏二字）（九頁上一行）司裘（二字本無）（下三行）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本作天子袞冕負斧依侯氏裨冕）玉藻記曰（本作玉藻之記曰凡先生言某某之記曰者今皆刪之字未安世子之記曰胥史氏之記曰古文往往如此全書同）（十一頁下七行）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本作鄭氏以卿大之朝服其羔裘）（十三頁上十行）中人之手八寸（本作中人之手八尺合上衣褽左右終幅屬袂終幅得八尺八寸減削幅八寸得八尺而言謂兩手橫張之度也說文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改作八寸大誤）（十六頁上三行）故省（本作是故省）

○卷三（一頁下五行）古故訓（本作古訓詁）（二頁上六行）綜覈（本作核凡核皆改作覈可不必後仿此）（六頁上二三行）爲何（本無爲字）（八頁上八行）辨（下本有正字）（下二行）或（本作已）（下三行）豈（本作殆）（九頁上二行）法（本作灋先生書多用灋字不當改後同）（翌行）詩匏有苦葉釋文（本作釋文之見詩邶風匏有苦葉次章者）（下一行）詩正義（本作詩義疏）（下六行）辨尚書考工（五字本無）（十三頁下三行）突夏（本作廈依洪興祖本）（十四頁上五行）小注（五經異義但云古尚書說不言古文尚書案語未是）（十五頁上七行）依（本無）（下十行）天圓（本作圜）（十八頁上十行）內恐（下本有而字）（廿一頁下二行）厭飫（本作饇飫）（廿五頁下六行）本（本作本諸）（下七行）釜二（上本有曰二字下）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九字本雙行小注）（下八行）此句無本注（本小注）（廿六頁上三行）皆於古無本注（本小注）（上八行）盈手（手本作把）

○卷四（十五頁下一行）譌（本作訛後同此）（下八行）小注（凡云段某案者重刻此書皆不必存此條）（尢未明析由輈以下謂兩輈之在輿下軸上者非泛謂輈也古者輿之上兩輪之閒正空處曰軓）（十九頁下四行）欣隱嫩迄（本作嫩隱欣迄蒙上文而言故曰嫩隱欣迄又先一嫩於隱者由一去而上而平也聲音之理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下七行）欣隱嫩迄（本作隱嫩臻櫛四字上文云惟上聲隱韻去聲嫩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櫬齔等字即臻櫛二韻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此正臻櫛與隱嫩關通之理也故欣隱嫩迄宜與真諄臻軫準震稕質櫛術同用而不當與文吻問物同用使隱嫩與臻櫛相關通者至於隔絕此條所改四字大誤）（廿七頁下七行）刱（本作創）（廿八頁上八行）王伯厚（本作深寧叟下十行同）（卅頁上五行）虞夏書（本作虞書）（下八行）莫究（下本有所以二字句絕）

○卷五（二頁上九行）定四（本作正先生嘗言正字好從史記作正四時）（七頁）分析數十章（語不的）（十五頁上二行）夜半（下本有乃字）

○卷六（三頁）書水經注後（此篇刪去二百餘字以其語已見於前篇也古人文不嫌複見經傳內複見者亦多矣）（十二頁上五行）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爲灅水（本作池北對湼陶縣之故城又東北注灅水今本多添七字又湼作汪按水經注北對湼陶縣之故城先生校語曰湼古汪字此下近刻衍南字何以依近刻增南字也且先生上句既云池北對矣何得下句又出池水字）（十三頁下八行）雨盛（本作雨甚）

○卷七（九頁上五行）溷（本作混）

○卷八（四頁下八行）存其心湛然（梓人脫湛然二字）（五頁下六行）粗（本作觕）（六頁上一行）以生以息（四字本無按先生論文摠主不整齊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承卉木之性言猶以馴以豢承飛走蝡動之性也）良農任（任字本無增之者欲與下句整齊耳）（七頁上九行）其生於心（本作生於其心）（下一行）生於心（下本有也字）（下二行）爲蔽已（本作爲敝之以已刪之以二字大誤）失爲固（本無爲字）（下七行）得而止（而本作所孔刻亦誤）（八頁下一行）反於是而害仁（本作反是而害於仁）（下八行）動止應禮（鈔本刻本皆作動應止禮郭璞賦曰動應無方）（十四頁上二行）對同己（本無此對字）（十七頁八九行）最愛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道即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性分也故成性不同一語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今刻刪曰字移一語二字於道即陰陽之上）（廿頁下三行）尊卑（本作卑尊）

○卷九（三頁下四行）亦高祖之孫（此下本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十字今刻據注刪之按疏云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者目注而言是注本有此十字甚明轉寫失之此與上文注曾祖昆弟之親也相儷曾祖昆弟之親則高祖之子也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亦高祖之孫亦者亦上文而言又令經下文族父母爲高祖之曾孫族昆弟爲高祖之玄孫皆省文互見故徑接云則高祖有服明矣此十字先生校補最精但當在亦高祖之孫五字之上疏又云然則又云族祖父者鄭意以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義故下句云亦高祖之孫如此文理乃明順今本不可讀附舉正於此）

○卷十（三頁上九行）此（本無）（上十行）漢之（本無之字）宋之（之本作子）（下一行）詞（本作辭全書同）（五頁上九行）大著（下本有作字）（六頁上二行）禎（本作徵）（下十行）獨抱遺（本無獨字）（十頁下五行）江氏轉虞韻入侯（本作轉虞韻字入侯先生自記於上方云顧氏轉侯入虞是全轉故無字字江氏轉虞韻字入侯是有轉有不轉按即此一字可見韻文章整齊錯綜皆因其理勢之自然非有意爲之也如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醫師之良者聖人命掌醫故曰任農夫雖不良者不禁其蒔刈故不曰任先生吐辭爲經其不整齊處斷不可議改後之重刻此書者須得吾說而復其舊）

○卷十一（二頁上二行）不多（本作不一二）（九頁上一行）所損（本無所字）（十二頁上三行）山陰義莊序（題下本有代冀寧道徐浩六小字此與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一也今刪去五字則篇中浩字吾族字先大夫字皆無著且浩之矣不傳）（十五頁下一行）後本有江慎修語一則今刪（十六頁上十行）明（本作期）（廿頁

（上六行）鄭氏卓然（本作鄭康成氏九卓然）（廿一頁上六行）一師以（本無以字）（下二行）藁（俗字也本作槁）〇卷十二（二頁上九行）軍嘉賓（本作賓軍嘉）（五頁上四行）父兄者（本無者字）（十三頁上五行）几上（本作上几）（卅七頁上十行）某（當作禮即松茂道禮也）刻版既成不欲多剜損故箋其後如此得此書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段玉裁記

述學內外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揚州詩局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述學者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底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榷然踈發挈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媿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宦游京師索居多感婁欲南歸與故人講習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歿矣常憶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譔述學已刻未刻者凡厶十厶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而俞失其真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荅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其畔喭之習其它考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衍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視世之習孰時務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綴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述學　內篇一

江都汪中撰

釋曟參二文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參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惟參與昴三星在天（毛傳義）此以參爲紀也於文參从晶大火爲大曟曟亦从晶並象二星之形而曐即从之故知曟參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傳公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太傳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弟一作夷）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烏集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魏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僖公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即門爲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歟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歟从𡕥缺省中按歟古文闕从夬得聲𡕥象門闕及兩觀相對形許氏存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又因誤解歟義生此謬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馳而騶至於大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閽人職喪紀之事蹕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闕同義閽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鄭義）

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鄭義）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於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劉勰義）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敍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惎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寗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大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

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斄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尙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惷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閒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晉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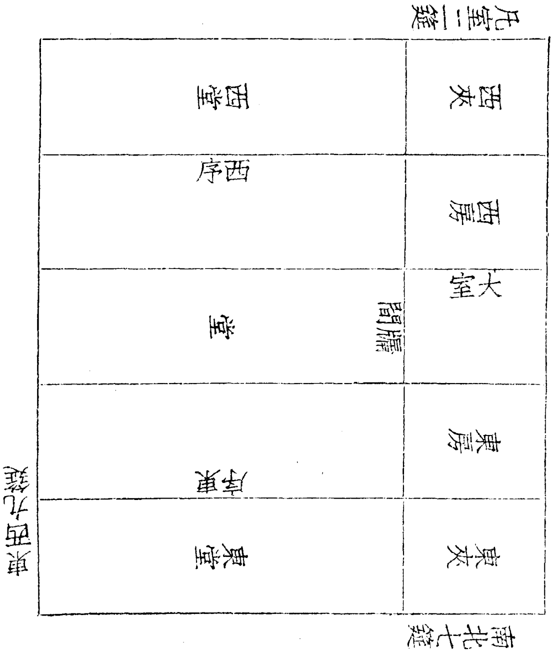
於周廟（漢書律曆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据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蒿宮之柱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衞彪傒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犁然可考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衡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

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祠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玄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考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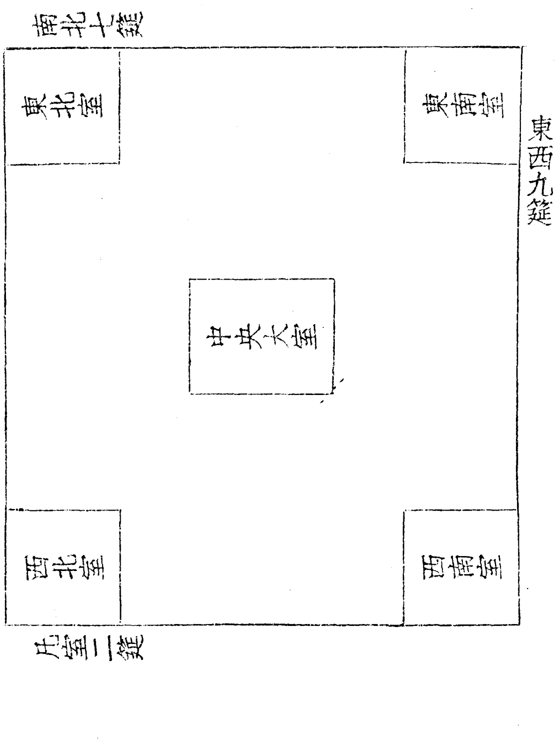
明堂五室二圖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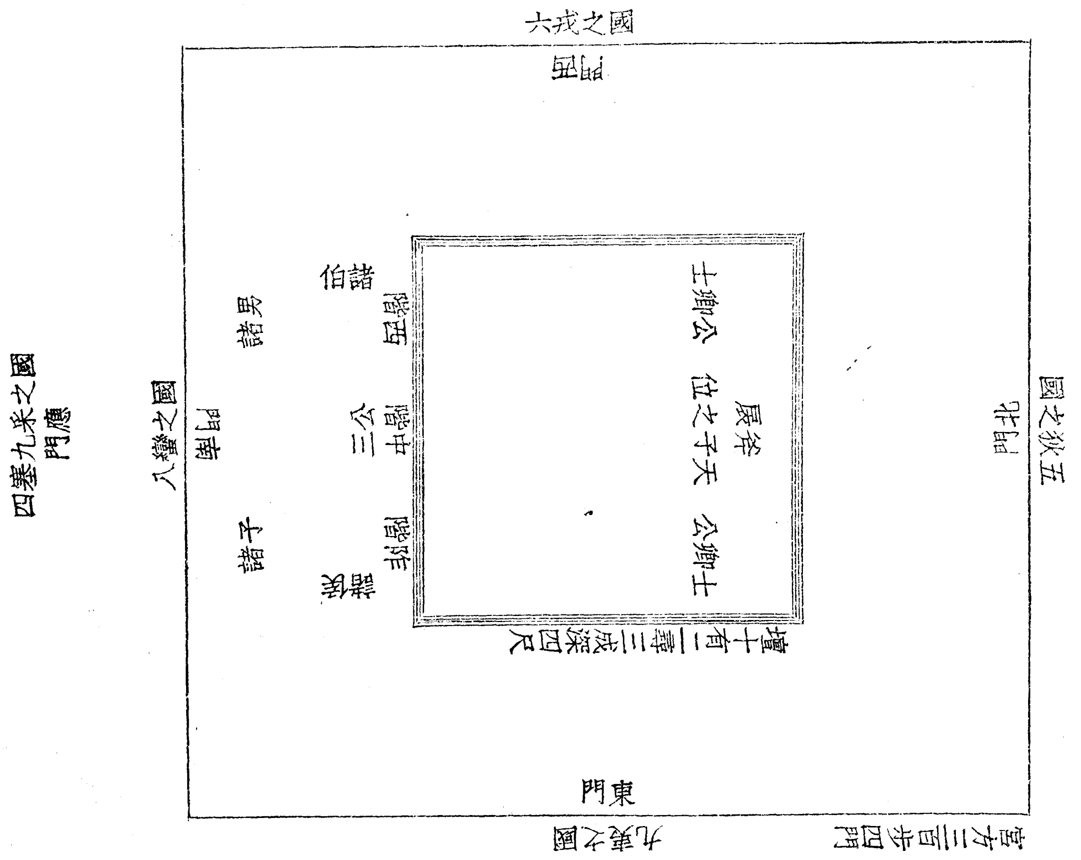


考定明堂五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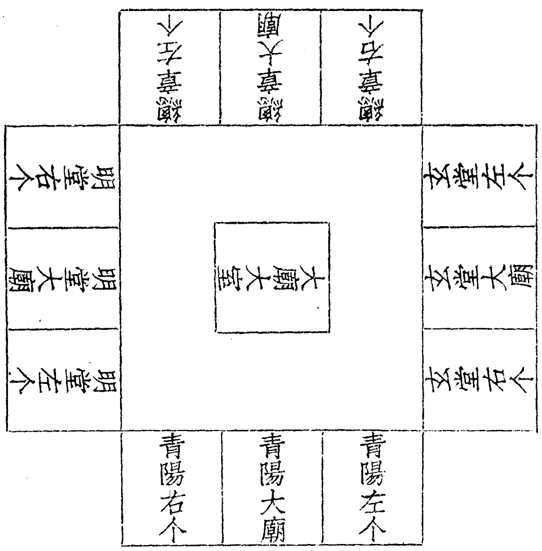


鄭志考工五室之圖

明堂位圖


五狄之國
北門
六戎之國
西門
負斧扆
天子之位
公卿士
公卿士
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
東門
宮方三百步四門
九夷之國
西階
中階
阼階
三公
諸伯
諸侯
諸男
諸子
南門
八蠻之國
應門
四塞九采之國

呂氏春秋明堂圖


玄堂左个
玄堂大廟
玄堂右个
總章右个
總章大廟
總章左个
太廟太室
明堂左个
明堂大廟
明堂右个
青陽左个
青陽大廟
青陽右个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

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

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爲之後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答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祔練祥禫皆男女別尸別尸則別主虞卒哭祔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爲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祔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祔於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亡則皆中一以上而祔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祔於其妻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苟所祔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祔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麋信（敘錄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引衛次仲（次當作敬）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据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答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筮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尙饗是婦人與夫共筮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尸既孫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是其義也中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並筮二尸其爲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事爲褻在於禘祫尤不可行故援爵謚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宮若周祭姜嫄魯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爲婦人作主以爲禮也中謹据禮正之如此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義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則同穴存

爲貞女沒稱先妣其非禮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爲人後者並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爲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巖穴之士未執贄爲臣號呼而自殺則亦不得謂之忠臣也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亶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己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善夫

述學　內篇二

江都汪中撰

玎文正

說文玎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子諡曰玎公按史記呂伋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乙公之子慈母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並从十干不得如說文作玎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諡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太公亦非諡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稽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燮稱晉侯當時易名之典惟施于王者諸侯之得諡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爲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玎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爲之說爾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簭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爲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从辛重省聲僮未冠也从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又斐豹隸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辠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田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欒布列傳周氏迺髡鉗季布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漢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辠人憐其無髮賜之巾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減死論不言所論何辠据王吉龔遂傳二人皆減死髡爲城旦則式亦髡爲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詳此數條知古之辠人於髡者則以爲奴後則凡爲奴者皆髡鉗以自別髡則纚笄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爲言禿也語轉而異故牛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翦髮爲鬌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从人爲類加之偏旁若芻豢之犓巢車之轈散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重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此篇荅舉主謝侍郎作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與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

筮未嘗廢人事也衞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辠不以可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矢德音蔽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華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蓺之學幷於儒者於是卽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聳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頴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弒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屢主兵事有廷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號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號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號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頹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辠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

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萇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居喪釋服解義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喪卽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六也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注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衰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問惟公門有稅齊曲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十四也檀弓弁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縞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含者委璧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璧與圭則上介賵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卒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曆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喪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卽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惠公之喪下凡元二年以意求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卽位與顧命同桓公弒兄而自立猶用遭喪繼位之禮故書卽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魯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弒閔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檉臣不殤君閔公祔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

十六年正月衞寗速會魯莒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斂盂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閒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圍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卽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禫冕二十九也三十也二年三月公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夏惠伯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卽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喪取襄仲如齊聘其事非禮故不數之）元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八年六月敬嬴薨九年正月公如齊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卽位四十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衞穆公卒三年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衞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及崔杼盟於虛朾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卽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鄫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衞使公孫剽來聘魯並受之於廟五十二也晉使荀罃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衞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於湨淵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按位無定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爲卿有位於朝六十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卽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虢既入於鄭鄭又享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享之公及大夫皆當禫冕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昭子卽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憖六十九也十二年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卽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皐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卽位七十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未葬襄公禦秦師墨衰經喪大記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軍禮變服有此二條若禰及禱則亦吉服）於是中爲之解其義曰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奔喪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朝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留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喪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經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圭璧以禮神合瑞故雖含必卽吉祖考與死者爲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

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享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暢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卽位之疑

周官徵文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考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爲官法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爲六典則合爲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旁綱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爲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判規不剡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綱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珥在刃有射倚而不直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爲孔珥與射之閒圜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是玉秀水朱檢討爲作釋圭一篇玉今歸江寧張氏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訪巴予籍于左衛街予籍以示中中以爲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綱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是定以爲刀云古者玉之爲器有戚石之爲器有砮有砭皆取其利其于刃也何疑檢討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并正之云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鋩則其厚且綱之按琰圭有鋒鋩惟在圭首此玉不爲圭形而末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綱之檢討藉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綱卽桃氏所謂從也此玉舉體皆薄何綱之有檢討特嫌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爲之辭云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閒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搢珽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竝不釋搢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竝云搢插也今搢插相閒成文實爲不辭劍銳故有室圭不銳故可搢于帶（此謂鎮圭若琰圭無搢于帶之事）使圭之銳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椎也在于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詘故謂之珽所謂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銳下言終葵制既不合義亦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

圭宜鑿好于肉然後以組穿之也按圭之爲體也微韋衣木版三色再就以爲薦又以絢組約之其固甚矣鑿好于肉玉人釋器皆無其文大圭不瑑而顧有孔乎約之爲義非謂穿也（少儀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此孔正與鐶同用）圭之約者爲命圭圭之搢者爲鎭圭檢討亦未之辨典瑞六玉乃斂尸之用開渠爲眉令汁得流去穿之以組置尸之上下四旁經文及二鄭之注甚明非謂凡爲圭皆如是也塗車芻靈豈可例生者之器乎且渠之與孔其狀亦異云玉長尺有二寸博二寸按此玉度以今營造尺止尺有一寸在周尺則爲二尺檢討不考古制強名爲圭懼無以輔其說据依鄭君尺二寸之文而遷就之然豈可以今之尺爲殷周之度乎玉之博首末中凡三其度今徑謂博二寸亦非也又不言厚蓋知聘禮記雜記之不可誣也而姑置之云剡其上蓋古琰圭之屬按琰義從剡剡之爲言炎也火之炎其上必鐵故圭之剡也其上綱也琰則剡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剡而獨得琰名非剡上卽爲琰也然琰之異以判規而其爲剡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此玉左右射而中汙其不可謂之琰明矣云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考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按劍之制有末有臘有從有莖有首有緱有脊有鐔有夾爲長爲廣爲重前籍具在何不一引以折之而但以六經不載爲言夫六經不載之器其傳于後世者多矣是不足以關其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檢討以之

　謹按此篇有初藁有次藁原刻据初藁栞板今依次藁更正孤喜孫識

周公居東證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辠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鎬肂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疑當作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𨐨治也周書曰我之不𨐨

豳譜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　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詩東攻駕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尙書文隮而事覈毛公淵源子夏偏得詩事逸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

家並不誤勝於魯周公世家許叔重稱書孔氏乃用古文𢉫之從廾訓治孔壁遺簡安國講授其相承固然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東攻傳乃知即是東都王肅好與鄭異是注持義獨正因具錄之

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右一條据大傳禮成王即位年十三云強葆甚言其小也解弗辟爲弗辟攝行政是或一義遷雖從安國受尚書證以說文則此非孔義也至於先流言而後反揆諸情事諒亦宜然惟曲阜之封實惟奄宅奄與三國同畔始見翦滅前此禽父無緣就封然讀辟爲避而不言避居東都猶愈於馬鄭爾

錢少詹事云春秋傳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魯爲古奄國出自續漢志未知何據康成元凱俱未實指奄所在也更宜考之中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說文郁周公所誅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淹郁奄古今字爾

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按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洎其晏出管叔祿父相倚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爲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以其事在諸子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方策略不窺尋是以具爲說之管之爲關則語轉也

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馬義今不傳賴此箸之

豳譜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　辠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辠人史書成王意也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辠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豳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鴟鴞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辠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孰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詩邶風譜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孰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鴟鴞正義引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辠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辠其非三也

按馬鄭尚書之學是爲古文鄭氏詩箋多異毛義而以此諸條求之則違於道夫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有攝主春秋國君未踰年則謂之子斯前代成憲仲尼所据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

之法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塡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詿誤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丕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寧龔行天罰以執有辠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咨鴟鴞之取子睹零雨而心悲（詩東山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親）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已必若所言流言一至公卽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爲匹夫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爲之寒心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始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閒公其不能以流言閒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野宴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釁已生乃俯首帖耳圜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其理也故使攝位之舉自公創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攘浮言朝播大權夕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辠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鄭之門人亦何妨據以難王今既不爾謂之橫造殆不誣也至云欲讓未敢則又水火無端互爲生滅豈所謂甚難而實非乎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斯固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今則奉爲科律遷就古書以求符合亦已過矣在呂氏春秋正名篇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之類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十八之云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書闕有閒宜折其中馬鄭前世大儒

立義有誤不容骫隨後人襲謬固無譏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辠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右秦漢之際言周公事異義如此

述學　內篇三

江都汪中撰

墨子序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宅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五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原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似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而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愼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衆口交攻抑又甚焉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辠雖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

猶老子之絀儒學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

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墨子後序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序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宅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遺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賈誼新書序

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亡其文據以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亡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亡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劭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吳志闞稜傳始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並沿其文誤也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悉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託以傳焉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錄亡次第今略以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勢有連語有雜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

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而自投於江諭誠篇言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箸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足以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鴛鴦靈臺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存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尙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沒六藝之學其卓然箸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用之遂伯西戎而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箸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以教冑子傳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並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豈命也與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簴賦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年表

紀年		時政	出處
高帝七年			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八歲		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十九歲		
七年	二十歲		
八年	二十一歲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孝文元年	二十二歲	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召爲博士超遷　太中大夫
二年	二十三歲	帝親耕藉田賜天下田租之半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爲長沙王傅爲賦弔屈原

三年	二十四歲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濟北王興居反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幷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二十五歲	絳侯周勃逮詣廷尉詔獄卒復爵邑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五年	二十六歲	除盜鑄錢令	作鵩鳥賦
六年	二十七歲	梁懷王入朝	徵拜梁懷王太傅諫使民放鑄
七年	二十八歲		
八年	二十九歲	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	諫接王淮南諸子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六月梁懷王入朝墜馬死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卒

右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以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是時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官公卿表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爲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卽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其賦曰單閼之歲按史記曆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閼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爲梁懷王太傅則當爲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並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石鼓文證

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爲宇文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于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于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今檢後漢書鄧隲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于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意緣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於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張大安諸人均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志引吏部侍郎蘇勖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共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輩差後今不具論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既不明箸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攷古者亦無從措意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生實當周世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隨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之亡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後周則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爲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曰以今視古古猶今也今之爲篆者有王澍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存然中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爲李陽冰党懷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闇合二證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冀儁趙文淵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儁之書今不傳於世文淵于碑牓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溫泉頌石刻見存其篆額筆法凡劣又不合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宇文之世究是何人所書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尚書作大誥則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宜然然史稱綽穅秕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據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其格又世宗幸同州過故宮詩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爲出自綽手則蘇勖者綽之曾孫豈宜數典忘祖而遠傳之史籀四證也太祖本紀大統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撫西竟自新平出安定刻石紀事則刻石載于本紀矣若石鼓爲當時所刻何以但書狩于岐陽不書刻石五證也編修之言本於馬定國馬定國之說今不得其詳編修既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

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淳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

廣陵曲江證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兗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並明覈可據本篇淩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并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兗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越閭辰六以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依注以胥母爲胥母之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閒有具區其言審矣于時戰地並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又闔廬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哀公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卽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並吳江也故春秋哀公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鱛魣是也吳投子胥之尸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于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尉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並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爾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牐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並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荊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于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

甲子初起兵于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真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于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即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垻會于運河是其故趾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沔水篇注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滸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述學　外篇一

江都汪中撰

京口建浮橋議

爾雅天子造舟郭璞謂比船爲橋卽今之浮橋也川之大者若河渭洛皆有浮橋其建于大江者漢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尚爲浮橋以攻南郡唐乾寧四年朱友恭爲浮橋于樊港以攻武昌宋開寶二年曹彬爲浮橋于采石以攻江南元至元九年伯顏爲浮橋于石笋以攻宋前史具載之今京口之渡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笋灣半之于江津爲最狹若南北造浮橋二道交會于金山行旅往來如在枕上此百世之利也昔杜預請建浮橋于河陽議者咸以爲古無此事預卒成之至唐猶賴其利近世李敏達公于鄞縣甬江造浮橋至今稱便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道固然爾

廣陵對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于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憙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諗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闚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辠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辠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鎭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唱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晧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覬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埽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絶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感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刱姦人在朝方鎭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外抗
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

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予不出于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晧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士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晝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擕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闢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于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既戕官軍屢衂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豨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辠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于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燿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與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篋謹錄爲是篇

表忠祠碑文（幷序）

維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己卯

皇帝永念故明建文革除之際諸臣守不戴天之義隕身湛族百折不回當明中葉雖少弛厲禁終以臣子曲諱使忠臣義士之氣不伸爰　命廷臣迹行議諡以發幽光于是廷議爲專諡通諡之典其以靖難死者得諡凡一百某十人俾有司各祀于其鄉有失其里居者則于其授命所而臣某適典江寧府治西故有祠曰表忠明萬曆四年勅建祀太師魏國公徐輝祖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下一百一十四人積歲而圮某奉宣　詔書懼秩祀之不修使神靈怨恫無以稱　朝廷式閭封墓之德用率官屬士民因舊基而廓之役不踰時所費爲銀五百六十八兩又醵銀二百兩權子母以共祀事維諸公或舉宗就夷孤傷無所血食而是爲其授命地既應令典又協于因國無主後之義用屬臣中爲文刊石紀之辭曰

在明二世孝孫嗣服有叛曰燕盜我王國臣無二心天實制之謀人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可遷君也則亡孰是仇讎可與並生于殄厥身于覆厥家君獲死臣其德不瑕匹夫有志莫予敢阻咨爾亂臣威虐斯沮仇牧隕首孔父正色九宗五正匪躬在昔矧矣開創報禮則重以我忠腸遘茲創痛亦有冥鴻山澤徘徊浩然悲歌用抒國哀凡此藎臣人惟自靖身之不恤榮名孰倖運徂代往改厥

朝列黃河白日風期不滅

皇帝稽古眷焉發筴渙是　德音以薦毅魄祠官丕承奔走蹌蹌有寢有堂式彼舊章鍾山東顧與作雲雨朝日夕月照臨我宇冶城緜蕝會朝所肆玉佩華裾明靈攸娭祀不一族類以同德昭格不違甘我飲食

天子教忠萬世維服翼翼齋宮人臣之鵠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幷序）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艮璧舉人父兆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深摯哀樂過人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　無所惑伯兄有痼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猛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句）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間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嫮風生戲而不虐洎夫述先正之明清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恆盎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泰州五月乙亥一宿而卒琴瑟方御弔者在門逆旅桐棺視不受含斯生人之極哀已君生十三歲而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膳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某原祔於先人禮也妻陳氏食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即世今則同穴子戴銘曰

於穆賈君實惟固窮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蕭蕭平地雪尺饑人在牀歌出金石駕我朱轓婆娑樂神矯矯危言正彼淫昏心則亡疚名以不揚幽宮永夜欝此剛腸小同蒙穉西華淪落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碑銘（幷序）

君諱廷丞字均弼其先畢公高之後食采馮城因而命氏世遠失其譜系明成化中壽光馮戫以軍隸振武衛遂家代州五傳至明期領鄉薦其族始顯　皇朝曰如京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子曰雲驌禮科給事中爲君高祖曰壅南寧府同知爲君曾祖曰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爲君祖曰祁翰林院編修爲君父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爲北方所重君既冠舉於鄉乾隆二十一年由廕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温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　見

上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　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官閒少事因得肆力於學與大興朱學士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歙程編修晉芳桐鄉汪舍人孟鋗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緼藉有根柢是時諸人皆卑官其後仕宦或顯或不顯天下稱名德焉君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禹貢以下川

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覩丹黃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州本裕倉有善政既受代吏人往來　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丞故事大理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而大學士劉文正兼刑部尚書獨心善焉未幾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既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其後君由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問君在刑部治狀君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爲法出爲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爲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而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還官之日至無以治裝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千七百丈以爲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歎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爲諸生其年當選拔吏請無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遷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西當江湖犄嶠之湊地險而民獷是以多盜君廣設鉤距得其主名將竟其事會王錫侯字貫獄起君坐失察革職發軍臺效力贖罪尋準君捐贖發江南以同知用四十五年

上南巡駐蹕宿遷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爲總督者謂君不習爲吏接遇甚簡既論贖盡毀其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慎善憂及茲牢落生意遂盡諸道凡缺七官輒爲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買人責家咸見逼迫及其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荅之終不以其守蓋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閱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刻期而竣比還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整飭江南鹽務分巡江寧道踰月遷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荊門州知州某爲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爲瘴氣所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既歸猶冒暑聽斷不少止踰秋浸劇請解官治疾甫報允而卒是爲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春秋五十有七貧不能具含斂妻子歸無所居寄食　京師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君長於撫御短於應變故與同官多不相中而恆得民心嘗慕古爭臣守節死義昌言天下事遇事激發引爲己任久宦　京朝隨牒平還未有言責其後五官司道上不能專制下不得親其民清勤自力無所表樹經世之學體國之忠生不竟其施沒不傳於後世其可哀也已君取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塘周玉章女　誥封淑人子宬候補八品小京官女適翰林院編修臨汾曹錫齡宬以君卒之次年十一月乙丑葬君於代州之煙望村禮也中自依有道逮一星終愧以下材遇賞君子始則窮鳥投懷實蒙志分與年流言不信既而繾綣從公共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意盡嘗恐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義而一辭祖道遽至撫棺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銘曰

邈矣公高光我文昭畢分晉國馮坐秦朝上黨東陽其延十世良德和龍亦雄四裔代州之顯當明末造緜祀二百自他有耀君生而貴亦與憂俱保世守官尺寸不踰高柴用刑刖人感惠汲黯閉閣淮陽稱治君雖習吏澤不及民盛德在抱萬物知春在邦在家曰有簠簋何以飭之臣心如水朝酗夜歌彼維何人乃速高位以康其身此焉小心履冰集木跕筩尺書蒼黃　詔獄鉤金孔棘焚心汗顏隕我國寶傷哉百鍰牽復有時交推莫訴如彼敬通坎坷末路自營四海受纏朱紱金玉滿堂泊如無物一材一藝百年千里聞名嚮風載矜載喜生館死殯其歸如林外無德色內無勌心戚戚兄弟莫遠具邇女憂女嘆如余在體窮年奔命一肉不完人賴舉火君死勤官年裁中壽家亦屢空完然白璧君

子之躬百世有師清風不墜我無愧辭人惟墮淚

大清故貢士馮君墓銘（幷序）

有馮廷重者衰而造門以其叔父邵所爲狀請中爲銘而納諸其父之墓邵爲人敦篤好學與中雅故知其言不苟乃屬詞曰

君諱郢字巽縯先世壽光人明成化中有曰威者以軍隸振武衞遂籍代州至君凡九世曾祖雲驌禮科給事中祖欽刑部四川司主事父祖悅陝西整飭洮岷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君七歲喪母居喪如成人事副使孝謹未嘗有過乾隆二十年副使以雷州府知府卒官君年二十有二副使故廉貧官數遷謫垂老投瘴地飾終之日餘俸不足共斂事代州水陸萬里歸無居業葬無墓地老幼百口莫知所依君以弱年爲家督謀慮枝梧率中夜廢寢北行未半糗糧垂竭其家遂散君使諸婦孺各依其母氏而自與弟舁棺以歸間出稱貸四方經營生事以葬以養以迎其親屬督諸子弟就學取婦生子嫁其二妹凡更十餘年副使之家遂立初君之生也副使年四十有三人以爲晚至是竟收其力焉

君與其弟郯邵相愛甚郯既前夭邵久客無子君命邵歸而身授學　京師越五年竟卒君以選拔貢生舉順天鄉試卒之年四十有七葬代州某原禮也君既力庀其家事風雨漂搖僅而即安而以憂勞損其天年終以客死宜邵之述德累行其詞有哀焉邵又言君事繼母有禮性平恕恢然長者惜中之不及見也銘曰

噫嘻馮君率是常道送死事生孝于惟孝喪葬既舉室家既聚衆曰清吏是宜有後曾是克家不康其身旅館僮奴傷哉飾巾句注蒼蒼有子有弟百里見星孰撫爾視封土若堂繇然牛脊我銘志之終惟安宅

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幷序）

君諱惇字孝臣高郵人祖某父某仍世好善多所周貸家故富贍因是遂貧君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並精審晚好曆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君于年爲長三人者兄事焉君知鬼神情狀不惑于非類于宋以後愚誣之學距之尤力內行淳篤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恂退讓己所不爲不以責人己所知不與人爭其所親善死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第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遂不入試而親棺斂以歸之君身短不及中人貌質樸嗜酒善諧笑至其執心尚義勇于爲人雖賁育不過也乾隆四十五年君成進士注選知縣越四年病卒年五十有一中既與君久要得詳其行誼每觀先哲話言詩書所稱述求之君身則百行備焉嘗與同志歎息謂古淑人君子見于今日然君居則受侮于家出則不諧于鄉里客于四方游于　京師人或始慕而終棄之其愛而加敬者不十人焉以爲古之道不宜于今今之人不足以知君也然君當少壯之日窮餓奔走汲汲無懽中歲以後百疾交侵支離骨立未霑一命竟隕中身女失所歸子又不肖則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後知世之同力以擠君者實順乎天心而莊周氏所稱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者至于君而其言不驗焉烏乎豈君之命與銘曰

力學修行其職在我曰貧曰疾道無不可生莫我知沒豈貴名銜哀累德以表余情

大清故吳縣儒學教諭喬君墓碑（幷序）

君諱汲字敏伯先世籍長洲明洪武中有某者始遷寶應之柘溝至君凡十三世曾祖可聘明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國亡遁跡完節以終祖萊　皇翰林院侍讀與河道總督靳輔爭議海口奪官父崇修用人材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自君曾祖復還於縣城君弱冠領鄉舉壻於武陵胡氏舅期恆巡撫甘肅從學甥館是時故撫遠大將軍方貴巡撫爲之盡其力而偏愛於君君即有求謁再轉則得請於上當君在道州縣或郊迎長跽因門下白事君儉德晦名蟄居誦習人事饋問亡所通二族既敗有司迹君於蕪湖推問累旬卒以不坐選吳縣教諭故時居是官者率倚富人爲緣君守官敦樸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未嘗詣人束脩之禮非其道不以入諸生鳩民財以祀禹於包山既成言於大府君爲議曰禹食於

江以南會稽之廟實爲命祀禮煩則瀆諸生自有先聖先師不可以侍前古明王之祀由是中止縣爲布政使治屋積材木於學宮君爭之不能得曰吾居其官是不可干也去則惟公所爲即日以病告歸學政晉寧李侍郎久之得其事惜君之去表其行迹下諸學官以爲法君家居篤老三族之禮事弔死而問疾未嘗不在涷棃植鰭有晬其容登降折旋終日亡作多識　朝廷掌故先民德音出辭藹然依於忠信小大傾心虛往實歸鄉人君子莫不歎息以是爲邦家之光人倫之表焉矣君恆日自力寫書燭入則誦其文不中程不止既病惟諷諸經卒之前夕亥及禮記中遇誤文求書正之而沒於時年八十六矣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不營佛事禮也中之妻於君爲彌甥昔操几杖婁接音談委宛平生情瀾不竭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曾不踰歲再經君里已在殯宮永念久要期亡慙負而君之子士宗務求之達官固不具狀謹據所知敘而藏之且繫以辭曰

喬維望宗三世著節遺訓之貲爰張其烈秩秩庠門載灑載掃曰食其官曰守其道大木百車閒於弦歌我義不安宅人則那杖函玉佩雝容井里洋洋話言充人心耳惟寢惟食惟學與謀屬纊緜緜維誦其休廣川大業魯山德範既訓既親吾生何憾惟此善人實以天全安其真宅式告萬年

黃鶴樓銘（并序　代畢尚書作）

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滙於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鵠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於山以爲名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蹟於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燿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姦宄無所匿其跡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鎮　國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常以尚書侍郎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馹路劇驂輶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反
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稽事胥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莅民禮賓詰戎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羈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邱羽人雲水栖遊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　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
恩歘歷茲繼其武既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闢列仙攸處樂哉斯邱曾城之顛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蠻荊斯控光映鳥帑勢吞雲夢四野底平八窗洞矚登若馮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遊思同民樂

漢上琴臺之銘（并序　代畢尚書作）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亙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上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暎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元賞余少好雅琴犆譜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皐覘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

生林泠泠水際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絶空桑誰撫海憶乘舟
巖思避兩邈矣高臺巋然舊楚讐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
高山相望終古

附伯牙事考

漢上伯牙遺蹟方志無稽誠不足道古籍載伯牙事所連及者琴操有成連方子春呂氏春秋有鍾子期成連方子春無所考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高誘注云伯氏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通稱悉楚人也又精通篇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高誘注云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誘受學於盧尙書立言不苟其時故書雅記存者尙多必有所本期爲鍾儀之族則是世官而宿其業也其知音也固宜又鍾建亦爲樂尹不知與期何別也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伯牙不知何時人今檢史記魏世家昭釐王十一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問左右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賢中旗馮琴而對中旗秦策又作中期而韓非子難勢篇正作鍾期以馮琴事準之則爲鍾子期無疑也昭王十年楚懷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鍾期之自楚入秦固有因也然則伯牙爲楚懷王頃襄王時人明矣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而湯問亦載其事者劉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怪非君子之言以今考之正他書誤入之駁文也余既銘斯臺因附書於石之陰以告學者

述學補遺

釋冕服之用

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注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鷩冕五也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玄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于太祖十也節服氏袞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之俗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江都縣榜駁義

江都縣衙前榜二曰續傳董相邑肇荊王中以爲皆誤也自孝景前四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傳子建元朔二年自殺凡二世三十三年其時幷得鄣郡而不得吳有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湖孰陵陽蕪湖黝溧陽歙宣城二十一縣爲今揚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五府通廣德二州江寧府之上元江寧句容高淳溧水鎮江府之溧陽及杭州府之於潛昌化泗州之天長十縣地諸侯相治其國視郡守秩二千石在其上（見哀帝紀汲黯傳）而江都縣自屬江都國其令自千石至六百石今之江都縣知縣正可當漢之江都令耳地之廣袤尚不及其半若傳之董相是以國爲縣以相爲令其滑甚矣荊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都于吳（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賈死已四十三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卽託始于此時安得以爲肇于賈也二者之云失于不學榜立五年無覺其非者中据史以爲之辨

漢鴈足鐙槃銘釋文

漢銅鴈足鐙槃高今尺三寸七分徑四寸七分銘半環槃背云竟寧元年考工工護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弟二十五下少空又云受內者凡篆文五十五重文作二者一（首六字漫漶日中拭水視之乃可辨考下从又作考其刻獨明乃後人妄爲鉤泐不足辨也）鐙故爲江都馬氏物今歸巴慰祖子籍子籍從甥胡唐詠陶審定其文今具釋之云竟寧元年者元帝建昭六年正月改元卽位之十六年也云考工者少府屬官本名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臣瓚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是也云爲內者造銅鴈足鐙者內者亦少府屬官有令有丞外戚傳許廣漢女平君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則內者非奄人也古之燭束薪爲之或執之於手以膏爲燭始見於秦始皇本紀則宜有槃以承之鐙其別也故外戚傳迺夜張鐙燭鐘鼎款識所載凡七鐙別出車宮承燭槃是也鐙錠互訓正謂器首之注膏者（徐鼎臣謂錠中置燭故謂之鐙誤矣）故上林榮宮鐙銘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並重六斤是也云重三斤十二兩今權之得二十四兩二錢呂微仲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歐陽永叔集古錄漢谷口銅甬刻曰重四十斤今重十五斤以此鐙校之今六兩當漢一斤有羸有縮皆不畫一疑漢權公私大小非一律也云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者漢制縣有嗇夫職聽訟是謂少吏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外戚傳有暴室嗇夫及此銘之武嗇夫其名雜矣漢官之非真拜者有行有領有護有守郎中秩比三百石都水水衡都尉屬官劉向以郎中爲都水使者本傳稱領護三輔都水及遷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尊矣而所校諸書序皆稱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則護者兼官之名若後世之差遣此武嗇夫乃假吏也霸嗇夫名掾丞令皆考工官吏廣漢賞尊其名也守令亦其未卽真者耳丞之多者佽飛九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獨考工不知其數今言主右丞則非一丞矣云護工卒史不禁者不禁卒史名嗇夫掾丞令皆先卑而後尊卒史在令後者以護工別出之云省者漢諸器銘多有之若呂氏春秋之言監工矣云中宮內者弟二十五者漢時皇后所居稱中宮蓋永定宮也漢諸鐙銘多紀其次弟云受內者謂中宮侍御受之內者也金石錄平周金鉦銘云平定五年受圜陰與此同意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晦汪中釋

江淹墓辨

歙之江氏皆祖梁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淹以醴陵爲濟陽考城人歲遣人至今考城修墓致祭中以爲誤矣宋書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又云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幷揚七州郡邑其南徐州下有濟陽郡領考城鄄城二縣蕭子顯齊志亦同宋齊二志南徐濟陽郡領考城鄄城建武三年省濟陽郡考城度屬魯壽又省鄄城度屬南濮陽齊志又云臨淮以下十二郡並無實土由是言之江氏本貫實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留縣章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于今之丹徒縣境二者邈不相涉醴陵卒于天監四年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失淮北四州今之考城久淪于魏至是已四十二年魏之濟陽始置徐州繼屬陽夏郡地形志載其建置甚明當醴陵之卒日尋干戈其時壽陽合肥並爲魏土豈深入敵境千里自營窀穸況渡江百族並無反葬故里之事一坏之土不知誰何累百衣冠拜伏流涕真可謂無妄之福已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

代州諸馮皆族葬自明舉人某考卜於州東北華甲莊至雷州君凡五世爲基二十有六雷州君凡五取其三皆李四張五戈戈則今固在始取李沒於康熙三十九年葬於四十一年次沒於四十七年葬於五十一年次沒于雍正七年葬於十年皆在祖墓張始生子鄄郯邵鄘乾隆五年雷州官岷洮道張沒于官所于時華甲莊地盡不可復葬乃假葬於城外之碑堂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距三李之沒久者殆六十年近亦四十餘年議將遷而合諸北岡馮氏諸長老皆曰葬久不可知既動損幽靈脫有朽敗其忍使遺蛻露見于天日且魂氣有知往來冥合非墓地之所能隔苟爲不然無寧久依於其舅姑而勿播遷以從其夫于是不果遷惟張與雷州同穴其後三年邵客於鄞告中以其事且曰邵三前母皆無出邵兄弟又不逮事而所生母獨從父葬人其謂我何子爲我求諸禮吾將勒諸窆石之陰中曰以玆所爲求之於禮則固不協不協而爲之辭非中所能雖然奉雷州以附於祖則無其地遷三母以就雷州則慮棺之毀是人事之窮非得爲而已者也張之體魄不可即安于假葬三李下窆歲遠止可仍其真宅又必至之事非厚薄之差也前世若晉鄭袤先取孫氏蚤亡袤卒繼室曹氏迎孫喪於黎陽合葬唐楚王靈龜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夭及靈龜卒妃上官氏爲備禮同葬史皆美其知禮今張既先雷州歿世事非自主無歉於曹與上官又彼並孤魂無依此則從葬祖墓其事差殊苟欲致其無已之情則猶有二焉使華甲莊墓域之外有地可拓異日以一孫及孫婦從於三李準諸卒哭班祔之文以定公墓昭穆之次女尸異姓神道所馮非親而祔示不退棄（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親者謂舅所生）斯亡於禮者之禮也古之事亡惟重廟祀享諸野外於禮不經馮氏四時家祭人各立主則張不先三李而食其分固自秩矣若以拜墓之典有舉莫廢則祭雷州成禮即馳祭三李之墓然後還祭于張同日異日視道之遠近以是爲先後之序焉則夫夫妻子母之心尚亦交慰哉雖然私議刻諸石非古也附之譜記待後世達者其可爾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議

狐父之盜頌（幷序）

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以餔之三餔而後能視有感其事因作此頌

狐父之盜厥名曰邱飽食而嬉稅于道周東方有人惟爰旌目貿貿然來既餒而踣於時子盜盱睢審顧匪我昏媾匪我舊故喀然七尺形在神奄弱息裁屬飢火方炎致此非我哀爾無辜左挈懿筐右執方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藐爾一簞倏焉人鬼芒芒下土曾無可依惟盜餔我慈母嬰兒彼盜之食於何乃得外御國門內意窟室勇夫寢戈暴客是禦國有常刑在死不赦惟得之艱致忘其身既淅既炊以濟路人舍之何咎救之何報悲心內激直行無撓吁嗟子盜孰如其仁用子之道薄夫可敦悠悠溝壑相遇以天孰爲盜者吾將託焉

弔黃祖文（幷序）

往尋禰生遺事輒羡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是云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于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于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同情蓋若有天相焉卽其遺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子攄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脊傷心五百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于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沖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效逮于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于廣筵識豐碑于道左而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于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于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詔來雪往其辭曰

歲在單閼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怳世既莫吾知兮將託于古之人溯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迺衆辱于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正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夭覩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爲寶子吹竽則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緊夫子之識真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塗歷千祀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壹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之人以所無重曰鳳皇虬龍不可紲兮相彼九州身安置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庶保元吉沒吾世兮

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卽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二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夙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弒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抄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列傳
惠文王元年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滅宋			王伯篇齊湣用强齊中足以舉宋
十四年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	
十五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韓兵破我濟上王走莒			仲尼篇湣王毀於五國王伯篇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會於穰	列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田單殺燕騎劫			議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燕能幷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議兵篇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	彊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讎人役也
				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十四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六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三年	
		拜范雎爲相封以應號爲應侯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荅問之語彊國篇載應侯與荀卿荅問之語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三城平原君相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
				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皆謂孝公至昭王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孝烈王元年	
			春申君爲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五十年	六年	
秦圍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鄙兵平原君求			楚世家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	議兵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

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卻秦存邯鄲			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春申君傳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案六年圍邯鄲傳作五年誤	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臣道篇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弼矣又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者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十年	九年	五十一年	七年	
秦兵罷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二年	八年	
			以荀卿爲蘭陵令	列傳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睢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傳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鰌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

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幷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顔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

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大學平義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寤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塗則無能置其口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于事必如是而後安爾

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據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乎教非一術必因乎其人也其見論語者問仁問政所答無一同者聞斯行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爲孔門也標大學以爲綱而驅天下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爭孔氏不然也

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傎乎蓋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後變易孔氏之義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術而名分不能顧也

大清故國子監生　贈句容縣儒學教諭孫君墓銘（幷序）

君諱枝生字一鳳先世定遠人明樂安郡公興祖弟子濠梁衞指揮使繼達賜宅常州遂籍武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傳十餘世與明終始登庶司者又百餘人而尚書慎行以清節碩德著名四朝故世爲望宗君曾祖緜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禮部主客司郎中君生十餘歲兄鳳飛官恩承州吏目君從之官所義寧縣知縣許建者宜與人無子有一女以君爲贅壻生子勳君念門戶中衰二親棄養一身遠依外家非學無以自立由是下帷誦習靡有晨夜體素清羸遂遘疾以卒是爲雍正九年四月壬子

春秋二十有六踰年義寧君亦沒君妻許孺人攜子奉二柩以歸各祔於其先壠爲父立後而身歸武進以奉孫氏其教勳嚴而有法勳舉順天鄉試官句容教諭贈君以其官勳事母孝謹喜交友彊直有氣尤達於政事三子皆材曰星衍星衡星衢星衍通小學最善爲文亦舉於鄉君童年遠客以諸生早終故行迹不傳於世而苦節可貞克昌厥後卒以成君之志則君之內刑于妻下施於孫子者可知也君葬武進某原後五十四年星衍使其友汪中爲之銘其詞曰

樂安桓桓官有世功門祚中夷嘯亢其宗猗彼文孫心長命促鼓篋方誦帷堂已哭有嗷其孤衰衣在抱越嶺浮湘翩翩丹旐令妻孔瘁二世其昌若體有胖君爲不亡封土延陵實堅實好立石旌事崇公之表

修禊敘跋尾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修禊敘定武石刻五字不損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汪中審定題字

今體隸書以右軍爲第一右軍書以修禊序爲第一修禊敘以定武本爲第一世所存定武本以此爲第一在于四累之上故天下古今無二

修禊敘別本至多理宗所集游氏所藏不可得見無以定其甲乙今之行世者潁上筆致翩翩矯若雲中之鶴故爲別調亦具本色若東陽國學二本俱定武適嗣而各有其一體東陽清勁過是則其失也峻開皇僞體是也國學秀朗過是則其失也媚吳與臨本是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持是以論書吾於定武石刻見之

敘中塗改諸字此刻若因寄所託因字向之二字良可二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先書他字而後改之筆迹宛然其翻刻定武本及別本所刻皆不爾故知定武是從右軍真蹟上石也然中雖能鑑古使不見定武真刻亦何從知之此非人力所能爲也

定武石刻出自歐陽率更若以爲率更所書者中嘗疑焉太宗之於此敘愛之如此其篤也得之如此其難也既欲壽諸貞石嘉彼士林乃舍右軍之真蹟用率更之臨本譬之叔敖當國優孟受封中郎在朝虎賁接席殆不然矣後見何延之蘭亭始末記云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通政等各搨數本賜太子諸王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倘劉餗嘉話錄云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何子楚跋云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敘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然後知定武本乃率更響搨而非其手書于是前疑始釋古稱石刻之佳者曰下真蹟一等此則以右軍之真蹟太宗之元鑒率更之絕藝盛事參會千載一時雖山陰暢敘與到再書昭陵絸紙人閒復出何以過之自宋以來士大夫萬金巧購性命可輕良有以也

往見宋番陽姜氏禊帖偏旁攷心焉笑之卽如此本正猶青天白日奴隸皆見何事取驗偏旁然後知爲定武真本設有作僞者依姜氏之言而爲之又何以待之然則牽合于姜氏者所謂貴耳賤目者也姜氏固季咸所見善者機也

古碑鐫刻之工以昭陵爲最此刻亦然轉折鋒稜絲豪俱備自貞觀至慶曆凡四百年如前三行及一死生一字之類固日就刓敝然其存者一點一畫精神煥發如新脫手與太學石鼓正同非徒碑師之良卽其石亦美材也昔班孟堅論孝宣之治至于器械工巧元成以來鮮能及之吾于此刻亦以知貞觀文物之盛已

右軍書不名一體十七帖中吾服食久旦夕都邑二帖絕似率更書正率更書所自出也唐書文苑傳稱率更本學王羲之書可謂高識此必柳芳吳兢之舊文宋子京承用之爾世人不識右軍書見定武修禊敘結體似率更遂以爲率更所書則誤矣

褚河南書學故與率更抗行今潁上本之行世者倘是覆刻王澍給事有元拓一本給事細書跋尾凡十有六攷證鑒定均極精審今歸巴慰祖舍人中曾見之誠絕世之寶也然比于定武本正如婢見夫人以此知定武非率更書也董倘書書法輕纖于定武風力未能學步乃謂潁上本在定武之上曹鄴詩云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請爲倘書誦之

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學文學語編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

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編修以諗中中歎文學精鑒爲不可及也然中往見吳門繆氏所藏淳化帖第六第七第八三卷點畫波磔皆帶隸法與別刻迥殊此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政與魏始平公造像記梁吳平侯神道石柱絕相似因歎前賢遺翰多爲俗刻所汩沒而不見定武真本終不可與論右軍之書也中年十四五卽喜蓄金石文字數十年來所積遂多屬有天幸每得善本惟修禊敘未嘗留意以爲不得定武本則他刻不足稱也而祖刻畢世難遇無望之想固無益爾今年夏有人持書畫數種求市是刻在焉裝潢潦草無題跋印識而紙墨神采如新遂買得之念此紙之留于天壤閑者將八百年中間凡更幾人曾無豪髮之損固云神物護持然使其有一二好古識真之士爲之表章重以錦褾玉軸之飾則當價重連城爲大力者所據余又安能有之物之顯晦遇合誠有數歟

趙承旨得獨孤長老本爲至大三年承旨年五十有七其本乃五字已損者中生承旨後五百年聲名物力百不及承旨今年四十有二而所得乃五字未損者中于文章學問碑版三者之福所享已多天道忌盈人貴知足故于科名仕宦泊然無營誠自知稟受有分爾

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

唐忠武將軍華之裔繁于歙當宋嘉祐中有承清者居縣西之古唐至君凡二十五世君諱一元字兆初高祖曰文燿餘姚縣知縣有惠政沒而配食於社曾祖曰應健壻於鄭重得其畫法祖曰鎬京工詩喜篆籀名人通士多所交接始遷江都父曰艮澤善刻印人尤長者自君以上數世咸負異材擅文藝而不顯君母喬孺人懷君七月痁作而免無乳以酒哺之故既長而弱孺人彌愛憐焉十歲猶傅面置膝上家宿貧孺人躬井㸑恆使世叔父佐其勞不以任君然君事二親尤順於其志親沒四時之食苟未祭不敢嘗隸學宮二十年矜名負氣舍鬻文教學不以食淵靜好書星曆卜筮聲樂皆究其微嘗使中握粟一溢君以箸畫几算之卽得其數用時憲法所逆推凡十餘年與臺官皆密合君卒吾母視其藁訖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君實以是月卒蓋以數知之也中生凡七歲寢息嬉遊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于抱一食不甘輒罔罔不自得鄉黨僚友莫不異之迨君卽世然後知君于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卽君亦莫能解于心也君遺書三簏朱墨遍其上所手書又一篋年饑家室流散並亡佚遂無以知君所學君立身行道無愧幽明天既嗇之以位與年並其言論文采不傳于後世蓋依古以來士之懷道而不遇者以君爲窮焉君之卒年四十有二葬縣北大儀鄉葉家橋祔祖父母之右子二中選拔貢生二庚殤女二適黃塾畢合孫喜孫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撫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曰

粵有君子晳而上僂雅步凝然君子之守寡笑與言希接世務學殖行修名遇不副棲遲下里冥沒中壽百世之藏尚其無朽

先母鄒孺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還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彝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蚤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人婦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㸑先君子嬴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月中不寢者恆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緝履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擕中及妹儽然匄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迨中入學宮游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綿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

可銷況于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夭年之止于是也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況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尚保其封樹

畢尚書母張太夫人神祠之銘（幷序）

惟乾隆四十五年

天子省方南土鎮洋畢尚書時居母張太夫人憂在里門蒙　召見於　行在具陳單門早孤母故名家女有文學諸經多其口授且養且教至於成人凡今之得以受　恩陳力者皆母氏之賜

上動容稱善嘉太夫人之懿節能勤鬻其子爲國之楨用是　手書旌之以成尚書稱善揚名之志其文凡四曰經訓克家史臣具書於策求忠錫類以爲美談而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初尚書以太夫人命居吳縣西之靈巖閉門誦習歲且十稔及茲拜　命乃推本成學策名之所由爰闢舊館築樓以奉　御書其西爲祠共太夫人祀事既成命中銘其麗牲之石中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其策命之詞必稱其祖父以明世選爾勞之美所命北面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作彝器以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及其車服戈帶之賜幷著於銘祀其先祖以對揚天子丕揚休命而俾子孫萬年永寶用享尚書本自休寧既循其宗法以祀先世祖考又緣魯頌閟宮別祀姜嫄春秋仲子考宮之義爲是祠以榮

君之命而昭太夫人之德祭之以禮是謂之孝於法宜銘太夫人世居吳縣邱江縣知縣　誥贈中憲大夫分巡雲南迤西道諱某之女　誥贈榮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提督軍門諱鏞之室尚書始巡撫陜西之三年太夫人卒于官所春秋七十有八子三長卽尚書次員外瀧次知縣某凡官閥言行皆載於墓碑故不備書銘曰

緬彼江河其出有源族姓將與必開其先畢氏之東時維弱宗有藐諸孤時撫於翁猗嗟女師蚤明詩禮言恤其家言訓其子若古有教暬宗上庠嗟我師氏橫經北堂維春維夏是誦是弦有子而材居用勿遷地道無成內言不出是以克家其占大吉仲氏高蹈金玉爾音季與賢能中隕鳴琴顯允尚書揚于　王庭庇我羣生四國是正

天子曰咨女維淑愼予有股肱實女之訓訓行於子功被於世國資其寶民食其利奕奕靈山有松有柏寢成孔安維神其宅太湖淪瀾大波如舞感彼寒泉與言勞苦嘉薦維時籩豆靜修來食來游永我春秋

君則有恩母則有教施于孫子維以與孝秩秩魚軒有來周道循彼南陔載言載笑家室既寧福祿既成百年有期以哀以榮

呂氏春秋序（代畢尚書作）

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既成爲之序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一作詆役）善學（一作用衆）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一作和樂）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閒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一作用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觝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爲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甚者吳起之去西河長見觀表二篇一事兩見惟有始覽所謂解見某書者于本書能觀其會通爾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

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見于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亡而先哲之話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後世其善者可以勸其不善者可以懲焉亦有閭里小智一意采奇詞奧旨可喜可觀庶幾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異同已注于篇中玆不復及故序其著書之意以質之諸君子幸正教之

江陵萬城堤鐵牛銘（幷序　代）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江陵水溢皇帝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湖廣總督畢沅大築萬城堤以爲之防且鑄鐵牛九以鎮之既成銘曰

鉅防槃槃既築既楗有牛馮焉嶷然大件西峽委波雲奔山動帝制五材以神其用相爾欣假實秉金精奉天明威以肅百靈罔象陽侯盱睢卻顧雷淵九回安流東注夏后道江雲夢既陂鑄鼎知姦百物是宜穆穆我皇明德同美纘禹成功南國之紀

亳州渦水堤銘（幷序　代亳州知州今任鳳陽府知府儀徵江恂作）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域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殫爲河恃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堤於渦陰水循堤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水涸而土沃其收自倍水北之人得資以養十萬之衆安坐而仰食將不可繼任之以事無攘奪之憂無離散之苦水不壞城北關之外商旅百貨之所湊河復故道留堤以爲郛設險重閉市里不恐是有五利焉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永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幹畚築艾獵慮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游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于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網半之以其網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季家灣西自草寺至河礓溜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丈越月水復大至浸及堤之半邑以安堵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亳人曠然知堤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飽而嬉坊與水庸是祝是饗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礓溜爲堤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盡亳之竟與渦爲緣廣與崇皆視前堤富衞其居貧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亳勿與知焉惟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大萬計封疆之吏奉宣　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輒假便宜發粟與帑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譽東堤既成據以入告　勤民能事之褒章於　王言明年　省方南國蒙　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遂忝方面無望之福愧於非據既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遠邇基址以告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于中澤離彼曠野閔玆鴻鴈厥匪兕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既興式歌且舞父誡兄勉應我鼛鼓抱若弓輪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涸是淤長我禾黍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增之柏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詞俾紹厥後

釋印

黃山民治地獲銅印二外員內方圍某寸徑某寸文曰管軍萬戶府印其背曰中書禮部監造二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江都汪中釋之曰漢之軍以言乎一營也唐之軍以言乎一道也宋之軍以言乎一州也元明之軍以言乎一人也管軍者元諸路號也萬戶府元官有上萬戶府管軍七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正三品副萬戶一員從三品中萬戶府管軍五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正四品下萬戶府管軍三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從四品其官皆世襲有功則升之明之諸衞實仿其法其蒙古諸路及屯田砲手萬戶府名號至多則隸樞密院御史臺領中書禮部者元制也禮部尚書省屬官元世尚書省凡三置三罷而中書省終元世如故故禮部屬于中書也曰治平三年者羅田人

徐壽煇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其三年當至正之十三年歲在丙戌也元諸帝及僭僞諸國無以太平紀年者印旣同製同文則壽煇固嘗以是改年與壽煇所置官若鄒勝爲太師陳友諒爲平章事皆沿元制其置萬戸無足異耳壽煇以至正十一年十月僭號十三年十二月爲江浙行省平章事伯顏帖木兒等所敗棄蘄水遁走十五年正月其將倪文俊敗寬徹普化軍復據漢川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壽煇據之其改元必在是時史無文以知之矣壽煇自起兵至死凡十年至正十九年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迎壽煇居之越五月而爲友諒所弑若改元于江州不得有三年矣其形製之異蓋亦別于官印與

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豀累歲里煩言于乞火家搆衅于蒸棃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饘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辠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于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哀鹽船文（附序）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于大招激哀音于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邪荅曰中目擊異災迫于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噫歆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而無足數也仁和杭世駿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于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綰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邪于時元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慄黑眚拔來陽光西匿羣飽方嬉歌咢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飆勃發萬竅怒呺地脈盪決大聲發于空廓而水波山立于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烟睒睒熛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炎陰崖而焦爇始連檝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譽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倏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吷洎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緍敗絮墨査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絕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隮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

于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睊睊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慭流血以盈眦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圖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塡竅攪指失節嗟貍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衞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寃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迍邅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倘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冢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倘羣遊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爲而至于此極哉

大清故國子監生洪君妻蔣氏墓誌銘（并序）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友人洪禮吉喪其母既月將葬以書來請誌其墓誌曰母蔣氏世爲武進人雲南嵋峨縣知縣諱敦淳之女國子監生洪君諱翹之室人也始洪氏以行義毀其家母歸十餘歲而監生卒家益窘母忍死撫其子女恆過年饑或自屑糠覈食之而以食食其子子泣不食則母亦泣母知書明大義教禮吉嚴而有法凡爲子作衣必如其大父及父時制度禮吉客外久衣或更其式見之輒怒曰一衣尚隨俗遷轉他事何能自立禮吉所與友必請于母里人某者數過其家母曰是非端士緩急且有變及母卒某竟不赴弔娣婦余早寡母以子廸吉爲之後返諸家而與之寢處督禮吉葬其三世七棺初監生與通州慼聰聾監生在殯比戶失火聰冒火翼其棺聰沒一子年四十不能娶母斥禮吉裝舉其事聞者義之先是母嘗曰吾三女皆有壻二子婦事我謹我卽死願此十人者皆得侍我乃不恨及卒九人者皆在側惟禮吉逐食於處州故其奔喪也有過禮焉悲夫母之卒年六十有三其葬在某山某原銘曰

懿維碩人蚤罹百辜往悼我儀居傷藐孤嫠室惸惸百憂孔煎堅冰苦蘗銷我盛年孝子媞媞有婦有孺白日幽泉迫我前路當家之毀在生猶死及子之才宜樂反哀殄我一身延我一宗於家爲吉於身爲凶日月有時依其同室凡百女師視此貞石

瞽瞍說

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注質當爲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王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

嬪于虞解

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嬀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取也既嫁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嬪于周曰嬪于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魯申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君虞明矣

王基碑跋尾

魏東武景侯王基碑殘文乾隆初紀出于洛陽土中凡十九行前三行行二十二字第九行九格止十二字第十四行十字餘皆二十一字碑字裁刻下方其上方尚未開鑿出土之日朱書粲然郃陽秦習謙所親見而工人止知椎拓無有錄其全文者遂致滅沒深可惜也碑所書歷官事蹟悉與傳合惟卒年七十二爲史所略按基之卒在景元二年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財十歲其于鄭君非親炙也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常與王肅抗衡遂列基于門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琅琊界游學爲得實碑述王氏出自王子成父錢少詹事以爲必有所本按碑云孫湫違難爲萊大夫仲孫湫見于閔元年傳是時萊猶未滅無緣以齊臣爲之大夫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漢世敘述世

系已多傳會殆未可信也

老子攷異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其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荅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于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攷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蹟不見于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爲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耼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耼也其人爲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韙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于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耼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愼篇則以爲常樅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樅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閭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耼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宋世系表序

沈約宋書表不傳今采宋氏宗室之見紀傳者輯爲此篇且序之曰宋武帝受終晉室自永初改元至于昇平之末凡五世六十年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殺

者百二十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當齊初紀彭城之族蓋有存者而帝之血屬幷長沙臨川二系斬焉夫一與一廢國家代有凡在公族休戚同之是以商孫不億侯服于周漢世王公爭言符命當易姓之際忍恥事讎幷爲臣僕以全生保姓者有矣未有君臨天下傳序九君一朝革命覆宗絕祀殄無遺育如宋氏之甚者也方其完如景平治如元嘉威如大明國祚未傾羣生咸遂而父子兄弟日尋月屠如恐不及甚至舉宗就戮禍及嬰兒使幼者不得長壯者不得育遂致宗姓寡弱王室陵遲奸雄睥睨其旁拱手以成斷流之禍豈不哀哉或者謂武帝起自布衣經營天下十有餘年竟成王業于時晉室宗親誅鋤略盡而同力舉義之人罕有存者創業垂統取濟一時非有積德累仁之舊婁敬干寶之陳言稍已迂闊而遠于事情矣昔漢魏末世雖見偪奪而歷年傳嗣終保元吉下至昌邑海西猶得盡其天年未至公然操刃也自平固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象人以殉猶或無後況乎身爲戎首禍流異代而欲子孫令聞長世豈可得哉當帝踐阼之初威德在人中外帖服所長慮卻顧莫克遑息者惟故主耳及其擯被告殂子孫磐石之計雖至今存可也曾不再稔而前事之師繼體之元子先嘗其害豈所謂天道好還爲法自斃者乎後嗣之陵夷又其所矣嗚呼無一民尺土之藉戰必勝攻必取總攬英才振厲風俗遺令詔繼嗣之意信乎人傑矣謂禍患之來不可逆知務增修于德而毋或多殺不辜以爲之備斯三古哲王所以祈天永命也

泰伯廟銘（幷序）

吳之有君自泰伯始民之初生負其血氣咸有爭心有聖人作制爲君臣長幼之節教之以禮讓然後民志以定羣居而不亂則黃帝堯舜其人也當此之時大江之南五湖之閒水草所鍾蛇龍居之聲教所不暨及泰伯舍其家嗣而自竄於荊蠻實治周禮其民化之戴以爲君而吳由是成國於後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周道之極盛而句吳之興乃在其三世百年之前山川之氣與王化會而此焉開其先於中國有黃帝堯舜焉於吳有泰伯焉開物成務其功一也洎夫周室既東王者迹熄而季札審樂言游習禮論交於上國受學於孔氏文武之道具在於茲大哉泰伯讓以造周禮以化吳王業既成民俗遂變迹行論功惟至德不足盡其美法施於民列在祀典漢吳郡太守麋豹實始建祠虞潭以下有舉莫廢自陽人成聚甬東不達王季仲雍迄用不祀而泰伯血食茲土百世不遷禮所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斯其義與歲在彊圉道出祠下仰瞻榱桷有懷德音而雅頌不歌其事金石刻畫掌故蔑聞用作是詞以代周樂銘曰

惟江外方作裔於揚自伯徂東吳業以光緜緜吳土惟伯之宇餙其冄服資以章甫有笥有蒲有魴有鱮胡耇既康爰實賓俎青質之羽爰教野舞伐管會稽和以土鼓三江環之靈氣所煦萬物嘉生莫克自舉天啓之心譬彼時雨顯允周道海瀆是肇二南未與當殷末造文公多藝實章詩樂上溯姜嫄暨於烈考嗟嗟伯氏自他有燿西虞其宅不登清廟閟於弦歌太師靡教惟此吳人永世丕冒爲而不有孰得而稱刻此樂石文獻其徵

原书空白页

述學別錄

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肄三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于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傳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釋夫子

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謚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其見春秋傳者曰夫固謂君曰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鬭伯比曰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曰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太子曰夫獨無姻族乎杜云夫謂晉曰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曰女夫也必亡杜云夫謂華亥是也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詞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益知唯卿大夫得稱夫子也）

釋厲字義

戴君云衛風深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則曰以衣涉水由帶以上爲厲此爾雅之失當从說文中按說文砅或作濿厲乃濿之省文（砅下亦云徒行厲水也）二文正通非爾雅之失履石渡水爲厲以衣涉水由帶以上亦爲厲一文二義未可偏廢詩有狐在彼淇厲楚詞石瀨兮淺淺瀨與砅同此履石渡水之厲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此以衣涉水之厲詩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方言帶之垂者謂之厲禮大帶垂三尺涉水則垂者先濡此又因由帶以上之厲轉相訓而生是名也深則厲之義以爾雅爲長

釋郢

孟子文王卒于畢郢趙氏注止云畢郢地名僞疏則云郢楚都在南郡此固邈不相涉按周書史記解畢程氏以亡呂氏春秋具備篇云武王常窮于畢裎矣高誘注畢裎畢豐裎之爲豐亦無其據周書云王季宅程又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召南譜正義云程亦在岐南是周地之小別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正義以爲卽程邑然則郢裎程止一地形聲小異耳

六國獨燕無後爭義

顧處士以秦滅六國獨燕無後謂燕棄其宗枝中謂六國燕弱且僻至易王始見于史所載國事多略公侯卿大夫亦罕今其見者曰市被曰騎劫曰栗腹曰卿秦曰將渠曰鞠武皆將相大臣無以定其非同姓也秦滅六國世家于韓曰虜王安于趙曰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又破嘉遂滅趙于魏曰虜王假遂滅魏于楚曰虜楚王負芻于燕曰虜燕王喜卒滅燕于齊曰秦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于共而淮南子言遷流于房陵列女傳言秦殺假誅羣公子滅其族貨殖傳言虜卓氏信陵君傳言屠大梁貨殖傳言遷宛孔氏秦之威虐所及世家不具也以秦之切齒于燕既并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庸既以善擊筑得赦則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高帝紀云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陳涉魏安釐齊湣王趙悼襄皆絕張耳陳餘傳云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據此則六國值暴秦之世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且六國之立特豪傑假其名號以收人心非必爲本枝計也韓廣將兵徇燕地燕故人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是時楚立陳勝趙立武臣燕之立韓廣亦何異哉處士博學詳說中所服膺而斯言則不核故爲爭之

五諸侯釋名

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部五諸侯兵東伐楚（漢書同）五諸侯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魏王豹韓王信也漢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從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此其國士其位號其兵皆具故數之也章邯方受圍于廢丘司馬卬已爲漢所虜則應卲有雍與殷如淳徐廣無韓有殷韋昭無河南有殷者皆非也張耳跳身歸命何士卒之足言留侯多方誤楚豈可爲據師古之說荒矣

荅錢少詹事問

問陳書本紀太建五年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六年廣陵金城降十二年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以上三條所云廣陵今之江都乎抑後魏僑置之廣陵乎

承問陳書宣帝太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云廣陵皆在今揚州府治之北四里漢之廣陵國隋之江陽縣也陳承梁亂淮南州郡或陷或存廣陵則爲南兗州如故也太建五年則樊毅乃從吳明徹北伐當時兵路由江入淮由淮入泗六年則新克壽陽江北兵力正盛楚子城金城蓋軍戍之別壘爲齊人所據者故樊毅傳云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是也若曹藥之附乃當太建十一年淮南盡亡之後其時亦得其一隊之人而未嘗得其地本紀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幷自拔向建鄴亦此類也是時周於廣陵置吳州總管爲重鎭矣義主南史作義軍主於辭義爲完陳齊周交兵南極建康北極呂梁西極壽陽而止若魏僑置之廣陵乃分東豫州置據隋志東豫州在汝南新息縣陳之兵力所不至且魏與和中所置至此或併或廢不可知且又人戶不滿二千無緣別有城戍也

荅人問

問郊用牲而易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豈亦有體薦折俎歟

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饔實鼎曰脀烝脀古今字耳禮器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注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中謂天子祭宗廟及郊並血腥爓孰具羣小祀及大夫士祭其先薦孰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韋昭訓烝爲升是也云禘郊皆血腥則未盡也既云全烝則牲體不解可知記稱函牛之鼎蓋爲是用與（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而用之）

唐玄宗鶺鴒頌跋尾

唐玄宗行書今存于世者惟金仙公主碑及石臺孝經後之批荅手書並豐勁氣象偉如望之心懾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者猶令人想見其盛此書筆致翩翩可云具體行閒時有米法或疑爲元章所摹然元章善于仿古往往亂真果出其手亦可謂買王得羊矣据集古錄稱王沂公舊有刻本今不可見此卷較戲鴻堂所刻豪髮無異故知是其底本思翁精鑒自當先得我心也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跋尾

宣和書譜收唐人告身凡三十有六今其存者惟此本耳自洪武中尚書開濟刊定文書頒行新格唐宋以來舊式後人遂無由得知此本戲鴻堂快雪堂二刻均刪去官階但存署名意在從簡不若停雲館所刻顏書朱巨川告身之爲得體也其勅由中書而門下而尚書當日三省職掌如是（侍中中書令罕正授者中興後勳臣方鎭率多爲加官雖不判省事猶列其官崔祐甫傳載朱泚郭子儀事亦其例也）尚書省諸官自署其名而中書門下二省皆令史所書者告身爲尚書吏部之事故于中書門下二省但錄其文若今之鈔白也尚書但有左丞者以左丞總吏戶禮三部也署名不署姓者六人曰鴻漸綰慶渙亞者杜鴻漸楊綰裴遵慶蔣渙杜亞也鴻漸綰遵慶亞及元載皆有傳蔣渙見崔元暐傳于時遵慶年且九十可謂衣冠盛事曰察延昌者宰相

世系表有王察李延昌皆值是時未知即其人否郗昂有樂府古今題解三卷見藝文志此告舊傳爲徐季海書季海是時自廬州召入復爲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職地尊嚴書告本非其職或本人自以情求之則有之矣其筆勢沈雄具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狀固知非季海不能也

此跋爲畢尙書作

雲麾將軍碑跋尾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所書歷官皆與史合史蓋采碑以爲傳也思訓嘗爲江都令李北海乃其縣民其曰姪吏部尙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者林甫也林甫爲思訓弟揚州參軍思誨之子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林甫以黃門侍郎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此則資淺望輕所謂以宅官兼攝其名不正者也至二十四年十一月進兼中書令則已爲真宰相而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不復稱之矣此則開元時之令式也其爲吏部尙書則爲二十七年四月事是時北海年六十有三此碑之立當在其後矣又八年而林甫構杜有鄰獄北海遂以枉死文字之緣不足以庇其身林甫之賊虐蓋可畏哉

雲麾碑書法出於大令變本加厲益爲勁險其於用筆之法可謂發泄無餘矣米元章趙子昂董元宰各以書雄一代其實皆從此碑得法故是碑實法書之津逮也

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懷素自題云貞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當以開元二十五年生至貞元中已爲尊宿郎官石書記在二十九年則人書俱老自敘帖所謂恨不與張顛長史同時是也

右軍草書正如德驥馳騁之氣固而存之虔禮之譏子敬元章之議張旭正病其放爾此卷沈鬱權奇生氣勃勃而求以右軍之法不失豪釐無復怒張之習可謂草法中興書家之聖在于唐代惟書譜足以相抗往者安氏得書譜真跡刻以行世世謂之千金帖此本可與之爭席矣

王澍給事嘗謂右軍以後惟智永草書千文孫過庭書譜足稱繼武可謂知言然余惜其未見此本也三家之學右軍各不相謀譬如九方臯之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內而遺其外是所謂深造自得者然外此亦罕嗣音矣顏魯公揚少師草書意外雄奇于右軍要爲別派爾日對此書莫名其美憶唐太宗論右軍書云烟霏霧結狀若斷而恆聯鳳翥鸞翔勢如奇而反正可謂善于形容者矣請爲素師誦之

此跋爲畢尙書作

高府君墓誌跋尾

高力士本馮盎曾孫爲延福養子延福無他才能以力士之故生與其寵沒揚其名蓋有天幸焉誰非人子苟欲保世亢宗尙念之哉汪中贈謙之學書幷題

孫季貞見新唐書文苑傳延福又有神道碑張燕公撰見文苑英華九百三十一卷志云開元十年卒年六十三碑作十二年年六十四未知孰是碑及唐書宦者傳皆云名延福蓋以字行也

定武石刻修禊敘銘

嗟余薄祜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沒吾身存莫之敚亡或以殉哀而聽之實爲仁人

定武修禊敘箴銘

雲門在梁昭陵以玉鮫龍守之舟行不覆

揚州營游擊白公頌（幷序）

古之政典自軍將至於伍長皆取備於六鄉之吏平日則治其夫家井牧飲射讀法之事有故則授之兵而掌其徵令於事無不當爲故恩信在人周知閭閻之疾苦而所至有功兵農分而文武異其用武臣雖存心利物而勢有所不得爲故功蓋天下而不足以得民心夫事不越職而道濟于生人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公以侍衞歷官揚州營游擊以恤以練士氣既作政肅人馴囹或羣飲譁于市者凡利民之事若迫于身宣德達情政無迴隱追胥糾暴人告其心他吏或耽逸非度畏公清直輒逡巡斂迹雖臧穀婦子莫不尸而祝之灑然如出一口而公之德政尤在救火城市窮鄉陽燄一發則匹馬如風萬人辟易而至

騰踔火中燎及鬚眉指揮水龍應手而滅是以自公至而火不爲菑夫兵猶火也先王以火政昭顯天地之光明化腥臊而救時疾其利庶矣燎原之勢不可嚮邇于是乎以生人之道殺人兵者凶器聖人作之以威不軌于是乎以殺人之道生人周以司爟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天生五材而並用之蓋以兵火爲官聯而公能舉其職者也比之攻城野戰勦民命以爲名者其功爲大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豈非仁人之利哉蟄居發策每攬古賢人治績和風甘雨成物樂生恨不生及其時謳詠其行事況在下風敢忘休烈公白氏名雲上河內人頌曰

猨臂頎頎渥丹其顏駿馬錦衣赩如神人吪創分甘卽之也温譆譆出出灼我頭頷朱旂四麾烟銷煤息熒惑風師嗚喑卻立原土不焦萬瓦猶赤擊鼓刲羊酺醵有懌作此好歌以紀文石

師君贊

日料鹽穀千人以活既安既集歸乎井溢（村名師姓所居）凡百君子視此淳德水毀木饑歲無我阨

福箴

峭厲峻急不集其福汎愛容容游心自得弓張必弛以養其性在醜孰尊惟學之競崋嶽倚天其麓則平陂澤流惡不疾以清與爲其高寧爲其大廓如渾如庶無災禍

朱先生學政記敘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考徧科考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冊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原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烜上其書於
朝且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潛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蒐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晳於真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纍先生既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樂先生之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彊其所不足而愼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

旃蒙敦牂寎月謹敘

龍潭募建避風館疏

江東之渡秦漢以上在江乘自齊澣開伊婁河乃下趨於京口而龍潭當其中爲唐昇州下蜀戍地往來者多取徑焉地屬句容治爲句容城北行七十里至此入河又東北行二十里至龍趵州始出大江又北行二十里至青山爲儀徵地又東行十里至新河江路自此止又東行十里至儀徵城其江北上岸下船皆新河其江南下岸下船皆龍潭新河居民旅店相鱗次風不利則就宿焉故行者無所苦龍潭既去江遠包以迴沙複嶼蓬葦蒲柳相參錯故風水之信嘗不得而悉及船達江口其地荒野無人跡而船率露版無篷不可以栖宿或雨雪日暮加之皇迫故顚風怒濤必犯險而渡焉當其時中流而滅沒在望也號呼冤痛之聲相聞也而勢不能以中止舉不訾之軀明知其畏途也而蹈之至于併命魚腹一瞑而萬世不視是可哀也若其顚連驚悸病惑失志遂爲棄人者又時時有之而財物之亡失則不足道已今度龍趵洲之南高卬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閒中祀江神召僧之強幹愿慤者主之仿京口之制榜曰避風館官爲條教不可使胥役與其事凡南來之船遇風則止其下就宿者人三錢歸之僧飲食聽之貧者量減其數風止乃行于船錢勿有增損以龍潭埠戶領之如故且天險既夷行者日多維舟人亦無不利焉此地舊爲江船所停

洎又句容漕船每歲經此交兌百物市易之利久而自滋若使居人稠聚更建汎地北對青山營爲江南屏蔽守望相助盜賊鹽梟並得資其防緝至龍潭差役既繁船多敝漏尙將召募紅船二以備不虞今其力不能遽集也建屋之費約銀二十兩館始建恐四方行旅不能知僧無所得食酌與薪米銀十二兩共應用銀三十二兩凡諸樂善之人幸相與成之嗚呼人生實難況非死所井有人焉君子可逝是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其所以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者蓋以是矣

與劉端臨書

汪中再拜敬致端臨足下曩者中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沒而中不復有出境之交以爲疾病死亡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適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雖然中自里閈生長以至宦學四方道路之中所與朝夕游處者何可勝計而心許者無過三數人至於杭志希古尙友其人如及其時而與之進退揖讓又何必於吾身親見之而後爲樂哉故中與端臨聞名而思既見而相許不數日而遽別離索之感常爲悁結於心然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交乃非偶然離散之故又不足言也中見族兄觀魯道足下涵養寧靜之言以爲深中吾病相對咨嗟累日觀魯曰君往者不受人言而今心折劉君者有說與中曰往者人之立言其始欲摧我以求勝其卒歸乎毀方以媚於世是適足以發吾之激昂耳劉君欲吾養其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足下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吾何閑然惟是居官莅事必求其實用毋使文法俗吏得以妄訾儒者至於犯顏敢諫仗節死義則必常持斯志以成吾浩然之氣此小心愼密之久恆足以有爲也自惟生平風義不當爲世俗可市之言遂爾快意亹亹又朋友相字禮也故欲與端臨行之天寒伏惟勉食自愛心慰遠人臨書悃然中再拜

與端臨書

正月二十一日汪中頓首謹致端臨大兄足下去年十月中得四月見寄一書知留京教學以待決科于足下謀生之計甚得卽會試不可必或上館得一教職亦足爲養親地貧不可長忍也正歲再得書知有是正文字數條惜未及指示一二中于經文亦有是正數處幸足下教之堯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橫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按鄭君治古文尙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燿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橫字明矣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橫黃同聲黃从炗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爲橫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于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異文不可不知也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並見隸釋）亦世卽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大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大叔身震並與娠同也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卽殪之誤也凡此諸條甚多惜不得一一爲足下言之去年交歙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于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寧與錢少詹事相處方夕談論甚契惜不能爲足下詳說之程君今在豐潤時來都中客歙縣會館其人有體有用不可不內交之李成裕客彭侍郎幕中王懷祖竟無出山之志二人俱衰病侵尋日多鬱抑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爲恨君子之學如蜺然幡然還之未審比來進德修業亦嘗發寤于心否所諭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道遠會稀相思何已諸惟珍玉不盡拳拳汪中頓首

上竹君先生書

八月二十三日門人汪中頓首奉書先生門下七月初劍潭至曾肅一書奉上

嗣得誠齋先生書知入夏病瘧甚憊因欲往歙省之計可謁先生於黃山適以秋熱侵人老母舊疾舉發是以不果來南望悵悵心靡所居在昔樹人之計敬仲期以百年容善之臣秦穆思其有利眼前碌碌諸公非先生尚誰與任之哉是故責望愈深而引之愈力負累愈衆而處之愈豪愛憎毀譽之端遇之而平恢奇慢易之習投之而融乞假沾被之情竭之而滿然則先生蓋亦樂乎此而不反也斯其所以大與中汨于習俗碌碌無成於古人爲學之方至今歲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羣疑衆難就正末由其汲汲無歡可知也里中人事數月來頗爲衰滅光伯叩城竟以凍死楚望談經終日未飯恐爲其續柰何方公有事上之敬有下士之禮在公之門者程檢討及中皆其部民而中尤有賴焉被先生之蔭無已也嗚呼人生而有羣於是有交相爲用之勢勢迫而事起於是有作而致之之情以此知人生之難也尋珊竹公墓詩一卷呈上中久不親丹槧數年不復作詩觀之輒爲失笑李朝陽者嘗於程檢討座上見之其視中藐焉蓋杜温夫其人也劍潭日常鬱鬱中與之燕語以爲非壽者之徵今不知何如矣有書敢乞致之伏惟起居萬福汪中頓首

上朱侍郎書

十二月十五日汪中叩頭謹上夫子門下七月中紀綱北上奉到手書及犀角華莢聯舟器一件中母於七月朔棄養凡在遠道俱未告哀故未敢赴於左右中方居苫凷準之於禮非喪事不言故不獲敬問起居今葬雖未舉而時日淹遲已當三虞卒哭之後意人事其可通乎母氏食貧守志于衰宗有再造之功中撰墓銘一篇表述先德鬻子之閔鮮民之哀具載于篇少暇當錄一本呈上故茲不詳及其石之首大書七字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惟夫沒從子之義凱風寒泉之思章于來世庶幾不朽敢乞夫子銜名題之資于清德以發幽光夫子其哀而許之乎巡撫畢侍郎今歲買書畫七百餘兩參朮之費喪葬之資咸取給焉誠可感也向蒙夫子爲中致書是以及之中叩頭

再有請者秀水鄭贊善一代名德且與先師學士有淵源之舊身後有子三人皆貧不自立然清門世學文行修飭其第三子師亮經年臥疾若存若亡第七子師靖寄食亳州僅能餬口第八子師愈才調最美比于贊善可云具體而微又善星命以之入世雅俗共賞向依金糧儲糧儲用財有坤道之吝嗇今又卒官鄭君益無所託表康成之里字任昉之孤不於夫子其誰望之且其人國子監生未有考校之事薦以一館無嫌也夫子豈有意乎中與鄭君久不相見時念之故敢陳乞幸垂意焉

與巡撫畢侍郎書

汪中頓首謹覆書年伯弇山先生閣下得手教及與鹽政全公書竊以爲閣下之德量古人未之有也何者古之人雖好士必見其人而後好之而閣下乃施之于其所不相識之人推是心也天下之士其有一人不被公之澤者哉比公移節河南歲事不登荒政具舉飢而不害維古有之若大旱用作霖雨又云百姓望君如歲於公見之矣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全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于史策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之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重蒙君子賞譽輒欲盡寫所作以奉清娛值夏暑侵人重以病目日月推遷竟無成緒夷門之報不在片言半詞先生覽其遺事亦可量中之心矣中向者于周秦古籍多所校正于墨子已有成書誠不及先生所刊之精確不敢自匿所短謹錄序目奉上又有後敘篇在季仇書中伏乞教之射陽石門畫像東漢時物其石今在中家謹以打本二奉上東京夢華錄何焯學士所校亦奉左右先生行部之日按籍而稽當用發深慨耳

與劍潭書

正月二十四日中白足下以孤子爲母氏所成就克有聞于世凡其相習者與之言則必及其母凡其有文者則必求爲之述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其子之謂歟雖然子之所望於人者不過狀嫠室之艱貞敘生我之勞瘁當世號爲女宗國史懷其舊俗如是而止矣竊以爲虛文無濟未足以充子之志也以中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其

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穉無知其親血氣堅壯疾疢不作而飢寒愁痛斲削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洎其子成人授室門戶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頤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亡苶然槁木蕧苓粱肉無補于既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既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則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生人之至痛哉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曾不若及其壯而日一再食之爲美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然吾觀先王之世者老孤子則司門遺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餘夫授田見周官遂人及孟子閔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見大宰及詩載芟疏籧篨戚施侏儒矇瞍聾聵官師之所材見晉語皆不及寡婦無逸謂文王惠鮮鰥寡約言之耳王制云皆有常餼與孟子同不知何王之制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行均田法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列史此外所見當更考之）故大田多稼至于遺秉滯穗始得取之以爲利而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于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爲之制歟議曰凡州縣察其寡婦之無依者（必良家謹愿者）造屋一區爲百閒閉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外爲門有守門者門左爲塾凡其兄弟親戚之男子來省者待于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則出見之非是不得入婦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綿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爲差任以女工絲枲之事而酬其直門右爲庫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主門者亦如之擇鄉大夫之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焉（今蘇州冬日賑粥卽此法人甚賴之）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而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稟至二十則舉而還之於外其賢者能者既老則使掌其堂之事各修其業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貴者十分其貲而三入之堂訖于其身凡民雜犯自杖以下視其輕重而要之使入其財於堂遠鄉若有屋不入堂者聽之稟之如在堂者此其大略也其宅損益之惟其人（此事所憂者財不足耳經費之所出不可豫定惟不宜置田以田有水旱之虞且須關白布政司也多一監臨察核之法卽生一吏胥耗蠹之弊馴至案牘滋而實意亡矣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吾子志之）是故哀苦蕉萃之狀日聚而相習則夜哭之感不生而從一以終者衆矣少蓄其力則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終其養矣幼有所長而督之以恆業則夫人思自奮而材智出矣　國家法紀明備百度具舉若養濟院育嬰堂漏澤園蓋皆養生送死恤老慈幼以周萬民囏阸也惟茲堂之設而風化以厲人材以起又非徒哀其煢獨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飢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吾子志之宅日得志或行之一府一縣使四方以爲法或告於
上而頒之天下以爲令典使經世大法詩書所載三代聖王之所不及而今日行之後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爲其母始惟其母之賢以至于是則所以貽之令名者豈有既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是之謂大孝是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吾子勉之中懷斯痛劇于常人自以放廢之身有母且不能養天地一罪人耳鬱鬱之心敢以望之足下凡孤子之得行其志者並以告焉使當世不獨有能爲是言者則幸矣中白

與朱武曹書

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卽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衞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凡端臨書所已及者不復言足下可取視之前期相見未知何日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中再拜

繁昌縣學宮後碑系（代繁昌縣知縣龔一彪作）

澤宮五遷卜茲其吉年百而踣高宇爲坯作其秩祀唯哲是率民順如流決湍倏忽我來自南既築既營作則弗見乃逮其成貞石巍巍言樹之坊直道繚垣

周以檽星四阿崇屋閟我享堂日光麗宇丹碧浮采高標隱空霞駁雲靡椒壁朱塈典奥潭潭晝入居陰在暑不炎松柏蒙翳有來鶴羣清風舒陂壁水沄沄金蛾虎負翠削當門東西房戸其下維廡先師國故明神攸處濟濟生徒比舍如鱗鼓篋升堂曳裾紆紳維誦琅琅朱絲應節涼飈宵發清揚四徹國不立學民曷以教凡此成勞用俾世效匪惟成之又潤色之終事告備我其力之物嬗而敝孰繩其迹敢昭告於後人視此不忒

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幷序）

凡物生天地之閒其功可被於萬民其精氣著爲列象則必有聰明睿知之人竭其心思變通以盡其利而後世奉以爲神社稷五祀是其官也生民之業惟食與衣祈報由畀田事爲多先嗇司嗇歲不乏享公桑所禮則維天駟意農祥昏覯適當蠶月取于同物比於龍見出雩而爆祖之祀無聞周官放散是有遺典不然禮貴反本功無不報老婦食人猶歆其祭況神黃帝之妃西陵氏之女方雷所出姬姓是宗淳化昆蟲垂衣裳而天下治弼成內政其功如是豈有周人修陰禮而沒其先妣者哉漢決以讖菀窳寓氏名實不經魏祀軒轅加牢無配秩宗不修其職學士莫考其文禮失則昏其來遠矣宋氏南遷保聚江湖吳越之郊蔚爲桑土蠶之豐歉利恆倍於穡事乾隆五十有九年三月寒雨洊至蠶比不登皇帝從浙江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艮山門之右以奉先蠶人神同嗜屋而不壇嘉薦孔時無俟奉種於是自有熊以降緜越千紀始定爲天子命祀領以祠官神靈受職大報冠帶衣被天下之功創制顯庸於斯爲至其年十月臣中游學是土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其辭曰

咨古生民衣皮蓁蓁不田不漁或裸其身有物蠕蠕莫知其利天牖哲人曲爲之制禦我寒威亦昭行禮以蔽以章遂修人紀凡在能言自別攸始外薄四荒咸遵厥軌蔽前有知猶象以韠矧矣制器闕焉不食禮亡祭法詩失樂章民志靡依神用弗康百世以俟惟聖有作赫赫明　命神具來格歲秩其常靈宇式啓百職駿奔有牷有醴慎制國典三古所逸刊石海隅以爲民極

巴予藉別傳

予藉故富家生而通敏眉目踈秀身纖而晳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遺意又益蒐古書畫器用及琢研造墨究極精美羅列左右入室粲然其父弗善也顏其居曰可惜予藉不能改又善交游自通人名德勝流畸士下至工師樂伎偏材曲藝之美莫不一見洒然如舊相識周旋款密久而不衰或欺紿攘奪予藉惛惛不之校他日遇之則又如故予藉好棋及馳馬度曲遇名山勝地佳時令節可喜可愕之事未嘗不身在其閒竟數十年由是大亡其財且日病晚爲人作書自給數年賣其碑刻尚三千金然其愛之彌甚節嗇衣食時復買之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予藉雖貧以死然其聲名流溢士大夫閉其遺跡所在有之惜在治生不在好古也是故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知此者可與語予藉矣余與予藉同歲而交深一別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予藉適至所欲與談諧者何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予藉朋友之緣固止于是與悲夫予藉名慰祖歙之漁梁人卒年五十

葉天賜母汪氏家傳

母汪氏歙之某村人年二十有一適同縣處士葉君鼎熙未三月處士適與化遘疾卒有遺腹孤逾八月而生始生母悲且喜曰天賜也遂以名其子家宿貧數遭艱窶母奉養老姑撫前妻女具有恩禮教其子嚴而有法日夜望其成立子幼每循牆立母輒以爪刻其尺寸視兒加長則喜始就傅隨從父望齡於繁昌既長而歸母子驟不相識兒入門母見兒卻立兒呼曰母安在母曰在此矣曰兒某也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天賜客四方力致甘旨於母取婦生子家以再立乾隆二十二年有司以母節行聞於　朝凡婦人年未三十而寡更三十年得旌其閭先是母有姑王氏居嫠室四十餘年以夫亡時年逾三十不得應旌典母曰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姑苦節吾所逮事而吾顧以年受旌是

婦蓋其姑也人其謂我何天賜懼更請於巡撫侍郎胡恪靖公寶琛疏王之節榜於家廟由是母之坊始立母卒年七十有四天賜執喪有禮與中久故因次其事

提督楊凱傳

楊凱字賡起儀徵人少喜讀書所交多奇材劍客習知兵法聖祖時以武進士爲乾清門侍衞從　幸湯山賦詩稱　旨　命與汪灝陳彭年等在　武英殿編纂物類輯古略出補湖廣督標中軍守備還鎮筸前營遊擊鎮筸所在箐林谿洞紅苗四出劫掠急則走匿吏不敢詰凱有知略所至悉知夷險地勢多置間諜人樂爲用命其兵法尤善用奇野牛塘寨目龍老四龍老馬恃險固甚橫數至中軍土橋坳殺人寨據山巔壁立二十餘里四面嶄巖如削前一徑通人行窈冥幽仄盤曲上下官軍肉薄仰攻無不死者凱得熟苗吳大武言山後有路人跡荒絕自此上至寨可十餘里凱陰爲部署會兼中營遊擊日調其兵至本營唱名已而飲酒距超爲樂賊易之不設備凱乃勒兵夜馳百二十里絕溪河七十餘道未至寨二三里而止賊急乘險下木石而凱軍去寨遠不可得傷俄而銃數響四山烏鎗火礮齊發塵燄漲天守備温如琦率兵自山後入其寨賊倉卒反走前後夾擊大破之賊多燒殺及投崖死塹谷皆平獲賊首數百人縱其餘數千人爲民寨遂墟中軍狗補寨寨目吳老羅至瀘溪劫人取質凱盡中左前右四營兵勦之久之未發沿途諸生苗數十寨陰爲老羅耳目度官軍即發非十日不至而凱潛率師五百別由烏巢河糯糖山用兩日入其寨俘老羅歸既數日大路諸寨苗乃覺皆駴怖稱天兵明年勦卡洞寨苗吳老卡吳老戳營既立凱便衣從十騎出營覘賊遇賊數千人至于是凱去營五十里矣乃麾其騎曰吾衆寡不敵若止賊且不測即退是自敗也遂據險接戰會日暮救至收其兵而止凱曰賊度我方困必不復往兵法所謂攻其不備可一鼓擒也因急擊虜之還參將署辰州副將桑植土司某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總督福敏請改設流官世宗命凱兼桑植副將以便宜摘印凱檄辰州守備協王肅文九谿協守備鈕正己由九谿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聞之盡撤其衆守桑植而凱率鎮筸右營參將王進昌永順土司彭肇槐由北河至保靖獲彭御彬幷其黨送長沙桑植由是遂潰彭肇槐亦因凱請以永順歸內地併其地爲永順府永順保靖龍山桑植縣凱更爲永順副將明年還鎮筸鎮總兵湖北美容土司田旻如橫惡不道結忠建等十九土司侵慈利石門縣抗　命不出對質　勑凱討之凱度旻如兵精而衆不附急則死鬬緩則可不戰而下乃整兵壓其地馳使諭其下曰旻如重斂淫刑苦役以逞其欲慈父孝子忍死而莫之抗者豈其力不足以制一土官哉尊天子之命吏畏　國法也皇上不忍百姓無罪將去其疾而旻如保險跳梁抗拒王命是作賊也百年無事食其土之有以長子孫民皆王臣受　國恩厚矣黨惡不義逆　命不祥且焉用養害以自戚也夫內脫其苛虐而外享忠順之名孰與助寇仇以陷大戮乎未幾其下果縛旻如出旻如畏罪縊死遂定其地不戮一人以其地爲鶴峯州長樂縣忠建等十九土司亦請歸土官印以其地爲施南府施恩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建始縣貴州台拱丹江紅苗亂接壤鎮筸凱控扼險阻首尾援擊賊以窮蹙大兵乘之得就戡定當是時鎮兵盡出所在紅苗嘯聚謀乘虛竊發城中人洶洶凱急募兵數百人日夜四出巡徼所至變其旗幟衣服以次踐更羣苗疑募兵大集憚不敢發人心以安天子數下書褒美賞賜甚渥今上即位還湖廣提督凱由守備兩任游擊三任副將一任總兵至提督歷二十年終始不出湖廣凡破寨三改土司二十有三闢府二州一縣十有一夷夏讋服威信大著苗民終其身不復亂總督史貽直以事劾其失職凱上疏自辨且不即受代由是革職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至高郵召見凱　命仍以總兵用從　幸杭州授河南河北鎮總兵會澤州水漲注丹沁河決河內武陟二縣凱督兵塞之具以事　聞其後歸仁

利濟二渠又決壞懷慶護城堤十餘丈而薪盡不屬凱出布帛數萬裹土下卒
塞之後數日巡撫鄂容安至劾其干預民事且以密旨示人遂再華職二十五
年與賀
皇太后萬壽 命降二等給銜卒年八十二凱執喪盡禮喜接士大夫兄謙爲
天津鎮總兵糜餉數千金凱傾其貲償之子二甲寬甲更名文淵成進士
論曰土司自唐宋以來因亂撫定其地假其兵力遂羈縻之固非神明之後有
功德于民如古諸侯封建也後世恃險與富虐害生民 天討既加如出水火
與夫將帥之臣假邊事以要功者異矣遭時承平
天子神武奉國威靈竭其智勇所向成功而凱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名將風
然剛烈而不能下人卒以不振云

書周義僕事

寶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死潘氏之族誣愷殺之引僕爲證知縣
吳之珽訊僕考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死瀕死猶胡
嚨言佃實病既絕而目不瞑聞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死而懼妄云僕承遂易其
辭以上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讞之得其實爲罷知
縣官而抵族人辠於是獄遂白愷爲僕置冢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
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
亡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
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搆成其事以冀免于刑敗車相望而後不之戒
也見小利而好近娛冒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于義僕事而樂書非以爲
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汎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憂而姑倖其不及己阿
諛苟祿以恣睢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大清故翰林院檢討程君墓表（幷序）

君諱元基儀徵人由舉人官元和訓導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授檢討憂歸
一歲卒儀徵商稅三曰河餉常鎮通道主之曰梁頭知縣主之皆征於舟曰落
地稅課司主之征於市征於市者不征於舟征於舟者不征於市既久乃交征
之以厚其入三稅歲額實不及萬主者擾之民力以困而淮南鹽運江西湖廣
者歲百三十萬引至則荊湖魚米竹木紙布之饒率附其舟以下苦儀徵稅重
乃東輸之鎮江舟不時至則鹽屯而日耗百貨不至則民生瘠君既家居與鹽
筴諸商議使每歲代輸其稅既鹽綱無所滯而民食其利則皆許諾將告於當
事者而君遽卒君嘗集其鄉人以修學宮又與其鄉人爲救火具甚周故沒而
人哀之 國初以來品官居鄉恆爲民患其後上之人痛以法繩之其勢始戢
雖然鄉士大夫習知其地之利病又通於官府之事而齷齪自封一委諸不習
之吏以示守法民事所以滋不舉也古者封國分以故家世族使之鎮撫其土
而與爲存亡若君者其猶幾此哉始君在元和亦能其官君之葬有某之文以
銘其幽故其族系年壽子女皆不具而揭其大者以爲之表系曰
猗嗟程君勇於爲人如於其身百世有聞尚保茲墳宜爾子孫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幷序）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爲盛迨乾
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愼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
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
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
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
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 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
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
天子修四庫之書 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人
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于學所
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篇未成以乾隆三
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
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子四煇灼炘照灼好學世其家銘曰
有噦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滈滈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

大清故國子監生顧君墓誌銘（幷序）

君名春生世爲江都人祖某父某君淵靜好書羸秀多病而善交人中與君游時年十有四故中之友惟君與朱質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中在府城會其子周歲中與質往造焉當其時君父母已傳家事皆強健善飯君有一子二女內足於財闢所居樹竹木置書策琴瑟與四方之士相樂而是日天氣清晬列坐多異材耆德及暮而賓主皆醉飽盡其意中退與質歎其不復此也及中客當塗閱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而子女皆夭病益深毛髮時畏寒灑淅悽然慮其不久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立孫財二歲衰而呱呱不能具拜禮而君之母纍然撫諸哀次嗚呼以君一人之身不數歲而死生榮落若是其難知也況其在百年哉人孰無死惟君死而生人之事至是而泯然皆盡尤可悲也中以平生之誼將爲之銘以致其哀而狀不可得友人宜與儲潤書以爲言乃草此以付其家而其生之年與葬之日月與其地及宅不審者則俟異日詳焉

銘曰

昔康以碩維子之樂而子是託倏陵以夷維予之悲而子不知蕭蕭墓草子宮所考萬世是保

袁玉符妻劉氏墓誌銘（幷序）

袁玉符既喪其妻以狀請銘於中曰吾婦太學生某某其祖也處士某某其父也婦以乾隆三十六年某月歿得年三十有某歲歸袁氏者十有某年上孝其姑尊中宜其夫下慈其子姓內敏而外柔能力以儉始歸生數子不育恐吾父母老而不克抱孫遂請於姑而飾侍者以爲進洎與妾並舉子二子皆疾婦日夜撫抱其妾子加篤今吾子褎長矣而婦遽歿嗚呼其可哀也吾將以某月日葬某兆敢請銘中也聞諸公父文伯之母曰好外男死之好內女死之孝行衰故其言易私玉符執父之喪哀過而至於瘠痛其父之嗜肉而誓諸終身不以食玉符篤於父子之恩其不牽於私愛以誣其妻必矣是其言可信於法宜銘

銘曰

升堂煢煢姑老而若或侍也入室營營兒寒而若或視也夫子之羸家事無與治也我銘以章之哀同穴志也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君墓誌銘（幷序）

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曾祖瀓祖世棟並不仕父恂拔貢生終徽州府知府以才略稱于時君生有異稟徽州故好金石之文多所搜輯君幼卽世其學徽州顧而曰吾有此子卽此物之在江氏得更多數十年矣君始壯以進士高第授編修踰六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以父憂歸服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道御史君性渾融與人交不見圭角久近無所忤然素履飭靖未嘗求請于人不妄取予公餘鍵戶以文籍自娛以是負清望庶官中一監順天試久之丁母憂解官君臨事敏絕人有所咨立口立斷洞見始終後雖百變莫能外越幼從徽州在官熟知吏治居朝多識舊聞博通掌故而深湛謹密未始以才氣加人旣以久資當出爲道府益究心世務刑獄河渠漕運災振損益古今之宜分端講習以備施用久于其道者咸拱手謝不及乾隆五十有八年君將補官北行感疾十月辛丑歿年四十有二嗚呼以君器識干涉清塗而天年夙隕嘉猷猛志湮鬱無傳門戶遽衰妻孥漂泊有識者所爲悼生才之難而爲世用惜也君取張氏道州知州元和某女子會女二長適徐某次字吳

謹案是篇先君臨終前一夕作初鹽政某禮致先君校勘
文宗閣四庫書既畢復延往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書先君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杭州寓梁氏葛嶺園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撰此志未及終篇閣筆就臥疾作自謂中臟亟呼僕買石菖蒲不可得至二十日子時棄養此篇遂爲絕筆匆匆十七年孤露餘生屏營若失每一展讀刺心泣血哀何可言嘉慶十五年十月孤喜孫泣識

公行狀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　恩加一級沈

曾祖懷英明仁和縣學生員

祖兆乾　皇國子監生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考元滄　皇勅授文林郎文昌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狀

公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于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暘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寧之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殖弱冠游　京師聲譽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于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　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蟄居卻軌未嘗詣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穀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　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　武英殿同修　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　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善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　賜段四匹書交　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忠厚
上承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　德意成樂物生七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祲請于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徧爲振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被災者又以　國家設關徵稅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于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稅宜在可免奉　旨允行戶部議以米豆既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稅免而載米豆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奉　旨交九卿議行焉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蓋自許墅關監督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閒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　乘輿遠駐塞垣蒐簡軍實惟冀于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釐福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　旨停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既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掌握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斥鹵磽确穀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於重利往往冒禁與販近口之地民閒倉廩爲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之藏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既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聞三廳獨石諸邊盜風少熾　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疆理伏攷老哈河喀喇河屯興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偪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　京滿洲閒散之丁不下數萬誠徙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據長城外險爲　京師後蔽兼可西護山西東援遼薊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　旨交議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既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庾多寡虛實以次抵補爲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　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氾溢公言　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稗治道乞以諭

陵禮成加賚所過地被　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　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視
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
濘行旅苦之請　勅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再　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振恐民
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　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
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
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
於九月始復　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閉閤齋戒如對明神憂
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
裁及中人與人言呴呴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賁育無以過故
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
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
使司參議舊時爲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恆十之五謂之官買賓客
僕役或因爲奸利公至勒石爲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
其屬醵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
孰置漏澤園募人收掩四境遺骼小清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青州
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山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平諸縣
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
屬理孫民以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並晦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徑
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業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
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卽田閒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村酒果餌
進欣然食之至盡既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
使君至矣故老言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寧陸清獻公隴其在嘉定固皆如
是　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
殺其夫者既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

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
公披舊牘歷三夜得成案援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
察而直其罪其宅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
上以查太淑人年九十　特賜御書曰壼範遐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太淑
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遂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
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舉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陳
列罪名以爲條教宅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巡撫方操勤吏職公雍
容儒者見爲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尚
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廡又論孟子廟配饗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　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緣公體　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嘗抱無
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耆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崮山驛不
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使君壽考無極宅時幸
得相見公下輿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爲良民奉
上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耶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
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暮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
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爲業累爲鰲峯端溪樂儀敬敷四書院山長嘗
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萊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
外汝以吾爲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教于
其鄉蓋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爲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以爲師然
則師者所以息老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使其身一日無用於天下
公領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以其事故多所成就篤
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自初宦迄於老率如是三十年
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
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
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

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
皇太后壽　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　京師之椿樹三條衚衕公子禮部主事世煒之邸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偃蹇不遇公奉事之無不至從子世燕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顧恤之如子有孤蚤殤爲立嗣守純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烱爲之後世烱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公遂沒公學詩於海寧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瑮學文于方侍郎並沖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鏜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　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娶汪氏　誥封淑人令德莊儉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節世烱世炆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諡於考功謹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國史館論撰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幷序）

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有廢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滿田室廬皆盡惟古柏半生風烟掩抑怪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聞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婕妤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極哉余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縣于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二樂幸而爲男差無牀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

嗟佳人之信嫮兮挺姸姿之綽約光既被此冶容兮又工顰與善謔攘皓腕以抒思兮乍含豪以緜邈寄幽怨于子墨兮想蕙心之盤薄惟女生而從人兮固各安乎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蕩墮于女閭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蕩而波淪紛啼笑其感人兮孰知其不出于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哀吾生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予奪其不可馮兮吾又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偶兮將異世同其狼籍遇秋氣之惻愴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爲兮獨申哀而竟夕

汪純甫哀詞

君諱介壽字純甫與中同出越國公自君以上遷錢唐凡三世故君籍錢唐爲諸生某甲官浙江以君管其書記始中依代州馮兵備於鄞兵備遷臺灣中不能度海以與某甲僚也屬中於某甲既成言矣他日中造某甲則辭以事不得見於是兵備去已遠而中留與歸則皆無所得食悵然其生之窮也當是時武進蔣御史客於甲所告中曰甲之友汪純甫數以足下才藝學業矜語於某甲謂其身羈貧可念且兵備之交不可棄是中固生而未嘗識君亦未有文字之涉朋舊之游揚也其後中兩過君之居拜君之父於堂下君皆不在中歸而以書貽之曰淮海鄙生早孤失學不自意爲君子所采譽此身猶在要當立名成業以報知己託生本支俱及壯年相去七百餘里必有見期庶幾相視莫逆爲子桑溫伯之遇君荅書辭旨多同今檢不得閱二歲中數訪君行迹最後得人問之則君死矣吾安知夫終吾身之遂不識君也悲夫往觀李習之所賦梁補闕常太息悲傷其事雖然習之以所業求知己則其譽之也有因其身既親於補闕之門則亦有師友講習之樂足以自慰然且感其知而悲其後之不可再若斯也君施德於其所不相習之人而終不得一見而死則中之悲且感宜何如哉

先君寫定述學內篇目錄一釋晨㬎二文二釋闕三釋三九上中下四明堂通釋五媒氏釋疑六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七婦人無主荅問八釋冕服之用九玎文正十釋童十一釋連山十二女子子許嫁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十三左氏春秋釋疑十四居喪釋服解義十五古玉釋名十六周公居東證十七墨子敍後敍十八賈誼新書敍十九石鼓文證廿廣陵曲江證廿一江都縣榜駁義廿二漢鴈足鐙銘釋文廿三江淹墓考廿四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多有與述學刻本不合者釋冕服之用江都縣榜駁義漢鴈足鐙銘釋文江淹墓考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五篇刻本所未錄又先君有手寫文藁目錄一狐父之盜頌二弔黃祖文三荀卿子徵文四大學平義五越三仁駁董仲舒義（未作）六駁齊論義（未作）七江都縣榜駁義八漢鴈足鐙銘釋文九孫枝生墓銘十脩禊敍跋尾十一先考靈表十二先妣靈表十三畢尙書母祠銘十四呂氏春秋序十五鐵牛銘十六渦水堤銘十七釋印十八江淹墓辨十九釋冕服之用廿自序廿一哀鹽船文廿二洪君妻蔣氏墓銘廿三瞽瞍說廿四嬪于虞解廿五王基碑跋尾廿六老子考異廿七宋書宗室世系表序廿八鄭贊善銘（未作）廿九泰伯廟銘三十越國公廟銘（未作）今合前五篇去複重及未作者爲補遺一卷其目錄所不載有爲劉先生端臨所錄喜孫所搜輯者倣蔡邕外文例爲別錄一卷附焉孤喜孫識

述學附錄

春秋述義

諸侯受國于天子而盡臣其封內生殺慶賞咸莫不專之故史之所書內事從君舉郕太子朱儒來奔公以諸侯之禮逆之則史以郕伯書之此邦交從乎君舉也莊公子赤襄公並爲世嫡其生也惟莊公書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以子同生書之此繼體從乎君舉也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以不卒戍刺之則史以不卒戍書之此刑人從乎君舉也文姜哀姜聲姜齊姜孟子皆夫人也文姜哀姜穆姜皆有罪而哀姜又齊人所殺也子氏聲子成風敬嬴二定姒齊歸皆妾女也赴于諸侯反哭于寢祔于姑則曰夫人某薨葬我小君某不赴則不稱夫人不反哭則不言葬小君此喪禮從乎君舉也傳據簡牘務詳其事經爲策書必循其體明乎此則經與傳之不合者可以息其疑矣至于經所不書其例非一而非公命不書隱元年一發其例雖至改葬先君鄰國之會葬亦以公不臨不見故不書是知內事之繫乎君也君舉必書此之謂也

魯之春秋策書之法實本周禮韓起所見祝鮀所述有其徵矣有即位之禮（周書顧命篇國語周語）故桓文宣成襄昭定哀皆書即位隱不書攝也莊不書文姜出也閔不書亂也僖不書公出也使周禮無即位之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有君卒于路寢之禮（喪大記）故莊宣成三公書公薨于路寢傳于成發其例曰言道也僖薨于小寢文薨于臺下襄薨于楚宮定薨于高寢傳于僖發其例曰即安也昭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隱閔書公薨而不言地明其爲弑也桓書公薨于齊明其爲戕也使周禮無君卒于路寢之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周公制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伯禽受之以封于魯魯之史世守之以爲春秋莫敢損益焉故曰魯猶秉周禮又曰吾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本一代之禮成一國之史上不可通于夏商旁不可施于吳楚而後之君子欲援春秋之法以定列代之史斯不然矣問者曰周禮具在魯之史據而書之何待于孔子而後作哉答曰譬折獄雖有刑書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然後能聽其情而議其輕重以徵于書春秋亦猶是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必有董狐然後能正其惡周衰史失其官而禮經將廢自孔子修之而後先王之典存焉故禮之與春秋相爲權衡也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修豈可沉然望諸衰世之史哉

魯叔仲惠伯之死荀息之忠也不書何也曰以諸侯之策書之則當曰魯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其大夫彭生春秋內諱書子卒而不地其君既諱則其臣無所繫無所繫則不書忠如彭生惡如公子遂皆是也若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則是兩下相殺之詞無以昭惠伯之忠故不書者辭窮也杜謂史畏襄仲非也

春秋有通例有變例諸侯失地名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而齊人滅譚譚子奔莒譚子不書名滅同姓名衞侯燬滅邢是也而楚人滅夔楚人不名入國曰滅而虞師晉師滅下陽取邑而曰滅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滅國而曰入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晉靈公陳靈公齊莊公無道而不稱君襄二十六年澶淵之盟晉趙武宋向戍曹人皆稱人趙武卿不會公侯也向戍後也曹微者也三稱人同辭不同義襄二年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也四年夫人姒氏薨襄公母也九年夫人姜氏薨襄公祖母也而其辭不別成十年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以伐鄭經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此晉侯厲公也丙午晉侯獳卒此景公也而二晉侯同辭是其義也

行狀

王引之

先生名中字容甫江都人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應提學試試射雁賦第一補附學生詩古文詞日益進儀徵鹽船阨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杭編修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當世通儒如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盧學士文弨馮按察廷丞見先生所撰咸歎賞以爲奇才年二十九始顓治經術與家大人及李進士成裕劉教諭台拱共討論之其後謝侍郎墉提學江左特取先生爲拔貢生每試別爲一榜列名諸生前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

學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其見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荅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尙書沅總督湖廣招來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歙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嘉定錢州判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先生於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罔不綜覽乃博攷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撰之文爲述學內外篇又深于春秋之學著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爲文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沿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於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質直不飾容止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則稱之不置事母以孝聞貧無菽水則賣文以養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沒後衰落相存問過於生前蓋其性之篤厚然也年五十一卒於杭州西湖之上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竊聞於趨庭之日久矣而先生於予所說尙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雖不能文尙欲揚榷而陳之以告後之君子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庚申高郵王引之謹狀

祭文

盧文弨

維年月日同學友盧文弨孫志祖張燕昌梁玉繩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拔萃汪君容夫之靈曰吁嗟汪君無怛而化驟聞惡耗舉皆驚詫日者相招促坐談笑曾未浹旬銷聲埋照君實不狂而衆曰狂皮裹春秋涇渭分明彼妄男子號召羣愚如羶集蟻如矢叢蝟世奉尊者君實唾棄海內正人備載簡記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沈椒園鄭誠齋兩先生）披榛拜墓遺金卹後同道爲朋端臨（劉台拱）懷祖（王念孫）史秋（江德量）先祖金蘭誰補四庫在貿爲行秘書大放厥辭佩玉瓊琚文章何畏其口誓欲殺之終老田間得與禍辭名園高枕山茶雙植竹閣柏堂風流允嗣不死揚州而死杭州禪智山光終焉首邱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來幸天假去何悤悤一去不返儀觀在目樽酒具陳臯某來復聞君佳兒蔪然頭角庶幾他年父書能讀魂無不之邗江之湄執紼相送涕下漣洏嗚呼哀哉尙饗

卷施閣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北江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名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寀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貤贈承德郎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尚書謚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父午峯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嶍峨知縣斅淳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峯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翮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即午峯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三次諱翽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翺字希李行六先生仲弟字赤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峯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峯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幷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騂剛表兄肇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同歲生惲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嫠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僦從兄啓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旣醉以酒一章解塾詰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宜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卽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衡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　賜檢討銜世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爲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肇新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尚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每篇音訓譌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兗讀作衮之類九月八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線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　國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即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蘂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峯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幷助館金一笏爲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幷與表兄馨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已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渭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授春秋左傳幷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即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附生工詩三月上巳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爲謝孝廉榕上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茭蒲里繆映藜先生謙受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己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逑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解館歸即染時疾復延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即於是月相繼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塾即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篇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賞先生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即製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搆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即賞楊生清輪後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泰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峋經（素園先生子）

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即從舅氏曙齋先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填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弟兆峋從表弟榮（從舅氏秀君子）衡章（族舅氏濟川子）三人歲入脩脯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硏池賦檳榔行雲谿竹枝詞命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騰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龕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尚儀次亘吉字禹平次艮吉字元艮皆先生從弟蔣榕龕先生名和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圃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束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尚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尚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僦鹿苑菴後雲依閣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菴旁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龔太孺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興隆里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實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即赴弔邵先生齊燾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即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峯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峯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鹽驛道侗斆之孫後以庚子　召試舉人官內閣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甥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駉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

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綫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尙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偏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歷徽州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峯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櫬葬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迫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接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飴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偕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記游詩約十餘首

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繆君爲先生舅氏素園先生壻時選來賓縣界牌司巡檢挈家赴任）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炭詩作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先是錢文敏公曾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爲昌黎復生由是閣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常鎭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幷令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母稍裕七月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闈中得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師買先生景誼（乾隆丁丑進士官蘇州總捕同知）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第一焉座師則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尙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鍇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壻漳浦鄭秀才聯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讌殆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

日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扃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絶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鴈蕩諸勝皆有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卽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壻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幷促偕歸到日亦直扃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飃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尚微温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藁枕凷晝夜號哭終喪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緇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歛哀慼終身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一日是歲在苫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年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幷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譽孫君學行因幷款留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留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廿六日祔葬蔣太宜人於午峯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聞座師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資學爲賈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決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鑒薦入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閱府試文薄有所贈方得成行過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遇漢軍繆秀才公儼（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讎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裁官屬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効力先生節嗇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轅吳編修錫麒張舍人塤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紡孫生是年得駢體文四十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思家得咯

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兩月時方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尙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邀睿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校官書八巨冊類有攷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估買先生得家問卽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幷取還前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于是復還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顧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　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卽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視含斂幷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時移寓賈家胡同）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薦闈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爲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關幷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崔方至四川定省）時征逆回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皆在開封共假資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坫及孫君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尙有回警日偕畢公籌兵畫餉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閒游牛頭香積諸寺尋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代莊州判炘修延安府志歲杪方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慟仲弟以尙未議敘留都每月揭資寄之是年道中懷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至牛頭寺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資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月至朝邑訪莊大令炘回塗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時陸署同州知府其子戶部鍾爲先生庚子同年）留二日卽順道游華山宿玉泉院質明坐竹兜行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自此以上皆當步行）遂自千尺幢直上小駐媼神洞飲泉由仙人窔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皆危絕攀鐵索穿石脅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柏滿崖夕陽欲下天風泠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雁峯下距峯頂尙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視新月亭址卽秦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哉生魄日也薄暝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視星斗皆大於瓜皎潔異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絕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視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爲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

夜尙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霞光萬千較黃山仙掌峯所見又不同矣蹲久下嶺天尙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擘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硏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

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逵吉約游鄠縣（尊人炘方署縣事）因同由興平抵馬嵬驛夜宿各有題壁詩留鄠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憩別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盩厔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盩厔因留宿書院中二日由鄠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留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留旬日陪遊黃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朔日抵里門因爲黃君營葬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宅卽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偕江陰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時已締兒女姻其第四子先生壻也）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昀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澂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惜春詞寄意出闈卽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匱迂道訪沈運使業富于運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白山因至盩厔仙遊寺相見翊日同游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卽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留盩厔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逵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卽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是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覲并摹唐開成石經進　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書國朝三體石經卽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二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澇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塡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於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史氏甥女歸其子上舍昭）回里後歲歉甚復節嗇衣食贍諸親友閒亦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喬等買舟

至浙江省從舅氏榕龕先生時舅氏曙齋先生父子楊孝廉夢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暨公子景侃亦往任所連舫十數徧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巖流連篇什繼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卽居蔣表弟重耀寓齋（榕龕先生子）閒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餘復歸里中三月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萼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啓母石手搨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榕龕先生之訃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修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以五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搆卷施閣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莊舍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甫自荊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歲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錢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留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逵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賡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　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

呈第一

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

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充　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飴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充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

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芑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見蒙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闈中奉視學貴州之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卽日至海淀御園謝恩兼請聖訓卽蒙召見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卽束裝十六日次子昐孫殤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卽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廳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搆署後樓閣卽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隲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諷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澔奉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脚屯由都江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黃及一二十里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留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出迎男吹蘆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襜褕以銀圈飾頸富者至一二十圍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荷包及銀犒之方去黎平以歲科並試留四十日乃行中途歷游南泉山少寨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五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榖曾生八月值甲寅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以下奉邀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讌放燈酒半得銅仁苗石柳

鄧兆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
即行甫曙馮公繼往自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
時有書函往復頗參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遵義二府五月回署
六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以將報
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省城啓行督撫密
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寧關
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
入都者十五日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即交印由洪
江進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九日
抵荆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人錢上舍伯垌
兄弟廿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王公奉曾除夕抵河南南
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著貴州水道攷三卷門下士爲先生
校刊附結軒卷施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南陽府知
府完顏岱等至
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作舟幾
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
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冰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
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
抵安陽晤同年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廿八日入都廿九日詣
宮門覆
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
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
召見
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又
垂詢祖父兄弟幷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
皇上登極
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貤贈祖父母如例二月僦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奉
旨留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八月移
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廿四日長孫女生三月初
三日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侍　皇曾孫奕純讀書即日移寓澄懷園近光樓
下五月
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酉朔
皇上釋奠于太學奉
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子胙
孫生其母侍姬鄭氏□□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爲先生購得之命
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
垂涙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畺域
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還入澄懷園直廬正
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廿七日大考翰詹諸員於
正大光明殿
欽命題爲井鮒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外弊
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前列旋置三等
二名三月初二日引
見蒙
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即於初七日

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
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沅於其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
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
名舉人曙齋先生亦以年過八十循例
欽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至宜
興偏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卽歸里初十日叔母余太孺人卒先生
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
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
葬仲弟於塋南計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疆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復至
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升遐以
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卽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
旨在
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鐵廠寓
齋四月派充
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卽
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
太廟
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
封典如例充己未科會試磨勘官
殿試受卷官五月奉
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四人
移寓
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

實錄告成先呈
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十日
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堵
時發
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軍營
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
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違例自動章奏因
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書　成親王及座師吏部
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轉達
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飴孫告以當棄官待罪是日宿宣南
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眠食如常二十
五日卽經　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呈奉
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
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臣等
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
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
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　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
律斬立決奉
旨免死發往伊犂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卽行時事出倉
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門謁選偕同年
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摒擋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
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
在刑部三日夜及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
其中多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常
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日至良鄉遣

長子鉿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嘉峪關至伊犂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賮饋食解衣始得遄行抵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炘費大令濬錢州判坫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布政揆姜按察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留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犂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十首自西行以後遵

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犂塗次正月二日自鎮西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犂惠遠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始抵戍所先是伊犂將軍保寧妄測

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即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奉

硃砒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冊房事務幷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犂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閑步而已是年四月　京師亢旱

皇上虔禱

三壇祈求雨澤因

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

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

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

皇上親禱　社稷壇之後經旬尚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

上諭從來聽言爲郅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晏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犂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幷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倖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迴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即傳諭伊犂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

皇上硃筆親書

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同雲密布即得甘霖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

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幷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

天鑒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犂欽奉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聖恩訖即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犂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曾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紡孫適江陰繆氏繆壻梓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犂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碟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敏徵君宇逵蔣通守騏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十三日孫宛曾殤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超皆從論詩同年曾都轉燠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夏灣觀荷十月松太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壻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藝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陳明經蔚邀游九華歷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浴朱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亡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邀游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遇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里如劉編修嗣綰莊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遹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暐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簪屐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纍纍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緇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屨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曾都轉燠過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曙齋先生莊庶常詵男謝庶常鯩爲詞館之會留讌數日始行二月鹺政額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酬應較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廿八日次孫女生五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祥雲陳孝廉懿本留游後湖蟂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葬蔣宜人于前橋先塋昭穴復遷葬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戒子孫

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旣畢因至句容茅山徧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燕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曙華臺更生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飴孫弔平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昶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齮孫生六月送書院諸生至江寧鄉試留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堃趙表弟懷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絶頂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塗溯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至蘇州游天平支硎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柏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縣人趙舍人良霨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煐等訂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綠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絶頂自香爐峯歷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黃龍澗秀峯寺諸勝回塗重至涇縣是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命長子飴孫先往編校自留寧國訂定條例閒訪敬亭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朱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曾生（第三子符孫所生）二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彪曾生（長子飴孫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寧國堉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轉注錄八卷編纂涇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是月二十日次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嘉興李太守賡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飢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貲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商賈殷戸酌貲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鬻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於是

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閭閻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國府志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明府開煜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塗復至揚州訪友重憩焦山以中秋月夕偏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公洞里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曾生（第三子符孫妾戈氏所生）是歲靖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玉鄰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梅久憩吾與菴三月重游焦山小憩定慧寺及海門菴四月廿二日先生偶患脅疾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愈五月初五日脅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家降伐之劑脅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云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媪抱幼孫彪曾侍側呼先生猶徐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并自敘）

少湔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悔尤臮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貴州水道攷上
卷五
貴州水道攷中
卷六
貴州水道攷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敘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未刻）
代言五篇　雜文　篇
卷十（未刻）
雜文十篇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天地篇第十一
夭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僞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孝己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卽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凝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亡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

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耋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卽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既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嬗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十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沈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也尙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尙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

愚無知之人卽不孝雷應怒之矣雷能怒商臣冒頓而不能怒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尙得謂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既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幹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籧篨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籧篨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醜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尙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閑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

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卽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卽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卽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卽可以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閑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閑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鰐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鰐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鰐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鰐熊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鰐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鰐則殺蛟鰐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鰐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猘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蟣蝨馬牛羊亦然蟣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蟣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

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縁督縫袵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澣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祟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祟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祟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祟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崿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

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僾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傚人子姪之狀穎川之鬼又慣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豈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夭壽篇

夫人之夭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斲削之卽能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卽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啓期抱犢子榮啓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闥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騖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卽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漑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桀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寂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寂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卽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幷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卽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十百年卽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卽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而強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

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惛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尚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鐃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祖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鐃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鐃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冤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冤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尚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謚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己所能預也己尚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

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媪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而幷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恆足以温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尚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尚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蠭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卽閑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淩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卽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邑多數十百虎也毋寧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卽官府之營求亦尚有數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斂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賫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豔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鵷鸞孔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己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

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于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真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瑱瑱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鰓鰓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刳魚之翅以作食蛑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荈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菸草則香山浦城閩粤二種鬥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所掌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即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粲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柹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學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爵于趙王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　東觀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　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又引漢儀有正會禮　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居注咸康七年十二月尚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　世說晉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　藝文類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嘗赴元會　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　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以禳惡氣　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　按歲旦一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　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書云元正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　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爲端其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冑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　晉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尙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羮翦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貽登高賦詩注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　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恧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　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按宋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卽本穀梁說　左傳啓蟄而郊　宋書禮志晉武之世郊日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按自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次辛）通典引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閒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地祇亦定用夏日至）迄今因之　又按晉書禮志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　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　風俗通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　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　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幷占衆事按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記引亦同攷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

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鐙是其遺事今攷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夜遊觀鐙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如此餘可類推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戸　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打竹鏃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尚無有列及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非宗懍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　荆楚歲時記稱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攷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詩以社以方　周禮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　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太平御覽稱崔實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按社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召誥戊午乃社白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杜佑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于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廙春可樂云吉辰兮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皆承用戊日可知　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膢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貙膢　玉篇膢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曆

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藝文類聚稱陸翽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煑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　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節城市尤多鬬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

藝文類聚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蹻者　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攷太平御覽引劉向别錄寒食蹋蹴黄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與鞠毬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子推者始于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惑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幷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辥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　漢書孝武衞皇后傳帝祓灞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　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　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䉽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　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　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攷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束晳云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華集有上巳篇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　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粱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

之六月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　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又云蓄蘭爲沐浴也　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　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煑熟謂之角黍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鬭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　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攷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夏小正是也見于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于傳記者二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煑肥龜又何說焉又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渡也既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爲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而歲時記稱邯鄲淳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娑神與屈原復無所涉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　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

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祖禰　按夏小正六月煑桃傳煑以爲豆實也蓋卽後世薦麥瓜食湯餅之刱始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　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燿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荊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傅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攷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傅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請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遺青衣女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冶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蘭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月日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　李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荆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尚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谷賞以馬布及武夷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燕高會　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　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攷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尚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未可知　又按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　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莫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輿地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廣雅臘索也　左傳虞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温氣也　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

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歲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　江表傳吳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　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温病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䄍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䄍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䄍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䄍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云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　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　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　晉書循吏曹攄傳歲夕攄行獄　荆楚歲時記歲莫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藝文類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阜褠衣執鞉鼓百二十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攷之當以時訓解爲準　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按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按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　初學記稱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　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　孝經鉤命決曰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　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翦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曆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曰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曰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　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平御覽稱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按劉歆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曆律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曰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　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　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三月温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　三禮義宗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　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曰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日改水　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三以明日行之北故謂之至也　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糉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既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大蔟　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　三禮義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國語處暑之既至蝱蠻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　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　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　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攷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　曆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

淮南王書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書禮儀志冬至鑽燧改火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日在外衡牽牛之初　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者也　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　曆義疏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于陽大陰之氣下極于地寒

氣已極故曰冬至　北堂書鈔稱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三禮義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于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學

釋舟

俞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毛傳同）俞空木爲舟也从亼从舟从巜巜水也按或作艅俗字　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　釋名舟言周流也　按淮南王書氾論訓乃爲窬木方板以爲舟航高誘注窬空也俞窬二字音義並通故徐鍇說文繫傳云亼者取二合之義音俞猶窬穿之義會意是也

通名謂之椶

說文椶船總名玉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　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椶按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廋注廋當作捜漢書溝洫志漕船五百捜是椶又通作捜兼作廋說文廋水槽倉也義亦通　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椶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按此卽轉注字　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　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藝文類聚稱韻集曰船舩也按舩卽船之重文字書或分爲二非

又謂之䑼又謂之䑽

爾雅䑼我也說文同義闕　廣雅䑽舟也　玉篇䑼天子稱　按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䑼兆者也文選注稱許慎注䑼兆也䑼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爲䑼又謂之䑽又廣韻云䑼古文作䑶則或从剡木爲楫之義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爲楫剡本亦作掞

又謂之舺

廣雅舺舟也按舺字說文玉篇並無當作柙古字通也

又謂之艑

廣雅艑舟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艑廣韻同　玉篇艑船小也　按荆州記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萬斛又水經注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艑處宋臧質石城樂亦云大艑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是艑亦不僅小舟也

又謂之艂

廣雅艂舟也　玉篇吳船也又艂艭按當從說文作桻

又謂之舡

漢書古今人表晉舡人固來　廣雅舡舟也玉篇同

又謂之艛

廣雅玉篇並舟名　瓊州圖經文昌縣有樊艛山近大海漢樓船將軍楊僕征黎至此焚船登岸故名按故書無艛字疑土人合樓船二字爲一後人遂制此字矣吳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云樓船船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艬又謂之艕艃

廣雅玉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廣雅玉篇艅艎並舟名又云艎吳舟　郭璞江賦漂飛雲運艅艎　抱朴子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　按說文無艅艎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傳作餘皇艎又別作𦪇

又謂之艒縮

方言艖謂之艒縮小艒縮謂之艇按艇爲小舟則艒縮之制當在大小之間　廣雅艒艆舟也玉篇同　宋書吳喜傳從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通異名）　類篇艒艆大舟按艒

當卽艒字

又謂之䑺又謂之𦪉又謂之𦪙又謂之䑿又謂之䑨

玉篇有　廣韻䑨小船上安蓋者　按淮南王書修務訓水斷龍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䑨字疑合二字爲一隋書亦以戰艦爲水龍玉篇又有龔字云以竹葉龔船也疑亦䑨字重出或又云龔卽艒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䑶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爲一

又謂之𦪑又謂之𦪊又謂之𦪌又謂之𦨴

玉篇又別出舲字非

又謂之𦪟又謂之𦪷又謂之𦪔又謂之𦪭又謂之𦨈又謂之艧

梁江淹詩方水理金艧　以上並見玉篇

又謂之𦨣

玉篇𦨣船名

舥謂之舷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埤蒼船舷也亦名舥　玉篇舥舷也

又船舷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舩舷也洪興祖補注舷船邊也

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闖入淵鳥驚參天　郭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舷按此皆興祖所據

䑳謂之桄

見廣雅 ·玉篇䑳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爲桄亦作橫

長而薄者謂之艜

見方言　廣雅艜舟也　玉篇艜艇船

短而深者謂之䑿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艖䑿者玉篇同　廣雅䑿舟也　小爾雅艇之小者曰䑿　梁書羊侃傳初赴衡州于兩艖䑿起三間通梁

水齋

又謂之𦨻

集韻𦨻船短而深也　陳書侯景傳景乃以叙𦨻貯石沈塞淮口

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般𦨻及海艟

小而深者謂之𦩷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樑郭璞卽長舼也按𦩷舼樑本一字蓋正作舼通作𦩷今玉篇又別出䑿樑二字益非疑方言本亦後人依玉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橃

說文橃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　廣雅𦪇舟也　玉篇𦪇大船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筏作𦪇韻集筏作橃同扶月反按𦪇筏皆俗字並當作橃又別見

又謂之欚

說文欚江中大船名　廣雅𦫋舟也　玉篇𦫋大舟也按𦫋俗字當作欚　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爲欚按方言艖爲小舸欚與艖同則欚亦不盡是大舟矣又別見

又謂之般

方言般大也　玉篇般大船餘別見

又謂之舸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玉篇舸船也　左思蜀都賦宏舸連舳李善注大船曰舸　按三國吳志董襲傳襲乘大舸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慶乘舸艒于江中迎戰此舸爲大船之證然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舸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舸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舸也說文無舸字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艬

廣雅艬舟也　玉篇艬大船也

又謂之舶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　又稱埤蒼舶大船也玉篇同又稱通俗文晉船曰舶（初學記引無船字）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按水經注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是矣俗別作艊非

又謂之𦨭又謂之艒

玉篇𦨭艒並大船　集韻艒兩槽大船　梁元帝吳趨行何時乘艒歸按別作艙非是　陳書侯安都傳坐艒內墜于櫓井時以爲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船依艒而釣

又謂之𦨴䑥

廣雅𦨴䑥舟也玉篇同　集韻𦨴䑥大艑也　北堂書鈔豫章城西有𦨴䑥洲（水經注作谷鹿）即呂蒙作𦨴䑥大艑處按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𦪇䑥中是𦨴䑥又通作𦪇䑥　又稱楊泉物理論夫工匠經涉河海爲𦨴䑥以浮大川　太平御覽稱（通異名）雜字解詁曰𦨴䑥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曾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𦨼今攷說文無𦨼字疑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玉篇諸書爲說文也餘類此尙多姑附記于此　釋名三百斛曰𦨼𦨼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按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𦨈合𦨼不知說文之𦨈从刖省讀若兀音既不同且此云安不傾危而說文云𦨈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詩正義引說文云𦨼小船未知何本　廣雅𦨼舟也　初學記稱埤蒼𦨼吳船也音雕　集韻或作𦨼通作刀或作𦨣廣韻𦨣吳船　按一切經音義引方言小艒縮謂之艇郭璞曰艇𦨼也音刀與今本方言異或別有所據但刀係正字舠𦨣𦨼皆刀之別字耳（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釋名𦨼皆作舠玉篇舠小船也）

又謂之艖

方言小舸謂之艖郭璞今江東呼艖小底者也　玉篇艖小舟也按別作𦨖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艖謂之艒縮小艒縮謂之艇郭璞舸也　釋名二百斛以上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者也按說文無艇字應作挺爲是　廣雅艇舟也　北堂書鈔稱說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字見說文新附然北堂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　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艄　高誘淮南王書注蜀艇一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舼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樑郭璞即長舼也　廣雅舼舟也　玉篇舼小船也樑同　馬融廣成頌連舼舟李賢注舼小舟也　傅玄正都賦越舼泛吳榜浮

又謂之艚

玉篇艚小船也　按宋書武帝紀盧循有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艚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百毳來悉方艚　按說文無艚字疑即漕字之別說文漕水轉轂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艚與玉篇廣韻水運爲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麗

玉篇欐小船也　莊子秋水篇梁麗不可以衝城司馬彪注梁麗小船也　按裴松之三國志王朗傳注稱獻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至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

乘一欚流矢始交便棄欚就俘云云亦欚爲小舟之證麗欚古字通佛本行讚經音義亦云攦小船也攦當屬欚字之别

又謂之舠

玉篇舠小船也　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鵃舠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按玉篇無鵃字當作鳥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通異名）一曰大舟

又謂之舴艋

廣雅舴艋舟也　玉篇舴艋小舟也　按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舴艋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舴艋皆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也　廣雅艨艟舟也　玉篇艨艟戰船按字當作蒙衝　吳志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陳書侯瑱傳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通異名）　廣韻艟短船名

又謂之⿰舟氐艢

廣韻稱字林⿰舟氐艢水戰船　玉篇⿰舟氐艢戰船也　按廣雅作⿰舟互艢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　初學記稱晉令水戰有飛雲舩蒼隼舩先登舩飛烏舩劉逵云飛雲蓋海吳樓船名按此類異名尚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舟青

玉篇⿰舟青輕船廣韻同

又謂之艓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艓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尾外挑戰　南齊書柳世隆傳輕艓一萬　隋書來護兒傳楊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　戴暠釣竿篇蕖花裛小艓　按此篇所收字至玉篇而止唯艓⿰舟步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牒字之别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艓曰楪今方言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　崔豹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馳馬　北堂書鈔稱江表傳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渠嘗用赤馬　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所云赤馬舟當即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艒

玉篇艒子船（通異名）　集韻覆船具亦曰艒

合木船謂之⿰舟同又謂之艬

廣雅艬⿰舟同舟也　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舟同合木船也　廣韻艬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竹⿰舟寺

玉篇箄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艒
玉篇艒運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艓釣船也附錄于此

海中舟謂之橃
見上　玉篇橃海中大船也泭也亦作䒀按玉篇分橃䒀爲二字非下欚艬亦同

又謂之梭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艐海大船也

又謂之舶
見上　廣韻海中大船　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舶

又謂之䨦
玉篇䨦海船也

又謂之艆又謂之𦪇
初學記稱埤蒼云海中大船曰艆𦪇　玉篇艆海船也𦪇船也
廣韻艆海中大船𦪇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欚
見上　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蠡音禮蓋卽蠡字之誤
玉篇欚江中大船也又作艬

又謂之艞
見上　廣韻對艞江中大船按艞又艞字之别禮部韶略韶字下引廣雅韶舸舟今考廣雅亦無韶字惟艞字曹憲音滔韵略蓋因此誤也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𦪺又謂之䑰
玉篇𦪺䑰舟飾也桉廣韻無𦪺䑰二字

載多謂之𦫋
玉篇𦫋音富　類篇船載多也按此蓋望文生義因玉篇有此字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泭
詩周南不可方思毛傳方泭也釋文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又作坿按廣雅玉篇又作艀皆俗字　說文泭編木以渡也玉篇同　楚辭九章乘氾泭以下流王逸章句編竹木爲泭楚人曰泭秦人曰撥也　三國吳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裴松之注音敷

泭謂之箄
見方言　廣雅簰筏也玉篇作箄又作篺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篺竹曰筏小筏曰泭　華嚴經音義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篺秦人名筏江東名篺又云北人名筏南土名篺義同　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椑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椑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箄下江關鄧訓傳縫革爲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李賢注箄木筏也　按說文無簰字今從後漢書作箄

箄謂之筏
方言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　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玉篇筏箄也按撥筏二字廣雅玉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般涅槃經筏又作栰元應注經文从木作栰非體也韻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栰葦栰

箄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簰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符今訂正

泭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　長阿含經音義小泭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　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　按又作楂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玉篇艖字當卽槎字之別今姑從其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汸云方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　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　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司馬貞索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張儀列傳舫船載卒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　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玉篇亦同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箄下江關李賢注枋卽舫字古通用　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絶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濬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　宋書臧質傳明旦賊更方舫爲桁　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遙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弁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斻

說文斻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别作航非是　方言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斻涇流注斻舟度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斻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杭字相亂誤也　淮南王書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高誘注方兩小船並濟爲航杭同又氾論訓云乃爲窬木方板以爲舟航注舟相連爲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杭注杭航通　按集韻䑪方舟也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䑪頭蓋又屬航字之別今考斻杭雖各部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書地理志餘杭縣吳興記云秦始皇舍舟杭于此因以爲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旣斻之別字若作䑪則又別之別耳　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據此則航卽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故蔡謨傳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更方航爲桁水經注成固縣城北水舊有桁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爲浮杭

又謂之潢

說文潢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　方言方舟謂之潢玉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荆州人呼潢　廣雅潢筏也　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大水橫潢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桄古文撗横二形今作桄同古黄反廣雅䑳謂之桄桄當卽潢字集韻䑳船前桄也韻會䑳艅舟名義亦兩通今仍從說文廣雅分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艦

釋名上下重版曰檻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　晉書音義稱字林云艦屋船也音檻　玉篇艦板屋舟按說文無艦字今從釋名作艦　陸機辨亡論前驅不過百艦　晉書陶侃傳侃乃以運船爲戰艦又云賊鈎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傳盧循遣别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　北堂書鈔稱義熙起居注盧循新作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書循吏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是也　宋書王鎮惡傳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咸謂爲神張興世傳司徒建安王休仁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　通典鬥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

女牆齊比戰船也（通異名）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大船也按與今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艑

廣雅艑舟也　玉篇舲小船屋也艑同　太平御覽稱字書船上有屋者曰艑　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　楚辭九章乘舲船余上沅兮王逸章句舲船船有窗牖者也　淮南王書俶真訓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舲小船也按舲艑本一字廣韻于舲字下云舟上有窗艑字下云艑艦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　按今本作言所覆衆枕也誤太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攷首篇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籚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　按視今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引此又作若鳥雀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艫

說文艫舳艫也一曰船頭（通異名）小爾雅船尾謂之艫　玉篇艫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艫庾闡揚都賦青雀飛艫是艫又通作舟名

又謂之閤閭

方言首謂之閤閭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閭是也　玉篇五比爲閤又船首之閤

又謂之鷁首

方言或謂之艗艏郭璞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廣雅艗艏舟也　玉篇舟頭爲鷁首又作榏　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于船首　淮南王書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按此則字當作鷁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船頭之名鷁首又專以繪鷁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艫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一曰舟尾　方言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柂爲舳又云舳制水也　漢書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艫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舵處艫前頭刺櫂處也（通異名）小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注亦同

又謂之杕

釋名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後見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　玉篇杕船尾小梢也木部有柁舟部有舵並云正船木按杕卽柁字今別作柁又作舵並非物原云帝嚳作柁櫓夏禹作舵又妄分爲二非也　淮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杕高誘注杕舟尾按與柁同俗作柂亦作舦皆非　裴松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昌新裝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柁入樊口　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柁乎在後所以正船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閩越云拕舟而入水說文柁曳也則柁當作拕爲是十誦律音義亦云拕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梔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　玉篇桅船上檣竿（通異名）淮南王書說林訓遽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弦板也

船後木謂之䑰

玉篇䑰軠舟又木部棑云船後棑木廣韻同　按軠與駐同玉篇于車部載此字云軠車也今湖湘間小舟無柂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即從孔中植一木船即不行軠舟之義當取此（通異名）玉篇又云棑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笭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簀如笭牀也南方人謂之笭突言涇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文弨校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淫而入其最低者曰水倉常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

玉篇笭舟中牀也按說文笭車笭也與篚通訓是舟車中可以薦物者通得謂之笭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故假借用之　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按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經音義兩引此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改也　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帊也　玉篇颿風吹船進也亦作颹帆船上帆也與舥同按據此則帆颹舥皆颿之別字今廣雅別出舥字玉篇舟部風部並別出颹字皆非　廣韻帆船上幔也亦作颿　風土記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

又謂之雙又謂之篷

說文栙雙也玉篇別作艂艭又作栙䉶　廣韻栙䉶帆未張又云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　玉篇篷連船帳也

颿柱謂之檣

太平御覽稱埤蒼檣颿柱也俗作艢玉篇同按玉篇舟部又別出艢字非　北堂書鈔稱王粲浮淮賦建衆檣以成林　郭璞江賦舳艫相接萬里連檣

船旁板謂之枻

王逸楚辭章句枻船旁板也枻一作栧　玉篇枻楫也與栧同按楫枻本二物玉篇合而爲一後人皆因之似誤

又謂之舷又謂之桅

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　玉篇艕所以進船也　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　晉書夏統傳乃操柂正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通異名）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舟濯也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濯皆所以行船　釋名在旁撥水曰櫂櫂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進也　方言或謂之櫂郭璞今之櫂歌依此名也　楚辭桂櫂兮蘭槳王逸章句櫂楫也　後漢書岑彭傳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爲黃頭郎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櫂謂之艥　玉篇櫂檝也棹同　按說文無櫂字始見新附當係濯字之別玉篇又別出棹䑲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刳木爲楫　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　說文楫舟濯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讀與楫同是楫亦可作輯與檝皆古字通　方言楫謂之橈　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淮南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

玉篇楫行舟具也　按楫亦通作杖水經注馮舟自運無杖楫之勞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攴入水杖義亦同

又謂之艆

玉篇艆艕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挐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　楚辭蓀橈兮蘭槳王逸章句橈船小楫也玉篇同　吳越春秋得一橈而行歌道中注橈小楫也　淮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撓　後漢書吳漢傳裝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檝也按俗作𦪇非　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櫂大于橈而楫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櫂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櫂笴也按此則唐楫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挐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槳郭璞搖船小橛也江東又名爲胡人　玉篇槳楫屬　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顓頊作篙槳者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岸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橋　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　玉篇篙竹刺船行也僧祇經音義亦云篙刺船竹一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玉篇木部又別出橋字益非方言疑亦後人追改　越絕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淮南說林訓以篙測江高誘注擿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愼注篙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　左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按本取相交錯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云篙所以進船也然此乃玉篇艕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樓

玉篇樓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䏭膢

玉篇䏭膢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　廣韻㶒橫水大板　按玉篇無㶒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中故加水旁今仍作業字而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淌水

以竹塞舟謂之茹

玉篇竹筎以塞舟又作袽云所以塞舟漏也　按今舟人塞漏尙謂之茹船出曜論抒船音義抒漏也又廣雅抒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爲維

又謂之紼又謂之繂

爾雅紼縭維之紼繂也郭璞注繂索　說文紼亂絲也繂𦃃屬

玉篇繂舉船索也或作繂　詩正義稱孫炎曰繂大索也又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玉篇纜維舟也　吳志甘寧傳勅船人更增舸纜

引舟謂之筰

釋名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平御覽引作笮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攷笮字義別當作筰爲是　水經注吳國西十八里有岞嶺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笮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

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笮茅索謂之笮按下笮應作筰

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筰　漢書武帝紀注西南夷尋筰以渡水因號卭筰按此則漢越嶲郡定筰大筰等縣蓋皆以是得名　魏文帝詩負筰引船行　玉篇筰竹索也引舟竹筊也又作笮按說文筊竹索也是筰筊笮三字並通

又謂之縭

釋文稱韓詩曰縭筰也　爾雅縭緌也郭璞注緌繫邵侍讀晉涵正義筰與緌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

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　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繂紼挽舟繩　玉篇牽挽也速也連也　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纜引舟之繩今俗統謂之繂繂卽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

又謂之綸

廣韻集韻稱字林綸挽船篾也　按說文玉篇並無此字疑屬紾字之別說文紾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橛又謂之杙

爾雅樴謂之杙郭璞注橜也　說文橜弋也弋橜也　詩正義稱李巡曰杙謂橜也　北堂書鈔今繫舟木曰橛俗加舟作[illegible]　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　通典軍行渡水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橛定絙使人扶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戙

玉篇戈部收戙云船板木弋部又收戙云船左右大木也　廣韻戙船纜所繫　按戙戙本一字玉篇分爲二誤今姑从廣韻作戙又戙疑亦戓字之別柯一作戓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玉篇別作戕戓非是

候風謂之綄

淮南王書若綄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綄候風也　玉篇綄候風五兩也

又謂之俔

淮南王書譬若俔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按綄與俔字形本相近當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作莧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　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此卽候風之制船上候風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柜

廣雅泝斗謂之⿰木𦣞曹憲音頤　玉篇⿰木𦣞船戽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檥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檥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　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檥　玉篇艤整舟向岸按艤當作檥

水渡謂之⿰舟隹

說文⿰舟隹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　玉篇⿰舟隹古津字按玉篇又云一作⿰舟聿蓋又津字之别今削之

船師謂之舫

說文舫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舫人習水者（通異名）爾雅舫泭也郭璞注水中簰筏　一切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北堂書鈔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按舫榜古字通今俗尙呼刺船者謂榜人又謂之長年　玉篇榜人船人也（通異名）廣雅舟舫榜船也按或作艕非　楚辭齊吳榜以擊汰王逸章句吳榜船櫂也　北堂書鈔稱傳玄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服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服从人　玉篇⿰舟人服二同音伏　廣韻⿰舟人古文服字按皆取可以周旋之義

舟辟謂之般

爾雅釋言般旋也還也　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古文般从攴　廣雅般桓不進也又般還也　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舟台

玉篇⿰舟台船動貌　按集韻又出⿰舟及字云船動貌與⿰舟台同

舟播謂之⿰舟几

玉篇⿰舟几播舟

舟行謂之⿰舟彡

說文⿰舟彡船行也　玉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玉篇又云⿰舟彡爾雅云祭也今攺彤⿰舟彡寔二字在丹部者說文丹飾也亦借作祭名書高宗彤日爾雅商曰彤是也音徒冬切一在舟部說文船行也音丑林切玉篇合爲一誤

又謂之⿰舟舌又謂之⿰舟疌又謂之⿰舟并

玉篇⿰舟舌⿰舟疌⿰舟并並舟行

舟進謂之艖

玉篇艖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歬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舟刂

說文⿰舟刂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玉篇同　方言僞謂之仡仡不安也按⿰舟刂仡蓋一字玉篇別出⿰舟乞廣韻又別作⿰舟乙並非廣韻又有⿰舟少字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艐

爾雅艐至也孫炎艐古居字方言同　說文艐船著不行也讀若莘玉篇同又音居　廣韻艐船著沙不行也音坷　按不行卽至矣故孫炎以爲古居字

舟危謂之⿰舟戚

玉篇有　按今本字書引玉篇有舟危也三字

舟沒謂之淦

玉篇⿷匚⿰阝合船沒也　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匼船沒也亦作洽　廣韻⿷匚⿰阝合船沒　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也方言洽沈也義亦同洽⿷匚⿰阝合匼⿷匚⿰阝合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艎

玉篇艎吳舟　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艑

見上　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艑廣韻同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艑

又謂之⿰舟周

見上　初學記稱埤蒼⿰舟周吳船也

又謂之艂

見上　玉篇艂吳船也　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艂舡

越謂之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爲須慮

晉謂之舶

見上　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舶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晉船曰舶

蜀謂之舲

廣韻舲蜀人呼舟

外域人謂之⿰舟矣

見上　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舟矣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天子舟謂之艁

說文艁古文造从舟　玉篇天子船曰艁　按周制惟天子得用造舟艁蓋合造舟二字爲一　釋文稱郭氏圖云天子並七船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

又謂之鷁首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鷁首天子船也

艁又謂之浮梁

方言艁舟謂之浮梁郭璞卽今浮橋廣雅同　公羊疏稱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按東晉朱雀桁亦其遺制但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　詩正義稱李巡曰中央前後相維持曰維舟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舩　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泭

爾雅庶人乘泭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　公羊疏稱李巡曰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學

貴州水道攷上

貴州十三府爲楚蜀粵上游其閒巨川數十皆見于班固漢書司馬彪續漢志郭璞山經酈道元水經等注而唐宋以後則無聞焉蓋地沒于苗蠻名乖于土俗一水則隨地易名有至十數名不止者何怪乎撰方志詢土俗者之轉輾承訛無一可依據乎其閒即有思矯其弊如郭子章之黔記田雯之黔書而橫據胸臆不尋源流則其失亦與方志之俚鄙者等夫貴州諸巨川其旁皆高山峻嶺非若東南之水可隨時易其故道者也余以壬子冬奉

命視學此方軺車所至類皆沿源溯流證以昔聞加之目驗既不信今亦不泥古兩年于茲撰成貴州水道攷三卷凡經流七皆水之直達江海者大水八皆水之絡數十小水至貴州境以外合經流者中水百八十一皆水之能絡小水在貴州境以內合經流及大水者小水一百五十二皆合中水以入大水者而水之無名及不知所歸者尚不與焉書成晰爲三卷以由湖南入江者爲卷首由四川入江者次之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者又次之各冠以表條分縷晰庶後爲方志者有所考鏡云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八月一日序

由湖南入江諸水

沅水至湖南由洞庭湖入江（經流一）

豐寧司水入沅

九股河入沅

烏堯河入沅

龍潭河入沅

麥沖河入沅（平洲河藤茶河附）

諸梁江入沅（魚梁江蘆坪江附）

卡龍河入諸梁江

麻哈江入沅（擺遞河附）

馬場江　羊場江　地松河（楊老河武勝河等附）

冷水河　樂平溪　勇勝溪　凱旋溪　舟溪

山江河並入麻哈江

高溪入沅

秀水入高溪

小江入沅水

丹江入小江　防里河又入丹江

鑑水江入沅

西江　分水凹水入鑑江

潭溪水入沅

洪舟江入沅

平茶江入洪舟江

邛水入沅

長忌河入邛水

城東溪入沅

龍溪入沅

凹溪入龍溪

左溪入沅

冶水溪入沅

直銀水入沅

幞頭堡水入直銀水

木耳溪入沅（九江附）

無水至湖南黔陽縣入沅（大水一）

飛雲洞水入無
興隆大河興隆小河入無
苗裏水入無
處洞河入無
北門河入處洞河
施秉小江入無（秉溪別溪等附）
杉木河入無
瓦窰水入無
江凱溪入無
鎮遠城西河入無
宛溪入無
焦溪入無
梅溪入無
秋溪入無
松溪入無
牙溪入無
小由溪入無
勇溪入無
白水溪入無
鐵溪入無
異溪入無
鐵廠水入異溪（竹坪河苗龍河附）
馬口溪入無
注溪　架溪入馬口溪（施溪海龍溪等附）
文水河入無
易家河入無
野雞河入無
西溪　梭溪入野雞河
黃道溪入無
銅鼓塘水入黃道溪
辰水至湖南辰谿縣入沅（大水二）
獨母水入辰水
省溪入辰水
乜江入辰水
烏羅溪　羊溪入乜江
前溪入辰水
提溪入辰水
印江入提溪

沅水攷

沅水至湖南黔陽縣始有沅江之名固矣然其發源之處自班固酈道元以後卽無能分析之者唐杜佑通典列沅溪于五溪之內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於沅水又屢易其名（辰州沅陵縣曰沅江辰溪縣下曰沅江水敘州朗溪縣下又曰沅溪水）則是水道之混自唐賢始也考漢書地理志武陵郡臨沅縣下引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無陽縣下班固原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里牂柯郡故且蘭縣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說文及劉昭郡國志注引荆州記所說並同）爲旁溝水（太平寰宇記作旁流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唐朗溪縣漢鐔成縣地杜佑通典注云有沅溪水）東過無陽縣道元注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合此數說明無水雖入沅然沅水自有正源不僅資無水也按今黄平州屬重安長官司北有金鳳山山南卽重安江古沅水也（貴州紀事清江上通重安以達都勻下通黔陽以會朗水舟楫往來較灘溪爲便）山北卽鎮陽江之源古無水也自重安江以上在清平縣

境者名凱里河在麻哈州境者俗名平定河在八寨同知境者俗名雞賈河在都勻縣境者俗名長河又名劒河亦曰馬尾河蓋自源出都勻府城內之東山至黃平州界已流三百餘里矣又下此至平召寨北入生苗界又東南百餘里至黎平府西北鎭遠府東南之清江廳界始名清江又東北至天柱縣之甕東始入湖南黔陽縣界鎭遠江自東北來會蓋自源至此已千一百餘里矣統計經古郡二牂柯武陵今府廳州縣十五都勻平越黎平鎭遠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廳都勻麻哈清平黃平施秉開泰天柱黔陽八州縣二水既合又歷辰州常德長沙三府辰谿溆浦瀘溪沅陵桃源武陵龍陽益陽八縣由洞庭湖入大江共千二百里合前實二千三百餘里古里數較短故班固云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也蓋沅水舊名三其始出故且蘭爲旁溝水一曰旁流水統名沅水（唐時則名之曰沅江又曰沅溪水）俗名九曰長河曰劒河曰馬尾河曰雞賈河曰平定河曰凱里河曰重安江曰前江（通志前江在施秉城南上爲重安江下卽清水江）曰清水江今且可由沅無二水考故且蘭之所在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班固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今無水實出黃平州南金鳳山山南又卽沅水所經之地則故且蘭縣卽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中無疑矣檢諸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縣地圖經則云且蘭在湄甕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皆故且蘭縣地也（前人以遵義爲且蘭其說蓋非）又因故且蘭可知牂柯郡治所在何則兩漢牂柯郡皆治故且蘭則牂柯郡治亦在今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左近界內可知並可因此證漢晉諸地志之誤字班固注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許慎說文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江今驗此水自黔陽縣以下至入江皆東北流惟經辰州府城外稍東南流數里卽折向北則許慎之言已確漢志東南流南字蓋傳寫之誤也劉昭郡國志注故且蘭下引晉書地道記曰有沈水（按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與此迥不相涉舊本後漢書世祖本紀臧宮與延岑戰于沅水沅又誤作沅蓋皆以字近而誤）亦沅字傳寫之誤又考沅水至重安驛東南平越府諸梁江合麻哈江諸水來會其餘州境諸水如高溪等皆會重安江明沅水自故且蘭以上僅名旁溝水自此以下至鐔成（今開泰天柱等縣山海經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指此）始有沅水之名今在開泰清江廳境者始名清水江是也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亦知清水江爲沅水上源而不能確指其出都勻府之東山而又混入平越府西北諸梁江以爲亦沅水上源不知此特支流入沅水者耳黃宗羲今水經又混沅無二水爲一皆失不細考

豐寧司水圖經自都勻府界流入長河

九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九擺寨山中東北逕鳳臺諸寨入于清江

烏堯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北發源城東烏堯寨山中流經烏耶關入于清江

龍潭河圖經在都勻府西北山東南流至府北十餘里有一水自北山來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東南來並會南流逕府城西折東南流入馬尾河

麥冲河明史地理志平浪長官司東南有麥冲河通志在都勻府城西南圖經馬尾河經都勻府西南境折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經大河鋪來會案當卽麥冲河水又考地理志平洲六洞長官司南有平洲河通志丹行司西南又有藤茶河二水當亦流合清江也

諸梁江圖經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曲曲流百餘里至府南境有一水西南自貴定縣東南山東北流經黃絲驛合數小水來會稍北府城水自西來會正當城南東北流府城東水又來會又東北卡龍河西北自牛場來會又東麻哈江西南自州來會通志諸梁江在平越府城南三里俗又訛猪梁江案平越縣東又有魚梁

江蘆坪江當亦合諸梁等江入清江者

卡龍河圖經合諸梁江

麻哈江明史地理志麻哈州本麻哈長官司洪武十六年置州南有麻哈江（按州當以水得名）圖經麻哈州西水有三源一西出貴定縣東南之樂平司兩溪至司東合而東流至州西南一出州西南者東北流一出州南者西北流俱會北流逕州西又北合東來一水又北而東北至楊老驛北又北至林老驛西北入諸梁江通志江在麻哈城南五里其上源爲兩岔江（明史地理志兩岔江以兩源合流而名）又爲算水下流入于清江案麻哈州南又有擺遞河當亦合麻哈江

馬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有馬場江通志在府城南四里與羊場江通

羊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又有羊場河俱東入于麻哈江貴州紀事明景泰元年冉璡分兵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通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二水並流合麻哈江

地松河通志在平越府城東北十五里其地名松屯南流入麻哈江案縣境又有楊老武勝等河當亦合麻哈江

冷水河明史地理志黃平州東有冷水河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里流入兩岔江明史石邦憲傳招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砦卽此

樂平溪明史地理志樂平長官司南有樂平溪通志在麻哈州樂平司南下流合于麻哈江

勇勝溪

凱旋溪圖經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案相近爛土司境又有灣溪明史四川土司傳都御史張瓚及楊輝攻敗灣溪及灣溪既立爛土諸蠻惡其逼是也今不知何水可以當之或今昔異名姑附記于此清平縣冊又云勇勝溪合山江河始入麻哈江

舟溪明史地理志清平縣有舟溪江貴州紀事作丹溪通志在平定司東入麻哈江

山江河明史地理志平定長官司東有山江河源出香爐山圖經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

高溪通志在黃平州城西北旁有高溪屯下流合秀水入重安江

秀水溪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十里合高溪

小江通志在台拱同知城南之牛皮箐北流逕城南繞城西北入于清江

丹江通志在丹江通判城西合諸山之水以成江下流入小江

防里河通志亦在丹江城東下入丹江（按沿江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之別實止一江也）

鑑水江通志在天柱縣城北又名北門江發源新溪繞城而下與清江合

西江通志在天柱縣城西北下入鑑水江

分水凹水圖經在天柱縣城北七十里沅州界水自凹分一歸沅州一歸鑑江

潭溪水一名三十里江又名八舟江又名新化江明史地理志潭溪蠻夷長官司下有潭溪（按元置潭溪長官司卽以水得名）八舟蠻夷長官司下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爲三十里江北流經此又東北爲新化江新化長官司下東南有新化江又西北合于清水江圖經潭溪有二源一出黎平府西山曰少寨河一源出府西南東北流逕府城西北與八舟河會又東逕老潭司北又東北逕新化所西曰新化江又北逕銅鼓衞西又北至明耳司之西北入清水江水口正與卭水對黎平府志新化江源出城西其上流爲八舟江下流合于清水江

洪舟江明史地理志洪舟長官司下有洪舟江（按元置洪舟長官司卽以水得名）

下流合于湖廣靖州之渠河按靖州通道縣有渠水方志源出縣西南北流逕靖州界至會同縣西北入郎江郎江至辰州府黔陽縣注沅水黎平府洪舟江在洪舟司一名洪州江攷此水合兩水後始注沅水今水經反以渠陽江爲入于洪舟江誤矣

平茶江黎平府志在府城東南源出太平山流合洪舟江

卬水元一統志宋卬水故城在今鎮遠縣東南八十里按宋立卬水縣即以是水得名即今卬水縣丞所轄圖經卬水亦曰德明河出鎮遠縣東南二溪合東南流有長忌河自西南來會又東逕卬水司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合二溪來會折南流數十里又東南流受北一小水又東南逕南洞西又東南百里至毛坪之南入清水江通志在卬水司南源出苗寨下流入沅江是也

長忌河圖經長忌河西南會卬水

城東溪圖經在錦屏縣城東二里發源于苗山經府屬之湖耳司逕迤達于湖廣之黔陽縣案此水蓋至黔陽縣入沅江

龍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下流合凹溪入清江

凹溪通志府境又有凹溪合龍溪

左溪通志在都素司南下流入清江

冶水溪通志在左溪西南亦流入清江

直銀水圖經出天柱縣西界之東大山東流曰等溪折東北流經直銀村西北又東北折南流至縣北分流夾城左右有一水西自幞頭堡至縣西來會又東稍南流至遠口北入清江

幞頭堡水圖經合直銀水

木耳溪明史地理志烏羅洞南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亦曰九十九谿下流亦入沅江通志其流紆曲東抵平南寨有九十九折

無水考

無水之名隨時代而改漢無陽縣以無水得名班固無陽縣下注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是也云首受故且蘭者蓋首受故且蘭縣諸水即今俗名苗裹水處洞河等是矣（按水經注云無水出故且蘭而班氏云首受故且蘭明其發源之處又兼受諸小水矣合觀明史地理志鎮陽江亦曰潕水上受興隆黃平諸水東流三百里入沅江其說益明）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則名舞陽蓋口音輕重字亦隨音而改沈約云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蓋三國吳時所立縣名潕陽則水亦名潕水可知元和郡縣志稱荊州記舞溪獠滸之類是也唐又名爲武谿李賢後漢書注土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又名巫溪杜佑通典唐置巫州以在巫水之間又龍標縣下云漢巫陽縣是也又名雄溪圖經鎮洋江即古雄溪五溪之一明史地理志湖廣會同縣下云東有雄溪一名洪江是也（按水經注雄無各爲一溪自唐以後乃混而爲一故無溪亦兼雄溪之名也）雄又作熊後漢書注雄土俗作熊元和郡縣志辰州下次東南熊溪敘州潭陽縣下云溪水在縣南二里（按潭陽本漢無陽縣地則此溪水當即指熊溪）是也宋名潕陽水亦名潕水太平寰宇記沅溪縣有潕陽水元豐九域志沅州黔陽縣有潕水是矣明世名爲鎮陽江亦曰鎮南江亦曰潕水明史地理志鎮遠府鎮遠縣南有鎮陽江一名鎮南江亦曰潕水是矣至名之隨地而改者在黃平州者曰黃平河又曰西門河在施秉曰洪江亦曰大江明史地理志施秉縣有洪江即鎮陽江舊志大江在施秉城北下流即鎮陽江也在鎮遠者曰鎮陽江又曰鎮洋江在思州府者曰潕陽江在青溪縣曰青溪江在玉屏縣曰平江亦曰平溪（貴州紀事宋寶祐四年詔京湖帥臣黃平清浪平溪分駐屯戍明置平溪驛亦以此水名）又統名之曰洪江明史地理志湖廣黔陽縣北有沅水又東有洪江是也至發源之山班酈及唐宋諸地志皆不詳今水經云其源自黃平所爲黃平河水道提綱云源出平越府東北之黃平州南金鳳山舊志又云源出黃平州西北三十里之都凹山今驗金鳳山都凹山下（通志北攸河在黃平州城北三十里原名都凹水即潕江之源）皆有細水流入西門河或皆無水發源之所唐宋以前地志詳慎故第云出故且蘭耳至無水入沅班氏云行八百九

十里今計黃平州至黔陽縣實八百里而近益爲不爽矣又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沅州府治漢無陽縣地正在水北而樂史引荆州記曰牂柯在舞水之陰今黃平清平等州縣均在水南又可知漢時牂柯郡卽在今黃平州左近矣（或云今黃平州舊城卽漢牂牁郡治雖亦約略之詞然相去當亦不遠）

飛雲洞水圖經無水經飛雲洞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興隆大河」

興隆小河今水經二水皆入鎮洋江

苗裏水通志在黃平州城東南下流入鎮洋江

處洞河通志在黃平城西十里源出苗境東流合北門河入鎮洋江

北門河圖經在城北下流合處洞河流入施秉縣境俗亦名小江

施秉小江通志在施秉城南源出黃平北門河至城東合大江案圖經言黃平北門河下合處洞河今復言此江源出北門河豈北門河水又分二派以入小江處洞耶又考縣境更有秉溪別溪等水當亦合㵲江

杉木水通志在施秉城北合大江

瓦窰水通志在施秉縣境合大江

江凱溪通志在施秉城東合大江

鎮遠城西河圖經鎮陽江又東北流一水自北來注之卽鎮遠府城西河也

宛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十五里

焦谿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有焦溪關梅溪關通志在鎮遠城西四十里

梅溪通志在鎮遠城東五十里

秋溪通志在梅溪東六十里

松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南三里

牙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五里

小由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十里

勇溪通志與小由溪相近

白水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三十里

鐵溪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東北有鐵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北三十里自宛溪以下所謂鎮遠九溪也按鎮遠九谿內無秋溪以上十溪皆入鎮陽江宋咸平中以田承寶爲九溪十洞撫諭都監卽此」

異溪通志在思州府城東五十里圖經上源出鎮遠府西北界大山曰路瀨河東流數十里合南北二水經鐵廠南山之南東北曲曲百里至思州府西北境有鐵廠東北水東南流來會此水以西水卽入白巖河經石阡府北注烏江者也

鐵廠水圖經合異溪通志鐵廠河在青溪縣城南案縣境又有竹坪苗龍等河疑亦合異溪者

馬口溪通志在都素司卽灑溪之上源也下流至城南一里爲灑溪又會注溪繞城而東合架溪出兩河口入㵲江

注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案明史地理志施溪長官司東有施溪思州府志又有海龍等溪當亦合諸水入㵲江也又考水經注沅水過沅陵縣後又東施水注之此施水卽今沅陵縣之施黔水與此施溪逈別

架溪圖經灑溪在思州府城南一里會注溪遶城而東合架溪

文水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會諸澗水入平江

易家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流入平江

野雞河通志在玉屏城西源自西溪棱溪諸水會合經飛鳳山野雞坪象鼻山入于平江

西溪

棱溪圖經並入野雞河

黃道溪明史地理志黃道溪長官司下有黃道溪案元置黃道溪長官司即以水得名圖經一名戶溪江源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九十里折東南五十里至司西南折東流有一水東北自銅鼓塘西南流合一水來會至大魚塘北合洪江案以下至湖南境入無水者皆不錄他皆倣此

銅鼓塘水圖經入黃道溪

辰水攷

銅仁府圖經銅仁江在府城西南發源四川酉陽司會府境諸水流至湖廣麻陽縣入沅江今水經辰水源出辰州府境南二百四十里三碚山（按三碚山即三山谷）蓋水道提綱謂之麻陽河云西自銅仁府合諸水來注之又云麻陽河數源最遠者出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即朗溪司水西入為江者也此水東入麻陽縣界又北至辰溪縣城西南入沅江今以漢志及水經注攷之即辰水也班固辰陽縣下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水經注云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今攷銅仁縣有九龍山在縣西烏羅司西南六十里當即古三山谷元和郡縣志三山谷一名辰山今俗又名梵淨山銅仁大小江並出于此圖經謂此水發源于四川酉陽司今酉陽司實古辰陽縣地是圖經與班酈諸說並合且發源處又名順溪辰順音同流俗聲轉耳酈道元又云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亦名龍門溪）歷獨母溪北入辰水今銅仁府城西北有小江圖經云源出甕濟洞至城東合于大江水道提綱麻陽河又東北折東流而東南有小江自北山東南流百餘里合東一水經府城西北而南來會焉與道元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及獨母溪北入辰水之文無不脗合則今之銅仁小江即獨母水也所云甕濟洞及北山當即古之龍門山也又辰水流逕古錦州故亦名之爲錦水又名長水今沅陵縣亦有辰水南流入沅與此水名同實異

獨母水今名小江明史地理志銅仁縣西南有銅仁大江西北有小江通志在銅仁府城西北至城東合于大江

省溪一名宙羅江明史地理志省溪長官司西有迪邏江即省溪石邦憲傳賊欲攻石阡不克還過省溪即此通志在省溪司北源出江頭山下合大江

乜江通志在烏羅司南納烏羅溪羊溪二水下合銅仁江

烏羅溪

羊溪通志並合乜江

前溪通志在城南舊大萬山司西源出大萬山東北流入銅仁大江案明史貴州土司傳銅仁長官司五其三曰大萬山

提溪明史地理志提溪長官司東有印江西有提溪通志在提溪司源出濫泥山流入銅仁江

印江通志在銅仁府東又流合提溪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五

陽湖洪亮吉學

貴州水道攷中

由四川入江諸水

延江水至四川涪州入江（經流一）

黑章水入延

落折河入延（喇雍河杉木河附）

猓玀河入落折河

以則河入延

烏西河入延

總已河入延

木空河入總已河

楊柳河入延

猪場水入楊柳河

籛朵河入延

武著河　墮極河　織金河並入籛朵河

西溪河入延

楠木溪水（雷淵等溪附）　猓隴河　高家河並入西溪河

以濟水入延

打鼓寨水　渭河　烏慶河並入以濟水　西門河　安樂河　隴溪河又入渭河

洛陽河入延（東溪車頭河附）

九溪河入延

三岔河入延（思臘河碧波橋河寧穀橋河附）

牛場河入三岔河

谷龍河入延

池水入延

跳蹬河入延

三潮水入延

雞公河入延

修文南水　那沓河入雞公河

白花箐水入延

羅傳大河入延

息蒙所水入延

刀靶水入延

養馬水入延

源溪水入延

朗水入延

達溪水入朗水

繖水入延

黑澤水入繖水

厚水入延

三江水入延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　湄溪　馬渡谿　角路溪

大溪並入三江水　大洞溪入湄溪

渡口水入延

石梁河　浦浙水並入渡口水（瀼水黄魚溪等附）

洗泥河入延

南明河水入延

上馬橋水　濟番河　一宿河　四方河　黔靈山諸泉水

貫城河水　富水　龍洞河水　黄泥哨水並入南明河

尤愛溪入濟番河　擇溪入貫城河

江界河入延
甕水　鬲坪水　袁家渡水　白泥司水　佛山河水並入
江界河　白厓河水　紅頭鋪河　草塘司河又入甕水（城
西河蛇子河等附）　新村河　新街河又入白泥司水
小江入延
牛場河入小江
鼈溪入延
小溪入鼈溪（杉溪船溪附）
落花屯水入延
清水河入延
八字河　簸箕河　三水江　甕首河　甕城河並入清水
河　麥新溪入八字河　原谿入簸箕河　加牙河入甕首
河　翁黃河　羅鴨溪　乾溪　三岔河　甲港溪並入甕
城河（翁樹河十萬溪等附）
巖頭河入延
龍底江入延
大溪入龍底江
樂回江入延
深溪入延
各容溪入延
凱科江入延
義陽江入延
泥水河入義陽江
桶口河入延
洋溪　石貫塘河　清江溪並入桶口河　犵木溪　松溪
河　板坪河又入清江谿

沙溪河入延（龍坪河會川河等附）
芙容江入延
三江入延
虎溪　思溪入三江
河由江入延
亭子溪　後溪並入河由江（猛溪河麻海溪等附）
石馬江入延
昔樂溪入延
憲溪入延
鸚武溪入延（仁溪掌溪等附）
思卬江入延（桶溪網阤溪等附）
鼈水由遵義縣境入延（大水一）
温水入鼈水
鳳皇溪入温水
黚水入鼈水
桃溪水入鼈水
樂閩河入鼈水
金鼓潭水入樂閩河
樂安河入鼈水
費水正流至四川黔江縣合延水入江支流又至湖北宜都縣入
江（大水二）
更始水至四川彭水縣界合延水入江別支又至湖南永順縣界
合西水入江（大水三）
倒羊溪水入更始水
煎茶溪水入更始水
登龍河水入更始水

洪渡河水入更始水

羅多水入更始水

何只水入更始水

太涉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經流二）

小河入大涉水

孫家河　板橋河入小河

齋郎河入大涉水

龍巖山水入齋郎河

九溪河入大涉水

乘龍山水入九溪河

古蘭河入大涉水

水思河入大涉水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猨猴溪並入水思河

金沙溪入大涉水

胡盧溪入大涉水（官堂趙洋等水附）

溹溪　南溪水入胡盧水

堯霸溪入大涉水

沙霸溪入大涉水

後溪入大涉水

風溪入大涉水

永壽橋水入大涉水

灃溪入大涉水（玉溪河附）

僰溪至四川江津縣界入江（經流三）

坡頭河入僰溪

三溪河入僰溪

安徽水至四川南川縣界入江

延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鄨縣下班固注云不狠山鄨水所出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鄨縣又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注更始水酈道元注温水黚水並出符縣俱南入鄨水鄨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班氏所云鄨水過郡二者蓋牂柯犍爲水經雖云延江水東至牂柯鄨縣然鄨水入延江水處實如道元所云在犍爲郡符縣地蓋延江水自鄨縣東屈北流之後鄨水始注之耳今考烏江一名黔江源出威寧州東北山東南流逕畢節縣南又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黔西州南又北折而東逕清鎮縣鴨池汛北又東北逕修文縣西北又東北逕開州西又東北逕烏江城南又東南逕遵義府南境又東南逕餘慶縣西北境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又東北至思南府西南境又東北至府城東南又北稍東逕印江縣西北境又北稍東至婺川縣東北境折西北流入四川酉陽州西南境又北稍西至彭水縣南境又西逕武隆廢縣南又北曲曲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亦曰涪陵江也統而計之其在安順府普定縣者曰三岔河（按三岔河合以且海等入烏江故自安順以下烏江亦兼有三岔河之名）清鎮縣境者曰的澄河（明史地理志的澄河即陸廣河上流）大定府境者曰六歸河畢節縣境者曰七星水黔西州境曰羅革河鴨池河（與清鎮縣界）陸廣河黃沙渡河（王三善傳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至烏江城以下始名烏江至餘慶縣界名巖門江（貴州土司傳總兵楊愈懋等與賊戰于江門而死疑即巖門江也）過思南府城曰思南河又名德江至彭水縣以下曰黔江河又總名曰涪陵水亦謂之內江水（太平寰宇記涪陵水一名內江水）蓋逕二省（受貴州湖南兩省水入四川）八府二十餘州縣凡十數易其名而始入大江攷威寧州東北大山已入四川屏山縣境距僰道縣不遠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僰道其地界東南至南廣蠻一百八十里知威寧州東北境在漢爲南廣縣地至宋時已爲苗蠻所占故云南廣蠻也至大定黔西修文開州甕安餘慶

石阡皆漢牂柯郡地畢節遵義又漢牂柯郡鄨縣地水經所云延江水至牂柯鄨縣又東屈北流是也（按此水自西而東而北一一不爽）至思南印江婺川彭水等縣又漢武陵郡酉陽縣地華陽國志枳縣在江州巴郡治涪陵水會道元于江水下引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支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曰涪陵水也延江水下名之曰小別江矣此又烏江爲古延水之一顯證也至云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攷今涪州實蜀漢漢平縣地江水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爲桐柱灘桐柱灘卽銅柱灘古今字異耳（道元此注卽在延江水注江之下）于是而烏江之爲延江益確然不可易獨怪延江大水源流二千餘里而自唐以後（元和郡縣志黔州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今攷唐廢播州在今遵義府界廢費州在今思南府界唐思州卽今思南思州二府境唐黔州卽今四川酉陽州及彭水縣等地與今烏江所過州縣歷歷不爽足證唐以前尚無有以延江水爲烏江者又攷宋時名此江爲巴江太平寰宇記嶺東有沅江水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水是也武隆縣務川縣下亦同）爲諸土俗名所混竟無有能剖析之者豈非以道路絕遠又大半爲苗蠻所居鏡古者所不能入今我
國家承平百餘年上下游生苗奉化惟謹而余適以其時持節得徧列十二府（惟銅仁府未至）州縣卽水道之迂入苗寨中不獲親履其地者皆細詢土人得其曲折證之水經地志等書無不脗合寧非一快事哉水道提綱既不知烏江卽延江而黃宗羲今水經田雯黔書又皆以烏江爲卽牂柯江不知牂柯江乃南流至廣西泗城府合爲左右江者里隔數千源流逈別則又不足置辯矣

黑章水通志七星水過七星橋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卽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虵節宋隆濟于墨特川當卽此地

落折河一名落腳河通志七星河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注之畢節縣册亦名響水河下流名永清河又名東門河卽落折河之上源按府境又有

喇雍河杉木河等

猓玀河圖經落腳河又東合北來之猓玀河

以則河通志七星河過大定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按此當卽圖經之以麥河

烏西河通志在大定府城東二十里源出仲麥龍潭入六歸河

總已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南源自七星關過天生橋合木空河同入六歸河

木空河圖經入總已河貴州紀事明萬曆中都御史蔡文等親詰木空河讞安智等獄不決

楊柳河圖經出平遠州西南境山曰卜牛河至州南境合猪場水下流入烏江

猪場水圖經自南來合楊柳河

簸朶河通志在平遠州城東一百里源出安順下流入六歸河

武著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六十里

墮極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三十里

織金河通志在平遠城東三十里並入簸朵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邦彥奔織金卽此

西溪河通志六歸河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猓隴河高家河等水東南流來注之

楠木溪水通志入西溪河按州境又有雷潤等溪當亦入烏江

猓隴河

高家河圖經西溪河至黔西州南境有猓隴河高家河俱自西南來注之

以濟水圖經出黔西州西北山合打鼓寨水及渭河烏慶河二水東流百五十里會烏江

打鼓寨水圖經以濟河合西南來經打鼓寨之水

渭河圖經又曰以馬河明史貴州土司傳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以渭河中心爲界王三善傳三善討安邦彥渡渭降者相繼四川土司傳安邦彥等遁入青山諸將逼渭河　西門河通志下流卽沙塡河合上洪下洪二水入渭河　安樂河

隴溪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北百五十里會安樂河出三重堰合渭河

烏慶河圖經烏慶河西自黔西州西北境合三水東流百五十里來會以濟河

洛陽河通志在安平城東二里又東北至清鎭縣城西入陸廣河

按明史地理志平壩衞東有東溪及安平縣冊城南有車頭河當皆流入鴨池河者

九溪河明史地理志安順軍民府東南有九溪河通志在安順府城東南四十里九溪匯而成河

三岔河通志在安順府城北三十里舊稱水內水外者此也圖經三岔河西南自安順府西合以且海諸水合注烏江以且海在威寧州東南二百里此水自源至此流七百里實黔江之南一源也圖經水城汛河以固汛前河古北河並合以且海明史魯欽傳陸夢龍等分駐三岔河貴州土司傳朱燮元分遣别將林兆鼎從三岔入按明史土司傳又云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地理志安順府有思臘河接水西界今方志不載此河疑卽谷龍河等之别名也通志又有碧波橋寧穀橋等河

牛場河圖經三岔河經清鎭縣西北境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之

牛場河

谷龍河明史地理志西堡長官司北有谷龍河下流合爲江通志在安順城西五十里以上三水皆合流注烏江

池水圖經六歸河經鴨池汛北有池水自南來注之

跳蹬河圖經自鎭西衞來注六歸河

三潮水通志在修文縣城北五里水日盈縮者三北流注烏江

鷄公河通志上流曰麻線河圖經南合廣順州及安平清鎭二縣水注烏江

修文南水圖經鷄公河至修文縣西境有縣南水經城南東折西北流來注之

那耆河圖經鷄公河又北那耆河自東來注之

白花箐水通志烏江又東左合白花箐水

羅傳大河通志自永寧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烏江

息蒙所水圖經水自烏江城南注烏江

刀靶水通志烏江又東得刀靶水

養馬水通志烏江又東得養馬水

源溪水通志在綏陽縣城北十里

朗水通志在綏陽縣城西又名螺水源出朗山

達溪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楊柳水經達摩山西流與朗水合

繖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合達溪朗水諸流出遵義入烏江

黑澤水通志一名清水河流入繖水

厚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趙家里經長灘入遵義以上四水皆注烏江

三江水明史地理志湄潭縣西有三江水下流入於烏江通志在湄潭縣城西南容山司有二源俱出苗界東流入烏江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通志在湄潭縣城北二十里

湄溪明史地理志湄潭縣南有湄潭水下流入烏江通志在湄

潭城南　大洞溪通志又入湄溪

馬渡溪

角路溪

大溪圖經以上諸水並合三江水

渡口水通志在綏陽城北卽合口河下流圖經烏江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

石梁河通志在城北源出桶關與渡頭河合

浦淅水通志在城北一名大灘源出湄潭山箐中與渡頭河合按縣境又有瀼水及黃魚等溪

洗泥河圖經烏江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通志在開州城東南四十里

南明河水通志烏江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圖經南明河在貴陽府城南門外源出廣順州界東北流逕府城至下流爲牛渡河至巴香北流合烏江

上馬橋水通志在上馬橋司東北下流入南明河

濟番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三十里　尤愛溪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下注濟番河

一宿河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

四方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五里源出廣順州合南明河

黔靈山諸泉水通志下注南明河

貫城河通志自塋龍山發源貫入城中流會南明河　擇溪明史地理志作宅溪通志在貴陽城北源出髑髏山流合貫城河明史李樑傳賊退保澤溪王三善傳破賊澤溪卽此

富水通志在貴陽城南源出八里屯

龍洞河水通志在貴陽城南十里下流入于南明河王三善傳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據此則七里冲亦當在龍洞左右

黃泥哨水通志注南明河通志府城西北有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宋隆濟蛇節作亂攻貴州元將劉國傑討之大破隆濟等于此今考貴州紀事大德七年四月劉國傑師出播州境大破蛇節于墨特川按此則墨特川自應在水西左近不得在貴陽也晏斯道引或說以爲卽墨章水尚近之

江界河圖經烏江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匯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通志江界河在甕安縣城北五十里入烏江

甕水一名甕安江通志在甕安城南水自高坪司由乾溪里亦曰乾溪河至縣流入江界河按甕安縣以甕水得名　白厓河水通志在甕安城南二十里匯衆溪經劉家堡入甕安江按縣境又有城西河蚍子河等疑亦合甕安江　紅頭鋪河　草塘司河圖經並合甕安河

鬲坪水按當卽水道提綱所謂坪橋河

袁家渡水明史陳璘傳追奔至龍溪又追及于袁家渡卽此

白泥司水一名白泥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東南有白泥河下流合于思南河通志在餘慶縣城南發源甕安流合烏江　新村河通志在城東下流入白泥江　新街河通志在城東源出官山下至餘慶縣治前入白泥江

佛山河水通志合江界河

小江亦曰小烏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南有小烏江下流入于烏江通志在餘慶縣城西三十里入烏江

牛場河圖經出餘慶縣西南境山合小江

鼇溪通志在餘慶城西九十里發源漁鼓洞流入巖門江

小溪通志在餘慶城西發源立鐘山流入鼇溪按縣境又有杉溪船溪疑亦合他水入巖門江者

落花屯水圖經爲江東北受落花屯水水出湄潭縣南境山

清水河亦名清水江明史地理志楊義長官司下又有清水江上流自新添衛流入經城西又名皮隴江北經垂西巴香諸苗界入烏江通志在貴定城西北三十里與貴筑縣分界皮隴江在平越縣城西二十里又東北逕開州界至巖門入烏江

八字河通志在貴定城東二里　麥新溪圖經入八字河

簸箕河通志在龍里縣城北流入貴定縣合清水河　原溪圖經入簸箕河

三水江通志在貴陽府城北三十里府西境之水派流而下至此合流爲一又東入于清水河

甕首河明史地理志太平伐長官司東南有甕首河下流合清水江通志同　加牙河明史地理志龍里衞有加牙河下流入甕首河通志在城東源出縣東南之谷者巖流入太平伐司之甕首河

甕城河明史地理志新添長官司有甕城河李檈傳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卽此通志在貴定城西二十里自平伐發源視諸水差大有橋爲黔楚大道下流合清水河　翁黃河通志在把平司翁黃山下入甕城河　羅鴨谿又合翁黃河入甕城河　乾溪通志在貴定城西十里流合甕城河　三岔河通志在小平伐司三水匯流合于甕城河　甲港谿圖經亦入甕城河按縣境又有翁樹河十萬溪等當亦合他水入清水河者

巖頭河圖經爲江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有巖頭河自南來注之

龍底江一名白巖河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南三里其上源爲包溪流逕城東黃茅囤合大溪繞府前入思南界注于烏江按此蓋卽明史地理志所云石阡江

大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南流合龍底江

樂回江通志在舊葛彰司南其源有三至方竹箐合爲一流注深溪而入烏江

深溪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北二十里

各容溪通志在深溪西八十里皆西流注于烏江

凱科江通志在石阡府境亦合烏江

義陽江通志在龍泉縣城東北五十里環繞縣治通思南大江

泥水河通志在龍泉縣城東發源東山合義陽江

桶口河通志在龍泉城東一百三十里縣境諸水匯流于此合成大河下流直抵思南入大江

洋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北十里又西經龍泉縣界合桶口河

石貫塘河通志在龍泉縣城北三里上流由老木橋三跳石二水合成大河下流過清江谿至泥水山羊等處合桶口河

清江溪通志在龍泉城北五里許下流入桶口河

犵木溪　松溪河　板坪河圖經並入清江溪

沙溪河通志在遵義城西一百里源出巖孔山流入烏江明史貴州土司傳楊應龍反安彊臣兵從沙溪入卽此按縣境又有龍坪會川等河

芙容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南仁懷縣東南並有芙容江自烏江分流東北入于黔江通志在正安城南一百里源出婺川按今遵義城北亦有芙容江與此自別又攷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漢陽縣下班固原注山闟谷漢水所出東至鄨入延水經注亦同今以輿圖核之四川敘州府慶符長寧二縣皆漢犍爲郡漢陽縣地在今仁懷縣西斜北則昔之漢水當卽今清溪石門江等水以在貴州

境外故附記于此

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有三江東南流合于虎溪亦注黔江按通志又言虎溪流入三江今核從通志

虎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南七十里流逕州南入三江

思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七十里源出南川縣牛角寨流入三江

河由江通志在沿河司源出銅仁之烏羅司流入德江

亭子溪通志亦在沿河司水自龍岡中流出入河由江

後溪通志亭子溪又北七里有後溪自馬鬃嶺流出入河由江按通典費州扶陽縣以扶水名今廢縣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里則扶水亦當在府境但未知今易何名耳水道提綱烏江至思南府境又有猛溪河麻海溪二水注之今攷思南府境諸水皆會德江此二水或卽扶水昔樂溪等之異名也

石馬江通志在沿河司下流合于德江

昔樂溪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十里流入德江

憲溪通志在思南府城南五里匯于德江

鸚武溪通志在思南城北三十里按就近有仁溪掌溪思邛江太平寰宇記思邛水本出錦州洛浦縣界經本縣四十步至思王縣下流入內江水通志在印江縣南源出朗溪司北流入德江後訛邛爲印遂以名縣按縣境又有桶溪網陀溪等當亦合思邛等水入德江

鼈水攷（温黚二水附）

今以延江水攷鼈水則今之湘江其卽漢之鼈水乎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鼈縣班固注不狼山鼈水所出（晉書地道志亦同）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水經注鼈縣有鼈水出鼈邑西不狼山東與温水合今考遵義府志及圖經湘江水出遵義府治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

龍巖山流逕湘山南與桃溪水合迂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道元云鼈水于符縣而東注延江水符縣今仁懷廳及仁懷縣以北地漢鼈縣屬牂柯符縣屬犍爲是班固所云過郡二者牂柯犍爲圖經云迂回五百餘里又南入烏江與班固七百二十里之數亦合則龍巖山當卽古之不狼山也又以鼈水卽今湘江攷之則古犍爲符縣之温水黚水卽今合湘江之洪江仁江乎（水道提綱不載仁江今水經則幷洪江不錄晏斯盛黔中水道攷亦然不知二水源流視桃溪鹿塘河等較大不可不著錄也）漢書地理志符縣温水南至鼈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鼈入江此江卽延江水也水經注鼈水東與温水合温水一曰煐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温水會闞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鼈水鼈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今遵義縣實在仁懷等縣之南知二水雖出符縣皆南至鼈縣注鼈水耳若以班氏所云入江之文謂卽大江則皆應云北注不得云南入矣知班氏所云入江卽指延江與道元所言無二古人文字簡略否則或從其究言之也圖經洪江出婁山關南山東南流至遵義東境之清乘橋北有鳳皇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來會又東南入湘江通志仁江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源出永安驛山澗下流合湘江是二水皆合湘江與道元俱南入鼈水文相合又攷班氏云温水南入黚水道元亦同又云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温水會明二水同出一縣亦互受相注之稱今土人或云洪江注仁江又或云仁江注洪江是也又洪江在唐宋時爲邪水太平寰宇記邪水在芙蓉縣東二十里南流仁江在唐宋時爲仁水太平寰宇記仁水在芙容縣西南一里南注邪水是矣且可因此證漢志及水經注之誤今本漢書鼈縣下鼈水東入延延字誤作沅（華陽國志亦同）當屬傳寫之誤道元延江水下注云鼈縣故犍爲郡治也攷鼈縣自漢迄晉宋皆未嘗屬犍爲又以知道元是誤記耳

温水今名洪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源出大樓山合仁江入

烏江

鳳皇溪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亦名長灘下流合洪江

黚水今名仁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下流合湘江入烏江

桃溪水通志在遵義府城南十里源出城北六十里上莊山溪水匯流爲羅家河至霸竹水羅會水又數里與湘江合按此水源流亦遠但源出遵義府城北至六十里之遠以是知非温黚二水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疆臣焚桃溪莊當卽此

樂閩河明史地理志作落閩水通志亦在城西南四十里原出雷變山東流八十里合湘江

金鼓潭水通志在遵義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合樂閩河

樂安河圖經出綏陽金竹里南流爲綠塘河又作鹿塘河明史地理志作樂安水通志鹿塘河二源一出綏陽縣西北山一出東北山流至城南合而南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合湘江入烏江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唐宋地志又有夷牢水帶水胡刀水胡江水等此四水未知今係何水未敢臆決姑附記于此俟再攷

費水攷

費水今名上費溪流至四川夔州府以下名夷水亦曰清江杜佑通典太平寰宇記並云後周置費州因水爲名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北百里舊費州以此名北流入四川黔江東北入湖廣施南府界曰清江明史地理志四川黔江縣南有黔江源出貴州思州府（應作思南）界正流自涪江合大江支流經此下流爲湖廣施州衞之清江施州衞下云清江合衞境諸水下流至宜都縣入于大江按漢書地理志南郡巫縣下原注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夷道縣下引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攷巫夷道並屬南郡而云過郡二者蓋水又從巫縣東逕武陵郡佷山等縣始入夷道界耳水經夷水出巴東魚復縣江漢魚復縣爲今四川夔州府奉節大寧二縣地四川黔江縣在思南府東北夔州府又在黔江縣東北蓋費水正流自黔江縣合大江後其支流又東北至夔州府境或名魚復江夷水又源于此耳總之班固志地理不能于巫縣以上更詳夷水之源水經又不克于魚復以西著彼分流之始皆緣漢時思南等府尚陷武陵蠻中是以不能從流溯源梳別幽隱故各從其所見言之亦其愼也（按延江水實漢牂柯犍爲二郡經流而漢書地理志僅以鼈水所入附見其名于鼈縣下亦此故）唐杜佑李吉甫亦似不知費水卽夷水故于施州清江縣下並云清江一名夷水杜佑又云清江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清江卽漢巫縣地以爲夷水出于此亦與水經爲夷水出魚復江同（今考魚復江在今奉節縣都亭當在今巫山縣相去僅百里）若明代迄今圖冊皆係土人記本境山水非舟楫所經卽耳目所及以視昔賢爲較密矣今此水支流至荆州府宜都縣入大江與漢地理志水經適合元和郡縣志費州涪川縣下云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疑卽指此（按下多田縣云涪陵江水經縣南五十步則知內江水非卽涪陵水也）至若諸水之合費水入江者皆已在四川境此故不錄（水道提綱等亦止言清江發源施南府西北境不知實出貴州）

更始水攷

更始水今名豐樂河亦名水德江明史地理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卽烏江之分流至四川彭水縣流入涪陵江通志在婺川城東五十里其水由龍泉湄潭折入縣境至洪渡入龔灘北會烏江水道提綱烏江入四川西陽州西南界又北稍西百餘里（東爲四川界西爲貴州界）有南溪河東北自湖廣施南府合諸水西南流自龔灘來會南溪河上源卽北河也于沅江下又云沅江至辰州府城西南有北河卽西水西北自西陽州合諸水南經府城西來會據此則南溪河與北河本通一支合涪陵水又一支合沅江矣今攷水經延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云注更始水者乃波流通注互得其稱耳）酈道元注更始水卽延江支分之始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

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道元于沅水下云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酉鄉溪合卽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謂之酉鄉溪口今考無陽故縣在今沅州府芷陽縣東南遷陵故縣在今永順府保靖縣東道元言酉水合酉鄉溪水始東逕酉陽故縣南今更始水至永順縣界入酉水正在漢酉陽故城南與道元言亦合一統志更始水今俗名北河水道提綱云北河卽酉水蓋自其合酉水後言之不知本別一水也合此數條則知今水德江卽古之更始水道元言延江之支津明志言烏江之分流其說若一道元又云更始水卽延江支分之始言支分則知水有二支故得一入延江一入沅水也又云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明自延江分出下流乃合酉水入沅故北河亦兼酉水之稱矣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益足證也道元江水下云其水南導武陵郡今思南府酉陽州及辰州永順等府皆漢武陵郡地是矣水道提綱言南溪河西南流至龔灘合烏江而通志亦言豐樂河至龔灘合烏江是豐樂河卽南溪河之證其名豐樂河者河左側有豐樂埧蓋因以名河耳太平寰宇記更始水又名涪陵水今名內江水蓋更始水係延江分支下又入涪陵江故通得涪陵江內江之名也

倒羊溪通志在婺川縣城北五里一名曉洋江至隘溪渡合豐樂河按此則隘溪卽倒羊溪下流通志別列隘溪誤

煎茶溪水圖經豐樂溪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注烏江

登龍河水水道提綱作龍登河

洪渡河水水道提綱源出婺川縣西南境龍泉縣北境山東流經綏陽場南折而東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河自西來會按太平寰宇記黔州洪杜縣唐武德二年置以縣東洪杜山得名貞觀三年又北移于洪杜溪今攷洪杜廢縣距此不遠則此河當卽昔之洪杜溪以音同而轉耳舊唐書亦云洪杜縣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龔湍卽龔灘也

羅多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八十里羅多何只皆獠之姓名明史地理志務川縣有何只水又有羅多水下流俱注于水德江

何只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二十里又云思唐山在思州東四里南連何只水北枕內江水按寰宇記縣境又有河渝水都濡水丹陽水波濤水今未知已易何名姑附記于此

大涉水攷

大涉水自晉以後名安樂水唐亦名赤虺河唐書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虺河是也後轉爲赤水河貴州圖經赤水河源出雲南鎮雄州由赤水衛東流經仁懷縣至四川合江縣入岷江攷今仁懷合江二縣皆漢犍爲郡符縣地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下原注云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是也水經名之爲鰼部水而道元注則名爲安樂水按晉穆帝分符縣置安樂縣水又因縣而改名矣常璩華陽國志夷縣有安樂水（漢平夷縣故城在今仁懷縣西南）又符縣下云縣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樂城南水通平羌僰邑是也水經注江水下符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僰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今正安州在仁懷縣之北唐于今州西七里立樂源縣今故城尚在則樂源亦當以水得名由此而推晉安樂縣亦必在今正安州界故道元云源南通僰邑流逕符縣治又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入江也又可知晉時分符縣斜東北地立安樂縣而安樂縣之南境北境仍屬符縣以道理核之歷歷不爽矣元和郡縣志安樂水逕簡州平泉縣南七十步平泉縣本漢牛鞞及符兩縣地也

赤水河

小河圖經西南自畢節縣北境合孫家河板橋河諸水東北流會

孫家河

板橋河圖經並流合小河

齋郎河通志在桐梓縣城西六十里圖經合龍巖山水西流逕縣城南西行百七十里又北合一水西南流會赤水河

龍巖山水圖經入齋郎河

九溪河圖經自南合西南來之乘龍山水北流注赤水河

乘龍山水圖經又入九溪河

古蘭河圖經赤水河西逕脉困塘北有古蘭河自西南來注之按古蘭疑古藺之譌以古藺州得名也

水思河圖經赤水河至土城西有水思河自東來儒溪泥溪自西來並注之又西北有盤橋溪自東猿猴溪自西南先後注之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猿猴溪圖經並合水思河入赤水河

金沙溪圖經自東來注赤水河

胡盧溪通志在桐梓縣城西五里與溱南二溪水會按縣境又有官堂趙洋等水

溱溪通志在桐梓縣城東二里

南溪通志在桐梓縣城南二十里並入胡盧水

堯霸溪

沙霸溪

後溪圖經赤水河又北受堯霸溪沙霸溪二水後溪一水

風溪圖經赤水河至仁懷縣西南境有風溪自西南來注之

永壽橋水圖經仁懷縣境永壽橋水自西來注赤水河灃溪通志在仁懷縣城東數十步自東注西與赤水河合按縣境又有玉溪

河

僰溪攷

僰溪今名南江卽綦江之上流圖經源出桐梓縣北境山兩源合北流百數十里曰松坎河受西南來一小水又北數十里有坡頭河自東北山來注之又北流西受一水又北九十里有三溪河自東來會又北七十里經綦江縣東而北有龍角溪自東合三小水來會又折西流經城北又西北流有沙溪溝自東北來有清溪河自西南合三岔溝及魚子溪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西北百里北受一水又北有孫溪河西南合棋盤山水來會又北至江津東境又北入江圖經江水經江津縣城西北又東北流數十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僰溪口攷元和郡縣志僰溪水在南州南川縣南四十步在三溪縣西太平寰宇記僰溪水南自廢丹邱縣流入南川縣又流經縣南四十里又北入渝州江津縣界明史地理志桐梓縣北有僰溪源出山箐綦江之上流今按僰溪之名唐以前無攷惟通典言唐武德三年平南蠻置僰州四年始改南州唐僰州之置倘以水得名耶通志桐梓縣下不載僰溪惟云有蒙渡河在桐梓縣北七十里俗傳漢唐蒙渡此因名以方向攷之或卽是耳按漢書西南夷傳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疑卽此

坡頭河通志在桐梓縣北一百四十里

三溪河元和郡縣志貞觀五年置三溪縣以縣南有僰溪東溪葛溪合流故名其縣按此則東溪葛溪皆合僰溪也今東溪葛溪通志亦不載又此下龍角溪等合僰溪已在四川界茲不錄他皆倣此貴州紀事楊應龍反以綦江之三溪五渡南川之東鄉塡立石爲播界

安微水攷

安微水今名小烏江通志源出椒溪在綏陽縣城東北六十五里流

入正安州經南川界入涪江攷太平寰宇記安微水一名孤微水西自綏養故縣來東流經綏陽縣南八里又東入都上縣西十四里又名涪水一名洑野水又折西南流入廢雞翁縣南三里又南入費州城樂縣界雞翁廢縣在今綏陽縣東按舊志以德江小烏江合而爲一似未清晰寰宇記又云涪江水南流注安微水亦誤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五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六

陽湖洪亮吉學

貴州水道攷下

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諸水

豚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一）

羊角寨水入豚水

馬場水入豚水

木魚河入豚水

巴開河入豚水

風柳溝小谿入豚水

勞村江入豚水

青雲溪水入豚水

三寶山水入青雲溪

高坡河入豚水

紅盆水入豚水

苗溪　浪溪二水入紅盆水

嘯山水入豚水

帶溪入豚水

溶江水入豚水

車江水　崩坡塘水　從龍溪並入溶江

孖女江入豚水

孖覽江入豚水

曹平江入豚水

温水由廣西合鬱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二）

馬别河入温（大橋河附）

深溪河　阿希河　木郎河　都威河並入馬别河（阿棒河）

附

羅炎河入温

搏獷河入温

克渡索獷河入搏獷河

龍渣河入温

冗渡河入龍渣河

樂繁河入温

盤水由廣西合温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三）

結里汎南山水入盤水

花魚洞水入盤水

桃花溪水入盤水

九十九渡水入盤水

落白河入盤水

拖長江入盤水

海子鋪北水　猪場河　西安河入拖長江

軟橋河水入盤水

南板橋河水入盤水

者卜河水入盤水

阿黑河入盤水

馬京河入阿黑河（大章河附）

馬畢河入盤水

都城河　江西坡水入馬畢河

寧谷河入盤水

白水河　王二河　霸陵河　打罕河（公具河阿破河附）

關嶺驛水並入寧谷河　楊吉河　菜子河　石溪河又入

白水河

北口河入盤水
巖下河入盤水（即公河落葉河附）
魯溝河入盤水
大坡哨水入盤水
潭水至廣西來賓縣合温水（大水一）
彩江入潭水
大巖江入潭水
樂民溪入潭水
利濟溪入潭水
容江入潭水
剛水至廣西武宣縣入潭水（大水二）
漣江入剛水
冷水河入漣江
環帶江入剛水
回龍江　羅番河　小水河並入環帶江
九曲江入剛水
奔龍江入剛水
大龍河入奔龍江
遠翠江入剛水
大韋河入剛水
底方河入剛水
小番河　雲溪水入底方河
玉帶河入剛水
擺遊河入剛水
腰帶河入擺遊河
洗馬河入剛水
小溪水入剛水
雙峽水入剛水

豚水攷

貴州通志都江在獨山州城東其上源爲獨山江又其上爲都勻之邦水河本名板河發源于都勻府西二十里之邦水司是也（按邦水河爲都江之上源而舊志又云邦水河通麻哈江殊誤）圖經水一名龍江有二源一出西南豐寧土司之北山北流折而東北數十里至州南里蜡寨北有西源羊角寨水自西山東流經州城西南折而南流十餘里來會今攷都江自發源六十里至獨山州屬之三角屯江流漸廣可容大舟又百餘里過都江通判城西又南逕來牛定旦諸寨至古州城東會溶江車江南流入廣西懷遠雒容二縣界按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下班固注云豚水東至廣鬱鬱林郡廣鬱縣下又注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至四會入海（山海經鬱水出象郡）西南夷傳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水經注鬱水卽豚水也（按道元此注不及班氏明晰蓋豚水實別一水亦爲鬱水上源至廣鬱下始統名爲鬱水耳不可合而爲一）豚水東北流（按此水自三角屯以上皆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同會番禺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卽此今水道提綱名是江爲龍江反以爲福祿江之支流不知此江之源較福祿江遠六七百里余以甲寅二月自都勻按試黎平由三角屯舟行至古州凡三日夜及試黎平畢將赴鎮遠沿道驗福祿江之廣狹曾不及都江十分之六且發源又近而反以爲經流知提綱之舛矣道元云豚水又逕中溜縣南與温水合今廣西象州來賓武宣皆漢中溜縣地南盤江都江二水至來賓縣始合流逕武宣縣西南蓋今南盤江卽古温水也今都江卽古豚水也益覺道元之言絲豪不爽又龍江之名蓋起于唐唐初置龍水郡及龍水

縣皆以此水名龍水縣卽今慶遠府宜山縣也豚龍聲相近蓋音之轉耳推此言之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當在今清平都江之間正臨都江之上武帝元鼎五年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下江之處亦當在今獨山州三角屯左近也惟道元言豚水東北流逕談稾縣亦當在今都勻府境左近獨山州西南可知蓋豚水古名二曰豚水亦曰牂柯江近名九發源處曰板河曰邦水河亦曰黑神河在都勻者曰都江亦曰都勻河在獨山州者曰獨山江入廣西境爲龍江（明史地理志獨山州南有獨山江卽都勻河下流南入廣西天河縣界爲龍江）又名柳江又名潯江至田雯黔書以烏江爲牂柯江則一言以折之曰今烏江不能通番禺明鄭旻又以北盤江爲牂柯江則又可卽漢書水經折之道元云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按今北盤江在永寧安南之間非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所其誤一也今北盤江廣數十步兩岸皆高山峻嶺無從展拓與水經注水廣數里及縣臨江上之說又相背謬其誤二也北盤江今尚不通舟楫（圖經至廣西泗城界始略通船）而漢書武帝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必非此水其誤三也至北盤江今尚有瘴氣而都江則無亦與道元劉昭之說相合然此或古今異宜又不直據以折鄭旻矣我

朝雍正八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上江河道不特現通爛土司與粵之荔波縣接壤而爛土司地方有溪河一道進至交然寨登陸五十里卽係清水江實天地自然之形勢但有三大灘及數小灘應行修鑿已檄飭獨山州知州孫紹武查勘五十里陸路若可一併開成河道則都江清水江呼應通而聲援接云云是沅水與豚水相隔又不過五十里並有可通之勢也後不果開

羊角寨水圖經都江之西源

馬場水圖經邦水河左合馬場水右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

都江

木魚河圖經都江又東北數十里有木魚河南自唐懷寨來會

巴開河圖經都江至爛土司北折東流有巴開河自南來會

風柳溝小溪通志都江過來牛營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

勞村江明史地理志河池州荔波縣東南有勞村江源出貴州陳蒙爛土長官司流入州界爲金城江河池州下云東有金城江下流合于都泥江通志在荔波縣城東南其源二一自黑猫一自爛土司合流而入縣境圖經都江又西南而勞村江北自荔波縣城來會按勞村江凡合四小水入都江

青雲溪圖經自廣西南丹州合三寶山水來注都江

三寶山水圖經合青雲溪

高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城西南囊路寨山中經喬港躦坡諸寨南入都江

紅盆水圖經出南丹州西南經河池州城南又受東南來之涙溪三水北入都江

苗溪通志合紅盆江

涙溪三水圖經注紅盆水

嘯山水圖經都江又東南流受北來嘯山水

帶溪圖經出古州八萬猺山東北與生苗界山流至廣西思恩州白沙村西南合龍江

溶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合衆小溪以成江至城北與車江會至城東合于都江圖經都江至古州城西有溶江自城西北合衆水又至城東來會

車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因繞車寨得名圖經至古州城北合

溶江

崩坡塘水圖經合溶江

從龍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源出老荒山流入溶江

孖女江通志在古州城南苗人謂山之高者曰岑水之分者曰孖下流合都江

孖覽江圖經自永從縣寨正寨平流出北合都江

曹平江圖經自黎平府曹滴司流出注都江

温水攷

按水經注温水出牂柯夜郎縣逕談稾昆澤味滇池母單毋掇律高鐔封來唯等縣始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今攷南盤江至雲南曲靖府城外合白石瀟湘等江始有南盤江之名明史地理志南盤江下流環雲南澂江廣西三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按今曲靖府治南寧實漢味縣地圖經南盤江上流爲八達河出霑益州花山洞攷霑益州爲漢宛温縣地縣名宛温當以温水得名（按水經注止作温縣又按宛温與夜郎同屬牂柯所云花山洞者在漢時或屬夜郎縣境）至下云逕雲南府宜良縣東北則漢滇池縣地也又逕路南州西境則蜀漢建寧郡地也道元云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此水承上文而言即温水也）又逕澂江府治河陽縣東境則漢俞元縣地也又南逕彌勒州西境寧州東北境則皆蜀漢興古郡地逕阿迷州北境則又漢益州郡地又逕廣西州之南境廣南府之西北境則亦蜀漢興古郡地明史地理志澂江府治河陽縣東有鐵池河源出陸涼州流至此會撫仙湖復引流爲鐵赤河入于盤江攷鐵赤河卽古橋水班固益州郡俞元縣下注云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母單入温行千九百里道元水經注云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一名河水（按南池鐵赤聲之轉）是今之河陽縣卽漢牂柯郡母單縣左近地益可證今南盤江之爲温水矣道元又云温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温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梁水當卽今九龍馬別等河是梁水郡或亦卽以南盤江得名也按班固牂柯郡鐔封縣下注云温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八十里常璩華陽國志鐔封縣有温水蜀漢時鐔封分屬興古晉成帝分置梁水郡縣又屬之今攷自彌勒州以下南籠府以上在蜀漢爲興古郡在晉爲梁水郡來唯縣前漢屬益州後漢省今臨安府阿迷州則又漢益州郡地也道元所云温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當卽此矣南盤江下至廣西南寧府境合鬱江與班固東至廣鬱入鬱之文亦合（水經則言至廣鬱爲鬱水與班注小異）南盤江俗又名紅水江在冊亨者俗又名八渡江

馬別河通志在普安縣城南八十里圖經南盤江至廣西西隆州界又東北流有馬別河西北自貴州合深溪木郎諸水南流逕南籠府境東合都威河而東南來會按縣境又有大橋河當亦入南盤江

深溪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水道提綱又云深溪河卽馬別河之上源

阿希河圖經馬別河又東南流有阿希河東北自普安縣東南山西南流百里來會

木郎河圖經出普安州南界山

都威河通志在南籠府城西三十八里三水並注馬別河又府城北五十里有阿棒河下流入永豐州

羅炎河通志在永豐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卽永寧州盤江河下流入廣西紅江按明史地理志安隆長官司西南有同舍河疑卽羅炎等河之異名也

搏獶河通志在羅斛又西北有克渡索獶河自定番而下二水交流會合入紅江

克渡索獶河圖經入搏獶河

龍渣河通志冗渡河在冊亨流入龍渣河至者埡迤運入紅江

冗渡河圖經入龍渣河

樂繁河通志在冊亨東北南流爲達嶺河又南爲百樂河入于紅江

盤水攷

盤水今名北盤江圖經源出今威寧州西一百五十里亂山中南流入雲南霑益州界（按北盤江實出威寧州境自州境南流方至霑益州而今水經及水道提綱並諸方志均以爲兩盤江皆出雲南霑益州蓋失未深攷）又曲折東北流二百里仍入貴州界曰可渡河又折東流至大山而伏又東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安南縣境始曰盤江又東南逕永寧州西境（通志永寧州毛口河亦盤江上流）今有鐵索橋與安南縣夾江爲界者是也又南入生苗界又自生苗界東南流入廣西泗城府界北境又南與南盤江會流入粵江注海今攷三國志諸葛亮入南戰于盤中卽此水經注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云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所云盤南卽盤水之南矣劉昭郡國志注牂柯郡宛温縣下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按今雲南霑益州卽漢宛温縣地云縣北三百里核之卽今威寧州知水源出今威寧州無疑矣又攷今普安安南皆元普安縣地于唐爲盤州附唐平夷盤水三縣地于晉爲梁水郡地于蜀漢爲興古郡于兩漢爲牂柯郡地今方志皆言南籠府境爲牂柯郡地者蓋從其朔言之也晉書地理志賁古縣雖屬興古郡然依水經注所言梁水郡賁古縣則成帝置梁水郡此縣卽移屬可知且唐置盤州及盤水縣皆以今北盤江得名推此言之則今普安安南卽漢賁古縣地且以水勢驗之今盤江營鐵索橋所在水張處僅可百餘步深十餘丈春夜之交卽有瘴氣又其明證矣（按葉榆水卽今西洱河檢諸方志皆不言與北盤江通然細核水經及注經云葉榆水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阯麊泠縣北道元注云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劉昭郡國志注西隨縣下引晉書地道記曰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溪又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此則葉榆河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之一明證今葉榆水自永昌以下爲諸地志所淆二水遂若風馬牛不相及矣然賴有後漢書及水經注諸證俱在異日如履其地尚可尋源溯流一細考之耳）圖經又云拖長江自普安州平夷所來會者平夷所卽舊時平夷縣可知（按漢唐皆有平夷縣此當屬唐平夷縣故址）又唐盤州在今普安州東三十里盤水廢縣亦在普安州西皆今北盤江所經是又一證至所云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者當指伏流復出之所而言今攷方志言天生橋爲盤江伏流復出之所在威寧府東南百六十餘里其處亂山重疊左側卽華蓋洞當卽道元注所云盤町山也盤江或卽以盤町山得名矣又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漢興縣晉宋志皆屬興古郡以道里推之卽在今南籠府以東與泗城府交界處可知

結里迅南山水圖經卽威寧州東南水西南流會可渡河

花魚洞水圖經可渡河至木東汎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

桃花溪通志在威寧州城南八十里兩岸皆植桃花故名

九十九渡水通志在威寧州城西南百里並合可渡河落白河圖經可渡河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來注之

拖長江貴州紀事明宏治中普安苗米魯等築三寨于拖長江諸處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七十里源出沙陀石巖中下通盤江

海子鋪北水

猪場河

西安河圖經並注拖長江

軟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三十五里

南板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八十里上接城南三十餘里之大水塘俱流入盤江

者卜河明史地理志普安州東南有者卜河下流入于盤江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流至永寧州亦名者馬河

阿黑河通志在安南縣城東南十餘里圖經阿黑河合馬京河西

北自安南縣東境來注盤江

馬京河通志又合阿黑河按安南縣境又有大章河

馬畢河通志出南籠府新城汎西北山東流經城北又東數十里折東北而北經高伍塘及安姑之東又北流注盤江水道提綱作馬軍河誤

都城河晏斯盛黔中水道攷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汎西合馬畢河

江西坡水圖經合馬畢河

寧谷河圖經河自東北安順府會西南鎮寧永寧二州諸水西南流入盤江水道提綱寧谷河有二源一出普安定縣東北境山一出西玉山東北麓其西北麓卽三岔河源北流入烏江者是西玉山亦黔中分水嶺也

白水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路旁　楊吉河通志在鎮寧州西南十五里下注白水河　菜子河水圖經合白水河　石溪通志在鎮寧州城南四十里亦注白水河

王二河水道提綱寧谷河折東南流三十里合東來之王二河

霸陵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三十五里

打罕河通志在永豐州西北按明史地理志元以打罕夷地置永寧州則此河亦當以打罕夷得名又按地理志十二營長官司下東北有公具河北有阿破河二水當亦合寧谷河入盤水

關嶺驛水圖經並合寧谷河

北口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二十里下合盤江

巖下河通志在永寧州境圖經河東北自巖頂山西南流百餘里合東來一水南注盤江按州境又有郎公河落葉河等當亦入盤江

魯溝河圖經盤江既入生苗界有魯溝河自西安籠鎮之西北木舌寨山東流來注之

大坡哨水通志盤江過普市又合大坡哨水

潭水攷

潭水卽今永從縣之福祿江也今水經福祿江源出湖廣靖州西南流入貴州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厓江爲南江入廣西柳州界經融縣入柳江明史地理志黎平府又有福祿江其上源爲古州江下流入廣西懷遠縣境通志在永從縣城南源出石井山至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合彩江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巖江爲南江流入廣西柳州界攷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鐔成縣下班固注云玉山鐔水所出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水經注温水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又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許慎說文亦云水出武陵鐔成玉山東入鬱林今考靖州本漢武陵郡鐔成縣地黎平府亦漢武陵郡地以是知福祿江卽潭水自黎平永從至柳州界皆東流又與班酈二注合惟水道提綱及諸方志以福祿江卽柳江則誤元和郡縣志柳州馬平縣潭水東去縣二百步柳江在縣南三十步是潭柳係二水明甚今按在柳州府城南者是發源都勻府之豚水而福祿江則經柳州府城之西所謂東去縣二百步者也（按唐馬平故城在今縣稍北）以此推之則今之都江乃唐之所謂柳江太平寰宇記潯江在柳州南三十步亦名柳江是柳江又名潯江今水經亦名之爲右江明史地理志馬平縣南有柳江亦曰潯水亦曰黔江名雖多而實止一水也元和郡縣志潭水在龍城縣西十里今福祿江亦逕柳城縣西南以合柳江是也蓋唐時潭水之名尚未改至宋亦然太平寰宇記洛容縣有潭水是矣至明史地理志始名之爲福祿江柳州府懷遠縣下云縣西北有九曲山山南謂爲石門山兩山夾峙福祿江自貴州永從

縣流逕其中至融縣爲融江至柳城縣爲柳江云至柳城縣爲柳江者蓋福祿江至柳城縣合于柳江也潭水入鬱處在今潯州府桂平縣城東桂平縣卽漢布山阿林二縣地也與道元鬱水東入阿林潭水注之及潭水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入鬱之文無一不合（按漢阿林廢縣在今桂平縣東）又通志言福祿江源出石井山攷今石井山在黎平府城南八十里豈卽漢鐔成縣玉山耶然福祿江源實出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東北石井山則在府東南且去靖州較遠則方志福祿江源出石井山之言非確論也

彩江明史地理志永從縣有彩江通志古州江東合彩江

大巖江通志在西山司源出大巖山東南流入于永從縣之福祿江明史地理志同

樂民溪通志在永從縣城東南源出鹿背山流合福祿江按明史地理志永從縣又有永從溪今不見疑卽樂民等溪之異名也

利濟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流合福祿江

容江明史地理志曹滴洞長官司西南有容江源出苗地北流入福祿江

剛水攷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毋斂縣下班固注云剛水東至潭中入潭水經注溫水下道元注云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今攷柳州府屬之馬平雒容柳城懷遠融象來賓等州縣皆漢潭中縣地云剛水西出牂柯東至潭中入潭以地形攷之殆卽今貴州定番州南境之濛江也通志濛江在定番州城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會州境諸水至破蠶入廣西泗城府界亦名牂柯江俗名烏泥江亦曰都泥江又曰紅水江入廣西界之後歷泗城慶遠思恩柳州潯州五府東蘭那地忻城遷江來賓武宣六州縣于武宣縣西北流入潭水皆由西而東一證也鎭寧（烏泥江一源出鎭寧州見下）定番二州本漢牂柯郡地漢毋斂縣今雖未知所在然以漢宋地志考之縣當幷入故且蘭則今定番州地或卽漢毋斂是二證也漢書地理志鬱林郡定周縣下班固注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受無斂者當是首受無斂水卽剛水也疑剛水至柳城又合周水始東注潭周水卽今柳城縣西南之龍溪水是矣元和郡縣志來賓縣在都泥江北來賓水東故名今考濛江正在來賓縣南又東流入潯州府界明史地理志亦曰來賓縣南有大江亦曰都泥江是三證也濛江土人亦曰牂柯江太平寰宇記來賓縣有牂柯水樂史引郡國志嚴州州門有長水深十丈從牂柯河下是四證也今水經牂柯江有二源俱出程番府一自金筑司治北爲麻線河（按今通志鎭寧州南百里有烏泥江明史地理志卽都泥江源出山箐中東南流入金筑安撫司境今廣順州又在金筑東南圖經麻線河在廣順州城北二十里卽所謂發源金筑司治北之水然則烏泥江一源又寔出鎭寧州也）至府城西境爲七曲江過盧山東經洪番方番至爲番司南爲大韋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流經小程番盧番北境南流遶府城過臥龍司西與大韋河合爲牂柯江水道提綱雖不明著牂柯江之名而云泗城府水二俱出北境大山一西南流一東南流至府城南而合又云此水源流三百餘里泗城西山北山諸水畢會今攷泗城府北境卽緊接定番州非濛江而何此五證也（按水道提綱惟誤以源出雲南寶寧縣之西洋江爲卽古夜郎豚水最誤）道元云鬱水又東入阿林潭水注之按潭水未至阿林縣之先于潭中縣已合剛水今水道提綱紅水江西南自來賓縣來會柳江俗曰都泥江今水經以今都江爲右江云右江南流逕來賓縣東牂柯江來注之（按今水經之右江卽提綱之柳江今水經之牂柯江卽提綱之紅水江也）明濛江先合柳江始注鬱水與道元所言無不恰合是六證也

漣江通志在小程番司南流入濛江

冷水河圖經合漣江

環帶江通志在羅番司南又金石司東南有回龍江俱合流而入

濛江

回龍江黔中水道攷環帶江合回龍江羅番河入濛江

羅番河通志在羅番司北

小水河通志在羅番司東亦合環帶江

九曲江通志在定番州西二十里

奔龍江通志在大龍司東下流入于濛江

大龍河通志又合奔龍江

遶翠江通志在臥龍司南流入濛江

大韋河通志在韋番司南上通程番下接臥龍亦入濛江

底方河通志在方番司合于濛江

小番河

雲溪水通志並合底方河

玉帶河通志在定番州城北下流入于濛江

擺遊河通志在盧山司西流入濛江

腰帶河黔中水道考水自盧山司南合擺遊河入濛江

洗馬河通志在盧番司東流入濛江

小溪水通志在洪番司南東入濛江

雙峽水通志在小龍司南入濛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六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

諭旨辨理石經并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衮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祕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慚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討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立石經）于侍郎則助校其訛（乾隆五十年陝西巡撫畢沅恭拓唐開成石經進呈）賃先儒之廡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叡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厠身祕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尚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尚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類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慍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觶之實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間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樹加草于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爲夲㬥之作暴磷莞之在魯論銛萃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祊本爲髹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袀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蓍訛爲蔵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遺誤

爲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絺樊之當作郗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斟去其已甚者拖扡皆論語袉紳之别字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扡爲得濱瀕皆顯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瀕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即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臤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幷天下辠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讖易處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从彡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紲之作絏城之作圻匡之作匡桓之作栢之類既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斿石碏之爲石踖大易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尚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燄以取之之燄作炎風詩禯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尃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承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覿字則覿當从繫傳本作儥舊文無哂字則哂當从淳化本作弞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墫墫之在風詩此急宜从者也至若文馬之爲媽馬戚施之作𪓰鼀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菿之誤蓺麗之从䕻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别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繈負易鞶帶之爲鞶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尙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廿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疎謬皆此）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

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啓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兹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己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常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閒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險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險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櫱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櫱山也櫱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幷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汀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溳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溳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諸雍澨禹貢云過三澨至于大別鄭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澨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爲汊水雍澨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吉甫又以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澨湖足下于澨反入下正義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澨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沅湘澧汨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汨經殊非所望矣）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郢而反至巴陵之理）傳又云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雍澨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澨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既至大別乃及雍澨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

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詁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巢卽今巢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幷毁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甑山隋立甑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卽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璠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幷識今內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荆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删諸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幷乏淹通之士而後可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尚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尚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尚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尚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汩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荆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宴七篇喜屋廬之得間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荆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附漢水釋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如淳云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與水經所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略陽縣東南（略陽本漢武都郡沮縣地今沔縣西至略陽縣界四十里）有大丙山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嘗以三月取之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並在順政縣東南七十里（順政卽漢沮縣）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又常璩華陽國志沔陽有魚穴濁水出鮒是今之大丙山卽山海經之鮒魚山也東狼谷當卽鮒魚山之別名或谷在山左近總之漢水出鮒魚山西漢水出嶓冢山（按氐道漾水亦出嶓冢山或以兩嶓冢爲疑不知實一山也以班志考之西漢水出嶓冢之西則漾水當在嶓冢東故至武都合沮亦有東漢水之目今氐道廢縣雖無可考然與西縣同屬隴西則相去必不甚遠可知）禹貢及班固鄭康成等所言皆各指一水並未嘗相背自魏收始誤以華陽郡嶓冢山爲漢水所出而後人如杜祐李吉甫等皆承其誤也又考班志沮水過郡五行四千里今以水經所過州郡核之五郡爲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若今之寧羌州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實爲西漢水所經東漢水（卽沮水）並不經其地（按白水所入之漢爲西漢水班固云氐道縣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而酈注則云白水于吐費城而東南流注西漢水是也班固西縣下云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此言西漢水至廣漢則白水入之非謂西漢水入白水也）後人乃以州北之嶓冢山附會爲東漢水之源益見其誣矣至班志與水經沮水及西漢水之外又別出氐道之漢

名漾水今考漾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漢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水經今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而班志則云武都道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今考氐道水卽漾水也東漢水卽沮水也二水合乃有沔之名矣班志又云過江夏謂之江水入江而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明二水至江夏合爲一故沔水又蒙夏水之稱矣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與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亦合又沮水卽東漢水之一證也

又與邵編修辯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踈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爲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東而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蹟圖者尚屬賈眈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既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不及昆侖墟惟此與爾雅異（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今西王母石室卽在崑崙山）若常山卽今恆山爾雅恆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鎮會稽爲南鎮霍山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元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注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獏白狐元獏則黑狐又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既連則珍奇易萃此不特羽畎之貢載自堯時綾絹之徵詳于近代而黃羆墨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幷著矣（新唐書地理志青州貢紅藍紫草）此五證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既辟小隋書地志僅有其名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雅九府之山（至樂史之言又最不足據故不辯）此六證也沂斥字隸書本近或省文作斤隸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可不从水猶之汧山爲汧水所出灉山爲灉水所出後人省文亦止作幵山灉山此七證也爾雅既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雝荊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雝州昆侖山（昆侖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荊州梁山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晉太康地志幽州本以幽都得名）營州醫無閭（尚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禹貢又幷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若謂今榮成縣南之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既乖任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證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雖于古人之外時有一得然卷帙既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根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尚未悉敢略布之閻百詩徵君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爲真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齊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閒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在今元城縣）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史記直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蕩陰之中牟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晉在衛之西北今蕩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温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温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幷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己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幷白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峙初形緣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侯而一尉由兹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既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兹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叓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既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遊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喆釣遊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壠灑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壼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壼叓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踈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援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尚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諸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乎至于陵爲蚝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跖拔則七魚猶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邦而敘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遽變舒女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埋鳥魂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不又叢責備也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有皆不敢而其閒因革亦微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 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一準近圖戶口所憑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弁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摽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弁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旨也我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之書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檃括之方懼啓津涯之歎（臣）遭逢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偕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漢魏音序

古之訓詁即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楬之爲耗梓愼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恉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逵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即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之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閔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尚題漢南閣祭酒許愼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淆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輙其附高誘注輙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罧者扣舟高誘注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罧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尚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淆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桉漢書高帝紀盱貽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蚍邱注鄭氏蚍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抾靈蠵注鄭氏抾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駰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槷从木埶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槷讀如涅从木熱省聲今考埶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旬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閼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即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

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裒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荆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疊鍾離逡遒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既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既謂以孫而定祖概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既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既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既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侯考沈氏徵近世之壞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地爭鬥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裒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茍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掇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西華既異晉初之疆理滎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尚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寧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土著皆疑幷冀之流人譜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兗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

壓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啓于義熙其朝南葺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尙多輿地之記既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鎭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罷州既顯殊于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于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撰述者既非一輩搜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臧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儁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少則止十數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鎭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舊唐書作蜀李書九卷）田融趙書十卷（舊唐書作趙石記二十卷）王度二石傳二卷（舊唐書作二石記二十卷不著名）又二石僞事二卷（舊唐書作六卷）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閭燕志十卷何沖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舊唐書作十卷）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舊唐書作段龜龍誤）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無名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實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恆山爲界既涉張皇慕容郡冊援唐國爲稱亦慚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陜地爲荆州乞伏也以漒川爲益土瑯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兗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隸于諸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僑邦則又

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异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畺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宮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

與盧學士文弨論束脩書

前坐次閣下言及吾鄉鄒君釋束脩二字以爲當從束身修飭解心竊疑之今觀臧君鏞堂輯鄭氏論語注二卷內間有疏證于自行束脩以上句用後漢書注李賢之說以破古義愚以爲不然夫一字有本訓有假借有轉訓說文束縛也从口木凡經傳束脩束脯及束牲束矢等皆須束縛此本訓也因束縛又通爲檢束之束故史傳亦言束身束心此通借也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彡部修飾也从彡攸聲皆本訓然音雖同而義實逈別公羊莊二十四年腶脩云乎何休注腶脩者脯也腶脩取其斷斷自修正古人皆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斷訓腶以修訓脩此轉訓也然取修正之義以訓脩則可遽改脩脯之字爲修正則不可何則釋名又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謂肉乾燥則縮脩縮又音同故取以相訓若脩脯可改爲修正則紊縮亦當同朐脯之義乎周禮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禮記夫人之贄脯脩前後司農皆訓脩爲脯正義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散文言之則通以迄張揖廣雅等無不皆同是脩之明訓見于經傳者又如此矣鄭氏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侃疏十五成童之歲識趣堅明鄭氏蓋言始可以執束脩之禮見于先生長者耳李賢不通義訓于延篤傳注云束脩束帶修飾劉般傳注又云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今考束脩二字見于經傳最古者儀禮穀梁檀弓儀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脩言執與酒言陳對舉穀梁隱元年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正義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若依李賢之說又當作束帶修飾之肉與謹束脩潔之問相訓乎且古人一字不虛設況于聖人若果作束帶修飾則但當云自束脩者行及以上三字皆爲剩義今有行者明束脩是禮禮須人行故曰行也孔叢子亦云子思居貧于衛或獻尊酒束脩是又束脩之見于子者今臧君等據唐人單詞而卽欲破三禮二傳及先後鄭諸家之詁訓又使聖人之言語字支離可謂銳于立异矣又後漢書言束脩者亦不一而足伏湛傳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劉般傳言束脩至行爲諸侯師胡廣傳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蓋亦如古人所云束髮立名節及史傳所載吾自束髮受書以來及吾自委贄以來吾自從師以來義實等耳賢注伏湛傳卽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蓋意以若訓脩爲修飾則下毀玷句爲贅且自行束帶修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等傳注耳前坐次語未悉故敢復及之并以質之臧君

與章進士學誠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督巡撫始符體制君詳于史例者也用敢略陳一二焉按唐分天下爲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爲十道惟移隴右道至第十與開元志略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爲十二道故樂史太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域志因之元分爲十三行省明分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爲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尚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之土則每方各著守土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以後雖已有定員然其名則欽命也

其所握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爲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書地志皆以十道爲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爲準也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以轉運使所屬爲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又本朝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廳州縣者所當效法耳考之于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存樂史如彼證之于今則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有督而無撫有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爲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爲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卽班固于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于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亮吉非憚于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新修鎭遠府志序

貴州一隅前人視爲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柯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恉水曰沅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尙非蒙爨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爲地理之學今年冬奉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卽沿無水行抵鎭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爲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適太守監利蔡君創修鎭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條分縷析星羅棊布以爲獨爲其難旣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嘆蔡君之精于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還以質之蔡君而已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爲證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證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爲證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爲且蘭而以烏江爲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通流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爲且蘭明矣此二證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并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證非從涪水矣此三證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水今考沅水出都勻府城東無水出黃平州都凹山當卽故且蘭所在此四證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椓船于此今無水至鎭遠以上卽劣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證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郎將郭昌衞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鎭遠郡實爲入滇要道則且蘭侯故邑與鎭遠當不遠必不在遵義矣此六證也

凡此諸證皆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略述焉他若貴州水道之混余又擬別爲一書以正其譌失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取裁當亦蔡君所樂觀其成者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甲集卷九

陽湖洪亮吉著

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

奏爲敬陳管見恭請訓定事查貴州本年歲試五經內輪出禮記臣按試諸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即有曾讀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臣推詳其故實緣元儒陳澔所撰禮記集說自前明永樂以來用以取士澔書本爲科舉起見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略爲詳明其餘即譾陋殊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伏查十三經正義現列學宮內禮記及儀禮周禮皆用漢儒鄭康成注最爲詳備誠如我皇上欽定禮記義疏所云精奧無如鄭注者也且陳澔集說其詳明者皆采取鄭注其簡略者即自以意爲刪改是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昔賢之訓詁半淪近奉到部咨春秋一經奉定改用三傳凡士子有志讀書者無不歡欣踴躍爭自濯磨臣愚昧之見可否禮記改用鄭注俾諸生通曉全經兼明五禮似于讀書行己皆有裨益未審有當與否伏乞皇上訓示施行爲此謹

奏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即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統勳以君名首薦遂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恆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恆不及視君含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于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坌興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㙔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倡然奚

突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卽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啓之下之卽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于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艸蘻莵蒵爲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閒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刱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于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于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羲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皇朝大臣謚法錄輶軒日紀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沖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于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恆秉華等以亮吉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讎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分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下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桑欽水經同）會稽郡吳縣下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截然爲二今細校水經注沔水下道元稱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考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合矣下又云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則今之寧國縣及建平廣德安吉孝豐諸地也下又云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巨區是又分江水與南江合後並入太湖矣許慎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晉灼亦同）道元亦云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注于海前人每致疑岷江不能至餘姚入海者不過以中隔浙江故耳今考水經漸江水下道元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又也又引闞駰十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則語更明晰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江三大水始入海班固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該者廣不必泥言在吳縣境入海也韋昭漢末鉅儒其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蓋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慎晉灼卽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餘姚在蕭山之正東山陰之東北山陰圖經鑑湖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

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宋葉夢得避暑錄尚知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則亦一顯證矣（惟北字當改作南）總之以今道里計之分江水合南江後由今貴池（古石城）陽青（古臨城）銅陵（古春穀）寧國宣城（皆古宛陵）建平廣德安吉孝豐（皆古故鄣）烏程武康（皆古烏程）餘杭（漢舊縣）仁和（古錢唐所分）蕭山（古餘暨）山陰（漢舊縣）餘姚（漢舊縣）諸州縣方入海其所逕之大水則太湖臨平湖浦陽江也班固云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云行千二百里者今自池州府至紹興餘姚縣約計千里古里數短故云千二百里也

惠定宇先生後漢書訓纂序

惠定宇先生以經學名東南其所著九經古義易漢學明堂大道錄等精博有過閻顧諸君余昨著左傳詁一書采先生之說爲多今又得讀後漢書訓纂而知先生之史學亦非近時所能及也此書皆先生采綴衆家凡有異同增損皆摘錄入卷中其門下再傳弟子朱邦衡爲之繕寫補綴彙爲一編仍有簽識某書某卷未經錄入者吾友桂進士未谷復爲補成之定本既出適吳念湖司馬入都爰力任剞劂之事瀕行復索序于余時司馬刊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甫竟復能以餘力校刊此書公諸同好是亦今之汲古主人矣余嘗慨世之讀史者類多耳食每以謝承諸人所撰後漢書爲過于范史嘗細校之而後知蔚宗去取之精決擇之慎有非諸家所可同日語者就諸家之中謝承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繆已非一端可竟又況華嶠袁山松謝沉薛瑩諸人年代較遠者乎試舉一二端言之范史周嘉傳高祖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李賢注引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女墳今攷武帝紀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汝陰縣王莽時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厥後唐杜牧爲周墀墓志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漢興周仁封汝墳侯表更言賜號正公皆沿承誤而更爲之說者又三國志陶謙傳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裴松之注引承書曰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今考陶謙傳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陳壽吳志劉繇傳及司馬光通鑑等並同則所謂拒戰見害之事非矣承又云謙初辟昱別駕從事辭疾退避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云云考謙傳謙未嘗兼領揚州一也吳志吳範傳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至孫權起東南範始委身服事是範亦未嘗爲揚州從事二也且謙本以融爲下邳相督廣陵彭城下邳糧運及曹操擊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則融之走廣陵實由下邳東下道不出臨淮三也他如范史隗囂傳更始執金吾鄧曄注引承書曄南陽南鄉人前漢既無南鄉之名又胡廣傳注引承書李咸以靈帝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今考靈帝紀咸爲太尉在四年由太僕亦非大鴻臚是承書于邑里官爵皆率意妄書不求其實其他之好爲異說以貽誤後人者又比比也今先生所纂于十六家後漢書皆條采之而不專主其說閒爲舉正其誤又可云先獲我心者矣余于後漢書中又嘗有蓄疑數十事及後校刊他書而忽覺冰釋者亦不妨略舉一二焉安帝紀永初元年及元初元年皆三月癸酉日食上巳有三月己卯日南地折一條與續漢書五行志所紀同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唯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況三月二字又屬複書且是年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自太初定

曆後至此一歲亦不容有兩日食及以五行志細勘乃知此條專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冒昧又複述于此也又王允傳傳言關中人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亦不錄及後偶閱裴松之注引漢獻帝起居注云尙書丁宮附會卓廢立云云而始知彥思者當卽丁宮無疑也至唐李賢注後漢書本集衆手成之往往得失互見卽如第四十九卷張衡傳七十九卷南匈奴傳最爲鄙謬則以分注之人較劣又卷帙獨長注後復不加檢勘故耳然則排纂諸書以爲一書折衷其是如訓纂者又曷可少乎按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書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共一百八十卷唐志劉熙注范蔚宗書亦一百二十二卷竊謂當梁陳時衆家之書俱在故二家所注卷帙繁衍若此今先生獨能于殘闕之餘網羅散失雖僅得若干卷而其難有十倍于王劉者當不獨欽先生之學識幷可以鑒先生之苦心矣余近又嘗以水經注校范書及續志增益二十餘事以前漢書三國志宋書校范書續志舉正亦不下數十事他日當質之吳桂二君或可附先生之書以行也時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夏至後五日

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曛黑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詢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既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閒疾苦與差務絡驛貌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兄芑孫之書與一文榼余愍其官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云君戇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爲爽然不懌者久之越五月得芑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于是鄖陽荊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蝟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屢啓上官求擘畫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鎭爲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嚴株及里黨一方囂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璫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于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戶單弱悉遷呂堰鎭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爲設飯廠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廿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閉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未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著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創甚自投于水賊衆憤鉤出之幷褫其衣刀槊叢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爲未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顚敗若有躓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爲立廟羅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

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卹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更

襲恩騎尉罔替

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慮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

天子封疆而數百縣起烏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突化爲萬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又以輕敵僨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爲戇以君爲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爲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于賊死于路死于饑寒者亦遂無噍類嗚乎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遷延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爲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爲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懼故因君兄芑孫之請而爲直書之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尙及識君幷尙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瀛與君兄芑孫所爲行實及狀中不更贅

呂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吳氏明太傅大學士諡文端諱宗達五世孫父文學諱宏母王氏太淑人爲文學君次女性至孝嘗以父疾侍湯藥不解衣履者累月年二十二歸于奉政君時奉政君父方司訓泰州舉家隨任太淑人述子婦職惟謹司訓亟稱之曰名家女能嫻禮法不易得也嗣司訓以老告歸家僅四壁立太淑人所以奉養之者備至顧自食不厭糠覈族黨賢之奉政君以乾隆壬申舉京兆試甲戌成進士是時太淑人在家延師課子爾昌爾益爾熾饋食豐潔鄰里不知其家之窘也歲丁丑奉政君以前教習期滿揀發山西以知縣用旋補萬全調任安邑太淑人始率諸子之官署自奉一如在家時勸奉政君節廉俸所入饋遺族鄉又爲族鄉之無力者擇地營葬至十數棺有族子幼失父母太淑人攜至署飲食訓誨一如所生長以己姪歸之歲丙戌奉政君擢張蘭同知時長君爾昌已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奉政君以事去官偕太淑人就養京邸無何奉政君遘末疾卒太淑人之辛勤醫藥黽勉喪葬與前之奉司訓君者無以異歲丁酉爾昌以刑部郎中出守濟南歷濟東泰武臨兵備道擢安徽按察使太淑人皆就養官廨雖爾昌之所以奉母者無不至然太淑人時時以盛滿爲憂遇讞獄必問有所平反有輒色喜先是爾昌之官山左也巡撫某公曾同官刑部以是知爾昌才相待出諸屬吏上太淑人獨憂之每密戒爾昌曰某公非廉謹者又情性不常他日汝必爲所累後爾昌稍欲自遠而大府已怒假讞案不實奏請鐫秩矣及移官安徽而某公果以賄敗爾昌亦被累遣戍出關半道遽卒太淑人處之裕如謂家人曰吾固知有今日久矣嗚乎太淑人處閨閤中而深識遠見固如此以視此大案中數監司大吏爲所株連至駢首而不悟者太淑人之識不已出尋常萬萬哉人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若太淑人者與漢之東海嚴母又何以異太淑人歸處家事益井井幼子爾禧以癸卯舉京兆試旋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知縣發浙江而仲子爾益亦以副貢生歷官雲南廣西直隸州州判太淑人以地近就養浙江所以戒爾禧者益嚴以是爾禧宰桐鄉調署仁和皆有聲由太淑人之教也桐鄉獄囚每爲禁卒所苦多有瘐死者太淑人則命爾禧時時恤視幷以私錢給發寒暑衣及病者醫藥全活甚衆無何爾益爾禧相繼卒于官太淑人復歸里第居常對親串雖時爲達觀語然神爲之戚矣時惟第四子爾喆在爾喆幼不良于行以疾故尤愛憐之爾喆復多病太淑人每蹙然曰強壯者盡死吾猶冀孱弱者可以送老也及太淑人之卒而爾喆已先一月死太淑人之不起亦半由追悼諸子云太淑人體素豐望之如立玉生平所爲皆有士大夫節槩遇事持大體與人言必懇誠有過亦必盡言規之無少回護待下嚴而有恩撻婢妾數未嘗過四五有士族女淪于臧獲太淑人聞之急出貲贖歸爲擇良耦婢女年及笄父母或不能輸直輒焚券聽

令遣嫁其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初八日卒臨時無甚疾苦若解脫者距生康熙五十四年壽八十四屢受覃恩累封至太淑人子五人爾昌爾益爾熾爾喆爾煊皆前卒女二人均適仕族孫六人子瑗子璵子琴子環子珏子班子瑗以副貢生官山西平定直隸州州判子班以太淑人歿後舉京兆試餘皆讀書有聲子瑗將以今年四月某日合葬太淑人于奉政君之阡求所以傳太淑人者屬之亮吉亮吉幼及見奉政君及中歲客西安爾昌之出關也送之于渭橋繼又識爾煊于杭州爾益爾喆又皆與亮吉有連以是知太淑人詳爰不辭而爲墓道之表云

伯益考上（此係幼時所作適從故簏中檢出因附刊於此）

余讀劉向列女傳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臯陶之子伯益也益信臯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祀蓋長卽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外封也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也或曰伯益實帝高陽第二子（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第二子）曰既帝高陽第二子則齒帝嚳弟也皇甫謐曰帝嚳生三十五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年合舜攝爲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啓又十七年啓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緯命曆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攷矣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或曰益既非出高陽出臯陶矣聞益之後爲秦則臯陶宜有後于秦也臧文仲聞六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何也曰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大業子使翳卽伯益則臯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卽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非古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劉歆進山海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崔靈恩云秦虞夏商時已爲諸侯則秦之出爲伯翳非伯益明矣益之後既不見而六蓼又滅故重歎不祀也曰唐祖臯陶祖伯益是乎曰祖臯陶是也祖伯益非也英舒李六四姓仲甄之後也祖臯陶不得祖伯益也然則列女傳亦盡可信乎曰亦非也曰五歲贊禹者亦鬻子帝顓頊年十五佐黃帝帝嚳年十五佐顓頊之論也且五歲贊禹則舜舉益之日益尙無歲也虞廷之臣稷不先益若稷爲帝嚳子則放勳殂落之日稷齒亦近百矣而益以五歲出其上背也曰列女傳亦不信乎曰其以伯益爲臯陶子信也曰五歲贊禹者誣也其他書可引若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等本朝閻璩百詩已言之不贅

伯益考下

余既辯伯益爲臯陶子矣閑取新唐書讀之其在宗室世系表者曰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臯陶生伯益其在宰相世系表者曰顓頊裔孫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臯陶臯陶生伯益曰余得以新唐書之誤而證經史志三書之誤矣按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則女華者大業妻也今誤以爲子且于臯陶上增減世代則新唐書之誤不必言矣孔穎達詩正義曰臯陶大業一人也若據宗室表則臯陶去大業二世矣據宰相表則臯陶去大業又三世矣而曰一人者則孔穎達誤也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則柏翳名大費唐書謂大費生臯陶者也而索隱曰卽尙書伯益以三名屬一人以三世爲一世者則索隱誤也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鄭語云秦柏翳之後因鄭語而誤者則地理志亦非也夫五帝之世久原不可考矣若必就諸家之說而以年代世數斷之則顓頊之下大業之上當以史記爲斷而唐書宗室表宰相表其說盡非大業以下臯陶以上當以唐書爲斷而史記及孔穎達諸說盡非臯陶以下以及伯益之所出則當以呂氏春秋及劉向列女傳爲斷而史記索隱以及地理志水經注諸說盡非如此而古人或可不受誣于後世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陽湖洪亮吉著

征邪教疏（戊午二月廿七大考題）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于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知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于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尚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屑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尚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既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屏民使不得歸于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靡化導于前及事有萌櫱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于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萬姓之寃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于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鷄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

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

臣謹疏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駰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強牽合之此則裴駰之妄矣宋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鄣郡且于故鄣縣下注秦鄣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鄣郡則劉攽之妄矣至閣下以爲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駰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於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邯鄲碭郡薛郡長沙）他若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郯郡見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郯郡秦置漢高改爲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郯郡（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爲郯卽在三十六年幷天下之後也）漢改郯爲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郯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郯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郯郡連書蓋薛郡入漢爲魯國郯郡入漢爲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郯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爲卽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爲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三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預爲計及明矣又旣數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秦幷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尚在桂林等三郡之先）若統行數入卽除內史及鄣郯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卽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于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爲增減裴駰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郯郡閣下則又欲幷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劉攽之邪說旣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幷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啓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爲豫州刺史鎭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幷四州諸軍事亦鎭壽陽劉敬宣傳遣使特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鎭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傳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鎭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鎭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據云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倘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經云合肥縣古滁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滁陽不在壽春今考滁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距不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廬江

灊縣之天柱以實之閣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桂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班固原注天柱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灊相去甚遠三也蓋云桂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桂耳實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演傳自稱桂天都尉桂天大將軍賈綜傳交阯兵自稱桂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阯又有天柱山得以曲爲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靳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緤傳亦爲信武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緤後更封鄘城侯則與歙異矣又考歙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爲郡國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下應邵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誤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犬丘卽敬丘而閣下復欲以瑕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

父縣學生之掞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于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于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弁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掞禱于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鋟本暇輒朱墨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于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

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幷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幷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

上東巡召試二等在

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于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爲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敢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于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亮吉謹狀

包文學家傳

先生諱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宋忠義武進縣知縣諱圭十八世孫世居武進之橫山雍正閒割縣東爲陽湖縣今爲陽湖人先生少開敏有大志學務該博不名一家居恆諷誦不輟寒則納履束橐中至夜分不寢歲壬戌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閒顧七試皆報罷遂專力詩古文辭時長洲沈尚書德潛方以詩名吳下從之遊者類皆研摩格律剽取聲調以求合于唐開元天寶諸鉅公而貌合神離千首一律其弊至以前人名作竄易數字冒爲己有者先生雖爲尚書所激賞而意趣不同嘗與同輩論詩曰詩爲心聲吾之詩必肖吾之心然後可若轉而求肖古人縱極天下之工亦古人之詩非吾之詩也又嘗作書規尚書選唐明諸家詩不考檢故籍往往時代統緒地理官爵顚倒錯雜或以前爲後本東指西幷摘其紕繆數十事有類于明孫鑛茅瓚之校史鍾惺譚元春之說詩者乞急改正毋爲有識者所笑尚書得其書數日不樂然無以難也此亦可見先生之質直有過人者矣其在里中過從者不過五六輩餘則鍵戶默坐或時時著書不妄結一客善飲酒至斗許不亂醉則談古今義理娓娓不倦然非投分深者則竟席可無片言喜寫竹石雅得天趣古籍法書名畫縱橫几席閒旁及岐黃青烏星卜六壬諸書無所不窺試之亦未嘗不驗歲乙亥里中大祲先生饘粥不給然族有貧無以斂者卽質庫錢與之歲甲申修兩縣志當事辟司采訪先生素留意里中掌故凡溝渠通塞道里遠近及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可以備采擇者先已一一筆之于書至是條舉付局中人皆推其詳贍先是常客吳中徐某家徐以事涉訟有陰事連其鄰富人童某人咸嗾徐訐出之以窺利徐以商先生先生爲陳利害止之事得解已而童知出先生意詣客次謝先生不任也歲乙酉赴試江寧遘疾遽卒年甫四十有八越三十年族人將修譜系其子達源前已舉于鄉官泗州儒學訓導遠致

書亮吉乞爲立傳亮吉與達源同歲生知先生詳且舊史氏也遂爲編次如左云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嬓惡由于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嬓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晉風俗之薄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于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嬓惡卜之觀風俗之嬓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爲斷家法壞則害及于國矣害極于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名勗其子樂羊之婦以不義愓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烝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詈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渭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爲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爲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即爲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于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別貴賤有等夫善惡有別則父曰以戒其子兄曰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世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曰以勉其子妻曰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窳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之門地才望常爲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喜遊窳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于天下可無莠民矣一州一邑及天下無莠民而尚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于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于荆氏之請然豈僅爲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于他族而可推之于天下而可

釋名疏證序（代）

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縣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衛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岨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爲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爲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爲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讀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史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

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西溪漁隱詩序

詩至今日競講宗派至講宗派而詩之真性情真學識不出嘗略論之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禎商丘宋尚書犖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丘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而皆不出于各持宗派何則才分獨有所到則嗜好各有所偏欲合之無可合也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秘閣而機庭又以才幹結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宦事之暇以詩文爲性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詩卷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不屑也亮吉廿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爲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歲合并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戍乍歸一意杜門感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閱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質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寧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詠之笄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瘵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啓扃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于女以不得入祠爲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齎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于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遘疾女醫禱罔效含殮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爲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淚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饘粥恆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爲窀穸計晝夜操作指爲之皴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于家歡奉之紉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爲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少閒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後圖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卽欲爲立嗣女曰壽夭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爲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瘥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于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爲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夭所隱忍至今者爲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

惟兄弟今弟又夭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于盜再耗于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孑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抄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而絕女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于夫爲舅姑也不死于舅姑爲葬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資一耗于賊一耗于病內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孝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爲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幾不血食矣志定于中而嗣延于世所繫豈淺鮮哉

新刻晏子春秋書後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近吾友孫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趼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爲墨氏之徒微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予幼時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予嘗執此以觀當世聰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洪君稚存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年未二十以貧客四方迄今又二十年傭書食力之外卽鍵戶誦述研精覃思過其外者如無人焉于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於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國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于六書通諧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外爲詩至二千首文及雜著數百篇而所修府州縣志及爲幕府牋奏不與焉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爲無暇日者矣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以倦於鈔寫茲友人爲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因請序于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爲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玉芝堂集及君此刻並已刊成老念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花朝日錢塘袁枚序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連珠三十二首

蓋聞十日並出不若陽烏之再中百川疾流不若靈河之東注是以日中見斗燭物之理自存山下出泉朝宗之心已著

蓋聞以近槩遠中無豪釐舉後定前失者什伍是以宋國五石忽憶前身爲星泰山一雲安知異日作雨

蓋聞片壤之安羌蜋逞其智一葉之庇螻蟻仰其陰是以吞巨舟者必思江海爲家戴尺木者乃以風雲爲蔭

蓋聞威劫于外則不非其非智昏于中則非類亦類是以指鹿作馬者刑餘之臣以鶩當鳧者刀筆之吏

蓋聞造物之儲或留而不用聖王之制每過于所防是以一世之衆飲不竭河而供之以江海萬夫之勇超不越丈而限之以城隍

蓋聞塵揚席上灰然鼎間飛揚雖同涼燠以異是以灌夫罵坐難止膝席之賓次公酒狂羣驚仰屋之歎

蓋聞力竭智窮則愚者必收拙効識大見遠則慼者不嫌過計是以塵當揚海故寃禽之志不衰杵可倚天則杞國之憂匪細

蓋聞勢盛復持以奢必無以處時過日午又益以火必無以禦夜寒是以朱門矜土木之工不能以片瓦覆末世祖宗饌飲食之譜不能以一飽貽子孫

蓋聞岐塗萬千不當殉之以跬步今古億態不當處之以思議是以立志可以入世故萬物漂動而金石不流無心可以貞運故七曜改色而風雲不壞

蓋聞器適于用貴賤之形泯材值其候小大之勢易是以二曜不可鑑影慙于半規之銅五嶽不可厲刃遜于一尺之錯

蓋聞分有可冀則谿壑難盈物非所勝則庸愚念息是以鷹隼卽鷙不求虎豹之腥漁人雖貪非冀蛟龍之獲

蓋聞獨心雖智謀事不臧隻拳雖勇遇敵必僨是以明堂九仞承之以百柱則安迅流千里障之以一簣必決

蓋聞邪正殊者必無合志之言得失明者不爲無益之事是以爲盜之室寧致禱于黔婁習佞之夫不交魂于汲直

蓋聞巧匠制物成毀難定明鑑過影曲直未分是以漢壁千鎰不能止亞父之碎秦鏡百具無由燭趙高之佞

蓋聞善之與惡氣必相感利之與害勢有各驚是以栽棘成林鴟鴞樂其安宅平衢似砥狐鼠以爲畏塗

蓋聞思匿其短者以猜疾爲肺腑冀遂其私者求黨類爲膠漆是以無鹽入室視明燭而必讎癭者過市見曲瓢而自慰

蓋聞五篋登筵旨者早盡千葩攢樹豔者先摘是以終童夙慧不臻厭次之年龔生竟夭乃致彭城之涕

蓋聞誓苦而不信者五嫁之妻力勤而不錄者屢逃之僕是以桼室之行非藉于指天晉文之臣不煩于投玉

蓋聞非神無以燭事而或有所窮非勢無以馭物而或有所遏是以珠玉沒水日月不能垂其照魑魅遁虛雷霆不能施其烈

蓋聞節有至奇視其所發行有甚烈必貴得宜是以證羊之直用于子而不慙嚴父抱柱之信移于女而必爲貞姬

蓋聞乾煦坤和矜垂于微末日變月蝕兆起于纖豪是以一婦至寃東海有赤田之旱匹士銜憤吳門成白馬之濤

蓋聞能有所盡智有所窮安之者聖強之者愚是以六合之外不知仲尼故聖于鄒衍五經之表不議孟子亦賢于莊周

蓋聞淒思一入則萬態助悲華心既揚則百族盡煦是以朱戶累累明月至而益輝蓬關蕭蕭寒風來而若怒

蓋聞飛霰于夏時苦救而天災成舉耒于朝民勞同而主事廢是以

馭一世者以不勞成勞調四氣者以不德爲德

蓋聞秉萬族之秀則物遜乎人成一節之奇則人希乎物是以充廉士之節必爲蚓而爲魚言君子之化或成猨而成鶴

蓋聞能有獨擅理不得均器有偏饒勢無能共是以田竇之家以千金而易一賦枚馬之室用萬言而貸半鐘

蓋聞美醜雜陳要于取法剛柔性定貴擇所從是以下士心競視流水而可平懦夫氣衰見高峯而亦竦

蓋聞嚴霜被澤嘉草同萎野火燎原仁獸亦燼是以君子業業不垂禍福之言小人皇皇乃著災祥之論

蓋聞理無所宜必求實效用各有適無貴虛名是以琴瑟雖雅非能引之論心鸞鶴甚馴不可委之守藏

蓋聞炫寶于門伺者百盜露奇于世忌者萬夫是以尺璧在抱必加再襲之衣積金之家恆著重扃之戶

蓋聞拔木之獸天不能不生而有山以相域感川之蟲地不能不載而有墟以相容是以魚假之足則江海之塗必塞虎傅之翼則城郭之民已空

蓋聞貴不若賤以計得失智不若愚以識趨辟是以萬衆局縮蹈白刃者烈夫一世震懾犯龍鱗者匹士

淳化縣志敘錄十八首

予自歲辛丑入關撰定此間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長武是也關中地大物博又諸紀錄自漢三輔黃圖以降曁唐韋述關中記宋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略等咸可準繩而府州縣志可采者蓋寡蓋明代諸賢事非師古苟爲節略卽故城舊瀆皆棄之如遺今所臧傳武功朝邑二志不知者以爲實過古人非篤論也予爲此志一準昔賢非苟求立異實欲藉茲成規示諸來禩凡爲記八爲簿二爲志五爲略三共三十卷凡五閱月而成其敘曰

古縣今縣新城故城黎園舊鎭流金昔鄉咸攬川陸附之橋梁倣晉朱育會稽土地記等述土地第一

史言甘泉傳志石門冶谷引涇荊山導汧灌溉之利被于無邊倣齊劉澄宋初山川古今記等述山川第二

史家遺法首記大事三千餘年如掌可指倣漢司馬遷等大事記述大事第三

古云吉行日三十里披諸圖經式其遺意倣隋西域道理記等述道理第四

嬴秦築宮遷五萬家越漢始元徙民三輔良規旣失志丁略戶稽其盈虛逮今淳化倣宋元康六年戶口簿記等述戶口第五

惟民之俗百里不同爰志士女逮農工商倣晉周處風土記等述風土第六

雍州積高神明之區雲陽甘泉又帝所居下曁小鬼靈而不誣倣齊祠廟記等述祠廟第七

世遠莫追金天有陵青烏之冢圖書可徵仿宋李彤聖賢冢墓記等述冢墓第八

秦皇漢武築宮祈仙洪崖弩阹增城在焉百世飄忽羊牛下來下士奏賦通天之臺倣晉洛陽宮殿簿等述宮殿第九

征輸之薄前代所無農桑絲粟以迄市租冊籍可稽職于胥徒倣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述會計第十

泮宮居前叢祠列後英英羣賢光我俎豆倣宋崇寧學校新法志等述學校第十一

才餘于官不廢嘯歌此如傳舍所閱旣多倣宋無名氏衙署志等述衙署第十二

白公鄭國民歌至今王陽作令亦有遺音采其遺蹟以代吏箴倣唐杜佑通典職官志等述職官第十三

世需多士士貴通經茂才異等咸貢王庭倣宋崔氏登科記等述登科第十四

廣陵列士會稽先賢列女後傳撰于顏原邑縱蕞爾無微不傳倣晉常璩華陽國士女志等述士女第十五

金石之文古稱不朽彙茲豐碑庶傳于後倣宋鄭樵通志金石略等述金石第十六

淵雲之作冠于簡端國師峨峨亦賦甘泉後有多士庶幾前賢倣漢劉向七略詞賦略等述詞賦第十七

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圖準以今尺惟茲一編咸述舊聞勿淆其次以俟後人倣常璩華陽國志序錄等述序錄第十八

終南山圭峯寺銘

若夫一峯之上支公疏其小池百尺之餘祇園森其列柏高瞻遊鱗頫矚飛鳥南則層峯接天意淩星斗北則青氣屬地靡見實宇陰厓草枯積雪尚白煦谷氣暖巖花已紅怖鴿一隊枯僧兩三翳綠蘿而居穿白雲而出相與並肩層巖凝睇初日金碧萬端華心易其素念霞采億狀茅齋成夫麗矚蓋已響沈音外思舉雲表者焉適有奇石陵乎坐次爰爲之銘曰

空水易曙白雲知春十步五步花香送人蘿谷尚暗松軒已辰僧疑入定鶴乍棲真鐘疏出寺鐙暗披帷琴牀月落蝶帳風開草名躑躅花號徘徊虬枝競挽馬首頻回塔看倚杵峯真秉圭

終南山高觀谷銘

鄠縣東南行三十里有高觀潭谷水出焉五里未及驚霆接天百步尚懸飛瀑搏頹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境也若其危厓半傾若斜景之入海巨石自轉同高穹之隕星曾不踰時已抵絕壑雖激電之閃戶飛矢之出林不是過也春雨既積山空自鳴萬壑競乎一門百丈限之盈尺此則山澤氣阻陰陽與之回皇風雲色變星辰因而匿采者矣余尋幽匪遙好奇斯過遵彼磐石薄焉觀之齋心既空盈耳有悟遂爲之銘曰

鯨波乍湧龍氣猶腥高欲切漢光疑浴星頹峯作檻劈石成局出竇始白回瀾乃青流金迄石衝谷注壤海若輪靈坻隤遜響遵巖覓電頫壑尋雷天地黯慘風雲蔽虧無人獨往有月飛來

漢麒麟閣功臣頌（幷序）

麒麟閣者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因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以予推之閣蓋搆始于文終錫名于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于中天文武集于亨衢時博陸侯霍已入禁闥富平侯安世已爲尚書令光祿大夫營平侯充國龍額侯增均已爲郎丞相博陽侯吉爲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按春秋感精符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爲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皃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則梁蕭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陸機爲漢高祖功臣頌袁宏爲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遭隆平士逢豁達之主得明目殿陛振聲巖郎挾一策入石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闥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中廄之馬既擢日磾上林之羊亦升卜式牧豕極于上相販駿登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

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值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于駑駘下則篳門甕牖發聲于蚓竅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鬥轂所以垂涕而言曰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于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于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搶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牘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于斯暇日慕其風尚不揣譾陋爰各為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為來禩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威化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讖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票騎同產既媿阿衡亦參姬旦負扆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既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握國寶勳存畫室忠勤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罹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既著肺附是屬身膺上衮世執圭玉國鈞既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頷世為虎臣千戶既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于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偉伐試覽勳簿震震烈烈篤生營平方叔召虎來于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鮐背爰求將兵神爵之元天子推轂旄頭初出羽騎始肅光光將軍遠夷斯服將偃五兵講求六穀高平對策進由儒者頗厲威嚴庶資婞雅建策堂陛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儀畫乃學計倪征和之間八貪鼎沸隆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圜扉夜閉婉孌哲人實司郡邸中興之相陰德以侯既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軺車七乘汗血千里尚冠以興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瑯邪受封兼擅易旗袨服入廟旄頭墮泥儒術既隆卿階不替宏羊駢駢比茲心計五鹿嶽嶽懟其經義東海蕭生起于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匈匈友哂碌碌終登貳宰入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寬既趣飲鴆遂請斬馬賢傅既決佞臣斯怍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踞胡服一持漢節義重于生寃銜至沒陵惟霑衿武乃刺血罽帳奏樂穹廬兩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畫麟閣肅矣西京炳靈羣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文允武立德立功平視九馭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勳尚爛望景中薩流芬灞滻

昌國君樂毅頌

皐兆大澤伊緣空桑猗惟若人厥聲亦英生後十世不直禹湯舉足欲出九野虎狼虎狼之羣鳴鳳萬仞回翮秦楚斂翼三晉攬茲德輝擇主以進功殊蓋世恩亦逾分三光既赫九鼎亦震時方忻亂天未祚德閒騰卽墨功墮騎劫七十二城悉傳以翼英英鄒彥曾不入燕翩然來斯惟茲一賢封崇昌國義感沒世身雖居趙引領北視銜恩而息戴德而死頌于千年以感國士

萬壽無疆頌（幷序　代太常卿倪承寬作）

臣某言臣伏讀

皇帝陛下正月元日詔書以乾隆四十五年值七旬

萬壽聖節敬法

皇祖聖祖仁皇帝成典布大澤于天下猗與休哉

詔書所列自祀五嶽四瀆以迄肆赦凡二十條臣竊見

皇上自御宇以來四十有五年

國家承平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天下戶一千萬口一萬萬內自羣工卿士師尹百辟外暨億兆臣妾遼逖曠遠殊形而共慶異聲而同和

喁喁焉忭忭焉蓋延頸接跡冀德侔澤自九天之下迄九地之上六
合之內以薄于六合之外然
皇上猶持盈戒成蘊謙育和自乾隆三十五年六旬
慶節至此又越十載始沛然順輿情頒
大詔以妥神祈以答中外而又繁文縟節槩
敕勿事
面戒有司
訓諭諄諄逮于下者無不隆受于天者靡敢侈至矣哉法祖之烈敬
天之心勤民惠下之誠盛德勿德雖休勿休之念靡不繪
丹扆懸
黼坐降玉陛歷金門而被于凡有知識者矣夫含生之類靡一物不
得其所至聖矣化之所被不心而應不踵而至至神矣禮樂之盛藻
地縟天至文矣聲威所被窮舟阻輪跨嶽越海至武矣謨文定武廣
聖極神涵億兆之和而受繁祉之錫至壽矣臣不敏侍從數十年自
翰林洊登卿貳親見
皇上展禮嵩高告功岱宗歷太行登會稽
蹕
興京謁闕里循河隄築海防每所
省幸施澤輒數百萬又親見
皇上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諸酋稽顙歸化難可畢數拓地三萬里
迄乎日月斗所出入又開四庫館自周秦以來經史子集靡不集其
大成兢兢業業若彼巍巍蕩蕩若此臣竊見詩之序曰時邁曰般言
天子巡守告祭柴望及祀四嶽河海也曰魚麗曰蓼蕭言天子功成
治定制禮作樂澤及四遠也曰天保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
降爾遐福曰受天百祿言天與天子以廣遠之福而天子克荷之也
又曰貽爾多福言神又能以多福貽天子也故天不答天子以日月
之壽則百祿之應不章五嶽四瀆羣祈百神不佑天子以億萬之齡
則多福之徵不顯羣工卿士內外百辟不祈天子以覆載之永則歸
美之誠不敷琬琰所鐫金石所述五三六經之所遺不可誣矣臣今
者又披瑞應之圖集靈寶之記以合今之所見則狉狉蹡蹡與化低
昂笑夸世之主而待乎麟凰何生不育元氣滲漉何囊葉之君而炫
夫嘉穀薩薩者岱爲宗曷爲濯露雨瑞日月而待升中洶洶者河以
鴻曷爲東魚鼈恬駭浪而就成功羣家首首于以戴斗惟生之厚庶
祝
天子壽橫目顛顛而惟視天何歡而抃云慶
天子之年天人之應協矣神人之理昭矣兆姓之符著矣凡此數十
條臣每見漢唐宋中葉諸盛辟得其一事無不加尊號膺玉冊鋪張
鴻名增益盛算而
皇上獨一切勿事惟民生治術爲兢兢蓋于于焉翼翼焉又將超其
識于八代之上藐然而繼五位三紀之盛軌也臣不敏素以文字受
特達之知況親覩
偉烈首沐
至化又恭值敷天之休率土之慶得預百辟之末而奉萬年之觴且
雅頌之蹟彰彰若彼而臣獨不克繼軌前哲導揚
盛美臣實恧焉輒不自諒謹獻萬壽無疆之頌八章頌曰
皇帝御宇四十五年惟天眷
帝惟
帝法天法天伊何敬以率先
德盛化洽持之以謙謙惟召和敬以集福儷乎天位永此帝籙（右第一章）
五緯既曜九魁聿張鬱鬱紫府肇乎文章惟茲文章釐以甲乙苞賢
蘊聖昭典鑄則甲觀辰啓乙帳夜陳炳炳麟麟法天之文（右第二章）
惟天有鉞鉞亦南指惟天有弓弓實西矢蠢惟不靖匪西而南

命彼六師撻伐以三爰俘渠率爰拓疆土震震霆霆憲天之武（右第三章）
敃敃穆清厥兆誰見三百六度知行之健淵淵
帝躬八龠是奠四十五載省方亦徧東西既歷南朔聿臻惠下以實
則天以勤（右第四章）
鴻流之貫揚豫兗青視天有漢爲地之經惟湮隄防下土以疾展茲
宸晝繼彼曩烈赫赫
六飛遵海而觀惟
帝東邁象天左旋（右第五章）
無云巍巍天亦降威曾不終日雷霆已回惟
皇鑒之以
詔司士捐瑕濯釁一與更始方網既解圜斗益明凡百肆赦助天省
刑（右第六章）
無云赫赫天實降澤八紘之廣覃州溢域
帝御三殿
詔出九門黎黃蒼赤歸化咏仁司農頒粟內府出帛凡百綸綍體天
施德（右第七章）
惟威惟德
帝皆則之允武允文
命以顯思融融穆穆亦若示喜天之視
君蓋惟一體肇啓
壽域肇築慶基億萬斯年天之與齊（右第八章）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一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七招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倣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冥之鄉寐而失其魂其友愚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踉蹌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溺惑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冥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尾閭而失足登昆侖而隕巔將招蒼童下白鶴尋神氣於高下訪音響於寥廓闐子昔者淩飛濤（主人江行上自大別下抵海門錢唐富春亦頻歷焉）上削玉（主人以壬寅七月遊華山往反三日）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壬辰癸巳兩歲皆道長淮抵鳳泗辛丑歲自都門至大梁欲遊王屋不果）探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討子所未至乃尚有六今將與子升中天歷太行道嵩高眺南衡由雷瓊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岧岧嶢嶢雲氣四塞泉奔如江海龍嘯若霹靂驚麏銜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天若一丸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收釃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黃華失其奇（壬辰戊戌兩遊黃山歷登蓮花天都兩峯回塗皆憩九華經宿）台蕩奪其秀（丙申秋主人偕學使者按浙東歷遵天台雁蕩諸勝）嗤太白之雪嶺（癸卯夏莊大令炘邀主人遊太白山至新開嶺憩於龍池）哂匡廬之雲岫雲夢七澤坳堂而可方（癸卯五月自西安南歸道楚中阻風泊匡廬下凡五日）巨區萬頃（癸巳十月主人訪趙舍人懷玉於穹窿山因同泛太湖歷東西兩山又獨入林屋洞凡數百步）一甌而儼受此亦跨淩古今橫絕宇宙魂如歸來急以此請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采之昆侖百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侑以播川之犀昌化之石白文衡天赤采照澤廉州翠羽鮮若霞升瓊山蜜臘黃如栗蒸永昌黃金若鑑合浦明珠代鐙（自播川犀以下皆見今一統志土產）復有九州奇貨掄於厚土中郎發丘以供嗜古南山之石椁破而東園祕器陳鼎則仲丙公乙兄丁伯申卣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蜼形之尊鏡蒲萄而馬鬣鐘荇葉而螭紋一寸之珠摶於媚尸之口逾尺之璧攫之驕王之身漆鐙煙騰而罩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所未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水自明永樂中入中國今故家時有之）歐羅之表（大西洋人製表極精恆百金直一）千鉤則如意百串則多寶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尚鼻煙皆刳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淩刳玉孕復剖裂他若士有女行則冠紳而約闌（吳俗男子腕皆喜約金玉闌及佩決）弱爲武容則樽俎而佩決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尚未卒魂如豕脫飄風拂之入東壁而沒

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樅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篔簹中鼕（今時稱梆子腔竹用篔簹木用棗）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埶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樂本事詩）然子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艮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艮輔明萬歷閒人始變爲崑山腔）吳姬婉約是曰名倡髮若燕翦聲如鶯簧年二七而尚穉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鐙滿廊披玉茗之四部舉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罍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今時盛行）劈梨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晝檀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十番嘈雜喧於里門方響則呂黑勻鉦則羅雲擫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部最盛尤擅場者則羅淩雲莊象昆陸開三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啓筵魚鐙之光燭地龍鵠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圓鉦乍起

羯鼓閉作響徹霄漢聲溢郊郭或神迷於絶伎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富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長明有秦雲擷英譜）南枝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至十闋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曰穀則河汴之麥

御廪所需（河南歲貢麵五百匣）秦中之稷九州稱腴（今秦中人呼小米曰稷米則今之小米卽古之稷也）黃兮若眞臘之寶皎兮若冰霰之餘三吳之秋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膗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陳而說新或罷飯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爲香稻米歲以入貢）初春未食香已盈屋牲則大荔之羊江山之豕（江山船飼豬以穀）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彘射雉則句曲徵鵝則固始（以上具見方志）蔬則荇紫莧紅芽黃（白菜生江淮以北者佳俗呼爲黃芽菜）菘白華陰石髮數尋吳淞蓴絲百尺瓢兒瓠子露葉霜實莒本則號堯菜種則名葛（卽今俗所呼諸葛菜）酒則會稽之醞珍於達官京口之釀峨峨百船侑以橘英之觴惠泉之尊（酒味最冽者紹興次則京口吾鄉惠泉又次之吳門福橘酒則味若醴矣）高粱燒春（今燒酒唐人呼爲燒春）味縱劣而雜陳莫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採腴於湖雍涼有孕香之麞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暨陽江中有魚狀若帶名吳王膾殘）非魚是魚膾鮮鱗而或棄巢壘燕而有餘（燕窩一名燕舟始見閩小記）西北則終南太行百年之鹿脣之爲脯東南則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西湖行廚以醋淪生魚揚州亦能效之）知子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鰣魚以采石所產爲上）晴江石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首鯸鮐之足誇（河豚產江陰魚儈成對始市薪炊不熟亦能殺人）沙州始春海門初日滿百則江潮已浮捕一則怒眥欲裂入市則一雙十雙炊薪則永日永夕專諸之刃縱刺西施之乳不釋（河豚肪名西施乳）江瑤則質薄刀鯽則味屈羅陳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卽不卽

曰將與子攬轡燕趙遵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旣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鎭名在定州）十車載氈裘之帷百船裹綠油之篷（綠篷船見廣州府志）淩越溪抵湘江披班竹之戶扇垂烟波之釣筒莫不明豔如雪回環若風千金出客裝百金擇冶容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鸚哥出籠蕩子因以不歸冶遊因之謗速吾子閑雅知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巷班竹如椽之亭梨桃之谿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而失影月墮秋而有聲園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倏爾莫及曠千春而寡儔藐遺世而獨立一則氤氳氤氳氣如初春衣飄搖而欲仙佩委宛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閨慕不言之桃李倣無聲於反舌竊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人昔扃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雨泣望良人於鬼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煙而徘徊

曰今與子搜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逮唐宋之陳跡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字之亭訪子藏書之宅江蘺盈數畝蠹魚長一尺僕縱欲敷蒼擿黃道白剖黑窮古今之至蘊而不足擴子之高識若夫今

天子文治之昌也弁冕千祀涵濡百載徵奇編於六合挺祕閣於大內皇皇焉首首焉隆古所不克津逮繙披萬集甄錄百輩惟江左之絶學則庶幾乎惠戴戴則生入華省惠則書登祕帙九經盤盤古義是出漢儒之詁周易是述戴則句股割圜以之經天水經水地以緯地理詁字則揚雄之書校經則戴德之記（主人不及見惠徵君定宇至戴吉士震則於廣坐中一面不及請益也所見二家之書惠則九經古義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左傳補注諸種戴則大戴禮校正句股割圜水經注水地記及校揚雄方言數書餘皆不及見）若此者子之所見所不見者尚以百計吳門之江沈冥蜀莊含蝌蚪而無字降柯欈而不詳出則鄰犬吠影入則飢烏

競糧越六十年尚書著錄（吳江布衣聲爲尚書之學六十年近始以小篆手寫刊木焉是章于師友存者不敢著錄恐涉標榜惟布衣年近七十知者甚希故著之以明絕學）成一家之言高二尺之牘汲古之士則踵門求觀徇華之傳流汗而不卒讀學士金石碑惟五千（大興朱學士筠收貯金石至五千種未及編校而卒）奏開石渠厥志偉焉（學士官安徽學使時曾奏請刊石經及請校永樂大典）知古則堇浦（杭編修世駿）知今則茶山（錢文敏維城）蟣蝨一牀甫沈酣乎論著戈甲滿側乃敷陳而萬言（文敏平古州苗香要奏事至數十）藝苑則詞林丈人邵（常熟邵編修齊燾）鄭（秀水鄭贊善虎文）蔣（鉛山蔣編修士銓）程（歙程校理晉芳）詩則元祐以上文則正始之聲莫不著集百卷流傳萬編（錢文敏茶山集杭編修道古堂集邵編修玉芝堂集鄭贊善誠齋集蔣編修清容集程校理勉行堂集皆幾及百卷）不朽之事昭昭可言語畢四視五步之外來如輕雲雖不卽至然若有慕云

曰今賡子伐木之篇徵子平生之識者儒碩彥齒髮近百多聞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暎一室錢塘則雄奇萬端（袁吉士枚）鉛山則鋒鍔百出（卽編修士銓）談神則氣王語鬼則志懾隨園則方冬敷花三徑則未秋零葉又復孫郎好辯汪叟力敵（錢塘汪縣丞蒼霖佞佛孫明經星衍嘗箴之苦辯終日不屈）明經老萊之考（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證道德經爲老萊子所作非柱下史老子人有詰之者則盛氣及之）州倅熊耳之說（錢州倅坫與孫明經同客西安辯熊耳山所在數十日不決今辯草存二人篋中）言未及吐頸已發赤若夫秋林萬聲清澗五色來錢生之寓齋（同里錢大令維喬）坐汪子於舫側（儀真汪學正端光）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悴不經其懷是非不關於臆趙蔣覃覃樂陳先世（主人及見趙大令虎詔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善陳先世舊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衡皆主人舅氏從受學者）温温邵管善語故事（餘姚邵校理晉涵同里管給諫幹珍民部世銘）六合之外談浸淫於八荒大父而上溯淵源及百代項孔則推占星辰（同里項秀才森孔布衣□□並善推算之學）錢許則剖析姓氏（錢先生人麟卽文敏尊人與許大令方亨陳鄉里氏族及著姓均若指掌）寒暑雜出興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詼諧（黃縣丞景仁蔣上舍青耀）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尺莫辨

曰今當返子中河之橋覓子委巷之居（主人舊居在中河橋側委巷中）危樓則北犨土牆則中虛淫霖奔乎寢榻酷日炙其庭閭吾子則蓬鬆披髮十歲不足六七有餘讀書則善忘識字則易畢被笞逃塾眼淚沒鼻聲與百舌競蠻字與蚯蚓爭拙泥人滿前鼗鼓旁列鄰童里女奔入滿側疥蟲盈手色盡醜黑唇焦口缺足又病躄相與積東堂之甎以象太山決北溝之流以狀溟涬裁枯枝爲林翦木葉作筏回皇一室已入復出摩挲雞柵薰炙鼠穴母姊溺愛不復呼喝口目正倦羹熟呼食食竟卽臥顛倒錯失呼聲如虎不知枕母之左膝詞尚未竟魂已倏合體肉旣動唇吻開闔親朋畢賀雜踏一室昔飄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之黏漆嬌兒十一粗識典籍陳詞俚鄙願長者壽彭大夫之八百

傷知己賦（幷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晝者希逢舊識覿於夢者懽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烏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虞而褫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雞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摶摶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覿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尚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概述其終始虞山邵先生齊燾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尚書錢文敏公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氏大令琦中表定安定熙凡十人賦曰

大化推遷人居其裏感乎通塞遂有憂喜非我所生非我兄弟情均誼共是曰知己是以元伯入夢巨卿哦而悅然罕生云亡鄭僑呼曰已矣夫跡不出乎四海壽不逾乎百年忽承顏而握手乃同心而比肩假以羽翼寵之光顏惟子之故豈曰能賢感茲逝者云有十焉我之降生攝提之歲靈均是同兆乎憔悴張儉至而全家傾（先大父以外姻株累又為大王父償大同城工核減帑項貲產遂罄）令伯生而慈父背（予生六年先君子見背）鬼瞰其室地荒荒而出流（所居卑隘又枕大池五六月間池水泛溢室中恆積至尺許）烏焚其巢天盤盤兮如蓋（予與太孺人同居一樓樓為鄰火延燒毀其一角旋葺旋圮卧起恆見天日焉）仲寶嬰於數喪（先君子沒後不數年兩叔父相繼下世）鬻宏依於渭陽（予免喪後貧不能自存從太孺人及三姊一弟依於外家）感尊親之義顧（予最為外王母太孺人鍾愛所以撫卹之者無不至大令舅氏亦時周給之）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外家之西即從舅氏啓宸先生所居先生妻董安人與太孺人最善昕夕來往無間）元方仲方（中表十數人定安定熙尤與予善定熙以庚辰年卒於江西德興署中年十五定安以乙酉年卒年二十三皆未及娶）文杏碧桃之館兩龍竹馬之場啓遺經於別塾（壬申以後四年皆讀書舅氏塾中）盼歸帆於豫章（舅氏官江西德興知縣外王母就養署中凡六年至壬午歲舅氏罷官始歸）太白守井而霖雨集太歲在亥而喆人亡（外王母以丁亥十月晦日下世年八十四是秋大霖雨宅前白雲谿中水溢出數尺）鼪鼠一庭歸彥甫之子舍（太孺人以外王母沒後貧無可依始挈家歸興隆里宅中）雞犬滿柵別公房之壻鄉（余為舅氏實君先生之壻歲戊子因贅焉）二十餘年奉親而處草沒衡門霜飛甕戶鹺使臨而興歎（先大父自歙遷陽湖始居白雲谿東後徙縣西大宅遂以故居歸趙氏及癸巳甲午間頻遭事故縣西宅復入官時趙賡西先生官浙江鹺使為大母伯兄代購興隆里宅十數椽始定居焉）尚書來而徒步（尚書錢文敏公見予所製樂府百首及遊山詩奇賞之適以事歸遂徒步訪焉）東里縞帶投之而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文敏公言與先君子有舊）團團如月吳紈題五字之詩（公示以所執扇即書予數詩）飄飄淩雲蜀錦寫萬言之賦鄰人塞徑野叟騎危訝孤童之抗禮驚上客之頻來風蘇蘇而振壁星踈踈而點苔被襟而檐日昃語笑而林花開於是中外之戚高下之才欣於投紵樂與銜杯五經無雙爰升講堂青門丈人來於新昌（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偕黃君景仁受業焉先生嘗呼之為二俊）垂二俊之譽共江夏之黃作論盈篋（余時著論史數十篇先生奇賞之）唫聲滿廊快新篇之手錄播逸格於詞場惟崇名之起俄頃譬初日之出榑桑昔者不樂薄遊江干（歲辛卯朱先生視學安徽一時人士會集最盛如張布衣鳳翔王水部念孫邵編修晉涵章進士學誠吳孝廉蘭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炘瞿上舍華與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中亦時至）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仲援雋勃海之博帶杜扶風之小冠惟戴斗之碩望彙人倫之偉觀方千里而建節歷八郡而盤桓前灘後灘孤月濯影上嶺下嶺異花成團（壬辰癸巳兩遊黃山外若齊雲九華敬亭采石天門龍眠諸山靡不歷焉）復飛牋於虎觀喻得士於龍泉（先生致錢詹事大昕程編修晉芳書云甫蒞江南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云）長江天塹淮海惟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翱翔揖賈生於江館（歲癸巳余在姑孰與賈明經訂交明經年六十餘即席次王元之高齋韻三首見贈後予遊維揚又與明經為焦山海門之遊明經以丙申冬下世著述甚多惜不及見然予交海內士流最衆其質直好義未有如明經也）值朱游於建康（朱博士官句容訓導年已七十餘風貌甚古愛人如不及予乙未歲客句容與相處甚久茅山赤湖閒亦時同遊焉以庚子春下世）百川助流秋雨霽而泛海十日並列華鐙排而涉岡高談則海若遁跡縱飲則山神畏狂裁報牋而盈案疊吟篇而滿篋天地運而成冬日月窮而入夜采薪於嚙指之辰（謂丙申冬奉太孺人憂）散髮於招魂之舍皐魚免喪列子遠嫁竹箭貢於

皇庭羈禽遊於日下迎門倒上公之屣傾蓋枉名卿之駕荀祕監四部之目祕而得傳（歲己亥入都館於同歲生孫君溶寓為校四部書）阮孝緒七錄之編聞而願借（都下借書惟翁詹事方綱程編修晉芳數家二君又同直　祕閣每為予假館中本勘校）惟寂惟寞實惟隴西秉直德於雕鶚相逸羣於黃驪（房師李先生性清介以御史屢與校士出其門者人皆謂無私以庚子十月下世余與同門生視含斂焉）迨夫執贄之日已鄰屬纊之期枕孟喜之膝勉之以易學絕施讎之手舉之以審幾嗚呼此知我者歸於九泉不知我者謂我胡然甲第則紛紛易主丙舍則蕭蕭數椽車輪經而腹痛班馬過而鳴酸山巨源七輩之遊人皆有集（錢文敏公茶山集邵先生玉芝堂集朱先生筍河集賈明經黃縣丞詩集俱前後已刊行李先生清苑集大令舅氏素園詩集及朱博士詩皆藏於家）孟獻子五人之友半已不傳（從表兄定安及表弟定熙均少慧善詩文夭沒既蚤不及有所著述）錄其平生之語（邵先生已下並有贈言皆緘藏篋中）感其臨命之談（文敏公嘗以識余不早為恨臨沒猶為公子中銑中鈺言之並屬訂交加禮焉）無

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大令舅氏以去年秋歿於廣東嘉應州書院）目斷臨河之帆（錢公子中銑以己亥四月入都補官病發卒於淮安舟中公子中鈺亦於是年下世）鬼燐紅兮沙磧（縣丞黄君以去年夏扶病自京師逾太行出雁門始抵安邑病益殆乃卒於寓舍）神鐙白兮江潭（謂辛巳年迎表弟定熙江西之喪）思有窮兮萬古愁無際兮終南

過舊居賦（幷序）

縣南中河橋之側洪子有舊居焉蓋居之者三世矣後主者以直賤轉貿他族乃更徙焉歲癸巳十一月也室有樓上下各四楹樓後有池寬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鼃魚池側柔桑一株桃實數樹一箔之蠶春足於食三尺之童秋足於果倨倨焉廣廣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盛則萍藻帶於周廬秋霖乍淫則莓苔生於陰牖出戶之棟鼪鼯與室鼠競馳蹟鄰之垣枯株與薜荔交翳室既荒陋器亦敝敗其木之刓而曲者太夫人之織具也其甎之方而折者予童時之唫几也過之者色不怡居之者樂自若蓋始生焉少長焉及授室焉生子焉歷二十八寒暑乃徙前歲復過之則平池積淤半已作道鄰人以桑翳其室斧其東枝餘者隨墮岸而踣周隄而視則枯條朽蔓無有存者而牆之犨北如昔也復窺其室則敗釜折几無有留者而棟之欲落未葺也里媼巷嫗集者數輩則尚述太夫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爲之賦曰

惟吾祖之令德兮冀樂土之是盤（吾祖居歙縣洪源康熙戊子己丑間始遷常州）遵過庭之雅訓兮就婚媾於江干遘家屯於癸甲兮乃巢毀而不完（吾祖始卜居白雲谿東後以其宅歸趙氏始還居縣西大宅歲癸巳甲午家事中落乃更徙焉）駐征楫而陸處兮爰搆造之無端借大地之尺咫兮規周天以爲垣逮予躬而三世兮尙營葺之未安詢東鄰之所業兮云曲簿而織筐沸晨吹於西舍兮職吹簫而給喪連櫨椽於後巷兮聞永晝之鍛聲井泉清而倚戶兮喧朝夕之百鐺紛吾廬之衆響兮每夜起而傍徨牖虛明而入月兮瓦離披而漏霜鳴蟲集於唫案兮鼪鼠經其頹梁羌吾居之何陋兮實先世之此藏桃離離而秋實兮藤宛宛而春垂風盈扉而自闔兮雨積牆而不圍水東西而十步兮桑南北以數枝每炎暑之蒸酷兮披後戶之涼颸居陶陶而自適兮雖屢空而不辭昔先人之食力兮乃終歲而在行也暨慈親之厲節兮勤日昃而不遑也奉甘糗於尊章兮爰夜紡而曉經也惟鄰左之責言兮淚汍汍而輟響也嚚聲慚而自化兮薄俗久而益貞訓鄰姬以婦道兮舍嫗集而傾聽迨行之於數紀兮消閨室之競聲憶鄒舍之東遷兮非垂教於三徙念琴書之去此兮亦豈炫乎仁里惟居廬之易主兮情紛悒而靡喜犬周巡而不輟兮鵲悲鳴而四起非儔類之是戀兮情亦眷於嗚吠遺縑巾於里媼兮挂別箴於戶裏環車輪而遠送兮盼百步而不已別遙遙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竭兮桑猗猗而靡存紆蛇出於毀竇兮宿莽抽其故萌伊茲樓之虛敞兮乃久處而習魂紛一歲之百夢兮每九十而是賁荷鄰柯之曲蔭兮感檐日之奇温思吾親之居此兮亦撫子而抱孫業去此而適彼兮遂違泰而履屯歲月盈虛人生與俱前負米而養志茲銜戚而晝居雖爰居而爰處孰倚門而倚閭昔居庳而亦樂今室廣而增歔悟卅年而成世實一世而此居既性與境而皆易吾又何樂此一世之餘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楚相孫叔敖廟碑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皐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巍巍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負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鋸益密閶闔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顱不能瞻其秒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焉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宁三歎户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嬴殆庶隣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爲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芾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官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温方縫羖羊之韗利前害後悟主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爲政衡前于軛三年而不知輪庳于梱半歲而自易百金之抉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之法擇鬻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威矣哉勝則河雍之濱封武軍之户敗則敖鄗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之先與至夫爲于一日利及千祀築芍陂濬陽泉淮南王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作雲夢之澤後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户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其三仕三黜勤拳于當國十世二世綢繆于家事固知尺帛之暖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相工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磯荆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廉吏可爲行有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隳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士女之志遂覽勝蹟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憬焉而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子之祠祭于别所增其式廓需以時日廟成乞爲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以爲既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睾之蕃膴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秸則一畝浮于十鍾方舟下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墝埆下濕今推沃饒上士惠此中國遺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美利之廣宣尼未生不及流遺愛之涕蔿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領胙則奉法舉職守死善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綰黄綬乘墨車至祠下者流連乎堂户留覽于豆俎遐哉渺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吕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篴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壓疊市甘脆葠栗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幛袖作帆折柳代檝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

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谿以北稍有竹樹下蔭窞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答響呂生歌狂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鈎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譚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吟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于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渝乎昔約風雨破其奇襃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烏訝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于閨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也以少歲之遊畢于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忘耳詩凡若干首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游者爲錢唐郭鎔同縣呂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王氏亡姑權厝志銘

先君子同產七人其五爲適高氏亡姑歸縣學生其泰早卒者也姑又次之年最幼與諸兄弟齒故行第七家人咸呼七姑云魯國嬌女扶風幼妹生甫數月即罹家屯時先王父追償大同城工核減帑項臺符屢下折田券以輸官囊金已空鷺鳴琹而僦屋爰自雲谿里舊第遷于中河橋賃舍脩脩予羽業鴟鴞之四章依依降桑均鳲鳩之七子甑生塵而日宴風吹擇以歲寒然而歌詩甫半悟鹿食之相呼魯論未終結鶉衣而不恥以儒風移其閨識者也乾隆十七年歸國子監生王君汝桂琴瑟靜好松柏悅心樂羊廢讀則正容以悟之周郁耽遊則流涕而私諫尊親嘉其有禮所天感其柔誠無何值歲元枵傷夫奇疾文宣見北知宏微之倏奄蔣侯示神識悅豫之不永截髮夜禱則光暗北辰割肌晨饋則血溢衷祖靈場之鐙自爐虛牖之幔驚開雖戟手爲厲尤避貞姬而搏膺之言親聞弱婢臨終誦詩而逝未知其祥也嗟乎語怪之錄哲人所懲而無鬼之言阮生已屈同裯三載侍疾七旬摩笄自刺則慈母驚啼對食不飧則君姑繞泣痛心誓殯掃跡居樓連壓而語不聞隣限室而影無踰閾蓋雖雅志竟違而已枯魂待斃者矣先王父憂之俾啓紗幔以授徒飾蓄響而教讀童姬繞案便號經師幼姒入門咸稱弟子亮吉每以春秋暇日參訊起居念揚水而傷心勉遺孤于忠孝蓋一門兄子雅愛李膺兩世曠僚惟期沈正先是監生君父某三世未葬七棺在堂平原則哲孫屢殤信都則全家善病姑每以爲憂微而入諫某未之急也無何姑亦遘疾以卒烏乎哀哉松枝生室華屋廢爲山邱桃符貼窗餐廚滅于藥竈鄭宗孝婦雖代尊章之愆穎川悖守將受亡靈之責姑生于雍正五年月日卒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九日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有二無子以翁命撫族子及異姓子各一人甥而彌舅不聞昔經子又生孫望之異日以監生君未葬故權厝于某所禮也積陰之氣既驟損乎生人陳殯之居或不容於列匶重爲之銘曰

繫中閨之弱質兮夙降志于典墳既怡松而悅柏兮乃出室而字人嗟三年之失儷兮羌廿載以酬身視雙棺之前後兮隨七殯而紛陳厝壓之未可久兮亦聊以妥夫貞魂

與孫季逑書

季逑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縣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尚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尚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効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取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慚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弃日而學又傭力之暇餘晷尚富疏野之質本乏知交雖膠膠則隨暗影以

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閒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縣心于貴勢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弈之趣畢命于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閒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棊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弁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

重光赤奮若元月吾友錢君獻之注爾疋釋地四篇畢時予方疏國語地名未竟病茮騩之莫定阻彤魚之乏證旁采金石搜稽或窮高觀周秦披覽亦偏聆遂得于許氏臯落證以韓生廣都之壠注乃增乎韋昭卑耳之谿名堪通于劉向以墮高之文識觸山之語誕由田渭之蹟知惠竇之傳疑（國語共工氏墮高堙庳知列子淮南觸山折柱所由附會也又晉語爲惠公從子于渭濱渭濱韓非子書作惠竇）茫茫一編窺古獨笑焉蓋六合云渺難從豎亥之步三古甚遠誰詳伯翳所名而儒者好破舊聞矜其臆獲甚或變易陵阜移徙川澤此則超北溟之說非屬寓言移太行之語遂成左證也夫創奇者既信心之已過守故者又目證而或離以數雜之居諸窮八埏之浩渺知其難矣又況高下定名肇于文命川數著錄仿自元公梁卜之所未言樊李于焉缺注郎云證之別觽而東陵未究先地昧于金蘭（漢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廬江郡有金蘭縣按金蘭無所考二漢亦無此縣水經注縣字當有誤）橋山屢移遂神迷于劍舄而能采茲衆說成乎一是高平廣平皆區方之可指朝陽夕陽非向背之虛號則前哲之所未及視景純而或過者焉時孫君季逑亦注山海經削諸迂怪之談證以耳目所及揖夷堅于上世諒厥用心友裴鄺于六朝均茲命意蓋輿地之學至今日而言者益廣亦訂之益精也若夫日下之所在息愼之爲方此之闕疑師夫前聖

適汪氏仲姊哀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昆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隕風嘉實首墮高屋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擇隕巢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落是可傷矣不有闌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蓀先府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銜于心朱識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嚙之肌恩延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算先王父尤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女兄弟十數人聯裾爭華響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慰之姊曰是貧女職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織一樓不還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比舍回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不知其然姊獨却入室中扶外王母龔太孺人以起人以是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妻空時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日杲杲曝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哭哀感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目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稱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渭相夫有禮處家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固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辰或值宴喜堂寢左右列盈盈之百鋌居鄰東西陳戔戔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僮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姒歎其敏決媪嫗以爲神明于于焉肅肅焉豐約各適其宜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

定之室樊嫕繫其輕重李伯度之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澣曷否服前時之嫁衣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餟然而斂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倉之屢匱以拯四舍之急蓋廓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援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予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動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瓠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中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惟義亦越玆母柔規靡替有篤其文有玉其質哦詩習算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搖室還于東婉孌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鄰之不戒燼其東南赫兮沸湯伊誰克探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玆諸姬自謂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一編朝夕靡替云玆裒祚以望予季疇昔蓬居凝冱之辰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淩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二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既反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言旋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祈其壽我獨異斯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吁曾昭昭之昔戒復訦訦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南適敕予季其東征朝陳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顏之覥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惋而悼姑感衰宗于五載曾十輩而九殂維賈逵之永歎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條忽永嘉覿于淵塗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後敘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地理自山海經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生以亮吉麤知湛濁稍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讎之役閼逢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授簡賓筵命書後序謹按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輿圖建業之宮裁爲郡治于是潘岳著關中之記摯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劉石未興揚益既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賈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權輿于此與王隱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纔逾三主羣龍戰野已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按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寰中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而褰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轂遠辨方語之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罔實或見誚于酈元紹籍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既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于處叔飲水知源撫柯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

昭代右文坤輿日闢
皇帝復撰靈河之紀著灤水之源輿書歸于乙部盧牟資夫
宸斷皇皇大哉莫以尚矣先生才爲命世學既專家每集一編期乎匝月煥絲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辭而序之云爾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籛

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甲申之變蓑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祗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翦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淚定異常鱗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
誥勑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
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
武英殿國史館
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戸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祕閣是曰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巒中逾十稔武陽之于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淩雲一賦
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
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臥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
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戸恣其發揮雲霞在天從其翦裂植筆岱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浘閭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曁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騈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縑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四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畫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疎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鋸之柄以扶倫紀踞竈觚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驄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焫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恆榦華表既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戸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蔣定安墓碣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晳長號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啓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疎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君顧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

過跡則停觴以思淒涙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蟲鳴階鐙薄影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君之卒以瘵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毋不忍覩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蟫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嚮晨尚陳尸而待瞑君以乾隆三十年歳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以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壠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歳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歳月云

靈巖山館詩集序

夫時至則爲者卿相然絳灌在位斯懷慚于賈生閒世一出者達人而邴管不升亦遜能于諸葛若夫承天八柱之才勳勒于五岳後帝七車之識名徹于三辰仲寶撰述變陰陽而乃成元凱注經盟帶礪而創始則不朽者三事兼之于一人焉巡撫秋颿先生應靈潮而生有列緯之望先德則歷相唐宋望族則屢遷吳越爰自生初已徵異表練時日而拜庚子學春秋而知己亥然而大任欲降始遇已屯蓋公生十二年而先贈公卽見背焉公秉茲祖德飫聞母訓厲志于初服授經于蕭寺霜淩晨而辨色月映夕而開緘靈巖山館者公昔讀書之地也山石壁立披松檜之天風湖波浩然挹魚龍之奇氣命世之學根于此矣濟物之量兆其端云集之所由名也迨乎釋褐早歳襄職

禁庭鄭侯之稱典客國士無雙茂陵之策平津漢廷第一以此達才冠茲朝彥允矣遂復百縑市紙旬日而賦三都十吏侍書一晝而揮百牘樂彥輔之名言劉穆之之幹識公殆兼之維時官京師者贈太傅錢文端公工部尚書裘文達公刑部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暨大興朱先生筠禮部侍郎錢君載少詹事錢君大昕編修蔣君士銓按察司王君昶從舅氏蔣先生和寧皆海內偉人士林碩望交滿一世尤厚于公倡酬之篇于焉以富未幾

帝知茂倩之深人望安石之切出蓬觀而建節過隴坂而行部迄開府于全陝攝節于甘涼十年之中奇勳數著遂膺茲

殊寵

錫以崇階涿郡三綬表應物之才會昌一品名等身之集而公事所屆出玉門者萬里持節所及歷烏道之百盤秦州書事之作野老誦其辭太白禱雨之章屬吏傳于口惠愛形于著述訓誡不斷于文誥自乾隆丙戌以後至是凡得詩若干篇合前所作編爲靈巖山館詩集若干卷神明之範非所識矣意度所在微得言與何則雅頌既遙騷歌亦古斷于唐代不乏達人曲江感寓之篇元相言情之作常侍七日之寄中書三楚之唫無不弁冕一朝楷模來禩然或擷美人之香草殊少壯懷類澤士之行唫亦乖偉望求其稱斯名實符于德度者實惟難之若公前後之所作也魏行人之念母秦康公之送舅陸平原之贈弟鮑東海之寄妹暨于友誼尤富篇章山公致叔夜之牋庾令問深源之牘甚或慰耿恭于絕域書至而涌靈泉弔温序于高原事久而含生氣性情之故有獨摯者焉上若九如所以答君貺五箴所以達下情韋孟愛君辭皆悱惻劉向對上言必懇誠是又求匪躬之節必于曾閔之門陳大雅之音先洗江徐之習者焉若乃際天人之學恢八極之概沉想極于羲軒大氣包乎垓宇含墨未吐先翻積石之源擲筆而前卽有終隆之勢匪由人力殆降自天固知崇朝而雨天下必屬太山之雲盈寸而燭九幽實惟暘谷之日夫豈蓬蓬焉燭燭焉寸明尺澤之所可擬乎授簡暇時命爲之序亮吉孤露偏同聞知獨陋宋楮刻而無用鄭璞操而見知稱孔融之小友事涉抗

顏受蕭奮之專經義當北面歷茲年載備極讌談昔者彥升弁文憲之集云以述恩陳留序江夏之文穉之垂法今之握管義亦云然至若勳名之昭著惠政之周流則蟠松生徑將參召伯之棠多士在門行闢孫宏之閣其紀于國史著于金石者將與垂山惇物共不朽焉非所及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與孫季逑書

季逑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覿一士日惟陳書頻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土既不實倏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閑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塋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尚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壥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曬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盤餐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搆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即復奄忽亦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飧饔幸蓄光彩

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疊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矧大矣遠矣聿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古之號則黃帝之壽二百以長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廣其報者矣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自東郊逮明萬曆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于上官發茲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與夫閏位不列則嗣漢者首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統于盈寸之圭四海萬夫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于是六合再朗成于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允矣哉太平之運兆于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奠則八鼇開媧氏之勳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昭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閏三聖則淩晉跨漢越秦軼周者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勳兼隆俄頃定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戢兇虎之雄威擘箋而吟豔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士之文壓于御製粱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慚高光兩朝見華詞而色沮者也至于自家及國則略跡論心陳混一之策奮袂而起王師摯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實即或鬩伯搆釁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慚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包舉天人之槪非一端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護青蒼之冢樹繚以紅牆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當惟新之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辭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挺質表偉度于書生今茲纍纛負文紀殊勳于下士則通天義義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鑒陸機之文英爽邁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榱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幾衡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水之廟云爾

錄楊起文白雲樓詩序

白雲樓詩上下二卷今錄作一卷予觀其下筆不凡寄思無朕回視聽于內而運徑寸于外一世之事不入于戶域而千載之念時輟其

餐寢茫昧于衣履之近而振悟于丘索之表徹卷而視以鷄犬爲麟鳳枕軸而卧疑妻子若聖賢故其言多古懷意寡近韻若曙色未啓天有昭回之星秋颸乍興原多淩歷之響林木幽蒨欲晤言于山鬼宫徵離合非有心于作者推其志亦欲混哀樂于一致然辭愈達而思幽平古今于俄頃然心雖長而旨短此則達人促朝露之期而撫編饒駒隙之感者矣吾鄉論詩者以同時若干人合君爲六逸然觀其筆墨所至寄意所極惲格南田集尙不能獲其彷佛則不欲更論也茂挺抒華于唐代應德發藻于有明啓文振秀于

本朝蓋吾鄉詩人之冠也君曾孫毓舒與余善亦學君之爲詩而意識限之上章困敦歲余月錄君詩竟因序數語于篇首亦以明吾鄉詩之足傳者止此數人俾步趨者知所嚮往也

祭保母王氏文（并引）

保母王氏父本士族歸于某某無賴僦外家臨谿屋二間貧不能出直母因歷乳兄及姊以償之亮吉生時母年五十餘司保抱者又數歲後母老且寡轉徙寄食逮亮吉補學官弟子母來賀因流涕語曰吾有五女而無子以後事累郎君矣及母卒亮吉適客外竟負前諾歸詢其女又不告母葬所因設薄醊招其魂以祭之曰

五女之門盜所不過母而遭此亦云家禍嗟嗟五女乃嗇一餐七十之年渺焉寡歡惟母之亡實惟我愆重泉之恨曩昔之言母難復生我述母德惟母之德人所不克烏呼藐孤而敢忘昔零丁孤露育于舅室兒之告飢母曾減食負而過塾聞讀以思母分傭錢兒迺就師皤皤黃髮助我親喜聞師有言兒讀善記兒童而冠厥聲英英猶未若母仍呼以名如何有家不母之顧非我之尤實母之故周廚歷室嘅我之貧粟絲所入言當奉親維時我思母庶者耄我之報母非止一日囊錢攜贈于河之干母兮含悽送我出門昔母之居廛荒茂草秋桃倚井其實惟好疇昔之辰升樹而嬉攀枝撫實棘猶在衣今茲之來桃顛母死踟躇半畝頫仰一世母亡誰知母葬未識負母何言呼天以擗敢陳薄醊招此遺魂告子若孫無忘母恩

孫季逑述倉頡篇序

倉頡篇者吾友孫季逑之所述也粤若龜浮效象兔泣垂文視狗知畫犬之形伏禾制秃人之字子夏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說疾測蠱于蟲皿徵之竹素靡不粲然臬乎左隸之分遂失前人之誼安國不以篆文存經而易之隸古康成頗以便讀傳教而廑存故書是以白羊之卬乖謬乎六書烏馬之文微茫于三寫必窮其失可得言焉漢世諸儒深研象數漸忽蟲文言星者日下從生說地者土力合乙箸衣于求而古文昧增竹于匪而物象離以曲爲聲失豐形之字皆加食爲餼違稍氣之本訓習甲乙之文誰分鉤識作乙信丣金之讖孰辨處者爲留自茲以降益難更僕參首以厶能足爲三犯从戊己之形般有丹青之義書狟狟而字改傳汎汎而文增爾雅變夫鼃黽玉篇益其鼂贔訇改爲圄音或符乎漢碣薛譌爲薩字始缺于儒書楞以四方切從十數此則呂顧偶亂于前陸孔復乖于後者矣求其合者則八厶子系一士弓長草肅謠齊木亘識晉委妥可通非姜鼎而始見近岸本一證周彝而益明此則謠詠合于經文假借通乎字例者也至若作旅車敦古義莫釋帝僉之裔姓纂亡徵榿栮不登于昔編啚啚互殊于傳注寧非闕如之義當同于聖者乎夫篆之降隸增減見于斯篇文以括音精博昭于許說今召陵之書廣傳于學者而上蔡之論半墮于梵編此季逑所急爲搜輯也亮吉年逾數雜學歷五稘别石鼓之舍志在壺譽訪倉史之臺快觀此冊云爾

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愛别異諸孫之列策其淩絶之程先是外王父嵋峨君喜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入購積軸歷數十年而倉粟未滿書簽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

異書校閣之餘兼存別本每當朱明入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仲達之簡雨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不顧蓋自嵋峨君卒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冊以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甥乎予時十歲再拜受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往昔遽與九地之嗟時慟深恩頻展兩楹之殯蠹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之語王粲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續之而未竟又況校閱庭之月旦乏人知搜外氏之遺聞先無母問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爲記

嘉禾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理糧餉軍務加一品服畢公再涖陝西之二年今

上四十六年也燕康公之分陝棠表其年魏成侯之治秦釜銘其德來歌去思于于乎原者六郡百縣循循乎成法蓋下車未幾而四月登麥先慶有年三時勉農不遺厥力皇皇乎新政之首效也未幾涼州一隅番回肆逆公麾分畛域首運機宜元甲雕戈具軍于一旦白鹽赤黍籌餉于千里

天子嘉焉叔子緩帶不張鈴閣之威元長黑頭早

錫上公之服偉畫所至蠢爾藉寧和風既蒸應者日至于是十日一雨天瑞實惟醴泉雙岐合莖地寶名曰嘉穀則長安縣某鄉之某鄙一本兩穗之禾實生焉原露未晞甸人以告猗與美哉于傳有之嘉禾因而名冊其效遠矣美稷以之立縣公方抑然不敢自居欲附捷書因茲入

告此則江夏獻冊字美乎方書陽翟陳圖名貞于瑞志者矣且禾名同本異類革心之應也種曰銜滋同生樂化之效也匪惟政祥抑亦

國瑞亮吉以爲當立茲樂石貽諸後政遂原而序之云爾

蔣青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皇援鶴盡從軍之侶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濞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僊人劫外之棊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辭黃屋而乘桴萬乘煇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即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孱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夫赤眉搆禍隆準之窆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酷不過行同竊鈇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尚不讐于枯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呼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即遺黎之感慨何補于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萇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干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既顯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敢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尚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蓋士感知己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于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繡爲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況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尚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算也嗟乎蘭臺著史

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背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逑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墮釵在握遺粉懸容爰成永逝之文迺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禽原並命窗深共坐紅圍四面之花韻險偕吟墨染崇朝之煩春寒而手握微温酒冷而衣香互覆又況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温其如玉爪痕在竹畫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而尋幽墅擁背而候江潮境難淹于百年魂遂斷于五稔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會靡駐波之萍葉離枝而咎風禽頹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往屬寫彼遺形脣朱不塗鬢碧猶摺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凄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乎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婁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于窗將以警旦乃復嗚夜籠鐙于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懌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疢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曜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于明以視日星不跛于履以差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毋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烏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喈喈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鑒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于蚓竅假一寐于蟻垤冥冥于萬古憒憒于七尺無綮于覆載無害于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于歲時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以贈子孰知我思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登陟勞頓宿患轉失犇車乎滎陽覆轍乎成皋暑疾破腹言停偃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危連十車土囊陰陰千丈落月雝樹冠斗鴟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時復卧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濬鑿心智海日上樹披蓬而觀江豚逐舟瞠目而視者矣歲華不居游讌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尤在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摵鵲于以極興

夜寢列燭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聞楊生（夢符）遽遭此厄僕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臥東陽帶圍減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六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觴既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肯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遊方遙丁生（履端）共此寥寂哲暴既別亦寡音耗遠聞太公循續斯茂所得如此幷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答我

四哀詩（并序）

秋日苦雨南山多陰校理程君（晉芳）忽焉溘逝悲盈于中十旬輟業又頻得友人書知贊善鄭先生（虎文）文學唐先生（爲垣）暨司務楊君（仁基）相繼物故傷哉傷哉命也命也子穉齒未毀執經豫章之門元髮乍束交友弘農之館耽嗜握管則贊善播其英聲研經著書則校理長其浮譽歲月既往中心藏之師友之間人倫盡矣于是擇窮陰冱寒之日招秦吳燕越之魂陳觴而言爲位以哭哀哉原夫贊善之志古人是期梁傅太息之褒步兵痛哭之概操一于此卽能損年兼而有之斯多戚緒然而談縱八極戢黃髮以入棺交滿海寓御布衾而辭世雖云悲也可無恨焉文學自少至老爲詩五千窮年累時質券數百授經之席移市門而便沽問奇之酒呼里魁而對飲推其梗概實不可一世焉校理生有積貲沒逢奇窘將居北山之北訪友南山之南四馬駱駱載傳書而來雙旌蕭蕭斂體魄以去是可哀矣司務累葉清華一門要劇而焚研之後既歎數奇毀巢之餘又窘陰雨命之不永憂殆傷人者焉嗟乎統而言之贊善之達不勝其憂文學之窮未改其樂是知沈魄逝矣招雍門而鼓琴天懷廓然逢劉伶而市飲校理則魂無避債之所司務則死餘對獄之驚朝露之痛不越乎兼旬秋霜之威遂淩乎萬物日之夕矣鑒素月而不輝天何言哉隨大化而俱去百年之壽不能與麋鹿爭十步之外或當與松柏處所以各述其懷抱繫之以詩者亦以通存沒之情均哀樂之致也詩曰

猗惟贊善身沒道存下視百世心縈古人積憂炎炎寢室以焚（室前毀于火）逝川東來高岸亦崩沈痾作書告我以誠魂如可招越之東門烏呼文學以酒自晦闔地軒天沉旬緬載誰云閉門默坐而慨草玄未就西日歸海質券雖積囊錢猶在欲奠先生吳之里市校理覃覃士流之冠湛彼經術足于文瀾著書何多云以待刪說士之甘一世所難宦既不達西行入關驪歌召哀往而不還神氣所聚歸于南山司務英英弱年嗜古玉立既振金聲徐吐挹茲襟抱孰云步武方秋之朔如月之午頻傷疢疾遽委蒿土縣棺有待殯此江滸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五

陽湖洪亮吉著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櫄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歆年六十六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杜年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鄉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既無巧宦之目仕有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致又一也東西之第距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尚書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必偕賽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既淳里居最樂盈門須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儈不列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是以隨會既老燮匄嗣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膴仕門閥之盛里鄙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頹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是可感矣石門君孫宇逵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艮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鄉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壘莫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即更定餘謹一一如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審然如旦辟左右之日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姜石經之外北宋槧本及淳化本尚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爲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郫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三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爲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爲小失此之增損或尚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酺車之爲輔袀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間爲釐定稍疑即闕之俟稾本粗定尚當質之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詁以外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有淇瀷二水同

出宻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讀均如急敕之敕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有沮沔數名同出狠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别標鮒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盧江之決水疑卽爲說文之滤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與否幸閣下有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爲疋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爲鄦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宣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先生别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二年分縣又爲陽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閥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别傳見於載記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衞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爲懷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畚之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詡後門之寒畯致之高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己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言史魚爲盜荀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禰衡因而隕首而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憒此嚚凌形于辭色以巷伯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洞開雖踈逖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客故人樂其寬或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平泉一石亦徵磊落之懷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毋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懷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如星位之妥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畚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啜焉而泣秦人之思鍼虎欲隕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尚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張耳有推賢之名穎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之金華還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還武進遂世爲武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别于丞相祖諱佺齡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鄙推重稱靜軒先生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概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之末

幾學業頓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眵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愠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家居亟遺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遊嶽之歲嗣續乃生辟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啓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遇以塞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尙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閈快敘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奎時殉節鳳山）而先生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衖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閑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闢徑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微枕上聞捫蝨之談經伯陽竈觚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安楊亭則蕘艸尙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土三尺之碑此日隻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誡七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廟覡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尙接濟尼竇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譏者焉乃宜人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風省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閫早焚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能貧儉以率下也翟茀之服與澣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憫其孤童闢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蘊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

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懷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之教居多云疾病遽嬰不臻耆耋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人之卒長君懷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斂故高柴之反里雨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歷歲時見星之犇同茲莫逮鑒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弁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煢煢孤童誨我無倦搤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覩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縞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詁則稱鄙儒特牲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既載舉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既平必當高于泰岱悖物尚峙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荀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羲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類植髭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爵秩敘雁行拘年輩爲鱗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嗛于司農叔然學徒必先讎夫聖證此一蔽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子雲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已半面之雅鬼神無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鄙又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遽疎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娶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南之雞犬雅于薛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喧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頻云采薪逃嚮務之席或乞急假戀名山之廬覩白鷺之羽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抱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闠丱堂距僕先人之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于側舍樂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聞椒蘭之馨貞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雜而冬生之木必貞有生不恆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

知縣君南閣祭酒旌陽仙令鵝籠一具飄爾攜家敂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弟獨奉庭闈唫雪豔其高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贅贈君于家而延陵善愁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遽卒知縣君既因玉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憮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務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旦截髮搶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櫬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詫至畸兼而有之斯爲大慼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猨隨墮淚崩城之慟行路咸傷者與窀穸既成葛麻不釋英臺讀書之地隻影無依臨沂感孝之瀆半壥爰闢先是知縣君有家財臨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物古屋則神鐙時出壞牆則燐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所至乃緘以素縑藏之斗拱湔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孺人不及知也無何乳媪之居喧傳金穴里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既冤結莫伸詰神自訴爾乃傭奴鬼縛里嫗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搜其剩貲牛車載其餘貨十僅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嫗欻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閃形神頓失翌日趨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覿聖善無假冥求潁川之覲先靈非煩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焠掌報母氏之劬顏生餐煤共歎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膰甫歸訃偕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　旌閭三江浩然時懷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復桓氏之甍推本帝師之規夏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與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孫故定遠分支及孺人以節顯里中又呼爲宜與三房舉母氏也）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櫝焉夫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輿贍宗不聞于閨閣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鄙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隔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遷舍斷機則親督婢媪雍雍焉肅肅焉蓋敬姜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集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疊荷　覃恩介茲眉壽遂即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觴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咸以爲琬琰可以鐫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朗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行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壙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磐濟南府知府數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閨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末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墨常盈口迨乎始笄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儼載玉萬隻一珏至而輸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尚書錢文敏公之女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而扶風子婦作讚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硯日親文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泊郡全舫移家訪孤山之雪則娣姒偕吟觀廣陵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遽隕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遘疾卒于鄔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女一均幼景儼感逝

既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簡竟刪蒙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閒何世墓門鴞萃時開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亡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懷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羈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亡之戚視三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閒拔所生以免伯姬既出靈光乃頹非叔先雄之孝則宋無忌之災不免乎年十二隨父服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勸學于是江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締交通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既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誚空疎子雲閉門益勤撰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遘閔既多數喪踵至太常齋室尙不入夫內言巨孝堊廬益相違于中閨然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喪幾不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共牛衣者不過三載四方之游偕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違也遂乃風雪戴塗寧車自送嚴君一官沈淪九品之末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侍母氏之痼疾悲夫子之遠行離觴既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嘗不纒緜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倫見之以爲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蘞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出室之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瞑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既扃懿行莫列乃爲之表如左云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五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六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敘

陽湖洪亮吉著

昭代尙文百爲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譌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尙未及讎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觚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爲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爲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求無悟衆說有能通之義（周禮司几筵仍几故書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按乃正字仍俗字禮器注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是也）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恆經修誤爲條而轉議開成之失遘轉爲姤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爲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衆師之言以召陵爲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之能事矣亮吉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如讀若之端聲近聲訛之故自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涿郡之牋陽翟汝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據叔言反語之先爲衆經通轉之助矣證之君子或有同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藉及之云爾

歸求草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闕彼各有所暗故甘進者不謀于乍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畱讜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
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谿以耆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常山都水之學濬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祕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逋償于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乾隆十六年以後
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馬卿之賦責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
召試得人爲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華海內號爲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內閣中書直漢票籤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居常恂恂温室有不言之樹自守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則應機成務濟物爲懷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公一言生人于伏質孫卿千鎰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既立非朱浮之賣恩朋交亦全異蘇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賠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
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疏草排棘闈干上相之顏動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信矣于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賓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率之尊就子弟之列以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
禁近七年拜
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

率之司夫固已識在

禁屏屢

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憺茲榮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築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三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瓚析史之精以迄厭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爲硯室于三易之餘裁縑作牋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既藏于家塾字可縣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膝前能疏其誤出枕中之祕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祕監別于大顏內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葉宜人柔嘉有則婉孌善文自歸先生卽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積紡績之資爲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既謁攜冰鯉以稱觴艮人未歸潔黃甎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于家婦以夫子之戒勖其佳兒儉然慘然其有定識者也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內知識爲詩以壽者凡若干令子畯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爲之序昔彥升弁文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中之勳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采薦紳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潛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真五緯配厥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儔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子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子及孫君季逑憶舊之所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禊曲江遂值郭虞之祓鶯嬌待至馬細馱來蓋盩厔郭郎名喜者二君所眷也看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蔣君舉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麗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僊之望然而新窠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頻仰嬌嬌乎有拔俗之心焉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讌正濃玉人告去蔣君舉觴而思艮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讖者矣無何遠遞魚牋寄定情之金釧誤傳鵲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憐根葉之同而燕不逢鴻如學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顧翩有麗人忽焉傾坐召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既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孫君于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蒲州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頻來子荊賦詩馬公首和款淳于之讌燭幸高燒贈小史之篇牋曾屢易筵長未接先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温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慧業共厥僊源一則泠泠善語埶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宛依人揮麈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羈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邂逅之期新人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賞真者不嫌乎兼美情摯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閼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舊有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並世求其宦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茲清羞列彼嘉豆几筵既陳畫象斯肅則高冠峨峨從乎支遁長袖落落綴以疎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既紹南皮坌

歌之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禽蹲樹而不飛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楝助潤襟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戸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堂者焉嗟乎尚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止歲云莫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懷人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居馳蔣生之寓書能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鶴彭蠡既泛卽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尚望稍節語言謹慎嗜欲相見尚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友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樂亦幾盡焉復有知而不獲踐者蟄生曠矣而鸞鳳之翮不鎩公理遠矣而參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瀕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既遠潮靈帆峭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千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牋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淩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衖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怳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于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嬃之遺牋尚存披其繐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鷙鳥將亡冀留勁羽遺弃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旐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夭尚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子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讌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飀出其前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

西接榅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戴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冒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恆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甓當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弁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收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邱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壚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罔弔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悵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酒擘瓜州之瓜下床而接祁連闢牖而窺龍勒昆侖萬仞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母之石室其樂已極牢蘭國之氈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之銘終童弃繻緣偕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概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頻折岸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橘柚則黃紺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啓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人疑入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啓明產乏上中茹青山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禾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天采其風謠則南首之靡聆秦聲而卻步冰霰之質桃李因而萎容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徹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敕勒俗士比于聞霆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轆轤之屬愈遠則杼柚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轄之常談三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句吳之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觴斝既陳鬱紆之氣尚涌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彼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汃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尚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笑五十步

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衆于寺人一義偶抒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弁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嗤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倣屈原爲隊長立碑亦摹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藝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即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

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方志以事關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葬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尚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況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月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鑪發書逃暑始獲乃歎千里之鬲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之爲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淩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尙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幷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紂爲銅此則書登梵篋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會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本非義類強爲牽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覵字小徐本儥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僕向欲爲弇山尙書篆石經儀禮論語藁本私覵字本皆改从儥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爲失說文賣衒也从貝𡏳聲賣古文睦字讀若育凡儥及讀續等字皆从賣得聲則儥注爲賣尙从本訓也且衒字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爲賣耳總之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爲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遺啓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敗字下引傳云齊與晉敗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敗移與也玉篇敗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既無明證而云齊晉移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爲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泡水自睢州東北流過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泡水不出平樂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泡出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譌也而云出平樂則承許君之失而又爲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謝眭孟甥復習嬴公之經殊以爲幸

未識兒輩能受教否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之日恐僕終當爲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尙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中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之寶墨荆豫之貞珉搜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閒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者如大坯之山尙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坯爲岯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曰一成今乃巖巖之石嶺昔曰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公文命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固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坯者矣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稱酈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誣古人取讖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固知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關于拓跋必炫其該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前賢之不幸也若夫滇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皐之爲皐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軼而此是彼非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譌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之失有裨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輿爲祔葬殘本藏太室而知堂谿典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鞏洛之野二　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古之至川嶽鑒其誠購奇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清泗搜嬴秦已失之金移櫟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得既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荆州云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略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干支亦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傳類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泣州兼司兖豫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幾絃歌有暇雠闕里之碑旌麾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六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七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陽湖洪亮吉著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股肱既已竭加之以忠貞是以荀息再死豕符白圭之言臧洪復生無踰酸棗之節士君子肩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曾輅一字緯堂世爲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隱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顙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君始也未幾秉二親之命爲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覲闕里傭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由蓋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卽奉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養案牘之暇極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頻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靡給乎饔飧先人敝廬或搖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昇仙里右卽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調任鳳山鳳山縣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鮐鰱蠶蛤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簞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率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膺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儆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田遙應之君訓練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踈勒之旁無城而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握矢登門刃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同獸挺君知事不可爲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刃賊六七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烏乎楚司馬之背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玄黃被地愛子隕于衡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爲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于署以史君及君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是巡撫徐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骼亦在焉恆榦既摧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眥不腐遂復複衾三襲斂温序之鬚玄纁數重藏卞公之爪聆伯奇之哭霜墮于重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劣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于是有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恩給祭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事白于彌年翁歸潔身賞隆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君之喪歸葬于某鄉之某原復累君行事求爲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炙研瑣談若干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尚復賦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炙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詞南閣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尚多窮鳥未嘗不矜其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

嗟乎不知者或以爲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卽以代襄陽耆舊之編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滓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旣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止此歟雖復終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招魂弁欲搜于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擒材之彥不置辯于碧雞樹櫝之墳必飛濤于白馬烏乎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爲外王父嵋峨君所愛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莊君韡蕚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卽操家政孝于姑妐睦于敂畋有田一頃市廛十楹孺人明于豐嗇之宜謹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鳴玉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告歸孺人洒醴必親果餡夙具割肉之正以薦尊嫜棄蒿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傪之婫求曼首之法于盧諶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嵋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闢便了至而攜漿夕飡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焉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幾而轆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爲泣而正焉此則淮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漂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遘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年而子寶瑑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寶書以方略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錫類之典頒焉施德之報顯焉寶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贏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字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嵋峨君幼女年十七隨宦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嵋峨君喪以歸崚嶺千折洪波萬重悲淚積于鮫潭哀聲慘于猨岫旣歸而毀已見骨喪幾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讌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尙幼聞耗之餘屢瀕于死自後日臥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偏枯之疾至老尤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遣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樓三楹居從舅氏室中樓舊有狐祟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唫朔風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褰帝師所訓蓋同此歟居從舅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家多故而齎志者沒世迨至出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家之男輒零丁而絕世此則我辰安在周傳以之傷心實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君之壠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柏茂于幽垌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壠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靈豆錄者寶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醬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見羊桃而雨泣綰鸛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則消石一齊莞華數撮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矜彼搜聞動關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弘景之篇益以愼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大一物莫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蘇敬不知儒流引之爲恥豹鼠既辯士林舉以爲榮由是對

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爲先生廣其例者蓋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書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淄一澠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蘋具區之菁也陽華之芸雲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丸夜飛之翼也雚水之鰩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寮之用通醫意之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蒙雅有廣生之目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燥濕爲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邦之胄子官暇又推先生之例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晳續經特增乎有獺梁文補雅更廣于明蟲義必務于精搜理有資夫泛濫亦名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讀是書者也

閣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魁遵度聿生駘耇之英士大夫之荷隆名享耇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閣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衮之尊中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

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寓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既普潤乎大生日月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威鳳之年松柏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鷃冠子云泰上一族算比千成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烏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粻宿肉爲盛世之耇民釆朮餌芝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纔作九卿即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幰風馳爰敷渥澤此其奇瑞二也而且韋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頤久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柏堂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雠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歷官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譽于孫曾一門有集追沈謝之素風七葉珥貂兆金張之渥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國上卿上第既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既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偏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耆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政必資夫臥治此卽蹲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既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天閑上駟之頒耇艾一人無丞相小

車之號進止有常過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著英表乎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百載實有三人黃侍郎之于辛未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特旨詔天潢而主席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衣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十摳衣而上謁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萬壽之恩科冠芸閣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祝嘏之餘謁丹扆而上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鼂錯授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義非能並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吉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永始同朝可撰李充之杖奉酒而節迎永日躋堂而慶溢敷天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天保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既傷親心夔臣贅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嵩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返百步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五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桑尚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煑米作糕舂麥爲槀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讌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既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辭鴉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賡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峨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趺危梯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閉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笥真人復來弘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蛩蚷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覿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愔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或即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既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頫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雷帷來往不絕則僕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嗇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

亮吉頓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搆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偏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壁牋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皋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韵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抒花必黃乃蔽炎牖爰開北窗松露尚零柏風成陣家京國者離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怳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弁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荈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既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運判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既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繒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屛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倏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煢煢焉踽踽焉葢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楝頭捉秋蟲于徑裏罔賭跳而將平井投甎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廚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攤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謂舅氏曙齋先生）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適楊氏從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弁饒道蘊虛堂論史鵲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婿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嫜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東綯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闢竹徑而待賓借柏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嬴之場與松柏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闥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湔上之蒼頭穴識金鐶則羊家之故媼失聲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餻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鐙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鴟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荊楚之

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牘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七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啓明而興聆雞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焉至則一巷數曲已遠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陘之山雲羅而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林之雅多于遵渚之雁中廐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略儀節商榷古今酪漿既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入輟霜觵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張運判道渥能以指作畫）莊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友面牆而可親（壁中黏友朋酬贈作至數百首）竹徑乍東舫齋又啓匪安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縹緗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乏樽中之酒凡茲二者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爲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遂各授簡爲記揮豪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至如僕者官既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讌之餘歡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運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爲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芑孫爲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式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秉綬靈石何水部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略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爲遠矣舉萬全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爲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蚡冒勃蘇甘之蒙霧露犯霜霰宇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泣于陟屺之時興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夫先生者其有焉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于邊時先生年十三既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念爲見星之奔輟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爲計之自京師至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尙陽堡二百四十里自尙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石顚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略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晳發蒙之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忘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纖悉較量山水略述古今實視南燼紀聞北狩革書諸作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異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略之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土俗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擘牋握管卽無異于田號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繙我躬不閱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屬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

誥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客如皋因家焉高祖某又遷于縣之掘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倫望都史才乃傳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

孫由武科而入官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歸恭人逮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充之鳩杖進宣子之魚飧闈闈焉穆穆焉嫺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獷騎參陸李之貂蟬里鄉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貝齒長饑負糧而資臣朔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日及遊擊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隆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諸上庖割肉必方釀饎有術以樊噲之彘肩配盧諶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略有陳孺子之均平歷此載年士流輯睦雖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由恭人之饗士有禮所感焉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人則傾橐出金市縑製複吳檣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浹旬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援戎弁有在任守制之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涖官雖云建牙無改枕凷服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緒聚衆剽掠途次即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弭谷口楊周之釁却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印以渡重洋率戈船而巡險陿時則外嚴鐵騎既抒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署後遊擊君以中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里大樹爰摧貞婦之居嚴城忽圮流移間道沉痛積年蓋自奉遊擊君櫬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徹其環瑱襄此窀穸奉我夫子祔君舅而君姑卒是窺孤克盡哀而盡禮宗族憫之鄉鄰稱之者焉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之兩宗爲義方之三徙特開塋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丕茲而事仲尼文彊之勳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己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特旨以知縣即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遽以八月二十六日膺疾卒于里舍享年七十有七

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孫□□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檄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于遊擊君之壠禮也世去不停哀纏無盡居期乞亮吉爲文銘墓亮吉與恭人同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爲之銘曰

如皋支欸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文文武之道兮萃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滋我銘吾宗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邸第南偏棲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闢束修之士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荀賈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顗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雖夫子之門何雜見哂叔孫而北斗以南一人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薰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城之薪木今同分陜之棠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則山邱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矣若余君之爲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之圖宣尼謁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操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于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焉問業逮己亥庚子又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

閣時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奬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爲之序竊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蟠種柏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泫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縣學教諭劉□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諶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閼逢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廛云汝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橋門有三劈舟爲兩羣眠方酣語不及譽烏呼此水望海湍奔直下千里難停子魂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驥尾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尙切庭闈爾劉爾程里閈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友弟敬尤慘二生全家併命（謂程三桂）（兄弟三人）哀哀諶生褎然舉首于鄉方試卞玉未剖襤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尙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四烏乎哀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爲位哭于官廨又逾月君之孤紹恭等繕狀來乞爲表墓之文謹按狀君姓楊氏諱夢符字西疇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弘農之裔卅世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知縣諱之琳者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夢長庚星入褱而生君故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傅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爲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十工舉子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屢蹕山東隨圜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按獄奉天直隸江西淛江諸處時大學士英勇公阿桂管部事及尙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其友于兄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谿蓋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還徙不常最後寓常州之邗溝因定居焉客籍甫占家糧告匱巢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譽君又念無以爲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迨乎登巍科官省闥而君之親已不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一成之田推乎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魂乍離之日復念周親目未瞑之時望深子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逮九拂樹米架羊之彥飲爻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饔告匱忽然燭以娛賓冬裘既罄尙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則咸舉智囊糾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見有才奇而不遇守正而遭踣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父按察司金君祖靜外姻贈尙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

發一言輒驚二老以至身典案牘職司豻屛平疑獄者三馳星軺者四西蜀李郃識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籍六藝揣摩八代僮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霰無其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篁無其韻也馮夷水仙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是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人孫一人紹恭等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于武進之某鄉某原以亮吉交君之久也于是馳札萬里求其一言嗚呼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景儀咸在坐次君時喜爲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爲友朋親愛之言無不至也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虞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之痛哭襲生者顧在彭城之叟梁國戲語念之而心傷鍾繇啁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薄宦粗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巷（君宅在三將軍巷）則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焉門險若劈厓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邃陸可乘馬川能棹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麕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厓萬丈無一尺之坦懸瀑百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拔不覺瑟縮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漁艇樓通鳥巢花紅上牀苔綠入竈人禽俱蠻莫辨啁唶土石盡赭尤淩景光名花夥于種人鵝鶩繫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之奇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郛郭魚長于人陡向厓落黑盡生白光如爨煙呀洞陰杳疑爲墨天春波如雷千尺逆上樵丁方樵墮入漁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焉予行黔楚中幾徧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覯也青氣往往迷茲嶺坳玄岡纍纍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千尺欲落之石相黏者徑寸蹤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隴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出高曾居巢卑幼處穴一榻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匿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回黃果滿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袴此則吳越山水遜其靈奇荊江土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

石若立幹巖如覆盂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欹崎常有落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紆行百盤直下千級厓方師蹲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牂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柵高于鵲巢魚龍之腥裹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矚焉又躦坡出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涙瀉其南村女睇客則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碡均足啓豁聞見廣益神智贊曰

高惟見天俯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蹠實神魚冒空來往

不礙咸行鏡中分潕擘沅獨下南海我窮其源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横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輸其奇光人禽絶聲乃逗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霰積雪未能凝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懍懍即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挼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天外下則洞闊數武巖深百尋飛泉蓋之不見日影穴鼠大于山鷄苔錢圓于斗栱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矣贊曰

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闌干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相傳有水犀伏于洞中）滔滔混混淩躐川瀆滄溟縱到怒氣猶鬱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學使北江先生少孤其克自樹立及學之有成實稟賢母蔣太夫人之教故其編詩也以及侍太夫人所作者爲附鮚軒集八卷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鮚埼亭南越志巢鮚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鮚取食郭璞江賦所謂璅蛣腹蟹是也先生十歲始就外傅二十卽出授徒負米所至皆不越五百里外一歲必兩歸以慰太夫人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及奉太夫人諱讀禮於閭門者二年繼又饑驅四方十年乃獲升上第官禁林逾一歲卽持節視學黔中人欣先生之遇而不知先生以祿不逮養每與人言之輒泣下不止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先生之名集蓋以此乎卷施集自己亥至癸丑已得十四卷門下之士乞刊之于黔中遠覽在里門日卽受先生之知今又從官牂柯先生之所以待遠覽者未嘗以屬吏視之也今遠覽行以老乞休矣先生門下士以遠覽知先生尙深乞爲序刊詩歲月因卽遠覽之所以知先生者序之至詩之工拙世之知先生者甚多非遠覽之所敢及也時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新正十日鎮遠縣知縣署黎平府下江通判河南張遠覽謹

序

卷施閣詩目錄

卷一
傭書東觀集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卷二
馮軾西行集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三
仙館聯吟集　古今體詩七十八首
卷四
官閣圍爐集　古今體詩三十三首
卷五
太華淩門集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卷六
中條太行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七
緱山少室集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八
靈巖天竺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首
卷九
西苑祝釐集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卷十
祕閣研經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十一
五陘聯騎集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卷十二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六首
卷十三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六首
卷十四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卷十五
關嶺衡寒集　古今體詩九十首
卷十六
蓮臺消暑集　古今體詩八十首
卷十七
回舟百嶠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三首
卷十八
侍學三天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
卷十九
全家南下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八首
卷二十
單車北上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傭書東觀集（乙亥庚子）

句容別朱三潞時朱居憂抱疾幾殆閔而贈之

一心願汝作頑石我歸來兮石不泐

高郵金秀才蘭以戊戌十月與亮吉訂交越月來會母葬事畢將反同人集味辛齋作詩送之幷索亮吉詩謹賦此首

死生離別杳難支復向城西餞素知窮歲冰霜行未定高原風木泣多時君因作贅悲身計我愧論交有鬢絲夢折素梅聊贈遠孤蓬才發已相思

清明後一日與孫大攜酒飲王七秀才廷俞南圃歸過縣門憶亡友林嗣基作

晚晗朝詠寄蕭騷王七園前一樹桃接翼水禽窺綠鬢連枝風蕋墮青袍君從愁裏何妨醉我覺塵中尚可豪歸路忽驚官閣過又教鉛淚滴城壕

勞勞身計本無涯生儻多愁死亦佳閱世短于欹枕夢招魂長入酒人懷琴書風捲知誰在花月尊空與願乖欲把閒蹤比飛絮年年開落縣南街

揚州別汪大端光

木葉暗天地雨聲連曉昏吾行數千里別子舊東門家在依鄉黨親亡憶弟舅猶餘尼父歎三至席難温

渡河寄孫大星衍

春林綿綿雨聲接紅白花飛雜黃葉黃飄一葉忽入樓樓上獨客生春愁讀書先忘歲終始瞥眼韶光已如此同經憂患傷年少太息前遊成隔世荒墳三尺少婦棲（謂孫大喪婦）吾家墓門雅亦啼頻年禮俗斥凶服只有訪子還麻衣麻衣不共蜉蝣死失母尤愁對妻子塗窮歌哭止從君百里遙遙共江水君家大母顏色溫一載撫我如撫孫華陽席中多友朋屬爾作弟吾爲舅窮冬風雪記出門遠遺瘦魄隨饑魂三條銀燭共校文暇揖沮頡談巴棻吾儕作客尤狂放哭母傷妻一堂上丈人知我自不憎（謂劉雲房先生）同輩相看訝無狀言狂寧失座上歡性分屈曲非能堪錢刀生計亦偶爾我輩于分難饑寒層紅疊翠江南地草草狂歌人亦忌插架奇書送爾歸連床別夢勞予記鳩今喚侶我別家挂席百里隨風鴉平生性命視知己得一死友殊堪誇此時憶君顏不華醉裏擾擾人聲譁遙程豈止無一花青草路斷飛黃沙

高郵哭亡友賈田祖

城角參差暮雨昏水程何處弔騷魂吟狂陋巷三間屋骨冷高原尺五墳遺業尚存通德里舊交真軼古夷門囊錢斗酒江南路他日相期報愍孫（丙申夏予留滯太平幾不能行先生假錢攜酒送歸）

握別盟言未敢寒重泉書去杳漫漫承家久已傷羊舌論史何應食馬肝公子才名終不達故人歌哭總無端霉昏蠹蝕三千字忍向燈前掩淚看

夜行宿還道中

荒原真厭馬行遲不定陰晴四月時破淵怒雷分雨勢斷厓高樹表風枝無家已絕經年夢有約先懸出世思他日故巢相憶處好尋芳草寄卷施

邳州城外

十里涼雲拂柳絲野花香破酒醒時征衫幾日塵沙駣怕向谿頭看鷺鷥

偶成

荒塗百里夜程輕破暝重從石磧行天闊露寒人不見忽驚邨外雨絲明

過氶濟橋

塗長客意勞持火出層壕小市人聲亂危橋馬影高岸風清薄酒林露滴垂桃晨氣還成雨微寒入紵袍

曉行

邨雞喔喔酒全傾擁被求衣事曉行四野月明迷向背一山雲出定陰晴春殘苦乏加餐信道遠愁非負米程醉醒十年前事起馬頭塵夢較淒清

過蕭望之故里

西京獄吏皆丞相東海蕭生偶抱關讀罷蘚碑無一事支頤還望馬陵山

經術崇隆位望危元成太傅總奇才彭宣枉自稱方正不及朱游和樂來

滕文公廟

商鞅立新法大啓陌與阡子居謀王道更欲建井田強秦以滅秦二世社以遷滕亡祀則存廟食普萬年我來謁荒祠悼歎小國君遺像一畝宮五十里致虔霸術豈足矜謀國須大賢

四鼓行嶧縣道中

高原墳樹古人鬼或同經夜氣沉殘月天風動大星未愁前路暗不斷此山青向曉寒尤勁車前雨脚腥

謁孟廟

落落非無志囂囂亦有承吾猶距楊墨真不遠齊滕小邑衣冠肅崇祠俎豆增摩挲讀碑字應愧歷階升

憶賃東西廡曾傳內外篇承師北堂上勤學斷機前幼賤同尼父親喪愧少連寢筵虔拜謁心折爲三遷

客舍

紙屋繩床擁敗衾鳴雞聲裏慘晨陰星離雨絕書難達山亂雲荒夢欲沉香覓反魂勞曼倩草尋益母泣曾參應憐孤露餘生贅無復髫年入世心

東阿謁西楚霸王墓

松柏曾無半畝宮蒿萊時起憤王風學書我亦慚無就刎劍君應恨未窮十載通侯酬項伯千秋大義戮丁公猶餘一事逃清議賣友誰誅呂馬童

滋陽謁柳下惠墓

斷水鄰鄰樹色昏行人駐馬揖空邨孤羈我下無家淚三黜誰招去國魂偶食廟牲齊下邑愁逢海鳥魯東門傷心死士偏寥落曉日樵蘇上冢屯

五日客感

節物關心淚暗滋斜陽原上泣多時殘鶯驛路聲無緒瘦馬嵩山骨不支五日花開憐客久重泉家在恨歸遲愁看弱弟同行役相對昏鐙理鬢絲

與黃大景仁話舊

壯志都從憂患移別離如夢見猶疑尋山蹤跡誰還健戴斗文章爾獨奇塵海此時容小住書倉終日坐長饑朝來欲上燕臺望好覓天街瘦馬騎

十五年前將母身同攜襆被出城闉緣知來日非今日已覺吾親卽若親晚歲互看謀粟米衰齡密共禱星辰登堂此度先垂涕我已傷心作鮮民

傭書

傭書生計尚淹留弁疊唫懷事校讎獨鶴見人殊惘惘饑烏得樹亦啾啾雲和草色荒三徑月與花光豔一樓却厭軟紅塵裏逐放教愁坐轉忘愁

小病

佳時曾少出遊車側屋三椽此寄居失喜遠書來酒後（時得季仇書）却憐新病入秋初名花作果香偏異野鶴隨人性亦踈拋得世緣耽學靜鬢絲一月未經梳

得孫大江寧書却寄

櫻桃一樹傍紅牆書到翻憐客異鄉酒癖更沾衣袂溼花踈時入枕函香刪除好夢緣妨睡檢點閑身未肯狂我欲悟君先學道攜編三月坐匡牀

憶汪大端光

淮南冀北經千里除却孫郎便憶君小別正當春後雨封書欲寄隴頭雲人輕詞客張三影天與揚州月二分珍重綺年題綺句莫教前輩擅清芬

夢入外家南樓覺後有感寄內弟阿魁阿愚四首

樓頭殘燭迴淒清樓下愁人怨曉明千里斷虹隨夢遠五更零葉打衣輕風鴉巢樹知前後竹馬鄰童識姓名若把舊時情緒譜杏花樓上是三生

兩家兄弟玉成行十五華年逐隊忙作達最憐羣上樹學趨猶見汝扶牀鐙明樓閣催書急花入闌干駐夢長說與封奴渾未識却教阿母倍淒涼

梅蕋初飄杏復葩商量春事已如麻拜殘阿姊簾前月看足鄰姬徑裏花生少學愁愁未慣孤眠遲夢夢還賒牆頭風細星辰定不識何時轉歲華

鞭絲爲客去匆匆一事如今恨轉同尺五蔆波輕燕艇三層松閣紙鳶風閒中草綠埋歌扇愁裏花紅照殯宮十九年中衰盛異欲從何處悟初終

哭錢公子中銑

邗上孤篷竟未歸絕憐愁魄斷斜暉京華迢遞猶傳札慈母殷勤尙寄衣五日正沉江畔黍一官虛憶省中薇魂消送我谿南日苦說燕臺伴侶稀

童年經術本無師曾愧尙書國士知死日尙聞憐趙壹諸郎都解敬袁滋卅年宦達虛身計五葉門衰賴子持莫愴筵前小兒女更愁堂北鬢如絲

七夕露坐憶孫大

瓜果筵虛薄露零懶看河鼓說精靈思君永夕空濛望南斗光中第一星

讀長慶集寄孫大

長慶集樂天自序長微之七年今亮吉春秋三十四而季仇年纔二十七與微之小于樂天同二人之交亦不減元白所不逮者或名位耳其他尙可企及也爰作一詩寄季仇幷邀同作

偶讀開成少傅詩七年我亦長微之神仙共掛蓬萊籍風月追吟楊柳枝一代才名何必愧九原交誼本堪師江州司馬通州倅料理頭銜似往時

結交行寄孫大

浮雲變滅安足論爾來友者洪與孫九天仙人不嫌謫一代交道殊能敦君不見結交不過通侯門賤客雞狗無由分結交不入春風場少年鷹犬徒相妨與其長安城中交俗儒不若咸陽市上留博徒俗儒言貌師中庸緣飾經術爲三公君無更齒馬東海我尙恥說胡華容博徒之交亦何有長笑傾心在杯酒一言席上吼雙龍千古英雄困廣柳我交黃子（景仁）十七年病鶴雖病形疑仙妻愁親老不思返白日憔悴長安眠趙生（懷玉）之交歲逾十持論英英輩難及洪生狷者不欲狂知我只有真州汪（端光）壬冬岐路一握手朗若璧月分輝光驚濤飄篷亦思止自問心期只三子江山花月久厭陳乃貢清氣生茲人非惟文藝擅儕輩亦覺至性流真淳我交數子止可生不若

交子兼幽明我交數子皆許身不若許子兼心魂三千里路夢飄忽二百十字言温存（前得江寧寄書才二百十字）我廢莪蒿篇子悲蒙楚詩中年哀樂亦如一我若非爾形難支自從五年來會合一一數茲離檢曆日已過一百五黃金臺下才士多我不見爾還高歌癯黃短趙屢相憶要聽秉燭言如何君不見今人交道皆厭貧不識古有范史雲今人交道皆厭真不識古有龔君賓誰言刎頸交我弔成安君誰言投漆堅我訪雷與陳乃知天生爾我爲交道不獨文雄詩傑垂千春

華陽憶舊行寄朱博士沛林海州光照汪縣丞蒼霖兼呈孫丈勳及令子星衍

異時我客華陽春一方宰吏無俗人汪丞治績亞林宰更有博士真天民吾鄉丈人亦軒特鏡裏顏紅鬢斑白四家僕從屢招人一縣醇醪止供客邑中賢者沈與王亦設罇具邀唫狂居留三月九十醉餘者病酒眠匡牀天然憂樂還相召妖鳥鳴春已驚告碧樹愁聞山鬼啼縞章夢致谿神弔城東一別事若麻三載復看城中花宰官擢守縣丞徙博士貧老辭還家當時我識三公子兩抱妻憂一身死乃知造物最忌狂自悔唫顛亦應止孫郎悟早雅與除脫然樓上思著書我來憔悴寡顏色戒酒怕過山公廚前遊歷歷春時節欲著思量怕愁絕鳥翅岡南宛轉簫青元館裏昏黃月人生年壽何須耋三十當令一生畢已分琴書付鄭三（謂霞浦鄭聯華林君愛婿受業于余者）未應蹇放同王七（謂縣中秀才王廷俞）春華已過憐秋曉落落天空寄魚鳥隔世形容照水愁無家笠屐登山好博士年衰屢致思縣丞無息宦聲遲一篇爲寄淮南守慰爾風前哭子詩

代書寄汪大端光八十韻

百慮不失一子才爲世需六經甫通三我識愧里儒才識工拙間出處可不圖子意乃不然勸我入帝都爲言予有親尙欲依菰蘆子親存我亡一語傷藐孤負米十四年妻空粟與芻子行燕趙歸勸作反哺烏我成吳越遊忽爲失母雛我生慚世間感子引作徒爲傾囊中金爲計道上儲六百里水程十八日早塗歷歷夷險郊孰宿孰可餔英英公卿中孰謁孰則毋我足雖云劬子口亦已瘏感子珍重心臨行野踟躕譬若深谷風幽草亦漸蘇存亡心已傷離別淚屢枯萋萋四月花莽莽長河蕪挈弟既慘悽念友更咽嗚相離第一程夢子秦郵湖涼月忽拖肩老魚窺汀蒲東阿縣西門夢子又在吳俱爲少年遊鎧舫狂呼盧三夢宣武坊斜日殿銅鋪新知無一人知子應念吾每夢必有淚每淚必有書書皆千百言紙惡字跡麤豈惟字跡麤兼愧言辭紆長安識君人謗譽亦復俱每苦立論嚴憎子所服殊我不置一辯歸室始歎吁欲摘天半星爲子冠上殊欲剪湘中霞爲子身上襦天河濯五色色異凡紫朱天衢曝衆文文匪常羅繻春月潤子顏秋露濯子膚日吐瑰麗辭稱此珮服都日陳琳球響稱此顏色姝留侯似婦人曲逆美丈夫不聞史傳譏但覺流輩無塵冠敝履中不必德義孚因首垢面人不必名實符雖然願一言少歲亦已徂二十顏尙髫三十頷有鬚吾徒勤事業弃置常所須要當惜心神何必營衣裾急從良友箴息此俗論誣明年登玉堂三館步復趨貽茲老成規莫被輕薄愚我來人海中戚戚意寡娛因緣識文人千百量以車多文或爲史小智僅作胥行雖歷方州見乃守坐隅羣讙出詩編朱墨盡貢諛立語苦不工已詡鮑謝逾我時出直言衆目怒以盱謂我立論高謂我制行迂一心苟無慚兀兀任毀譽求子素識人又各閒一區非無楊生清亦有黃子癯旬日乃握手餘皆掩蓬廬時時讀子詩消此嘅與歔子才信鵷鸞我筆非於菟頗愧紛疊來索詩若索逋我常思子言氣斂不敢舒逢子乃一發筆禁口亦呼子書亦易作字錯墨屢塗前聞欲移家急札馳郵奴煤車米石昂詎可攜妻孥況復堂上衰行坐總欲扶豈任舟車勞與此食粒糲詩儲（潤書）及瘦方（本）言皆悉錙銖詎不爲子謀使子

鳥就敍子行試禮闈先利矛與殳亦思賀萬錢不若儲百壺倘或成同官雅足見發紓拙効我亦收令謨子先敷壯往庶有程少習藉可除被酒一縱言省札應豁如

九月初二日得家書始奉適王氏姑七月初九日訃翼日于崇南坊寓舍爲位以哭哀定并賦詩一章

吾祖憐嬌女慈闈愛小姑弱年尤痛子（適王氏逾年舉一子數日而殤）中歲即從夫憶嫂顏常瘦思親淚屢枯重泉真健羨骨肉慶提扶

八月二十日偕黃二暨舍弟飲天橋酒樓

長安百萬人中有賤男子日挾賣賦錢來遊酒家市昨日送君回今日約君來送君約君于此橋長安酒人何寂寥酒人無多聚還喜破帽塵衫挈吾弟攝衣上坐只三人爽語寥寥落檐際君言內熱需冷淘我慣手冷應持螯閒無一事且沉醉不然辜負青天高青天高高復飛雨二十四檽風欲舉飛篷卷葉十里間直視城南落鶩羽濃雲欲暗南郭門斜日忽破千林昏陰晴萬態鬥秋景醒醉一夢恬吟魂持千螯揮百尊不覺樓上空無人君歸雖遙莫先走萬事要須落人後君不見門前豪騎控雙龍笑我西行馬如狗

重九日陶然亭遇吳四端彝話舊因憶亡友唐肇文并寄令弟孝廉熊

辭君久已事征鞍猶作壚頭俠少看九日一尊同濩落十年三見話辛酸唐衢骨冷誰重哭吳質心愁自寡歡應愧故人狂未死典衣還欲滯長安

送繆公子公儼之江浦兼簡孫大（余四月中入都與繆遇于逆旅遂訂交焉）

相別翻憐相見遲坐中人影壁間詩魂搖青草東風路夢立黃河遠岸時（與繆初相值處）病馬去來應有恨秋禽蹤跡本誰知寥寥門閉紅塵裏殘臘都將濁酒支

去去遙山一桁青愁程先已夢中經江南迢遞傷情思公子知交有性靈久據竈觚看讀易暫探石闕記按銘來朝風色東南便我亦商歸大海萍

好因魴鯉苔枯魚總覺蛩蛩念蚷虛白日懷人當檻坐紅雲羨爾對江居身名莫笑中條叟鄉里須乘下澤車丙舍一椽松數尺未妨他日訪吾廬

僧寺與徐書受話舊即贈二首

一夕長安雨寥寥話十年魂驚隨逝水鶴病憶空天被酒還如昔題詩已遜前窗風與庭葉蕭颯枕函邊

爾念無兄弟逾年服姊喪余尤痛風木復此感姑亡骨肉重泉滿松楸隔歲長相將營丙舍頭白住江鄉

東坡生日集翁學士方綱蘇齋即送羅山人聘出都

廿載我居公舊宅（東坡卒于常州其宅前屬余外家蔣氏歲常以生卒日祀東坡并爲會）一年兩度薦清酤殊鄉作客初逢臘學士開齋尚號蘇雅有詩名倣西蜀愁聞征棹反東吳買田儻遂中年願亦擬歸收陽羨租

被酒與吳生麟夜話

遼東道士應成鶴陽羨書生莫化鵝尚有十年人海願却來吹笛共高歌

程編修晉芳齋觀元耶律文正畫象賦

先生好古搆兩軒邀我讀畫兼開尊頎然素幅出偉人云元宰相遼王孫斜陽欲下壁色昏慘慘若動須眉神眼光下欲視千世限以尺幅猶英疄長身盤領大獨科追憶至論如懸河人生歲月百年耳公甫及半勳何多巍巍一代推上功替人只見劉秉忠文章年壽亦相似若論志節尤推公異書壓腹奇難剖落落吾徒出公後詞筆還驅人海濤姓名欲戴垂天斗即今卷畫空堂走反復公名難去口焚香閱傳意有餘更酧坊南一杯酒

題僧石濤竹西歌吹圖

浮雲急景安得留我頃四月離邗溝隄邊歌吹尙沸耳回視已隔天南頭懷鄉念友殊孤悶我見此圖驚復問中有春波蕩漾舟七年往事帆檣趁豈惟前事縈方寸畫裏朱顏亦疑恨紫陌牽愁柳作絲紅窗吹夢風成陣回流一曲波如剪合隊春人若鴉點三尺寒波一寸洴游魚尙厭春塘淺誰從門際吹短簫萬朶花落從東飄尋圖我欲眺江左雲樹一抹橫林梢此詩此畫俱高格墨粉淒涼年近百今日揚州勝昔時歌臺已徧隄南北吾徒流滯幾春秋魂寄東風第一樓爛醉莫嫌狂杜牧枯僧亦復繪揚州

送趙表弟褱玉南歸卽呈侍御舅氏兼寄孫大

孫郎約我遊燕臺爾者八月無書來趙生約共長安住亦復驅車覔歸路堂前白髮各數莖一名驅爾不得停雖然親在亦須仕努力㝡爾祈榮名榮名得失尤須數落落塵中尋故步我愛時吟短李詩人言合獻長楊賦我年四五卽識君相與賭字傾其羣爾來歲月及卅載文筆喜各持堅軍風霾雨黑傷年少我爲窮愁著書早君無羡我覆瓿書我實輸君事親好橋東惟爾巷南孫海內知交有幾人勸君歸後復垂淚偃臥一室傷羈魂人心不同面尤異尺五惟營門地根矩終非入世人寥寥時有胸中氣頃攜弱弟住長安黃葉秋深補敝冠貧來雅復對牀臥眼底誰足謀饑寒窮冬道我顏何瘦我爲傷親益思舅三徑憑傳問訊書十年我受恩私厚更傳消息語孫郎莫向人前倚酒狂殘歲燕山風雪冷梅花開後夢千場

客感寄孫大

燕臺春日試飛蓬无盡山川不定蹤客久尙須遊二嶽歸遲真待長千松成鄰幸結東頭屋投老同聽北寺鐘何止與君交一世此心無昧總相從

憶汪大蓮花寺（時汪大病新愈）

北巷南條共夕曛見時雖少夢時勤愁多壁著疎疎字病久窗生黯

黯雲後死未妨還屬我此生無恨爲交君中年退盡春衫色只有爐香尙細薰

敬亭山色對牀眠彈指交期已九年詩卷正愁盈篋底風裁無恙立鐙前頹垣怨雨傷春早古屋疎梅照夜鮮應愧故人還未達賣書真欲學遊仙

與楊三倫夜話幷悼蔣寶善楊炳文

何因心跡許相從失母辭家共轉蓬病裏春生勞遠望愁邊書少憶狂蹤（爲孫大）千年城郭須歸鶴三客鄉閭總號龍我擬買田身計穩倚門同數九株松

被酒閒徵少日場棲鴉辭樹燕移梁癯楊門徑春陰遠秀蔣池臺夕雨荒數口尙存顏轉瘦幾生修得鬢初蒼宵談祇厭燈迷燄不覺風聲徹戶涼

連得孫大書却寄

江東有客寄唫箋苦說人生祇百年多病況緣憂患積無家仍復歲時遷雙垂別淚燕山末千折歸心春屮前心事累君身累世茫茫愁日又無邊

和汪大憶舊詩十二首卽效其體

十五年前在謝家上樓明月下樓花如今門鎖空春裏一任閒枝閱歲華

病怕東風護曲屏每逢長日恨春晴幽眠未起西窗晚銀燭光中度一生

繞砌疎蘭入海棠眠春魂膩不分香當時夢醒匆匆甚開戶斜陽滿鏡黃

自愛幽居不結鄰樓前十里漾空春溟濛水色淒迷雨只向疎闌淨麯塵

山色似楹水繞牆一層雲氣一分涼高居莫掩窗前後引得銀河接

鏡光
城隅一曲上無端城裏春衫城外看只倚北樓慵不走柳絲衝面怯
春寒
見不分明夢亦空接天樓閣有東風幽窗覓徧聞歌地只在踈螢細
草中
水花春徧惲家池十五華年鑑影時今日再來羞野鵲柳枝添恨鬢
添絲
剪燭三更鬢乍梳宵遊還覓徑生踈誰知別有關心客鸚䳍橋西識
面初
兩重門內數春星燭影微紅鬢影青容易使他籠鳥㪚不來相伴讀
仙經
看鐙歸後病多時花滿房櫳總不知今日試將簾幕啓亞牆開到殿
春枝
移家一棹去匆匆蟋蟀銀牀烏玉籠盼得近春消息到情懷無奈隔
江鐘

贈莊四寶書郎題行幛
京華遲日飲千鍾風味都憐酒味濃入世偶然成短翮長松如此亦
雙龍身因早客眉痕皺書欲名家指繭重手版到君須遠宦未應同
我住鵝籠
連雲樓檻接深池記否兒童竹馬時花底衫裳同侍母篋中書策遠
尋師相看夢冷情踈日欲詠兄肥弟瘦詩遙憶謝家羣從好玉顏都
已鬢添絲

二月十五日與汪大至天橋酒樓薄飲乘月而回
青郊三里月紅燭一杯春痛飲消餘晷能閒有幾人壇雲入窗暗山
鳥上樓馴只隔軒觚外車塵雜馬塵
爾念邗溝水經時照玉顏予悲白門柳曾復伴春閒鄉樹偏縈夢華
年渺未還踈懦愁絕處聊與眺西山

憶舍弟（時抱病南歸）
弱弟如形影相隨作客初抱關吾妄願（舍弟近在館中趨走數年後或當尋一官）涉世爾
尤踈粟水顏常瘦塵沙髮屢梳（性好潔）待營田一頃早與共扶鋤
籬桃三兩樹歸及見垂枝藥裏須頻製郵書莫更遲饋蔬憐阿姊挈
袖識諸兒只有傷心處門閭入始知

春江行贈汪大
紅闌干影接天一江春水闌干前闌干搖紅水搖綠波底闌文百回
曲我共春江魚同飲春江潮潮聲出入鯉魚腹水色蕩漾吳儂瓢吳
儂家花滿畦春風來江北飛君門前千樹桃春雨落江南飄飲水暮
還朝思君不可邀水遙遙尺五篙夢迢迢十九橋

憶遠行寄孫大
波淼淼星搖搖約君不來葺已朝吳帆停越車駕約君不來春已夏
春光九十靜掩關幾年春閒君不閒曾雲萬里宵征路却恨君閒我
難住十五已作同巢鳥南枝北枝名對呼十九更作尋源魚曉行雖
遠莫復俱東流水深南枝有陰千里與萬里兩心同一心朝心徘徊
莫心怨幾日春魂自淩亂莫翦踈桃入戶枝春花開上橫門扇

谿南曲
谿西月不華谿北梲無花風光只落谿南路和月和花築樓住花枝
二月人二旬樓高一層春一分谿光已隔畫橋影柳色自閂踈闌春
岸雲凝紅水雲白總遜春衫好顏色百花開處百禽鳴樓上添衣樓
下行尋芳肯到春谿口隄上行人學垂手放船肯過長河湄牆頭女
兒倣畫眉畫眉尚避春鶯見照鬢都疑水禽羨鏡裏濃雲曉上頭竹
中輕粉宵勻面春旛親製初護風樓角三面懸玲瓏眸迎深館迢迢
緣手展文窗扇扇紅星踈夜久愁猶立露冷草香蟲尚蟄百餠薰籠
總厭燒啓帷試放生香入消息今年異往年客巢新定故巢遷愁邊

曉泪疑含露望裏春潮已接天傷春曾到春臺畔籠鳥生疎茶敢喚背客親移北戶鐙呼㸑更掩重門扇短短疎籬漠漠塵沿谿樓閣對牆身緣知谿路經三折只共波光住浹辰可憐門左閉亭塢三月誰爲衆香主抛客年光誓不停迷人草色尋應苦一樣扁舟去未還五湖蹤跡異三山春來依舊花千樹夢醒空愁月一彎

二月二十三日復與汪大上天橋飲醉歌

著書不爲千年計直借陳編壓奇氣出門不逐萬古愁聊上高閣開吟眸天橋樓前一杯酒昨日苦思今在手我能飲君能留三十莫抱二十憂識君二十年尚少屈指十年君未老眉痕鬢影未減青一色綠衫同似草盈樓飲客我獨眠未飲滿擲青銅錢座中誰識兩少年江南江北無一田尊深酒熱莫更催頭上一雲紅覆杯休嫌飲盡衆賓散伴客時有春禽來城門樓上春陽滿一鳥囀春聲緩緩城西山色影接天極視惟愁目光短今日白晝飲復勝清宵吟百壺雖盡意不盡兩客所喜皆同心醉顏時紅亦時白一市圜觀不相識頗說近來無此客

二十六日過汪大齋頭見餉酒者汪大云留以相待歸後夢汪大以昨酒別餉人意甚不樂醒後戲作此以寄之

故人不入夢入夢牀頭酒帳中燭影欲礙眉枕上道書猶在手夢時得失乃可知莊生偏悅夢醒時君不見心空不著閑輕重憶酒憶書都入夢

宵望

登墟聊一望萬瓦月光齊地迥風生樹春濃露覆隄雲光迷向背田緣誤東西莫逐巢枝鵲回聽警曙雞

屠大令紳以報最入都話舊賦贈四首

遠宦迢迢十載餘相逢我亦領添鬚賢勞已覺官聲起憂患偏憐壯志虛釜欲生魚推上考書應成蠹少寧居重來流輩俱清秩莫哂狂奴尚鹿車

一縣無能滿百家水深山瘴路尤賒未妨茅廨吟詩鉢慣聽荒城破曉笳民雜猺獞難定戶官清胥吏厭隨衙俶衣報政來京闕却使尋常計吏譁

翦蔬我奉北堂餐市酒君憐阿姊寒（君伯姊適汪氏與余鄰居君恆主其家）五載篝燈通夜紡常時籬落饋春盤青雲志節賓朋慰綠鬢升沉里巷看今日乍逢先涕下板輿天末羨承歡

門前都復有青山憂患時時擬閉關客早自憐華鬢改官貧莫愧俸錢慳閑中歌板消年歲（君喜度曲）歸後谿船遞往還我亦尚營千載業著書多欲待君刪

得內寄衣

縫裁初見汝封題百結蕭蕭故縷稀猶恐亂將慈母綫此生相殉只鶉衣

送繆公子公儼出都

五嶽未陟一欲歸難戒塗撫劍送子行浮雲亦南徂子有東顧心戀此巢上烏予褱欲南馳念彼濁水鱸兩地忽易居一心安得無子行過岱宗爲我謹獻書已辦十兩屐願居神所都俯視六合間靈氣藉發舒神乎幸勿哂東海賤丈夫

送董秀才思駉南回

曙色起北垣星隱西南隅暉暉殘月光與子升遠墟輪蹄百萬中中有吾子車車行飭弗停遠復居子廬妻子念遠歸悅志慰歎噓七載殯在堂窀穸匪得徐江流入海州地大土亦膴鬱鬱千高原富此人鬼區子其勉營作庶効人子劬吾將爲子文明子志節紆恭聞哲人言爲善報有餘勿以世澤深冀此祿利虛研經世務通窮達盡足娛吾家北溝頭數武距子居近聞積淫霖尺水通積淤黃葉堆作新復富鰕與魚兒童各兩三應客清且癯他時著書人兀兀子與子

送莊四寶書至廣東得十二韻

我辨東山屐明年上岱宗鬢牽山霧綠眉隱海雲紅爾泛南溟棹虔心禮祝融地虛風力上天闊日華東嶺嶠游逾壯川塗望欲窮褱人依畫舫憑客寄詩筒遠宦憐公舉（謂令兄寶篆時任雲南會澤令）微疴念敬通（謂舍弟）弟兄三郡別尊酒兩年同得句酸鹹外言情哀樂中艱難知稼穡少壯歷磨礱仕覺雞餘肋歸慚鵝有籠早營田二頃耕鑿慶年豐

爲楊孝廉夢符題錢三維喬秦中畫冊即寄維喬（時錢宰鄠縣）

何時得入函谷關放筆即落終南山南山連綿畫不竟拔取一峯來入鏡胸中有山即有樓下筆有川兼有舟豈惟山水色不別樓上客醉疑眠鷗醉顏昏昏憶孤在逸客都爲酒錢累剖胸欲入秦中雲洗眼仍須渭川水南山浮光北山夕陽飛橋如雲不能跨怒蜺飲渚裁成梁林梢幾尺天光足怪石森森點寒綠此間應復置錢郎四十癯顏尚如玉南高峯北高峯宦遊今落名山中（錢今官淛中）山川二月尤清曠憶共錢郎飲湖上楊生思家靜掩關客帳夢好時時還吾曹須勸苦不閑直當爲畫迢迢一谿之綠水落落湖上之烟鬟

奉酬繆公子白沙河見懷詩

爾如華亭鶴不欲識二陸解后得值張季鷹雅志不復矜飛騰我如昭邱狐讀書名博物茂先可語不識機亦欲辭歸住蓬蓽

卷施閣詩卷第一

卷施閣詩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憑軾西行集（辛丑壬寅）

書從兄顯祖畫卷

家有十步池引水蓄百魚室有三尺牆種竹滿四隅令其泉上有石竹中通渠穿徑之筍不以入餐過橋之魚不使上竿魚皆習主人已忘江湖思修竹何娟娟亦斂干霄姿主人不歸歸有時主人有一弟倜儻素好奇曾就主人宿愛此半畝之竹一畝池奇石落落清流澌澌掩戶十日臥出關百里馳蓮華峯頭攬明月挂爾谿邊屋角之南枝

酬黃上舍鉞

閑日偶傾燕市酒經春別爾謝家樓故人入夢疑黃鶴早歲相期共白鷗判與苦吟常入夜最憐華鬢欲經秋江湖浩蕩休歸急風月分番且賦愁

趙大至得孫大入關之信兼聞蔣表弟艮卿欲入都城東酒徒無一人居里者感賦此首近簡黃二楊三徐大

一歲居里傾千壺兩年爲客償宿逋城東日日添酒壚城西時時出酒徒城東酒樓一十六城中少年出相續酒翁歎息酒嫗愁可惜少年皆遠遊少年誰最狂雅數孫與黃就中短趙差有檢結束身手趨吟場東風吹春入酒樓當時少年百不憂三更酣春樓上頭紅燭光滿樓前洲騎龍弄鳳世不驚只有酒家知姓名城東城西路回惑只有酒家門徑識酣嬉落魄非可常一朝餞我東急裝濃雲浮江雨暗海海風吹人顏面改離家豈獨無酒筵太息總無諸少年出門各歷路萬千前後差喜皆遊燕酒徒十輩五得官餘者未免謀饑寒孫郎苦戀里中樂昨亦襆被辭江干新春忽夢晴谿曲暗識溪南草應綠醉尉衙前碧月圓蘋風乍轉春流足花枝縱好酒縱醇我識一城無酒人豈惟花發無酒人兼恐減却樓前春春去春復來春情忽然失朱顏變蒼顏黃金鑄不得君不見少年雖歸非昔日又有城東少年出

清明日闈中夢先慈感賦並寄孫大關中二首

三千里外無家客寒食傷心念北堂未死夢魂通夜永浮生淚眼怯春光頻移骨肉依青隴雅課兒童種白楊天末故人還抱病風檐此日思茫茫

爾緣親老亦遊秦短札頻言去住因句曲宦窮居未得殽函塗險客方新溪山迢遞應謀築天地分明許結鄰各有著書心跡在未堪終歲作游民

十八日早偕同人至天橋酒樓

閑蹤亦已忙侵曉試遊裝楊柳閉門處桃花發曙光露香深幕徑鵲語靜周廊屈指春三月還輸逸客狂

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闐聲沸塵將遊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競纖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

法源寺訪黃二病因同看花

長安城中一畝花遠在壓西法源寺故人抱病居西齋瘦影亭亭日三至一叢兩叢各稱心前年去年看至今今年花盛病亦盛轉恐病久花難尋天光未發雲半沉牆角有樹交深陰故人此時花下吟頭鬢露沐光浸淫梨枝桃枝分不得楊柳接天青一色海棠雙樹復絕奇花背深紅面浮白長安一畝不數看莫夢江南千里陌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繫丁香花時可惜雨聲阻不爾遊屐時傍徨看花抱病還難顧我更因花乞同住春陰如夢不逢人牆角游禽出無數故人逸興猶不凡日復一訪同幽談君不見回途却值如龍馭日晚羣言看花去

三月二十六日同人至崇效寺看花作

絲風飄林雨灑空寒甚十日留春容馬頭拂青馬尾紅青山亦隨馬首東岡原東來氣深旺青山低昂瓦檐上迷行一里始出林古寺山門兀相向門高徑古叢青草松已百年僧亦老門前見樹尤絶奇屋畔無枝不娟好高低深淺藉發舒禾苗不生地力儲培根渥節厚人力挺此七尺花形殊樓前一株復兩株捎破屋瓦參浮圖危檐高柯勢淩躐意以向背爭妍姝海棠無言壓桃杏鶯聲不來空晝永尋廊萬點白參差恍若銀河瀉星影閑心愛看日午花采色詎似殘春葩原形十里足雄厚天路尺五饒清華花開雅興無虛日三度餞春留冀北柳絲聽北敵高筵贏得山僧姓名識看花十輩多少年花下雨兩聯吟肩花枝已闌離思牽（時崔二景儼欲南回）目斷送爾江南天來時車鐸喧去時塔鈴語明日狂風遽如許竹裏猶零前夜雨

送崔二景儼南歸讀書并就婚

憶昨同醉長安之酒樓少年十輩君不浮憶昨同跨郊扃之駿馬偕遊七人君最雅君才豈比凡少年我意雅欲追前賢長安城中與君友五度碧月聯吟肩我交于世皆蒼老朱賈淪亡益悲悼（謂全椒朱訓導沛高鄭賈文學田祖）吾曹緩急須託身詎敢相輕此年少我感古人志行超雖未絶交能寡交身今縱賤有殊稟冀與一世回輕輿十年此志不暫忘世人不知謂我狂鄉閭益復威嘲毀并以餘論加孫郎畏讒一室居疑蟄昨者孫郎有書及我謀于衆謝不敏君獨不辭乎燥濕亦知人生饒緩急難爾少年尤獨立朱門紈綺豔障天獨出英英矯餘習吾儕快意得一朋如入玉陛升金門急持一書報遠人謂此年少非常倫離風昨日吹原野花葉紛披已成夏交君未久別念侵獨持一盃與論心酒樓花開三面陰馬蹄浮紅尺五深燕秦十年遊近始抵鄉土晏公祠外簫鼓喧競渡來看日端午離程關隴復數千（時余擬遊秦中）南瞻無家有墓田桑根草堂富經史舉半贈子窮雕鐫識君不嫌遲別君不嫌早讀書谿南柳陰好新婦窗前月痕皎人生聚散殊草草君不見百回相思令人老

四月初二日黃二景仁邀同人于法源寺餞春即席同賦得餞字

江南百萬花不看長安一枝春愈顯江南唫客花成癖買屋花中靜排遣憶昨款門客大至半畝綠苔橫被踐抱疴應客竟日勞客去閉門頻仰偃繞檐百匝唫成惱（昨黃君賦惱花篇）客不逢嗔花得譴吾儕立論責平允勞者尤當戒束編今宵忽復驅童至雅意欲爲花作餞書云昨值風雨驟草色反深花色淺惱花不得更憐花痛飲無辭裌衣典黃生兩歲爲花病一歲惱花徑可免祇憐花謝客不留餞客餞花同一宴屬生悔過復賦詩明日欲來花下展

將出都門留別黃二

拋得白雲谿畔宅苦來燕市歷風塵才人命薄如君少貧過中年病却春

楞腹誰憐詩思清掩關真欲廢逢迎期君未死重相見與向空山證世情

與丁二履端夜話即以贈別（時余約與屠大令紳共買外家鸛蕩莊別業丁君言已爲渠親串所得並以志感）

燕車代馬三千里越水吳鄉二頃田此志十年仍未遂對君一夕竟忘眠憑將書札傳廉吏莫更犁鋤課少年未擬買山先買水會須笠澤共耕烟

新交數爾及崔陳握手臨期意獨伸聶政母亡尤念姊馬卿家在總依人休嫌骨相前生薄敢詡心期數子真風色滿天雲氣冷更從岐路入西秦

涿州三家店水木明瑟舍弟前共過此有誅茅之思書此以寄并當示孫大

異時我作樵蘇計幸有孫郎及難弟夫容湖畔結廬好我亦川居富蔆芰門前流水屋後山照影幾度驚孱顏野夫何時得暫閑偶借客

夢歸蓬關原空雅飛十餘里烟柳千條拂花起吾家令弟昔愛之殘
月扃門數回啓卽今留滯何能走我獨橋南醉邨酒百年心跡幾相
知持此遙遙質叚友

出都行涿州道中見芃麥徧野慨然有田廬之思因作田家詩二十
首寄意並寄芮光照楊毓舒兩布衣

朝耕山上田頗苦赤日酷雨氣來北山蜻蜓滿空谷家遣餱糧具釋
耒坐石屋日晚牽犢歸下山泥沒足

疇昔惰農畝蓬門生長蒿頻年生計足粱燕亦來巢豐嗇理有常由
來非一朝社日集子孫烹蔬酌邨醪中坐垂誠言百事須積勞

山村十餘家古木自回互筍穿來東鄰果孰落北戶居鄰結姻婭鷄
犬互相顧出門望原田高低百餘步仲夏天氣晴涼風集高樹茶瓜
供過客留話愜幽素日晚樵童歸問名均不誤

二月序始和黃花徧林原濃陰滋宿麥春露洗高原雞豚喧早市牛
羊出毀垣隱塘花爛漫過澗水潺湲鳴鳩聲不已釋耒聽無端心切
崇朝雨都忘向曉餐

采桑升高枝衣上日華轉遲遲看春陽一谷柳花暖沿林緒風至對
樹鶯睍睆不惜枝葉長但嫌心力短東家采桑女日暮行苦遠沿回
大堤坐心急待同伴揮汗忽不停春衣又將澣

窮鄉寡文學頗愛士俗淳茅檐八九家五世相與鄰兒童讀書歸行
處拾墮薪偶逢大父行拱立識所親日晚餉北皐牽衣渡橫津心憶
朝誦書沿途諷逡巡

門前隙地稀屋後半畝緣桃李皆豐年云茲佐嘉穀高曾手栽樹均
作出檐木日午蔭北牕茅檐靜堪托溪風一回蕩山果枝上熟童稚
不識爭探懷已均足

層冰何棱棱雪積冰上寸日色照亦寒谿風利如刃經旬斷來往閭
里走相訊鄰翁釀村醪屈指年事近還因隔城郭甲子無可問晴宵
仰瞻天北斗知歲閏

力耕心志純外物不得動雖經百寒暑寢息無一夢妻孥習辛勤百
事常與共秋成共欣慰春至卽播種年豐賽神畢臘酒互相送尙哂
鄰家翁年衰腰足痛

邨雞一兩聲持鐮待天曉出門不知塗沿林警棲烏宿雨零衣裳原
頭刈新草牛饑我心急況復犢離抱八口嘗苦饑飼牛嘗苦飽

牆頭百草花秋至尙顏色涼雨朝來過秋蟲鳴屋脊驚茲時序變當
案不能食葵枝翳南軒踈黃落如積物微經手植幾月盈數尺榮枯
本隨候催我鬢蕭瑟村女不感時明燈夜牕織

山泉奔曲澗澗曲使魚肥板屋臨流水當窗白鷺飛高枝曬魚網圓
牖挂蓑衣莫訝軒牕陋黃塵入戶稀

枕上雨聲過蒲葵生曉涼隱聞屋後雷鯉魚飛過塘孟夏天氣昏檐
間杏初黃梅實早薦新原麥亦可嘗壯健旣不閑婦稚習築場商量
醞邨醪待插三田秧

田家偃息早月出戶已扃連閭無人聲屋上促織鳴寂寂秋夜長眠
早亦易醒荷鋤向西疇露澹明踈星

朔風吹南山黃葉滿一屋掃之向牆隅然薪一冬足田疇雖不廣常
滿甕頭粟閉戶無所營時還把書讀

巖阿近開闢鬱鬱多桑麻人耕北山翠牛食野田花廢壘都牽果零
疇或種瓜亂雲埋古徑飛瀑落人家境地殊清絕寥寥噪曉蛙

仲夏一月雨屋中衝流泉楮鐺來樹間全家具晨餐兒童騎土牆葺
漏尙未完天霽日忽開泥衣曝先乾晴晦出一時驚雷復喧喧

飼蠶候三眠繅絲日千度辛勤一生內衣未識紈素東家有嬌姿生
小無所務披服非不多著新卽厭故昨暮會北鄰驚看機上布

寒鄉率多壽作苦況不閑暮飲谷中水朝耕山上田不聞求長生倏
忽已百年同時一輩人白髮並及肩但苦東作忙日出難晏眠

種松連高岡云有先世墳一歲增尺土巍然竟成原寒食飛紙錢盈阡拜曾元但苦樸陋鄉諱字已不傳日晚祭掃歸野花紅如然

四月二十六日抵河間縣知崔二先一日發却寄此首

車停古驛日已曛窗南一鐙昨照君鐙花未落客先起瘦影已逐寒鴉羣清晨共出官河左柳眼迎君方及我楊生行色念北堂君亦曉夕馳歸裝車聲馬聲原上走百里程遙亦何有路人傳君好身手清削真同道旁柳道旁柳花飛貼肩君行曉寒籠玉鞭山雲濛濛壓衣重清冷偏宜馬頭夢違君百里猶可追車上敗鐸聲如雷祇愁殘月沒前路征馬愈嘶人不住丁生念友君所知昨復屬我傳相思鄉閭年少盡君等使我慨歎相知遲黃梅雨簾纖南行亦殊苦紅棗花紛披東徂迫炎暑丁生五月方出都歸棹應防惡風阻君不見長江風黑暑浪煎函谷關險愁雲連阿兄西行路復千送彼蜀道升青天（時令兄將入蜀定省）

五月初三日臨清關阻雨因食角黍有感

徂南日共風烏語忽值龍行北來雨行人衣濕饑火煎且復車前餐角黍沉思此景傷年載谿上幽雲久相待三更清夢越鄉閭尚有半樓燈火在

自臨清關渡運河曉行

曉星未落催客程夢聞雨聲醒復晴車輪安穩陌塵軟如乘越舫烟中行河流東渡樹如薺一綫中流日華起行人上馬亦壯觀開闔中原數千里

館陶道中

柳絲濛濛新月高臥聞笛聲過館陶催車向路日已昃霞色尚映征人袍城邊古路尤雄直松矯如龍百餘尺古來奇士倘復然獨立原南歎高格

元城道中

元城縣東榆櫟田千株百株青蔭天車行五月不知暑道上淲淲鳴流泉草香花暖千家室闔戶都爲賽神出河流兩載喜漸平慶與農人食新麥

五日客感示崔同年景儀

馬上一枝榴火紅行人朝日發清豐淒涼古驛值佳節倦客如醉吹薰風風花無情翳前路客憶江南岸頭住野花匝地試驕馬谿水拍天喧競渡扃門不出十五年手種楊柳都搖烟寧知今日道旁坐麥飯冷飲茅檐邊鄉閭少年誰可憐錢郎鼓聲絕客筵（爲錢舍人中銑時下世已一年）趙家樓閣昔年飲覺我盛氣何無前橋烟谿月百回白壓坐惟留陸生笛沿谿瘦蔣亦不歸（時蔣大齊耀客山西）空鎖書堂北邊宅吾儕流落縱如許客裏聞歌尚軒舉終能不學輕薄兒醉挈妖姬作吳語崔生似舅尤清婉共我遙程數千遠佳辰只惜鄉夢無臥看車前斗杓轉

未至黃河十里阻風宿辛店明日始從柳園口渡

惡風一日阻急程十里外聽黃河聲黃河聲急暑雨橫高浪戰雨喧三更洶洶到枕不安寐廐下劣馬時奔鳴披衣支戶起危坐飲滿百醆神終醒邨荒味淡食不咽雨暗飽嗅蛟龍腥耳中歷歷聽頹壁川原曠望生夜明樓高燭冷萬慮絕不覺孤月來窺楹風聲雨聲罷酣鬥百烏歸樹天光清半生飽向江海宿此夕河浪聲尤驚清晨徑渡大波伏霞氣壓席青紅平十年履險不知數狂直自笑波濤輕

自河南入關所經皆秦漢舊蹟車中無事因倣香山新樂府體率成十章

滎陽城

滎陽城高百尺因阜築城如鐵色漢王夜出城西門滎陽以東屬楚人惜哉一鹿抵死爭食肉不足思分羹當時若翁幸不烹乃火紀信燔周生嗟嗟兩烈士殉主亦殉名我行天下歷州七奇險無若滎陽城君不見滎陽城值太平排百雉無一兵司關午臥門掩扇百戰古

城今下縣

北邙山

北邙山頭松百步前碑後碑橫作路碑前繫馬客不愁還喚北邙山下渡前津流水無停刻松色蒼蒼暗斜日白楊無風亦蕭瑟千樹萬樹升涼月林鳥夜啼穴兎蹲千年不看葬貴人居僧閒乞紙錢挂寂寞知是誰家墳穹碑愈殘文愈好前人傳多後人少始知坏土繫功德不在森森數華表嵩高山色遠復蒼眼中親切惟北邙君不見征車須卸此山側松冢蕭蕭無暑色

尸鄉置

尸鄉置客欲愁三十里進生王頭海中山波欲湧五百人同死士壠有死士無生王王頭上殿目尚光九重真龍爲一哭韓王楚王顏瑟縮腐儒遭醢理不誣王頭乃復償腐儒我來尸鄉中白日忽挂樹鄉人說王尚如覿君不見王愛士士效忠誠不若項王故人呂馬童手裂王體居奇功

賈誼墓

西京執戟郎綠鬢忽已皓太宗愛老臣乃少武皇愛少臣復老坐令人惜賈洛陽懷奇亦不值武皇灌嬰周勃噲伍耳是老禿翁何足詳長沙西來對宣室漢皇才高殊自失固知尚鬼由楚人因從楚來詢鬼神鬼神之言亦陳戒漢廷惟生識成敗君不見微唫賈生賦車過洛陽界墳荒無人碑已壞紛紛何況里中兒我亦少年先下拜

董宣祠

東京六酷吏五輩政足觀王生非其流類合附宦官名儒歐歙首尹京威聲始傳董少平乾坤初平天子武徑直寧知長公主赫然威怒乃可攖九重幸識小吏名殿頭東西排赤棒百轉安能回令項吁嗟乎臣賢主聖誠難得却覊主威成令直君不見祠西半里府所治道旁百碑名去思叢碑雖高復誰記只向道旁思酷吏

金谷園

咸寧以前多吳氛元康以來昏戰塵晉家全盛只卅載却值金谷園中春美人顏紅與花匹百斛名珠易珠一樓頭光碎紅珊瑚主人殉財兼殉珠傷心豈獨名珠墮轉眼洛陽城亦破持螯仙客最達觀與廢都從醉中過園花開園樂陳朝千觴暮百樽二十四友皆僉人此輩可惜惟劉琨

二崤山

偪仄復偪仄西經二崤山山溜衝作道巨石橫爲關關門前黑如許西飄秦風東晉雨南陵北陵事蹟陳遑識夏后兼周文止憶晉五帥秦三臣爲晉勝爲秦奔晉人雖墨衰秦人亦素服向師茫茫慟秦穆老臣此時無淚哭出山一里路漸平巨石夾道愁縱橫君不見山凹不特炎暑酷瞥有野鷹來攫肉

函谷關

車行摧輪馬傷骨一綫路中盤八日今晨始及關北門月黑望關關欲崩新關高插天舊關深入地赤沙濛濛白日翳一日一夕車帷蔽樹根石脚露土窰穴土一尺經旬勞居人生世稀見日面黑映戶疑山魈君不見秦人虎狼據谷口百二遂爲虎狼有寧知天險不屬人六國敗後終無秦豈如乾坤蕩平天險失前車後車行接轍人生快意亦有時馬上詩成車出穴

潼關門

出險復入險別山仍上山河流五夜色昏黑一片日紅先射關壯哉龍門濤至此始一折驚流無風舟尚失大魚如龍欲迎日風陵津北起黑波重舸徑向中流過河聲漸遠坡愈迴却拉馬首看全河君不見哥舒拒祿山魏武破孟起門開如雲列千騎喧聲動天箭灑地時平雲氣亦卷舒孱卒立門司啓閉關頭飯罷客亦閑早有太華開心顏

華清宮

秦皇墳上野火紅萬人燒瓦急築宮築基須深斸山破百世防驚祖龍臥雲暄日麗開元朝祖龍此時庶解嘲人間才按羽衣曲地下未燼鯨魚膏前人憑後人巧工作開元逮天寶離宮別館卅里環羅綺障眼如無山紅闌影向空中折高處疑通廣寒窟仙妃天上坐無聊玉笛一聲飛入月華清宮臺殿工欲訪舊事無衰翁泉流嗚咽助淒思冷暖曾無內官試君不見山前四月開海棠早有野人來試湯

贈馮編修敏昌即乞題機聲鐙影圖卷子

馮君南海儒二十年不出門前靈綠一萬頃篋底縹青數千帙出門看海入讀書元氣吐納如靈珠荒廚烟斷有時有百怪窺戶無時無豈惟不畏亦不嗤一室靜坐忘三時偶然一出試有司衆喜貢爾來京師

聖人方開白玉堂數十萬軸陳琳琅蓬萊山高碧雲裹仙客正復需東方鯨鯢戮後乾坤蕩萬卷盤盤蠹魚上晴窗日一校祕書手冷玉籤沽澊釀儁居頗厭人海聲下直只住西南城門扃似鐵不輕出解后偶識黃方平兩年落落京華夢文案無題輟唫諷有時申紙出萬言筆壓鱷魚愁不動大馮君小馮君（君偕令弟入都）君復告我神仙羣（謂張解元錦芳）廣南怪底少珠貝斂攝精氣爲斯文君不見我家空住東海頭曉日正面清江流慚無文筆東江海潮汐澎湃無時休江流日日晴沙壅上有松楸百年冢先人志節實不誣待覓數碑高置壠文章不朽今見之對面勞我經年思吾徒會合既有時放筆爲我唫風詩

徐大書受浴牛圖

南溝水流北溝水行苦無舟幸有轅下牛羨君使牛如使舟跨腹穩渡春塘流南溝水清北溝水濁濁流須浴牛水清留濯足螺千升泥一斗尺鯉寸鰕無不有濯足流還入牛口君不見春田之外官路高百千萬事如牛毛人饒千駟不能樂君有一牛亦足豪

聞孫大二女皆殤書此慰之並促入都

朝不見爾暮不見爾不能得爾書使我煩憂不能止朝知爾枕一書莫知爾入酒壚鴉飛鵲翻門索逋盤盤廣文居今歲殤兩女隕一奴（奴進興亦以今歲病死）縊魄復跳梁擲此巨綆𪓟（學吏耿升以去歲縊于庭）赫然三重門常有十幅符長人鬼伯利弱徒其餘精魄強睥睨孰敢如陽春倏然回陰煞盡掃除丈人康強大母扶行見中婦歸而將雛爾既久失偶又苦貧曷不遠遊負粟以奉親長安輩流中近復無爾比吾當屬王三爲爾戒行李

十二月初六日宿讀雪山房話舊即贈崔公子景儀

經旬頻過訪識爾氣無前客路三千里春光十九年錦書堂北枕紅燭夜深筵一夕虛牕夢無忘共被眠

謝貞女詩即寄令子振祺

我年始十五母遣從里師其時謝氏居遠傍陳忠祠貞女撫子名振祺十五入學初勝衣一出一入奉母儀貞女雖有子室居嘗涕洟白日何昭昭顧視久不怡上堂奉魚飧入室餐薄糜兒行讀經解唔咿市肉食子身苦饑我時親見之歸以語母共歎欷爾來二十年不復相聞知昨得尺一牘邀我吟風詩開緘忽涕零負米感後時吁嗟失母人遑敢措一辭雖然母前爲我言貞女之節世所希汝行克屬文闡彼孝且慈母今雖亡母訓垂忍一握管銜酸悲詩成勗爾廣孝思作詩者誰洪孤兒

卷施閣詩卷第二

卷施閣詩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仙館聯吟集（辛丑至癸卯）

八月十一日夜終南僊館坐月聽趙芝雲彈琴作

秋花黃秋月涼細步曲折行秋堂秋堂美人琴思生起喚靜者彈秋清南山月明一千里北堂琴絃三四鳴聲過欲入月絃和不驚秋東西十五房蟲韻咽不流一聲何低一聲復揚天宇乍濕微吹新霜絃淒絃切四五聲此時秋聲畢入城江南夢遠忽歸去聽此柔櫓空中行茫茫神明區杳杳不可攀怪靈千年巢此山有時白雲成美人青瑣窺客垂雙鬟有時玄鶴化童子丹頂未脫遨人間風車月馭倏忽倘過此驚我忽斷忽續一一空中彈虛房無人素月團飛雨入夜青苔寒幽音欲乞紫府和空腹冀得明霞餐君不見彈鳴琴憶仙駕月宜秋琴宜夜

同作　孫星衍

秋河下映秋池清中閒月出隨波盈烟中影結多時綠風裏輝流不定明秋堂主人有仙骨授簡賓僚待秋月珠履宵沾白露移碧紗暮對青山揭此時分照入千門十二閑街靜碾塵斷續城中傳柝響依稀樓畔搗衣人銀屏夜落橫琴影月底弄琴琴索冷指上清光淩亂生絃中商意分明緊一彈秋月生波瀾再彈秋花欲語言流螢乍落看還住斷雁將飛似更還石闌前頭百重樹葉葉枝枝化烟霧樓閣疑浮海上來風泉忽到山深處曲終月淡天爲高何處仍吹宛轉簫一聲約住流雲影萬里魚鱗豔不銷主人尋幽足幽思何必東山挾聲伎君不見終南仙館夜深琴門外終南碧無際

十二夜雨坐

彈琴留白雲涼雨入今夕離離秋葵花深黃落如積閉房雨中坐細酌尊酒白寒意吹不開空憐倚風笛所居堂西偏秋氣亦逾冷房櫳既深靜蟋蟀共淒警三更檐霧入澹此紅燭影欲展江南書先悲客秦嶺

十三夜射堂觀月

沉沉碧苔影皎皎寒潭光秦嶺上孤月清輝滿射堂繚垣鴉點黑零棟燕泥黃一聽山陽笛行歌慘不狂（是日于孫大書中得朱三亡耗）

馬嵬

馬嵬驛旁佛堂三楹唐楊貴妃舊縊所也今歲三月余偕莊公子逵吉至鄠縣二鼓抵此以燭視壁間石刻斷句約百餘首率無佳者因相約出新意爲之至漏四下各成六截句乃上馬而去

客程新自會昌回刺眼燈光宿馬嵬錯訝驪山舊烽火一般紅燄逼人來

半晌匆匆訣路岐縱然死別不生離他時金闕西廂約天上仍懸會面期

佛堂宵半劇淒涼清露微茫月有光漠漠紫藤牽一徑花開猶認舊香囊

五家合隊事全非鞭馬都看出近畿猶勝宣陽諸姊妹陳倉化作野雞飛

天教國色鑒興亡遺冢偏留官道旁一片軟紅飛騎過豈堪重問荔支香

茫茫蜀道返秦京難遣君王日暮情只有上陽頭白女不承恩澤竟長生

哭朱秀才璐二首

曾同原北數歸雅原樹南頭識爾家上巳覓春衣袂冷清明吹雨帽檐斜詩從公子筵前諷酒憶瞿曇坐上賒（君側巷有草庵僧釀酒極美）零落數人重點檢兩沉泉路兩天涯（君與余及孫君暨林公子奕眠過從最數今林及君俱下世）

移榻曾依鄭廣文故人頻到手難分譚狂一夕空生死夢冷三年靜見聞身後詩名常笑我眼中山色竟埋君元言未就桓譚死畢竟誰傳楊子雲

十五夜

闌干千尺雨聲收坐久頻看燭影流秦嶺雲高連太白上元月澹應中秋（俗言中秋陰晴與明歲元夕同）多年客思金尊滿一夕天風玉笛愁好把濃陰盡吹却庾公清興在南樓

同作

孫星衍

常時偏憶此宵情直到今宵客恨成如此月愁終夜對往來雲愛一天生舊游似夢依依在酒力輸心細細清又是芳筵忘未得芙蓉池上共吟聲

秋夜有懷崔二禮卿

闌薰桂亦薰燭燼復思君歷亂百重嶺微茫千里雲松窗無人夢亦幽化爲孤鴻遠相求江空離離橘柚洲天遠漠漠沙棠舟夢君何如在君側夢苦知君亦相憶劃竹痕留指爪青看山影入修眉碧星橋七夕祀茶瓜紅豆閒庭接砌花三層閣冷吟秋雨八扇窗開佇月華蕭王里畔清遊寡落落朱門手誰把遠恨吹成宛轉簫秋聲響徹參差瓦書堂歸後倚樓東詩帙翻殘與乍慵葵扇綠輕秋撲蝶橘燈紅小夜搜蟲才名此日推昆季二十崔鴻學強記交許忘年趙不虞（謂味辛舍人）書憐似舅何無忌思親有日計程還重上巴陵八角灘相思應望秦關險憶爾重歌蜀道難

嚴侍讀長明招飲分詠齋中花木

數叢牆角放無端玉色居然照坐寒應是神仙常散髮不教收拾上星冠（玉簪花）

石闌干畔倚斜曛葉葉枝枝惹砌雲數到前生合惆悵美人顏色葬秋墳（秋海棠）

靈巖讀書圖爲畢侍郎

公才既大識亦先一山讀書曾十年山奇澗仄泉溜鑿石古路削雲浮天三間讀書堂昔昔坐復眠研經覈史志力堅偉抱不欲談神仙龍吟于波虎嘯山公時賦詩靜掩關全湖水色看不厭一世寫入胸懷閒雲窗陰陰關不得靈氣空山潤生殖松兮柏兮百餘尺一一如苗手中植我聞名山圖綴以七十峯烟巒明滅不可識水氣自綠巖花紅茫茫月波寒極此三萬頃長檠短檠宵不輝空處猶搖露華影奇書讀罷手自緘山腹適有藏書巖乃知名世本蘊蓄中外文武才皆兼公官于西昨偶還放艇窈窕尋烟鬟兒童不識鶴偏識約略少日書生顏西人德公不暫忘行祝入相光巖廊觀圖倘復識前後天末回首吳雲長人生事業固不同萬卷要在填心胸君不見靈巖山卑不稱公須借太華銘奇功

黃二景仁以舊得宋鐫山谷詩孫印屬題卽以誌別

智永視右軍遠祖乃七世觀其筆端奇殊不愧哲嗣神明離合偶得之不惟書然亦有詩黃生年少苦乏師口誦祖集無一遺童耽詩祖詩長獲法孫印靈文出山雷電迅黃生得之筆奇進二十七世六百春恍以句法傳文孫吾家駒父有美聲合彼難弟稱三甥若論源派責繩武內外均應奉初祖我慚作客矧多病未暇從君乞詩譜與君離合亦可歎客邸借印曾三番縑囊緘佩入華山（時君將遊華山）好句藉可通天關君不見印方以寸深數黍有才如君庶得主聊藏篋笥貽子孫百世傳公用心苦

九月初三日雨後偕黃二孫大遊薦福寺

薦福寺中秋氣陰寂寥一輩愜幽尋唐餘舊碣苔文暗僧老閒庭竹樹深金碧樓臺清磬響青蒼巖谷暮鴉沉眼中歷歷皆千古留與詩人劫後唫

慈恩寺上雁塔

憶從初地擅名場閲劫來遊竟渺茫韋曲花深愁暮雨終南山古易斜陽高張岑杜詩篇冷天寶開元歲月荒莫笑衆賢名易朽塔前杯水已滄桑（寺外即曲江今闊不數步）

關中送黃二入都待選

欲別復念我我歸猶無時江流入海家倘在越客到秦寒自知同居江城中門臨北風裏三月發一書迢迢及秋尾君言少賤耽百憂欲爲卑官已不羞長生如鶴善俛仰莫更高視輕同儔翰林仙人瘦黃土鶴恍離巢猨失主（余與君早爲朱笥河先生所知有猨鶴之目今先生已下世）我非憂患不克伸兀兀何爲著書苦昨來得家書一紙猶不足妻常歸寧兒罷讀草堂雨圮西頭屋尋檐讀罷色亦怡不嫌才奇貧亦奇吾家阿連亦志士都下索米時長饑雖然一二年亦須約歸期傾資搆草堂買石安漁磯兒童不讀書日課種一畦君迎板輿行入官我守親墓居江干居者自戚行者歡南溪邊北江口他時官滿放歸艘我倘持魚壽君母

朱孝子詩

塵勞十年三駐車華陽岡南孝子家伊惟孝子家松蒼柏逾古茅堂敞三間全家讀書所我識孝子父亦識孝子昆孝子承父兄事事求諸身欽其善氣蒸一門百鳥就樹欣春温妻孥不憂僕夫樂雞犬未識君家貧東門柳條三易春我重來遊送廣文（謂全椒朱廣文沛是時以老疾乞歸）時孝子憂父病對我戚戚忘朝昏俄焉一刻驚死生骨肉至痛肌膚輕抽刀揮股股肉零何言孝子非好名諱此一割如諱刑創鉅至死無呻聲茫茫華陽岡哭聲一何苦麻衣唁君憶三度我歸哭母君哭父我猶能生君竟死嗚呼華陽朱孝子

乾州馬生爲寫淩波卷子因題十二首

年華三五日樓閣兩邊春絶憶驚鴻影閒中寫洛神

書緘二十年字暗無人曉臨水覓游魚尋巢問棲烏

破夢閒尋久松間第幾廳凭闌有深誓雲隱半天星

殷勤一紙書夜久映窗讀忽地訝光華池輝後樓燭

春愁自不同橋影隔西東一度搴簾見朝曦映頰紅

拋殘千種書祇習娜嬛記縱不學神仙衫裳有雲氣

專愁病已侵長日瘦難禁不愛春花影生來百種心

門地寒如此蕭郎合受徒頻緣問攻苦閒篋贈奇書

初三新月來幽徑自迷輝小膽愁逢魅沿廊吹笛歸

留茲心一寸記此豁三折倘復有相逢春船岸頭歇

悟後心常定閒中恨亦消猶餘空際影風裏帶裳飄

春愁發杏花客夢醒亭午聊復借銀牋遙情細相數

湯大令大奎以公事至甘肅往來皆過西安書贈六首

遠宦棲閩越皇程向雍涼故人稱早達客鬢亦初蒼報政心猶昔唫篇興較長終南山色裏留與話斜陽

三十年前望能詩獨有君閒中思數子風裏悵離羣徐穉頻留蜀（謂徐會基今宰巴縣）錢郎近宰鄭（謂錢竹初）惟餘漆園吏天末共秦雲（謂莊似撰）

所居曾咫尺岸柳不能分（舊與君皆居城東興隆里曹庵之側）古巷一條直疎鐘兩處聞兒童尊輩行里俗習温文社日成嘉會初看接坐芬（余年十數歲以里中公事識君于劉氏宅）

移居曾幾載蹤跡始相違我誦諸經徧君成進士歸舊書留次第新宅羨光暉兩歲消寒飲燒殘官燭輝

平生耽著述興發每忘餐事僻須頻采書成欲借觀壯心消久宦歸路憶衡寒二月春光好看山合據鞍

連江三百里風物渺相思骨相癯如此官齋清可知幾家分薄俸（戚黨依君者最衆）一縣誦新詩正有循聲起無嫌報最遲

終南仙館獨遊看山桃花作

閒尋古廊日數回人日已見山桃開江南驛使昨傳訊破臘尚未舒江梅原高樹古春尤早地稔年豐戶均飽終南山色對高齋天放一株春色好春風閉簾日射櫳草根未青花已紅橋南冰判出潛鯉牆腳氣暖鶯鳴蟲苦唸桃李二十年綠鬢漸改花枝前有情誓不負鶯燕篋底零落詩千篇山原氣候殊南北花亦因方異顏色冶葉倡條豈共時冰魂雪魄同高格看花春首非偶然幽賞既愜兼逃喧園東容膝坐不厭板屋總做江南船君不見平園賓客春多暇妙舞清遊各消夜三更歌吹殷地時我亦閒來坐花下

元夕看桃

元夕一年居一方接天歌吹來咸陽終南山月感光采一夕樓上鋪新黃崇仁坊前百戲陳雜樂共作秦聲尊頗欣土俗樂豐歲巷少服馬居無人嚴寒初除信風勁風裏試燈燈不定端禮門連長樂樓萬聲壓市囂難聽連宵賓從席屢移選舞徹夜殊忘疲屏風高障碧天色蠟泪滿堆紅地衣園南獨客愁爭逐看花欲來深徑宿避寒三度著春衫照夢千枝列華燭牆頭月色清可憐桃花一枝影入筵江南無此早春景自愛枕上看花眠須與舞寂將殘夜月向城西鵲巢下一陣簾前料峭風遠雞聲裏寒桃謝鄉閭此時誰復留癯崔瘦蔣成俊遊（禮卿雲三）橫塘半里足簫鼓燈火直接三元樓十年兩度清遊寡更有汪倫手堪把（甲午元夕在揚州庚子客都下俱與汪劍潭同遊）江館雲迷宛轉簫帝城月照流離瓦

十六日早夢破書懷

正月十六天氣陰窗色欲曙聞鳴禽殘燈未滅枕書在手記卷頁勞重尋景純雖復好奇著叔夜兼不妨幽吟房櫳春思集黯黯檐角雨氣來森森眼看十日易新曆屈指百夢交寒衾蔣家高閣睡頻見堂北老桂年逾深無端童稚歎漸老一輩才調誰猶欽心雄欲狎萬奔馬氣尚曾却千黃金丈夫要可嗜聲色細故詎得關胸襟卽今壯齒已逾七坐覺客歲三交壬談經既慚中壘歆著史亦愧山陰沉惟餘一事似朱穆欲守六義追鄒湛九州山川快登臨五嶽方寸平嵜嶔寥寥一編望古今今音不操操古音三千卷在倘傳世寄此一寸空明心

十七日曉起

曉寒逼戶微吹雨柳眼欲青春不許簾開如夢見山桃玉色亭亭尚無侶園空春氣來如絲墨雲成鱗閉日遲閒移鵲巢向北枝恐礙雙燕新來時

二十四日侵曉園中看桃作

倏然千枝開夜風桃花不香春氣濃重帷未曉已高揭靜放花態嬌簾櫳看花背樹鵲不知鵲夢尚落東南枝輕紅淺白漸分影曙色欲入光參差情孤意冷千回走月墮烟寒著花久倚風一樹恍如人露眼紅顏欲回首看花人老花莫嗔客鬢會與花爭春年華三十事若塵欲訴舊事無桃根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卷

斯人不賴世世實賴斯人一息不死軀天地所以存有時而責躬時而念友昆時而誨諸子大義何諄諄我欲起九京危苦與悉論南中劉念臺北州史道鄰八埏變非常無過明甲申嗟哉數君子亦配殷三仁操筆爲語言氣若江海奔雷霆走其間足懾奸佞魂誰當讀此殘懸之國東門否亦寫百通各付子若孫滔滔萬萬世藉以扶人倫

楊孝廉夢符泣硯圖

一方石母所藏兒名甫成母已亡泉涓涓墨池滴盡是孤兒眼中血我遭孤露偷視息對此徬徨不能食少貧無硯寫以鏄六經手書母所傳至今鏄在猶拾襲我念親恩抱鏄泣君孤此意當早識莫負區區一方石君不見男兒負硯已可恥負親不得爲人子

慶將軍桂屬題方山松石卷子并送入

覲
憶近雲霄
天語温十年三度拜
殊恩
詔宣耿秉趨
丹陛功定班超入玉門前部笙歌聽乍徹舊山松石記還存藍輿小駐非無事臥看終南濕翠痕
曾騎竹馬備兒童生長鈞陶荷相公（將軍爲尹文端公第四子）吳苑佇看持使節沙堤仍望繼家風經霜塞北顏猶昔似畫江南夢乍通幾處舊遊題句徧近聞多已碧紗籠

送蔣大齊耀南歸

外家廳北記重行已苦無人喚小名冷齒尚冰寒食粥倦眸猶怕讀書檠新來烏鵲巢枝改乍長兒童口語生手授一編仍未習十年端愧望孤甥（予少爲外祖母鍾愛今手授書尚存）

雜詩

淵明古奇士識者唯延之一世乏知己日唯唫我詩永初人物誰不足供一嗤柴桑五柳間寓目一何遠與其交俗人心隔貌繾綣何似桃花源寥寥結雞犬
賈生治世才經術亦第一偶然作詞賦秦漢渺無匹惜哉生非時世正尚刀筆販脂屠狗中宛若獨鶴翔幸值賢守吳亦識計相蒼倘欲覓賞音庶幾張子房
張耳殊庸才陳餘實烈士薰蕕本殊別何可締生死一遂爲趙王一則死泜水後世俗益澆借交傾良朋皆張肇其端可惜得沒身雖然夫與妻身各事兩人微詞寓刺譏吾服前史臣
馬周值貞觀李泌逢肅代迹其遇合奇事欲出紀載桓桓良相業洵足邁流輩臣主既相得底蘊無不傾終始無纖毫沒哀生則榮何以僅贈官不復得易名
宮中及府中一體皆董率小臣戲殿上夫乃宰相失彼哉前史臣反哂無學術桓桓申屠嘉法欲斬鄧通其事雖不行血已濆府中不學孔博山唯知媚董公
古今一石才植已擅八斗下此一萬年升合定無有如何魏晉下代不乏作手又言晉南渡已絕第一流立論既可嗤失色亦足羞吾視古才人皆若貉一邱

春睡

春睡覺來美窗桃發數枝無人自開卷初日上簾時

倚梅圖

春風已到江南否手植玉梅堪凭手探春消息肯孤尋翠羽飛飛貼釵首凝寒徑雪猶封苔非具仙骨誰能來愛花雅復識花性逸榦不遣依樓臺泠泠風放枝高處花氣籠人亦須住剝蘚分明認舊題劃釵依約成新句花光月露看難真月欲傍花花傍人徘徊半日不分影袖底高壓江南春江南春到三千樹須記名花望花主錦幕寧吟處士詩廣平已有新裁賦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歌（并敘）

研歙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研五字面左右草書云此吾石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采薇不食守義賢也轉背右題程文海銘又右題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相地得之閩後學趙元硯中正書題宋謝侍郎研五字舊藏天津城西海潮菴雍正初周上舍月東焯以米易得之今湖南巡撫查公禮最所心賞歲丁卯月東攜疾時巡撫公官廣西太平府知府月東臨沒語其子持書抱研行萬里至太平以贈嗣後公官于四川十年會
皇師平金川公蒞其事常與硯偕歲壬寅公有湖南巡撫之命自

四川入覲予得謁公于陝西巡撫畢公之座因屬爲歌以紀其事云

卜卦研隨忠臣六十四卦反覆陳早識宋運終庚申橋亭邊卜卦所一片趙家乾淨土有時米盡卜亦閑讀易無聲飲泉苦集賢銘後處士銘六十八字兼元明橋亭東西流水清此硯欲出鏗然驚建陽城研易米得錢即揮得米喜海潮菴米易研瞻研如瞻昔賢面誰云石一方重乃抵璞玉故人欲之心已諾研得所歸方瞑目嗚呼研兮前身不從謝信州後亦不殉程趙周物經百劫復得主光彩早歷天西頭臣忠友信兼生死抱研來還知孝子攜經萬里越百川研兮得完人足穿君不見研今隨公不離側軍中十年尤著績飛符四調糧草檄屢殺賊三爻六爻有時卜一詠一吟隨所適平生亦聞周月東今不見研先交公研修九寸一寸厚聊成一卦卜研壽書繇辭作研贊海水枯石不爛

贈花圖爲嚴公子觀賦

嚴公子姬人袁子才先生青衣也公子悼亡後先生舉以爲贈因繪贈花圖係以四詩公子索同人共賦云爾時壬寅八月十八日也

秋社分明日欲斜肯容燕子到天涯生來不出烏衣巷長自王家嫁謝家

一卷曾披金石文（公子有金陵古刻叢鈔）玉郎才調信無羣奇書校罷還題句可寫新裁簇蝶裙

識字偏多性亦柔談經帳後十年留鄭家詩譜聽曾慣他日傳來與阿侯

安石筵開酒百壺春名桃葉記曾呼他時倘放江干棹更有桃根贈我無

二月十四日自西安送蔣三知讓至臨潼試華清泉並上驪山絕頂侵曉復酌酒爲別因口占送之

灞橋楊柳春風青南山桃花錦作屏看花溯水不知遠送客過盡春風亭正逢驪山明月圓華清宮中試湯泉閑從柏路至絕頂天半檐鐸風泠然飲酒亦不樂獨謠殊自傷馬頭明日落花片指點別路愁孫郎城南小史翩翩影（謂郭勺藥）別有春人夢難醒花過二十人半生人縱欲愁吾齒冷東瞻太華雲千盤一條清光露欲團三更暢好眺烟景道士催客扃柴關來時一山烏鵲飛去踏松頂驚巢棲君不見驚烏初啼慘將別且酌驪山半山月

十九日姚按察頤招集冠山堂雅讌即席賦呈並送至湖南新任

花朝送客青門東柳絲濛濛一萬重柳絲迷雲花匝路月光如花亦穿樹穿樹明月光愁人月到十九花初春風光如此復愁別冠山堂裏離筵陳昔公建節來湘川取士一一皆蓀荃外臺聲名更煊赫三月欲上春江船離心明日長亭道難遺圖中舊花鳥葉底琴聲枝上陰可憐都似江南好平泉賓客氣肯降公也愛士尤無雙春燈滿前酒百缸思渴頓欲傾春江江頭采蘼蕪黃陵廟前啼鷓鴣楚天千里清且都此景却憶秦中無秦中幾日雲愁結太華終南渺傷別車前送者百輩喧回首中條色清切憶公日日來花前公所手植姿尤妍紅闌十二好遮護待取歲月枝參天轉愁三月春如許公去花前復誰語別夢都牽楚澤雲挂帆來聽瀟湘雨

附同作　孫星衍

冠山堂中列紅燭主人有酒傾百斛中丞夜呼客論文客醉不歸靜寄園（節署園名）春風吹愁散懷抱座上才人各英妙平原孟嘗並一時却望長安共西笑千金招賢東閣開千金買花池館栽看題捧硯盡紅袖潑墨試取青眸回桃花千枝弄容悅欲奪尊前酒嬌色一聲豔曲飛上天明月白雲行不得獸鑪紅深三寸灰那信急雪淩春來停歌出戶一驚顧醉影忽落瓊瑤臺雪光朝朝花暮暮愛

客筵張日三度明朝花落雪還晴主人遷官客歧路終南雲生入
洞庭客送主人霸上亭回紅轉綠不容惜去去爲國馳威名尺書
問訊衡陽雁何日東山續歡燕園深花發客愁來此客知公亦稀
見

清明日偶成示孫大
一春曾未見流鶯屈指韶光數漸盈新月如眉過寒食東風吹雨作
清明無多簾影牽塵夢不斷楊枝綰別情知否白雲谿畔路半陂新
水踏歌行

花時四面啓疎櫺花氣穿櫺夢易醒春樹乍遮千頃綠南山只放半
樓青回廊雨勢添簾潤隔院禽聲怨戶扃最是昵人連夕醉水邊人
影柳邊亭

癸卯三月十六日孫大將入都並車送至灞橋折柳爲別因憶己亥
春孫大送我石城東畔至此已五年矣感而賦此
石城東畔牽衣處灞岸西頭折柳時人世五年重惜別春風兩度費
吟詩才人學道狂應減村酒澆腸醉始知今夜驪山正圓月未嫌清
夢逐君遲

歸臥孫大書齋讀所著山海經音義却寄一首
憶君重臥草玄亭對燭攤書戶早扃豈意異才逾郭璞未因狂醉失
劉伶閑中花鳥探羣雅悟後文章似六經應愧故人耽著述一編留
與濬心靈

附留別詩　　孫星衍
翩然歸騎出青門草色長亭綠未匀不信朝朝花底醉東風偷換
六番春
不斷霓裳按曲聲無邊銀蠟徹霄明歡餘醉裏成書易紕繆何曾
似子京
洛下東西屋接聯等閑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輕居易日日危談

動四筵（予與嚴道甫錢獻之洪穉存王秋塍客節署最久議論時有不合）
鎮日瓊筵錦瑟傍人言書記倚疎狂黄金擲得休嫌重只費長門
字數行
紅燈和月影參差每日閑街罷宴遲守尉平生多狎侮不妨馬上
細吟詩
城南風日入秋清憶得攜朋落拓行雁塔聯吟一長嘯本來李杜
不題名（黄仲則游秦會與穉存及予訪城南勝蹟）
識字時時一座傾著書往往食時成傍人漫說狂如故北海如今
薦正平
雲山須作少年游處處韶光要客留灞岸春風石城月梅花應笑
柳枝愁

卷施閣詩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官閣圍爐集

錢大令汝器知武功臨卒之日自言當爲汾河神孫大星衍後適汾州因爲文祭之並邀余作詩云爾

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曩以燕遊妨君小節圍花作縣傾穴移金桃分子瑕之筵手進襄成之袖一日則古疑無死千秋則魂猶樂思無何越人大去淒涼山木之心向生重來墮淚山陽之笛宛其入室喪予平生然而文翁之知亡日燕飲如常子通之令太山妻孥有夢雲旗晝接舄鳥宵飛彼汾一曲如玉娛戲之方姑山藐然神人翔泊之所僕後車日載五嶽遊來渡妒婦之津過臺駘之廟所思予美忽藉君靈邂逅壺觴徘徊祠宇方冀靈衣羽葆損爾尊嚴散髻斜簪助予趺宕烏乎參差誰思猶揚楚江之靈絃歌赴節尚涌舒姑之淚我懷如夢君豈忘心倚玉何時模金宛在況復愁加岐路悲甚生離靡蕪感再逢之難桃梗被漂流之笑罔兩問影慚先後之無期丹朱憑身庶歡娛之有託澆君壘魂保此嬋媛知我幽冥庶其歆饗

故人不特多高秩闢廟作神今六七洪厓不僊有奇格留作廟中酬酒客今晨得讀孫子文欲傍汾水爲招魂生能痛飲死廟食倜儻不負錢王孫花枝英英開滿堂憶初逢君與飛揚君言得閑且引觴爛醉即臥花枝旁別來春衣墮秋霜此語闊達殊難忘君不見歌千聲飲百場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安能狂

華清宮故址聯句

甲觀推三輔（鎮洋畢沅）離宮溯盛唐邑當秦內史（長洲吳泰來）山作古陰康統自先天禪（江寧嚴長明）祧承五葉昌麾戈綏國步（陽湖洪亮吉）負斧振王綱百度依皇極（陽湖孫星衍）諸臣凜憲章封巒兼泰華（長洲吳紹昱）拓地盡河湟上理幾元化（沅）真靈降帝鄉長生期縹緲（泰來）中禁厭周防懿此邦之右（長明）隗其鬱以蒼根蟠西土厚（亮吉）陰逼午雲涼嶺半分星宿（星衍）峯多雜雨暘懸流明鏡夾（紹昱）注壑委紳長濺霧晴難覺（沅）烝霞曉不遑巖端呈絳闕（泰來）樹杪架飛梁萬戶銅交鎖（長明）層岡粉界牆百司環近陛（亮吉）十宅錯回廊花蕚迷前路（星衍）星躔接九潢跂烏光隱映（紹昱）支鵲影微茫七校梟衣藻（沅）千官鶴引吭鏗鐘蚪拂郁（泰來）開扇雉飄颻珠韍驕三國（長明）金羈鬪五王煒衣同輦侍（亮吉）黃織一輪張大駕方逾畛（星衍）前驅已過閶受朝簾箔暗（紹昱）頒朔瑪瑱鏘蓬觀私榮李（沅）沙隄黨植楊陳辭無董勸（泰來）懸象有禎祥麴蘖調元漠（長明）宮商儼贊襄嵩呼中谷應（亮吉）天語隔烟詳陟降由旬島（星衍）低徊十六湯星津詞鄭重（紹昱）月地幸彷徉紫玉裁爲篴（沅）青霓想作裳樓臺長結霧（泰來）卉木不知霜昔在恢基日（長明）由來閱武場（唐自高祖武德六年始幸溫湯校獵於驪山嗣是著爲令典）穹霄乘作肅（亮吉）外事用惟剛衰草無邊白（星衍）驚沙一片黃英雄歸駕馭（紹昱）飛走識騰驤叱咤風雲氣（沅）趁趯劍戟光熊彪相顧盼（泰來）狐兔敢遮藏藉使韜鈐習（長明）兼令士馬強載惟思尚父（亮吉）諫不拒東方隙駟俄成逝（星衍）從禽遽兆亡錄纔淪洽鏡（紹昱）柄蚤失干將養虎真遺患（沅）封狼肯受戕三塗容易裂（泰來）四扇苦難搪火箭飛黃屋（長明）金戈指御牀親征詔元降（亮吉）下殿議先倡貂珥倍行幄（星衍）蛾眉勉急裝將軍何跋扈（紹昱）天子太傍徨殺氣橫官路（沅）陰風慘佛堂白飄三尺練（泰來）紅斷一枝棠掩袂辭孤驛（長明）銜枚走北邙帝車聊蜀道（亮吉）天意自儲皇內草方傳命（星衍）前茅已劃疆蚩尤行就僇（紹昱）黃道復當陽司隸章重覯（沅）勾陳氣載揚九河供洗甲（泰來）八駿頓迴韁去似春難別（長明）來如夢未忘翠微晴歷歷（亮吉）新漲綠汪汪澀淚猜鳴佩（星衍）宮花罷晚妝安從鸚鵡問（紹昱）酸遺荔支嘗

錦襪愁雙掩（沅）金釵淚一行星仍迴七夕（泰來）雨祇怨三郎短景勞催馭（長明）長星勸舉觴軒弓看欲墮（亮吉）秦璧待誰禳有客歌長恨（星衍）含情訪未央陰符資聖姥（紹昱）嘉頌第元蒐氣候三春盡（沅）虛無一徑妨坐憐斜日瘦（泰來）行愛野雲翔蹇產金仙閣（長明）蚡緼玉女房檐虛凋菡萏（亮吉）瓦闕破鴛鴦冷蕊低妨帽（星衍）幺荷緩挹漿暗紅流不散（紹昱）真豔洗猶香守吏邀傾蓋（沅）耕民拾墜璫探懷惟古意（泰來）發韻總清商舊史書承統（長明）綏猷倚畯良如何三紀盛（亮吉）旋致耄期荒重色原傾國（星衍）由奢每積殃存亡機自決（紹昱）修短運靡常幾見宵烽誤（沅）空悲夜市忙何因降西母（泰來）堅坐話滄桑（長明）

周忽鼎聯句

銘及釋文

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古朔望字從臣望遠字從亡不同此用正字）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太□□（此行十八字蝕兩字）𦥑（許慎□籀文叒字）曰曶（論語有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許慎說文解字無曶字有囙字曶應亦囙字古文）令（命古用令字）女曼（更）乃且（祖）考𤔲（治）卜事易（錫）曶赤ꝏ（古爾雅以爲卽環字戠敦作ꝏ同）□□（同上）用事王才（在）遷（此字上從省文㽞中作𠬝又從卩從□從辵未能析辨或卽古文遷字）𡵂（居）井（井鐘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從开從井者爲鄭地郱亭二字不同攷穆天子傳有井利秦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叔易（錫）曶赤全（禮天子用全純玉也）𩰫（卽瑹字三采玉名）曶受休□□（同上）王曶用絲金匕（作）朕文孝（考字）𡦹（解字有宄云古文作𡦹此從宄從收收與又同義當卽𡦹字之異文）白（伯）𩰫（玉篇云𩰫羹也亦作鬻案解字有鬻然則𩰫卽鬻字古文）牛鼎曶其萬□（此行蝕一字）用𣪘（祀古示字作不）子子孫孫其永寶

右共八十一字蝕者七字存七十四字疑者一字

隹（惟）王三（四）月既生霸（霸字從月從䨣所謂月始生䨣然也經典多借魄字爲之此用正字）辰才（在）丁酉井叔才（在）異（應是地名而無考）敢□□（此行蝕二字）事子（玉篇云古文及）小子𢾊（應是𢾊字此字三書皆異而義總同）以限訟于井叔我既賣（贖）女五□□（同上）父用斤馬𤰈絲限訟曰比則畀我賞（古無償字卽用賞）馬效□□（此行十七字蝕兩字）畀復乃絲□（此字蝕）效父酉訟𢿱（𢿱）曰于王𠬝門□□（此行共蝕三字）木杸用責征（徒）賣（贖）絲五夫用百爰（卽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十兩爲三鋝故攷工記戈重三鋝鄭康成注許慎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坫案尚書呂刑其罰百鍰僞孔安國傳六兩曰鍰陸德明音義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爲是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爲證許氏之學卽出于逵故逵亦以六兩爲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馬融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並卽鋝字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亦與選字同蓋饌卽選選字卽鋝而鋝與鍰同義也古者贖罪每云鋝亦云鍰此小子𢿱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亦用此字耳）兆（卽別字）出五夫□□（同上）罰酉□又君衆豈全井叔曰才（在）王□（此字蝕）酉賣（贖）□□（此行共蝕三字）不进（造）𤕰（從爿從又又與手同卽解字之牂字）曶毋畀𢦏（從戌下二疑戚字）于比曶則拜𩒨首受丝（王存乂切韻以爲卽兹字）五□（此行疑蝕一夫字）曰𩫖（卽墉字古庸字作𩫖）曰頊（恆）曰龍曰□（此字未詳）曰相事爰以告比酉畀□（此行共蝕兩字）以曶尊𠬝（仲偁父鼎有𠬝云古文及字與此同）羊丝（兹）三爰（鍰）用到丝（兹）及曶酉每（借爲誨字）于比□□（此行十九字蝕兩字）□□（字蝕）舍𢿱（𢿱）夫五秉曰才（在）尚畀處（處）乃邑田比則畀復令（命）曰𦥑（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字疑者一字

𥄳（昔）鐘歲匡衆及臣厶（私）夫寇曶禾十秭（韓詩曰陳穀爲秭解字曰數億及萬爲秭）以匡季告東宮酉□尨乃及乃弗退（尚書我興受其敗解字引作退）女匡罰大匡酉𩒨首于曶用五田用衆一夫曰𥝢（卽益字解字有嗌云籀文作𦑋漢書百官表伯益字亦作𦑋）用臣曰專（叀）□岄（恆）曰𡖔（奠又古文以奠爲卽鄭字）曰用丝（兹）三（四）夫𩒨首曰今（卽余字解字云余從舍省聲以此論之是從古文余不必從舍省矣）爽（無）酉則寇是□（此字蝕）不丐（乏字）峩（此字未詳）余曰或以匡季告東宮曶曰才（在）唯朕□（此字蝕）賞（償）東宮酉曰賞（償）曶禾十秭遺十秭𢽠（敢）厶（私）秭□（此字蝕）秭或弗賞（償）則□（此字半蝕未詳）山（此字未詳）秭酉或卽曶用田二又（有）臣□（此字蝕）月（伯庶父敦有月薛尚功讀爲舟字）用卽曶田十曰乃五夫曶受匡山（此字未詳）秭

右共百有三十七字蝕者四字半蝕者一字存百有三十二字未詳者四字

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

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忽赤環赤全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𢼸與井叔訟以金百爰贖五夫忽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衆寇忽禾十秭忽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乾隆戊戌歲巡撫公得于長安屬坫爲釋文土花歷錄不盡識也既命工鏤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之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巡撫公矜此幸存與同幕士更唱再和成聯句一首以坫如豫章之識韓城鼎也令略疏文意兼紀由來書于詩後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之二月十有五日錢坫記

陳倉石鼓昔初得（沅）韓始欲歌辭不敏偉哉斯鼎晚方出（泰來）坐使才人俊難忍鑴成二尺徑四尺（長明）字或如蝌又如蚓東坡欲讀歎塞默（亮吉）南仲如尋有譌𢿛賴通六義求偏旁（星衍）頗涉百家知的埒文云生霸合班志以霸爲魄差可引（沅）又云賞（平）馬證許書有賞（平）無償乃其準推尋井氏得穆傳（泰來）考驗王居值京尹同名不嫌或齊忽（長明）去古未遠猶稱朕信知穆後有共宣（亮吉）不到周餘入玁狁豐宮當時大祫禘（星衍）重器昔聞陪業簨銘功示世真恢奇（沅）覆鼏入門何軥殿六卿無事飽公餗（泰來）同姓駿奔分社祳百鈞涵牛自腹闊（長明）半面鑄饕尤目眕雷雲舊制匜斜結（亮吉）彩翠細文浮癮胗蔫之仍几承以黼（星衍）佐以莞筵繢之純巧倕如過訝齕指（沅）力士試扛曾絕臏豈知楚問至郟鄏（泰來）早見秦謀動儀軫子孫永寶嗟云云（長明）匕鬯一驚憂惷惷遷都已謝挈瓶智（亮吉）入泗還聞貢金隕休屠出世先崢嶸（星衍）長翟模形亦輪囷此時此鼎落何處（沅）藏壑藏舟守其牝咸陽原頭赤流燒（泰來）渭水都前綠封眕曾鄰馬冢勢隉杌（長明）留鎮終南骨巉嶙誰云有耳竟沈埋（亮吉）幸免折足遭牽紖宣和大索究誰獲（星衍）神物欲降須天允時清一出世方寶（沅）斗際多年氣成蜃廟堂之質古所惜（泰來）草莽如遺孰當愍試讎經傳識科斗（長明）藉埽俗學喧鼃黽泥沙乍脫尚斑駮（亮吉）顏色驟開還彭鏻靜思世事直奔駒（星衍）却愛字鋒仍畫隼與君拂拭過銑盪（沅）使我摩挲類珉琱焦山鼎存苦狹陋（泰來）吳郡地大空隱賑靈巖之山水之涘（長明）積翠疑鬢黛疑鬢明駝千里好移致（亮吉）錦罽十重宜載捆詎因螭魅避光芒（星衍）要伴金仙置闌楯鈞金摩拓動都邑（沅）闤縣傳看走愚蠢便從空界與山壽（泰來）不共恆沙隨劫盡高齋古色燭鬚眉（長明）祕室清吟鉥肝腎成詩或讓侯喜奇（亮吉）識字庶謝楊雄哂（星衍）

開成石經聯句（并序）

唐刻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在今西安府學後舍通計一百二十有八枚按宋黎持記石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委棄于野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中置唐尚書省西隅汲郡龍圖呂公復徙置於府學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嘉靖乙卯地震石半摧陷
本朝康熙庚子曾經裒輯未蕆厥功乾隆壬辰中丞畢公持節關右釋奠伊始詢訪古刻伊見下宇傾圮植石零落顧瞻悚息旋於榛莽鏤會復得遺刻數十方爰議修建堂廡排比甲乙分植其閒用以修錫方夏垂示永久竊惟經典所以載道顧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石經肇自炎劉熹平所立凡四十六碑魏正始閒仿之所謂一字三字諸刻久隨運代遷徙至後蜀成都宋開封臨安並有橅勒今惟祥符僅存四石杭郡僅存八十七石而已夫書原稽古易著觀文竊歎古今鑒藏家偶得宋元剞劂叢書別集每相珍惜夸詡矧夫聖謨古訓復爲唐賢校勘書寫勒在堅珉垂諸東序天球大貝其爲寶貴當更何如而世之人往往未暇顧此其得謂知所先務者耶壬寅春正月上丁中丞致祭
廟廷同人咸往觀禮竣事後循覽貞石相與共賦長律一章以志

其事凡八百字弁屬泰來書於碑末用代題名云爾

孔壁羣經在（沅）斯書八體更請觀唐太學（長明）直紹漢東京伊昔乾綱振（江寧張復純止原）初因泰道清殷憂開福祚（坫）仁讓戢戈兵發迹同陽武（亮吉）除姦過子嬰冗員裁伎術（星衍）隻日見公卿馭世方多暇（沅）司天亦有禎李充陪釋奠（長明）翟黼奏開鑾祕閣東西列（復純）遺編甲乙呈其時冬十月（坫）二載號開成鳳漏傳深禁（亮吉）天香雜佩珩軒堯臨斧扆（星衍）稷契掌機衡先鄭原遙胄（沅）臣覃敬署名備官兼祭酒（長明）乞上法熹平拜表稱千冒（復純）鋪墀久屏營五三經戹屆（坫）百六卷從橫帝曰嘉斯績（亮吉）疇咨展乃誠宿儒須日拔（星衍）天語自風行識藉揚雄洽（沅）讎資子政精校量秦博士（長明）趨走魯諸生法變陳留蔡（復純）形摹下杜程殊文刪𡆠国（卽日月唐武后造）（坫）新字戒霣霙（音彎皝吳孫亮造）樣自由元度（亮吉）音仍用德明選毫知兔泣（星衍）驅石有神驚一一蒲車載（沅）堂堂露闕葳琅玕交動影（長明）絲竹暗藏聲元白真籍口（復純）韓裴欲眩睛扇天當北戶（坫）切地倚南榮峭似崩雲駐（亮吉）駢疑駭浪撐蛟龍時攫晝（星衍）奎壁夜晶瑩煥矣依天府（沅）巋然鎮斗城卜年傳萬萬（長明）碩畫自庚庚豈意壇山石（復純）難藏汲縣塋斯文愁一墜（坫）大廈竟同傾節角韼苔蘚（亮吉）棲題竄鼬鼪流傳多贗版（星衍）剝落半沉阬一片從樵牧（沅）何方避鼓鉦代移應鬼守（長明）時去懼雷轟有客來開府（復純）多年此駐營使君終好武（坫）幕吏竟非傖便訝摧爲礮（亮吉）翻成愛似瓊聖經危更續（星衍）物理否還貞浮世眞過隙（沅）嘉賓等食苹揭來同訪古（長明）悵好值新晴壁水深浮藻（復純）林鴉細學鶯偶因尋贔屭（坫）復此覲崢嶸鉤勒曾緘篋（亮吉）摩挲獨倚棖升堂欽禮器（星衍）忘味等韶韺與士爲模楷（沅）伊誰覆棟甍時清修廢事（長明）公德及斯坻（謂中丞）手自披趺額（復純）心憐共瓦鐺護加丹楯麗（坫）出帶土花赬石鼓初還地（亮吉）蘭亭頗覆罌是碑猶磊磊（星衍）試擊尙硜硜賴子窮三體（沅）因公更一鳴許書時不用（長明）周籀俗何輕昫史譏非妄（復純）參功詎合旌爲求文歷歷（坫）直使意怦怦有口初嫌士（對字从口漢文帝改从士）（亮吉）三田竟易晶（疊字从晶王莽改从三田）网非秦忌改（秦忌辠字用网非字爲之）（星衍）乡景葛書弁（影本作景葛洪字苑始加乡）似此諸經易（沅）能無下士爭書循安國僞（長明）傳亂左邱盲九易惟從費（復純）三詩直取亨雅詞加亜烏（亜音砈）（坫）禮本失濯槧（古文祇作翟防作槧）玉筋非無伎（亮吉）珉材若待評時如追史佚（星衍）隸豈守秦嬴

當代開蓬館（沅）呈書及晏楹雅流胥薈萃（長明）藝術有根莖黎火虬檐澈（復純）仙才虎觀盈百家刪稗荛（坫）萬卷別瑤瑛論列須公等（亮吉）招要盡國英陽冰曾獻柬（星衍）江式有餘情玉燭調方久（沅）鴻都事合賡蜀經成露電（長明）宋刻久榛荆

作聖誠超古（復純）如川一到瀛皐唐徒爾爾（坫）佚漢自諠諠揖讓黃虞夏（亮吉）翱翔頡誦彭魯魚迷早辨（星衍）科斗寫誰令舊刻爭留詠（沅）新材待發硎大書重作貢文治翊恢宏（復純）

集終南仙館觀董北苑瀟湘圖卷聯句（圖以謝元暉送范彥龍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

一綠千里何迢迢（沅）人烟不接水氣驕（泰來）雲霞今古見復消（長明）
天若蓋笠峯覆瓢（坫）扁舟胡來波上飄（亮吉）絲風微吹絲雨撩（星衍）
前有雙姝顏若苕（沅）下謫經歲猶垂髫（泰來）仙骨一束從風搖（長明）
欲出天外難招要（坫）坐中一人衣帶彯（亮吉）華蓋柄曲星垂杓（星衍）
璚罕戌削侍從幺（沅）乘風而來氣忽飇（泰來）得非有虞從二姚（長明）
往帝七澤都三苗（坫）從舟三人靜不囂（亮吉）綠袂乍舉朱唇歊（星衍）
排笙絙瑟相和調（沅）始若有慕終無聊（泰來）將毋楚人爲楚謠（長明）
傾耳欲聽心搖搖（坫）萬象匪意所及料（亮吉）零陵內史仙格饒（星衍）
新亭促別心焉忉（沅）詩非沈約迺謝朓（泰來）想涉太古神翏翏（長明）
憑誰意會來生綃（坫）鍾陵仙人官庶僚（圖書見聞志董源鍾陵人）（亮吉）微軀遠寄

如鶴鶴（星衍）中洲北渚時逍遙（沅）瀟江湘江。初上潮（泰來）水色欲盡天爲繚（長明）其下雜插蘆葦蘼（坫）間以弱柳垂烟條（亮吉）一千年前新月嬌（星衍）遠映漁子來巖腰（沅）曾若蛛網人蠨蛸（泰來）目所到處神與超（長明）真宰上訴誰遮邀（坫）靈均墜魄已莫招（亮吉）王郎經湘亦復天（星衍）蛟宮龍堂悲寂寥（沅）水底大集文壇梟（泰來）靈珠出握光入霄（長明）以日爲夜星爲朝（坫）幻作墨寶猶騰熇（亮吉）翻飛落手豈倖徼（星衍）褻之古錦匣亦雕（沅）東西北隨使者軺（泰來）秋堂展翫清以漻（長明）題詩媿比英咸韶（坫）直須大斗胸中澆（亮吉）爲公浮白歌離騷（星衍）

消寒一集登靜寄園平臺望南山積雪（分賦得雪字）

層陰凝高齋凄念集素節淩晨瞻終南歲晏已飛雪華筵撫時序瑤館坐超忽凜凜溯朔風沉沉眺遙闕微黃辨清灞積素連太乙壓井何鬱紆川原互明滅幽人來若鶴深徑望疑月心空冰柱響耳訝竹梢折豐歲諒可占晴陽盼方切

消寒二集同人集姚觀察頤冠山園分賦齋中草木

水仙

海客歸無計江花見有情遙蹤同水國小草得仙名一種忘言契先春與目成簾疎莫遮却新月影中橫

天竹

篔簹影不同千點亦玲瓏秋實偏憐小春花欲讓紅拂闌朱粉暗映樹火星中自覺冬容淡移瓶插數叢

木瓜

一種香偏永疎簾曲几傍殷勤何以報轉側敢相忘木性還經歲瓜期已履霜青門一樽酒風味許同嘗

蠟梅

素心誰與侶晏歲獨含葩香冷回殘夢塵昏隔故紗過秋疑剩葉籠月似無花燒燭須頻看羅浮信正賒

消寒三集吳舍人泰來招集講院席上同賦食品二首

鐵雀

銅標鄴中記玉集魯東家似此名先遜還應味可誇以珠彈乍惜似鐵鑄非差十月綿初重千頭炙欲賒成羣來塞磧洗處落邊沙大廈蹤曾託空倉粒競譁覆車還共取墮網亦誰嗟骨碎登樽俎肌豐佐齒牙蟹螯鋒欲避雞距銳寧加異物餐難數吾生欲有涯未妨調肉糜稍足點薑芽食罷興三歎門前數晚鴉

銀魚

小言真可賦微物信堪憐種匪來銀穴名真壓錦筵形輕團柳絮影細貼榆錢未覺盈筐貴初看布網連吳船珍乍寄越客嗜尤先溉釜難渝色和羹詎改鮮晶鹽看乍點甘雪試同煎夾箸慚三兩隨波憶萬千餘芬還沁齒薄味轉流涎偶帶冰霜質相忘江海邊塵情聊自遠鄉思暫教牽何日吳王膾登盤得比肩

消寒四集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生日同人集終南仙館設祀并題陳洪綬所畫笠屐象後

誰攜玉局堂前酒七百年來爲公壽中丞愛公才似公邀客設祀高齋中高齋玲玲戛檐鐸壽公無詩公不樂公生于蜀卒在吳吾鄉一樓還號蘇（外家舊宅有樓爲東坡先生撤瑟之所歲嘗以此日祀先生于樓上）人傳樹古樓亦古公昔撤瑟予懸弧童年學句殊清瘦詩法從公夢中授樓前溪水百尺流公前艤舟予放舟憶公登金山謁公入黃樓十年三度祀公處略識清頰兼杭州平生憂樂誰能悉畫裏蒼然見鬚髮公也何心詠蟄龍天乎賦命遭磨蝎世人雖知公未若公自許東京黨錮范孟博北海奇人孔文舉無端住世厭世名飄然上天作列星衣裳怪底切雲霧雙屐一笠浮空青我于公舊公宜識陽羨書生住谿北公思陽羨我思鄉江岸田荒歸不得瓣香到公應已知天上樂或忘年時烏臺舊

案公莫思紫府且復吟新詩

消寒五集嚴侍讀長明招集寓齋分賦歲事四首

掃室

居然一室住經春嬾學嵇康得性真蛛網布來無隙地燕巢移去擇嘉辰窗濃未拂雲山翠篋冷猶棲京洛塵眼底乍看陳迹淨檐前鵲語亦懷新

烹茗

爐響間從竹裏聽霜華初試酒初醒參差烟繞屏風碧深淺山從穀雨青渴思幾番憐永夜空江千尺憶中泠終嫌結習除難盡訂罷茶經又水經

試香

數種貽從西域遙拈來仍與栢同燒故人一瓣心空寄繡被經時氣未銷渾惹凍雲來冉冉放隨清夢去迢迢酒痕滿漬征裘敝且復濃熏度歲朝

糊窗

近刪竹葉通朝旭欲易桃符感歲華作賦十年餘故紙籠詩四壁換新紗爐烟已隔香空篆檐鵲難窺語乍譁一榻琴書幾回睡早看晴色上梅花

消寒六集同人集花鏡堂分賦青門上元燈詞

桃塢南頭閣一層坐來春夢尚瞢騰休嫌青鬢風前改十五年看客裏燈

蕭郎清興本無端幾度添衣備夜寒抛却廣場千頃月却來城市覓燈看

坐來不復按雲笙自理三絃撥玉箏休放吳歌惱清聽四圍筵上總秦聲

更闌一騎去匆匆衣上香飄葉葉濃行到北樓人海沸開元坊裏戲魚龍

小徑行來避市譁生疎還怕路頻叉蝦蟆陵北寒塘側月午閑看隔院花

踏歌聲復轉城東樹影微茫月影空一盞佛燈同劫火慈恩塔上夜深紅

漢宮餘瓦尚參差遺事惟因故老知想見殿頭傳蠟燭不教明月擅秦時

城西古寺足勾留煮茗清宵話勝遊歸騎忽驚春月暗南山晴雪照危樓

留髠筵上酒頻堪檀板聲清我尚諳客散未教春睡穩夜深簫鼓在樓南

頻燒紅燭待孫郎醉後閑眠六尺牀遮莫歌筵苦難散五更催着舞衣忙

消寒七集招同人集朝華閣分賦長慶集生春詩四首

小樓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小樓月中簾影上風裏笛聲柔綠意枝梢破紅情燭畔流三更乍聞語香氣落牆頭

畫廊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畫廊一雙人影瘦十二曲闌長掃壁雲濤湧巡檐月露涼微聞屧聲近知欲探疎香

遠山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遠山多時看窗影幾日驗眉彎地覺晴雲上天將空翠還遙遙數重樹先合夢中攀

曲池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曲池水紋開宛轉魚眼動參差舊夢牽萍葉新愁颺雨絲凌晨卷簾看波影上來遲

消寒八集同人集小方壺賦憶梅詞

一年看梅在廣陵平山高下樹千層寒冰乍削波中鏡碧月初圓天上燈一年看梅在姑熟二月花光豔溪曲避冷人登白紵樓尋幽艇放青山麓曾尋梅信到錢塘前後山光接水光幽窗與鶴論高格石屋隨禽嗅冷香富春江郭潮初上千樹垂垂亦齊放此水東流我復西晴波影裏疎枝漾錢塘歸後住江邨更載梅花向白門刺史宅邊餘幾樹可憐樹樹識吟魂家園亦住梅前後只惜花時客行久驛使頻看寄遠音明年花放人歸否百旬爲客住京華十月先看深窨花園空陸弟吹簫冷枝小崔郎壓帽斜愛梅不合秦中走待得花時憶花瘦夢裏分明見折枝閉中寂寞眠清晝我賦新詞舉玉樽梅花深館寄汪倫（劍潭舊宅有憶梅館）舊東門外三條巷臘雪今餘幾樹存

消寒第九集同人出西安城西南訪第五橋故址回途至香積寺小憩約賦六言二章分韻得長頭二字

初三月色雖好第五橋名已荒雲與石厓共削客同原樹爭長

香積寺中午飯樂遊原上春遊水脉欲尋龍首岡形忽現牛頭（回途至牛頭寺以日晚不果入）

卷施閣詩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五

陽湖洪亮吉著

太華淩門集（壬寅癸卯）

初三日抵玉泉院

雲光已不同出樹鬥青紅過澗方三里穿林復數重引泉通十頃築館面層峯松蔭迎人遠花香落掌濃杉條既疎直荷柄自玲瓏魚梁棲夜鵲獸吻墮秋蟲日沒風雲徑天低星宿宮臺廊通靜氣樵牧接閑蹤拂塵開石舫展簟對疎櫳靜看初三月才聽戌夜鐘

自玉泉院至五里關

入谷氣始陰上坂地復失盤盤行空中石亂忽拒轍維時正晴午昏晦霧欲結遂令高峯雲慘若太古雪陰寒生蒼苔錯落繡根節神工竟草創巨斧未剗截萬古積鬱怒欲下勢已猝危茲幽人居陡向崖底突云閉北邊牖夜半或見月欹松橫成梁直石立作闕幽瞻正徘徊飛瀑頂上出

由車箱谷經十八盤諸險

一松扶升天一石絕入地信哉雲門塹（巨石上鐫雲門天塹四大字）奇險難久閉坡陀半日上直下復里計飛騰挂枝猿曲折旋磨蟻非徒鐫鑱工迥出神鬼意坤靈信難戴天意怳立異排空刺日月齾齾試鋒利仙人萬閒廈破碎忽被棄巖東不開闢拓以巨靈臂十折復八折草路入雲細回瞻足幾失直視神乃悸藍輿尚徐行天路誠匪易

自莎蘿坪至青柯坪小憩

出谷始有見怪峯驚巒環人行莎蘿中襟袂何斕斑藍輿折危橋飛瀑爲洗顏樓臺破空垂天頂壓石闌蛇紆逕蒙泉虎響生高壇明明暑氣隆頓覺秋意殘客子念早饑徒侶衣裳單瞑坐百尺亭道士伴我閑掬彼石鏡水餐此桃實丹紅日不覺午青光交一山巖扃雖云高目力與往還森然下天風靈氣何能關

從天井上千尺幢

空胸銜松風側笠敵日色危瞻千尺幢出井級已百驚沙亂迷目瘦隼莽攫客雖云級淩厲益鼓氣峭直手滑鐵索熟足落石勢側幾將隨崩濤險復墮厓脊調神久方定置命往逾力脣焦呼聲勞力竭心氣逆洶洶雲俱垂蕩蕩天若壁同儕詎能顧出險未過刻身今逾輕猨援竿祇百尺

過二仙橋憩媪神洞

人蹤既已疲天險亦少收行行經危橋橋回出高樓房簷交層雲松子一尺浮飲澗襟抱涼蟬聲亦鳴秋怡神洞門前石几清且修絕壁下日光正罩青松頭高樹皆人巢飛羽反不投搆此尺木棲有若絕壑舟東西皆深厓遑識路所由天意開西峯惟堪化人遊徒繙黃庭經塵跡難少留

經天梯升日月巖

峯危殊難飛路斷鐵索在高瞻誠堪驚欲往寧有待思隨天風升值此雲氣孌千尋無寸曲百上不一逮足勢久已虛腕力忽欲怠先登倘一墮直下無地載誰云心胸奇驟覺腹氣餒遵峯意獨掉履險志不悔乾坤分層梯日月絢疊采巉巖升甫半突兀觀頓改腰平終南山目直大瀛海

仙人砭望雲臺諸峯

石勢亦欲轉孤峯圍成岡道隘束一門逼仄五里長絕壁雨露稀草綠忽已黃轉上數十盤飛隼安敢翔鑿石不少寬鋒利趾已傷東西十步餘飛石橫作梁背倚千尺巖下視萬仞強華雲披南山初月映石廊闌干難重扶欲落勢早防直下龍所居雲霧會渺茫思隨飛仙人下一探所藏離離攀虬枝盤盤出羊腸

日昃經蒼龍嶺

先登夫何難欲往恃所執瞻茲雲路駛揮此雨汗濕途危氣偏降退

九進乃十峹崎誰人開空處陡置級蹤疲欲暫駐石石倏起立山腰衝風來忽攫頭上笠中途一驚望呼出不得吸前行盡頫傴垂鐵苦繡澁危均騎虎勢過趁老龍蟄因堅向禽志差免阮生泣身輕既出險始覺百憂集前望金鎖關倐從訏生入

通天門縱眺

茲門通天門獨上顛已果危闌折逾峻空處雲落朵先登需同儕疲極藉神坐清泉流巖腰甘果摘道左紆徐手堪掬偃仰足復髁高低峯巒奇濃淡青綠裹轟轟下山日烈烈燎原火冥冥天餘青落落星綴顆高瞻數峯色藉此一徑鎖當須鼓全神始力戒終惰

坐玉女峯望東峯松檜

入雲復出雲數里上空冥白玉築一峯黃金開層扃惝非列真期已到仙人庭雲窗借蒲團坐半目已瞑松檜一萬株山黑團古青空濛洗頭盆正落北斗星檐廊時思飛風掣殿上鈴非烟亦非花衣上空翠馨直下半里餘樹色尚未暝回觀信恢奇物外猶亭亭

侵黑登落雁峯

大聲非常聲山響接天響冥蒙黑四山顧視青在掌初升尚牽蔓絕頂已弃杖洶洶何隆隆高絕不獲仰玄衣披雲霞赤足踏緯象卓哉峯萬仞不置一寸壤清泉冒峯巔穴大若瓮盎酌茲泠泠水空彼一一想塵寰既高出天路愈欲往瞻西一星曝下啓六合朗昏昏三條流遠近色蒼莽奇標競遵一遊跡實寡兩燭刻石上銘來遊異時讜

夜從落雁峯足至蓮花峯

青蒼無端倪石石爭作嶽濛然元氣在至妙不雕斲侵冥登峯棱天頂已在握中厓視星緯五色辨班駁長蘿輕堪騰劈石積不仆滃滃足生霧歷歷頂落雹無端分陰晴慘若變晦朔稍西勢逾峭直上怪風撲孤鐘方三聲老鶴忽一啄危壇禮星斗珠露聚作幄何當逢秦人險絕臂欲捉

未曉由金天宮西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

飛隼不到處高松搖天風冥冥四更山初日颺遠紅樵子導客遊徑絕強欲通持火破白雲四山青濛濛松花開巖端香氣來無蹤屏山西南周翠色一萬重引客坐北窗衣露何鮮濃清寒杳難勝山霧積欲空俯視一徑沉頓覺來跡窮時聞泠泠聲不知何峯鐘臥起出石門山童進晨供

金天宮夜宿

雙闕兀立峯西東斜陽欲落已動鐘閒階百級聚蟋蟀要使天耳聞秋蟲齋心正盥碧潭水香炷乍謁金天宮天衣颯爽垂坐上神斧廓落交庭中三重門閉寡天色山果自落靈旗風宮中道士張巨儼自說七十顏如童向求軒闥事偃仰遠指樓閣穿青空虛廊暝色下無際歸寢更借神燈紅闢窗四面且勿臥星若瓮盎懸當中作書下寄訏流輩與鶴共宿南高峯

松檜亭待新月

東峯戶久扃蒸此雲氣濕濛濛梁棟間松鼠貼若蟄窗開分雲一西一東山南歸鴉驚飛其中石泉何空濛俯映新月色初生雖微茫原上千里白回看黃流昏色帶清渭夕青峯收青欲上天山綠如雨歸平田一山茫茫白霧連空際止裊香爐烟爐烟濃寒歸路月光如花繞階步山童攜酒出石臺却似野鶴穿煙來

縹紗嶺納涼

雲門古松三十七三十六株鱗盡裂一松蟠蟠徑離石勢欲上天猶去尺白雲移松巔巨石忽欲走巖風吹征衣上險切星斗石鏡露落山泉微光暝色入樹松花初黃人間殘暑不至此鶴氅乍著宜新涼雲光深霞色淺倒影空蒙衆山顯枕泉半日不飲泉飽向松梢餐露眼

四更上落雁峯看日出

客夢視初日起來攜孤笻河東閃電來先見中條峯昏昏九州烟黯
黯三霄中大聲皇皇地軸空玉色隱隱天門東東星西星景濛濛南
斗北斗雲滃滃忽然前峯開已發松頂蒙滄溟陡近一千里海色上
襯搏桑紅樓臺金銀一萬重日上似戴仙人宮黃人捧日力逾駛耳
畔隱覺聲洶洶十年絕頂兩度見（壬辰四月遊黃山曾升仙掌峯看日出）霞采熠熠光
雙瞳白雲穿空入太行飛雨若席傾河梁（是曉隔河雨甚）人間塵夢尚未醒
我倚絕壁餐清光君不見天高鐘動氣尤肅下嶺仍須注紅燭回崖
俯視亦壯觀洛水隨闌十二曲

下抵玉泉院口占答華陰令送酒

昌黎尚識華陰令李白才登落雁峯餉我一樽開石舫乘風先酹玉
芙蓉

華陰廟六十韻

太華高羣嶽秦神貴九州帝同周二時佐視漢諸侯一德承蒼昊千
年統尊收原形回阪峻閣勢出關浮浩蕩門題迥嵯峨石級遒練均
吳下市琛集海南舟一巷營千廡三衢列八騶圜場圍說法隙樹聚
觀優磴左盤蒼翠廊低飾黝髹瑣窗龍蜷蟀寶肆挂箜篌總抗金銀
闕全虛青綠疇竿危衡太白棟峻壓神邱絕牖飛烟裊層城聳幹抽
絳霞披紫閣白電鎖朱樓昨者垂紳佩諸天覲冕旒到階雙屐響入
殿一衣摳侍吏咸依楯真官悉擁矛
御香懸日月
宸詠切奎婁工作千人集莊嚴歷歲修
詔頒中府帑頻遣大臣籌黃屋開南面丹梯閱上頭更憑黎庶樂仍
望
翠華遊弁豫推彌廓川巖眺欲遒扶天排碧巘劈地出黃流足跨峭
函險腰馳曲杜郵沉雲極羈馬飛霧洒泉鳩儼覺巖雷湧森無野鵲
投雨龍垂檻攫風鶻入雲撥冥漠心神炫孤危足力柔俯瞻秦地窄
高動杞人憂傾耳聲疑聆齋心實有求尚須窮日力詎敢作神羞降
躡瞻叢廡依楹覽四陬虛房丹粉落空室鬼神幽曠朗人間世陰沉
地府囚百司紛案牒兩造恍啁啾意或威林總觀真邁等儔繪墻虛
舊蹟展戶闢新眸八角檐鈴峻三層柏子稠散仙巢棟節陰烏穴杉
瘤鐵鎖西封檜欄扶北偃楸竄原驚白鹿刳樹走青牛槐目舒經漢
松腰折自周語奇誰紀載境古足夷猶風柝沿林杪嵐光瀉瓦溝斷
看碑錯落精愛石雕鏤唐碣尋陽孕周文變暇攸校量逾宋搨剝落
過岐蒐壓石蛟螭瘦崩沙贔屭愁鑑形當愧魅識字竟輸虬凡此殘
文在皆經劫火留高穹藉撐拄萬古識琳球記擅雲間陸（廟工爲潼關軍民同
知陸君維垣承修凡碑樹古者皆別標名）談窮天口鄒九垓初極覽一葉正迎秋月露零
如豆霄星燦若榴晦明分積氣暘雨荷靈庥早試猱升木明同鷹脫
韝翩從毛女借詩學楚人咻肅肅瞻疑在明明願易酬真符如顯爍
帝所亦行游

朝阪行

一碑僅露尺細視萬曆年風吹河東沙日沒河西田黃河身高田亦
高碑石九尺埋蓬蒿君不見居人耕沙沙沒踵子孫田盡高曾冢
三門當黃河門半以土窒惟開城西門日夕車馬出居民防害願築
堤萬錢蠲石兼運泥君不見河流已退催租急堆土若山堤未立
昨傳黃流增驛到八百里官方坐早衙失色推案起白鬚吏人前執
裾官今勿驚安衆憑君不見官無一言吏會意日午傳呼縣門閉

龍門一百韻

鴻流何包荒天地縣漏釜湯湯勢誰極莽莽氣頗粗當夫開鴻濛誰
復任析剖師心厭平坦用意極莽鹵奔濤未三折中路忽一拄激令
流洶洶奪彼原膴膴忽高復忽下驟吸乃驟吐欲博天帝笑不慮河
伯怒直看淩孟門意若撫幼豎高奔觸風扇倒射激天鼓無端星辰
衢幾作魚鼈塢馮夷既飛騰鱗伯亦跋扈微窺意何居欲規天作府

巢傾窟更陷利大害亦普側聞昔陶唐其俗雜歡憮有崇司水職四岳實舉主惜哉賢非賢有若瞽子瞽寧隨河性導竟以民命賭法官罪不糾悍辟恩轉怙或言驅蛇龍何不役羆虎欽哉虞帝聖不受岳牧侮八殯事誠難任子不任父九載功復續治水先治土赫然雷霆行詎假神鬼輔遂徵百川長繫以八尺組招呼不敢後瑟縮乃欲傴羣爭貢謨策遠畢集圭組雖皆據淵藪不敢觸網罟憶夫初離家正值啓欲乳出門始聞哭在室乃敢撫冠經屢挂水履識百易麤茲山當洪源厥險抵天柱巖奇未經鑿功驟不可樹若高不肯下若仰不欲俯凹疑氣初懾凸訝勇欲賈昂看楚趾高伏欲晉腦臨逆如蠻問鼎順若彝貢砮崚嶒皐面削曲曲卻背僂纍纍髮全禿鬑鬑脾半腐甯成陵黯上韓信恥噲伍若行若中止若立若遭踣一起一落勢不得不用斧喧擢穿右脇折拉破左股快哉源昆侖忽一瀉肺腑又疑天西門落作秦北戶神驚走相告天口忽若杜意非滔滔平曷以萬萬古強爲生民計不受主者誣驅除到鮫鱷束縛若獮豭尾初出長城頭險觸砥柱湅汾澮渭涇五水畢集滸艨艟舶舠艇一棹敢入浦荒荒東奔騰兀兀植標幡但聞巨靈蹠不見女媧補大哉回天力允矣斡父蠱九五勳縱酬百萬工孰估惟神有庚辰襄役逮甲午居然奠九圍功足配兩廡至今三門山若集百石弩誰言下浮竹不及追駿駔紅桃漲三春赬鯉集萬數驚如梭投機捷若矢射堵橫流尾竿楬扶浪首瓮甎壁立五里危直上千尺武先登頭戴角已落腹破肚如藝角闕廷戚士集鄒魯夷然美交醜下者玉雜碱無慮萬與億得上百不五徒然限仙籍甚或入食譜尤傷額墨點那得尾火炷紛紛敗鱗甲往往溉鬵鬴川奇思一究雲閉不使覩徒勞測尋丈難復量斗戽方區信瑰瓌人物亦黻黼有漢太史奇遭時肉刑苦表書本紀傳今古聖賢簿沉才卞泣刖堅筆鼻盪努俶高徒權輿虒固敢翻仵神雖委鄉壠名首壓史部寧惟嵩高嶽克降仲山甫探奇搜殘碑懷古酌濁醪迢迢望舟楫歷歷植稼圃區雄左馮翊縣近古役祠分流灌蒲郃餘潤及杜鄠旁田號膏腴陸產富稻稌寧能忘

帝力早亦識神祜

朝今邁唐虞

殿昨舞干羽

四聖百卅載五風又十雨羣祈奉約束異類就規矩禋祠倘思建

奏請每不拒施丹塗神宮撐碧向晴宇磨厓深鐫銘窐石突作宔允

惟萬世功先薦一束脯勳勞至高大鐘磬壼搏拊推源祀黃熊配極

用白琥恬波衆皆慶報德神所取靈壇交松煙石屋裊香縷回聽波濤翻忽覺風雨聚靜思元圭烈普戴赤日煦聖不可知神吾無間然

禹

抵盩厔書院與王明經開渼步月至三鼓始宿

青松夾幽居高下白鷺翔客子行入門衣上新月黃主人高齋臥未醒止客暫憩松風扃客行看松出亭外不詣主人先解帶主人睡起客復眠爲客松下開長筵南山如屏列坐前山綠似雨零層田主人新齋月尤皎遠有松風入簾好縱談舊事不厭疲清柝數聲衢巷悄松聲入竹韻滿空月影穿柏尤玲瓏軒墀東畔樹如洗更挂北斗光簾櫳流螢三更入衣袂主人無言客先醉桃笙展罷未欲眠門外終南立空翠

自城東沿山行至樓觀作

山雲展碧山禽語松櫟十圍時漏雨隨風亂捲白石圓山果礙帽皆如拳斜行一里山色好人行讀碑馬齕草摩挲未已石勢欹勒馬離碑愁欲倒仙人舊宅今作祠騎牛丈人稱水師五千言古昨校定（昨偕秋颿先生以傅奕本校道德經）青山白雲人可思樓臺切天朱火噴遠有道士來迎門疲蹤據石暫思憩水杓飲滿甘泉溫穹碑列三層石橋亦尋丈馬嘶巖石鞍挂松塵外溪山覺清曠巖腰一角鳥道空遠見下觀斜陽

紅前宵一雨尚未足濕霧滿谷雲滃滃邀登百級歷飛觀人語寥寥落天半爲開仙幄禮上真更止殿門揮雨汗殿旁松竹闢一扉揖客入坐紛追陪山風吹顏露灑衣清齋飽餐松子肥飛泉分流竹梢重瞰壁依微出深洞邀遊客倦復苦辭上馬出門鐘已動

清曉由盩厔書院二十里入南山遊玉女泉歷黑龍潭並憩仙遊寺作五首

出門望山行再轉山已失鄰鄰白石灘遠水漾朝日清寒生松林涼露時墮一朝饑亦堪忍探袖出桃實沿流飲清澗澗淺足不沒時聞山花香橫波弄晴色沙田極千頃秋至課梨栗清絶廿里程幽人尚扃室

巖腹徑十里四山圍平田飛瀑山頂來正灌麥壠邊人家亦無多雲白接炊烟山童跨黃牛掉尾不用牽數步過石橋就飲飛瀑前林禽亦忘機飛鷺何翩翩愧挈馬足塵踐此草色鮮曉日闢北窗山齋望疑仙

雲紅開層扃草綠迷半里牽衣來山亭泉聲出亭裏玲瓏扉既闢窈窕窗亦啓層山列如屏高處聊隱几天風遞清響醒夢均可喜東扣玉女扃危潭似無底泉涼齒初沁石冷跡頻徙倘有飛仙人相遺一雙鯉

山腰落飛濤潭氣晴亦黑高低及三里聳積鐵色石奔流無回湍觸柱卽倒射東西危支梁傾仄險墮魄雖堅壯往志勝覽塗限尺蹲茲盤石坐飛浪高及額東瞻七層塔倒影入波直雲霧出不窮幽靈信龍宅

寺古不記歲門敧戴蒿萊峨峨古金仙腹背生綠苔風積丈室塵經月客未來款門渴求漿實指一樹梅幽扉既重扃潭響猶奔雷閉覓石級層上此千佛臺回視當午日正向南山開山前飛火雲騎馬詎得回解衣坐須臾支几消濁醅

過終南鎮

山禽飛向山澤禽飛向澤山禽翎紅澤禽白終南鎮前一萬家均飲山綠餐山霞山溜注水還無涯艮田出門百餘步力倦還騎水牛渡果熟原南悉知數

急雨登五丈原謁諸葛忠武祠

清晨出縣霞色晴迷路久指原東行溪深幸跨馬腹渡雨急似向龍鱗傾坡塘陰陰滿杉櫟原南怪風吹馬立離原一里石徑奇草深尺餘扉向西風雲變色渭川湧太息復有荒祠遺原高祠荒一間屋廟柏森枝直斜谷斷碑棱棱石矗矗土人耕煙拾遺鏃入門禮謁日已曛梁棟南北交山雲陰廊細繪漢丞相分廡尚祀前將軍雞豚雅識居民意祀典雖崇復私祭遺冢蒼茫失大星（土人傳有葬星處）綸巾颯爽留生氣烏鴉上樹客出門却視渭北昏霾屯回風蕭蕭馬蹄起如掌原平三十里

郿縣道中望太白山積雪越日清曉復由縣抵清湫鎮入太白山三里憩上池作五首

茲山何皚皚一白天際突奇標隱難見太古已積雪陰崖絶風雲寒影刺日月寧惟樵徑斷鳥道亦已絶遊蹤居巖扃當午氣凜冽天風偶吹蕩時落飛霰屑洗眼看北山巖光較清切

昨來南山風一雨山半綠危瞻上峯雪倒影射飛瀑三更寒霧重青氣溢郊谷皎月出上方泠泠四山肅奔流不注地奇響聞觸木虔哀禮星辰盥沐壇頂宿絶牖光景殊靈明或神燭

發曙禮清磬望雲臻層扃行穿松檜中鞍袂何空青山禽引雛飛松子雜露零陰崖一回瞻訝若集萬靈雲氣出不窮觸石石卽冥千尋頫深潭驚見北斗星天光依微開山腰出危亭

亭半泉脈落石淺泉流深一掬石上泉能令千里陰映泉鑿深池涼至披客襟奔瀑灌頂來四注竹柏林頹峯屈成梁半里石脊黔嶙峋

出東南建此傑閣尋坐酌太古雪氶清塵外心支枕臥石龜泉聲戛鳴琴

西峯何高奇雲出迷向背青松交雲蘿展此十里翠草香難知名一谷別蒿艾沿流溯清泉再轉白石礙巖回偶孤坐霞朵亦時墜側徑樵語喧連柯訝危戴猨行渡深谷雲白踏欲碎幽賞歷一時晨曦上衣帶

後渼陂行戲贈汪進士應奎（時汪主鄠縣書院約同遊不至）

馬蹄三日行山前高下不盡南山田原高土肥喬木列時有流水鳴濺濺稷州城東及鄠西窮披縣圖尋渼陂沿山十里歷阡陌祇見果熟秧低迷土人爲言百年涸決水爲田收萬斛田坳積雨亦作潭水淺無能及牛腹陵移谷徙何代無漢代蚤失昆明湖茲遊適值新霽夕萬頃明月同波鋪朋辭暑疾不至此壺觴獨來岸頭止君不見不特渼陂陂前無尺水好奇亦少岑夫子

春盡日偕陳公子暻攜酒至曲江村看牡丹作

殿春花紅酒亦香攜酒十里來花旁春衫少年束急裝玉鞭搖搖君馬黃花堂主人酒先把揖客登樓望君馬游絲拂地柳接天連騎直至花枝前花枝紅紅水波綠照水花光十分足牆隅一朵徑若盤顏色轉戚蜂成團紅闌影外春陽轉主人惜花幕難捲花枝照眼酒入昏綠鬢未愧稱春人午餘花酣客微倦攜鞭出門馬嘶汗更插花枝馬頭看

將賦南歸呈畢侍郎六十韻

微生三十年奔走及廿載方其探幽奇直欲出宇內秦中富名山高欲兩泰岱公乎稱好士一世冀盼睞傭書羈蘭臺引領西望再維時歲辛丑四月節值晦春官初下第喜極乃不慨急束一篋書重欲等耜耒艱于行李費肩背自負戴塗長三十日勇進不暫退微聞番回肆小醜盍芟刈公時調兵粟旬日敵王愾全秦一書生士氣自百倍疲車來青門十五亦列隊公才善鎮靜曾不耀甲鎧乘閒一投刺急復請相對嘉其一言善俾得列朋輩賓僚皆天人詎敢驟置喙均蒙采葑菲各各沃觴酹周旋旬日中技發不得耐陳書近百軸云以待清誨公云有數才洵足名一代極知言獎假厚意實可佩公時出一篇雅頌等切劘牋文百重繭筆力欲透背時時驚望若不敢冀津逮維于廣堂上默坐聆謦欬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夾袋嚴冬十丈雪深夜理茶焙愛此說士甘足若蹲兩敦吾鄉數蒙莊（炘）屈節近作倅錢生（坫）亦經彥急欲及鋒淬賓筵有時開燦若列采繢殊源復千派到海一一匯孫郎才偏奇近苦性隔礙人爲推甲子星或入計孛非公鑒其實世視若棄穢新年陳華燈列坐視魂礨行牽歌袖急幾至酒德悖維公善調劑諧語息衆懟前時別公去感激欲傾肺公無慮其狂狂實恃公愛鄙人最無能才足守水碓童年承母訓勤學掌亦焠今來秦楚大詎可列鄘鄁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勞徠軒寮皆周行闕物卽頒賚爲開軒榼東點入山半黛感今得知己生世可不悔雖然受恩深益不揣冒昧一言願陳公好醜匪一槪公雖仁覆物曲木勿姑貸今將別公去非爲憶鰕菜郵奴馳高函發紙忽三嘅爲言叔衰病久客覓自在昨復一書促厲語責憒憒行買百斛舟枻鼓湖上埭公前爲購室屋好不破碎行當列花竹喜尙遠闤闠明發函谷關思公我心痗

卷施閣詩卷第五

卷施閣詩卷第六

陽湖洪亮吉著

中條太行集（癸卯甲辰）

自西安至安邑臨黃二景仁喪奉輓四首

生何憔悴死何愁早覺年來與命讎病已支牀還出塞（君扶病自京師逾太行出雁門始抵安邑故病益殆）家從典屋半居舟魂歸好入王官谷名在空懸太白樓（君早年以太白樓詩得名）一事語君傳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西安幕府將爲君梓遺詩）

歸骨中條我未安爲憐親在欲憑棺（君病中欲葬中條）須營江畔墳三尺好種籬前竹百竿（君生平喜竹）空有頭銜書尺旐愁餘名紙伴高冠（君衣裘爲醫藥質盡卒后餘名紙及斂冠數事）才人奇氣難銷歇六月松風刮殯寒

早年猨鶴與齊名月旦人先赴九京（朱笥河先生嘗呼余及君爲猨鶴今先生已下世）共哭寢門思往日（向偕君在西安聞笥河先生訃同哭于興善寺）獨臨遺殯愴生平貞孤論盡朱公叔存沒交餘范巨卿却愧素車來未晚樹頭飄雨旐將行

倜儻平生孰可如遺緘欲發屢踟躕交空四海惟餘我魂到重泉更付書（君作太夫人書畢目已瞑復蘇乃更作書貽予于西安）庾亮報函疑可達臺卿服友感難除傷心昨歲青門道執手危言未盡紓（君不善攝生去歲別西安余又苦規之君雖頷之而不能從也）

五月十五夜宿蒲州城外因遊普救寺作

人來桃林塞月出普救寺蓬蒿埋山門碑斷覓餘字急行百里馬汗流却向寺東謀少休寺僧開門揖客入一塔面坡高百級閉尋石級上五層遠見太華高峯稜蒲州城郭亦殷阜夾縣石闕分衢燈山僧煑茗來邀客月臺坐僧言家本縣北居五十年從寺中過恆逢征騎急叩扉不詰古殿尋廂西山僧語客客微哂更引長廊看朱粉

臨晉道中

驛騎抵二更衣上殘月出風沙浩茫茫峻坂復百折奔馳念亡友詎憚炎暑日沉痾逮三載慈母旨甘缺臨終馳素札瞻嶺願歸骨置茲達士懷慰彼遙念切吾徒重然諾未可異存沒殘夜聞馬嘶荒塗險相失

道中望中條山作

昨歲蓮峯宿看山百里遙茲來因哭友不及訪中條雲色分秦晉河聲捲暮朝急行凡幾日猶未及巖腰

風陵渡歌爲巡檢李璣作

風陵渡頭行客喜昨來長官聞姓李長官白皙尚少年法嚴不受津吏錢津船月支得歸橐十舸峨峨敢橫索官騎白馬立岸頭行者色喜津吏愁津頭鯉魚長數尺長官市魚時宴客漁人得鯉爭進衙發錢還比市上加我聞客言爲動色長官清貧我亦識君不見津船東西暴客多客行結隊乃敢過官好安得常監河

六月初六日襄陽舟中望峴山作

昔年羊太傅勝地日相還賓客黃初後勳名太始間我來登廣武無淚灑茲山欲試登臨興征車偶未閒

初七日泊舟候風

沙上月初白微茫漢水東三更峴山色斜影舵樓中村鼓偏迷曙神鴉已警風無人共杯醆復此憶羊公

舟中曉起

一程復一程山縣枕邊過平明讀道書飛雨書上墮青松障天赤日東魚網尚挂星瓏瓏舟人闢窗曉氣紅却入萬頃荷花風

六月十五夜宿漢川板湖口夜起視月並送舟子回家

夜闌闢戶光明徹不覺月圓疑曉日靈湖萬頃影接天巨魚枕波效客眠平波無聲岸風快柳絲牽船出天外船行十里人不知輕扇未舉生涼颸隨波微茫歷湖口朝寒初生水楊柳舟人夢醒船抵村却喜到家還扣門

將至漢口江水大漲舟行值風甚險

大波如帆飛高岸徑三尺小波如荷卷葉葉悉翻白大波森然湖氣黑小波粼粼滿舟濕帆檣東西若隼搖人影高下生林梢村人三日懸釜爨危視屋脊來長篙此心安得百念平眼底擾擾心猶驚君不見風聲水聲鷺飛起隻影掠波還數里

鸚鵡洲

七子才著建安三士奇不獲全才人易與忌者奇陳琳不誅非偶遺雄謀生殺人頃刻斷皆果平原書生無一可世能殺之不必我狂生不殺示有容持刀乃早及孔融弘農少年亦融伍峻網肯寬楊德祖咄哉禰正平奇足與命讎生作鸚鵡賦死葬鸚鵡洲君不見大兒與小兒一死尙等倫君逢傖父亦殺身惜哉已辱薦禰人

二十一日自漢陽渡江登黃鶴樓

初日波如掌平飄一葉東攜童自登閣與鶴共臨風曉氣三層白壓聲八面通延回望江國青霧點遙空

再偕友人登黃鶴樓

仙人真復好樓居樓影涵江江影虛一客正攜京口酒百錢復得武昌魚相邀話舊三層閣共展臨風尺一裾却望洞庭西灑淚素交詩句十年餘（壁間見亡友黃仲則庚寅年詩句）

七夕吳上舍紹漪招同畢山長懷圖王太守嵩高暨諸同人集漢江天都禪寺抵暮泛舟後湖至二鼓始還率成四律

是日雲如蓋亭亭向客舟柳邊才繫艇花裏一登樓病鵲栖難去奇書曝欲收鈎簾待嘉客清景足淹留

復此秋堂集佳期已及年風花澹今夕河漢渺中天波影吞簾白霞光照座鮮一舟迎一客鼓浪乍如仙

坐覺良宵永秋鐙替月來夜聲千樹出涼意一帆開鄰舫乍飄笛賓筵時舉杯樓臺厭驃黑白鷺忽飛回

醉後衫裳委聞當入畫圖溪山留勝賞風味憶吾徒鼓棹出潛鯉到門啼夜烏惟應良會好客主念全無

是日舍姪琰以小病不至作此柬之

行穿修竹倚疎桐到客皆憐鄉語同合坐九人浮酦白卷簾七夕拂雲紅吾家法護工秋思小病維摩怯晚風穩待明朝洗車雨清涼應復鬥詩筒

江漢書院喜晤秦表兄朝釪賦贈一首秦前官楚雄太守

官清萬里乏歸裝轉向名區闢講堂爾汝共憐生計切江山如許著書忙（時以所著消寒詩話等見示）宵深已入高堂夢話舊都稱大父行忍把外家遺事譜十年羣從半淪亡

漢江舟中謁座師杜凝臺先生時奉使自湖南回復奉諭旨至武昌讞獄率上二律

晴川閣外挹江亭落落天空見使星迓吏乍傳津鼓急闌風先值畫橈停帆圍鸚鵡洲前綠旆曳胭脂嶺上青明日皺生須謁事高情還啓碧莎廳

三度清江使節馳（公庚子年曾奉命至四川讞獄）實心尤荷九重知如山案理淮南獄匝月襟題漢上詩官燭幾條當座出新涼一葉墮波遲受恩祇覺彭宣最此日辭公有所思

黃鵠磯仙人祠

黃鵠磯似黃鵠仙人遊空鵠飛落鵠壽計以百仙壽計以千我不識黃鵠安能信神仙神仙何人云費褘亦如鵠言翟子威君不見兩黃鵠言猶莫據何況樓成鵠先去

大別山訪魯肅祠

大別及小別兩山波中央小別戴土頂以方大別累石形何長楚水窈綠楚天青蒼江流合漢流夾此明鏡光故妃墳前桃李香（山相傳有息嬀墓）將軍祠旁松柏荒行人前來問桃李松柏荒涼廟將圯君不見勳存此土不可忘曷不附祠神禹旁

七月望日觀前湖放燈二鼓復至梅子山憩臨湖亭作

山石百級湖波千層山月不復輝耀此湖上燈湖船遙遙來叩關一湖燈光隨上山松梢竹梢露初炫時有鴉影驚飛還開蓬扃歷松嶺天青欲壓四山頂君不見人聲既遠月亦涼松頂如蓋危亭方

崇府山飲劉氏園

山城半里卽一曲曲曲處山光照牆緣城欲上山猶礙麓主人園好冠一山非有逸客門常關竹徑過雨花斕斑斕斑花紅弄秋影主人壺觴客酩酊城上角聲吹酒醒

舟中望匡廬

終南太華頻秦關關外中條昨偶攀獨客塗長四千里浹旬遊徧五名山到來大別秋方永看罷匡廬棹欲還九朶白雲天際落好同瀑布浣征顏

自九江關放舟至彭澤作

曉涼吹雨出江關薄暝彭湖第幾灣舒簟正來殘月影推篷却望小孤山道書有味教童讀秋水無心與鷺閒臥聽鄰舟集鄉語北風猶是計程還

彭澤卽事

四山圍一縣泊處月昏黃空水足魚影吹波生晚涼雨雲愁黯黯葭菼路蒼蒼獨酌盈尊酒因風酹馬當

移舟泊小孤山

湖雨初飄江雨收大孤遙影小孤浮溯風直上北邊閣指月正生東海頭雲外數星連斗極檻前九派接天流請看直下千餘里不覺人愁我欲愁

東流江舟憶唐縣尉軼華却寄二首（時唐尉此縣）

頻從使節到江干（壬辰戊戌皆隨學使者幕至此）秋半江聲帶雨寒雙鬢綠慚爲客改四山青憶上樓看故人作尉功名冷小閣臨流烟水寬甚欲寄書憐道阻倚檣離思忽無端

未因善哭識唐衢肩拍洪厓廿載餘春水到橋同喚渡綠楊垂巷共鄰居巢門尙記雙鴝鵒釣艇頻攜尺鯉魚憐爾宦遊予久客夕陽荒徧舊茅廬

江行舟中雜憶從母姊弟四首

孤露家何處江干尺五墳但餘松滿徑無復杖迎門搜篋衣裳故尋圖笑語溫昨宵秋漏永千里乍通魂

昔日雷津戍參軍寄妹書今逢江口月憶姊亦踟躕馬磨生猶窘鰕田稅未除一名期弱弟何日得眉舒

相依曾幾載憔悴日支牀眼底無兒苦懷中有母香老猶儲粟米（從母早寡惟二女生計甚窘尙時時謀拯之）別每誦河梁（外大父所受漢魏詩百餘篇略能上口）時下傷心淚應知爲壻鄉（時愛女新寡）

秋來惟憶弟衣敝客經時薄宦欣堪就衰親惜未知寄兄書有淚先我鬢添絲風雪柴門望歸期莫更遲

二鼓順風自花揚鎮放舟至蕪湖作

清江殘月影放棹下蕪湖衣袂出螢火帆檣掠夜烏吳歌聲乍徹戍鼓聽疑無一夕船頭響兼程百里徂

舟中望采石太白樓感賦

清江秋月圓放棹出晴川三更舉首別黃鶴鶴影欲拍空江船蒲帆南來不可收竿杪復拂仙人樓壯哉東南海氣浮碧浪影逐紅雲流仙人昔乘赤鯉魚遠勝黃鶴腰身癯乘風飄忽千里餘半道或欲遊匡廬昔居仙人樓酒熟輒一篇掉頭江海別五年綠鬢詎識才如仙客遊萬里來松亦百尺長松聲如龍客鬢蒼樓好亦復侵斜陽一詩題高樓一詩寄道士君不見偕遊少年盡客死（辛卯至癸巳與顧文子黃仲則同客當塗頻遊此樓今兩君俱下世）我欲登樓淚難止

舟中望青山因憶舊遊作

琴高谿畔路謝朓宅邊峯水綠明城上山青入鏡中魚苗上波黑烏喙集枝紅竹深風宛轉橋淺月玲瓏野翠添流潤仙雲落樹濃帆回曾駐影樓靜憶聞鐘闊訝漁梁斷危看石磴空勞勞遊乍記昔昔夢思通且復吟漁父還因寄遠公

抵里門感賦四首

到門已作皐魚泣久客空餘陸賈裝猶憶十三年上事典衣沽酒奉高堂

年時歸值倚柴門百偏先誇識字孫今日兒曹誦經過不曾親聽已聲呑

姑理征衣姊勸餐送兒三月上長安如何五載音塵隔無復牽衣但撫棺

阿應新來文筆佳彌甥學語就人懷（謂汪甥應科近已生子矣）九泉呼姊還相告弱弟差欣得宦階（姊以季弟幼失學故望其成立尤切）

八月抵里門寄錢大令維喬二首

握別江干雲樹秋故人宰縣我狂遊曾尋舊句南山上（君昔遊關中）遠識循聲東海頭却晤惠休勤問訊遙從小阮溯風流宦情客況居然似贏得新涼詠暮愁

清名總注浙江東白髮銜胥說太公（君尊人鑄菴先生官蕭山知縣）早值尚書傳使節更逢仙令繼家風後門寒素餘徐邈北海門生有孔融（余爲君伯兄文敏公門下門生故云）願借一編書世德臨風三度感無窮

八月二十五日薄暮自吳門舟抵靈巖山館偕張上舍復純等止宿次日得詩六首卽寄西安節署

南去水方迴上來秋已闌平橋人語斷小市夜燈殘側徑禽迎路閑扉鹿抱關星明瀉灘急樹暗上樓難疎窗響叢竹石砌點幽蘭悟徹巖棲志泠泠泉在山

空蒼千盤松紺翠百仞壁森然西向青却此東日赤幽人既宵起山館候晴色直下千頃波棱棱遠帆仄山風吹黯黯松果墮歷歷開扃面軒牖綮燕訝素識容膝坐小齋稍休試登陟

谿橋蓮葉東小閣靜回風聚此游魚影能令水氣紅房廊檐互覆竹柏葉交通月采依簾沒天光卷幕空蘋絲既迢遞石柱亦瓏瓏半日看雲坐還疑碧鑑中

重簾驚宵明室暗光乍吐披衣見殘月水色亦映戶東南遵回廊叢竹靜堪俯泠然岩露下絕壁恍有覩疎窗出燈火因復禮菴主茅堂無鐘魚何知非太古

楊柳三層閣芙蓉九曲廊晚花偏旖旎秋士覺心傷寒蛩抱根泣疎螢點節涼一花依靜檻千葉隱回塘氣候當秋杪池塘生靜香

萬安僧袈裟塔歌

平生不謁栴檀林今日偶訪袈裟塔袈裟塔名由義士不爲西來傳佛法宋家末造僧萬安爲僧作將皆偶然此身所自有君父不敢泯語稱逃禪流離燈昏粥魚墮却使滿城飛劫火轟然巨礟衝雲梯半天淋淋肉雨飛飼鷹飼虎苦不飽何似茲僧捨身好年經七百塔尙完赫然空門爲改觀莫謙之徐道明方外節義皆錚錚君不見子昂不識忠孝字空寫佛經盈一笥

九月九日蔣太守熊昌招同人集息養齋雅讌卽席賦贈

昔我同君遊雲谿草堂月雲谿明月踏百回草堂主人飲連日十年重招邀素髮已欲飄黃花滿籬酒百瓢訪君乃在烏衣紅杏之雙橋似聞欲息塵中鞅近有一齋名息養淮頭賴尾官六年傾囊却喜餘酒錢酒錢雖多酒人少坐上招邀半詩老我豪于飲詩亦豪胸有太華終南高爲君消盡百壺酥明日訪菊還東郊菊花黃菱角香北墅泛艇東郊浮觴風聲雨聲一句絕月影星影三更涼君不見主人閒客亦狂中秋飲醉連重陽

遊西山自花犂坎至慧聚寺因止宿

連山東南隅金碧塞天地盤盤殊難升徑窄入一騎抵門聞疎鐘再轉石級細樓臺從東開參差屋檐麗頹松蒼龍蟠修竹巨若臂憑高一遙矚妙欲出覩記山風颯然來萬戶倏爾閉一谷白日遲桃梨聚春氣紅墻及巖麓碧瓦山翠膩猶餘綠千盤蒼莽被割棄芒鞋轆轤轉興極乃一憩暝色衣上來天星出眉際

由慧聚寺上嶺行三里許抵化陽洞復持火入洞行二里許

千盤升天門再轉入地腹先行聊示勇寄命一寸燭高低勢如削入險恐不速鋒銛既嚙履傴仄忽礙目陰飈來颼颼蠟炬光已縮何知莓苔青但訝衣袂綠高疑衆靈居敞若萬間屋泉靈恍無底梯迴欲出覆呼聲引同儕怪響集空谷石黑捫有稜腥疑蟄龍伏牽衣乍前踵引頸屢後矚奇險不可名靈區哂卅六

由羅睺嶺抵檀柘寺憩

北谷天未曙李花明一山稍南辨晨光驚此桃藥丹花香本難名草氣郁若蘭層田值梨棠密林間松檀五里及寺門流聲已潺潺碧瓦見佛樓清泉出僧關屏山忽然開萬樹綠欲彎山靈待遊蹤百卉未敢殘俯見木筆花高低映修闌明昌搨殘碑舍利建石壇寥寥百千年倏若指一彈靡境不遠搜僧雛導躋攀與倦高閣眠赤日門外閑

由檀柘寺後二里抵龍潭憩八角亭作

溯泉來空山百折泉不見亭午微北風千林落花片孤循危磴上花瓣驚拂面半里憩石樓疎鐘禮神殿危崖急奔溜直下有如箭石墮儼作梁松頹合成澗山僧導東轉傑閣忽高建百卉合一山人稀鬧鶯燕清泉鑑毛髮坐久復生戀涼燠既倏殊風光亦千變谿茶向樵乞山果有猨薦暝坐不覺遲歸途月如綫

戒壇古松歌

沿山西行日光斷一松如龍黑天半松根一龍幹九龍欲攫臺殿淩虛空虬枝北出風力駛五里亭邊落松子蒼然一頂常宿雲巢鶴不敢呼其羣枝蟠入石石不知石竅常見生靈芝年深力厚觸山破根斷猶穿北山過客行破曉即看松高下樓閣清光中南枝迎陽日氣濃北枝臘雪猶未融倦時眠松根醒時看松色山僧愛松亦如客隔歲松花餉人食一株旁倚態亦奇偃蓋靜覺春陰移復有一株雲氣重一風微吹幹俱動（寺僧名爲活動松）其餘八九縱復橫傾耳總作龍吟聲初唐武德至今遠山古寺古濤聲平（寺創于武德五年）我留三宿非愛山松下百匝偏忘還君不見看松如我亦無兩黃海終南各千丈（余歷遊諸名山所見松惟黃山及終南山樓觀所有最奇）

龍潭憩八角亭亭外櫻桃百餘株花色紅白可愛桃杏亦盛開因而有作

我行入谷正溯風一山桃花飛向東山深谷轉風不到尚有杏蘂垂深紅孤亭八角當山半百樹櫻桃向春炫此花顏色異常花紅影壓波波影絢傍花前行轉坡陀花氣撲處春禽多墻隅花積厚寸許照面忽覺朱顏酡四圍青山落白雲高下南北花光薰亭坳坐久不知返袖底香氣來氤氳惜花平生不折花秖向花下矜春華山僧定後始招客石上分餉新煎茶如眉新月已上牆花葉尚帶斜陽黃歸塗似聽春禽語明日白雲將作雨

獲鹿縣早行

出門欲看山山險落額上盤盤車輪摧巨石橫一丈疎林縱森峭遠與峯頂抗怪禽啼檐端聞聲不知向冥濛氣成雨谷暗久不亮缺月墮半規昏星露三兩梢梢寺鐘動塔頂儼可望居然升天關至此斷心匠淩空勢如攫入穴險欲葬千盤隨高低百態具偃仰颷驚掣車幔露腳衣上漾破曉望始驚黑雲蒙一嶂

井陘關題成安君祠壁

輔楚滅輔漢興耳乎曾客魏信淩項不臣劉不屈餘乎能死趙王歇存忘不易心所安亦如留侯志存韓不然富貴易易耳稍一屈節王

無難鬚眉英英面白晳趙邦立祠名報德世人漫說李左車不從其
計原非愚君不見英雄一誤殊堪死刎頸交先有張耳

由固關營至井陘縣山行

人傳井陘奇山石立若幹直下類削成泉聲出淩亂斜行入深谷人
馬祇見半厓空響易徹隔嶺遞相喚松櫟忽萬重天青四垂幔偏于
危絕處觸目得奇觀石罅花亂飛禽驚入雲竄坡陀更前折性命呼
吸判危維此天險卓絕念神算居人耕土脊時得鋒鏃斷成安以爲
趙淮陰以爲漢太息陵谷遷殘陽落高岸

井陘縣

我行縣東及縣西百里石田麻麥稀青山缺處見城郭楊柳合抱山
禽肥前宵一雨春泉足水淺石深傷馬腹停車問路客始愁却到斜
陽盡頭宿

核桃原

持鞭笑指官塗左濃綠一山將作果鳥聲綿蠻枝上墮果熟垂枝園
已鎖深山五月果作糧客來入錢許飽嘗高枝纍纍總盈握行人食
殘鳥還啄

石門汎

遠山青近山綠不斷山光與天複異花團團如覆屋南岡北岡果齊
熟危塗一綫盤兩輪忽然青天開石門行人失喜車軸折停馬看山
還半日

塞魚城（唐受州故城址尚在今作汎）

一綫月開天關車聲馬聲去不還關頭老兵持火照十里回皇谷猶
耀我乘殘月來塞魚馬走半日偏嫌徐君不見荒臺合有神靈守城
廢花開大如斗

介休縣署中望介山有感作

我思古聖賢憂來不能坐庸人均遭逢抱志獨轗軻包胥既逃賞夷
叔共高臥茲山號旌善云以志君過猶封綿上田終勝翳桑餓
禁煙緣子推競渡弔纍屈秦昭專上祀陶潛名九日不知千載上何
竟少佳節古風殊堪欽吾懷若饑渴四序任所遭何心記年月

晚宿水頭鎮

水郭帶山城喬林倚修竹人家總臨水山翠亦浮屋遙聞城西鐘知
從水南宿萋萋二月暮芳草綠成幄鄰歌度祟垣聞聲惜遺俗懷人
屢開篋推枕起燒燭却上嶺千盤靜看汾一曲

曉度韓侯嶺（嶺有淮陰侯祠俗傳侯墓在此）

持燈行三更十里雲氣濕一穴落半天乘車穴中入土門既回互石
罅復百級樵蹤升如猨貼壁立若蟄初疑徑深阻再轉亦已及足劈
樹杪雲參差見原隰饑烏及疲馬破曉山頂集荒荒開幽琴忽忽墮
雨泣征衣慚短後下馬致長揖西瞻秦塞迥北望代雲立雷雨交一
時披蒿讀碑急

國士橋

智宗已滅誰報仇趙人乃漆智伯頭漆頭何爲作飲器臣亦漆身甘
作厲漆能變體炭變音所不能變惟其心咄哉劍術非不精離橋數
尺馬已驚嗟嗟原過生不若豫讓死中都祠荒澤水泚千載石橋名
國士（原過祠在北齊中都縣故城西一里又史記原過見霍太山神于王澤）

曉發洪洞由臨汾襄陵至太平縣宿

汾水四州綠姑山三縣青前晨發介州莫擬宿太平道經伊耆鄉懷
古跡久停風俗固大殊茅茨而土型炎雲起堯祠峨峨昔神京樵蹤
絕千年松柏頂上平摳衣致心虔下馬五里行高低多原田一徑入
窈冥引領夕亦勞停車飯初更縣小無百家十室九已扃深黃草頭
花新月荒半城

出運城二里抵野狐泉復上亭子望鹽池作

野狐拜月昔有亭野狐得仙泉亦靈泉靈終覺在山好百折不肯逾

禪扃亭邊老梅乍垂實實密枝低壓上結車箱連日厭火雲愛看清涼萬堆雪

歌薰亭

山光合處樓臺陰直下百級窮幽尋青天白雲不改色只有山溜無鳴琴琴聲宜民俗以康坐使風俗同軒皇君不見石琴七尺猶在牀想見當日垂衣裳

運城與沈運使業富話舊卽席賦呈二首

萍蓬蹤跡尚天涯十五年前客郡齋（辛卯歲沈君官太平太守余客其署）至此固應憐范叔見公猶憶在秦淮（丙申夏于江寧寓中相值）曾從官閣聯唫久及與郎君上計偕（令嗣以癸卯秋登賢書今春同客都下應進士舉）兩世知交幾回別又逢投轄暢離懷

炎天騎馬謁公門剪燭頻招旅客魂（謂黃君景仁去夏客死于此）一桁山光憐久別十年賓從歎誰存（辛卯壬辰間與余同客太平署中者爲賈田祖顧九苞及黃君今已先後下世）壁中尚欠分題句衣上空餘舊酒痕元伯縱亡留母在白頭朝夕感深恩（謂黃太孺人）

寄丁二履端二首並柬崔二景儼

人海叢中兩少年憶聯昆季鎮隨肩詩慚敬禮新投句（近有見贈詩四章）書答宗之遠寄牋（時得崔二浙中書）研北故應留絕業城南都復少閑田心期白首真無幾短趙狂孫共此賢

何因躍馬向西行蹤跡偏憐去住輕幾日羽書馳隴阪三旬腹疾臥咸京高齋說劍山泉湧小閣看星夜漏平疎賤未嫌關國計靜燒紅燭佐籌兵

言舍人朝標自西安攜唐開成十二經石刻回將貯于先賢言子祠屬作詩紀事並以志別

舍人南歸時百碑載一軸爲言先賢祠遠在尚湖曲名宗富羣從新楚秀相錯童而受諸經頗誤里師讀安其所聞見竟以登簡牘紛然譌偏旁令甲屢不錄（己卯甲午二科君里中及吾鄉以書題紙軌字畢字錯誤不錄者甚衆其實皆沿坊本之失未改耳）舍人憂之深思一變習俗茲經唐石刻元度所詳覆雖非禮堂定合者十已六牛要束之歸莫飽蠹魚腹祠旁爲相地列以十間屋旬時登拜暇把玩亦可熟尤期鈔萬本急欲正里塾君家諸小阮麗句輩流服儻欲窮六經應知讓臣叔

贈程上舍敦卽題其抱經圖卷子

我初識君時君方作文我賦詩（癸巳歲隨朱竹筠先生校士歙縣識君于儔人中）八年相逢在京邸君耽六經我注史少年已過學亦深君窮古文我古音（時君校說文解字及釋名等書而余著漢魏音亦適成）此圖初作我能說兀兀圖君抱經日畫師詎識君少年不貌昔日風姿妍堂堂歲月二十載貌更蒼于作圖歲拋殘心力祇兩端枕書甫了還據鞍燕齊馬首歷欲盡秦漢囊簡窺將完宵半語今昔我慘君不懽作詩纔畢示孫子（時與季仇同客節署）白日窗外升三竿

甲辰四月自都門抵西安聞使節有太白禱雨之行追及于盩厔遂同尋仙遊潭止宿時四月望日也莊大尹炘方宰此縣公子逵吉因繪元池訪古圖索詩歸途于馬上得一千字卽寄大尹并公子

我遊西山來欲與南山抗太行升盤盤赤日貼背上醒夢二十程忽已過千嶂才經蒲東門大華儼相向驚雷隔河至電影衣上颺手劈雷雨開徑渡百尺浪河西土囊口城闕標閌閬跨鞍窮日力如棹不一榜山形盡東轉似復有所讓忽然青天開陡落千里障滃滃雲霧塞恍若渤海漲兼程迫使節勒馬時一放迷途入深谷屢被野人誑一日一夜馳旌節乃在望持鞭才半揖已見馬頭傍代拂三斗塵驚喜問無恙村官及步騎各各腰有韔鳴鉦屏喧雜旗幟悉肩掆騶從飭皆停征馬各繫柳一谷驪駱驒灘左色滉瀁頗慚碧潭水爲我洗決瀼雲山招客久不暇述近況翩然攜狂孫（星衍）踏此碎石回鄙人十年來特辦屐數緉東西及高下與至靡不往王生（開沃）馬疲甚壓坐體偏壯頻遲不能到殊覺致深悵再折入一山已隔塵坱壙摩天青松

枝當午日不煬人家隔流水列屋總如舫白鷺羽若霜軒窗久馴養桑陰翳南牖列筥飼蠶蟓經年住城市奇氣久抑喪茲來豁懷抱各訝神色王袈裟穿樹出香炷集半鄉樓鐘不須擊風至自播盪寧惟童叟樸雞犬亦殊狀鳳臺暨龍堆案籍覓式樣穆滿祠已古南北高有閱八駿繪四隅逸氣壁上旺稍南讀書臺淺步石硍砊我諳輿地志石室此蓋妄搜奇涉危構歷屋寡閃闔高臥一小亭四壁天若帳厓南防獸突車軸塞數兩時聞控弦聲一矢忽集阬（土人言山有虎時撥營兵數十屯谷口備之）班狸竄無跡祇見野鷹掠是時將仲夏春色尚駘宕紅白滿路花庶草亦蕃薚渥夷置行幄圍坐一隅廠微聞暮鐘動極視益軒曠南寺北寺間水谷深且漾橋危支獨木空處絕依傍森森高浮屠積雨青綠荒蛇行出危巘石缺補以蕢山神避何處深谷走踉踉恨不揖之出導我歷蒼莽癯王瑜逃官筵私復買邨釀拉客入蘿徑痛飲腹屢脹居然遊興發無暇事揖攘選徒鐃十輩一一均可仗入險戒不譁足恐致跌踢公然遵部勒私詡善將將猶驚賢令尹僻處皆供張山廚清脆備僧更具蔬醬羣餐毋過飽云欲歷岴嵣四顧白一山屈指月正望北斗垂谷口大欲奪奩盎溪奔石復滑窄徑樵所創頫于奇絕處欲以性命償松根劃山破石力不敢擋石谷蟲亂鳴幽深忽如壙濡頭松柏露寒意欲挾纊塗危值犇獸訝極以臂攩竟復貼耳過似不敢猰犺厓南既無路西去若有嚮草深愁毒虺鼓勇孰先倡狂孫首頻肯非是不獲暢梨桃及乾糗絡續有童餉逼仄路若縋月暗天忽亮折松插巖扃歸路備遺忘泠泠天風吹遠遞樵子唱升中眺天闕直視無所妨纍纍星壓帽高絕不獲仰山僧促歸頻改道走橫嶂荒祠偶長揖非欲冀神貺力盡捉短笻如瞽者有相洶洶黑潭水直向頂上漾極知終宵饑急語致饁饌百壺澆茗飲未若酒無量暝臥玉女房殘月落衣笐夢中諸仙人各各手與亢稍眠復驚起傳語束急裝亭午集樓觀兼訪化人葬元哉五千言似欲一彭殤終焉委恆幹致我久惆愴阿戎忽狂呼鋪紙窮意匠作記累百言三復寄微尚君才當避舍我尚負輩行索詩故不應先乞飲醇醠我詩本能奇近避俗人謗匆匆據鞍就別馬走踉蹡紫閣白閣雲瞢騰醉中訪

卷施閣詩卷第六

卷施閣詩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緱山少室集（乙巳至戊申）

寒食自潼關至閿鄉道中書懷二首

塵欲浮冠浪拍肩未成寒食賣餳天兼程驛路猶飛雪（是日大風並雨雹）隔岸山村乍禁烟舊友別來逾二稔（晤風陵渡巡檢李璣）名花看盡入中年匆匆節序渾難遣柳葉牽人到酒邊

一種人間未了愁杏花斜月屋西頭都無芳草能迷徑只有閒雲易上樓金釧影移籠畫軸玉簫聲徹動簾鉤殘宵舊夢何時醒門外黃河拍岸流

出關日先柬畢侍郎

花暗長堤草覆汀上坡楊柳接天青半春移節來關外一路傳書向驛亭管下名山皆有嶽坐中奇士盡談經報公欲著河防略燭跋更殘手未停

清明後一日憩靈寶東二十里風雪寺作

馬上游絲拂面過匆匆寒食奈愁何驚花已逐華年去風雪偏于岐路多石鼎水清勞更瀹壁苔碑暗費親摩重來緣髮蕭疎甚入定枯僧鬢亦皤

緱山道中夢遊仙詩

嬾跨茅龍上玉京新涼踏月海中行回頭碣石都無影移得黃河近洛城

真誥親繙太古前容成展上本齊肩吹笙歲月三千載子晉還稱後輩仙

三度人間謫乍還玉虛容易綴仙班淮南雞犬偏無劫穩住紅雲碧落閒

來往閒雲不定方莫遊西海曉扶桑玉龍行雨都無暇驅作羣仙代步灶

八駿前頭一鶴翔步虛聲引玉鏗鏘不誇帝繫誇仙繫幾度瑤池侍穆王

上界仙人住杳冥閒來紫府鬥心靈青天大似彈棊局空裏時聞有落星

裁雲片片作窗紗銀漢西頭織女家天上晝閒無個事隨風時唾碧桃花

自檢名山結靜緣藥爐丹竈火陰然忽然萬里紅雲破流下仙人濯足泉

太室峯連少室高黃河空裏影迢迢緱山幾尺神仙地引得羣神日夕朝

蕭史吹簫子晉笙半空鸞鶴鳳凰聲神仙一例都年少白髮無從住玉京

天都逐便訪浮邱更向空同石室遊鶴背乍涼還乍暖不知人世幾春秋

閒童五百執香爐玉節新從紫府除碑石拂雲都嬾看神仙不習漢唐書

紫府三層碧玉臺曉雲濃處百花開蒼龍白虎司天闕却放騎驢道士來

妙義同參帝釋居龍華會上集簪裾忽然海水浮天去無數星官盡跨魚

秋半天中看月華廣寒宮闕泛浮槎玲瓏玉樹交無影空裏聞香不見花

天上仍攜古錦囊依然覓句擅詞場都緣長爪仙人少勅取麻姑降李郎

膠舟南邁世人憐傳說昭王作水仙畢竟上蒼忠厚報一家眷屬總

昇天
采樵三日入烟深絕嶺分明屐齒橫再轉一山雲氣隔松花如雨落
琴聲
遊戲東池采碧蓮被風吹得髻斜偏倦來只踏飛鴉影却訝羅裙黑
半邊
詔書新降玉霄宮南下關門啓數重敕取海魚三百尾放來天漢待
成龍
借得仙雲一片平展來如席睡難醒多因夢重雲頭落閣在松風盡
處亭
金闕南頭奏玉牋薦將師曠更司天神光豁處雙眸炯會見仙人總
角年
天帝分明築外臺琪花瑤草勅齊栽裴家玉杵温家鏡挈取神仙眷
屬來
洗馬清談庶子狂勅來仙案與司香才名畢竟人天重詔冊仍徵白
侍郎
共守東皇藥竈邊傳言玉女試金仙回眸不語拈花笑一夕都生離
恨天
駕鳳閑來碧海潯霜柑偷食近千林都因橘債償難滿強得天公爲
雨金
玉妃兩兩鬥新粧騎鶴公然下界翔却灑黑塵迷世眼不教親切見
衫裳
童顏如玉髮齊肩自守丹爐五百年騎得石牛偷下世一生不願做
頑仙
怪得雙成玉手温榑桑三日弄朝暾鯨魚死後滄溟漲添得天南綠
一痕
嶽瀆羣神賀正回玉皇高拱坐層臺虛窗亦養紅鸚鵡慣述人間瑣
事來
無多識字便成仙香案惟留易一編詔取洛陽王輔嗣茅亭重與論
先天
上方光景若飛烟臺殿空明徹四邊三十一天無月看月輪只照兩
重天

憫旱
鎮日帷車坐偏愁雲氣晴客行殊望雨敢說爲蒼生
兩歲多憂旱山田赤地多到秋霖雨集瘠土更防河
百車汲井華綆斷水亦竭辛苦野人言殘冬已無食
三月黃花少蓬蒿積菜園殘燈山館夜殊復愧傳餐

嚴侍讀長明屬賦歸求草堂十二詠

思話軒
我愛思話軒默坐久無侶香草一尺深秋蟲自相語

冬讀書室
寂然冬讀書一夕抵一歲若及三十年便足一萬載

知白齋
坐臥知白齋萬卷閱金石墨氣升作雲寥寥室生白

過雲室
一室名過雲籤軸紛滿架掩卷看青天雲生亦如畫

蒲廬學舍
學舍名蒲廬萬事取相類只恐劉真長當今本無輩

知魚檻
濠梁靜觀久自謂能知魚魚相忘江湖豈復知有余

賓竹廊
長廊列篔簹此君無不可他日或生孫大父行屬我

目聯臺

言登目聯臺四望各百里身世忽若浮大江流足底

茶塢

我尋茶塢來茶味如在口倘欲邀狂生壚旁合呼酒

兼山

拳石有山名石勢殊卓犖如許山不看出門遊五嶽

白兔泉

泠泠白兔泉石闌高一尺倘值梁王賓應繙兔園冊

小香林

寒深香意遲夢破花枝小無數鶴飛來江南春正曉

孫大自句容來貽我二石刻喜甚各賦一詩

吳衡陽太守葛君碑

君歸止三月我夢已百回君來打門夢初破破夢示我孫吳碑我聞黃龍年赤烏日一縣神仙都姓葛麤沙大石人弃之取以作碑奇字突鴻臚冷卿倘哲昆南海傲吏稱文孫羅浮章上罷官急遠遯衡陽政聲立試問鄱湖酒一甌何如句漏砂千粒君不見葛君碑在縣西縣南英英祀達奚（縣南有達奚將軍廟莫能得其本末）將軍夜半過太守賀爾石傳名不朽

梁天監十五年井銘

祇園近小池一雨沒深井（井在句容崇明寺側余乙未年客句容與孫大等時遊焉）我看紅荷花時餐井華冷井闌危坐無虛日詎識足邊奇字出孫郎爲剔百年苔楷法棱棱三十一蕭家半壁江山麗塔高參天井入地（寺有塔甚古相傳六朝時）建清和月後天驕陽千乘萬騎來皇皇淨名釋後兼好道去訪宰相華陽岡此時淮堰成逾月（梁書天監十五年四月淮堰成）萬井森森植枯骨仁心詎惜六州民却憫居人道旁渴茅山道士鳩工徒作井十五遵臺符一亭覆一井一井深百尺行人如願飲甘泉宗廟反憐非血食尋源知味不可忘欲蓋石屋名蕭梁與亡一瞬中都付塔鈴語更喚井底龍亭前作飛雨龍言守石已千年奇石既顯龍升天

胡民部文銓蔣公子光世招飲相國寺

已擠泥飲度蕭辰紅樹前頭忽覺春偶語乍來窺檻鵲高枝偏隱上樓人相看舊雨都如夢更展屏風已隔塵幾曲艷歌歸去晚碧流離瓦綻星辰

籠街紅燭照歸鞭書記平安有報牋天放薄寒醒宿酒人傳太白是真仙隔坊宛轉猶聞曲上馬懵騰祇欲眠明日戟轅傳勝事哦詩聲徹曉鐘前

贈陸民部鐘卽送入都

去秋同侍鹿鳴筵二百人中最少年通籍早司金穀重趨庭還羨采衣鮮機雲洛下東西屋韋杜城南尺五天今日送君春正好青門遙望紫絲鞭

聞謝大令聘由固始擢守鄭州却寄

太傅園亭我下帷早年蹤跡鎮追隨棊爭別墅心尤競詩學春坊格未卑（王庶子大鸛爲君房師）製錦乍來遺愛里栽棠留伴叔敖碑同官尚有吹笙侶留滯天南報最遲（謂屠大令紳）

自密縣至登封謁嵩高山留山下三日徧遊嵩陽書院及少林寺回塗訪三石闕

中年及鄭州風黑已三日行經大騩山谷險忽距轍天青被原野氣候亦殊別十里輒一亭穿雲到新密山光時破碎風捲出林栗一谷石若羊高下嚙馬膝地肥巒翠暖村叟袂衣出馬尾別大騩馬首揖太室洗眼洧水濱看山庶真切

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言尋古圖書名號有獨崇足踏河洛流背與三塗通赤日照上方正如心在胸誰云無神仙軒昊已築宮天帝湯沐饒嵩陽與登封自非雨露殊何以歲屢豐（是冬大有年）不見長松枝亦扇天門風

登封壇處南外方祠在北惟留少室峯割作化人宅（少林寺在峯下）祠前一

株柏屋外太古石言從天地始便已挺孤直軒轅兩七晝堯代雪三尺倘欲與細論長風閃林黑

太室少室闕開母季度銘茲文在世間一字一列星我來遊嵩高兼謁縣吏庭覔得數搨工南北敢暫停如猨升松梢先剝苔蘚青聞聲不見人墨汁樹杪零三日始畢工爲文謝山靈字既徑寸奇文亦比六經牛車馱百張回鋪草玄亭

自少林寺攜僧欲登少室峯以積雪不得上還憩子晉峯待月

山空無定影雲白亦疑花坐待轘轅月聊烹墖院茶曾聞餌雲母誰解贈丹砂五岳此遊四還家鬢未華（余曾謁真定恒山及六安霍山壬寅秋復陟太華與此而四）

送王大令復之官臨漳兼寄楊州牧芳燦伏羌徐州倅書受太康

函關西去川原古下第六旬行役苦（余以甲辰報罷後入關始與君訂交）是時君爲短主簿東門東來景物澄河浪三月方飛騰是時人呼鞏縣丞君才作賦尤可傳景龍才人王子安競爽遠有楊盈川卽論詩筆亦擅場鄴下首溯登樓王作配乃有徐偉長梁園賓客嘉書記才子爲官亦遊戲却被人呼作仙吏君不見神仙吏不可忘楊伏羌徐太康王臨漳」

戲詠玫瑰花

芍藥花嫌小荼蘼香較濃連宵枕函裏開得一枝紅

偶得五百字酬景方伯安枉贈之作

五年客京師五年客西秦十年亦何爲頗與載籍親昨來遊梁園編校事亦殷雖依尚書居一面或數旬貪讀終卷書久立門外賓盤盤齋西頭乃與公比鄰（君前官按察時衙齋與節樓比）識面雖未嘗吟聲日相聞前奉一卷詩未讀已束紳開帙贈友篇古意何温醇我雖未面公已晤公心神豈惟識公賢公友亦絕倫方今富羣才作者日以新詩多而鬥奇如鳥爭鳴春若論性情詩當代無十人昨來喜雨篇憂國何諄諄民之饑渴懷乃若在一身聖人垂衣裳周覽靡不臻惟茲大河南民俗庶可淳疇沓雨暘區責此司牧臣温温今尚書百族依其仁抑聞爲治方寬猛得並伸推誠固宜先條教慮勿遵自非束吏嚴曷表于物勤此方當河衝水旱又已頻調劑幸垂思蘇此十郡民明明哲人言芻蕘亦諮詢吾儒道無方詎敢分域畛值昨憂旱災露坐每達晨雖無牧民責憫此俗痛呻又聞垂空言不若實意存元公生中唐疲俗善撫巡舂陵詩一章字複語句陳不妄作一言言言盡真純重之如典謨敢並詞客論期公亦如斯古治藉以振立言非徒然六籍乃本根公行擁麾幢我亦邦國珍各望致遠謨貴在質有文廿年客諸侯利弊粗得分前蒙相公知（謂大學士英文肅公）謂可軼輩羣相公居東華于公世婚姻我行讀公詩宗法倘可循公才及前修況乃性行真感激贈一篇交誼賴以敦行當計吏偕千里馳短輪方其未届塗先欲一掃門傾心于所知拂拭衣上塵公其佇清聽含意庶畢中

戊申社日送友人至河北

去年社日風鼓浪渡河北今年風更峭掩卷送行客梁園作客無可誇春半欲過無春花昨升射圃望原野青草不見餘黃沙狂來濁酒誰能捨更逐兒童趨里社丈夫志業亦區區割肉聊同宰天下

杏花四絕同方五正澍作

倚牆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鬥標格有花枝處有鞦韆

春陰薄薄霧濛濛魂在江南細雨中千朵冷光看不定辛夷花北柳枝東

春當好處鎮無聊自向簾前理玉簫手把一樽歌一曲紅顏祝過百花朝

十年騎馬曲江頭拂袖籠肩憶俊遊畢竟植根高處好占他天外小紅樓

開封寒食懷里中勝遊並記壬寅癸卯看花韋曲之勝漫賦二十截

句

黃却黃壚酒滿巵破愁聊飲半春時東風吹得沙成海不見江南兩一絲（時旱甚）

沙堤高比鐵浮屠不信經時草未蘇七百年來理春夢閒窗私展上河圖

才人豔說李深之束髮能題七字詩一事至今忘未得賣花聲過晏公祠（末句余童年作也）

枕溪樓閣水迢迢祖舍南頭巷北條半樹桃花一雙燕（與鄰家共之故云）十年同住裏河橋

閒來時傍女牆行半里蘇蘇草欲平蝴蝶滿樓人不信日烘花氣上春城

經旬曾未踏蒼苔杏樹花疎欲替梅紅到枕邊驚夢醒一枝梢破紙窗開

溯流歸去路偏賒欲到溪南被柳遮時有鵓鴣啼一兩墨雲如夢罨千家

辛夷含玉柳垂金襯得簾前一片陰渾愛曙光初破處遶闌來看百花心

短短疎籬曲曲塘過橋十步破雲光春衫不上梨花影只覺月明衣袖香

一拳奇石搆幽居小極攤書向午餘何事鏡奩光不定紫藤花影罩紅魚

醉醒渾未識天涯古寺南頭一徑斜似有塔鈴傳細語菜花黃徧那人家

兩年頻讌曲江池紅杏尙書是本師知要傳公舊衣鉢碧紗籠徧紀遊詩

樂遊西去幾長亭杏樹交紅柳接青却礙白雲無路上南山屏是百花屏

豹林谷口亂山交三兩幽禽挂樹梢與我一般無宿處木瓜花覆舊時巢

半日招提問路行欲歸已有野僧迎一峯才轉一峯出北斗向人衣上明

皇子陂前一徑通藍輿三宿水聲中小樓東面不曾掩夜半月來花頂紅

傷春筵上憶王郎容我朝眠錦瑟傍榆筴盡飄荷樣小更無錢與買年光

折柳傾觴日數回班騅欲去更徘徊送人一片南山月穿到霸橋東岸來

花時頻入少年場兩兩遊蜂逐隊忙悟後始知春意淡沿溪都種白丁香

被塵封處客難行破曉愁聽粥鼓鳴輕燕不來人跡少客窗誰與證清明

寄錢三惟喬鄞縣

昨聞急使到河干珍重臨期語百端念友情心成疢疾著書蹤跡尙平安閒中閱世誰先覺夢裏聞君欲去官繞宅太湖三萬頃幾時同我把漁竿

張憶孃簪花圖

花紅無百日顏紅無百年只有茲圖中花與人俱姸當時一笑春風閣頭上好花終不落可知花福亦修來長得纖纖手香握卷中小立亦百年不覺衣帶飄東邊幽蘭無言露猶濕花意人意交相憐百年花尙香百年人不老題詩我憶卷中人莫更錯呼張好好

題夷門餞別圖爲淩上舍廷堪送友

三千食客都無用四十斤椎乃有靈風黑滿天塵繞地欲從何處送

秦青雖云卿自用卿法坐覺人愁令我愁目送羊車出城去柳絲五月已驚秋

趙大懷玉寫經圖

小時一筆不得書吾母教以分行疎小時一字不能識吾母教之先點畫識從一字至九千寫自一筆幾連篇年華屈指心先悚書欲如山筆成冢人言學術有淵源我視庭闈若周孔自傷孤露東家子不謂君前亦如此卅年文譽冠九州可識從親授書始白雲溪頭橫舍東吾親若親昔過從互依膝下問奇字各舉傳記談如風檐前風樹聲無定不待孤兒讀書竟生年不造痛亦同六十三年月冬孟（吾母及君母葉宜人壽皆六十三下世又並以十月）貽親望子以令名我免爲惡慚先靈即論至性（時余亦以寒檠永慕圖屬君賦長句）愧君甚泣血寫偏千回經吳門日昨來何駛共展雙圖淚難止題篇不敢寫今稱母但知兒小名耳

七夕詞倣方五體

閉門三日雨無聊聞說秋霖漲絳霄若使天孫有餘巧擲梭應已化成橋

汲船新到綠沈瓜早汲銅瓶薦井華佳節莫栽閑草木牽牛花映女郎花

商量羽葆日相過肅肅長雲裊裊波莫喚填橋舊烏鵲好教精衛去填河

紅閨小極戶常扃只看銀河眼轉青忙裏却添閑意緒拜完新月拜雙星

題仕女屏風

尋幽徑有三更霧小病人如四月花胡蝶影多簾影少幾回隨夢入西家

怪來書味上春容校得仙經意乍慵不信驗他雙指爪粉痕猶淺墨香濃

三年渾住宋家東一語嬌羞尚未通他日曲江亭子上借他簪鬢一枝紅

徐孝廉嵩芙蓉湖上讀書圖

有峯三十六都接海天青爲要魚龍聽先繙嶽瀆經鏡收千樹綠鐙借一湖星莫厭春蔬淡時餐雨脚腥

嚴侍讀長明平生樂雨花岡二忠祠竹木之勝沒後適權厝於此其子爲圖乞詩因賦此篇

梅花如雪開朝暾昔時翩然來叩門山僧驚起款尊客石上煑茗春泉溫佛樓花謝剛前度遺魄偏來賞心處山僧行脚尚未歸返使先生作常住梅枝垂實葉暗廊琉璃一鐙綠到房闌干幾曲助風勢總帳瑟瑟生新涼萬言結習難忘却真見唫聲出樓角可知此客不尋常三護鳴鑾四登嶽壯志方期獨擊鷹赴書已附西飛鶴枉憶春風去住舟（癸卯甲辰間與君先後回江南于路相左）長懸夜雨東西閣（謂同遊紫閣白閣）君不見雨花岡南坡草青前後車馬來無停先生高臥事亦得不見牆外勞勞亭

黃通守易訪得漢武梁祠堂石刻聖賢畫象既爲亭覆之又繪訪碑圖索詩

高平石刻皆雲烟千載復見嘉祥阡平原武安吾不識得姓要在西京前大河南移川變陸削石棱棱數間屋不隨巨浪入滄溟中有聖賢牢置足四百餘字漢八分句字樸樕如皇墳以之持較李剛刻四角但少龍鱗文訪碑客至何瀟灑拓地爲碑營大廈道旁錯認魯東家一車兩馬栖栖者

八月初九日將赴楚中童少詹鳳三邀同張學使燾崔編修景儀趙舍人懷玉蔣上舍齊耀預至吹臺登高歸飲寓齋即席賦别

人生擾擾東西走快意登臨亦何有梁王城外亂雲飛天預商量作

重九翰林仙人張別筵邀客先上層臺巔五車聯尾出東郭七騎矯首來雲邊紅沉綠暗青林表人亦蹁躚若飛鳥中臺陡接天半風吹斷語聲空際裊歸來酒腸誰最寬詩老昨幸留餘歡（謂張學使）一時忽得兩短李（崔趙）何處可覓詩方干（時約方五正澍不至）冥濛樓閣鐘聲細清夜淹留賞心地遊客鄒枚讓馬卿酒徒毛髯依無忌却憶三條樺燭人（時正局院試）青衫白襪雨如塵名經我愧身非佛作賦羣推腕有神（少詹及舍人皆以召試通籍）勝遊一夕聯吳會別後萍蹤復誰在明日朱仙鎮上眠先商黃鶴樓頭醉（時少詹亦將遊楚）

中秋夕自尉氏至朱曲途中玩月作

四望各無際疑行萬里沙碧天微有影初日定輸華露采驚棲鵲雲光發檻花此時心跡冷誰復夢思家

中秋夕三鼓作

林露下千點砌蟲鳴百端此時羅袖影一一上闌干佳節異鄉好清輝徹夜看延回思往事坐久不知寒

自樊城渡漢遊峴山歸謁羊杜二公祠作

我從南陽來欲飲襄陽酒秋霖三日不暫停馬足泠泠挾波走還攜梁園客遠上樊城望昨日秋風捲地來一條漢水浮天上襄陽城北樓正開放艇若從天際回城樓高與枕樓對無數山綠衝帆來松楸連綿十餘里客到寺門山忽起昔聞峴首今始登一石真堪入雲裏可憐好景輸後來削壁點上千年苔紅闌干落一江水白日照舉堂中杯當時幾擲西風淚更值山公百回醉寥落征南身後名何如眼底杯常在習家羣從噪一時我知葛彊亦可兒滄桑陵谷幾回改何處可覓山公池白雲茫茫一千頃會照前賢角巾影羊公遊後渺無人秋草荒寒沒人頂山前一亭昨復傾騎馬上與浮雲平難追國士濡頭飲亦愧英雄髀肉生一碑橫眠一碑側石上摩挲感今昔百世來分風日佳一編欲正春秋癖（時著左傳詁）歸路懵騰醉不辭乍醒還謁二公祠可知此客今無輩放許高吟峴首詩

隆中諸葛忠武祠

遂有經時臥知逢漢德終地當天下險山即宛中隆蜀國望難極沔江流不窮蒼茫墮清淚知不爲羊公

九日雨中飲楊進士倫江漢書院齋舍即席賦贈

堂中書百堆門外雨三尺堂裏讀書人修髯新若戟前時別君處七客揖馬鞭歲月苦未多兩復地下眠（謂莊舍人選宸楊司務仁基）君思武昌魚我饌終南鹿食鹿苦鹿肥還尋渭濱竹首春寄君札八月無報書聞言楚水高魚蝦自登廚我乘東南風鼓此接天浪帆落即訪君疑君坐天上讀君五年作飲我九日觴腹笥既已富修髯有時張轉思二十年交君及君弟君弟亦服官（時君弟官雀峯州判官適至）自知吾老矣無言契闊久且喜會面初兩心苟相親天地不得疎

道中作

亂峯高映斜陽赤谷裏人行已深黑溪南新月透山來千朵白雲遮不得東西秋水隔一村跣涉尚喜山泉温山村樹濕昨宵雨石屋泠泠出蠻語

黃鶴樓

黃鶴磯前黃鶴樓到來一笛欲迎秋神仙蹤跡成長往吳楚江山此上流帆影靜排千雉堞檐形飛控兩雄州支頤我正東南望却有雲生碧海頭

仙棗亭

纔泊金牛港口沙上山亭復傚浮槎真疑楚國萍如斗誰識仙人棗比瓜白鷺雨餘飛急浪紅闌天半放秋花談深我亦饒鄉思（時值里中舊友）百椀頻澆陽羨茶

月夜再登黃鶴樓憶尚書師荊州

上城已有角聲催曛黑窗欞信手開十月魚龍先入定三更烏鵲自

飛來巴人路向雲邊出楚國天從湓口回誰敵庾公樓畔月不勝清興待銜盃

種菊

古人愛深黃今人愛淺碧豈惟人事殊花亦悵今昔今晨買花至隙地種盈尺百種盡弃之聊存花正色清泉日疏灌間以數奇石倘訪泉明居沿流即彭澤

食蟹

江客嗜飲江烹鮮及蔆藕無緣傍江住常復面山走茲來愜心素百步距江口江水照讀書江船送春酒武昌魚既好鄂渚柑常有右手留校書持螯還左手

黃鶴樓送史上舍善長至南昌並寄王方伯昶

蜻蛉舟黃犢車爾不如仙人陸行有黃鶴水騎赤鯉魚豫章城武昌郭仙人不如爾朝登武昌之飛樓夜宿豫章之傑閣一樓既參雲一閣復接天洲前鸚鵡喚客不能住閣上蛺蝶飛舞開賓筵司勳詩筆王郎文我優爲之何論君成名當世偶然爾拍手笑殺神仙羣神仙舊侶吾能識方平牧羊今作伯有時耳傾彭蠡百斛濤手挹匡山幾方石明月湖光一碧百花洲香四塞與酣容我倒玉山不然爛醉從君校金石（方伯近著金石集成）

送蔣孝廉知讓歸江西

屋角新月明送君在今夕君言歸故里營冢有期日一奴一馬縛兩贏千里冰雪高嵯峨黃塵飛盡綠波出却上黃鶴同高歌（時楊進士倫主講武昌君言當訪之）君家兄弟今無輩百歲相知亦何愧知君念我當有時啓戶來看九江水

爲張孝廉鶴題烏巢風雪卷子

枯楊聲已悲夜烏啼不歇男兒處窮海十日九風雪朝烏催讀書夜烏催閉門枯楊作薪爨不溫老屋還倚枯楊根去日長來日短夜烏竊人顏色慘讀書成名何足言不若識字依親前君不見兒行不離親烏飛不離樹烏巢呀呀能反哺失母孤兒哭何處欲望重泉作歸路

卷施閣詩卷第七

卷施閣詩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靈巖天竺集（丙午至己酉）

跋英文肅相國所藏錢文敏詠物詩卷子後

故紙方三丈尚書五字詩九原悲宿草七客有餘思（是日集余風雪授經堂者七人）（同觀是卷）粉墨傷心色（詩以雲母箋寫就）煙雲過眼時猶慟門下士亦辱相公知（余爲文敏門下門生夢堂相公見待亦多異數）入值同趨朵殿偏匆匆落墨寫唫牋曾攜暖翠浮嵐上（夢堂相公藏書畫閣名暖翠浮嵐）忽寄閑坊冷巷邊（文敏幼弟維喬報最入都得之坊市上時相國下世甫數月）小友忘年情愷惻兩家多故淚纏綿相公詩格尚書筆當代何嘗有後賢

丙午二月十日偕錢三維喬楊大夢符等元墓探梅作

停帆及山椒雨點忽破夢東風來林間春衣香氣重尋山三折至一亭樹梢微紅雨脚青山光雨光乍零亂薄暝花紅出天半空林黃葉時一零木葉盡脫花含馨全湖香氣收欲盡時有孤客揚幽舲白雲不在天碧霧欲沉水一片溟濛盪成海危瞻花路復百盤瘦影先憐幾人在（時錢君偕崔夫人等先在）花光如月澹不分松翠入戶團幽芬繞花百匝不知厭可惜下有春人墳（時尋明張靈墓不獲）持千觴揮百尊不飲已慟花下人來聞曉磬聲歸及晚鐘動春泥深深鞋沒縫十里回途花作衖

贈崔三景偁二首兼寄哲兄景儀都下景儼劍門

客兒微子本齊肩未向衙齋識阿連今日西堂賦春草懷人蜀道上青天難兄執筆趨蓬觀小弟裁詩壓綺筵三處離愁一杯酒夜寒聊與對牀眠

曾訪疎梅徑石橋錢郎度曲蔣生簫（謂錢大令暨蔣上舍陳尊）閑愁歲月過三十如夢谿山似六朝五夜衾裯交燭淚一句衣袂未香銷穠春正好須歸去且莫風前折柳條

由淨慈寺至龍井道中作

離湖始入山一徑青裊裊土風殊清淳花比桑麻少人家嵐氣重屋角出青草馬上人影高窺林撫巢烏空外山雨來方嫌出門早

龍井小憩

昨夜月沉前灣朝來白雲不閉關款關僧少復誰伴白鷺引客來前山山巔一亭高百尺峯後峯前勢相及行人天外忽舉頭一谷石奇都欲立

冒雨尋三生石

一寺雨松梢零天半樓閣開青冥三生寺邊石如屋我坐剝蘚看題名山空氣候殊難省冰柱檐前燕巢冷春風開徧半山花尚有半山紅樹影

薄莫至湖上小飲

行人乍離山山色已如夢回聽南屏鐘薄暝數聲送衣單思中酒春醪喜盈甕漁人蓄魚處引水漸成衖雙鯉欲飛時全湖綠俱動

錢唐舟次作

芍藥開雙枕芙蓉刺裏衣不知花是繡蝴蝶上牀飛

錢唐歸舟寄錢三維喬一首

昨來揖客津亭東布帆如雲已挂風春風亭前一杯酒送客多于道旁柳我行小別君遠宦十艇接尾衝波寒虎溪橋頭住經日塔影亭亭對波出全湖雨勢閣上來放艇忽欲尋疎梅梅枝高寒雨聲急倒著羊裘雨中立攜花滿船夜不眠花底裙屐皆神仙（時崔夫人亦偕往）我船載酒獨欲前更有一艇鳴幺絃幺絃初斷笛聲起白鷺繞波飛不已哦詩聲細出舵樓更放健筆圖清遊（時方作聯舟雅集圖）快哉風帆不獲收一日一夕來湖頭湖雲正好湖月輝惜爾遠宦余仍歸五年回首別孤嶼夢度江波逐君去君行送我一惆然何日更放梅花船君不見故人十輩多爲吏誰爲梅花決歸計

送楊大夢符至東平書院

巷南春泥深一尺知爾欲行行不得杏花枝頭春日晴爾今別我有遠行欲行不行奈何許隔渡先聞喚船語莊生（莊四述祖）玉立北岸偏瘦影已過溪橋前趙家兄弟巷東走拂盡垂垂道旁柳沿溪送者三四人日日痛飲酣青春青春回首六十日與爾同舟及旬月忽然疑我欲作仙著脚萬樹梅花邊忽然疑我欲出世百尺厓邊悟無始看花十回月五回更向西浙看山來山花流紅照杯酒碧月蒼茫墮湖口玆行樂事無不有十舫峨峨集良友樂亦既已極別亦不必嗟劉安鷄犬亦同徙羨爾一舫攜全家此時只憶城東門桃枝李枝將放春莊家笋足酒亦温可惜眼底皆離人（時蔣大齊耀將赴選盛二惇大入都補官趙大懷玉亦有浙西之行）作詩寄癯崔兼與瘦錢說年荒花好難久居我亦清明挂帆別

花朝日訪袁大令枚江寧卽出隨園雅集圖索題因賦以志別

生年雖後可不慚圖中五君識者三吳門尚書年近百巋舟亭邊亦相值（沈文慤德潛）我讀尚書篇已識袁尹賢白門深秋一相訪苦說詩人惟瘦蔣（蔣心餘先生）騷壇落落此數翁若論文筆尤推公圖中少年昔驚坐（陳州倅熙）此日鬚眉已如我公前罷吏學閉關却有謝傳遺東山後先居山兩安石公不爭墩名自敵翛然松竹倚北原因憶主者名隨園（園本隋織造所構因仍其名）卅餘年來執牛耳不到玆園名不起（公自言名士未有不到玆園者）偶然落筆貌昔遊歲則乙酉時清秋園林疎疎風屑屑已覺尚書履聲出彈琴既無絃垂釣亦直鉤少年落紙不肯休我見識是非常流此詩此畫誰能逮出筆都憐才蓋代南北詩人十數公（卷中如莊滋圃劉文定尹文端三相公暨錢文端文敏沈文慤彭芝庭諸尚書均已下世）僅餘一老稱前輩山中訪客當花朝擲我一卷如牛腰止留紙尾盈一尺寒夜乞我來揮毫（是夕大令留宿隨園小眠齋）小眠齋外花光紫（窗前藤花甚開）讀畫讀詩愁不止尚餘一客昧生平掩卷來尋尹公子（圖中唯尹公子蘭未及謀面）

道中遣懷十首

月館風廊望若仙眼花濃笑髮齊肩讀書燈下匆匆見此事分明十五年

欲歸清漏已迢迢忽覺沿溪笑語飄風裏紙燈拈不定暗扶絲柳過紅橋

長廊轉盡款幽房鐙穗微紅月乍黄天半忽聞金釧響最高樓閣整衣裳

私理銀瓶汲井華個儂薄醉未回家鸚哥欲睡人還立團扇親拈自煑茶

看星歸去已匆匆早闔園扉怨小紅贏得夜深談往事一雙人立雨絲中

春波東去逕西斜紅杏枝低戸半遮垂淚別他雙燕子烏衣巷口欲移家

酒濕香膩乍魂消月采冥濛隔絳綃早有玉人傳細語百花生日是今朝

團團月扇放簾低對面梳頭背面啼故倩旁人說春夢自來庭北剪棠梨

夕望征帆已百回模糊明月上梯來梨花一樹宵無影却傍人人素袂開

往事怔忪一夢中欲緘清淚寄東風可堪行到無人處一樹桃花著意紅

泰二世泰山石刻止存二十九字在泰山碧霞元君宮乾隆戊午年復燬于火搨本甚少今夏黄州倅易搆得一本寄孫大因爲賦之

昔者東海神照見泰山火惜哉篆法存竟值炙燔禍神人嗜古理則同急雨已下元君宮碑雖不存紙本出光焰尚燭泰封中我聞漢家重六經丞相半武夫秦人棄詩書當國悉大儒咸陽門邊呂覽收泰山碑旁斯篆留一摩巨石衝天上一抱遺經入黄壤爲陵爲谷倘有

年碑石沒地下遺經出人間經學既大昌籀法亦可窺人摩一本日觀寫豈數丞相東封碑斯言雖狂由激發且寶斷碑臨萬札君不見欲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應添伐

童上舍鈺所藏晉太康五年買地莂歌

大男楊紹買地莂太康五年歲在乙文云九月廿九日黃滕闞澤北瞰湖古名今地勘不符今爲山陰十七都（明嘉靖中山陰十七都人耕地得之）乾坤六合甫歸一日月四時須作質瓦尾更言如令律可憐青蓋飛前年四十三郡登降牋當時曾不費一錢太平土價高于玉買土爲墳傍山麓四百萬錢稱賤鬻土公當日疑有私賣地不與天公知故列證佐詳年時前孫吳與後司馬劫後山川餘片瓦光欲流虹手難把童君好古無一田一瓦乃直二百千抱瓦日向高齋眠瓦文棱棱六十字不及質君真恨事采入晉家畺域志（時著東晉畺域志適成莂中黃滕闞澤諸地名悉采入山陰縣）下

青門送別圖爲史上舍善長賦卽送歸吳江

渭城西去青門東古今送客愁不同咸陽原邊馬行少只覺客從東去好去年別青門今年客梁園梁園爲客忽不樂放眼歷歷思秦川幾年君向何方住（君久客甘肅）却望秦川作歸路貪看削雪萬重山行到斜陽最西處東西歷盡詩一囊已抵陸賈千金裝吳江楓落句雖好何似變體吟伊涼讀君詩完飲君酒七尺憐君好身手塵衣浣向海東頭飽看日上滄溟流

送邵祕校晉涵入都補官

君行不得行一尺大梁雨流潦衝夷門街泥積如許大梁雨足欣有秋君雖不行我夷猶廿年三度與君別被酒歷歷追前遊逢君乃研經逢君乃注史當時苦說兩少年只惜黃郎已前死（仲則）騎龍弄鳳戲里閭斬蛟射虎節不拘性情至此忽一束細校科斗牋蟲魚讀書識字居然異長句猶能矯奇氣大龍山下別君時千六百言君倘記（辛卯壬辰與君同客安徽學使幕後于懷寧城下相別各爲詩八百字以贈焉）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樓詩一篇我欲白袷方詠月君著宮錦行朝天長安米貴居偏易蓬觀爲君著書地宣南坊外三斗塵一客入門驚故人故人久別儀容野日倚陳編與傾寫已看貴紙寫南都（君時著宋南都事略及爾雅正義）尚少築臺名爾雅十年哀樂事亦同往往相左紅塵中（丙申夏君奉諱南歸訪余于里門不值是年冬余亦遭太孺人憂及甲辰春入都訪君又于三日前奉太公諱南下不及見矣）梁園握手亦意外濁淚飽吸餐炎風河流拍枕朝難醒官燭燒殘夜忘永蠹魚窺客客不知雙鬢都垂二毛影盤盤萬卷縱堆窗只覺逢君氣早降禮堂若寫羣經定君署南江我北江（君據漢書地理志許君說文定分江水從餘姚入海因自號南江余亦據地理志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因顏其草堂曰西蠡北江云）

黃州倅易得漢石經尚書論語拓本殘字共一百二十七因自繪象于後索賦一篇

陳留中郎真大儒六經能以一手書一手書後萬手模太學門外車塡衢闐堂皇皇三百尺日月入之光欲奪當時共喜聖籍尊可惜偏遭漢家末碑成不遺贔屭馱預恐識字驕黿鼉惟應儒者得觀覽證以師說無差譌六經之文萬萬古水濡火滅均可補周篇秦已值祖龍漢刻晉還逢石虎（水經注石虎載經于陝津沉沒）大河左右地可觀掘土尺許皆琅玕魏安傳家逸書出唐御史府遺碑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經此本誰所拓疑古疑今日詳度八分縱異石室體一字已勝稽山閣（論語碑較蓬萊閣刻本由誨下多一女字）黃君是年三十四尺壁換來殊不易賞音不啻爨下材寶墨尤逾枕中祕吾儒策勳亦可詒詎有麟閣兼雲臺研經半世貌逾古畫像且復登蓬萊虛堂六月消暑色且借此碑讎隸釋中郎中郎不能值我見虎賁三歎息

送沈秀才思銑回浙中就試

三日檐漏聲正慮大河決沈郎馳征車乘此疎雨歇一奴鬚蒼然一馬色驪栗亦有酒一杯迎門且言別歸裝不憂儉萬卷深壓轍八月

天地潮排空試詞筆吾鄉窮令尹（錢大令維喬）望我一書切軍門亦吾友（陳提督大用）天上吹觱篥君行倘相值定復詢消息爲言頗善飯暇即耽著述去去弗復遲沿塗有新月

吳大令錫緯以二月抵大梁即奉檄勘賑西平遭疾遽卒亮吉等斂金相助至九月旅櫬僅乃得歸率賦此首哭之

夙交君叔暨賢昆（予與君季父祖健仲兄繼緒素相契）及相識方欣萃一門濟水南來曾鬥酒（辛丑夏予下第偕崔吉士景儀赴陝中時君在臨清榷署留飲一日）大河東去與招魂夢爲蝴蝶同飄忽（昨夢君及莊同年選宸莊爲君表弟時下世已一年矣）生與蜉蝣競旦昏更向邗溝尋舊侶十人今僅兩人存（君所居枕邗溝巷東西最長予童時舊相識如錢伯謹仲歟升之守之唐介石在茲兄弟孫思雍布衣潘章叔上舍二十年來先後下世今存者惟君叔暨錢樹參明府二人耳）

送汪秀才渠堂歸錢唐

琴堂曉日列長筵執卷呼名始得前（君尊人邦憲曾令陽湖予始應童子試即識君）我傍土牛依砌下君騎竹馬出簾邊論文尚記三千士（時二縣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此事多應二十年今日送君惆悵甚使君墳草已芊芊

喜楊大芳燦至大梁即送入都

十年復一面萬里各在胸重來酒壚邊恨已無黃公（謂仲則）我方強仕歷九州尚恨未極天西頭君才早宦原非過僅得一城如斗大花門勢面昨負恩城大如斗真思吞升平本乏邊塞績小醜乃建君奇勳手揮稜稜萬言檄左手更兼能殺賊城頭一矢落一人餘者不敢來爭門飄然望君一千里（時予客西安）日讀軍書爲君喜丈夫事業豈偶然頗恥僅以文章傳等身著述亦何有我抱壯心看北斗涼秋九月集大梁左蔣並在寧辭狂（時左孝廉輔蔣上舍青曜適皆以事至）此時頗復憶孫楚（謂淵如）爛醉尚滯華陽岡眠遲消盡雙紅燭別久話多還抵足尚書愛客知客狂夜勅齋廚餉醽醁一旬送爾城南臺倘得殊擢君還來君不見吾徒會合真無幾更隔十年愁老矣

乞梅詩投左二

故人齋畔樹植我小池東他日花開處如君笑口紅

疏池貯科斗構石帶莓苔預恐秋窗寂先移春樹來

卷施閣落成偶賦四首

我非一世人世味本無泊中年感孤露顧影失棲托故巢有時歸戚戚寡歡樂妻孥中道合久對面生怍衣食粗已完聊爲事疏鑿閉身置天地非可自菲薄臺侈忘世事幽賞寄巖壑藉此山一房寥寥通五嶽

晨涼始讀書午倦亦展衾昔夢既爲昔今夢成其今夢醒理未殊安得分戚歆昨者疏一池貯水不欲深安知旬日閒不復成雨霖閉門晝常關石古苔氣陰積卷貯石旁一詠兼一唫掩卷忽憮然此意難復尋迷陽花斷腸卷施草傷心傷心以名閣淚下霑衣襟

東鄰啼鶺鴒西牖蟬噪柳忘機一延佇物態欣有偶茲晨風日好爲具約吾友豐歲慶有期先秋富菱藕雛童識南北款戶速誰某齊年居七八大者顏未叟各各徵所聞居然足談藪傾觴及終日僅足盈一斗中坐或嘅然年前失黃耇

昔者纂著書鉛槧二十年傳世難預期庶足慰目前前年少尹亡（黃仲則）檢討疾亦綿（孔撝約）惜哉同心人生命均不延初日照屋閭神澹不復眠偃仰萬卷中有若田大田注史忘歲時炎暑忽已還一雨斷往來展卷晤昔賢餘事非所營庶以全性天

七夕獨遊放生禪院兼至楊氏宅訪友有懷進士倫武昌

一院千聲出風蒲葉葉秋怪雲都上殿野水忽平樓石徑歲逾圯禪堂昔未遊夕陽真有意穿樹到東頭

九株松檜綠遙識草玄亭鄂渚客偏久山房昨已扃款門逢地主佳節指天星正好涼汀坐相攜采素馨

初八夜蔣太守熊昌招同人小集即席賦贈

久別真憐廢過從舅家庭樹尚葱蘢（所居本余從舅氏故宅）樽前秋思催春燕

天外晴雲挂雨龍安志約僮刪徑草閉心邀客鬥詞鋒狂唫痛飲都成慣不管前溪渡口鐘

冒雨

行人未歸處雨點黑如鴉細路獨三里秋原餘幾家魚梁入波冷荷徑送香斜爲有年時舊留賓過水涯

郊宿

破牆南望處十里月空明秋露洗逾綠殘鐘敲更清樹疎涼意定塔古夜光生不覺心神寂寥寥夢未成

夜起

水南一燈明復昏欲歸不歸夜向晨秋花如拳挽行客月露似眼迷歸人流螢出門光乍小徑窈人行復披草却到橋西憩石欄寒鴉噪客來何早

早行

曙鴉聲一片秋露洗高原暗影驚谿樹迷塗出毀垣磬疎分寺墖波響涉泉源略彴危如此松梢手欲援

紅梅閣小憩

野人愛郊野近郭行半里紅樓出林梢星壇入雲裏因緣開北牖半日坐難起秋圃黃金花空潭赤文鯉

東郊憩劉氏花圃

出郭閑行閱歲華風光偏足野人家涼生碧玉參天樹秋到黃金布地花小閣四圍巢燕棟夕陽三面響魚叉林園不欲窮幽處留與閑時共鬥茶

飲酒十首

人生天地間各各私所有未知室中物屬客百年否百歲非可期得半亦云久萬事取目前沉沉飲吾酒

憶從墮地來不識天上事同儕應念我久別及一世飲酒或夢之時致沉醉寄語區中人無爲擾余睡

嘗嫌生世遲千載隔鄒魯不知更千載我又成太古詩文代相祧視我即鼻祖所以勤著書空言不無補

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人事既以希飲酒輒閉關頹哂一世人苦說不得閑

性癖喜獨尋不避邱與壟高原何蕭蕭愛此木已拱要知百年後行者皆接踵春到骨亦知柯條節間聳

涼蟬飲清霄下者口亦喙物性饑渴同飲酒人所獨神明頓通徹味乃勝食肉所幸吾已多東鄰酒家屋

黃生苦不達飲酒或酒悲孫郎庶通方量復與興違吾皆與之交泥飲輒不歸一死一別離行當徹尊罍

秋聲來無時當戶鳴蟋蟀夜短心甚長沉憂逮朝日卑身處天地非敢計家室百念集一尊傾觴亦將噎

客有一寸心抱此亦云久妻孥不能知庶可喻良友悠悠二三子悼歎莫吾偶一世乏賞音吾將寄身後

前日無好懷昨又寡勝侶今晨心賞至檐外忽風雨蠟屐雖已攜塗泥積如許感此復閉門終朝杯獨舉

將至烏鎮率成二首呈崔通守龍見

我騎竹馬甫成童綠野堂開識寓公（壬午歲于錢文敏公第中識君時甫成進士）裁句早甘牀上下飲泉今徧澥西東（君歷署金華處州及烏鎮同知）雲霄事業看兒輩（謂長君編修景儀）夫婦神仙豔里中若說通家較清切伯孫榻畔拜扶風

蹤跡愁邊與病邊放懷應不受人憐中郎才筆推前輩太傅門牆記往年（謂錢文敏）威鳳羽儀終就日成龍腹尾盡升天淮南賓客如相問只我遲回懶作仙

四鼓渡鶯脰湖

三更涼月侵放棹復幽尋客念此時寂鐘聲昨夜沉露翻千葉白雲

定半湖陰只有閉鷗鷺能知天地心

夜話贈蔣上舍陳尊二首

秋樹齋頭夜氣深故人久別話升沉黃金市上空求骨白雪尊前孰賞音循吏幸依崔不意（君客崔通守署中最久）專家應學董無心（時訊董孝廉思駉消息甚至）年來絕業誰能識撰到清風與竹林

二十年前共閉關白雲谿上著書閒曾拋屋畔撈蝦渚（君有別業在鸛蕩近屬人矣）却買州南射虎山（君尊人近買宜興縣南山數十頃云十年後當獲其利）別日壯懷應少減故家生計未全慳何時得遂幽棲志擫笛風前與往還

新正二日太倉毛州倅大瀛招同鉛山張上舍舟歙方上舍正澍無錫鄒公子恩三山徑探梅卽席賦贈六首

昨來世事繁今晨賞心果寧惟市塵絕十里斷烟火行盡落葉聲寥寥花數朵

衡門當道左客至主人辭園林非一所樓閣掩經時閑傍宜春帖離離紅亞枝

合牖斂風櫺離堂開雨宴陰晴花氣殊深淺雲容變猶斂向南枝將無待春燕

疎香不到處山水足清華曲澗流時斷幽巖路忽叉閒心聊點筆元日詠梅花

雙筵既藏鉤獨客時唫句淺醉已學狂欲歸猶未許且上百尺樓簾疎試春雨

居然人慕藺（毛君字又長故云）亦有字同楊（方）布霧方誰學談天口乍張無爲勸遠送揖別此花旁

初二夕宿漢口聞爆竹聲不絕

漢水入江處東西一道斜五更喧爆竹十里散飛花已破早梅蕚還驚徹曙鴉聊應當鄉語淺夢乍回家

確山贈金同年朱楣

故人爲此縣幾載有賢稱隱几書三尺當門嶺數層雨肥山郭蘚風瘦驛樓燈馬亦諳清況衝寒只飲冰

元夕宿尉氏贈張大令大鼎并寄徐州倅書受

去歲中秋永（去歲中秋日往武昌道過此留飲）今年元夕寒兩回明月好都向此城看邑宰幸同譜盤餐聯素歡遙憐徐騎省雲外倚闌干

朱仙鎮元夕

鄖塞逢人日朱仙值上元殘燈依半壁春夢入中原月直危樓影天連野燒痕明朝騎馬去又過古夷門

洪兒歌爲徐同年書受賦

尙之三十後生子乞余命名余舉前人之例名以余姓而以余名字之曰孟吉則因其庶長也並作是詩

昨來欲訪夷門雪獻歲發春才十日故人舉子乞我名我名故人子不輕我年始十三六經都過目書堂學詠新月詩得句先令輩流服爾來卅載饒憂患文筆天人倘堪贊我老雖慚晉始興兒行何減吳元歎字之以吉名則洪富貴或過我文章止期同白雲谿北餘環堵我有三兒健如虎架上盤盤萬卷書他時一半應分汝

董生詩贈董上舍達章

董生賦吳山指上立采虹董生賦南海舌本翻龍宮我知董生由趙左（趙大懷玉左二輔）不識董生才過我我詩往復頗不窮不及董生句更工我文亦饒氣不及董生律尤細董生知我我不知直待頌偏千篇詩袁君愛巧（大令枚）徐愛真（徐大書受）二者生筆皆能臻不然何以天風海濤相間鳴亦復雜出紫燕百舌黃鸝聲董生三十無世名我吟一篇見者驚還生詩編生自省我在何能壓公等

聞官詩

徐上舍均爲言乾隆壬辰年其尊人某官邢臺令沒于官喪歸至臨清大風覆舟一妹三奴盡斃惟均子甫四歲憑棺蓋得免時奉

天何士錫爲閘官爲出錢募役得曳柩出水四人者皆爲藁葬又賃屋居生者數月均甫自邢臺至臨清得奉喪歸暇日爲余述其詳余感何君之義爲賦此篇

臨清閘閘置官閘官閉閘方一日忽見天上來浮棺浮棺誰舊令尹急溜失風船沒板一女數奴魂不返漆棺浮處沉四屍棺頂乃復憑嬰兒漕船峨峨下水來大聲呼閘閘不開閘不開衆皆詈閘官倉皇掉其臂三百閘夫聲若沸曳棺出水兒亦蘇魚腹奪出雙亡奴漕船不前漕卒怒拍手大言官得賂官寧受取得賂名爲德不卒非人情奴行烘衣兒進粥更爲羣棺賃雙屋周巡一日至數回越六十日喪方歸君不見何閘官救人出死力送喪淚尚垂棺側竟與棺中不相識

濟源謁濟瀆廟作並寄錢州倅坫西安

我昔尋淮源騎馬至大復濟源今始訪尚未及王屋馬頭星落日未光天半忽然落太行山形西上水東下中有百里雲之鄉雲鄉萬畝收常最水鳥鷺絲時作對開門飲水性不浮頭上白雲還可戴尋源入廟得數潭酌以木杓殊清甘坐思地脈出靈異更有一源穿寺南（延慶寺西南有一源俗名海眼）藻萍靜覺微風起那識泉流及千里不是天青落眼前都疑赤日行潭底殿頭斜交松柏風碑頂錯落塡青紅九州三瀆得配食北海一神成寓公（廟後祀北海神又有三瀆殿）水光沉沉走靈氣飲水況兼知水味點波縱乏魚眼紅入饌復添萍葉細（土人以萍葉作羹）雛童道我行不休出廟遠看珍珠流土人指點復非一我臥欲向山南遊斜行卅里無平地石觸馬蹄如斧利車箱側坐作一篇聊當西尋濟源記我有故人官故京萬言能辨濟爲滎（州倅以爾雅濟爲泲爲滎字之誤置論甚辨）何時並馬入河游應訝蔡河原號楚

延慶寺

向西行一里側耳水潺湲古寺埋荒草春風被北原上樓迎雁過遠樹避禽喧欲抑飛揚性時時酌水源

盤谷寺

日斜來谷口新月正東升石壁餘千仞空山秖一僧品泉殘雪淨當竈白雲蒸照我歸途好寥寥塔上燈

盤谷寺東山墅題壁

我來百級盤空砌一樹臘花香蓋地（寺中臘梅一株花朵積地寸許香尚郁烈）出門正值過嶺風半里踈踈挹香氣此山泉水不出山曲折偶落幽人關泉流落處閣飛起更向天半支紅闌閉心款戶還相揖一馬一奴催去急臨行偶展几上書窗外白雲如鶴立

盤谷寺道中

盤谷路屈盤怪石都欲齧馬行既傷蹄騎馬復傷膝馬鞭苦不前奴亦涕垂尺當其勢倉皇天頂作深黑天黑未黑幸有星松櫟百樹流空青入山行遲出山急馬上別山聊與揖

宜溝行

宜溝驛中逢節使三日馬蹄聲不止衝途驛馬苦不多役盡民馬兼民騾民騎不給官家食更要一騎增一卒馬行三日力不支馬病乃把民夫笞長鬚壓後尤無忌急選官騾訪官伎民田要雨官要晴一日正好兼程行車前輿夫私歎息曾與此官居閒壁官前應試苦力疲百錢得驢詫若飛君不見人生貴賤難如一不是蹇驢偏有力

夜過漳水橋

十里平沙兩戍樓薄寒衣上點春愁行人莫問銅臺事漳水如今入海流

自錢唐放舟至上虞卽寄唐大令仁植嵊縣

我拋西子湖來訪山陰月山陰道上夜不眠明月都疑古時雪古人何太閑今人何太忙四明山色笑人久狂客一去誰能狂山陰舊友無人到還訪山陰昔時廟巢梁秋燕忽翻飛螢火遙遙出門照山前

月綠山背紅十里燈火連青松神簫法鼓聽不足水面黑已搖靈風北山雲暗誰能見星點如萍落波面枕中秋夢爾許長船上月痕移一綫我思訪友至剡溪故人手版歸無期曹娥江水秋轉綠話舊還來此江曲天台山連天姥青舊遊十載難重經偶然雲朵錯上江訏落十二芙蓉屏道旁峨峨孝女碑當日偏遣兒童爲閒繙榻本坐船屋落落可笑時無才自非賀季真誰識李太白我羞黃絹詞秖憶錦袍客詩成絲雨忽下汀屈指明日秋當晴會須散髮飲官酒百尺樓上眠秋聲

湖上看雨

雨聲不著地惟走松柏梢山風颯然來時時撼鴉巢歸鴉點黑雨點青星出復沒天冥冥樓高百尺陰晴變山外月明山裏雷

湖上坐月

闌干既戀月月亦戀闌干十二回廊內無人徹夜看青天沉沉黑雲破時見東山鬼燐火星沉月落雨一天闢牖更枕荷香眠

湖上夜起

背山十里行何遲沿湖草香人不知草根螢火草頭露照客歸夢三更時紅疎綠暗誰家宅十二曲欄眠獨客開門無意望雲山秋水連天月華直

韜光精舍

山頭戴屋屋戴山山上又復開禪關斜行百步路深阻飛鳥不到人應還竹梢垂垂柏陰直一徑夕陽紅欲沒雲深草暗不見人蝴蝶花開四山碧

山陰舟中

四山圍一澗流水不能東青草添波綠高雲映樹紅挂帆零竹雨啓帳引松風已覺衾裯薄寥寥秋氣通

夜坐

三更人意定風竹自敲琴樹樹月華直峯峯秋氣深海雲當戶落齋磬隔烟沉莫飲寒潭水空明此夜心

中秋詞

樓上月疑尋人穿戶南北還當門牆頭花疑伴客覆屋高低復窺隙秋棠軒北待月華出戶小語聞呼茶尊絲如指藕如臂齒冷怯進西園瓜池臺左側闌干右隔巷萬燈輝若晝琅玕鎖徑不一開坐久竹風涼逼袖三更月暗絲雨飄約伴溪北行三橋走橋人多不相省獨向橋心鑒春影

錢三維喬以桃花卷子屬題時錢新室將落成因作長句貽之

春風百萬花枝旁桃花李花能不香桃花紅紅李花白誰比春風好顏色昔人飯桃三十年顏色姣好都疑仙人生駐景亦虛語聊取玉貌臨風前披圖一人美無度綠鬢猶留遂初賦東邗溪北斗城南欲種桃花閉門住一株花開千萬株紅蔽天卷圖忽忽念疇昔此景只有南山邊牛頭寺古慈恩側雲欲不紅何可得君今臨水築新居縱不栽多亦當百春風一吹香半空隱几如坐南山中半城鶯燕在何處聞氣只掠花西東初陽入樹光淩亂一日風光百回換尋常客至門不開秖許鄰童上牆看我家亦傍溪水隈桃無一株愁舉杯豈徒鶯燕不相訪蝴蝶絕少窗閒來與君街東西屈指月三五攜樽來遊莫相阻我今題作桃花塢

楊秀才嵎谷漁樵問答卷子

聖不自聖何其謙執射執御無能兼儒羞爲儒亦何意欲漁欲樵誰者是方其學爲樵不識世有淵方其學爲漁不識世有山用心可一不可二君意胡乃雙相關我知終日樵薪復不盈束何以贈君爲君歌伐木終日漁魚復不上竿何以贈君爲君詠忘筌吾儒之道無不該況乃二者當優爲樵夫笑士匪無謂漁父鼓枻何悠哉君家家法爲儒好天祿可讎玄可草堯夫經世吾懶觀復恐誤爾儒爲禪

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

孫比部星衍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詩作詩與誰觀誰爲定妍媸一篇偶賞心世論不免嗤一篇牽率成俗賞反在斯我雖不敢言得失我自知唯我與子心膠漆難喻之我工子開顏我拙子不怡非惟字句閒兼爲審篇題前寄袁尹章（枚）昨答汪叟詞（蒼霖）上皆有墨瀋由君指其疵或時作一篇我心如亂絲置君于我旁紊者卽以治別君居三年作詩少千首以此厚怨君君能識之否

邵校理晉涵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著書一義偶有疑搜篋復發廚不然在君旁理蘊已畢抒問一必答三背誦若貫珠君疏爾雅篇訂正五大儒使我心上疑一日頓掃除君師錢少詹（大昕）精識世所無吳門及錢唐復有王（鳴盛）與盧（文弨）皆言此書傳遠勝唐義疏盧爲校三匝誤字一一鋤惟嫌體清羸力疾廣授徒穀梁疏倘成孟子義定乎別君居三年我書不盈尺以此厚怨君君行亦當識

章進士學誠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文我前喜放筆大致固不淳君時陳六藝爲我斧與斤不善輒削除善者爲我存儀眞有汪中此事亦絕倫藐視六合閒高論無一人前者數百言並致洪與孫勗其肆才力無徒嗜梁陳我時感生言一一以質君君託左耳聾高語亦不聞（君與汪論最不合）君于文體嚴汪于文體眞筆力或不如識趣固各臻別君居三年作文無百幅以此厚怨君君聞當瞪目

管民部世銘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詰人或有忤時時致紛紜誰能爲斡旋並復正色論我病非由他半或飲酒醇君齒逾十年戒之每諄諄畏此一尺面嚴冷無陽春我交有趙莊（懷玉述祖）我交有楊倫數子亦獻規使過不敢文餘人非不言言亦或不聞言豈有不同數子愛我眞前時傍君居藉此得束身傭書蘭臺中得免一世嗔別君居三年酒失屢自懺以此厚怨君君行倘相念

汪學正端光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入山君雖不能遊喜我窮躋攀陟險慮我危懸樹驚我頑嘗坐白石邊靜日待我還復恐相背馳時喚林壑閒每挈酒與肴解我饑渴顏共艇泛釣臺同車出昭關七十二盤嶺三百六十灘時登仙人峯時上毛女壇我狂不可遏藉子爲捉攔不然險上天失足性命殘紀遊實雄奇君誦皆循環別君居三年過山亦不詣以此厚怨君君時當一噱

酬崔太守龍見時攝處州守

萬里歸來攝一州桃花嶺畔使人愁松杉密處稀耕隴麋鹿閒時滿郡樓到海怪風聞尚懍愛山狂客記曾遊（丙申秋從王學使至此）官清何事忙偏甚幾許新詩落案頭

寄崔三景偁三十二韻

昨來遊西湖兼爲訪君病迎門一相見坐語不能竟欹臥六尺牀朝曦與相映紅窗闔兩扇尚畏曉風勁藥物貯枕函醫嫌不符症復言昨攜燈失手不持柄燈燼誤拂眉瘢痕額間釘君雖顏色瘁玉骨尚精瑩竹扇揮不停羅衣最娟淨神清能照物朗若玉爲鏡榻畔數冊書拋殘未裝訂爲言是君集偶亦取諷詠雲箋蒙四壁愛好實天性翡几插白蓮秋桃花亦倩朱魚貯甆榼水淺喜游泳憐余欲稍憩深室早除摒阿母喜客來開扉急延請齋廚戒葷殺蔬筍撥欲罄銀梨手中擘綠果盤內飣傾觴復攜榼一一催使令憶昨握別時君妻尚初聘今聞娶盈載嬿婉並能敬君兄持玉節失喜早相慶仲子昨有書潛修怕奔競惟君志進取所喜達時命晚挈臥具來紗廚放端正辭君不可得連榻話宵靜絮語不覺長疎疎佛樓磬雖癯談尚劇使

我醉時醒一夕話數年奚奴隔窗聽松櫺移影徧殘月復窺徑明發倘別君重來尚難定

九月念一日自府東街醉歸由迎春橋取空闊處玩月歸舍喜而有作

我從缺月看至圓復自月圓看至缺其間何夕最賞心初八十三今廿一月當八日剛上弦日午已挂城樓邊私心催送夕陽去好透清影來窗前十三此夜清輝好遠挈幽人踏衰草（是日偕錢竹初莊廷叔飲趙味辛宅酒後卯偕味辛兄弟自雲溪步月東折至葛仙橋始歸）趙家樓上千盞清縣尉衙前百燈皎今宵無意復出遊坐客失喜相攀留（是夕值州守余存謙招客因拉入坐久）主人初歸萬餘里塵面未洗邀朋儔歸途正值如圭月照我城東堞樓隙沿溪寂寂總閉門剩得清涼沁肌骨我生愛月歷八州月色無異殊歡憂中間多病復沉醉誰肯徹夜懸簾鈎少年二八還三七得月不眠眠若失古巷迢迢走欲窮高樓漸漸看將徹出門漸遠月漸親千里對月如鄉人幾回愁苦向之說高興亦引同清樽海門浩渺江流漾看月出波還沒浪萬斛清光一葉舟誰言我不居天上蓮花峯東玉女盆十五十六無黃昏齋心曾向石壇坐百怪看月來松門嵩高夜色尤無匹霜一層蒙尺深雪缑山明月向南來三檥寒光一時結東西南北遊萬場祇恨不上天中央我疑青天月色不及此有若鏡面皎潔鏡背無輝光看殘月慘新月歡百歲月止千回圓尚嫌平地佳時久起處落處不得一一窮其端我詩被酒尤清快說月還愁衆星怪夜深說月更有神引得一番兒女拜

為史秀才次星賦焦尾硯

硯才係端溪石閩江舟人以支茶竈史君客閩時出錢三百易之其半尚焦後琢爲硯因名曰焦尾云爾

昔有焦尾琴今有焦尾硯山中木石豈有知不遇才人不能辨琴來爨下五尺長此亦日久支茶鐺磨之三日故紋出洗以海水逾清光端溪僞質今無限此石故應稱舊産有時攜向沸水旁蟹眼尚侵鴝鴿眼史君才大不可量攜硯歷涉天南方與來草辨漢赤壁否亦或賦秦阿房草堂他日吾當識匣以紫檀時拂拭人生皆作如是觀爛額焦頭稱上客

偶成

情懷苦被繭絲纏時醉時眠亦偶然誰向西窗喚人醒一房春夢碎難圓

卷施閣詩卷第八

卷施閣詩卷第九

陽湖洪亮吉著

西苑祝釐集（庚戌辛亥）

萬壽樂歌三十六章（并序）

臣謹按唐臣元結有補樂歌十章白居易有新樂府五十篇類皆
言簡意深可以播于樂章歌曲臣嘗慕之伏見我
皇上御極五十五年仁如天弘如地舉凡廣聖極神謨文定武類
非形容所克盡致今者恭值
八旬萬壽慶節臣幸得擢巍科備員詞館自正月一日恭讀
恩詔以後親見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民察吏諸大政足以度越百王而垂則萬世者已不下數十
事輒不自量謹依類撰次爲萬壽樂歌三十六章非敢繼元白之
逸塵亦庶乎衢謠壤詠得附本朝樂章之末云爾

元日詔第一

上章之年月初建旭日初升太和殿
詔宣宗伯上玉墀二十二條宣讀徧九門以外齊歡呼一日數驛馳
郵夫
殊恩豈獨神州內
普錫還教外藩遠遐哉上古迄漢唐三千年來無此祥皇皇
天語真堪述每遇庚年輒逢吉

讀實錄第二

作者聖述者聖天命元年逮雍正我
朝開國值泰交百八十載如一朝夜向晨讀實錄玉檢金函日三復
人言
帝治超軒鴻耑師
三祖及
二宗

巴勒部第三

巴勒一部遠在西徼酪食漿飲同時獻表云敬
大皇帝如敬佛三寶珠瑟瑟衣班班道畢拉兼烏蘭哈哩薩野先稽
顙巴拉八都還合掌

坎扒窪經第四

樹頭櫻高五六丈其實纍纍花可釀葉名貝葉取寫書一葉百字如
聯珠梵經不到西南部以意作經遂四布國基既兆立普哇傳經亦
名坎扒窪坎扒窪經有義不歸佛法不歸僧只願歸依
大皇帝

貢子象第五（南掌所貢）

貢子象貢子象人面刺花人性獷遠邦百載名老撾左佩右佩皆雕
爪別乘數象來中華不嘉遠物嘉誠效
特敕象房增俸料

春燈詞第六

昆明湖水連天碧萬盞燈煇一天月臨湖亭上看春燈魚龍曼衍從
東升春燈詞接春帖子遠自乾隆丙寅始辛壬以後皆八篇却與卦
象同綿延生生不已真堪卜今歲自隨還至復年年歲歲游豫同誰
識義蘊陰陽通宸篇下計歸政日却合伏羲全部易

普免租第七

免錢糧免漕糧四次兩次看謄黃今年詔下
恩尤厚普免正供由
萬壽三分減一十減三前史盛事何庸談大農錢粟雖頻散耕九餘
三積儲儹戶部銀仍八千萬

勤政殿第八
夜未央乾清宮中燭煌煌日將出勤政殿前傳警蹕機庭綸閣三兩
賢日或一再瞻
天顏萬幾當晝皆周偏七品宰官多引
見法宮御苑名總同行在亦復懸堂中（江寧行宮有勤政堂）讀書若以今方古
隻日視朝何足數
續石鼓第九
太學中周石鼓二千年來石文古若將一字比一篇却合關雎及殷
武（石鼓舊存僅三百十字）親加排比較短長重刻十石陳堂皇舊者藏庋珍球
琅流傳至久還堪數周宣中興製石鼓乾隆
萬壽年春補
八徵壐第十
古稀天子古已稀復越十載符貞期重華宮中製聯句既壽永昌猶
泛語嘉名肇錫得未曾壐章特與鐫
八徵石經若舉殷宗例享國百年重製壐
五福堂第十一
萬年天子兮萬年觴五代元孫兮五福堂儒臣歷檢明宋唐得者六
輩錢吳張士夫獲此慶已長帝籙從未膺斯祥膺斯祥由慶洽十一
世還徵
玉牒
釐四部第十二
四部書帙萬萬提要一百卷臣昀臣熊奉
敕撰全書告竣已十年有
敕亥魯須重編
本朝實事皆求是不遺傳疑留一字文淵畢釐文源百臣日夕來
御園東南三分皆無誤海上然藜校文溯
御製集第十三
御製詩御製文近自己酉溯丙辰文一千詩五萬五十五年成百卷
九經廿史義蘊宣四岳五瀆搜根源遠紹二典三謨傳巍巍卷軸如
山立豈特帝王難冀及十倍漢唐文士集
五國朝第十四
東西南北車書極朝正國王三十一三十一國分年來春秋冬夏邸
第開普天同慶當斯日五國遙遙適相值神雞五色魚八指貢及犀
兕兼狢獠史臣若舉春秋筆五國來朝王正月
開經筵第十五
讀洪範讀召誥五三六經開祕奧萬幾之暇日一編春仲敬復開經
筵經筵樂奏何雝雝抑詩還取衛武公昔賢
今聖皆先覺九十耄期還好學
親釋奠第十六
臨雍歌幸學詩八十天子猶尊師崇賢坊大成殿二月上丁來釋奠
春渠如鑑波溶溶前年
天子臨辟雍太平盛事皆稽古鄉飲酒歌詩樂譜
朝日壇第十七
朱旗絳扇來城東
至尊親詣朝日宮黃軒紫幄光如燭
至尊親詣齋宮宿太平五色雲擁輪迎日正見雙黃人雙黃人捧日
起朝日禮成天下喜
登岱宗第十八
會稽南恆岳北西及五臺中太室天旋向左
帝邁東卅年六徧巡岱宗吾
皇卓識超秦漢但禮天中不封禪天門日觀瑞色開八旬
天子騎驢來

謁闕里第十九

猗昭維則聖人在昔衆善若林六經乃宅猗皇是欽
聖人在今
宗謨既纂
祖訓是尋青旗央央越歲來謁前聖後聖其揆則一歲則庚戌月維
庚辰山左三大禮祀畢臻

百歲民第二十

廣督摺直督摺百歲者民比肩立滇撫章皖撫章民間五世共一堂
太和翔洽超前代不產麟皇產人瑞朱提文綺出上方
幾餘染翰錫一章耆年壽婦布魯特絕域貢珍由感德

萬壽科第二十一

萬壽節萬壽科九十八十來婆娑春官一百二進士外一百人年已
至
詔出東華盡宣賜膠庠抑阨五十年閬苑盡許稱神仙白髮亦戴花
盈顛升平盛事誰能及兩宴南宮值庚戌大學士臣（璜）謝摺

勤察吏第二十二

盜不讞責總督清苑縣官慾莫贖吏蠹民責撫臣高郵州牧罪較真
皇躬一日周萬幾外省案牘何從稽
詔書直下諸大吏當戒江南與直隸

清字藏經第二十三

西華門中闢經館大小乘經堆欲滿法門先寫百二章排比兩晉兼
三唐
國書結體尤嚴重舉筆如龍復如鳳經成一藏功萬千佛力祚
皇萬萬年

黑龍潭第二十四

三月麥四月秧不雨麥瘁秧將黃
行宮宵旰無時釋先詣黑龍潭外歇排空萬朶雲垂垂真龍不禱雨
不來

三大祀第二十五

三大祀歲必親五十一月象輦陳南天壇北大內百尺燈竿與相對
壇內宮中合虔拜耆民夾道成風謠五十五徧
躬南郊

山莊夏第二十六

灤河之北臨邊牆每年避暑來山莊雲山四面奎文署云是山莊最
高處澄然四海集一心日日亭上占晴陰殿前引見員嘗滿吏部帶
來分月選更撥幾餘念柔遠山莊但識無炎歊日昃可念
宸衷勞

經壇設第二十七

九門中官吏車一日百輩來徐徐殊方絕域摩肩入在籍諸臣亦羣
集分曹百輩爲一班盡檢大寺開經壇湖山郁作栴檀味初日煇煇
照初地青梯樓閣須暫開
無量壽佛拈香來

盛典增第二十八

萬壽盛典凡六門
聖德
聖文兼
聖恩萬方集慶儀文重其次繪圖同獻頌巍巍蕩蕩難具書特徵二
事古所無八徵五代奇祥起塞外闢疆三萬里

夕月壇第二十九

朝禮日來東郊莫禮月來西郊
鑾輿親向齋宮出
萬壽節過才一日規壇不獨祀夜明二十八宿兼經星不見唐貞觀

樂五闋隋開皇坎三尺豈如吾
皇大祀躬致虔禮成光景生中天千秋金鑑懸當前
安南來第三十
安南來安南來國統雖舊基新開廣南大吏爲陳奏親詣
天朝祝
天壽路人指點盡識名安南國王阮光平海邦自此知冠履好變文
身與椎髻（阮光平奏請從本朝章服特旨俞允）
前殿宴第三十一
太和門中頻列讌日日平明御前殿七旬宴後復八旬下逮屬國兼
陪臣年九十階一品特
賜金尊殿前飲千人統計歲萬千稽首合作今
皇年就中受
恩誰最樂國子監（臣郭鍾岳）
祝蝦樂第三十二
祝蝦樂樂一部歌者歌舞者舞敲銀瓶擊銅鼓萬里遙遙來祝蝦太
常樂奏列四蕃不數貞觀兼開元蕃王親向階前祝更獻十章名法
曲法曲十可歌亦可謠一章一章名特標謁金門賀
聖朝（阮光平進萬壽詞凡十章）
昇平寶筏第三十三
三層樓百盤砌上干青雲下無際上有立部伎坐部伎其下回皇陳
百戲蟠天際地不足名特
賜大樂名昇平考聲動復關民事不特壽人兼濟世萬方一日登春
臺快看寶筏從天來
王會圖第三十四
東西廿里如繩直夾道樓臺成頃刻千層覆屋百尺臺大舸載自東
南來回廊曲檻天然合空處扉櫺自開闔方壺圓嶠咫尺間海上頓

訝移三山拈毫若準唐貞觀王會圖應添百卷
普天慶第三十五
日庚申圓明園中
法駕陳日甲子乾清宮中鹵簿起宮中御苑石作塗萬叟夾道還嵩
呼如山燈火連湖曲想見太平調玉燭
萬萬壽第三十六
萬壽節日以十三時八月月瑲日徽皆叶律我
皇御極當丙辰越若稽古堯期臻五五數復箕書陳無疆若展大衍
策萬有一千還五百
憑少卿應榴夢蘇草堂卷子（時憑作蘇詩合注）
少卿室冷無纖塵頩濱翩然來叩門履聲皇皇響空谷欲前不前猶
躑躅褰簾一笑霜滿空迎門次公立長公長身高冠貌奇古七百年
來覯詩祖邀公不入亦可思一屋光燄皆公詩夢中自謂得所師敬
告欲續施元之公雖不言心已可來處仙雲落如朶峨眉山月清可
憐半夕移挂高齋前來時不迎去何送我謂非真亦非夢醒來急詣
南頭翁（謂翁閣學方綱）證以畫象將毋同君不見少卿詩名滿人海夢裏師
公醒如在因君我亦念瓣香太白樓前一江水
自蒙陰縣界早發從車上望泰山半日始抵山麓又步行半日憩高
老橋日已曛黑乃尋路而返
夙昔好大言岱宗視秋毫茲來距百里意念肅不驕靈風吹車帷總
向西北飄日上戴一山半白雪未消平明開東峯忽與天爭高向背
卅里間鉅細無不包聖人坐明堂若受萬國朝半日走未休才能憩
巖腰絕頂豁一門注視久亦勞誰云千丈松貼若徑寸苗海氣潰石
厓天聲走林梢來乘西月光去揭北斗杓小酌白石泉吾行過飛橋
臚傳日馬上口占寄畢尚書師湖北
五年爲客曲江頭屢向慈恩寺裏遊曾解綠衫陪廣讌愛拈紅杏上

高樓看花未必輸前度擢第偏教遜一籌好緣公門舊衣鉢至今慚愧說袁州

昨年里中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海內交舊見之共詫以爲洪體

今適一年余留官京師里中知好復往來不能去懷適汪甥楷以定省南歸爰更賦五篇寄諸同人末章幷以示弟原吉及兒子飴孫見者幸勿復以爲創體也

盧學士文弨

里中誰最憶我憶抱經堂抱經翁七十讀易猶琅琅餘經貯案頭日漬丹與黃盤盤經師居庭草一尺長問字數百人誰來上堂皇匪徒文體乖書仍誤偏旁俗學錮性靈反厭師說詳一月偶一來惟應伺餘糧就中領悟誰庶有顧（明）與臧（鏞堂）顧生嗜說文臧生勤爾雅百里澄江中誰如二人者

錢大令維喬

里中誰最憶我憶竹初居前年養疴歸買地十畝餘四邊何周遭桃梅竹棕櫚規高欲巢引掘地乃種魚魚鳥既獲安餘力營吾廬一室開八牕風日來徐徐主人欲登樓花氣爲縈紆主人欲出門芳草攔衣裾北巷呂秀才（景尚）南頭畢居士（涵）偶有剝啄聲經旬一來此

趙舍人褱玉

里中誰最憶我憶味辛齋味辛齋中居風日多好懷五日一出遊經旬宴朋儕我居與若居僅隔南北街花時與月時出入必與偕君尤善清談觸緒理不乖差苦持論莊時爲雜詼諧同志六七人均能外形骸無日無客來闉敞不必排不來亦有時或值體不佳戚（惇大）吳（堂）近南歸莊（寶書）蔣（齊耀）復遠宦預苦離別多臨觴定三歎

蔣上舍馨

里中誰最憶我憶杏花樓杏花既已枯種杏人在不雖無一株花花下石尚留雖無種花人畫象懸樓頭昔爲大母居（謂外王母龔太孺人）今屬孫曾遊孫曾昨問訊敬我齒已優童年看花詩黏壁尚四周種杏曾幾時一讀一淚流檢點樓下人半又客遠州阿三庶雁行阿二（廷耀）尚兄事何時續栽花吾當日三至

弟原吉兒子飴孫

里中誰最憶我憶卷施谷拔心不死人時來谷中宿谷中有羣書谷中有嘉木主人出門去書好無人讀花紅上斗栱草綠出垣腹賴有主人兒時來理書簏稍移礙簾燕時剪出牆竹昨宵家問至北上期亦卜愁無束裝具典却里中屋一書寄令弟一書示飴孫此谷不入券爲吾鎖重門

自題城東訪月圖

余家清暉橋距城東門不三十步出城古寺五六排比而立寺後爲晉陵縣故址廣場數百畝幽人三兩家余每晚食後必一詣其處半里之內鳥之有巢花之有名者莫不與余相識即風雨夕不能至夢亦詣焉庚戌獻歲將北行友人錢明府竹初畢上舍蕉麓爲合作城東訪月圖遂係以詩云爾

月初三至初九一日一回城外走十三以後人不閑人靜月好更先闌徹夜不遣城門關月過二十看星出乘殘月歸更欲絕人言我愛月如癡不識城東月尤潔城東有白墖城東有紅橋橋痕下欲枕蘋藻墖影上直干雲霄迎春堂北東西路一草一花都識數匝月能來二十回繞堤何止三千步三松一客靜淹留復有危巢結四周好寄吟魂與烏鵲夜深隨月上城頭

張進士若采梅屋讀書圖

築室高丈餘鑿楹深尺一我愛一屋中書外無長物無心種桃李無心種桑麻我愛一屋旁梅外無餘花書牕只向梅邊拓果熟好從書上落長身如玉忽然來不是主人疑是鶴

送莊通判炘至漢陰新任

太乙從西來終南向東轉我前甚羨君十宰山水縣（君歷宰鄠宜君盩厔富平長安咸寧渭南朝邑諸縣今擢判漢陰）高觀潭上銘牛頭寺中詩君前亦羨我五醉桃李時花枝歷亂山南路紅欲上天雲轉妬君從山縣偶然來一路尋花入韋杜黃河西岸渭水隈我頃亦復騎驢來（君官鄠及盩厔朝邑時余皆曾至其署中）君家令子亦好友十日留飲三千杯仙遊壇北風飄瓦君坐藍輿我騎馬意外孫郎手重把慈恩塔下日炙軒君摹石刻我上巔拍手尚有妻江錢（謂獻之）尚書賓從居然異醉裏後先升上第萬條紅燭百篇詩嬴得人傳杜書記識君已卅載別君又五年重陽風日正晴好相與共話金臺邊治中別駕今何有五十才名作通守鄠杜山田買不成全家更進褒斜口離筵重傍菊花開適有尚書信使回畢竟梁園賓客好如今視草用鄒枚

吳布衣蓬癡寄示紙仿秦漢瓦當爲題二絕

陶泥作瓦形難古（近西安陶者能燒漢瓦當與真者無二）爛紙爲泥法轉良總是劫灰燒不盡有人閉裏仿阿房

應共錢（獻之）程（彝齋）作雅遊青門西去曲江頭蠻牋十樣如分寄君定能成五鳳樓

送李同年賡芸赴任浙江

上章閹茂歲科舉由

萬壽我方登岱宗三月乃北首遊山筆殊健得逐衆賢後同舉一百人于君契尤厚君才富詞藻早復窮篆籀闈中萬言策兩策蒙進奏

春官遲錫讌新例試當覆

光明殿東西

賢良門左右

聖人親試士如漢策孝秀衆中君最捷一卷成正晝引見來

御園麻衣改紳綬人才較清拔竟以民社授官由楚改越（以親老改近）母老欲還就十月始出都風號雪花驟同袍凡八輩執酒道旁候疲馬出北門依然學寒瘦阿翁循吏傳（君尊人亦以進士宰江西有惠政）車上可尋究努力報最先無徒事琛賝輶軒倘重到舊侶可全覯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今歲蒙 恩入館者共二十七人）待子成列宿

王大令復自汴中來邀同人小集惜陰秉燭山房羅布衣聘作圖紀事是日并送儲明經潤書南歸分韻得租字

有客歸何急疑收陽羨租似君來正好還挈朗陵廚官滿趨金闕春濃買玉壺朝衣吾幸典衫笠入斯圖

十五夜對月獨坐有懷里中舊遊

獨酌一樽酒含情上小樓故人難會面明月却當頭隻影長廊入清輝滿鏡收誰云天上好今夜不勝愁

送萬大令應馨之官廣東

謫仙樓頭乍相揖君年三十我二十（初識君在朱竹君先生節署下所云高顧張黃皆署中客也）平山堂外飄長裾君年四十我有鬚廿年歲月真如駛高（東井）顧（文子）張（方海）黃此中死即今海內論心交汪子（劍潭）憔悴孫郎（淵如）豪馬蹄亂踏長安市前後與君成進士若論位置殊可商君爲外吏我漫郎一官遙遙六千里三月仍難具行李僮饑馬瘦住不安我轉質衣謀爾餐孫郎汪子交終厚日揭破車門外走窮冬行色略已成此時送君須出城崇文門前別不足更借宣南坊裏宿故人有子稱能文（謂仲則子）昨歲主我今依君君不見貧交生死原非偶此子年來況無母君先令讀等身書我爲故人兒娶婦

錢同年福胙乞假南回書此送別

君歸我何憶我憶西湖水飲水亦已香水中菱更美湖中誰最憶我憶裏湖魚小繫雙篷艇時來五柳居湖頭誰最憶我憶山陰酒一葉載百罇千錢沽十斗湖邊誰最憶我憶上山茶煎向深甌內如開數朶花預想君歸時食單先出宅烹魚水要鮮醒酒茶先摘此時却憶金臺人無米飽飯天街塵人生快意當有日君倘能來我應出

崔公子景偁竹樓圖

竹綠參天筍亦抽偶然竹裏有高樓不知樓上人何處我欲打窗尋不休

三尺寒槃七尺牀阿三曾共捉迷藏（謂令兄景侃）落來畫裏還相識爲我窗西補夕陽

袁安臥雪圖爲王太守嵩高作

屋頭無炊烟門外一丈雪此時屋中人已恐不能活永平及永元三世弼天子此時屋中人如何遽能死閉門一臥歷一時門外雪深殊不知洛陽縣令來何巧從事汝南饑欲倒門外雪花飛入竈從茲舉起一出門衣被四海皆陽春眼前高臥匪無意預想俗儆當還醇君不見丈夫一世歸懷抱有事日多無事少即論無事亦須眠那得閑心訪安道

三月廿五日小病初愈至法源寺看花適得崔三景侃書却寄

剩得韶光有幾時病餘端不負花枝商量欲把春衫典又值微寒颺雨絲

幾日人閒蝶却忙引人花底款遊廊傷春正憶昨年事迎面一枝紅海棠

冥蒙花外語呢喃燕子真同佛一龕千尺綠陰吹不斷粉紅牆北是江南

鶯鶯燕燕可憐春乍款花枝乍款人無數亂紅飛上柳更疑楊柳是花身

一春心事費商量欲趁春陰夢幾場花上曉星花底露分明著眼看年光

春盡傷心抵歲除江南別後意何如丁香花底懵騰醉却展崔三二月書

五月初三日偶成

蜀葵如錦粲籬根檐雨初添屋漏痕新月乍來簾正捲槐花落盡不開門

五日憶白雲溪競渡作示兒輩兼寄錢三趙大里中

黍裹菰蒲酒泛芸薄醺閑話小兒羣江鄉四月饒新雨樓閣三時盡白雲溪果作紅偏礙帽岸波搖綠欲煎裙誰憐天上清如水手擘桃符遠憶君

送丁二履端南歸

白雲溪水向東流我住南頭爾北頭小市酒帘頻夜飲斷橋蠟屐共春遊竭來天上愁無盡却惹人前罵不休屈作宰官原可惜（時擬偕崔曼亭太守至荊州以教習期滿以知縣用而止）也應差勝客荊州

法學士式善招飲詩龕并至西直門看荷花即席賦贈一首

翰林近日詩名盛遠有詩龕近詩境（翁閣學方綱顏其齋曰詩境）詩龕主人尤嗜詩退直閉戶唫多時龍樓鳳閣森前後尺五天邊住偏久五陘山色落牆頭時有閑雲墮高柳開門十頃荷花潭邀我早日同幽探啓明星落已催駕我本蓄意來詩龕馬前遙遙兩紅燭十里路中晨睡足詩龕已到不索詩舊讀主人詩已熟東頭詞宗百菊溪（百侍御齡）宗伯宅復連街西（鐵侍郎保）三人分日操選政（時有滿洲四朝詩選）一室墨雨揮淋漓以詩存史誰能及佚事多年苦披輯遺山已矣傳習亡北斗以南惟此集清談已竟還傳餐飽食散步來河干城門正對御河口萬柄荷葉風聲搏官衢南北車如織騎馬欲歸歸未得青槐影裏晝初長我亦玉堂將入直

七月初四日遊極樂寺看荷花分韻得看字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城外之幽搆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

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瞑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擘箋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抒花必黃乃蔽炎牖爰開北窗松露尚零柏風成陣家京國者離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弁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莽適心而飲相與商確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既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運判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既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長河萬柄紅荷花匝月不來開已半花枝似嫌河水窄幾葉亭亭欲升岸初陽入浦看難定十里雲光自淩亂寺門南下景最幽可惜年時水波斷田田葉瘦花枝悴我欲重煩桔槔灌新秋天意亦可知雷雨急將新水換別來花不忘前約一朶迎人出橋畔東西燕剪掠不停惹得盤珠落無算鶯黃鷺白來成陣一一見花如欲喚花香深處朱樓好檢點新涼放詩案明朝無用騎馬來畫取花枝卷中看

送趙大令希璜之官夏邑卽題其三十二峯詩集後

昨來卸輕裝今復馳急騎牛腰詩卷行必偕復恐人呼作塵吏趙生三十詩名早脫手羣公已傾倒黃生（謂仲則）租屋與對門五夜疊誇詩句好爾來十載官長安君行入關我出關終南太華昔皆歷所恨背我遊梁山搜奇剔勝狂如馬好古如君亦應寡摩天欲覓秦昭箭掘地能尋漢宮瓦山南山北行不休官好到處容勾留幾年頗喜善摘伏一事可慚同摸邱盤盤法物歸樽俎奇字入詩詩愈古我披三日手不停可惜良朋已黃土（指仲則）歷官差喜名區多昔傍陸海今黃河譙城北去黍邱在不日佇聽疲民歌河流日夜犇馳速此十年來亦非沃故人一語欲規君好破夜唫披案牘

跋鐵宗伯保容臺詩卷後

梧門學士交何遲乍見示我容臺詩（宗伯屬梧門學士轉示亮吉）容臺詩名高北斗三百二篇如一首誰言官貴詩難工此卷半出雲霄中西清南苑日趨侍日月滉漾天花紅橫山北上灤陽道眼底萬峯青不了直廬夜半忽朗唫拔地倚天長句好琅邪參政（劉尚書墉）嘉禾翁（錢侍郎載）詩名海內歸秩宗先生健筆復軒舉要與冀北開宗風萬條紅燭聯官騎正好同官有難弟（閣學玉保）玉河斜月午門鐘馬上百篇成復易我前讀公詩今復隨公遊殿頭作賦公最賞可許執筆從螭頭君不見丈夫事業垂區夏豈僅曹劉與方駕他時一品集編成我欲作文同鄭亞

法學士式善山寺說詩圖

茅屋十數間青松百餘樹昔爲說法場今作談詩處說法祇了生死緣不若說詩能使死者不朽生者傳倘同天釋較功德一瞬萬古殊相懸梧門學士才名勁說法亦同僧入定席前傾耳凡幾人木佛都疑座旁聽談深不知寺在山高論往往通天關指揮若假鐵如意花雨欲落茅檐間詩龕左右詩如海（時選近人詩）丹墨紛披幾年載他時悟後忘語言更有不傳詩法在

送周同知世紹回西安

詩名宦蹟廿年中雅與高三十五同（君行二十五故云）雙節正堪膺上佐百篇曾共賦東風同官一輩憐亭長（錢獻之自號閱音亭長時宦況甚苦）因爾連句夢石公（君與張舍人石公交最厚）欲別更邀通夕飲城頭殘月已如弓

贈陳方伯淮

十年兩度謁行旌叩閣皆逢失喜迎殘雪尊罍滋水驛經秋風月武昌城詩名早見題襟集世澤欣承曳履聲倘許從容話鄉里鵝籠我本舊書生

偶成

白露甫三日闌干著意涼偶然飛雨至花亦點頭忙

雨中答法學士見懷之作

重門三日雨百鳥響俱寂秋館渺無人青苔夢行客閑房夜難寐矯首望城北昏霧接半天連林色如墨遙憐通德里定閉草元宅瓦燈紅一盞砌草荒三尺應有苦唫人披牕檐漏滴

卷施閣小集

秋樹脫一葉素心來幾人將以屐齒頻補此閑庭春閑亭立多時一客入門喜胡蝶亦翩翩飛來客懷裏斜陽倏西頹新月已在東同心六七人團坐秋陰中秋陰何離離一榼傾未了幸有石上藤先扶醉人倒屋南青梧桐屋北雙株槐諸君欲言歸正好月滿街

十三日張運判道渥招同人小集分韻得露字

長安路花無邊酒無數醉中陶陶十年住酒客家家識門戶西風幾偏吹酒人去何處今朝花下飲忽復思前度主人愛客黃金富何不先將酒人鑄長安路人生行樂須及時君不見屋角殘星草頭露

中秋日無月獨飲

中秋月一年無一年有有月卽出門無時滯盃酒離離雞冠花短短鴨脚草秋紅既傷心秋綠如何好秋雲吹黑入酒尊長安比來無酒朋坊南深冷一間屋判與無月還無人闌干影外初停雨舞罷筵前小兒女我有心情梁燕知三更尚作將離語

十六夜有月

幽人喜新晴屋角看星影巡廊才數武圓月出西嶺白雲東西飛不停七里壇樹秋烟平危樓驚起白蝙蝠似曳疋練空中行天橋南北千家宅萬瓦參差月光濕柳絲如沐草垂珠添得碧苔無限色微風吹空月流波山翠落向城隅多清輝入掌覺微膩衣上似復傾銀河歸來敞南軒傾此一榼酒三更靜後無一人却喜戴頭惟北斗北斗未落客不眠一榼酒盡愁無錢光明如此不須燭却把道書椽上讀

卷施閣詩卷第九

卷施閣詩卷第十

陽湖洪亮吉著

秘閣研經集（辛亥）

南樓憶舊詩四十首（并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纍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窟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增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倏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煢煢焉踽踽焉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棟頭捉秋蟲于徑竇罔睹跳而將平井投甎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旁私擕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鷄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廚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曙齋舅氏及適楊氏從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弁饒道韞虛堂論史鵲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曾稽僚壻動色而見嚴生陽元舉章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東緝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闢竹徑而待賓借柏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蠃之場與松柏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闥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瀰上之蒼頭穴識金鐶則羊家之故媼失聲楚國墮淚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值春辰餻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燈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鵰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荊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牘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今昔之感也

沿溪樓閣枕南頭溪水迢迢自北流怪底近來鄉夢好一旬多半杳花樓

載來塵具不盈車孤另偏應託外家絕似幾番霜信後一枝籬落寄生花（余家自追賠先曾祖大同城工核減帑項田產悉入官至先君子下世遂無乙椽可居）

循廊三折入層梯板屋居然判畛畦不向大家廚索米自泥新竈小樓西（外王母以南樓西偏一間令太安人率余兄弟及三姊居之）

七齡入學感孤兒逃塾先教都講嗤燈下國風還課讀始知阿母勝嚴師（余七齡附學實君舅氏書塾蒙師爲惲牧菴先生外兄肇新則學長也）

婉轉隨娘識百憂貧家照水亦梳頭不知梁燕緣何事却怪春人懶下樓（此言諸姊隨太安人作苦終歲不下樓也）

三月青黃不接時燕南書札寄歸遲朝來欲糶桃花米已報租船到

水湄（外祖母田不滿百食指浩繁每及缺乏時素園舅氏館于京師亦間寄修脯歸供匱之）

黃泥牆北颺街塵簫鼓嘈嘈聽未真清曉上書還未半巷頭不放看迎春

夜寒窗隙雨淒淒長短燈檠燄欲迷分半紡絲分半讀與娘同聽五更鷄（余八九歲時自塾中還歸每夜執經從太安人紡側讀恆至漏盡）

一年多半住江邨饋歲匆匆入里門不待郡城元日到江船先已送河豚（此謂素園舅氏妻楊孺人江陰楊文定名時猶女也一歲歸寧時多攜此物乃回）

十齡左右謝家甥孤露偏憐易長成綰得一般雙角髻家家戶戶拜新正

侍郎宗派號東莊愛女先教住近坊便了作奴如顛婢有人分日饋羹湯（此謂適莊氏從母母外王母最孝常分日饋羹）

西頭阿姊慣句留小榻扶梯不上樓約得諸女伴背人月午更梳頭

天中節後賽神多十六雲車次第過剛是卷簾迎面看水塘又報進城河（吾鄉雲車相傳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創今司徒誕日及賽神皆設之城內外凡十六坊故數亦十六）

迎門西去徑欹斜曲曲房廊被柳遮一尺井闌涼沁骨記曾團坐說人家（外家門西偏有井最清冽近聞已湮矣）

清明過了又端陽母不梳頭針綫忙幾日斷餐緣底事疊錢來買束修羊（吾鄉從師者饋束修常以清明端午九日及歲除為四節）

衆裏聰明百不如學將新樣寫神荼比鄰一半迎春帖乞取蕭郎弱腕書（歲除前數日臨溪三五小家每將紅箋乞書春帖子）

久別都應見面生相逢幾徧問年庚早來阿母房前過親切重聞喚小名（此指適河橋程氏姊姊為曙齋舅氏次女與余同庚從宦京邸十年歸而問齒長幼故云）

江鄉豐歲景偏饒親製連環小樣糕一榼牢丸三百顆歲除筵上吃元宵（此指適楊氏從母居城東鄉芳茂山下歲除嘗饋外王母以餻及粉丸外王母以分給諸孫及余等粉丸俗名元宵）

走索人教細馬馱十番纔了又秧歌臨街樓上懵騰坐要看魚龍徹夜過（樓前為縣學場每春日百戲俱集）

問訊廚娘去不回歸寧百徧使人催五更枕上春波響知是山橋艇子來（從母楊自婁居後隔一二歲始一歸寧外王母必遣人促之方至）

樓前楊柳最依依樓下人家試裌衣那識清明好時節滿樓胡蝶雜花飛（雲溪清明前後風景尤勝）

尋常不放到門邊生小都憐疾病牽記得廿三逢縣考小心囑上渡頭船（此指十五歲時初寄籍陽湖應童子試也）

連壓北出竈新添疊日齋廚課米鹽買得呂家新宅子小房分住白雲尖（曙齋舅氏出後從外祖文元遂徙居白雲尖）

新裁錦襖束當胸競渡先將逆浪衝日午晏公祠外路暖波初試小青龍（吾鄉競渡最盛以余所見不下十餘有金龍小金龍青龍小青龍白龍及五色龍諸目）

別開池館隔重牆半種芙蓉半海棠留得一方明月在倩人涼夜捉迷藏（此指從舅氏啓辰先生所居在南樓西偏饒有花木余幼時常與中表寅谷定安等嬉戲于此）

社公生日是來朝已聽沿門畫鼓敲今歲燭龍添九節簇燈還插滿池荄（元宵及社日並有龍燈自三節至九節不等其簇燈之佳者俗名滿池荄）

八字門偏路復叉春陰會不隔窗紗冥濛添得牆頭黑知是東鄰皂莢花（此指從舅氏秀君先生所居在南樓東偏鄰有皂莢一株覆屋常滿）

壓土真疑欲污人尋常衆裏亦嫌身蓬門一例先教鎖明日高齋會六親（自移居後外家有大讌集太安人常攜余兄弟于室中不令出）

一條幽徑幾家通徑轉偏憐曲似弓攜得紙燈何處去石榴廳北捉秋蟲（外家東廳側有長巷一條門凡三四從外祖永嘉及從舅氏于蕃先生等並宅焉石榴廳即從舅氏居也）

銀泥裾子粉紅牆蛺蝶遊蜂爾許忙一陣暖風初過處百花齊撲曬衣場（南樓後有隙地一廛為諸宅曬衣之所）

纔過中元又下元賽神簫鼓巷頭喧年來臺閣多新樣都插宮花扮杏園（賽神會中每用七八人扛一棹上扮金元院本諸故事名曰臺閣）

手觵先蒙羣從招郭東明日合登高晚來乳媪床頭說好吃倪家九

日鮭（南樓外臨水有小家住宅三四其一以賣鮭爲業倪姓即乳母王氏女夫也）

新來小婢勝樵青識字依稀認一丁乞與百番書紙仿韋郎十五擅書名（此指素園舅氏自江西罷任回有浙婢名小丁最慧常給事書堂故云）

一室如瓢枕水隈綠楊影裏小門開紙鳶脫手人驚散却值先生曳杖來（外家書塾名團瓢書屋）

昨宵短至飲梅漿功課新添日影長還喜學堂人散早初三新月上紅牆（南樓迤東即學宮繚垣）

槅子通明刷絳紗小庭三面放秋花已涼天氣清如許約伴今宵守月華（庚辰辛巳歲後值中秋日每與外兄弟鴻二定安重光等及外家姊妹于南樓守月華恆至徹曉）

除夕初開讌喜筵諸孫合隊拜床前有心欲乞奇書讀辭却朝來押歲錢（歲除日選青錢結百索賜小兒名押歲錢亦名百索）

園扉斜對禮門開纔著襴衫馬已催惹得比鄰皆注目秀才初謁泮宮來（此余初補博士弟子員日也從舅氏園門與學宮禮門正對）

露滴新紅水染藍兩重門裏試單衫薺花撩亂春如海記得年時三月三（吾鄉諺云三月三薺菜花兒單布衫）

只把聰明譽愍孫說將孤露便聲吞紗帷寂寞庭花死垂淚頻過通德門（外祖母以乾隆丁亥十月晦日下世不數年樓前杏花亦萎）

題張同年問陶詩卷

同輩二三子詩各有所優或優春夏氣亦或優于秋惟君一卷詩盡把秋氣收讀詩亦不同候有昏與夙或當暎疎星或欲秉明燭惟君一卷詩宜剪秋燈讀昨攜君詩歸氣候已追冬翛然一室居四面皆秋蟲又疑秋鳥鳴嘐嘐滿寒空此聲非出砌此聲非出籠有聲亦無聲均出詩卷中秋燈乍滅還乍明時復朗誦時孤行思君此意不可得無乃造物賦爾偏多情燕臺住十旬蜀道遠千里思親兼念友悒悒何能已我欲借春氣生君十指間方君作詩時桃李皆開顏迨余讀詩日花色猶斑爛然後登君堂飲君酒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二公皆蜀人故云）並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

附原贈作　　張問陶

翰林昔未遇名高神采王歌聲塞寰瀛筆與嶽瀆抗今春同拜官識面鑾坡上示我紀遊詩雙眸豁層障墨雲騰十指一往但奔放崧華想嶔崎江湖寫清曠眼前真實語入手見奇拗五字作長城騷壇踴名將我生齊楚間望古心無讓衣染泰山雲帆迴洞庭浪年來苦饑走轉喜遊蹤暢足跡半人寰舟車隨所向夢中窺海日愁外看雲嶂方域所區分鶯花亦殊狀方知詩律難一得終無當小技具神工乾坤歸醞釀軒然讀大作一片宮音亮萬象羅心胸此才胡可量詩人遇不窮名士語何妄努力頌昇平殷勤副時望

長至前一夕久坐待張同年不至兼懷里中舊遊拉雜書畢不覺破曉

三更正懷人一馬嘶過巷失喜自啓門正與馬鞭撞馬鞭東指客面生孟浪客前還致聲入門無聊出門走更向西街市春酒歸來風葉隨打門打門童驚欲詈人僮癡貪眠客貪起十二曲闌行不已隨闌一曲酒一盃靜若主客相追陪青天淡淡雲如掃月光畢竟江南好金波樓閣紅闌橋去年此月還此宵相思不獨人如鶴兼有野梅初破萼梅枝開落未一年轉眼客路成三千人燒銀燭朝天早我典金貂猶醉倒坊南遠客期不來不覺一窗先白曉君不見我居咫尺郊壇中壇外雲氣升如龍更殘烏鵲不敢東

天子今夜居齋宮

附　　張問陶

臘月十三日與朱習之石竹堂錢質夫飲酒半夜忽有作道士裝者影門掩入視之則洪稚存也相與痛飲達旦明日作詩一首分致四君同博一笑

勝侶偶然合何妨一舉杯南隣朱老聲如雷大呼僮僕無遲回曼

卿亦復隱于酒錢郎爭勝惟狂吼閉門歡笑儼一家掃除賸客如掃帚回看好月來窗下更洗清樽同卜夜肴盡將擒寺狗烹壺傾又向鄰僧借客貧歲暮時搔首豈不懷歸愛吾友任他風柝響三更窗坐談心還執手何處微風入開簾若有人羊裘氈履五柳巾莊嚴妙相如天神大叫取酒來四座皆逡巡疑是唐朝酒人李太白不然定是荷鍤所埋劉伯倫屋漏之神或大笑公等無鑿混沌之七竅樽有餘瀝且澆之乾坤浩浩知爲誰吁嗟乎乾坤浩浩知爲誰醉中各化飛雲飛

十二月初三日雪霽邀同年張問陶顧王霖過飲醉後作

牆東半畝園雪積難置足客來門亦鎖護此一庭玉高低枝上白萬條愛惜不遺兒童搖今宵却初三新月出牆腹峨眉山下人聞來訪庭竹掃此枝上雪迸作盃中春冷飲亦可堪胸次饒春溫閉中富貴誰能有白玉黃金合成酒屏除童僕不入門行酒却驅坐上賓公榮不飲亦殊苦罰作怪禽鋋上舞牆陰一尺掃不開醉便埋此何須回一層銀燭輝一層新月影樹頭屋角看更奇倒射清光百餘頃主人不送客亦行脫略酒後皆呼名來時衣上黃去時衣上碧來乘斜陽去月色君不見人奇馬亦清到骨嚼我海棠枝上雪

附同作　張問陶

臘月初三雪後拉容堂就穉存飲酒醉後酣臥雪中不知何以遂至松筠禪院五更酒醒見案上有朱習之方茶山名刺僮云此二公者昨日戌時過訪坐此室中談笑久之乃去主人不知也因細詢昨日事僮云主人在雪裏時但聞洪顧二公呼李太白主人在床上時但聞朱方二公叫劉伯倫而已

賓主威儀一笑空酒杯嵌入雪當中大家伏地同牛飲直有無懷已上風

錦衣玉帶雪中眠醉後詩魂欲上天十二萬年無此樂大呼前輩李青蓮

何人負我入輕車混把空門當敝廬寄語鄰僧須看樣非仙非佛是真如

上帝敲門也不開偶然醉死亂書堆比鄰二妙真多事悄入遊仙夢裏來

張同年將乞假歸蜀醉後作兩生行送之

一生居坊南一生住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即招我來時多子來少馬繫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時來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下瞰日月方開眸朝沽三升算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尚有身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聊想更奇酒盡伏舐壚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出門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裏饒經綸容卿百輩等閑事爛醉尚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

附同作　張問陶

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即吾土藏詩可以經千年我方欲西行一星墮我前戴罇衣甕佩龍勺俗客驚駭疑真仙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縮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一一若吾語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生瑜生亮偏同時萬古之名今已矣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童泣下紛如雨馬

聲高朗童聲俯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煙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高真之居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曬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期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童哭雲天萬里好聯唫共把長空當詩屋

再送張同年一律

更從何處別且復上高樓一世真游戲三旬偶滯留已超生死劫難破古今愁何日青天外同君一舉頭

附同作

張問陶

吸盡都城酒萬杯此行原不算空回眼前醉語天收去別後詩情夢補來小住談心孤月滿狂呼拍馬亂山開思君他日書千紙定向峨眉頂上裁

小除日仿唐賈島例與張同年問陶祭一歲所作詩並屬王文學澤爲作圖各係以詩

君詩四百篇我詩六十首君詩苦多我苦少差喜流傳同不朽我年二十登詞場接詠已有橋西黃（仲則）晏公祠內祭詩處一屋神鬼皆憎狂生年三十尤奇肆是日孫郎號同志筆壓南山白額愁挺鋒復把生龍試燕秦楚趙遊何壯所不能臻祇天上風月千場酒萬場醉中歲月偏奔放爾來四十氣已降筆陣敢詡今無雙異才爾復出西蜀百斛龍鼎邀同扛前年同客龜山左我不知君子知我直待蓬山頂上行相知一世方能果我詩與君詩識者不能別雖然我自知與爾陳一一長江一萬里先瀉君門前若論飲水源我較輸君先一年三百日日日有昏曉若量日出時我比君家早君如吸盡江水源使我門外朝夕無奔湍我如繫住西馳日令爾屋頭終古長如漆我放白日西爾蹴江水東高高下下總無極與爾分半填心胸爾筆何處架青城與峨眉我硯何所支黃山與天台天公夜半笑口開餘子位置慕難哉此時一瓣香裊入九霄碧惹得千家與萬家如椽紅燭都無色君不見黃郎黃郎已前死不及見君詩百紙孫郎雖狂一字無見爾亦作奇人呼今宵約不來苦說有官事坊西令我走不休欲拉閑人作陪祭醉中一客爲作圖更遣一客題分書（時朱同年文翰適至）君不見門前車轍痛掃除分付鬱壘同神荼今夜俗客不許來催租

送張同年問陶乞假歸蜀（并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同歲生張君問陶乞假歸蜀其㕛洪亮吉采玉田之蔬挈山陰之尊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遠宦已傷親心爨臣贅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崟洛戒途殣粱爰謀裹糧並訪親舊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共反百武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四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株尚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采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煑米作糕舂麥爲餈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瀆不乏奇書蛤港贏田別開精舍臘頭宴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驚竄南軒既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開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辭雅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黴彼殺機戒玆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賡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峨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

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趺危梯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閑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笥真人復來弘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鵝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望距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覿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嗤釋氏敢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迨即吾儒之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既近之僕則又過半矣俯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雹帷來往不絕則僕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朝陽君眺夕采一江之流君飲水源我飲波末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嗇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亮吉頓首頓首

城南初日照高樓樓下勞勞僕馬愁此日別君須握手古人見爾尚低頭交同北郭推三世學許東方記十洲竟欲上天留不住夢魂隨過古安州

附留別詩　張問陶

離筵相對別情多曾與羣仙會大羅半世心交偏得爾十年詞筆偶登科堅持壁壘爭詩律亂擲尊罍鬪酒魔忽送孤鴻天際去月明千里意如何

年年奔走逐風塵又對春明折柳人藎篋隨身千管秃鷂衣衝雪一童貧山中酒熟還家好雲外心閑得句真肯學長卿西去日高車駟馬嚇鄉鄰

一椽破屋寄三川累我西行欲上天十萬峯巒生足下尋常雲月在眉前花時泥飲從田父雪夜狂歌理釣船只恐重來忘禮數倒持手版謁同年

小碾輕車出鳳城東風煖到子規聲一官偶得常疑夢萬里能歸豈好名細詠白華真樂事便言晝錦亦人情迴鞭忽下憐才淚八百孤寒羨此行

袁大令枚病中以自挽詩索和率賦一篇寄呈

我生爲鮮民逮養苦未果孤真同孟陋名合作楊軻雖然檢此身欲死尚不可唯公丈人行早結文字緣事勳與文章一一喜可傳即論委蛻期事亦須推袁幸公未死時我欲代公述二十厲志初七十著書畢若論文福兼公可死者一早年預清班繼復作循吏風謠至今留俎豆尚可冀若論位望亨公可死者二君卿取十妻諸葛得二男身如柏枝強境若蔗尾甘若論居處優公可死者三十洲縱未遵五嶽已畢至黃山武夷間垂老游復肆若論山水緣公可死者四拾遺踣耒陽供奉隕江滸昌黎不攝生和仲備疾苦若論年命豐公可死者五中書廿四考方鎮四十年汾陽處危疑長沙疾緜延身命匪不達得不償失焉何如公致身半世臥巖谷入門與出門偃仰無不足若論心志舒可死不止六世凡號爲儒家置公一編上者師公文次學公詩篇下逮決科策誦之口流涎公名聾瞽知公貌僮媪識或疑天上人或引作前哲寧知公尚在年僅七十七如此復不死寧能望神仙勢必神采離形作瑰壘牽與其臥闉闍曷若墟塚間顏公自爲銘陶令自作詩頗怪同輩中一一不和之逮公始創例偏索執紼詞我謂果愛公生幷致脯奠及公能飲食一切口嘗偏庖人出新意尚可令公羨又公在地上說鬼不肯休恐歸地下時萬鬼聲啾啾蓄憾既已深瓦礫伺間投公其見夢余聊可助一臂公雖塊然亡我尚有生氣鬼車與鬼馬辟易一萬騎公今雖自挽我更欲速公公如讀之竟大笑聲隆隆當嘉此狂生交道有始終

袁大令以辛亥除日復作告存詩七首索和戲加二絕奉答

赴書昨日過江東消息傳來總不同我信戴逵無死法越中名士勝吳中（時誤傳錢少宗伯載赴書至京）

儻來勳業那堪論絲竹東山道自尊却見白鷄原不礙故應久占謝
公墩
已抵紅塵一百齡名山五十載韜形如何更展人間限天上多應妒
歲星
告存纔接七篇詩此語賓朋喜可知誰識仙山樓閣裏有人望眼欲
穿時
準擬銘旌已欲題無端白日忽回西生天成佛都應後莫哂精廬孟
會稽
耆舊居然壓輩羣老來心力著書勤十分彭祖當時壽却愧公還未
一分
人嫌不及此偏過恐是神仙受折磨謫籍至今填未滿周妻何肉累
公多
名山咫尺好攀躋趁此春江綠欲迷畢竟太真年命脆請公來日試
然犀
脫手新詩衆競鈔豐干莫怪舌偏饒兩篇多作非無意先代巫咸賦
九招

里中十二月詞

辛亥小除夕避債沙河門側因憶里中舊遊及諸勝事爰成十二月詞十二首

西瀛里畔人聲沸翠色染天紅蓋地排門剝粉書豐年屋後水扉燈
影連橋上人橋下艇不斷擄聲兼帽影東迎邗水西接城夾河祇聞
爆竹聲料量香燭南街口共向喜神方上走元宵節近當出遊却喜
客歲晴中秋（吾鄉西瀛里中爲百貨叢集之所臨河一帶半皆染坊屋上飛竿插天大率皆曝布廊也除夕爆竹聲尤盛詰朝紅綠紙積地常至寸許又里諺云中秋雨打上元燈若隔歲中秋晴則元夕月必大好以此爲驗十常不失一）

右正月

神祠昨日鐙花笑屈指社公生日到龍鐙九節茭滿池就近還參各
神廟後街絲管聲沸天鐙影直接斜橋邊衣香隊裏春雲熱謁廟仍
須夜深出鐙光疎處穿市過社公不拜拜社婆延回只說歸塗枉朱
雀橋邊水聲響笑指鄰家姊妹言百花生日還相訪（里中近年尤重社公生日鐙火較元宵更盛城內外社公祠數十區惟北後街及斜橋二處最修整至期絲竹聲每徹夜不絕傾城士女皆于更定後出遊朱雀橋在玉梅橋東過橋即楊氏園亭也）

右二月

二月二過三月三薺花黃徧穿單衫單衫何處尋春好先踏䑲舟亭
畔草紅梅閣接迎春堂一路草香花亦香紅牆缺處危樓突正好滿
塘春水活賣花擔子不得停昨日寒食今清明花閒古廟門開早一
片香煙接花裊傾城人出不遽歸緩步却從城北回君不見輿闌欲
訪閑桃李却惜山莊前已圮（里諺云三月三薺菜花兒單布衫䑲舟亭紅梅閣迎春堂皆在城東距城北三里有青山莊爲前明吳氏別墅林壑之勝甲于郡中雍正中張布政适居之後籍入官爲里中富民所有乾隆三十一二年其家中落遂折以償逋今久鞠爲茂草矣）

右三月

玫瑰花香一城嬾數起數眠天不晚城彎北去覓午涼柳線亂將行
客綰鯽魚上市值萬錢山筍轉嫩櫻桃鮮微泉閣枕綏雲閣商略欲
啓荼蘼筵簾纖梅雨纔經夕已報江波入三尺趙家樓上望欲驚畫
舫却與樓窗平（出東門至天寧寺後有曲巷一條名城彎夏中納涼所也微泉閣在縣學西侍御史董玉虬別業今歸趙氏綏雲閣在雲渡東舊屬呂氏今圮）

右四月

柁工昨日支關鈔迓得龍頭出神廟龍身沉處奠酒肴頃刻龍尾波
心搖六龍城古龍舟七城北東西按方色一層彩襬鐙一層水面徑
看高百尺晏公祠外臨河滸朔日先聞賽神鼓三元高閣颭錦標聯
尾北出迎春橋飛竿快槳都成隊船上樓中卷簾對打招要取波面
寬一舸前呼百船退雲溪半里樓接天一河鐙光人不眠龍頭纔過
看龍尾四面十番絃索起洞庭楊梅甜不酸更有盧橘堆成盤舵樓

吳姬約早餐港口昨到江魚船（每歲競渡時一龍舟例支滸墅關稅銀十餘兩常州城有六門舊號六龍城余所見龍舟有大小青大小白及烏龍金龍五色龍凡七午節後篙工取大石沉舟身于河底而以龍頭藏廟中至用時乃迎取焉晏公祠三元閣皆在雲溪）

右五月

萬花開後園林老日永如年客來少銀衫斗笠思出遊城北水上多危樓窗櫺豁處天光現十頃荷香撲人面東西兩水夾寺門水綠欲把門扉呑紅闌幾曲生林杪屋古似巢僧若鳥閑僧喚客客不應小艇出市前溪蔆晚涼莫向閑街走九柏山房門新洒（城北放生菴內外有池寬至十數頃荷花甚盛菴南即元處士謝應芳祠祠後有樓甚涼敞又西行數十步即楊進士倫九柏山房也）

右六月

七月七日侵曉妝牛郎廟中燒股香回塗更把裙衫整織女橋邊鑒春影彎彎新月看至圓結伴好上臨河船東塘北岸人爭覷倚艇低頭放鐙去今年鐙樣人更誇飄出萬朵紅荷花年年歲歲祈無疾自信今宵鬼緣結君不見東家女兒結束工染得指甲如花紅斜簪茉莉作旛勝鬢影過處饒香風又不見西家女兒還未嫁閉戶挑鐙坐深夜神鐙社火總不看獨望銀河占米價（北門外十里有牛郎廟旁一木橋俗名爲織女橋中元日土俗普放河鐙又多市楮幣于深夜燒之名結鬼緣七夕前後天河隱不見者常十數日吳俗以日數之多寡驗米價貴賤多不爽）

右七月

十三月如元宵十四十五光尤饒蒹葭莊來鶴莊更有蘆墅蔆堪嘗歸來樓上開扉望正見光從海門上江波濯月月更涼千戶萬戶堆新霜層樓影向三更直高下棱棱瓦檐濕更殘女伴出走橋行過八字剛三條頳顏難却鄰姬請更走烏衣及紅杏莊家燈謎猜不完曲巷更有花鐙看打十番跳百索攔路復看飛鼠落頳鞋纔了復墮釵南街怯行行北街君不見團團明月方迎面一入采棚天不見（蒹葭來鶴二莊桂花最盛蘆墅在北門外產菱尤佳八字橋在城東與紅橋及元豐橋斜對烏衣紅杏二橋名在邗溪上近年中秋鐙謎盛行己酉庚戌莊公子逵吉在里門延名士十數人專司其事以是所製尤膾炙人口中秋前二日恭值　萬壽聖節居民皆結采爲棚張鐙至五晝夜大街及西瀛里尤盛）

右八月

中秋說餅辰重九題餻節汪三湯餅倪婆餻却與龔丸作三絕出門衣袂多北風偏向南郭聽齋鐘再轉僻寺來城東驚聞天半人聲雜一郡人登七層塔攔門一客索一錢皷勢直上浮屠巔窗櫺八扇迷方向咳吐皆飛鳥巢上前行如挽後若推足底復有人頭來飛梯盡處波如鏡坐久蒲團始神定閑尋菊種來僧房更借苦茗澆詩腸歸途忽見紅鐙簇禮斗筵前夜焚籙（雲溪倪婆製糕葛仙橋汪三製餅皆舊有名近廚人龔玉魁製粉丸亦精清涼寺在南郭外九月中香會頗盛自城南至東郭必出崇慶寺前太平寺在東郭有塔七層爲九日登高處里中人常以九月禮斗城東毘耶室塔隱山房皆禮斗壇）

右九月

一花一草都無色黃葉砌邊堆數尺下元會好強出遊乍冷客亦披輕裘蕭辰欲借笙歌暖排得雲車大街滿迎神曲好還送神香篆影裏回陽春馬山紫蟹螯鶴蕩青魚尾屈指消寒會當起舍南竹屋梅乍開掃室便已安尊罍趙君飽啗吳君飲更有蔣君工食品頳州酒政推嚴明不到四更杯不停君不見坐中有客歸何遽欲附租船上墳去（里中賽神以清明中元下元三節屆期城隍神皆詣北壇行禮出入儀從甚盛兼設雲車臺閣故事傾城士女咸設幕觀焉蟹產太湖者佳鶴蕩在西門外五里產魚最多里中諸老輩趙丈繩男食量兼人吳上舍祖健稱豪飲蔣太守熊昌酒政尤嚴舍南竹屋則余侍御舅氏書舍也食品每出新意他人倣之皆不及又吾鄉展墓以清明及十月）

右十月

租船歸日盈筐載精穀上倉粗入碓嚴寒料理及齋鹽買得城南幾挑菜花豬成隊羊一羣冬至日前商祀神蜡筵開處賓朋滿紅燭壓簾行酒緩清歌小部方上場門外嫁女笙簫忙君不見東鄰贅壻仍開讌自說豐年百般便連天爆竹西半城一月不停歌吹聲樂工醺醺里巫飽却詡今年日辰好（吳俗于冬日預蓄菜數百斤以鹽漬之可經久不壞里中富人于冬至後報賽名曰蜡筵是日必偏請親朋又里俗婚嫁事必擇冬季若遇豐歲則更多亦昔人霜降逆女冰判而止之遺意也）

右十一月

桃仁滿把餹盈掬臘八家家煑膏粥袈裟三百紅滿街穿徧一城云化齋闌干影裏飛花爆相約廿三先祀竈神祇五路土五方屋後有井堂前倉小兒新年上學堂牲醴弁欲祠文昌年殘百物先儲畜家讌賓筵喜俱足君不見書生生計絶可憐研斷凍墨書春聯（臘月八日以百果煑粥弁饋親鄰城東天寧寺僧徒常三百餘人臘月初則空寺盡出名化臘八米祀竈舊以廿四日今則家計稍裕者皆移廿三土俗以五路神爲行人歲盡則祀五方土士人則加祀文昌朱衣歲除寒士之最窘者恆設筆硯于通衢代寫春聯可日得數百錢）

右十二月

卷施閣詩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一

陽湖洪亮吉著

五陘聯騎集（辛亥壬子）

雨窗讀何水部道生詩適有饋蟹者率賦一首卽題卷末

平明生輕寒秋雨閉門大窗風扇如鬼梢入竹數個起來天冥冥枯坐無一做攫得一本詩中邊頁先破案頭光正黑捉就窗隙臥讀一首兩首大叫急起坐波濤欲掀屋日月忽顛簸無端蟠虹霓光怪生土莖排空一枝筆五岳透皆過凝然七字出重欲百馬馱又如五兵利當者無不挫讀時忽狂笑一屋悉驚邏一句復一滴恍與檐漏和雖然萬言富無救一日餓忽然敲門來送蟹有鄰左是時雖正晝牆外黑若磨安排醋盈盞疊取薑桂剉呼童急斟酒好句我欲賀遺經嬾書寫卽此當清課（時爲幼子讀書爾雅）讀詩一兩卷食蟹七八個快哉復快哉屋漏頂上墮

自蘆溝橋西入山至花犂坎道中作

山程七十里半道馬已死（時同行劉檢討湛齋馬忽斃）主人寄坐僕告歸一馬乃載三人來前山蒼蒼月初出對面一山看落日微紅入水尙有光水底已復鋪新黃山風斜衝兩山口倦客欲眠山石走一峯槲葉下趁人車上鈴鐸聲疑嗔客行無糧馬無草三兩人家閉門早却怪前頭紅樹多橐駝不到山初好

自慧聚寺北行歷化陽朝陽觀音諸洞晚上極樂峯作

峯形南北殊凹凸入地上天皆一日潛行五里不見天蠟炬光遠空浮煙苺苔森森綠疑夢蝙蝠手捫皆不動一風衝出微帶腥足底萬竅聲俱鳴好奇徑欲窮顛末行僮失聲炬將滅四人急轉我後來風黑恍有千人追是時屈指當交酉出洞見天天尙晝飲泉百盞神始清坐調鼻息方遠行樹巔斜行途轉窄鴉點撲人如雨黑東行一洞勢較低一洞復出清泉西斜陽沉沉嶺頭落客意極疲龕極樂下方已黑天頂青側帽恐礙當頭星

自潭柘寺至龍潭久憩

一亭蓋清泉再轉泉已失山腹空若囊時時怪風出青松高穴蒼鼠肥紅葉遠雜烏雛飛四山茫茫樵跡稀山翠沁骨思添衣斜陽下嶺客上山山寺防虎門先關坡陀百轉行客餓林果却從頭上墮

宿慧聚寺山房

寺門望殿樓樓迥若天上一松蟠殿角高復出千丈山僧導客行不休石屋轉出青松頭客行開窗玩松頂下視僧房若居井秋衾鋪月夢不成一夜枕上皆松聲松耶雲耶不能省月裏千重百重影三更闢戶禮上眞北斗正南來瞰人

日午抵潭柘寺至猗玗亭久坐

到門諸峯低青翠收一殿直上百級奇雲紅撲人面穿廊入廚院百匝水聲徧危亭圍衆綠當午無所見林杪開北風晴陽落如綫山牕當殿展涼燠亦時變朝饑誰可喻山果幸時薦吳筠雖說餅束晳仍賦麪臥枕明昌碑狂思永和讌（亭有流觴曲水故云）

慧聚寺夜起行馬鞍山麓

三更東峯明斜月逗林左連閣無人聲獨往意亦果北戶昨已扃山風自開鎖梢南通一徑細路出牆垛碧樹合作屏黃雲散成朶低同馴鹿步高與彌勒坐一寺十數廊閒行止餘我徘徊念儔侶水黑月已墮歸路愁徑昏山榴綻如火

山房與邵侍講晉涵話舊兼呈曹侍御錫齡劉檢討錫五張運判道渥

憶昨從君遊青山謝公宅五更搖夢醒君苦行不得出門殘月尙在牆照見四野黃花黃傍花前行衣袂香綠鬢欲與花爭光看山百度花千度鏡裏朱顏已非故五嶽雖成汗漫遊一春每被風光誤洪厓仙人寧足誇君亦嬾種青門瓜雲山無意忽相合且拾山果烹谿茶

對床七輩今誰似可惜三人已前死（壬辰三月同遊青山七人今朱竹君先生張上舍方海黄二尹仲則並下世）學士才名上舍詩還餘李嶠真才子今日張顛有替人曹劉聯轡出風塵青松白石談遙夜豔李夭桃訂好春（時約明歲三月重遊）

歸途遊石鏡山作

馬行半日坡皆陡槲葉隨風出林走桑乾河北飲馬時却望樹色還參差平沙茫茫埋馬膝復有一山當路出遠尋千級到寺巔寺外城堞皆衝天紅林蕭疎日光薄破樓無鐘殿扉落庭隅堆草濕一邊夜半或有山魈眠

梧桐葉

梧桐葉秋來大如掌蕭蕭西風催蕭蕭打門響

何工部道生招飲卽席羅山人聘曹指揮銳張運判道渥合作一圖名秋堂雅集因繫以詩

一人畫山一人畫樹旁有六七人嘐嘐屋中住曹興宗昔時畫馬今畫松羅江東畫人不工畫鬼工張風子畫卽有風獵葉恍起秋堂中兵曹詩百篇（法時帆）舍人酒一斗（劉湛齋）比部談天（李石農）我乂手屋頭有樹樹杪山却怪樹底門常關晚晴巷口車聲接一徑呼僮掃紅葉斜陽入樹留一分道遠客欲趨城門（時帆居內城）君不見山雞窺客喜復嗔認是昨日遊山人

遊古寺

入門悄無人北風吹小住誰肯揖先生長身一松樹

朱孝女奉親圖

孝女婺源人誓志不嫁以養父母父亡事母幾二十年及母沒孝女年已五十依兄弟以居繪父母象懸室中朝夕事之如生其兄某爲作奉親圖索詩云爾

二十事父母三十依偏親四十作窺孤哀哀逮晨昏父亡事母母亦亡高齋却掃爲影堂影堂西偏兒所住生死不離親一步行年五十不下堂父母以外無尊章畫師敬復瞻顏色髮白未笄何可得椿兮萱兮合作圖旁有几榻兼詩書君不見孝可生孝可死由周秦逮今此伊誰作配光青史北宮之女嬰兒子

歲暮飲酒詩十篇

一屋無閑人勉復出門走一巷無閑人驅車出坊口東西街十里排戸款良友皆云出門久十至九不偶沿路爆竹聲兒童拍雙手車來仍復返斜日已交酉一世無閑人誰同飲盃酒

飲酒或不樂時時復嘯歌讀書有時疲披牋亦吟哦設榻書案旁所以消睡魔房廊亦周行時還撫庭柯大抵一日中良朋間經過飲酒時究少讀書時究多

自爲京朝官童僕色不展連晨朔風至寒色到雞犬吳奴昨告去朱戸別思款今辰關右僕衣被亦將捲欲留心不忍各爲計安善十年依倚久一旦忽辭遠周親復交詈食窘衣不暖笑讀東觀書何如北門管

學士不能飲而時負酒錢（法時帆喜招客）侍講久輟詩（邵二雲）獨喜客贈篇孝廉耽宵吟（王惕甫）日出擁被眠廣文退食遲（汪劍潭）負券愁逼年皆隔十里遙誰能比唫肩歡悰杳難尋俗累苦復牽惟應孫比部（淵如）時闖

笙歌筵

比鄰指揮署對戸車贏坊鄰雞第一聲馬嘶人亦忙否則公案側貫索聲珢珢羣動既已繁吾行起徬徨門戸尚未開初日上北牆窺廚炊煙稀正苦瓶無糧吾師昔人言冬日則飲湯

歸鴉値歸鴉十十復五五酒人憶酒人相思倍云苦寥寥心一寸誰復可傾吐欲因西逝日寄此蜀江滸江水杳以深高原復相阻思君不能見夜起聽更鼓安得雙鯉來奇篇槪今古（此首寄張同年船山）

屋頭無星辰積晦已三夕淩晨先習霰騎馬懶入直生徒來饋歲野鶩間鮮鯽更有酒一樽聊云破岑寂雖慚通德里差比草玄宅呼兒

開美醞小酌經案側正好無俗人門前雪盈尺人皆處城西我獨居城東城西人不來賓坐時時空非徒息紛紜藉臥篇籍中日旰弱弟歸粥飯喜與同兒曹誦經餘得句輒復工爲善無近名我師陳仲弓干祿不欲多我法邴曼容輿至卽舉杯消磨寺樓鐘

昨來京華居闢室作影堂晨昏覲吾親旬朔申瓣香祿苦不逮親時時我心傷幸伴弱弟居諸甥亦隨行誨以勤讀書庶幾能顯揚歲晏風雪中懷人益傍徨一舅依郭門兩姊居江鄉何時能合并築室先壠旁

向生無他奇貧甚益偃蹇人言年歲竟屏當無一件開函展然笑一室尙仰偃泉明乞食詩吾行恐難免欣然喻妻子且設歲除宴爲歡極今日先把百愁遣待過元日朝衣褁亦堪典

歲除以酒炙酹亡僕窺園并繫以詩

自余爲諸生汝卽侍左右皖江隨學使姑孰依太守兩年居白下一載住京口逮擢明經科相從浙東走窮冬遭大故九死返林藪汝也痛哭隨衣穿露跟肘經年堊廬內料理及騷溲一僕乘間逃蓬門汝兼守余心感其義待汝乃不苟除喪來日下百事益紛糅春秋兩闈試十上九顛踣屈指十五年所值苦不偶親知久相弃汝乃誓不負落落十數州商量覓升斗遊粱才匝歲客陝時最久中謀金半百爲汝歸娶婦南下不半年長饑婦先詬踉蹌復追及訴室有病母汝才工料事兼復習科斗每寫百幅書人疑出余手余交徧區宇能一數某某孫黃暨崔趙識我交最厚不來同我憶來卽具尊酒各能諳食性默爲理菘韭武昌城郭外客歲歷申酉地也南北衝邨墟雜花柳平生汝頗謹苦被僚僕誘到此亦有由都緣婦奇醜妄心希外遇或可副箕帚放艇夜渡江時時逐鷄狗銜推頻乘隙間值墨尿毆有時方縱笑遭我出行陡厲色一禁之鞭笞願甘受扶疴方就道風雪復連嘍余來幸通籍解汝顏色愀遣歸迎眷屬兼爲覓糧糗汝時雖已病聞語尙抖擻今年附舟至面色益昏黝殷勤覓醫藥病早醫乃後短至節氣長時時伏床嘔屏除諸食品日僅啖菱藕沈疴由自取將死乃一剖彌留三兩日作札呼汝舅瞠目不得言頭從枕邊叩卅年爲一世誰識汝不壽汝行雖廁僕汝義實兼友汝不善攝生吾行又誰咎急爲馳惡耗書至月已九汝母哭定癡汝父顏亦叟伶仃遺弱女學語未離轂一棺雖草草必爲枕邱首除夕酹一杯傷心汝知否

小除日寓齋卷施閣祭詩作

昨年祭詩日同館挈仙史（謂張船山）今年祭詩時闔戶僅兒子一兒讀詩業未醇一兒學選粗有文呼來筵上作陪祭不向屋外招詩人事功一歲慚何有詩一百篇文十首借之作達亦可憐敢向衆中誇不朽此筵設自我此例舉自唐浪仙詩句鏤肝腎積歲預恐心神戕我詩直欲寫胸臆元氣未劚何由傷雖然一日閒檢韻亦已忙灤河仙鹿北谷羊作脯聊潤詩人腸南鄰詬誶聲北巷市塵沸吾廬雖冷一事無尤喜門無索租吏一詩焚筵前一詩寄蜀中狂生避債作臺後預想掩戶浮千鐘我行亦返卷施谷欲仿長江作詩屋更邀諸老同祭詩短趙狂孫附癯陸（陸秀才繼輅年尙幼已工詩兒子友也）

小除夕從家大人祭詩歌　　飴孫

兒時放塾庭前過重慈提攜侍行坐桑陰屋側隨嬉遊手捧新詩當餘課十年負笈從師遊樓前學詠珊瑚鉤閒中分賦荷奇賞出語不肯同朋儔歸來朗誦喜阿母慈顏一笑開眉愁歲除亦解束詩卷雅伴積軸堆床頭屋傍十畝富風景絕愛春晚兼新秋偶然好句覺自得僮僕往往嗤伊嚘艤舟亭畔蠡河地花落花開總能記年華二十春二分入世文章敢遊戲春明北上隨慈親歲星在亥月在辰曾登嵬繹望泰岱更喜擊楫經渾淪看山看水不相識問名一一窮本根祝風咒雨一枝筆行客舟子驚奇珍燕中隨宦

樂趨侍一卷兀兀隨晨昏過庭重誡爾小子學詩一語言重申閑堂月好命分賦擘牋搦管噓陽春一篇偶合長者笑一篇若拙長者嗔弟昆相賀復相戒冥索時復煩心神金臺芍藥閘河柳快飲百杯詩百首夜闌掩戶時朗吟一屋兒童都上口卷施閣集排西東更列酒脯酬天工庭除恪侍作陪祭缸穗凝綠花冥濛太華培塿並時列光氣淩亂殊青紅瓣香縱不在前哲敢說家學能兼通他年倘得嫻一藝略比過邁隨坡公

花朝日獨遊二閘歸適馮編修集梧得田侍郎雯大通橋秋泛卷子索題因率書長句于後

花朝日展重陽圖百年風光今在無蓼紅荇碧色不減只有卷裏人俱徂河流北去都成岸驢背紅塵亦頻換誰從物外觀古今石塔亭亭峙天半惜哉秋好何如春津水乍綠無纖塵獨遊徑苦意蕭瑟坐恨不見當時人百年似此清遊寡都策疲驢不騎馬沿堤正好迎面風攬得柳絲盈一把米船東來畫舸西百丈往往牽朱旗羣公觴詠致堪樂可念民力東南疲君不見東南十郡沿江滸陟險誰憐挽輸苦就中若以河沙量我亦江鄉一編戶田郎仁者固不同刻石告誡垂橋東卽論文筆亦殊健赤幟已植騷壇中風光過眼誰能久感舊懷人一杯酒春禽送客如有情約我重來看新柳

葉舍人雯移居觀菜園上街東作圖索詩爲賦長句

樓頭擘山作兩峯門外江漢流無窮先生閑軒日正東繞宅萬樹桃花紅朝烹武昌魚暮飲江渚酒卅年撰述無不有博士一官堪白首無端欲將閶闔排愛看紅藥翻當階江頭池館覓人住反使猨鳥情俱乖水程迢迢陸程少糧盡唯憑讀書飽津門橋南賃百驢囊金雖少書有餘揭來都門三易居菜圃開處真吾廬盤盤老屋橫街後分半貯書嫌不彀鎖廳退直事亦忙目力苦短書聲長談心時接北街李（小松編修）聯句尙有南頭王（惕夫孝廉）君不見買山何似還山住一樣門前幾株樹屋頭添得十丈塵失却雙川合流處

法學士式善屬題曹指揮銳張運判道渥所繪二卷子

蓬壺有仙人早歲卽食祿所居尤禁近丹闕森在目官清饒暇日當午駐車軸閉門詩作命萬事不貯腹我頃謂先生身外物皆足無須更誅茆天地卽詩屋苦吟朝復夜雙舉日月燭惟愁鑿幽險或致鬼夜哭元氣不可漓期君返眞璞詩名試屈指海內不五六餘如閱傳舍彼此可駐宿賞心雖偶寄過眼亦苦速茲龕庶突兀表以出檜木名山原有待壇坫今已築我亦念故居卷施一隅谷

右詩龕圖

我家門前接早潮却行一里數十橋橋邊朱樓橋下艇千尺闌干漾清影扶橋楊柳高接天樓上著客疑飛仙偶然窗際落高詠却惹遊魚出波聽此橋此屋別幾年轉眼風月凋朱顏幸從塵外覓棲止百步尙有泉濺濺車聲馬聲何日歇每遇橋名輒驚絕橋心何止無水流反惹岸塵高尺一先生詩思本最超更喜畫裏逢溪橋桃花溪南楊柳梢著一斗室如鴉巢我因鄉夢頻生妒君爲尋詩盍延佇徑攜禿筆及團蕉明日從君畫中住

右溪橋詩思圖

寒食出遊詞

牆頭無雨聲牆下無草色杏花一枝空復情薄暝吹香作寒食春衣初試欲出門東風吹塵日已昏天橋南去路如掌楊柳缺處藏春墳春墳高高盡尺五貼偏紙錢知有主橋西燕子飛不停啄得幾家墳上土啄殘墳上土來作梁間塵堂前宴客開酒樽卽是掃墓歸來人世間行樂皆如此一邊生人一邊死消沉代謝那得知冷眼却輸雙燕子東風吹塵日向西燕子亦逐遊蜂飛成團蝴蝶出門去屋角幾樹桃花低坡陀高低土無隙高種花枝下栽麥老翁往歲食有餘麥

穗既黃桃實赤今年無雨桃少華麥隴三月飛黃沙關心歲事各惆悵令我與盡思還家歸來閉戶同誰語一枕輕寒夜如許忽驚飛夢到江南借得鶺鴒來喚雨

館僮折梨花一枝供膽瓶中率賦一絕

折枝聊復詡春華插向文窗影絳紗蝴蝶一雙來入定錯疑添得樹頭花

三月廿三夜丁香花下獨坐適法學士式善以庚戌辛亥兩年所作詩屬訂定因跋于後

丁香花底展君詩花穗千條月一絲句向卷中吟欲活月從窗裏墮多時商量握管題長句珍重臨風嗅亞枝明日欲邀花下醉更憑殘朵索新詞

三月晦前一日清曉獨遊法源寺看海棠花下值馮戶部敏昌因同過寺旁亡友黃二景仁舊寓室已傾圮不可入感賦一首

出門誰是看花路縱馬直前知不誤斜行七里破曙光馬不識途能嗅香平明一寺攔街出萬綠銜門馬驚逸客行下馬方拂塵花下已有先來人羨君何止尋花早花氣入簾餐欲飽十分花事惜已過砌下漸比枝頭多明朝更惜花無幾窗外怪風成陣起看花人老花莫悲花下幾見常追隨不然花枝南頭兩間屋曾有詩魂抱花宿眠時如鷗立如鶴看得開時復看落如今寂寞鎖幾春花屋祇當詩人墳門闌雨圮紙窗破時聆唫聲夜深墮君行歎息欲出門我更代花招客魂君不見客魂定在花深處怪底曙鴉啼不住

暇日校法學士式善張大令景運近詩率賦一篇代柬

我詩時苦難法詩時苦易若欲詩筆工兩人先易地張君下筆有古人我詩下筆苦有我若論詩格超有人有我皆不可咄哉詩道匪易言何況雅頌至此已及三千年誰無好句播人口大抵來往起滅一一如雲煙天有日月星地有嶽與瀆筆端撼之不能動何以奴視判朱僕賁育若夫一身之內理更該心志各淩爍口眼各闔開不將我之心志口眼寄于古人四體百骸內始覺我與天地錯立成三才不能已于心乃復出諸口爲天地立言于我亦何有有所溢于目乃復矢厥音爲山水寫照而我何容心一言二言精不磨千語萬語寧嫌多鋪牋直可概八極濡墨真欲成江河然後張君詩法君詩牛腰巨卷擲我我欲頂禮同所師且令前萬古與後萬古得我數輩中立藉可相支持

晦日卷施閣餞春偶賦十首

紅杏枝前拜朔來丁香花底餞春回冷官一月無餘事祇向疎闌數舉杯

經旬常坐此花前花幔愁開日影煎怪底鬢絲都不潤江南拋却已三年

白雲閒有護花心時墮高枝作曉陰雲起接天花委地欲憑誰與判升沉

細語檐鈴那得聞城東風物感羈魂春原一様平如掌只少菜花黃到門

雨絲真欲比黃金尺五閑階草未侵九十日春晴過了却餘今日是春陰

春殘排日鎮飛沙白掩疎櫺護碧紗誰向燕南記風土屋頭青草窖中花

閒禽多半向城東花裏高樓面面通不看生紅看生綠天壇十里柳絲風

送春歸處斂斜扉星露微茫點袷衣休更梯牆看風色明朝不放紙鳶飛

悟徹繁華總是空興來擫笛自西東尙餘幾尺斜陽影要與春花鬥晚紅

一種心情小婢猜四更猶自踏蒼苔燕疑殘月銜簾出那識幽人秉燭來

惜春詞

一風吹自東一雨來自西風催花作塵雨催花作泥作塵飛揚作泥定誰是春花舊心性桃枝欲窺廊柳枝欲窺樓窺樓窺廊見客行不休樓上柳眼看春愁入門復出門不見碧天色離離滿徑堆綠陰明月欲從何地白心長夜短睡不甘曉夢亦復歸江南夢時看花醒時叫芍藥如盤向人笑

四月十三日張運判道渥招同王給諫友亮劉舍人錫五伊比部秉綬何水部道生胡文學翔雲陶上舍渙悅至海北寺街古藤書屋看花小集分韻得花字

一屋如舫門開斜半空吹香不見花入門老榦復橫路根古半入鄰人家抬頭花向竹梢颭一架正把天光遮綠雲濛濛雜紫霞花朵缺處蜂爲銜花光豈止潤眉宇坐久衣上濃香加主人華筵開咄嗟有晝可質無須賒巷南喧喧來酒車花片驚落隨飛鴉以花入酒沁齒牙海濱石首津門蝦更喜蘆筍先抽芽年光慨如赴壑蛇春止一日須豪奢（十五日立夏）握拳透爪拇陣譁上樹百偏能搔爬酒盞嵌入枝了杖不爾恐有旁人挐十三清宵月正華笑視竹影生窗紗忽思逃席路復乂一徑却好鳴官蛙到家冥冥吹曉笳袖底香氣留些些

自御園回半道遊五塔寺寺中有古樹二株出檐幾數十丈花開覆屋寺僧曰銀杏也爲賦一律

五塔寺邊雙樹奇馬行迂道款禪扉高枝似向雲中出落蕊猶能天半飛清磬幾聲催夕照疎香十里點朝衣鄰齋東去春如海（寺旁卽極樂寺）（牡丹薔薇盛放）較爾濃陰覆院稀

廿二日侵曉偕孫大至豐臺看芍藥

馬聲嘶過柳梢頭宛轉雲容清淺流十畝竟從人外闢萬花如向鏡中浮狂思海國春三月夢斷江城尺五樓小坐不妨遲日出滿汀濃綠撲簾鉤

國花堂看牡丹

新綠叢邊競吐芽柳陰先爲障飛沙縱教風雨無寒色占得樓臺是此花幾日酒中勞悵望有人簾底惜韶華如盤莫向閒時笑第一銷魂數謝家

崇效寺看海棠

入寺先教蜂蝶忙殿前一樹倚朝陽若逢蜀客應回首不作秋花恐斷腸夢雨心情初挹露冠春顏色肯施香紅紅白白看千朶莫更臨風笑野棠

題阿少空彌達西尋河源卷子

鞭梢生層雲馬尾搖晴暉却行數里卽天上側帽忽礙星芒歸雲外一株樹我疑是落棠不然何以夸父擲杖來茲方石林何周遭復疑天盡處不然何以豎亥逡巡欲回步地高于天石壓雲北斗背上生崚峋幾回洗眼望來路祇覺黃氣一縷從東奔漢家西南羌元人鄂端尾去此不知凡有幾一條天路雖分明歷萬萬古無人經飲源三日馬亦靈五色石上飛而行天河轉近滄溟遠三面銀光截雲斷行經萬里無一人立久氣如春日煖乃知山經水注皆放哉眼底甫覓真源回道逢青鳥亦不訝見慣捧日黃人來（圖中繪花翎黃馬挂）君不見相公奉命安河流怒濤如雷喧七州此時那識鑿空使藐爾已據天西頭一尋其源一疏委同日奏功天子喜雲梯關北望板桐只隔地中三萬里

立秋前一日法庶子式善邀諸同人至積水潭匯通寺泛舟觀荷分韻得學字

入門一徑何磽确山鳥迎人如鼓樂繞垣三折到寺樓松櫟園堂密如幄是時正值新晴後破曙園亭色班駮張顛窗裏先揮翰以指擘牋如可學卷頭衹寫波一層已覺清光動榱桷苦唫尚厭人聲雜逕上高枝與商榷何生入座先邀客後日出遊期可確（時約遊南西門外金尚書園亭）坡陀高下石百堆坐啖冰棱與瓜瓝新蓮去菂桃芟核客未及餐遭鳥啄纍纍紅果堆緑陰不問鄰家棗先撲誰人升屋思逃酒牆角銀衫險遭捉樹頭啖果人不知風峭時時墮菱殼碧筒盃好長三尺荷露殊清洒偏濁東西拇陣何喧雜熱暑欲將衣袖濯趁閑拉客淩波去忽有小舟無木櫂船頭三四船梢兩喜得吳儂體修掣豈惟快飲荷盤露盤底嫩紅時一搦離離百頃生晚涼此樂江南庶堪較坐中誰復唫詩健欲以持橈抵横槊弄波東去香尤逈指爪時驚刺菱角潭平日落風正生手撼前汀鷺絲覺

法學士以康熙己未鴻博前輩徐嘉炎等崇效寺雪公房探梅詩冊

索題爲賦一律

棗花寺裏看花日我後諸君衹百年見說雪公疑古佛却驚梅榦亦飛仙馬蹄聲冷春三月鴻爪泥留尺五天莫哂阿儂題卷末後來應又作前賢

卷施閣詩卷第十一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二

陽湖洪亮吉著

黔中持節集（壬子）

八月十四日闈中奉視學黔中之

命紀

恩八首

手披口誦日巡環清福誰言不等閑却愧

主恩原過厚校文纔了許看山

末妨旬日緩征程官閣西偏瑣院清（時居會經堂西）八百孤寒倘回首使星猶傍玉階明

學荒寧好作人師心賞偏教下筆遲日向一堂橫處坐沉思不異課經時

二十三人說聚星（三主試十八同考及內收掌二人共二十三人）橫排几案敞扉櫺諸公僻事勞相訪我尙應慚劉石經

一紙除書下九重淩晨傳徧棘闈中神仙亦有升沉感閑向瑤階說杜沖（時分校十八人惟余及江西李編修傳熊奉視學　恩命）

箱擘甲乙卷縱橫宵漏沉沉入五更忽得一篇勤擊節却逢紅燭語分明（俗言燭花語爲吉祥）

七尺筠藍手乍抛（舉子入場例攜竹籃貯什物）竟攜文筆試同曹官資深淺由君較（坐中有言科分深淺者是以及之）只我前年尙白袍

姓名題向榜頭遲短李才偏噪一時（填榜畢本房頗有知名之士）纔欲解顏先下淚孤兒十載已無師（予少孤從太安人授經今太安人下世已十七年矣）

九月十六日次子盼孫殤

一病經旬朔行蹤爲爾遲如何束裝日却值蓋棺時慣楚威初斂（予督課頗嚴）參苓命不支九原翻羡汝先得侍重慈（兒爲太安人所愛）

臨發志感

萬里初持節經旬屢斷魂受恩原色喜念母忽聲吞負米程非昔傳經席尙温明明昨宵夢親見倚閭門

蚤發良鄉小雨

村雞喔喔五更餘馬陟坡陀步轉徐昨日晚涼翻急雨滿堤黃葉似遊魚

良鄉道中

我行雖值秋氣候已冬月尙喜天宇温風霰猶未烈濛濛遠道開濕光楊柳綠盡初生黃歎鄉豈獨民無業樹底饑烏亦餐葉

早發涿州

寒夜雞失晨馬嘶聲愈警十籠銀燭煇遠遜殘月影

由涇陽驛早發至望都縣小憩復抵清風店

早發涇陽驛兼程日未西力疲山縣馬聲短戍垣雞淀落雲千頃秋成菜百畦傳餐吾自愧車下有饑黎

蓮花池莫訪汪修撰如洋不值留柬一律

豈料塵千尺猶留水一方風沙來數驛烟雨忽橫塘槳仄開波暝星圓蓋樹涼主人何處在雙鶴入書堂

趙州雨花庵少憩壁間有雍正三年吳少宗伯襄題句和者甚衆亦用其韻作一首示菴僧滿坤

一菴當孔道終日鐸鈴譁但願土宜麥不須天雨花乍醒完縣酒頻浣趙州茶知我南來客勞勞問九華（宗伯自題九華山人故菴僧詢及之）

邯鄲題呂祖祠

兩年前尙一書生持節今看萬里行自恐功名亦如夢漫逢人說是皇程

自柏鄉至磁州道中雜詩

一日行兩驛所苦乏昏曉十日歷數州尤愁值僵殍眼中過百井生

計殊草草閭邑雖尚盈歡顏抑何少日斜楊柳外一一閉門早驛亭依北郭路斷垣亦倒吏辭供億困愍此山縣小僮僕有人心宵餐不能飽

昨日馳縣東今日馳縣西屈指兩月中萬里積四蹄我願騎馬人惜此馬力疲渴引就水源行無使長饑此寧欲市恩體物或庶幾戚吏慘不仁鞭撻詎有期我詩寫驛亭墨淡字亦敧用以警牧民危言匪無稽

十里一驛樓三里一堡房塗皆列五軌楊柳疎成行持較江以南地力殊太荒行者色苦饑居者無餘糧岡原何高低土脈鬱不揚洛水既已微溢流庶湯湯欲著水利書俾引清濁漳越俎倘代謀何人宜茲方

北風連晨來節候已冬月荒荒野燒紅補此炊烟缺人家林木外氣象何凜冽饑來聊飲水乾糗苦時絶誠知年歲歉生理亦殊拙道逢駝背叟引與話清切辛苦無他言惟祈一冬雪

道中寄真定邱太守學勄

雨花庵內柏林中太守文章老更工得句便思勤寄與郵筒今變作詩筒

湯陰道中簡管同年世銘（時在河南撫署）

強半詩從馬上成孤吟不覺過層城人因入洛三年別天許看山萬里行尚喜石交難割席若論子舍各沾纓（時君方居憂）夷門東去繁臺路明日知君望遠情

衛輝行館憶己酉春計偕北上阻雨于此一日逆旅主人尚識之

臨街樓上雨縱橫三載重來感客情莫訝馬前雙節引道旁還識棄繻生

早發鄭州

此地通河洛車聲徹旦昏適逢秦歲首來過鄭時門百戰荒原在三椽遺愛存（謂子産祠）土垣青不斷一綫上朝暾

鄭州十八里鋪

連閭擊柝破林昏候吏迎人過一村無數鵲聲原上起日光濃塞戍樓門

自鄭州至新鄭道中作

鄭州及新鄭百里劣不足程其土色堅乃可礪剛鏃森森禿邱阜厥性不宜木行過郭店驛益覺敧地軸土門何陰森岡隴愈回複出如囊露穎入訝車脫輹是知名函陵曾不異函谷前行泥沒髁後矚塵眯目危橋經洧水我馬行始速十里陘山青原田亦輸綠

早發新鄭作

陘山月落尚有星紅燭亂注幽禽驚坡陀逼仄若行巷楊柳缺處天初明濛濛豈獨衣垂霧點滴初明馬頭露天寒十月已有梁無假縮足升車箱

將至潁水橋

高原日午露初收紅葉疎林尚帶秋岸勢欲南岡自北一條清潁向中流

十一日暮抵襄城行館作

龍陂山色參天半城內石坊高插漢昏時騎馬出南門烟水微茫欲無岸沿橋南北皆石堤鋪岸月色何高低排空忽奏軍門樂驚起大魚波面躍

抵南陽行館蔣表弟青曜自舞陽來訪因邀至前驛共宿談次出行卷索題爲拉雜書此弁以志別

白雲谿之東書屋名團瓢君家屋東偏小巷走北條酣嬉少年遊厥性誰最豪我齒加長三賭跳欲競高阿母愛汝深縱汝塾屢逃壓袖十數錢日市倪婆糕上樹或偶閑墻東紙鳶飄阿定與阿馨屈指無汝刁光景若目前歲月忽已遙自余爲孤兒怕與親串遭往事一縱

思痛極祇欲號十年三值君京洛及漢皐情話苦太長日短繼以宵今作萬里別離懷益蕭騷爲汝設一筵環之以兒曹汝姊亦不眠頻將燭花挑袖中出短圖灑落白紵袍頹松兩三株日午響怒濤不飲顔亦紅唫聲激林梢鬢豈類禿鶖須亦磔蝟毛欲我作一詩爲汝略解嘲前贅汴水頭樂土願久僑我意乃不然欲汝返舊巢庶幾三徑中剪此蓬茅蒿他時我歸田與汝頻招邀投老暇日多歡悰續垂髫支木斗拱閒勻甎補堂坳盆池益栽荷更植千葉桃因君夢還鄉小立紅闌橋我醒君已行雙淚頻頻拋

王大令復以雪苑消寒集屬題因憶甲辰乙巳間與大令同客西安畢尚書師幕府亦有此集預其會者吳舍人泰來嚴侍讀長明買上舍元模莊通判炘錢州倅坫朱秀才㸌徐布衣堅蔣縣丞齊耀王文學開沃孫比部星衍凡十人今甫八年存沒相間不勝懷舊之情爰作一篇跋大令集後弁寄尚書師武昌

憶昨三冬飲誰如十客閑嚴吳歸地下王賈散人間別有神仙侶徧淪簿尉班（謂錢蔣）朱雲稱久疾孫楚亦長鰥避債嫣山側（謂莊）逃禪胥水灣（謂徐）襟期總霄漢遊戲偶塵寰醉每忘階級狂寧避謗訕別來經歲月遥隔萬雲山吾子官初達高齋客乍還一編沿故事百首許重刪驚坐名原振（陳明經燮詩最多）登樓賦早嫻勝遊何灑落逸興與躋攀水碧圍衣帶峯青鬥髻鬟嘔心憐句好握手恨緣慳我愧持雙節行將化百蠻淩門欣咫尺（謂尚書師在武昌）沔水歎回環屬有同堂誼（時方子雲孫香泉皆同在幕府）都愁會面艱感恩情抑抑懷舊淚潸潸爾日風多厲相思月乍彎持牋不能寐已恐鬢添斑

夜至林水驛

薄醉馳三驛迷途轉數岡岸藏茅屋小村入窞林長水鳥依沙白天星映月黃依微有漁火此景是江鄉

夜抵呂堰驛因憶戊申八月與方五正澍赴武昌阻雨于此却寄一首時方尚在武昌節署

歷歷經遊所明明笑語溫半廊斜礙砌雙榻小依門隸覺饑年瘦燈憐雨夜昏思君幾回喚恐有舊時魂

樊城

樊城三萬戶笑語徹晴江帶得斜陽影都開臨水窗賽神沿楚俗吹笛雜吳腔正好衝風渡漁人盪槳雙

涉漢欲至峴首輿丁誤輿入九宮山時日已將暝因小憩而返

山光欲雨江欲晴雲黑復白波微明此時擊楫涉江去薄暝始向前山行林梢一抹斜陽色高下山磎一千尺雲中道士來遠迎語不分明指碑石纍纍林果紅一山傾耳祇覺禽聲蠻道旁礫石削如鐵山溜滴瀝苔花斑沿岡久立怯北風送客出戶聞敲鐘昏江棱棱水聲起却喜一星明舵尾

羊杜祠

拍手兒童送遠行荒祠重到轉欷傾金環倘識生前事石碣誰爭死後名偶爾折肱成素志居然垂瓔戮遺氓何如祇學山公飲日日高陽未解酲

宜城

一路沿江轉隨帆到郭門燈明小河集縣古大堤村欲飲宜城酒徧貽京口尊（是夕署縣事楊君餉京口百花酒）壁閒詩句在三復憶狂孫（行館壁上黏余及淵如聯句詩）

將至荆州先柬太守崔丈龍見

昔年判鄖鎮昨來佐臨安我皆騎驢來訪舊河之干痛飲曾幾時丈人復原官（君前守順慶緣事左遷近始復原官）郎君昨來稱使星次者近復成明經劉綱夫婦鬢猶綠往往聯句開中庭桼前五輩吾皆識阿四形疲阿三瘠因君我復念存亡痛哭東山謝安石（君爲尚書錢文敏公婿是以云）我今行役敢厭遥昔者司寇馳星軺相傳一日行五驛髀肉總向忙中消棱棱執

法原無礙過峻差貽後時悔王令先悲少子亡鄭公幸有孤孫在此州地大甲楚中城險況值江流衝五年民氣未全復所願更好年常豐尙書用法公施惠法立民方識慈愛但使遺黎說有瘳何妨大府稱無害武昌欲往道苦迂我視荆郢兼程趨心知尺一定相迓果有驛使來通衢談深夜久殊難別駐馬卸裝謀久歇酒酣試問座上人量好何如浙西日我持使節難久停明日送我西南程匆匆更作道旁語殘月欲向衣邊明武陵南去桃源路回望荆門在何處一山歷盡復一山不到青天恐難住

自麗陽至石橋驛道中作

移居欲避千章木山鳥山人齊出谷高低一月共苦辛高處結巢低葢屋客行望谷如可遊前欲涉水愁無舟茅齋了了見烟火笑語自共谿聲流背岡北去行難速嬾向溪東石橋宿三更入門甫卸裝頻起開戶看山光寺鐘初鳴鵲聲起月墮長林三十里

早抵荆門州憩象山書院

殘月已墮風淒清水綠自向城頭明冥濛山徑開一綫簴栗吹處幽禽驚吟堂豈獨山堆案堂下水聲還拍岸芙渠雖枯菱葉黃枝榦尙帶前時香周堂綠竹復千箇惹我百徧吟回廊堂虛無人水聲急鶴到空亭與長揖出門數步馬忽驚却訝樹頭山欲立

本欲詣武昌以驛道迂回不果行次建陽驛三鼓得尙書師急遞以適欲至襄陽閱兵爲先期行二日約相會于鍾祥塗次時亮吉已越行二百餘里勢不能回車再圖握手夜起不寐輒成長句一篇却寄

從公十年遊八年居幕府離公秖兩載月僅二十五（余自己酉春從武昌計偕北上至壬子三月尙書入覲都門復得握手統計別時僅二十五月耳）昨年公入覲復得句日從自喜師弟緣時可意外逢慈恩縱愧傳衣鉢幸出公門早持節盤盤百驛敢厭遙更喜路從荆沔出才過新野縣已得鄂渚牋槖鞬一何雄控馬拜道邊襄陽日訪閑僧寺兩日待公書不至酒酣上馬嬾出城縱有峴首愁重經大堤南去方逾夕夜宿荆門建陽驛三更門外遞急郵失喜讀罷翻成愁偏憐此度緣難巧急遞書遲我行早自悔王尊叱馭忙欲從墨子回車好細思會合亦有期公待入相光綸扉同門數子各清要（謂邵二雲孫淵如）我亦官滿歸京師城南奕奕鳴珂里早侍趨朝暮歸邸三館讎書我定隨百篇脫稿公應喜此時憶公因不眠起視落月行檐前瞢騰却夢旌麾過只隔武陵山一座

抵荆州

早行荆南展然喜碎甓砌塗三十里渡舟復有兩下篷恍若置我秦淮中濛濛水綠低飛鳥近郭更聞人語好差憐屋瓦碎不完昨者江淚衝城垣危樓傾欹石坊倒城北至今人戶少爾來差喜皆有年移戶漸入居城邊長衢似砥房廓寡願飭官畚急燒瓦此州歷歷鎭重兵戶號十萬田疇盈災傷元氣亦易復吏不擾民民已足宰官迓我勸駐驂導訪息壤來城南荆臺遺跡渺何處但見蒼茫接江樹西琛南貝夾道陳簫鼓一城稱賽神君不見新城峩峩堤屹屹我仰廟謨同禹烈（城工及堤皆奉勅建）

至公安寄崔三景偁

十年五度手頻分猶喜常時入夢勤行到驛亭殘月出一叢修竹臥思君

澧州城外渡涔澧諸水作

澧水綠如玉水清魚露目沿波惹得鷺絲忙高下日光飛不足紅霞欲渡波攔住一綫分明接天處涔波入澧澧入沅欲向何處尋江湍殊方晚稻收偏早黃葉自零花自好行人十里香筍蹊踏得涔陽岸頭草

宿澧州行館夜雨因柬州守方維祺

昨來行館宿蕉柏雨縱橫更漏分明處思君吏術精一麾今出守三

拜昔知名他日潊陽浦彌添望遠情

至清化驛

澧州六十里行抵清化驛其中涉三水淺者亦沒膝前旌及行李半晌渡方畢盤盤升賴岡轉轉歷黝穴肩輿忽高視天上炊烟出回頭戒僕御至彼謀久歇初日出縱高杉林帶殘月晴光時破碎宿雨明復滅岡南勢稍坦我馬行已疾手劈樹上橙聊先慰饑渴

大龍驛道中

五塘汎南途百折二十四岡斜刺日大岡如龍小如虎復有如雷水聲阻肩輿力盡跨馬行屈指龍燭當相迎溪風蕭蕭生馬尾一綫日光馳卅里

桃源行

沅江水碧疑無岸一路布帆飛入縣藍輿偶憶義熙年三復陶公一篇傳我知栗里宅即是桃花源武陵路遠不須涉咫尺好上潯陽船陶然酒後詩成偶可識漁人亦烏有試問千株洞口桃何如一帶門前柳北窗日共羲皇遊眼底尚恐無殷周何言秦漢與魏晉卑論不欲驚時流華胥以上風尤厚事隔千年已非舊雲中雞犬倘有知肯出淮南八公後但書甲子仍作詩此意亦有誰人知永初開國是何世不若洞裏忘年時沉沉遠岸楓林出恍若溪桃欲成實波流千折樹百盤再轉或恐逢真源

夜抵桃源宿江上行館

澧水既已綠沅江流益清三更鑑江波波影逾空明昨宵雨足山流黛添得江波幾層翠帆空若行明鏡中鏡裏對舞山禽紅涉江何處江波狹欲向回塘問鵁鶄鸕鷀忽迎殘月飛扇得水波流向西溪深綠暗途尤阻纔見郵亭一燈吐三層閣上客少休閣底自任江聲流虛窗閃白疑人面却是布帆來一片

桃源行館夜起

明知宵漏竟開牖光尚黑萬木裏一亭森森日難赤瞻西殘月影微露遠山碧高低飄濕翠不放白雲白江溜昨有聲回汀沒三尺

涉蘇溪

蘇溪何彎環中有百家屋出門臨水坐炊飯白如玉樹頭山果殊酸甜祇向縣中求食鹽涉溪前行馬礙脚水鴨多于枝上鵲

過長板塘進山口作

甫過長水塘山色當晝昏林木既回翳湍聲急東奔樹杪出數家競闢東出門非徒便趨麓藉可瞻朝暾欲習筋力勤絕壁居子孫昨搆木百章營巢畜雞豚空處立一樹下倚松柏根我渴趨此林索水貯瓦盆箕踞進一瓢詎識官長尊戒吏勿使呵喜彼風俗淳

武陵行館飯畢戲作

飲溪何其涼佐以棱棱蕈（自常德以上水性過寒每食必啖蕈少許）煮魚何過美芼此青青菜溪田晚稻亦有香山果嫩綠橙生黃虀腸似荷山神憫爲我一林生瘦筍

新店驛夜起

四更林梢明月出光甚暫山禽影落波反使遊魚唼欲攜雙艇子遠至谿南泛離岸山雨來衝波閃燈暗

出新店驛雨暫止留東李學使傳熊

積晦殊難霽山靈倘待君料量三日雨留得一溪雲高閣燈初燼東峯曙欲分猶餘竹間露衣上灑紛紛

入沅陵縣界雨中遠望壺頭諸山

沿溪雨猶零上嶺天始曙帶得桃源雲來穿沅陵樹濛濛竹木覆一山不見馬公穿岸處男兒出身須立名足底萬里遊行輕雖然垂老亦宜審當日何意輕南征君不見二十八將登雲臺馬革獨裹公尸回論功我意亦未允不特薏苡遭嫌猜蕭蕭谷口松杉直怒榦都抽一千尺精靈倘化蜀山蚖夜夜山頭望京國（相傳穿岸處有一巨蟒即公精靈所化也）

發界亭驛

昨宿新店驛今居界亭谷試看黔中山久已離地軸藍輿不至天恐未得歸宿雲中數騎出北斗貼馬足我驚一回顧詫是後來僕濛濛露迷眼背上北風肅高處難久停身心願時束

廿八日五鼓師子塘西見殘月

如塵似霧影溪流惹得行人馬上愁却比初三更消瘦曉星一箇占當頭

過揚武堡升嶺

我方下嶺謀少休前騎又復穿雲頭藍輿待得上岡脊一谷白雲無馬跡高高下下半日中百徧起伏隨雲峯有時望嶺行欲及石復離雲自孤立半空山果紅欲然連臂恨不如羣猨到來始信高居好從此擡頭已無鳥

將至辰州先柬陳太守廷慶

到州已歷百重山消息應知太守閒釀酒乍迎千里客作歌欲化五谿蠻日邊書至顏先啓天上詩成手自刪爲問玉堂前度宿可曾飛夢入壺關

界亭驛南以山險肩輿增縴夫八名

卅日歷萬山所幸軀未損今晨出門望失喜忽一哂輿丁增八箇繫縴笥輿本爲言塗崎嶇藉此力勉詎不然升陡壁或復致狂窘我感郵卒意百計致安穩回思立身處曾未藉牽引茲雖憑衆力失足亦能殞途同蟻旋磨客類牛負絹高低既相倚曲折若施準天路卽可通吾心尙當忖

白露塘道中

沅陵三百里秀止萃林木居人讀書少見客輒瞠目雖云枕山住愛結水邊屋十月溪無梁行歌赤雙足山深寒不至荷幹尙芬馥商略出市鹽門前菜畦綠

山行

日光沉入淵水光浮上嶺水日空明中禽魚趣何永無窮物外意所苦人不省魚將蘋作屋鳥以谷爲井飛行寧復越各若守疆境我讀莊周書閒觀倘心領

廿八夜飲陳太守廷慶署醉甚四鼓起行四十里至馬溪河乃稍醒

森森萬竹竿日出溪上綠涉此徑寸波溪魚圍馬足溪流三折忽暫停石上戴土營危亭茅菴一僧閒誦經烹茶餉客酒始醒指途南行入峯缺壁陡仍煩數人曳沿山松竹忽無聲一嶺蘆花白如雪

將至辰州道中望大小酉諸山作

施黔江上望山路劣纔通天壓松杉綠雲連橘柚紅緩行長水驛時見伏波宮（入沅陵界居人祀伏波甚虔）我亦無他願書藏大酉中

初一日未曙渡辰溪

一州及四縣皆以水得名淩晨渡辰溪天黑尙未明臥聽柔櫓聲知較沅水平上流一燈飄爭渡喧有聲輕帆觸煙來誤向溪左行船丁正徘徊穿出林鳩鳴

從山塘驛行十里至龍門塘一陡坡作

削峯峨峨天半立白馬白雲爭路入有時雲向馬首飄馬足亦與雲爭高坡陀直下蹄難駐雲始離山欲升樹乃知馬亦戀白雲行過西坡復回顧

渡周溪入山

沿山三日西南行山果愈美溪魚腥出門忘挈種樹經靈橘百樹疑冬青水花茫茫亦登陸一頃寒蘆雜修竹山危不平心轉平馬上睡起知身輕

十一月朔日發懷化驛輿丁甚速行三十里至板橋塘天始曙

四更排馬陟山岡候火齊明竹樹光欲向藍輿續殘夢鑼聲驚過第三塘（每至一塘塘兵輒擊鉦相迎）

雙溪水繞一山流溪上冥濛薄霧收睡起不知雲弄采錯疑天半有朱樓

大山頂

山頂樹樹杪人樹底歷歷吹輕塵回頭人復出樹底樹上棱棱一山起危塗似却反得前要在絕地方通天拋書莫笑無心得幾日山行增學識

板橋塘北入山

五色溪光炫眼新到來不信是蕭辰穿林石墮偏驚鳥出嶺雲奇欲趁人小夢乍迷千樹橘長吟想見萬山春行經谷口須重問恐有當時鄭子真

巳刻抵羅舊驛

我來羅舊驛日已及午候陰晴勢未分赤白雲相鬥須臾赤雲升日影乃微溜白雲復歸谷空作一川皺山雲本無心人意有左右白鳥亦喜晴勞勞向川咒

抵羅舊汎即沿無水行

今來見無溪不復憶沅澧同此石磷磷無流清到底沿溪山百折勢斷復中起似欲勒波住不放出山裏魚遊戀潭曲烏亦鑑波喜最羨臨水居峯峯石如洗房廊藏暗谷石罅墮蕉尾天半露一窗知聞馬嘶起

山行至一谷

好奇往往入雲扃此谷樵人或未經行到上頭心轉怯四山綠欲破天青

至巴洲汎無水中生一洲長幾一里無水至此分流復合

無谿忽分流水色乃可辨洲窮溪復合波影益葱蒨沿溪盤細徑直下欲如綫馬走北谷中恍若帆一片紆回出林杪馬上露人面同行成久別忽復得相見稍休厓石上一一喚名偏愛水故緩行吾真欲成殿

自芷江縣曉行

沅州出西門頗苦歷永巷（出城即板橋長逾一里上皆覆屋馬行幾不能舉首）坊壓無隙地覆屋不獲仰俯行一里始出坊欲曙未曙星猶光溪深谷陡杳難辨撲面衹覺林蒼蒼前旌半日途疑失數騎驚看隔山出人行貼樹馬逼厓上下朱纓紅奪橘看山一路不覺疲吐納雲氣忘朝饑峯奇正惹人回顧急溜偏從馬頭注

下山至大栗塘

輿丁愁上山我意怯下嶺步放不得停顛危出俄頃白雲英英鋪嶺平誰識左右山崎嶔行人欲前飛鳥停勸客暫憩山前亭一坡棱棱注千尺直下途危況深黑始知身世總若浮瞥若鴻毛輕一擲

上回龍關

夕宿無谿西朝發明山東藍輿天半忽一折坐處正落空潭中心驚不敢復俯視尚喜缺處交長松回頭顧僕復不至人說尚隔雲重重行經平地願少憩飽聽萬壑衝松風

山行

探奇因失路觸處總高墳渡水雲成陣爭山獸作羣轉愁人跡少渺與世塗分一晌支頤坐沉沉靜見聞

便水驛行館見水仙一盆幹長三尺香亦較江鄉者馥郁爲賦一絕

傍山臨水幾人家下馬匆匆感歲華牽得客懷無別事芷江驛裏一枝花

騎馬行

我昔居里門騎馬如騎龍屏息不敢言急復掣馬駿十年作客奔馳急與馬誰知日相習風陵渡北中條西百里風馳入安邑（謂赴黃仲則之喪一日馳二百餘里）即今騎馬如騎羊馬亦步步隨低昂愛之不忍復鞭策一日常教餘馬力朱纓纍纍玉鞭把我馬力常先衆馬舉鞭問僕笑不休

何似吳下蜻蜓舟

渡無溪（土人名大河）

溪亭皆有屋分半水禽巢昨夜前灘漲遊魚上樹梢

無溪道中

我行十日歷五谿馬蹄不南卽向西（凡渡澧沅施辰無五水）山深愈轉塗愈出令我日日看山疲臨溪飯罷行尤急轉眼斜陽欲追及亦知此地近西垂好擇一山看日入

將至波州汎行入一山轉轉不得出林木甚美爲小憩少頃乃別

沿溪北折山如夢濃綠堆林欲無縫忽然樹杪一綫開穴底倒射天光來一村松竹復疑繪鷄犬亦雜居樓臺林陰染黛山成幄我酌水泉疑潄玉君不見炊光上與雲頭平烟火亦徹仙人扃他時縱復得霞舉誓與此山通性靈僕夫催行三十里我坐松陰不能起卜鄰結宅亦虛言但假十日山中眠

波州汎南上山

東峯視西峯已與碧天界南峯更孤迥意乃出天外峯頭一峯雲不收似向天外仍回頭前山行完後山阻我識天公用心苦六曲屏風界黔楚

將至大魚塘山行

水聲湍急處山亦讓溪流只此萬峯隙何來一葉舟石潭魚瑣碎竹徑鳥鉤輈正覺孤吟好黃梅發嶺頭

過風木塘有感

及此塘西路連岡百折餘徑荒飛野馬名古泣臯魚人說官資好吾傷祿養虛望原徒步過不忍坐藍輿

曉發玉屏劉教諭嗣武陳訓導秀升率諸生相送輿中口占六首示之

一倒青衫馬首迎羅施山半見諸生眼前指點爲文法似此峯巒始不平

童年敢說有師承一事如今記尚能堂北雪深三尺路不曾辜負讀書燈（予少孤蒙太夫人授經）

潛修莫恨閉門遲倍惜分陰是此時却喜十州民氣厚殿頭早荷聖人知（召見日蒙諭以黔省士習淳樸須勸爲教導）

閣帖堂碑奈俗何烏焉三寫已成訛子雲門下生徒盛誰比侯芭識字多

一字離音總不成黔音差較楚音清諸生莫慣稱天籟好屈周顒學四聲

我無奇術報殊恩欲闢當時通德門他日講堂勤問業六經誰似鄭公孫

發玉屏縣

玉屏及清溪五十里不足其中山雜沓頗覺寡平陸寥寥依斥堠時有幾家屋西南綠吞山雲斂日光縮猶欣枝上竦土性無曲木山凹諸土著居各面林麓邊傲歲屢登稍聞事儲蓄深林鵲聲喜時得啄餘粟前及羊坪塘村煙已成簇

山行

出山泉百折殊有戀山心澗水復時落重源何處尋紫藤垂岸陡白鳥渡波陰臥聽灘聲急勞勞自古今

將至漫溪塘

漫溪途猶危絕巘立斥堠心疑不能到再轉谷已湊遵坡何洶洶雲出與石鬥不知雲起落但覺一山皺前行塗轉晦時見涉波獸濃綠復萬重密林無正晝

將至清溪縣上嶺

障坡千萬樹不覺有山城忽訝鳥巢外時飄人語聲撥雲看塔峻映柳識橋橫及渡清溪水方知水色清

清溪行館見梅一株花甚爛漫喜而有作

風利如刀雨若梳一林花密竹蕭疎墻頭更有山無數疑是江南二月初

何曾驛使解封題空向長安醉似泥三載別來惟兩面白雲溪外卽青溪（都門不產梅惟庚戌春初計偕北上蔣大齊燿餞我于舍南竹屋時老梅適放數花然不及此十分之一）

夜移瓶梅入紙帳作伴曉起香愈酷烈復賦一首

自來荊郢南山路愛曉行馬蹄慣踏紅燭影送盡殘月聞鐘清偏憐昨夕山窗裏魂滯疎香不能起風疎雨薄送出城猶執一花籠袖底

發清溪縣至梅溪塘二十里沿無水行山徑逼仄幾不能上

盤山道險幾不通大石礙路如癡龍灘聲愈急嶺愈峻嶺似不放溪流東一卒引馬十卒引輿頗念衝途人不得常安居兒童生小登山易履險真如履平地百錢縛肘餅繫腰口吸山泉詫甘味梅溪才過復小溪十里肩上藍輿飛書簽倒落茶具剖只有梅枝猶在手山行望舟始覺平舵樓客眠尚未醒君不見行經平地僕夫喜一葉舟驚突波起

渡水至焦溪行館山水環抱林木尤邃覺嚴灘剡中無此奇勝也

山百折溪百回到來山水欲俱斷一葉忽破青冥來南津樓北津樓津樹對出雲分流嵐光密處山花好十月猶青堤上草沿溪一帶飛綠煙偏向人家鏡中裊人來岸南立少時岸北征馬聞驚嘶行人衝寒馬流汗馬影度波魚忽竄

盤石塘

黔中行兩日山險止梗道東西無起訖所苦寡阸要行經盤石汛石脈始森峭奇峯破天出巔石突若廟排空立一徑萬古不得到中疑穴靈怪縷縷雲出竅飛瀑復百重誰能抉真奧生平好奇性失喜忽一咲尋路欲出山鸕鷀恍前導

侵曉入太和洞

轉覺岡巒峻難容地脈回客方升閣望山欲渡溪來市郭燈初暗帆檣霧未開半時心境澈孤坐此層臺

上油榨關

一石横絶天一石横塞地盤空兩巨石缺處復鋒利雖云置營汛劣僅入隻騎前經絶壁下轉覺人馬細東南初破曙一縷入雲氣太息撫鳥巢吾形願同寄

下關逢驛使却寄張同年問陶（時張方由蜀入都）

君來蜀道如天上我渡黔關入地中今夜相思倘回首各從北斗辨西東

相見坡

小相見坡折不休三起三落時句留藍輿正對我來路迎面不復勞回頭盤盤路向雲中辨七里來尋大相見石古途危細如綫馬頭亂撥雲濛濛馬上人面猶雲中東西對立峯何陡天半驚看一招手馬頭已西人面東隱約尚見坡竿紅飛泉攔路復衝出人面始同坡面隔下坡十里行轉遲縱不相見還相思還相思不相見我願天下人皆如此坡面東西縱復隔浮雲一日之中時隱見或云會面數則離此則仍復分東西雙坡近又判兩縣（大相見坡屬施秉）亦若古者好友百里愁分攜乃知在遠仍如邇我念神交倘如此劉家塘畔作一詩火急封貽二三子

偏橋

重鎮當年建節旄石闌千步尚迢迢江南到此川程絶想亦應名萬里橋

天梯關（在施秉縣城內）

樓閣排空雉堞齊霓旌高閃夕陽低萬山過盡疑天上不信前頭尚有梯

二鼓至飛雲巖秉炬上巖略周覽卽回至養雲閣宿平明獨行上巖

舁至聖果亭雲根泉等久憩

藍輿小睡已二更半里外響飛泉聲入門一徑生虛白是石是雲同一色前行百級即少休秉炬却憩巖西頭征衣暫付山童澣先責山泉與山款自來京國夢始寒枕上一夜鳴飛湍平明待得雲全出始向山根搜石窟乃知雲亦無石奇石轉覺瘦雲嫌肥纍纍却似枝垂果一朶峯尤奇一朶飛騰只在人眼前不遽拔地思升天遵巔欲及仍難及石却戴松空處立玲瓏百竅生百松飛起松亦當排空松身夭矯本若龍曾見汝植天門中須臾日晦光閉闔雲復飛來與山合出門雲動石覺行雲脚送我來黃平

巖側古梅一株花正放

碧澗層層暗綠苔石闌干畔久徘徊不知樹向巖中出衹覺香從頭上來新月正宜當檻坐高枝疑欲待人開（寺僧云今日花始盛放）泉聲石色都成戀便繞花光亦百回

黃平州西見日出

黔中行兩日天短日苦陰玉屏及清溪尤若日莫行黃平州北逢初七甫見平衢流赤日車前歡喜到八騶馬上曝背寒威收宜娘山外風尤峭一半花苗出趨廟紅綾肩上羊一腔七尺花幡引神轎相逢百里風土殊山前老苗亦讀書怪來門帖宜春字明日欣逢日長至

至日發重安江行館憶京師早朝諸君子

過盡州西岃前峯重安江水綠溶溶獨從萬里橋邊宿却憶千官闕下逢（石經國史諸館皆在殿左）三殿左趨燈影密五雲高捧日華重幾年此夕朝天慣猶向山齋數曉鐘

渡重安江上嶺作

三里與江背泠泠響尚聞前經百重樹始隔一川雲天向松梢暝途從石罅分寄書情較切空有雁成羣

入大風洞半里阻水不得進

途行抵清平山不秀而樸盤盤十里外石脈已潛伏巉巖當面出劣欲轉地軸停輿入畝徑風氣早森肅泉流四飛注細石時礙足絕險劈一門途寬不紆曲東南諸洞穴所苦地維促茲遊庶森爽敞及萬間屋恍若古達人推心貯人腹渾淪舍衆有不太別清濁巖奇列千竅尚未及雕劚乘虛一燈入百怪露人目風輪覺森森大氣自回復褰裳行欲進捫黑若相觸陰房長入夜日月光不燭狂思傾海水一洗龍霧毒東西靈境闢真見列松竹（方志云洞深可廿里許昔有高一盧者秉炬深入忽見天光豁然洞外松竹森列）暝坐一縱思莓苔照人綠

晚晴自白泥塘至楊老驛山行

才收薄霧即新晴似畫溪山馬首迎添得白雲成睥睨連岡真似古長城

白泥塘北石零星下坂難教足暫停幽絕山村幾家屋晚霞黃處炊煙青

宿楊老驛

兩山中間夾一驛驛路如繩盡高出山凹忽現數百家瓦屋鱗鱗若居穴下山欲向橋南住水碧堤青渺無路更殘繞砌空百回新月不過山岡來

度響琴峽

排空石筍立一山人向筍上行彎環藍輿舍此即無路危在皆從筍尖步行人至此亦掉心空有細響同鳴琴琴聲愈急步愈促一跌幾將陷山腹我行萬山無此奇過此一折山仍夷君不見危塗莫謂無人到此是康莊通六詔

黃花坪道中

黔中雖易雨一雨亦易晴濕翠甫欲收旱喜霞光明山花亦時開助以百草馨最好山徑奇一轉一曲屏才過清水塘已抵黃花坪回頭

望諸山復覺雲冥冥

泠溪塘

四山盡高出中陷若一井居人欲入縣數里方及嶺松櫟若井闌沈沈閉升景塘兵瞻導騎半日已引領樹杪百尺樓樓前柝聲永相將過溪去溪水清鑑影太古雪尚留何嫌水光冷

牟珠洞

層山天半列作屏下有洞邃藏真經到門口缺若建瓴一徑斜入天光青飛空真人倚疎櫺法象奇古忘年齡千百萬態韜真形旋螺三折步不停石上戴石何瓏瓏巖深無人杳冥冥石腹夭矯參龍形中陷若穴堆蜻蜓凝脂點乳流素馨石嫩可招膏猶零恍如鴻鐘撞寸莛絕巘往往揚空舲有聲無聲難可聆偉哉造物實至靈鑿出雷斧穿飛霆另闢一洞居明星小者如盎粗如瓶否亦或是仙人庭百丈高處懸飛鈴更有一曲雕雲軿馬前兩兩排仙伶馬旁力士疑五丁後來一人殊伶俜側首鬟影光熒熒回身匿避如尹邢千年老鶴初刷翎絕壁萬丈懸猱鋌或如空原萃鶺鴒或如高枝綴蜻蛉如人狒狒似豹鼮回毛宜乘細角麢形奇態詭孰使令久視方得心神寧稍南一厓結作廳嫩綠錯雜同回汀碎影點出疎疎螢一門森森列萬釘五色變幻形竛竮巨者恍若浮江萍山南如坎北若陘幸有巨石層層冏萬古不入蛟龍腥靈風蕭蕭雨濛溟晦朔惜乏知時蓂來遊如夢出若醒刻石欲作山前銘我留一言神倘聽巨斧徑欲鐫岭嵤一綫裂處開明廷從茲光怪不得扃正午赤日來亭亭（時議欲用四川開鹽井法于巖頂鑿一穴以通日光）

過新安塘未三里見絕頂一關高出鳥道即隴首關也延回行半日始至

才過新安塘未抵壠首界嶺樹千重復萬重驚看白道懸天外計程七里行半時我意尚覺來何遲回頭忽驚飛鳥墮隔却白雲穿不過

晚至龍里縣

清絕山城祇百家城門樓上晚吹笳猶餘濕翠收難盡商略明朝作曉霞

早發龍里縣道中雜詩

濛濛四山雨中有一山晴漏得朝暾影林鳩復怪鳴

絕巘疑無路雲穿一徑斜野花隨意放不復有人家

山樵值山樵陡壁亦相揖濛濛雨不晴莓苔綴圓笠

牛羊識分界不復過溪限只有谿魚好斜穿石罅來

全家三五輩種藥此山中開牖摘生果朝霞滿袖紅

誅茅搆一亭遠近皆可徙因貪聽溪聲移入前林裏

觀音閣

溪聲流不盡三折到橋南初日紅猶斂殘冬綠尚酣乍疑僧入定真與佛同龕北閣休教掩衡寒性所耽

小除夕祭詩作

南行逾萬里小歲入三更爆竹驚心碎桃花照眼明（時桃杏及海棠諸種並已盛開）祭應遵舊例醉復盡餘觥笑向兒曹語今年帙已盈

除夕寫歲寒圖貽徐太守日紀

樂府新傳二十篇（太守近勘事定番州有樂府二十篇）蠻花犵鳥倍鮮妍使君循蹟吾能識紀得相逢又廿年（壬辰年太守官英山令時余隨學使者至六安得識面）風光知否入春無竹葉青葱柳眼蘇欲祝一番交誼永臨溪仍寫歲寒圖

卷施閣詩卷第十二

卷施閣詩卷第十三

陽湖洪亮吉著

黔中持節集（癸丑）

人日登東山遇雪復攜客至黔靈山久憩

別來方十日春色滿山村樹矯將穿牖峯奇欲突門
半城新綠影齊上振衣岡露濕棲鴉徑春濃選佛場
我愧非安石山真似白門乍披天半牖同醉雪中樽
松陰委曲廊杏樹攢高閣城中客始來原上花先落
積雨廚烟重穿雲澗水温馬頭山鵲噪牛角野禽蹲
樹侵官道窄山壓女牆低馬逐雲頭上人隨雨脚西
三層樓上雪百尺樹頭花白欲迷天影紅疑迓歲華
廊長縱獨行龕小容危坐天上有人聲山樵墮松顆
小亭三面影清磬四時聲樹暗藏西嶺窗明瞰北城
半窗初積霰一枕昨聞雷（時連夕雷鳴）臘意屏前散春容鏡裏開

新正初一日發筆

誰向黔陽記歲時殘年氣候較參差夢回昨夜燈猶永春入空園柳已知小病乍將人事減薄寒聊遣酒杯支驚雷爆竹都成陣門外三更雨若絲

初春憶里中諸同人

萬山深處住忽憶海邊春不特花香好兼思花下人花枝濛濛柳條長花裏高樓日堪上危橋東轉多坡陀一水出城名蠡河河流至此剛三折亭號鱴舟人亦歇左家兄弟工煑茶閑訪屋北疎梅花錢郎多愁趙生矯瘦董（超然瓘崔瘦生兄弟）鄉語好毘耶室冷晝不扃塔影七級看亭亭圍鑪聚久清談足小臥還繙藏經讀蒙莊興逸不可當來及曙色歸斜陽一童攜錢每先走爛醉城東市橋酒此時十輩五客燕兩客復住荆江邊我頃南行路七千遠道誰拍洪厓肩山形盤回水迢遞夢裏還家亦非易作詩火急欲寄回屈指到日榴花開

貴陽元夕燈詞

花墅連宵爆竹催惹他桃杏一齊開惟餘徑草難全綠却值山南絲雨來
西南郭外盡平疇節使筵開百尺樓燈火似山人似海忽驚天半一回頭
廿家門巷一樓燈火樹銀花夾數層只有笛聲淒怨甚四更還待月華升
金鎖橋西送客回趁人叢處廣場開蘆笙吹徹秧歌起逐隊花苗跳月來
一旬強半雨連綿不信黔南是漏天騎馬出門思鏡聽沿街却喜說豐年
廉訪齋南笑語譁（姜廉使開陽工射每集同官角勝負）當筵絶技使人誇射棚一盞銀燈上牆外驚傳鼓子花
花枝不異故園春短巷長廊記却真倚徧石闌干畔月就中只少走橋人
簫鼓初停坐客稀（魯巖節使以予不觀劇爲擇日另設一筵）半酣筵上換春衣七千里隔津門路却有黃魚入饌肥
古牆陰碧燭花紅待月樓高影數重一簇銀燈山半墮乍看真訝下天龍
疎楊成幄水如烟錯認江南二月天星月未來樓閣暝萬枝燈裏漾秋千

清鎮道中

春陰一堆紅百堆山翠缺處桃花開冥濛綠意石根迸春筍昨夕聞驚雷行人衣上泥猶濕高樹塘邊漾晴色山泉日午開鏡光菜甲花滿疑斜陽

過龍井塘上坡

李花如含蘂桃花已迎笑藍輿再轉復一岡天外奇峯門清峭春塘北折凡幾家飛蓋過樹驚棲鴉回厓陰陰蝶飛滿春在海棠深處暖

春分日抵安平行館作

清削峯巒得未曾峭厓馬上却肩承山泉圜郭綠三里村樹接天紅一層遠道書來春正半小樓人去月初升商量欲待尋巢燕齊捲疎簾喚上燈

沙作塘西上陡坡

連聲爆竹鵲驚回正好山南雨欲來只有桃花解迎客趁人叢裏一枝開

人家多住石塘西石屋參差望欲齊空裏鶻鵃聲轉急山雞飛上故巢啼

中火塘西入山

東厓及西厓深巷密無縫厓窮山寺突補此密林空行人下岡脊騎劣急施鞚石罅三百家隨波綠疑動冥濛遠天外飛鳥忽相送宿雨時一零檐間杏花重却蓋一層雲山房尚春夢

寒食出安順府西門校射

閉門甫經旬芳草已如積黃花瀰平疇春露曉逾白青山迎道左濕翠馬頭滴闢圃三里餘朝晴試騎射隄旌紅閉野岸柳綠窺隙山鵲閃畫弓林烏占門戟于焉心寄賞觀者足若植慚無養生技敢論扶風德聊記在蠻方西郊度寒食

三十日遊金鐘山

百盤升作嶺一石削成臺山簡高逾屋天風響若雷澹紅雙徑羃新綠一窗開正好容危坐齋鐘莫屢催

武當山久憩

道人侵曉初啓關一城花光浮上山闌干影外春陰膩香氣依微塞空際交鳴鶯燕殊有情三里路中飛不停深紅淺白看難足葉底參差聞新綠看山百回眼轉青山殿開處祠元冥殿旁一徑天風墮我借蒲團向風坐此行訪客擬夕陽一騎忽復來山房傍花南行衣袂濕花裏先聞響鳴鏑（是日彭軍門廷棟約射鼓子）

初一日出南門至華嚴洞持燭入三里許

百折山已深遵巖復千轉山扃深萬仞欲往怯途遠洞門蠟炬擲兩頭直下無底光難留奮身一擲若飛鳥回視偏驚洞門小土花濛濛綠滿衣巨石礙路如雙扉牽衣屈曲入扉罅飛瀑偏從兩肩下危厓覆釜下轉空大聲如鐘疑蟄龍孤笻欲拄不得拄地底陡復衝天風厓窮路斷天愁晚半寸燭中人復返高低三里路蜿蜒出履平地同登天當時誰把華嚴說已覺豐干太饒舌我欲磨厓易舊名讀書山畔藏書穴

華嚴洞外山甚秀折而無名縣人趙氏聚族居焉余歲試安順趙氏

子弟獲雋者文武各二人因以讀書名其山從土人所請也

城南十里路回環百折烟嵐水一灣却喜青衫迎馬首華嚴洞口讀書山（是日值諸生釋菜回）

初六日發安順作

昨旬騎馬入行臺草脚疎青尚未回今日藍輿向西去海棠花放蜀葵開韶光欲老愁梁燕碧月初圓照酒杯莫更匆匆感時序山榴紅綻客仍來

上巳日自鎮寧抵安莊道中

銀塘北去山如鎖正好一村新綠裏沿林乳鵲飛刺天掠得餘花落千朵藍輿小睡轉數岡夢裏時觸幽蘭香山危已換長繩挈一半花苗帶花出林深綠暗路欲迷却喜穿樹如鴉飛今年上巳風差緊分水橋邊鑒春影過橋南北分兩堤樵徑北去行人西柳絲濛濛挽客衣去路開徧黃荼䕷

白水河

我尋白水源澗削流殊細西經白虹橋河聲始如沸前行十里響不停巨石欲裂穿驚霆河流至此經千曲激得飛濤欲升屋回頭屋後山俱破却讓河流隙中過非烟非霧鬱不開此景豈是人間來忽驚一白垂無際高欲切天低蓋地泉聲落處搆一亭水色正壓羣山青離潭一尺波如斛襯出空潭影逾綠蠻方三月景不妍賴此兩兩懸珠簾轉愁萬古簾難捲隔得仙源愈深遠（潭側有水簾洞爲昔人避兵之所）潭旁一枝花較紅照影只在空潭中四圍山色高如岸秖覺白雲顏色暗眼中神物誰得看（潭中相傳有犀牛伏此）會待月午波心寒行客去不停孤吟我偏久泉飛兩派君知否分送行人出山走（亭側有二道往雲南及南籠府者于此分）

雞公嶺

險絶雞公嶺枝蟠百斛蛇（嶺背有古藤粗幾百斛）上樓天欲墮攀樹日初斜怪石團孤寺蠻烟簇幾家下山途更窄警客有棲鴉

關索嶺

山南路飛鳥亦不知排空翠巘逼天住乃識細路懸如絲前行問路頻相失時入穴中時出穴東西向背杳莫分幸向林梢辨斜日兩山中間夾一橋細水畢集聲如簫過橋三折方遵嶺忽訝危橋若深井前行籧篨後戚施時俯時仰愁難支征衣匆匆棘心挽攫客復有青松枝居然一廟藏山半上視山巔尙霄漢停輿聊復酌山泉以手讀碑疲復換後先濟美誰所云（嶺上有關索廟相傳祀蜀漢前將軍子）當日或隸征南軍神扉開處山僧迓我敬英靈且先拜虛亭留客聽晚鐘炊火遠雜山花紅出門撲面風尤大幸有扶人竹千箇君不見來途一綫雲初破天上驚看馬頭墮

永寧道中

一馬行天半雙旌逼嶺頭澗光黃奪月山勢黑吞州蟻穴開平郭猨梯直戍樓人家止三兩相對雨中愁

哈馬塘

哈馬塘邊路肩輿趁午晴山如重甗合人亦左擔行竹密都題字花香不識名前旌且回緩留酌野泉清

抵盤江過鐵索橋久憩復下坡至涼水營午飯

盤江水流千里三月江水清泠泠望無底岸東安順西南籠天半一橋飄若虹空中疋練交如織知費當時幾州鐵高低兩層鋪板平人行半空馬不驚登樓試面晴江色陡下驚看一千尺四圍山勢若削成樹亦直上無縱橫危厓盡處僧房鎖三月榴花已如火闌干影裏望行人一半分趨石厓左蠻中節物何太壯百卉開落誰平章賞心豈獨無儔侶鶯燕南來亦蠻語出門石罅路不分烏道十里鋪黃雲涼塘三百家忽覺春如海我食盤江魚還憶盤江水

普安道中作書寄南中諸友

別來春色已成團一種花枝隔水看榴火樹中風驟暖芭蕉聲裏雨仍寒蠻方不定陰晴景瘴嶺先慵旦晚餐（南籠一府處貴州極南徼有瘴氣客此者宜節飲食居處是以云）便欲寄書無別語七千里外客平安

新城行館卽事

繞廊不厭百回行客已離軒酒尙傾銀燭一條花兩樹伴人清夢到三更

闌干都復綴青苔鋪地松陰綠不開半捲竹簾貪看月鶺鴒啼雨枕邊來

南籠苦旱余抵郡二日卽得驟雨然麥苗未暢發也十三夜甫就枕卽聞雷聲自南來雨急如注徹曉不止喜而有作卽柬張太守鳳枝

經旬誰說使車閑憂旱心情未解顏乍覺清涼思擁被忽驚雷雨欲移山沿堤松柏爭飛瀑合隊烏鴉猛叩關却趁雷光升閣望已聞歡喜到苗蠻

答張太守鳳枝見贈之作

領郡天南復幾春退衙仍是苦唫身苗蠻繞郭風偏悍孔李通家誼最親千樹影中圓月上萬山深處一官貧閑情譜到雙紅豆莫哂吳儂白髮新（太守有紅豆詞二闋極工）

南籠府東郊試射士作

盤馬場西綠欲勻紅旗獵獵起纖塵貪看一角春山翠忘却當前角伎人

南籠道中夜行

一條馳道倚晴空破曉先聞響角弓正是柳塘風急處亂花隨馬入雲中

藍輿三折面方塘雨後溪光著意涼行到石橋剛夜半野花殘月鬭深黃

羊場塘西見海棠

三月風光疑有恨十分顏色已無香林昏露薄誰人看留得松陰護曲廊

發新城道中值雨

別來春色已陰陰收拾高低徧野金（來時菜花極盛）一晌東風豈無意雨絲都灑百花心

三望坡騎馬歷黑土坡老鴉關諸隘

三望坡前綠欲迷一鞭高與白雲齊多因馬上人回首惹得春禽逐馬蹄

楊柳三層接綠苔春陰如海浸樓臺山凹一騎穿花出錯認雲帆天半來

度老鴉關

絕險疑無路回頭雨復來正愁疲馬感却值嶺雲開細草黑如霧野泉聲若雷輿前長官拜何處與徘徊（安南令張君世昌迓至此）

過保甸塘至盤江道中

隔江途若綫正對行人面更轉百坡陀江流尚難見

春盡日發新鋪至永寧州道中

到曉風難定山雲欲亂飛上樓初破夢過嶺復霑衣石澗草蟲響藥欄花事非去程三十里如夢雨霏微

道中作家書戲占一律

過得鷄公嶺蠻風說亦愁春田喧蟋蟀晴木囀鵂鶹雷雨輒排戶牛羊分占樓居人怕飛瀑竹屋製成舟

自永寧州署發至北口塘值雨

百折途如綆千林晝若昏嶺藏初祖塔苗別仲家屯竹瘦欲穿石雲奇竟塞門隨車謠已愧偶值雨翻盆（連日至安南永寧皆得雨土人有隨車之謠）

觀音洞

仄徑西來日欲曛洞門流水綠沄沄擡頭忽覺峯奇峭錯認天空數朵雲

半厓音響若聞鐘石罅纔開蘚復封誰識洞中仍有洞小橋流水一株松

自界首塘至駱家橋道中

南岡北阜自分條如雨谿光路轉遙欲引行人向東去柳花攔定駱家橋

乾溝道中書所見

新綠填街馬過遲幾家竹屋枕陂池鴨欄明淨鵲巢整却有野棠開一枝

初六日渡鴨池河至四方井道中作

隔窗催客鳥何勤涼甚先將濁酒醺才欲出門衣袂濕馬頭猶罨昨宵雲

江干清曉泛浮槎隔岸山隅路幾叉行入白雲紅萬點半空都放石

榴花

將至黔西東州守張同年曾垪一首

憶昨相逢渭水邊忠宣門下說齊年同官萬里君尤遠曾宰三峯吏是仙到處溪山疑綠野（予曾兩詣桐城並至相國園林）別來京國望紅箋（時郎君計偕北上）銜齋借榻心殊慰爲我先開卜夜筵

四方井至黔西州道次

危途既稍夷平壤拓十里溪聲流四面山亦伏不起良田富林麓百鳥展然喜固知巢危匡心亦匪得已溪田新雨後波活掉魚尾裊裊青竹竿抽捎入雲裏途長怯晴日迂道走坡底一頃荷花風炎蒸忽如洗

十九日至大定城西坡上校射歸塗復詣斗母閣看飛瀑

射場距五里清曉聞吹笳初日旗幟翻鳴鉦出官衙拂露過北郊先驚樹頭鴉藝士植若牆臺高建崇牙下馬入鎖廳山青四周遮臺杪射的紅高低奪明霞一水出道旁來源抑何賒牆缺竹樹交路若之字斜直下百尺餘依微有人家雲氣復四飛驚風走汀沙回路改郭西山田夾鳴蛙飛瀑空際來瀉此半嶺花客倦欲暫停禪扉試煎茶

路穿巖

萬仞峯何峻巖腰豁一扉遠從波影入已有日光飛攀徑野花綠排空石筍肥谷鶯偷覰客時復閃紅旗

烏西塘

清晨馬上來薄莫烏西宿烏西人已知巖頭注雙燭

黔西州署西偏有海棠一株大蔭半畝惜花時已過同年張君約科試時再過此相賞因作此以贈之

海棠籠半畝辜負此花時車馬何因暇闌干有所思碧窗懸舊句紅藥剩殘枝不是張公子誰能訂後期

張同年邀遊東山寺

山厨連日綺筵開邀客東峯角伎回（是日約同人在山棚角射）我比謝公心更冷屏除絲竹始能來

石峭潭空夜氣生少焉亭上燭縱橫酒闌倘復待殘月北斗欲斜山四更

將至爛泥溝上嶺

四山飛瀑合鳥亦誤西東乍劈林梢綠遙分寺角紅幾家波影外終日雨聲中絕險藍輿折尤防撲面風

革撥塘遇急雨

百道飛泉合魚龍欲上天戍樓何處在野水忽無邊徑仄花迷眼崖傾棘刺肩夜程猶十里愁絕馬難前

夜黑行三重堆汎南諸山中

卅里羊腸路高低夜色浮虎風腥撲面榴火豔撞頭雨急三層磴雲迷百尺樓林梢一聲磬隱隱出平疇

贈周刺史景益

卅年家住蠡河灣只隔衡門不往還清切早聞登上第沈淪我亦厠朝班閒情偶欲消餘晷（君善度曲）遠宦同應歷萬山何日對床鄉夢好白雲流水自潺潺

渡渭河橋

渭河北去路尤稀急溜橫衝石徑微二十二條衣帶水劈空爭欲上山飛

楊柳塘道中

雨絲初斷日光微十里亭前試袷衣剛被軟香吹破夢滿山黃徧野薔薇

白蠟坎道中

忽覺身無據藍輿下半空冥濛萬重綠中隱夕陽紅客醉連宵雨花殘昨夜風誰言播州惡土脈較疎通

鴨溪道中

水田千百級中有石泉青一道復孤下四山相與冥過溪晴乍永隔岸雨猶零最是椒花好時時破夢馨

五月五日遵義試院憶里中競渡之勝十首卽寄錢二維喬趙大裦玉

溪流一曲巷雙條燈影三層接畫橋我亦趙家樓上客七千里外憶今朝

新闢柴門遠市廛病餘讀畫復逃禪（謂錢三）多因暇日添遊興偷上吳孃鴨嘴船

內河昨日雨蕭騷溪水平添綠半篙惹得龍舟銜尾去十番船泊北城壕

簫鼓聲聲壓畫檐整衣多半出褰簾檝頭艇子如飛去就近還趨八字尖

河干扶醉却歸來聽雨樓窗半面開偏是謝孃諳食性枕函堆徧紫楊梅

兒童撲手說端陽杏子輕紅梅子黃乞與一瓶桑落酒醉眠仍入少年場

三元閣上久裴徊天氣陰晴乍熟梅畫舫塞河人塞岸忽驚雷雨打頭來

雲谿谿北接官衙添得紅闌眼乍遮好是一河燈影白橋東錯認月西斜

連日河頭畫舫開無端鄰嫗亦追陪溪南一樹石榴盡都到美人頭上來

艾葉紛披蒲葉長盈觴酒綠泛芸黃蕭王里畔鄉風好幾日門前角黍香

遵義試院

花紅結作屏山綠圍成障引領望山城山城在天上

遵義校射場在城外六七里因就近假副將署射圃校士

三面青山繞角場僅餘一面入斜陽沿林石細馬堤脆帶得落花來射堂

三里周垣百尺臺斷碑如戟翳莓苔多應曾作老蛟宅夜半石厓喧怒雷（署本明楊應龍舊宅）

回龍洞

過橋凡五折已到遠公廬徑削才容馬溪喧欲上魚曉烟搖竹柏初日定村墟莫訪乖龍洞泉靈脉久淤

桃源洞

名區馬到亦徘徊竹葉迎人鳥語催已覺溪山隔城市絕無雞犬有樓臺前塵事向殘碑讀（洞土人相傳爲李太白聽鶯處）絕壁花爭五色開依舊澗聲流不住錯疑重到武陵來

渡烏江

出山殊有戀山心飛槳迎人過浦陰百折水紋千折嶺急流時見點波禽

江流中劈四山開雨後江聲怒若雷萬朶白雲空際落錯疑潮自海門來

馮巡撫光熊招飲卽席賦贈二首（是日馮初度）

早識雲間大小馮（時令子開州牧克鞏亦隨侍在署）蠻方可幸服官同欣看裙屐筵初啓難得民苗歲屢豐橐筆卅年呼內相（公久值機廷）趨朝四日領司空（自山西巡撫入覲特旨署工部侍郎四日卽有黔撫之命）到來倘覓稱觴地却有東山若待公

咫只衙齋遞往還識公心跡幾曾閑五年官已移三嶽（公自山東布政司調直隸旋擢湖南巡撫又調山西）八月恩先洽百蠻（涖貴州任甫八月又調撫雲南）秋半風雲迎使節樓高烟雨夢鄉關移家我合稱同里只隔明湖水一灣

使院後牆俯臨縣倉有荷池十頃癸丑二月將按試上游命工築三層臺于牆內五月杪歸池荷正花臺適告竣因分日讌客于上同里楊上舍浦爲繪千葉蓮臺雅集長卷同人各繫以詩余亦率成此篇云爾

北人喜看山南人喜看水我雖南人居北久有水有山方不悔胸中先有萬仞山山外流水聲潺潺欲從山斷水流處更種疎花築廬住拜官昨歲來筑中所見宛與胸中同不特有山有水有高閣且喜山緣繞閣閣外十頃荷花紅爲補竹百竿爲築臺三層倉厫百舍比如櫛靜裏已落書窗燈花枝紅水流碧雲氣時黃亦時白有時天黑雨欲來却好一窗收五色宴客既有藕藕底復有魚池蓮可劈桃可食酒盞借此青芙蕖簾垂百尺樓千丈讌客真疑在天上窗櫺八角燈影聯一城居民望若仙樓高高觴滿滿豐歲莫教行樂緩黔中有山皆可田雨足便已成豐年新秋昨夜涼風起樓閣都歸雨聲裏君不見紅荷花開亦無幾接得稻花香十里

七月五日曉出南門三里至南嶽山下射圃校士回塗小憩野人籬落偶成

數月不一出禾麻已盈疇炎暑曾幾時節序慨已秋離離瓜田花黃朶露未收日出鷄尙鳴沿灘飲羣牛射圃向北開南折路苦修旗門揭峯前東西兩高樓迤左百尺牆觀者積上頭山鵲噪不停矢向巢上流馳道滃白雲馬行亦遲留回途改西南偶作物外遊園扉映方塘竹筍秋尙抽防驚幽人眠花裏停鳴騶

七夕四首示女紡孫

一歲十二回回回拜新月何事禮雙星一年惟一夕

牛女緣何摯天人路本殊何須借靈鵲月裏有蟾蜍

挈得書千卷樓頭曝不停分將小兒女樓下拜雙星

銀漢間紅牆迢迢理七襄天孫如果巧何事不成章

十六日姜廉使開陽招同馮巡撫光熊萬方伯寧吳超尼堪什張繼辛三觀察暨徐太守日紀聽綠軒賞荷即席爲賦采蓮詞十二首幷邀諸君同作

牂柯秋到雨如麻盼得新晴露已華我自看紅君聽綠（一月前余曾邀同人集紅香館賞荷）參差一月賞名花

曉日華筵水上開瑣廳千尺接層臺笙歌小部雍容甚都雜兒童竹馬來

門前赤棒肯攔遮齊放遊人入使衙怪底鷺鷥無立處壓波人影黑于鴉

鳴騶來處甫侵晨午榻橫排任欠伸各占一亭陳百戲却忘賓主是何人

束素腰纖點屐高（是日令諸歌童結束作采蓮女子）花非勺藥即櫻桃旁人錯認紅粧好十五吳姬刺錦篙

偶然擊楫趁波平也學津船打鼓行消受小年無個事一花開處一飛觥

繚垣日午轉驕陽一例都將小繖張知有美人空處立好雲低爲護明璫

水心亭北接危城亭左先聞按玉笙且覓柳陰深處坐暫停雜伎奏新聲

無端燈影欲迷星高挂檐牙下繞汀空裏忽驚添異采晚霞黃入電光青

百重擔子憩牆陰小合高擎唱點心一樣酒帘花外颭亂吹羌笛搊胡琴

薄暝遙看打槳迎紫微花點照波明若非萬里橋橫岸（軒側有萬里橋）尙認吳頭楚尾行

廿年前乏此花枝（貴州近年始有荷花）小艇何由泛曲池此日黔陽似江左當

筵爲譜采蓮詞

十七日徐太守曰紀偕安順遵義思南石阡黎平銅仁六太守威寧麻哈開州普安四刺史松桃丹江兩司馬貴筑遵義及候補諸大令復邀集聽綠軒賞荷是日馮巡撫萬方伯以事未至卽席戲柬諸君子

笙歌隊裏許閑行月黑簾櫳水自明鸜武亦知遊客意此來看雨昨看晴

夜涼移席屋西頭燭跋都同笑語流怪底諸君與偏逸座中有蟹少監州（是日始食蟹）

鄭州倅錕自永豐寄近作百篇乞爲點定因率成長句題後并寄張太守鳳枝

我從黔靈山望子萬峯底知君升黨嶺夢遠亦千里山能隔面不隔心一月不斷瑤華音官閑一室開常早虎跡訝多人跡少使君句好誰能謳高吟祇憑石點頭怪來詩札霪如許道遠聞經普安雨我時宴客開華堂發函先擲馮侍郎侍郎讀詩笑語我屈宋衙官何不可東南賓從萃一時更拓北牖哦君詩八行莫訝詩牋皺入坐荷香可同嗅三更客去益朗吟涼月正墮層波心倦來復憶南荒守索米還家得之否書成燭跋贅一言蠻府參軍我詩友（時太守欲假百金歸爲兩親壽聞尚未得）

馮巡撫既作外臺讌集詩及見余采蓮詞十二章卽日復依韵見答其用韵之妙不減皮陸爰作此志謝

傳牋飛騎一何忙射虎將軍善挽強不特事功吾拜倒瓣香直欲到文章

新秋回憶早春時頻把餘閑付酒卮燈影兩層花幾朵博公二十五篇詩（公元夕燈詞及兩次賞荷詩共二十五首）

吴司馬玉墀洗硯圖

瓶花齋中書有目不減鮑家知不足搜羅各本元宋明天一閣中無此精東方卌萬言南閣九千字盤盤嗜古三十年歲宴不知門外事忽然四十作漫郎騎馬遠復來炎荒牙籤錦軸誰寄將書少乃珍硯一方蠻陬豈獨無書假硯亦止憑縑素寫（君未攜硯來所見止有圖耳）一世難耕嘅石田半生卒業思蒼雅可憐有硯不鈔書僅寫年來主客圖開緘忽欲念良友讀畫已覺忘朝餔因君我憶卷施谷千本異書碑百束他時兩客各歸田硯北還從借書讀

十四夜坐月

初三逮十四月止晴一宵差喜魄已圓清光徹層霄鄰東歌吹聲舍北亦叫號豐歲庶有期中坐喧酒豪而我亦甚閑銜杯飲陶陶一酌天宇開再酌雲氣消悠然到三酌月采如鮫綃兒女集我前競索梨與桃礎潤既已收房廊步周遭幸此徹夜光歡喜到汝曹他時返江南水郭景倍饒結伴或采菱沿堤泛輕橈比舍攜密親相將走谿橋此景汝勿忘興至我欲謠紅燭忽斂輝開簾已崇朝

寫管下名山圖八幅寄富尙書綱

古人祝長年類取象岡阜我今頌尙書亦以山爲壽尙書八州督惠澤及民久前時持節處閩海及陝右仁風所丕播地力實雄厚每于奇絕處皆得未曾有中南從東趨太白向西走武夷清暎海華岳秀參斗尙書前按部一一迎馬首飄然來萬里清夢憶之否雲奇嶺復奇倏又落吾手碧阜出我前蒼山峙其後烟嵐日千變各各入窗牖春秋多勝日時復挈賓友咸云享清福得此蓋非偶慚余課士暇禿筆有如帚翩然圖名山不敢雜培塿圖成寄尙書應復開笑口尙有飛仙人同來獻春酒

過隴首關

排空傑閣勢迢迢百折才能及嶺腰只向密林深處轉怕憑風力上層霄

新安塘道中

橘柚叢中半里遥秋雲如畫東林腰溪南欲訪閑親串趁曉先支獨
木橋

村村都喜說豐年板屋斜開穲稏邊飽飯芋魁無個事盡收雞犬上
樓眠

廿二夜看殘月

團欒時節雨辛酸待得如鉤轉耐看那識幽人有深意五更樓閣坐
高寒

谷子塘

人行谷子塘林木始回互野花生東西葉葉悉垂露肩輿欲東轉黄
犢忽攔路旆影拂曙鴉驚飛四穿樹初陽開谷口樓閣恍無數知有
山僧居泠泠曉鐘度

九日偕署中同人至城南福泉山高真觀登高鄭大令五典設筵于
此相待即席賦贈

纔經寒露辰已值題餻節騎馬上城時暉暉半樓日胭脂花紅菜甲
黄夾道半里來山房主人開筵樂未央琥珀作盞茱萸觴幽禽語琳
琅清磬聲疎越騎馬下城時輝輝半樓月仙人樓閣涼意生隔嶺遞
響山泉聲欒光如霞出山頂却壓萬家燈火影

九月十一日發平越至葛公橋作

平明天氣晴送者逾五里言尋葛公橋乃復居釜底泠泠江一綫絶
壁插江汜嶺樹鬱百重淩晨露如洗危亭峙林表初日出亭裏花朵
映日紅晨扉竹中啓鄰舂杵相答童叟色俱喜白屋飯已香幽人睡
難起

清平道中

四山茶花香黄白均可愛花苗聯袂出時折一枝戴秋葵盈半畝野
蓼色如醉危塗穿竹徑竹窰出岡背險絶天半程疲蹤屢思退前旌
久延佇半晌甫及隊行及羅仲塘山雲轉深晦

藍橋至草塘關道中

藍嶠及草塘十里壁如削濛濛棘生刺左右難著脚回崖野花豔谷
口日西灼石竅噓北風鷹鷲馬頭掠人禽爭一竇撲面險欲著東西
缺盈丈道險藉略彴樹杪俯石樓窗櫺望依約驚沙莽成陣馬走前
復却半道聞語聲長鑱劚山藥

過偏橋西三里上一陡坡

石黑雨亦黑行人向何處巉巖當面出欲往決無路蹊斜非意想時
隱復時露石罅逗一門奇花忽無數高低盤百級樹杪作回互撐客
西北風洶洶有如怒頻于奇絶處欲把生命置老樹猛攫人踉蹌敢
回顧危疑行半日深險已畢度出谷路轉平欣然下徒步

翁頭塘道中

半嶺昏雲積不開空山秋盡恍聞雷怪他百道山泉合却詫藍輿飛
渡來

翁頭塘北路尤賒屋脊橫看一徑斜誰向閑門訪秋色夫容開偏野
人家

自平貫塘至白巖汛道中

午餘都枕白雲眠兩兩飛泉出竈邊肯向淮南乞靈藥本來雞犬只
居天

馬頭濃綠間深紅半日全行複嶂中百轉千回抱村塢江南無此好
屏風

濛濛絲雨日千回夕照光中霧半開怪底樹頭山鵲噪却驚天上筍
輿來

秋來風味足山家探淺園林百種花先有入樓紅柿子飽嘗聊可當
谿茶

石阡城南温泉

石罅空濛逗燭光訪泉亭上拂衣忙半生莫訝塵勞甚已試人間第

七（湯予所試温泉直隸則盤山陝西則臨潼盩厔江南則黄山硃砂泉及和州句容與此而七矣）

白石渾疑築釣磯流從壁隙漾依微形神釋後却危坐蝙蝠嚇人頭上飛

自塘頭舟行至思南府城外

青山至塘頭南北忽中斷驚流適有幾葉舟一半舟行半登岸帆影欲入地馬嘶驚上天高高下下行不歇馬力反後帆居前雙江合處波流拓急溜平添水千斛高低橘柚合一村五色石中魚比目風帆北轉飄雨絲馬上戴笠知多時舵樓半晌酣清夢馬背人愁濕衣重江流曲處城郭開岸上一騎驚先來船頭吹笳船尾鼓濕霧驚開日剛午

出思南府遵化門道中

一山方如筐一山圓若筥山真中繩尺雲亦就規矩偉哉造化功幻此亦奚取奇零不能割嵌以數僧宇霞景正欲升炊烟穿縷縷林紅初曙日潤綠昨宵雨誰闢天半扉幽人正軒舉

至思南府城東七里校射作

三里出郭門七里至角場村官藝士已先待日乍破曙雲蒼涼忽然對面誰能覿霧捲千人萬人去須臾一騎來破空帽影正罩晴暉紅斗坡直下誇輕舉馬背白雲飛縷縷山雲高高上接天萬綠倏現屏山前紅林蕭疎噪山鵲屋後人家飛矢著

夜起至射堂看殘月

樓臺高下樹縱横環郭峯巒不見城好是四更山月上獨來亭裏聽灘聲

觀音閣

到來已覺上青天尚有人耕屋上田老樹綠零前夜雨夕陽黄破半城烟江聲似恨山重疊鄉夢都迷路七千且倚石闌閒啜茗半空甕果落僧肩

小厓關

足底先驚萬疊山半空樓閣自回環紅雲堆砌不知冷白水繞門無用關日影鏡光偏照燿鳥聲人語合綿蠻差憐送客殷勤甚七里岡前馬未還

將至掌溪塘道中

歷徧危岡陟淺沙沿江途細欲如麻蠻鄉秋盡饒春氣十月猶黄菜甲花

客程難得片時閒穩臥藍輿出險關欲剩心情看江水垂簾行過幾重山

將至石阡道中

水西林塢好迢遞隔東村偶跨水牛渡閒從石嶠蹲嶺穿疑有路雲定不知門清絶垂綸叟忘機坐竹根

重浴石阡温泉

百里裝方卸孤亭馬獨來誰云此冬日聊比坐春臺磴削穿巖竇屏虚障水隈奚童款扉入一綫夕陽開

曉發路瀨塘

離堂尚聞雞暗谷甫見日濛濛荆棘影披草至絶壁露氣周一山秋衣冷侵骨回瞻驚後隊如蟻穴中出前旌復穿雲石瘦路如髮風蘆聳清聽時墮隔林橘客倦欲少休茅軒樹頭突

將抵荆蓬塘

誠知山百折每折非意想飛瀑聞一層泠泠愈神往茅齋雲際逗絶壁倚仙掌十月花尚紅松濤落清響山田欣倍入石囷列三兩豈僅人事饒雞豚藉生長兒童乘冬隙倚戶結絲網相約捕渚魚烹鮮佐樽盎

過思南塘道中

高下田如百衲衣人家初日啓雙扉草中尚有閒胡蝶却恨蘆花作

雪飛

轉覺空山氣候春冥濛花氣拂蕭辰峯根獨石誰來坐時有松枝掃落塵

出鎮遠城南三里試射士

一半山雲雜水雲到來空裏草香薰環牆人語覺清脆曉日射堂紅一分

寥寥飛矢去如星惹得樵蘇跡暫停天半午鷄啼不徹東南樓閣爨烟青

沿流歸復誤西東出郭燈光映水紅不信烏巢皆戴屋幾家樓貼半空中

送姜廉使開陽入都

相離真不忍且盡酒千壺每歲衝風雪憐君在道途（君自言五年除夕皆在途中）計應朝北闕且莫憶西湖好趁帆檣便行過故里無

同官凡幾輩接跡戍三邊（謂歸玉顧三方伯）吾子能孤立君恩僅左遷暫還諸季節行贈繞朝鞭他日金臺側相思屢寄牋

冒雨訪諸葛洞

雨聲無時停天宇忽已黑輿從空際下昭路有白石前行未及轉飛瀑已及額蒼蒼兩層厓萬古積暝色懸流至三仞雲出波下白排空列千竅難作老蛟宅居人掩關坐屋上浪花織傾耳聽此聲天空地疑拆

再度響琴峽

黃平州度玉虹（玉虹峽在黃平州南）青天飛下一白龍魚梁江度琴峽十萬絃聲驚拉雜大聲疑宮小聲徵激得山雲去如駛斷厓崚峋石色紫厓上沈沈日光死離波百步飛雨飄隨響曲折經危橋溪風蕭蕭溪月靜疑有神魚出波聽

黃花坪道中

連岡西去路千重竹色蕭蕭閉嶺松照路野花然似火出山流水活于龍風棱時掣當風燭雲朵驚飄隔院鐘錯認脫綿時序近豈知寒序迫隆冬

再經隴首關

朝晴爽氣通胡蝶尙西東錯訝春花放平原野燒紅

掩關草復朝香篆生林末孤客心易驚上樓雲欲活

雪意（試貴山書院諸生題得先字）

嚴凝樓閣杳難眠是處林巒夏暝烟飛霰乍飄孤嶼外重陰欲釀小寒先光埋高下三更月雲黯西南半壁天不是官齋望偏切欲憑盈尺卜豐年

卷施閣詩卷第十三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四

陽湖洪亮吉著

黔中持節集（癸丑甲寅）

初五日近山堂消寒一集分體詠秦宮人鏡（鏡銘云天上見長心思君王八字）

六王雖畢閣左空男行築城女入宮長城東西萬餘里永巷迢迢亦無底宮中永巷邊長城內外結成寃苦聲入宮詎識君王面三十六年曾不見轉思天上歲月閑那識相見期仍難斑斑血淚銷難盡剩得團欒一方鏡攜來照影影亦寒明月尙作秦時看非珍異物思垂鑒背上千年土花豔君不見鏡銘八字誰所爲篆體絕似東封碑留伴斯刻千秋垂

家大人命同作　飴孫

祖龍一臥羣雄起三月阿房土花紫千年宮鏡出人間往事分明亦如此玉容顧影人爭羨昔日紛華鏡中見驪山明月夜梳頭竹宮歌舞朝勻面鏡能察面難察心冷眼那及金銅人菱花徑尺青絲紐拂影都誇好身手可憐三十六宮懸不辨興亡辨姸醜天上迢迢望本奢昭陽銘後事如麻誰攜玉匣閨中物去照宜春苑裏花

初十日潄石山房銷寒第二集題張太守鳳枝珠還圖圖爲太守侍姬冉氏所作姬母無賴妄搆訟端姬由是遣歸其母謀別嫁之姬翦髮自誓乃止同人感其義勸太守復迎焉爰作是圖名曰珠還亦所以美太守也

瑣廳圍坐燭如山本事詩成手自刪輸與淸廉海南守六旬傳說去珠還

自返蓬門百事非香雲和淚剪依微從茲百幅梅花帳不覺蕭娘鬢影肥

兩條官燭影闌珊百詰初窮語抵讕絕勝河陽舊潘令種花猶易護花難（謂陳大令）

暇日閒窺靑瑣旁玉山筵上未頹唐抵他一曲翻風怨只有銷魂淚兩行（姬以訟事未結留貴陽守署匝月一日隨徐恭人觀劇偶窺坐客見械齋太守在席不覺垂淚）

輕車油碧許迎回紈扇親拈出鏡臺（臨行徐恭人以二絕題紈扇贈之）不是求仙舊童女肯隨徐福住蓬萊

垂老休嫌善賦愁使君宗法本風流他時九曲梁溪上合與修成燕子樓

十五日藏春塢消寒三集題范巨卿碑額卽送張州守曾埒南還

昨者黃少尹（此碑刻係戊戌年夏亡友黃君仲則所貽）貽我金鄉碑摩天石刻揭巨孝復有獨行名孤垂洪流浩蕩豐碑沒僅識靑龍舊年月八分徑寸誰所書無乃山陽縣君辪傳觀足令友誼敦二千年來八字存若言至性刊金石不數王貢兼雷陳一篇論愧朱公叔中世交期益翻覆賣友人傳鄺曲周面朋我恥蕭光祿史家創格非好奇欲與薄俗貞心期不傳吏蹟傳友誼此意亦愁知者稀開緘淚已垂言下恨不還君伴長夜匹馬招魂又一時荒阡種樹知何暇百徧摩挲紙亦光含情重送郅君章他時北上金鄉道酹酒應臨官道旁

家大人命同作　飴孫

烈士相交祇情性一千年來傳獨行偶從山縣拓此碑姓氏偏教坐生敬卓哉山陽范使君獨抱古意超倫羣豈其交誼足不朽乃寄金石垂斯文千秋一語饒奇旨生死論交自君始始知友誼殊可珍交到重泉合心死郅君章與殷子徵未識死友焉知生長沙學生新野卒縱不生交亦心折巨卿好友不顧身落落死後殊無人幻形誰復論爾我一往直欲兼幽明鄉民翟循縣君辪留得金鄉墓前碣篆文不特軼八分好補酈元經注缺建安以來世俗澆慨然何止劉孝標願將剝落數行字持贈世人同石交蠻鄉刺史殊今昔況值窮冬束裝日偶讀廬江太守碑一篇還贈張元伯

張州守瀕行又以素冊索詩復成二絕句

風雪連晨偶滯留行蹤莫爲左遷愁君看判府威名重絕勝西南領小州

紅塵十載鬢初班却喜今因定省還欲借寒威暢離緒留君十日住黔山（時留作消寒第三集）

二十日聽雨蓬消寒第四集同詠諸葛燈

尚從遺製識英靈五夜軍書肯暫停收燼未應忘火德穴胸先已勒金銘虛疑絕徼留銅鼓遠憶高原墮大星畢竟出師餘恨在至今燈影作深青

廿三日寫歲朝圖贈馮巡撫光熊並繫以二詩

如水臣門日往還識公清節服諸蠻何妨饋歲無長物自寫黔南幾尺山

錫香粥鼓滿平疇鬧得花香出樹頭都是蠻方小兒女春風竹馬十三州

二十五日思補齋消寒第五集即題徐太守日紀陽春有脚圖

何妨遺婢中閣聊爾充君下陳欲賜人間湯沐先回天上陽春

蓮蕋屏風凍雨梅花紙帳春雲待過消寒九九預防修竹彈文

附　飴孫

温和足底有春光着意真能識熱腸頓憶孤山林處士梅花多處太淒涼

早從洗濯見風流一晌春華偶滯留不着人間閑冷暖此鄉端合號温柔

小除日消寒第六集招同張太守鳳枝孫刺史文煥陳大令熙藩王參軍湛恩暨兒子飴孫卷施閣祭詩即席成六十韻

我方謀讀書俗事急除屏爆竹出我旁瞿然心始警起來視林梢失喜發桃杏（黔中花事最早）明明紅燭燄一歲去無影因之思我友走僕急延請陳生疲案牘王子困簿領孫郎耐繁劇張叟性剛鯁窮冬居省會衣敝鞍不整居然七千里聚此數萍梗豈無還鄉夢隔越萬重嶺蒼蒼四邊山城郭若居井牛車行鼠穴一笑等蛙黽差欣合并數未覺昏旦永規船作吟齋製小類舴艋獸炭紅一爐先堪辟奇冷雙棚支鼓子弓弩嬾不檄楗門誰更出一室樂恬靖房廊稍曲折衆詫若仙境堂阿鋪長筵胾脯雜飧饛霜螯搗初碎鮮鯽已剔鯁滇榴暨勻橘兼不棄梨楟南方來百物圓蟠長者蠹歲除饒食品一一列盤皿非徒祀心神藉以壓災眚明燈懸四角香炷紅耿耿高杯羅數十文石及生礦雄黃鐫兕虎犀角刻蔆荇或如肘生柳或若瓠有癭爭先誇大戶蓄意欲吞併盤飧來陸續誰識夜已丙慙余少孤露敢說有殊秉時時避詩債獨處心怲怲永豐才尤奇筆早露鋒穎創爲小言賦剖析到句鼆南龍年六十齒硬截春餅雖然能飽啖不改顏瘦瘠惟愁酒杯寬苦語求減省參軍揮千言尚說才未逞微知所宗法天問及哀郢浙西饒秀士遠復勝汝頳宰官仁及物讞獄繼張邴心雖尚寬大酒政獨嚴猛藏鬮兼拇陣十九冀徼倖興酣閉牖望繁麗富星景衙齋闊西北隙地得一頃雖非二三月春樹已華靚兒曹不入座窗隙屢延頸大兒粗有筆頗復愛習靜年來通選學出語喜虓炳盤盤祭詩筵得預良已幸小兒才十歲逃塾每遭打攔門喧晝鼓日轉盆頑獷阿翁防醉仆座外戲扶綆酣眠到童僕百問百不省皆言沐餘歡沉湎誰可儆窗櫺頭互觸蠟炬險失柄更闌客辭主失笑喉復哽肩輿北風大各各蔽笭箵輿前馬居後爛醉戒馳騁何須更持燎太白光冏冏

新正五日消寒第七集同人集陳大令熙藩霅溪吟舫大令以盆栽素心蘭見贈即席賦謝

此日何日窗櫺陰陰撫序不樂求我素心素心之人其室如斗街南巷西爲約良友春酒既熟園蔬雜陳雖未投轄童先閉門離離光明

一室四出重簾無人花影若月坐客默坐咸披素襟所愧空谷跫然足音移花居前移酒在左友知我心舉以贈我我家南頭一閣面山山桃水仙位置其間人之素心花亦相肖言詮已忘靜不索笑時或獨醉時還孤眠半窗冥冥香徹曙前

賀方伯長庚屬題其尊人蘭竹卷子

畫蘭不畫雨雨已飛晴空畫竹不畫風風已出幹中稜稜數竿風卷此楚波白亭亭幾枝雨亦勝楚天碧先生偶開門漢水溢水流無痕先生偶楗戶蘭枝竹枝約同住卅年豈以畫得名轉借蘭竹抒幽情乃知氣味本無別與蘭同心竹同節一幅雪景一幅晴末幅皎月枝間明君不見蘭枝竹枝幅盈十弆寫森森石林立展圖不及見先生奇石當前且長揖

人日消寒第八集同人登黔靈山復迂道訪聖泉歸飲王參軍湛恩一角山房雜成三十二韻

兩載逢人日三年住鬼方路疑窮北首雨欲破南荒過臘餳簫緊初晴笥屐忙願尋何地勝咸指此山岡峻嶺回天外奇峯立斗旁淨青界滇粵濃綠壓城隍交壁松烟暝岐途柏幹擋幾回衝馬首百折走羊腸積霰鋪層殿罡風響曲廊解鞍懸石磴易履坐繩床果向僧衣落禽從佛面翔怪聲穿土穴仙掌拓蠻鄉半郭巒光斂全黔地勢張天龍煩說偈野鹿看傳觴更許陪開士憑誰禮法王客方搜古蹟巘已下斜陽詎可辜清興仍須束急裝澗幽留剝蘚寺僻富修篁毀廟神無火陰崖虎有倀微黃辨樵徑曛黑墮漁梁聖水名終妄（上人言投一錢泉卽漲起試之不驗同人擬易其名爲廉泉）廉泉改未妨逸情嫌晝短回路覺川長候騎依官柳宵鐘出女牆雙街籠燭樹一角訪山房濁酒何能減逋篇久不償簪裾來淨域旗鼓集虛堂當代爲長句羣公雅擅場俊才同鮑沈堅筆鬬班揚設榻容孤臥行廚約徧嘗擁爐斟淺碧升閣望空蒼此會多應羨他年誌勿忘靈山今夜月添影照詩狂

十五日五鼓起看雪

攔門語忽驚僮報四山晴蠻地少冬雪逢人詫夜明冷光飛列帳寒影淡孤檠幸有辛盤在聊將卯酒傾

陳大令熙藩屬題城南雅集卷子

茲方當九日撫序卻三秋早陟高真觀（客秋按試平越九日在高真觀登高）遙思甲秀樓果然逢大尹于此集名流愧未陪遊屐題詩最上頭

十六日消寒九集湛碧亭禪房看雪至二鼓乃返

及此初更後冥冥雪乍晴林巒互蕭瑟水月與空明兀訝樓臺影寒流鳥雀聲倩誰圖作障一角傍山城

蠻方慰久駐豐歲喜頻仍一尺道旁雪萬家門外燈爆從冰柱裂月共凍雷升（是夕大雪中有雷聲）此夕清虛景還應念遠朋（時徐太守馮開州以疾不至）

寒風送別圖送張太守鳳枝南歸

甲寅新正十二日太守遭外艱去任將于春杪奔喪南歸同人欲作黔山折柳圖贈行余意有未安易爲寒風送別蓋仿燕丹時白衣冠送荊卿之例改白衣冠本弔服非執喪者所衣吾輩與太守交厚于其行故當素車白馬送之情事方稱爰賦三詩卽邀諸君同作

名山人日記勾留乘興聊同麋鹿遊一度巷門重問訊麻衣如雪感蜉蝣

歸及江鄉五月時北堂正好萲孤兒思君欲贈忘憂草不向風前折柳枝

易水千年事已陳歌聲猶若繞梁塵何妨更舉前修例皆白衣冠送此人

初春折柳圖送陳大令熙藩北上

前年來黔陽長官攝疲邑貴定城東南馬前驚一揖昨年駐會城長官爲劇縣衙齋欣咫尺投謁乃無算長官爲政甫及今大吏拭目民

輸心琴堂愔愔靜撫琴暇復伴我耽幽吟一行作吏何嘗廢赤棒森森墨胥避簿書叢裏集賓朋撰得城南一篇記（謂所作城南雅集圖記）初春柳絲黃及肩拂拭鞍馬行朝天蠻方百姓心難足官好更防遷去速燒燈節過持瓣香私向山神社公祝十月種麥四月秧官歸正好麥上場吏胥無權戶殷阜但祝官遷此方守

出貴定城雨至高家塘稍止

今晨山氣寒呵凍集徒侶行穿石罅中濕霧黑如許蕭蕭松竹逕馬首寒不舉前旌瞻後隊似隔烟萬縷忽然衝山風捲去一層雨稍復見晴雲山樵喜相語

自蔣塘岡至谷洞塘

寒空時復捲風聲石削橋傾道未成忽訝禽巢落人語山樓都向竹梢生

連山無際水無涯過嶺南來一逕斜不是數聲山犬吠全邨都被雪花遮

早發谷洞塘

一峯雲一峯雪一峯冥冥影未開猶帶前溪夜深月須臾天平明月向雪峯墮冷光百道飛撲人穿得白雲如縷破前山日欲出後山雨復來深谷隱隱喧輕雷君不見蠻方氣候殊淩亂曉日須裘午須扇

落月西塘

馬首迢迢溯北風兩山青破酒顏紅我來似欲齊昏旦落月塘西日正中

將至都勻道中

一山途四出一水流百曲山奇方礙帽水冷復縈足途危輿轉穩空處交竹木前行皆俯視一綫入山腹茅檐無冬春濛濛土花綠花苗迎使節半嶺注紅燭十里戍鼓鳴蘆笙響空谷

橋頭汎

過橋方數折正對石塘西却望來時路蒼蒼樹已迷野蔬全上屋春水半吞堤莫厭山程緩才聽日午雞

初六日小雨至都勻府西門外試射士

半里冥濛霧山邨雨不成野雲隨地落春樹接天生白訝懸泉影青流飛矢聲射堂寒較甚馬過亦驚鳴

初七日射堂試士畢登劍河橋聳翠亭望西北諸山

沿流都有鷺絲飛空翠時時沁客衣忽訝危厓突人影似驚鳴鏑啓山扉

回潭西去綠沄沄一角樓臺上夕曛傾耳却聞空際響入山雲門出山雲

勻陽書院春望

春波闊處春堤狹十二回塘滿浮鴨晴鳩催換袷衣忙樓上人閑盡開篋半城花香裊若絲新綠對岸愁參差銷魂別有東風柳絕似春人十五時

多結塘

多結塘邊雨似麻沿途風峭尚飛沙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

晚度大登高小登高諸險

一山當面氣冥冥高下燈光接樹青不是雨絲飄左右玲瓏猶認半天星

都江舟中

危厓春正半花氣欲薰天劇愛東風樹斜生北斗邊淩空自樓閣絕壑渺雲烟一帶人家好簾垂飛瀑前

下陡坡渡鷄賈河

上征誠云難下達亦非易橫空旋若磨百折始及地籃輿寧敢却頭上壓飛騎欲前仍縮足蟲處石犀利胡蝶忽一雙飛來立人臂厓窮

坡復陡入隙途轉細平視雜買塘斜陽落巖際

羊忙塘

行經羊忙塘奇石破空下壓雲排萬仞時裂一尺罅飛泉頭上出光景相激射稜稜峯斷處欲往少憑藉馬首卷北風孤桃向空謝杉林轉蒙密閒亦露臺榭頗念北山人幽棲若長夜

石檻灘（俗名石門檻）

始棹發都江江干日初起鑼聲行不絕奮迅已百里蒼蒼兩邊山厓斷石將圮驚梭時一擲險欲沒潭底石脚萬竅鳴時時出潛鯉前行經石檻舟子展然喜風暖日亦晴沿邨數桃李

雷音灘

一舟挈一繩一繩長百尺繩頭持十輩畢力踞巖隙高低懸半里觀者咸失色一瞥倏已過微驚眼光黑危崖排石齒都向舵樓突我僕忽失聲頭低險遭嚙長年欣過險緩棹出厓側却望四邊山蒼蒼路仍塞

都江夜行

前山誠欲雨其奈後山晴澗水忽然暝李花無數明墨鱗成隊出白鳥破空行臥聽花苗曲勞勞解送迎

古州登抱膝亭春望

山城二月花光足空處香飄萬家屋桃枝搖岸柳拂簷花裏兩兩懸珠簾樓臺影外春陰薄試茗重登一層閣日斜盤馬射堂西卻送菜花黃出郭

抱膝亭望憩園花木甚盛欲往未果

小築烏蠻地全家綠水灣數聲花外屐千尺雨中山午倦童呼茗春閒鹿抱關上頭容展眺未肯說緣慳

渡溶江登五榕山兼謁諸葛祠作

溶江江頭石如磨五龍徘徊一龍臥排空一石支一樓高榦四出扶樓頭一枝雅復高羣木樹腹空于百間屋低枝欲雨高蓋晴臘雪尚向枝梢明年深樹古禽難宿剩有一巢藏廟祝行人入廟火伴驚鳴嗚角聲巢上鳴

孫司馬鑑招同彭軍門廷棟書副將學飲署西諸葛臺並角射至二鼓乃返

闌干曲處林陰直官裏春閒試鳴鏑平坡十頃吹細香日色裊裊垂鵝黃笛聲初停鼓聲警舫屋深深若居井忽地排空雨作絲梨花白得春無影

八匡塘

一邨都不見全被李花遮澗水到門合山樓出樹斜露光開梵刹雲影抱人家時有遠香至應知春事賒

夜宿寨麻有苗女年十三四者結隊來歌苗童吹蘆笙和之

歌管初停舞袖忙燭花紅處鬭飛觴前身合是梁間燕猶着烏衣入畫堂（苗女衣裙皆黑故云）

山中夜行

小雨乍三日梨花合一邨夜燈紅覆屋春樹綠當門卷幕留禽影開扉驗水痕更殘月將出山氣尚昏昏

九朝塘

嘈嘈天半響笙簧雉尾排肩繡兩襠三百蠻姬擁前後籃輿飛過九朝塘

大容塘值春分

薄寒初散酒初醺炊火斜連嶺上雲小閣兩層山四面百花香裏度春分

宿路團行館

使節遙從柳外村一間茅屋侶鷄豚妖禽入樹花先顫薄霧吞簾鏡亦昏吹夢夜風寒有影接天春水月無痕柴扉莫謂誰來款宵半驚

雷欲劈門

將抵黎平歷滾馬坡諸險

古州及黎平天黑少白日忽然雲際一閃紅天外雷驚劈山出沿山巨石悉欲崩轉眼已失千家邨白雲茫茫時吐吞陰厓東人疑鬼門一坡直下如注矢削壁棱棱僅容趾輿夫歎息何至此呼吸直堪判生死峯形中斷裂若溝鞭馬一躍愁回頭前峯行完後峯起上欲摩天下無底眼前親切雲霧生足底忽已開山城君不見平岡鱗鱗鋪萬瓦突起一峯名滾馬

出黎平南門

街衢南北嶺西東柳外高樓面面通一晌曉霞紅不定前旌行入百花中

依然江水綠無邊不信離家道七千絕似踏青南陌路暖風晴日袷衣天

射堂即事

出郭濛濛霧林烏背客啼梨花三百樹白到射堂西

隔岸坡陀好人希馬作羣過橋飛矢急穿破一溪雲

極目望層城春融萬家屋祇覺遠天低靡靡接新綠

山樓鼓角忙歸騎出橫塘無數春人影斜陽落女牆

南泉山

今朝天氣晴靈鵲聲有喜言遵南泉山異境乃獨啓喬枝森上聳側出悟石理生翠羃一山空青露如洗蹤疲方問路絕頂尚三里裊裊石鼎香迎人入亭裏天風溼衣袂雲白欲緣屐皁瞻窮萬仞微辨爨煙起卻哂下方人經旬居釜底

靈觀閣春望

千折泉出山百折人上嶺尋源至亭側石闕方若井禽聲千百種蠻語本難省手掬石上流呼童試新茗郡齋憐窅寂飛騎餉春餅幽人居絕壑搆屋恍橫艇微風振林杪斜日逗光景闌干飛百尺坐處據松頂半日衣袂香濛濛逗花影

過少寨河橋

平蕪一雨春花謝濃綠樓臺若深夜雲陰如夢不逢人瀰水分從馬頭瀉波空若行明鏡中鷗鷺兩兩舒春容危厓面水不濡水石脚到地仍懸空人家屋上山如活石竅玲瓏牖邊突沿溪三里行半時細聽丁丁斧聲出

少寨河旁入一洞行半里許

一峯高疑帆缺處作堂奧前行石當額側足入岩竅玲瓏千百隙曲折孕奇妙大石闢若扉稜稜縱森峭左途右爲壑坐石儼可釣稍深阻天日飛瀑光已照支遁少石牀嵇康留鍛竈厓同豺虎伏水學龍鸞嘯削室驗孟勞（入洞有鍛者數十人在此製削）欒籠驚伯約昏程不逾百閑客倘能到來欣去悒快一步一回蹈半里望始迷晴陽赤如燒（土人云入洞可五六十里惜未窮其勝）

早發新化塘

水田百級行方半攔路野雲蹊忽斷牽衣避道歷少時大石如牛復當岸行人欲歇嘶馬催村店正向雲頭開山坳石磴暫延佇衣上綠綴寒莓苔冥濛路向松梢破絕頂一山如石磨清泉落處花朵妍山翠壓樓人尚眠

平江塘

晴鳩聲裏燕呢喃高下籃輿睡乍酣好向春波寄花片迢迢此水入江南

春殘是處綠芊眠十里平蕪盡帶烟胡蝶欲高高不得野花黃已上青天

出錦屏縣城上斗坡

一山綿一縣高下里三十高者仰如跂下者俯如揖愁霖行撲面碎石險埋膝中途勢倉皇懸溜復飛及天風下林莽石竅自呼吸蟠澗

三兩松人禽亦爭集匡深羣燎火盪此衣袂濕濛濛雲氣蔽卻向空際立石罅忽啓扉生苗下山汲

黃泥峽

馬蹄真已踏千峯上嶺叢杉下嶺松當午日光分顯晦南山雲淡北山濃

誰將界石作橫梁上是黎陽下灘陽怪底廟門開向北南行不炷嶺頭香

紫雲橋

春山一片疑無骨都作紫雲扶曉日馬頭隨意歷西南無數樓臺復飛出沿溪一橋如一舟橋上三面開朱樓前旌後隊何回緩似向長虹腹中轉橋心倒插十丈餘飛蓋過處驚遊魚君不見一山前頭復如井卻喜嫩晴鋪十頃

師子匡

我行及雙溪大石黑半天人緣石隙中有若蚍蜿蜒危巖何陰森行處正壓肩懸瀑復四飛時聞響濺濺藤蔓百尺垂倒出花朵妍空處突一亭簾垂裊青烟延回出層匡萬頃鋪水田清絕半里程人家總疑仙沙鳥亦有情飛蹲筍輿前

早發卭水

早行出卭溪殘月溪上漾濛濛千樹花正罩卭溪上花朵落盡巢禽不知遊魚吹花香氣若絲花光深萍色淺襯出魚苗綠千點枕波樓閣三百家春夢正好驚啼鴉橋東覓路才能出暗影溪頭自飄忽千林綠重曙不開一樹梢紅甫迎日

瓦寨

半程卅里走沙礫一寨四面圍松柟雄黃出穴百蟲伏牡丹壓闌羣卉慙洞形如扉日韜采天頂若握雲拖藍相攜活火欲烹茗卻有死谷邀停驂

鬼鳥塘

石徑空濛露有光四山風刺裌衣涼杜鵑一樹紅于血月黑愁過鬼鳥塘

路瀨塘道中

路瀨塘西石逕遒人家竹屋半臨流低飛胡蝶高飛雨百種花香出草頭

高下岡巒馬去遲緩行剛及午晴時山南一片波如掌閒看兒童捉活師

雨夜至石阡溫泉浴

月黑雨聲愁穿林到嶺頭似防湯谷沸飛瀑入池流

昨宵江水深沒卻江干樹老鶻無處棲從人屋檐住

延江兩生行示貴筑熊生煥章思南安生嶸

延江水流千里一生居江頭一生住江尾熊生十八貌最癯自搆竹屋臨江居一室窘乏文豐腴安生英英年十九從宦三年住清口（尊人官江南桃源令）落筆居然學劉柳我前持節來衡文萬言日試童子軍惟二子者超倫羣雖然日課文一篇不若日讀書一卷赤文綠字填方寸激電驚虹注雙腕嗟余遲莫猶勤學矧復生年甫當冠九垓一瞬何難居尺璧寸陰寧得換抉起三霄翮欲全遠行百里程方半佇看子筆排風霰會見余言匪河漢君不見蠻中一雨何綿連延江水流行拍天吾曹學術亦如此努力來看有源水

袁太守純德招遊城南文昌閣並歸飲署齋卽席賦贈并壽太守七十

我前遊秦中聞君宰米脂十年來荊襄君官擢同知盤盤政績推尤異佐郡淹留賞心地尚書清節號知人我作門生君屬吏昨慙持節來黔陽君亦五馬官思唐秦中知名楚中見何似黔中日謀面春殘約客城南頭江漲欲從城上流看花步幛遊山屐誰信使君年七十

窗櫺八面閣四層飛步早從高處立日斜回馬東南街轉歷百級來官齋亭危正面延江口我飲一杯君一斗眼中落落五老峯且挈浮邱爲君壽

雨發思南袁太守純德鄒遊戎寬率兵弁出小崖關相送即席賦贈一首

袁君揖我處絕壁立千丈籃輿方欲下飛瀑眼前滉竹亭留少坐茶話覺清曠雨立三百人升頭致微悵愁霖敢安坐急騎出崖上澗水奪路流巖門不能抗前行泥滑滑黑霧馬前障五里甫出山晴光草頭放

發都勻日枉道過七星山入仙舟引洞

偪仄疑無路隨雲七里東水從深徑黑果向怪崖紅削壁風徐下幽軒日乍中正憐書韻好鳥語復玲瓏（諸生徐時英等讀書其中）

卷施閣詩卷第十四

卷施閣詩卷第十五

陽湖洪亮吉著

關嶺衙寒集

八月十五夜

蠻方今夜月兒女集樽前迢遞思鄉國團欒敞客筵塔光雲外隱菱角雨中牽不寐緣何事相將話昔年

十六夜雨

闌干沉不見都在雨聲中細霧吞簾白孤花隱幔紅半街籠畫燭一笛引涼風正好臨流坐寥寥爽氣通

秋日登城南甲秀樓訪鄂文端公紀功鐵柱

層樓設重扃事罕與俗接芳洲歷春夏送客偶陟躐節序慨已移青林半黃葉雙橋通梵刹三面俯城堞攝履偶上征褰裳畏深涉豐功緬疇曩往事稽故牒銷金清四野立石表三捷勳名既鷹揚文史復漁獵丹方初奠定黃閣藉調燮俯仰跡已陳苗蠻志猶懾叢祠扉乍展荒徑露還浥詎止攬勝心孤懷濟時業

九日偕富尚書綱馮侍郎光熊重至甲秀樓登高

菊已衰黃柳尚青更尋芳杜出前汀殊方再值重陽日候館欣聯五使星（是日送黔中兩主司北上）諸葛廟旁開石舫伏波灘畔訪金銘惟公志業差無愧十五年來邊徼寧（富節制滇黔已十五年）

徐太守日紀餉菊數十盆因結作花龕并邀同人共賞即席賦謝太守

十日苦雨三日晴秋老已覺無歡情打門有客送花至一笑紅紫紛相迎來鴻去燕無消息剩得山雞日啁嘖攤書堂北日猶長人與花枝共高格衙寒花性昔所諳斗室合作藏花龕重重簾幕夜難放勾取殘月來花南秋堂夢好偏能醒看足花魂抱花影寥寥風味許誰參不稱醇醪稱清茗醒時看花倦即眠人意花意交相憐君不見紅塵十丈官道邊誰有清福來花前

沈太守丙招集寓齋賞菊

三間古屋如浮槎靜掃四壁懸秋花扃門不出究何事却與此花商位置篔簹二寸截作瓶刳腹滿貯寒泉清高低花色誰能省恍若銀河瀉星影一花前頭酒一盃客若不飲花徘徊酒傾十斛花千朶醉倒倩花扶客坐三更以後客較狂月影花影催浮觴君不見花前五客皆濡首花意未知嫌客否從花乞假亦可憐明日閉門須病酒

嘉杜軒公讌

嘉杜軒初搆今看一再來霰從雲外落花向雨中開夜已侵三漏狂猶酹百杯主人留客摯籠鳥亦徘徊

馮刺史克鞏招集七研齋

窗前葉葉芭蕉雨坐上沈沈簫管聲不是主人情較重醉眠誰遣到三更

入坐先教飲百壺簾鉤影裏燭花粗狂來合被時苗罵蔣濟頭銜是酒徒

題篇已擅沈休文頌酒仍須劉伯倫（謂坐中沈太守丙劉太守雁題）明日馬頭西北去醉顏還剩十分春

自新鋪至永寧

馬上尤愁撲面風坡陀百折誤西東初晴也識朝陽淡添得千堆野火紅

山南山北路嶙峋只隔蘆花便絕塵削壁四圍溪半折野鷹盤處定無人

安南抵安姑作

幾日西風撲面吹濛濛尚有柳絲垂鳩方逐婦天偏霽馬到安姑路轉危渴思乍拈籬畔橘閑心還讀道旁碑山程紅燭誰相迓却喜前邨月半規

將抵南籠道中作

羊場驛外千山亂一郡如巢突天半籃輿百折入郭門細水中分兩峯斷高低半日坡難上斜處却留行客館尤愁馬瘦蹄應碎不覺役疲肩屢換居然一巷深如井對面樓臺若居岸如龍松柏競瞰城幸有女牆高處判已看日沒繁星景難得雪天揮雨汗雙旌早駐前山麓一屋尤爲衆峯冠排衙纔了且賦詩百尺龍山作吟案

南籠試院卽事

衙齋高處逼浮屠天半樓臺落日孤雲氣大都紅似火居人多半黑于烏城隅尙隔三層嶺樹杪驚看四出途也識搏獶鐃瘴厲怕從直北展輿圖

十八先生墓

按南籠府志明桂王由榔自廣西至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四年無人臣禮從臣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頎朱議㶁鄭允元趙賡禹蔡縯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等憤甚與內侍張福祿全爲國謀遣之滇南諭李定國共圖可望事洩皆爲可望所害時人哀之收遺骸葬于城外西山之麓題云明十八先生成仁處自是桂王復入于滇蓋
國朝順治五年事也

七千里路接蠻鄉十八先生併命場絕勝瀛州唐學士就中寧有許高陽

黔中樂府十二首

賽神謠

山腰十數家屈指無百人樹頭營危巢云以祀土神前門飄風後門雨傴仄半間神乏侶村女纔燒一瓣香社公腹內秋蛇語

打虎謠

斑斑猛虎文彎彎水牛角牧童騎牛來乘便虎欲攫虎憑爪銳牛角尖兩兩轉鬥來山巖腥風沾林血粘草虎臥病創倀出禱

起龍謠

黔中怪底淫霖注石腹龍藏不知數閒來龍穴看起龍頭大如瓮聲疑鐘晴天亦覺風雷湧百步龍堂陷如冢排林牧馬草不收日盼生駒得龍種

網魚謠

上山忙下山緩花深深波滿滿踏波不須郎儂衣正將浣腰肢不怕春波濕村樹陰邊裏衣脫沿回半晌卽出波八幅裙拖鯉魚出

漏天謠

東黃平西普定十驛雨中行不竟有時雲際露日光萬戶爭曝泥衣裳蠻山萬疊愁霖透不說天荒說天漏老翁自詫八十年生日未逢晴正晝

跳月謠

一年中好時節前中秋後元夕錦袜碧當胸羅裙紅染血蘆笙吹徹人欲還眼波一瞥郎上山上山亦識儂心切天際黑雲來罩月

摘蔬謠

廚中苦無鹽盤內久無肉幸喜一方田青青菜畦足山家食料常如此瓜蒂深黃茄色紫筠籃挑滿手暫停牽得樹梢紅柿子

采茶謠

今晨儂獨來昨莫歡未遇製得憶歡歌沿山采茶去春慵不嫌歸路遲茶籃枕首眠少時村花滿頭紅未放胡蝶一雙釘頰上

宴客謠

男行欲成婚女行欲出嫁團團茅柴筵纔把生客迓石臺却有八尺長東西南北羅酒漿座旁誰牽牛一隻黃犢離村亦爲客

嫁女謠

十五愁嫁遲十三欣嫁早嫁女雖十三偏愁歡已老山羊十角米百

擡嫁女不惜傾家財歡來牽儂儂不宿却抱黃羊水邊哭

織錦謠

阿娘理紅絲阿妹理彩綫竹閣止一間織絲看四面眼波時向郎邊瞥十指纖纖化工出春禽怪底齊上樓織得一堤花欲活

曳纜謠

上官來役夫走百板雙繩齊在手上山居前下山後排頭雨汗揮不停鬢上都插山花馨生苗出語真無緒官好牽他上天去

自南籠至新城道中病酒

一程纔了日平西遠近岡巒望欲迷渴馬縱蹄尋野水閑禽展翅曝山泥節臨長至猶餘燠天入南荒漸覺低慚愧故人知病酒滿籃黃橘早封題

新城行館獨坐

獨坐竹軒內泠泠夜欲分半窗斜入月空徑靜生雲病酒宵餐減拋書吏牘勤同儕知欲至隱隱馬嘶聞

小病

小病初除偶自思料應不及少年時酒能忤客先宜減墨欲磨人漸不支婦解藥方參服食兒通選學付鈔詩君親一例酬難盡閑處齋心懔四知

三昧塘道中

一帶坡隨馬首東記程今夜宿波中敲殘石虎尋雲母見慣山羊類雨工傍屋種松憐地窄冠厓營閣與天通寥寥橘柚今餘幾留伴楓林鬥晚紅

自高伍塘至安姑宿

高伍塘邊渡隙河緩程不覺夕陽過人疑夸父西追日路識安姑北下坡白首僧從初地出茜裙苗憶仲家多桑間三宿真成戀況復頻聞子夜歌

自安姑抵安南道中

界首塘東路復彎情懷真耐雨闌珊無魚偶作經旬客多虎全荒一縣山捲地黑風迷鬼箐排天紅葉出禪關安南令尹驚相訊走馬來偏走馬還（余往還此縣皆騎馬以避三卌坡老鴉關諸險）

范公子學敏讀書倉廨索題

伏波能聚米上蔡亦監倉移作攤書地真成避客方水泉朝瀹茗石鼎夜焚香落月諸峯好玲瓏影上床

自保甸塘望盤江對岸諸山半日行尚未到感而有作

半程誰識路途修百折巖坳尚未休只有鳥飛偏逕直往來曾不礙雲頭

侵曉渡關嶺

之字山程卍字樓昨宵剛值月當頭一聲雞唱出門去小市夜燈猶未收

松櫟爲扉石作壇罡風吹袖覺衣單相看卽是青天上莫更頻歌蜀道難

去歲三月自安順按試南籠道過安莊花事甚盛今復經此則秋林盡搖落矣感而賦此

安莊汛北路頻叉使節重來感歲華依舊野羊眠道左半林紅葉替春花

歲莫懷人二十四首

袁大令枚

清福能消四十年老來仍作地行仙居然手筆空千古隨分頭銜寫一編（公頭銜或書庶吉士或書江南知縣或書陝西候補知縣不拘一例）名士竟須依作主美人聞已放歸禪存亡舊例都參破生輓詩鈔萬口傳

錢少詹大昕

燕吳楚越路偏長（君官京師余在里中及君服闋友人延修浙中志余亦自楚中歸甫得相見）十載纔申

一瓣香絕業竟傳齊稷下此翁何似魯靈光奇搜秦漢碑無缺例校金元史獨詳我亦誼應參北面淵源寧止丈人行

畢尚書師（時緣事降撫山東）

全湖南北節初移聖主優容俾近畿五斗未能除薄俗兩句聞已昧先幾右才每搆千閭廈左宦仍披一品衣（山東巡撫兼提督銜）此日汲公難臥治九州分半入封圻（山東一省全得青兗二州境其迤北迤南及迤東諸處又兼有幽豫徐三州地也）

錢通判維喬

相識寧論行輩先爾來久已訂忘年早傳吏績人呼佛晚避詩魔自學仙百種盡除留畫癖幾時重與枕書眠勸君歸後余纔宦面目多應愧此賢

王侍郎昶

聞聲卅載苦相思孤露同看毋作師援鶴從軍憐早歲尊罏歸計惜衰遲眼前事業千頭橘身後才名萬首詩一卷苦爭君記否三條官燭校文時

盧學士文弨

文格蓬萊賦紫微罷官依舊苦長饑六經校後真無誤七十行來尚若飛雅苦俗儒喚狗曲閉謀隙地築漁磯草玄亭在雲溪上除却侯芭問字稀（君自言主講常州三年能請益者惟臧鏞堂一人）

邵侍讀晉涵

苦憶餘姚邵夫子授徒却待勘經回（君兼石經國史二館下直即復授徒）殊師肯啖公羊餅（君擅穀梁學）絕業誰營爾雅臺憶共五陘連榻住也同六郡校文來（謂在朱笥河先生安徽學使署）青山回首應惆悵斷送高張幾許才（謂同幕高東井張方海黃仲則諸人）

屠刺史紳

案牘如山目已迷趁閒偏欲趕篇題縱官刺史無千石却學君卿有十妻好友總拋蠻嶂外全家憶住小湖西（所居名西小湖）何時共泛南歸棹臥聽溪禽自在啼

李太守廷敬

五載欣看歷四州清郎出守最風流曾登祕省稱前輩重到蘇臺感舊遊愛客自拈金縷曲迎人多上木蘭舟吳閶風月梁溪酒可憶人居天盡頭

法祭酒式善

翰林詩格冠詞場屢改頭銜作漫郎左手書應成絕技苦心詩已入中唐兩番冑監遷官速百本名經選佛忙（君時選同館課藝）我愧校公賦情拙莫將疎陋玷班揚

管侍御世銘

積歲機庭苦未閑昨觀除目與開顏青驄早避鮑司隸溫樹難言孔博山作賦廿年推老宿爲郎十載冠清班也應寫寄爭臣論好待昌黎出使還

趙舍人懷玉并酬入直見懷之作

舍人入直題牋日驄馬南行按部時（明設提學御史今尚沿稱學院）却憶紫微廳北路聊吟紅杏驛中詩鄉園漸喜田除稅（余有田二頃入京後皆爲主者贖去聞君年來亦割田償債故云）兄弟都驚鬢有絲遮莫善愁兼善病得閒須復強支持

王學博吉士

誰是南宗與北宗阿兄城北弟城東穿籬却有三間舫入市頻驅五尺童産破中人憐沈駱宰迎上客說孫洪瘦羊博士今何處薄宦聊應似轉蓬（君尚未補缺惟東西署事）

楊大令倫及令弟煒

迎春橋北放生池猶憶平生訪舊時門巷一雙前進士家風五葉老經師藏花席上看君醉（君拙于酒令）問字堂邊待我遲（同在龍城書院肄業）羯末封胡俱下世（謂大令煒伯兄節及仲弟端從弟煥諸人）不愁君不鬢添絲

汪明經中

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真許號明經人言鑱目同荆尹自詡龍頭壓管寧喜讀梵書排釋氏慣餐劣藥冀修齡狂來更頌東陵跖（君有狐父之盜頌一篇）手劈蠻牋寫作屏

陳軍門大用

識字何須五石弓昇平儒將最謙沖爭看隨陸司兵籍無復伊涼唱土風江國別來饒豔句海氛清後寡奇功軍門只在千花內好買鑪魚鬥酒筒

汪助教端先

卅載閒情不自持蕭疎今已鬢添絲纔看薄宦拘平子多分揚州誤牧之我欲共參山水月人傳三絕畫書詩年來苦憶梅花館開徧南枝到北枝

孫比部星衍

早入承明侍從廬爲郎莫更嘆紆徐經時偶斷船官獄何日同乘使者車郭芍藥詩成本事鄭櫻桃室作安居奇寒可憶茅山夜兩客同驅一蹇驢

張檢討問陶

西蜀奇人作冷官青氈猶剩十分寒何妨日住蓬萊頂不改常餐苜蓿盤子美數聞吟舍窄淳于一石酒腸寬金釵與盡眉常斂欲畫仍須拂鏡看（君篤于伉儷）

呂學博星垣

卅載詞場志已灰狂名猶被世人推好奇欲破古今格傲俗肯交中下才不覺一官餐苜蓿依然十幅寫玫瑰年年避債君尤窘曾與同登百尺臺（乙酉年除夕君避債城東曬經臺余訪君劇談竟日）

王孝廉芑孫

人言風貌太酸寒那識詞源萬斛寬吳下早聞呼短李禁中久已識詩韓傳經帳後縑雙疊（君以賣文爲活）寫韻軒前墨數丸誰似阿儂夫婦好賣琴錢少減晨餐

楊州守芳燦暨令弟觀察揆

家山百里望堪通君住溪西我水東兄弟才名吳二陸宦途階級漢諸馮射羌身手知還健（君前守伏羌城射殺一番回）入蜀詩篇詡最工我在黔中七千里寄書應趁石尤風

左大令輔

當時蹤跡最清閒繞屋梅花自掩關千首早摹梅處士一官今傍謝家山緣知小弟才尤捷可識衰宗客未還（謂黃仲則子時在廣東余屬至君署中讀書應舉）腸斷廿三年上事黃公壚在白雲灣

莊公子逵吉

兩載何因滯故鄉一鞭聞已入咸陽多金結客家頻破廣柳藏人事已忘狂甚竟聞呼彥國貧來先欲弃姬姜何時磈壘澆應盡與築糟邱醉百場

續懷人詩十二首

紀尚書昀

子雲筆札君卿舌當代無人可並論直閣新銜同掌院（文淵閣開先生首兼直閣事）曲臺故事號專門研心十載讎皇覽快意千篇續瑣言（謂近所著說部五六種）只我最饒知己感下春官第枉高軒（先生主甲辰會試余試卷最爲所賞欲首擢之爲監試御史所阻而止于卷末題惜春詞六首有云萬紫千紅號花海冠春畢竟讓槐黃徵棘後又枉道過訪）

江布衣聲

家傍要離尺五墳布衣七十甫名聞因題刺字摹秦篆（君生平未嘗作楷書即題刺亦皆篆字）爲愛尚書習古文生世未嘗知鮑謝學徒差喜得芭棻（君自少至老從未有授館者近忽有市賈延君教子執禮甚恭亦奇人也）閱音亭長今同調（謂錢州判坫）一樣嶔崎不入羣

家編修梧

機庭綸閣兼詞館十載勤趨朶殿東家世我慚稱大阮制科人已比三洪（君兄弟三人皆以　召試得中書人比之鄱陽三洪云）全拋舊業因廉史（君伯兄樸出守順德清節絕人家以中落）此合譜新詞寄阿翁（君尊人填詞最工）兩樹櫻桃一樽酒風懷閒日與誰同

管漕督幹珍

早歲清名滿石渠東南久已駐軺車（君巡江南漕至三任）數程不異官鄉郡十省今看領　國儲嚴檄早清飛輓路閒心時復故人書堂開依舊塵凝坐爲有耽吟習未除

方上舍正澍

家本新安客上元半生知己得隨園工愁五十偏無恙避俗三旬竟不言手筆捷如錐脫穎肩輿行比鶴乘軒梅花百本扃門住尙厭朝來鳥雀喧

徐太守大榕暨從弟縣丞書受

二十年前契最深鳴珂南巷酒時斟阿兄作吏能強項小弟裁詩學嘔心七子才名虛擬議一家官爵竟升沉篝燈倘憶初逢處只惜秦州宰木森（余初識縣丞時方從董州守熙讀書今州守聞已下世）

唐少府軼華

中河橋左廟溝西老屋三間戶最低蠟屐每思穿巷過粉書時復到門題卑官已屈陶彭澤佞佛何如孟會稽一事至今忘未了謝家園裏有鶯啼（園在君宅後）

章進士學誠

鼻窒居然耳復聾頭銜應署老龍鍾未妨障麓留錢癖竟欲持刀抵舌鋒（君與汪明經中議論不合幾至揮刃）獨識每欽王仲任多容頗詈郭林宗昌安門下三年住一事何嘗肯曲從（君性剛鯁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爲相公所嚴憚）

蔣少府廷耀暨令弟上舍馨

君增十歲稱齋長我後三人作學徒（外家兄弟五人余齒居第四）逃塾早曾窺睥睨背燈時欲學咿唔樓扉敞覺書聲脆紙仿描鸞字跡粗重向講堂尋舊事桂花零落杏株枯

莊縣丞寶書

夢來阿孃竟無徵（從母生君時有夢兆）五十驚看白髮增詩社早參三健守（君詩集中與蔣太守熊昌徐太守大榕及從子通守圻唱和最多通守時攝興安府事）書名誰似兩聾丞（君書法與蔣縣丞齊耀並名）回車尙憶南皮飲（丁未夏訪君河間客邸）歸艇同尋北寺燈（指庚戌年元夕）荒偏外家聽畔路竹梯邪斷杳難登

馮戶部敏昌

早向長安鬥酒盃之秦之楚屢追陪一官止抵傳經席五嶽都成避債臺（君以避債出都遂徧遊五嶽）此日最推長句好名山曾步後塵來（己酉春余北上枉道遊王屋時君甫出山數日耳）青松兩樹花千本頓使先生笑口開（在都日屢同詣法源寺看花）

姜廉使開陽

憶自蠻鄉入　帝都舊營池館日荒蕪三層閣上簾虛掩萬里橋邊水亦枯（皋署有萬里橋）搜篋雅知廉吏窘（時甫謀捐復道員）持杯誰念酒人孤何甚早逐西飛雁（謂君所善歌者喜兒）爲問先生記得無

福公相康安自全蜀移節滇黔近聞已抵威寧寄呈四首

烏撒山川界蜀滇遠勞上相復行邊拜公鄧禹年三八鑿空張騫路萬千左道更須嚴折石偏鑪誰敢鑄浮錢（時辦理大寧邪教兼清釐錢法）旁人莫羨頭仍黑國事辛勤已久肩

束髮爭傳命世才相門出相著風裁何妨早日登三省已覺奇勳塞八垓兩度廣陽看飲至頻從絕域受降回朱轓玉節雍容甚分野星明接上台

昨傳使節入秦關威望先馳壓百蠻三萬里踰星宿海八千人上賀蘭山偏裨盡注通侯籍掌記猶分侍從班（方太常惟甸楊侍讀揆近日皆曾隨幕府）却笑

燕然地猶近竇公容易勒銘還

外臺何幸接班聯温語頻番荷報牋一刺記投通德里（庚戌夏公自兩廣率安南國王入　覲余時新入館曾謁公里第）十年久領大羅天欣陪節鉞來荒徼敢向蓬瀛說散仙幾度自慚文思拙欲將簪筆頌淩烟

安平行館見梅

輕裘覺暖寒猶淺峻嶺初平路轉叉獨坐小窗斜日裏膽瓶風坼一枝花

衙齋十詠

貴州學使公廨最湫隘乾隆癸巳今大學士孫公士毅視學此方始于其後積土爲堂名曰近山然屋止三楹不足以資燕息余抵任後復于堂西隙地築屋十數楹或高而爲臺或曲而爲塢或因樹搆屋或臨溪製軒賓僚觴詠之暇昕夕讀書恆于此焉閱歲將報滿入都爰分詠十截句以貽後之來者云

官廨各占山（貴州官廨自巡撫以下各占一山惟學使署在平地）此但與山近最喜開北軒寥寥發松韻（堂後與東山咫尺）

右近山堂

獨坐思話軒孤吟悵無侶幸有黃栗留時來伴人語

右思話軒

筑中山最高況復據山頂披香夜半開東西眺星景

右千葉蓮臺

春來樓檻外百卉盡抒紅欲別風花味香生第幾叢

右紅香館

屋仿江南船聊住江南客所苦一百旬孤篷雨如織

右聽雨篷

日坐此閣中著書愁未了窗櫺三面陰綠徧卷施草

右卷施閣

蠻中金粟花三歲偶開一方牀夢醒時婆娑滿窗月

右金粟山房

惡木既已鋤篔簹植千个只有問字人時穿竹中過

右修竹廊

無日不讀書無日不晨起闢牖看啓明濛濛鵲聲喜

右曉讀書齋

天無一日晴地覺四時暖持此養寸心滃然春氣滿

右藏春塢

卷施閣詩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六

陽湖洪亮吉著

蓮臺消暑集（乙卯）

乙卯人日早登黔靈山

扶雲入山門一壁削天半青松三百樹直上寡曲榦危厓嵌樓閣懸處鐵索斷開軒同客話響與禽雀亂窗紗裂盈尺臘雪尚堆案僧延繙佛藏石匱鼠驚竄雲光開半郭下視起煙爨東西萬家屋驛道復中貫一徑促下山藤枯屨縈絆嶄巖生對面欲下削如岸風寒砭肌骨坐處裘屢換忍凍舌本強輿丁尚揮汗

回途自郭外東轉至雪厓洞小憩

危橋背郭幾人家石徑東西路轉斜清淺溪山浮曉日冥濛樓閣散棲雅閒身乍嬾非關病春氣原馨不繫花一帶壁龕藏古佛幾回欲與論年華

十五日立春

元夕春百年少日月食皆逢卯鴉聲愁鵲聲喜兎申頭虎曳尾雷憑憑電光掣春朝風元夜雪

二十日送客久憩圖寧關

黃塵飛百尺樓上馬蹄聲道古高于屋山奇逼若城闢軒春睡足窺逕晚烟生莫更留行客勞勞尚半程

二月初六日偶成

春雲黯黯飛一城城角缺處花枝橫風吹折枝供膽瓶不向樹上殘其生烏烏角聲吹不停憶昨夜過三千兵山陰美酒貫百瓶傾耳欲聽苗蠻平（時銅仁苗匪滋事巡撫以下並領兵親往）羣公花下來駐旌醉過寒食兼清明乚

初十日侵曉至龍場

銀燈影外星初落一山開雲矗樓閣冥濛花氣不知名十里曉風浮絳蕚花前鶯語聲猶澀花底春衫著疑薄晴光豔豔鋪郊甸青氣茫茫注巖巒馬頭回處客亦驚却值曉暾紅出郭

阿江汛道中

一山途四出曉日正當頭好鳥背人立清泉擇地流霧歸僧閣暗雲出寺門浮半晌沿林走偏忘路阻修

杏花一絕

屈指好春惟二月稱心小閣却三層多應獨夜愁無侶來向書窗惹客燈

十九日出城東門看花至芳杜洲作

只有尋芳興未闌閒排僻徑出層關淡紅十里杏花路淺碧四圍楊柳山夢好尚憐春思冷塵飛時望捷書還征東將士應無恙何日先平板楯蠻（時銅仁逆苗尚未授首）

曉發龍場

二月氣尚寒蟄蟲扃未啓冥濛菜甲花飄黃十餘里南瞻黃盡處一綫日初起人家依竹木分半住坡底東風灑然來綻此桃與李宵露濯滿枝浮香出垣裏寒鳩蹲屋角兩兩鳴未已一晌雨復來高原忽如洗

延江道中

桃花已全紅李花未全白翩翩馬上人高比花逾尺初陽才出樹紅紫相映射花梢度人影花底縈馬策西顧殘月痕冥濛淡無色沿溪籬落好風定爨煙直香氣不可名交飛蝶如織

早渡延江

蠻鄉居已久不復知蠻中蠻水一彎綠蠻花千樹紅蠻人如飛禽舉足能蹈空但覺雲四飛眼底青濛濛倏忽下萬山驚流盪心胸青綠漬一堤撲此眉宇濃解纜語未完舟已當水衝中渡驚語聲我僕留岸東蒼蒼鸕鷀羣送客飛逆風將至螺堰塘

白雲埋西山雲破花一谷花光接雲氣交處香斷續沿山行十里稍覺展地軸高下極水田參差萬畦綠波流縈折處臺榭亦回複溪魚能入市鶩筍穿石腹日午飯已香幽人候茅屋

養馬塘道中

延江及播州山勢忽平易坡陀騎馬入逼仄始見地衡門兩下屋搆製亦微異曲巷分數門平堤溢川氣連岡西北展斜與碧天際居人汲深泉百級盤石砌雲容間梨杏稍覺天宇膩一頃黃花風牛羊下山細

曉發遵義四十里鋪

濛濛雨不停十里天尚黑春塘白鷺絲寒傍梨花立

沿溪數十家斜左窗並啓風遞人馬聲吹笳入雲裏

遵義試院

二月春光好幽尋使院西草迷儃室暗花壓步壛低馬病離槽立禽閑擇樹啼樓前小家巷時聽屐衝泥

二月晦日使院小樓看桃花

長水捷書當可達（銅仁逆苗聞已進勦尚未得實信）播州春雨不能晴山圍城郭常時暗花發簾櫳徹夜明精舍未妨勤課士麤官聊願與談兵如椽紅燭燒何事樓上閑來酒獨傾

試院小樓獨坐柬嵆太守承孟

風光多在小樓西無數山雲壓檻低與客生疎惟燕剪背人開落有棠梨酒逢地主慚中戶（君量最宏）札報天兵過五谿（時得福公相書言已率黔兵入辰沅間矣）早晚捷書來郡閣春融拚共醉如泥

曉發遵義

深淺山坳內時浮一樹花白猶零露雨紅不見人家澗水碧于玉雲光薄似紗面西樓閣好翻恨路東叉

八里水塘道次

十日雨始晴高原鬱春氣連山亘南北濃綠漲天地斷嶺一以開花紅亦無際連綿芳艸合來路渺難記幽香惹行客處處欲停轡竹屋三四家鳴泉響頹砌臨波亭自好新筍大如臂窗櫺紅八扇花裏自開閉簫鼓知賽神村廚爨煙膩

鴨谿行館

一巷黃鸝語多于雞犬聲酒邊人去住花裏徑縱橫戍火上樓見山泉傍榻生居人最勤力月黑未歸耕

石壁塘道山

一程六十里昨午發蠻郡窮鄉不知途秪覺嶺奇峻坡陀懸絕處十退乃九進人方驚失足頭上鳥飛迅敗葉已隔年因風尚成陣輿夫行視地石削利如刃岐途仍百出荒絕少人問冥濛山澗綠壓客眉宇潤一晌花氣紅山村已知近

發半水塘

南原寡桃李桑樹圍成村桑葉尚未抽稍待春氣温居人數十家咸闢臨水門無事遠汲勞清泉繞山根山廚豁然開餘瀝傾瓦盆斜左一徑寬呼聲集雞豚深屋復數重遠颺簾幕痕已有白髮人樓頭曝朝暾

度虹安磵

分半溪聲作雨飄暗風時復響錫簫百重花路行初透又踏春紅過小橋

短篷風捲落花多却趁春晴曝雨蓑捉得鯉魚長一尺小舟如葉旋回波

宿沙溪行館

依然下馬歷重扃宛轉房廊屈曲屏添得蠻中一旬雨屋頭山比去年青

風光都被亂雲遮水閣南頭路較賒看到小桃紅盡處夕陽幾點着

歸鴉

過三重堰上嶺

巒方積煙霧日午氣始開梨桃搖天風引客上北臺衆山西南趨中峯獨東回迤左削一厓俯瞰綠萬堆值此春雨餘山泉響如雷飛旆過北林飢烏已驚猜半道值戍樓復有畫角催陰寒中人深屢剔衣上苔稍休下前山呼童剪蒿萊

渡渭水橋晚抵牛場塘

厓東無暝色一谷李花明澗底水流響雲頭人語聲半橋楊柳占獨徑鷺絲行正有衝寒意欣逢候火迎

黔西州廨海棠一株大可半畝到日花正盛開喜而作

兩年心跡寄喬柯喜向花時整玉珂碧澗雨餘泉溜急紅闌風定日華多山光著客濃于酒簾影隨雲逝若波要與東皇再三約好留十日待重過

看牆外桃花

池臺斜占水波東無數繁枝壓砌紅醉裏似聞鶯燕語桃花顏色穉春風

宿海棠庭院

牆頭香氣時飄忽騎馬入門絲雨歇春風亭外二分花夜色簾前半規月梨桃杏李春事忙參差一畝橫海棠三更窺徑花如活紅氣入窗蒸夢熱

自黔西州至新鋪道中

春陰何重重花外路如墨擡頭見鳴鳩咒雨一雙黑坡陀過新鋪稍覺徑夷直高原三日雨千頃抽宿麥溪山最雄奇大氣自闔闢森森松柏幹雲外挺怪特生苗饒種類作屋厓畔匿年來厭追呼塞逕橫巨石居然判畦畛遊騎停不得遙望一畝花沿波弄春色

寒食大定試院試威寧等三州童生竟日坐聽事作

日午臺前試祓衣析聲清脆掩雙扉多應人氣烝如雨惹得梁禽觸紙飛

十五日薄暮作

枕上紅燭攤書看貂裘壓被防晚寒離居誰信是寒食檐外風雨來無端登樓試眺山南北薄暝窗櫺已無色萬點歸鴉何處棲冥濛壓得桃花黑

清明

三年寒食住三州（前年在安順昨年在黎平並皆局院試士）一樣攤書據案頭春半雨多頻蠟屐巒中花好不登樓扃門鶯燕時來覷出谷烽煙昨已收（時得馮巡撫知會初二日在嗅腦勦殺逆苗二千餘人正大營道路已通）却笑青衿未知事漫思投筆佐軍籌（時有畢節附生熊瑤具呈欲移送軍前効力余已諭却之）

十七日晴使院後圃望遠

分半山城入畫中炊煙都裊岸西東房廊映水多時綠衫袖承花一色紅上冢船歸雅咒雨築毬人去馬嘶風年年桃塢春如許辜負鄉園三兩叢

將抵西溪

敧斜石徑杳難通來往輪蹄若蹈空却好一村居谷底爨煙開處萬花紅

冥濛曉露濕花心欲到橋西路莫尋三兩鷺絲明似雪隔溪飛不破春陰

西溪汛即事

蒼蒼山已深淼淼流不止無嫌鳥飛疾撇浪魚若矢稍休厓石上四面眡流水風勢聚一橋驚看去雲駛橋西邨落好人語罷朝市紅白花萬堆中飛爨烟紫

重至黔西宿海棠庭院

闌干十二敵銀屏尤喜芳時此再經雙柳有情垂檻綠萬山如夢壓

簾青花邊惆悵尋前約葉底參差聞曉星依舊燕鶯飛不定可能重把夜窗扃

將抵鎮西衛

兩山離百步中挂一絶壁人攀厓樹上碎石傷馬膝穿雲過深澗飛露灑如雪高下千級田濛濛漾朝日房廊臨水好雲向枕邊出茶樹花亦香迎人下山歇

偶寫荷花便面寄費方伯淳

小閣纔看暑雨過一拳奇石面層阿知君雅有鄉山念爲寫錢唐一頃荷

端五日聞官兵捷音（是日夏至）

今年節候奇元夜立春節如何日長至復值端午日榴花紅處排兩筵却值露布來東邊與酣邀客共劈牋鐃吹雅樂吟連篇官兵早破黃瓜砦賊勢愁亡椰木隘後隊仍燒蘭艸坪前軍已逼花園界固知廟算無遺策遠近花苗更輸力臺築三層號受降詩歌六月勞還役主將翩翩善出奇搜牢應遺種無遺還憐春夏行軍久倘念西南民力疲

自春及夏淫雨連綿倉池荷花十減六七感賦一篇近柬馮侍郎光熊張兵備繼辛銅仁尼堪巴圖魯臬使思州並寄姜兵備開陽甘肅

前年築臺面池水昨歲花放池臺前朋來喚我作花主日日樓上開賓筵今年霖雨無停刻水綠衝臺臺欲缺三層閣上無一人花亦悄然如惜別征東軍容感如火憶昨出城來別我殘荷隔歲尚數莖臘雪初看出梅朶城頭一別經廿旬轉眼已值看花辰豈徒花色減疇昔把酒苦憶花前人幾年愧作單車使不獲荷戈先戰士昨日軍符又發兵僰童捲甲東行駛此時花發不欲看月裏閑却紅闌干已涼天氣纔幾日一任風雨搖無端轉思萬里橋邊水多半樓臺雨中毀（臬使署中荷花最盛今空署半年閑樓閣半傾花亦憔悴非昔）兩地看花無一人寥寥壁上詩牋在藏春塢北偶傍偟風急猶聞遞遠香莫更城東招小史左官先已抵伊涼（謂姜臬使開陽時以事左遷平慶兵備道小史郭郎即姜所眷者）何時一輩重相聚笑折花枝賦長句屈指平苗露布來主人亦欲辭花去

平苗凱歌十章即寄福康安公相行營

海宇年來慶謐寧偶移旌節涖邊庭鉤陳十二明如月上相星聯上將星

軍律嚴同細柳營聲威先已懾蠻荊櫜鞬大將皆趨左詔統川滇五路兵

萬仞蒼厓一綫通兜零火照馬頭紅原知
廟算真無敵先定黔中下楚中

五姓花苗敢獗猖會傳吳畢石雞娘烏羅地大如甌子又見天兵下石梁（明史土司傳宣德五年石各野糾同石雞娘吳畢郎等擾亂銅仁亦會川湖兵討平之）

出險方看建鼓旗居然絳灌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布已解長圍入承綏

南出羅蒙北哨關十旬先定五溪蠻摩厓好壓中興頌勒徧壺頭百尺山

閫外軍威敢自專
國恩重疊與傳宣勞來不用歌周雅六月王師已凱旋

黃旗植處許歸耕一半蚩氓慶更生神武聖仁原不殺詔書先築受降城

五度殊方討不庭淩烟圖上鬢猶青酬庸此日原無兩耀首新頒三眼翎

榴花紅徧四山梁初度欣看日正長十萬貔貅齊下拜凱歌聲裏慶傳觴

楊兵備揆兩至黔中皆不及見今得書知又抵軍營寄懷一首

我生遊跡殊通達禹貢九州今歷八雖然輪爾涉河源遠度崑崙越哈察東西南北五萬里頭上翠翎風細戛如拳大字如椽筆先把天山石磨刮銘功紀德字五千高比浮屠七層剎居然遠壓神邱頌何日重煩墨工刷丈夫志業真難量一半猨猱歸統轄昨來雪嶺今炎山車不停輪況脂犖花門異種方稽顙五姓苗偏肆輕猾盤陀斗絕隆棚險一半休誇地形圠搜牢匝月肯暫停山搏熊羆水擒獺滇黔楚蜀雖同勦神武聖仁非嗜殺杈枒怪樹當山巔百歲根株一朝拔尚煩奇計參帷幄頓使蠻方靖戈鋋讀君露布才益奇鬼膽先看破羅魖寧知馬上殺賊手正復翩翩如俊鶻相思苦欲專人訊道遠又愁泥滑滑重陰天氣發一械霿雨應零八行札

聞銅仁日來復有賊警兼辰水決城數丈馮侍郎光熊率官弁晝夜堵禦寄懷一首

天乙虹梁暑雨交昨傳江水決城壕蠻中穲稏紅千頃峽裏舟船緣半篙六月可能平板楯一軍聞尚駐松桃蕭蕭白髮籌邊夜誰識馮唐志意勞

酷暑至蓮臺夜坐

六月六日天乍煦窄袖葛衫猶苦暑連房早厭人語稠却曳襆被來樓頭蓮臺三面波光漾一榻居然最清曠濛濛桃樹月西斜鳥影斜生紙窗上

自六月朔日移至蓮臺避暑聞兒子飴孫疾尚未愈書示一首

經旬曾未涉南臺藥裹頻從禁滿開却笑兒曹未耽讀燕瓜纔去雁瓜來

七夕陳大令熙藩邀集城南鳴玉山房即席賦贈一首

感時青鬢欲如何初地聊從暇日過赤甲一軍爭渡久（時續調滇粵兵甫過境）紫微雙樹得秋多陳邱已保思卭水劉秩應嗤曳落河莫向尊前問牛女早憑天漢洗兵戈

中秋日曉望

城南未見烽煙歇忘却秋中有佳節陰寒霧雨迷一旬纔見清涼此宵月烹葵剝棗飲不休逸興且上城南樓忽然黃葉下如鳥笑過三歲蠻中秋

秋海棠

一種嬌無那新涼小院東葉猶棲敗蝶根已泣秋蟲豔色偏嗟晚酸心孰與同昨宵鄉夢破露冷一庭空

中秋夜坐

上弦及初圓一夜輒三起連廊南北抱靸履行未已闌干嫌露重空處聊徙倚衫袖葉葉風斜穿竹華裏樓臺萬家夢燭影沉不起簷瓦弄月光空明忽如洗簾櫳中外徹暗牖不須啓照水水亦空魚鱗逗波底蠻鄉三載住良夜能有幾握管欲賦詩朝曦墮林尾

乙卯貴州揭曉會城書院生徒獲雋者二十七人回途率成五百字志喜全用十四緝韻即呈吳烜陳希曾兩主試及許刺史學范諸同考

前年使者來冬仲月初拾奉命宣化條窮經事尤急周行十三府日或不暇給苴蘭及毋斂亘古屬蠻邑山坳欹城郭俯視類蟲蟄無旬不淫雨萬古地卑濕蠻生粗識字書不入行笈刪除到筆硯所事者蓑笠閒歲試學官泥塗甫衣褶低眉對文卷窘若遭縛縶四聲疎不講顛倒出篇什化俗具苦心庠宮飭修葺陳書數十篋云以待溫習兼疏聲韻譜潤此舌本澁峨峨講堂開一善皆引汲經旬輒分俸俾得備糧粒行之勤不懈多士志方輯貴山儲人才兩歲雋及卌（謂貴山書院生徒甲乙兩科中式者至四十餘人）方忻讀書效私自理囊裏作歌鹿鳴來城府已麏集然聞聘同考頗復論階級（賀方伯代監臨試考官以朱經歷龍藻文為第一然不預內簾）朱雲名不預執卷每嗚唈（朱鐫其擬墨偏送同人）闢門逢月朔雨霽路微晛監司迨州縣一一連騎入堂深更扃

鑰門外植雙釵朱墨卷二千兩吏相對執名皆抗聲唱得失判呼吸挨排附欄楯頭上墨淋汁聞書五經魁千百燭光煜紅箋名在手咸擬破鍵戾白屋士較多壓聲沸如瀑我行然炬返欣此輿論翕酬恩願粗了行且具舟檝三年飽看山大峘小者岌巃南箐東北靡險不搜緝誰云鬼方惡直欲勝宣歙麻衣三百輩門外時鵠立諄諄戒勤學士行尚謙挹紅苗前蠢動論此嘗悒悒昨聞大芟勦不日兵可戢高低萬山田耕者看俋俋頻年仍大有喜氣溢原隰持衡兩君子公望庶諧輯筳排多士卷一一蒙訪及庶幾能相馬拔十真得十翩然召陵許文不尚沿襲前時鎖廳見贈子先一揖掄材盡如此願爲執羈靮談深嫌夜短時復飯鄰皂只惜北郭生猶然向隅泣（時諸生中知名者惟賀世清獨不售賀居北郭故云）

十九日獨酌偶成（是日家累南回）

不覺蕭蕭雨風聲徹戶涼又添新別恨獨對古重陽石鏡花千朵琴臺酒一觴遙憐車騎遠凝睇此高岡

徐太守曰紀屬題桐廬申屠氏宗譜中山水畫冊八幅

雙婆澳

嶺頭時有窄徑江口皆通小河鄭姥宅連杜姥陳婆溪繞楊婆

兩坂邨

爭傳上坂下坂却界前村後村漁網陰邊小市稻香深處衡門

黃山

名擬三天子嶂秀參五老人峯莫訝山田龜坼時瞻雲氣如龍

范井

家移浙水平壤里本陳留外黃瓣香我憶傭叟汲井人傳壻鄉（譜云申屠氏自漢代遷居富陽之屠山及宋時有贅于范氏者又移居荻浦焉井即范氏之舊也）

慈濟寺

紅雲高閣初啓白鴿春田四飛待得孤僧入定鐘聲穿出松扉

荻花溪

高低山合村塢南北江連渚沙消受九秋明月輸他千頃蘆花

鷄頭峯

欲賽社翁社姥相邀漁弟漁兄鷄頭峯頂晨雪鴨嘴船邊夜明

松濤浦

閣外蒼苔一片門前碧水三篙居屋不殊居艇松濤遠接江濤

屠二紳自尋甸州守擢判廣南道過貴陽留飲三日醉後賦贈

依綠亭邊識君日三十年來五回別一回握別一傾倒我越壯年君未老天憐狂客愛遠遊遠宦皆出天南頭君行斗大得一州我亦持節來邊郵囊空衣敝官初改歷盡蠻山飲炎海北來驛使遞一箋驟閱反疑君左遷人言宦廣勝宦滇俸入乃逾十萬錢平原坐上多良友比日談君不容口忽然一客來款門矯首徑入無寒溫旁人驚看僕夫笑三寸麴塵猶在帽卸裝先約欲促裝爲爾南去程途長秋花黃處頻高會一日爲謀兩回醉朋來尚未悉姓名脫口遽已聞歌聲我行一一爲分析故態狂奴總如昔不爾先防欲逃席昨日醉外臺今日醉縣中歌盡百曲傾千鐘新交有嵇陳舊交憶孫趙鄉語連翩述難了君不見少歲曾我去幸有少歲交紅闌百尺挂酒瓢恍若醉我城北之山橋山橋邊即鄉社我距君家不三舍何日同歸醉橋下

喜代人將至卒賦六詩留以志別并貽新學使談戶部祖綬

我饒山水癖乃官山水鄉黎平及都勻靈秀之所藏大山何峨峨長川亦洋洋五嶽四瀆外得此庶頡頏間歲輒一遊奇蹤匹翱翔靈氣歸筆端奇矯得未嘗詩文及千篇藉以壓客裝仲冬當北征念之尚傍徨約客頻出遊時時陟高岡西郊松竹幽南郭蘭杜芳作詩別山靈此景殊難忘

東從相見坡西去亦資孔茫茫三十驛鎮遠迄南籠疲氓居要道百事實倥傯民夫徵不足搜剔到蠻洞負擔行萬山心傷足俱腫銜胥

不之卹而復相驚恐我

朝恩澤厚域外悉帡幪況茲梁楚界大吏所控總所期仁及物役不到繁冗公廉率其下守宰自惶悚昨來馳尺一荒戶給田種軍行所過郡秋不賦秸穗愚民縱無知戴德已山重東南傳露布艸野悉躍踊聞宣寬大

詔卻立手俱拱花苗既輸誠吏勿輕煽動

雲山殊戀別忽作兩月晴（自八月十四日至此已兩月並無大風雨土人云爲數十年所未有）清晨來閣中霞采東南明連岡何蒼蒼修林亦英英機事庶久忘物亦諒此情伴我日讀書不覺寒暑更謝者尚未謝生者日以生愛此三載中日添雛鳥聲新篁手所栽亦樂觀其成

牂柯及夜郎古乃列益部今茲十三州夔鄖實門戶津船通列貨閭亦雜書賈流傳坊市本十竟不登五刪除到羣經擢髮罪難數我行按左塾見此赫然怒嗟嗟蠻嶠士化久隔鄒魯開篋出六經仍疏四聲譜口陳兼手畫聽者若環堵精微難遽悉冀或得其粗餘閑陳列史俾得究今古憶昨按部回書聲滿堂廡紛然陳蓺暇略亦通訓詁明明尹荆州庶思能步武（後漢書西南夷傳牂柯郡人尹珍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常璩華陽國志尹珍毋斂人官荆州刺史）

此方雖蠻方楚蜀粵上游延江及沅江其源一何修沉埋唐宋間地志苦不收前年使者來一一窮險幽鼈水既合温黔江亦通涪盤南鎖鐵橋勻左刳木舟我行皆乘之徧歷十二州（惟銅仁府寄考鎮遠按部所不至）馬上作一書分此楚蜀流芟除土俗名不使混固虒庶以示後來不貽茲土羞

香樨南北廊修竹東西徑紅雲樓百仞白藕花千柄茲廬最閑適旁榭亦幽靚豈茲崇土木藉以適身性昨者偶讀書欣聞有除命前旌臨沅水當遣騶從迎周閣更修飾砌石拭如鏡雖爲居者計客暫寄歌詠分番扶美植惡木久除屏以此黽勉心庶幾貽後政

同里諸君子邀集蘇參軍鳳池廨舍餞別即席賦贈一首

逶迤徑折入琅玕蠻府參軍廨宇寬已覺朔風傷謝朓不妨微雨過蘇端羣公雅稱芙蓉幕一老曾餐苜蓿盤（聞徐太守曰紀亦欲入坐）拚得花前幾回醉馬蹄應又踏長安

卷施閣詩卷第十六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七

陽湖洪亮吉著

回舟百嶠集（乙卯丙辰）

自鎮遠舟行至常德雜詩（時正會勦銅仁沅州紅苗一路皆傳箭送舟僅乃得過亦幸水程距札營處稍遠也）

青溪及玉屏水程從此起飛夢入吳江迢迢七千里
兩關皆虎豹一棹若蜻蛉昨得軍門札傳烽送使星
孤猿攀危厓意思亦若懾仙人飛空行投杖手復接
一程復一程幸爾水流急山頭看花苗排刀向空立
水祇深三尺舟搖亦不妨來朝衫笠影隨月漾瀟湘
見慣卽不驚殘骸蔽江黑鷹隼何不仁抽腸作常食
楊柳千條巷夫容百尺樓可憐兵火後剩有夜烏愁（浦市甫經燒劫所見尤慘）
空灘三百級一石一文贏更有莓苔影朱文漾錦波
殺聲喧落日何處可潛逃幸是昏黃月騰身附鵲巢
泊舟仙人房仙人遁無影我欲上帆竿延回瞰深井
楚女生來好淩晨掉小舟神魚知好色出水看梳頭
及到洪江口材官馬上迎蘆灘都有諜不敢點燈行
人頭及人脛一半出魚腹怪底帆不前荒灘鬼叢哭
淩晨坐清寒閉目養心性過盡千百灘都從雙耳聽
烽煙不到處幾樹發黃梅鵲語先傳喜雲光亦四開
六州兼十縣魚鳥竄紛紛只惜桃源洞難容爾許人

辰州謁畢尚書師出所定詩文集見示卽席賦呈二首

一半戈船下瀨橫烽煙開處見山城天南縱罝籌邊驛研北仍聞擊鉢聲幕府盡稱詩弟子（謂劉侍御錫嘏等）虛窻閉禮古先生軍容茶火由來盛未改臣門似水清

述作多應拜下風憐才如此復誰同諸生並致三霄上五嶽分標各卷中歲月釀成無事福災氛消盡未言功殿頭第一人爭羨不負科名僅有公

常德胡同年文銓招飲郡齋卽席賦贈

十年前事重徘徊曾醉梁王百尺臺未覺壯懷輸少日不妨閒裏再深杯掃除硯北橫經席料理城東小史來清興到今仍未減春風先爲折疎梅

荊州喜晤錢上舍伯坰卽送南歸幷寄令叔維喬

年時揖子清暉橋卷施閣中挂酒瓢沉沉醉後不能別轉盼燭花明復滅彈絲戛竹夜未央節日笑我行何忙一城春燈轉曲廊送者短趙兼髯莊（謂舍人懷玉縣丞寶書）翩然一別萬餘里淩亂雲山馬頭起尚書筵上說錢郎（抵辰州日尚書爲言君尚在荊臺未歸）坐客半驚余失喜嘉平廿日來渚宮騎馬直詣官衙中攔門握手久相視尚喜君貌非衰翁中郎阿大欣俱在（時令兄鉞亦在署）詠絮詩成復誰對我官蠻府已四年才劣恐難成一隊飄風三更入五更牆外羽檄飛無停龍山殘雪落如掌頗念未息征苗兵萬言揮灑仍如故此筆合移書露布不然手挽五石弓上馬殺賊成奇功稜稜俠氣塡胸抱可惜君偏著書老卅年知己姜侍郎（姜巡撫晟）一見猶能一傾倒雖然此遊不可忘踏徧七澤兼三湘零珠斷璧篋中字尚抵陸賈千金裝欲行不行更搔首握別還思素心友君不見竹初菴內證無生應笑勞人日奔走

荊州官廨偕錢上舍鉞令弟伯坰暨崔恭人作消寒七集卽席有懷
崔丈龍見

款客荊臺苦致思舊遊重到酒難辭猶憐匹馬衝寒日却值閒庭詠絮時久別未妨書代面故交多已鬢添絲冰弦彈至傷心處（時話文敏舊事）不管花窻夜漏遲

一載軍書插羽飛人傳公瘦我寧肥路穿烽火驚身在夢逐波濤入姊歸（時在宜昌一帶撫獄）會面未能忘息壤關心先自理初衣（君時乞養病歸里未允）天南佇看苗氛淨好買蓉湖築釣磯

題崔恭人秋山訪菊圖

幽窻雨過點青苔蠟屐曾從響屧回自覺向來秋氣少不隨探菊祇探梅（丙午二月曾追陪鄧尉看梅）

衫裳葉葉起雲霞簇蝶裙飄一徑斜却過小橋天路近絕無人跡有飛鴉

飛瀑渾疑石上琴欲從何處更幽尋空明一點靈山月與證迢迢世外心

雲裏紅闌曲折橫半秋時節出山城飛仙一個花千朵都署頭銜太瘦生

閉從卷裏憶西州零落羊曇感舊遊苦向尊前問癡叔（謂大令維喬）渚宮殘雪不勝愁

少日談詩有性靈後堂延客眼先青願營百本梅花屋更展紗帷乞授經

酬錢上舍丙曜

舊時門巷判西東蠟屐常穿楊柳風占得雲溪一灣淥小樓都在水聲中

詞筆欣看萃一門比年風月共琴尊龍華會上如相問交到彭佺四葉孫（余幼時謁蕭山公即蒙奬識及長受尚書之知又與大令及伯坰兄弟並稱莫逆）

鄉園春半飲屠蘇握別仍行萬里途自笑遊蹤太遼闊更從北夢說西湖（前在西湖與君別）

襄陽呈房師王觀察

遠宦迢迢各一方馬頭真喜向襄陽西南尙見烽煙赤師弟初驚鬢髮蒼

懷古池臺聊駐節探春簾幕偶傳觴（是日立春）盈箱案牘須勤理肯學山公醉百場

立春日過襄陽謁羊杜二公祠有懷孫觀察星衍山東

君爲東國諸侯長我作南方多士師竹馬共思逃塾歲土牛又見迓春時酬恩尙愧身無補傳世先驚鬢有絲至竟古人能及否薄醺閒謁二公祠

元日南陽

幄殿趨朝夜向晨宛南春首淨無塵早聞內禪光唐宋又見元年值丙辰全楚正欣秋再稔史官應奏日重輪堯階未在追陪列尙愧西清侍從臣

人日抵鄭州巡撫景安遣人相迓書此報謝

握別梁園已八年憶君風味逼前賢大河南北頻經歎好爲蒼生計息肩

人日聊登百尺樓繁臺東望久淹留破除舊例吾何敢瘦馬羸童入鄭州（君清素如昔一切酬應送迎之禮皆絕今獨遣一介相及是以云）

衙齋聯句記經時風雪甘涼苦致思（在甘肅籌邊最久）尙以書生待開府逢人仍索憶山詩（君所著有憶山詩草）

王大令復專人約遊偃師余以驛路迂回未果翊日從岡里渡河半渡風發舟幾覆日晚僅得抵南岸因徒步攜從子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宿却寄大令一首

故人一別經歲時封書約我遊偃師把書沉吟復東走塵土隨人已三斗津頭塵暗風尙微挂席如馬從風飛忽驚風從半空旋長年大呼人語亂眼看北岸離纔尺帆急欲收收不得一風吹舟舟轉輕樓櫓盡訝淩空行蕭然天末一使星河伯已遣鮫人迎盤渦欲下仍未下惡浪幸從船後瀉舟人心定客始猜欲抵岸北偏南來聳身一躍得平地觀者居然詫神異鄰舟望我竟若仙餘艇尙在風中顛君不見故人此日遲高會客臥津亭自顛沛瓦燈一盞土橋南且喚行童理生菜（時見食物無有僅得生菜數把）

葉縣道中雜詩

保安及昆陽一驛三十里奔馬逐歸鴉齊入黃塵裏屠蘇酒乍傾簫鼓賽昇平爆竹聲何脆年頭年尾晴卓午昆陽道溪橋細細風春衫紅一片併颸日華中

寄王大令復

南來已是一旬馳真擬悤悤入偃師河外土風堪作宰洛中人日偶題詩何因祖客筵前酒轉憶孫郎帳下兒（來書言及舊僕吳順已作孫郎帳下兒矣）幾許笙歌兩行燭昵人魂夢憶多時

黃河阻風却至惠濟橋行館晚攜從子門生至橋東玩月作

寂寥山館許停驂酒薄都憐興未酣多謝北風能款客吹帆三日住河南

頹牆三折路參差拂樹先驚鵲踏枝豔殺野橋山店月不妨人去立多時

過新鄉贈孫同年希元

籃輿薄晚過山莊飛騎驚看迓道旁一代相門傳縣譜（君爲文定公從孫）千年古邑號新鄉采風近郭民謠肅話舊虛窻月影涼更喜外臺條教密（時景侍郎撫豫有善政又爲州縣設立科條甚周）兩河應可息痍傷

曉發湯陰

破曉趨南郭城荒竹木稠地爲今下邑山卽古中牟殘雪明華表驚沙暗驛樓停驂吾不顧昨已飯宜溝

將至安陽先柬趙大令希璜二首

尋常三五團欒月自到牂柯見未曾料得鄴中元夜好故人應爲剪春燈

爾許情懷漸不支屏除絲竹已多時還能與鬥筵前酒可有孫郎帳下兒（壬子冬飲君署醉甚幾欲逃席值孫兵備舊僕郭勺藥代飲數觥乃解）

湯陰謁岳忠武祠

古木叢臺起怒風岳王祠倚堞樓東何因浣盡孤臣血不祀前朝嵇侍中

埋骨西湖恨已多小朝廷久厭兵戈此方立廟非無意尚爲君王障兩河

抵安陽境塵土撲人戲柬大令一首

主人倘厭客經過故遣飛沙織似梭休望琴堂鬥尊酒元規塵已汙人多

十四日未刻抵安陽趙大令爲招春燈社火讌客海棠詩屋至三鼓乃別翊日更邀遊天寧禪寺設百戲餞別醉中賦贈

鄴中十萬戶一戶排雙燈城東城西徑十里萬影礙月難東升安陽大令我素知飛書約我停少時排門燈影看不足中有戛竹兼吹絲紅塵障天綠波掣馬尾搖風馬頭月鼓樓街北蕭寺東齊捲珠簾看飛雪昨日醉幾場好友爲我招張王（皆幕中賓客）海棠詩屋團社火夜半更約傾千觴今晨別何地更遣聾丞控飛騎佛樓開處面廣場闢戶爲余陳百戲此回元夕無不有月影燈光與杯酒董生董生惜前走（謂上舍達章時已入都）說與王郎應妒否（謂大令復）更排石級上石亭一城華燈尚若星摩挲金石百回步（寺有元至元十二年鐘銘及至正中石刻）足力倦處閒僧扃念君官事忙如許衆裏離觴復頻舉一晌歌聲壓彩雲梅花山館飛如雨君持手板輿前立我瓣心香馬頭揖（時以所刊近著見贈）別袂猶餘燭燼光離亭已暗風沙色

晚發安陽至磁州行館一路燈火甚盛喜而有作

十里平沙柳數層漳河橋上月初升何因爛醉安陽酒來看磁州郭外燈

李舍人鼎元登岱圖

平生心力瘁躋攀五岳遊完鬢未班肯待向禽婚嫁畢僅留老眼看青山

欲捫星斗挹穹蒼杖策仍須辟穀方我是上春君早伏入山先已異

炎涼

戲題秦人種桃采芝圖

童男童女五百桃實桃花萬千何不合成鄉里婚男嫁女耕田毛女忽然大笑惹他四皓顏開商洛山連太華大家飛去飛來

馮給諫培竹鶴圖

意中我有閑樓閣閣下亭亭立雙鶴鶴徑時看一花落胸中我有奇峯巒此外觸處皆琅玕六月更有松風寒乘軒豪此君直開徑居然得三益門開無人鶴亦應門叢竹兩兩爲除行塵門關無人竹亦索笑仙禽翩翩自詡同調先生此圖實得我心鶴既有侶修篁成陰尙恨竹外無月鶴邊無雲石牀無積書竹几無清尊客來不醉相對何以能追古人君不見今人不來古人往鶴步空庭竹森爽畫中山好不可居何不歸爲五湖長

寒食早得家書偶題二絶寄南中小兒女

莫怪尋常鶯燕猜踏青時節未花開鉤簾欲訪春消息却值江南驛使來

平堤一色綠初鋪四月江鄉畫不如遙憶風前小兒女紫藤花下讀家書

奉酬邵學士晉涵病中見寄之作

與君卜鄰意非好欲拉酒徒時醉倒牆西望汝一樹花君病未瘳春遽老牋云日啜半甌粥頗厭牆東酒徒擾牆東酒徒非得已匝月行完七千里轟天礮火衝身出弔影驚魂可知矣昨來偶自窺青鏡不覺二毛塡鬢底期君醉我君辭疾反作新詩惱行客酒逋我縱盈門索藥券知君亦山積君如戒藥我戒酒一日顚毛恐俱白

李公子存厚梅窩圖（羅兩峯畫）

橫斜影百枝披陀石千尺不知是我不得來或是君家不招客花遮簾櫳柳藏槅空裏似飛鶴一隻有魚千頭禽百翼幽人一一與之數

晨夕兩峯畫石如屈鐵兩峯畫梅如值戟披圖我忽念疇昔三十載前攜蠟屐（余未弱冠時從叔爲崑山尉曾過訪留居旬日）一峯如頽一峯劈更上一峯吹竹笛此時不知梅窩在南復在北但見高低屋橫脊屋上殘冬雪花積百年君居此山側孫時看梅祖所植幸我淵源盡相識不然何以揮灑千言有餘力詩成對卷仍嘆息兩峯老嬾殊不惜君不見玉峯前頭湖水碧咫尺應須望鄉國倘使餘牋更有一丈長直接吾家水西宅

却扇詩爲吳孝廉鼒賦

譽婦詩成百口傳可知標格本天然青綾步帳曾相識我是張玄友謝玄（吳所娶爲孫兵備從妹）

半臂新裁蜀錦鮮薄寒聊與壓吟肩馬頭明月如團扇偏照怱怱惜別筵

耳語臨岐記可真回頭生怕阿兄愼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瀛第二人

怔忪鞭馬出金臺失意偏教笑口開我憶壻鄉風日好紅荷百頃待郎回

白髮詩爲胡上舍唐作

鄰東胡生昨叫絶白髮忽然衝帽出大呼擲帽理髮未幸喜根株惟有一胡生胡生意若失走馬索詩兼口述我爲生語生勿怵此事何關存與歿古來賢聖半夭折顏賈頭中無此物矧生飾貌有不屑從此何妨罷梳櫛平生品與陸展別無子未聞收側室鉗之鑷之可不必生聞我語笑兀兀二三子者粗有筆爲我責頭須痛切我聞生言意亦豁一毛雖小愼勿拔或者明朝生七八疾呼奚僮馳急札朋來盍簪賀白髮茅柴之筵咄嗟設生今上坐非忝竊燕毛之禮誰敢忽雖然生不可不察此物上頭急作達從茲陸行乘驢水乘筏面垢莫除塵莫刮衞玠弗愁人看殺

題王太守宸仿董北苑瀟湘圖爲徐孝廉嵩賦

此卷長三尺零陵老守圖居然棐几側陡落洞庭湖山水情今古荒唐夢有無臥遊吾尚記千里下黔巫（予自黔中還朝取道洞庭）

四月廿日與胡公子稷會飲金光祿孝繼宅被酒醉甚歸途于馬上得五百字即送南歸兼柬莊上舍逵吉陸秀才繼輅

今年絕代才皆下考功第汪（端光）王（芑孫）徐（嵩）趙（懷玉）張（問安）尤苦不得意王生除學博賣字作歸計趙生居僻巷忽爾鬧車騎無端長鬚奴失笑復垂涕（揭曉前一日誤報中式）汪生將外擢（以助教當得同知）畢力此一試寅初聞揭曉側立門隙伺猛聞敲扉聲妻子雜沓至寧知非報捷有客誤投刺徐生病支離一夜屢登廁先期唸病鶴（君甫作病鶴賦）讖已兆垂翅蒙頭鬧報罷急起理囊笥張生已獲售黜落爲奇字欲歸東西川柰此楚氛熾相邀避人跡戚戚聚蕭寺吳生（鼒）示不屑頻日酒筵肆監廚得驚坐（謂假陳肖生宅燕客）肴饌悉精緻酒徒七八輩痛飲日三四我慚居下位不克挽風氣尚書名知人（紀宗伯昀）本可愜羣議微嫌心有主意在急防弊遂令中材升杞梓或被棄凡茲數君子一一洵國器中年饒底蘊詎止文藻麗沉淪致顛蹶此事亦匪細今晨聞剝啄君又理歸轡君才希數子靡不夙投契況茲年尚少拭目盼遭際嗟貧兼歎老與衆不一例感君行計速飲餞爲粗備不愁分袂早反恨遲把臂君歸過庭暇勤學戶嘗閉吾州衙署廠古檜陰拂地側聞賢太守一歲興百廢瓌瓏疏曲河搆閣臨睥睨春闈兩人捷（吾鄉獲雋二人）已獲毀橋利（形家言吾鄉戚墅堰及城中白雲渡橋皆與縣學有礙太守今已折之）其餘懲薄俗悉力整凋敝侯賢實桑梓（予與太守本從歙徙）東望舉足企明春當乞假官閣倘可詣蒙莊雖從甥夙昔視猶弟知君過從數一語煩遠寄逋錢三百萬土木苦煩費園成諸債集何不築臺避陸生才筆健竟欲逾老驥（陸生嘗從予遊）昨來觀近作好句我能計吾鄉茲數子得不詑尤異相思不相見發念時一嚏遊山我防嬾日在室中肆所欣腰脚健百里走尚易一羸聊負篋一僕持絜被預思重握手不得到春季倘及三月三春江可修禊

五月初八日方比部體吳孝廉鼒邀同人出西直門小集金氏園亭即席賦贈並送桂大令馥之官雲南

雨絲疎不斷一路出西城日閃墖頭影雷轟澗底聲草高飛騎入花滿露舟橫清絕尙書塢當門杞已生

幾許關心客無多賣賦錢暫拋官裏事來趁酒家眠岸柳陰三面溪雲白四邊遙程愁更數西去萬三千

城南雅集圖

城南雅集圖凡八人法祭酒式善李編修如筠張檢討問陶劉舍人錫五何戶部元烺水部道生兄弟王廣文芑孫徐孝廉嵩圖成屬亮吉跋之云爾

城南百萬家屈指無幾人匪緊果無人下直常閉門幾年我苦居天末閒煞城南好風月側聞我友興尙豪把卷呼之齊欲出法祭酒王廣文近來作詩稱雅馴徐孝廉張檢討倔強自誇長句好介休詩老偏改官貧甚不厭居長安稜稜弱冠才尤異難得何家好兄弟我交短李惜已遲覿面却值居憂時八人所貴忘形久不問圖中貌妍醜昨日作一篇今日作一篇城南壓舍不數里時有飛騎馳吟箋流傳俗口殊難耐只說羣兒自相貴豈知帝京景物本冠十七州賴有數子晨夕成清遊不然東西紅塵日如織何以使春花生輝月饒色一奴前行不著鞭八騎矯首皆如仙穿行古剎及荒墅日永或借閒齋眠數君才調皆經世所喜昇平無一事木天粉署官本閒欲以琴尊消壯志徐生忽然策蹇驢（時下第南歸）王子亦欲登牛車（時赴華亭教諭任）遂令七客忙不已分日載酒延王徐還君斯圖三太息勝會如今亦難得卷圖水竹自生涼差信此中無熱客

法祭酒雪窻課讀圖

堂中一寸書門外三尺雪孤兒讀未完慈母心若結朝行課讀書暮

行課讀書孤兒業甫成慈母年先徂衰親無百齡積雪不逾月所以人子心常思事親日感君與我孤露同六歲七歲稱孤童（君以七歲孤余甫六歲）貧家無師讀不得卒業皆在紗帷中雖然我與君稍異憂患餘生復難記五雅三蒼業縱同經句九食談何易白雲前頭一曲谿（余昨繪機聲燈影卷子亦圖太安人課讀時事）昔者我友曾分題長檠無光短檠繼持較此卷殊依稀我家茅三層君家竹千箇我家屋比君家破雪朵盡從頭上墮君家門向左我家門向右我家雪比君家厚徹夜有光飛甕牖可憐遲暮猶耽讀只惜春暉杳難續每值窮冬風雪辰攤書時向茅檐哭吁嗟乎今年之雪非去年今日之景非從前安得衰親常存雪不化兒寧讀書終老茅檐下

少宗伯鐵保暨少宰玉保繪聯床聽雨圖屬題率賦一篇

散人步入蓬萊遲大茅小茅皆本師天門不敢與鈞禮却憶抗手同行時（余與少宰同舉京兆鄉試）秖疑未換仙人骨閑掃落花消白日忽聞天上落吟聲矯首不禁狂興發披圖乃仿逍遙堂下直兩兩登匡牀置身高處莫忘却但見榻畔左右竹柏搖青蒼誰言天上清閑極一例苦唫能入癖他時竹杖或敲門慎莫移牀先遠客

送桂大令馥之官永平

汪錢盧邵（汪明經中錢教授塘暨盧文弨邵晉涵兩學士）相繼作海內故人今益稀洪生終日塊然坐欲哭不哭常歔欷數君豈止傷夭折（汪錢邵年皆僅五十左右）六藝微言亦將絕閉接篋底出手箋精義猶堪補殘缺桂生亦是今儒者六十扃門校蒼雅遠官萬里無一錢手抱遺經尙難捨君不見許君弟子有尹珍首以小學傳蠻人二千年來師授絕得毋待爾一一重敷陳君不見蠻方志乘尤疎略若水蘭滄考須確博南倘許宦三年他日應傳駐君學

題陳布衣嵩畫梅冊子

君前築屋臨江屯老梅一株香一村泠泠江水半彎綠更向花下開橫門幾年作客思家切手寫一枝如鐵屈猶嫌比屋多塵氛不遣虬枝四邊出一花中間綴一星空處掩映天光青巖寒百鳥絕無影間有老鶴來梳翎客來時立梅花側是客是花渾不識三更月淡雨又來清冷獨抱花魂回

題陳同年慶槐借樹山房

人生天地間百物無不借日受天地恩不向天地謝況乎百年內偶復賃傳舍何人開此巷此屋又誰架主人名誰何何日得閑暇因而覓奇樹一一種如稼何年高出屋清影相激射自從有樹來人事疊交卸前者有因依後者得憑藉冬有以爲冬夏有以爲夏時而蔭清晝時而響長夜賒此千尺陰無須一金價居人不之德鄰亦不之訝我今爲評量不得不枉駕知非乞諸鄰造物者所貰君如思報德日日羅酒炙邀此一世人相與酣樹下狂來鋪席臥林密已無罅倘問身所來亦從天地假

七月七夕吳侍講錫麒招集澄懷園賞荷即席賦贈

居然秋雨餘邀客集深徑何止盈眸花葉聲清可聽槐黃堆北牖香氣一窻迸奇書隨手讀兼復展明鏡婉婉越客謠沉沉洛生詠雖無鸞鳳翮雅有麋鹿性蒙莊方任達管輅苦言命（坐中趙味辛舍人談命不已）莫負佳節歡移樽酌波暝

酒半移酌池上與張同年問陶皆失足墮水戲作一篇並呈

西頭萬葉戰秋雨東岸百花明夕陽夕陽紅退遜花色秋雨綠淨逾溪光張郎酒行冠已側笑道一年惟此夕攜觴約客臨北池指點塘坳欲鋪席影先入水身誤從影沒反訝身淩空一花驚從足底紅轉眼荷葉迷西東誰云直下真無地幸踏纖纖藕如臂玩波一晌不出波濃綠溪光若衣被忽然一躍波已開分手亂擘青莓苔吾曹不死亦可哈多謝花朵擎魂回

初九日早舊僕朱祿忽遘危疾卒將以是夕斂于旁舍余不忍視之

因出巷至胡文學唐寓齋索飲醉甚至二鼓始歸率賦一首

淩晨欲出門一僕隕西牖念其久追隨不忍視棺匵驅車出巷西復
東訪友十輩九不逢雨聲蕭蕭促歸去日晚方欣與君遇主人不在
客亦豪（胡時主程吏部振甲舍程前已出使）呼酒半日辭無肴充腸且復啖生果幸有
菱栗兼梨桃我前與君同里井三十六峯懸倒景烏聊山頭筍堪煮
更摘鄉園雨前茗（時吳上舍文桂出閩政山筍及松蘿茶啖客）千杯百杯酒不辭簾角月
已來絲絲排頭生客座旁聽鄉語拉雜愁難知鼓聲隆隆街北響我
醉欲歸神忽愴馬嘶聲苦步亦慵瘦馬轉若憐疲童君不見魂燈已
出門藥帳猶在舍世間百事皆代謝新僕逡巡候檐下

初十日吳上舍文桂邀津門李生爲余寫管領九秋圖爰贅以二絕
句

管領秋花事可知姚黃魏紫不同時算來也被仙人妒東海新教月
上遲

籬前薄薄有花陰小立居然爽客襟一曲紅闌天萬里是誰能識九
秋心

桂大令馥戴花騎象圖

與其北方騎橐佗不若跨象踰牂柯與其東中餐苜蓿不若簪花撫
蠻服我官蠻服諳土風民戴長吏同家翁車前何必八騶列象鼻舒
卷如長虹花枝紅紅罩官帽六十使君猶若少有時象背唫欲顛惹
得幼姬開口笑祝君官滿無一錢堆鬢花好垂吟肩君不見三年政
成歸亦好叱象北來耕海島

趙大令希璜雲車飛步圖

我昔至盤谷欲登王屋山馬疲僕嬾不能到日晚僅訪靈源還是時
閑雲逐歸鳥天半夕陽紅不了空林飛瀑影閒之襯得四山青梟梟
我亦欲乘雲中車天門旁邊學步趨舉頭見君忽大笑已被怪風吹
裂帽

張同年問陶夢月卷子

我夢久已闌君夢乃方兆斜月照天西迢迢石牛道
此客支離極隨人棄道旁蓬蒿三五尺中有竹匡牀

陳布衣耑詠篁軒卷子

深淺篔簹內能令日氣青四山飛瀑布百道下巖扃欲制安心法聊
攤種樹經何人伴幽獨螢火兩三星

卷施閣久坐

園林千萬葉如雨落漫漫秋燕已無影夜窻殊覺寒小眠琴榻潤閑
步竹廊寬只有西軒月無人徹曙看

送張孝廉問安歸蜀

朝看東籬花暮折北堤柳人生無根株安得不奔走張生年四十抱
道苦不偶西顧有老親曰歸覓升斗窮秋霜霰集戚戚聚儕耦相對
慘不歡惟應市篘酒君家難弟好縱飲日濡首長飢資薄俸未足餬
兄口我意亦勸歸名山闢窻牖沉潛三十載庶可冀不朽努力盡一
尊西行寡良友

邵進士葆祺邀集寓齋餞張孝廉即席賦贈

邵生不特詩才逸兼買黃花醉行客就中行客我素知西蜀才人張
亥白十餘年來詩道乖正論往往參俳諧汪孫（端光星衍）近亦輟吟詠欲
覓長句誰能佳張郎令弟才如虎酒後千言氣頗粗只惜奇書束不
觀沉酣自欲成千古生成進士方少年乃復憔悴長安眠郎官上可
應列宿何必蓬島方神仙聯吟快得閨中友豔體疊成三百首壁人
居處亦不凡螮蝀裁屏月爲牖花前揖客屢舉杯客醉欲別花徘徊
攔門殘月向東逗興發尚能騎馬回君不見醉中歲月偏無據落葉
紛紛訝飛絮東頭言八（朝標）折柬來明日酒人須復聚

寓中獨坐

荒園倚古井三折遠市塵傍屋十數株烏巢多于人蕭然一徑東南

好豈止無花且無草堆檐黃葉一尺深下有著書人不老

初三日雪邵進士葆祺餉酒并約張同年問陶過卷施閣小飲別後復獨酌池上讀亡友黃景仁悔存軒集至二鼓作

酒人攜酒來賞我庭畔雪我時方讀史一卷粗已畢掃茲盈尺地相與坐林樾風爐依土銼隨意雜陳設閒官兩移居皆喜境孤絕當時沉醉處依約記庚戌倏忽六七年雲煙事生滅橫街南北路好友半夭折（謂邵學士楊比部）如何不酣飲坐待生白髮君看空中花真如電光掣淺醉不出門送客竹籬畔酒人從此去蒼鼠亦隨竄前車方越巷後騎忽聲喚俄頃人語希來塗雪飄斷移尊酌池上看此冰欲泮舊友陡上心遂令爵無算沉酣到中夜空白忽欲暗正好殘月來光華與淩亂

題黃上舍恩長印譜

雅覺一拳堅緻尚須八體摩描試問誰工此技山農谷口三橋叔孫不朽三事江夏無雙一人文苑儒林藝術恐君難以分身

送黃戶部鉞乞假還蕪湖

黃生通籍久而乏仕進意郎官才半歲堅欲潔歸計乞閑書既允偃臥無一事歸日萬斛濤空明洗胸次築屋古鳩茲于焉可終老苦無江上田可刈霜前稻仍然攜襆被遠復客江島（時將遊皖江）一世無相知何人識飢飽

十一月十四夜卷施閣待月適蔣表弟艮書以惠泉酒索售因留飲至醉作

所居偏西南十日寡艮友今夜明月圓清輝殊膩手蔣生叩門入半日俯其首索我助急裝餉我一尊酒開尊與酬酢鄉味汝知否移坐石屋中清談亦云久苦言辭我去相送出門走夜半西北風冷冷吹笑口

十六夜獨坐玩月至四鼓月食詣太常寺隨班行禮

全家既南歸一婢攜向北欣聞月當頭爲我具肴核軒墀開左右雲向瑣窻白古木十數株居然富泉石攜壺隨處坐淺醉不終夕官閑乏塵事敢尚曠厥職三更驅羸車入寺救月食

感舊

忽向三生石畔過此情除有劫能磨愁中花月催人老夢後樓臺易主多紫燕已聞移舊棟白雲猶是宿層阿惟將一掬東風淚和雨和煙逐逝波

胡上舍唐屬題夢李昌谷圖即戲效昌谷體

古錦裁作囊時嘔心中血古錦裁作被時縈夢中結江南仙客夢朧西魂氣上覺南山低左耳黃河聲右耳瀉滄海塵飛接黃雲如鉤月沉采闌干十二行不前轉眼已及三千年玉京路向瑤池直金虎玉龍攔不得却怪仙人酒面紅映天天作桃花色清虛帝所宅何有白玉樓一語道破天應愁天公愁山鬼笑神雞亂嚼星斗完飛上燭龍頭上叫夢中授受詩百篇只借東壁爲長箋從茲投溷詩仍須出人間來何翩翩去何遽出戶有光團若絮長爪纖纖破天去

柬錢三維喬

竹初庵主近如何習靜翻憐歲月磨到枕水雲清夢適應門汀鶴道心多黃金久已欺中壘白璧誰能剖卞和（君前宰鄞縣爲接任者所累大爲上官白眼）一片五湖千頃月收帆擬共著漁蓑

夢入從舅氏白雲溪舊宅感賦長句

一半軒窻面水隈已涼頻奉板輿來簾從碧月光中捲花向紅雲影裏開分砌紙燈搜蟋蟀過汀蠟屐點莓苔歡場總被風吹散贏得春宵夢百回

張烈婦詩

烈婦王氏余友人張大令景運之子婦文學慧裕之妻也慧裕以勤學得瘵疾氏刲肱療之不愈卒後一月氏繪夫像于壁雉經其

側以殉

張烈婦交河人年二十歸所天所天勤讀書氏亦助攻苦朝聞雞嘐嘐暮聽紞如鼓所天學成病轉危夢裏血淚時時垂誰言色如花匝月成死灰叩天乞緩須臾死割肉如丸啖夫子臂創未合髻已墜柰此出腹兒呱呱嗟嗟一塊肉敢累翁與姑長跪向保母願乞存遺孤捐軀却憶前三日心事會爲小姑說翁姑有叔兒有母地下良人待余久神完志定反不忙却掃東壁如銀光七尺軀牆上植（烈婦善繪事先畫良人像于壁乃就旁縊）三尺繩梁上直墨光血光相對射形影不離夫一尺君不見婦先兒兒童爲阿翁復作鬼董狐（大令近作述異記數種）一家奇行皆堪圖

偶成

哀樂中年詎可支未衰恐已鬢添絲遭讒真悔知名早投隙方嫌見性遲乍識面人偏入夢不關心事忽沉思平生學行吾能審豈待悠悠論定時

百種芟除癖尚留閉門索句出門遊研摩未及唐餘史蹤跡粗窮禹九州胸次漸能忘寵辱舌鋒從不快恩讎白雲溪畔三間屋略有頭銜好乞休

閒來屈指溯從前孤露餘生我自憐平輩半皆成老宿故人多已學神仙難忘硯北千秋業却有城南二頃田一事冷官差可慰趨朝常得弟隨肩

亘亘平生一寸心不同朝士競升沉憑誰可解胸中結倩客時彈海上琴乞與藥鑪希駐景肯從塵網索知音南舟北馬頻來往坐使勞勞變古今

廿五日雪

蓬門且喜絶將迎繞砌南頭自在行一片廣場三畝雪好同心地證空明

十二月十九日卷施閣招同人祀蘇文忠公即席賦一章並邀諸人同作

七百年來彈指過又隨裙屐壽東坡生天至竟誰能免傳世如公庶不磨香篆裊時詩思入風簾閒處雪花多狂吟痛飲君休惜不見勞人鬢已皤（謂吳侍讀錫麒時以病未至）

小除日邀同吳侍讀錫麒戴吉士殿泗趙舍人懷玉温舍人汝能方比部體劉舍人錫五伊比部秉綬葉舍人繼雯張檢討問陶彭明經蕙交戴禮部敦元集卷施閣祭詩作

洪生除日築兩臺餔糟避債人俱來客來不來豈須速先注滿堂銀蠟燭歲聿云暮輿轉高分半債帥兼詩豪卷施之門如鐵立百輩中頭不容入側聞門外客暗數堂中人九州仙客萃一門休嫌坐上賓僚少閩粤楚吳兼蜀趙（坐中十二人凡四川湖北廣東福建山西浙江安徽江蘇共八省）無端聚飲衆或嘔轉假舊例稱祭詩多逾二百篇少乃十數首吾曹自有傳世資不藉詩篇成不朽燭花分從肩上飛蠟淚滿滿堆春衣忽驚屋後雷聲墮四面紙窻齊欲破山雌水母幷入肴遠有吳客貽車螯百壺不兼多一觴不言寡夜半清談振檐瓦肉拌貂酒污茵脫略極處無人嗔明宵莫守庚申歲後日早朝纔破醉

偶成

客來半不知名姓到即隨堂住幾時醉後忽然長揖去主人不問僕難知

破工夫把蜀茶煎一枕新涼乍欲眠不合約他狂道士騎驢直到竹牀前

卷施閣詩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八

侍學三天集（丁巳）

陽湖洪亮吉著

正月十四日雪霽温舍人汝能招飲分韻得兼字

且插梅花壓帽檐乍來香氣欲衝簾籠街月與燈光合繞砌霜將雪色兼縱飲未妨朝客罵朗吟生怕夜烏嫌千言一例輕揮灑已有春華上筆尖

十五夜琉璃廠步月

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壓場圓濁酒呼朋飲奇聞藉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然

元夕有懷四首

半生思紀外家聞（朱文公有外家紀聞）清淚時時滴典墳十六人中留上壽（舅氏再從兄弟共十六人惟舅氏屆八十）七千里外寄奇文（予典學貴州時舅氏將生平所述作寄存余處）難忘閣上三更月只占溪南一塢雲莫哂霸陵亭醉尉阿誰能識李將軍（憶州倅舅氏）

一居闤闠一居鄉零落年來姊妹行少賤每教通世故長貧時與話家常封書寄弟箋曾濕對鏡梳頭髮已蒼腸斷邗溝東去路（適汪氏二姊下世已及十六年所居天井巷小樓屢過之不忍登也）小樓空鎖月昏黃（憶姊）

晴暉橋北學場東竹屋時時與夢通砌繞石泉三寸碧窗分梅蕊一株紅已將複閣棲嬌女可有新詞寄阿翁猶憶北行牽袂處萬家燈火五更風（憶女　余以庚戌元夕北上）

故人生子我生孫世執還應擬弟昆（趙舍人得子最遲僅長余孫一歲）竹馬跨時纔識路紙鳶放處定當門攤書已分傳家業學語差憐具夙根遲汝長安來繞膝看翁日日倒金尊（憶孫）

吳上舍文桂倚梅圖

黔南冀北走紅塵昨夢江鄉正好春何不石旁添畫我承明同作憶梅人

纔過燒燈無幾日誤書穀雨我心驚（來札雨水日誤書穀雨）多應仙客思家切預想踏青人出城

劉刺史大觀爲亡友黃二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卽柬刺史

一瓣心香契獨神此公高義出風塵應憐少日齊名者已作千秋傳世人檢點溪山餘笠屐刪除花月少精神（詩爲翁學士方綱所刪凡稍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向平婚嫁爲君畢（君一子一女皆君沒後爲之婚嫁）亦擬穿雲訪列真

題蕭照所繪宋高宗瑞應圖六幅

剩得東南半壁天忍將奇瑞說從前何曾楚璧能歸趙轉使吳州又姓錢（朝野雜記徽宗夢錢武肅王入宮而生光堯）內殿早教皈繡佛小朝真欲泣金僊蕭郎落墨非無意只畫樓臺夕照邊

不少當時命世雄橐鞬都覺有儒風誰令密計參張愨却以中原付杜充唾手燕雲時已異傷心懷愍事將同茫茫一局全輸却轉悔飛棋八九宮

天水南流讖不成臨安城異汴州城到來捷縱誇三矢從此寒應在六更未覺赤龍能踐夢好防白雁欲渝盟冰天雪窖吾家事坐使披圖百感生

三月三日作

不妨衣冷更裝綿十里衝寒籠玉鞭到處雨猶零昨日別來人乍入三天（是日入直上書房）情懷已分難成夢消息緣知欲禁烟只有御河橋畔柳臨風裊裊試初眠

送吳文學文桂旋里

我從黔中來共子客京邸君今新安去是我舊鄉里旄頭星落白虎傾屈指井絡當銷兵二千石吏倘奉法五斗米賊何難平金門索米空年載無補于時亦思退黃花半頃麥一畦努力同輸太平稅

送郭同年淳乞假還里

春秋三榜忝同年入直同趨　朵殿偏手版竟思參俗吏（時同年外任者頗衆）頭銜莫更說神仙著書我續容齋筆述祖君㦛爾雅篇他日講堂來問訊胥臺側畔越溪邊

古意十首貽晉齋應教同作

魚遊濁水中鳥宅高枝上托身雖不同遙遙亦相望連枝新月出鳥影波上漾魚樂我自知沿流擘輕浪

晨興必資餐夕寢必資被一身雖無多物物無不備從茲百年內殊覺太繁費當前欣各足安用事心計微名在身後亦以付天地惟時把書讀掩卷輒垂涕持此一寸心寥寥欲誰寄

莫辭家出門出門路即岐處既誰可偕出亦誰可依身非我之身父母之所遺敢學陳孟公一世隨高低

松筠及桃李羣焉托春風先時及後凋命意乃不同桃李方華滋松筠亦青葱共結青帝知幽芳閟香叢榮悴任所操不居造化功所以深識人澄觀悟初終

五日一澣衣十日一休沐衆中常緩步敢逞絶塵足齋糧時告匱祇復購新束不知何奇書然火樓上讀

昨者臥復起忽然心憂煎前古與後古一身居其間責備之所歸安得不懼焉何以貽後來何以承昔賢當食三歎嗟高懷惜徂年反羨行路人逐便可息肩

繁星與望舒晨夕麗天闕司存各有在取道亦殊別如何百星光難補員景缺北斗亦自知光輝不如月

我不爲神仙非徒厭荒渺亦恐過百年事能生意表閑居偶然夢列闕事幽討洪崖與浮丘容顏那能好微聞田橫客近尚住仙島畢竟忠義人後天而不老

人言記誦佳不必炫文采寧知華與實兩兩實相待生爲行祕書一死究何在何如能涉筆自命可千載

締交數十年夜夢隔魂魄忽然來同心半面成素識神明苟相契不在今與昔孔程乍傾蓋華管久分席君看曹平陽方延掃門客

送鮑郎中之　乞假南歸

五年不復同簪筆忽向東華語將別高齋學士我自慚長慶老郎君第一廿年前憶夫容城君官我尚爲書生一篇君賦初月影我把君卷時縱橫十年前過昆陽驛君作使星吾尚客八句君嘲退院僧僧把君詩倍珍惜（驛旁僧有娶妻生子者君作詩嘲之僧每舉以示客）揭來同宦曾幾時君復傚屋鄰曹司銜杯每苦暮鐘動一僕一馬趨城遲（君寓內城）此回別君真草草道遠飯君須及早練塘湖北蒜山西他日訪君應未老

西爽村雅集應教

平波三十頃樓閣總如浮聽雨來檐隙穿雲歷樹頭竹梢時礙鹿花點欲驚鷗不是春光滿還疑雪苑遊

三雍開祕笈萬畢述奇辭古樂河間獻新碑丞相斯（主人工小篆時觀所橅嶧山碑）皐同分陝陌水軼定昆池喜值端居暇賓筵酒不辭

清明日同人各攜酒至陶然亭餞吳侍讀錫麒分韻得郭字

今晨值清明淺步不出郭言登西南亭稍覺箭鞋拓窗櫺無用掩空翠四垂幕天半遞遠風輕雲落如鶴梨棠間桃杏花暗一層閣春蔬羅數十所喜新意各泥飲苦不豪停觴歎離索東瞻暨吳會西念及商洛（時聞賊匪竄入魯山）如何遲露布顧望期屢錯吾子又告歸心期渺誰託中年富筋力敢退事耕鑿無容籌去住且復視寥廓客去酒忽醒泠泠戛車鐸

閉門見花落有感

塵勞擾擾復紛紛却掩重門杜見聞入世早推能慮事到頭何止僅工文閑花積地驚三寸薄酒澆愁祇一分欲搆草元亭未就暫將奇字課劉棻

晚坐

草花艷紫林花紅胡蝶五色飛當中刺梅黃更出牆角白玉一樹嬌春風藤床坐久春陰薄香氣冥濛合成幕忽地吹來雨脚斜梨花樹上桃花落

四月十一日綺春園雅集應教

名園一棹水沄沄柳正披香草乍薰畫舫已教延碧月紫藤偏欲上青雲欣傳檄報秦關捷不礙顏從魯酒醺雅有剡溪牋百幅（時觀成親王所書堂額亦乞寫卷施閣榜）醉餘書許乞羊欣

昆明湖水接天流揖客都從水上頭正好柳陰三弄笛未妨花裏一登樓迂疎尙荷賢王禮擾攘誰分聖主憂殘盜莫矜盤踞穩早看飛將下神州

趙忠毅鐵如意歌

三尺鐵作如意誰其握之趙忠毅惜哉公生明已季委鬼茄花吹滿地恨不擊王孟津門生有此真亂羣恨不擊烏程魏故人子已成敗類半生所遇總如此悼歎公生不如死鐵兮別主二百年倔強宛若公生前君不見我雖不見公幸見公遺物稜稜一方硯凜凜三尺鐵嗚呼二物偶流傳想見公心如鐵石

米圖南鐵笛歌

一聲遲一聲疾雲將穿石欲裂不知何人製頑鐵百鍊鋼成三弄笛空園初春宵其無人水際一曲蛟龍欠伸排清風出明月樓高高聲不絕三更已還客興闌百舌軟語花開顏

望雨作

朝望雨雨不來烏鵲聲裏紅雲開暮望雨雨不下柝聲茫茫星影瀉五陘山十日不出雲赤日炙竄牛羊羣昆明湖一旬水減尺青草欲生魚鼈窟東西紫陌飛麴塵祈禱日煩兩聖人君不見安得檐頭雨如注更望驛西傳露布（時望陜西捷音甚切）

廿六日新雨後作

燕歸梁雀歸牖雅巢左邊鵲巢右延回只有雙老烏無樹無巢向空鬥先生看雨出屋頭破暝復聞呼婦鳩風聲蕭蕭葉聲亂一尺鯉魚飛上岸

頻夜起看殘月有作

少歲如新月初三及上弦最憐光滿夜亦似客中年齒髮今如此情懷愈黯然回回過宵半判與看殘蟾

偶成

殘月出半宵殘客扶半醉月從門外入披牖與之對客行既不前月影亦不退何如鋪桃笙就此月中睡

澄懷園即事十首

讀書樓上一燈紅穿破疎簾入水中隔牖乍驚錢庶子誤疑殘夜月升東（所居與錢庶子棨相接）

雨濕溪光畫不成平堤百尺水雲生過橋時有琤琤響學士廳前落子聲（張學士運遲與王侍講綬裴編修謙暇輒對局）

直廬遙對寺門開（童大理鳳三寓廬獨在澄懷園外）分得西山一角來載酒欲過童大理十年重與話繁臺（十年前曾同客開封）

八分日影上堦除（張檢討綬出入每刻日影爲度）風動簾紋自卷舒攜得剡溪藤十幅成王書罷定王書

嫩涼時節雨初過格子千行墨數螺却笑病餘陳贊善（萬全）索書人比索逋多

屈指風光五月前蛙聲閣閣草綿綿宮紗賜罷頒宮扇日午傳宣集後天

偶向花前共舉觴自慚小戶遜三張（謂學士及檢討翽綬）花豬肉好梅蘇熟更憶西頭達侍郎（達侍郎椿飲饌兼人）

破曙同看入左門金爐宿火尙餘溫傳經不愧真司業分課

皇家五代孫（邵司業玉清督課最嚴時分授　皇元孫經）

洗馬清談昔擅名說經祭酒亦鏗鏗闌干日午天風起吹徹南來笑語聲（謂王學士坦修汪祭酒廷珍）

閉壘一畝富莓苔正值花時借榻來架却紫藤扶住竹清陰仍待主人回（予應居西頭小樓以墻宇盡圮暫假寓萬侍講承風直廬）

夜起

塔頭明月來長徑一千尺非比青松枝欹斜不能直

天中節近有懷里中景物幷望家累入都

梅仁如豆杏如丸桃實成拳砌滿盤昨夜江船來海口鰣魚三尺勸加餐

薔薇一架後先開不向牆根問蜀葵襯得石榴紅更好野鸎桃與土玫瑰

睡覺西窗雨氣腥戲將采線繫蜻蜓聚頭扇子無多摺自寫黃庭內景經

石首江瑤總遜渠品高入市故徐徐銀鱗玉頰疑無骨喚作人間團扇魚

新篘白酒透簾香冰齒還嘗薜荔醬却謝水鄉三尺雨楊梅深紫枇杷黃

約伴同遊西滆湖梳頭先費睡工夫倦來不怕春魂魘新貼紅梅閣上符

蜀山鞭筍出林長紫莧黃瓜取次嘗兎麥上場蠶豆老便乘舴艋醉新涼

枕波樓閣止三椽簫鼓盈盈咽一川已是苧衣涼沁骨更扶殘酒上燈船

初三已是學堂空競渡爭看出郭東六角蒲葵三角黍采絲穿就過天中

不見津門信使回小亭遲汝獨銜杯船頭醉蟹船窗酒可穀而翁消夏來

山行雜詠

人從窗裏臥塔向門外立忽然塔上人欲與窗間揖檐鈴吹笑語高下勢不及無由寄真意飄此頭上笠一晌乘便風翩然墮階級

空園半畝花左右交虎迹清晨客初來怪鳥啼屋脊心空忘喜懼卽此鋪尺席烏亦竟遠飛虎亦不前逼始知忘機人物外有真適

船從西岸行馬向岸東走魚從急溜下三者勢若湊中流微約略十步拒前後魚沉倏無影馬倦亦難驟客意正苦吟沿流一篇就

山樵本無家隨意向山宿忽于鴉巢外突出半間屋上竄鼪與鼯下復走麞鹿樵薪堆一岸意倦亦託足縷縷飛爨煙應知飯初熟

斜陽半天紅雨氣半天黑冥冥紅黑交螮蝀橫百尺仍然雨難下依舊幻晴色須臾雲黑處透出星漢白野老洟不休低頭對原麥

一塢寄塵外謂有田堪耕豺狼多于人見慣亦不驚客至主染疴閉戶絕送迎連呼強之出先把門扉撐荒寒信難居滿煩莓苔生

出谷雨聲碎入谷雲光肥一出一入中蝴蝶雜客飛疲蹤欲誰投暫借雲所棲一川饒怪蛇百鳥噤不啼何因知宵昏庶賴警曙鷄

橋東與橋西破曙一招手前行殊未覿隔此水楊柳荒荒行半日月落斷山口居人方啓戶行者倦奔走勸客盍早餐山桃實如斗

四望悉無見松杉與檜齊亂石黑半天壓此眉睫低石罅出一門何能辨東西居人耕山田盡向屋脊騎勸客早出山雲生路當迷

迷途忘高低蠟屐向空墮濛濛倒生竹衣袂牽向左欲尋人跡問半里斷烟火沿流聊徙倚缺處雲落朵古廟無神靈牛羊占高坐

午日拜紗葛香藥之

賜紀

恩一首

弱冠爲人師逮今幾卅年人言紳佩榮簪毫入中天經傳
聖人孫戌削甫及肩朝朝食　天廚虀鹽夢仍牽日午宣
賜來鵠立　朵殿邊繽紛香藥丸紗葛欣有聯纔出
内左門傳宣復連翩俯念節物佳當食更
賜鮮（是日並蒙賜克食）我苦無母遺承
恩涕論漣會當家祭時持此告寢筵

偪側行同金秀才學蓮作題亡友黄二悔存詩集後

偪側復偪側住世纔幾日朝吟山頭魂暮委泉下骨偪側行歌黄郎
黄郎五歲始識字十五十六能文章十七試冠軍十八登詞場十九
客浙東二十遊瀟湘當其興發欲賦詩寒暑昏旦皆忘之山行麋鹿
憎水行蛟龍嗤有時沿林覓句不知遠前飛鵾鵶後猘犬我疑蒼蒼
位置皆得宜獨出此人天不管春非我春秋非我秋一世出不得延
回歷九州大兒小兒亦何有忽向燕臺訪屠狗形疲骨瘦志已灰偶
爾一官頭上來驅車入解梁誓將涉咸陽避責未築臺塊然身遽亡
三十既已逾四十渺難得赴君之喪哭君切伶仃一棺詩數冊此時
偪側復偪側巫咸岡雲四結昆侖河濤百折炎風蕭蕭雨聲急又疑
天爲詩人泣詩人亡後十五年新鬼故鬼圍墳前（君亡後君配與太夫人皆相繼卒）
錦州刺史劉大觀獨抱一卷來長安奉錢三百千一一爲校刊姓名
一日長安市交口誦君如未死我頃聞之淚難止却憶石交疑隔世
楊大令趙舍人里中昔年稱等倫此時憔悴百僚底轉羨君名日邊
起偪側行誰所爲金子亦豈人間才浮名身後總如此不若未死常
銜杯一杯復一杯偪側歌偪側却憶虞山山頭論詩夕夜半神祠火
雲赤茲遊何期死生隔嗚呼茲遊真成死生隔

送楊大令倫之官粤西

儒流誰說不知兵躍馬提戈萬里行猿鶴已堪成一隊（時以粤西軍務檢發知縣）
（八人皆先後同行）苗蠻從此乞餘生愁經百驛先頭白官比雙江徹底清莫
忘鵝籠舊時事夜寒風細擁孤檠
南行飛雨北飛沙三十年來事若麻笑我尚難忘輩行羨君先已富
才華論詩未欲輸餘子破涕先聞說外家姊弟數人天末住（君從洛中赴粤）
（時蔣表兄鴻三久客洛陽表姊適繆氏者全家留滯粤西于君爲從舅氏及從母故并及之）幾時商略泛歸槎

戲簡陳侍講萬全四首（時陳新納姬人作詩索和）

塡門索字比催租頗覺仙郎暇日無添與玉人書紙仿者番須破睡
工夫
偶然一語尚嬌羞說到雙眠着意愁比似早朝還起早怕人簾底看
梳頭
昆明湖左路偏賒下直偷歸日已斜好事却同錢庶子五更雙巷響
雷車（錢庶子棨直澄懷園每三日必一歸即于次日五鼓趨海淀入直常以爲例君寓居相近故戲及之）
倦來鸚鵡替呼茶不掩窗櫺看月華我屬司香好調護東風纔放二
分花（姬年十四）

立秋前一日偕顔大令崇榘趙舍人懷玉侵曉詣　太液池觀荷便
訪法祭酒式善遂自德勝門徒步至西直門五里長河花事甚盛
並過極樂寺勺亭久憩乃返

北斗未落天冥濛騎馬獨入蕭齋中夢醒拉客事遊覽曉日未透舡
棱東三亭二十有四面所喜面面花香通豈惟花色豔如錦魚尾亦
閃明霞紅此時夜色未全散樓閣不受驕陽烘石闌干落一千丈月
影星影穿玲瓏斜枝面水結巢穩鵲夢未破花香濃荷盤承露亦殊
好珠光細碎磨鏡銅偶然興發欲出郭三里已至官河衝背城人語
太岑寂繞砌百級喧鳴蟲劉家亭子足清賞細路曲折諮老農斜行
距水不三步仄徑尚被蛛絲封黄塵車馬鬧如織閑處鷗鷺何從容
西山咫尺不容見花挺高榦遮雙瞳乍紅乍白乍深色裁出片段非
人功環橋石勢鬥清削花亦旋轉如長虹池寬不放水波展風蒲獵
獵交水葒迷行半晌始得路歷盡豕柵兼牛宮花前吟客果下馬一

一瘦步行偏工寺門斜對　御園闢當午紅氣酣房櫳斂環塞戶不容入（是日國花臺爲遊女所占）僻巷走避衝斜風瓜花斷路蓼横徑紫艷映水黃浮空吐絲蟲碧轉丸黑堆地棘刺仍叢叢何來驟響刮客耳別出水脈穿青松僧房盡處避人坐瓜果一任僧雛供開窗望雨不能得雷鼓隱隱聲隆隆冰盤磊落高數尺蠅蚋半日潛無蹤戛朋屢約期屢誤世事何苦填心胸團蕉臥久僕夫促來趁斜月歸聞鐘回車頓覺有秋意一葉正墮青梧桐

二十日早章大令學濂邀遊積水潭看荷同人分韻得光字

十里長河匯作塘馬嘶人語看花忙能閑客總神仙侶當曉潭交日月光斷札幾行留黯淡（時展舊遊長卷見亡友王友亮通副所作看荷詩）喬松千尺揖青蒼惟應薄醉牽船好消受荷花面面涼

跋方布衣薰所作春水居長卷後

方居士性本孤畫水不畫舟畫岸不畫廬縱然畫屋僅結茅前後左右皆禽巢一身居其間意態何嵺嵺縱然畫舟僅一葉四面風聲水聲接掉船何所之似欲出六合春林綠重煙濛濛初日淡作臙脂紅杜門百事不挂意闢牖自與天光通方居士富有千頃波貴作五湖伯朝吟晚吟同蟋蟀夜窗無人電光擲人立大魚時揖客不爾前灘訪鸂鶒偶然興發作此圖一筆即已環全湖全湖盡處青無數知是君家冢前樹我與居士交恨未及往還手訂居士詩不識居士顏他時我訪湖西宅爲補四圍松與柏君不見飛去飛來寒鷺絲渾疑弔客衣冠白

七月朔日雨竟日夜不止作此排悶

一夜蕭蕭雨開門水倒流亂雲穿斗栱野鳥宿簾鉤兵甲真堪洗欃槍尚未收似聞宵旰慮仍在益梁州

苦雨待客不至戲成

五更雨急檐頭衝壞垣倒屋聲洶洶起尋蠟屐出門看半里曳入塗泥中西家床頭索瓦瓶東巷歷歷排牆聲重來聾轂又逾歲天漏似向黔中行吾家老屋常掩關壁倒已覺無遮攔獨愁苦霧翳天半咫尺不見西頭山冷官百事皆相左折柬偏言此晨可齋廚無蔬爨無火拒客先將巷門鎖寧知客念亦早灰侵曉誰肯衝泥來廠橋西門水三尺到亦叱馭驅車回水聲泠泠沒及髁掩書無聊酒時把一杯未已復一杯忽爾風狂墮飛瓦君不見天公此意知者寡要向西南洗兵馬

哭憨孫

爾病真難起吾衰久矣夫猶應阿兄在（次子盼孫于壬子秋殤于京邸）莫嘆夜臺孤世業憑誰振重慈藉汝扶傷心厝棺地夕照滿平蕪（盼孫棺厝于城西夕照寺今亦當同）

詩冢詩

無錫顧兵備光旭選刻同縣人詩爲一集其剩稿買上舍崧乞得之爲卜地瘞于梁溪之側三伏日走數千里爲索詩可云好事矣爰爲賦四絕句

側柏踈梅插滿塋三千里路走燕京不知何預先生事肯爲詩人觸熱行

身後浮名定有無尚餘清淚灑平蕪他年地下傳文苑此事真推鬼董狐

少日齊名顧虎頭老來吳質倍工愁（顧進士敏恆吳明經蔚仙于梁溪詩人爲最）九原珠玉終難瘞合置中郎與發丘

不結詩人結酒人邇來麴蘗更沉淪潘張陸左誰能識有鍤須埋劉伯倫

女貞行爲俞貞女作

無錫俞貞女許字高郵金明經蘭未幾明經病卒貞女誓以身殉母兄防之苦貞女晝女貞花一枝題詩于上以見意不半歲終以

瘵疾卒其兄孝廉坊爲索詩爰賦此篇

花莫作斷腸花草莫作拔心草拔心草死尤可憐誰識斷腸花色好
兪貞女字金明經二十待年仍未行明經亡貞女病口不欲言心已
定寫得一枝祈絕命不繫尺五組不赴清泠淵兒身雖可捐毋意殊
拳拳十旬百藥終無効兒雖死貞不傷孝英英女貞樹鬱鬱冬青枝
上有六出花下有五色芝君不見斷腸可續死可生不若此木尤堅
貞良人無年妾命促手握此花方瞑目萬古貞心託貞木

同人約七夕卷施閣小集先作此代柬

紅燭千條酒百瓶石闌干外雨初停人間未必輸天上此夕虛堂聚
德星

七夕詞

今歲風波惡濤衝星斗邊（時大雨連日永定河決口）鴛鴦三十六陂欲上青天
茅垣排東西土室圯前後只有天漢邊紅牆尙依舊
別夜雲軿斂淩晨絳節移年年當此夕真可說瓜期

十一日同人集卷施行閣醉後作

十日無一客客至必滿堂十日無一樽客來必千觴主人愛客客亦
知皆競來早無來遲鞭絲影拂稜稜瓦洗手花前客停馬澗魚林鳥
盡不猜客到先已穿池臺茶爐聲喧話不足失喜一林新果熟雛童
攀樹爲啄枝一徑先入紅參差果中開筵忘爾我上坐主人無不可
忽然客句矜速成滿屋盡變爲吟聲歡呼座中人歷亂屋頭雨驚雷
掣電總不聞銀燭如椽客圍語須臾雨歇月滿廳蠟屐攢響來窺楹
半廳人歸半廳坐別掃一廳留客臥（金手山等皆留宿閣中）三更門索誰更寧
知是驚烏夜飛過

鳳仙

砌下亭亭立應呼侍女花緣須扶徑草紅欲睨窗紗逸榦零朝雨芳
心待月華窺籬兩三種因爾倍思家

鷄冠

爾亦知時者忘言得久安未應憐鍛羽空自揭高冠秋實寧同味幽
花不並看劉琨思起舞側耳聽無端

秋葵

八尺檐楹峻枝高尙出楹孤懷終自揭仙掌曉來擎似愧淩霜質徒
矜向日名寧隨鮑莊子刖足有餘榮

紅蓼

秋花雖自好未比水花妍紅紫分三徑江湖別十年舞風疎竹外弄
影夕陽前不聽吳孃曲從茲別夢牽

秋海棠

何事腸俱斷傾城色尙誇春人兩行淚秋雨一叢花恨繞江郎筆愁
生蘇小家蟲聲漫嗚咽心緒正如麻

玉簪花

秦關誰種玉楚國倘亡簪泣露寃難剖埋薌冷欲尋淡宜涼月曉閒
稱古牆陰似有泠泠響風前荅素琴

十七日驚聞畢尙書師楚南之赴翌日于卷施閣中爲位而哭哀定
賦詩六章卽寄莊邠州炘錢乾州坫陝西毛簡州大瀛四川孫兵
備星衍山東楊靈州芳燦甘肅方伯揆貴州楊大令倫廣西王大
令復河南

三十年來事都憑信史編此生誰念我九死欲呼天訃出朝班上魂
歸夕照邊報公惟砥節方不負名賢

死不爲公恨傷公未盡才潢池仍待勦衡嶽遽先頹諸葛中年隕文
淵半道摧世儒真淺識猶望歷三台

由來三楚事終始一人支微管功寧泯亡彭讖獨奇（公少時術士言公官楚南日卽當謝世蓋合公姓名爲讖也）夜星驚櫪馬秋霧濕牙旗千百孤寒淚從今灑路岐

遺大投艱後羣疑衆謗中萬言陳至計（公去歲請撤湖南兵專剿湖北疏入　上嘉其藎誠）一

死遂孤忠分野旄頭落盤門羽檄通蠻民商酎食先在伏波宮
老每思嚴壑
君恩未賜環回天心獨苦匝月鬢都班（公體素強自籌楚事旬日鬚鬢皆白）事與元勳
勒封同五等頒傷心別時語（乙卯冬余自黔中報滿入都公留話三日方別）原不計生還
同人凡幾輩白髮半應飄訝絕全家訃（半年以來公仲弟夫婦及冢媳房老皆相繼卒）哀騰
八月潮（公以潮生日生故小名潮生）枕鞍書耿耿歸櫬雨瀟瀟他日虛堂宿仍歌
楚大招

曾都轉燠以六月廿一日集平山堂爲宋歐陽文忠生日設祀同人
賦詩成帙并索亮吉詩因賦此
臨安祀東坡邗上祀永叔兩公政績猶在人不特高名輩流服異哉
平山堂乃祀和仲志歐陽（予以癸巳甲午客揚州權署臘月十九日曾兩隨衆于平山堂爲蘇文忠設祀）門
生風義古無匹詎敢僭食來堂皇千秋此論誰折衷乃在七百年後
曾南豐雖然文章節義謚並同酎食六一庶得眉山翁此後君倘接
武雙文忠賓筵開酒人滿太守風流逮都轉昔時門生今里閈誰知
誕日尤奇絕君後公生纔兩日陳公塘接邵伯湖荷花世界昔所無
不羨奏樂章不羨祝蝦詞只羨蜀岡岡頭三日讌正直千朵萬朵紅
白花參差古來文福能兼少況復身持節旄早一輩才人座上多二
分明月揚州好君不見我亦平生感舊遊吟魂多在庾公樓大星昨
報前軍隕（昨得弇山尚書赴）清淚揮殘天盡頭君思歐公我思畢同是龍門
異今昔十輩門生宦九州（謂莊似撰錢獻之孫淵如楊蓉裳荔裳諸同學）感恩一日頭俱白
王南寧（少林太守）陳博士（澧堂學博）我所思兮二三子却憶征南幕下人一篇
並寄吳江史（冊臣文學）

重哭尚書師
三日愁霖漲滿池打門消息到偏遲南來薏苡寃方白北渡瓊瑰夢
已知無淚哭公惟有血此身閱世詎多時平原賓客消沉盡誰共筵
前奠一卮（謂邵學士諸人）

七夕夜坐戲擬古別離詞寄孫大山東
中歲念師友懼或成晨星晨星今亦稀惟剩一啓明啓明之東我則
西天末回首常淒迷一回思君一回切願滅光明作殘月一月相隨
得旬日不然此滅彼復生君爲啓明我長庚昏旦相代東西行我持
此語思上告織女黄姑愁未報南極老人先大笑

苦雨
十日雨不停莓苔緣斗栱虛堂蒸毒霧梁燕欲移棟居鄰斷煙爨欸
戶求火種爲言牆半圮床榻陷成冢填街三尺水決竇不旋踵憂來
展書坐蟲喙集窗孔心切望曉晴偏驚横蝃蝀

贈楊州倅廷煥即題其傳硯堂卷子
難兄薄宦久蹉跎（時令兄倫檢發廣西軍營）萬里新從馬伏波小別最憐饒涕淚
半程相送越滹沱傳家硯比兼金重賣字錢無落葉多我是孔融交
兩世一回展卷一摩挲

八月廿二日侵曉出西便門抵海淀約任軍門承恩共遊西山因小
憩官廨待法祭酒式善何水部道生作
我行月初升甫到月未落初日亦已燀星光尚回薄濛濛開濕霧繞
止巷南柝官齋野花艷隙地日開拓早飯及射堂紛然具羹臛年豐
饒稻蟹且喜鱠新斫傳觴休更緩有約在巖壑斜行車屢陷溝水仍
未涸周廬欣在望便道一省度園林甫修葺昨已飾丹雘笑指雲外
樓今成草元閣（時新修澄懷園余已移居近光樓下因便道入覲）

循青龍橋北入山
高原無人居千頃堆白日前行驚眯眼沿道飛石屑流雲勢洶洶意
欲礙車轍萬葉鼓北風斜衝一門出騎行既回互徒步徑尤劣絕險
度一岡同行儼相失玲瓏諸石竅往往野花茁秋蟲與相鬧竹徑亦
幽絕到覺萬仞湖孤懸石樓末

久憩龍神殿觀泉源并喜春海棠復開

墮薪天半落知復有樵人及此林花放幽巖忽覺春稍稍開宿雨黯黯及蕭辰三時金鑑影五色莓苔文土囊風既迅石竇泉初分松陰灑危殿嵐光度寒門層層淩曲磴步步絕流塵禪扃雲欲活初地鳥尤馴百念此時寂齋鐘亦不聞

登蒼雪菴小軒望安定平則諸門并見白塔

松陰甫迎人槲葉忽拒轍土垣從東頹了了露佛闕旋螺方數轉足險入石穴欹斜臻層軒眼界始突兀窗櫺寧待啓雲怒已飛出重岡莽回環幸有北口缺奔流從此注百里只一瞥濛濛煙盡處時逗人馬跡心空無窒礙木葉半俱脫誰云飛鳥迅詎若隙駒疾危瞻七層塔天際白如雪斜日下九門丹樓亦齊突

題羅山人聘爲周編修厚轅所作移居圖

人生安得如淮酒更載奇書及嘉耦書完一卷酒一杯鶯燕一一飛前來倦餘卽臥書函下酒得美人斟較雅我疑醉鄉日月不可遊何意復戀鄉温柔或云藉銷奇氣憑萬卷否則佐此情話須千甌周郎舊乞金門假重到蓬萊已三夏偶然聚得薄笨車家具如此方移家酸寒頓改儒生素玉軸金釵照衢路遂令畫鬼羅兩峯描繪人物仍能工馬嘶塞路車填轍一笑敵君如有術以劍抵君書以琴抵君妾惟餘酒癖未盡忘醉裏狂譚磨齒頰雖然此客尤可防倚酒或恐登君堂書能目十行酒亦吸一斗把君奇書覆君瓿惹得美人開笑口

八月廿九日抵澄懷園成親王枉騎過訪并辱贈詩謹賦此報謝

偶廁談經席頻勞問字車過汀喧列騎入室噪棲鴉土竈茶難熟丹林日易斜不因鄰禁籞猶認野人家

中秋日何民部元烺水部道生招同法祭酒式善伊比部秉綬趙舍人懷玉遊法源寺竟日

慈仁荒敗崇效遠禪窟此間稱最古維摩立地有丈六傑閣去天纔尺五三門乍啓通松徑百步相連有花圃虛堂僧健老復丁靜夜人歸月亭午

澄懷園九日

荒園秋盡景蕭騷一半松林起怒濤是處岡巒行已偏破除今日不登高

澄懷園夜起看月

卷簾列宿已全收是處天光接水流剩得一星隨一月憑欄看到五更頭

周廬三面麴塵清風起雲生與地平百步樓臺少人影馬嘶聲和客吟聲

管夫人墨竹

石徑空濛翠欲流琅玕影裏雨初收何緣不寫王孫草多恐人饒故國愁

澄懷園卽事

橫塘萬頃荷花死蓮葉蓮根泣秋水參差鴛瓦鋪新霜螢火一夕收清光枯楊半掩窗前臥抱葉寒蟬向空墮湖東明月湖西來綠窗此事開未開

晚步

荒岡南去徑縱橫半里斜飛落葉聲惹得暮鴉成陣噪夕陽人影樹頭生

夜起

落葉驚人起開軒月露迷却從行馬外斜度濯龍西萬樹風聲肅千門燭焰低勞勞我何意默坐聽荒鷄

築屋

築屋臨官道郵書鎮日馳水寒雲去駛天逈月來遲劍閣初聞捷荆門尚出師南征諸將士知否抵恩施

澄懷園偕同人晚步

歸鴉已入林未礙客幽尋風遞千門響雲飄四野陰訪經蕭寺冷照水石梁深不是逢搖落誰知天地心

袁大令枚寄示擬戊午己未重宴鹿鳴瓊林詩二十首率成十二絕奉簡

唐代詩人推李杜何曾雁塔得追陪先生要吐前賢氣兩向慈恩頂上來

也逐遊塵上六街不知早已脫芒鞵賓筵開處呦呦鹿定帶長生苑內牌

白首研摩事可憐從來一第比登天名經千佛雙番寫始悟公真劫外仙

三月春光暖已回五雲多處綺筵開劉郎前度誰能識錯認耆年賜第來

一輩人皆上玉京獨留老眼識羣英先生遊戲蓬萊日多恐諸賢盡未生

憶昔追陪聞喜筵記同上相說齊年（謂庚戌登第日嵇文恭公重赴禮部宴）不知此老來春宴更有何人步謫仙

却笑從前向子平苦留婚嫁晚經營先生五岳書名偏游戲重題雁塔名

老去重登選佛場此翁何似魯靈光斷無門下門生在有亦居然大父行

宴罷瓊林走壁車珠簾十里影橫斜當時玉貌誰能識只有宜春苑裏花

短笻秋到倍精神無數羣賢逐後塵畢竟姮娥愛蒼老桂枝全借白頭人

屢枉山公問訊椷林泉歲月一何淹（公與文成公阿桂同舉鄉試今文成已辭世）少微不隕中台隕始信公真文福兼

王母蟠桃歲月長揭來屢見竊東方曲江杏比瑤池實也要先生三度嘗

十月初六日同人集積善大令晚香精舍看菊并出古琴十六相示即乞主人與何水部道生于花下撫琴率成長句

琴琴不同聲花花不同色琴標六代元宋唐花放百枝黃赤白古琴泠泠一十六其外蕭疎盡叢菊琴囊滿牆花滿屋一本花開彈一曲主人豈止能愛琴愛琴兼賞琴知音何郎三十妙指法花下一見先題襟主人豈止能愛菊尤愛看花人不俗爲花築屋亦殊雅別自扃門不煩僕我生嗜古癖未忘舊物先撫澄心堂（主人蓄唐琴三其一即澄心堂物也）題名元祐三十字洗以菊水逾清光灌花初完撫琴好猶有春泥在長爪琴聲愔愔花臭臭花韻都浮七絃表客彈一回主一回千朶萬朶花徘徊罷琴置酒客不去花下促坐傾千杯琴停既無聲菊瞑亦無影主人離披客酩酊明月入來窺藻井

輓王大令復二首

昨得安陽札（安陽趙大令希璜札來始得凶耗）連篇悼偃師更憐交友少已愧哭君遲涉上猶相訊（孫大昨來札尚詢君近狀）函關定未期（錢州倅坫）茫茫揮老淚西向酹親知（謂畢尚書師及君）

中州民力竭防賊又防河屢處凋殘地偏能惠愛多敢期膺上計終自拙催科一卷新詩在明明勞者歌

李大令符清濮陽跨驢卷子

琴堂三月別獨跨一驢來面目都非是衙胥各淚猜詎知行役苦安怪壯顏摧他日傳循吏推君利濟才

乞友人作歲朝圖貽詒晉齋主人并綴四截句

窈窕房櫳水一彎早春偶得著書閒休嫌屋後峯巒峻此是淮南大小山

沿街都爲歲除忙清絶城西半里坊却憶諸王勤問字未妨門有束脩羊

詒晉齋中一事無幾聲爆竹歲將除兒童簫鼓轟前後不碍閑堂讀道書

日晚天街跨馬回小疲聊復舉深杯房廊迤左休教掩要盼西山臘雪來

小除日章大令學濂遣人餉酒時適寫歲朝圖却寄并附以詩

故人念我寒餉我酒一尊閽門不敢應恐是催租人催租人不來送
酒人踵至（時郭大令亦遣人餉酒及食物）開顔對使人汝亦大解事主人官赤縣騎
馬日出城百事逼歲除猶能念友生銜杯對盆梅（前數日承餉盆梅四種）此意
何可報聊寫春風圖博君元日笑

卷施閣詩卷第十八

原书空白页

卷施閣詩卷第十九

全家南下集（戊午）

陽湖洪亮吉著

偶成

黃埃飛百尺難辨馬頭人只有雲生處都無一點塵

三冬及半春雪白不蓋地遂令牆頭蒿枯黃刺天際

欲留不留歌贈張太守鳳枝

欲留不留廠橋西頭欲坐不坐橫街斜左攔門一人龍鍾可憐千里萬里將戍極邊念為置酒勸之加餐酒沾衣裳淚落食柈高高三天下者九地一身居中生死不易白骨不朽行當長征冤心不剖誰能暫生風吹車帷高至屋脊三更出門聊與訣別

人日讌客薄醉聞韓孝廉崧及令弟觀察對招諸同人作消寒四集因闌入痛飲醉後孝廉兄弟屬題聽雨圖率筆作長句應命

一杯人日酒醉我至元夕君家兄弟皆可人肯放非時款門客款門客豈真酒狂或者以醉韜其光孝廉說我詩名好比部訂交愁不早滿堂華燈滿堂客半不相知半相識長安人海宦十年屈指觴政皆居先閑坊冷巷行還坐酒嫗酒翁都識我即如今宵痛飲亦偶然坐客握手一一稱前緣忽然牛腰巨卷擲我前屬我醉後放筆題長篇繪圖伊誰馬秋藥趙詩（舍人懷玉）頗詳戚詩略（侍御惇崇兄弟）畫中兩人顏戌削分案讀書分盞酌聽雨木牀三隻腳君不見長安八月無雨聲屋脊祇有蓬蒿橫愁君欲聽不得聽此景令我思江城吾家令弟昔抱關昨者共我趨朝還尊羹鱸膾興莫遏先我一載還鄉山觀君斯圖意相觸我家亦有雲溪之老屋雨聲琳琳如戛玉不爾共泛吳船之百斛聽雨層湖亦酣足梁溪之酒傾百鍾此樂豈與長安同君今四十當建功伯也亦是人中龍縱饒有宅江水東何暇聽雨眠孤篷昏燈一盞簷漏重千里百里雲頭濃蕭蕭瑟瑟聲灑空韻事合讓歸田翁卷圖一笑生長風

將乞假南歸仍于行寓種花時藕以貽來者戲題壁一首

雙橋口栽新柳乞歸未遽歸更種橫塘藕寥寥春風不過短牆團團明月剛滿曲廊桃花蹊李花隄海棠一株香絕奇黃薔薇紅郁李紫藤花牽北窗裏君不見月月花開主人喜種花人隔三千里

澄懷園夜起作

前宵風昨宵雨一花初開鵲傳語樓高榻冷夜不眠紅燭豔豔光簾前長安道上車輪駛只有半宵聲暫止三更向盡橫門開枕上馬蹄聲已來

即事

一屋都無壁禽聲四面穿斷崖冰柱瘦高樹日光圓便作攤書舫愁無載酒船幽眠正酣處促起聽傳宣

十九日綺春園觀燈即席應教

一燈迎人過橋去忽有千燈萬燈聚水中燈影乃益奇百影已化千虹蜺爆聲飛林鵲墮巢火豔燭水魚驚逃樹頭彎環燈若橋赤焰儼欲烘三宵玻璃屏風八窻列一房燈光疑入月持燈作街上石梁歷徧十二空中廊稍餘一角天光白太乙星芒大逾尺斜飛燈影復百枝碧月欲升升不得三更熾火列帳旁酒人鬥酒嫌酒涼開牕意欲待殘月不覺幕底飛新霜廣場棱棱千步拓大聲如雷轟爆竹前行低頭穿壑谷百仞冰山穴其腹裁冰為鏡雪作燈高下社火飛千層禽蟲飛揚獸馳突一半銀花穴中出此生此樂安得忘好客況似陳思王黃金堆盤一宵擲昇平樂事寧易得鄙人歸田有時日欲與田間老農說乘船甫了復據鞍歸路黑霰仍漫漫昏燈入門僕驚瞬蠟淚積冠高一寸

花朝日作

橫塘燕鶯相見今日百花朝花香無一片塵暗地愁漫天鶯聲不來

殊可憐風連旬霧連曉半春豈止無花烏踏青又恐無青草

春日遊昆明湖

車輪遲馬蹄遽十騎斜穿碧雲去山雲穿罷入水雲鵓鴣天半飛成羣闌干窈窕回廊複山作屏風亦千曲朝陽一縷透遠紅却被松杉罩深綠牽牛亭北環橋東八牕齊開迎八風回途咫尺春波漲燕剪都從馬頭颺

清明日侵曉自南城抵澄懷園道中作

幽人春夢方迷曉催客鴉聲出林早持燈夜待門關開一片曉霞城上來橫門西來卅餘里泥滑馬蹄聲不起揩眼春光忽逼人五雲樓閣桃花裏

澄懷園早起

主人枕上眠方起百種禽聲入牕裏西飛殘月東飛星花香此時偏杳冥平明略彴誰同過一隻鷺絲人一箇千門萬戶交春風日影已射金鋪東

三月初四日驚聞舍弟南中之訃因準古人期功之喪去官例乞假南回書此志痛卽留別京邸同人

往昔朞功例去官聞喪何忍更盤桓斯人詎料中年隕異事偏留老眼看肯學右軍先誓墓欲同元伯一憑棺鴒原已抱無窮戚況聽荒鷄感萬端

廿年彈指別親闈此日初衣願已違敢詡入山成遠志轉傷無母寄當歸餐蟆縱後張長史化鶴將隨丁令威聞說草堂親購就祇應分半貯斜暉

西厓詩爲法式善祭酒賦

昨者法祭酒索我西厓詩西厓以人重不在水一陂寂寥今昔人斷續往來水流波照居人前後差濟美相公居前朝文作一代雄祭酒生盛世詩有三唐風遂令東逝波疊鑑苦吟影厓前通長河厓後冠西嶺昨聞西厓上別立雙梧門非云堦級高藉表壇坫尊六月紅荷花清光徹天地高低千坡陀日有百遊騎君餐層湖藕我飯北江稻西厓去人遠疑在五雲表流波日以深積土日以高他時西厓名與嶽爭岧嶢

周孝廉邵蓮屬題羅山人聘所仿董北苑瀟湘卷子

屢題瀟湘圖一詣瀟湘境瀟湘人不見獨雁時相警揭來得遇湘浦人紙上瑟瑟秋將分山樓豳風亭楚頌（余在秋帆宮保節署八年其題北苑瀟湘圖時在秦中及題王蓬心太守仿本則在湖北今宮保已下世）回望瀟湘轉增慟萬事尋思縱如夢

瀕行詣韓城座師話別兼憶舊遊卽席賦呈一首

汪于劉李（汪明經昭于文學劉編修汝謨李刺史瑞岡向並在幕府）並蹉跎歲月真隨東逝波如許少年成老輩記曾賓坐縱狂歌憂時早見扶鳩杖賜第都堪設雀羅（與諸城相公閣巷清節亦同）差喜鄉關馳露布元戎新已剪幺麽（時姚之輔齊王氏皆在陝西授首）

湛懷園留別諸藩邸

草玄亭外水粼粼日晚軒車載酒頻自覺漫郎饒意味不妨要路絕依因半春我約隨歸雁一疏人傳批逆鱗詎敢便尋忘世侶報恩終擬剩閑身

臨行張刺史鳳枝走送書此志別

蠻鄉血戰經三昔慷慨故人多廟食（謂軍門彭廷棟花連布諸人）南籠老守僅脫身亦作西垂戍邊客臨行握別淚不流荷校送我城南頭東飛黃塵西掣電不死他時會相見

東方朔故里題壁

敢言竟比汲直巧宦何如馬安漢家自有法度先生游戲無端

抵兗州日適孫大星衍自濟寧回署卽日邀遊南樓席上賦贈

東武城南古兗州暫停歸騎一登樓奔鯨駭浪方迷目（時河決口未合）野鶴

閒雲偶掉頭林壑總留他日約（時約遊濟寧諸勝以行促未果）名神仙應妒此宵遊試看百里賢人集（時王石華張止原畢恬溪楊雲三王景桓劉霞裳皆不期而集）會見祥光燭斗牛

臨別戲贈孫大弁索和章（時河臣以孫未諳河務奏離本任候補）

少日齊名孫與洪卽今相對儼衰翁疏渠君苦桃花汛蕩槳吾欣柳絮風津吏幾時沉白馬（時決口尚未合）詞臣有客避青驄（自余征邪教疏出每有京邸讌集居諫垣者必引避）十年共挂神仙籍劫外居然勝劫中

錢少詹大昕林屋夜遊圖

我攜鐵杖遊林屋此事如今及卅春蝙蝠竅中時見日蛟龍堆裏不逢人竹龍貯火驚穿穴石墨留名記隔塵便欲辦糇三百兩徑從山脊上昆侖

萬頃湖環三大州飄然一葉忽西浮要尋委宛奇書讀真向嶙峋古洞遊百里未妨通地肺一拳先欲壓人頭先生何事臨厓返却惹靈威笑不休（時同人皆至隔凡惟先生以足力不及中止）

靈巖謁畢尚書師墓（墓卽水木明瑟園）

奇勳久勒淩煙閣遺愛猶留墮淚碑公與古人爭不朽我思前事感無涯篋中章奏千篇富屋後峯巒百尺垂便擬一年來一度野花村酒奠江湄

虎丘謁白公祠卽呈同年任太守兆炯（祠卽太守所建）

大歷才人剩此翁百篇稍已變唐風因思白傅談詩好雅與生公說法同言外自然參妙悟箇中兼可喻童蒙西昆詞格西江派只惜彫鐫語太工

同攀仙桂無多日得蔭甘棠已十年差喜故人皆守郡（時魏君成憲亦擢守揚州）可容傲吏早歸田租船卽繫祠邊樹築屋都模池上篇何止政清詞筆麗望君心跡繼前賢

上海權署與李兵備廷敬夜話卽席賦贈

八載重來訪素知訝公頭白我添絲樽前萬里投荒客（時牛太守稔文在坐卽嘗赴雲南澂江任）篋底千篇寓興詩激電入樓飛一瞬怪風吹海立多時更闌急遞書何數只覺樓船出浦遲（時崇明狼山二鎮會勦洋匪久未出海）

偕牛太守稔文范孝廉　至砲臺望海

澂江太守老能奇邀我同來陟翠微人與魚龍爭奮迅帆從鷗鷺各紛飛天光澄碧遮眉宇海色青紅上裌衣便欲乘風向東去空濛一點著魚磯

將發上海寄王博士芑孫

我乘松江潮欲泊松江郭瘠人連日酒洒醒潮已落仙人海上忽見招要看六月飛寒濤搜巖剔壑匪無事窟穴恐有潛蛟逃（時正搜捕洋匪）閒中賓從閒臺榭難得羣公政多暇（李兵備連日邀客遊吳淞礮臺及葉氏園）溪南笑指白雲生別有故人廬此下

砲臺觀海歌

平生頗耽奇欲出天地間飛行忽履北閣巔下已無地高惟天目光遙遙百餘里直送青天入波底天波合處界畫明一縷黃霧分空青漫天重疊魚龍色夕照沉沉不能赤驚雷出海聲已收似怯惡浪先回頭忽然激電來如箭一點微茫著洋面海中黑子人盡驚十萬煙火崇明城更從此外尋源委上已無天下無水冥然孤坐閣上頭靜攝耳目從天遊鷺絲窺客久不去或者疑我同眠鷗客行將歸客不樂自覺身心杳無託回瀾萬里生遠風一笠飛從海中落

李兵備邀集葉氏園小集待客久不至贈楚僧鐵舟

一千章木生回風邀我早集斯亭中客來不來勞久待閣外飛樓有僧在我不待客先揖僧僧握客臂從東升僧言與客成三友身外一琴年代久橫琴在膝欲摘絃忽有鼓吹來門前

吳淞江道中雜詩

前山已挂龍咫尺雨當到危橋面西北曲處可停棹長年知燥濕語每得其要驚雷衝小暑所慮伏秋潦樵人驅牛羊亦下山北道

所居雲水鄉鷗鷺共生長全家生計足一屋一魚網門前雖有路屋後別通舫還因粗識字不斷客來往日昨雨沒竿池寬鴨堪養海居饕海鮮日日市江鯽江魚餐亦厭復把野蔬擷商量釀村酒知近插秧月日午餉北田雷喧雨飄忽村女花滿頭因之感時節一村據高阜去海不千步兒童忽驚傳龍蟠廟中樹遂令羊與犬奔走出門戶莓苔蒙塑像久已斷香炷日晚吹北風前溪雨如注曲處排石林欲把海潮捍地形西漸下人盡住東岸西溪形製好曲折啓山館漁人網魚至各各出門喚再轉忽已迷坡陀樹遮斷生死不相遠十屋間一墳街衢與丘隴畛域無由分連廬爨煙稀燐火飛出門客行阻風潮繫艇枯樹根牛亭月白時鬼語時時聞

感舊

往事只如昨回頭已卅年瑣窗曾瞰客白髮遽垂肩薜月冷無恙花溪清可憐傷心石橋立南北數人煙

九峯園感舊

一雨園林足泉聲百道來夕陽明蝃蝀高閣暗莓苔燕繞橫塘楫魚窺曲水杯古藤應識我親見五回開

慧山酌第二泉

自來茲泉側水厄乃不避竹爐煎松明靜聽蟹眼沸一椀至百椀走卒苦急遞清涼生齒頰兼復沁心肺童奴皆竊笑已破往時例先生語童奴汝太不解意我重在山泉兼之故鄉味神清不思睡偃仰借初地

村居卽事

對面魚梭擲回頭鵲羽驚貪看過橋影錯應隔牆聲徑小穿林入村斜割澗成乍涼思午睡隨意拂桃笙

跋陳方伯奉茲敦拙堂詩後

杜陵叟作前輩栗里翁真替人我從東浦酌蠡不向西江問津門前彭蠡九派屋後匡廬數峯先生擲筆而起章水貢水朝宗累我長唫短諷知君後樂先憂所爲五字七字不減嘉州道州力厚欲蟠崧華氣奇直薄星辰眼空前古後古膽破千人萬人

後湖觀打魚歌

橫街一雨水急流擔夫爭道趨湖頭漁人挾具來尤早背上一舟蓮葉小舟輕入水若蹈空一一漾出波心中大魚跳浪高于屋尾急觸舟舟欲覆一舟一槳去不停倏爾舟散如浮萍魚多網重收難住突有一魚飛上樹風聲離離水聲怒半空鳥與魚爭路跳波不已復擲波來往倏忽疑穿梭忽然脫網逃偏急水面居然學人立須臾風急帆亦收千頭百頭齊入舟鳴榔港口聲何數泊岸舟多水先濁舟人停舟魚赴壑我縱非魚識魚樂

晚靜閣聽山僧鏡澄彈琴

冥冥復濛濛簾外雨絲小移來烏木几屈作琴牀好先有剪刀聲枯僧削長爪一松覆一庭空外怒濤集寥寥琴韻起松響時參入風遞三兩聲禽驚出巢立

快園雅集

雨餘蠟屐集南城竹樹蕭疏古意生一徑野雲疑鶴影半廊人語雜蟲聲閒中花氣穿簾入坐上詩篇刻燭成莫怪比來歡讌數承明容易得歸耕

水閣

秦淮一雨水初通昨日江潮到閣東妾自拜星魚拜浪夜涼同宿電光中

白秋海棠

牆角離離殿衆芳空濛影不上斜陽孤花忘到色香味一洗俗名稱斷腸

題金文學捧闓客窗續筆後

蹤迹山巔及水涯齊梁久客不思家移居誰似先生便頗上時懸鬼一車

正是華年賦壯遊靈奇都藉筆端收小閑欲乞談天口海外重繙大九州

瓠巴鼓瑟伯牙琴弦外泠泠得賞音不譜詼奇譜淳行就中尤識捄時心

屋後回環西小湖談空時覓北街居（謂居刺史紳時亦著瑣帖雜記等書）比鄰各逞如椽筆爭作人間鬼董狐

沛上相逢眼乍青白門仍約共揚舲空江夜靜煩揮麈要使魚龍出水聽

桃花洲歌贈王文學豫

北江入海我所家從岸北望迷津涯焦山金山兩回抱中有百里洲欹斜南阡北阡路不賒天遠水遠雲難遮平明日射三山脚突出一洲如木杓樓臺空濛樹依約樓中居人益纖削恍似連林鳥巢着春江綠淨磨青銅黃鶴九子排屏風桃花開時天地紅桃花魚漾波玲瓏下襯十里黃花叢其外綠柳煙濛濛花朶盡處雲光濃京江西北瓜步東奇氣不盡歸魚龍乃有逸士生其中春來放棹春江側載酒兩頭隨所適看海看山兼看客船屋奚童飭吹笛船後箏琶亦時摘江神江神本相識爲我春江展如席

小西湖雅集

舫屋三兩間門外立一塔天風墖上來泠泠語相荅案頭青綠堆浮屠脚下十頃環靈湖靈湖盡處大魚集一一網出供山廚眼前百輩奇人集海外羈孤亦闌入歸塗星黑雨欲來空裏塔光飛九級（時座中有安南國遺戍人）

八月初七日秦司業承業招同座師劉少宰暨戴學使均元張侍講燾茅學士元銘李兵備廷敬許太守兆椿集隱仙菴看桂升聽王樸山道士彈琴丙夜乃返

平明欲出門一巷忽飛雨前行及山店雲白穿縷縷衫裳半日嵐氣濃不覺已入雲當中雲中道士爭相揖天半一亭如斗笠秋林蕭蕭冠蓋集林外馬蹄盤百級樓臺既參差老桂復兩三前身金粟本不凡逸榦四出陵松杉花梢棱棱度遠帆花底客並能清談側聞千年枝化作兩童子倏忽十數年此生彼卽死爲花爲人偶然耳游戲人間乃如此天風吹客不得休忽然招我百尺之飛樓樓房盡處繙書坐宿露時從竹梢墮瓊臺貝闕驚早寒琴韻雜雨來無端一聲遲回一聲疾百鳥飛集紅闌干紅闌干外零星地認是臨春兼結綺五條弦上六朝山一夕分明感秋氣天低月黑江怒潮過嶺艸木聲蕭蕭琴彈一曲續一曲坐使江月復白江天高樸山道士翻新譜能令人歡令人苦我願頑仙住世間眼空不復知今古琴聲欲畢滿進觴琴韻復入杯中涼鳴蛩百種陡然絕飛雨瑟瑟鳴空廊三更歸路誰能見下嶺水波明一綫衝泥正欲尋冶城和雨秋螢撲人面

蔡明經元春天花亂落長卷

我從皇初平會詣蔡經宅麻姑長爪亦出迎啖以松花及桃實翩然一別三十年此老白髮都垂肩半時挈我堂北語苦詢雲中舊時侶雲中舊侶散八州（時問楊蓉裳孫淵如近狀）宦海出沒歸無舟洪厓仙人格較優許脫手板東南遊坐君天花齋臥看天花落蹁躚對影兩不俗門內一翁門外鶴

蟂磯夫人像爲方廉使昂賦

廟門斜對石磯開一日靈潮兩度來好屬錦鱗三十六劉郎浦口寄書回

識力居然軼輩羣卷中依約說三分二喬莫更誇夫壻天下英雄只使君

一舸翩翩下武昌歸寧以後史難詳惠陵松柏如南指尙認江東作壻鄉

越羅猶認嫁時衣花艸吳宮事已非只有杜鵑啼血夜江聲如哭撼危磯

吳頭楚尾路迢迢家國多年恨未銷咫尺望夫山上石一般心事付江潮

一賦驚鴻謗議騰寓言詞客本難憑洛川終古留遺恨不及江波徹底澄

蔣上舍徵蔚雨窗讀史圖

三百六十日日日可讀書晴日客苦多不若雨斷途堂東堂西檐漏徹堂裏讀書盈一尺朝研羣經算諸子其外六時皆讀史先生用目不用耳一目驚看十行駛客來百喚百不應靜裏目光時透紙驚雷掃戶雨瀉盆何法可使先生聞先生此時只閉門但怪昏黑無朝暾我今用耳不用目目力雖衰尙耽讀買山何不與君鄰君日讀書吾耳熟

友人屬題春山覓句圖

借得仙人屩轆轤不知曾徧九州無我慚結習除難盡一岳遊成繪一圖

疊嶂連峯春到遲江南山淺好尋詩野猨相見不相識跳上月明松樹枝

初九日侵曉至攝山待劉少宰座師李兵備同年共遊最高峯及紫峯谷白鹿泉諸勝竟日乃返

别山二十年夢寐松色古松濤已出關迎人至江滸江雲欲上山雲下紅紫壁間相激射泠泠清梵雲中出五色樓臺不知夜籃輿過嶺夢始醒海日甫上天鷄鳴山僧揖我樓前坐無數馬嘶知客過齋堂小憩路轉東鶴蓋共歷高高峯背峯乃識峯奇狀百轉千回不容上齋心既久身世空峯頂飯罷聞踈鐘綠雲庵紫峯谷一石一雲看不足桃花澗白鹿泉一僧一客來偶然（謂許封君兆桂及僧獸菴）秋風吹山秋氣深座上別念時時侵東南亘會有如此屈指何日重幽尋醉中飛觴益何急怪石扶人向空立出山南北不復知松下頹然一長揖

八月十五日晚聯舫邀方上舍正澍儲廣文潤書汪文學文錦暨諸名士至青溪泛月遂暢飲達旦醉中作

隔岸先有月隔舫先招呼樓頭一燈淡欲無月裏啼殺城頭烏欲浮秦淮潮雙鯉告潮歇城烏約客東北行去弄青溪古時月一船送酒一舫迎約客未至杯先傾前舟阻淺勅勿停抗手葵葦叢中行橋高百尺樓千丈紅袖居然出天上三更已盡復四更天上人聲雜鷄唱水色飛上檻月采飛上梁平堤南北亘無極水月盡處交天光荒荒城南隅柝聲知欲盡月照小姑祠團團尙如鏡我今欲問城上烏青溪小姑汝識乎六朝人物本如海可有一客狂如吾涼風吹水水拂衣雙槳始復分頭飛陸行爭與水爭渡送客未完天已曙

廿九日邀同人至陳渡艸堂小集

陸行四里餘水行乃三倍登樓望江城正與郭門背西蠡河外通西漏引水入橋高數尺秋林八月山果紅山鳥啄墮溪流中風吹欲出橋門鎖鳥口啄殘魚腹果園扉陰陰當晝開主人不約客亦來君不見滿堂花香客酩酊網得一魚長似艇

冒雨至錫山作

冥濛竹樹交成片炊煙和雲不能辨溪光淨處豁一橋泉水下注聲如簫山腰一抹人家少山不能深徑偏杳擡頭正喜山果肥已有黃葉林間飛

阮大令升基約遊陽羨山水先寄一首

五岳尋都徧鄉山獨未遊偶逢賢令尹約共小勾留天外峯初現雲邊翠欲收年豐萬民樂冠蓋亦探幽

龍池寺

蒼蒼山已深古木復回互冥濛松樹杪一綫日華吐嶙峋盤百級石碎馬蹄怒危瞻斜壁外飛瀑影微露蓬蒿深十尺已斷釆樵路雲光偶然開石屋突無數厨煙生胯下岸仄窘回步枯僧迎客遠約共石梁渡東西排梵篋丹臼別經注盥手禮法壇山精瞰庭戶

善權洞

靈奇信無端顯晦各一窟高征摩蝠簇俯視入蟲穴攀枝禽共迅履險蠖同屈峯峯環如螺歷歷墮若蟄樽罍亦奇古甕盎別凹凸危橋中偶斷巨釜下先缺導騎忽失聲行童屢迷轍微明空際下怪響壁中出石牀延客坐了了察顛末半晌出石樓松梢已新月

善權寺訪祝英臺讀書處及三生堂故址

百折溪流斷籃輿東急裝碧山迎客遠紅樹導人忙道旲侵官柳臺荒倚女桑三生盆何渺茶話此閑堂

偶成

一度相思一舉杯昨宵書到手難開彎彎竹徑濛濛月記得人來夢亦來

偶向山中度歲華浹旬春事已如麻世情怪底闌珊甚又報東風嫁杏花

初八日斷橋晚步

閑從獨鶴行偶與孤僧遇落葉忽驚飛衝人入林去

南高峯上月徐度北高峯坐使全湖綠都飛匣鏡中

偶成

纔飲湖頭酒百杯笳聲已向堞樓催船船都載夕陽去卻讓後湖新月來

與陸七嵇三游湖卽送入城

諸公虎嘯我龍蹲踏遍松杉竹柏根但祈兩日作一日不放夕陽紅對門

城門不夜已吹笳陸七嵇三盍到家誰共湖頭飲春酒德生菴裏華秋槎

湖上作

朝看湖上山一一雲中出莫看湖上山一一煙中沒雲煙出沒不可常雨後滿郭生青光離離雲動山疑活城縱界山山勢越山腰樓閣一萬家天半炊火紅如霞山中望湖頭一水明于鏡紅樹千條罩鏡中寥寥更落招提磬窮冬十日湖上居日飲湖水烹湖魚人說客貌清而腴客行時醉還時醒卻愛看山復酩酊城扉闔處與轉孤飛出一城燈火影

莫歸

湖頭淺醉歸來日竹裏軒窗自在眠不怕幽人夢難醒夕陽紅到枕函邊

余　內直日與胡總憲高望直廬咫尺總憲沒及半年適余假歸以事至武陵與總憲遺櫬同日抵湖上厝屋又甚逼近不勝存沒今昔之感爰賦一詩哭之卽寄謝方伯啓昆馮鴻臚應榴二君皆總憲同年生也

彈指人生歲月遷感公歸骨我歸田幷無華屋棲恆榦自有清名過昔賢魂魄詎應淪九地班聯曾共直三天何因丹旐飄搖日又結居鄰水樹邊（時以無居第權厝湖上）

龍井小憩

山已深百折水亦曲百回怪哉茲山巔石石如飛來石腹中偶虛敞斜寺門開憩我雲中亭悍石立萬堆側坐不敢安石恐頭上頹所幸機事忘魚鳥不我猜深山十月中香已逗古梅冥坐歷片時泉聲殷如雷

靈隱山房浴

雲林信幽奇古木互盤曲到門途逼仄忽復展地軸嶙峋非意想一石戴一屋山僧穿飛廊迅疾乃逾鹿山房留客夢山寺招客浴詎止清我心兼堪濯雙足窮冬天地閉水尚作春綠浴罷望始驚危樓挂深谷

蘇文忠公祠二首即呈秦同年瀛（祠即秦所創）

長篇千首恨雷同（近時學公詩者極多不無流弊）不敢師公祇慕公略有瓣香歸粟里久因奇節說文忠祠前蘋藻三時潔屋外梅花一頃紅擬作蜀遊仍未果好移清夢入湖中

只我重遊日湖淤已歷時倘尋良吏傳弁建白公祠花發來時路官饒去後思他年商俎豆到汝汝應知（秦在浙中極有政聲）

秦同年瀛觀察浙江重新淮海先生祠落成索賦

君于淮海稱初祖我距忠宣亦末孫各有祠堂留浙嶺互將詩筆溯淵源廿年何愧蘇持節百首先啗陳閉門今日奠公吾自忝掃廳擬更潔清尊

春溪垂釣圖爲秦同年賦

好向波心築釣磯溪風吹鬢水湔衣不妨分作江湖夢魚已忘機客息機

文書堆案鬢添絲忙裏能閑樂不支三兩桃花一雙燕伴渠垂釣覺多時

春濃魚不厭波寒清切真如鏡裏看知否太湖三萬頃得歸隨爾把魚竿

五柳居食魚

夢憶湖頭雙鯉魚十年重向此幽居溪童拍手還相識卻繞紅闌引客裾

文窗窈窕夕陽鮮一樣湖光落榻前添得柳絲長百尺隨風與客拂吟肩

十一日待蔣大齊耀昆仲不至因買舟往御教場聖果寺

船船都不是偏復到門前別鼓尋幽艇仍攜買酒錢半湖搖落日一棹破輕煙到晚休相訪山公醉欲眠

是日晚蔣裕之攜歌者相訪遂至湖心亭及蘇公祠痛飲醉中作

偶攜春酒至湖頭難得春人鏡裏遊半舫賓朋誰是主一隄風月尚疑秋禽魚雅識閑中趣絲竹都飄水上樓爛醉莫辭歸去晚斷橋掃榻待淹留

月夜自湧金門泛湖至漱石居

城頭吹角促客行客醉尚戀茶香清關門持鑰不敢下一燈遙遙出門罅舟斜欲趁北岸風月影已落南高峯高低出沒十餘里水面飄忽南屏鐘湖心跳浪聲何急魚厭波寒出波立三更歸路月已昏剩得一星明斗笠

壑菴訪破迷和尚不值題壁

壑菴一石塞一壑桂子石邊無數落（菴有香桂數株種絕奇）我餐松子石上眠初日正墮山窗前山窗四面黏吟句挂壁木魚搖不住松花飯熟僧不歸聞說南屏訪師去

十三夜自花神廟夜歸

南屏鐘未歇且復小遲留月黑花王殿春生酒嫗樓朗吟驚宿鳥緩步逐眠鷗忽有千燈出冥濛水盡頭

鳳皇山頂望江海及裏外湖作

湖水綠江波黃海氣五色浮空蒼山形抱湖江抱山大海東北仍回環峯形南走連閩廣百轉千回勢蒼莽回頭一望歎絕奇十萬煙火山城低南峯雄奇北峯峭中有孤峯復回抱茅菴責茗歷少時海口潮上聲如馳閑穿石罅玲瓏走一半磨崖大如斗前吳越後建炎王氣落落東南延祇憐老樹心空早欲問前朝竟誰曉朔風吹客下頂峯峯面尚挂斜陽紅君不見南遷怪底營作宮上有十二巫山峯（山頂）

（有巨石十二大皆數十圍吳越時呼爲排衙石即此）

長至日攜酒至葛嶺訪初陽臺半閑堂故址

昨訪閲古泉今來半閑堂小朝廷事碎如火鮮石剝落誰能詳初陽臺上初陽出可惜蓬蒿沒山骨仙翁祠屋亦已敧鼪鼠都從石龕穴神仙畢竟不可爲化鶴或恐仍歸來試問葛稚川何似丁令威荒荒昔人臺落落今日酒城中招客不得閑地下寥寥呼死友

由華津洞登蓮花峯

直石立作龕橫石臥作廟尤奇穿石樹宛與石形肖巉巖理斜出阻客入深奧彈碁形略具伊昔誰所造擾擾此暫停茫茫發孤嘯陰厓落蟲篆絶壁出鳥道擡頭礙峯頂側足限石竅寧知雲路滑欲下心尚掉齋心無妄念平地冀可到洗眼看北山參差入斜照

由鳳皇山半至勝果寺復從寺後尋石門及仙姑洞郭公泉升天梯諸勝

幽人欲移筇石石先下嶺前行三兩客一一如墮穽峯奇非意想欲去屢延頸玲瓏穿石罅時漏夕陽影飛樓當山腰屋古極修整升臺雖百級坐處尚如井搜奇與尤劇屋後豁異境雙扉斗然落一水過清冷迤西峯雜遝欲往迫短景空處忽有梯延緣望山頂

月夜從六橋歸

欲訪漁師舊釣磯鐘聲沉水月光微六橋行遍無人跡楊柳居然挽客衣

雲棲寺望五雲山并訪蓮池大師塔院

到來一谷雲空白濕朝露披雲尋絶磴生翠落無數濛濛萬竿竹中有接天路谷禽飛不透怒欲攫雲住巑岏正迷目塔院忽回步緇流吾豈識重此本儒素遺規尚堪仰百代守其故引泉來山門飛雨屋上注齋廚隨粥飯不更闢堂戶衆生皆簡默勞客久延佇清磬出石房悠然發靈悟

向晚由徐家村至理安寺

理安萬株松雲棲萬竿竹理安較雲棲山徑益深複高低萬綠冥濛聚攔住夕陽飛不去歸鴉招客入一林山鳥嗔人復相拒千回百折上石臺嵐翠膩屋扉難開山僧總覺眉宇綠古佛亦臥青莓苔陡然一片山風惡綴壁萬松搖欲落厓危石峭路亦窮松頂偶看支一閣林梢一抹野火然手拾松子煎山泉紅查花開臘梅破繞屋異香延客坐

下石屋嶺徧遊石屋水樂諸洞

風聲遞水聲松影接天影千盤青雲梯百折白石嶺孤禽前若導嘶馬後如警危驚天半石截若水中艇東西列尊罍高下別畦町莊嚴三百輩襴袂悉修整恍疑泛滄溟一一咸引領滃然水聲出古樂誰更省齋心讀銅篆洗眼摩石鼎欲發僧苦留遲歸僕頻請

表忠觀拜錢武肅王像

不爲東帝只稱臣江左真王僅此人故里錦衣殊赫奕中原棋局太紛綸州排十四疑無敵弩射三千若有神依舊吳宮好花月遺民從未識煙塵

躍馬提戈海上回儒風早喜被江陔年名不改唐天祐國士能容羅秀才使宅例皆除艸創陌頭歌已報花開門材百世猶全盛時有文孫握節來

靈巖山重展畢尚書墓感賦

江左方傳箭天南佇洗兵（時聞川陝捷音）更馳新露布無復舊書生丘壑心徒戀（公屢欲遂初不果）巖巒氣未平松杉識人意都作怒濤聲

石湖戈氏園訪戈上舍襄復不值

一程趨水國百折走巖扃欲雪地先白過雲峯轉青怪禽摩絶壁老鶴啄空汀訪客仍難遇空題石上銘

小除日城東晚步

百事拋殘歲欲終得閑聊復步城東念沉清磬一聲外影入歸鴉萬點中疊港乍添新雨綠小樓斜帶夕陽紅道人正把雙扉闢知要堂西訪寓公

崑山道中阻雨（時吳門友人已有書相促）

野禽飛不透雲氣十分濃夕照昏如此前山路復重遠煩馳越使昨已發吳淞到恐難拘日遙椷莫早封

臘月二十九日澹香斜月西堂告成招陸秀才繼輅等及兒子祭詩

年除百事費支持檢點閑情付酒卮卻約比鄰三陸到掃廳同與祭新詩

瓣香同奉此清才百樣春醪百種杯要與先生洗寒瘦迎神歌裏報花開

卷施閣詩卷第十九

卷施閣詩卷第二十

陽湖洪亮吉著

單車北上集（乙未）

初九日楓橋訪袁上舍廷檮

挂帆東南行百里祇瞬息非徒訪疎梅兼詣幽人宅幽人宅傍寒山住臘雪在門曾一顧三條水涸今復通依約門前繫舟樹洞庭山人約客遊鼓浪擬到湖東頭吳船屈指須三宿好插疎梅滿船屋

三鼓自木瀆放舟至胥口

濛濛露未收黯黯月方墮三更欲渡湖先此理征柂幽人眠正熟估客浪先破微茫接天水歷落綴星顆感此一葉微驚濤屢掀簸披衣看曙色早向柁樓坐穿黑旅雁飛聲從半空過

自胥口渡湖

看山三十年甫欲遂初服閒居又經歲人事苦拘束趨來湖東頭藉洗塵百斛伸眉視初日紅展鏡中綠湖寬三萬頃差足養心目潛鱗方俯視飛鳥忽高矚物物各有天忻忻遂其欲空明無障礙高下不局促我亦心志怡終朝坐船屋何來南下客苦欲附童僕中坐忽告言西南尙蠻觸

湖心遇風

偶向篷窗臥誰傳風色顛情懷消短夢身命付長年浪已高千尺衣纔濕半邊奚童休股栗險未及從前（謂癸巳十月）

將至東山作

沿山半日行欣此巖壑美微覺風北來千帆皆貼水濛濛鷗鷺影一半出蘆葦亦有蚱蜢舟船沿坐烏鬼篷窗展衾枕客倦臥移晷神澹夢亦清經時絕塵累

暫憩東山麓

一塔高千丈魚龍氣尙浮灑空松柏暗陟險鬼神愁古佛依人臥馴禽導客遊面西窗莫啓兀自濺驚流

翠微禪院

東山白雲起欲與西山接寧知飛鳥路亦向浮雲貼蒼蒼幾重岡一寺出山脅登樓半無見蔽此松柏葉軒窗何玲瓏橘柚貯重疊回廊斜北啓庶足展眉睫穿牖出一燈枯僧理經笈

客夏孫總戎廷璧約遊東山以事未果新正八日訪梅鄧尉因便詣衙齋値他出不遇兩公子留住信宿意甚勤摯爰留別二首弁呈總戎

爲有將軍約來隨估客槎半帆懸雪月百里走風沙公子欣除舍疎梅正作花夜闌銀燭裏留與鬥新茶

憶昨吳淞浦樓船出海遲枕戈時待旦橫槊偶題詩豈意萑苻澤頻煩組練師報恩知有在莫惜鬢如絲

同孫公子錦曁令弟鑲至翠峯枕流閣訪梅

昨留漱石居（客冬寓西湖漱石居半月）今訪枕流閣川程逾十驛勝地乃交錯青松千丈接水限十步五步梅花開僧房盡處一株好幹古錯落青莓苔山凹石屋何鱗次五騎如龍後先至門開正値東北風笑語吹入雲當中客倦倚石牀馬亦繫天井一亭稜稜據山頂主人敲詩僕烹茗窗隙太湖三萬頃

即席贈程司理師樂

清絕程司理官貧日課詩心香原有屬手板不曾持肯作通方吏寧爲多士師（時以課徒自給）梅花三百首風味耐尋思

鄭司馬時泰招飲賦贈一首

剖符殊不俗分領此山中屬吏如梅福（謂程司理）通家得孔融（孫總戎父子）快談當世事饒有古人風臨別仍相約同來訪石公（約夏半遊西山）

渡湖與鈕布衣樹玉同舟因出其所著說文新附考見示賦贈一首

卽柬錢少詹大昕王給事念孫段明府若膺孫兵備星衍

東山三萬戶僅止一儒者童年耽竹素暇復討蒼疋說文五百部寢食不暫捨蠅頭排細字時把心得寫茅檐兩三層住乃近橘社家貧長物少書反盈兩廈扁舟偶相訪坐久燭屢灺口陳六書失如水向盆瀉維時四座客耳口若聾啞二徐生唐末不甚曉通假諧聲兼會意一一多苟且強編新附字合者蓋已寡惟生糾厥失證以毛鄭馬隋音庶劉曹唐疏陋孔賈陵夷南北宋棄置若土苴長編侈稱引又出張郭下方今富儒術小學亦娟雅王錢暨孫段見爾手定把倚柂贈一篇飄風忽飛瓦

十三日鄧尉訪梅憶昔遊寄錢大令維喬蔣文學陳尊

昔遊錢蔣殊不閑獨我近自山中還連宵清夢屢飛越聞說梅放西山灣西山灣中萬樹花古榦鬱勃枝交叉山中猨鶴盡無恙豈識世事紛如麻艸元亭圯季重亡（謂楊比部夢符吳上舍祖健）天末回首思崔郎（景偁）閒心檢點壁閒句蝸篆剝蝕無偏旁湖亭三面交遠風香氣擾入湖光中看花歲月苦難駐花亦憔悴無歡容君不見看花背花立少時別有會意誰能知忽然大笑出山去峯頂落落雲分馳

光福鎮哭徐處士堅

魂歸萬樹梅花內家在三更鶴唳中我欲哭君無處所半山殘月滿湖風

過鄧尉感舊

首春來吳門訪客入雲樹相邀攜蠟屐告我苦無暇寧知人事改歲月屢代謝別來山中客已葬山花下摩挲墳上樹一半梅枝亞花光縱奇麗未肯照長夜念寂獨舉杯初陽出林罅

元墓小憩

穿林十里只一鞭花影灑地松浮天松濤覆屋客眠穩夢覺香氣來無邊波流到戶聲先約花影入波魚誤嚼松閒客倦欲少休且汲寒泉斟木杓

香雪海久坐

下方蠟屐聲何急卻惹山禽出巢立山禽欲下客徑登相與競此岡三層風吹花氣入遠空一半上接山雲紅君不見人間清福消未易幸是玉皇香案吏

北行

三月束裝歸二月束裝發出門才十稔抵家無百日昨爲弟娶歸今爲
國喪出我勞何敢憚我淚忽嗚咽揮淚北向行程程冒風雪已爲還山雲復作出山水看雲心尚戀照水色增愧親朋苦留餞臨發期敢改前行誰與共一僕瘦如鬼初日上蒜山回頭望東海

過沂水橋柬族孫梧二月十二日

沂河之水清且徐先二十日來祓除風光春半尚未足驚燕見客猶生疎參差流水兼修竹綠暎橋南萬家屋橫流昨歲喜乍平數郡創痍漸將復（時以曹縣河決鄰郡皆助工作）路人爲言太守賢貪吏昨已褫歸田君不見吾宗兩守皆稱職記否趙人思順德（君兄樸守順德有惠政）

別敖陽鎮二日敖山尚可見因題壁

茲山雖一拳青出天地外連晨走三驛路已及新泰瞻山仍在目風尚送清籟迤南方數武蒙嶺亙如帶再轉望始迷翻嫌去程快

羊流店望岱

精誠與山通百里覺迅速夜半岱頂雲飛來冒車屋冥濛雲皺處顧視炫心目月出斗柄東森然衆山綠青松一千丈霞采時斷續想有飛仙人排空走如鹿

夜半忽大風雪驚雷徹曉

三更驚雷奔忽復雪沒膝神區信靈異寒暑一夕出狂飆來若怒激雹去如掣稜稜檐瓦落歷歷冰柱折思沽山後酒屢斷門外轍遙程

瞻尤驚一白色突兀

將至泰安于崔莊驛壁敬讀
太上皇遺詔泣賦一首

平明欲出門青氣已四布崔莊行廿里木末天始曙驚傳上皇詔涕泣滿行路黄縑曳三丈急遞頒鎮戍山崩川復潰此事關氣數茲方當孔道入見翠華駐成功告天地神亦被休祚今來山色改慘戚若蒙霧時當春仲後急雪匪無故神人哀痛切井邑先縞素微臣等蟣蝨夙昔感恩顧俄焉驚遏密旬日急奔赴山靈鑒微誠恍若導前步百里行不休橫流馬驚渡

山雲

濛濛四山雲欲出不敢出回瞻岱宗上白練飛一匹一匹白練當空馳四山出雲圍繞之君不見出山爲霖未可知何日更是歸山時

泰山道中五首

茲山亙東方鬱勃截生氣虛輪扇風海空腹入天地其高無端倪一半植空際滃滃雲出始裊若絲髮細俄焉分道騁寰宇悉衣被洪荒迨今日年代渺誰記登封壇數尺藉以驗興替允哉神明區心精默相契

山人渡海來告我山勢尊波面日出時與山相吐吞遙看不知山謂是天有根峯棱破空垂倒挂日月輪青冥一氣中高下固不分伊誰啓鴻濛當有主者存雙厓劃然開截作天東門

一山戴一山重戴至谷口遵山視重戴高僅及社首方知衆高積拔勢乃得陡山坳環數郡元氣蒸澤藪中虛蘊靈寶萬古誰敢剖天閫雖已逼地軸亦孔厚七十二代君貞符藏北斗

山形非徒高遠莫測所居滄溟三萬里石脈透海外當其勢奔騰顯越齊魯界低瞻饒岳瀆並此析支派巍巍兼蕩蕩克配天體大其標難正視萬象怵光怪支峯皆整肅略不涉奇態風遞滄海濤山前作清籟

三更望茲峯月出石腹內雲容方欲展雷雨已在背明明神所宅乃復遘陰晦冰柱十丈長驚看石厓戴居然神斧落厓半亦奔潰回飈搜激電雪月光迸碎遂令登陟客倏忽迷向背清遊雖暫阻未敢遽思退終當攜松明絕壁掃蕪穢

雪霽

日昨大冰雪地寒天宇陰今晨已晴和冰雪在我心在地或可消在心終不忘庶幾炎暑時胸次餘清涼

二鼓抵鄭州故城宿南關

居人時向女牆耕一片東風百艸生忽地樓臺空裏現三更月上鄭州城

重抵蘆溝橋有懷亡弟

橋下層冰積雪寒春明重到感無端白鬚老吏當車立猶是欷歔說故官

跋金文學學蓮悼亡詩冊後

春花紅美人結屋花當中秋艸碧美人悽然立花側花花艸艸無一年含淚永訣梅枝前梅枝陰陰滿天雪豈止燕歸雛亦失巢空難居隻燕欲回一日百匝飛鳴徘徊燕行思雛復思偶況值主人亡未久明朝雪霽花欲開忍覩新燕巢中來

蘆溝折柳圖送金文學至大梁

東西南北人皆向長安走蘆溝橋上往復來便折橋頭一枝柳蘆溝橋柳年年秃折盡柔條剩枯木幽燕客罷客大梁楊柳作絮飛何忙莫作道旁枝莫作道旁客道旁枝手易折道旁客頭易白

萍梗篇爲友人作

不作天上星乃爲地下萍星宿有定位萍梗流無停一風吹從西一

風吹從東萍面作艸綠萍背疑花紅紅既不如花綠亦不若艸我送浮萍歸頗思故鄉好

哭任軍門承恩

槐里朱雲本最狂籍公時復語通方同遊愛詠新題句分道爲收舊奏章（予去歲大考後即以弟喪乞假歸都下盛傳予疏競相傳寫聞有失真者公恐又成僞稿之事百計爲購而焚之）死友誼真逾骨肉殤兒疾已入膏肓（公六十後甫得子不久即殤以是疾益亟）厝壟何止時來唁一事相思奠一觴

法源寺看花即送言八朝標至夔州任

卷施一谷中花好無不有主人緣獨慳花發出門走黃沙撲面三千里待得看花已春尾花前既少雙鶺鴒花下更有誰提壺櫓聲咿啞花外斷白日馬足塵模糊花光何似江南好花氣薰人亦難倒君不見看花偏值別花辰走馬從戎趁好春會看白帝城頭立卻笑黃金臺下人

春盡日夢入卷施谷看花

窗前十餘株窺牖復窺衖高低拂牀榻紅紫疊壓夢幽人眠正熟壓夢識春重伊誰伴清寂新燕昨巢棟波光猛飛越春半已消凍緣階栽綠竹一碧欲無縫奇書堆面面正此酌春甕一晌魂已飛南鄰笛三弄

題左大令輔葛嶺蒿廬圖

北江至西湖五百里而遠一歲上冢忙春分及秋晚十年遠宦嗟何及丙舍蒿先沒階級魚飧麥飯遠莫將反使孤兒抱圖泣孤山葛嶺西南開我昨詣君先冢來摩挲松柏一回首拜石爲洗青莓苔虔心豈獨私吾友雅聆南陵政聲久君不見孤兒倘思親欲親傳不朽豐碑百尺亦何有不若好官碑在口

四月二日法祭酒式善邀同人至極樂寺小憩分韻得月字

我前遊莫釐正值早春月濤聲猶在耳迫促詣　京闕凡花幾開謝月祇兩圓缺船頭經花朝馬背閱佳節我病何敢辭我勞誰可述風沙眯人目紅紫色不別雷車時聒耳塵土鼻仍窒蝸廬甫能定春去已飄忽花開思走避俗恐砭肌骨偶得學士椷邀我敘契闊賓朋集三五飯罷強之出前遊雖隔歲門徑亦粗別桃李七八叢紛披倚禪窟縱談當世事喜罷或嗚噎側聞秦隴蜀兵苦不得歇
至尊憂黎元御殿每日昃時時思讜論何異飢與渴開誠布條教欲使黎庶活柰何諸大吏敷告尚不實民猶困科斂吏不奉法律文書巧相抵百變難致詰居然貪欺成不復畏斧鑕兩湖全陜地事變可臚列因循及弛廢百事待剛決倒懸誠已久水火救宜切我官非諫諍詎敢肆筆舌幸多同志友肝膽素鬱勃能言固堪貴尤在通治術敷陳政之要置彼事纖屑雖爭焚諫艸道路有傳說吾儕究多幸貯見盪平日花前時時來一醉百憂豁

送同年祝兵備曾至陜西軍營即題其山寺讀書卷子

男兒少日貧如此四面亂山如破紙仍無一屋可蓋頭暫借僧房作棲止僧房似竇排山麓夜半雲奇欲穿屋林空無人竄驚鹿山鬼依微伴宵讀扃門不出眼界空意見不與時雷同丈夫豈肯忘世事四海九域環胸中一朝山雲破空去人亦公然得奇遇山深幸喜住十年不爾何來濟時具君不見殷深源房次律畢竟讀書無本末君今上馬能殺賊下馬檄書成頃刻亦知平生饒素識
召對尤蒙賜顏色散關峨峨去天尺一賊不除歸不得露布期君在朝夕濟時已了倘欲還仍作山中讀書客

偶成二十首

我聞荀生言善惡皆有性忍于殺人者乃反惜物命此非性之真轉展惑報應仍緣薄滋味可自託清淨百僞寡一真吾心湛明鏡

我昨謁達官先有後堂客思陳天下事四坐皆閉默移牀前復卻日影去階尺寧惟言不省反欲斥狂惑朔風吹橫門檐瓦響歷歷中有

揮塵人豐貂饒菜色（近時士大夫蔬食者十有六七）廣場三十頃乃在池以南（近移居西華門外南池關帝廟）自非土偶居即作木佛菴土功何煌煌香火積一龕日與神鬼居禍福念不參陰陽縱回翔柰性所不諳攤書梵篋旁相與同沉酣

一身雖不貲事有大于此何因賢與哲僅自計生死端居勤學道民物寧可恃驅馬出北街殷然念朝市八紘誠已廣所見乃尺咫欲貢出位言愁呼妄男子

千金構亭臺百金施繪采天公矜物力不使成遽毀前門方逮訊後戶已還賄複壁不匿人惟應穴金在主人雖已易朱戶仍不改春半燕子來啁啾舊時壘

男兒不出門出門路四岐對面即太行途危不逶迤裹糧思長征白日忽已西揮汗走不停百里或庶幾我寧遭豺狠不逐狐與狸

承平百餘載風俗漸喜誇物力苦不多踵事而增華我頃讀風詩頗願刪木瓜苞苴之所興禮節日以奢君子慎厥初百事除萌芽

遊魚性喜沉林鳥性喜浮人生居其中渺不克自由迴飆吹飛蓬旋轉何日休自非金石性皆逐流波流東海雖已廣何能積沉憂庶幾三神山可與逸客遊

人生一世間駒隙影易度飲食與衣服詎云皆細故所惜士大夫視同經世務不然營土木樓閣極回互平生名好客惟見揖樓護落落張伯松望門先卻步

束髮事結交相知本難得馳驅三十載已寡素心客稍能知大義半死刀劍側精魂歸大漠時向夢中識昨得插羽書憂仍在西北沉酣非我志藉以遣晨夕

縛茅作一亭正面微向東四壁盡斥除依傍庶一空侵晨即披衣陟覺曙色紅社日既已過徧野饒春農攜編省芸鉏勤苦理則同倦憩亭北隅引領眺澤宮他時開八窗藉以通八風

師臣者三王友臣者五伯逮茲秦漢後視下比廝役長孺前正論天子輒變色惜哉公孫弘其性本便辟庸儒司國柄何事足裨益田蚡暨衛霍半又起外戚當日嚴憚人庶幾惟汲直

寒暑飲食中所獲本微恙忌醫兼諱疾自恃一身壯天時日乘除精采忽不王陰寒入筋絡危至莫名狀遂令皮毛疾惡乃攻府臟和緩失色啼庸醫又何況

孔明相巴蜀貴在飭綱紀斷獄斬幼常時時面流涕古來真將軍親愛法不廢所以百萬師常若身使臂桓桓司馬法無事出奇計恩多不能勸用法乃始勵莊賈後即誅庶乎知此意

依艸而附木自信不如此平生戒受恩盍自賢者始伊余少迍邅本不盼榮仕遭逢況逾格業已被驅使兼之凜慈訓詎敢背尺咫吹律暖不回其人已心死

平生何所慕所慕在同調三川恣沿洄五岳寄歌嘯青雲忽緣履白日斜壓帽側聞唐太尉勳業繼周召功雖積山阜事往何足道只惜平泉莊生時不重到

疾風走空谷奔此霆與雷鬱鬱松杉姿高榦罔不摧一朝營華居悼歎無良材良材本無多大匠意不回我欲從唐虞先借皋與夔開誠而布公一世識所歸君看參天枝夫豈旦夕栽

操持本不優又欲守成例遂令一世才受制幾胥吏危疑偶相值苦乏經遠計盈庭皆雷同誰肯獨立異雷同心始愜獨立遭所忌根矩兀傲人英英動心氣

鷹隼善搏物尚懼鳳鳥嗔豺狠欲噬人道恐逢麒麟今乃知不然麟鳳性益馴積骸雖如山委以不見聞轉于水火中救此至不仁或云西方法祇乞見在身羣生究何辜寃痛杳莫伸

少年頗耽奇氣欲吞名山有時驅樓船入海不願還倏忽三十年塵土冒鬢顏顯晦亦偶然山水興未闌著書高于身準待同志刪要皆

真氣存足訂儒與頑與至欲舉盃天風響禪關

送陳太守熙藩至貴州卽寄馮侍郎光熊吳兵備超暨程太守國璽諸人

五年我已別南雲又向金門見此君幾許故人皆抗節（謂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無多健吏亦從軍（張太守鳳枝近以事發新疆）工愁吳質官先罷垂老馮唐力尚勤珍重雪厓亭畔月好封書札慰離羣

爲法祭酒式善題漢晉人畫象

東國奇男子重瞳是故人偶然欹一足天上動星辰

右嚴子陵

百千儔類中乞食亦一等我欲拜督郵琴心先不肯

右陶淵明

書事

憶昨倉皇際防生肘腋憂何嘗動聲色先已決機謀訊鞫歸藩邸傳呼出殿頭縞冠纔幾日褫服作纍囚

歛怨知何似茫茫八極中干戈北秦楚珠玉罄南東逼迫歸邪教搜求過正供明明祖宗法百計壞淳風

全家俱內侍甥舅暨婚姻推轂歸予季分符引所親病仍升鼎鼐敗亦繪麒麟日晚塵如織高門接要津

尺五城南第經時締構崇閣摹元武闥人出上陽宮金屋參天半銅山穴地中是誰搜複壁珍蓄頓教空

漢廷誰巧宦賣友得呈身不是懷中奏難成坐上賓商量最高秩汲引幾私人附傳他時好崔倪倘後塵

怙寵真逾昔辜恩遽若斯小車穿殿過隻騎繞廊馳地密誰能舉天高倘未知監奴益無忌通籍上軒墀

屈指承恩盼南頭一侍郎祇緣新歲近催送侍姬忙粉墨乖清議銀黃奪舊章淚傳收騎過失足墮匡牀

火城三十步煙燄欲薰天故相揮門外真王拜轎前幾人容接膝同列敢隨肩一事尤奇絕酋豪願執鞭

金字書恩地由來在賜壓憑人說雞狗堅自乞貂蟬詞筆慚三榜圖書冠一船直廬清切處莫謂少流傳

誰說台司重真憐骨相輕上公偏下視直級亦斜行偶舉遺忘事時矜聽察名猶應勝齊虜五鼎食非烹

單車催上道特敕不隨人奏艸除元惡爰書比叛臣脅從先股栗判吏乍眉伸畢竟能行詐題篇炫鬼神

賜盡園扉日無聊舉百觴攀龍知已後牽犬歎偏長西市鳴鉦急東原啓土忙恨無朱棣在親葬董雲陽

爲法祭酒題移竹圖

一竹綠一窗十竹綠一牖尋常百竿竹能使雲水皺雖然竹性北不宜榦葉縱具清蔥稀先生愛竹識竹性先引活水周堦畦豈惟竹下流泉迸竹裏白雲圍半頃穿廊戛牖響不停嫩綠都浮碧天影廣文先生首稽盤京俸苦薄無餘餐長飢婢僕尚林立一一瘦若青琅玕先生暇日繙僮約婢未裹頭奴赤脚擔土汲泉前復卻一亭誅茅泉一勺亭外更須營略彴一堦一兒顏戍削喚取筵前侍杯酌君不見何時新筍出一林我欲載酒來相尋

哭管侍御世銘

半生每自誇龍尾晚節憎人說鳳毛獨有上書心事在不教風節並錢曹（聞先生客秋欲上封事屬艸已定遽卒莊刺史炘尚及見之錢曹爲錢南園曹劍亭兩侍御）

哭董太守思駟

玉杯珠柱書難著鳳髓龍筋判獨傳記得白雲溪水漲淩晨送上潮江船（君回里中匝月由浙江水程赴潯州任到官甫七日而謝世）

自勵

寧作不才木不願爲桔槔桔槔亦何辜頫仰隨汝曹杈枒適當時旋

轉如風濤高原多低枝感汝汲引勞一朝時雨行棄置眠蓬蒿

寧作無知禽不願爲反舌衆鳥皆啁啾反舌聲不出豈緊果無聲無乃事容悅依依簷宇下飲啄安且吉何忍視蜀鵑啼完口流血

涼夜

艸蟲忽無聲人倦鳴亦倦疎螢夜不飛悄立蒲葵扇

長廊不燒燈夜久佇殘月秋風驀地來十二簾齊揭

三更涼意多蒲葉響回波斜界龍樓影游魚不敢過

暑氣夜不收移牀入林隙帳頂明一星森森知太白

牧牛詞

門前黃牛老牧兒甫繈褓兒年四五即飼牛牛轉惜兒年過小六七歲甫交兒肩及牛脅昨年上書兒八歲兒足居然跨牛背飼牛已了仍牧牛牛知兒心喜出遊登隴涉水無時休半年送兒入村塾半歲書從牛背讀兒思阿耶牛憶犢卻鼓長鞭入牛屋牛背下來書爛熟

種魚詞

祖遺十頃田乃在城門邊低窪不堪耕卻引河水流濺濺一船淤泥兩船重肥土出魚何必種南邊菰蒲北芰葑更灑浮萍作魚俸波面既養鴨波底復種螺昨宵一雨通北河隊鴨更挈成羣鵝小時魚苗怕鵝鴨魚大竟同鵝鴨狎掉尾時時欲相壓賣魚歲入得萬錢不羨鄰舍耕原田君不見原田遭荒無六穀豈若魚池歲常熟

畜鴿詞

老翁誅茅作一堂東西南北皆鴿房老翁無妻有女郎引鴿入室還穿廊朝來糶得新舂稻鴿剩方令女郎飽鴿欲出房先卻掃老翁呼鴿皆以名好在一一能承迎翁倦鴿亦眠無聲休嫌養鴿形神傲與鴿居能助精氣閉上翁衣立翁臂君不見老翁龍鍾女遠適死仗鴿羣爲弔客

養蠶詞

飼牛須小兒飼蠶須小女小女纔上頭靈明已如許堂中一筐復一筐屋左屋右皆柔桑挑桑作蠶衾挑桑作蠶褥蠶食蠶衣無不足閉來習靜深閨裏一種心情更堪喜與蠶同眠復同起蠶行作繭女嫁夫裁繭作女身上襦君不見養蠶雖勞得蠶效拜得馬頭孃上轎

寄石太守韞玉

聞說東川守騎驢過百城書仍寄旁午地未塞夷庚啓事人先悚（君以川匪曲折作啓事致成親王王即以上聞）登壇衆盡驚巴渝兵火地何以慰疲氓

雨歇

高下窗櫺竹柏生南池雨歇近三更夜涼殘月清無寐聽到秋蟲第一聲

即事

攜尊訪幽客三至不一遇門前秋樹好樹下石堪據涼風西南來竟爾挈衾具近刪詩不作頗復減思慮惟于人事外時得少佳趣白鳥笑客狂翩翩入林去

朝陽出偏遲昨夜路仍濕車行三里外已有暗香襲幽人邀客住一屋大如笠平鋪波萬頃高下見堦級居然空色相顧視尚難入萬朵白藕花鷺絲何處立

讀書倦後偶題齋壁

蕭齋賃三間長日渺何事因無用世心益堅傳世志行裝本無幾弁疊陳篋笥所居幸深遠熱客無一至中年驚已過壺扣囊底智不見七十翁辭官課奇字（時正寄書錢少詹大昕索所著聲類）

遣興

千杯百杯皆已空昨者醉夢殊怔忪承天之高豈一柱受地之命惟孤松孤松流青柏流翠冷眼看人百年內當前何事尚營營入後有人思潰潰堅持一念皆可傳瓦硯木榻鷲齊穿丈夫自信不役物方寸以內嘗

湛然性靈自足供抒寫美醜都看入陶冶三千里外賦歸與十九年來忘兀者

後遊仙詩

地在天中見可真半從高處望紅塵冥濛似蟻還如豆都是三千世界人

誰打泠泠澗底鐘月明人宿第三峯朱符夜半催行雨臥聽天龍喚地龍

詔集周秦漢宋儒寓言曲筆勅刪除修成三十三天史一字都無梵釋書

月午濤聲響怒雷滄溟盡處覺扉開誰憐天外花如海只我騎鯨一再來

雨雨風風春事休誰言上界總無愁可憐清淺銀塘水不彀天孫日飲牛

碧虛景色太蒼蒼日月從無背面光乞取火珠三百顆凌晨先與挂明堂

爾許遊蹤向客誇偶隨漢使泛星槎九天九地行都徧輸與仙人蕚綠華

作賦何須定馬枚偶揆淹滯出塵埃詞人下第文人老流落都歸天上來

天田近亦種桑麻略遣仙人識歲華偷住碧虛三十載日紅從不到窗紗

可是東皇意見殊上方日日有還除神仙自恐無才思偷讀人間未見書

清虛一別事茫然消息誰從下界傳聞說白榆天上樹夜涼時亦噪秋蟬

呼吸疑通下界潮天孫機畔水迢迢月中仙桂如堪斫先與裁成獨木橋

不用爐峯向上薰四邊香氣自氤氳生來著色屏風好檢取嵩高岱頂雲

神仙多半是中年白髮從無挂兩肩更與種桃園裏異天街行徧少廚烟

天河迢遞隔天關露氣雲光日往還不放雙魚住天上怕傳消息到塵寰

踏得星光顆顆青撥雲時坐白沙汀天街一事偏惆悵可惜從無踈雨聽

獨構茅齋靜見聞年來四氣總難分偶扃北牖開南牖已覺漫天盡火雲

百年一瞬夢何曾超劫先居最上層飛下九天三萬里卻驚足底日華升

欲踏雲梯第一層生驚石磴潤難登冥濛下界三旬雨引得靈河氣上蒸

雲生雲滅望初窮知隔黃塵幾萬重獨占一天誰與共兩三蝙蝠數株松

閒來多是坐忘時不讀丹經不賦詩怪底東南雲似墨書仙半日偶臨池

昨宵騎鶴下蓉城一舉千杯醉未成蒼狗白衣都不管隨他足底亂雲生

要從天上捉迷藏銀漢紅牆界畫方粗服亂頭編一隊董雙成與杜蘭香

誅茅都在白雲巔學道心清自不眠抽得地坪三四尺倒呼明月到床前

白楊種不到天門自詡飛仙萬劫存要向天公破陳例凌虛高築醉

人壙

雲林一到一徘徊選勝頻同逸客來構得山亭要奇古剗殘星斗種苺苔

天邊甲子記依稀宵半晴光已四飛齊向玉虛稱賀朔曉霞紅作上朝衣

北出雲門磴數盤天風時一凭闌干因看太白峯頭雪始識棱棱下界寒

東南一抹是揚州天外山排十二樓欲趁新涼看滄海月高吹笛下雲頭

偶得東皇食料單烹龍炰鳳亦全刪清虛自有餐霞法東海靈芝進一山

玉軸牙籤散不收偶逢閒日亦勾留名心畢竟銷難盡檢得奇書作枕頭

疎星三兩逗河津新月如船欲載人便擬裁帆向東去麻姑傳說海揚塵

行童一輩隨徐福避世千年住武陵華嶽峯頭毛女笑一般鄉里各飛升

白鶴峯頭到偶遲三生一笑本難支何妨背面仍分手萬歲千秋見有時

天然顏色勝吳娃住近西池阿母家養得靈蠶大如虎也應喫盡佛桑花

偷將暇日鬬華筵一輩誰如張老顛只自愛看塵世界倒騎驢子上青天

玉皇香案住多時慧業偏教上界知惹得洞天三十六都來乞我作新詩

雲脚微黃雨脚青望中日脚復瓏玲前頭去海無多路且借天腰作暫停

七夕偶題寄女紡孫

匝月都居水上頭夜涼雲向竹間流輸他百鳥啼春徧一箇吟蟲欲占秋

層層暝色上閒廳簾底繙書手暫停買得一瓜如斗大豆花棚底祀雙星

花氣衝廊竹塞門全家應復坐雲根閑將故事從頭說壓倒符孫與胙孫

佳辰偏要耐心腸曝過奇書曝畫忙第一莫將花染指預防紅色汙青箱

宗崔月令手全鈔誰似吾家幼女嬌莫證瓜期是初六怕他烏鵲再填橋（江南人皆以初六夜爲七夕）

神魚曲

大魚立水長一丈昂頭看船不相讓船撐欲近魚忽飛白浪濕盡舟人衣抽帆追魚魚不及夜夢大魚波外立明朝風浪急護持咫尺看我成龍時

神狐曲

狐強神弱爭一屋狐悍操兵穴神腹神逃荆棘不敢言白晝狐枕神龕眠遊神訴天狐始悔爲神不終願爲鬼君不見重新社屋迎故神畢竟狐尚居承塵

有饋蟹者戲答

萬羊太尉唐代萬鴨詞林　本朝若許各從所好願烹十萬霜螯

偶成

眼冷心空日長安始易居三更池閣上眠對白芙渠

卷施閣詩卷第二十

更生齋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北江遺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高下沙礫中尚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爲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余時卽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卽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其名耳攷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爲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既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爲恭等一二千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衆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圍恭等幷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既于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卽能穿井得水疏勒國衆又將何飲乎恭卽能責弩作食疏勒國衆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已及圍解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爲戊己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卽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卽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百里今鎮西府去陝西不及五千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遇大雪丈餘卽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鄯善國在今沙州衞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四也四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泉亦在山北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范羌從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自建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忠爲首尾（卽疏勒國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既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攻其一面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果在此城內是以喪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窒礙處尙望足下有以教之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

在今肅州及西寧府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侖山祠郡國志臨羌有昆侖山其地在今西寧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寧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江發源之犂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益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緜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昆侖邱昆侖墟諸異名譯言則名阿耨達山又云悶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琫剌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明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緜亙漢敦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搜亦當去雍州不遠昆侖國蓋因附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源禹紀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書吐蕃傳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邐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容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海經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大海卽西海與西域傳略同又引康泰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到多摩犂軒國卽海口云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犂軒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菻）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于闐國西域聞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温都斯坦水亦可通云云又云温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海卽在温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閩廣船

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温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遣戍伊犂親遇温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榜葛剌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三面之海並通非荒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忞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鹽澤一名泑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既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外乎西海之內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墬形訓可證矣云河出昆侖東北陬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勃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山始出耳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畺域既蹙臯蘭以外卽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温都斯坦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

昭代輿圖之廣得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竹柏樓記

入楓橋半里而近有小谿通胥江谿旁夾岸各數百家岸西有老柏合抱修篁成林者爲袁氏竹柏樓竹柏樓者袁君廷檮之生母韓太孺人撫孤所居也余交袁君遲不及親覯太孺人之行事然每過吳門士大夫必稱袁君學行其稱袁君學行也又必本諸袁君之母余已悚然異之繼于友人處識袁君又嘗一登袁君之堂則所爲五硯之樓萬卷之閣者皆太孺人所留貽也又于梁棟閒讀太孺人庭誥家範輒諷誦不忍去袁君又嘗泣告余曰太孺人之教廷檮也凡廷檮一言一行之善太孺人必色喜獲交一端士聞人也亦然凡與廷檮問學相長者過從太孺人必親爲治具或有以緩急告者必傾橐以助之適力有不能則欷歔不怡者累日太孺人歿後廷檮承太孺人之志不改家以此中落烏呼太孺人可爲賢矣余頃以罪謫伊犂不半歲蒙恩釋歸甫抵安西卽允玉門令嵇君承裕之請爲張烈女作傳今又得紀吾賢母行事往返三萬里中甫得傳一烈女紀一賢母然後知貞固之操瑰奇之行在世閒亦不能多得也凡作竹柏樓詩者共若干人而舊史氏洪亮吉爲之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卽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蘂賓曰湯遵路曰錢季木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吟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蘂賓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爲詩反不能學古人遵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曆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季木所爲詩亦益富及四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還有日矣忽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

余即入都嗣後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覯也歲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
國卹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戇部議殊死
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即日押出
國門時余在請室中縲紲徧身役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劃讞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即得季木書于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
恩旋里矣季木于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詩之工季木性情之摯爲之也烏乎人惟性情不摯故遇事輒持兩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擠之訕笑之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則自詡爲深識遠見以爲固早慮其有此此其人亦何嘗不爲詩文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與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頌習古人者已十不得一矣況能學古人而得其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又百不得一矣況能于古人之外別具心手乎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貴而予之序季木詩綜覽平生不禁其悲喜之交集也季木近頗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爲詩或稍雜道流禪悅之語然此非季木詩之至也故予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爲斷云

復臧文學鏞堂問通俗文書

昨頒到通俗文輯本披閱之下知足下好古之殷網羅載籍之博與亡友任君大椿所輯字林均爲小學家不可少之書矣亮吉幼亦嘗從事于此故尊集跋語內欲足下于所引原書下分別開載以存古人之實足下或不以爲然而又垂詢及之用敢粗次所知者以復焉此書自劉昭續漢書注後徵引者不下十餘家然惟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所采最夥攷文選注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如上林賦注水鳥食謂之唼長楊賦注骨中脂曰髓登樓賦注暗色曰黲江賦注髮亂曰鬖髿等是也有引通俗文而明著服虔者赭白馬賦注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長笛賦注營居曰鄔洛神賦注耳珠曰璫琴賦注樂不勝謂之嗢噱等是也御覽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脣不覆齒謂之齖（卷三百六十八）乳病曰尪（三百七十一）嘖導曰嚽（六百八十八）障牀曰幨（六百九十九）等是也引通俗而明著服虔者剡葦傷盜謂之搶（三百三十七）毛飾曰毦（三百四十一）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三百四十六）矛長八尺謂之矟（三百五十四）大杖曰棓（三百五十七）所以制馬曰鞚（三百五十八）凡勒飾曰珂第鞻尾曰鞘（三百五十九）等是也至若他書所引有止言服虔而文法絕似通俗文者史記禮書裴駰集解引服虔云賨謂之第等是也有變文言通俗篇者文選琴賦注引服虔通俗篇是也又有止言服虔俗說者顏氏家訓書證篇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之類是也至杜預左傳注多用服虔舊說今通俗文與杜注可相發明者極多又如亭水曰汪腋下謂之脅頭創曰瘍遮取謂之抄掠自蔽曰庇財帛曰賄覆蓋曰葺等疑皆服氏注左傳舊說又互見于此編也蓋左傳文三年魑魅罔兩周禮家宗人正義引服虔注云魑魅木石之怪而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木石怪謂之罔兩益可爲服氏著通俗文之證至襄十四年射兩軥詩小戎正義引服注云軥車軛而御覽（七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軥限者謂之枸枸軥古字同又可知義訓無不合矣至前人疑此書出李虔者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又引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引李虔通俗晉曰舩一語以證梁阮孝緒之說不知器物部牀第五先引服虔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近在一卷之中且牀第五引服虔之說緊次說文而舟第十一引李虔之說則次于廣雅之後明通俗文係服虔所作

而李虔續之名既相同阮孝緒等遂混二書爲一如許愼淮南王書注半滑入高誘注中亦賴有御覽係北宋初年所輯尚分標二人之名後人則亦混爲一矣唐書藝文志固明標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君家先人經義雜記又以隋書經籍志次此書于沈約四聲等書後而證其爲李虔不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釋元應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于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在三蒼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至若反音不妨爲後人所補入或專係李虔續書中語與通俗文之爲服虔注無礙也又輯本中亦尚有脫漏處如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引通俗文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美曰婠南楚以好爲娃肥骨柔弱曰婐娜頰輔姸美曰嫵媚容茂曰𡤚不媚曰嬙可惡曰嬒大醜曰𡟯醜稱曰娭等語足下引其半而遺其半未審何故得暇尚示知之

三山僧詩合刻序

三山僧者乳山方丈古巖攝山方丈慧超焦山方丈巨超三山者在江寧鎭江之閒相去不越一二百里山既近而三僧者以詩相切𥗩無閒晨夕余不識古巖而識巨超又因巨超識慧超二超者又時時爲余道古巖遺事既而讀三僧詩其清遠絕俗若出一轍又加以性靈焚香掃地椀飯杯茗撞鐘擊磬梵聲佛號佈施之雜沓經懺之繁瑣入則一蒲團一龕出則一瓶一鉢經府歷縣蹈山蹠水千險百怪億態萬狀一一見之于詩而未已也值俗家父母兄弟之疾痛所居所遊歷之州縣水旱疾疫皆于詩見之非尋常緇素者流貌守戒律以口頭禪爲五七律者比或以謂三僧者既逃乎方之外矣而又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若此于彼道爲過余獨謂不然三僧者惟遊于方之外而尚能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以視士大夫受倚畀之重而遺棄一切不肯任事反侈說因果縱談天釋以驚世而惑衆彼其心或以爲置身事外則人莫能窺我之際矣又豈知即談空說法而不能任事之實已百喙莫辨乎則何如此三僧者雖以空虛爲主寂滅爲宗而尚不忘天性之親與食毛踐土之德有所觸而即動至于如此也余性不佞佛而未嘗不與方外交方外之交又以二超爲最因二超而復有以知古巖然後知方外之詩亦未嘗不以性情爲重也陽湖洪亮吉序

重建新塘鄉文成橋碑記

自城而鄉橋之石者以千計大率剏始于本朝者十之三剏始于明者十之七十之七中其在弘治以前者又居大半焉蓋其時世漸坦夷人皆務實工作之事董厥成供厥役者一切無苟且之心濬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廣鎔之欲其固築之欲其堅縱歷三四百年偏旁偶有傾塌而視其內則鏊之不能入也斧之不能裂也即一橋之成而人事之愼密物力之充裕均可見焉明中葉以後則不然歛錢非不多工作非不久而視其石則薄以裂視其鏄則滲以墉視其灰與土則淋而不周埯而不實故稽其所歷之歲月嘗不及弘治以前之半云新塘鄉之有橋俗呼曰雪堰即方志所爲文成橋也其上爲南北之孔道其下爲吳越之要津又爲太湖之隘口旱潦宣洩之所經嘉慶五年六月甚雨水漲橋忽崩圮橋洞之碑出焉云建于成化二十年考之方志則又曰成化十三年要不出成化中近是逾年本鎭募錢得五百餘千復興築之拆視其下基址深固層復一層惟椿以松木則已朽壞于是某某司其事者益不敢艸率卒工而排基則易以徑尺老杉長約七尺餘老杉以上均用大石博砌復錮以石粉自水盤石而上約深十餘層計深丈有零某等皆廢其本業日夕監視稍不如意輒改作之以視成化年之所造蓋有加焉夫橋之成必書其歲月及司事者之姓名于石此陳例也若歷久而不壞則里之人必追頌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費不浮而工歸于實是以能歷久若此若夫成而遽毀或不

及百年不及數十年而遽毀則里之人亦必竊竊議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斂錢雖多中飽者若干浮費者若干某某又慢于其事以致如此則豈不爲一方之大戒哉橋成乞亮吉書日月于石因樂爲記之幷垂以爲後來式云時嘉慶六年九月望日

董太恭人晚翠軒遺稿序

晚翠軒遺稿者吾友董君心牧母莊太恭人所製也亮吉與心牧同歲生心牧日月差長亮吉六歲孤心牧九歲孤又值兩家中落貧苦之況亦略同憶亮吉服喪甫闋心牧尚未居憂舅妗董安人莊太恭人從姑也暇日偶攜諸姊及亮吉訪太恭人于玉梅橋里第時太恭人一子一女女甫及笄里第向北太恭人居屋南向屋中設幔一臥榻二南壁鑿楹層疊貯書一琴在北几甕盎四五列西牖下董安人知太恭人之善琴也拂絃以請太恭人轉以命女鼓竟一曲乃止復與董安人語兩家事故甚悉亮吉時與心牧兒戲堂皇下閒聆太恭人語雖年尚少無甚識解已肅然敬之殆成童日復與心牧訂交益詳審太恭人之所以撫孤所以教子所以貧而自立幾幾至于子之有成也與吾母太宜人一無以異以是兩人交益親學亦益苦及亮吉與心牧先後成進士官京師而兩家之母已不及見矣閒中與心牧過從談及先世事往往對泣不已歲戊午亮吉時蒙
恩侍學三天以弟喪乞假歸適心牧亦以戶部郎出守廣西潯州兩人者又同時出都同時抵里里中諸父老與知舊讌客兩人者亦無不偕心牧則時時言欲爲太恭人刊遺稿而以序屬亮吉亮吉敬諾之然心牧行甚急不暇報命也後一年亮吉以奔
國卹入都半歲復乞假歸瀕行奏記三府以語言愚戇罪至不測
今上赦其死罪遣戍伊犂行至涿州始聞心牧廣西之訃于役車中東向以哭不暇爲位也烏呼亮吉與心牧交三十年心牧則可以不死而遽死亮吉則可以死而卒不至于死以至復荷
聖天子不次之恩放歸田里距與心牧別僅二年距心牧之死僅一年耳方其荷戈萬里冒大雪出關行無人之境者至六十日嘖傳車不死陷雪窟不死又豈知生還有日復能訪太恭人舊日之居第幷亮吉童年與心牧嬉遊之所一再展故人之殯又敬序太恭人之詩乎蓋吾兩家三十年來死生離合之故無不畢備序太恭人詩一一棖觸及之涕不知何從又因太恭人而轉傷吾母太宜人之先亡與太恭人皆不逮子之祿養繼又念亮吉流徙遷轉瀕于萬死之狀幸太宜人不及見之見之而或悲其愚悲其愚而又或慮其死則太宜人必憂傷成疾是又益重亮吉之罪也太恭人遺稿一卷詩凡若干首上者無愧漢魏閒人次者亦不作尋常閨閤語雖一編寥寥其傳于後已無疑義若夫守志撫孤之大節前仁和盧學士文弨撰常州府志已與吾母太宜人並編入賢母傳無俟亮吉複述時嘉慶五年歲次庚申歸自伊犂之次月

與宿松文學書

遠承足下渡江過訪慰甚幸甚坐次足下述及宿松本漢之松滋幷言漢晉時有五松滋分屬廬江安豐南郡河東及僑立之松滋郡其言甚辯然實不如足下所云也今攷松滋之名始于漢昭帝始元五年封六安共王子霸爲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也今廢縣在宿松縣北後漢無松滋縣至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縣治亦移至北百餘里圖經故城在今霍丘縣東十五里沈約宋書州郡志稱晉太康地志松滋縣屬安豐是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卽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安帝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皆遙隸揚州晉書地理志所載是也圖經廢縣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此松滋僑縣之一矣若荆州南郡之有松滋縣晉書地道記云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者立松滋縣沈志亦云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今湖北荆州府松

滋縣尙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矣若南河東郡之松滋則沈志又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而圖經則云咸康四年于南郡所屬松滋僑縣立南河東郡是南河東郡之松滋卽南郡之松滋非有二也然古今地志每好立異說以亂眞如松滋之改名高塘高塘之改名宿松在隋開皇十八年而樂史太平寰宇記乃云晉武平吳以荆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夫晉武平吳卽漢松滋舊縣立尙未久何容卽有荆州之僑縣則豈非贅說乎又古今地名復云廬江郡松滋卽古鳩茲地攷左傳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注云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圖經今訛作勾茲港在縣東四十里是鳩茲在江以南何容越江七八百里移至今霍丘縣境乎此又可不必辨者矣總之瓜分豆剖以僑戶占實土之名以後起變厥初之號遂至一縣之名也而領之者四州（揚豫荆司）統之者五郡（廬江安豐松滋南郡南河東）而地志之好爲異說者又不一何怪足下之致疑乎足下能以漢晉宋地志爲據而稽其道里驗其沿革不爲異說所惑則善矣

呂廣文星垣文鈔序

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楊戶部芳燦暨君而三三人者皆肆力于詩古文辭而各有所獨到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交士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義關懲勸旨寓抑揚則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此推君者矣三人者負其才各不相下馳騁名場也及三十載然或立勳邊徼或著績河防皆卓然有所樹立君獨窮老不遇僅以名諸生貢入胄監出而秉鐸數縣所遭益無聊賴則自命益不凡自命益不凡則所爲詩文益放而不可捉摸今之白雲艸堂文稿至數十百篇大半皆秉鐸時之所作也余二十後與三人交于孫君尤密次則君又次則楊君猶憶丁酉春余居憂授徒里中楊君者買舟百里相唁時君與孫君皆落拓居里因約至舍作竟夕談余時賃廛在白馬三司徒巷側貧甚無几榻三人者相與就余苫次鱗比而寢夜半月出談亦益縱顧饑甚無所得食君獨敲石火搜旁室中得敗虀及麥屑升許就三隅竈作餐競以手掬食至飽天破曙生徒以次進三人者始散去是時年少氣盛讀書多不甚知世事各負其兀傲之志視古今無不可及之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以爲他日當各有所建豎不負知己也乃忽忽數十年各更事故各歷艱險齒髮日益頹意氣日益減而議論亦日益持平雖後此所成就尙未可知而三人者明歲皆已五十余則又過之爲可歎也余前歲遣戍出關楊君適官滿候代錢余于臯蘭河橋昨歲蒙
恩旋里時孫君居憂寓居江寧先訪余里第獨君以職守不獲相見而書問時時來均可爲死生患難之友矣然則今之序君文者豈僅爲君文而設哉他日序孫君楊君之文亦當如是而已

諸氏族譜序

有西北之著姓有東南之著姓西北之著姓如弘農之楊聞喜之裴河東柳薛涿郡崔盧之類是也東南之著姓則延陵之吳義興之周琅邪之王南昌之熊以及吳都則顧陸朱張浙西則范全姚沈之類是也又有姓雖稀而不可不謂之著姓者西北則太原之祁廣平之閻東南則丹陽之荆昆山之諸丁戶不甚繁然自春秋迄今二千年中常聚族而居或占一鄉或占一鎭卽小有遷徙亦不出數百里之外閱數代必有聞人是以譜系修明佋傪畢舉洵可謂土著之名族矣考諸姓出自越大夫諸稽郢其見于春秋左傳者有諸鞅見劉向說苑者有諸發見應劭風俗通者有洛陽令諸於今按其譜系雖自越而吳自蕭山而昆山自昆山而無錫自無錫而陽湖要皆不出四

五百里自唐宋以前則閉有可攷元明以來則世次秩然瞭如指掌非子孫之賢而有學世世克承其先志而能如此乎且諸氏歷世以來官閥雖不甚顯而亦無極不肖子弟獲罪家國爲世所指名著于史册如沈氏之充柳氏之璨熊氏之曇朗崔氏之允昭緯其人者謂非名宗之大幸抑亦家法修舉而能然歟是則講求譜系所以上紹祖宗條舉家規即所以下貽孫子亦名宗賢士大夫之責矣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某某等將重修族譜以余之粗辨氏姓也乞爲識其始末余故樂爲序之

釋壐一篇示及門呂壐

說文字皆从本訓獨壐字說文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壐字本訓何則壐字从土古人制壐蓋皆以土爲之呂氏春秋適威篇云若壐之于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淮南齊俗訓同）古燒土爲壐此云抑之以方抑之以圜者未入火以前壐之坏也秦漢以前尊卑共用之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壐節出入之鄭康成注云壐節印章若今之斗檢封矣掌節貨賄用壐節鄭注亦云今之印章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壐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壐讀爲移徙之徙封壐印封也誘注淮南子亦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壐書追而與之（按玉海引世本云魯昭公作壐今此事在昭公以前則世本之說非矣）杜預注壐印也戰國策欲壐者段干子也史記楚世家懷王置相壐於張儀是上下通名壐之證籀文壐字从玉此籀文出當在後秦以來壐無不以玉爲之者故字又从玉耳孔穎達正義引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宏此語亦但以意言之如秦以前即以玉爲壐而因製从玉之壐則宏言金可爲壐何又不制从金之壐字乎（玉篇有鉨字云壐正也奴頰切義與此別）至說文王者印也下又云所以主土蓋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究非此字本訓玉篇以下又皆承許氏之說玉篇玉部下壐字又云天子諸侯印也義亦不該若在秦以前則稱壐者不僅天子諸侯若在秦以後則諸侯亦不得稱壐蔡邕獨斷所言皇帝六壐續漢書輿服志壐皆玉螭虎紐文云皇帝行壐皇帝之壐皇帝信壐天子行壐天子之壐天子信壐百官志符節令下有尚符壐郎中四人本注云舊二人在中主壐是也（按霍光傳光召尚符壐郎攷尚符壐郎當係秦官漢承其制耳）然則壐字本訓當若何曰當云壐以土爲印也秦以來王者始稱壐并以玉爲之義方諦耳至釋名云壐者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則又以同聲之字爲訓與高誘注讀若義同

釋珠乙篇示及門李珠

說文玉部珠云蚌之陰精亦非珠字本訓攷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以玉爲之周禮天官玉府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是也（鄭注及孔穎達疏以珠玉爲蠙珠亦承許氏之說殊無別據）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尺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按此即周禮弁師之玉十有二）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琢小玉之白青黑者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蚌珠矣（按蚌珠亦無青黑等色）珠亦有出于天然不須琢者山海經歷山楚水多白珠揚雄子虛賦云赤玉玫瑰琳瑉昆吾注引倉頡篇云玫瑰火齊珠也張揖云琳珠也左思蜀都賦云江珠瑕英又云青珠黃環注引博物志云江珠琥珀別名青珠出蜀郡平澤玉篇蜀郡平津縣出青珠此皆玉珠之天然不須琢者且即以說文證之瑰字下云玫瑰一曰珠圜好又云璣珠之不圜者又云琅玕似珠者亦可知珠皆玉爲之矣若蚌珠亦名珠者以其形之似名之然古人亦不單喚爲珠必加字于上以區別之禹貢淮夷蠙珠曁魚是矣若古人所用之珠果皆係蚌珠則

字當从虫不必从玉也又考說文玭字下云玭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字又作蠙云夏書玭从虫賓玉篇玭又作璸此則專指蚌珠而言是知蚌珠之珠本別有字玭是也蠙是也璸亦是也不必更以玉珠之珠移屬于蚌也況物之有珠者又不獨蚌山海經文魮生珠玉又云激汝之水其中多蜃珧郭璞注珧亦蚌屬是蚌有珠魮蜃亦有珠矣他若鼉鼈魚龍鮫蛇鼊鼀亦皆有珠埤雅采舊說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鼈珠在足鼀珠在腹之類是也明百物之珠皆借玉珠之字爲義輿服志又云建華冠貫大銅珠九枚是五金皆可以製珠然但能同其名不可卽奪其義人之呼之者必當曰銅珠或曰龍珠魚珠不得僅目之爲珠也然則珠字自有本訓何得獨屬之于蚌乎孫強等著唐韻稍知其義于珠字但注云珠玉不專屬之蚌最爲得解夫余爲許氏之學者也非敢規許氏但欲以輔其不及耳餘尚有十數字不从本訓者辯已見曉讀書齋雜錄不贅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春秋十論

壬戌歲在旌德洋山書院課徒因作此以示及門

春秋時以大邑爲縣始于楚論

春秋時楚始以大邑爲縣按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商鞅傳作三十一縣）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按商鞅傳止言置令丞）然其制實自楚創始之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十二年鄭伯對楚莊王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杜預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言楚滅諸國見于經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蘇氏沈氏以權爲小國庸先屬楚除二國外爲九也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犂言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此見于左傳者也其見于史記楚世家者則子革對靈王曰且入大縣而乞師于諸侯又惠王之十年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是也此外則晉自文襄以後大邑亦名縣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晉人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欲復椒舉謂令尹子木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昭公五年薳啓彊謂楚子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云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云云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也蓋春秋時已有改封建爲郡縣之勢創始于楚而秦與晉繼之至戰國而大邑無不爲縣矣又考楚文王縣申在魯莊公六年史記秦本紀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晉語公子夷吾對秦使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皆當在楚文王縣申之後廣韻又言楚莊王縣陳縣所自起亦非當云自楚文生縣申息始後世置小州其制亦始于楚左傳宣公十一年莊王復封陳鄉取一人焉歸謂之夏州史記蘇秦傳楚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引徐廣云楚考烈元年秦取夏州（今按楚世家又云納州于秦徐廣又註云州楚州陵縣彼此不同未知誰是）又引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張守節云州在大江中

春秋不諱娶同姓論

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娣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慶舍之士以爲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慭女亦同姓晉則羊舌氏爲晉公族而亦娶同姓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是矣廣韻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是子南子晳又爭娶同姓之女也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婦以爲妻外甥女不知春秋時即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韋昭注懽愛此女之故是懷嬴亦穆公之女于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春秋時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論

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除韓趙魏本係建國不必更論後趙氏別子趙同食采于原故又稱原同屏括食采于屏故稱屏括又稱屏季邯鄲氏食采于邯鄲故稱邯鄲氏元和姓纂邯鄲氏趙穿之後魏犨之

孫魏錡食采于呂復食采于廚故稱呂錡亦稱廚武子國語錡之子亦稱呂宣子又魏顆子魏頡食采于令狐故國語又稱爲令狐文子地理志河東郡猗氏欒史云春秋時令狐也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藺又稱藺氏地理志西河郡藺縣廣韻藺姓亦出西河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此因氏焉外若欒氏食采于欒故欒叔以下皆稱欒氏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杜預注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按卽今趙州西北故欒城與正定府欒城縣接界地理志常山郡關縣後漢改爲欒城是矣郤氏食采于郤故父曰郤豹子曰郤芮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郤鄉在河內是也後又食采于冀故亦稱冀芮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是矣其後郤犨食采于苦成故又曰苦成叔潛夫論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豹之孫楊又別食采于步故稱步楊世本豹生義義生楊楊生鵲居廣韻晉有步楊食采于步因氏焉楊子鵲居食采于蒲城故稱蒲城鵲居見周語韋昭注鵲居子至食采于温故亦曰温季按廣韻唐叔虞之後受封于河內温因以命氏是晉又有公族温氏也胥臣先食采于胥後又食采于臼故稱胥臣亦稱臼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取臼衰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博物志又云臼季邑在解邑西北先軫食采于原故曰原軫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鄉是矣至先且居則又稱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永安縣有霍太山按山側有霍城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是也韋昭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是未受霍以前又嘗食采于蒲城故云蒲城伯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其後先穀又食邑于彘故曰彘季地理志河東郡彘縣是也悼公時士魴亦食采于彘故亦曰彘恭子狐突食采于狐故稱狐氏其子狐毛狐偃亦然左傳僖公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廚杜注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又云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偃之子又食采于賈故又稱賈季韋昭晉語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于賈字季佗劉昭引博物志曰臨汾有賈鄉賈伯邑又圖經蒲城縣西南亦有賈城卽古賈國古今地名亦同荀息食采于荀潛夫論荀亦作郇杜預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按竹書紀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是荀叔本姓原氏以食采于荀始稱荀叔也又紀年于桓王二年云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叔軫或卽息之先始受采地者也後荀首別食采于知故自罃以下又稱知氏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是也呂甥先食采于呂劉昭引博物志云河東永安有呂鄉呂甥邑後又食采于陰故稱陰飴甥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陰人後又食采于瑕故亦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按後詹嘉亦食采于瑕故曰瑕嘉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士會之先隰叔食采于隰郡國志河內懷縣有隰城至士會先食采于隨後又食采于范故稱隨會又稱范武子至文子宣子獻子等皆然韋昭晉語注食邑于范爲范氏又云隨范晉二邑潛夫論食采隨故氏隨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杜預注隨晉地圖經隨城在介休縣東春秋時爲士會食邑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春秋時晉大夫士會邑號射父食采于號梁由靡食采于梁梁號本皆舊國陽處父食采于陽箕鄭父食采于箕郡國志修武有陽樊攢茅田杜預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是也圖經又云陽邑縣晉大夫陽處父邑邢侯食采于邢雍子食采于雍地理志河內郡平臯應劭曰其地屬晉號曰邢丘郡國志山陽縣有雍城董氏食采于董左傳文公六年改蒐于董杜注臨汾縣有董亭又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古豢龍氏董父所居故名解揚食采于解郡國志解縣有解城張老食采于張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

有西張城史記又有東張城今在虞鄉縣西北輔果食采于輔鐸遏寇食采于鐸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杜注輔氏晉地十六年晉滅赤狄及留吁鐸辰苗賁皇食采于苗杜注食邑于苗地梁餘子食采于梁楡水經注梁楡水出梁楡城按在漢上黨郡涅氏縣圖經春秋時晉梁餘子養邑王官無地食采于王官左傳文公三年秦師濟河取王官及郊夏陽說食采于夏陽按夏陽卽號舊邑高梁伯食采于高梁故曰高梁伯杜注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莢成僖子食采于莢成廣韻姓出平陽世本有晉大夫莢成僖子閻氏食采于閻元和姓纂唐叔虞之後公族食采于閻邑因氏焉今考昭公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是閻嘉亦以食邑爲氏故曰閻嘉也柏氏食采于柏晉語韋昭注柏晉之舊姓地理志趙國柏人注本晉邑叔向稱狐續慶伯古伯柏同當卽此也陘氏食采于陘廣韻云陘晉邑也大夫氏焉今爲井陘縣以至祁氏食采于祁（按賈辛亦食采于祁地理志祁晉大夫賈辛邑蓋是時祁氏已滅與鄔銅鞮之屬司馬彌牟樂霄等同）楊氏食采于楊（劉昭引地道記又云楊縣有梁城去縣五十里叔向邑也又按水經注河東郡楊晉大夫僚安之邑蓋僚安食采于楊亦在羊舌氏滅後也）鄔氏食采于鄔盂丙食采于盂銅鞮伯華食采于銅鞮太康地理志銅鞮晉大夫羊舌赤邑又未食銅鞮以前又嘗食邑于羊舌左傳正義引世族譜羊舌其所食邑也邯鄲午食采于邯鄲蒲城午食采于蒲城則又皆漢河東河內上黨太原趙國所屬之大縣人所共知者矣更有異者地理志上黨郡余吾通典作徐吾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大夫有知徐吾又河東郡襄陵有犨氏鄉亭水經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是又以采邑命名矣亦他國所未有也

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別國人論

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惟秦不然見于經傳者亦不過數人公子縶小子憖公子鍼公子士雅等是也至好用異國人則亦自穆公啓之秦本紀所云求百里于楚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外又有內史廖隨會等數人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則又百里奚及蹇叔之子也降至戰國而孝公用商鞅惠文君用公孫衍張儀司馬錯樂池魏章武王用甘茂陳軫齊明周最昭襄王用田文樓緩壽燭向壽白起任鄙呂禮蒙武尉斯離客卿胡傷客卿竈王齕司馬梗張唐范睢蔡澤將軍摎莊襄王用呂不韋蒙驁及始皇用麃公王齮茅焦尉繚桓齮楊端和王翦李斯羌瘣昌平君（索隱昌平君楚之公子）昌文君王賁李信王綰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毋擇王戊趙嬰楊樛蒙恬辛勝類皆異國人也骨肉中惟樗里疾最用事然疾中間又嘗相韓明用之亦無商鞅范睢之專矣且公子虔同姓之親又太子之傅也鞅一言而卽劓涇陽君高陵君王之同母弟也睢一言而卽出之關外公子十二公主十皆二世之親昆弟也趙高一言而同日伏尸于市明秦于骨肉之恩本薄故人人得而間之惟遊士則不然能西行入秦無不各得所欲有不幸者僅韓非鮑丘等一二人遭罹讒謗以死耳其他則皆立談取卿相者也此非穆公之留貽家法然乎然秦之霸以此秦之幷天下以此秦之士崩瓦解亦以此迨二世之亡項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疑其子姓已無復有矣此則雖貴爲天子而易姓之後尚遠不如齊之諸田楚之屈昭景等猶能布滿天下謂非立法不善之故哉吾故曰春秋時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異國人其法自穆公始烏乎穆公家法之不善又豈僅殺三良而已哉

春秋晉比楚少恩論

春秋時晉國待大夫最少恩左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所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是也至二十八年而祁氏羊舌氏族亦滅夫狐胥爲從亡之臣欒郤原皆有勞于國外如伯宗祁奚叔向之賢又皆傳所云猶將十世宥之者也況所坐之罪又均非叛逆狐續則坐專殺先穀則剛愎三郤則驕侈胥童則從君于昏欒祁則又以家事至于滅宗最爲無罪若伯宗之被讒羊舌之從坐又不待論矣楚

則不然伯棼之惡至于攻王鬥懷之悖至于欲弑君然莊王則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命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昭王則復國之後賞大功九人鬥懷亦預焉子西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夫一家之中兩犯叛逆之罪（鬥氏卽若敖氏）而不以及其身與子孫楚報功之典可云厚矣卒至戰國之末而屈昭景三族亦究與楚相始終謂非立法之厚遂獲享其報乎若昭公二十七年傳言盡滅郤氏之族則令尹子常爲之非王之意也又攷春秋于叛臣簒弑之臣其子孫之食祿居位亦並如故并有不忍絕其後者夫鄭之公叔段可云叛臣矣然左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杜注公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又使以良月入何其用法之寬乎至夏徵舒親弑其君可云罪大惡極矣然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其孫陳夏齧復見于經世本徵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御寇生悼子齧是又生則爲卿大夫死則賜謚與立勳諸臣亦無以異至漢時而法已漸嚴有罪之家不得入宿衛其後并不得官京師是也然究當以漢法爲善

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

春秋時禮法尚疎雖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臣上下同名者甚衆如周穆王名滿而周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五世孫僖王亦名胡齊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而其孫厲公亦名突簡公名嘉而同時卽有公子嘉（左傳史記並同）宋殤公名與夷而一傳卽有公子目夷衛世家穆公名遫而裔孫成侯亦名遬靈公時又有戲陽遬襄公名惡而臣又名石惡是又祖孫上下同名左傳宣十七年經蔡侯申卒至哀公四年經盜殺蔡侯申是元孫與高祖同名齊世家武公名壽而春秋時齊有公子壽曹世家有夷伯喜而後又有公子喜時有幽伯彊而數傳又有宣公彊又有大夫公孫彊陳世家有幽公寧而後又有大夫孔寧有武公靈而裔孫平國又謚靈公晉世家唐叔子晉侯燮而范文子亦名燮定公名午而同時大夫有邯鄲午蒲城午又文公昭公子皆名雍宋微子啓爲宋始祖而春秋傳宋景公所養子亦名啓楚靈王名圍而一傳卽有王孫圍聘于晉見楚語至若魯武公名敖至廢敖山可云諱之嚴矣然文公時卽有公孫敖他若晉曲沃桓叔名成師而晉官有太師魯幽公名宰而魯官有太宰楚共王名箴而官不廢箴尹晉獻侯名籍而晉不廢籍氏魯魏公名濆而魯邑之費不改陳莊公名林而陳地之株林不改此類益多不能枚舉矣又如以國號爲名者衛宣公名晉成公名鄭魯定公名宋陳惠公名吳之類當時赴告于諸國者又豈能連他國之號而諱之耶明春秋時雖以諱事神而禮法闊疎尚有諱有不諱非如漢以後禁忌日甚并同聲之字而亦諱之也

春秋時楚國人文最盛論

春秋時人材惟楚最盛其見用于本國者不具論其波及他國者蔡聲子言之已詳亦不複述外此則百里奚楚宛人吳越春秋范蠡楚宛縣三戶人大夫種亦楚人他若文采風流楚亦較勝他國不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史記楚世家析父善言故事楚語共王傅士亹能通訓典六蓺觀射父能辯山川百神蓋楚之先鬻熊爲周文王師著鬻子二十二篇其後卽諸子百家亦大半出于楚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老萊子亦楚人漢書蓺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楚人又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並與孔子同時今讀其書有與平王問答篇蓋楚平王班固以爲周平王誤也又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楚子三篇不注姓名又孔子墨子皆嘗入楚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任不齊秦商鄭康成注皆楚人蓺文志公孫龍十六篇卽爲堅白之論者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至莊子雖宋蒙縣人而蹤跡多在楚觀本傳及越世家等可見孟子列傳載環淵楚人著

書上下篇卽蜎子也又云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楚有尸子張守節正義長盧楚人有長盧九篇孟子內篇言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又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亦楚人鬼谷子皇甫謐注楚人荀況則嘗爲楚蘭陵令蓺文志儒家有楚蘭陵令荀卿三十三篇是也其他在七十子以後傳經者易則楚人馯臂子弓禮則東海人孟卿春秋則楚太傅鐸椒蓺文志有鐸氏微二篇詩則毛魯二家春秋則左氏皆出于楚蘭陵令荀卿是矣至詞賦家則又原始于楚屈原唐勒景差宋玉諸人皆是蓋天地之氣盛于東南而楚之山川又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故異材輩出又非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與金木竹箭皮革角齒之饒所得專其美矣

春秋時諡法詳略及美惡論

春秋時于秦楚吳越諸臣皆不著諡蓋以戎蠻外之何以知皆有諡而不著也蓋以他書攷之楚有魯陽文子見國語吳有辛文子見范子疑皆諡也宋大夫亦無諡或殷人尚質宋尚仍殷之舊故卿大夫皆無諡至齊晉鄭衛則大夫無不有諡矣然亦有不可解者齊大夫則高國陳鮑無不有諡而管夷吾晏嬰之諡反不著攷之世本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陟產帶以上下例之則敬卽仲諡（韋昭國語注管仲諡敬）則平亦當卽晏嬰之諡也晉大夫無不有諡而狐偃郤縠先軫胥臣等諡獨不著又叔向祁奚等亦不知其諡或曰卿有諡大夫無諡然士彌牟韓无忌等亦大夫也彌牟諡景伯韓无忌字穆子國語新稚狗諡穆子韋昭注晉大夫是也鄭大夫如馮簡子等亦皆有諡而子產子太叔之諡獨不著賴有晉語而始知子產之諡爲成衛大夫無不有諡且有生而賜諡者矣而史鰌蘧伯玉等諡反不著賴有高誘呂覽注而始知伯玉諡成又春秋之例雖出亡及被刑戮者亦皆有諡晉郤至諡昭子欒盈諡懷子知瑤諡襄子魯郈孫諡昭子等是也此或事定之後時君所追諡否則其家臣等爲之然亦可以見風俗之厚矣夫靈幽厲悼諡之惡者今攷亦不盡然周靈王以生而有神靈故諡靈晉悼公以降年不永故諡悼之類是也有似嘉諡而實非者周穆王以周行天下故諡穆周懿王以王室始衰故諡懿史記蒙恬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論衡引儒家董無心之言近而以秦穆晉文言之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諡美于穆公云云按此則繆字皆讀如謬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蓋春秋時懿穆皆非美諡衛懿公及身失國齊懿公楚穆王皆及身篡弒宋穆公舍子立姪至數世不靜晉穆侯名少子曰成師而至國亂十世晉卒併于曲沃是也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論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極多左傳魯成公名黑肱晉成公名黑臀周語單襄公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是矣又傳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蒢卒晉語蘧蒢不可使俯韋昭注蘧蒢直者謂疾是邾文公亦當以疾名也成公二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十年經衛侯之弟黑背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二十七年傳楚公子黑肱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並是矣又或有肖己之形爲名者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二十六年宋太子痤說文痤小腫也二十八年齊慶集說文集頭衺骫集態也昭十六年鄭子齹說文齹齒差跌皃春秋傳曰鄭有子齹今本作齹說文云齒參差也義亦通推之楚子名頵鄭伯名睔當皆以形似名之說文頵面目不正皃睔大目也史記老子列傳名耼說文耼耳漫也張守節云耳漫無輪郭也又說文耴字引春秋傳云秦公子耴耴者其耳垂也其見于他書者尚不止此蓋春秋時人尚淳樸故生子或卽以隱疾及形似名之後世文多于質

故每取嘉字及吉祥善事爲名如戰國時孫子之名臏漢昌邑哀王之名髆僅見于書傳不能多矣

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于魯國幷善守師法論

春秋時惟孔子之徒皆忠于魯國哀公十五年傳仲由謂齊陳瓘善魯以待時子貢責公孫成以周公之孫而喪宗國其尤著矣又同師而學者至三千人卒未聞有起而相軋者其敬師如此待友又如此語有之同志爲朋同學爲友洵可謂同志同學者也夫龐涓孫臏未嘗不共師也蘇秦張儀未嘗不共師也韓非李斯未嘗不共師也及各仕一國卽起而相軋幸則爲張儀不幸則爲孫臏尤不幸則爲韓非然此非數人之過學術不正之過耳當其學陰謀學縱橫捭闔之時殺機早已暗伏其乘間而輒發勢所必然豈特于同學之友然哉使其師尚在與共處一國共事功名亦必起而爲逢蒙之反刃是學術使之然也荀卿雖彼善于此然言性惡而以堯舜爲僞且又訾毀及子思孟子其心術已概可見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學術不正而欲其徒之必無背其師不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李斯之必能相容乎曰必不能非僅必不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非者待其師不至于死而不止或曰何以見之曰卽觀其所以待韓非者見之矣夫斯非不知韓非有過人之材幷材之十倍于己也其心悅誠服者亦未嘗不與待其師者同也何以見之曰于非之死後見之方二世之時斯以丞相爲趙高所間恐懼上書此時畢生之學術苟可以求免者當無不用之矣然其書中惟兩引韓子之言一則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云云二則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云云末又云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是斯之心悅誠服于非者何如然必殺之而後已者懼其勝己也是卽逢蒙殺羿之意也是卽戎夷弟子忍死其師之意也況荀卿之材又過于非而謂李斯之能容之乎吾故曰心術不正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師弟亦不能相保勢使然也烏乎安得仲尼之徒布滿斯世以救天下之學術卽以正天下之心術乎若陳相之于許行其咎不過見異思遷非有反戈之意此亦由陳良學周公孔子之道學術本正故不至破敗決裂耳是則學術可不講哉

跋汪大令煇祖所撰二節母行狀後

亮吉年二十餘從吾友邵學士晉涵處讀雙節堂詩文卽知二母之賢學士幷述君至性過人其闡揚二母也力惟恐不及益心敬之憶曾爲雙節堂詩脫稿後卽爲友人挈去未識得達左右否也今忽忽三十年蹤迹南北究未克與汪君相見而學士則已謝世矣昨歲亮吉蒙恩自塞外歸汪君又介同里臧文學鏞堂以請烏乎以二母之賢暨君之孝如此亮吉亦何足以表揚萬一哉及讀君所爲二母狀其零丁孤苦疾病顚蹶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其奇節苦行百死一生之狀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遭家難而幾幾不獲自全也亦與吾母無異又讀狀中所云君幼時出塾二母令覆背日所讀書至齒棘舌蹇處二母怒輒欲呼杖烏乎又何與吾母之教亮吉如出一轍乎然君性淳謹以是數呼杖數中止若亮吉之少也性既暗劣又寄居外家外家男女兄弟至十數人出塾後或相聚以嬉輕則言語無狀重則碎服折笄是以太宜人必一夕數呼杖乃稍稍斂抑迨少長補博士弟子或出豫讌會太宜人恐亮吉之過飮也必先嚴飭之歸必視其面無酒容言語不失度方命歸寢亮吉三十以內未嘗敢有酒失太宜人教之嚴也善乎呂不韋之言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亮吉又嘗謂聖人所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者亦謂父母壯盛之時盛氣之下或至有錯失耳若父母年已就衰則愛子也益甚非萬不得已何忍用大杖卽用大杖而以年力就衰之父母杖壯盛之子杖亦必不能有所損如是亦何忍走而避之乎亮吉又嘗憶年

二十九時太宜人年已六十一時長子飴孫生已二年太宜人愛之甚一日亮吉因其啼不止也扑之太宜人見而盛怒呼杖杖亮吉至六七乃已亮吉起就暗處淚涔涔下不已姊怪而問之則泣語曰以太宜人杖之不能重也知氣力之衰憊甚矣甫及二年而太宜人卽已棄亮吉等烏乎亮吉今日卽欲復求吾母之杖其可得乎三復君狀不忍卒讀非君至性過人又何以語之沉痛一至此乎自此以往君與亮吉倘時時思賢母之訓則末路或可以不至差跌他日亦庶可見兩家之母于地下矣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陞鴻臚寺卿加三品銜特　贈光祿寺卿　賜祭葬胡君墓志銘

烏乎吾又何以銘吾友哉憶歲乙卯余方視貴州學政時君以兵部郎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在銅仁軍營以戇直屢與同輩鬨余作書規之越月得君書遜謝若深有感於余所言者自後不通音問者五歲迨己未十一月余以罪謫戍伊犁道出甘陝值同歲生今四川布政使司楊君揆同里今邠州知州莊君炘並自漢中軍營回極道君近日行事有人所不能及者云君從經略額勒登保公贊畫軍務屢以事忤經略經略顧能容之每日拔營必首跨一馬與領兵節將偕節將或沿路逗留君必大聲叱之遇賊則務當賊衝節將或前卻君必慷慨獨進怒目視節將節將不敢不前至弁兵之不進者輒以馬策撾之以是屢得勝仗回營後凡經路曲折山谷奇險與糧運斷續兵弁或一日二日不食以及雨零日炙器仗敝敗衣履破碎猝遇賊賊前若僅尾賊後必一一與經略言之經略知君不欺卽據案定賞罰將弁輕則褫責重則奏請行法以是軍營之畏君也與畏經略等然共憚其公正卒無以間也夜臥不半刻卽燭治官文書凡屬草及繕寫皆出一手辨色已出營促視諸帳中蓐食食畢輒躍馬數步外以待或大營中會語視將弁之畏葸不前者氣必淩出其上或以持重說進君必叱之曰汝安知持重直逗撓耳且畏死無過書生我不畏死汝輩畏死是不欲死于賊欲死于法耳聞者咋舌君不顧君時已得疾瘦骨立日食不及半升自湖北軍營中須髮已畢白見者不知其爲五十人也余不待二君語畢惕然起曰如是胡君死矣未幾余蒙赦還又未幾而君訃至烏乎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君庶無愧乎按狀君諱時顯字行偕一字晴溪先世爲江西奉新人五代時遠祖瓊官常州路刺史遂家武進之安上鄉明禮部尚書謚忠安公濙其後也君爲忠安公十一世孫祖　俊父用嘉兩世皆封贈如君官君又嘗出嗣季父直隸高陽縣知縣文英後季父有子君復歸大宗君少而穎異讀書數行並下弱冠出試顧數屈於有司年二十二遊京師名公鉅卿咸禮異之歲壬辰適　大兵進勦金川倉場侍郎劉公秉恬奉　命辦理西路糧餉奏君自隨是時君已從國子生考取謄錄遂馳驛偕往凡文移案牘無一不出君手侍郎才之奏請給中書或國子監學正學錄銜得　旨賞給中書科中書職銜越歲侍郎又以君遇事奮勉入奏　特旨遇缺補用及入都引見擢主事計君以軍功得官由主事擢員外郎中皆在兵部三次京察一等嘗擢選廣東雷州府知府以親老乞留繼以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勦湖南貴州紅苗功賞戴花翎以隨參贊額勒登保公勦湖北教匪功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嗣參贊以功授經略君又以隨經略歷陟湖北川陝屢次奏捷功加三品銜實授內閣侍讀學士尋擢鴻臚寺卿及以勞瘁卒又贈光祿寺卿此君所歷官也君前後在軍營十數年勦川陝教匪獨至五年日日走猨猱鳥道人跡所不到之處饑未及食渴未及飲夜枕未及貼中間雖屢荷　渥恩然究未嘗一見　天子雖歷官九卿侍從卒未嘗一日得立於朝人或以爲君遇合之奇而余以爲君數之奇亦已至也烏乎人生二十以內大都在

長者膝下其得展尺寸之效爭竹帛之名者不過二十至五十卅年內事耳此卅年中君疊遭封君及兩繼母憂官兵部者不及十載餘則皆短衣匹馬奔走勞苦之日也勦金川㑹勦苗匪勦教匪其閒又嘗隨大學士福康安公一至安南國界經畫邊務凡　國家有征勦諸大事君無一不預遂至一人之身與軍事相終始以迄窮老盡氣致命遂志乃獲已焉且又不止於此方君之以主事入值軍機也純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語忤要人卽日斥出要人所以扼君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子抗經略者復如故也君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君與人交不設城府亦不苟爲言語以悅人與余同官京師蹤跡亦不甚密然大節所在未嘗不交相勵余以此重之爲文移箋奏頃刻立成曲折如意同輩雖精思不能易一字也尤善書官京邸日踵門求者不絕名轉出館閣諸公上君未卒前數月尙力疾條奏十事其請增隨征兵役口糧及令巡道稽查轄下營伍二事尤蒙　俞旨焉君生於乾隆八年以嘉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興安軍營年僅五十有九有　旨照三品例　賜祭葬子之富四川潼川府經歷服闋以知縣陞用皆異數也君娶於楊爲同里山西壺關縣知縣楊君宸女前封恭人例晉淑人之富將以今年十二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得官於西卒官於西君之遇奇朝入軍機夕出軍機君之數奇雖然人皆以爲是而君獨非槐里之折東海兮君或庶幾我荷戈而出塞兮不獲殺賊君持刀而行陳兮乃屢克敵雞頭之關待君塞燕然之山待君勒生爲藎臣兮死毅魄烏乎君魂不歸僅歸骨魂待西川大功訖我知君心兮鐫墓碣

開沙于氏族譜序

于氏近支凡五皆元末自杭州而分曰滁州曰徐州曰徽州曰金壇其在丹徒者曰開沙一派又自金壇近徙者也自元末迄今幾五百年其在杭州者以功業顯卽明贈太傅忠肅公是也其在金壇者以文章著而析居在丹徒者獨以孝友稱洵可云望族矣今

天子嘉慶建元詔天下守土官舉孝廉方正之士縣不過一二人甚有無以應詔者丹徒爲江以南大縣而守是土者獨以于君宗林應詔督撫大吏核實皆以爲允上之朝　特旨賜六品頂帶以備召用于是鄉人皆曰此于氏孝友之報也又二年徵君以其族姓之繁謀于其宗欲重修譜系而屬序于余夫于氏之以功業顯者旣煊赫于前代以文章著者又昭灼于近時獨以孝友稱者名若不甚彰然吾嘗過其里居在京江以西子姓之讀書者皆愿而能文力田者皆勤而無外事父訓其子兄勉其弟若嚴師之于門弟子焉而子弟之所以奉父兄者亦惟恐不及歲時伏臘漿酒豆藿善氣凝于一門以次蒸及鄉里推至一鄉一邑皆視其家法以爲準的俗奢者以之儉俗薄者以之淳以視功業之在一時文章之僅在一家者其有裨于世道或過之焉則豈非孝友之澤積之者愈久則報之者愈綿又非十世二十世之所可量乎況族譜之修所以敘一本之親卽所以垂百年之法事無有善于此者吾願于氏之宗世世克守其家法俾世之推族望者爲于氏以功業顯以文章著又以孝友傳也則江以南之氏族非首屈一指者乎余與徵君交其弟淵又受業于余知之詳故序之如此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新修寧國府儒學碑記

陽湖洪亮吉著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江以南得大郡三曰鄣郡會稽豫章而鄣郡最大都尉分治東至山陰錢唐西又雜出豫章郡界是也次則會稽又次則豫章今江寧安徽浙江三布政司所屬半皆秦鄣郡地漢改鄣郡爲丹楊今寧國府治卽漢丹楊郡治是寧國之爲大府自秦漢以來卽然地大物博與會稽豫章皆爲江外都會其人物足以弁冕當世其文采足以藻麗東南三歲中春秋兩試士獲儁者恆倍他處夫程功速則報本必隆師儒多則學校益重而寧國府儒學乃曠及百年不修非所以嚴祀事植士氣也守茲土者亦時以爲憂然輒以工重費繁中止府所屬涇縣黃田有淳德君子曰朱武勳偕其從子慶彩于雍正乾隆中嘗以修學宮爲己責而一府之人無議及此朱君亦不能違衆議遽自興作也乃自乾隆中葉後宛陵春穀秦漢以來素號文藪者至是實學漸稀文采漸落科第亦漸不振于是一府人士皆歸咎于學舍之不修俎豆之不肅以至此焉官于此者始不得已而諷其所部之人君之孫曾某某遂亟承先志毅然請獨任之鳩工庀材皆飭子弟督其役越歲工竣視其舊則煌偉堅實過之凡用銀七千有奇出于君之孫曾者六之五出于慶彩房者六之一費不外求而工皆歸實是又善之善者朱氏之先徙自婺源于宋時爲徽國文公近支今科第之盛甲于縣中蓋皆君崇尚學校尊禮師儒一念有以啓之君曾孫理琦與余皆同詞館遂屬爲文以紀之夫學校之在今日咸視爲不急之務而君獨若饑之于食渴之于飲一日不可廢者以視漢之文翁唐之韋珪或不多讓況　國家至治翔洽一百六十年矣

純皇帝創辟雝刊石經于壁與今

天子皆數幸學講求典禮孳孳如不及而朱氏之修建學宮適承其後其所以佐　右文之治樹正學之幟者又豈規規焉爲利百年爲德一方者所可比乎吾知江以南十數大府必有聞風而起踵行而不倦者卽以爲創始于朱氏也可

全秦藝文錄序

全秦藝文錄者吾友階州邢君澍官浙江長興縣時所著也長興于東南爲最繁君涖事數年刑清政簡乃以其暇裒輯宋會要及金石劄記等書又以關中自唐宋以來疊經兵燹昔賢述作淪佚者衆復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爲全秦藝文錄一書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共若干卷脫稿後卽郵以示余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彝尊經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而後知君不特能于其官卽著一書而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審又如此也夫全秦爲天下之首從古載籍無不權輿于斯易則文王上下篇詩則周南召南書則泰誓秦誓又且言禮則河間獻王言春秋則劉向劉歆父子皆號專門之學是也史則司馬遷班固皆三輔人子則道德經二篇老子入關時爲關令尹喜所著其所入關昔人或以爲大散或以爲函谷類皆不出秦地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凡詩賦一百六家而以高祖歌詩二篇武帝所自造賦二篇弁其首是則經史子集無不權輿于秦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已探其原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又居其半君之此書所以爲不可少也抑余又有進者關中地勢極高水之停注者少自秦漢以後無不引河渭涇洛數大水以溉田三輔之鄭白渠廣通渠龍首渠寧夏之漢延渠唐來渠大河渠皆是他若漢中興安則引褒水漢水蘭州則引阿干水灕水甘州則引弱水羌谷水涼州則引谷水土彌干川水涇州則引涇水汭水安西則引南藉端水肅州則引呼蠶水等以是溝渠之在甘肅陜西境者不下數百然百餘年來故道湮廢

水泉擁遏反足爲田畝之害者蓋十居其九焉地勢瘠而民氣愁職是故耳以君之學識官事之暇倘復能仿班氏志溝洫之例于關中渠瀆所在勤爲一書名全秦溝洫錄他日州縣長吏有能舉其職及實心爲民者案圖籍而疏濬之則有益于鄉里者又豈在元虞集京東水利明王恕漕河通志書等下乎余又拭目俟之矣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吾嘗作續吳地冡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菴名寶綸即凌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敕命及成化時賜諭祭葬之文故菴以名焉厥後子姓凌替日益傾圮一修于萬曆丁巳同里胡居士元嶽再修于崇正辛巳龔居士濟寰并爲置祠田繕庖湢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鬻于住持僧某碑磨于遊方僧某其僅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待詔達源見而慨然謀于里人并太常之父明工部虞衡司主事凌顯祠墓亦並修葺工始于嘉慶六年至七年秋甫竣將立碑以永其傳以碑文屬亮吉亮吉攷明史暨一統志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著錄惟吳江縣舊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彥光考授大興縣丞欽給勅命陞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貴贈尚寶司丞凌信字尚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載憲宗踐阼命尚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黎灝及妃彩幣灝遂遣使入貢是凌公未官太常以前又嘗爲尚寶卿並出使遠國也夫宣德成化爲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遂得致位卿貳與華亭之沈度及弟粲皆以楷書選入翰林凡金版玉冊皆令書之其致身通顯亦與太常等稱雲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凡有一藝之長無不可濯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嘗憶
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尚在翰林適琉球國王以嗣位乞封于朝掌院事者將舉亮吉以往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熙累洽之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遠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掌故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尚寶卿得擢太常或即以出使故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奮其沒也歷數百年祠與墓又頻見修于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阡訪寶綸之菴尚流連往復不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際均有過于人者乎亮吉既重待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爲記之

萬刺史廷蘭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所撰史事蹟見子黃目傳首所著又有坐知天下記掌上華夷圖等今不傳史官至商州刺史判留司御史臺傳列其生平所撰述不下數十種蓋史官南唐及宋初其時漢晉以來載籍尚未散佚故太宗修御覽等三大書及史撰此志徵引繁富多南宋以後所未見本即以地志論晉太康土地記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闞駰十三州記顧野王輿地記魏王泰括地志賈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圈稱譙周鮑堅李克周處陸機晏謨張勃鄧基任昉諸人所劄錄者多至百數十種史雖不善決擇然零篇斷簡藉是書以存者實多此其所長也至若地理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辭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寧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于此此其所短也甚者佛肸叛之中牟在河北而此於開封所屬中牟載入佛肸墓並云墓有二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即雲陽至以宋蒙門當漢蒙縣以唐陵當楚棠谿蓋以譌傳譌多不參攷如此性顧嗜雜家小說于洛陽下則載樊元寶爲洛水神附書潤州下載高驪山海神以酒醴聘外夷女等事意在徵奇罔知傳信是又非史例矣乃自序反譏賈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遺不知己之病適與之相反也然地理書自吉甫以後藉以考鏡今古聯綴前後實無踰此書宜其傳之久而必不能廢矣自元以來雖刊本不一然皆不甚精審此刻自宋影鈔本外能彙集諸舊本補其遺亡校其譌

舛于近日刊本中最爲完善則先生之有功于樂氏爲不少也刊成屬爲之序爰書其得失卽以質之先生

送巨超僧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序

余自辛酉歲六月始識焦山僧巨超與之久處知其心性明澈雖不涉世事而于世事無不周悉與世人交亦不離不合而皆得所以自處余心識之今歲春巨超以其鄉賢士大夫敦請之殷將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適余亦自洋川書院移講席于揚州梅花嶺巨超來謁別并乞一言以贈其行夫巨超浙人也今歸主鄉山方丈與昔人之官鄉郡無以異矣余家陽湖距邗上亦咫尺今之移講席于梅花嶺也與宋士夫之乞就近宮觀亦無以異不知實則有不然者昔人之官鄉郡或委政上佐或責成判司類皆食其祿而不預其事至宋人之乞就近宮觀亦不過質其祿糈雖有提舉點檢之名實亦無一事也而主方丈則不然今玉笥山雲門寺爲浙東勝地寺以內焚修諷誦者率不下數十百人其禪律之精進梵誦之嚴整均視一人爲統率脫聚數十百不守戒律之人而彼教中不能檢押適有一破度敗律者則將誰任其咎矣主書院講席者亦然揚州爲東南名郡四方之士來肄業者亦不下數十百人其學業之勤惰品詣之純雜亦視一人爲步趨脫聚數十百不知勤學不識立品之人而爲其師者不能訓化適有一踰閑蕩檢者則又誰主其責矣然則不知者或以方丈爲高僧習靜之區講席爲士大夫養閑之地又豈知各有專責與爲所必當爲者余與巨超又何得不彼此相勗哉然余居山中久疎懶益甚驟居南北衝要酬應紛沓心實苦之或不久卽當謝去而巨超之歸主鄉山也會稽之松柏鑑湖之魚鳥禪定之後顧而樂之其所得又豈余所可希其萬一哉其行速因率書所見以爲之敘

跋新唐書馬周傳後

余讀馬周傳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曰君之于臣益至此乎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上居他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云及唐白居易作長恨歌有臨邛道士爲明皇求致貴妃楊氏之說此不過情志溺惑者耳世猶傳爲美談乃漢武明皇用之于私昵者文皇帝則用之于賢臣且不特此也魏徵傳云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傳說或尚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三代以下推令主者莫不曰漢文帝唐文皇賈生之才又過馬周而文帝之所以待之者視文皇顧遠不及也然則百世之下才如馬周者或尚不乏讀周傳及諸人傳者吾知亦必有忽然而悲忽然而泣如吾之今日者矣

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作史者不可以不明譜系不明譜系勢必據各族之單詞以上亂歷朝之舊牒矜門族則有餘徵信史則不足其流弊豈特新唐書世系表等然哉又上而唐初所修晉書又上而沈約李延壽所修宋書及南北史亦皆有此失請卽以陶氏論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于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辭 國初太原閻詠曾著論辯之余又得顯證二云其一則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係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于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于五服之次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于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既見于前傳又嘗官武昌太守

不可謂不顯及不見舊史矣或又以命子一篇詳述長沙勳德遂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高勳業重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無礙稱述蓋漢晉以來文士皆然非獨淵明也顔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于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辯而知者矣九江陶氏舊譜明知其誤又強移侃十七子中岱爲淵明祖是又與本傳祖茂武昌太守之文牴牾益不足辯夫淵明爲晉世賢者其人與詩皆足千古又豈藉長沙之勳業始傳者哉是欲表章淵明而必非淵明之心也今後蕭陶氏世譜云出自晉康樂伯回則與長沙彭澤二支皆系遠派考康樂以後自梁及宋代有達人固無藉遠引二支以爲門望且茂爲侃子不見于侃傳中夫家之有譜所以信今而傳後也今既無傳信之書義當在闕疑之例是又亮吉之欲與名宗賢士大夫共商之者矣又況今日之家譜卽他時國史之所憑一失其實則後人何述焉今之序陶氏族譜非僅爲凡爲族譜者舉例兼欲告後之作史者慎無信單詞而失其實也

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

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偏天下己未歲余以罪戍伊犂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六千餘里所過鎭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繫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荆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眞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鎭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壯繆　本朝定謚神武余蒙
恩赦回過長流水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爲記其壁如左云

法式善祭酒存素詩序

一代之興必有碩德偉望起於輦轂之下官侍從歷陟通顯周知國家掌故詩文外復能著書滿家以潤飾鴻業歌詠太平如唐杜岐公佑明李少師東陽者庶幾其人焉少師雖家茶陵然其先世卽以戍籍居京師與生輦轂下無異也若余所見則今之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殆其人矣先生二十外卽通籍官翰林回翔禁近者及三十年作爲詩文三館士皆競錄之以爲楷式先生又愛才如命見善若不及所居淨明湖外距黃瓦牆僅數武賓客過從外卽鍵戶著書所撰清祕述聞槐廳載筆等數十卷詳悉　本朝故事該博審諦人有疑輒咨先生先生必條分縷晰答之不以貴賤殊不以識不識異也先生性極平易而所爲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及描摩名家大家諸氣習校懷麓堂集似又可別立一幟不多讓也余爲詞館後進承先生不棄前後倡酬者五年今余以弟喪乞假歸先生曰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余因曰先生之所居李西厓之舊宅也先生采擇之博論斷之精杜君卿之能事也然則他日撰述益多位望益通顯本學識以見諸施行者視二公又豈多讓詩文特其餘事耳余行急請卽錄是言以爲序

釋髦

髦見于詩柏舟者曰髧彼兩髦見于禮記內則者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鄭康成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

之象幼時鬌其見儀禮既夕者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其見于禮記喪大記者亦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髦之形象則鄭康成及孔穎達賈公彥皆云未聞今攷其制人子幼時髦蓋翦髮爲之今之幼童髮覆及額是也及長大則或編髮爲髦以象幼時之狀鄭注及陸德明釋文可證矣鄭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陸云子生三月翦髮爲鬌長大作髦以象之是也其制當如婦人之假髮今吳俗幷有不用髮或結絲爲之以覆小兒之首前垂至眉際後垂過腦于其上設二角俗名曰鬌鬐又譌曰多梳亦有祇結半邊者或卽古人垂左垂右之別其形狀當卽古之髦也孔鮒小爾疋亦以弁髦爲太古之冠杜預左傳注云童子垂髦按弁與髦雖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亦非髦知非盡真髮者蓋一則曰飾二則曰象又曰用則非天然所有可知況髦而曰說說又作稅皆爲說除之義與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稅服而入內宮孟子不說冕而行一例毛詩禮記正義又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是明其可說可著非真髮明矣然雖非真髮古人亦必以髮爲之說文鬏髮至眉从髟敄聲引詩紞彼兩鬏是也蓋髦本作鬏又作髳義並同釋文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則翦髮編髮義並可通詩之干旄秦之有髦頭虎賁漢之有髳令皆注髦于首又皆取覆冒之義其形象蓋皆倣髦爲之也爾疋髦選也髦俊也皆因文生義非髦字本訓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說亦可通

後魏書音義敘

十三經皆有唐陸氏釋文宋賈氏音辯以迄歷朝所著音釋義訓及古音古字補音補義等無慮數十種獨史則不然惟史記有集解正義索隱三家前漢書有十三家音義三國志有裴松之補注後漢書續漢書有劉昭李賢等注晉書有何超音義此外若新唐書董衝釋音既不載所引書名五代史徐無黨注又寥寥無幾更非何超等可比矣嘗以爲隋唐以來之史得失參半且卷帙浩繁爲音義者尚可緩獨沈約宋書魏收後魏書成於一手文既奧衍義例亦嚴尤不可無音義中歲以後補三國東晉疆域志等竣卽思爲之顧服官於朝凡三館纂述皆預名其中未暇及此也既又以罪戍邊垂雖不久赦還而精力漸短不耐煩瑣今春以事過宣城值同年生淩君廷堪以名儒教授此地坐次出近所撰魏書音義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而以爲實獲我心也顧此書音義亦有數難一則代北複姓及命名等類字或半出六書一則地形志真君以後所改西北諸郡縣名義例亦難概悉一則釋老等志俗字極多又多引浮屠氏等書非精通彼教者不足紬繹其義君則經史之外於道釋二藏本所素諳凡諸訓義證以中經參之內典又自方言說文釋名廣雅以降凡訓詁之在唐以前者無不旁搜畢采偏旁字畫之正俗亦一一抉摘其原蓋數閱寒暑乃成且能以其暇爲伯起辨誣洵屬史家所不可少之書矣夫唐沙門元應等注一切經音義既半引儒家而君注此書又旁資二氏又可謂不拘一法及無礙著書之例者也余雖衰陋然宋書音義亦粗有類例他日當付兒子飴孫足成之或可附君此書以傳耳

西圃記

西圃者余所居西偏隙地歲戊午自京師乞假歸以廳事隘因卽其地搆屋三椽隨牖之南北而六之前疏爲小池環以峭石牖之北則列竹焉今澹香斜月西堂是也未落成卽入都又遠戍絕域往反者二年既歸杜門省愆不更遠出鄰有廢圃友人復爲購得之距堂北僅數武遂築樓三楹樓之後架平臺以眺東北隅巽宮樓玉梅橋及

楊園陸園諸勝名臺曰曙華名樓曰卷施閣名樓以下曰紅豆山房樓前皆疊石爲小山石徑曲折蒔古梅及紅豆金粟青桐紫微共十數株春秋二時可慰岑宋左有廊通西堂發曙卽乾鵲噪其上遂名乾鵲廊迤西南得平屋二層因其舊而新之名其北曰更生齋齋有後楹列架藏所著地理書木刻于內名曰墨雲軒墨雲軒之右複道以通于南亦二楹名收帆港蓋于驚濤駭浪中得歸藏息于此是以名也嗟乎人生不過更蜡臘數十此數十蜡臘中所居又已三徙卽云定居此矣而衣食犇走去十之五仕宦又去其二戍所往來去其一則得居此者亦暫耳然惟其暫益不可不記況屋無定主吾子孫不能有則他人居之他人居之亦不可不知本末爰書以揭于壁俾後之居此者得以覽焉

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待詔加三級徐君妻吳安人墓志銘

余以壬戌十二月道出黎里始識翰林院待詔徐君達源幷聞其哲配吳安人之賢復素嗜吟詠所著有寫韵樓詩若干卷悤猝別去未暇授讀也今年三月余授徒徽寧兩府界之箬嶺地居萬山中忽見有冒雨至者則徐君僕也發君書始知吳安人已于又二月二十三日謝世瀕危屬徐君轉乞余志墓之文徐君諾之乃瞑烏乎余與徐君交僅半年何兩人者前後悼亡若出一轍耶按狀安人姓吳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珊吳江平望鎭人也年二十始歸徐君性婉淑能得翁姑歡翁卒哭泣盡禮所以事兩姑者益謹徐君耽讀書不甚問家人生產凡會計出納皆安人主之規畫井井暇輒助徐君校書或分韵至漏三下乃息顧體弱善病又疊遭父母憂益哀毀骨立今年春忽患痢不止竟以是疾卒年甫三十六病方劇適余與徐君書幷所贈詩安人尙令兩婢扶起讀竟乃臥其性嗜翰墨如此余嘗謂女子不可有才才過人則不寡必夭折否則或遘危險困阨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漢徐淑晉謝道韞唐封絢等十數人特其較著者耳余並世所見亦已五六人今安人得歸徐君相莊者幾二十年徐君負時名膺清秩中間惟官京師半年與安人別耳餘則皆彈琴賦詩焚香讀畫之日也卽此半年中從郵筒寄安人詩前後至二十餘首伉儷可云篤矣安人年纔未四十然子若女已林立蘭茁桂挺其長者讀書已有聲則安人不可謂夭居江南浙江之間東鶯脰西虎阜山水清絕時奉太夫人出遊則境不可爲困徐君家有桑三百株粟田五六頃安人經理之歲入常有餘則家不可謂貧倡隨得徐君不可謂非嘉耦性又聰穎詩文外繪事無不工暇卽發揮煙雲摹寫花鳥十餘年中得寫韵樓詩至數百首不可謂非奇福然則安人雖未永年亦可以自慰于地下矣若徐君則又何悲焉余妻蔣宜人亦以客冬謝世雖齒長于安人二十年然早困米鹽中更憂患末又苦疾病處境無安人之逸也安人子三長晉鎔年十二次晉錩年七歲次晉銘年三歲女三人徐君將以此年四月十六日厝安人于南胃阡其走千里乞銘于余者安人之志也銘曰

恆娥抱魄天姬織絲女子有才非云福之楚蒙悼亡芣苡傷病女子有才兼妨乎命禽魚花鳥畫奪化工煙雲月露思與天通三絕是嬗百憂亦攻蘭芳而鉏苗秀而揠凡似此者均不白髮斷炊寒食云以寄哀續命上巳魂兮倘來三層之臺百尺之榭定有吟聲出乎良夜

崔上舍金南覆車懸鑑引

天地之氣薄而後有豆疹蓋自唐末後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豆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豆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近世又有種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藥劫之往往至于破敗決裂余嘗譬之其病自至而死者令終者也其病未至而矯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無異于兵殺者也然則爲父者卽愛

其子爲祖者卽愛其孫不妨時其飲食寒暖以待其氣機之自發何必矯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太平崔君金南患其里俗信種豆之説懼其害者不一爰爲覆車懸鑑一書條列其利害于前洵可云救時之苦心保赤之要術矣以其立論多有與余合者爰爲之弁其首云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一寄張太守祥雲

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其證有五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廬江郡所統之縣至十二無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尋陽縣爲疑不知尋陽舊縣本在江北晉南渡後温嶠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尋陽縣下原注云禹貢九江在南二也試以沿江州縣計之今自池州府東流縣以上爲漢豫章郡彭澤縣地又上爲漢柴桑縣地東流以下今貴池銅陵諸縣爲漢丹楊郡石城陵陽二縣地又下爲蕪湖縣地幷無隙壤可以建置廬江郡三也新志所依據以爲廬江郡在江南者僅因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以爲徙王江北則郡必舊在江南故依此立説除此則別無明證也不知廬江九江之地秦漢以來皆稱爲江西蓋大江自今安慶府以下勢皆斜北而東故江至此又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亦云楚分江西爲三國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戸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元帝紀時戴淵在江西時淵以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郗鑒傳拜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是古無以廬江諸郡爲江北者廬江王徙王衡山正自江西而徙江北蓋衡山王舊都邾見史記項羽本紀邾卽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漢故城卽在縣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正在大江以北四也晉書陶侃傳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卽其證若漢書地理志言廬江出陵陽縣東南北入江卽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郭璞注彭澤西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此彭澤卽地理志宛陵縣下之彭澤聚非豫章郡之彭澤縣也水經注傳寫衍一縣字耳何以見之彭澤縣在漢陵陽縣西南幾四百里如果至彭澤縣入江則當云西南斷不可言西北言西北者水本從蕪湖界入江于陵陽正西北也三天子都在陵陽東南或言陵陽或言三天子都其實則一廬江郡本兼山水以名廬山既界江之中廬水又自南而北正當廬江郡東境爰取以名郡五也今新志于首篇沿革下言漢初爲淮南國統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漢時盧江郡江南之地不知于何時割去數語似未審諦爰書此以質之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二

又閲新志山川下云廬江有冶父山云卽左傳桓公十三年楚羣師所囚之地巢縣東三十里有梅山云卽左傳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蹟下府城同食館云卽左傳文公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處以迄無爲州之有漢陰陵故城廬江縣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誤自昔人者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慎縣故城在今穎州穎上縣西北至合肥之有慎係東晉僑立今以爲東晉分逡遒縣置又慎縣宋紹興三十二年避諱改爲梁是宋之梁卽晉之慎今列作二處是又今日之未及訂正者也其尙有漏略者如巢縣西北有櫜皐故城又有僑蘄縣故城之類是矣又有古今方名可以類推者漢縣類皆以山水得名今無爲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可知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而丹陽郡下又引桑欽言淮水出陵陽東南北入大江所出同所入同是淮水卽廬江水又淮水下流名魯港又名魯明江至繁昌縣境入江廬

魯音同魯港當卽盧江音之轉是千餘年來地理家所不能悉者今以源流道里驗之歷歷不爽既足破昔人之疑又可以補今志之缺想足下亦必助我稱快也再攷新唐書及十國春秋唐文德元年楊行密遣廬州將孫瑞攻趙鍠于宣州鍠將屯褐山斷行密糧道瑞因築五堰于魯港塞通江之水又可知淮水出江卽抵廬江郡境道本徑便故漢初取此水以名郡耳

明周恭節公文集序

文章之傳以其工也乃有無意求工亦不必求工而其傳卽極天下之工者亦遠不若焉則豈非文章之外又別有維繫于人者在乎有明嘉靖中以文章名者王元美李于鱗歸震川唐應德等不下十數人可云刻意求工矣然而八編四部以及震川類稿白雪樓集等人或閱而置之其愛憎又或隨風氣轉移焉獨至楊兵部椒山集沈錦衣青霞集雖寥寥一編而人之尸祝之俎豆之者無知愚賢不肖之異也則其故又何哉太平周恭節公之集亦猶是而已矣公得罪與楊沈二公同在請室歷五年所稍幸者僅僅不死耳然當其伸紙握管叩心泣血又豈有死不死在其胸中耶又豈知死之在他人而不死者或在一己耶蓋其激發于忠義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洞燭于古今成敗興衰利害得失者亦豈小儒淺學之所能讀公之文亦可以得其概矣余嘗數至太平訪黃山三十六峯卽山海經水經所云三天子都也又嘗尋陵陽江之源卽桑欽所云淮水班固所云清水其下流卽李吉甫等所云青弋江也山水之奇如此意其鍾靈毓秀必有大異于他處者顧太平自唐天寶四載分縣以後其能挺名臣之節著循吏之聲者實惟公一人與天都青弋競勝焉則魁士畸人之在世又豈易覯乎公裔孫先登從余遊曾導謁公遺祠祠正在山水間松柏林立百載後尚有生氣偉矣哉洵足與天都青弋共著不朽矣余昔在京師暨過保定亦曾謁楊沈二公祠其傾慕禮謁與拜公祠無異也既退而讀公之集有不能已于言者爰書之以爲序

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濟南府知府改補京員徐君家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爲武進人五世祖夔州府通判東旭以次子元琪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祖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生材父瓚乾隆癸酉舉人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大兵勦金川酋將軍温福于木果木營失事瓚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兩世皆贈如其官君兵備君長子也性開敏自幼時讀書卽曉大義受業同里檢討李君英之門盡傳其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兩應省試不售遂入都以辛卯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分部以主事用尋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明年以父難奔喪歸服闋擢本部員外尋轉郎中其閒隨原任大學士三品銜李公侍堯至湖北審辦事件君條分縷晰務得實情以是知名京察一等選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萊州邊海俗刁悍難理及君蒞任民情翕然未幾以州民張子布事落職繫獄子布性闒冗娶羅女爲婦子布外出婦弟有艮將姊轉鬻他所子布歸詢婦所在子艮無以對遂相與毆詈有艮強毆子布斃時有艮母在側有艮恐母漏其事因并毆斃母有頃子布復蘇有艮遂以母死誣子布知州事郭某卽據原報申轉君廉知情實駁令改正郭某堅執不從一方大吏爲郭所蔽反以失出罪君立奏削君職繫濟南府獄事且不測君劄案牘尾作訴狀令所親赴刑部控告有　旨令尚書胡公季堂侍郎吉慶公赴平度讞其獄讞日忽非時雷電大震一府官吏失色有艮不待刑詢卽將弒母狀盡情供吐事乃大白卽日復原官旋調泰安府知府尋又有泰安縣民張承宣夫婦一案承宣爲張培嗣子素不爲父母所喜培與妻朱氏及張成文等共商將承宣夫婦勒死移屍一里外菜園內以自縊報縣又誣縣學生薛枝與承宣婦姦爲培夫婦猝遇遂羞愧自盡君細核情節不符移獄府中親讞之逾月

始得其實縣亦堅執原讞不從別請委官檢驗迨發棺日傷痕與君所指一一不爽乃抵張培等罪君在山左屢平大獄益有聲遂調濟南凡諸府有疑案必委君覆訊無不得其情而止君見地明決又善揣度情理遇疑難事他人血膚不能決者其真僞曲折君輒以談笑誘勸得之平反凡數十起傳者以爲神明同官屬吏亦自以爲遠不及也任首府遇事無所讓又素戇直屢以事與大府爭執大府雖以計典薦君心匆善也及君入覲純皇帝尙憶君平度州事卽　命記名遷有日矣大府忽摭君他事鐫君數級迨事白得開復君遂以母老呈請改京職得　旨以部員補用尋卽乞假歸養逾年母楊太恭人始卒君居喪盡禮服闋未及赴補今歲春夏忽患痟疾至冬病益劇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五十有七君居家孝友坦懷無城府與人交不擇流品人皆樂其平易然素持繩檢者亦以是少君尤工書生平作詩至數千首類皆直寫胸臆不拘拘古人格律至其歷落可喜處一如君之爲人今所存百二十硯齋集是也平時達觀過人里居日常賃地一廛卽料量竹石位置亭館然賃券實不過二十年人或泥君君笑曰吾以寄興耳二十年後豈復有所謂徐大榕哉余嘗舉以告人曰若徐君此言則士大夫之求田問舍規規爲身後計者可不必矣君娶于姜封恭人子三維馨國子生早卒維賢世襲雲騎尉仍準生員應試維榦年甫二歲女二長適陸某次字歙縣程氏尙幼余與君同歲甫出塾卽訂交自居里中及京邸君處事或失當未嘗不規君君不以爲忤也今其遺孤以家傳爲請爰不辭而爲條係如左烏乎余自成童日里中之友與余同歲者至十數人十年來相繼殂謝惟余與君在耳今君又卒而余復悼亡日近濡筆述君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

禮社薛氏宗譜序

黃帝二十五子一任姓其先奚仲居薛爲夏車正禹就其地封之于漢爲魯國薛縣今爲山東兗州府滕縣地縣東南六十里尙有奚仲山李吉甫云奚仲造車于此是以名也薛之先最顯者于商爲仲虺祖己于周爲文王外家武王克商復封于薛春秋時薛伯是矣于漢爲御史大夫廣德于魏爲鎭東將軍安都于唐則曰訥曰稷曰超皆爲宰相曰仁貴曰嵩曰平或爲大總管或爲節度使並見新唐書世系表而其支分派別者則又有南祖北祖西祖分地徙居者則又有河東新蔡沛國高平此薛氏唐以前之大略也然以余攷之周秦以來以薛爲氏者亦不盡皆任姓之裔戰國時齊田氏封于薛再傳爲孟嘗君後子孫亦以薛爲姓又字書無薩字攷菩薩二字皆以草受名說文云薛艸也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宋張有復古編又云薛別作薩非是今之以薩爲姓者又本皆姓薛或得姓于草或得姓于二氏取扶薛爲義是又與任氏田氏之薛判而爲三矣且卽以吾鄉論有義興之薛有江陰之薛有無錫陽湖分界五牧之薛姓雖同而宗派別亦不可強而同也今禮社之薛實由江陰而分自宋以前世次雖缺略無攷而元明以來則條分縷晰昭穆秩如謂非名宗之多賢士大夫而能若是乎夫略其所疑而詳其所信作譜之法與著史同今之序薛氏之譜不敢定其爲出于何姓與析于何房蓋其愼也卽所以爲禮社之薛傳信也時嘉慶八年歲在癸亥秋孟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閥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即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裹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于我寧得脫耶前一事余值　內廷日　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　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

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　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　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　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鬮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稭料山積牛馬雜遝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芻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稭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廨即諭傳巡撫恭請　王命弁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跽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寧塞口所恃者稭料今稭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尚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即命褫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稭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滎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馱稭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稭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詼諧因指二牛曰豢養若數年

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恇弱至此駞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窺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即使二奴居後廨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贏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廚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　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　三天中檢視諸　皇子日課忽　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即行馳到日已過午即時　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僨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即對曰日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即日回可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即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綆斷即棄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　東華門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藎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侫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寧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　廷諍　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繹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藎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　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幷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　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告語曰裘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　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憇賓客門下士往來者于閽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閽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即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定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既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尚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覘知之即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飫天廚須充食之人豈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尚未食不獨客也客意

乃解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為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即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即挈孝廉巡歷聽事側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啓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即速詣聽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即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即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即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為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為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為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闊目如此然無礙其為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覓進之士及以賄交者不開閤款客矣前一事袁布政鑒為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已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為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為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為同歲生也屬余迓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為江南總督非所長為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鹺使巡漕榷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還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為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為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為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裒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俟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涖任不為置酒則太恝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柔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為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媼為饆饠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即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為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為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饆饠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

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傔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尚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書朱學士遺事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黃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督課士子余與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于　朝乞刊三字石經幷求校明永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搜采遺佚校正缺譌凡宋元以來所亡之書于永樂大典編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十百種實皆自先生發之也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幷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不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于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辦色即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二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即飛步去所與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諸君幸正之因頻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即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飲博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書畢宮保遺事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　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幷候榜發耳湘衡書法中下即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

黄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
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
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
年讀卷官秦尚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　呈有十二本非故
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　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
班日行立敧斜特　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勵窘甚知講官中
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
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畢回坐　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
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會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
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
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鉤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鈞禮每日
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己也厲威嚴不得
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
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
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
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
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
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
某者衆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
欲與共處則亦有法因別搆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
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
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于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
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
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直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
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
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汙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
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
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嬾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
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
幺麽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汙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
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鹺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
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
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尚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
服闋特　旨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
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謔
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閧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
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留語數日曰汝
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
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

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余視學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曰晚會讌公所尙慍見于色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況公不讀左氏乎王人敘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鬚髮畢白余時報滿將入都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則顱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　旨賜祭葬弁建碑墓上余時正派撰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曲折亦檃括爲敘入云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共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詼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

不能柰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　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稗官中事相謔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鍰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三月余自伊犂蒙　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壠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玆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寧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淩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幷入己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寧縣丞丞廨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寧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歙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寃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名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牋奏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感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己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算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桉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共作方御史錢灃之特

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纍纍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舁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黷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卽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秏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時同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夫忘其名項君故浙江巡撫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憂擁妻妾居會垣幷日事讌會爲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嗤之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運蹇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卽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日王甘肅冒災賑及監糧案併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項獨送至鎭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清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反在君吾愧君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寶此不忍舍故尙在耳以贈君倘入都後蒙　恩不死異日必措萬金贖硯復賦詩一章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橐稍裕感王意別購一室貯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毀于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夭絕無一終饗其利者余嘗謂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要領復絕徒使己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甚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卽嗣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癸亥三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者戒

新修篛嶺道記

篛嶺界宣歙閒爲歙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逶迤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閒者蓁莽塞天地藤蔓翳日月澗水犖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陰翳晦莽則蛇虺穴之狼虎窟之盜賊奸宄竊發者亦必于此焉統計一歲中顚而踣以迄遭援噬攫網利刃白棓殞斃者常接踵兩府皆視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歙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一囊一繖恆自負戴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上下道然力不及也後五舉不售遂儒而兼賈生計稍裕卽決意爲之薙莽鑿石剷峯塡塹危者夷之狹者闊之幾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復自新安江輦載浙石青白堅久者補之長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隨道之廣狹築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蓋蓄數十年心力甫得就焉卉莽去則搏噬者無所容道路夷則奸宄亦無可託足于是行者始不避晝夜不慮霜霰霖雨往反百里均若行庭宇閒又慮道渴力乏之無所憩也嶺半本有舊刹狹陋過甚復興工庀材築樓數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憩渴者有所飲莫夜者有所棲宿而君之心計亦瘁矣嘗讀宋史南康軍有大庾嶺道尤險阻宋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漕廣東乃淘土爲甓各甃其境仍夾道種松以休行旅又立梅關于嶺上以分江廣之界夫同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驅遺民夫然尙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爲不克爲者竟以一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

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歙道出于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子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圮壞庶幾能承先志者

洋川毓文書院碑記

洋川毓文書院者旌德縣洋川鎮人譚君子文所刱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爲常五十後家稍起即割其資之半刱書院于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爲及書院既成走數百里延師儒之有名者主其事而折柬招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業其中購横舍百間各有床几各置戶牖庖湢負笈至者若家焉規畫井井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刱建者無異君又節嗇衣食時市珍異以饋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簡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士之能讀者于是始之笑君者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横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讌游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即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戍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歸之二年君又遣冢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讒謗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次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其報矣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二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天山贊

自涼州以西抵伊犁凡七千餘里地勢積高天形轉下其橫亘南北界畫中外戴雪萬仞排雲百重半嶺以上靈禽不飛百步之外晴霰尚炫者皆爲天山亦名雪山北人所呼爲祁連山也夫天者特積氣耳今祁連諸峯尚有出積氣之上者又況外則磧鹵中藏秀靈松樠芝菌延年養生之藥無一不備寒暄晝夜風雨晴晦之節與外適殊縣溜飛瀑高逾石門雲液石乳百倍天目而世人不之知逸客不之訪者豈非以徑路絕遠逾流沙瀚海火山風穴之險始足以盡其奇耶且漢世雖嘗通西北國矣然票騎浞野挺劍持戟既無意于搜奇博望定遠鑿空進孰亦不期于攬勝是則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寧不待千百載後懷奇負異之士或因行役而過或以遷謫而至者一發其底蘊乎夫太華太室僅中土之奧區南條北條又此山之支絡爰爲之贊曰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居延萬古積雪無人及巔其標挺外其秀貯腹松樠撐拄高出若木我登支峯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瀚海贊

自嘉峪關以外皆屬戈壁古所云瀚海亦曰流沙亦曰大漠亦曰鹽磧今略計之玉門敦煌安西哈密巴里坤奇台古城薩木濟阜康烏魯木齊瑪瑙斯呼圖壁綏來精河伊犁之頭台二台三台以迄鎮堡所在三道溝疏勒泉格子墩長流水松樹塘菩薩溝肋巴泉三箇泉木壘河安濟海滋泥泉四十里井蘆艸溝等有水艸者不過二十餘處餘皆戈壁也平沙漫漫寸土不入極目千里殊無遁形陰陽未分霜雪不積禽畜則四足二足以上艸木則一寸二寸以下飛鳴杳然萌蘖頓絕水泉則遠至三百里五百里方可負汲程途則久至二十日三十日亦皆露宿甚則怪火時出光逾日星陰風倏來勢撼天地鳴沙逐人則迅雷無其厲也飛石擊客則霜刃無其銛也烏乎此亦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域南北乎蓋凡不火食而露處前後至六十日方抵戍所爰爲之贊曰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無曉人行著沙如螘之小一風排空車軸競飛十里五里愁無據依白氣周匝元雲盪摩時出丈火曾無勺波

冰山贊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適葉爾羌西藏要道其冰一日數拆亦終古莫解高撐層霄下絕九地能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人馬半道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閑者開合既倏孰窺神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于斯雖蚑行螘步蚍枉魚譬咸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以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巔者又輒聞百丈以下弦管絲竹嘈嘈並舉聆其清聲絕肖子夜或以爲流澌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斯亦卒莫究其奇矣主宿頓者必日撥回戸二十鑿冰棧冰梯以通過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訝其靈異又莫測幽隱爰爲之贊曰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閑冰梢爍日波末閃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闐北走大宛洶洶隆隆地軸半拆熇熇爍爍天宇五色

淨海贊

未至三台數里有水焉廣闊可五百步深至無底有島嶼無委輸不生一物不染一塵投以巨細頊刻必漂流上岸土人稱爲西方淨海譯名賽爾謨淖爾是也余自烏魯木齊以來盥沐久廢又欲休馬力

日步行半程足亦繭栗驟聆此名殊愧塵垢爰稅駕路側餐白雪以洗心藉行潦而盥手然後進焉則見百樹之葉隨雲外馳四山之禽譬霰東邁若有所避不容稍遲心始異之及抵其境則西南北三面盡皆雪山中波外沙儼欲分界流既百折綠若再染怪石林立頹峯斂容晷刻已移心形並澈歸途則又值仲夏上旬涼風蕭蕭弦月欲落攜此枕簟坐臥岸側不復就舍館矣山寡別木惟松之竦而上者岸之雜艸惟莖之翠而圓者塊坐無事因歷數宇內靈川秀壑笠屐所至者或同茲幽奇實遜此邃潔誠西來之異境世外之靈壤矣爰爲之贊曰

雲分電擘山空月華中有綠海旁周素沙奇峯倒影幽艸舒芽時飄遠磬時墮空花百步之外靈禽不棲十里以內驚塵詎飛赤日縱炙元霜不墮庶幾成連抱琴來過

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帆東飛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尚無期日高閣雨坐益難爲懷整理故書因得足下南潯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疎意親貌遠神近前在絕域尚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閈乎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詰人足下所知也然僕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尚碎況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晝不足續之以夜又遭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花一艸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況春社以後上巳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花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薺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獨行故擾野鵲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埜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花朝睥睨寒食溪魚貫綠園筍鋤青酒白風簾蔬紅雪徑當午讀史淩晨注經攜朋日旲語鬼宵半窮晝夜之觀極淋漓之致其樂本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于滋味尚不盡忘然而霜前斫膾人效其方雨後墊巾世傳爲法每至廛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尚健神明不衰徒步之遊尚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尚有應童子試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　禁林出則握節方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訓詁粗識吟詠執贄之鶩盈于軒墀問奇之酒充塞庭楝訪竹別墅多留劇談尋花東鄰咸喜過望雖灑掃應對教非西河而磨礱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之所歉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臻七以爲當待之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腰領
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即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曜積雪百丈流沙萬里汗血之馬兩斃于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冰與天接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蜧成陣飛如猨猱山魈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志奇曾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星馳已過百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若乃一出一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訝諤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歷方得稍弛負儋歸臥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臥遊宵魂不寧尚歷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
德暇即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于未死之日不辜
國恩奄忽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敢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伯

則同歲然皆馳騁皇路雅志用世束帶終日腰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于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既精楮墨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慊于足下哉俟足下歸尚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轂雨既屆庭花亂開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遊京口南山記

余自返遐荒卽思屏跡徒以邱壠在望松楸未盈縹緗滿前讐校待畢以是尚局跡塵市偶影妻孥然比之再蘖之木對林櫟而顏慚拔心之艸值樵蘇而志惕勢使然矣杜門省愆遂已閱歲今夏六月始近爲百里之遊避暑焦山者旬有六日此山產于江心四面遼絕東瞻海門百里而遠晴雨昏旦心焉樂之獨恨無奇石峭壁可以跨淩星辰隱顯日月且半山以下土氣純濕蛇虺入波黿魚上岸幽翳荒遠非能久居初秋復泛太湖遊洞庭東西山往返浹日然石公奇矣而巖壑殊淺林屋邃矣而奧窔太深一則參居半天易盡一覽一則深入九地回皇萬端蓋縋幽鑿險之方非養性樂生之境矣若地近而勢阻迹幽而心逸者其惟京口南山乎夾山招隱鶴林皆六朝以前舊刹也益之以蓮洞之幽奇獸窟之雄峭八公之清邃九灣之曲折山不甚高而石脈萬竅水不甚廣而泉靈一盂林壑之美無心自呈日夕所需不求已給升山采菌便可盈斛沿境拾果先能滿懷故人馳書時貽京口之酒同學問字頻饋新洲之魚此則京峴左右實包良積書之巖漏湖東西爲龐公上冢之路不亦去住兩便心形俱逸哉夫人生恆幹七尺有所自來浮蹤百年倏焉已往而必欲于闤闠之中房闥之內奄然待盡識者惜之此昔人所以寓悲于鐘漏寄興于駒隙也遊凡三日同遊者僧三人焦山方丈巨超攝山方丈今退居放生池靜室慧超夾山首坐恆讚導遊者僧一人吾鄉天寧寺知客耨雲也是爲記

天風動地水氣漫山月缺窺牖星疎掩關禽聲分樹蟲響各灘初芬巖桂猶芳砌蘭疲蹤暫歇獨鶴與閑

右竹林寺贊

前惟竹林此則經藏百盤斯陡八牖以曠披帷孤眠攀樹遙望沙日以飛江日以漲金焦兩丸如流岸上

右藏經閣贊

松濤驅雲竹屋披霧花纔破暝石已斷路如古畸人中含感怒嶔嵜歷落底蘊悉露一寸靈臺湛然可覩

右獅子窟贊

桑下三宿松間屢來崖虧日漏樹劈門開花光作鏡香霧成臺雲心頓剖石脇疑摧人方躑躅鳥亦徘徊

右蓮花洞贊

雖無樵蹤時有墮果雲從東來影赤如火幽禽欲出密葉深鎖蒼蒼八公終古常坐庶惟淮南配此江左

右八公洞贊

良朋雨絕飛鳥星散攢峯霧隱突谷霞爛我思古人夜半始飯裁紅爲羹翦玉作饌（山僧製秋海棠玉簪花作羹殊有風味）風鈴乍歇星閣已旦

右深雲菴贊

初陽上山行客下嶺縋幽匪奇恍墮智井青蒼既合日月斷影披帷一僧意若修省殘燈熒然蜥蜴據頂

右招隱寺贊

飛仙故址選佛名場山頹以曲徑削而長千年花朽六代泉荒猶餘紺壁都帶斜陽瓜花繞屋復此深黃

右鶴林寺贊

遊消夏灣記

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人定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涼風參差駭浪曲折夜四鼓甫抵西山泊所爲消夜灣者橘柚萬樹與星斗並垂樓臺千家共蛟蜃雜宿雲同石燕竟爾回翔天與白鷗居然咫尺舟泊水門岸來素友言采蔆芡供其早餐頻搜魚蝦酌此春酒奇石突戶乞題蟲書怪雲窺人時現鱗影相與縱步幽遠攀躋藤葛靈區種藥往往延年暗牖栽花時時照夜晚辭同人獨宿半舫蓮葉千幹遊魚百頭怪響出波奇香入夢蓋至夜光沉壑湖浪衝霄悄乎若悲默爾延佇此又後夜漁而燕息先林鳥而遄征者焉是爲記

遊城北清涼山記

夫蒹葭盛則吟蟲集矣雲霞生則爨煙絕矣猶復紺宇斜出瞰臨流之舟青藤上緣接過嶺之樹于是縱睇幽遠悼歎今昔連山青而百里夕陽紅而萬狀艸露炫目天風振衣聲搖鶻巢影入雉堞蓋曾不半日而城北之勝已俱覽焉菴名隱仙樓則掃葉北登翠微之亭西泛莫愁之艇升阜陟岡遊禽輸其捷鳴榔鼓棹潛鱗訝其狂陰谷蔽日流螢已飛長林無風密葉自下金粟數樹與松花競香秋棠千株共玉蘂比潔泠泠瑟瑟涼生秋初寥寥蕭蕭境出塵表興盡而返途窮乃歸經黃公之酒壚（亡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指徐君之墓樹（謂袁大令子才即葬清涼山下）歡悰方延哀緒忽振蓋數君者靈爽尚接笑言如生而墳土已三尺矣既傷曩遊復念逝者同行孫君星衍汪君爲霖陶君渙悅亦並有懷舊之感相與彈琴賦詩盪此哀鬱迨至白日入地紅燈燭天始復聯騎以前接坊而過臻于快園復預雅集亦庶幾曩哲投轄之旨古人秉燭之義焉是日也孫君等各賦詩而亮吉爲之記

仙桂兩樹吟廊四周中有道士翛然寡儔沉沉冥冥夢與天遊臨春結綺幻境都收四山歸雲琴出樹頭

右隱仙菴贊

萬樹蔽谷朝曦不通青苔緣堦直至閣東僧飯一盂案有鳴蟲秋燕睇之低飛行叢誰開西窗天風掃空

右掃葉樓贊

清涼之西壁實陡絕一亭橫空揖日及月高攀雲衢下俯石窟松杉千樹沿逕蒙密人行既難鳥亦數歇

右翠微亭贊

樹杪見水行殊周遮入門登樓東西采霞斜陽新月分照十家白鷺之渚偏棲晚鴉古情乍鬱回路方睽

右莫愁湖贊

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余以辛酉秋仲送客白門事畢欲歸吾友孫君星衍送我臨江之渚時日乍過午相與舍舟登陸攜一僧一童徧歷幕府山十二洞厓層岫衍川虛谷靈雲浮景沉林隱花顯遂爾心遊于虛神會于默光景倏忽遊蹤回皇蓋僕行天下多矣川陸之勝寓目八九巖壑之美羅胸萬千顧茲賞心久失交臂未嘗不歎江表之境至此極焉其峭也如斜行升天遽握斗柄其邃也如再轉入壑先聞飈輪其紆也如蝸角已出仍盤羊腸其險也如熊檣甫離更入虎坎又或石頂裂穴形如彈丸厓旁闢扉削若永巷衆壑既美層田亦奇其高低不齊赤白閒出如墮星而圓怪火而裂者名曰榴田其入地而紫逼天而青懸厓挂壑五色濛冥者名曰蘚田其幹虛而員節厚而錯叢生水眉迸出石腹者名曰竹田虬枝鶴蓋兩兩夾擊不風而吟聲出金石者名曰松田隨波離離影界水陸下拂魚尾上憩鳥足者名曰葑田以此五田間茲十洞遂復隱顯不測涼炎互殊削壁萬仞腹背裂而通樵浮雲數重中央虛而過鳥樓臺東西以雲氣爲界畫巖岫曲折準鳥

巢而升降梨桃多于粟米魚蟹富于葱韭者焉晚日汪君爲霖孫君星衢接踵而至于是蠟屐既停蒲帆又舉載酒涉險並舟浮江霞采極于新洲風棱生乎瓜步激電搜海魚皆上潮寒星點波豚不拜浪螢光浮沉沿岸遠近飛羽啁哳隨波上下半圭之月倏爾西行雙槳之舟逝將東邁小史羌笛長年吳歌矢晨露之詞衣夜行之錦樂且無極舟行不停視謝公之于牛渚供奉之在采石殆又過之蓋較量絲竹所以陶寫性情指揮煙雲亦以跌蕩山水古者之樂既不讓夫有逢後來之遊庶可貽于無盡此又山靈鑒之江水司之者矣是日三鼓遂濡筆而爲之記

陰房不晨夜壑無晝莓苔中滿蝙蝠四走巖腰偶開日脚忽漏危泉爭涌怪石獨瘦人行無聲龍蟄其右

右三台洞贊

四山流雲競入一門貯之不盡時復吐吞巖巒積勢藉此作根幽扉半開上有掌痕風泉夜朗煙景晝昏

右流雲澗贊

一石作壁孤淩青天衆峯西來意態亦閑山腰出樵禽訝其仙危轉百級無能及巔誰于幽絕嵌此華軒

右永濟寺贊

天與水泊曠無端倪一峯將頹四壁絕依如鳥而翼亭亭欲飛再轉翠壑孤升丹梯月露渥頂天風灑衣

右燕子磯贊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夫燠館涼軒可以適體矣而必委心于邱壑佩玉垂組可以章身矣而或寄意于樵漁是以朱門之內奇石因而磊砢丹楹之旁珍鳥于焉翁集杞梓構室必名之曰艸堂檀欒斲窗爰號之曰竹屋于以知宇內之榮觀必參以塵表之遐想始足盡幽奇歷落之致乎然其道亦有二焉山陰若邪鄭公采樵之里也襄陽峴首習氏種魚之宅也或因彼故廬創爲新構釣遊所在鱗羽因而改觀桑梓之邦魂魄以之生戀此則仁人懷土之思也抑或齊國男子忽遠占乎富春平陵高隱乃借廬于吳下東嶽道士至西嶽而幽居南山丈人或北山而訪宅以彼勝懷未妨隨地則達人夷曠之致也若賓谷先生青芝山下卜鄰圖之作倘亦是乎雖然先生嘗雅意于西谿矣就萬樹之梅于焉築室擘千枝之藕遂以蕩舟亦實極左江右湖背陰面陽之勝覽焉未幾斧斤不戒名勝久虛孤山之鶴倏爾移巢靈渚之魚從而徙窟而必欲就十畝之桑爰構百人之舍識者以爲過矣此青芝山下之所以改卜也其地也環之以笠澤拓之以吳淞極之以巨浸有海飛天盡之觀焉其山也引之以天平扶之以硯石達之以包山有雲興霞蔚之概焉又且土膏之沃畝或數鍾山木之饒枝皆十丈采蛤之港通于螺田撈蝦之渚閉以蟹斷香成海而百步魚跳波而十里此實海濱之奧壤山側之幽構焉樂子蓮裳萬子廉山鄉里素心漁釣之舊侶也心期有年結鄰此日于是衡宇在望笠屐互通分明月于檐前合湖光于鏡裏如欲學道飛舉則靈威之丈人如欲泛宅浮家則天隨之逸客有不應念而至招手以來者乎況自湖而西即僕蓬茅之宅也挂席甫竟已抵乎溪橋芒鞵一攜便通于竹徑絜中泠之泉煎顧渚之茗市南潯之酒烹平望之魚相與登穹窿陟縹緲看雲半起眺月初升讀畫崇朝鳴琴中夜述燕臺之軼事則耆老咸驚創吳下之新聞則儒流過訪蓋紀事之筆與垂綸之竿雜投學仙之書共經驗之方兼貯洵可償塵勞于夙夜生神智于俄頃者也是爲記

姚春木萬里圖序

夫志在用世者朝辭衡門莫睨魏闕徘徊九衢之上躑躅三殿之側倘十上書而不遇則以君門爲萬里者矣志在出世者冠星冠服羽

衣餐日月之始光蘊陰陽之宿火倘丹九轉而未就則又以碧霄爲萬里者矣若是者希難得之遭冀未來之遇霑體甫竟卽雅意于遷除齋心不能遽縈情于沖舉其爲萬里不愈遠乎若夫羇旅行役之萬里也悠悠我思煢煢在疚卷回風而逾迅見曉月而亦怨嵩華僨面不賞其奇峭而厭爲紆回滄溟在目不覘其汪洋而畏彼危險秦鬟元于越地楚足繭于燕郊此則朝吁莫愁月怵歲惕之萬里也至若放臣逐客之萬里則又可言焉縲絏未除出國門者數驛薪爨既絕距沙漠者百程天非敢呼而蒼蒼者目已極地豈能縮而莽莽者脛已疲山鬼一足同其步驅妖禽九頭引爲弔客此僕之所身歷者也若足下萬里圖之作也無前之覬倖無後之艱辛英偉絕特之概于枕席便安遇之驚心動魄之觀于眺覽從容得之此則奇福種于生前而壯遊成于俄頃爲古人所絕無僅有者焉蓋足下齒未及毀譽已起于門庭冠甫可加名先隆于遠邇從宦則弭戈元甲洗兵于峨岷遄歸則赤米白鹽裹糧于梁楚秋賦南北恣其遨游趨庭東西籍以登涉果下之馬行遲速而靡計楚南之艇泛晴雨而不常綜而論之黔靈劍閣足下陸行之萬里也長江洞庭足下水行之萬里也太華之巔岷山之麓足下夢遊之萬里也東海之靈奇南雲之浩渺足下神遊之萬里也足下貯四萬里于胸中又且目之所及心能寫之心之所及手能達之是則嶽有五不足罄其奇懷瀆有四不足殫其逸趣竦肩之侶庶有盧敖繼踵之儔或惟禽慶而已僕之遇足下也在明聖湖之側足下之望僕也在祁連山之西遇亦可謂奇而交亦可云雅矣然則萬里圖之序非僕之屬而誰屬哉今日者杜門閉居飛鳥絕跡溝水既斷舴艋之舟不來園蒿怒生轆轤之屩亦朽去者如夢來者如塵亦惟借足下此圖以爲臥遊之具云爾

三益齋銘及跋

持訪祕籍攜遊名山藜鐙校閣松明掩關秦鏡號齋漢瓦製硯鴟吻尙張龍蹲倘見

右漢瓦硯銘

其圓若升其陷若井殉玆口腹幾斷要領過期不貳悔或可追庶幾昕夕視此雲雷（上有雲雷文）

右漢銅爵銘

虹飛知姓墨潤識晦覘天月日視鏡向背乩文周郭古意在鼻星仍暈綠字尙流漆

右漢漆鏡銘

三器皆漢物並二十年前于西安故市上得之自此常挈以自隨未嘗暫捨己未秋獲譴自請室出戍伊犂行既迫促衣履皆不獲具可云無長物矣而瓦硯漆鏡尙攜以共行惟銅爵則時已戒飲獨付兒子賫歸庚申正月望日行未抵烏魯木齊五十里猝中寒疾欲死僕人已布籧篨斂手足矣殘喘未絕尙屬從者以二物爲殉嗟乎可云嗜之癖矣夫古人患難生死之際妻子僮僕一不克自隨而杜伯山獨拳拳于桼書古文趙臺卿又諄諄于四賢之畫象何所見之不廣歟然古人亦有念微時之敝簏敗笥遺簪墮珥者或亦仁人不遺舊之一端也是年九月旋里三物既已合幷因鑿卷施閣北楹貯之幷名曰三益齋而各爲銘因以自儆云

擬小言賦

壬戌八月既望有觴主人于西堂者薄醉偕諸生暨兒子輩升山椒穿石廊憩乎風雲之閣時酒渴思飲主人適遊九華歸攜霧露之茗因謂諸生曰有能爲宋玉小言賦者沃以巨甌諸生欣然略一搆思卽歷級而進汪瓌曰體無形之妙質乘野馬以遨遊結蟭螟之睫馳驅針穎之頭百離朱兮莫見寧象罔兮可求兒子符孫曰托迹飛塵之末遊覽秋毫之端偕童冠兮並往猶馳騁而厭寬壻繆楠曰細過輕塵萬物莫可方象眇逾毫末秋陽無以鑒形呂偉標曰馳萬馬

兮秋毫巔嘆寥廓兮杳無邊呂培曰以芥稃爲乾坤騁蟻穴之萬里行於其中茫乎百年莫得其止呂璽曰極邊之國有幺小之人統六軍以出戰渺一隙之纖塵揚旌拂天離婁莫覩其影大響振谷師曠未聞其聲譚正治曰駕舟蠅髓兮若博望之探天河馳騁蟣腹兮若章亥之窮地域猶恨宇宙實無窮怪其前者馳不疾諸生賦畢主人亦曰揚一塵于蟭睫兮兀若昆侖之丘噴微嚏于蠓鼻兮浩如滄溟之流析百分之芒穎建九層之危樓眇眇乎新生之毳末兮上已具乎山海九州而未已也以遊絲之莖貫七曜與列星以鍼鋒之所值書廿史與九經黃帝所不能識以咨杳冥杳冥茫然時睒其睛自少迄耄晴晝月午究未嘗一見其真形諸生皆曰善因以玉川之數前爲長者之壽諸生亦並得啜之譚正治呂璽復得倍飲焉方欲抽奇思各賦大言日方半辰天忽晝晦塵飈鼓其前雷霆出其內童豎股栗或向或背懸流百尺響若列碓皇然懍然因不敢賦大言而退

勸學銘

友人構兩齋分授其二子并屬爲銘以詒之

焠掌刺股其塗本分一以希聖一思徇人氣食萬牛力馳六驥吾何所師蚓用心一

力田銘

朝作夜輟志在闢壤帶經而鉏念已涉雨思收拙効巧所不務布穀布穀恥學鸚武

陳姬吳荔孃壙志銘

吾友陳明經蔚有別室曰吳荔娘歸明經甫一歲而卒明經傷之乞余爲志壙倉猝未果壬戌九月雨夜偶檢案頭得荔孃所作蘭陂剩稿讀竟憮然曰是其慧業或可傳矣因據明經所作傳略爲之志曰荔孃福建莆田人父農家粗識書義荔孃幼卽喜從父讀年八九卽學作五七言詩桼室之智可云無師椒盤之詞是曰夙慧然性絕愛潔每獨處一室其窗櫺几榻之屬光可鑑也香焚篤耨日必數周米飯桃花晨無半合尤異者閩俗尚鬼荔孃獨不然歲時自展敬祖先外無所拜也姚江幼女不事婆娑之神清源小家尤嚴膢臘之祀其智識有過人者焉年十四問名者踵于庭無適從也明經獨以後至得之迨結褵之夕卻扇之辰明經方賦詩催粧而荔孃荅詩卽有嫁得江南詞伯之句可云識所歸者矣時明經以將軍之殘客得仙遊之麗人慕之者既多妒之者亦衆于是遂挈以歸江南度仙霞之嶺則嬌鳥助其清音泛嚴陵之溪則潛鱗訝其明豔望凰山而弔古過虎阜以聯吟樂事賞心于斯爲極歸青陽數日明經卽有秣陵之行而荔孃遘疾遽卒年僅十六未及與明經握手訣也嗟乎繁欽定情之詩士林方播庾信傷心之賦鄉里已傳春甫半而先凋月未圓而遽隕亦可謂悽愴傷情者矣明經葬之于九華山側原樹東向不無情于故鄉唐蒙孤搴尚有懷于高格重爲之銘曰

生于海浦兮嫁于江沱降年何促兮賦才何多事君子兮別所親志懨懨兮甫經旬一棺既闔兮詩亦焚以松爲壠兮桂作墳庶靈光之不閟兮吾知其不爲九峯之月而卽釀五溪之雲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平生遊歷圖序

夫有用世之心者丘壑既難挂懷抱濟人之具者閑適亦乖本念蓋務其所急而置其所緩也是以少翁仕而百畝荒元卿歸而三徑治前喆所爲卽後事之師也予幼孤貧然亦嘗有大志又湔磨師友飽飫慈訓蘪得稍展尺寸以報所天中年入官而心性迂拙言語戇直又加以不識趨避動乖事機思之慨然時有退志至己未秊　國卹入都遂以語言文字致罹大辟幸
聖天子全之耳遠戍絕域未及半歲遂蒙赦歸製寬博之服以代銀章種青葱之蔬漸忘肉食又生平性嗜山水蹤迹所至幾徧寰宇縋鑿幽險冒犯霜霰若飢之于食渴之于飲未嘗暫離自奉　明旨不令遠出于是登涉之志巖壑之願亦遂輟焉壬戌長夏以暑疾臥更生齋年家子陸生過訪生固奇士尤工染翰稔予之好遊又陟歷廣也乞爲道生平之奇與怪偉錯愕可一不可二者留兩晝夜余隨所記憶絡繹告之生歸自以其意爲余作十六圖圖竣弁乞詳本末于後遂各繫以贊前八圖爲及侍太宜人時內外所陟歷則腸肥腦滿志壯氣盛俯仰八埏淩厲一世之志槪也後八圖則皆太宜人見背後事是又淒風苦雨震雷激電千態百狀萬死一生之境地無不備焉嗟乎以壺丘待死之年敘高密畢生之事其達也亦嘗召對麒麟之閣持衡龍虎之方　錫讌而入承明抗言而驚三殿其窮也亦嘗受誣牖上之業屢致窘里中之墨尿感异品于園蔬泣奇温于襖絮其動也亦嘗登五嶽歷九藪渡駭浪而百重越龍沙而萬里其靜也亦嘗插架萬卷十旬而卒業傍舍半畝崇朝而畢功蹤跡不可爲不奇耳目不可爲不廣矣況身縱閑退而一世尚不吐棄陳幣者接于戶問字者踵于庭名位已盛求弁首之一言穹碑既磨乞銘幽之數字親戚藉其餘潤妻子因而不饑出覽百里則道釋欣從後車閑登一丘則童叟懽爲撰杖又寧非再造之後更生之餘蒙　覆載之德宗祖默祐而能若是乎他日歸魂而上岱宗含笑而依親隴尚當爲泰山主者告之弁述于吾父母及素所親暱者也午臥乍起作此報陸生弁以爲序云爾陸生名伯才

少而孤貧日秖一食言依外家大母之德紡牀左側毛詩魯論幼不力學身餘杖痕烏乎杖痕雖平兮學未就安得吾母兮再篝燈而口授

右南樓課讀圖第一　主人六歲孤從母育于外家雖間出從塾師讀然毛詩魯論爾雅孟子實皆母太宜人所親授也又極爲外王母龔孺人鍾愛以樓後廡居之時給其缺乏圖中後樓二楹正瞰雲渡太宜人坐紡牀中旁列矮几一窗排丹墨主人卽讀書其側几左復一巨鐏光黑可鑑課讀暇卽醮墨習書其上以爲常前後凡四年歲乙亥舅氏始以塾滿遣歸後雖頻至南樓起居外王母間或留宿然不復有課讀之事矣

雨穨我瓦水嚙我門解樞緪而縛筏兮疑童性之猶存旬不見日出兮竈已上樓池魚窺我闥兮願烹之以進羞從中河而屢徙兮或經歲而一至摩挲老桑兮庶知我之三世

右北屋泛槎圖第二　主人十一歲自外家遺歸卽從太宜人居中河橋南賃舍其北屋卽主人始生處也既歸而北屋已爲季父所居遂別賃小樓二楹大池踞其後三四月後淫雨則屋中水先盈尺主人以意製木爲槎可旋轉出入圖中老桑一株半枕池上爲繫槎之所樓俯逼鄰翁王氏宅翁老病不欲聞人聲以是主人之書常默誦焉弱冠授室及補博士弟子員皆在賃屋中至癸巳秋始奉太宜人移居城東白馬三司徒巷計居賃屋共二十六年

蠡河之東無有岡與陵市聲嘈雜土氣鬱以烝閒有隙壤兮闕不可

以登伊誰築居無山而山有亭有塢兮終日掩關侍親遊兮白露節中外羣從兮訖臧獲折名花兮盼新月惟茲遊兮冠囊日

右山墅訪秋圖第三圖中所繪爲城北之青山莊敞者爲翡翠堂高者爲麥浪軒曲者爲煙雨橫塘邐迤而折者爲新月廊皆園中最勝處也先是園屬京江張方伯适公子某能詩曾大會大江南北諸名士于此園中諸勝皆有詩紀事歲丁丑主人年十二曾隨太宜人與從母暨外家諸姊妹訪桂一至其地時主人已受四經甫學吟太宜人與從母曾命賦新月廊詩不十年園凡屢易主續後園主以逋官錢折毀迨盡今里中無復有勝所矣

東迎春南顧唐一曲路風花香五月五日千舟百輿龍有五色東西以趨采船南來兮月正皎盈前白髮兮不敢稱老假辰良兮祝壽考燭光如山兮一川曉

右雲溪讌月圖第四雲溪五日競渡最盛歲甲申外王母龔孺人始自江西官廨就養回年已越八十五月十日太宜人暨諸舅氏從母爲外王母補祝合宴于畫船歌舫中余時年十九與外家諸兄弟姊妹均得執樽俎侍側時笙管咽岸燈光塞河里中人正爲競渡勝會徹曉始罷太宜人與諸舅氏從母年並過五十酒半疊起奉觴上壽外王母亦甚樂親串觀者咸詫以爲名家盛事云

巢禽不起客先起竹杖棱棱注坡底蓮花高天都高天都望蓮花始覺平眉梢一日不食一夕不食望之不來疑值鬼與蜮我入門驚同人手足既已僵不復吟與呻酌一瓢餐數黍顏雖活氣尙阻我雖堅強不莽鹵我遊山愧爬山虎（土人陳某登山如飛俗號爲爬山虎卽兩次導遊天都蓮花者）

右黃山雲海圖第五主人壬辰年四月隨安徽學使者朱先生筠歷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黃山視二山尤奇天都蓮花二峯則奇而又奇者也嘗憶偕諸同人自慈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卽留宿山頂夜半知學使者不能更上遂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得上（至戊戌歲四月又從座主劉先生權之至此始偕土人陳某直陟峯頂以補壬辰年之缺）復回從間道至蓮花絕頂久憩乃下學使已不能待先從文殊院下山矣主人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于雲谷寺履已穿決衣爲荊棘所刺盡裂學使及吾友邵學士晉涵正色規曰君遊山亡命至此獨不爲太夫人地耶余悚然自此始不敢冒險獨行佩師友之規也

日不赤山乃赤曦輪著山淡無色我今得遊真定識同人搖手我獨前瀑布千丈懸山巓快覽人世方升天自朝兮及夕月初升兮日輪昃金庭不死兮吾豈爲所惑我之嗜山兮若飢者之食雁蕩欲遊兮除用此策

右赤城煙月圖第六歲丙申主人在浙江學使者王先生杰幕府以八九月歷試温台處三府因得遊天台雁蕩兩山雁蕩恖遽不獲窮歷其勝天台則曾上赤城弁一宿國清寺學使性謹飭又不嗜遊山以是値名勝所在皆約束幕中人不令登陟余得遊二山實破格之事也嗣學使爲主人庚戌禮闈座主主人性戇直屢以事與座主執爭座主每曰此人當格外容之仍談及浙中遊天台雁蕩舊事以爲笑樂

忽升天忽入地湖光碭燈影細龍爪畫沙童膽裂入以巳出以申湖風狂不渡人挈帆行帆破幅漁師顫柁工哭詰何所莫蟄宿波如山不見船出險語驚枯禪我裏龍腹君蛟纏

右湖風破浪圖第七歲癸巳趙舍人懷玉率弟姪讀書于穹窿山之茅篷主人以十月訪焉因約爲東西洞庭之遊翊日挈茅篷僧一自胥口出湖日昃至西峯包山寺宿侵曉棹小舟沿山麓至石公山飯飯畢卽訪林屋洞洞逼窄且直下數十級勢已在湖底舍人有難色主人因獨挈舍人一僕勝元束炬入洞怪偉巉刻千門萬戶然祇可匍匐入百步悉不得仰歷金庭玉柱迄隔凡壁削不得進剔炬小憩忽大聲從石罅中出勝元又于沙水中躡三爪巨

跡闊可徑尺怖絶始尋路回抵洞口日已西下主人與正劇欲徑抵莫釐峯宿風急波暝茅篷僧及柁工堅止之不可自挂帆幅以行至湖心則舟覆者已屢茅篷僧及柁工並哭然勢不獲止三鼓僅抵東山舟中人面已無色惟主人尚談笑自若

崖紅壁紫澗黑渚綠青爲宿霧兮白則飛瀑一川之窈窕兮忽五色以斑駁似出天地之外兮乃墮入山水之腹頂盂而覆谷釜而仰或猨猱之數擲兮或蚍蝮之屢枉潮猛而帆劈兮江已盡而入湖方出屏障兮又置我于畫圖平湖之水兮八月已凍越三十年而秋潭紺碧兮搖搖而尚入春夢

右江艇劈潮圖第八此圖亦癸巳七月杪在新安學使行廨意有不合即買舟同汪助教端光從新安江東下一路分風劈流蹈壑淩澗青嶂四合紅林萬株惝怳幽奇與宣歙台處諸山水迥別過七里瀧上東西臺助教不能登陟皆在山半以待將抵錢唐忽海潮猝至舟倒退三十里五鼓稍殺始劈潮而下泊候潮門陟萬松嶺至西子湖遊覽竟日夜即宿湖心亭寒甚與助教咏瓊樓玉宇之章徹曉不寐瀕行復從湖頭買菱角芡實歸里爲太宜人壽以上八圖皆主人及侍太宜人時所遊歷此後雖亦嘗登五嶽涉四瀆然與負米時之意緒如出兩人矣

平生耽奇惜乏天上梯欲陟落雁身與北斗齊三更乍交天海頓赤滄溟洶洶如釜底上突雍青兗豫地脉遽縮千奇萬怪炫此心目巨響出海紅輪躦天杳杳冥冥一世尚眠

右蓮峯日出圖第九主人以壬寅七月自朝邑潼關西抵華陰即馬行十五里宿華山之麓曰玉泉院將曙即乘竹輿行二十里抵青柯坪小飯復舍輿行三十里歷千尺幢媼神洞仙人砭日月崖蒼龍嶺諸險抵所謂三天門者自此以上東爲玉女峯西爲蓮花峯中爲落雁峯皆以此門爲限晚由東峯趨山後尋希夷匡秦皇博臺諸勝始至金天宮宿道士云宮至落雁峯尚五里是夕早臥三鼓即束炬行昏黑中百轉方至峯頂華池及老君鐵殿在焉四鼓日已出青齊海水畢露金碧萬狀天水一色紅氣久久始融成日輪而下方濛濛尚不見指掌也辨色乃取道蓮花峯觀巨靈跡山處始下往返共兩日各以詩紀事而復爲之圖

蒙嶺望岱尚隔一程雷電雪月交乎四更崔莊驛北兮遺誥始布岱宗之有神兮先已縞素

右岱宗雪霽圖第十歲戊午四月主人以弟喪乞假南歸不更思北上矣己未正月恭值
純皇帝大事以曾值　內廷奉文奔赴二月望日行抵羊流店距泰山不百里海月正升遽爾大雪夜半疾雷迅風震撼山嶽次日行抵崔莊驛始敬讀
純皇帝遺誥蓋泰山有靈先一日已相告也日昃過山下已積雪不得上圖中縞衣素車與林巒岡阜一色時年家子劉孝廉嗣綰亦以急欲就試隨行

少讀書長出遊迨通籍歲已周惟茲一名敢望先執祿不逮親受糈以泣

右雲呈五色圖第十一此記庚戌年登第事主人祿不逮養本無足記然性素嗜書通籍後值　國家校刊石經命主人預司其事兼詳覆官藉得會萃漢唐宋諸石經异同讎正字體惜未及半載即奉　命視學黔中不獲始終厥事爲歉統計前後官京師僅五年歷充　純皇帝實錄及內三館纂修又嘗爲咸安宮總裁及教習庶吉士並掌進擬文字得以恭讀　九朝日歷周知掌故并泛覽新疆外域圖書不可謂非厚幸矣圖中恭紀臚傳日拜
恩訖一甲三人隨殿試榜自　午門出雖自開　國以來沿爲故事然實異數也

幼孤貧作塾師急就篇誦不輟今官清華進教冑子六經盤盤兼課奇字人言三天中三島悉不如節頌　內府金日叨大官廚午餘退食沙堤畔紫翠樓仍插天半（澄懷園觀光樓爲寓直所樓上恭貯　仁皇帝宸翰云半天紫翠）

右日麗三天圖第十二圖中黃牆碧瓦爲海淀澄懷園　恩賜入直諸臣退食之地計一歲侍學諸臣直　乾清門內北廡者僅新正十日及十一十二月餘皆在海淀每日辨色即自　賢良門東紅左門入從軍機直事房東行約半里方達三天碧波環之以法瀛洲三島惟一橋得通　天章煌煌署曰前天垂祐中天景運後天不老卯正巳正兩　須食于西廡申正始畢出蓋歷代家法之善無有過　本朝者自　親王以下均與入直諸臣抗禮侍學之暇即商榷經義間或周詢世事亮吉管窺蠡測之見以爲庶惟漢之河間東平唐之鄧康王曹成王或可同日語耳

十驛五驛兼程以馳俟我瞑目云何敢遲中條西去兮隨雨奔波飢不及食兮掬盈懷之餅餑鬼伯催人兮倏不及待一書纏綿兮尚附棺蓋蠡河之東兮妥此旅魂遺經而可讀兮庶以期夫愍孫

右蕭寺哭臨圖第十三亡友黃君景仁體素癯又不善珍攝二十內即自知年命不永每以後事見屬主人初以爲戲也及壯歲遊燕趙歷秦晉遇益窮疾亦益甚先是君以天津　召試二等在三館繕寫當得官以費無所出癸卯三月遂力疾出都將遊西安至運城沈運使業富官廨疾已亟飛書達主人促急行以屬後事主人聞耗即借馬疾馳日走四驛而君已不及待矣運使已移君殯古寺中入門而遺篇斷章零墨廢紙尚狼籍几案哭奠後主人日三臨并爲文告殯始偕其柩以歸葬之于黃氏先壠之側烏乎主人與君交二十年不見者又二年竟不獲執手以訣亦命也劉刺史大觀趙大令希璜已兩刊君詩楊方伯揆又刊君詩餘入叢集中嗚乎君亦可以傳矣

伏地不起時時叩頭狴牢夜半傳呼重囚煌煌　天語汝不得活汝爲詞臣摺乃不密公然萬言移副三府傳聞影響疑謗　君父囚罪萬死敢置一辭得免拏戮猶銜　聖慈琅琅貫索不詣西市再造之　德感實沒世

右圜扉待訊圖第十四主人以己未八月乞假將歸臨行上書三府即日軍機處傳　旨訊問覆奏入即褫職下刑部獄治罪刑部獄有南北二所主人所下即南所獄也獄旁窨屋二間凡官吏待罪者例得居此以別于衆因初涖獄司事者不測　上意令兩吏夾持以寢四鼓即喚起嚴加桎梏押至御史臺嚴審嗣軍機刑部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蒙　恩減死發戍伊犂自下獄至出獄共三日夕每夕提鈴喝號及重囚縲絏桎梏之聲徹曉不絕雖隔一巷亦嘈雜不得寐

室可無梅梨楂菜不可以不花菜甲之花春光始華青菘紫莧綠葵紅蓼有客入門餐之至飽主人之鋤與戈並懸荷戈既畢鋤此廢壥太常之齋兮非欲妄託經旬累日兮案竟可以無肉

右閑壥學圃圖第十五主人蒙　恩赦還道過哈密見少司馬伍彌烏遜于廨旁闢圃親課園僕種菜晚日即以圃中所有飯客主人見而慕之回里後閉門謝客不涉世事適鄰左有隙地一壥友人爲購得之爰闢作菜畦暇日即自力作稍有功緒迺命雛童竟其事圃中凡春夏秋諸種之菜靡一不有以爲常餐殊有至味他日并當命少子幼孫于讀經之暇即入此圃力作習勞或亦前人抱甕運甓之遺意耳

六齡卅齡忝下日少庶歸魂之有日兮尚可以娛我二老吾家先隴兮前橋之村因伯姊而闢地兮近外氏之墓門子孫而賢兮不望封植惟三松而五梅兮毋或使中道而殕

右疊港種梅圖第十六余在伊犂日于渾河左側置地一區已屬

同戊之友張太守鳳枝韋大令佩金他日奄忽即葬我于此蓋慮罪釁甚重不能歸骨也今既蒙　恩釋回則歿後袝葬先人壠側已無疑義稍暇當于旁近擇一隙地種梅五樹松數株爲他日歸休之所大灣橋水至吾家墓前凡數折層岡疊港閒之極夷曠幽遠之致夫生寄死歸又得從先人于地下所謂魂魄猶當樂此也此一圖不繪人但三松五梅層岡疊港境極寥寂主人或先已休神于地下也蓋生平之事畢于此圖故取爲殿云

琴高溪夜遊記

夫長川不回非必歸海也而潛鱗避之危嶂無極非必接天也而迅羽違之是則魚鳥也亦畏天地之高深乎非也逶迤而上則飛鳥巢其巔矣紆徐而赴則遊鱗萃其中矣宣州之山水迨皆逶迤而上紆徐以赴者乎獨琴高之溪與嶺則不然拔地矣不遽千仞而旋螺如可級也赴壑矣不及十尋而頫蛤如可拾也此則幽隱之外宅動植之奧數乎主人以壬戌七月再過此谿日昃不行炎歊轉甚相與挈竹簟持坐具憩于橋陰適客有就主人乞書者攜精筆艮墨甘水苦荈以至主人亦出姑溪之蔆洞庭之蓴以佐之橋廣十步長及半里青峯四圍白石千級主人與客占其半餘則以資行人走驛騎尚各不相涉輕塵既淨矮几徐設相與拈毫搆思揮筆振紙歸鳥合隊覘其苦唫潛鱗一雙噀此餘墨未幾赤日墮嶺涼颸出林客導主人復陟隱雨之巖歷垂竿之徑石竇半豁凝神而有光藤牀倒欹冥坐而自得遵彼幽遠試筋力之捷愛此清洌淨肌膚之塵殘漏客去而主人亦不歸逆旅矣睇北斗之星繩下弦之月行及十里天始逼曙同顧曩處煙籠霧隱纔隔半黍幾疑兩塵然而五色之露猶霑苧衣一鉤之雲尚滯竹笠未始非琴溪昆山之所得也七月二十六日發曙是爲記

自下洋川取道由九華山記

壬戌八月自下洋川將遊九華梯峯礪川蹈險蹠暗凡百有六十里甫至山麓過嶺四九峯三折軻沖樞嶺越水三洋河麻川舒溪洋河合于麻川麻川合于舒溪下不十里石溜灘險即青弋江也穿縣三太平石埭青陽均不及城郭或遠至半程或近在百步時瞰閭井輕煙閒之遐瞻浮圖飛瀑又隔途次望名山二黃山則天都蓮尊近接眉睫陵陽則洪嶺旋溪不越肩背又沿路可觀覽者蓮心之亭石柱之灣烏林之社黃華之岑金光臺笠洞盡穴脅舒姑黃雀波悉鑑心初七日宿汪王岑月方上弦天若覆笠候蟲入枕蝙蝠拂衾鵝鴨上棲牛羊下穴數寐數起猝不能臥披霧入嶺追雲過橋依乎杉樠飯止梨栗日未昃已至南陽灣樓臺破空厓壑頓遠是夕初八宿陳氏湛清園主人明經蔚他出其弟爲呼網師捕此溪鯽山筍裂徑秋菱溢池烹鳴旦之鷄漉隔宿之酒子弟聚立多于鳧鷗房廊散空盡逼星斗飛雨適至煩襟頓除休乎北窗愜此清夢翊日筍輿竹篦已布門外自屋後上嶺復四十里迺抵所居陳氏子弟之雋者二人偕行度澗越壑能言其名躡履撰杖過愜所望石屋木拄危橋蔓支舍輿而行憩一陟兩回皇峯巔屏息樹杪飲泉一甌未抵雨汗休磴百級纔平喘聲徑逾精廬遠跡危巘山僧出迎忽訝素識披薜讀碣則壬辰年石刻在焉是夕初九宿捨身厓之東牖霖雹怒飛松櫟雜響雷斧劈牖雲光閃窗披衾驚寒穴竇望曙逼殘漏冒宿霧復與二生拉一老衲尋所爲轉磨之峯摩空之嶺木獸猛而若蟄雲峯奇而欲飛時縋幽深時漏光影蓋半日始徧歷焉洞外獨支房廊別一天地足力既乏凝神久之仍臻來途復飯故處始悉呼傔從下嶺時主人已自江北回余少日同學也來迎山輿笑闘水榭盤羅川陸話亟今昔又命少子塾猶子壤執經于余即偕行之二生也天曙別取道陵陽鎮以避柯沖之險過沙澗復飯于及門曹汝賢宅乃回是遊也往反共五日上距壬辰年偕諸同人隨學使者大興朱先生筠過此信宿

已萬一千一百七十餘日嗟乎回眸未周云已一世申臂俄頃先逾卅年以至昭昭笑言落落指顧珠玉之氣久幽于泉扃雲霞之光不升于天闕蓋前遊十二人墓木拱者已十有一均未臻徂年隕以半道摩挲讀碑嗚咽話舊者僅後死之一人耳以視棲澗之雀頂仍未丹蟠庭之松蓋初欲偃人之不能與植物動物等也一至此哉又怪乎山水顯晦各自有時陵陽棲真神仙窟穴今則磴道棘梗厓谷晦霧而梁陳以前輿地不紀如九子峯者金碧蓋地丹青燭天赤松不遊白足斯集居者若聯房之蜂來者若赴垤之蟻相隔數里間有所謂仙人子明與弟子安者已不能舉其姓氏矣不又重可歎哉重可歎哉道中及登山所歷之境各繫以贊共十六篇以貽明經及兩生

乙川倒流波捲白電凝眉萬竹霧隱不見石亭當空樵徑四义山童闢門曉日正華

右蓮心亭贊

山既百盤谿亦百曲山水既窮天浮慘綠層巖疊嶂厭客入井晴陽穿空時漏鳥影

右石柱灣贊

萬峯陰陰突出古廟褰裳入門綠竹如笑客夢正熟秋蟲上牀雲光露影意與之涼

右汪王岑贊

千步石嶠下有怒溪時長時落倏無端倪雲噓谷咽石阨澗阻老蛟窺人或以月午

右千尺嶠贊

中水小水咸輸大川山漏白道灘犇響泉斜穿數縣直下百丈四山彈琴合此清響

右舒姑泉贊

石上戴石危如累碁黑白未判仍思出奇如古畸人長劍左佩雨零日炙臺笠破碎

右臺笠洞贊

黃禽白雀背負山雨穿松北來翅濕不舉陵欺谷壓賭勢競高一風吹空萬木怒號

右南陽灣贊

過橋飛電正值天笑入門稜稜奇石凝帽新雨瞥下魚梭亂飛意欲上樹藤爲作梯

右湛清園贊

古之陵陽神仙所都時移世易競築浮圖靈蹤沉埋梵宇淩逼我登經樓東望太息

右九華山贊

羣峯東傾一徑東突下視佛樓陷同蟻垤萬愁蒼蒼蓋此九野摩挲石碣行感逝者

右石舟厓贊（即東巖）

秋氣集谷鳴蟲不驕露白于月光凝九霄三更中峯（謂天柱峯）霞采明滅飛仙人來讌此佳節

右摩空嶺贊

截峯成佛劃石製虎一松千年栽作木主大石自轉枯僧不驚（謂磨盤峯）半黍出定初疑耳鳴

右伏虎洞贊

履危無梯怪蔓作索緣邪瞥下如石投壑秋隼攫笠飛瀑搏顙神光驟離骨節競響

右金光洞贊

千盤升天勢不獲仰飛泉褫松反出雲上嶺僅三折人經數休林鴉笑客多端逗留

右三折嶺贊

黃葵離離布滿一谷斜暉戀之不忍西落白龍升天陵陽不還巖扃窅然頹光若山

右陵陽峪贊

雷欲劈樹不知有人雷母入谷如按驚魂兩厓出泉陡落萬丈幾葉竹舟浮來天上

右九峯嶺贊

黃山浴朱砂泉記

余授經洋川距黃山七十里而近欲續舊遊者屢矣頻待良友不至八月杪余適有抑搔之疾昕夕不寧因決意往焉攜兩門生一僕由雲嶺西南行蓬顆蔽路愁霖積塗日入甫屆湯口又曛黑行五里抵紫雲峯峯據湯泉上百步住凡三日夕計七浴于湯泉而所患若失人皆异焉蓋温泉有三種曰朱砂曰礬石曰硫磺磺礬皆能捐夙痾除積垢而氣實酷烈久之不能堪也惟朱砂性温而和涼暖適中浴之久可以濬神明而益年壽然世苦不多遘非地近而與山水有夙緣者或畢世不一值焉余得三涉于此幸也至浴之候或以曙朝或以子夜雲埋去跡谷斷來轍衆響盡歇池光自明于是清氣溢潤温香出谷芬凝髮膚砂沁肌骨相與涵濡久之心志愈定則神光屢回此則蟬蛻之境證而益明羽化之期樂無逾此洵靈區之秘蘊延景之上藥也屢浴之後神清體疲不復更能遠陟又念天都蓮蕚奇險之處昔已畢歷因與門生北歷紫峯之麓南瞻白龍之潭訪藥鑪藥竈遺跡并西眺飛瀑澗半道尋狎浪閣故址均不出五里以外卽返屐焉實則今昔既殊勤惰頓異嶺雲暱客弔此衰容山颷蕩林掃彼陳迹人殊曩時之勝侶僕亦乏往者之逸興焉及回憩所爲紫雲峯則亦茅齋平而復移石屋傾而屢築砌薜增綠林花減紅窺林之虎深夜仍來飲澗之猿舊時已徙均無復昔時之境也門生呂培譚正治二人各得詩十數篇而余僅綴贊四首聊以紀事云時壬戌九月初四日也

地之寶龍所守浴者褻瀆厥寶（乾隆二年江北飢逃荒男女譽至雜浴于池未幾大雷雨數日卽失池所在後有定僧居池上日禱于神至七年池水復出）僧有道泉復歸雲青紅池上垂西湯嶺東湯口飲泉人無下壽

右朱砂泉贊

紫雲峯無鼓鐘風水石聲成宮泉彎環嶺壁立夏堪浴冬可蟄禪志定夢亦無氣清明天所都（峯背卽天都峯）

右紫雲峯贊

石何奇長半里飛濤來石或起濤光青潭氣黑雲漫漫雨工宅霆爲索雷爲鞭呼龍起雨大田（是年夏秋徽寧數府皆苦旱）

右呼龍室贊

雲門開日正晝雨霏霏訝天漏泉腹斷石脅摧迤東峯勢益危瀑四飛厓半鑿頭正仰樵斧落

右飛瀑厓贊（浴名珍珠挂簾）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金秀才學蓮三李齋詩序

夫傷心之士吾知之矣于四序爲秋于六時爲夜爲西日之光爲下弦之月爲零雨爲飄風爲啓明之星爲先集之霰皆先事而生戚緒轉境而鬱悲懷危苦之語出于豐腴蕉萃之情根于髫齔烏乎沉湘投汨之後代不乏人于宋得一人焉曰鮑參軍照于梁得一人焉曰江光祿淹北周得一人焉曰庾開府信唐得二人焉曰李協律長吉韋常侍莊雖顯晦不同通塞異致其情一也若吾友金生學蓮者以功名之士期之而渺爾不顧以承明著作之才望之亦夷然不屑惟以傷心之士目之而翩爾來斯啜其泣矣嗟乎是豈所望於生者哉而生若舍此即無所位置其故亦可得言焉生饒于才而富于情甫當弱冠之年兩抱中閨之戚定主簿之情先傷瘵疾就樊姬之館已染沉疴屢悼童烏仍傷金雀永朝兮永夕銜恨無窮九地而九天埋愁何所遂使霞晨月午露晚星初花亦寓愁草皆銜怨精衞有未塡之海蜀鵑無可望之鄉駕言出遊愁思之嶺千折挂席以往惶恐之灘百重憂能傷人事可知矣故其所爲詩類皆黯爾銷魂淒其動魄沉憂入骨無可瘦之腰清淚盈眸多欲彈之血言其格則晨風稿黍無其悲也飛蓬杲日無其怨也白雲黃竹無其清也錦衾角枕無其豔也境地若此又何三李之足言乎烏乎嘑紅萬古化碧三年我倘知君誰會解此覓忘憂之草庶永今生續傷心之銘用爲玆序云爾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陸孝廉繼輅奉母林太孺人娛老之室也太孺人家本閩海世傳神繫勝衣之歲于焉施衿汝南出獵蔚此周宗泉丘幕廟以祥孟氏于時太夫人在堂女君見背服栗之饋踵寢門而陳蘋蘩之采闕影堂而祀于歸之日女君之子均已授室秸鞠之詠邦人以謠晨風之操伯奇罷作自居中閨即董家政如願趨事與紫姑均勞使了立約偕長鬣分役以迄警晝主夜露翼掉尾凡在鳴吠各就準繩冲和外施嚴肅內秉及大令罷歸素持廉聲弃乏長物文貝紫蛤無海南之珍紡牀績笥有鬱林之石里門既歸座客嘗滿執經問字闢屨已盈束脩之羊執贄之鶩嘗溢軒楝爰有隙地遂營簡園列竹半畝以供春盤種魚千頭曰備文讌怪烏之舌儷于笙簧軒禽之羽潔比雪霰客至不速輒呼治具一語之外無他及焉孺人酌量燥濕平準豐儉山雌水母珍極水陸梁溪會稽酒鬥吳越宴本卜晝時而徹宵生果數種備醉客解酲華燈十盤與蒼頭夾侍客號夜半筵移月中非時之需不求已具大令及客樂可知矣費之所從不復問也蓋大令里居二十年此樂一月輒數舉焉袁吉士枚與大令爲同歲生每詫大令家烹飪爲吳中第一職是故矣服闋之後一意教子時孝廉甫及毀齒罄此薄產以延名師宵供魚飧晨饋粱肉十稔于茲心力已瘁孝廉遂以孤童鬱爲偉器甫及壯歲即升魏科東方諸侯招作上客北海太守呼爲小友鮑叔知我時而分金林宗異人庶可拜母太孺人顧而樂之適春秋之序已七十矣奉觴北堂開宴東第亮吉與孝廉兩世交也嘗讀後漢書范滂傳滂母云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今太孺人壽考若此而孝廉復名滿士林以方古人過之遠甚今之記貞壽堂者非僅以祝賢母亦一爲孝廉幸一爲孝廉勗也

題襟館記

題襟館者賓谷先生榷署中退食之地亦公讌之所其地也踞四達之衢半塵不入處三江之會百舫咸通稍離聽事之廡別搆精思之軒仿漢上之名據邗水之勝奇石三面回廊四周高楝接乎層雲危垣隱于修竹無須館僮有候門之鶴不蒔雜木留掃廳之松晝接賓友夜染篇翰蓋官事之暇無不居於此焉維時海宇承平名流輩出由庚無塞旁午不驚以公事及攬勝至者置鄭莊之驛盈孔融之坐

李郃覘象識西行之星何公審音聆南下之棹夜半之客寧惟逸甄日中之期不爽前范以是西北之彥東南之英有不登先生是堂者咸若有所缺云先生亦愛養人材傾意賓從有周朗之逸朋無敬容之殘客寒素屬至視比于麟鸞恢奇博收愛同於彝鼎執經之彥多于三伏之星臨書之池仿彼半規之月分韻即就劈牋若飛振鄴都之聲貴洛下之紙仕宦之地有神仙之目焉自癸丑以來十年於茲先生以政舉尤異當膺節旄于是高齋賓僚橫舍弟子恐盛事莫傳高會不再屬亮吉爲之記亮吉百里來遊三宿生戀居山謝客草木頗諳泛海陶生鷗魚並識茲不辭而爲記者亦以誌賢人之集上比景星名篇之傳後成故實云爾

遊天台山記

天台山者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其徑路迴殊卉草亦別霜霰異色風霜態岐山最幽者爲瓊臺沈埋滄溟凌歷世宙金碧之影見層霄之中雲霞之光衣九地之表山花抽藍圓葉疑扇林翼接翠和聲同琴樵蹤蚖紆升降數十石脊猱奮回皇半時巖果潤肺作朝霞之紅靈泉清心漾夕潤之綠雙闕峙其前絕壑振其表霜同剝蘚偶印來蹤雲與昔賢難停去影登陟既疲久坐石屋作華陀五禽戲乃返最奇者爲石梁長不計丈狹僅盈咫潛蚖窺而甲悚飛鳥過而魄墮余齋心既空往志益奮青苔十層去履不齧飛瀑萬仞來目未眩遂休神於藍橋嘯詠於碧澗飛花積衣重至盈寸鷩笋礙帽長皆及尋至魚鼈啖其影而步不移猨猱攝其神而坐不返蓋渾渾乎身世兩忘焉最高者爲華頂此山本斜侵東溟高壓南嶠烏兔重疊交煇於其巔魚龍萬千出沒乎其趾于是山棲谷汲餐松餌柏之士無不萃焉結茅以居者至七十二所類皆委形神於土木冀壽命於金石者也靈雨界山春霰迷谷余與清涼僧振屧欲往笠飄于上衣裂于下隔歲槲葉橫來嚇人經時颶風險欲飛客士人云海霧至重即上亦無所覩也重以松檜拔地振龍鸞之蹬塵霾蔽天現蛟蜧之影凜然瑟然半道乃返距頂尚百步耳最麗者爲赤城水復注水雲頭已穿山仍戴山日脚亦礙途經百盤望乃咫尺施丹埤堄之上煥采乾坤之中晴日墮而轉紅凍雨洗而逾赤遊客十憩方臻松扃巢禽百飛乃屆石竇一搶冠斗雙橋冒虹絳萼萬樹疑飛仙之飯桃元宮一區云化人之委蛻心神澂澈視聽凝一而遊遂止於此矣凡居山者五日耳疲於聽而鴻濛之響萬劫不停目倦於觀而惝怳之形六時屢變手勞於牋記而腕不欲休心痒於描摩而興不可遏遂至揭藏經之紙競寫紀遊坐團蕉之僧願傳詩訣亦可謂方外之勝遊塵表之奇福矣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者各一夕雨阻國清寺者二夕所歷者爲騰空嶺萬年嶺寒風嶺桐柏南峯北峯赤城上寺坡下寺坡共得詩三十首時嘉慶□年二月十一日也

遊廬山記

出九江府南門行十五里至新橋塘霜花已零湖水尚漲又十五里抵東林寺樹雜絳紫畦分青綠峭雲盤鶻零霰埋雅水聲琮琤人境淒瑟寺殿圮已久僅存虎谿橋三笑堂舊址有二斷碑臥道則元至正中重刻唐開元二年李邕碑記及元至元中虞集所撰寺碑也堂基丈寬碑石寸裂雲去不停客來難駐過西林寺始飯青浮七層黑壓半嶺所謂香爐峯繙經臺及東晉舊塔也日甫過中渡虎谿沿山行林禽若梭水碓如織十里度石門澗抵報國禪林宿僧名去凡略有玄解本能仁寺方丈退閑者也小憩復陟山後鉢盂峯峯有數巨石徑七八丈獰狰拒客歷落笑人積勢欲頹支以弱木漏下返寺堂敞延月窗虛受風清夢未沈曙光已徹去凡僧欲從至天池千磴百回五里九折過白雲亭甘露亭諸遺址瞰北峯九奇菴儼嵌眉睫大砂磊砢細石瑣碎間以飛瀑無時無聲舍輿而步過半天峽徑益險巉峯峯倒垂石石懸立巖號試心洞纔駐足復入一石門門刻廬山

高二字明王守仁所署也益歷九十一盤至峯頂有平地半畝爲披霞亭故址仍高低百餘步至天池寺舊峯頂寺也入寺先頫天池朝暾上樹殘月在潭林花雪花競鬥開落寺西數武爲廬山神享殿外突出一坡爲文殊臺稍高爲聚仙亭舊所云淩虛臺矣飯後由寺北約行二里許至佛手巖掌紋贏旋爪削犀利巖泉從石竇中出嶺指九天泉蟠九地洵奇景矣由寺後西北尋訪仙亭遊仙石故址出壑森峭沈雲鬱興其陽則春花成團其陰則冰柱垂尺涼暄分於一谷寒暑變於俄頃者焉小憩復上嶺至白鹿昇仙臺與去凡僧揖別肩輿復東上一嶺峻折一二里甫至地坪即穀封寺門外也別逶迤上一嶺較前益陡嶺半已洶洶作聲即黃龍澗自此至黃龍寺一里許皆行深樹中空翠沁骨寒風襲肌低行坎埳恍隔人世寺門甫開山勢乍拓門上即藏經樓五閒正面西日以境地幽曠爰下榻焉金輪森轉玉宇嚴凝非復人境矣樹皆娑羅高出山頂者尚數百尺山僧云祖師自西域攜種來非所詳矣入夜奇冷寺僧燒松明徹旦始得就枕五鼓起飯數盂迎日東上寺僧以竹筧接泉長至五里泉響既斷峯形轉高歷金竹坪五里陟上霄峯蹠含鄱嶺嶺勢直下肩輿幾殆又十里逕三峽澗入棲賢寺山谷中紅紫眩目波濤聳耳憩方丈飯又歷登影堂舍利閣空曠之致與巢禽共分幽深之景隨潭鯉浮出沿澗百步至普門橋旁即普門菴山與澗深谷同雲轉十五里至萬杉寺寺僧引至寺後觀臥石上龍虎嵐慶四帚書旁注槐京包一行僧指爲宋包孝肅非也又二里至秀峯寺舊名開先即詣黃龍潭觀千尺瀑布宇宙之觀至斯而極台蕩之勝曾何足奇臥以代坐晝遂至暝石上前明迄　本朝人題字極夥半皆俚鄙半復漫滅惟正德八年李夢陽題名尚可察識夕即止宿七佛樓下晨仍堅坐潭側久乃出寺循金輪峯趾行空翠中十里抵歸宗寺則金輪峯乃寺後鎮山也方丈僧復導至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故宅前有墨池池側南壁嵌宗鑑堂石刻自宋黃庭堅至明董其昌共十數家並尚完好飯後至寺北五里訪玉簾泉泉亦出山頂與開先瀑布同覺微瘦耳峯同玉燭吐燄及天水漾珠璣流影匝地從官道至南康十五里星子縣令廣西周君吉士已遣人遠迓遂入城憩一行館周君爲甲寅舉人來謁久談乃去夜將半南康太守霍丘竇君國華垂訪知已臥乃去翼晨復來余已欲出城塗次相值立談一晌始知太守乃庚子北闈同歲生也十五里逕回流山至白鹿洞書院周君已候道左相與登洞前眺石橋飛瀑諸生在院者亦鵠立相迓并聞私語云蘇內翰去洪內翰來不知可相敵否諸生大半皆豐城人也遂升講堂并謁禮殿夫子暨七十二賢均有塑像蓋仿曲阜孔廟所作文翁西蜀壁繪聖賢李渤中唐室陳俎豆蓋山惟此一隅不爲佛刹所占云飯罷與周君及諸生別八里至土樓又三十里至吳障嶺圓月已上團蕉可棲覺蘧篨之席華莞無其安虀鹽之餐牲牢遜其潔矣未曙即度嶺回身與匡君揖別二十二里至八里坡始出山是日雲氣陰翳日出復沒又八里至九江城前後計遊六日若文殊臺之峭佛手厓之奇黃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瀑布則又廬山之四絕也所未遑者亦黃厓及三疊泉與蘇文忠等耳共得詩二十六首嘉慶□年十月望日

青山莊訪古圖記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往往多暇時則孫子伯淵以婦病就醫里舍相與譚讌時時出遊典架上之書市樽中之醁鄉閭憎其跌宕鄰里目爲狂生有佳城菴焉爲北郭叢葬之所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中亮吉樂此清幽頻與過從老圃相就譚皆無稽殤鬼出遊客同不速（俗名三殤地）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驕忽憶故侯之莊爰求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假衣不避百衲笠屐之影高參鴉巢唫哦之聲下駭牧豎未及三里則青山莊址在焉老鶴

既蜕青松亦僵潛鱗已殲溝水盡黑荑稗生於寢室禾黍裹其窗軒狐兔作窟昔爲藏嬌之區牛羊來斯前經宴客之所猶憶六七歲時園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翡翠作屋晴紅四周靈瓏斵窗膩綠千疊新月半玦回廊百盤風花過樹鳥亦裴徊烟雨壓簾魚曾睥睨此一境也既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野獺瞰梁池皆半涸分香故姬展夜臺之鏡織屩遺僕晞冬日之陽林鶚有聲梁燕無影此又一境也百牛銜索運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樹以鶖鶩之碎瓦填魚鼈之空池劈山榴以代薪析海桐而作櫬傷遊客之心裹漁樵之足此又一境也遂使天山戍客尙夢横塘（余戍西海時曾夢至此）蘭亭舊友欲模曲水平原草木盡作勞薪南皮主賓半爲異物（時王君及菴僧並已物故）此又悽愴傷心之一境矣孫君撼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寄書屬爲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秖片時揆厥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成聲聆雍門之琴泣何能已今之援筆作此者亦以志前遊難再去日苦多病叟出橘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戒子書（幷詩）

余以年迫遲暮不復能傭力於外又念女曹漸已成長回憶畢生之事冀弛日暮之肩郭外有薄田二頃城東老屋三十間使四子一嗣孫分守之以爲寡也則廉吏之子尙有負薪以爲多也則翁歸之家或餘賜鎰女曹能勤苦自持當衣食麤足耳又余本中材不敢以大賢上哲祈女惟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幷日而食疊遭家難麤識世情忍餓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財不歆非義福不歆非分處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太宜人晨夕之面命也慎之哉惟儉可以立身惟恕可以持己儉則無求於人恕則無忤於物況以單門而處侈俗涼德而承世業乎無昵宴朋無染薄俗無是古而非今無陟前而忘後無愛尺璧而不愛修名無畏疾雷而不畏清議窮達本之於命豐嗇任其所遺如是而已飴孫年過三十處事尙不克平心是女之短也惟編校故書尙知條理他日或當傳吾記誦之學耳余幼嗜六書長而不倦今符孫弱冠已過涉筆便譌又更歷十師難成一技學之不修亦已焉哉其餘幼子弱孫則尙爭梨栗無辨菽麥顧念蓺菊之子縱非同生樹蘭之門亦均共氣他日兄率其弟父課其子庶幾寒宗毋墜先緒夫功名之士以身殉時勤學之儒以身殉古各有所好強之不能在立志何如耳形質不能與天地爭久姓名則克與嵩華競高植足疾流學金石之止鑒影巨壑師江海之寬勤則王霸之子蓬頭而不慚惰則任昉之裔衣葛而莫恤女曹慎之哉夫陶令達者也不忘於戒子魏收涼德也亦眷眷於遺言吾上不敢望泉明下不致同伯起是在女曹成吾之志耳又況承

恩返里已屬更生憂患備嘗庶謀行樂每當朝暉入座夕月灑窗春樹欲花秋林未擇何嘗不擕阮孚之屐泛漁父之舟東眺郭門西尋村墅南湖樂其浩渺北阜陟其高寒挈伴以出行歌以歸但使入曾元之室酒肉尙陳過言子之廬誦聲不輟願斯足矣樂何如之今雖聞雞而起尙擬著書秉燭以遊仍書細字然蓍草已綠鬢絲不玄素心之友陰鬼燐而見招同氣之親出柏根而相望鬼者歸也歸其真宅庶有時矣自念生雖無似然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蹤跡偏於九州姓字鐫於五嶽官不達而齒胄以之爲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所贄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生義故百人著錄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魂終此天年從親地下以此貽女不亦多乎伊維我祖於歙始遷中河之橋賃舍在焉我之始生賃廛之左水何清兮桑亦婀娜他時築樓署曰生我其生也瘁其死也休下壽六十吾又何求或有所求厥惟胤嗣後望百年上承奕世墜緒茫茫曷哉小子九垓之內人同蛾多不自僇力資生則那東鄰歌鐘北寺擊鼓嚴霜入門響亦淒楚人以爲歡我以爲苦欲貽子金我不爲盜宦而巧取較盜尤暴鑿楹有蠹穿徑有螢益人神知照我汗青療貧之術

不出戶庭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二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遊武夷山記

夫五嶽之外復有勢淩星辰氣絡垓宇規重溟以爲池智計之士思慮所不及周濡豪之儔摩擬所不克肖其惟閩之武夷乎山之得名最早重嶺未闢奔鯨避其威八神乍萌乾魚肅其祭而且圜則九重不足包其外苗裔百世不足盡其緒圜則不包則煉石以補之苗裔不盡則張樂以讌之蓋巨山喬嶽未有天象昭著神理嚴肅如此者余以丙寅八月得成玆遊沿塗雨零到日姓霽以月之十八日鼓棹入山謁沖祐之觀禮幔亭之神而魈魆據其宮灌莽沒其脊陰翳荒寂有足感者偕此勝侶憩乎頹垣金粟一樹豔侵銀河羊燈百盞光導兎月是日沿嶺望大青師小青師玉女峯諸勝暝色已上遂泊舟第一曲之水光匡宿焉蒲帆接天桂棹沒水響硠硠而磴磴蕚蕭蕭而寥寥疑登天中非復地上夜色未殘枕與雲接零露欲下波同雨飛蓋明霞未殞而蠟屐又御矣舟移至第二曲振烏上嶺盤石磴百級凡歷數佛刹正望天樞峯無路可上爰易棹而進則玉女峙其前虹橋亘其後虎嘯突其裏香厓裂其中經松緯杉背魚面鳥目鈎奇於雲表心索幻於瀾際挾奇而來奇迴出於素念拖虛以往虛更廓於靈臺是日或舟或步徧歷仙人橋釣魚臺接筍厓仙人掌雲寮泉諸勝或上征而絙絕或下瞰而波騰裂石藏霧奔厓礙斗陰巖百盤頑仙積其遺蛻陽谷萬仞靈霄暴其神丹見所未見者亦玄之又玄矣斜景炙衣絕壑當面飛鳥礙跡遊蹤忽騰百步黝黑疑穿黃泉一成朱丹已上赤巘途披兩厓亭號一覽捫舌指暖餐飈腹寒卽土人所謂天遊菴也是晚舟宿第六曲復緩步至金雞社則玦月已上矣明發更早澄波愈寬山光慘青天宇淡白不愁霖而霧不閃電而雷昏霾三折之嶺墨染九回之水逮閩齋鐘方抵星塢五方之語雜出蜃墟八垓之形錯浮蜒船九曲蓋至此畢也回棹甫發玄雲轉暝壁日慘慘弔影叔圭之厓黃雲離離匿跡仲晦之室然復賈餘勇臻乎茶坪訪避秦之源覓季宋之蹟草黑百步花明七盤疑浮邱之再來歎季札之觀止憩錦雞嶺桃源洞伏虎厓司馬泉及乘皐禪林者久之復迴棹至第一曲晦谷復明霧徑稍霽遂沿嶺至止止菴復古菴紫雲洞並久坐大王峯下峯蓋武夷主峯也鴻濛未開元氣仍鬱絕巘冠斗危峯瞰霄柏檜蟠其根風雲出其腹蹤皆斜行目怯正視山僧汲寒泉之英烹蒙頂之葉弁出繭絲以索蟲篆二鼓移棹出曲宿盤珠巖下夜半卽起顛蹶上嶺涼飈揭冠暗水冒袖十步五步鵑梟搏影前岡後岡蟋蟀攢響夜氣沈澗涼蟾滿山破曙甫抵盤珠上征之途已窮下嶺之石悉起僧宇未闢頽然臥階日月交影金碧炫乎層霄山川霽顏林嵐聳其殊態俯仰偃息者久之遂復高下百折石腹之鐘甫聞東西屢迷天心之菴乃出盤巨石歷奔澗已往而復似續忽斷目迷乎曲折口倦於咨詢逮夫途窮適與舟合則已離原泊處十里出九曲之外矣是遊也遵途者百程居山者四日晴雨晝夜倏呈眉端幽深靈奇疊嵌方寸桂棹所入代筍輿之疲風帆既懸無雨笠之苦入彼愈深升嶺益峻此則五嶽四鎭無由兼川陸之奇八域九州獨此擅燥濕之勝爲人外之靈境域內之大觀蓋蹤迹所至足冠乎平生而東南之遊亦止於此日矣是日行抵建溪是爲記

遊南湖記

南湖者南江之委也自漢以來南江不能至山陰入海遂匯爲此湖與丹陽石臼湖等通桐水亦入焉潁洞千里微茫百重蘋蓼荇藻青浮一州梅栟棕櫚緣積萬狀巢波則盈丈之鱗細至徑寸（南湖出針魚）穴岸則百斛之蟒微而幺麼五色之鳥時浮鏡中同聲之禽或囀雲外圓浪衝漢驅淩日星方波撼山振動林木魚鼈層累以淪漣爲梯蠱

螺沇浮藉漚沫作屋游鱗東西或生世而不值水族巨細亦恃強而互吞雲霞朱丹時出波底雷霆赤白咸飛水心或夜半金碧知朝暾之升或日中青黃識靈雨之集衣食於南湖北湖者至數千家然詢層湖之深淺壖岸之廣狹即終老於此者亦不知也蓋陸有定界州縣以之區分波難割圜蛟蜃因而越軼者矣余以丙寅三月中旬偕友人來遊食宿於湖者二日晴雨雜出風雲杳冥絳蘂白絮爭飛一林黃麗紫剪雜囀百步釣岸有得即供晨餐傍舟所撈云待夕膳兒童驚其嘯詠鹿豕訝其淹留距岸十步狂思揭衣離橋數尋響已拍枕不速之客無算之爵日之夕矣夜如何其穿徑出筍足供朵頤驚濤落魚助此饔飧飛雨踵至將沉席帆殘蟾忽升時颺竹笠神燈翔乎影外鬼語出於橋心忘世之侶能全其性天朝宗之魚以此爲渤海有聲無形之禽怪響時出由波達岸之獺跛形可嗤雖止二日而晴雨晝夜之景罔不備焉迨乎回舟已接新霽童冠之樂云當暮春祓除之期剛展十日鬭草船尾湔裳水濱萬鱗窺蒲百翼映樹雖皆遠人疑若送客於是泛山陰之樽摘水陽之稻櫻桃紅而餉客玫瑰豔而登席叩舷而歌擊楫以往有不知儀度之脫略神致之飛越者焉同遊者爲涇縣胡孝廉世琦宣城貢州倅　及門旌德呂文學培而亮吉爲之記

答章徵君天育書

西台徵君足下昨歲比屋而處每一念及欣然過從及相隔百里此樂遂不可再庶幾稽亭之龍行雨至彼江岸之鯉沿流及斯或得藉申契闊耳又聞足下遭伯兄之戚值邱嫂之喪摒當篋笥以襄窀穸儉不廢禮哀至則哭足下之境何其戚歟獻歲發春麻衣似雪想更匿跡里門弔影蓬徑也然益恩雖逝小同漸長家本義門之胄室有禮堂之書中闈雍穆無敬通之悍聲童稚笑歌饒栗里之樂事秋燈課讀春花助裝歌北門之詩夫豈交謫闢南向之牖欣然含飴亦足以慰岑寂忘世態矣來書云小學六書時時從事慰何如之足下既下董生之帷專沮誦之業精心字指留意聲詩僕又恨近日學者呂登陸諆字林無新舊之別子愼李虔通俗昧正續之殊甚至雍熙新附混作召陵之編安南釋名淆入祭酒之籍則聲音訓詁之不講未有甚今日者也足下昆季才皆過人但吹壎之暴曾少逝梁之遊鼓瑟之點偏饒舞雩之樂一則面壁百日方烝烝而皇皇一則鼻亭一隅轉泄泄而沓沓嗜好或不同也秋仲聞鼓鸕洲之棹歌鹿鳴而來老蚌出珠光先照乎百步瓤生剖玉價迺逾於十城得之者無心賞之者有目矣又承詢兒子飴孫近狀已令索金門之米寫蘭臺之書微祿倘霑褏親可養然老不自量顧欲受童蒙之書壯而欲行轉使謀升斗之糈足下得毋笑其老誖乎比作六書轉注錄及比雅聲類等均已告成不日返延陵之鼻觀弔屈之舸榴火塞徑蒲英滿觴海燕拂檐江魚入饌惜不獲與足下共耳飽食讀書相見不遠此啓

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李君墓表

嘉慶十二年七月日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崑山李君以疾卒於里第越□年□月將葬遺孤存厚等以表墓之文爲請余與君同舉順天試知君最悉爰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君諱以健字建人一字淞漁晚又號蔭鄉先世出宋忠定公綱十三傳至字愛泉者自無錫遷居崑山留暉門外繼遷縣東南之尚書浦遂世爲崑山人曾祖國學生緝熙祖歲貢生惇皆以都轉君貴並贈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鹽運使父都轉君世望自爲諸生已有名由辛卯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雲南迤南湖南岳常澧分巡兵備道調鹽法長蘆道擢長蘆都轉鹽運使所至咸有循聲人以爲君之學行官位均可以繼起云蓋君之幼也爲大父贈君所賞而外大父配京君有知人之鑒亦奇愛之出通德之里爰名小同授彭祖之經先知大義時都轉君尚爲諸生家計甚窘君時隨母夫人寓外家距所居數十里歲時省覲大

父母以買舟多費常徒步往還曲渚鼓棹時遇西陵之風危塗褰衣或阻北峭之雨君不以爲苦也少即嗜學長而益純百氏旁通五行並下片善可紀即服伯淵之膺三時或疲先焠子若之掌其勵學又如此君之長也色養則無間晨昏程埶則有聲學校時都轉君已舉本省鄉試主淮安麗正書院未幾即成進士官京師君並隨侍靈輒之餓騶桑宦遊不輟卞和之刖楚國獻玉益勤蓋君是時已省試連報罷矣遇既滯留業益精進至乃屏絕人事寄居蕭齋披衣搆藝則每趁晨鐘升屋讀書則時隨落月至庚子甫舉順天試其失之也人呼趙壹之冤其得之也衆賀公孫之第蓋爲諸生時已爲海內所屬望如此逾年即聯捷禮部歸進士班銓選時都轉君以特膺簡在出任監司由六詔而三湘自分巡而都轉其在長沙及天津也君皆隨至任所喬卿之在親署不見一人掌武之侍節樓克襄百度人以爲君經世之略馭衆之才並權輿於此云君之服官也始選山西汾陽縣知縣爰以書生遽膺劇邑然而彼汾一曲譽已播於三河此水東流化偏敷於西土君尤嚴誣告時警奸徒赤口不騰墨尿斂迹縣東鄉地勢洼下每遇夏潦輒成巨浸君以禹貢行河之法師叔敖泄水之方水患遂絕巡撫蔣君肇奎於屬吏中尤契重君遂奏調鳳臺縣薛宣無害宦從衆邑而移魏戍不貪獄上梗陽而定蓋君至是治聲益著云未幾入爲刑部河南司主事君既佐爽鳩尤嚴害馬然豐下之相本殊乎削瓜持平之心不嫌乎刺骨時值辦首逆劉之協一案殲厥鉅魁寬其脅從蜀郡之平米賊蔓不使支典午之勦水仙波難再沸大學士尚書並契君擬令總辦處行走而君以都轉君年邁遽爾引歸朝野惜之以爲未竟其才也及君之居里也始則承歡繼而奉諱哀毀過禮葬祭竭誠營大夫之廟籩豆綦嚴過京兆之阡松楸益整而且薛焚債券仍無市義之心周集哀鴻爰動哲人之譽譙宗之什升自風詩寄妹之書傳於雷岸加以元伯死友留須巨卿子敬積貲先推公瑾蓋自君居里而一方頌德百廢俱興文翁之修禮殿像亦顯圖魯郡之發懸書壁難暗竊他若修神廟之檐楹創講堂之灑掃尚不在此例也余所見士大夫居里能爲一方實心任事者黔西李恭勤公世傑無錫秦都轉震鈞與君而三云秉命不融斯人長逝春秋僅六十有一嗚乎哀哉存厚等將以明年□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君配顧宜人子四人存厚國子生候補光祿寺署正培厚附貢生候補太常寺博士徵厚早卒皆顧宜人生增厚尚幼妾周氏生君所著詩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嗚呼昆岡之玉遭炎火而焚秦柱之雲值疾颷而墜遂使巴湖減色虞浦無聲過南武而傷懷逕北山而隕涕草沒亭林之塢傷耆舊之云亡雨荒傳是之樓悵藏書之誰讀云爾

繡餘近草序

若有人兮夢落雲中居懸海上偶拈愁句輒寄三天不晝修娥迥如初月掩卷靜思念鸞鶴之侶啓戶遙矚挹龍魚之奇繡餘近草者非復尋常女士所及矣憶其生自海虞來歸滬瀆王謝家世烏衣悉知童蒙賦詩青鳥代誦臨水鑑影媪嫗知其不凡當春詠花尊親嘉其明悟蓋高世之格有見於生初者焉又生擅奇福獲配嘉耦有林下之風無天壤之歎相莊之下時復歸寧迢迢七夕既無阻於星期明明百里曾未憂於河廣此其所以幸也然而高明之室鬼瞰其貧多女之門盜屏其迹罄倉中之粟雀鼠生愁遊釜底之魚魴鯉聚泣熊羆之夢不兆鵰鶚之翮仍斂此其所以愁也若其詩格則又可言焉夫中閨之所云才者不過椒花一頌柳絮片言即以名滿古今豔傳中外今則萬言述志百首抒懷早已軼彼士流并不慚於作者又且桼室之女殊抱隱憂丹山之禽時揮奇采渢渢乎有身世之感具民物之憂焉暇日一編屬爲之敘夫僕也早交臣叔忝據輩行曾主騷壇雅同臭味授而讀之未嘗不歎其語之奇采之麗不覺爲心折也

他日言旋言歸永朝永夕賭圍棋於別墅侍絲竹於東山得值晏閒置之几案則僕也雖無擲金之聲庶可資安石之坐云爾

答胡孝廉世琦書

得手書知別後訪六朝之山過百花之巷隨潮東去逐雁南來尋香佛樓采藥僊徑幽居一旬蠟屐欲碎曲巷半夕驚梭忽投可云豔播白門韻流金屋矣繼又聞無知故鬼亦愛新人挈此楮錢來趨錦被足下此時得無作長人之前導爲土偶之蹇修乎此則花開夜合定許同遊詩唱秋墳或當聯句此事得之於施上舍未識信否也自僕之歸旣悼遺簪復遭竊鈇窗扉半折篋笥一空青氈不留金粉零落所謂燎原之後加以焚林嚴霜之餘復此密霰嗣以出弔東郭遂遊北山過漁父之居陟樵風之徑西墅識客南屏訪僧紅林薰天晴碧涼醉素月下嶺環蒼若眠持螯歷旬黃綻指爪鬬茗百度青浮眼光甫乃返棹本州憫災故里盈前赤地絕不生禾滿眼青蟲偏能害稼僕縱傾篋中之俸搜甕頭之粟無濟於事稍竭厥誠然而晨無粿粒鷄不來前暮乏積儲鼠皆遠竄蓋已從事枵腹難快鼉飽矣急欲抵貴郡者了文史之案免素飧之譏但空齋兀兀絕少識朋深閣迢迢幷無巢燕短狐射影來自鳩茲妖禽顫聲半出鵲岸泮林之梟未變蒙楚之葛堪憐如是而已回憶壁淚挂席浮觴上巘元暉故宅銀杏巢烏謫仙危樓畫壁匿魅士龍笑疾險墮急灘樂天醉吟無畏狂藥蓋三十旬之內六百里之中似此樂者亦罕矣何時合幷方快紆鬱彼此諒同不更多及

志事將竣與寧國太守及諸同事書

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僕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分之四聞底本皆自蕪湖發來改竄處極多未知盡足下所定否竊有未喻者數事敢更質焉一則府縣次序　本朝憲綱與前代不同宣城附郭下即次以南陵者元明兩代之憲綱也宣城下即次以涇縣者　本朝之憲綱也元明之憲綱以元明二史地理志爲據　本朝之憲綱以本朝大一統志爲據（若康熙中府志以及吏胥文移案牘尚沿勝朝舊例未經改正者）固截然不紊者也今以南陵縣生員一訴呈遽移南陵在涇縣上矣是曲長刁生之健訟不難移昭代之章程此未喻者一也人物如懿行宦蹟數門不輕采錄最爲得體然事必慎之於始未有今日批准明日駁回批准者旣或由私囑駁回者亦未盡叶輿評徒使朝令而夕更未必昨非而今是此未喻者二也冢墓中同一贈將軍也乃登耿宗元而刪葉遇時（二人一見府志一見縣志）同一侍郎也乃登張守道而刪徐沛如以爲采訪冊不足信則乾隆十八年之志亦由采訪而來況又有非采訪冊而亦刪者矣又入　本朝以來諸臣冢墓旣載及梅氏兩代封翁矣而　諭祭　賜諡之梅文穆卽不葬本鄉亦須注明所在而今亦略之此門按語有云自乾隆十八年以後采訪冊悉不足憑是因現在之生人讎及冢中之枯骨且此次續修者續修乾隆十八年以後事也今自職官選舉諸門以外一切概從其略則新修府志何爲乎此未喻者三也循吏中載寧國令范傳真是矣然何以令寧國而得修南陵之堰則唐宣城郡之地理與名宦傳不可不合勘也文苑中欲登唐詩人張喬是矣然何以家南陵而又附入池州之籍則唐武德中之沿革及人物志不可不並校也此皆近在志傳而亦嬾於搜稽此未喻者四也山水諸門係僕所纂者頗欲正前人之失不致傳後代之疑其考證各條略具苦心皆還實據今乃不察由來半從刪改執筆者旣以不狂爲狂主修者亦遂將錯就錯是同事欲泄一時之私忿竟忘其爲六屬之官書此未喻者五也學校之金石有登有不登官廨之廢興有載有不載甚至宣城缺新建之祠旌德削俞公之廟涇則縣丞廨宇亭脫見山旌德則主簿衙齋堂芟景呂升降任心去留隨意此未喻者六也祥異各志營建諸門於舊志皆照本抄謄甚誤者亦略無改正何貴重修是名爲愛古而薄今實則偷

安而自便此未喻者七也封建則挂七而漏三大事則記一而忘兩流俗之傳疑則信之正史之明備則略之此未喻者八也刊工雖集於宣城而底本則來於權署局中總修分校諸人皆若有不得預聞者遂至一卷之內前後逕庭半部之中各相矛盾而奉行者又復過當以爲自蕪湖來者無一字之可更自局中定者無片言之足信此未喻者九也虛設總修之號翻爲衆怨所歸況足下既取獨斷而獨行又何須羣策而羣力加以官事孔繁高齋少暇足下既假他人之手以代辛勤他人亦卽假足下之名以逞威福以致物論沸騰人情駭阻此未喻者十也他日告竣之時尙望於編纂內削去賤名何敢於弁首中復加拙序倘以爲微勞可錄片善必登卽希將鄙人此書及與同事諸君書附入卷末備蒭蕘之獻可矣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四

更生齋詩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萬里荷戈集

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伊犂之命出獄紀恩二首

暫離三木即身輕忽綴元戎後隊行（那彥成尚書奉命往陝西軍營參贊亦于是日率京兵啓行）天上玉堂虛想像道邊金甲尚縱橫預知前路應長往從此餘年號更生穩臥側輪車畔好員扉幾夕夢難成

已作孤兒三十春道旁今更泣孤臣全軀自感君恩厚對簿偏忘獄吏尊人笑冷官罹法網天教熱血灑邊塵受知兩度真逾次（未散館即蒙簡任學政及入直內廷皆屬異數）敢向閑中惜此身

蘆溝橋口占贈張吉士惠言并寄同館諸君子

張君本同里故交今歲五月余蒙恩派教習庶吉士張君適在其內執弟子之禮甚恭余不敢當也其餘諸君亦並絡繹出送致贐故作此致意云爾

春明門外駐征輪簪笏同來唁逐臣我視黃州已僥倖綴行相送較情親

出嘉峪關偃長行車二輛車箱高過于屋偶題一絶

持燈行三更鞭屋行萬里削雪正欲烹一星生釜底

出關作

半生蹤跡未曾閑五岳遊完鬢乍斑却出長城萬餘里東西南北盡天山

抵玉門縣

萬餘里外尋鄉郡（余家郡望敦煌）三十年前夢玉關（余弱冠時在天井巷汪宅課甥曾夜夢至天山詳見所著天山客話）絶笑班超老從事欲從遲暮想生還

安西道中

萬古飛難盡天山雪與沙怪風生窟穴戰地絶蓬麻野戍年將換穹廬日不華仍從候人問恐有路三叉

疏勒泉

一水懸天上遙知疏勒泉浴波童類鶴劃岸屋如船齒髮衝冰墮功名責弩傳從戎本吾願前路莫潸然

安西至格子墩道中紀事

我行發安西十日五停軸疲蹤本思憩所苦乏室屋兼之山萬仞不貯水一掬狂風飛牛羊往往集空谷三更寒霧重馬足植如木乞火爇束薪言依橐佗腹

此日風候嘉殘漏行百里荒荒紅一綫日出土囊底嚴程原有限沙磧從此起來從天山頭去向天山尾沙深行旅斷見客心輒喜泥漿藏破甕到口甘若醴飲馬投百錢喧聲尚難已

偶逢陳世昌曾令楚邊邑殺賊爲賊縛荷戈來百驛三歲得減徒庶幾歸有日班荆相慰藉反致淚嗚咽一妻前被殺兩子致殘疾生還雖可樂奈已乏家室東望嘉峪關中懷慘如結

林烏大如犬兀傲不避人攫肉翔道旁足蹴十丈塵居民半焦黑人鬼固不分出穴競往來半雜鷄與豚襆被何處棲爬抉沙石根不然升高原廟古依土神

天山歌

地脈至此斷天山已包天日月何處棲總挂青松巔窮冬棱棱朔風裂雪復包山沒山骨峯形積古誰得窺上有鴻濛萬年雪天山之石綠如玉雪與石光皆染綠半空石墮冰忽開對面居然落飛瀑青松岡頭鼠陸梁一一競欲餐天光沿林弱雉飛不起經月飽啖松花香人行山口雪沒蹤山腹久已藏春風始知靈境迥然異氣候頓與三霄通我謂長城不須築此險天教限沙漠山南山北爾許長瀚海黃

河茲起伏他時逐客倘得還置冢亦象祁連山控弦縱遜票騎霍投筆或似扶風班別家近已忘年載日出滄溟倘家在連峯偶一望東南雲氣濛濛生腹背九州我昔歷險夷五岳頂上都標題南條北條等閑耳太乙太室輪此奇君不見奇鍾塞外天奚取風力吹人猛飛舉一峯缺處補一雲人欲出山雲不許

進南山口

一峯西來塞官路峯頭一峯復回互人疲馬嬾亦少休雲外飛橋落無數山坳路古盤如綫却向林梢瞰遙甸一片伊吾曉日華黃金世界空中現

下天山口大雪

危峯北去高無際過嶺風聲水聲異鞭梢拂處險接天風勢吹人欲離地千峯萬峯迷所向意外公然欲相抗雲頭直下馬亦驚白玉闌干八千丈

松樹塘道中

馬定知人意穿松屈曲行漸忘遷客感足慰看山情閱世心俱寂聽泉夢亦清林威丈人約何日許將迎

松樹塘萬松歌

千峯萬峯同一峯峯峯盡削立無蒙茸千松萬松同一松松榦悉直上無回容一峯雲青一峯白青尙籠烟白凝雪一松梢紅一松墨墨欲成霖赤迎日無峯無松松必奇無松無雲雲必飛峯勢南北松東西松影向背雲高低有時一峯承一屋屋下一松仍覆谷天光雲光四時綠風聲泉聲一隅足我疑黃河瀚海地脈通何以戈壁千里非青葱不爾地脈貢潤合作天山松松榦怪底一一直透星辰宮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看峯前行馬蹄駛欲到青松盡頭止

菩薩溝道中

天山南北口百里積冰雪歲晚不逢人牛羊伴除夕

山隅一兩家早已閉門宿空明北斗光穹廬代然燭齒髮能旋里應知亦主恩（時值有江西減徒回里者帶同戍人齒髮歸里）仍憐異鄉久魂怯玉關門此水酌一滴永清人世心臨流莫相照聞說鬢毛侵

廿八日抵巴里坤

南山高瞰城下復裂深谷巉巖千丈堞排齒入山腹晴天飛雪霰卽已沒車軸陰寒中人深肩背苦瑟縮千年留戰地往往鬼夜哭年殘風益暴客至褁重幄燈火集一城宵驚燭光綠

除夕巴里坤客帳祀先

昔日公孫瓚臨岐祀北邙潸然感先德忘却在殊鄉燭借穹廬火牲求牧澤羊荒寒一甌雪聊抵奠椒漿

除夕夜坐

世緣應已盡夢亦不還家別有關心處偏忘去路賒幾行墳樹影千疊隴雲遮他日能歸骨從親傍水涯

鎭西元日

兩日松塘走急程亂雲開處出邊城奔馳萬二千餘里來聽鄰雞第一聲

殊方都喜說新年板屋斜欹彩勝偏一事暫教鄉思緩家家門巷有秋千

逢人入關卽寄胡安西紀謨楊靈州芳燦莊邠州炘錢華州坫四刺史

何處能尋遷客蹤車箱眠已過三冬聊烹太古荒寒雪盡洗平時磊落胸人說更生同子政我慚行殯學山松心交海內今餘幾呵凍裁書手自封

覆車行

風漫天雪逼夜匹馬隻輪馳至山下驚沙撲馬馬忽奔削徑倒下先

摧輪車箱壓馬馬壓人馬足祇向人頭伸身經竄逐死非枉只惜同行僕无妄驚魂乍定忽自疑奔車之上無伯夷

肋巴泉夜起冒雪行

北風排南山山足亦微動寒光亘千尺壁立雪若街車箱沁肌骨清絕無一夢更殘欣出穴飛白壓衣重百里僅數家山房疊成龕相將依爨火獎燭感分送人氣亦少蘇無如馬蹄凍

人日白山道中

三載逢人日驚心客鬼方（謂在貴州學使任）今來還客夢仍阻亂山旁莽莽沙如雪勞勞爨已罷居人能尚義猶饋束脩羊（逆旅主人子將授經屬余爲分句讀）

自白山至噶順

嘐嘐蕭蕭徹五更狗亦不吠雞不鳴車箱縮項凍欲死誰復料理征人行忽然破屋晴光出湧得天山一輪日疲羸嘶風馬亦奮踏雪兼程到噶順

發大石頭汛

天山界畫分半空白雪自白雲光紅馬蹄斜上雪飛盡衣袂飄入雲當中連峯中斷郵亭壞此是奇台鎮西界平沙日午捲北風數點牛羊落天外

烏蘭烏素道次

烏蘭以北地不毛極視千里無秋毫窮荒鳥亦拙生計啄土飲雪居無巢居人覿面能欺客獸復欺人占居宅健兒彎弓射不得空手歸來氣填臆

初八日乘月行四十里至三個泉宿

人煙百里何渺茫疲羸獨行古戰場高天下地總一色明月白雪分清光拂眉時有山禽過清㰦聲高野禽和三泉屈指尚半程我倦欲從雲外臥

古城逢立春

短轅車逐短衣人萬里來尋塞上春識路未應呼老馬岐塗先已泣孤臣雲邊一笛驚殘夢天外三山伴此身肯把障泥容易濺就中猶有
帝京塵

鷹攫羝行

一山巉巖忽裂口千羊萬羊出其竇羊羣居前牛在後鷹忽飛來攫羝走羣羊哀鳴牛亦吼北巷南村集羣狗鷹攫羝飛勢偏陡雲中健兒弓已拓一箭穿雲覺雲薄羊毛灑空鷹爪縮天半紅雲尚凝鏃

牛觸冰行

天山十丈冰稜大牛角觸冰冰欲破牛向冰稜窟中墮馬車西來不能過三馬曳牛牛尚坐道旁田夫添十箇索曳牛蹄角先挫須臾冰陷牛方出一角已從冰上折牧童驅牛不敢叱更裂氈裳裹牛血

夜抵木壘河

到得山村夜已迷窗櫺全不辨東西狠馴似馬憑鞭策鵲大于雞共樹棲穴鼠岸然欺客睡塈猿時復雜兒啼峯峯塞路誰能究只覺檐前北斗低

早發四十里井寒甚路人有墮指者

極天惟有雪萬古不開山祇覺雲生滅從無鳥往還路人傷墮指還客屢摧顏倘有攀躋處思排虎豹關

元夕過阜康縣七十里宿黑溝

君恩應已重不敢更思鄉即此逢元夕先忘在遠方話愁惟對影與僕互傾觴兒女雖相憶何由識阜康

黑溝步月

邊庭昨日已東風寶鴨頻添雪乍融一晌春人夢魂膩焉支坡上月光紅

五家村裏獨裴回奇絕峯巒面面開三百橐宅燈一盞夜深偷渡黑

溝來

安濟海夜起

夜闌安濟海波熖燭天紅迥異雲霞色都疑神火烘松杉開嶺末烏鵲繞闉中待得雞頻唱闢門日始東

自烏蘭烏素至安濟海雪皆盈丈十餘日不見寸土因縱筆作

烏蘭烏素迄安濟十日見天不見地有時天亦被雪遮天與雪光原不異惟交日午與月午日月破空光獨麗阜雕如鵬排齒舞黑蜈象龍交角戲雙峯獨峯駝背闊三角乙角羊頭細家牛湩乳酪尤厚野雉作羹膏過膩冰崖倐爾超百仞雪窟不須分四季狹哉豎亥東西步笑絕唐虞朔南暨漢家亦僅開張掖惹得控弦益無忌何如聖世中外一幷斷胸奴左邊臂南庭北庭幕已空陽關玉關門不閉二千餘年方拓壤三十六國皆請吏尤欣棲畝盡軍食不爾闢疆虧國計温都斯坦布魯特退木爾沙哈拉替修眉羅刹久作汗戴角博羅都號比羣驅羊馬作互市從此番回悉衣被賜之瑰麗手加額目以酋豪頭戴髻昆侖去天纔咫尺日月藉此相隱蔽金銀臺殿誰得過我欲乘風縱遊戀渾河入地波乍洌熱海逼冬泉亦沸山傾西北悉破碎河界天人此分際張騫鑿空乃得到伯益賸實何其諦荒寒近始遭抉剔神妙誰能復思議元霜更在昆岡外手握龜蛇出人意只憐我亦老史臣振筆欲增西域記會看拓地過西海不使羣生有殊氣閩船已具千百艘宛馬益多二萬騎寒門銅柱親勒銘功德高于百王帝

贈呼圖壁巡檢沈仁澍

如何遠宦經三徙（君從闢展調署濟木薩丞又調署呼圖壁）僅比流人近十程同向瞭高臺上立欲從何處望江城

三臺阻雪

北風吹雪入鬼門風定雪已埋全村村人鑿穴透光景百尺稜稜瞰樓頂燒松作炭雪不消反使石穴全身焦征人停車已三日雪穴驚看馬牛出平明一綫陽光開烏鵲就煖皆飛來征人欲行馬瑟縮冰大如船復當谷

發二臺

看山不厭馬蹄遙笠影都從雲外飄一道驚流直如箭東西二十七飛橋

行至頭臺雪益甚

天山雪花大如席一朵雪鋪牛背白尋常雞犬見亦驚避雪不啻雷與霆幾家房廊陷成井百丈青松沒松頂鸒驚一騎去若飛雪不沒髁風生蹄東風乍停北風起驅雪松濤十餘里松柴燒赤老瓦盆奇冷更變成奇温

蘆草溝

蘆草溝邊路茫茫日欲昏堅冰截南北空白合乾坤馬避千人集雅啼獨樹村車箱夢疇昔聊足慰羈魂

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

城西乞得暫勾留（到日將軍派居城西別墅中）何止逃喧亦避讐只覺醫方有奇效閉門先學陸忠州

槖筆頻年上玉墀虎賁三百笑舒遲書生亦有伸眉日獨跨長刀萬里馳（廢員見將軍例佩刀長跽）

環碧軒中祟不迷僅餘風柝雨淒淒固知此老迂難近絕勝宵分咒準提（余寓齋相傳有魅全太守士潮居之每為所嬲夜分輒誦準提咒然不能禁也余未至前數日鄰童夢魅已移去）

到日先傳領督催無端堂帖復追回（余到日初派督催處行走後又改派冊房）閒心檢點流人冊悵觸西川御史臺（余檢點舊事見御史李玉鳴年貌冊故及之）

熟客先驚問姓名記曾躍馬入咸京當時書記疎狂甚親屈元戎作騎兵（謂張總兵廷彥余辛丑歲客西安節署張時尚在撫標學習親導至曲江鎮看花）

誰跨明駝天半回傳呼布魯特人來牛羊十萬鞭驅至三日城西路

不開（布魯特每年驅牛羊及哈拉明鏡等物至惠遠城互市）
已分從公老牧羊門生家世本敦煌金丹五百題容緩（臨行屬篆金丹五百字）
先獻麻姑禁酒方（房師王荔園先生官湖北安襄鄖道以軍興法先遣戍伊犂在將軍署課讀飲酒時或過量故末語規及之）
畢竟誰驅澗底龍高低行雨忽無蹤危崖飛起千年石壓倒南山合
抱松（伊犂大風每至飛石拔木）
日日衝泥掃落苔一條春巷八門開（鼓樓北有八家巷屋宇街道極修整）外臺自有蕭
閑法（謂廉使德泰乞余書堂額云蕭閑外舍）攜具方家說餅來（方兵備受疇製餅極佳與廉使對門每邀余飯則兩人合治具）
坐來八尺馬如龍演武堂高夾路松謫吏一邊三十六盡排長戟壯
軍容（四月一日隨將軍演武場角射時廢員共七十二人）
鑿得冰梯向北開陰崖白晝鬼徘徊萬叢燐火思偷渡盡附牛羊角
上來（冰山爲伊犂適葉爾羌要道常撥回戶二十人日鑿冰梯以通行人）
古廟東西闢廣場雪消齊露粉紅牆風光穀雨尤奇麗蘋果花開雀
舌香
城隅兩日霽寒威韋曲詞人尚下幃（謂韋大令佩金）趁得南山風日好望河
樓下踏春歸（惠遠城南有望河樓面伊江爲一方之勝）
幽絕城西半畝宮古垣迤北盡長松危樓不用枯僧上罔兩時時代
打鐘（西城外有古廟常白晝見罔兩迷人人無敢入廟者）
百輩都推食品工剪蔬饒復有鄉風銅盤炙得花豬好端正仍如路
侍中（同里趙上舍炳先以事戍伊犂今館于綏定城食品最工燒花豬肉尤美）
甌脫宵寒忽異常行轅門外橐它僵堂期縱過天中節明日仍冠骨
種羊（將軍一月內以二五八爲堂期諸廢員咸入辦事又伊犂夏日即換季後每天寒則仍帶暖帽）
遊蜂蛺蝶競尋芳花事初紅菜甲黃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
雕梁（春燕皆巢土室中）
一卷平臺紀事功十年循吏說弘農（楊廉使廷理曾官臺灣知府預平林爽文等著平臺紀事二卷

時屬余點定廉使在閩中最有政聲）便同海外奇書讀腹痛還思邴曼容（內有紀吾友湯大令大奎死節事）
城西連日雨昏黃急溜先傾羊馬牆夜半老兵驚起叫阜鵰如虎撲
人忙
萬死方來西海頭別司鎖鑰領兜牟（謂張太守鳳枝時派管軍器庫）南中老守疎狂
甚尚憶東風燕子樓（太守有一妾留河南親串署內時憶及之）
將軍昨日射黃羊親爲番王進一湯（時哈薩克王子以承襲王爵來謝因照例設宴）百手盡
從空裏舉更憑通事貢真香（外番以藏香爲貴有所敬則獻之）
芒種才過雪不霏伊犂河外草初肥生駒步步行難穩恐有蛇從鼻
觀飛（伊犂南山下有異蛇一種遇騾馬即直立如梃或入馬鼻中啖腦髓馬遇之無不立死）
黃泥牆北打門頻白髮來辭喜氣新（謂开鎮臺九敘以前四月奉恩旨釋回至四川軍營効力）却
買鮮魚飼花鴨（伊犂鵝鴨必以鮮魚飼之乃肥）商量明日餞歸人
伏流百尺水潺湲地勢斜衝北斗垣高出長安一千里故應雷雨在
平原（伊犂地形高出西安八百餘里）
生羌一月病彌留夜半魂歸戶不收忽變驢鳴出門去郭橋何似板
橋頭（二月中有生羌居北關外將死忽變爲驢惟一足未化人皆見之）
偶選龍媒貢上方萬蹄如鐵剖河梁驊騮盡解如人立環拱將軍下
角場
鵓鴣啼處却東風宛與江南氣候同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樹上有
黃童（伊犂桑葚極美白者尤佳）
纍臣百計遣秋光學圃年來寖有方蒔得菊花三百本歸家亭子宴
重陽（歸方伯景照善蒔菊每年以重陽前後宴客）
窮荒連月有
恩綸邊雨初晴塞草春昨午北郊迎
詔使分明捧日兩黃人（純皇帝升祔詔使到日雨適霽余隨將軍出北郭恭迓）
怪風時起撲燈蛾舊燕巢欹鼠作窠蒸得春蚊大如斗南山陘霧入

簾多

老饕到此已無緣且減常餐汲井泉十日齋廚冷于寺故應蔬味勝腥羶

達板偷從宵半過箏琵絲竹響偏多不知百丈冰山底誰製齊梁子夜歌（夜過冰山者每聞下有絲竹之聲又聞有唱子夜歌者莫測其奇也）

籬豆花紅蘚葉班時時約客話更闌齋廚百品多嘗徧惜少山雌入食單（陳巡撫淮食品絕精聞秋冬間燒雉尤美惜不及食之）

山溝六月曉霞蒸百果皆從筵上升買得塔園瓜五色温都斯坦玉盤承（果子溝至六月百果方熟伊犂北郭外滿洲駐防塔章京園內有五色瓜温都斯坦製玉盤玉盂等極精伊犂亦時有之）

偶向尊前學楚歌天涯誰識故人多郎官湖水清如鏡絕憶三更放棹過（癸卯秋余自西安歸過漢陽族姪聖也邀余夜遊郎官湖時廉使德泰爲漢陽守亦在座余已不記憶矣及至此廉使話及之）

五月天山雪水來城門橋下響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畫開（四月以後即引水入城街巷皆滿人家間作曲池以蓄之至八九月始涸）

戟門東去水潺湲山色周遭柳作垣日昃馬行三十里納涼須駐會芳園（會芳園在綏定城總兵署後極幽爽）

待得城樓月欲升竟攜茶具就書燈

九朝舊事無人聽只有西廳老郡丞（同知哈豐阿性嚴冷與滿漢同官無一合者惟最重余又留心國朝舊事以余歷直內廷諸館頗諳掌故每夜輒攜果餌等物就訪乞余爲說　九朝事蹟恆傾聽不倦）

結客城南緩步回水雲寬處浪如雷昨宵一雨渾河長十萬魚皆擁甲來（伊犂河魚極多皆無鱗而皮厚如甲）

一旬胡蝶已成團便擬開筵宴謫官攜得百花洲畔法種來鶯粟大如盤（陳巡撫寓齋鶯粟獨盛有五色如盤者蓋江西所攜來之種擬分日宴客）

積雨冥濛路不開巑岏歷盡始三臺萬松怪底都相識曾向童年入夢來

雪深纔出玉門關三月

君恩已賜環贏得番回道旁看爭傳李白夜郎還

行抵伊犂追憶道中聞見率賦六首

嘉峪關前夕霧收布隆吉後曉星浮馬毛作雪明千里龍氣成雲暗一州冰谷對床聲乍噤火山當戶汗仍流平生每厭塵寰窄天外如今一舉頭

黃羊如織馬如梭託命三更有駱駝闢展尾疑通地穴巨靈手竟握天河松杉倏爾垂行幄螭魅居然避荷戈行到路岐偏認取卅年前記夢中過

背可施鞍鼻可牽衆生疑鬼亦疑仙地幽古佛皆穿耳月朔新蟾已抱肩（初一日即見新月）厄魯特魚紅有影俄羅斯馬白無邊流沙萬里傳書少且續夷堅海外篇

總是非非想處來見聞無用更驚猜人如混沌何嘗鑿天似鴻濛乍欲開日月偶摶空外影塵沙都認刦前灰山魈獨足蛇岐首盡宂征夫去不回

烏弋烏孫視陝西九天九地判高低下飄鬼國須浮楫上瞰神霄若有梯湯谷沸波今未改寒門標柱古誰稽流聞何止征和碣（伊犂相傳有張騫石碣徧訪未之見）尚詡倉公四目題

莫笑書生一石弓置身十萬健兒中雲烟氣總歸西海弧矢音皆中北風跡隸伍符慚百戶階崇都護壓三公（將軍位在蒙古王公上）逐臣自問難酬德且學張騫事鑿空

附題萬里荷戈集諸友人詩（以得詩前後爲次）　黃聘三（閩縣）

忠言讜論壯朝班能得　君心忽解顏臣罪當誅寬斧鑕聖恩過厚賜刀環賈生猶待三年召韓愈何曾百日還青簡留題光奕奕明良聲問重如山

韋佩金（江都）

奚作逐隊鴉百千爲羣散風花須爲鳴岡鳳忠孝會使文章重投

書樞府　帝曰吁容臣愚不殺軀覽書丙夜　帝曰俞鑒心孤戍名除嘉慶五年閏在夏鼙鼓鼕鼕　詔書下將軍韝門馳匹馬趨跪當階聽宣赦西海九死臣伏地不起放聲悲堯仁覆載廣舜哲日月輝遭逢如此隕無恨豈在一人留與歸作餞不爲君設酒折贈不爲君折柳　聖人解網羣生宥中外騰頌　主恩厚道旁感嘆泣稽首

陳　淮（商丘）

結託十載前已識才如斗何期故鄉人翻遇雪山口諫草動萬言樸誠真不朽直有回天力堪稱救世手鎔經與鑄史莫不欽抱負荷戈來伊江閉門斷詩酒雷霆間雨露總沐　主恩厚既不受人憐豈肯隨人走委心任去留東歸瞻馬首煌煌　天語頒一德洵非偶（以上三人同在伊犂戍所）

顧　掞（金匱）

天祿藏書幾費詮逍遙暫作地行仙先憂早裕昇平業後會都成歡喜緣域外扶輪推大雅馬前揮筆著新編銘留　御座輝煌甚片札應同刀劍傳

張騫碣下拜　恩殊　聖德如天重碩儒文字直堪追漢魏遭逢更喜邁韓蘇吟懷朗映三秋月飲量汪涵萬頃湖他日廬陵訂詩史可容祕演學浮屠（時成烏魯木齊）

楊芳燦（長洲）

蘭山話別各傷神浩蕩冰天逐雁臣幸免若盧收杜衆還愁樂淚竄崔駰孤蹤判作長流客　温語旋迴絕塞春開盡桃花消盡雪兩行紅柳送歸人

雞竿　詔向九天頒鄭重　君恩特賜環傳到好音先破涕懸知小別未催顏朝搜斷碣窮沙磧夜聽清笳度雪山萬里只如庭戸近軺車聊當採風還

上書慷慨豈沽名願效涓埃答　聖明宣室舊曾徵賈傅讜言今已念班生親知預擬聯裾展邊徼行看洗甲兵見買夫須嘗釣艇滄江穩臥頌昇平

湖山佳處儘相羊蟹舍漁邨認故鄉築室且教泥水蔽著書合付子孫藏羈魂恐尙依銅柱（温都斯坦有堯時銅柱相傳塞外人死者皆歸之如中國之岱宗云）歸夢時應到玉堂愧我浮沉銷志節白頭顏駟乞爲郎

莊　炘（武進）

聖主由來宥直臣投荒旋見作歸人重逢隴首飛黃葉此去江南采白蘋飲酒無多消歲序吟詩何益費精神扁舟我亦如張翰相訪城東月色新

曾　燠（南城）

聖主求言量獨宏謗書宜示舉朝驚竟將忠愛憐蘇軾不許公卿害賈生絕塞烏頭三月白歸裝駝背一編輕旁觀猶感　君恩重何況親爲雪窖行

孫星衍（陽湖）

秉燭論心已有期尊前霜鬢認依稀我傷駒隙三年速君自龍沙萬里歸折檻風流成感節埋輪心事有危機（曩在山左幾爲附不朝貴者所中傷）不知此後方元白可仗文章定是非（前尊詩有偶讀開成太傅詩七年我亦長微之之作故此句及之）

趙懷玉（武進）

青楓林外擬招魂此日居然入玉門　詔下已聞伸士氣身留何以答　君恩可能詩酒捐狂態想見妻孥拭淚痕氛祲未消雲漢皎（時久旱）幾人封事爲時論

錢伯坰（武進）

山崚嶒兮崱屴雪瀰漫兮際天白朝不見日出兮暮胡然而止息

荷戈者誰子度沙漠兮不知其幾萬里莽寥廓兮寄生死落彼大荒竄跡牛與羊大府特兀淩穹蒼旌旗雲日刀劍光將軍使相曰中堂中堂屹然坐堂皇叱聲階下走小臣帖身受汝何獲罪聖天子　天子宥汝以不死但當蟄伏窮三冬敢攖詩酒號寒蟲翰林卑躬執厮役帶刀跨馬前趨風皇輿隆覆載此日西域界是罪人所徙西盡日所曬張騫鑿空疑不到鄒衍空談九州外間搜聞見落中華地志山經補其險忽然中堂宣拜舞　丹詔煌煌奉天語賈生仍遣洛陽歸小臣涕泣紛如雨是能先幾翊萬幾且將座右箴其辭大哉　王言詔中外八荒共慶天無私昔年身向圖中去關門一閉入朝天路今日生還作畫看謹誌　君恩不忘處　歷聖相承二百年吾鄉清節幾人賢妙筆生涯拓君手（畢幼安高士也實寫此圖）壯哉斯圖洵不朽

楊嵎谷（武進）

六合誰能賦千秋獨占難高岑纔塞上燕許只臺端更闢詩中界還馳域外觀書生空朒縮武士但糾桓健者今詞伯風騷主敦盤臚雲登上第起草擬如干對菲辭誠過芻蕘慮畢殫無私天鑒近不殺　聖恩寬慷慨行何畏頭顱亦早拚壯懷輕萬里祖帳揖千官遠戍提長戟輕裝衣短襴雄關出嘉峪中土隔騰蘭赤陂陰常燄平沙井亦眢大風掀瀁漭古雪積巑岏險阻勞筋骨荒涼沁肺肝只疑天欲盡不道路猶漫所仗惟忠信如飛得羽翰烏孫傳舊部虎將築新壇乍到名編籍先驅背負簡空房鎮宵魅軍府對南冠履尾凶將咥吞氈強勸餐愆尤悔山積感激涕汍瀾舞劍霜華滿聞笳月魄闌敢懷歸井邑長夢侍金鑾豈料烏頭白真噓黍谷寒炎崑分玉石集泮別鴞鸞　特旨從原宥危言策治安賜環裘葛換匹騎往來單雙足重添趼千山慣據鞍自來原鐵漢服食謝金丹定遠生仍入終軍吏不攔眼中風景舊歸後鬢膚完慈訓三遷里才名百尺竿胸全羅列宿腹稍露琅玕威鳳終巢閣孤鴻已漸磐芰荷裁野服桑梓結清歡庭草觀生意漁磯息怒湍親朋爭問訊尊酒話團欒佛國追成紀荒經好補刊若非身自歷誰信語無讕博異前賢少瑰奇後代看惠潮皆內地小謫笑蘇韓

楊元錫（陽湖）

黃沙莽莽無行迹玉堂仙人碧霄謫天山積雪沒馬蹄一萬里去陽關西長鞭搖搖入雲去繞袖濃雲若披絮怒龍鬬雷騰半空蒼鶻攫人飛上樹（二事皆集中記所見）一峯行盡復一峯奇句題徧峯峯松濤嵐翠蕩胸臆咳唾珠玉隨天風天山盡處軍容重曉謁轅門氣先竦投筆能教壯士驚請纓都訝文人勇山中魑魅怒侮人鍵戶瑟縮潛悲辛同時遷客皆開讌問訊爭來識君面邀月空憐太白杯微吟欲築望鄉臺楓林青青塞雲黑五更笳管腸千迴殊方寧望生還路玉門不信春風度一道　恩綸天上來萬人感泣成甘澍羨君出關復入關匹馬仍復過天山峯峯松雲若相識馬首青山向君揖添得長刀短後衣（用集中句）生向玉關吹笛入折檻曾憂直節難賜環旋荷　主恩寬桂叢未老黃華綻待得歸人酌酒看故人握手驚且喜快讀新詩搔首起天生奇境待奇才抉透靈光筆端使吾謂才華學問雖絕倫不若獨秉至性歸貞純機聲燈影少年事比鄰早羨樓頭人（君少時隨太夫人居外家樓上與余比鄰曾作機聲燈影圖）萬言伏　闕直聲震必于孝子求忠臣一時風骨如君少孤隼淩秋羽毛矯長安冠蓋去復來諸君衮衮奚爲哉崑崙山高接西極妙手圖成挂齋壁和君萬里荷戈詩醉臥牕前看山色

莊宇逵（陽湖）

雨露雷霆次第過閒身始得返山阿故園快把初衣遂小謫榮於畫錦多寫入丹青傳大漠編成詩卷當章我直開邃古鴻濛界那

數陰山敕勒歌萬里輪蹄疲雪窖孤臣心事幾經阿屢危欲狙顛
軫遣出險迴眾襲滄波羅拳鬱教遊汗漫社稷鱗伏酒滄瓊請纓
畢竟書生志不是封侯便荷戈

孫　韶（上元）

身到金鑾最上峯人間還種萬芙蓉三年使節歸曾闕一疏危言
動　九重才子文章原慷慨　聖朝遭遇自從容抽簪不比
長沙謫閒住仙山錄玉簫

黃郁章（東昌）

去歲長安中觀經書破屋讀業席縱橫過午餐籌粥以闖罪言上
衆口誹不足屢號視行李空庭鳥啄木追送輪國門闖已畢車促
驚沙暗屢隣佇立傷遠目男兒得罪去身在已為福不知途路遠
寧惜手髮禿絕徼事耕種攜讀非殊俗行矣甘白頭飽餐太平粟
而乃　高厚恩於全　天語獨授荒未百日歸及塞垣綠寬
死囿餘分生還竟何速海內親交游感嘆同一哭我行到江南聞
訊屢鼓躍昨逢曾大夫示我書累幅塞外天蒼茫錯前墨淋漓又
見先生筆楷目再三讀定知再造身安心侶樵牧村童及鄰叟招
要趁秋熟嗟余追行歸未共離樽續寄時陽江湄遠勝招魂玉

陳文杰（歙縣）

青海西頭鳴暮笳　詔書萬里許還家行周地角輕環轍出
天恩開漢檻小謫夢隨金闕遠生歸魂伴玉關遙閉門自有
名山業珍重文章爾　國華

陶廣悅（上元）

卿月分光照草萊桂花迎客已全開自攜塞北新詩至為訪江南
舊雨來落紙靈煙多古趣驚人著作本仙才秣陵佳味蓴鱸美好
對秋風共舉杯

已治安求益治安賈生歎息涕忠肝輔孤真比臣心直海闊何如
帝量寬謫罪催來荒服過封章收上御屏觀　聖朝赦過
開言路似此遭逢古亦難

霜冷窮荒草盡斑身騎匹馬出重關獨由絕徼雞行路歸看中原
未見山一片丹心昭感節九重　恩詔許生還江湖切莫耽閑
放轉瞬除書　紫禁頒

積水潭邊荷滿池秋藤花下酒盈卮京華客好詩中記（[illegible]）
紀（[illegible]）塞外風寒別後思戲戲愛　君書史重朱雲折角　聖
人知望公手采還如舊萬里行歸書未絲

張問陶（遂寧）

無詩無酒氣縱橫誰指伊吾問死生萬里風沙悲獨往舊時李杜
愧齊名是非終向平心得聚散徒勞衆口爭落日安西嗟望遠淨
雲雖結故人情（[illegible]）
窮荒一夕返驚魂天遣春風度玉門有詔傳觀邊塞衣表無人申救
見　君恩全賴特筆留心血重製衣表裡淚痕小別經年歸未
晚殘秋高枕夢江邨

徐鑑慶（金匱）

才名磊落誤儒冠醉著新書擬治安抗疏已招時輩忌（[illegible]）投
荒還幸　聖恩寬龍沙地古人煙少虎幘天寒道路難絕塞寄
書愁不達朔風涼雪祝加餐
遭逢　乘騶聯昇平殊護狂譚四座驚甚欲數　君嗜乏術
須知涉世忌孤行萬言書本違時用三代人原成好名他日
朝廷思故舊還雲回首鳳凰城

劉嗣綰（武進）

一紙書來笑絕纓班超已復動歸程龍鍾肯恕孤臣死馬角終邀
絕塞生天上本無私雨露山中還有舊柴荊歸時好灑江流足聞
道飯阿鞾挽兵

惠遠城西萬里鞭　主恩到處總如天長沙漫泣遷來傅太白
真呼謫後仙　聖世漁樵原戀闕清秋蟹稻好歸田登高准備
茱萸酒便有洪厓共拍肩

蔣業晉（吳縣）

諤諤昌言動九霄平生風義士林標羅胸列宿窮三史抗疏孤臣
答兩朝荒徼賜環　天子聖家山拄笏碩人遙好賢不待蒲輪
賁有客欣開石室招（謂寧國府譚君設學仿紫陽書院幣聘相招）

汪爲霖（如皋）

談笑天山匹馬馳讀書不愧是男兒十年我見先生晚一片心惟
　聖主知塞月蒼涼隨遠夢秋笳斷續入新詩生還復恐除書
到未許江干理釣絲

王　豫（丹徒）

語罷月沉水江濤忽怒飛不緣　明主詔那許直臣歸白髮悲
青鏡丹心戀紫微　朝廷留正氣吾道豈終非
荷戈君遣後近覺直言稀（君遣後　上諭廷臣曰自洪某遣戍無以君德民隱上陳者得毋以洪某爲
戒乎卽下旨放回）　天語真堯舜王心判是非直教臣節愧不負布衣歸
正值憐才日終難臥釣磯

吳嵩梁（建昌）

一疏居然動　聖明同時申救少公卿窮荒天許重磨盾請室
心猶望洗兵正氣三更銷鬼燄邊愁萬里入笳聲孤臣垂死
恩難報不願人傳敢諫名
春風吹入玉門關天上金雞　詔特頒五月雷聲傾雪水一梯
雲影度冰山神魚擁甲隨潮滿龍馬如人立仗閑留得新詩光萬
丈夜郎爭看謫仙還

陳　蔚（青陽）

侃侃陳詞迴不羣高岡鳴鳳振朝曛上書自謂同劉偉移副何嘗
異李雲此日更生逢　聖主當時欲殺有將軍荷戈萬里詩篇
富西域江山盡助君

釋清恆（焦山）

一棹乘風過海門千秋事業喜重論長歌絕塞詩人福卽　賜
刀環　聖主恩不殺真能容直道忘身始可得危言而今暫與
焦仙約只恐　天書下九閽

釋達瑛（攝山）

目窮西海歸東海到處名山已盡探正恐欲閑天未許不妨暫借
與茅庵

又（以下及門）

呂　培（旌德）

古人求忠臣是必于孝子讀書苟有得家國一理耳先生起孤貧
中歲乃筮仕思親不能報盡瘁供職使詞臣兩抗疏惜不作御史
刑官據成律奏上擬殊死巍巍　聖人恩幸免肆都市出門卽
荷戈去去行萬里先生愛遊山崑崙插雲裏先生校輿圖絕域接
天尾何須博望槎海已過安濟長吟猿夜啼慘淡塞烟起洪河文
思闊葱嶺筆峯峙冰雪悟餘光風沙闡名理幽誦每一過孤懷緬
朱李

陳　壤（青陽）

萬里輪臺縹緲間迢迢車馬出秦關探窮星宿源頭水題遍崑崙
界外山諫草至今留　御座詩篇自昔滿人寰盤根錯節寧無
意大任將肩豈等閑

譚正治（旌德）

一片金戈鐵馬場挺身原不計冰霜詞臣舊慣鑾坡直謫吏今趨
虎帳旁萬里外圖時勘校卅年前夢未荒唐此行敢爲先生惜只
算天山債已償

陳　塾（青陽）

黃沙四起朔風吼萬仞雪山迎馬首批鱗不殺投新疆狂直緣知
聖恩厚書生此去學荷戈　天語傳來誡耽酒手疏猶縈
聖主心頭齗豈落將軍手峥嶸壯志銷不得搖筆精神益抖擻黃
沙青海入吟鞍毳帳旃牆歸墨藪嶺海欣逢吏部韓沅湘快得儀
曹柳百日方周卽　賜環選秀剔奇愁未久暫從西域歸東海
小挫亦知終大受君不見丈夫勳業高星斗豈獨文章垂不朽

呂　璽（旗德）

似此遊方壯身危氣不磨夷堅窮地軸博望溯天河鳥道千山折
龍沙百日過從今校圖說時辨古人訛

汪　璸（旗德）

月朔先舒月一鉤望鄉客上望鄉樓投荒漫作中原夢此是西南
天盡頭
莫作烏孫戍卒看十年長見侍　金鑾天山百丈冰和雪尚念
瓊樓玉宇寒

呂偉標（旗德）

奇山奇水酷相思勘徧方輿卅載時應恐較圖遺塞外天教萬里
走焉支
中壘文章冠漢京石渠天祿校讎精先生前後相輝映不愧齋名
號更生

于　淵（丹徒）

昨返南湖棹來尋西海菴（先生昨從泮川書院回卽至焦山避暑）要隨雲共宿不與
佛同龕蓬島頻年住河源一昔探讀公詩百首何異啓瑤函

譚時治（旗德）

已束傳經帳何期出漢都（歲己未家祖延至書院課經後以入都奔國卹不果至）心惟
天子諒詩創古人無鏡硯藏行篋關山入畫圖喜今趨鹿洞一一
指前途

譚貴治（旗德）

萬里沙場外孤臣匹馬過死生冰雪裏呵凍尚高歌
探遍天山境詞人幾輩迎生還　恩渥厚足慰著書情

曹景先（績溪）

平生學業尙淹通解詁居然並馬融聚米圖知詳地域生花筆更
奪天工萬言削牘人爭誦（謂征邪教疏）五字堅城客敢攻文苑儒林兼
獨行問誰能繼此宗風

更生齋詩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詩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百日賜環集

庚申又四月廿七日特奉恩命釋回感事紀恩四首

出關無別念止有首邱願何期聖人恩特敕返鄉縣將軍堦下九叩頭微臣之命天所留上慙螟蠓下螻蟻百計無能報天地

纍臣七十人臣罪最不赦寧知未旬日先已詔書下一人泥首百衆隨堦下戴德聲如雷命輕恩重無所惜挺劍終南殺殘賊

虞翻作逐臣一世未賜環縱有骨肉親不敢期生還聖恩直與天地參投畀有北仍歸南鵂鶹怪啼魑魅笑此客入關真再造

五月始生魄送者盈北關捆載戚友書代致閭里間入關一日走一驛計到江南止三月茲還夢想所不及到日閉門先感泣

將發伊犂留別諸同人

如天聖主沛殊恩料理投荒未斷魂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爲孫詎留齒髮歸銅柱（西去卽鄂羅斯相傳有唐堯時銅柱上鐫寒門二字西域人死者魂氣皆歸于此如中國之岱宗云）真戴頭顱入玉門他日荷鋤農事了築廬先署海西村

嚴鼓三聲曉漏收將軍營外引纍囚此生不料能歸骨萬死無言秪叩頭常擬帶刀同佩犢何曾投筆學封侯渾河橋畔春波闊一輩羈人望未休

別惠遠城

下馬步出城百步屢駐脚長刀短後衣未忍卽拋却逐客縱已歸猶念未歸客今宵路岐夢分道向南北

瑪瑙斯龍門雷行

雷欲飛出山石忽逼雷住龍神復驅石橫截雷去路龍施水法雷火攻水影火影懸當空水火燄燭星辰宮忽然雷奔龍亦走龍旁小龍突張口奪得雷輪大如斗雷神歸山訴失守

綏來縣

十里一戍樓無異巖緊赤山城忽橫亘云以界西北關門白鬚吏日昨適上值椽微褁要務奸宄亦專責車旁勤問訊藉以驗名籍其餘童僕馬無不視清冊長吏出郭迎吏驚竄無迹招邀驛亭坐先已具朝食官賢誠念舊一一訊還客不知經年來添得幾相識離家萬餘里百事宜自適諄諄意良厚共話移晷刻客去始閉門林陰正西直

呼圖壁

一日渡百河馬力亦已疲星光瀉空灘懸溜復四飛豈惟乏纖鱗波急草亦稀渡旁茅屋中燈火已出扉騎馬入土城夙與仙尉期佇聽鄉井談藉以慰渴饑兼聞徐南昌（時同年徐大令午亦納贖將南歸）先時理征衣倘得合伴歸百驛庶不迷語盡夜已闌當窗警晨雞

二十日抵烏魯木齊那靈阿州守顧掞熊言孔徐午三大令頻日致餞卽席賦贈三十韻

我爲東海臣罪重謫雪嶺前行望西海秪隔八達頂聞言潮洶洶已備閩越艇窮商咸褁足此道實荒梗來時冰萬丈去已孕桃杏投荒雖百日屈指萬千幸纍臣先未到幕府業奏請國書三百字引例悉嚴整狂愚乃至此不殺不足警（余未到時總統將軍已具清字摺密奏稍蹈故轍卽一面入奏一面正法）摩刀營門前到日卽延頸鼓嚴方喚入長跪氣先屏厲語若震霆官皆上持梃歸來荒屋下閉戶匿形影時時語僮僕恐不待朝景

皇恩實寬厚往返不俄頃倘非如天德未免汚湯鼎同官接踵賀喜
極代咽哽珍羞羅中丞（陳巡撫淮）方伯邀說餅（歸方伯景照）微生仍懼禍觴至
代以茗離城三十里馬尚不敢騁句時經精河庶獲保要領脫身豺
虎穴足甫踏人境（自綏來以東方設郡縣與軍台稍異）明明天與日再得見公等前時
覆尊罍（前至此斷飲約重到乃開）今此復酩酊非云肆荒宴聊記受
恩並（時徐亦奉文將歸）況聞寬大詔悉欲洗尤眚（昨讀　諭旨以京師甘霖普徧幷赦常所不能赦者）
遂令九死客一一返鄉井兵先清隴蜀盪滌到河賴灾黎都踊躍羣
盜命合併嚴廓固無論耕鑿亦清靜東歸理春田彌覺化日永此意
告故人故人應早省

將至滋泥泉汎雨

未來滋泥泉風色忽十丈南山青數點龍已抉雲上排頭盡如瓮勢
欲穿疊嶂須臾雲脚下牧豎指所向冥濛半犂雨谿水未及漲洶洶
南溝頭牛羊尚奔放沿村拾新麥打鼓雜俚唱車箱徐徐眠北斗挂
客帳

四十里井汎

四十里井間祇有十家住十家汲井過併向麥畦注麥肥如野菽飽
食耐征戍耕餘了無事閒或插桑苧遂令半里間夾屋無雜樹南山
團作障三面塞去路時有歸墟人穿雲白如鷺

三臺夜宿

峯巒南北途千曲天半亂霞烘馬足山程九十到未遲覓得山村最
西屋綠莎窗開波影搖酒渴我尚餐山桃夜闌殘月僅一綫紫燕白
鴿爭歸巢

未至吉木薩二里見賽神者絡繹不絕時劉二尹之芳亦出城相迓
因作此以贈

彩旗彩勝從空墮滿屋春人賽神坐賽神已畢跨馬忙十里紅袖沿
春塘城東出城愁不及爭上城樓向西立鐘魚聲中角聲響馬上人
皆避官長

廿九日發古城巡撫伊江阿大令阮曙並馬送至水磨閣茶話乃別

出城聞泉聲到閣復數里逶迤岡四面雲向水中起濛濛荇藻綠水
鳥浴未已曲處響始奔驚流出潭底人栽沙果好都入北窗裏板屋
止兩層高瞻忽迢遞殷勤相送客門外尚餘幾揮馬去不停林長久
延企

奇臺訪同里張縣尉潮海

一刺字半滅長鬚方吸吸縣尉赤足來窺門忽呼號前月流人來今
月流人返
聖恩真如天來去僅旦晚飯我屋正中浴我堂北箱百斛壓土盡陡
然餘清涼主人雖至誠留客已不及三更出東城持燈上車急

道白山口取小南路往哈密

一山傾欹一山斷宛轉前行入螺旋山頭雲氣復四飛人行忽如蝨
綴衣行完百里無一家荒寂幷乏棲林鴉黃羊上嶺客登樹相望遙
遙徹天曙（是夕人馬依高樹下宿）

道中遇大風避入山穴半晌乃定

白山之東絕椽瓦間有土房人亦寡雲光裏地亦裏天風力飛人復
飛馬馬驚人哭拚作泥吹至天半仍分飛一更風頹樵者喚人落山
頭馬山半

將至七箇井宿

日脚欲下雨脚酣半嶺草色同江南山坳一道去如綫卅里外人皆
覿面霞光天半色若赬新月竟與斜陽爭星光延回日光暝一道彩
雲生斗柄

朝發七箇井雨

初陽甫出山絕壁忽挂雨馬行益奮迅踏破雲萬縷濛濛戈壁暗行
及卅里許我僕穿徑來提壺挈筐筥陰厓巢老鶻猛志欲攫取征人

思暫佇我意仍未許空翠落不完欣同僕夫語

初四日至節節草店露宿

新雨乍傾飛瀑溜一尺水深疲馬瘦雙鞭齊舉馬忽騰傾刻已過坡三層駝蹄峯前秪一家新月欲出峯攔遮車箱兀坐夜忘永腐齒猶能截堅餅

早行四十里至一間房小憩

大風搖天山旬日不出屋茅舍縱一間寥寥雜犬足昨宵天始霽雞犬屋頭宿尤欣飛溜急潭水綠如玉心空聊酌水小坐傍車軸亭午尚一程搖鞭出林曲

瞭臺三老柳行

自根及頂僅二尋老榦橫披忽千丈枝梢幸遇坡佗轉不爾居然勢奔放驅車覓路尤盤曲騎馬入林時俯仰風飄羊角忽迅厲枝撼鵲巢頻震盪排空欲攫雷電影入暝爭言鬼神狀（土人所言如此）清泉竟爾流根窟飛瀑無端挂枝上半晴半雨勢乍分一榦一枝形不讓近看十戶民居繞遠與萬株松翠抗鍊形或是倚丹井（相近有丹井）挺榦終須扶青嶂距村十里復掉頭攔路青葱尚堪望

至蠍子泉雨驟大

戈壁無端雨先愁急溜衝電低偏嚇馬雲薄不藏龍躑躅千盤磴低迷萬樹松（時南山口尚在望）前行及山寺剛打午時鐘

宿沙棗泉

伊犂三月三哈密六月六風日固自佳其柰客幽獨今宵宿沙棗馬病擾心曲（時一馬中暑病五日不食矣）揮扇急出門臨流看飛瀑林長久延佇石喜可容足鴉巢厭人影月出競相逐雙燕獨有情更殘導歸宿

余發伊犂日理事同知哈豐阿贈一白馬性極馴謹行抵白山改道由小南路馬忽中暑五日不食至三堡汎勢垂斃矣詢于逆旅主人主人以爲尚可救余卽留以贈之并作一詩寄意

視爾如新僕相期返故鄉艱難同所歷寒暑忽違常魂豈招中野年疑等下殤頻行亦何意偏一傍車箱

自三堡至頭堡一路見刈麥者不絕（多回部所種土人呼回部爲纏頭）

三堡至頭堡畝畝麥新刈咸攜薄笨車往返數難記伊吾節候晚已及三夏季纏頭何辛勤風雨所不避全家挈筐榼兒女在旁戲一歲秪一收倉箱已云備窮荒無天時秪復收地利今看戈壁外沃壤庶無弃尚書膺大任本裕經國計（時覺羅長麟爲甘陝總督）秦隴多流民移來就邊地（邪教近又滋擾秦隴一帶并突至靜寧安定間）

抵哈密日誠毅伯伍彌烏遜招飯署東蔬香圃

屋中書繞屋堂下水周堂清絕無餘事時聞薜荔香

昔聞東陵侯今見安山伯皆種五色瓜偏能餉行客

蔬圃雖一隅百種花皆具成團胡蝶來成團胡蝶去

相公真藎臣（侯爲大學士伍彌泰子）司馬習邊事哈密土魯番十年勞臥治

長流水題壁

短流頭長流頭長流水流不休黃蘆關格子墩二百里無軍屯黃塵燒赤日炙聲如雷裂山石

自哈密至苦水鋪作

兩車一馬裝亦華後乘滿載敦煌瓜一旬戈壁苦無食幸與瓜時適相值日昨長流河今日苦水泉不復置茗椀惟應進瓜盤兩旬遙遙入關口縱剩數瓜當亦朽卽以車藏酒泉酒

十三夜三鼓抵星星峽

天上星白磑磑地上星黑纍纍星星峽中十五夜天星地星光激射一屋皆支一星罅須臾天晦地忽明地星卻比天星青北斗黯黯雞初鳴聲三號眠一眨炎炎火星星峽

月夜自馬連井至大泉

入夜程偏好微茫大小泉鵲巢雲外突馬影月中圓達板驚斜下征

車偶倒懸林稍瞭房近已有角聲傳

度赤金峽

茲山多赤雲石石悉靈異冥濛當月午寶氣燭天地丹砂亘南北碧澗分巨細絕頂闢石房玲瓏逼天際青羊及馴鵲一一向空睇稍南盤一徑石古路如砌森森女媧廟客戶競私祭兒童聚鄉塾師出盡兒戲黯黯神燭昏脂車作行計回坡何雜沓足滑沙石膩出峽月已高驚聞鼓聲沸（是夕村人賽神）

入嘉峪關

瀚海亦已窮關門忽高矗風沙東南驅到此勢已縮候門餘數騎駿足植如木風遞管鑰聲巖扃忽然拓城垣金碧麗始見瓦作屋羌回分畛域中外此樞軸曉日上北樓長城莽遙矚平衢馳若砥雪嶺俯如伏天形界西域地勢極南服數折向郭東泉清手堪掬尤慙關令尹來往餉芻牧駐馬官道旁生還慶僮僕

示關吏

詔許南回理釣磯寄聲關吏莫訶幾書生萬里歸裝內添得長刀短後衣

涼州城南與天山別放歌

去亦一萬里來亦一萬里石交止有祁連山相送遙遙不能已昨年荷戈來行自天山頭天山送我出關去直至瀚海道盡黃河流今年賜敕回發自天山尾天山送我復入關却駐姑臧城南白雲裏天山之長亦如天日月出沒相回環朝依山行暮山宿萬里不越山之彎松明照徹伊吾左隆冬遠藉天山火安西雨汗揮不停酷暑復賴天山冰天山天山與我有夙因怪底昔昔飛夢曾相親但不知千松萬松誰一樹是我當時置身處茲來天山樓欲與天山別天山黯黯色亦愁六月猶飛古時雪古時雪著今楊柳雪色迷人滯杯酒明朝北山之北望南山我欲客夢飛去仍飛還

古浪縣七夕

古浪縣邊逢七夕天河橋外說雙星夜深偶憶小兒女遮夢遠山無數青

昨來三伏差快意飽啖甘瓜過肅州留得一枚如碩果夜涼聊與薦牽牛

過枝陽渡

危樓在天上天半一橋橫清絕枝陽渡平番只半程

水如天上來欲冒四山出四山如覆釜東北口微缺

自武勝驛抵平番

萬重山險忽已收又轉百曲羊腸溝前行正愁途愈窄對面乃復來車牛馬行攢蹄牛怒目百計方能挽牛足牛人咨嗟馬夫歎半日誤程時已宴南行噪鵲北喚鳩晴雨亦如風馬牛

客歲在請室中崔大令景儀頻入問訊就道時又送我獨遠今歲余奉恩命釋回大令適官蘭州先飛札道中急待把晤因率占一律以寄

纔辭獄吏仍低首乍見交親卽解顏杜甫預悲成死別虞翻偏幸得生還含辛客路犇馳速旁午軍情措置艱（崔時理軍需總局）爲我急沽桑落酒與君先話祝期山（祝期山卽火燄山）

十五日過車道嶺時尚留一巨瓜因分餉僮僕及同行伴侶幷以瓜皮飼馬

西域餘一瓜剖餉及童馭瓜皮兼飼馬人畜皆悅豫

征車方下嶺雲已沒車轍風向西北來天空雨絲白

答楊文學棼

我前訪子梁溪北鯉魚如龍相對食昨君覓我黃河邊北風如虎吹出關出關入關止三月意外訪君君不測君前寄我詩一篇令我回

環誦難綴君今五十道在躬遊歷幕府寧終窮布衣欲作車丞相文
教先布船司空我今欲行爲子留攜手且上黃河樓黃河洶洶欲歸
海我屬河流少相待海上先人敝廬在
棠小舫即席賦謝
七月杪道出西安費大令濬邀集同里二十餘人宴我于署齋之海
短衣昨日過咸陽故舊都憐鬢髮蒼赤汗馬驚來異域（余乘一大宛馬入關是日）
（贈莊刺史炘）素心人喜盡同鄉蓴羹鱸膾秋皆具（是日饌皆鄉味）雪窖冰天夢未
忘蘇武廿年臣百日（坐中客以蘇武牧羊圖見贈）感
恩真欲罄千觴
八月十五夜中牟旅次邀李巡檢宜春及逆旅主人共飲待月作（李自
甘肅解餉回）
居然一斗鄭州酒復有雙尾滎陽魚秣陵醉尉興不淺逆旅主者言
非迂秋花叢叢入檐隙眉上都飛一輪月回汀風勢疾轉徐出水月
光凹復突酒行千巡客將起頭上玉簫吹不已主人長嘯客亦呼秋
燕驚飛鵲巢裏官漏亦已絕車鐸又復喧明晨醉眼上鐵塔飽看萬
筆揮如椽（時值秋試）
十六日抵祥符與蔣表弟青曜話舊
十年又向祥符過把臂故人無一個祇餘髯蔣住北頭貧病亦憐豪
氣挫我行萬里歷七州腹痛屢過元規樓（昔遊西安開封皆依畢尚書節署）主人蛻
去巢已毀我正荷戟天西頭前遊轉悔耽書誤風月梁園等閑度嚴
（長明）徐（堅）王（復）邵（晉涵）約客頻只我書堂日扃戶此時豪興忽復來無意
更上城南臺土街嘈雜棚巷窄且擇隙地同徘回三更開筵四更歇
望後清涼一輪月與君歷落論盛衰逐客亦厭遊天涯
十八日杞縣東郭阻雨
兩日兩夕秋雨大杞縣東頭不能過疲羸顛蹶泥土中油衣不完油
轎破水深一尺村農喜東陌西阡麥苗起鄙人拚得三日留只恐灌

頂黃河流
商丘作
三日愁霖大黃河欲倒流魚蝦成水市鵝鴨占城樓久戍兵纔返（時守
兵半隨巡撫守盧氏）經時麥未收儒生半投筆（士人云今歲應試者最少）爭欲事兜牟
廿三日將至江南境大雨
堪憐海西客纔聽江南雨迢迢萬里來海西十日五雨行何稽八窗
檐漏無時歇寒甚燭光青欲裂愁中淮岸三尺風夢裏天山萬年雪
過宿州
鵓鴣聲裏轉西風秋色江南倍不同夢醒鄉心覺悵觸瓜花黃過宿
州東
宿州東阻雨
州南飛鷺絲州北富葑草茫茫葑草高逾屋白鷺絲多部民少州城
正當決口衝三板不沒天回風扶攜老幼向何處江北民戶逃江東
高田出水曾無幾却慮河流更東徙河魚驕盛不畏人白日城牆曝
腮尾東西路斷已經月門外水泥皆尺一投荒客到且不愁飽飯魚
蝦待晴日
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
偶然落墨入天真前有寧人後野人金石氣同薑桂氣始知天壤兩
遺民
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
王姬（謂吳祭酒偉業爲江左三家之一）
筆底居然絕點塵卅年大雅藉扶輪爭傳北宋南施好恰與邊徐作
替人
鼇尾山人絕世姿聆音先已辨妍媸何應一代才名盛只辦唐臨晉
帖詩（王尚書士正）
欒亭獨漉許相參嗌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

江南
只辦人間時世粧名姝未稱古衣裳（查編修慎行）不凡作事惟龍子拍手
先驚斛律光（陳檢討惟崧）
校刊存疑信可嗤（近人刻吳天章集于一字二字同異皆注存疑）後先相距不多時名家往
往無全集羸得人傳選本詩（謂吳雯康乃心等）
窘于篇幅師王孟略具才情仿陸蘇學古未成留僞體半生益覺賞
心孤
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事傍
門牆（朱檢討彝尊）
茶烟縷縷出山廚遼左名家竝不如一事枉拋心力苦欲將尙史比
藏書（豸青山人李鍇）
長慶老郎人不識開元宰相帝先知試看甲秀樓頭句不愧名同諸
葛祠（鄂文端爾泰有紀功鐵柱在貴陽府南門外其旁有祠傍諸葛忠武享堂亦名丞相祠堂）
近來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鑄金何似耕餘老居士百篇猶有古
遺音（謂鄭孝廉世元著有耕餘集）
遊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逼香山同時老輩猶難及只許錢程伯
仲間（袁大令枚錢侍郎載程編修晉芳）
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此二句阿文成桂五十自壽詩）相公奇句誰能
敵祇覺英雄面目眞
雲谿南北兩詩人黃景仁追楊起文不以烟霞蓋簪笏尙書亦足張
吾軍（錢文敏維城）
鬼簿算經雖作俑王楊盧駱信難訶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
誦多
氣粗語大定何如百輩先慚筆力輸各有醇疵不相掩弇山前後兩
尙書（謂畢宮保詩集才氣橫逸絕似前明王尙書世貞）
虞山文筆比詩工（邵編修齊燾）一卷齊梁體格同贊善（鄭贊善虎文）學韓王（王方
伯岳）大學杜愛才兼有古人風
描頭畫足高東井（高孝廉文照）盪魄回腸瞿叔遊（瞿士遵華）都遜上虞張處士
每誇醉刎月氏頭（張處士鳳翔上三人皆同余在安徽學使朱學士筠署內張有詠西瓜燈詩內一聯云藍團盧杞臉
醉刎月氏頭）
祇覺時流好尙偏弁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艸都刪却長短皆摩擊
壞編

將至固鎭
平岡方縱眺烟水忽無涯一道黃蘆港都成白鷺家竹房經雨壞漁
網帶風斜問路偏難準蒼茫十里賒

過臨淮關憶亡友黃二景仁
及到淮南路尋思三十年夜窗書共讀吟舫客如仙癖更誰能解貧
仍不受憐傷心黃叔度泉下已高眠

過滁州憶亡友朱訓導沛
所交盈海內誰可作人師只有朱居士無慙元紫芝百篇于道近七
十入官遲腸斷西岡路瀕行手重持

自浦口放舟至觀音門
且展蓬窗緩舉杯蒲帆百尺水鳴雷不妨東海波臣笑逐客新從西
海來

燕子磯守風
陸程何其長一百二十日方買一葉舟風急檣又折空灘一步不可
移烏鵲亦向西南飛蘆花白處雲氣黑坐看日脚平沈西逐臣自分
于天譴萬死南回尙難免何堪十日五駐程風伯雨師頻致餞柁樓
攤書讀不休飽飯更上空王樓浮生過眼行可歎沿江纍纍石俱爛

抵家
鄰舍牆頭望親朋戶外呼生還亦何樂聊足慰妻孥
雪窖冰天歸戍客瓊樓玉宇謫仙人生還檢點從前事五十年如夢

裹身

趙兵備翼以長篇題余出塞詩後報謝二首

四岳三塗力不支避公海外去吟詩惟餘日月同中土不覺鴻濛是昔時山鬼慣覘人動息天龍爭共馬奔馳歸裴正苦無奇句辜負先生弁首詞

老結雲谿寂莫鄰詞場宦局幾番新七千里外尋陳語（君前任貴西兵備及余視學此省已距二十年尚于行部時見君吟詠）十四科中認後塵雪舫正堪談往事雲山難得共閑身玉堂此度真天上公作邊臣我逐臣

附原贈作　趙翼

人間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領渾沌倘無人可鑿不妨終古懵不醒中原一片好景光發泄已盡周漢唐所未泄者蠻獠窟天遣李白流夜郎又教子瞻渡瓊海總爲魑魅開天荒伊犂城在西北極比似炎徼更遠僻烏孫故地氈裘鄉雖佉何曾讀倉頡近年始入坤輿圖去者無非罪人謫一聞嚴譴當出關如赴鬼門淚流赤豈知天固不輕與若輩紛紛何足數要等風騷絕代人來絢鴻濛舊風土稚存先生今李蘇狂言應受攖鱗誅熱鐵在頸赦不殺廣柳車送充囚徒天公見之拍手笑待子久矣子纔到鍾儀故是操南音斛律何妨歌北調從此天山雪嶺間神馬尻輿恣吟眺國家開疆萬餘里竟似爲君拓詩料卽今一卷荷戈詩已如禹鼎鑄魑魅狂風捲石落半嶺堅冰鑿梯通九逵人驚鵰撲抱頭竄雷怯龍鬥飛輪馳生羌變驢或剩腿降夷化魚皆遊屐（皆詩中所記）隨手拈作錦囊句諾皐狹陋寧須支翻嫌賜環太草草令威百日歸華表倘更留君一二年北荒經定增搜考憶君唯恐君歸遲愛君轉恨君歸早

歸里後案頭見友人問訊書積已盈寸作此奉答

南歸真復對妻孥更訪黃公舊酒壚絕域先傳畀豺虎故鄉曾否見鴟鵂（山海經鴟鵂見城郭則其國有放士）傷離罷種文無草避毒誰攜押不蘆（時有友人索阿魏等藥故及之）好語海濱垂釣侶鮫人休更淚成珠

余文學形畫山水竹石幅見貽作此報謝

千山萬山客始還無夢不與山相關忽然一客款門至贈我百尺山彎環危牆陰陰日光縮復有三竿五竿竹故人此意良獨殷以竹以山娛寂莫故人昔日知名早下筆萬言超意表賣文不活方賣畫賣畫纔供一家飽憶君更憶君茅堂亦有怪石兼修篁茅堂東邊雜雲樹我昔曾從畫中住腹痛鄭公門外路（君尊人余受經師也）

答友人問近狀三首

自從伊江歸閉戶不敢出惜無先世田可以給晨夕中年一哀樂幷力事撰述茅廬枕江汜日起掃一室蕭閑無客至時復理卷帙庶幾能傭書八口仰以活

一兒初計偕一兒未離塾呼僮拾墮薪庶可佐宵讀其餘孫與子襁褓尚善哭梨桃雖未競時欲索饘粥昨來山中友約我種黃獨善卷山地美歲歲少荒歉吾將攜長鑱畢命此山谷

昨來方閒居老僕忽窺牖貽我尺素書言來自江口側聞雲霄客念及耕釣叟飢寒門內事詎足累交友幸茲中歲後神智未衰醜奇書倘編校事或需下走吾雖乏三長一得庶時有囊錢與束脯計功良可受

立春前一日出郊訪迎春堂故址因遇園叟均祥話舊（均祥余乳媼子）

四十一年上衰翁挈家孫來從太平寺閒訪小東門野烏顏寧識堂獅劣尚存惟應灌園叟猶認乍歸魂

兕觥還趙歌爲趙大令貴覽賦

神廟嗣立當沖年方禮師傅開經筵忽然宰相報父死據政乃不思歸田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詞垣本乏諫諍責抗疏反在臺臣先二公不死實天幸血肉狼籍彤廷前此時英英許文穆獨執兕觥行

且哭同官餞別事亦常正氣稜稜挽朝局君不見救朱雲辛慶忌救陽城張萬福武臣何忠諄文臣反瑟縮差強人意惟許公稍爲儒生洗慙辱此觥閱歲二百餘如璧歸趙盟無渝我作兕觥歌淚若綆貫珠忤宰相者罪瀕死忤

聖主者當何如始知吾

皇聖德古所無歐刀在頸赦不誅僅使萬里行長途樞庭昨忽下急符絕域已把流人呼小臣萬死不蔽辜乃復荷此天高地厚

恩施殊我欲借兕觥獻觴于

九重幷爲千古萬古臣子勸曷不肝腦塗地歸命于蒼穹君不見以今視昔何不同堯舜之主臣偏逢漢文宋哲尙爾遠不及何況明代末葉之神宗嗚呼曷不肝腦塗地歸命于蒼穹

劉舍人召揚自山左寄示潘文學夢陽驛柳詩四首幷約同作因怱猝賦此卽寄文學

萬緣濛濛夾去津鞭絲影裏柳絲勻何曾肯綰千回別只解平飛十丈塵地近紅心愁戍馬天留青眼閱勞人春明門外重分手一度相看一愴神

半生蹤跡共榮枯記得迢遙往事無李白舊曾傷遠道楊朱今與泣岐途秋期黯黯金風透春路茫茫玉雪鋪擬向下河亭長說流年眞欲寫成圖

憶共柔條賦遠征出門西望逈含情萬株密蔭長楊館一逕斜穿細柳營馳道舊聞通候火捷書先喜報銷兵風光畢竟秦中好走馬來聽谷口鶯

和烟和雨一絲絲三復君家憔悴詞絕憶戍樓勞遠望（前歲余遣戍時君適在都下送我獨遠幷傾囊中裝相贈別）幾曾驛使寄相思愁生王粲南登道（君時卽南歸）話到桓公北伐時惆悵玉門千萬里含情頻折最高枝

小除日卷施閣祭詩作

不意茅齋內居然拓八窗源曾探西海派尙憶長江逐客形非獨塞梅影亦雙百壺聊自慰淺醉對銀缸

更生齋詩卷第二

更生齋詩卷第三

山椒避暑集

陽湖洪亮吉著

辛酉正月二日步至前橋村上冢兼至大姊宅久憩

我行八九里筋力喜尚強前抵松柏林連壟眺層岡步緊不敢舒先世之所藏何意俯仰間愛弟亦在旁攀條泫然悲我鬢久已蒼地下骨肉多會面庶久長半里謁姊居迎門慶扶將亦有容黍居闔戶羅酒漿三田昨大收已穀一歲糧我謂隙地多代補幾樹桑却待菜作花還來啜新黃

天寧寺僧借月兩以詩見投戲得八百二十字報之

我性不佞佛而喜方外交苦憶揚州僧八旬名誦苕西山有顛禪神理亦復超不語已九年見客兩手招今爲謫吏歸偶詣知客寮聞有借月僧形癯事推敲爲爾攜蠟屐爲爾經谿橋爾從百僧中揖我坐砌坳我于儔類間望爾成詩豪峨峨巽宮樓肖爾詩筆高迢迢西蠡河似爾詩致遙不然艤舟亭綠水可半篙與子攜竹鑪悠悠泛輕橈不然紅梅閣絳蕋已半飄與子學坐忘沉沉爇香茅否則樓三層夜半禮絳霄否則塔七級淩晨歷高標猶勝居一菴時時坐團蕉蒲牢吼五更木魚響終朝禮佛佛不知泥塑而木雕唄佛佛不譍唇乾而口焦窮老盡氣時生趣總不聊不聞金剛禪能拒鬼伯邀不聞大乘經能使罪孽消他人飫八珍爾獨食一瓢他人襲重茵爾僅絮一條趨承衆檀那世故仍膠膠經營伊蒲餐歲儉猶嗷嗷不知天生人洪鑪鼓鴻毛天無所容心人何必太勞我得定命丹非世所及料生老與病死安坐任所遭不知人在世蠛蠓處縕袍附身身不知偶或相爬搔我得養生法身外一切拋雞豬與蔥蒜遇便即飽饕結習苟未忘間或追風騷我唱子必和我歌子其謠三百六十日往往忘昏朝一十二萬年茫茫齊壽夭縱有甲子期何必詢大撓似聞三神山亦已沉六鼇羣靈無所歸空中任翔翺誰向足底過下士嗤盧敖生生遞銷除物物難堅牢惟有行樂方可解末俗嘲麴生時時來向我屢折腰醉鄉何其寬一世皆弁包炎精貢火梨金母致木桃灤河鹿重胎淮浦蟹兩螯流沙割幺鳳瞿水烹文鰩芸芳出陽華桂樹生招搖閬中紅荔支涼土黃葡萄南州設寒具北地致冷淘妖姬尊綠華童真王子喬爲我彈素琴爲我吹玉簫湘靈鼓瑤瑟洛浦鏗雲璈或欲赤雙足或復垂雙髫翩翩有光施梟梟難摩描醉飽爲語言古欲過卦爻縑鋪三百軸軸軸鮫人綃文簫與采鸞爲我玉手鈔醉呼日月星啜我醨與糟狂叱江海流變作醇與醪子其從我遊飄颻復飄颻庶幾末路慳不爲異說淆彼教倘有人卽以子作招仍煩走諸方一一呼其曹或歸士與農或混漁與樵同祈享昇平各復修宗祧充腸苦虀鹽潤之以脂膏章身厭袈裟束之以紳絛郁郁栴檀香化作蘭與椒森森旛幢林化作旌與旄所得如邱山所失無纖毫一炬尚可收無待原火燎一派尚可挽無待洪流漂我爲子作詩非徒逞喧囂冀子鑒苦心中道回風飈戒衣既已穿華髮亦已彫生既不可恃死亦不必逃我言既諄諄我醉仍陶陶

過祥源觀訪陳刺史明善

故人近住祥源觀老友時過楊陟庭（謂楊刺史奎字陟庭）準待北河春水發墅橋安穩共揚舲（時約遊徐墅）

十四夜同人至各廟觀燈棚歸路過白雲谿步月

青牛老子廟白馬社公祠古屋門齊敞疎燈架已支凍梅纔放後春月正圓時却向雲谿步無嫌夜漏遲

辛酉元夕燈詞十首

百串歌珠百串燈綠楊枝外九龍升商量踏徧城東路先把浮屠七級登

更闌女伴各招邀八字尖西巷數條走得三橋更思五迎春橋轉玉

梅橋
撥灰誰復認前塵被酒黃壚屢欠伸只有溪童徧識姓廿三年上喚舟人
今宵無月有疎星僻巷行來草乍青挈得蔣三茶話去洗心池上小方亭
燭龍七節影俱無空有邗溪似畫圖却約十番諸子弟孫家廳北戲於菟
夜久頻將玉笛催白雲尖上冷徘徊谿流到此先嗚咽不見紅窗四扇開
轉憶輪臺樂事紆蠻姬十隊合吹竽三更人馬皆同色杏子紅衫汗血駒
一條春港乍冰開艇子如風去復來看盡廟燈三十架所思不到雨偏來
兩邊簾幕影參差方玉堂西月午時只向最無人處走芒鞵先踏晏公祠
日日衙齋燈火盈一樓絲竹慶昇平人生只有鄉園樂萬里孤臣夢尚驚

積雨簡趙兵備

三月不雨當如何內河水涸連外河吳船寸步行不過斷港日日挑泥螺忽然一雨卽五日怒雷聲聲喧不歇人言未蟄先啓蟄一百廿日晴晝失西鄰翁歌苦寒（昨見示苦寒歌）東手三日書難觀東鄰叟歌苦雨隔巷招邀期亦阻皇天有意寬災黎米價不復能居奇昨朝三十今廿五只有菜把仍拖泥（米價稍平惟蔬價甚昂市沽常雜泥出鬻）君不見龍嘴灘艑盡走豬婆灘停不久銜尾糧船出京口

雨中得莊刺史炘榆林寄書言甘陜盜賊已盡喜而有作

閉門六晝雨如塵枉却江南乍好春只有蟲書消永日愁無蠟屐走西鄰茅齋伴客餐乾糗竈屋呼童爆溼薪稍喜八行來遠道早聞盜賊靖三秦

廿四午後暫晴翌日復有雨意再柬趙兵備

乞得田間自在身課晴課雨閱昏晨天山尚夢三時雪人海初平十丈塵浪說戈頭能淅米幾曾釜底乞分薪燒燈市外雲如墨辜負風光過早春
東西街近屢經過各有門迎八字河此客半千殊未敵買鄰百萬不爲多書生絕檄曾磨盾（先生曾奉命參傅文忠公征緬甸軍事）逐客新疆偶荷戈咫尺五湖烟水闊得閒休負釣魚蓑

二月二日獨行至城東北謁土神祠幾徧回途至玉梅橋觀社火作二首

巷南行已徧巷北此重經一陣社公雨三層雲母屏水心初漾白柳眼乍回青絕憶年時事斜橋且暫停
土風今已變社日勝元宵草綠烏衣巷花明朱雀橋滿堤喧晝鼓隔院喚錫簫聊復行歌去城東有酒標

花朝日乍晴邀諸同人各攜一壺一榼至艤舟亭小飲乘月乃歸卽席成長句一首

檐漏乍歇谿風清天放一角東南晴同人宿約竟思踐十里五里同遊行艤舟亭枕大河側五兩往往衝簾旌布帆樓外出無數去者如送來如迎辛夷纔放梅未落牆角老杏先敷榮風光好處一亭欹綠柳梟梟空中縈與花對面設高座雄談四出聽者驚烹蔬各復出新意洗盞未了仍飛觥沉思往事亦何幸昨歲此日爲孫城磨刀置頸久乃釋賜以區脫全餘生豈知此日對花飲座上八客皆知名溪光簾影恍如昨一一逞態來檐楹諸公莫更堅拇陣頭上怪石危將傾喧聲入樹烏巢動老鶻突出筵前鳴酒酣各復繞廊步衫袖拂處香何清臨河亭子闊丈五玦月未出波先明嫣然修竹靜如笑似與花

朵爭高擎嘿攜一盞向何處苔滑石洞穿崢嶸祝花生日弁自壽笑我一往饒深情彝翁去後七百載或者海外仍騎鯨不然卽跨赤壁鶴落落游戲歸蓬瀛文章在世匪偶爾動與氣數關虛盈蚡公大節越流輩詎止洛蜀稱耆英零篇斷簡映天地文采縱落留精誠此詩此筆復繙讀代有作者誰能爭卽如硯池祗一泓墨瀋尙在光晶瑩餘波沾溉及一世清亦可濯塵中纓眼前樂事最難得何必擊筑兼吹笙君不見仙亦不羨茅初成幻亦不學王方平五侯鯖復懶入口狎客詎識樓君卿關心別有一二事梁上語燕林間鶯商量桃李及時放牡丹芍藥況已萌山陰清酒京口釀誰其爲我儲百甖此生萬事不可料未審明歲將何營興闌一笑出門去攔客花影偏縱橫

十三日同人復約至趙恭毅祠看杏花回飲蔣太守熊昌宅賞玉蘭花作

五更枕上聞剝啄瘦僕排門徑相速爲言紅杏開半株恭毅祠西一間屋江鄉又饋刀鯽至鶩筍出籬剛一束眼前光景期不負遠拉髯吳（俊臣）及癯陸（伯才）南華先生有加饌出水鯸鮧悍雙目頳州食指久已動有客樽前避酖毒廚娘洗手緩烹飪脇若凝脂肪如玉其餘蔬果七八種糟漉蟹螯鹽漬肉吾徒寧僅事口腹冀欲昨詩今夜讀況聞阿買近已殤（謂蔣馹昌通判昨殤一孫）約至西齋慰歌哭荒廳留客談益縱茶味方回酒剛熟雛僧又復攜花至七尺亭亭樹如沐爲花位置久乃妥徑把牆西古苔劚旁栽修竹或四五白壁終須伴蒼榖主人意欲傾家釀一斗初完百壺續參軍觴政束溼薪作吏極艮糾則酷淋漓百盞急思避口令瀾翻及詞曲雖然盤樂亦當戒雅興何須十分足半圭春月縱未墮已換兩番銀蠟燭歸途南北更握手天外濛濛柳絲綠青錢三百倘復贏明日定來看覆局（時太守與兩吳君角棋互有勝負）

十五夜獨至雲谿步月

燕後花前春好鷗邊竹外樓高黃舒新柳一搦綠響回波半篙可惜舊時風月都銷一徑雲烟倪嫗閣仍臨水（卽黯齋倪宅）王家艇在誰邊（舊雲溪有渡舟篙師名王太年）

十七日趙兵備翼蔣少府廷曜疊邀賞山查及杏花薄晚歸看燈作

山查花紅杏花白兩地賞花日已夕寬衣側帽行水東却好徑側來和風趙家荼花甲城郭赤繖當空日華薄蔣家文杏種亦殊昔時一株今兩株闌干影裏分南北花上晚霞皆五色春花艷極乃不香祗以顏色酣春光風光只有花朝好燕剪乍來蜂尙少兩家觴客酒百壺月出隔岸聞歡呼樓臺一帶光淩亂花影入波波亦絢沿溪約略三兩家歸客攀樹驚棲鴉齋鐘初動客初醒花外萬枝燈火影

十八日戴村士人約食河豚因放舟詣其居弁留宿

鯸鮧肪白土花斑夙約淩晨出北關却到戴村渾半日舵工云轉十三灣

牛宮斜對讀書堂纔出堂扉便廣場不種疎梅與桃李門前十里菜花黃

十九日偕陳刺史明善同詣亦園夜宿卽席賦贈

我初來亦園主人耽賦詩坐客劉（文學駿）邵（文學辰煥）屠（刺史紳）各各拈吟髭我再來亦園主人思彈冠名士欲出山笑殺蔣（侍御舅氏）與袁（大令枚）山中猨鶴拋離久卅載復來園畔走紅香亭暗綠閣傾一壑一邱何所有亦園主人亦可憐五十乞養囊無錢折腰空拜道旁吏歸骨已少城南田窮州遠在風沙窟自說歸裝僅冰雪賣刀買犢記前時作字換鵝空此日（主人工書時賣字作活）主人雖貧仍愛友布置一筵談夜漏園空月出棲烏驚醉折園花爲君壽

月上攜酒花神祠下小飲

夢中欲去醒復還門外流水聲潺潺主人約客啓一關夭矯十二排紅闌神兮却立玉作顏佩影空際鳴珊珊仙人顏色皆渥丹騎鶴無數雲頭看案旁一人堆髻鬟艷若桃李香吹蘭格高意遠不可攀幸

昨識面緣非慳乍離乍合彈指間嫣然笑口合覺難三十三徧春花殘始知神仙在世亦不閑況我木石心同頑作詩題壁輿亦闌月午花朶偏斑斕放船出口越數灣臥看一桁船頭山

古香齋柏樹歌爲陳刺史賦

古香齋頭兩株柏出土根同榦如劈主人齋屋斜向東一樹從南一從北虬枝擊屋屋已破拔地青蒼刺天黑森然四角沉陰滿日出當心不能赤人間落落古丈夫天半亭亭挺孤直飽經雨露顏仍黝不與凡姿競顏色主人愛客客奇絕三十年前住昕夕客行握別樹始栽樹竟幾番長過客今來盤薄山齋內樹與主人皆素識摩挲撫樹對主人可惜主人頭竟白客今行周三萬里樹亦添高廿餘尺祁連山頭橫木滿會遜此株雄且特頂平不待修雷斧榦老偏能挽風力枝經數折撑霄漢根已三重透泉脈因思復有三十年樹欲扶天人入穴沉吟不厭百回步徙倚每聞三歎息十圍櫟樹枝皆俯半里松濤響誰敵心空早厭禽巢鬧眼冷靜將人海閱商量何物伴歲寒移得園東丈人石

二十日微雨自徐墅七里步至潘墅買舟歸

徐墅及潘墅弓背路七里雨絲雖驟灑客步亦徐起買舟東岸下柳外天始霽紆徐路何曲偪仄橋欲圯行至西小湖驚翻一雙鯉

廿一日同人遊東嶽廟久憩禮斗樓

奇花初孕鶴初胎曾約幽人一再來要望紫雲飛過處大家排手上層臺

長日悶從何處破拈得紙燈繙夜課三層樓上月當心燕子不來人獨坐

寒食巳刻趙兵備翼招同趙比部繩男蔣太守熊昌莊宮允通敏陳大令賓劉宮贊種之小飲山茶花下即席賦贈

萬花紅處屐初停勝踏橋南百草青此樹果然同晝錦故交先已若晨星（十餘年前曾同盧學士文弨莊明府繩祖讌此今皆下世）才奇恥著談龍錄（席間主人論及近時人詩議極平允）屋廣仍餘旋馬廳何幸洛中耆老會始衰先得附頽齡（坐中客自八十至六十惟余年僅五十餘）

是日晚偶成

月到廿三剛半夜客從二十便孤征何因沙漠歸來早重見江鄉節序更蒸黍未嘗忘絕域（伊犂清明日以蒸黍餽客）賣餳先已報清明籬桃乍放溪梅落算在人間又一生

莫折柳歌（清明日早起見人家皆折柳插門戶感而賦此）

君不見道旁人歲復歲傷陽春又不見道旁柳年復年摧客手赭白馬迎人歸所種樹皆成圍門內人門外樹縱相離無十步客欲折人已嗔人愛樹花憐人前花朝後寒食柳眼青人鬢白

清明日早起

一片迎神鼓驚從枕上來最憐新節序須覓好池臺烏逐吟聲囀花同笑靨開兒童漫相詫廿載客初回（予自己亥後至此始值里中清明）

廿四日西堂獨坐

魏紫姚黃放尚遲東風先落小桃枝梨花白到銷魂處只有雙雙鴿鴿知

廿七日上城東浮屠遠望

偶踏城東路孤僧爲煑茶因登七層塔看得一城花

挂帆東北去尚未越溪灣只有吟眸闊能看百里山

廿八日莊徵君宇逵招飲小山堂看花作

抱病經時履跡稀忽傾家釀佐鮮肥春從傍水朱門入花繞扶風絳帳飛雲外子規啼緩緩夢中胡蝶影依依主人未是耽狂飲憐我新抛短後衣

初二日味辛齋看海棠作

無香色已冠香林艷向亭坳屋角尋隔岸綠先浮曉漲對牀紅欲膩

重衾秋花祇作傷心草蜀魄原疑共命禽一曲闌干三尺影幾回燒燭到更深

三月三日攜酒出遊幷上城東浮屠

風光真已勝清明杏葉扶疎柳葉輕上巳幾年悲遠客先庚三日喜新晴（初一日晚積雨始晴至初四爲庚辰日）書從溥洛津邊至（是日得蔣仲先河南書）酒向浮圖頂上傾不是遇花偏痛飲更誰佳節住江城

顏大令崇槼寄示明楊忠愍公名印敬賦二律

不與頭俱碎惟餘石一拳百年宗社託三字姓名傳入世心先剖登壇肘偶懸何須尋四角應有怒蛟纏

卻憶明中葉權奸盜國章幾人關氣運此石閱滄桑尚有朱丹色彌爭日月光危塗如借佩螭魅爾何藏

趙兵備詩來嘲余牡丹未開遽爾召客因走筆用原韻作四百二十字報之幷邀同作

前日上巳過後日穀雨至天公逞春容伎倆已畢試惟餘木勺藥牆缺尙需次含苞雖未吐已復極姿致春鶯翩然來胡蝶各展翅鄰家雙紫燕日向闌楯伺主人亦瞿然此足助詩思萬物取氣先遲恐不及事以口試問心催花具當治倘經三兩日蜂蝶必大肆成團舞花下人反無位置鄰翁顧相嘲笑我先設施何如花放日花下具筵熾看花仍縱飲乃拜主人賜不知主人心蓋亦有所自流年如電掣稍縱即欲逝前時餞辛夷欲待月十四十三風雨破白壁忽捐棄留花無別法祇隕花下涕因之悟消息事事須早計一觴兼一詠庶不失交臂諸公誠詩豪亦可預先製名篇早流播不使有疵累又聞此花開神仙定游戲以我廁其間造物或者忌何如先數日看此欲開意花光雖未破先足嗅花氣梨桃及棠杏四美況兼備縱然輸國色紅白亦奇麗午餘新月好旭日又晴霽譬如名姝來先已媵姪娣遲延至月望花迺徧甲第家家排花筵勢必窮百味而我先設餐庶不哂粗糲先生展然笑此或自爲地牡丹開十日鶯粟又當替藤花三兩架紫豔半空蔽芙蕖與金粟一一緣此例主人詞已畢客或笑詞費仍須罰主人別具餅一筲謝花兼謝客幷助詩氣勢花月皆十分何妨再揚觶

趙兵備以十四日招客讌牡丹花下先期以花朵絕小作詩解嘲因用原韻復得五百八十字答之

我家一叢花發自月初九將開及全放自卯看至酉淩晨攜臥具月午佇尤久今年比前年花朵益穠厚將傾十家產約此數執友忽然敲門來遞到詩一首千言何反覆欲自飾怩忸主人詞未畢花已若蒙垢我爲花歎息轉向主人叩解嘲既前作踵韻曷敢後名花同主客兩造愈紛糾今來展詩讀花乃開笑口主人非憎花其實乃惜酒酒纔量升合花敢大如斗如能傾宿釀日日約儕耦更呼箏琵琶花外小垂手園亭雖未廣水木足淵藪池寧嫌屈曲山不厭培塿尋檐引芻尼闢港貯蝌蚪斜飛紅蛺蝶倒挂綠鸚鵡花光既全舒花蘊始盡剖圓花與圓月上下璧合紐自然圍徑尺益復致抖擻酣春倚池臺窺客入戶牖黃紅紫墨綠五色無不有主人不負花花肯主人負今聞乃不然花亦欲回詬年前春乍半挈棹至虎阜買花先靳價遂不計美醜歸同薪把束益致種雜糅譬如龍鳳姿肯齒牛馬走名雖市娉婷實則計子母花神暗中笑此老亦奚取如何不自責反使花受咎不見劉中允（種之）不見蔣通守（騏昌）千金買傾國臉杏臂則藕錢刀惟不惜貴在得幼婦名花倚闌檻靜女執箕帚理固無不同珍皆等瓊玖主人讀新詩唯唯又否否花無纖介失過總主人受鼠姑開已徧次欲到鴉舅香丁紫瑣碎菜甲黃蕾菩翩反山櫻桃旖旎水楊柳蓺蘭成一頃樹蕙又數畝凡茲眼前景均足佐樽卣如思共晨夕並可約誰某名花分向背好友列左右目成原不易心賞亦非偶闌干巡乍徧牆角放偏陡商量設几席羅列到瓮缶肴寧侈水陸囿自足

筍韭沿林採松蕈搜徑覓竹鼦將雛雉登木合隊魚麗留山陰醅正熟淮北麵須潑一一炊溼新時時具乾糗花前成勝賞兼爲主人壽我若醉百回頽然亦成叟

偶遊夾城菴題壁

夾城菴風日好人欲往橋先倒牛羊多人跡少百株花一坡草僧歸遲燕來早

十五夜小飲牡丹花下待崔三景偘不至

燕燕鶯鶯久作羣牆頭入夜望如雲得天獨厚開盈尺與月同圓到十分何處更容傾國見此香先已上樓闈誰憐露白燈紅夜倚徧熏爐待鄂君

劉中允種之齋頭紅牡丹盛開招同人小集卽席賦贈

入座香風已四飛姚黃魏紫認都非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賜緋影共朱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平泉十載纔開宴怪底從前識面稀

自無錫放舟至梅里謁泰伯祠

山城距山鄉卅里挂帆往土風何清淳耕釣尙相讓崇岡經數折土殿亦軒敞東西無雜木列柏振清響咫尺堯峯山堯時日初上

古藤歌

藤相傳爲宋蘇文忠公寓孫氏宅時手植今宅歸湯方伯雄業三月十九日湯公子招同人宴集花下卽席賦此

建中靖國藤一條剖半化作潛潭蛟猶餘半榦臥偏穩閱歲七百如崇朝心空貌古枝尤禿自砌及檐剛五曲居停偶憶孫居士移種竟傳蘇玉局花時一巷吹古香紫燕不敢棲雕梁借公真氣方壽世木理亦肖公文章距花百步看乃足高榦都遮出檐木沿溪左右三十家一半看花盡升屋葛仙橋邊路四通香氣已過橋欄東半空紫纖益奇絕千朵萬朵飛玲瓏竟思遠挈郫筒酒祝樹與公同不朽因花我復憶名花香國士來亦云久（藤側有香海棠一株亦文忠手植康熙中燬于火）滁山釀水首重回風味不減歐家梅（滁州醉翁亭側水上有歐陽文忠手植梅）廬陵幾載作滁守公亦三度常州來才名一代兼風義落落寰中此師弟詩狂久已上青天榦古尙能蟠大地樓窗八扇正面花欄楯屈曲枝丫杈若將座客比花壽細校歲月無多差（坐中十客年共計六百餘）君不見紫藤花開墨池漲（東坡洗硯池本在藤花側四十年前始移至檥舟亭）古色斑斕各相抗此花畢竟始何時我欲東行咨石丈

雲谿行送楊上舍元錫北遊

月出雲谿東照見雲谿西雲谿鯉魚亦成隊生世不肯離雲谿柰何溪邊人屢放溪邊艇我向溪頭望遠行布帆一一飛無影君居雲溪已七世三世及交情並摯（君族祖衣文卯曾及尊人敦復皆余故交）矧君才筆勝昔人使我論交復傷逝牡丹花紅繡毬綠搖蕩溪光數閒屋家無長物殊可笑祇有貯詩餘舊簏城東別墅高數層（君家有園在玉梅橋側俗名楊園）老樹尙挂千年藤昨因酒後一臨眺君已薄醉難同登最憐雲溪春更向雲溪步我屬溪頭赤鯉魚送君直到江干渡

廿三日沈廣文元輅招飲餞春

苜蓿盤雖舊櫻桃讌已新（是日始嘗櫻桃）歌仍呼趙鬼論早薄錢神（二句檃括座中事）半夜乍升月五更猶是春更欣時雨足歸客洗街塵

屋後圃中鸎粟盛開率成一律

日日銜簾柳絮風送春已覺酒杯空牆頭新月半鉤綠屋後好花三畝紅芳草更縈人跡外豔陽都在鳥聲中誰憐萬里烏孫道錦樣韶光罩郭東（伊犂年來鸎粟最盛花朵視內地加倍）

蔣州守業晉寄天遠歸雲圖索題

江漢爭流處茫茫鸚鵡洲又隨鴻北去直到海西頭楚國萍如斗天山月挂鉤何因暫謀面兩地訝同遊（余兩至楚中一詣塞外與君略同而路較遠又戊午年乞假歸曾于吳門一識君）

萬里谿歸日輪臺雨夜過夢餘清淚落天外斷雲多此客情何逸勞人鬢亦皤披圖一惆悵疑聽郢中歌

端五日偶成二首卽柬趙兵備

古人稱禁煙不聞禁競渡此如唐水嬉亦若漢賜酺一年惟數日犇走及婦孺書生縱憂俗施設當有素調劑得其中貴在審時務何因興大獄幾至成黨錮甘陵判南北此事匪細故流傳到絕域衆口尚含怒欲救舉國狂惜哉謀已誤（余昨歲入嘉峪關卽知里中因禁龍舟至興大獄）

白雲一曲溪夢寐三十載流觀眼底人已苦乏同輩今晨新雨霽耕者釋耜耒萬屐鏗有聲紛然聚闤闠榴花紅似火村女滿頭戴橋左幔已張溪光迭晴晦沿溪尤曲折窗牖分向背龍舟銜尾至畫舫亦成隊俗奢原可慮幸此豐歲再江魚頻入饌山果隨所愛水明樓上望趙傻已先在相應攜蒲觴終日與晤對

雲溪競渡詞十二首

雲溪如畫水如油今歲歡場昨歲留不肯更將風景煞六龍城現四龍舟

高處燈光礙月輪軒窗無地着飛塵生生視昔加三倍樹上禽巢樹下人

怒雷激電滿平川艇子如風不及旋齊向白雲尖上立萬堆蠟屐雨聲圓

傳來新調唱攤黃分半吳姬束急裝八角鼓完三弄笛十番絃索一齊忙

萬艇如梭集水隈兩邊樓閣亦齊開官河塞斷雙龍嘴不管吳門水馬來

吳船裝束近來工南北窗櫺面面通一晌夕陽紅不定杏黃衫子立當風

枇杷桃杏滿盤堆遠有江鮮入饌來屈指半旬交夏至洞庭船不送楊梅

河泥船好六倉寬村女梳頭映水看燕麥兔葵蠶豆莢曉涼先向舵樓餐

占得雲溪好景多前門船向後門過詩翁住處人能識八字門臨八字河（趙兵備所居前後皆枕溪）

角黍堆盤酒滿壺家家歡喜易新符董龍社橘人猶指更禁魚蝦入市無

一旬日日敞華筵醉向東頭閣上眠怪底月光飛不到船船燈影接青天

夢裏雲山一萬重生還真荷
主恩濃升平樂事誰能譜我本江鄉識字農

續競渡詞十首

紅板平橋次第過未昏燈火塞城河風光暗覺年來換畫舫珠簾卜夜多

緩雲閣接甌香館一帶紅欄間碧欄正值白雲谿水漲龍舟南北打招寬

鳴鉦日午說傳餐鄉味偏驚水陸全拋却萬錢邀七客將軍原合住樓船（劉總鎮炬讌客極費爰戲及之）

無舟可買上籃輿祇覺今年興有餘畫舫塞河人塞岸更無隙地著禽魚

郭東千尺水雲寬老白龍來盡改觀更向榜頭題
御覽天津城北昔迎鑾

五色牙旗按五方東西北廟爇真香更穿白馬司徒港去謁金龍四大王

水中彩鷁岸雲車鉦鼓聲喧雜晚笳同向赤烏橋外過霓旌紅閃半天霞

百尺濃雲水上開嫩晴先已過黃霉白須社長從頭說二十年中第一回

兩邊簾幕不須遮日日輕橈泛水涯笑煞隔河諸女伴釵鈿貨盡不歸家

雲蓑雨笠剩閒身夢後樓臺愴客神依舊瑣窗飛燕剪就中偏少賭茶人

趙兵備以地理數事見訪因走筆奉答猥蒙長篇獎假并目爲行祕書因率成四截句酬之卽戲效其體

百篇君有連城璧萬卷吾無紀事珠一賦十年如製就願同逵載注三都

尙慚正卯記醜博敢說師丹老善忘莫更一瓻緣舊例次公猶恐醒而狂（來詩欲緣借書之例問一事卽贈酒一瓻故戲及之）

一巷東西本接連數椽應愧卜居先倘逢款戶求文者大作家今在那邊

三伏將臨九夏長不辭揮汗走門坊奚奴拍手還相笑此兩閒人何大忙

西谿漁隱歌爲曾都轉燠賦

我家近南江乃望北江北桃花洲上三面山久欲臨流築居宅君家住西江乃憶西湖西西湖盡處一溪在碧水蕩漾天低迷我爲北江農志不謀稻粱江潮壁立一亭嵌日校五雅兼三蒼君爲西溪漁意不在魴鯉綠蓑一領不肯穿日日吟詩北窗裏萬言落筆不得休雕琢欲使前人愁明堂左右列樽俎武庫甲乙森戈矛西溪漁隱詩六卷派與西江亦殊判沉思早扶天地奧古色不供時世玩竹西風月宦十年珠履賓客盈三千平山堂縱日登眺清夢只落西溪邊西溪近界江海中溪上南北雙高峯詩筒往往雜釣筒得句時復驚蛟龍才名京國誰能偶輩行居然欲稱叟西清東觀及外臺十六年中一千首歐陽戀穎湖安石號半山名流所在寓清興好景何必皆鄉關卽如西溪邊咫尺接東海拔地倚天詩筆在潮生潮落爾許忙漁弟漁兄欲誰待君不見宮亭湖上源兩支章水貢水流無時西江宗派吾豈知快意且讀西溪詩

袁文學廷檮移居載書圖

不惜兼金百計儲牙籤時卷復時舒一瓻日詣袁居士欲讀人間未見書

委巷南頭與北頭三遷我敢比前修丹黃句讀依然在時復傷心上小樓（中河橋側委巷中有小樓二楹余少孤時母太宜人授經處也今從弟顯吉等尙居之）

袁文學集明東林諸賢及黃石齋手札彙成長卷索題

不知我者不可言知我何不書連篇茄花委鬼正當路舉筆欲下心憂煎二周一魏書如此悼歎人生不如死求忠于孝古所云忠節門仍生孝子銅山先生起漳泉萬言一疏人爭傳明知末路不可挽獨抱白日歸虞淵蓼洲詩石齋集筆底欲扶天地立快論時歌復時泣明家社屋已百年紙上尙復生雲烟君不見季侯箋孔時箋

跋巨超上人足踏萬峯卷子

天下佳山水南條與北條我餐蔥嶺雪目斷海門潮是處皆飛錫何峯合挂瓢言從贊公宿相與話迢遙

佛國鳩羅什仙都梅子真欲尋方外友喜得箇中人論已參禪悅菴仍借隱淪百篇心賞在幽谷乍生春

十五日自京口渡江至焦山憩定慧寺作

西南行盡路萬千返棹乃訪茲山巔茲山風急不得上幸有巨石攔洲前山坳一石戴一屋步縱曲折心安便側身東望始寥廓初日欲上潮無邊心飛西海足東海下瞰無地高惟天放臣逐客罪應死跬步懼有神拘牽山靈怪我貌衰老頭上雪色來祁連齋廚粥飯客寮酒彈指已近三十年僧雛髮白野猿老只有鶴頂紅逾鮮四山松柏

悉合抱榦老盡起青蒼烟少年事業百不就削壁僅把新詩鐫浮名在世究何益回顧我已慚焦先塵勞擾擾及一世足繭欲乞空山眠來歸萬里去萬里祇覺豎亥堪隨肩昨呼漁叟與堅約終老誓種江南田

東升樓看日出

海日欲出海先有黿鼉鳴青氣一綫來潮與佛閣平樓上客未眠光景榻畔生一杵京口鐘先遞瓜州城

山半訪隱君洞

此山開何年此客殊突兀形骸生卽委真性任汨沒遂令巖樹上飛鳥性皆拙想見千載藤猶纏隱君骨

觀音崖待月

我來觀音巖月出斷厓口棱棱紙聲碎壁上蜥蜴走海風吹幡竿石冷坐偏久夜半扶月歸清輝膩人手

法界樓夜坐

龍界與人界相去僅咫尺夜半驅潮來知憑夜叉力枯僧樓上坐親見髮如戟復恐漁叟驚懸燈照昏黑

山齋訪冒鳴茹壽衢兩秀才幷招小飲

書聲出戶蟲不鳴山鬼一足深宵行人頭魚身慣窺戶見慣不怪心能平昨來酷暑剛三夕讀得好書盈一尺鄰翁最喜文字交夜半責酒來相邀

翠屏洲訪王秀才豫

此洲樓閣何參差五十年前盡江水廣陵城低波浪闊藉此居然障東海圍洲三面煙水空正與北固成屏風更殘日出東海東照見一角樓窗紅

六月二十一爲宋歐陽文忠公生日同人賦醉翁操以壽幷邀同作卽呈曾都轉燠

醉翁去後七百五十年平山堂下仍復開賓筵醉翁生日重理醉翁操欲使醉翁心跡一一傳人間醉翁十年二十年孤露蹤迹殊可憐父書讀罷母垂涕窆骨尚未嘗新阡卅年四十年醉翁作直臣彝陵滁州兩遷謫身縱可屈眉仍伸幾年作詞臣幾年作循吏治平至和中遂爾登政地醉翁文筆世莫儔超軼六代直接韓潮州遠不識柳開近不數穆修醉翁志節尤崢嶸手挈正士歸明廷是時青苗免役新法尚未行洛黨蜀黨亦未交相傾醉翁居朝端一世仰作範仁宗朝相不下數十人公也獨參韓富范醉翁勳業又如此一世如公幾人耳醉翁吟吟一篇惜乏沈夫子亦無杜彬琵琶皮作絃醉翁操操土風此曲依約來滁中當時坡翁及涪翁門生後進詩筆縱極工若論文福一一皆輸公昔者楊靈州道公我前身（楊州守芳燦顧進士敏恆扶乩所言如此見所著梁溪筆記）公名如太山詎敢追逸塵惟餘一事薄相似唇不掩齒厥效何其神無事得謗如前人因之壽醉翁醉翁或不嗔泠泠絲竹公賞音逸興更或彈鳴琴斜月欲墮長江潯陳後山（謂東浦方伯）曾南豐詩名官爵皆可次醉翁不見題襟館中來日集（都轉生辰後公二日）荷榦荷葉依舊吹香風滿堂樺燭漏盡不須剪正好來日直接朝曦紅

寄酬曾都轉見題荷戈集詩二首

記程一萬六千里蔥嶺遙遙接恭山今日竹西歌吹地又從吟榻夢陽關

我于經閣論心久君已詩壇駐足牢絕似鄴中諸子會主人吟比客吟豪

附原贈作　　曾燠

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笑他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禁不存

滄江風雨一船高招我松寥看海濤（君時在焦山避暑擬往訪之）絕少行吟憔悴色知君未肯著離騷

題襟館贈鶴

空廊怪底步不前五鶴一客隨吟肩廊斜入屋勢尤窄鶴步故緩人爭先回風開窗捲羅幕客醉欲眠聞擊柝閉扉六扇夜不扃窗裏客眠窗外鶴

又贈柳

柳枝西北禽巢大枝下砌蟲鳴百箇三更星暗月欲來蟬響復從枝上墮乍眠乍起天欲明絲柳拂面人先醒比肩豈獨同心友添得三株水楊柳

巨超偕棲霞僧慧超過訪喜賦

一僧江北去復挈一僧來把卷憶前度論詩日幾回病依笻作命瘦與鶴同胎夜久生衣薄相遲般若臺

月波臺夜坐

萬聲聽不絕人靜此樓頭地缺洲三面天空月一鉤烏鴉爭噪暑蟋蟀遽鳴秋夜半龍吟水寥寥衆響收

贈巨超慧超卽題二僧詩集

巨公居江心慧公住江滸詩筆如龍復如虎句成寶氣燭九霄龍虎鉢中頭盡俯生平我喜七字詩不可一世人儘知眼中無人締方外一任下士相嘲嗤君看建業東來水日夜滔滔欲歸海二僧筆力可截江端坐已受潮頭降餘力更把焦山扛巨公欲雲遊慧公欲高臥飛錫並從天外墮他日蓮臺孰高坐

廿六日同人月波臺看潮

東南風轉急全不見朝暾雲欲沉江島潮爭截海門鬢因思舊白眼覺讀碑昏偶問滄桑事枯僧幾個存

曾都轉燠及諸賓客約以廿六日至焦山見訪聞至瓜洲阻風二日尚不得渡作此戲柬

七日東南風不止倒捲滄溟入揚子順流一葉不得下斷渡先從象山始一客既去不得來一客留滯仍難回（時翠屏洲王卜二生過訪一留象山一留此皆不得渡）松寥閣小一無事飽看雪浪飛千堆回頭却憶瓜洲客日日江樓看風色別來幾日心眼空清夢時與焦公通君不見波濤繞榻一萬重正好日試登山笻時叱檻外巡江龍

酬慧超僧二首

因觀竹柏樓月遠指高旻寺燈三世佛前老衲六朝山下詩僧

嬾到不參佛座閑來唯理詩瓢寰中五岳難住海外三山見招

廿八日同巨公慧公松寥閣早飯

山僧約客松花飯破曉同登竹葉樓正爾日長思就枕未妨風急遽回舟（始聞都轉等以阻風回舟）怕傳消息來三楚（時楚中教匪尚未淨盡）閑理心情說十洲淺醉更從窗外揖午潮無際接天流

將至消夏灣在新塘守風晚值雷雨

一湖水欲入船一湖風欲揭竿雨沉沉三十里消夏灣在波底

泊舟夾浦七夕

此夕新湖汊口昨年古浪城樓笑看新月生處曾到斜陽盡頭

一叟自談衷曲十年寄跡湖邊衣食全家已足瓜田盡處桑田

夜攜酒至湖口望縹緲峯作

明月鋪不滿全湖半生陰東山飛鳥來欲宿西山岑一觴初完一觴續倦向望湖橋上宿潮生月落方賞心天盡海飛空極目

東南風急不得至西山因回舟從伍浦抵東山作

白鷗入我夢知我無窮意憐茲眼前景不作身後計浮名生在死卽休不見敗筆作冢糟成邱石公咫尺不得進回棹決向東山遊

自新塘至伍浦溪行雜詩

溪水綠已窮巖扃忽重閉日華與山翠層疊川上膩前村爨煙好穿此石林細一徑山雨來寥寥入秋氣

瓜花黃無端被此一川綠晨涼把竿好閑坐此谿曲人家隔坡水路

暗通石谷日午攜榼來人聲出山腹兩村本一村中有雲水界溪流經數折南北已分派連宵風色緊目送去帆快人定波有聲神魚望星拜陸行富桑麻水行富蔆芡惟茲雲水鄉不虞年歲儉門前臨水路鵝鴨數堪點屈指白露交秋禾又將斂

寄長興邢大令澍二首幷柬李司馬賡芸

故人久宰長興邑逐客新遊消夏灣甚欲牽船遠相訪斜陽影外淚如山

年前寄我長牋好（前寄質經說數條）逋峭文章擅一時更憶南荒李司馬同官同榜兩經師

偶成

横風兩日住江干甕底桃花米已完咫尺荒村無處糴芡頭蓮實抵朝餐

逕雲堆裏漾龍鱗一片荒寒景色新猶勝玉門關外路案頭無水動經旬

伍浦夜泊

高士宅邊新月上伍胥浦口落潮餘多應念與雙峯結未覺途經百里紆別路更須尋馬蹟此行端不爲鱸魚宵殘燭跋攤書臥靜聽松聲落枕虛

五鼓自伍浦渡湖至東山

到來青歷歷七十二峯巔駭浪魚先拜驚雷鳥已顛水聲搖短夢風色眯長年昨夜前山雨茫茫笠澤煙

喜晤程司理思樂

我借全湖水來清百斛塵故人吟骨健遷客鬢絲新感激樽前語扶持難後身廨旁營釣舫久約共垂綸

憩東山道院

松杉千百株小者僅及肩歷盡松杉梢一院開山巔黃庭讀未完丹爐火猶煎道士識未來勸我山頂眠白雲有堦級倘可升青天

孫總戎廷璧坐上卽席賦贈二首幷憶亓總戎九敘四川軍營（孫爲庚辰科武探花）

萬頃洪濤艇似梭相逢先唱定風波山中共說支離叟天上同魁甲乙科話舊半皆淪宦海（謂畢宮保沅童少宰鳳三諸人）溯源先已到黃河狂吟痛飲三更盡衣上分明燭淚多

獵獵營前秋雨斜將軍筵上說龍沙何曾一醉輪臺酒（余出關卽戒酒）憶昨同乘博望槎薄譴最憐家似夢感恩新覺鬢添華誰知萬里歸來客依舊軍門聽曉笳（時亓在四川軍營効力已補都司矣）

初九夜乘月自東山放舟至西山消夏灣宿荷花內

花光礙月舟不前花氣薰客宵難眠三更一棹破花出客夢尚結花香邊東山荷花十里長千枝萬枝送客忙花朶露滴波心涼西山荷花一灣好千枝萬枝迎客早曙色上波花愈姣楊梅樹繞荷花灣深紫已落新紅殷荷花香破夢亦闌再轉已入仙人關

梅花仙人歌爲程司理思樂賦

伯牙臺前花一山（君家梅子山下）愛花人住梅花灣無夢不與花相關莫釐峯頭花萬樹愛花人宦梅花渚却喜官閑作花主少年愛名花花外無性情離花一步不肯行四十不復營功名中年愛名花花外少肝膈一官雖卑意亦適靜對花枝已忘食世人不知君笑君作花癡君聞亦夷然直受顧不辭滿堂花開滿堂客客或呼君作花癖君聞若不聞意亦良自得一花初開詩一首爲酹花枝亦呼酒花神感君祝君壽來歲居然七旬叟花癡花癖君寧然意與花有前生緣君不見梅花賦就三百篇我今署作梅花仙

消夏灣歌贈蔡博士九齡

全湖三萬頃包此千仞山湖流再轉已不見山腹復有溪彎環溪流迴與湖流異湖水如油溪水膩荷花世界夢亦香淺白深紅炫天地幽人家在花深處正闢軒窗摘蓮藥蜻蜓舟小迓客回半日醉客荷筒杯荷筒杯醉君酒荷露烹茶沁人口荷花中間結一樓主人約客樓上頭烹魚煮藕日尚早手劈蓮房客先飽

白雲

白雲濛濛空所依傍天風吹之偶落坡上魚吹浪蹴忽爾孤往空中亭亭儼若覆盎成陰既溥一世咸仰

新浴後怡雲閣望縹緲峯

不向前山策短笻新涼浴後且從容幽窗正苦日西轉陡落一支縹緲峯

雨花臺待同人不至

淩晨發清興瘦馬入絕壁沿山石理皺雨點亦深黑馬力忽已微斜行憩危石風雷莽成障花雨渺無跡却啓西北扉高臺望孤客

四鼓自西山渡湖

挂席向何處五更風色微海雲天半立山雨月中飛百念籌關隴全家理釣磯東峯此歸去魚鳥爾何依

更生齋詩卷第二

更生齋詩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㵐瀆消寒集

題孫文學韶行卷後即送至浙江幕府

江左詞人最擅場卷中亦復唱伊涼通天臺下曾三過怪底新篇壓沈郎

怨李恩牛意氣真罪言草罷見經綸能容一個真名士足抵孤寒八百人

重修水繪園卷子爲冒文學鳴作

記曾彌勒與同龕（園中廢爲僧舍近始復） 小劫誰從靜後參檢點樓臺及魚鳥風光依舊壓江南

人物當年勝永和時時觴詠雜笙歌更闌偶向樓頭望天上星無座客多

雙鬢愁同萬樹凋閑窗話舊雨瀟瀟桑田是處連滄海門外時時起怒潮

雲郎去後小楊枝檀板都吟絕妙詞只有夜烏還記得冒家園裏放燈時

蔣斗燦童養媳呂貞女題詞

烏乎何辜貞女生不見父兮童養于蔣又不及見姑然貞女之幸兮曾未結縭而已得數面其夫何貞女之遇屯兮守義二十五年而尚未及撫孤我聞而心惻兮感外氏之衰徂緬前孫（從表兄定安聘妻孫氏亦未嫁守貞年過五十卒）而後呂兮顧兩見夫貞姝倘貞女而有後兮吾將代卹夫遺雛

生日自述

今朝柴門開親故忽羣集云將壽先生共向草堂揖我聞方猛悟答禮恐不及回頭語山妻治具爾須急嬌兒與孫子禮數未嫺習賓來盡歡喜傳語競出入先看具杯茗繼復羅酒汁仍愁翁欲醉預向膝前立長孫纔毀齒口語已捷給私語更五年阿翁剛六十

偶成

閑從里巷說新事臥聽兒孫讀故書不必更攜芒屩出閉門紅日下階除

喜張上舍舟過訪口占以贈

五回曾領江淮運（君祖有衞籍曾簽運糧艘五年）兩度同招楚蜀魂（畢尚書沅毛州守大瀛與君最善今先後歿于王事） 赤米白鹽家已破朱旗元甲陣猶屯多愁自覺新詩少老友今餘幾輩存話到十三年上事諸梅零落野雲昏（辛酉年新正在漢陽三山徑訪梅握別）

黃主事丕烈祭書圖

古人飲食必祭始何以讀書則不然致身通顯不知報是爲飲水忘其源先生瓶例實陳例拜庚子日尊文宣陳書萬卷復千卷燭炬如梃香如椽書神報君亦孔厚往往獲一珍珠船宋元精槧本幾備尤喜篇幅皆完全先生嗜此若性命快意不惜千金捐搜羅書目所未採中興館閣明文淵樓名傳是閣天一嗜好亦恐無君專就中精本祕不傳緘以篋笥承之氈偶逢識者一啓示先掃几席除葷羶何應寒具致污軸千載以上嗤桓元君家舍宇本精潔又少俗客相糾纏焚香偶復展一卷眼與明月光同圓君不見時逢朔望列一筵不必牢豕須新鮮胥谿菱芡石湖藕一一皆可成加籩書田雅與穀田等報賽或可祈豐年我曾借本細讐校例得陪祭來筵前虔誠拜罷共飲福一醉欲乞書倉眠

九月十三日越來谿見燕

寂寞漁莊款水扉越來谿上月微微何因燕子不歸去却向夜涼庭院飛

自吳松江抵上海與友人夜話

吳淞江上路乘月去迢迢海氣全疑雨天風不捲潮夢餘頻悵望雲外偶招邀及此燒紅燭層樓已半宵

唐大令仲冕招飲網師園卽席賦贈

纔從識面便忘形飯我城東水上亭老友瘦真同野鶴（謂王廣文芑孫）殘荷多尚比天星百身未易酬　恩遇（時坐客詢伊犁釋回日月）一石偏教吐性靈歸去且營耕釣好得閒隴畔便橫經

偶成爲陳太守廷慶賦

一幅蠻牋任屈伸半鈎新月倍精神關心幽鳥能窺客過眼空花不惹塵雲影去來傷往事水光搖蕩識前身悲秋宋玉支離甚況復登臨送遠人

過盡三春爛漫時九秋籬落訂交遲來猶背面誰曾見去不回頭事可知海上早應隨范蠡洛中枉自賦陳思黃庭一卷香千縷半欲銷魂半自持

顏魯公名印歌

一方石千餘年魯公名誰所鐫海中掇龍劚龍骨更點星星老蛟血地老天荒丹不滅君不見公名怪底天子驚河北二十四郡僅一顏真卿

哭蔣二尹齊耀

萬里歸來訪病身劇憐面目已非真（余自伊犁歸訪君君半面已毀）嘔心疾比龐眉客懸腕書同透爪人兩度悼亡形轉悴一官瀕死志難伸東山絲竹銷沉盡垂老羊曇益愴神（余少受侍御舅氏知每過居第未嘗不揮淚也）

偶成

萬念俱空後寥寥酒易醒未能離世網聊展度人經路暗燈明壑窗疎劍指星書生爾何意空自逞心靈

石湖訪范文穆祠分賦得石字

茲遊日已斜霞采疊蒼赤攜茲書畫舫儹我山水癖舟行十餘里心境一開釋杉藤淩澗紫鷗鷺點波白濛濛湖一曲落落嶺千尺非無懷古意風捲渺無迹危登開士閣幽轉范公宅（祠卽文穆舊宅）斯人預機軸時事已逼窄終焉感滄桑渺爾念疇昔憂時識希文蹈海憶少伯遭逢逮伊管隱顯並賢哲丈夫如有志于世匪無益庶幾不朽名勒此厓上石

夢遊仙詩三十二首

屢識瑤池鬢已蒼偶從天半話滄桑轆轤幸是仙人屩踏盡紅雲到上方

科頭跣足任天真隨分燒香拜紫宸卻喜近來蕭散甚蓬壺管領謫仙人

生世應居離恨天愛從生後說生前銅仙又復垂鉛淚會面居然五百年

白雲紅葉影參差欲向前頭訪素知拖得月華裙半幅却來波面立多時

誰從天上號詞宗淡寫新篇墨不濃一朵絳雲環一字笑他人世碧紗籠

尋常每夜不呼燈却坐雲窗第二層一卷道書時背誦惜無人與證飛昇

下弦殘月訂幽盟青鳥傳來誤已成幸有玉妃來世約眼波回處定三生

慣拈針線作生涯剪得靈河一道斜認取近來花樣好青城雲氣赤城霞

我識飛仙蕚綠華最憐秋鬢插春花天田亦種人間果一味香清愛木瓜

繞砌菖蒲倚閣松仙人眠處五雲濃夢回報道高真過先鎖閑門十二重

出世情懷絕世姿冥濛香氣散如絲紅雲一瓣邀同坐奇福難消是此時

紫府新來品秩高隨風上下騁輕軺磨厓五岳都應徧且復題名北斗杓

屈曲房櫳宛轉風一樓疑復住虛空盡驅雞犬雲中去獨斂銀屏待八公

心思一串最瓏玲更有長眉射眼青欲算人間未來事滿盤珠借滿天星

挈伴時來阿母家采蓮艇子住雙娃神仙一例嬌羞甚不折天池並蒂花

幽居隨處費提防忽報飛星已入房親到下方緣底事借將弧矢禦天狼

生來不假麝蘭薰坐處偏離粉黛羣欲灑天山萬年雪罩他巫嶺不生雲

住近天河水氣涼萬株荷幹一方塘蓮花蓮蘂都嘗徧不及仙人舌本香

欲逃百劫避羣魔天上誰知事更多斲斷玉虹橋百尺神仙從此絕經過

桂樹扶疏月影涼漫無情緒守吳剛靈山採藥他年事先與裁成出世粧

雲漢西頭路幾叉浮家真欲擬乘槎兩三紅淚揮天末都作人間異種花

早住扶桑暮落棠仙人遊戲本無方忽然招手來天外認得麻姑指爪長

雲軿一步一徘徊不分前途分手來喫得荔枝三百顆此時應向海南回

日月雙丸剩半丸東西海水亦齊乾仙人一笑春風轉萬劫偷從祕籍看

王母池邊踏月回羣花妒影不曾開何應三百神仙侶總學劉禎平視來

巧笑仍含一種愁見人常自不梳頭朝來偶凭闌干望自有神光照九州

高居豈復有塵情魔境應從道境生惹得龍華先罷會人間飛語謗雙成

要從南粵達南閩天漢東頭與問津十度錦箋何處寄倩他三百六魚鱗

多應清福不曾修逐浪來居羅剎洲莫歎姻緣薄多錯天孫亦復嫁牽牛

朝正儀從最煇煌龍虎前頭列隊忙騎得鳳凰拳一足笑他六六紫夗央

鋒車晨夕響如雷結屋星辰頂上來卻約下方人未到天門一日走千回

日正斜時月乍圓紅林處處露珠懸洪厓洞古誰能訪只有修真謝自然

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詩話見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須持論平古人非重我非輕編成七輩三朝集好到千秋萬世名未免尊唐祧魏晉欲將自鄶例元明塵羹土飯真拋卻獨向毫端抉性情

詩家別集已成林一一披沙與檢金作者衆憐傳者少前無古更後無今法家例可平心斷大府文非刺骨深卷卷漫從空處想就中多有指南鍼

名流少壯氣難馴老去應知識力真七十五年纔定論一千餘載幾

傳人殺青自可緣陳倒初白差難踵後塵（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只我更饒懷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余時亦作北江詩話第一卷泛論自屈宋起）

附和作　趙翼（武進）

詞客低昂本不平品題聞弄腐毫輕但消白首無聊日豈附青雲不朽名老始識途輸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洪崖拍手從旁笑猶是燈窗未了情

何限紛紛著作林揀來只剩幾銖金論人且復先觀我愛古仍須不薄今耳食爭誇談娓娓鼻參誰候息深深錦機恐負遺山老枉度鴛鴦舊繡針

晚知甘苦擇言馴一代風騷自有真耄學我悲垂盡歲大名君已必傳人幸同禪窟參三昧不笑元關隔一塵從此國門縣呂覽聽他辨舌騁儀秦

偶成

愁多久已置形骸　恩重終須異輩儕長慶集仍含諷諭東方論敢雜詼諧銷兵乍喜流亡返橫潦仍嫌燮理乖何自近來恆斷肉安貧聊學太常齋

汪庶子學金以捉月圖屬題戲成三言詩一首

天上月地上人煙茫茫隔十塵隔十塵欲捉月馳風輪風輪遲月輪快不得已及天外隔十塵欲捉月轉地輪月輪寬地輪小不得已出天表隔十塵欲捉月借日輪日輪紅月輪白不得已兩相食上弦月捉不得彎如弓向人射下弦月捉不來愁如眉慘不開十二三十五六圓疑環白疑玉玉與環難把握醉中客總不知時呼月一問之蓬萊山作糟邱捉不得卽拍浮滄溟水作醇酒捉不得卽濡首排千觴列百樽我欲起爲解紛仰明月呼先生爲詩伯爲星精時或醒酒星暗蟾月明啓明落長庚橫萬萬古傍月行

曇陽仙觀題壁

生天成佛事皆真二百年來記昔因化鶴人歸寃已剖釣鼇客到觀重新（觀爲州守鼇圖新建）蟲魚篆尚留遺跡麟鳳洲先謁後塵（王鳳洲兄弟首先稱弟子）畢竟傳疑由弟子曇鸞枉說化前身（鳳洲作曇陽仙師傳末後說師爲曇鸞師後身以致人疑）

題明姜黃門埶圃諫草樓二圖

折檻朱雲氣已粗時艱不敢作身圖愚忠自欲回天地臣罪原難保髮膚滄海變來留隙壤危樓築處傍浮屠敬亭山下春蕪滿月黑愁聞杜宇呼

吳梅村祠題壁

寂寞城南土一邱埜梅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填滄海死有祠堂傍弇州同谷七歌才愈老（集中有避難仿杜七歌）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已白頭

題王應宸太守洞庭泛月卷子

修月八千戶常居天上頭釣湖三萬艘亦趁水東流我覺飛仙好時陪帝子遊宵涼亦何事嘯起岳陽樓

苦愛蓬心叟煙雲筆底濃冥濛舟似蟻活潑水如龍欲到三層閣仍攜九節筇天風忽然遞嶽麓寺前鐘

又歲寒宴坐圖

不知門外路爾許雪霜深客念此時寂鐘聲昨夜沉淡然忘世味渺爾豁幽襟在在都無著空明此夜心

如公能幾輩未許臥蓬蒿終爲蒼生起應知素望高志猶營宇宙跡暫脫塵囂卽此坐忘處天風響海濤

題扇贈汪童子元爵

昌黎已序張童子魏國先知員半千他日蓬萊問家世（童子祖父已三世詞館）四傳應號小神仙

吳舫卽事

杜曲城南記最真繁華悟後始尋春蘭香仙去秋孃老零落尊前見

此人

水明樓上會羣芳屑玉研珠費較量折得一枝紅芍藥鏡臺先欲贈花王

別友

謫下蓬萊又幾春形骸疑假復疑真天荒地老重相見君是前身我後身

意外相逢是昨宵可憐知復在明朝十三夜月難連曉魂斷溪南長短橋

消寒第一會萬大令承紀招集吳舫聽寧福校書彈胡琵琶爲賦長句（時長至前一日）

金閶城外人煙密琵琶一聲萬聲絕萬聲縱沸亦不聞琵琶聲高壓四鄰夕陽欲滅猶未滅喚出團圞海邊月北風吹潮海上來怪響迸入蛟龍堆繁弦促節手不管似有玉虬纏玉腕神明矩度心不關金鳳獨翔金指環一聲舒遲一聲疾霹靂出山天乍裂大絃展拓幺絃收雲霞鋪空地欲浮欲完未完聲一束直立琵琶若鼇足我行昆崙葱嶺二萬里青氣漫漫障天起非無胡琵琶拉雜彈不已妖姬十五如山魈十指漆黑聲啾嘈招來區脫彈數曲帳外似虎天風號烏孫戍客何曾久意外生還感高厚禽巢南枝獸邱首百里遊行畏讒口蒲帆無風向東走忽復遭逢數良友烹龍炰鳳爲我壽更拉琵琶佐樽酒金戈鐵馬音鏗鏘奔厓裂石詞激昂玉門關前天雨霜天馬欲走蹄先僵天山界畫陰與陽日月影凝冰硍硍曲終四坐慨以慷似識還客曾投荒我爲琵琶歌行酒復食炙商婦當年已衰謝何似茲樓起聲價雲英翩翩未經嫁拜起尊前貌閑暇當時樂天淚墮琵琶下我謂時平還謫何足訝況復經時卽蒙赦南冠初除囚服卸席地幕天無所藉三百六日擇此最長夜金烏玉兔光激射二十八星環水榭君不見樽前情淚何能灑百歲浮生亦虛假胸中之奇誰識者

出戶茫茫眺原野有淚或向銅仙瀉

消寒第二會汪庶子學金趣園座上追賦嘉慶戊午四月編輯婁東詩派成爲諸詩老設供建水陸道場用瑜伽薦度法幷考生平行詣分上中下三壇別設閨秀一壇七日乃竣分賦得柏梁體一首

玲瓏水上飛千燈東海璧月同時升佛香妙處繙大乘掃屋更結壇三層一壇別設列采繒雲鬟飛入皆髯鬙天人丰格不敢誣淨名居士智力宏佐以百六高功僧婁東詞客繁名偁恆河沙數量不勝詩編大小束以組平生慧業此可徵魂魄化去心神凝光采尚若燔薪蒸靈車鬼馬空際騰一一彼岸祈同登否亦尚冀天衢昇仙人心空鑒亦澂（品第甲乙復經卟壇改定）品第甲乙殊兢兢空中垂問空中膺忠如龍比孝閔曾陳雷朱范篤友朋賈虒郭泰偕李膺挂世風骨真稜稜就中節義尤所矜生可模楷沒豆登列上上乘皆曰應其餘稍或寓勸懲亦不以愛不以憎原心略迹目匪曹大邦齊魯小杞鄫州蓼隨絞邾薛滕次等亦復難加增灌夫罵坐肆轢轅樓護結客多依馮胸中鱗甲手葛藤甚或遇事全模棱諫垣瑟縮噤凍蠅酷吏忮猛同蒼鷹亡身破家刺史澄降胡負漢都尉陵品列下下無能陞知人論世最足憑不以文筆相誇淩大弦稍緩幺絃揯筆法直似朱絲繩定論無用參疑丞此邦前代尤崚嶒後先七子稱代興兩王（荊石相國弇洲尚書）事業世所稱各有祠廟羅肴脀迪功集若雲霞烝日觀嶬鳳天池鵬梅村祭酒緒復承此道亦屬三折肱歷年二百留雲礽流光疾若矢射堋瑱邪太原壇坫仍品題直到驌與騋語簡而當爭鈔騰我于彼法習未曾服此論斷非儚儚忠賢奸佞各列棚竟若二水分淄澠學仙學佛縱不能何必苦判溝與塍山雲欲凍海欲冰萬丈雪霰愁難麦歸裝幸有十束綾敬錄一本隨行縢

消寒第三會王孝廉履荃胡明經金誥邀遊樂郊園因出婁東十老圖索題

十老爲王育字石隱年八十陸羲賓字素朴年七十一宋龍字子猶年六十四郁法字儀臣年六十五顧士璉字殷重年六十四戚敬字聖傳年六十二陸世儀字道威年六十一江士韶字虞九年六十陳瑚字言夏年五十九王撰字異公年五十皆婁上明末隱君子也

十人慘慘荒江潯時歌時哭天爲陰朝無食案夜乏衾尚扱朱履行空林沈思古昔淚雨淋往者不作何況今魯連旣向滄海蹈屈子又復湘江沉田光刎頸萇宏胣漸離矐目豫讓瘖吹簫吳市亦時有擊鼓河岸誰能尋實中止剩伯倫銛海上自拊成連琴龔生未授新祭酒伏勝尚屬秦儒林以之相較盡不愧餘子未足披深襟歸迂顧怪在咫尺庶可與爾稱同心

消寒第四會汪刺史廷昉座上賦南園古梅歌梅爲前明王文肅公手植名一隻瘦鶴

一雙鳳去不回一隻鶴翩然來（城北卽雙鳳鎭）翩然下啄莓與苔渺爾化作羅浮梅羅浮仙夢何時醒幻作梅花尚朱頂三生落落出世姿七尺亭亭照波影不飛不鳴作高格四出枝猶排逸翮亭空月冷露欲零仙客欲騎騎不得百餘年來丁令威游戲倘復時來歸人民城郭縱非是尚認一樹衝寒開幽人幾日園南住香氣橫飛海東路滄溟今已作桑田（婁河口今壘長海沙遂至淤塞）此樹應須憬然悟園林之主先後殊昔者太保今尚書（南園近爲畢秋帆尚書購得以居甥沈毅卿）圍棋賭墅偶然得瘦骨尚欲淩高株研癖居士開賓閣邀客詠梅如詠鶴長身安得居樊籠復恐化鶴飛橫空

消寒第五集田大令鈞邀集官廨卽爲題荊樹山房圖卷子

荊樹山房爲大令六世祖明萍鄉令□□所建嘉慶三年錢唐黃司馬易爲補圖

田家集在何處門前清濟會濁河百世流傳紫荊樹紫荊樹老花愈多四出不復分枝柯尋根旣悟一本義攀樹時作同心歌我願兄弟心化作此樹陰祥風甘雨萃一林三冬三夏不使嚴霜烈日交相侵仍願手足誼化作此花蒂千枝百枝同一氣花葉雖繁枝不替李家花萼樓馮家棠棣碑不及君家此樹好顏色千古萬古名猶垂山房三間下有池容易得值花開時花前盈盈酒滿卮旣不識尺布斗粟三字辭亦不聽然萁煑豆七步詩君家此樹眞堪愛大令逮君剛六代一門草木皆異常芣苢不吟蘐樹背龔梧生黃小松爲君作圖作記皆極工君不見紫荊花花色異絶愛君家好昆季六世相傳幾循吏更覓甘棠栽隙地

消寒第六會汪公子彥國招集復初齋觀王石谷繪山水直幅（畫係石谷贈公子七世祖明處士汪溥溥亦工畫爲婁東第一手）

我行徧天下卻愛黔中山黔中山勢盡壁立出地萬仞無彎環南峯升雲北峯月畫裏溪山亦奇絶靈泉破空山石裂飛出千年萬年雪崖窮路古林光倩斷壑奔灘鬼神現林花對客纔一笑山鳥窺人剛半面洞門怪響七尺節奇古似是商山翁商山翁居海曲得意時歌復時哭地老天荒一間屋滄浪之水清濯足鵯鴺鸕茲與同浴放艇時來玉峯麓森然非松亦非竹植立門前聞剝啄主人開戶喜不速邀坐茅檐背同曝忽然一筆寫不足肌膚如山骨如玉狂叫自呼王石谷我題此畫亦非偶二百年前倘良友畫中蕭疏兩閑叟著罷枯棋偶垂手瞥見洪厓拍肩否（王石谷自題有洪厓拍肩之語）山中古洞如敲開兩翁曳杖還能來消寒集上醉幾回大笑手覆三千杯

消寒第七集唐明府仲冕招集吳縣倉廨觀唐六如畫馬

唐生畫馬如畫鶴仙骨棱棱難捉摸不識人間有羈絡唐生畫馬如畫人霞采奕奕光瞳神氣軼天半心難馴唐生本是神仙謫畫馬亦與龍麟匹眼空千里萬里程一點飛從草頭黑蹄高四尺尾徑尺全力都從尾閭出頭肩背腹夔脛膝大氣回環如一筆蠻靴烏帽衫落

拓此客我疑孫伯樂不然何以神采飛騰氣磅礴我曾行經大宛兼烏孫枕戈萬里求絶塵生還豈意復相值雪夜對此開芳樽六如畫品陶山詩落筆往往饒精思前生不是趙承旨或者卽爲李伯時君不見旄頭星尙照巴蜀眼急捷書來不速十萬騂騮競馳逐饑火燒心尾毛禿何如此馬眞有福飛行限以尺一幅低首且食太倉粟

消寒第八集孫兵備星衍邀同人泛舟至永昌鎭訪孫武大冢率成四首

初日甫欲升照我出東郭巫門已迷離何況冢廓落言尋永昌鎭十里路初拓英雄骨未朽其上已耕鑿雖然巢冢鵲鷹隼不敢搏繙罷越絶書酸風下懸閣

伍胥貢奇士本欲爲國謀寥寥一寸心亦報身家讎要離與專諸詎與公等儔蕭蕭吳宮中頸血五步流遂令姑胥臺濃春倏成秋平原不知兵亦斬笑者頭

生齊而仕吳位視客卿例如何蓋世才乃用作兒戲兵鋒纔一試已取鄢郢地嗟嗟甫東叟不及盡奇計至今十三篇海內悉衣被

荒墳極十頃上有柏樹根高碑止留趺文字已不存茫茫今古殊地尙名孫墩百步絶采樵沒世若有神千年倘思鄉魂登望齊門

消寒第九集臘八日李廉使廷敬招同人至虎阜憩梅花書屋看黃梅作

十步亘一閣五步橫一臺藐姑仙人尙未來風信先已催黃梅門開稜稜石千尺徑險最宜雙蠟屐小樓開處三面花花下屋古如浮槎闌干東西屋前後不及捲簾香已透紅紅白白不並時南枝北枝開故遲維餘寒影互激射凍蕊落葉光參差黃蜂千頭綴枝冷只惜南園蝶無影紇千山雀時一雙噪得遊人發深警日當臘八月上弦樓上兩兩排華筵飲中八客疑八仙（是日同在詞館者共有八人）不飲我欲花前眠花光既分飛燈影亦交錯君不見談深不覺冬日促幾樹夕陽黃不落

古會晤詞

回頭卽相思對面忽無語妾身雖堅貞妾意已相許妾如團欒月無缺儂似曉星常逐月升天入地影不離何必更判雲與泥

古訣別詞

紫騮不曾歸青驄不曾去同行複道中意外復相遇黃梅一株香未折花底忍寒來訣別暗影朦朧啓北扉嚴霜正白城頭月

邗溪步月

空外月華直幽人此際來寒梅三兩樹並影一齊開

臘月十九日卷施閣邀同人爲宋蘇文忠公生日設祀作

東坡謫南海我謫西海頭東坡更三歲尙未離儋州我頃荷戈來僅止三月留我歸正値黃流漲海外奇花未全放天山六月汗不流冰雪千層萬層障揭來半載荒江沚一念感　恩先欲死江田時陸復時沉自歎浮生亦如此年殘百事如蝟毛歲未全稔民仍勞憶公更憶初度日置酒遠復邀朋曹初陽離離開竹屋黃白種梅香乍馥遠行萬里今甫歸濯足卷施一隅谷君不見坐中七客鬢皆斑難得人閑歲亦閑同獻樽前一杯酒祝公生日我生還

淩同年廷堪以其族曾祖明侍御□□遺札屬題率賦一首

一紙留遺墨千秋識藎臣更因懸腕疾彌覺剖心眞臣節終橫草朝端尙厝薪傷心江總輩文采竟亡陳

借月歌爲借月上人賦

出門卽看山閉門卽抱膝上人于世何所需祇借天空一瓢月有時欲閒吟一瓢月在心空濛百斛光先與袪煩襟有時欲說法一瓢月在頰靈明百琲珠如看瀉行篋空空相色非非想瓢月時時復盈掌離鄉忽欲念鄉山天姥天台或長往去年住城東看此瓢月生巽宮樓前燈影明今年住城北看此瓢月蝕天王堂中香炷熄僧既不還

俗月亦不上天假而不歸凡幾年聞說塵刧歷百年經千天邊之月時或缺月在一瓢光不滅

許上舍汝原觀濤圖

避人何敢學乘桴東下滄溟住得無轉眼忽憐塵世小一杯海水一葫蘆

三千里路客何久十八家村住亦難我欲與君同卜築城南陽羨好溪山

題畫

峯峯嵐氣誰能辨一色采雲分一面山形正闞西北峯卻好海霞生片片山深六月徹骨涼世事不到三間堂回崖偶爾透日光水流花開天地忙石壇中間棋局具五客入門饒逸趣纔完一局已卅年騎鹿公然上天去

答友人問近狀

門前三萬六千頃架上二千四百年胸次近來無一事釣竿纔放枕書眠

跋唐豐溪處士呂從慶詩集後

處士本大梁人以唐廣明元年避黃巢之亂至歙又自歙移旌德之豐溪遂家焉處士卒時年已九十七自題其墓碣云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時已屆石晉天福中蓋處士之不忘唐如此自後遂世居豐溪迄今已九百餘年子姓繁衍多至數千家余來主洋川書院其末孫璽與培皆從余游近復從零縑斷碣中搜羅處士之詩弁前所刊共得四十五首乞余序之因弁繫以詩

君詩四十有五篇流傳九百十六年豐溪自此占居籍百世尙識開封還人丁至萬戶至千前後南北圍墳田清明歲歲上先冢十里以外聞香煙千年家法堪則做不用西方化人教牲牢奠後布路回墳頭從不飛紙灰君不見司空表聖羅昭諫唐末英英義聲見詩人豈藉詩句傳大節所在尤昭然豐溪處士生晩唐末路乃值晉與梁時噞時輟心內傷醉後自比陶柴桑烏衣山王官峪糾嶺柵峯同嵓寫九原數子如可作愧煞陵陽杜荀鶴

友人貽所知集見卷中錄先君子詩頗多敬讀一過感賦

親承色笑猶如昨孤露餘生五十秋夢好尙能依膝下愁多時復上眉頭傳家舊業詩千首卜築新塘土一抔便種梅花滿墳屋他時地下鎭從遊

更生齋詩卷第四

更生齋詩卷第五

陽湖洪亮吉著

箬嶺授經集

勵志詩三十首

獨木可製棟乃反裁作橋獨木之橋心焉搖搖獨木可立柱乃反刳作舟獨木之舟或沉或浮

天形不知以農爲師地圖或溷引商參問欲知古詢及賈欲通俗訪及僕

羅網待物不擇飛走資格縛人不問賢否

慢神無福諂亦如之不慢不諂是爲得之學佛無益毀佛無損不佞不毀達人所允

萬燈雖明不敵一星九流雖精不敵一經星晶瑩海宇寧經習熟治術足

莽佐飲菸佐食腸浸淫口呼吸一火攻一水厄消肌膚鑠精液

一家飢寒擾及里鄙四民飢寒憂及君相

靈狐狺狺善惑世人神祠穴久不媚土偶林禽剪舌巧過百物有法制之禦以木訥

身欲死藥不靈心欲死語不經語不經神殛之藥不靈鬼殺之

我欲上天祇憑一梯天之高高梯則已低我欲渡河祇結一壺河流湯湯壺不可泭

以力養人力懼不展以心養人活及無算以財濟世財有匱時以言濟世利無窮期

妄思奇福必得奇禍妄思窖金必至家破

龍行雨聲不聞龍出聲雷卽嗔鵬摶風翮不露鵬奮翮天卽怒

我所思在九域以外九域既窮天地何届我所思在萬物之究萬物既究孰持其後

心無敵傾不畏震霆行無疵累不畏社鬼社鬼所搏必非強梁雷火所觸人或不祥

齊三士可稱勇伏劍死不旋踵魯兩生可號儒叔孫先不能汚齊三士誰可敵田橫島五百客魯兩生孰可同哀平中楚二龔

衣無複單難以禦寒家無法紀難以服官衣之有複潤及肌肉家之有法化及鵝鴨

惠人升斗莫惠以口殺人刀戟莫殺以舌口惠人怨必叢舌殺人己必凶

妖禽九頭妖狐九尾顧首顧尾不見可喜扑鼇斷足形天斷頭時起時舞不見有憂

盜賊水火不過家破飢寒困窮一身之凶妒賢嫉能殃及孫曾利己害物禍至殄滅

環堂而行跬步有幾行之不已可積千里索書而觀書苦易竟循環讀之義乃不盡

欲身不病無與物競欲身無災與物共財

檻虎縱馴不使導遊吾誰與偕岸有白鷗籠禽雖俊不與論心吾誰款曲案有素琴

不隨俗可挽俗不趨時乃救時

父母存苦賤貧虀鹽蔬菽日以奉親父母逝感遭際錢刀錦綺僅以營祭東流滔滔逝不回西日宛宛誰能追行持形骸入蒿萊元堂幽扃永趨陪

鵬六翮難傳天蟲百足難陟巔終爲人所嗤不爲人所憐

百步之內必有嘉木吾拜松竹重其先拔俗一林之中必有飛翔吾拜烏鵲重其不出鄉

一身之事妻孥不詳欲告我友又苦各一方百年之中半不居里惟蠹魚追隨見我輒喜

喜飲海水喜食海魚春夏卜居無逾巨區喜餐湖淥喜采湖菱秋冬讀書宜傍禹陵

鏡不留物影過即滅世不待人事去即陳浮雲激電生滅何速視世以心不視以目

壬戌新正九日吳封翁端彝等邀集世經堂看梅作

昨夜羅浮月微黃挂屋端居然半間舫釀足十分寒殘葉樹頭墮古香枝上探花前兩年少吹笛勸加餐

十八日偕陸孝廉繼輅莊上舍曾儀黃秀才載華至城東檥舟亭探梅回集卷施閣小飲即送孝廉北上

東風纔解凍北風又飛雪已傷青春遲復與友生別陸郎卅載同鄉里早歲聲名日邊起蝶夢莊周昨已醒牛醫黃憲今誰比三君一例皆少年各矯健翮凌風前流光眞慨熟羊胛壯志欲餐生彘肩嗟余病已經時臥五十五年彈指過范睢脅向生前折荀偃頭從夢中墮閉門且學楊子元精義一一離言詮雪花六出梅五出日月右旋天左旋因茲悟徹無生旨大地春光亦如此要從鶯燕識春秋不與蜉蝣共生死燭光千頭淚百堆日昨畫鷁從東來（元夕城東戚墅堰有競渡之戲）天門一笑即飛電地軸半折驚轟雷閉門却倩梅花守掃徑惟應待良友二頃雖無陽羨田百壺且中山陰酒東門之東花幾株草根樹皮春已蘇大姑城訪東晉剎少伯河接西洮湖荊湘米價平難得楚蜀軍書尚馳驛燈火初回眼已青干戈乍歇頭先白八角籬門尺五汀暫時分手若爲情南行欲趁鳧溪棹北上先題雁塔名

將至洋川書院先詣郭北謁別先塋

經年方覺定羈魂松柏蕭蕭謁墓門已分頭顱行萬里（昨歲蒙恩免死遣戍伊犂至戍所將軍又欲行法亦荷聖恩以免）僅留皮骨反孤村長愁擬共張平子妙德歎無袁愍孫揮淚更從原北望鵂鶹聲裏上朝暾

過東垻

已斷中江路銀林五垻長水難歸震澤波轉突丹楊別派分天塹低圩減地糧（五垻成高淳諸縣遂爲澤國前明遂奏減地租派入宜興荊溪等縣）臺濛遺事在三復感滄桑

花朝日阻風江口望采石太白樓咫尺不得上

今朝花朝無一花今夕月夕亦無月因之酒人無酒飲空向酒仙樓畔歇沉思往事心內傷陳劉應徐均已亡（謂三十年前學使署及沈太守業富署中諸賓客如邵學士晉涵高孝廉文照汪明經中諸人）我前同公謫夜郎意外復得還江鄉眼中千里與萬里只坐沙洲情不起忘機雅有忘機伴鵜鶘鷺鷥飛不已君不見江源亦出昆侖中往者險欲探奇蹤（伊犂去昆侖葱嶺皆不遠）豈知勞人家住海東岸江水過我始得東朝宗犇馳歲月方三載江水未移青鬢改竹帛偏憐壯志虛乾坤剩有詩名在二更月出斷厓口遠道呼童復沽酒花時雖無桃杏花且向原南折新柳

涇縣道中夜宿

春山一路幽蘭香菜甲遠襯斜陽黃籃輿時向杏梢度薄暝尚欲穿層岡一山初平一山出怪石總從頭上突却到山溪夜已闌橋南一樹花如活

過茹麻嶺

茹麻嶺南無隙地麥隴盤盤上天際青松陰裏紅杏花波影日光微覺膩疎疎一樹闌干右燕剪未來蜂已逗晴空復聞喚雨鳩呪得一角陰雲浮

行次桃花潭山店看杏花作

整整斜斜劇可憐桃花潭側杏花妍銷魂樓上三更雨似畫江南二月天小語未妨留睍睆閒情只欲惹鞦韆慈恩回首真如夢露冷烟殘又十年

山坑道中

雲乍離山日向晨浣衣津口淨無塵不知頭上花齊放祇覺遊蜂戀

美人

抵洋川書院

來路雲已遮去路山復塞山禽亦分界飛不妄南北惟愁山外事傳
到此山側預戒五尺童不延山外客
追思荷戈地亦有萬仞山但覺白氣周無此青彎環攤書向檐前爲
語殊綿蠻勞攘三十年獲此一歲閑
生徒十數人曙即攬衣起周廊聽書聲都穿白雲裏與談前世事一
一盡色喜所愧學業荒款門來不已
樓前半畝花紅氣通八牖朝霞復相間赤白分左右欣兹讀書暇時
亦陟岡阜日昨山雨肥園丁獻新韭

詠亭側海棠

薄暝行山坳花氣籠一谷紅襟一雙燕守此花畔宿紅紅白白競半
春只此花態尤清淳亦如名姝善守身豔極不欲銷人魂一花初開
承一葉葉上時時綴胡蝶雲紅露白夜不眠要看殘月來花前

曉起看梨花

一白疑無影亭亭物外斜衹宜將曉月襯此欲開花飛瀑空相照幽
禽靜不譁闌干兩三曲何處著春華

山樓喜雨歌

一月不雨憂三田四山出雲高接天雨聲似挾海潮至一夜迸落山
窗前山中懸溜本數重添出百道如飛龍喧聲忽然入室中欲挾床
几淩虛空漫空花雨尤堪訝桃花李花成陣下海棠可惜昨始開連
蘂都飛北窗鎛園丁失喜農師幸風伯差嫌煞風景翻盆雨驟晴亦
驟北斗仍看挂松頂沉思往事聲暗吞憶昨雨急趨烏孫竄身無地
得空穴雷電又入搜驚魂雨行作雪夜若年我僕尚滯南山巔羊裘
濕盡不得脫指凍欲裂饑腸煎即今生還萬事足況復眼前書可讀
雨聲風聲縱淩厲足不下床頭戴屋君不見雨餘濕翠復幾堆曳杖
更欲登層臺老饕無端笑口開明日驚筍登盤來

山館靜坐憶孫大星行（戊戌年曾共隨學使者按臨過此縣境）

峽號壎篪澗響琴卅年前事一追尋巖腰柳尚凝青眼谷口蘭真愜
素心偶爾塞翁悲失馬依然山館仿來禽舊遊十輩今誰在最少如
君白髮侵

將至旌德趙兵備翼枉詩相餞未暇報也山館無事戲作長句柬之并約同遊黃山

逐臣初歸戀鄉土日日醉眠腸欲腐有花即向花前飲不問誰賓復
誰主少年英英丁與陸（明經履恆孝廉繼輅）跌宕文場氣頗粗就中我敬西頭
趙七十高年健如虎哦詩一字不相讓往往雷霆雜吞吐牡丹八首
尤奇絕老筆轉能生媚嫵百年文獻差不愧一輩賓朋試重數忘筌
莊叟善高論（中允通敏）荷鍤伯倫稱大戶（舍人召揚）沈吳近又結詩社（廣文元輅封君
端彝）劉蔣頻招宴花圃（太守熊昌總鎮烜）賽神我憶月廿三（去歲二月廿三日清明）競渡
人喧日端五波光已覺淨如綺筆力復看強過弩座中詩派判唐宋
壁上兵鋒看秦楚危詞縱累十二碁定律不差分寸黍便教長樂嚴
刁斗敢與淮陰鬬旗鼓強粱幾欲扛周鼎弱肉何堪試蕭斧叢譏杜
老作詩瘦轉學荀卿著書苦此來百里程迢遞寶避千言氣莽鹵仍
攜季豹同趨塾（時挈兒子符孫入塾）未礙伯鸞居賃廡萬山已距南來轍一屋
衹開東向戶三天子障肩堪並五老人峯頭復俯（九華山距此不及二百里）雲光
破曉嵌眉睫清氣歷時充肺腑恥同詞伯競壇坫可許散仙居洞府
狂遊尚未卜時日鄙意終須待儕伍我餐黃獨纔匝月君跨青驄去
何所（時聞有吳門之行）名山欲入先鼓興此老若來當步武朱砂泉記仍可
續紅杏原詩不須補緩程水定由青弋回路嶺仍登白紵狂思策蹇
升龍脊醉或然犀燭牛渚餘閑弁可覓酒人（陳巡撫淮近寓居蕪湖）得暇未妨
談食譜君如爽約當有說意必兩端持首鼠蹤疲既畏行客笑句劣
或恐山靈侮興公果係天機淺安石輒爲人事阻縱然曳踵看山色

應悔埋頭住江滸溪南帆席不肯挂屋北降旗定須豎歸時擲示一巨編讓我長歌擅今古

登山半小閣

一閣瞰四山缺處望簪嶺山坳一千戶歷歷若居井白雲穿入牖曉夢尚難醒幾家晨爨早烟縷上山頂烟光觸花氣倏忽暗朝景獨坐心轉清憑闌試新茗

山下訪友

門前古樹分向背千枝百枝鳥聲碎有時出屋不及冠頭上白雲如可戴興來欲訪溪南友水鳥鷺絲分作隊橋心甫過魚驚竄瘦影亭亭嵌波內南山雲晴北山暗坐覺一窗殊顯晦野人留客頗勤懇手剪青青一畦菜家貧不諱瓶無粟舍北村南總堪貸飯餘一晌眠初熟倏忽怒雷喧水碓竹中一徑穿曾慣人去鳥來都不礙零星舊事談難竟送過前溪步方退爲言山僻有一龕明日倘來堪晤對

侵曉送客過嶺

孤帷隱一燈行客尚未起殘月下北山寥寥犬初吠一峯抱一峯劣徑入隻騎十里吹濕香原空瀉花氣

偶成

鳥聲不下樹蛙聲不上山夢醒聞衆聲寥寥隔層關前宵一雨山光綠添得水聲飛上屋三層閣倚百尺松飽聽日午唫蒼龍

連日風雨花事零落殆盡牡丹芍藥尚無消息感而有作卽示諸生

岡北岡南厭登涉十日看花都作葉風飄萬朵無一存隔隴蔬花尚層疊閉情幾日少歸束春夢百番難妥帖負暄行客乍脫綿驟暖高齋欲搖箑無端頃刻變晴雨或者陰陽欠調爕名花縱謝柔桑嫩樹上家家有蠶妾攜壺挈榼上冢忙劚土四邊封馬鬣茶畦偏多麥畦少久矣斯風感宣歙洋川書院挺山半築屋居然象城堞一瓻我尚遠借書百里最慚爭負笈閉繙左氏獲麟史教倣羲之換鵝帖蜂腰終覺句可商鳩舌半憐音不叶九經四史孰淹貫八體六書宜涉獵百房燈影遙相射半里書聲恍如接埋頭已覺遙夜永陟足偏欣上山捷諸生英英志莫惰春日遲遲睡防魘何時便可放勺藥此信定難瞞蛺蝶花寬十日五日約香已千枝百枝裹新蟾屈指黃半鉤嫩藥關心紅一捻二分纔向枝頭吐一朵誰先鬢邊貼花前勸我頻攜酒花下阿誰時步屧醉同山簡接䍦倒雨學郭公巾角墊金罍總向人前瀉玉笛須從樹頭擪半街月霧籠衫袖五色花光照眉睫商量却待榴火紅青弋江應放歸檝

度嶺

一山初平一山起更有一山生足底怪峯稜稜都礙履山鴉啼愁山鵲喜翠柏青松淨如洗山頭回身望山尾來路都沉白雲裏天梯初升石門啓已隔下方三十里

山樓曉望

花紅宜朝暾花白宜曉月梨花尚帶殘月光一樹棠梨已迎日人家分住東西嶺菜甲作花連十頃平田雨後飛濕光雲朵亦與花爭黃

微雨

天半浮雲過山頭暗一重早涼開北牖微雨入前峯已度三層澗全迷萬壑松冥濛看飛鳥歸樹尚從容

山行

添衣欲出門日色驟晴煦濛濛北原上春氣零若雨斜穿松櫟徑百鳥頭上語草花三兩種曲折礙芒屨前渡淺水灘牽衣待儔侶

三月三日憶里中雲溪諸勝

今晨三月三禁烟亦此日風花無一朵清冷值佳節攜樽上高阜轉覺鄉思切遙憐池館好疎雨亦將歇北郭展嫩晴雙橋上新月應有挑菜人延回出城闕

我家白雲溪雲白溪亦漲一鳥溪上鳴千花樹頭放近移東半里築

屋轉相向春來倘無夢夢輒在溪上樓前楊柳樹闢牖可閑望花落溪水深春人定惆悵

郁李

階前郁李多只惜花瑣碎沉沉春晝影迷客有如醉幽蘭獨高格開尙與人背梨花嫣然姿亦出桃李內庶幾顏色淡蜂蝶所不愛三春孰蹤跡一客獨盼睞欣然攜茗具晴晝看至晦詎忍折一枝夜窗仍晤對

半山看雨

雨聲欲走北風力欲挽西遂令一谷雲分向西北飛風驚西來雨北走天頂依然挂星斗風聲雨聲入夜昏鳥歸人歸爭一門君不見歸人歸鳥何太急鳥亦有巢人有笠

大風拔木歌（寒食前一日）

危亭不合皆畫龍怪底拔宅思騰空爪牙森森頭角挺惹得天龍下窺影雨聲飛完復飛雹風力驟回先拔木飛泉如濤響空谷餘勢尙摧花與竹畫耶真耶不可知但見半壁雲分馳雷聲亦自屋中劈照見鱗甲光參差江南山高水復闊幽處盡爲龍所窟以龍招龍龍即出或者真龍怪唐突黃山之西白嶽東勸翁掃壁更畫高高峯不爾龍挾此屋飛入雲當中

寒食偶成

伊犂河上值清明東距關門尙百程今日萬山深處坐雨花如夢撲簾旌

誰向洋川紀歲華沿門都已採新茶山中春事忙如許桃李先開半月花

日午山窗睡起遲東風吹夢入游絲愁無一架秋千影閑煞滿庭紅杏枝

衰遲未敢說春愁悵觸鶯花憶舊遊只有白雲知我意隨風都到海東頭

偕諸生至下洋川修禊各賦一首

我來已半月未及洋水濱茲逢禁烟節又值上巳辰諸生學經時用志已不紛相攜勝地來驗此心賞真聯行亦無多童冠八九人牽衣過石橋酌蠡向水滑頗感歲月馳奄忽及莫春吾徒勤讀書尤在志行純心性苟不漓遑計泰與屯朱雲折安昌其氣尙未馴及對薛贛君品乃絕等倫寥寥一千年冀欲追絕塵狂狷致失中又恐戾聖門同堂貴參稽得間盍共陳歸及新月輝陶然飲芳尊

清明日望遠

三更白雲四更雨踏青人聽更殘鼓鼓聲纔絕人聲擾已見春衫度林杪濛濛松竹徑尙昏春燕亦復隨春人風光縱好春人訝似怨桃花已先謝山中一歲止一來棠棣枝下仍徘徊一旬春鬢無顏色却戴幽蘭露猶滴洋川曲折徑亦斜沿路喜尋親串家湔裙春水年年好只惜紅顏鏡中老

階前艸花黃白可愛爲賦一絕

黃黃白白滿窗紗破悶聊拈午後茶從此不嫌風景淡草花能替樹頭花

清明日憶女紡孫却寄

小白長紅幾樹桃嫩黃淺碧柳條條春光偶到三層閣客夢頻牽八字橋堉可學文愁病肺兒能涉筆幸垂髫（謂符孫）他時卜宅烏衣巷（時得孫大季仇札約買宅共住江寧故云）門外山光即六朝

偶成

校得南華內外篇晚春已覺日如年新紅看罷看新綠正是江南麥秀天

夜起

尋詩似厭春晝忙三更起行百尺廊紅蘭花前月尤皎白鷺影外天

何長樓臺窗處闌干複北斗正垂闌北曲水西一燈行不休夜半已到山南頭款門殷殷人不識失喜偏逢寄書客山深不及羅酒漿飯客祇有蔬花黄主人將眠客復起欲到縣中還卌里

水北三松歌

日日樓上看三松今日甫向松根過亭亭拔地百餘丈遠望仍疑水邊臥松邊一橋亦千步橋盡松根始全露盤空夭矯不可名一半橫遮水南路松梢沉沉足烟霧白鶴不來棲白鷺一枝北出勢更奇罩得樓臺復無數五松中間兩已枯間向岸北尋根株移南倘復十數武老榦直欲捎浮圖霜皮一尺裂一縫堆得苔錢已無空風聲雷聲昨倥偬龍欲出山雷雨踵倒海排山浪齊湧只有此松兀不動攫拏星辰疑有力回轉陰陽不踰刻根株盤盤穿入石透出石中枝尚直松聲近樹反不聞數里外覺驚濤奔鄰翁下見五代孫自說輩行無松尊愛之不忍手撫玩一月幾回來斷岸君不見四山中間人跡斷此客此松聊作伴

暮窗看霧

分半山坡枕水涯讀書樓上一燈斜怪來眼界空如許白霧漫漫蓋萬家

望遠

挑菜湔裙總未曾半旬常自睡瞢騰小桃落盡春無夢雙燕歸遲夜有燈舊友許貽京口酒新詩都寫剡溪藤惟餘望遠心偏切月黑高樓上幾層

山杜鵑

十日不出戶杜鵑紅滿山始知造化功足補春事殘紫藤亦牽花掩映松竹間胡蝶去已久何時復飛還曳杖一縱觀花露衣上斑側聞鄰翁言消息到牡丹有此匝月紅庶可待藥欄

山中

山中雨半宵三日足清響蛙鼓亦上山寥寥非意想

即事

山雲朵朵欲淩空罩得山花處處紅自覺著書心地徹不知身在白雲中

雨夜友人過訪（友涇縣人）

竹笠芒鞵猛叩關匆匆知自震州還故人欲話三年事積雨先沉四面山勸客酒杯心轉怯照人燈火鬢初斑離家早已忘家累擬築幽居水乙灣（所居水西山水尤勝）

洋河橋題柱

洋川三面是人家到得橋頭路已叉却趕特牛山北去不教喫盡野田花

題士女遊春圖

白白紅紅艸亦香且扶新月過橋梁春光似海人如海不避遊人說大方

羅衫葉葉趁春遊竹粉時時拂面流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黄先襯玉搔頭

黄蜂何處覓遊蹤欲上層梯意轉慵拂面遊絲已無數第三層塔且從容

驟晴驟雨筆難描一朵輕紅未破苞乳燕尚嫌毛羽重祇教胡蝶上枝梢

曲曲溝塍之字斜踏青纔了路偏賒一條春巷門無數何處能尋阿姊家

十四日夜起

及此三更後唫堂寂不譁夜雲時作態春月亦能華蝶夢穿書幌蟲聲落畫叉空明一灣水似不隔窗紗

十五日詣日涉園看牡丹

紅疎綠暗悵無端路僻山深夜尚寒似爾鏡中花爛漫同他天上月團圞風光豔憶餐霞閣香味清逾承露盤迢遞樽前小兒女故鄉春好不同看（昨歲友人貽異種數叢植卷施谷中此時當亦盛開故憶及之）

看花歸值急雨

雲頭倏已昏雨脚來亦驟歸途經略彴四面水聲湊忘攜蓑笠具衫袖薄將透幸茲坡險處我僕已迎候扶攜到軒墀早復注簷溜樓頭窗八扇看雨敞前後只隔山雨重空明月如晝

夜坐

好書圍四面複屋住三層花氣能消酒雲光不礙燈下帷更乍永擁被月初升只此清涼境年前得未曾

十八日詣延芳書屋看牡丹

別分池館枕汀洲花外纔停喚雨鳩修到紅顏仍有福開從綠野不知愁吹香簾下頻牽夢照影波中亦並頭倘仿徐熙圖沒骨焉支山下我曾遊

歸途復過日涉園花事尚盛

別來莫恨花開緩月缺一分花尚滿風風雨雨卽不時梅枝李枝能護持（牡丹旁有梅一株高出檐角爲蔽風雨）梅枝高更出簷角雨縱日飛花不覺固知顏色異泛常樹亦曲意憐花王花前艸綠都如帶花影將沉夕陽外朝霞色淡莫色紅雨後花尚嬌春風片時危坐北窗裏靜聽周廊鵲聲喜君不見林陰初昏客初起香氣逐人還半里

二十日大風雨屋瓦皆飛至四鼓乃睡

四山都羃雨雲氣代成峯怪響時穿屋飛濤半入松夜燈迷百級露瓦揭三重誰說高居好眠遲待曉鐘

案頭盆蕙盛開

書纔完一卷蕙已舒九朵清絕山館中幽花伴人坐

二十八日破曉雷雨

驚雷一片穿窗紙花上棱棱電光紫朝霞欲上倏復收讓此霹靂穿雲頭日光初明電光暗雲外數峯雷尚占陰晴百變誰得知殘月尚挂青松枝

連日風雨山杜鵑紅者盡落復有黃色一種花朵較大滿山谷喜而有作

昨朝山杜鵑一雨紅盡退今來黃更豔萬朵出山背深山花事好五色若相代花黃不到處點入四山黛淼淼碧合流纍纍綠成隊如拳復如合花朵不繁碎已有采藥人嬌黃鬢邊戴

自十五六日雨至此十餘日不止春事將闌感而有作

只惜花千片都隨雨脚飛此時孤客夢樓上一燈微夜久頻牽幔春寒孰寄衣惟應入簾燕話舊尚依依

衆響居然寂天風靜掃闌殘春懷遠道斜月逗前山影逐孤雲上魂隨獨鶴還鄰翁縱相約花事恐闌珊

二十九日稍霽向山後縱步

上山平下山險霞光舒露光斂雲頭尚有瀑一重雨脚亂飛花萬點匡窮谷斷步欲回對面樵客穿雲來沿流飛渡捷于鳥詫說北山花事好

山樓讀書雜詩

朝陽出東山生氣滿空谷春禽飛不到時亦響啄木經時春露好潤此松與竹閉披東北牖偶復眺村屋空外飛爨烟應知飯將熟

晨興對聖賢夜夢侍親側神明渙然開真趣誰復識孤生百年內所苦駒過隙庶幾餘寸晷藉以獲三益平生尤與悔至此已冰釋

平臯三日晴原野漲春氣裊裊青竹竿森森逼天際高低楊柳外鳥亦鳴得意而我久客斯孤生或如寄山農勤播種僻壤少隙地昨者餉豆苗盈筐綠猶細

山樓極高寒所苦山霧重誰云春日暖幽谷未消凍軒墀行迹絕艸

密已無縫冠裳東高閣月朔偶一用離俗愧未能經旬有鄉夢閉身三十年一日書不離每于積軸中獲此神解奇一義苟豁然詎識渴與飢遊山素所耽近屢改日期亦恐心志專或以耳目移殘漏披北窗攤書竟忘疲

山雲不出山舒卷如在我林禽知客意時亦近窗左軒墀無別物積軸致堆垛而我顧樂之時行復時坐風花雖已謝又綻滿林果今日山杜鵑入簾開幾朵

頻年著左傳詁已欲告成偶題一律

頻年几案整精神訓詁方輿勘較真于世已疑成棄物此經未愧號功臣時將古意參前哲不肯多端誤後人紅豆一株今在否莫教嘉種化爲薪（紅豆山房惠徵君定宇所居也此書采徵君九經古義頗多故憶及之）

三十日餞春

屈指將長至攤書晝漏長日濃花氣淡山靜水聲忙紅隱新遷社青連古戰場（北去卽蘭石爲晉宣城守桓彝屯兵距蘇峻處）殘春今已盡三復舉離觴

山館卽事

三重碧澗客難渡一片白雲吾與居平心已任喚牛馬壯志偶欲箋蟲魚樓頭青松下芳艸樓上著書人未老經旬窺徑無一人抗手欲招飛過鳥

花光一重雲一重花氣香入雲當中雲頭花香亦分卸高下任逐泠泠風幽居百日絕妄念山在屋頭看不厭惟嫌村酒淡不醲卅里呼童走山店

初七日夜偕同人至鄭氏園亭看勺藥歸途遇雨作

閉戶纔旬日高原麥已黃亂流雲外湧百草雨中香地僻留春氣廊虛閃月光居人無乃笑曛黑看花忙

喜青陽陳明經蔚過訪

驚起山南烏鵲羣筍輿穿徑已斜曛意中欲定千秋業（時以所作乞訂定并乞序）

肩上猶飛五色雲種蛤近添新事業（近于江北置水田數頃）射魚仍憶故將軍（君客福建將軍署中五年）他時九子峯頭路訪罷東巖便訪君（東巖卽九華東峯三十年前與君分手處也時訂重遊九華）

豐溪道中望天都峯作

山南地陷如眢井人烏爭巢松柏頂高低山麥皆已刈留得白雲鋪十頃千峯萬峯雨模糊一峯獨立天所都記曾曳杖至絕頂七百里瞰高浮圖（戊戌歲隨學使者遊黃山曾偕士人陳某登天都峯頂天氣晴朗約略望見江寧城外報恩寺浮圖蓋相距已七百里矣陳某士人名爬山虎聞死已及十年）名山歷徧人驚老如虎健兒今亦少君不見置身高處眼界開足底復有千山來

畫眉嶺

竹笠芒鞵雨脚粗更從峯隙望平蕪畫眉嶺上無多地除却茶菴便酒壚

涇縣道中山行

水東水西天下最一縣好山都染黛人行螺旋不得休纔欲出山雲復礙溪光五采霞五色霞外樓臺好登陟艸頭黃白時有花紫燕交飛亦如織仙人溪上雲冥冥山青一路至敬亭君不見車箱驢背坐已怕欲借仙人鯉魚跨

琴高溪小憩

連山雲氣暗層岡瘦僕偏憐策蹇忙只有雨絲無日影琴高溪上十分涼

琴魚琴筍更琴茶（琴高魚之外地產茶筍亦極佳土人名爲琴茶琴筍）似與仙人共一家欲約麻姑過溪上平田添種女桑花

渡小南湖

稍晴渡南湖波闊三十里鸕鷀及鸂鶒水面飛不已一綫日影中湖頭達湖尾四山青乍露雲已伏不起何因吳地犬見日亦鳴吠只有南下人推篷展然喜（時陰雨已及半月）

第一村圖

于徵君宗林家在蒜山之麓相傳卽晉時孫子荆所居第一村也壬戌六月十日徵君招余過洲上信宿並命幼弟淵問業于余坐次出此圖索題因作長句以贈

京江西頭第一村大水細水呑柴門柴門開處一峯立（對門卽九子山）直上棱棱百千級水邊楊柳分三層鳥巢人屋魚有罾水光不動山雲化魚鳥與人皆入畫東瞻北固南五洲屋背更壓金山頭徵君兄弟文筆優闢屋別築藏書樓草堂時來第一流十日五日能勾留萬株青竹竿百頃香水稻九派江流入懷抱君不見晉人風流安可效合署此村各有道（余過介休日曾兩詣郭有道村）

十一日同人遊九子山

今朝北風好吹我入南山一谷怒當路千花靜掩關（時繡毬薔薇尚盛開）客從三伏斷雲自五州還却挂征帆去幽巖未及攀（擬重遊獅子窟未果）

剪江至焦山并遊巨公厓諸勝

火雲燒處戶難開却被支公信使催我比海潮還有信兩隨圓月渡江來

石骨崚嶒石髮纖海雲東上日西淹來春我看桃花處之字江流品字巖（厓正對桃花洲）

巨超上人于焦公洞西北復闢一厓境極奇峭十二日邀余及同人避暑其下并乞命名余因以巨公名之復繫以詩

道人夜洗山洗入北山腹玲瓏逢一竅貼若巨黿伏梳爬及三日寬已半間屋西來山勢猛至此始盤曲石石悉欲雙惟兹石成獨安排青石磴甫可展遊目南瞻及京口西正眺浮玉鬱鬱卅里洲雲烟互重複鑿山疏水績始事尤足錄成功雖欲讓衆論久已屬剝苔題數字庶配朗公谷

十三日早至別峯菴看日出

一峯既別出一水亦別流山水各有別于兹起危樓樓上八牖開正對東海頭百怪未及藏光已燭郁洲森森赤玉盤正向案上浮朝景既已開夜氣始盡收我心亦空明障翳一不留僧雛訝久淹敬進水一甌移榻閣上眠心神與天遊

詣高旻寺如鑑上人招登天中塔望海

不信帆檣上居然戶牖開岸疑穿地出山欲渡江來舫屋東西接樓船楚蜀回贊公招手處飛鳥亦驚猜

此日隨飛錫多年歎轉蓬三層歷霄漢百級出樊籠天意誰能問坤輿已欲窮請看東海水流入尾閭中

茱萸灣別墅與諸同人納涼分賦（卽放生池）

茱萸灣中無六月水竹水雲涼沁骨支公迓客鶴亦隨毛羽離披脛先折房廊已遠官河口四壁都依水楊柳幽人見慣亦不驚水面大魚人立久斜陽欲入雙徑松一杵已遞焦山鐘雷塘螢火忽飛到百劫尙識臨江宮石牀旁邊安竹榻僧古說詩如說法道心不止鷗鷺喻善念都看到鵝鴨勞勞行客歷八荒誰識此子疲津梁天山冰雪話難竟（客詢及出塞舊事）座客心地皆清涼茶杯鬥罷鬥酒杯七客反送孤僧回君不見東西咫尺涼燠異隔岸火雲飛驛騎

高旻寺　行宮敬賦

一水居然跨兩州塔前千尺步廊周怪蛇古柏爭橫砌海燕溪雲各上樓話久綠莎廳外路涼生　黃屋殿西頭誰憐憔悴江干客曾侍長楊五柞遊

侵曉詣放生池看荷花因夏仲雨水過多花事寥落池上謝公祠等又半燬于火感而有作回途復至卞家池上小憩

謝公祠畔路不是不能來水雲既已荒水上無樓臺半池枯菡萏十頃黃蒿萊沿溪三兩家枕此蘆荻隈終朝女牆影鏡裏常裴回待此曉日升久坐石砌苔回經卞家池紅荷反齊開

盆蕙盛開

東南卅步回廊直香氣出門如索客尋香覓蕋淡不分花葉稍分淺深色一枝亭亭凡九花根蒂尚帶山中沙君不見離山更憶居山日萬朶奇花一鉤月（洋川書院在山半此花尤多）

哭張編修惠言

直爲朝廷計尤須惜此人義堪風有位官僅作詞臣嫉俗眉常斂憂時意獨真研心仲翔易骨相亦同屯（君時注虞翻易）萬里逢嚴譴三秋值抱疴避人來請室鞭馬及渾河（己未八月余在請室中君無日不入訪瀕行復扶病送至蘆溝橋聚談竟夕）閱世知心少思鄉別夢多（屢欲乞假歸未果）十年無淚灑爲爾一滂沱

校禮圖爲凌同年廷堪賦

君年三十正據鞍相與共客河之干（丁未戊申曾同客河南撫署）是時我有左傳癖未暇從子研周官禮經盤盤若干例（君近著禮例一書）釋例甫完先擢第木天粉署非所願只覓著書將母地宣城僻在水一方昔爲詩數今禮堂驚人不賦謝朓句解詁聞學盧中郎我行千里與萬里羨子枕書眠不起昨宵訪舊來此州萬卷都堆竹窗裏遊談我已戒不根況子經術今專門留賓亦復太狡獪倉猝爲我羅雞豚君不見溪茶可煑筍可食官滿十年階欲陟他時博士擢禮官兀兀看君稱其職

更生齋詩卷第五

更生齋詩卷第六

陽湖洪亮吉著

蠡河傷逝集

夜宿九華山東巖讀壬辰年朱學使筠題名碑共十二人自亮吉外十一人無一存者感而有作

前遊十二人十一登鬼籙惟餘一生者西復窮地軸當其勢倉皇天地爲一哭寧知遄返迅又此濯雙足平生時檢點恐負友生屬餘年惟欠死除此萬事足山僧勤問訊把袂恍如昨灑酒對石厓四山紅躑躅

度柯冲嶺

屋前童失聲屋後山起立尤愁沙石滑空處不置級斜暉初沒水行客勢轉急君看厓上樹迅羽亦不集飛騰如猨猱我僕愧難及明星三兩顆天已逼斗笠石罅出一門雷霆復相襲時時涼沁體衣袂宿雨溼過嶺望九華淩空向予揖

湛清園夜宿爲陳明經蔚點定所輯聯珠集

不用屏風六曲遮屋頭了了見金霞（門外卽金霞峯）一門詩集追元祐百里溪光似永嘉墨雨醉看飛四座水雲涼欲罨千家平生幾兩遊山屐到處爭圍問字車

下洪溪憩雲嶺書屋贈芮茂才炳

泉聲碧瓏瓏石氣青鬉鬣林梢花匼匝潭隙魚瑣碎主人雖獨坐修竹列成隊主人雖孤眠翔禽舞成對閑雲知夙契空水識心愛中年富文史亦屢至都會因緣無把臂甘此事恬退況今耽道寂久與俗相背閑仍課經卷偶亦勤耜耒扱履不出門寥寥今卅載

自廟首至石柱山久憩

二石絶不黏高下及三丈淩晨北風峭積勢欲顚蕩將頹仍不下突兀出意想奇峯覯千百此石僅能兩行人經脅下險絶不獲仰無心雲亦懾出谷徑皆枉孤盤千級磴竟少一寸壤艱危歷方盡烟水忽駘宕貪看遊屐過樓閣幾家敞夾岸紅蓼花沿途足心賞

歸途訪白山精舍

南山與白山勢若不相接青紅雲萬縷祇向白山貼望中纔數步忽隔嶺千疊松梢高復下冄此筍輿捷樹杪露石樓參差間層堞山深富文史百里爭負笈（讀書精舍者甚衆）禽巢及人屋近若眉與睫窗開瞰峯罅鳥道入休歙棱棱飛瀑外山鬼或能涉爆竹偶一聲毿毿落如葉

松澗

籃輿一折已入山百折不獲升松關鳥聲噪客一何急飛瀑復向輿前攔夕陽欲沒仍不沒始覺石門天半突雲頭陡落一片陰且憩松澗聽鳴琴

余本約焦山僧巨超同遊九華巨超遲至山二日遂不相值巨超瀕行丹徒顧文學鶴慶繪天臺踏月圖見寄因作長句題後以貽巨超卽寄文學及王秀才豫

我前遊九華苦乏熟客陪有僧名道成（道成俗家江都今主九華飛來峯精舍）有峯號飛來登峯挈僧行奇險始盡開猶遲過江僧未及登天臺天臺山高一千丈却值秋中月將望山光正好客不來一谷猨猱致惆悵我來早數時君來逾二夕蒲帆何遲筍輿疾百里白雲迷去轍數君住近桃花洲見畫忽欲生離愁君不見我今讓爾出一頭逸興竟與神仙儔天空月華露不收任爾徹夜成清遊

余以九月初旬至黃山浴朱砂泉及門青陽陳博士坡文學壤及塾昆仲後十日始至亦不相值博士等宿文殊院及紫雲菴各二日始下山幷迂道過訪出遊山詩相質復率作此篇跋後兼寄巨超

半春約客遊天臺芒鞵已返客始來半秋約客入黃海可惜疲蹤復難待山靈笑我屢失期不待伴侶相扶攜豈知事會適然耳僅隔百里趨先歧山山秋爽山山月爾乍入山余轉出題餻說餅興益豪不

負秋中兩佳節狂來翻怨天半風不遞笑語來雲中諸君清福亦誰及各以月滿升中峯一峯參天一拔地盜得乾坤最清氣環山宣歙十萬家下視泠泠垤中蟻九華既愧雲水僧黃海又復慚吟朋君不見天臺天都讓爾登我轉下歷堦千層萬峯中間一水澄寶氣上燭光如燈三宵七浴爾可能痼疾若失神明增靜中道氣時鬱烝他日或者能飛升

七月廿三日道過宣城淩教授廷堪邀趙舍人良霦戴教諭大昌陪遊南樓晚日即飲教授學舍率賦一篇奉贈幷呈趙戴二君

我前來宣城北樓正威南樓傾樓頭七客作高會壁月夜半縣簾旌我今來宣城南樓招客北已扃江城不雨及匝月樓上習習涼風生地高正可瞰中外岡阜缺處菰蒲平春歸臺前望敬亭山色無復前時青流光彈指卅年耳舊友一輩誰崢嶸紫微舍人有威名前遊正直歌鹿鳴靈光巋然尚及見（謂舍人父侍御青藜余壬辰年隨學使者至此猶及見之）令我再到思前型西頭博士官極冷大戴小戴俱橫經（教諭子孝廉揚煇亦隨行）邀來共向此樓坐意外一一欣合幷我行僻路人罕經頗怪百輩隨人行我顏衰慚衛洗馬我句拙愧蘇端明郡人看我亦何意後先轉告喜且驚得毋平生性拙罪屢攖或者疑我非人情不然又疑昆侖雪窟在何處怪我萬里遊行輕豈知我荷再生　德投畀又許重歸耕此來訪舊亦偶爾難得四面山如屏依然遊興尚未減九子蓮萼思逢迎淩陽仙人竇子明邀客不惜飛千觥烹鮮斫膾煑菱藕灑掃竹徑開荒廳茶杯初停酒杯續愛我奇論時縱橫主人先醉客轉醒隔屋僕豎杯難停君不見燭花墮穗已四更門外僕馬催長征炎天雖熱夜氣清嵐翠重疊浮冠纓瞢騰醉客路杳冥照徑幸有東南星南樓北樓此夜一回首落落更鼓餘三聲

霜降前二日得家書知山妻病甚亟時以事淹滯未得急歸書此遣悶

山館傳經底事忙一旬猶未返江鄉青林盡變爲紅葉那得愁人鬢不霜

宿京口于徵君宗林宅

日月雙丸竟若梭此愁難遣酒銷磨癸辛雜志從頭讀丁卯荒橋接踵過鄰舫乍驚歌小海寓樓偏苦逼長河淹留信宿非無事課得侯芭奇字多

焦山法界樓記夢

法界樓前雨乍昏半宵忽復見驚魂夢中不畏波濤險飛盡江關到海門

幾番推枕睡難成索索愁聞故紙聲一語似傳陽羨好微茫或已證來生（夢中見蔣宜人似言將往宜興）

悼亡八首

蔣宜人亡已匝月心緒惡劣不能握管昨赴弔吳門舟次無事勉成八律聊寄哀思云爾

四壁都無百事非依然佐讀忍朝飢窮年累日埋頭慣月地花天攜手稀質釧記供除夜讌購書先鬻嫁時衣貴來只憶居貧候宦海頻頻勸息機

會稽僚壻最輕浮心薄酸寒笑不休顧我幾時纔奮翮累卿長日鎮低頭補衣怕在人前綻缺米羞從舍外謀春半好花秋半月可曾結伴出清遊

客久燕臺復吹臺遠人難返遠書回中年總覺愁眉斂上第纔令笑口開官俸薄憐隨手盡宮紗新憶稱身裁（宜人二女入都皆直端午拜　內廷紗葛之賜）歡場畢竟平生少夜夜遲眠漏暗催

柰此迢迢遠道何行完舟楫上車羸七千里外攜家往三十年來負汝多憶壻夢魂逾紫塞傷兒涕淚滴黃河（余視學貴州出都日次子盼孫忽殤宜人思之往往垂淚）浮生本擬難重見卿啄飛蓬我荷戈

百齡原未敢輕求妄冀同將甲子周昔日望夫幾化石他時喚婦怕聞鳩裹屍馬革吾曾具滴淚牛衣爾尚收奉倩過情蒙叟達悟來一笑欲忘憂

常將家計一身支甘苦誰人得盡知慈母羹湯調隔日（宜人自都中回母莊孺人年已九十宜人日饋甘旨不絕）兒曹衣履製隨時輸官不待催租吏掃室先延課讀師可惜了無情緒在譜他遺事入哀辭

深閨解笑元才子捷徑行纔冠百僚尚詡俸錢逾十萬可知名節墮終朝偶思卿語閑中涕頻把生魂暗裏招我亦營齋更營奠居貧未改舊簞瓢

一種傷心譜不成畫眉窗外繐帷橫何堪枕冷衾寒夜重聽兒啼女哭聲隻影更誰憐後死遺言先已訂他生無眠轉羨長眠者數盡疎鐘到五更

客中雨夜不寐起坐讀吳祭酒錫騏近所寄詩

誰憐奉倩最傷神起坐披書屢欠伸垂老僅餘囊底智獨醒時啖果中仁閑將晴雨占庚子未許雌雄判甲辰（祭酒與予同舉鄉試并同庚故戲及之）正是客懷淒斷處玉梅窗外影橫陳

十二月十日同徐達源待詔陳熯理問唐在簡潘眉沈翿三秀才呂

英馮珍雨上舍遊故宮傅周元理宅後五畝園率賦

我來黎里鎮冬杪意淒肅悠然思縱眺退傅存老屋維時款戶客笑語聆皆熟攔門富烟水惜尚少喬木尚書曾一面歸棹昔何速休神家衖日久已鬢毛禿死有五畝園生為八州督同時弇山叟亦復振英躅俄焉大星隕倏爾故巢覆並看饒遠略獨此享殊福無端判豐悴誰得識倚伏去去訪墓門靈巖北山麓（畢宮保墓在靈巖山麓）

贈徐達源待詔

居鄰水國號山民校勘陳編事業新官爵偶同文待詔唱隨欣得管夫人（君配吳夫人亦工詩有寫韻樓集四卷）買書船好通支港寫韻樓高絕點塵屋後女桑三百樹不妨來訪異時春

跋屠秀才掞鮮燈筆談

吳江書生授徒畢不朽思憑退毫筆文章李益詩韓翃鬼董狐兼作三絕比來作家殊可商數日便已盈巾箱春秋三傳閣上束委宛一冊匧間藏豈知著書人貴在義創獲陳編盤盤出心得世事悠悠嗤耳食元之又元倘難冀譎以傳譎究何益韓陵碑外呼以驢沈約傳中嗤作賊游談縱欲宗儀衍邪說遠不如楊墨仍矜信手書一寸可畏當頭法三尺汗牛充棟出不休郢書燕說吾所羞流傳縱復屏不視雅為世道人心憂掃除一切斯政要昨者竟煩天子詔（近有 諭旨銷禁說部等書）從茲委巷絕傳布不與俗儒資語笑六經置案廿史陳吾儒事業本有真見聞自此可畫一風俗或者歸真醇君之此書我所喜有勸有懲非衆比因君發我所欲言白日當空照窗几

阻風二首寄吳祠部蔚光

殘年心跡閑如此為訪知交屢阻風料得故人吟案側寥寥先有夢魂通

燕然日日荷戈馳苦憶孤篷聽雨時何幸望湖亭外路阻風中酒更題詩

偶成

俗儒不知古亦復不識今喜作經世書何異聾與瘖聖人旨昭昭不向六籍尋沉埋語錄中痼疾既已深事故紛疊來隨俗而浮沉仍然嗤老莊又復哂向歆一冊挾兔園更詡工詠吟遐哉鍾子期何可託賞音

阻風二日隨地泊舟率書所見四首

昨宿吳淞營今宿海虞鎮官塘咫尺不得近且向波心候風信雪花夜半縱復橫一燈如豆寐不成老龍窗外欠伸立來聽五夜吟詩聲

一村無十家屋背皆黃蘆村前村後集釣徒衣食總靠門前湖大魚網得愁無法倔強先將石砧壓魚多市遠不值錢時割銀鱗飼花鴨人蹤既已稀犬吠亦不聞舟移一村復一村對面忽迫前朝墳荒碑半埋難卒讀落月正懸墳上屋多年翁仲欲出行石馬石羊爭尾逐一舟依魚梁一舟銜蟹簖鴉巢紛披鵲巢亂風急船船欲登岸清晨糴米路復遙蠟屐險欲經危橋船窗飽飯無一事行客水鳥皆無聊

山村雜咏

殘冬已見蟄蟲蘇晝暖無人詰酒壚看偏市橋春帖子家家都已寫神荼

豬欄鴨柵護偏牢柴積先逾屋脊高一事轉驚除夕近堆盤春餅襯年餻

蠻方聞未息烽煙（近聞廣東復有會匪蠢動）造物恩于此地偏但得臘頭三寸雪江村又可卜豐年

江鄉歷盡更山場蝦菜都看入市忙曉日淡黃天淡墨竹梢先已逗春光

自吳江歸取道宜興舟次值同年邢大令澍話舊即席賦贈

前年西子湖同訪孤山鶴（戊午冬仲在西湖把晤）今年鼓歸棹值子鷗波閣我行萬里歸兩年君官一縣還未遷即今大吏舉尤異鞍馬結束行朝天官舟初停我亦泊意外值君殊錯愕山陰踏雪訪安道西陵遇風獻康樂分張久已慨班尹同泛近看追李郭君才轉以繁劇進我境苦從憂患縛吟詩不已復著書（君前著全秦藝文錄近又欲緝宋會要官齋聚書至三萬卷多有藏書家所無者）萬卷總爲秦風儲精心復緝宋會要俗吏百輩誰得如邇來述作殊難說往往著書成頃刻惟君畢力究經史餘事猶能及金石家山憶在古隴西（君家在階州）近聞尚未歇鼓鼙秦川之中血沒腕白日已有妖禽啼怪君語及顏色慘日日心馳到關陝飛書走檄君最慣殺賊持刀我尤敢瀕行索我輿地編我今學業荒可憐投荒來去絕吟咏即有亦不如年前昨來歷偏甘涼肅荒翳從誰借書讀河西子弟多才俊健筆尙須資卷軸君馳萬卷歸秦堦可作隴右藏書家開門看山閉門讀課子暇日還咿啞妖氛銷盡山容爽隴底平平亦如掌秦中山川我神往挈杖來遊異時儻

夜泊

忽風忽雨入黃昏繫艇聊從古樹根五夜單衾驚驟冷卅年舊夢喜重温荒途似訝非人境密意憑誰寄鬼門我已傷心不能說更聽鈴鐸語荒村

十二月十八日吳祠部蔚光招同邵聖藝封君孫原湘席世昌邵□□三孝廉雅集小湖田館即席分賦

小湖田館值年殘難得詩人六輩閑映雪半窗聊讀畫銜泥雙屐罷登山休官未免仍憂國荒飲何曾更閉關尤喜賊氛消咫尺符離城外戍兵還（昨宿州鹽梟戕官滋事江蘇巡撫亦領兵至徐州防守適聞事已大定兵可撤還）

打冰行

船頭敲冰如戛玉船尾打冰如擊筑一冰飄來大如斛船尾船頭手皆東北風如虎冰所憑冰面又復添層冰嚴霜一層雪一層照耀白日初東升枯樹灣白楊渡舵樓指點鑿冰處鼻涕先驚作冰柱

守凍雙河口竟日對錫山喜賦

平時祇覺山容峭不識玲瓏石千竅今晨看山山益奇九峯高處烏不飛半宵稜稜朔風驟雪壓白雲如絮皺更殘缺月上嶺時雲白與雪光參差霜加濃雪增厚襯得空林鳥巢瘦三日凍雲難出岫

小除前一日祭詩作

過江名士渺難求温嶠居然第一流懶把黃金鑄生佛閑栽碧玉繞新樓（時于屋後築一小樓先期種竹以待）升歌尙有兒能讀斗酒先無婦可謀誰更殷勤送梨橘（蔣宜人在日余夜飲歸必預儲梨橘以待）未經沉醉已生愁

癸亥元日影堂祀先感賦（時蔣宜人亦祔祀）

收拾全家畫裏看愁從紙上話團欒如卿又已裝成軸只我何時定蓋棺殘臘雪封梅蕋白五更風颭燭光寒朝參久罷朝衣典野老應知禮數寬

新正十九日趙兵備翼招同莊宮允通敏劉宮贊種之暨舅氏蔣檢討蘅湛貽堂雅集適同年曾運使燠過訪遂幷邀入會並詞館也兵備作三詩紀事余依律奉荅幷寄顧修撰臯莊吉士騂男謝吉士幹（是集本約三君修撰以道阻二吉士以屬疾皆不至）

堂高真認大羅天五輩飛仙一謫仙同羨玉皇香案吏仍參絳縣老人年（檢討舅氏以年過八十賜第）已甘名士稱龍尾（里中同館余齒居末）曾與將軍導馬前（余謫戍伊犂將軍每出多使余前馬）今日蓬瀛重預會尙疑杖乘是張騫

一院陰陰覆薜蘿清談原不沸笙歌筵前客尙遲三少（修撰及兩吉士）座末人猶冠七科（余于詞館爲後進然下距壬戌新及第諸君子已屬七科前輩矣）選日早欣傳里鄗使星偏欲駐巖阿（運使以公事赴吳門歸塗阻凍留宿余舍）揚州金帶圍休羨只此梅花瑞氣多

屈指先庚與後庚（兵備以庚午鄉舉余以庚子前後却三十年）迢迢卅載許齊名登科記憶蘇和仲諫獵書慙馬長卿九秩乍開稱晚進（檢討舅氏年已近九十宮允與余皆舅氏執經弟子）一堂分半禮先生家風雪窖冰天慣敢詡欒坡世澤清（先文敏謝啓有父子相承四上欒坡之直云云用及之）

是日座上有懷孫兵備星衍復成一律卽呈諸前輩幷寄兵備

白門旅客亦詞臣却望歸帆已浹辰坐次尙虛三祕閣飲中原擬八仙人居然皓首稱先輩同向青雲逐後塵兩度木天高會好占他殘臘與初春（前歲臘八日李廉使廷敬于吳門作高會坐中同館亦有八人吳祭酒錫麒范編修來宗李糧儲奕疇孫兵備星衍李太守堯棟張吉士溥暨余及廉使也）

十三日約蔣二廷曜出東郭看迎春

今朝却喜值花辰（是日梅始放花）晴雪能消隔歲塵却約白雲溪畔客試燈風裏看迎春

二十四日小窗獨坐聞慧超巨超蓮艇三上人已抵西郭卽欲過訪喜賦

薄寒閉南窗默坐苦不樂忽聞三上人遠到慰離索閑雲西北至並落天際鶴呼童掃三徑先把長帚縛溪邊梅樹古細驗開與落山人庭宇窄略復具疏鑿更生新作齋卷施昔名閣沿階攤坐具相與話寥廓未知江上艇能得幾時泊蕭然忘世味蔬止辦藜藿飲罷訪定僧（謂天寧寺了月方丈）連翩出東郭

二十五日雨中同三上人至紅梅閣探梅小憩

久晴既望雨久雨亦望晴街泥滑如油攜屐忽遠行一樓入虛無三面柏作屏沿階石狻猊色帶苔蘚青中藏全真廬翛然誦黃庭遠挈開士來勞此道侶迎清談忽移時天色又已冥仙人既飛空梅蕋亦不馨（時閣後古梅凋落殆盡）朔風擘衣裘難臻檥舟亭惟應梅檀香歸塗訪天寧

蔣宜人亡已百日感賦一首

生離每經年死別又百日感此泉下人時添鬢邊雪薄帷風乍舉暗牖燈自滅如何傷心淚先作冰柱結椒漿聊此奠時物爲卿設笑言猶在耳音響已終絕明明稱共命惘惘冀同穴行築土一坏衰年願方畢

邢大令澍松林讀書圖

作宦已十年讀書近萬卷仍然勤吏事訊讞無剩案時移六經筆頻寫五花判精嚴吏胥懾事事取心斷輕囂吳下俗近已樸而愿公餘仍泛覽官廨若經館寧惟勤載籍百氏悉貫串太湖三萬頃此縣實南岸旁通苕與霅百里足溉灌官清放衙早嵐翠塞庭院挹茲清遠境迥異繁劇縣松青三面列竹綠四時看官賢旣如此多士亦競勸曾聞哲人訓仕學本同貫作吏卽廢書彼哉何足算

二月十七日早至淩江閣久憩浣梧道士爲招張高士鉉郭孝廉堃

早梅花下小集于生淵昆仲聞信亦至日昃更放舟至金山駐江天寺看夕照作卽寄浣梧道士

凌江高閣平明開橫江一鶴先飛來扉聲殷然磬聲落道士迎門亦如鶴修眉長爪彈素琴朔風泠泠絃上音張生郭生住咫尺招我花下同披襟花當爛漫人惆悵萬事不如花未放初春閣上景亦幽春酒初濃月剛望于生來從第一村拜淚先復驚江豚忽然興發欲西去挂席日昃來山門一山遊完屐方駐樓小如船欲同住回瞻閣勢尚隱然却在斜陽正紅處

江天寺晚步

一曲中泠泉至此波始闊多年石贔屭筋理已欲活豐碑八尺柏木韜壓岸不使黿鼉驕青霞赤日疊絢采神物終須走東海

西來閣夜宿

一菴名西來圓月向東出江空遙夜永雲水四邊徹僧樓一一高挂空倦客似鳥投樊籠三更以後羣動息萬夢並落蛟潭中

曉登慈壽塔

孤筇摩青蒼一塔壓白日棱棱開四牖絕頂海門出濃雲浮江帆不舉江北江南洗春雨高寒鐘磬已絕聲自在一鈴天上語

頭陀巖小憩

牆頭開鳥巢牆下出蟻垤天風飄客下已復抵石室莓苔青青石色赭人語依微出巖罅陰房舉火照始驚百歲枯僧蟄其下

方丈僧出宋蘇文忠公玉帶見示並恭讀
純皇帝御製四詩敬賦三首

八尺囊裁宋刻絲雕盤中有上清詞平生不合時宜處輸與團團碧玉知

七百年來步後塵乘雲游戲任天真更從以上推前輩只有金貂換酒人

蓬萊謫下已多時肯向紅塵挂一絲莫笑寶山空手入髯翁留帶我留詩

二月廿四日程文學贊皇吉士贊寧王上舍豫招往平山堂探梅卽席感賦一首卽寄汪司馬端光廣西并近東儲明經潤書汪秀才文錦

花朝已過十餘日梅枝纔抒三兩花舍舟登岸一展眺令我三復悲年華浮雲變滅誰能說轉憶邗溝授經日當時白袷諸少年眨眼忽驚頭盡白汪生憔悴（秀才文錦）金生死（高郵金明經蘭在揚州日皆寓秋雨菴今久下世）秋雨菴中土花紫窮邊遠宦今何在（久不得汪司馬端光消息）三歲不貽書一紙岡南岡北梅花村何處可覓詩人魂他時鶯燕亦惆悵覿面已少前時人新知雖多故知少百歲交情願相保徑草猶稀敗葉深林禽已老雛僧小花枝映水作淺紅沿岸更溯東南風回舟擬向虹橋歇準待四更山吐月

古意十篇奉酬范文學棠見贈作

西山望東海東海何茫茫銜此木石來力苦不自量何補涓與埃口舌均已傷青鳥昨獻規與世期相忘

與世而相忘在我殊不敢閉居緬前哲所慕莊與黯平生攖世事又苦知識闇欲獻封禪書將毋近于諂

諂既不可學戇亦不敢居東溟及西洋三萬里有餘一身周其間力竭敢告劬自非覆冒恩詎返先人廬

維茲先人廬經始已卅閏感此聖善恩頻嚴義方訓童年粗有識先戒以干進奉此庶畢生敢稍逾尺寸

妖氛昨已殄欣此海宇寧耕鑿率厥常時時詠升平兒曹能讀書僅令畢六經留此樸魯風長爲聖人氓

河汾伊洛間風氣一何質齊俗愧未能先以訓十室故人從政久半已遁仙佛獨善良所嘉于人貴求益

波流何迢迢熠燿亦臮臮經天日月星明豈藉腐草所悲微末質志欲燭昏曉不畏霜霰零衝寒出林杪

頻年筋力強日出逐羣動雖耕東海田時有北闕夢投荒獲歸骨恩渥亦云重懷抱尺一書時時隴頭誦

平時苦諷誦暇亦窮幽尋尋源酌其流閒憩嘉樹林此木經卅年綿綿甫成陰乃知造化功生物具苦心

仙人海上來貽我縑數尺蟲書周四角字古不能識緘藏何敢讀讀卽三歎息中有經世言今人豈能得

汪上舍璨自泰州枉道過訪不值卻寄一首

君居海陵倉我客江瀆祠相隔祇百里聞聲久相思故人昨復貽新詠聞說薄寒成小病梅花香裏倘復來同聽茅菴六時磬（講院旁卽僧寺）

二月晦日家太守梧招同施子瑩族孫維德小集梅花下用少陵示從孫濟韻見投率酬一篇卽用來韻

東風被郊原寒久氣已温泠泠疎梅花宛宛成一村窺檐兩三株樹古皆蟠根吾家太守賢花下羅盤飧招邀數宗盟情話逮日昏宗支雖已疎誼則視弟昆同登三榜中敢云齒末孫吾家歙之西里有通德門峨峨忠宣公品望自昔尊平章及簽樞畫象今尚存所願子姓賢逴計泰與屯我頃荷戈來縱談及昆侖冰天雪窖中氈酪亦雜吞得預合族筵詎非大造恩興到酒反疎頻頻覆空樽（時久已節飲）

閏二月朔日曾同年燠招同人至平山堂探梅歸途值風雨漫賦一首

今年花信何太遲探梅幾及修禊時寶珠木筆絕消息風裏未見垂楊絲長春嶺畔花千樹縞袂紅裝出無數仙人間有萼綠華（時綠梅數樹尤佳）一湖波光飛上花花光炫處波光暝隔岸山容恍如病花前舉酒不得休花外時浮一聲磬東風吹香香乍回雨脚似妒花齊開乍開乍落止一日千點飛入黃金罍花香方濃酒香續消得千條萬條燭主人愛客客亦豪風雨何嘗敗花局一更初聞柔櫓聲二更分燈入北城三更濃香袖中起客夢猶疑殢花底

秋雨菴

溪花紅不然溪水綠無語曈曈日影中似有蕭蕭雨竹聲穿戶水到門三面皆有春人墳春人墳上梅花發煙露濛濛棲獨鶴

鎮海樓

一樓枕邗溝江水出其右到來東海聲已復走南牖炊煙十萬攢郭門窗隙下瞰千帆奔樓頭城上紞如鼓風急三更遞江浦

江口喜遇焦山僧巨超賦贈一首（時巨超將從焦山移主山陰縣玉笥山方丈）

欣逢一棹入江灣與話春波浩渺閒笑我轉成僧退院（時余以性疎懶將辭揚州梅花講席）羨君真有術移山何妨講席頻南北更擬名區遞往還爲語若耶溪畔客忘機何似白鷗閑

題秋海棠卷子卽贈金秀才學蓮

醉完春酒醉春茶三十才人鬢欲華滿砌海棠雙瘦影（時君已兩次悼亡僅攜一姬寓維揚）傷心人看斷腸花

江左孫郎最少年每吟詩輒問青天（君詩筆絕似吾友孫君星衍少時）此才只有君堪替合跨茅龍統衆仙

初至梅花書院

橫舍東西竹柏林暫停行笈事披尋二分明月三生夢萬樹梅花一客吟閱世更須堅晚節傳經先已負初心枕流漱石吾寧敢且與同堂惜寸陰

史閣部祠

尚餘坏土枕荒汀冢樹蕭蕭戰血腥末路愁呼大丞相初心思挽小朝廷時危未可無安石事去先驚有隕星擬把烏金鑄螭魅馬程番與阮懷寧

清明日招同人各攜一壺一碟至艤舟亭小集酒半崔三景偁以事先去餘十五人並至月午始歸分韻得闕字

十五地上人十五天上月花初紅欲膩月正圓不缺相招花下飲佳節興超忽空濛柳絲外水綠鑑毛髮閑汀三五轉怒草生鬱勃亭亭辛夷花香氣盈十笏盤飧隨所見各各辦嗟咄無愁觴欲罄門外酒旗揭人生歡會少半又感存歿黃生（景仁）久埋玉莊叟（寶書二人皆昔時同遊者）又歸骨神仙吾嬾學況肯事禪窟餘生益疎懶久已罷干謁惟餘花月夜往往興孤發客來常不速客去亦倉猝崔生逃席半瘦影竄林樾追之不能到足滑致顛蹶其餘凡幾輩杯底任汩沒天空亭月午清響益疎越空明無障礙醉影自突兀終當跨茅龍矯焉歸玉闕

舟行

一道溪流之字斜阻風阻雨路尤賒柳絲綠入船艙內爲泊橋頭賣酒家

泊楊家港

小樓三面花光顯分半紅深半紅淺濛濛三日春雨絲浸得鶺鴒巢半偃沿堦細艸三兩叢艸心更比花心紅一雙燕子乍前卻似怨簾角西南風

過三塔蕩

花花照夜都無隙帆底略聞香氣息三層簾外軟東風開到桃花已無力紅窗一扇紗斜破夢裏驚聞紙鳶墮湖波添得尺五寬胡蝶驕戇飛不過

抵銀林垻

溪流南北都如箭風急爭飛萬花片愁看上垻亘高淳不使中江走陽羨沿溪水瘦湖水肥水影分上征人衣一帆如龍忽東去劈浪欲上桃花堤

渡小南湖

南湖雖小卅里周水面亦復分三州濤聲忽濺柁樓上挂席風急知難收舟輕半日穿湖罅雲氣青紅不知夜鸕鷀方欲飛入雲激電正穿雲脅下

廿一日抵宣城偕凌教授廷堪戴孝廉揚煇暨蔣表姪德培至城南看桃花值雨

此花綻日征帆開看花直到宣城來泥中處處留鴻爪花笑征人在家少官河一路春雨絲嫩寒莫厭花開遲紅紅白白競顏色敬亭山放朝晴時山雲青黃水雲墨襯得此花成五色看花人憶卅年前花亦嫣然念疇昔城頭細草已若麻坡底正謝紅山查固知地氣輸不盡餘力尚放山鵑花雨聲蕭蕭走西街多半春陰壓衣重幽人過曉尚未醒小閣三層結春夢

蘭石桓太常墓

古戰場邊置古祠祠旁荒冢柏參差猶疑上廁銜刀讖想見攖城伏節時一瓣心香留故治萬年遺臭付佳兒孝侯生札充生勁天道從來未可知

重至洋川書院

依然林鳥喚春風三面晴窗落采虹採藥僮歸青嶂外著書人老白雲中東山未肯隨安石北海憑誰問孔融衰病漸將忘世事經旬不更展郵筒

山居雜詠

白露零有影白雲流有聲靜中一相值倍覺幽興生我欲過石橋眺此殘月明行穿竹柏中疎鐘已三更空際飛瀑來忽向足底橫

一月不出門驚筍折衣架偶然窺北牖竹密已無罅山中春仲月氣已若長夏生徒增日課所幸仍有暇意欲校道書閉從佛樓借

樓居一何高高出雲百丈樓前芳草地一片綠如掌攜燈坐深宵空此一一想竹梢穿入牖坐久不獲仰破曉山鵲鳴官蛙始停響

我從居山中不復關世事所苦剝啄聲郵筒有時至經旬及逾月排案已鱗次預擬欲別山從頭一披視案塵僮不拂聊用一相試此僮有機心不遺案旁侍

更生齋詩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詩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西圃疏泉集

競渡燈船行

燈船尚隔三條橋寶氣已復衝層霄三橋百巷密如櫛波上歷歷人聲囂須臾赤焰將橋鎖分半樓臺燭光裹林鴉林鵲驚四飛鴉背鵲頭都帶火忽然龍爪攫半空千人萬人看燭龍橋回風勢亦稍緩龍忽正面停波中橋南百尺波如沸龍甲龍鱗照天地妖狐竄水魚登岸光景欲從何處避綠楊枝頭閣幾層無數紅袖圍紅燈船燈直與閣燈接咳吐落處雲霞烝百舟迎龍百舟送別有百舟排不動三更以後抵北關一派火光飛入街鉦聲已遠簫聲起裊裊聲驚入雲裏蜻蜓舟小琉璃暗有客添衣出篷底雲溪我住三十年客夢只落雲溪邊回船復向溪上過衫影笠影人疑仙曙光曈曈斷更鼓千萬燭光收入浦君不見何如天上兩燈忭圓月乍傾圓日吐

跋錢三維喬自製壙銘及三幻圖說後

雖非祖道黿河干（易水一名黿河）一紙上蕭蕭風色寒君是生魂我生輓銀牋聊當白衣冠

太虛偶爾綴微塵詎有前身與後身多少樓臺雜松竹君皆疑幻我疑真

宗忠簡祠

六百年來氣不磨江干遺廟鬱嵯峨迎門九派東歸海臥榻三呼北渡河夢裏銅駝餘涕淚望中鐵騎敢經過劉琨祖逖應同傳未了忠心尚枕戈

陳少陽祠

少陽祠外駐征輪國士應知俎豆尊已覺舉朝忘二帝不妨在野蹈三仁捐軀子諒彈仙客並世朱雲值佞臣一樣書生心跡異酋前叩馬又何人

城渡橋訪明唐襄文讀書處

荆川臺址尚崚嶒卜宅當時愧未曾（余戊午乞假回將卜居于此後不果）君慕古人三不朽我甘世事百無能牛腰卷軸傳難必馬革功名謗已騰何似掩關長却掃白頭仍擁讀書燈

讀晉書偶成

剩得荆揚半壁天偏安王氣尚綿延生憎謝客稱山賊死笑孫恩作水仙南渡化龍纔幾日北來飲馬是何年茫茫萬里中原土只惜無人肯著鞭

七夕京口淩江閣待友人不至率成四絕即寄張文學崟郭孝廉堃暨及門于生淵

兩株高樹倚檐前却擁秋衾自在眠絡緯乍停蟬又響曉霞紅入寺門鮮

煉丹臺畔值佳辰也買甘瓜向曉陳不敢更談天上事久安心作謫仙人

北固潮頭未肯降忽驚人影出篷窗誰言一葉舟偏小滿帶秋聲過北江

年來百事總闌珊門外江流亦漲灘一枕水窗眠未醒算來還比白鷗閑

是日過聽秋軒飯并觀瓜果筵作

華堂乞巧筵商略祀牛女天邊瓠包星筵上戲摘取

華堂乞巧筵商略坐宵永籬角牽牛花迢迢妒星影

陰晴客不知榮悴草無語門前洗手花門外洗車雨

天孫踏鵲橋中隔雲一片靈鵲不擡頭何由見仙面

千聲與萬聲蛩響一何切天邊方停梭地上已促織

天上星神過人間兒女忭欲知霄漢事除問杜蘭香

擕于生淵夜半翦江至焦山

百尺驚濤內呼舟半晚過夜帆明螮蝀秋浪狎黿鼉舊雨南徐少回風北固多到山山已黑撼樹且高歌

焦山

山頭高士瘞山下大江潮一柱中流兀千年古像凋氣猶淩北固名欲並南譙（山本名譙山）且把心香爇魚龍未敢驕

張秀才學仁寄槎圖

家山同百里各復感飄蓬我在昆侖上看君滄海東枕戈馳遠夢振袖揖長空咫尺天河近無須更使風

吾鄉錢生履坦在南昌日作梅花卷子寄萬刺史廷蘭到日正值刺史八十四壽辰因繪爲長卷刺史幷作詩紀事邀同人共賦

此梅公手植梅壽亦輸公却喜南枝早香浮北屋中老來長句健客到一尊同他日花開處先酬百歲翁

翠屏洲

秋聲塞港口風急船不過江蘆明百頃一叟截江臥游鱗逐驚蛇居然上舟柁

嘉魚港

大水抱細水水盡波忽動中有百頃潭嘉魚歲堪種食之可平心兼乏江海夢

種竹軒

百竹緣半村十竹緣一巷人從巷口立時與竹竿撞海上螮蝀來餘光半軒絳

巨公厓

重來巨公厓石石悉迎客惟餘一石傲壓客險及額石上雲亦奇孤飛上天直

初九日鄒水部文㻞載酒相訪因約同人松寥閣小集分韻得聲字

難得新涼載酒行酒兵鬥罷鬥心兵江光入夢仍如練秋色摶空若有聲悟後雨從衣上落醉餘天向笠邊橫京華舊事勞重說臥看潮頭滅復生

初十夜山半步月至三鼓始回

出門看山光月色忽無盡簾前秋景好花氣亦徐引江光山光新月光點入秋色逾蒼涼花香堂前一杯酒杯底清光無不有三更以後月愈明興發我欲淩波行秋花倘點頭秋竹若搖手秋鐘泠泠恍開口一風吹人入竹樓竹樓旁邊茶百甌茶香雖清客沉醉七尺竹牀三客睡花香亦若憐酒人忽灑花影來周身夜光齊收夜鐘歇却夢酒魂飛入月

十一夜東昇閣看盂蘭盆放燈作

一燈先出法界樓大魚迎燈爭逆流燈來大魚忽然竄一鬼一燈孽不亂三燈五燈波面停鬼欲待侶方同行有時一燈衆鬼孽惹得燈影皆深青燈光時分復時集鬼臂壓魚魚直立燈光叢處鬼亦夥魚驚避鬼欲出波大聲軒然波上起盡捲燈光入雲裏鬼車鬼馬已四飛燈去鬼伯愁無依洲東洲西萬聲沸鬼氣居然避人氣樓頭仙客正朗唫激得波響如鳴琴君不見神燈紅鬼燈綠入海無心競遲速東流燈影西上潮鬼勢瑟縮魚龍驕

萬刺史廷蘭邀集令子承紀丹徒官廨小飲即席賦贈（萬爲壬申庶常前輩）

方壺員嶠振公名八十年來始合幷佳士盡看稱弟子靈光真欲比先生南遊畫鷁仍須迓（時約遊吳門日便道過訪）東下飛蝗偶有聲（適有飛蝗過境幸不爲害）今日宰官誠不易好傳良法拯疲氓（刺史居官舊有聲）

江口待慧超僧不至却寄一首

松寥高閣不同登一榻慵眠醒未曾（僧性最懶）我憶放生池上路秋花病鶴與孤僧

月波臺夜坐
月色轉綠天光青松梢盡處明一星星光忽隨白露零倒射北斗光
泠泠星光墮後山光暝竹屋居然覆漁艇三更向盡吹曉笳海上已
復生紅霞

林下二髯圖爲萬刺史昆仲賦
北江一漁舟日昨泊北固欣逢西江叟相與話情愫叟顏如春髯若
戟髯上泠泠流古色比肩令弟何不來與共官齋話晨夕見公與公
語別公展公圖我題詩贈公公見應軒渠君不見林泉不復營生計
只有公家好兄弟一執奇書一如意石泉淙淙瀉奇氣石上松花積
何膩山果投林有真味阿兄詩成屬余季老友寥寥亦堪寄石門前
頭百級砌老木千章萬章蔽門外紅塵卽如沸一山遊完一山替五
老八公時把臂我昔亦是神仙吏謫下九天居九地他時華髮倘下
垂曳杖從公共遊戲

六月二十日偕同人載酒至城東陸氏中隱園看荷花至二鼓始歸
率賦
今年水滿荷花低前後一月稽花期花期忽展六月杪花朵如盤色
逾好陸家荷榦捎城牆隔城薰風沸滿塘檥舟亭畔一雙燕聞信遠
復來尋芳雛鶯縱老尚引吭蝶翅不待秋間黃花前十客羅百觴過
午一一來追涼花枝迎客若問訊一客一花須坐近坐久未窮花底
蘊花下蛩聲亦殊韻殘蟾出水光何陡花竟嫣然開笑口看花親切
花轉羞花已低頭客濡首花梢蓮實花下藕花底誰人小垂手引得
荷盤貯杯酒月影星光滿盤走看花既足酒亦完花外尚有千琅玕
深綠影護紅團欒不須更與花朵語花外鵲聲催客遽一半酒人穿
竹去

陸孝廉繼輅洞庭緣樂府
下第才人暗自傷忽驚奇福出尋常龍堂入夜波如海別展鮫宮作
壻鄉

玉茗花殘閣亦傾是誰拈筆與爭名到頭一例神仙夢樂府新傳兩
柳生

陸公子鎔邀至城北看荷花而客坐正與花相背率賦一首（時將遊焦山）
屋向南頭水北頭背花開讌我殊羞預愁簾蒜遮香氣聊折荷筒抵
酒籌有客苦談當世事是誰能代古人憂深杯到手休辭醉明日征
帆向潤州

清泉濯足長卷
門前水屋後山山深深水潺潺紅塵三十年足垢久當浴尋常一曲
流又恐污吾足奇峯千疊谿九回溪流曲處點碧苔客欲濯足時歸
來足垢既濯登峯若飛盧敖仙人世外可期飛空游行有時倦展我
北堂三萬卷吉金樂石東西列嗜硯居然又成癖周秦彝器唐漢碑
硯材端溪復歙溪何日約客來搜奇我攜蜻蛉舟爾居鴻雁浦挂帆
一日卽詣君與闢一軒談邃古

年來里中賽神之會事事競勝較十年前費已百倍矣感而賦此時
七月望日俗所傳中元節也
令節尋常事奢風幾歲開綺羅裁幟婁金玉裹輿儓神豈餘威及人
爭罄產來徒充里胥橐一日醉三回

鳴鳩圖
占得危巢復幾時滿天風雨劇相思一枝費盡林鳩意只有山禽總
不知

江流斷處有停水數十步荷花盛開偶賦
黃雲昏處盡黃蘆留住荷花世界無渚上鷺絲爲料理約風三日水
平鋪

新搆卷施閣成登眺偶賦

萬瓦縱橫內居然峙一樓愛從雲盡處看到郭東頭世味都應熟吾生合少休掃梁迎舊燕相與話初秋

題范秀才來鳳鐵琴詩草

以鐵作簫以鐵作笛何如鐵琴聲出金石琴或以石琴或以銅何如鐵琴逸響遏空君家鐵琴詩堅古亦如鐵前古與後古試問欲誰敵一編能窺天地心白雹掣屋霜飛林我攜君詩及鐵琴海上落落求知音

月夜登北固更望金焦二山回途與友人憩演武廳小飲作

更從石脊眺昏黃無盡江流入渺茫百歲過人疑短夢兩山與月鬥圓光鸕鷀影逐浮漚沒蟋蟀聲隨墜露涼北府健兒京口酒算來今日總尋常

哭同年楊大令倫

一生心術及詩篇都復研摩到昔賢稷契許身聊復爾（君生平作詩服膺杜氏所著有杜詩鏡詮二十卷）羲皇入夢致悠然填胸卷軸逾三萬歸骨程途渺七千未敢與君中外敘（予與君皆蔣氏甥君母則余外家姊也）忘形且自託齊年

登別峯菴望海忽值風雨

朝曦色染滄溟綠東望海門如半粟滄溟突處天蕩搖頃刻已見西來潮象山南頭蒜山尾一舸倒流還數里風威不敵潮勢狂吹角北岸停帆檣君不見日居萬瓦鱗鱗內眼暗頭低殊不耐此時懷抱覺暫開足底隱隱聞驚雷天公似把炎蒸洗東海叱龍龍盡起一晌江都雹影來翠屏洲上紅三里

山中避暑聞同年曾都轉燠將報最入都却寄一首

野客空山避暑遲正聞軺傳入都時西京鹽鐵何妨論南國鶯花盡入詩應有功名參計相最憐風味似經師愛才一例尤難及報到平安杜牧之

地燈行

五月朔燈高懸不照地乃照天七月晦燈下墜不照天乃照地燈高懸禮北壇（土人云天燈爲天地水府而設其實元張士誠有德于蘇常蘇常之民于其死日懸燈一月以報之託言天地水三官神也）天地水府稱三官燈下墜出東郭幽明教主轄萬族（俗傳地藏爲幽明教主）天燈不接天僅與星斗聯地燈不貼地都復罣堦砌地燈數比天燈多五里直接官塘河雜以梵唄兼笙歌千舫百舫燈前過君不見天燈完地燈接更有水燈波上貼三燈看盡無燈看秋半皓月升團圞

偶檢故書得三友人遺札各賦一首

通政司副使錢灃

早年重望出遐陬六詔人文第一流作史舊曾居柱下建言頻見伏螭頭鷹從鳩化心仍怒蓬自麻生節亦遒（君與余同年葉舍人叟最善嘗共寓居每以名節相勗）我是庾公樓上客彈章傳到亦生愁（指甲辰年糾陝甘署督畢宮保一事）

太子太保提督花連布（提督死事尤烈其諭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擬進也與余同官貴州交契尤密生平本以志墓文見委故所撰碑文敘其死事頗詳盡云）

尺書肯爲故人題已值倉皇盡命期生戴頭來知秀實死餘膽在說姜維蠻荒屢共中宵讌絕徼曾褰大將旗（君先在金川著功）八百里騅休更御送公天上去騎箕（君有善馬嗜之成癖）

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湯大奎

廿年里巷憶同居廟食今看義烈俱（君少時與余同居中河橋委巷中巷口即隋陳司徒杲仁祠祠額名英風義烈）未到斷頭先墮指最憐歸骨尚銜鬚書埋魚腹濤空沸餉轉羊腸道苦紆（君年前曾解餉甘涼）畢竟酒人能報國（君尤善飲）霸陵醉尉亦捐軀（時里中王麗可亦以佐雜殉節陝西）

近築西圃將次落成偶賦八截句

堆胸奇氣漸銷磨山不嶙峋水不波只有露臺高百尺偶然平視到羲娥

薙草澆花久乏人攤書聊剩此閒身不妨我少元章癖滿架傾攲滿

座壓

荷戈歸後鬢初絲未礙齋頭睡起遲忽夢天山萬年雪一燈如豆酒醒時

轉憶童時奉母居三遷遺訓尚欷歔半間板屋孤兒占聊抵親存侍板輿

心事初冬鬢晚秋祇餘春夏氣仍留旁人莫笑閒居早五岳遊完住此樓

人說池亭入畫圖臨流時悼影形孤防他春到鳩鳴急巢好先無婦可呼

作達時時憶樂天尚嫌七十始歸田一丘一壑吾應足不更描摩池上篇

屈指平生志業虛勞勞蹤迹五旬餘東西暨亥行將偏纔得蝸牛一角居

蔣通判騏昌官興平縣日于土中得漢張騫印一方興平古槐里也壬戌歲出以相示弁屬作一篇以紀

西京世數傳至九文爲仁君武英后張騫鑿空縱萬里金印何嘗大如斗姓名惟剩玉一拳誰果好事爲流傳玉方一寸白如雪或者采自黃河源當時開邊承意指堂邑氏奴同出使隨軍卽以勳得侯終是人間妄男子功名雖奇意則妄地上行完歷天上惟應地下名不傳想欲攜之伴深葬騫經絕域我亦經祇少一棹天邊行伊江傳有故侯碣（伊犁傳有張騫石碣搜訪究未能得也）搜訪百日終沉冥四周雖完一角折世上誰能盡完璧漢家末葉益可傷傳國璽猶輕一擲君不見廢丘千載剩荒丘故物摩挲說故侯國士一坏何處覓轉因槐里憶朱游（朱雲槐里人墓已無考）

同里戈裕良世居東郭以種樹累石爲業近爲余營西圃泉石饒有奇趣暇日出素箋索書因題三絕句贈之

奇石胸中百萬堆時時出手見心裁錯疑未判鴻濛日五嶽經君位置來

知道衰遲欲掩關爲營泉石養清閑一峯出水離奇甚此是仙人劫外山

三百年來兩軼羣山靈都復畏施斤張南垣與戈東郭移盡天空片片雲

中秋夜坐

天上風初緊人間暑盡收獨搖明月影頻訪市橋秋暗響蟲藏砌華燈燕出樓年年當此夜坐待曙光流

八月二十日抵寧國同年魯太守銓邀遊北樓并留飲桂花樹下賦贈二首

自有茲樓復幾年爭傳句好問青天人言李白曾低首我是洪厓許拍肩不覺玉盤遲出海何訪金粟早開筵羣仙高會今三度（余與太守同年同門然把晤甚少惟乙未歲太守謁選入部會飲二次及此而三耳）一榻仍容醉後眠

汝穎東西頌宰官一麾出守又江干魚頭參政家聲古鶴背仙人鬢影寒秋老茱萸先釀酒衙荒苜蓿罷堆盤（淩教授欲招飲以此而止）升沉中外誰能記仍作龍華會上看

半月臺久坐

正值下弦候來登半月臺夢中雙屐遠足底萬扉開閱世餘喬木流光漬古苔他時闌楯葺（太守欲修北樓及此臺）應許醉千回

席上喜晤施上舍晉賦贈

十年不遇施居士金粟花開偶來此白須居士金粟花我鬢亦與霜爭華主人開筵當日夕夕日暉暉照杯赤我傾一斗君百杯秋老頓覺春風回陵陽仙人作校官邀我苜蓿餐闌干我嫌苜蓿不救飢却向太守求甘肥山陰之尊飲不竭滿案溪菱間山栗仙人赤鯉膾作絲輿發不顧琴高嗤青松枝頭碧月來移酒欲上元暉臺眼前百事

不措意肘後花朵驚齊開山禽飛回水禽集只覺樓高渺難及何時百尺爲貯梯（時北樓梯拆不得上）送我白雲頭上立

琴溪客館作

拉拉雜雜彈琵琶蕭蕭瑟瑟開諸花青天沉沉忽無見殘月黯黯生光華迢迢溪水何方瀉漠漠山窗已成夜膠膠擾擾鷄一鳴雨點落落煙冥冥

曉度翕嶺

屏山高萬仞厚亦徑千尺空明初日照表裏恍不隔寧知深谷底夜氣未收墨白鳥倚樹眠青蟲抱枝蝕林梢開百里下嶺勢尤仄天都雖半露地脈已全拆平塗無十步絕頂一關阸亭午日氣紅楓林亦齊赤

夜宿許村

許村凡五里路險客難到回厓視昏旦絕頂突夕照高低皆萬仞山石時露竅昏鴉無樹集占此社公廟原北色已暝原南赤如燒蹤疲思托宿地陷忽如窨明晨還屈指卅里路森峭夜半囈語多擔夫時競道

與程吏部振甲話舊

精廬百里走難停依舊山排屐齒青老眼讀碑猶似月故人堆鬢已多星揮毫尚記參旁午（君久值機廷）鑿險今看邁五丁（君尊甫虛谷先生修箬嶺南北道幾及百里至今行人德之君又續修府城中道八門皆徧）却喜過庭詩禮在半傳家法半傳經

程君款我于丹丘精舍前後凡五日醉後率成二律即贈令子待詔洪溥

帶得天都夢來眠石室雲半庭花韻寂一谷草香薰李白金魚佩羊欣白練裙醉中揮墨嬾且與話離羣

山雲猶殢夢山溜已驚眠林果堆衾上秋蟲出枕邊宿酲吾尚病縱飲客疑仙問訊諸郎好溪茶手自煎

河西橋太白酒樓歌同汪孝廉熚及程待詔洪溥作

春人不肯留春燕亦難駐秋風開簾帷微黃入山樹山葉欲落禽驚翔紅樓參差已夕陽一千年上事誰識樓上有客傾千觴新安茶多苦無酒何似山陰剡溪走仙人遊戲無定方飛去飛來亦何有我疑黃山六六古未開五字那不題元暉不然元暉去後公復來何以長句不賦空銜杯驚人句好公問天我轉欲問公從前惜哉仙人蹤跡不稍待祇見樓外山色黯黯谿水鳴濺濺公前祇有樓公後復有橋石橋千步樓百尺遠視城郭何迢迢白雲中間立少時適有遠札馳相思（時得方明經如川札約遊巖寺）同遊年少亦清絕瀟洒並若崔宗之君不見樓頭一派揚之水直下巖灘復難待故人憶我我憶公雲自歸山水歸海

烏聊山

女牆沿山百千級客到女牆皆却立城南暝色似拒人一片昏鴉堞樓集山頹五石皆隕星突處尚帶天光青山僧責茗餉山客五客一人蹲一石（山頭有落星石今裂爲五）

太函山

離居幾日無情緒雁尚未來春燕去城頭乾鵲時一雙咒得蘆花白如絮太函山人晝掩關五客偶復遊茲山丹丘南頭碧潭左一塔對窗如揖我

傍溪菴

西風泠泠響天關炊煙一城飛出山炊煙飛青水煙白襯得斜陽滿江赤新安古刹皆李唐此刹勢復淩層岡石厓中飛雲縷縷佛頂古苔堆寸許

環峯閣

雲光開處穿飛騎一嶺蓼花紅到地瓜花黃蔓復上天石屋疏疏集秋氣屏風一曲隱一牀窗扇重疊穿朝陽芙蓉花生溪水死一半遊

鱗鏡中紫

留别程吏部

茶香清後酒魂蘇更對奇峯引百壺明日兩重山外路夢君先欲夢天都

偶向新安踏市塵蕭然六合此閒身煉丹池畔揮千紙赤鯉先驚化墨鱗

贈沈教授成渭

我愛沈夫子平生見地超鬢疎秋後葉筆勁午前潮地僻成鷄市官閒類馬曹醉談先世事七十恍垂髫

贈莊司訓雋甲

我愛莊夫子中年薄宦官（君大挑一等呈改教職）芙容開晥晚苜蓿笑闌干世事心知熟羣經口誦完俸錢餘數百先約客晨餐

出郭望天都峯

三爲歙嶺遊一詣天都頂天都頂上人今晨若居井蓮花何薱薱蓮莖何迢迢蓮峯雖絶奇未與天爭高我雖憶天都天都不思我天風響空中青紅落雲朶昨登九子山正面天都峯闊别三十年舉手揖半空芒鞵久已穿遊客亦俱蛻（謂壬辰歲同遊諸君）我憶天都峯無心返吳會

半道宿吳公壁

危途怯宵征百步亦千折我攀飛鳥巢忽見孤僧室同儕亦驚喜天上一燈出寧知到天上石屋左右列酌我山腹泉心空水清澈重陽猶未屆霜露已成雪危梯延客卧膚凍慘欲裂濛濛衾枕膩嵐翠入窗窋燒燈雖未燼辨色戒行疾出屋望始驚山禽挂枝歇

道中偶得二絶句即寄洪溥并呈瑶田徵君

煉丹池北小方亭無數山光入幕青贏得閒門三日醉持螯左手不曾停

易田三禮彝齋史更有魚門五七言怪底郎君家學好春華秋實萃

篁墩（徵君及文學敦編修晉芳皆篁墩支）

山中夜起

山空羣動息木葉已先凋衆響從何至天風與蕩摇砌凉蟲語寂閣暗鼠聲囂夜半催人發新霜幕外飄（霜降節在重陽日時甫月初五）

重陽日霜降

白衣方送酒青女正飛霜聊記重陽節今年在下洋

唐二軼華罷東流縣尉寓居皖口已二十年昨得問訊書作此奉答并勸歸里（唐本名鵬後以字行）

昔年曾住屋西頭薄宦離家已卅秋彭蠡九江時北望廟溝一水尚南流（君舊居也）踏殘春草思前度數到晨星憶舊遊丘壠近聞荒翳甚待君歸更理枀楸

見落葉有感

年已迫遲莫無復少壯時落葉既辭樹終難上故枝今年故枝衰明歲新枝好亦如人代謝子老孫復抱明年春異今年春老人衰遲喜抱孫花開千回落千徧孫復抱孫吾不見

乘月行宣城道中

葉葉隨風逐去程半空殘月出殘更秋林紅到傷心處先有曙鴉啼數聲

李白西樓朓北樓南樓又占庾江州老夫才地雖然減也築危樓東海頭

登北樓作

卅載時牽夢今辰眺覽真頽然五蒼柏都似六朝人徑有元暉月樓無庾亮塵更應招白也同醉小陽春（是日立冬）

夜泊小南湖

小南湖畔路舟泊已初更四壁懸星影千灘出雁聲夢零前夜雨雲識詰朝晴魚鼓敲何急如從枕上鳴

溧陽道中

木橋分西南澗水四邊集人家臨澗好門外水聲急青山無半里朝爽近堪挹村翁無一事倚杖水邊立兒曹農事竟茅屋飭修葺禽鳥靜不譁深村啄餘粒

隔湖夜望

沿林風轉急紅葉裏歸僧隱隱青山隙迢迢露塔燈夜雲空際落殘魄望中升十月南湖涸魚龍氣尚烝

題畫

留得春風自掩關三層閣上著書閒祇饒碧蘚無紅葉不使秋冬氣入山

蠡河感舊

挂席去無影夕陽空閉門重經昔時地頻斷昨宵魂檻折春禽占廊虛暗水吞尚餘煙柳在依約舊衫痕

乘月行攝山道中至朝陽門作

水雲村樹共彎環樹裏人家未啓關正是四更殘月好騎驢行徧六朝山

南岡北阜界初分遠憶茅濛蔣子文江左名山本無幾讓他一帝一真君

過徐中山王墓道有感

難從英辟共功名事過猶令野客驚彭越醢非三尺法（謂藍玉傅友德等）范增疽盡一杯羹（中山病疽特賜鵝炙一觴食之乃卒）龍蟠帝闕形仍壯燕啄王孫兆已成猶幸開平得前死不然險欲壞長城

送孫大星衍仍兵備山左

葛仙祠畔早披襟（在句容訂交）不信居然算景侵兩世逮君皆皓首（君祖母年近百齡尊甫年已七十五君須髮盡白又數年矣）一生于我伴長唫知交出處關成數天地分明鑒寸心良史異時商合傳莫教廊廟媿山林

采石重謁太白樓

枯僧驚爲起蓬關三十年前棹始還身後名輸一杯酒眼中人隔幾重山（前與孫大同遊今孫大尚留滯吳門）夢留蔥嶺煙雲外月挂蛾眉杳靄間公謫夜郎余更遠得歸公亦代開顏

然犀亭懷古

過江名士競誰優到死猶爭第一流倘遇可兒先拔舌早逢英物一開眸孤亭正對天門峙百怪將從地府搜却憶登壇誓師日義旗幾欲指荆州

一事傷心說倚閭求忠于孝果非虛勤王縱使能投袂將母何因便絕裾休更火犀然穴鼠也應風樹泣臯魚留賓截髮兒能報羨殺陶家奉板輿

涇縣黃田訪朱吉士珔因留宿培風閣卽席賦贈幷寄哲昆觀察理閩中

君家門前溪水足大石寬于百間屋到來三折山已深鎖徑一橋環碧玉四山蒼蒼合一澗澗水時聞不曾見青松點入紅葉灘時有水雲飛片片溪風蕭瑟溪雨涼鸕鷀直來問字堂縹緗堆架一何滿山鵲亦聽書聲忙樓頭讀書日幾回樓上客兩官蓬萊西園子弟盡才俊作賦險欲追鄒枚一更月出斷厓口却對好山爲置酒醉向培風閣上眠窗疎不礙看星斗談深復憶神仙侶橐筆乍完仍叱馭溪山如此不歸來却復看山廈門去

列岫軒久憩

峯巒三面峻都抱讀書堂半夜吟聲苦層霄月影涼偶懸徐穉榻真認鄭公鄉他日來相訪門前荷芰香

二十二日夜雨曉起見山頂皆白蓋天氣嚴寒山半以上均已作雪也喜而有作

飛雪不到地祇積高高峯高處亦不停旋轉西北風稜稜夜半風尤

猛東嶺雪仍移北嶺樓頭一白直接天樓上客真同坐井清寒入骨難久留北風吹人下小樓銜寒簾下一杯酒酒色絕似清江流曉風初收晚鐘動山骨吟肩疊高聳圍爐倚酒欲作書飛白先驚入窗孔

復憩松竹塢卽贈陳孝廉寶泉

松竹軒中說授經授經人已久知名詩傳一一鶴聲峭考比非非國語精墨鯉鏡中浮淚起蒼龍天半怒濤生闌干月上應無事更掃書堂鬥酒兵

莫愁湖久憩弁謁徐中山王畫象

結綺臨春事久非（湖北卽清涼山臨春結綺舊址在焉）隔坡樓殿尚依稀到來海燕樓禪幄運去山龍暗袞衣空館尚餘調鶴地真王徒剩釣魚磯（今湖尚屬中山子孫收稅）惟應兒女英雄淚灑向秋空作雨飛

感賦（年來里中同歲者相繼物故近聞劉舍人召揚亦歿于山左亦同歲之一也感而賦此）

流光到眼若飛塵零落知交倍愴神鄉曲苦無同歲友名場嗤作過時人酬知事每失交臂傳世書仍欠等身只有壯遊聊自慰記經星海陟昆侖

偶書示友

習尚多年卽一更後生原不及先生好名亦是文人事不近情人不近名

楊大令倫劉舍人召揚歸櫬尚未抵里復追悼一首

一作郎官一省曹五旬年命不堅牢管寧死後無龍尾謝守生前有鳳毛（君爲劉文定少子）學博可曾編說苑愁多先已反離騷殘秋旅櫬仍難返望斷清江綠半篙

天王堂謠（堂在城東太平興國寺）

天王堂中屋不修雨脚總打天王頭耳中穴鼠雀啄眸力士杵亦隨波流欲修天王堂泥閉天王目一臂天王已先剝臂落金剛復傷足擡天王出募錢募錢疏挂天王肩募錢縱多僧醉飽却任天王坐旁倒

以長至日　太和殿早朝詩課院中諸生亦敬賦一首

鴛瓦千行瑞雪消火城三面集金貂記曾采服趨　中禁特荷殊恩拜　內朝（至日行禮惟值　皇上或不御殿則百官朝服列班午門外內廷諸臣準采服拜　乾清門階下）萬里烽煙清禹甸（丙辰丁巳長至日皆得西南捷音）九天音樂奏虞韶觚棱回首真如夢獨向江村聽麗譙

萬卷歸裝圖爲孫大賦

每恥前人我不如年來妄念始消除笑君積習偏難盡尚喜人間未見書

君正褰帷我荷戈買書錢已苦無多丹黃別有三千卷或可釐君校本譌

月午樓歌

仙人好居樓樓築青山頭樓居又比山居好八牖居然拓天表山樓明月不待宵海上月出光先搖讀書聲高月亦高月午尚覺書聲飄前黃高峯後箬嶺書聲飄壓四山頂松梢夜半老鶴醒鶴唳亦比書聲清樓頭鶴影兼人影樓外雲鋪百餘頃仙人世外無書看聽書日日來檐端月亦不得落書亦不得完君不見紅闌干前白玉盤讀倦且把明霞餐

更生齋詩卷第七

更生齋詩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北郊種樹集

讀史六十四首

大九州藏小九州大瀛海外水仍流九州各有開天聖迭拄乾坤到盡頭

啾啾唧唧四邊鳴造字臺邊夜哭聲足見一篇無鬼論便從上古已難行

一粟先看世界浮女媧摶土不曾休自從未有人行日玉兎金烏已出頭

魯陽戈已嫌多事第一尤憎后羿弓正要不分昏與旦懸他十日照寰中

棋家國手說秋儲此局開從允子朱破盡工夫究何用笑他一著競贏輸

何須刻意别靈頑物物同生宇宙閒各有出奇爭勝處翼塡東海孽開山

蠶食何堪四面來陽人負黍踵難回周家八百年天下末路惟餘避債臺

曉餼牲牢夜擊鮮華堂養士各三千何如五百田橫客蹈海都同魯仲連

督亢先看具地圖樊于期忽仰天呼燕齊海上多奇士狗盜要難及狗屠

一椎一筑一匕首三客果誰能策勳滄海君來亦無用先知獨讓滈池君

開國先愁乏遠圖西都習尙逮東都漢家一代崇虛誕黃石兵書赤伏符

緣知隆準是眞龍白帝先愁試劒鋒功狗已烹高鳥盡祇留一雉雊深宮

萬卷先從客舍儲撰成八覽紀乘除笑他只善居奇貨也學虞卿強著書

漢家中葉慶連綿元狩元封國祚延天上歲星來執戟如何天子不長年

前殿危言批逆鱗後宮恩重亦忘身朱雲折檻能攀檻越顯名臣與美人

蘭茝招魂些續歌楚天萬里不生波願將魚腹詞人弔文考湘江屈汨羅

宣元以後治優柔況復專朝有五侯正與商君法相反虱官不去鼠姦留

客未登車主侯門世家家法已無存史臣倘爲宣尼諱十四傳中削此孫

烈士傷心古道旁一生曾未值孫陽却看老驥還千里正負鹽車上太行

法堯禪舜亦家風二十韶年作上公不見露臺曾惜費偏能全賜蜀山銅

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根源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

並世才能識魏公死猶兩女嫁英雄炙雞斗酒無多費我欲時時酹冢中

大將王常太尉牟嗇夫游徼盡通侯東京人物寥寥甚卓茂居然冠輩流

同時北海出儒宗邴管仍堪合作龍畢竟漢朝經學貴黃巾爭拜鄭司農

祖尙元虛自晉賢黃初人物已開先漢家盛日尊黃老不習南華內外篇

霸業王基並有因轉嫌封拜不酬勳虞侯賜劍燕王刎恐負難兄付託殷（謂孫大帝宋太宗）

東京文格本來卑一字無慚語亦欺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多金贖女出匈奴友誼曹瞞絕世無愧煞君家五官將刀頭難赦仲宣孤

聖證篇成漢學亡六書訓詁孰推詳一編難與專門較杜預春秋甯穀梁

家世何應出阿戎嗜錢鑽核作門風葫蘆麈尾皆長柄莫哂南朝王侍中

絃歌小邑最風流一令寧輸督八州強使名賢附華胄泉明地下亦包羞

江東王氣總綿延晉宋梁陳代屢遷只有蔣山惟一帝居然香火占千年

白雀空矜一世才新支堡下忽徘回死胡尙嚙生天子何怪堅頭入夢來

漁人何事舌偏饒歷數炎精迄本朝從此桃源不淳古弁知劉石與苻姚

虛無上八洞真僊稗史新傳委宛編不信堯時白蝙蝠能知混沌與開天

已見苻堅過項城八公鶴唳與風聲淮南雞犬都仙去尙剩沿山草木兵

妄思成佛反遭魔歷劫應知負債多何必贖身同泰寺累他臨歿喚荷荷

武都山接谷軒轅百頃仇池富水源不是氐羌來據險人間此亦種桃園

蕭曹丙魏冠西京房杜論亡姚宋生只有漢唐人物好中興開國盡名卿

三峯高接華山巔下視蒼茫幾點煙不是謫仙人在世好詩誰敢問青天

胡雛相異兆生時鐵額銅頭弁護持制得豬婆龍死命僅須一箇李豬兒

中唐風節數韓公詎止文章一代雄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鰐魚同

總是滄桑劫裏來唐除丑口呂書回何應一落金門第不作仙人即盜魁

萬羊太尉李文饒食料誰知命所招日啖半升原作相何需八百石胡椒

轉覺雙鬟有定評旗亭聲價一時傾怪他九級慈恩塔徧檢都無李杜名

絕代才人韓致光百篇詩句一奩香虎須捋罷吟幺鳳鐵是心肝錦作腸

述怪稽神作語林誰知劫數已相尋冠貂衣紫人如豆簁下南朝徐楚金

年名五代不多時七姓官家盡健兒辛苦九朝長樂老朝秦莫楚費支持

魯論半部篋中藏垂老應知亦健忘怪底一朝多語錄用他學究佐興王

香孩兒事最堪疑滅迹思將一代欺身上黃袍袖中稿製成恐不是臨期

百事都嫌強出頭扶乩壇上亦來遊神仙何苦名心重處處題詩向酒樓

詩案曾留御史臺憸人亦轉歎奇才雄文却要蛟龍助不枉先生過海來

尚書別有古文傳西蜀才人著太玄僭聖亦同非聖例楊雄梅賾趙師淵（今所傳通鑑綱目實朱子門人趙師淵所作揚以太玄擬易趙以綱目擬春秋與梅賾撰僞古文尚書其罪一也）

一成一旅總堪憑萬頃洪濤一葉淩不據西湖據東海趙家端可號中興

儒林道學本同原分傳翻嫌史例繁只我欲書三獨行石工軍校鄭監門（石工安民殿前軍校施全監安上門鄭俠）

萬乘曾爲孤注來惹他讒口一時開契丹西夏非強敵祇覺中原乏將才

七尺終當死報君黃冠南下屬傳聞一編琬琰名臣錄都讓王家生祭文

戴　主恩如戴昊天投荒百日準歸田家風尚愧鄱陽集雪窖冰天十五年

詩情畫筆號專門三絕雖兼格不尊說到彥回先齒冷更誰人數趙王孫

讀史常侵夜漏餘時時一夢到華胥可知不在青天外竟欲乘風去卜居

都似空中飛鳥過強分名目費編摩試將列傳平心看一代傳人本不多

千日中山醞已嘗便須一鍤冢中藏伯倫死酒非真死想要逃名入醉鄉

飲啄何須更好名修真先要近人情烹龍炰鳳瑤池讌誰說仙家不殺生

晉代旌陽唐李筌是誰人已得真詮近來老輩神仙少數到元時白玉蟾

寓興

一身從何來父母之所畀既須建修名亦以綿世繫受全歸亦全所係實非細瞢然魂魄化仍與親附麗一一返厥原同歸天與地形骸既速化齒骨朽亦易留貽世間者不滅惟此氣

古人善讀書書亦本來少經年可卒業不必徹昏曉沉酣六經外祕籍偶搜討方書亦無幾素問及本草百二十國書一一名作寶少纔能肆力多卽難見巧陳編逮今日富至不勝考所以無用書空資蠹魚飽

天地雖至大物力本不多惟茲撙節心爲能養天和日食數萬錢遠聞王與何飛走不得逃高下設網羅曾誇鼈重裙兼詡四足鵝風俗近益奢背峯炙明駝俊味罔不登搜及燕雀窠末流心竊憂詎敢揚厥波非有求福心又豈懼譴訶甘受鄙吝名不敢知其佗

學術本一途後乃判釋道魏收最無識作史列三教三教中復分十百富名號爭奇仍鬥捷一一欲建效遂令清淨域無事亦爭剽民生半無業物力因已耗合一縱甚難何不各守要兼收更非計分路或同到惟求心所安誓不惑果報

新進喜事人不可位相將持其一偏見遑復計得喪紛然變成法畢竟無一當古來大聖人貴述不貴創周官不善讀邪說復首唱青苗市易行天地爲播盪巴東亦不免時露好事狀偉哉無口瓢此乃真宰相

側聞飛仙人上者居列洞騎龍跨鳳外頑石亦能控游行一世間風伯自迎送怡神雖足樂于世究無用況經年五百劫數亦殊重我意不謂然隃麋復時弄空言如有裨後世亦諷誦無爲守丹竈寧可抱酒瓮化人王無功日昨屢入夢沉冥雖已久顏色益飛動醉鄉苦無

書爲寫酒德頌

家儲萬黃金或者有憂色行乞得數錢陶然樂昕夕賤者未必非貴者未必得置身豐歉外庶不爲物役鍾乳一千兩胡椒八百石縱如彭祖壽亦恐難畢食徒然使後來笑聲千載劇

少歲感意氣不願爲詞人垂老筋骨衰勤力始作文投荒昨歸田松菊僅有存親亡逮卅年兼復鮮弟昆偕老願亦違骨肉滿墓門尙幸一室中不乏子與孫久客偶一歸旨酒又已温僕婢立我前勸我盡一樽慰勞固多方嚬笑恐未真欲營山水區庶畢勞瘁身持此一寸心不死期報恩

北轅窮大宛西轡隃棧閣洪河狎蛟蜃滄溟截鯨鱷回思至危境亦卽寓至樂豈惟豁雙眸胸次亦已拓丈夫處閭巷百事苦束縛終年心賞處僅止一邱壑低瞻慚赤鯉高視愧玄鶴寧知轆轤屩天外亦飛落平生無別嗜有景必搜索生當恣游覽死卽安冥漠一世誰最愚南山石城槨

束髮事結交良友堪悉數文章與談讌各有投合處立身復不同分道各馳騖揚雄性沉默逡秀欣世務君看華與管始合分末路彼此不必非邪正性所賦卽如同學者意見亦參互王何標理解張趙崇傳注璣稱善名物曜乃詳訓詁一得皆可傳無須學跬步君看天上星東西各分布飛何必嗤走赤亦難銷素絕交論亦褊故者無失故學術尙周孔治術尙黃老漢家西京前異說不得擾官皆核名實學亦具師表黃初尙玄言配老乃以莊治術日以頹沿流益荒唐明道崇理學升孟以配孔專門學益希語錄衍千種寥寥一千年感此風教殊實政罕逮民私心競師儒誰祀周元公誰讀軒轅書

獨遊水西登煙雨亭久憩追悼朱學士筠江太守恂（壬辰四月曾同遊此）

山城一水環如帶雙塔影飛三里外行人望塔路不迷斜日已過山城西別來江水依然綠竹樹千尋路千曲林梢盡處立一亭日氣轉赤煙光青亭危一角驚先折使我傷今復懷昔春燕巢空春草枯憑誰更問春消息當時逸氣橫九垓桃李迎客爭先開寧知過眼若飛電三客坐處生莓苔卅年舊事愁難再何況風光隔千載龍徙空山杳莫尋鶴歸華表寧能待芒鞋已倦蒲帆舉別意惟同夜烏語行客多時怨水風危亭入夢仍煙雨

過水西渡

已作如塵似夢看殘春曾此一停鞍能迎三十年前客只有參天竹萬竿

青弋江舟行

順流轉比逆水難北風吹水欲上山風中歸鳥性偏急逆浪逆風穿樹入青山影外溪流足溪水亦輸江水綠水西明月來水東却罩一角斜陽紅

夜起

窗櫺高下綠低迷夜半何人發水西留得月痕剛一線却教山鵲盡情啼

長至後一日消寒第一集諸及門餞余洋川書院之生雲閣分賦得山樓卽事四首

前宵雨初停濕霧一山皺白鳥入白雲延回飛不透

樓閣三百家溪流自環繞澗底出笙歌年豐賽神早

却倚青松樹迤東築小樓昨宵驚驟冷靈鵲宿牀頭

紅林千百株一夕已無影山風颯然來巢禽各延頸

蕪湖喜晤張太守祥雲（時攝道事）

暫移五馬駐雄關意外相逢遞往還同輩漸如秋後葉異書高比屋頭山人傳海上魚龍横（時洋匪在寶山嘉定一帶滋事）我共江干鷗鷺閒闊別十年重握手喜君青鬢不曾斑

答友人贈梅

一棹欲歸江浦五株誰贈溪梅却掃軟紅塵去安排蓴綠華來

港口小泊

濛濛雨細天垂黑白鷺欲將行客嚇眼前風浪轉不驚飛鳥蹈空人蹤實

消寒第二集陳孝廉懿本招遊蕪湖城東沿後湖隄至三昧菴看黃梅作

後湖三百頃煙霧忽微茫寺作前山界隄真夾水塘瓜分留寓縣（東晉時改蕪湖立襄垣定陵逡遒三僑縣）果熟薦空王坐久還成雨黃梅發古香

十五日晚自東梁山移舟至西梁山泊晨起阻雨

東梁山上雲欲作西梁雪移此江南舟過江看落日江干三尺霧又向江南結三更迎面雨隱此當頭月已有曙鵲聲愁霖苦難歇

守風西梁山竟日

雲從西走東頃刻一山出回瞻東梁山復向雲表沒寧惟南下少北去帆亦絕檣烏與林鵲對語較清切荒庵懸陡岸正晝色如漆我倦亦枕書陶然醉終日

舟過蕪湖始聞彭尚書元瑞之訃謹輓一首

不求立異不從同十載追隨朵殿東編集會昌名一品蓋棺光政贈三公（歿後奉諭旨仍贈協辦大學士）升沉總在雲霄上（公自副相降補閣學復擢侍郎尚書皆直南書房）恩怨都銷氣燄中最惜石渠天祿署更誰博物比司空（聞公見最博尤悉本朝掌故一時無兩）

十七日晨起北風尚勁書此遣悶

昨宵雨如煙今晨雨如霧多謝西梁山留人三日住咫尺不見娥眉開山溜隱隱喧驚雷明朝未敢望江浦祇願征帆泊牛渚

是日晚抵采石因獨遊三元洞作

西來長江一萬里盡向石竇光中收回頭滄海亦不遠初日欲上潮驚流孤僧聽慣亦不訝枕上長江六時卸長明燈燼已十年空水光中不知夜

夜起登太白樓

準擬宵深秉燭遊然犀亭下泊扁舟青天無月人無酒辜負三更太白樓

十八日早自采石挂帆將抵江寧訪孫大星衍先寄一篇即以志別（時將赴山東監司任）

今晨挂席思淩空五色已曜帆檣東舵樓繙書未一卷席帽亂捲三山風新晴水面鋪朝旭影外波濤尚如斛艱危歷盡心已平水狎黿鼉岸麋鹿此時却憶單居使可已乘流向揚子白髮樽前有底忙素心海內無踰此河流雖濁官能清河隄使者惛好名得閑篆仿徐內史好古客呼劉石經功名試問誰能足仕宦我知貧最樂他時青兗來看山北抵二嶗東岱嶽

十九日早過烈山作

烏江浦口暫徘徊昨日舟從采石開半晌柁樓眠未穩六朝山已上帆來

十一月二十一日消寒第三集胡戶部稷昆仲邀同孫兵備星衍冒雨至小倉山房探梅并留飲小眠齋即席賦呈並贈袁公子遲

曾見郎君入抱時傳經近復課佳兒古梅似向閒人揖舊事都應老鶴知墩劃一隅（袁大令枚即葬山房側）埋謝傅錦留五色付丘遲談深紅燭全銷焰門外三更雨若絲

十二月二日消寒第四集李兵備廷敬招同人集平遠山房觀宋四家墨蹟即席同賦

裝成橘頌荔枝詩尚憶煙雲過眼時（余久客畢宮保署見所藏宋四家至二十餘種尤奇者蘇文忠橘頌蔡端明荔枝詩也）一代傳人原磊落百年真氣藉扶持寒梅消息遲霜信殘臘心情付酒卮我是庾公樓上客摩挲故物劇相思

題秦宮人曉粧圖

仙雲如綺復如羅天上新看鏡乍磨錯認廣寒宮小集一輪圓月一
恆娥

李兵備以會勘江浙地界泛海至羊山信宿公事畢繪泛海圖屬題
率成長句以正

一帆出海何飄然五百甲卒藏戈船帆檣解與潮勢鬥五色幢上蛟
龍纏竿梢時浮復時沒蜃氣回環一山出海風吹人若步虛却及島
中方履實誰言海外一事無文案積若牛腰粗經時履勘事甫竣瞰
海絕壁如浮圖故人尚有洪厓在挂席何應不相待請公別買一葉
舟我亦時來看東海

初四日消寒第五集李明經筠嘉招同李兵備廷敬何徵君琪陸孝
廉繼輅林鎬儲桂榮楮華李學璜鮑熙改琦徐棠諸文學並鐵舟
上人吾園小集時余以明日旋里諸公皆即席賦詩相餞醉後率
答一篇即以留別

一鶴引一客閑步汀西頭汀西閣上人一一如眠鷗玄裳丹頂時窺
牖埜鶴居然戀紅袖有時合隊出探梅七尺亭亭影俱瘦簾前新月
輝簾外疎梅開春人結束登春臺鼓吹復從門外來主人約客排窅
讌落日暉暉坐中見陸郎年少飲亦豪十七人中稱最健香巖（儲）高
詠竹圃（鮑）歌激得閣外生回波就中匿笑何春渚七十風懷尚能補
（坐中有歌者四人）解衣作畫改七薌我亦石上題牋忙鐵舟開士詩才逸畫
筆年來亦如鐵謫仙閑衙東海頭好客絕似劉荊州穀人詞老梅村
叟前後可稱雙祭酒（時遲吳祭酒錫麒以病不至）微嫌病酒及十旬明歲花開可
來否一更飛觴至二更坐上客始連翩行冥濛歸路不知數幸有導
騎持燈迎君不見新知雜故知卜晝又卜夜三更未醒船已行挂席
當從蠡河卸

鐵舟上人邀至南園早飯

晨餐未了午雞啼好客應知劇孟齊（上人坐上食客嘗滿）一味孤行最相稱公
參玉版我黃虀

舟過昆山有感徐司寇乾學王司農鴻緒舊事率賦二絕句

傳是樓空水榭荒百年先已感滄桑早知身後名皆在何必師生軋
百場（司寇奉　命所修一統志及司農明史稿皆係可傳之書）

人言太僕繼南豐微覺前賢面目同我讀亭林居士集不求工處自
能工

初七日消寒第六集瞿應謙別駕攜酒招遊虎丘久憩生公石時宿
霧漫山飲畢不見一人悵然而返分賦得石字

山僧啓山關驚出雙逸翮寧知攜榼者先已候門隙僧寮雖未啓已
布行客席樓臺丹碧影裹此寒霧白三載偶一來爲歡感今昔兼攜
亡友句（時適攜亡友遂寧張問陶詩爲閱定）久憩生公石同儕攖世事一晌閑不得（時待）
（諸同人並不至）千人石上苔寥寥坐雙客

臘八日破曉過錫山作

山雨接天白破寒溪上來北風吹別袂南酒勸銜杯宿鳥依林顫驚
魚蹴浪回呼僮泛膏粥聊賞膽瓶梅

先壠側形家言尚有昭穆二穴因以昭穴葬亡婦而舍弟家適被水
漂遂遷葬于穆穴自此先壠已無隙地他日子姓不得更附葬弁
作此詩以爲戒約暇日復課兒子等添種松百本作籬衛之庶幾
封殖之義云爾

憶從葬西原子姓殊不少一輩課十株佳柯已繚繞冬青女貞樹墳
道藉以表東南離百步溝水成曲沼春到上冢船粼粼碧波小經營
三十載齒髮慚已老無貽地下羞吾行倘堪保

十步依我祖五步依吾親料量松柏株芟此荆與蓁石几清且修藉
以列俎尊吾弟近亦遷庶免水嚙墳（弟家爲水嚙墓門爰遷祔穆穴）全家骨肉多鬱
鬱滿墓門統計一室中誰亡復誰存恆榦有自來吾以還二人

逐臣西戍日卜冢渾河源回頭蔥嶺高萬仞瞰北原豈知螻蟻微竟

荷天地全荷戈復歸來衣敝履亦穿得祔先壠旁此事豈偶然願旣
遂首邱萬念盡可捐所慚德未酬以最子與孫
憶昔初結褵白雲溪畔室追隨三十載亦旣衣翟茀一朝人事改丹
旐屋頭設明明同命者今日乃獨活忍心奚若此委彼在林樾翁姑
歲時饋地下冀修潔却待松有濤吾行亦歸骨

十七日消寒第七集楊上舍槐招同趙兵備翼莊宮允通敏劉宮贊
種之金太守棨方明府寶昌早飯石竹山房復至秦園茶話始別
分體得五古一首

春筍未及抽石竹已成列草堂花氣暖無異讌春日主人工治饌廚
婢亦修潔溪魚及園韭日昨已梳剔樽羅會稽釀盤滿洞庭橘寧惟
充口腹志意亦怡悅尤欣嘉會早讌罷日方昃復有縮地方秦園茗
堪啜（宅北有茶亭仿錫山秦園爲名）

更生齋獨坐

更生齋獨坐俗客無一到圖書堆滿案藉以拓懷抱主人五十八始
覺有白須蓋棺無幾時所幸樂有餘前時葬山妻日昨哭亡友平茲
萬古愁庶藉一杯酒林梅旣寒香水仙亦幽姿呼兒開甕頭屈指當
祭詩

讀歸方伯景照猶女佩珊詩冊率跋一首時聞方伯已從戍所旋里
卽以寄之

每詡嬌兒筆陣遒憶偕臣叔戍西郵李騰空仙不旋踵段秀實歸仍
戴頭種樹經曾攜萬里（方伯在塞外蒔菊種至數百）簪花格已定千秋東山絲竹
眞堪慰各有深閨侍唱酬

過白土鎭

古縣華陽驛前朝白土鄉剩披餘臘雪微雨出朝陽月向螭頭墮人
從驢背忙盤飧思往事（乙未冬過此本鎭茂才紀開旭以盤飧斗酒見餉）頻問讀書堂

青元觀

仙人高臥處（觀後卽葛仙翁大冢）一巷亂雲飛列闕眞如峙蒼松相與依鵲靈
朝語警鶴古道身肥法侶來迎客仍穿禮斗衣

重至句容展亡友王廣文吉士殯率賦一篇卽呈令兄司馬周南理
問斗南

卅年不到華陽岡岡南栝柏都已蒼縣中老友誰更健腹痛最憶西
頭王（與令兄周南分居東西宅）當時賓從頻來往修竹山房及西舫漫士心情沈
隱侯校官風度王元長騎驢已倦牽車來醉客何止三千回澹香吟
屋賦詩處采筆一一埋青苔（朱茂才鏞及令姪潞暨駱秀才三奇均已下世）孫郎遠宦鴻河
口我亦荷戈天外走前時白袷諸少年相對各驚成老醜青元館前
訪葛仙更向鳥翅岡頭眠三峯遠復有前約（時將游茅山）道士待客排雙
筵城南欲別頻回首復挈城西草莽酒一杯酹爾應快心生友竟堪
成死友

臘月十九日消寒第八集王司馬周南招宋學博保暨令弟理問斗
南文學簡可陪遊獨鶴山莊看梅歸飲修竹精舍卽席賦贈分韻
得莊字

三十年來事渺茫塢中藤蔓屋頭桑何期句曲羣仙會重醉先生獨
鶴莊天上黃人曾捧日（時話西清舊事）月邊青女自飛霜遲眠緩步消餘酒
嗅盡寒梅樹樹香

二十一日自句容沿破岡瀆抵綠野村裴主政暢招同楊文學鳳翔
暨小阮中翰錡上舍鍼集金粟山房作消寒第九集并約明日同
遊茅山卽席分體得長短句一首

我飲秦淮水欲覓秦淮源荒岡百折走不盡側耳已聽流聲喧未遑
赤山湖先逢破岡瀆古澗寒流三尺足其上莓苔蓋深綠關心七日
卽小除爆竹響已盈衢途年殘只我無一事尙向山腹搜奇書道人
相貽綠玉笻一笑欲上高高峯寧知遊興昨方發大茅山頂雲先紅
招邀伴侶皆疎散祀竈黃羊亦充饌饋歲人貽赤鯉魚經時我啖青

精飯主人頻開綠埜堂更約入夜傾千觴一門羣從悉來謁問我何事投遐荒遐荒萬古風沙集我感　君恩仍雨泣不是天邊早賜環何能地上周遊屐陶貞白葛仙翁拍手空際欣相逢神仙大半遊世上宰相亦復居山中清涼境地真殊絕一樹寒梅一甌雪我向梅花樹下眠羅帷夜半飛明月

遊裴氏園亭

深澗遊魚五色小樓乾鵲千聲寒日欲斜松阜亂雲已暗山城

破岡瀆夾岸皆栽桃裴明經鍼于此送別更約花時復遊因作此贈之

破岡瀆後亂山多結屋欣看傍澗阿此是碧桃花世界不妨閒日更經過

入茅山自黃仙墓至乾元觀宿

死非死生非生黃仙蛻處還留塋出不出處不處宰相居山究何補平生不解陶華陽念念都欲榮君王惟餘一事差快意愛聽千尺松聲涼宦途不礙神仙境句漏旌陽兩仙令但使能修駐景方周妻何肉都非病我來依茅岡咫尺鄰荒墳山風蕭瑟溪水温夜半白狼來叩門

山北尋老君垂雲諸洞

半月西已墮半月東復升團團滿月光莓苔結三層一洞嵌碧月一洞垂紫雲紫雲欲下倏復上離地驚看不盈丈高低元氣若吐吞一朵突出驚當門其餘一朵復一朵忽若雕盤貯新果朵雲盡處叩石鐘復有雷鼓聲隆隆君不見巒中飛雲亦已奇此洞何止雲能飛洞中英英鋪不足却惹生雲夜來宿

乾元觀夜起乘殘月看梅

萬夢初醒處回廊歷幾周好花紅蝶背新露白烏頭徑轉風千尺簾斜月一鉤是誰喧客耳春水竹中流

宿乾元觀有懷孫兵備星衍

百轉千回歷鬱岡跨驢前事渺難忘曾攜天上神仙侶來憩山中宰相堂今日故人分出處更憐餘子半存亡（乙未冬同遊者兵備外爲林公子崇緝與及門鄭聯華今均已下世）蓬萊海水都清淺（道書以陶貞白爲蓬萊都水監故及之）畢竟誰尋駐景方

張太守鳳枝謫戍伊犁以愛姬冉寄其姊滎陽令署華太君處越歲太守札致太君偶不及姬姬本思憶成病復因是銜恨遂雉經卒太守自戍所還傷之屬賦此詩

繁臺幾化望夫山却待征人久未還情到死生何以報揮殘老淚入陽關

七千里外別銷魂（姬貴州人）十五年前誓尚存郎不薄情儂薄命再生端欲入空門

地府永埋千載恨天山不寄一行書傷心三尺生綃影入夢多時尚未除

索嶺盤江歎遠宦相隨幾見月團欒定情金縷裙猶在摺向空箱不忍看

東坡南海公西海莫雨朝雲夢總空寂寞小桃墳上樹異花猶染淚珠紅

魂小仍隨油壁回憶郎門向裏河開築他燕子樓千尺供養平生畫像來

瞥見驚鴻影未真（在貴陽日太守曾喚姬出拜）青綾步幛動遊塵多應平視劉公幹罰作新詩悼洛神

尚有西臺讞案存誓心終不出侯門九原若遇河陽令（謂陳大令熙藩時亦久卒）更欲低頭拜昔恩

小除日更生齋招諸同人祭詩

年殘風雪寒良朋悉遄歸如何未入春石砌已墮梅東西比鄰中雅有數子才招來更生齋相與銜深杯諸君盡華年感我莫景催送客

復入門晴陽尙暉暉

趙司馬懷玉自山左奔喪歸同官贈以一舟至清江浦渡河膠敗舟拆八口幾至覆沒以救得免司馬作厄解自嘲并索余一詩記事

大舟峨峨高百尺敗久無人肯相索先生途窮欣得之輦致妻孥及書策忙中方渡天妃閘意外忽趨河伯宅無端突起尺一波竟敢馮陵四千石（兼攝本郡）馮生詎欲謁陽侯展氏不關多隱慝艙無阿堵物堪羨舟有辛餘靡亦拆郎君幸免魚頭戴如願本從龍窟得篙工舵手聲齊奮撒網持鉤拯亦亟微軀險欲爲人鮓定例幷須援嫂溺孤兒一日三番哭水厄仍兼絕糧厄推量其故亦可曉至寶隨身遭迫逼龍神要看瀧岡碑鮫府思搜辟雍刻不然畫寶吳道元或者字藏黃魯直遭風濕米考竟升落水蘭亭價誰敵評書旣責屋漏痕佞佛本當衣壞色但令釜底不生魚何必篋中長貯帛罷官尙飲八閘水助葬誰貽一船麥可憐剩有朝衫綠亦復染成天水碧窮經先已集坎窞讀禮還遲卜窀穸曝日神方時傴僂見星歸路難匍匐髮膚未毀眞天幸妻子得全容衆力王楊盧駱半遭此（君曾刊唐四傑集）才大例須沉澤國先生威名亦不滅一死何妨塞其責卽令萬一免沉淪從此尤應斷縑墨如何更不思愆咎更準解嘲成解阨君毋更以性命戲勢必重遭神鬼劾一官青社旣偃蹇三載至盧須簡默仍愁溺後陸士龍照見麻衣笑聲劇

更生齋詩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更生齋詩餘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冰天雪窖詞

主人少喜填詞壯歲後恐妨學輟不復作卽偶一爲之終歲不過一二首歲戊午自京邸乞假回車箱無事輒填至數十闋及自塞外回里亦時時作之遂滿一卷名曰冰天雪窖從其後言之也少日所作亦不忍棄幷裁作一卷附焉機聲燈影詞是矣

臨江仙

緑鬢學仙愁已晚卽今況復蒼顔天空鳥去不曾還未知雙蠟屐再入幾名山　半世著書難得了硯臺肯放清閑酒人相約掩蓬關臉從花索笑心與石爭頑

憶王孫

涼風吹綻一天星約伴時時過水亭說鬼宵深不可聽掩疎屏小婢齊聲唄佛經

過汀故說愛新涼躲過前頭姊妹行私語喃喃已不妨卻提防移得鸚哥出畫廊

兩重門內忽相逢一串花香出袖濃剛賭秋千氣力慵且從容眼角回青頰轉紅

傷春長自下簾鈎杏葉扶疎柳葉柔三月花前雨不休沒來由私語催人上小樓

滿江紅（陳其年先生填詞圖爲伯恭學士賦）

卅載填詞香一瓣敬酬陽羨可可是家山百里畫中頻見（前曾見先生四十畫）像涉筆偶描秋士影關情別有春風面笑青衫五十尚沉淪工排遣　將擫笛先施鞴乍展卷仍安硯仗卿卿壓盡等閑釵鈿別夜最憐天似水當頭吹落雲成片算個儂風味有誰窺梁閒燕　試問　熙朝人物在宋元之右只己未弘詞一榜尤稱淵藪前輩愛才真似命昇平樂事吾能究趁閑來歌板兩三聲消清晝　竹垞老梅村叟招玉叔攜紅友且不知秦七何論黃九翡几暫停三寸管新腔已落千人口羨當年風月最清華誰能又

雙調江城子（紅豆詞爲禮親王世子作）

深秋門巷動涼颸掩關遲雨如絲折得一枝紅豆立多時天上亦添新別恨人不見渺相思　拈來枝葉影參差意誰知酒難辭且與梁園賓客譜離詞只有文園消渴甚賦不到九秋枝

十六字令（初冬）

風一夜千林葉墮空開軒望斜月正中峯

減字木蘭花

香濃月淡幾朶露蘭光欲泛行過房櫳福橘裁燈墮小紅　茶甌清冽留得那年元夜雪說夢聲低偏惹簾前鸚鵡疑

唐多令

真氣本無前豪情忽欲顛一百番沉醉酣眠亂摘九天星與斗權當作酒家錢　寥廓約頑仙踏紅雲種田待秋成歲月三千擬釣六鼇滄海去雖不飽且烹鮮

眼兒媚

杏花樓上杏花香無語斷人腸干他甚事鶯鶯燕燕咒盡年光　依然簾幕依然鏡依舊隱斜陽如今再要當時人面卻費商量

又

嵌心百事總難忘閑處一端詳鮑姑紈扇柳孃羅襪謝姊縑囊　愁多不合住江鄉夢少也千場笙歌元夕鶯花上巳簫鼓端陽

轉應曲

雷鼓雷鼓打過春三四五還虧列闕豐隆催得前村挂龍龍挂龍挂一幅水鄉圖畫

蝶戀花（時欲乞假南回書示子弟）

十二闌干紅半曲桃杏將開一雨先舒萼多分散人真有福半春好夢無重複　卅里迢迢煙艸綠欲望江南遠樹偏遮目好水好山生計足汝曹莫恨歸期促

賣花聲（春分）

艸綠未成茵柳線難勻等閑鶯語幾曾聞只讓杏花同燕子占盡春分　心切望朝暾霧暗連晨關心西北有征塵日日玉堂天上坐卻是閑人

謁金門

誰決策除是劉琨祖逖一事差堪贏越石承平非狎客　叉手巡行今夕放眼追思疇昔好友緣儒都入墨寥寥心孰白

相見歡

黃昏獨下珠簾病懨懨差喜眉頭常苦夢常甜　三叉渡二生路白雲尖惝怳長林斜月影纖纖

鳳棲梧

畢竟春來饒氣勢萬鳥啼春萬夢隨春至惹得玉梅添意智花開又豈干春事　白袷春衫聞已製輕暖輕寒春轉無倫次何是與秋非一致春人只把情懷試

滿江紅（譚子受英雄兒女圖）

大纛高牙問此是誰家年少只亘亘倚天長劍勢將離鞘千里偶追流電影萬金顧買傾城笑算渠儂二十五年前堪同調　且緩緩金樽倒更艸艸離愁攪看車前努目急思投効兒女情懷何者是丈夫志業誰能料問卿卿何日定天山紅旗報

菩薩蠻

玉皇宮殿高無極東西龍虎更番直天上事偏多仙人鬢亦皤　麻姑空一笑偶自舒長爪掐破碧桃花花光照萬家

減蘭（寄舍弟）

吾家阿弟先我一年辭　帝里玉版銀鱗飽啖江南二月春　小桃開落穩坐卷施東畔閣應念衰翁騎馬朝朝冒朔風

應天長（直廬即事）

搆巢招得雙鵁鶄激水養成千屬玉長林麓橫溪曲卻向此中開竹屋　閑官殊不俗所喜更無拘束昨賜萬條官燭寫　三朝要錄

江南好（時將乞假南回作此寄里中親舊）

鄉園夢昨已到雲溪生小樓臺二偏換柳邊門巷亦全非新綠浸簾衣

鄉園夢昨已到花橋對舫乍憐詩社歇（陸祁生每與丁叔侯兄弟及兒子飴孫等聯吟時並遠出）隔河添得酒旗飄燈火徹清宵

鄉園夢昨到儀舟亭小港蓄魚橋半圮荒庵燒筍戶全扃僧老厭繙經

鄉園夢昨到放生池煙柳綠交楊令宅（楊大令西河宅在池側）水雲碧罨謝家祠清景待題詩

鄉園夢昨到驛樓前障眼市塵高百尺關心鄉語別經年真個說歸田

鄉園夢昨到石橋村高隼欲盤雲外塔神魚時拜竹閒墳松子積臺門

鄉園夢阿弟屢邀呼新築水亭招社燕別營山冢葬童烏（猶子明男近殤）作達且提壺

鄉園夢好友遞將迎木杪軒中搜逸句竹初庵內證長生奇論尚縱橫

鄉園夢外舍最依依榆莢綠迷穿徑水薔薇紅隱上樓梯花發子規啼

鄉園夢羣從亦翩翩坐我小樓敲句好輸卿長日枕書眠屋外水周天

前調抵江南境作

江南地一碧已無塵小市雨晴初試馬長隄星暗乍逢人猶剩一分春
江南月不厭徹宵看無奈乍圓還乍缺未妨輕暖與輕寒長凭玉闌干
江南岸屈曲漾蘭橈舊事乍思情漠漠夜程初急雨瀟瀟已過驛西橋
江南艇鸂鶒與同飛待得柳梢殘月出水禽蹤跡已全迷留得夜烏啼
江南屋低小只如船一樹石榴初吐豔四更銀燭尚高然隱隱笛聲穿
江南路從此遂幽尋韓偓豔詞容寄意陽城下考亦甘心別念撫孤琴
江南夢日昨已全醒黃卷誤人頭欲白綠楊窺客眼猶青閣小戶仍扃
江南客天末溯歸蹤漁唱便須蘆笛和芰衣仍待柳絲縫鷗鷺且從容
江南侶說著已銷魂松柏徑中尋舊友鶺鴒原上指新墳尤歎此衰門
江南節屈指已天中絲柳乍青蒲葉綠楊梅初紫杏丸紅水淺試雙龍

虞美人

黃昏獨坐闌干左竹葉深深鎖橫陳玉體見何曾知道紅窗六月不燒燈　夢中囈語愁人覺小婢都辭卻無聊長自睡瞢騰懊惱一鈎殘月鬢邊升

江城子

生踈廊屋幾曾經意忪惺步伶仃偏是半邊團扇有流螢縱向曲闌深處躲防照見一星星　紅闌干外路三千病懨懨說當年贏得半生憔悴半生眠只有畫籠鸚鵡好渾不記有從前

采桑子

別來已覺無情緒放了風箏過了清明總向閒門冷巷行　何時約略三春夢多比流螢少比踈星春睡瞢騰白晝醒

轉應曲

天上天上誰把兩丸安放東西滄海漫漫出沒真如轉丸丸轉丸轉天也有時不管
明鏡明鏡看了有時仍聽吉祥善事多般頓覺愁顏喜歡歡喜歡喜儂與鏡兒知己
春夢春夢誰向小窗分送夢中說夢尤疑身外分身絕奇奇絕奇絕魂共燭花凝結
千里千里只在離人足底別來吳苑花香又復燕臺夜涼涼夜涼夜酒罇衾單多謝

虞美人

人人愛說芳菲節更愛團圞月箇儂心事獨嬌憨卻喜花看春半月初三　長安道上金貂集青紫容人拾到來生怕說頭銜只戀年時憔悴舊青衫

昭君怨

原是一般年紀可可算他作弟記得小名無衆中呼入夜畫樓先鎖百計要將人躲何意學生踈上頭初

柳梢青

纔賭千秋又邀鬥艸且漫藏鈎衆裏聰明箇中機警格外温柔　日斜剛下粧樓招女伴更番出遊鳳尾墩邊鵝毛洲上龍嘴灘頭

西江月

夢裏驚花繚繞愁中風雨簾纖一般時節症懨懨相對燭花呵欠小膽疑聞鬼語細心時卜神籤病兒生怕不增添百計把人排陷

減字木蘭花

乍談心曲何事小名呼小玉彈指年華未比梅花比杏花　最憐同調八字果然生剋肖判與他生自有麻姑肯玉成

蝶戀花

閉日偶從妝閣偵聞說驚鴻險被袁宗聘私語又防人竊聽團圞只指隨身鏡　情短情長何自定除了今生更把來生訂一晌遲疑還未應喃喃只說心腸硬

酷相思（贈俠士）

日晚黃塵都似織徙倚偏樓南北便四海無家歸未得一劍也千金直一騎也千金直　恥向人前稱羽客況肯談天釋任醉眼昏昏青轉白天上也誰相識地上也誰相識

醉春風

好把春衣換更舉離觴勸眼前誰可寄相思算算算指上先掄心頭久嵌口中難喚　合是人天眷莫更情懷亂個儂只怕太酸寒看看看爾許年華這回風格那般詞翰

羅敷媚

年來情事誰能識神也瞞他佛也瞞他小婢依微道着些　無端兩地難牽合心在誰家身在誰家夢裏時愁去路賒

又

秋千架下分頭走姊住東谿妹住西谿只望秋千影不迷　更闌重到秋千下月也低迷露也低迷畫索斜拋烏夜啼

長相思

風蕭蕭雨蕭蕭窗裏無人響玉簫紗燈壁上搖　夢無聊醒無聊窗外荷珠落亂跳游魚蹴浪高

木蘭花慢（秋夜重憩團飄書屋示蔣二振三）

只團飄書屋仍一片挂斜陽算杏已摧紅蘭先殞紫桂尙抒黃愔愔那邊門巷歎簾衣何短艸何長百徧欲尋歸燕幾番試問寒螿　十年羣從半淪亡頭白剩蕭郞縱見了桃根尋他菱角也費猜詳平時枕書眠處是何人重與擺繩床酒醒佛燈藏幔夢回鬼語沿廊

又（太湖縱眺）

眼中何所有三萬頃太湖寬縱蛟虎縱橫龍魚出沒也把綸竿林威丈人何在約空中同凭玉闌干薄醉正愁消渴洞庭山橘都酸　更殘黑霧杳漫漫激電閃流丸有上界神仙乘風來往問我平安思量要栽黃竹只平鋪海水幾時乾歸路欲尋鐵甕望中陡落銀盤

念奴嬌（生日東西家）

半秋纔過不多時到了初三新月八字雙飛胡蝶好生與菊花同日剛欲題糕仍邀說餅且把書聲歇齊肩齊歲那人先占佳節　猶記七夕樓頭穿鍼簾底腰瘦頻頻折知道個儂勤頂禮偏喚小名何必笑靨方開愁眉更斂梁燕防饒舌燈花解事雙雙紅蕊偷結

菩薩蠻（贈俠客）

偶然來預朱門宴身輕只比梁閑燕驀地出人頭燈前尙閃眸　一腔填恨血匕首懷中熱座客酒遲乾先防冷眼看

木蘭花慢（己未中秋內城南池寓舍作）

歎八年此夜移入處看陰晴算幾載持衡兩番入直一度歸耕西風欲催人老趁乍寒刮得鬢星星已被月中人笑從今莫更多情　依然薄醉擁桃笙如水玉階平只三十年前境難依約夢不分明沉思那回塵劫把深杯都向夜臺傾一例碧虛解事半宵霞采橫生

臨江仙（恭纂　高宗純皇帝實錄第一分進呈擬欲乞假南下偶此書事）

人說綠蓑青箬好可容仍殿朝班玉堂宮燭影闌珊昨朝書已　奏

明日棹當還　天上樓臺曾小住明湖如帶回環夜涼偏欲夢鄉關
屋前雙疊港屋後一堆山

琴調相思引（歸燕）

一樣樓臺夕照昏杳無心緒入朱門欲飛還止銜得舊時恩　差喜
故巢同海上好春仍得話温存倘逢精衛可許代招魂

減字木蘭花

夜涼人定正好明心同見性一縷茶煙透到梅花小閣邊　休休莫
莫夢好正嫌無着落與我周旋莫鬥眉梢眼角禪

滿江紅（贈崔三瘦生）

十八年前相見在謝家庭院驚一揖玉梅花底與花同顫葛塢東西
山水窟劉綱夫婦神仙眷便匆匆從宦向湖頭湖冰泮　苕霅上頻
閑讌荊郢路頻傳箭只悠悠七載幾曾謀面蔥嶺南頭時入夢蒜山
北下仍相見歎人生聚散總無端空中電

昭君怨（苦雨）

窗隙與誰同坐兒雨鶺鴒兩箇兒起卅年愁舊南樓
暫向曲屏高臥夢又把人顛簸睡覺夜燈青影伶仃

滿庭芳（雨窗簡蔣振三昆仲）

撇卻千山行完萬水偶來茅屋勾留又教聽雨日日捲簾鉤畢竟誰
人過訪三兩客兼雜鳴鳩門扃響奚奴睡熟親爲點茶甌　颼颼風
乍急紙窗搖動無異扁舟擬乘流徑去隨分清遊東海波臣尚笑曾
見汝大漠西頭祁連冢何時築就埋骨此荒丘

念奴嬌（元夕醉中復至城東憩巽宮樓）

餘生何意擘蠻牋重寫孝侯風土醉我百杯元夕酒更聽一堂簫鼓
我醉還歌歌仍引滿說盡邊亭苦妻孥兩泣昨年投畀豺虎　殘夜
出戶閒行城門東去彌望多平楚一領綠蓑收拾好恰稱瀉湖漁父
踏曲歸來兒童指我眉目皆飛舞爲言此客與樓與月千古

前調（錢竹初松菊猶存圖）

十年歸計只剛剛長就滿籬松菊買得半園工位置儘可賞心娛目
忽悟浮生因求大藥幷禮西天竺回頭自望鬢毛鏡裏先禿　差幸
服食祈年迷途未遠末路仍堪贖莫待扁盧俱束手醫雅難于醫俗
一逕香清一簾花好一味茶初熟這回休誤白駒頭上行速
因而自省笑先生曷不工于責己萬里歸來行樂好何以埋頭不起
幾尺牙籤三分燈影一寸書堆几蠹魚規客先生今盍休矣　倘冀
後世名乎三唐兩漢試問誰堪擬況是傳人皆有命不朽古來能幾
文仿淵雲經研鄭賈詩筆還蘇李君應誚我愚公愚更無比

沁園春（喜趙味辛乞假歸里卽送之青州司馬新任依原調二首）

司馬江州從事青州頭銜若斯歎機庭綸閣鳳池遽奪治中別駕驥
足安施竿上緣魚磨中旋蟻可是先生宦興詩呼驢問儘才堪令僕
汝好爲之　雖然樂已難支只白髮高堂健飯時算阿奴碌碌無慚
令弟深源咄咄尚有佳兒跨鳳清才乘鸞仙客（君諸壻皆有才名）　都唱微雲
山抹詞掀髯笑趁唐灣風月且倒金卮
三十年前稱詩少年惟君不狂看元卿三徑招邀二仲（謂黃仲則左仲甫）　弘
農別館款接他楊（楊介祉蔚之元之叔姪少時過從最密西塵則系出山陰故以他楊例之）陌上班騅堤
邊畫舫新樣蠻箋古錦囊今消歇已半登鬼籙半下名場　別來萬
里投荒幸絕域初歸鬢乍蒼便依然花鳥何時索笑依然樓閣何地
傾觴蔥嶺煙雲祁連冰雪夢裏都憐徹骨涼君知我是愁多易老
恩重難償

金縷曲（題萬大令廉山請纓圖圖作于大令年十五時後二十年大令隨畢秋帆尚書姜杜香侍郎勦辰州紅苗最著勞績）

此客真先識趁升平時時留覽九邊阨塞試問請纓何太早髮正垂
垂覆額天下事引爲己責手理韜鈐仍躍馬果湖湘陡建非常績勳
勤徧壺頭石　丈夫自信饒奇策況生平服膺所在劉琨祖逖如許
少年能十輩分置楚南川北談笑盡萑苻之澤只我感

恩思効死便歸耕尙枕投荒戟隨爾去殺殘賊

鷓鴣天（秋杪雲溪曉望）

谿光未是廿年先一樣闌干到眼前風急萬鴉爭古木露寒獨鶴舞長天　情漠漠淚綿綿舊家仍倚白雲邊尋春去問堂前柳破夢來穿渡口煙

滿江紅（中秋夕雨）

窮海歸來正盼望此年此夜還準擬半宵燈市半宵水榭三徑久憑風伯掃萬錢欲向天公借更持螯左手右持盃人閑暇　雲驟暗重簾罅雷驟起層檐下忽蕭蕭瑟瑟瓦溝如瀉移樹鵲驚巢乍圮走橋人嬾粧先卸歎街泥滑處約良朋稱多謝

西江月（九月初七日雨窗遣悶）

門外愁霖似潑帳中清淚同揮一年多事上心來不飲已防先醉明歲重陽何處去年此夕方歸人言死別復生回今日正當周歲

鵲橋仙

日斜時候日斜年紀又是日斜風味斷腸言語不須多況正值斷腸天氣　前宵牢記昨宵牢記此夜更須牢記半生最怕說銷魂敢再到銷魂田地

江城子

柳絲南北罥通津水波勻月痕新卻到晏公祠畔暫逡巡偏是畫船紅燭影頻照見夢中身

又

播錢堂上記還真是穠春是花晨依約別來如影復如塵安得學他雙燕子來與去不隨人

壺中天（和女史歸佩珊韵即寄令叔方伯伊犂）

從天試問恁詞華只付掃眉才子百歲含愁容易過經得幾番彈指未盡名心先拋世味且復營書史回看海水比來清淺如此　猶憶絕塞歸來君家癡叔憔悴何能死寥落雁鴻千萬里憑寄阿兄數紙弁說中閨尤憐嬌女詩思清如水比來相見怪他風味都似

又（贈僧鐵舟）

浮生如夢記悤悤滬瀆城邊小別石爛海枯重握手相對各驚華髮瓶鉢隨身才名蓋世詩畫書三絕鋼經百鍊鐵舟果否如鐵　今日短簿祠前長洲苑外客路將鋪雪一領袈裟渾欲破賣字依然得活極目天南關心鄉國鞞鼓聲纔歇何時飛渡醉眠黃鶴樓月（僧漢陽人）

浣溪紗

病後般般總率真見時故故不溫存已教銷盡昨宵魂　開士心情居退院美人顏色賦長門年來偏重過時人

鷓鴣天

百罰深杯總不辭忽從酒半透微詞前房阿母都瞞卻只許青溪小妹知　重攬鏡更添衣衆中偏覺語支離不知天上頻攜手故說人閒會面稀

臨江仙（六月二十日詣學宮觀諸生釋菜并登尊經閣遠望）

憶向校官稱弟子春秋祀屢追陪仲丁六十又三回舊題名已暗（明倫堂有進士舉貢題名余皆預焉）親爲拂塵埃　尋徧講堂兼學舍兩株列栢誰栽尊經高閣暫時開青衫皆後進紫燕亦新來

浪淘沙（壬戌中秋夜起望月不見時在洋川書院）

纔歇雨冥濛月甚朦朧玉堦處處有吟蟲咫尺好山都不見說是秋中　少壯去如風老尙飄蓬別家還喜住江東金粟玉簪開已徧閒卻簾櫳（舍間廳事側多此二花）

蘇幕遮（醉題焦山月波臺）

屋禪關樓法界十仞高臺更在危樓外奇氣尙能除百怪穩坐蒲團且受江豚拜　舉杯遲吟句快乞篆題縑總仗孤僧介一日已償詩畫債興來不學前人派

瀟湘夜雨（汪秀才文玉屬題夜意圖時余悼亡日近與君同病爰率賦此寄意）

悟徹前因銷磨塵劫又來樓上孤眠微黃燈影鏡臺偏聲慘慘寺鐘初動光黯黯簾幕斜褰無聊境我方匝月君已三年　兩愁相校望夫山外愁更堪憐只投荒歸日病正纏綿渾欲訴金戈鐵馬念誰禁激管哀絃忘情好他時同穴百歲鎮隨肩

八聲甘州（夢亡婦）

向空房盡處瓦燈昏缺月影橫陳算傷離感逝殘冬既爾何況經春打疊半牀衾枕時爲拂纖塵奩鏡都安好與照歸魂　畢竟瞞卿何事只夜臺相值問尚殷勤歎襄王孤館久已斷行雲想闌干東西十二便夢回總欲一周巡梅花句從今不賦防要含顰

前調（常熟訪吳祠部竹橋賦贈）

又匆匆扶醉入山城雪意釀寒更算玉芝堂朽赤厓閣圮紅豆莊傾今日劍門吾谷都已屬先生壓徧江南北壇坫崢嶸　小弟頭銜一品但才名豔絕似遜難兄羨盈門弟子分日鬥心兵更傳聞量才尺好隔絳帷親授與雲英憑誰有平生奇福來入詩盟

小重山

夢不分明醒可憐小樓簾半卷月初弦喘聲低緩髻斜偏朦朧坐誤認卜金錢　衾薄忍添綿舊曾揮淚處錦仍鮮擁來都恨夜如年無眠客今轉羨長眠

如夢令（十三日侵曉過碧浪湖）

龍氣出波冉冉鸂鶒鷺鷥皆閃海日未升時幾片斷霞如斬休喊休喊驚破一羣鵝膽

剩得曉星數顆芒角出同諫果尚未破天光水碧盡將魚裏孤坐孤坐千尺淚中一我

菩薩蠻（十四夜過南潯鎮）

高高下下游鱗繞侵人不已侵巢鳥一碧作魚天空明不起煙　東西樓似織出水高千尺玉手盡垂空長廊接斷虹

減字木蘭花（十五日五鼓過平望湖）

偶開窗扇破曙鵲聲波上亂百頃湖光捲上先生六尺牀　雪花難集倔強水蟲多不蟄落月團團東海魚龍尚愛看

昭君怨（吳江道中夜行）

惹得夜烏難住萬點鬼燐穿樹似復有人行散如星　鸂鶒鷺絲屬玉齊傍水仙祠宿宵半忽爭鳴學巡更

清平樂（湖中迷道）

風風雨雨且向前湖去欲問來船船不遇進退總愁無據　忽然香氣縱橫半空舉手將迎岳瀆貴神抗禮算來只有書生

浣溪紗（萬頃橋）

萬頃湖頭萬頃橋雨蓑煙柳共飄搖水從天外繞周遭　宿火照將鴻雁暝曉霞烘得鷺絲驕是誰來伴客無聊

鳳棲梧（戊子秋杪至虞山赴邵先生荀慈之喪時亮吉結褵甫三日今復以事來遊則距悼亡日甚近也感而賦此）

憶昔來遊才合巹新婦三朝尚向紗帷隱小別乍歸爲整鬢對人言語尤奇窘　三十三年真轉瞬未比松筠早向深秋殞紅豆莊前紅淚隕回途魂已銷將盡

虞美人（寶帶橋）

蒲帆過盡危橋百徑縱無千尺便將螮蝀屈成梁只惜都無寶帶一般長　泠泠橋外光如電雲朵裁成片頃傳三萬六千寬聞說真仙不斆放漁竿

憶秦娥（殘冬甚暖夏蟲並出感而賦此）

羊裘熱營營案上蠅聲出蠅聲出醉螯當漉凍魚須徹　煤逋藥債都應逼商量艸艸營除夕營除夕年年共命此年獨活

清平樂（孫解元子瀟屬題雙紅豆卷子）

夢回永晝滿地春光皺半領綠衫花氣透胡蝶趁香來嗅　文窗特

與丁寧東風格外垂青欲配一雙紅豆除非天上雙星
淚淘沙
夢入小紅屏露灑簾衣鏡奩殘月影微微偏是獨眠人帳外胡蝶雙
飛　小膽更多疑怕踏層梯畫屏深處認依稀七尺紫檀香案上誰
共扶乩
前調
斜照鬼門關落月彎環夜臺可有望夫山生怕瘦魂扶不上添箇紅
闌　推枕漏初殘朱淚斑斑寒宵何止夢能還地下若無埋恨處仍
到人閒
十六字令
拚歷徧長廊耐曉寒梅花瘦不厭百回看
聽一雁寥寥下遠汀荒寒境月黑鬼燈青
休斷送春人不上樓三更夢和月挂簾鉤
遲已是疎鐘報曉時山禽影蔌蔌落高枝
念奴嬌（未至常熟四十里值大風雨）
三更向盡忽驚呼飛去蓋頭竹笠鐵馬金戈聲乍沸波峭半篙難入
絕壑魚龍陰厓神鬼空處通呼吸推篷起望一湖湖水全立　只有
卅里遙程前舟顛簸側搶回須急病羽樓頭秋蟲砌下纔復商量蟄
愁人無寐殘宵短夢千摺
水調歌頭（自吳江常熟回舟欲至婁上作）
性既不談釋又不學神仙半生纔一彈指何苦慕長年卿自埋憂地
下我欲寄愁天上索醉向雲閑自有十洲客供我八方錢　胥江口
霅溪畔尙湖邊回頭三十三載舊事散如煙昔日蘆簾紙閣今日梅
花紙帳清冷耐孤眠短夢乍回處殘月影床前
前調
偶厭玉虛住屈作世閒人人生誰最快意良夜與良辰我欲花開地
下更使水流天上耳目一番新倘荷化工允寧懽俗流嗔　又誰願
朝列闕叩羣真百年三萬多日臥足幾回伸九野分鋪列宿五岳塡
平四海從此罷揚塵萬事等閒耳無鬼亦無神
點絳唇（題折枝圖贈友）
遠恨新愁半春已覺難消受海棠花瘦鴝鵒雙雙咒　十二紅闌春
氣應全透關心否驚前燕後定有人垂手
賣花聲（過三义河贈練塘僧）
洲樣亦如瓜淺泊江沙二分月已透窗紗留得雪泥鴻爪影都爲梅
花　稍遠市樓譁港到三义山僧親爲煑山茶白髮一龕忘世久與
證年華
浣溪紗（梨花和金手山秀才）
一棹春遊蘇小家紅紅紫紫信方賒玉闌干外幾枝斜　仙子衣裳
原縞素美人顏色本空花淡雲流水證年華
望江南（過京口訪駱佩香女史率成二首）
忘世事只有杜蘭香焚得一爐煙未燼萬帆門外去來忙吟客鬢都
蒼
淒冷處招得女生徒（女徒殷姓其姊爲故尙書和琳側室琳死姊以身殉其妹流落無歸因依佩香以居）桃李
盛時顏寂莫海山佳處語模糊猶憶故尙書

更生齋詩餘卷第一

更生齋詩餘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機聲鐙影詞

蝶戀花（題畫）
絲雨絲煙湖上道夢裏年華深淺誰知道天上玉梅開過了又教人
世東風早　春事及今偏草草有分披圖月與花枝小歇立數峯吟
句峭乾坤分半輸懷抱

鷓鴣天
學畫敲詩興轉闌更從花裏響銅環雕籠出語偏生脆翻遣鸚哥課
小蠻　顏冷落致闌珊萬重密意總相關鄰家姊妹邀同坐說夢先
消春晝閒

點絳唇（春病）
隔箇紅窗強將八字排來看自憐魂斷欲把他生算　支枕應難且
復憑詩案誰相伴喘聲低緩虧得鸚哥喚

風入松（題春山獨往圖）
倐然一境逈難攀幾家人住谿灣疎籬敗壁憑誰補借亭亭隔岸青
山小史亂頭粗服先生雨笠雲衫　生綃忽破酒人顏清夢置其閒
谿塘正好營高閣待他時風月人還仲蔚蓬蒿須補劉安鷄犬都刪

醜奴兒令
海棠小院春深見一晌難描千種無聊容易將人挂眼梢　低徊不
解傷春句一卷離騷纖手難拋自把蠅頭小字鈔

紅林檎近
紅錦香猶淺白閒春正長睡起懶無事簪花凝釵梁春衫攜來早皺
呼小婢熨沉香屈指挑菜年光待畫艇尋芳　麗句傳鸚母名絲繡
雁娘妝樓無事鏡邊更展縹緗算傷春未敢閒愁無據背人私自禱
海棠

點絳唇（送春）
又是春殘海棠花外游絲亂淚珠成串待把年光換　惜別匆匆鎮
倚閒庭院闌干畔綠愁紅怨約略傷春券

漁家傲（題陳野航畫竹）
午餘睡起茶初熟一竿愛寫玲瓏玉葉葉枝枝濃淡各還須屬二更
窗外秋聲莫　娟娟穩稱輕綃薄圖成好置闌干角待得晚涼新雨
足天如沐月痕倒挂梢頭綠

酒泉子
驀地行來一樹好花離地出雕闌排玉砌陟瓊臺　四更玉笛聲三
弄肩上露華堆重與雲飛隨月上逐風回

探春令（題侍女屏風）
晚妝初罷怯春寒約伴花閒步正一縷愁來無著處把十三絃偷訴
　玉簫斜倚林閒路想個儂丰度到宵深霜月空濛錯認作梅花幾
樹

醉桃源（前題）
薰風池閣簾微亞日暖豪犀偷卸行到綠沉窗下一樹榴花謝　滿
樽蒲酒人初暇結伴消他長夏采戲又還輸卻些事關心者

紅窗聽（前題）
一院飛花空白晝看結束春弓閒走隄畔盈盈堆絮厚襯得鞵幫瘦
　簾幕深深垂錦繡闌干外總燒金獸昨宵霜冷今宵風驟屈指剛
三九

買陂塘（題錢孝廉澍川鸚鵡媒傳奇）
為多情青衫血淚生生判向愁老冰絃誰把傷心譜又早別懷縈擾
幽會巧君不見茫茫碧落相思鳥芳心寸拗待密約重圓愁盟暗續
一一淚珠繳　銷魂處我亦青鸞信杳年來暗損懷抱江南江北傷
春恨付與斷腸衰草辜負了是舊日金釵鈿盒情多少閒愁待掃又

一兩三聲無端逗起清夢隔簾悄

河瀆神（迷藏）

游戲共登壇窄靴小袖衣單身輕總欲避遮攔空裏時時指彈　同是曲欄何處躲慧心先向偏左女伴盡皆藏過百忙何苦尋我

清平樂

楊花凭早不待春歸了可惜玉人渾未曉逗點與他知道　晝長人倦敲詩畫屏一枕閑支睡覺數聲搏黍消他春日遲遲

點絳唇

花事關心東風吹到荼蘼架燕兒多謝呪得春成夏　不放春歸斜日簾微亞秋千下游絲無賴又向荷錢惹

鵲橋仙

玉鉤響斷玉簫聲斷更苦玉人音斷清明上巳總無聊欲飛去晴江南岸　小園春半小窗月半尤喜小樓天半黃鶯紫燕不曾來只螮蝀與人作伴

望江南

幽夢破斜倚小紅樓又是卷簾人不見滿街絲雨糝春愁綠暗幾重流

昭君怨（江行）

帶得綠蓑鐵笛消受短篷秋月帆影入江流小于鷗　目極楚天遙甸潮接海門如線一點着林梢是金焦

減字木蘭花

垂垂一樹曾見個儂珍重處已分成陰頭白蕭郎恐不禁　還憐飛絮一樣東風飄泊去郎已沾泥莫趁流鶯是處飛

相見歡（夢中作）

無端踏卻輕鷗共清遊夢裏居然東海向西流　雲中屬風中纛不能收幸喜天雞初叫始回頭

一叢花

林禽喚我作春遊煙景逼南州籃輿卸處幽吟好尋僧話又引閑愁無事銜盃有山埋骨此外總悠悠　消沉白了少年頭青鏡惜風流江山勝處余歸也等幾度白玉成樓悟徹孤花彫殘心字春總不如秋

青玉案（十三夜玩月）

東風又把緗梅染看靜裏簾斜捲追取十年前事轉亭涼月暗漏深花滿兩兩傷春劵　如今細雨沿門糝幾陣落紅愁欲浣鐵笛五更吹更慘任他風雨任他憔悴再也無人管

千秋歲（瓶梅）

春來心性花與人同命香未拆愁先迸一枝聊供汝五夜誰相訊最好是百花頭上懨懨病　晝永寒先警骨冷魂尤勁花總謝香難並幾絲芳意織一瓣心香永拚得是閉門風雨無人省

買坡塘（邵二雲姚江歸棹圖）

黯然歸一肩行李春風不遣人住姚江雙槳悠悠去去也更休回顧天意苦要汝是名山夜雨成千古功名射虎只亘亘平生才皆中下李蔡豈君伍　當年事千佛名經曾數一枝原最高處衫青袍紫都閑物惹我酒閑起舞君莫誤君尚有數椽茅屋秋風浦萍蹤語汝恐又引先生酒闌燈灺清泪滴殘炷

天仙子

溪上鷺絲忙報客玉人遣透春消息怔忪相送已嫌遲無可說祗相憶門外滆湖千頃碧

蝶戀花（落梅）

白白紅紅開未止一擅孤標卽兆飄零始如此人生剛半世問年一樣輸餘子　入夜春愁爲剪紙屬汝重來休昧初來旨多分柔魂猶在水五更吟斷梅花誄

又

窗外游絲空復漾十見花殘那得人無恙莫向酒閑矜跌宕春風已把飛瓊葬　花未開時愁已釀寄語桃根春到休輕放人世有情還有障招魂供汝青綾帳

賣花聲

獨客正思家到曉啼鴉灑窗寒雨又如麻不放南枝開到好春有些差　客裏事堪嗟似錦年華幾人紅泪隔窗紗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

倦尋芳（春星）

寂寥銀闕怪底瓊妃媵他數個三五春宵可許玉階同坐人說高寒應讓汝九重天上還難妥咲風詩只詠到衾裯被他喚做　也知我殷勤看爾駐向樓頭幾番難過錦樣連錢一例被風吹墮仙掌夜過防暗摘月盤露冷愁輕簸寄新詩先問汝點頭也麽

荷葉杯

病到幾番委頓誰問曲闌旁畫眉頻喚不能佳猜是甚心腸

蝶戀花（啼鴂和仲則）

草繡平堤花繡樹如此江南隻影堪飛度畢竟塵情猶未悟雨晴簾角聞呼侶　倚樹鶻鵃爭笑汝三度營巢依舊無家住幾日酒痕兼墨污樓頭催澣春袍袴

前題（鷓鴣）

莫向天涯棲苦竹只遇啼鵑歸計須頻囑望帝愁魂魂已續此閑樂亦應思蜀　何事啼聲常傍屋解喚哥哥引起春人獨花到黃陵千度落這回尚憶詩人谷

憶秦娥

春時節春人住處春光別春光別膩紅花朵膩黃新月　濛濛膩綠千條結樓梯欲上愁三折愁三折文簫聲動剪刀聲歇

柳梢青（新柳次高東井韻）

向曉層巒將煙做霧釀雨成寒鬢綠衫青眉長眼瘦于女何干　一枝折了重看怪徹底春愁總諳柳宿前身萍花再世我亦差堪

沁園春（題萬黍維持籌握算圖）

儒林傳耶貨殖傳耶君因併書嘆百不如人一籌還展十嘗九誤些子都輸業可抛經讀宜從律且把蒼生經濟儲他年看看致君事了更累錙銖　滿盤算了還虛怕仰屋他年更苦劬只田從玉局須求陽羨家從杜牧更創吾廬我謂先生歸謀之婦料理牀頭阿堵鋪先生笑有五銖七幣盍往觀乎

摘得新

難得來休教到便回屋頭雙喜鵲久徘徊紅窗故啄墮青梅勸銜杯

玉珥墜金環

晝永窗虛嫩寒先把花朝做幾番凝恨上重樓樓又教人鎖長自雨篩風簸把春陰當成功課沉思往事判盡浮名換他真個　寂寞深園小桃也肯留人坐細拈春夢寫春愁夢又將人躲知道枕衾孤臥算風光幾曾到我年華誤盡到了今番更教難妥

東風第一枝（桃花）

團泪成花搓煙做骨商量不遣春瘦幾番醉了重蘇依然十二時候前塵誤汝應一例向風回首笑無端占了珠簾肯放玉人垂手　只花也憐人非舊問此度探春何後簸錢堂上重來不似那時清晝芳心易逗算薄命永供人咒待拈他花片緘來付汝一春消受

八聲甘州

又西風吹雨上空樓點點雜更聲正涼隨雁至宵同燭永夢與年更十二鏡雲何處江館聽吹笙多分樓前約不記啼鶯　一半塵封玉鎖看碧紗籠處墨雨縱橫只蠻箋消息何事苦難憑想蕭郎傷春傺遠料夢魂逗不上銀屏須知我青衫泪濕不爲浮名

南鄉子（自雲溪放舟至青山莊）

欒王廟晏公祠北關剛值午晴時三折水程欣已到都贊好門外水田門內沼　花塢曲月廊周半塘煙雨幾時收百步小橋隨鶴過思久坐翡翠北軒晴日墮

長亭怨慢（蟹）

猛霜風漸肥郭索是處橙香薦他黃玉記得年時酒徒醉月小樓曲深盃浮綠陡地向天公祝臣願把浮名都付與蟹螯添足　稻熟漸燈明深港糝破一溪寒綠鱸魚便美怎占得九秋名目第一是左手須閒怡明日故人相速只紫蛤紅螺風味幾堪作僕

金縷曲（寒夜重光齋頭看秋海棠因言前曾于花下掘得古櫬發之儼內妝宮嬪也余感其事因併賦之嬪蓋齊梁時宮人云）

燭冷人初醒正虛廊角聲吹徹商聲又警離落寒花開自好露點欲斜仍整粧慘淡玉人微病不向春園誇勝事伴草根菜甲三秋永其下有波如鏡　千年舊事思量猛被西風吹將世換泪珠紅併一半齊梁遺蹟在漠漠土花填井待說與古懷誰省落月微黃天乍曙向闌干逗出銷魂影重認取劫灰冷

玉燭新

窺簾新月小卻數朵花枝照人寒峭新詩寄與雙環巧故把幽期漏了文鴛堆枕密意取夜香薰好又早是玉漏星星門前乳鴉啼曉　紅箋付與殷勤只此恨平分幾時堪繳歸期及早重到也不是玉簫年少萍浮絮裊試逗點與他知道須記取錦瑟年華暗中易老

鶯啼序（關神武廟後有隙地里人別構諸葛忠武祠落成謹賦）

丞相祠堂看古柏陰陰翠繞重來處一瓣名香空裏晴絲自裊黃石兵書吾懶讀青田洞府愁難到只先生志業今古幾人同調　憑高回首炎精中燼天意殊難曉聞說定軍山下翠羽靈旗山昏月黑鼓聲猶惱陰平貽誤夔門敗踵滿盤都錯何須說更譙周黃皓知幾早相隣壯繆遺祠未了忠心此時重表　玆地當年紫髯虎踞更周郎年少柰江山數著殘棋着手便教輸了把荊梁十郡名區輸織屨小兒坐嘯尚躊躇北定中原南清江島　當途高也往日紛紛割據算曹瞞尤狡匹馬過秦中早鷄筋全抛虎鬚重燎巾幗謀臣彈棋冑子一揮羽扇愁俱倒只遺恨在五原秋草十年深計擬將赤帝闕河重藉手還高廟

法駕導引（補赤城韓夫人詞）

天上樂天上樂博戲更藏鉤怪底燭龍呼不醒兩丸日月覆金甌螢火照清秋

雲漠漠雲漠漠飛渡赤城梁摘取列星歸北斗倒傾銀漢入西江天闕費平章

銀漢畔銀漢畔織女起高樓玉作簾衣花作座海雲爲佩月爲兜縹緲坐牽牛

偕勝侶偕勝侶仙閣坐虛無一賦玉樓猶未竟人閒甲子總模糊長爪比麻姑

點絳唇（次黃仲則韻）

尺五荒墳小桃一樹傷心艷寄將花片沒個人兒便　芳草多情引他歸騎尋教遍模糊見月殘如線霧隱傷春面

如夢令

簾外日遲風皺簾內粉消香涴未慣是樗蒱輸了更抛金鎖還我還我莫被小鬟猜破

摸魚兒（清風亭故址）

又斜陽晚林一抹天空飛破歸烏危亭覓遍蓬篙徑咫尺謝家山到吟未了算好景如前好句還輸眺初三月早看一縷吟魂寒鴉爭瘦逗去碧波小　當年事此地放歌孤嘯狂來幾側烏帽詩名天地成何補身後一椽誰保吟愈峭把長句風前漫博先生笑思君欲老怕

騎鶴還來此間亭上留得醉中草

青玉案（過淩歊臺故址）

淩歊臺剩荒基也雨洗石苔侵瓦到日短衣尋客話庾郎年少衆中爭羨不醉看盤馬　孤城陡築寒山罅城裏猶聞暮潮打休怪客愁容易惹那邊人語者邊雁叫月照荒荒野

減蘭

聞遊采石早起披衣看曙色不敢窺簷烏鵲南枝夢正甜　酒衫芒屩二十男兒工跳躍一縷吟魂先向風前逗早春

金縷曲（清風亭夢李白）

天與人俱老又何爲一千年後此閒憑弔一半江山歸李白一半分還謝朓我到也衹餘衰草畢竟微軀容易盡覓些須身後名纔好勸打疊零星囊　青衫百計供人笑只悠悠非公知我恨和誰告金粟前身眞小劫墮作五湖年少有夢也不離蓬島猛憶人生何者是只浮雲偶寄孤飛鳥殘夢破余歸了

前調（再次汪劍潭韻）

花是明朝放只萋萋滿城芳草已供凝望多病年時誰付與綠酒紅愁同量且小立雨中惆悵若許鶯花還再世拉春人早向春風葬簾蒜揭心旌蕩　樓高總伴閒雲上有當年鏡盟衫誓遂懷琴況可惜韶光都健在春到也須微恙莫輸與個儂門巷我比絮泥心更定背天桃穩坐青綾帳塵夢覺釵鈿響

前調

蠟屐嫌疎放任些時殘紅剩紫幾曾凝望廿載可憐青鬢改江水未勝愁量春付與別人惆悵我慕蠹魚能再死趁餘香好伴殘編葬渾未管流鶯蕩　聽歌人在青雲上只年時招邀勝侶尚牽游況杜牧揚州人已換只有月還無恙照慘慘幾家門巷尺五桃潭三徑草瓣心香供汝青綾帳添一綫春潮響

前調（倒次汪劍潭韻）

夢遠金鈴響正無聊紅窗睡足倚帷牽帳羅襪閒行花露重頗怯曉風深巷渾悟到玉人春恙薄酒多愁眠易醒問樓高更有何情況梯隱約難重上　傷春早怕春飄蕩把泥金書成梵字伴花同葬一例有情應解取花也對人惆悵已開滿十分春量此度見花應背面誤人人簾底三年望屬來歲休輕放

醉花陰（爲孫大和婦王采薇韻）

日午麴塵何處避斷粉零紅且自由天地三十年華愁也未不回頭負春人意　情到九原須更記骨冷灰飛灰冷情還膩幽夢壓簾魂壓被醉醒怕沒絲兒氣

浪淘沙

路遠小樓低花朵分飛依然銜恨上重梯何止舊人尋不見梁燕都非　愁裏闢窗扉殘月剛西畫簾風破鏡臺攲只有曲屏風六扇猶罩羅衣

點絳唇

鬥草歸來一窗好夢非無據筆床茶具且復安排預　強自支持鬼病終難愈誰來覷藥爐煙畔只有風飄絮

憶王孫

山坳池閣水邊樓一雨銀塘便覺秋長日無人掉小舟水分流胡蝶閒來立鴨頭

青玉案

算來未到銷魂地偏是識愁滋味欲寫紅箋珍重寄隨肩小妹隨身小婢多恐難回避　幔垂不放通花氣又早早斜陽把門閉莫道文窗蹤跡祕黃鶯紫燕畫眉百舌箇箇知人意

浣溪沙二首

玉腕偏憐金釧寬鳳釵頻撥獸煙寒萬重心事壓闌干　杜牧已留

來世約蕭郎不作路人看雖然猶覺恨無端

前調

背面難禁萬種愁見時無語只凝眸初陽一綫下簾鉤　百計未能通一語暫時曾許共扁舟淚痕和露咽心頭

傷春怨（劍客）

匕首飛將過到處人頭疑墮日昨詣叢祠土偶居然離坐　旋空中如磨電影終難挫驀地指晴空一道采虹中破

金縷曲

僮窺園從予八年矣體弱善病今年予秋試被落忽爾辭去念事傷離不能無作命沽酒歌此調以送之

衣薄還如紙最淒涼前宵毷氉今宵送爾八載追隨無別事傷病傷離傷死總誤爾朝飢飲水苦訪蟲魚摩篆籀但論才爾便成佳士休更作朱門使　無家我共僧居寺只蕭蕭寒雲丙舍尚堪南指入夢總從吾父母醒處怕逢妻子況薄命久無人齒明日出門誰念我就飄蓬斷梗商行止爾去矣淚流駛

前調（重九日陶然亭作）

車馬長安道有誰憐中秋雨暗重陽花少尺五閑亭三徑柳亭徑尚餘秋草更難得紅塵似掃半舫斜陽新月影借團蒲穩夢仙人島算懷抱此時好　玉山莫向壚前倒只空囊俸錢難假酒錢輸了門外鍾聲催客去衣上薄寒清峭料理是餔糟代飽無數樓臺凝醉眼訝籬頭果大星辰小歸尚有未棲鳥

前調（僮得前詞泣不忍去復成此闋）

暗裏驚聞泣一聲聲無端惹我青衫又濕多病經旬誰得似欲共候蟲秋蟄爾似燕舊巢還入典盡衣裘頻擁絮更同扶瘦影當風立渾不怕霜華襲　八年侍我肩差及笑囊空新詩屢付傭錢未給賚爾一杯村落酒爲我解除狂習說月好今宵初十樓上三更雲氣淨看星辰如豆天如笠吟正遠催歸急

青玉案（十一日同人飲長安酒樓）

臨街樓上泠泠語醪味薄催添糈一院酒人揮不去持螯手冷潑醅顏熱繞著筵吟句　臨街樓外疎疎樹已覺秋聲落無數一院酒人招不住來時天慘去時月暗繞著城徒步

憶秦娥（寄季仇）

鍾已動一聲破我長安夢長安夢世情未了鬢絲先種　書乍捧故人遲我華陽洞華陽洞丹沙填壙碧山成冢

浣溪紗

薄暝微醺枕酒瓢病心一縷逐風搖夢無來歷入鴉巢　初八夜星還照曉十三涼月卻終宵瘦魂尤避出林鵰

買坡塘（送繆公子笠莊至江浦）

趁霜風沿林飛徧巢荒去住無據雁聲卻有東歸信切莫更留征羽淒燕語道千里同來千里應同去霜鴻未許算我願隨陽卿尤避熱各自歎羈旅　天涯路來日風風雨雨別離頓起愁緒江南兄弟誰能健羨爾雁行有序須記取只紫塞重逢可識前時侶天空欲舉穩待爾重來春風三月共看滿林絮

漁家傲

宣武坊前清酒美多錢約客誰來會日午闢窗人似海孤劍在萬金難買心無愧　畢竟浮名猶可待少年莫學呈身銳鼎鼎百年君誤再棺已蓋幾時贖取從頭悔

一蕚紅（龔孝廉克一寓居晉陽庵側因屬余顏其齋曰聞鐘并係以詞）

傍禪關搆閑亭似舫四面啓疎櫺十五良宵一雙人影三千里外鐘聲有多少春人心事柰秋窗黃葉已先零借了蒲團繙殘梵頁悟徹鏗錚　我亦能來聽此只青衫似夢百倍淒清苦竹疎蘆幽花淡草此身如在江城況惹起寒蟲鳴砌又丁丁蓮漏滴殘更待得蕭齋響

寂人語還生

摸魚子（龔克一邀遊夕照庵卽展其令弟紫樹殯）

正無衣壚頭索醉油車忽引君到愁中天氣還如霧咫尺遠山舒眺煙柳道算怕是逢人只是逢僧好無多落照但挂近禪房和將夕磬便有暮雅叫　荆高市酒人一樣潦倒塵沙埋盡年少江干舊侶今誰在（癸巳秋予與劍潭紫樹同客姑孰至宣城始別）可惜龔生竟夭渾未料看冠蓋如雲更有閒人弔高原古廟但肯費茶瓜時時款客我輩不須召

荷葉杯（自夕照庵步至萬柳塘）

三里望中依約樓角亭館太荒蕪萬株楊柳一行無風急戰菰蘆林際黑歸一片雅點隔寺暮鐘聞寂寥城上去閑雲雲薄帶斜曛

小重山

舊日紅闌已作薪玉蘭花滿樹曬春裙經過燕子亦嫌貧呢喃語故故入西鄰　寂寞掩重門小樓三面暗易斜曛屏風吹淨十年塵中還有兩小舊啼痕

謁金門（送龔曉升南歸卽題其長松片石行幛）

歸亦得卷裏天青雲白不誤今宵歸計決誤前時爲客　屋三閑醒夢適何止長松片石七十二峯晴歷歷在先生窗隙

梧桐影（將至仙遊潭迷路）

馬獨來南山麓厓上石樓纔一閉推門且抱神龕宿　玉女泉清無極雲外木魚聲不停三更月向東峯直

臨江仙（溪山秋曉卷子）

十里空濛雲外水水雲光隱回汀最無人處小舟行到來谿館冷秋燕語分明　渾異踏青前度至滿坡花氣將迎剩他幾樹綠無情四更山曙早紅葉點疏星

蘇幕遮（寒禽枯木卷子）

綠初離紅乍失白釀層雲黃澹初升日空裏數聲禽語切似說宵寒約略明朝雪　凍絲黏冰綫結莫折高枝恐有東風出轉向竹稍深處歇玲瓏石愛蓬山骨

臨江仙（蘇州）

紅鶴谿山烏鵲館金閶從古繁華三分樓閣二分花一分留隙地隨分種桑麻　海物新奇爭入市晨餐都厭魚蝦等閑吳語六時譁笙歌叢作隊脂粉瀉成注

玉樓春

園空膽小愁無侶錦幕時時風欲舉生憎梁燕不歸來銜得徑泥何處去　三更又是瀟瀟雨剩得燈光青幾聚小樓西畔宵無人一片落花浮鬼語

點絳唇

傅粉攤書硯旁小匣先安鏡梅花同命瘦到年時影　小別生疏問語都愁應更初定爲憐春病偷向床頭省

好事近

抱處恍如無柰小語心尤怯夢裏有誰知覺紅上雙雙頰　三更碧月淡紗帷涼把重衾壓欲訴二年情事和淚開吟篋

金縷曲（元夕柳子廟道中作）

綠鬢還如舊又依然長隄風細碧空雲皺草草柴門元夜到催送斷腸時候幸濁酒數杯還彀愁欲成癡眠轉醒怕相思一夕人天瘦欹枕處淚痕透　樓高往日長垂袖摘疏枝殷勤記取柳邊花右分半紅窗堆卷軸多付個儂消受渾可惜此生難又欲倩雪衣爲懺悔更煩他百舌聲聲咒春夢破月如晝

霜天曉角（讀天寶遺事）

開元政倦無逸圖先換頌到秋來羽扇無多日賢臣竄　戚畹更相煽羯奴先兆亂河北河南皆叛何須責哥舒翰河湟使典宰相居然忝天子更思康耆還應惜無人薦　傳箭出郊

甸馬嵬軍又變啓釁堂開月偃休專怨長生殿

臨江仙（八月十一夜雲谿晚步有感）

猶記石橋橋畔路死生離別匆匆綠波搖月去如風唾痕都作血岸柳不曾紅　留得一行臨別語幾生重得相逢夜臺沒箇寄書鴻廿年如夢過來聽渡頭鐘

減字臨江仙（月十二夜步葛仙橋）

十日秋陰情緒減乍眠卻喜新晴紅牆千尺月華生水明鐙暗依約卷簾聲　谿口寂寥尋渡少酒徒多分飄零柳絲笑客眼猶青好天涼夜祇剩一人行

烏夜啼（十三夜）

水邊門掩重重海棠紅不信者般顏色墮西風　相扶醉相偎睡意惺忪正好一鐙私語伴秋蟲

中年一種情牽病懨懨欲借舊家樓閣訴當年　黃庭卷丹爐畔學飛仙留得一絲兒恨未生天

小沖山（十四夜無月三更後微雨）

一種閒情那得知乍眠還又起出門遲秋鐙替月已多時三橋走衣袂雨絲絲　空外影參差西風吹不斷柳絲兒呢他燕子說相思還生怕燕子笑人癡

滿江紅（十五夜坐雨）

百事輸人祇贏得幾番沉醉又苦是宵燈替月秋霖成歲說餅齋拋荒徑外采蔆舟冷青溪內倚闌干聽雨到更殘何曾睡　風轉處枝枝背檐漏處聲聲碎只無端兜起舊愁無柰白玉盤埋雲慘淡黃金花買秋憔悴壁蠻牋題恨寄花前花垂淚

人月圓（十六日顧唐橋步月）

昨宵細雨沿門糝深巷掩重扉繞砌寒蟲滿廊歸燕秋思依依　今宵暢好橋邊樓上人月雙輝曉漏將殘夜烏啼徹直自忘歸

醉太平（十七夜庭桂甚開鄰人復有貽秋葵野菊者獨飲偶賦）

葵芳菊芳蜂忙蝶忙小庭節近重陽是秋花總黃　疎枝貼窗濃陰滿廊人閒月午清涼比天邊更香

金縷曲（送唐大令蕉園之嵊縣任）

衣上春雲起記征程錢唐到日好花開矣兄領三州君作縣穩稱陸家難弟只手版也須隨例昨夢越江東去好是紅塵不到天光膩官事少看山未　京華往日曾聯騎憶匆匆斜陽古道柳絲同繫（丁未春偕君及孫淵如計偕北上）一幅東風吹上了兩兩金門高第偏剩得杜陵書記捉鼻功名知不免笑他時我亦神仙吏輸一著早曾計

買陂塘（送莊舍人植三南歸並寄蔣太守星仲趙舍人億生莊進士葆琛）

又懵騰幾番煙月東風吹過年少寂寥三徑尋遊侶只有阿蒙還小忘不了是當日曾經擲果蘭陵道一官亦好看衣裄簪花佩囊櫜筆渾稱此風貌　夷門路金尊昨日頻倒天涯尚未生草同來恁不同將去撓亂數旬懷抱歸正巧算翦韭烹葵責箇都堪飽寄聲短趙更瘦蔣風流癯莊組藉相憶令人老

虞美人（二十夜楊孝廉敬之招集騰光館看桂）

草元亭在雲溪北暇日能邀客寂寥深院倒金尊添得幾絲疎雨易黃昏　廿年前記題詩處花壓闌干住故人多半起雲霄只我閒居尚赴小山招

南歌子（古州道中）

似柳應同韻疑花未解羞慣拋白足上危樓喜折連枝果葉插人頭　生熟居然異形聲迥不侔怪來行立總如猴拗得脆蛇寸寸啖同遊（生苗有能啖蛇者）

人月圓（黎平試院作）

蠻中二月春光好新雨又新晴纔離豚水仍盤獅嶺又抵黎平　昨宵上巳今辰寒食來日清明釀碧成蒼催紅做綠有甚心情

浣溪紗（楊太守席上看牡丹作）

雲作簾衣絮作塵向前還有幾多春艷陽天氣説生辰　圓比十三將望月嬌如二八上鬟人畹蘭香味玉精神

又（杏花）

一晌花枝欲上樓東風先爲揭簾鉤和煙和露搭床頭　百五時光容易過十三年紀不知愁初陽籬落悄凝眸

菩薩蠻（淇縣道中贈譚上舍子受）

青泉落處紅雲碎馬啼亂踏林聲脆十里繞淇泉愁無青竹竿　遲行雖數里已覺吟聲起知我欲回車來朝度曲徐

桂殿秋

飯已熟忽呼茶滿盤堆得雨前芽甆杯到手復揮去獨自開簾看杏華

三字令

天上月枕邊來似追陪香一盒貯玫瑰襯珠蘭和玉蕊鬢旁堆　羅幕外燕疑猜蝶徘徊鐘已歇漏仍催婢朦朧窗隙報渚蓮開

更生齋詩餘卷第二

儀鄭堂駢體文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駢儷文目錄

儀鄭堂

闕里　孔廣森　顨軒

卷一
賦二首　頌一首
摺子三首　呈文一首
書三首　札四首
卷二
序十二首　記二首
卷三
書後三首　論一首
連珠九首　誄二首
哀辭一首　祭文五首

原书空白页

駢儷文卷一

四極四和賦

儀鄭堂

維乾隆三十有六年恭遇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八旬萬
壽慶典
皇上奉
安輿東巡狩試多士于方岳之下遂
莅軫乎闕里衍聖公臣昭煥命臣廣森爲獻壽之詩
九章被諸中和韶樂以臚輿歡馨虔祝
上顧而嘉之有
詔即以前試題試臣廣森臣廣森時已入京師應禮部試未獲躬奉
恩德闈
命感激謹用
欽授四極四和題目擬作賦一篇竭盡毣毣之思庶
備太平之謳詠

臣聞天之大數在于十二循明霸以成歲望閼衡以列次匠人象而通門虞氏法而畫地乃若河圖坎離奠居亦有洛書衡杜承區歛素曜于鮮方振青英于大塗火掞長麗之羽水流不若之虛蒼龍見而沖虎赤馬馳而對鼠漢闕峙其雙名周鼎著其履武咸旁鉤乎四維以縱横乎中五極者至也故分至爲時之交極又中也故孟季爲仲之輔日集其辰四節和均秋灰南呂夏管甤賓天黿朔聚月駟東陳是風雨之所會實和羲之所殷玉衡旋左金樞轉右北杓鄰陽德之宮西柄合攝提之首貞大威則巨蟹移躔建高叢則轚車入宿赤道平而銀箭均宵黃極遠而金徒變漏盛德王其鄉貴神嬗其緒靈威既謝從以熛怒汁光未迎先以招拒邠葦來寒陶蓂往暑辨方正位斡流錯行天元窮于析木人正起于登明薺甘芥苦堇落芸榮金門律暖玉燭階平來風曰俊書雲必卿於以順我時憲而光我化成仰惟今
皇帝首出虹流篤生華渚在重光之歲陽值亶安之紀序仲秋圉壯吉日庚午年符乎出震時應乎執矩昔素王之降紱聞帝車之南指今青史之吹銅見招搖之北底歲月日時卯酉午子式金匱于六陽正璿璣于四履是以覽乎青陽開動敷祥觀乎總章揫肅頒常兆乎南郊長嬴以昌禮乎北折富媼以臧則天之運授地之方秉中建極負陰抱陽含五德而和會躋九宇而壽康

赤嬰母賦

丙申之夏讀同年洪中書（榜）赤嬰母賦愛其詞致輒復同作然正平賦是鳥寄其怨思僕既無所託附諸侔色揣稱詠物之體云爾

若乃蒼華代謝朱陽在天桃茵舊落榴火新然赤闌曲亞朱綴方連珊瑚鉤捲火齊屏懸筠籠乍啓有鳥疑仙生西土兮質異稟南方兮色鮮戢紅襟之采采舞紺趾之躧躧似緋衣之纖縱若朱組之翾翩渥赭之姿非擬竊丹之號仍傳喙沈李而輕唇不辨銜落櫻而細嘴相研然而棲之瓊宇貯以雕櫋徘徊栭繡迴眺題璇胭脂深井綺燭虛筵方聆宛轉未訴纏緜吐禽言而舌銳學蠻語而吭圓呼晨顧影聲夜驚眠

紅豆相思之怨枯桑遠道之篇亦有雀來酆戶烏集吳年鷺魚雅于茄下雁翁雜于池前莫不頡頏共色毛羽同憐彼蜀道之素翎隴坻之黃翼尚未足以先焉

武成頌

臣聞九乾垂象金精耀參伐之旗八索臚占雷豫習行師之繇是以軒皇御籙先修赤水之征唐后垂裳必輯青邱之暴亦有周宣薄伐近在太原殷武裒師不踰荊楚而三年有賞易已象其成功千里來歸詩尚歌其永久方之今日靡得而言焉欽惟
皇帝陛下秉武三曾抗棱八表銀纛拓地金虎開圖建木以西鑿空萬里長榆而北列燧千城象載形方規矩上黃麟之瑞銅街闢邸呼韓刑白馬之盟雲呂十旬記里之車合軌鞮胥九譯菉幣之史同文幽遐畢屆其梯航泰遠咸歸乎幪幬而禹功不到西流自絕于朝宗梟性難馴東徙仍迷于革嚮乃有兩金川者鼇令游魂犬猺餘孽化殊天外犯僰塞以稽誅俗遠華中比夜郎而自大粵在卯辰之歲會興戊己之師宥以投戈許其載木
恩寬釁社未封武觀之鯨鯢榮假分符俾禦危山之魑魅而乃獍心反噬鴟義矯虔不格兩階之干自投一面之網促浸土司索諾木負阻窺覦憑遐翻覆狶蛇薦食屢及于鄰疆蠻觸尋爭漸連于內地躪拉土司僧格桑蛩與駏比羆本貔生外順內違每泄駒支之語高巢陛制擅詢句町之仇議者猶以天險不可升鞭長莫能及巒野修戎之日亦緩前禽盦山合玉之年非無後至文臣臆決請罷守于珠崖哲后沈幾命洗兵于玉壘蓋以王鈇威遠睽矢勝殘保大定功有征無戰三辰所照靡亭毒而或遺九伐無私孰佤離而必討於是發軍城郭簡銳微盧闞虎朝鋪人問沈黎之罪跕鳶夜渡衆爭敵愾之功師出一年月闈三捷僧格桑棄地而遁小金川全境以降然而虎負嵎閉困猶思鬬鷹棲韝上飽即背人此則因壘之師所以勞其再駕渡瀘之役必將示以七擒者也

聖天子旻晷思賢綸書策將重鑿門之命寄專閫之司爰以阿桂爲定西將軍營平受律羌罕料其成禽裴相視師淮蔡聞而悸魄若乃隆衝茀茀旗鼓堂堂朔簳燕弧韓章鶡幟索倫蹶張之卒吉林超距之徒八旗試弁之倫六郡良家之子翢車百雉挾風隼以駢驅箁矢三鎌怯雲雕而墜影庚鈐制勝九天九地之兵甲帳懸符四正四奇之陣再平美諾一掃荒陬縶彼妻孥降其部落月氏已死漆函傳飲器之頭徼側爲俘驛騎致蠻銅之鼓唯是逆酋索諾木連雞失勢知必及于
天誅鋌鹿已窮猶自特其地利環山列柵背水施硐奮螳臂以當輪網蠶絲而結衞羊腸西轉自回九折之谿牛尾東來未鑿五丁之路雪凝陰坂經炎夏而不消日遠陽關積漏天而生瘴我師長馳渠答直冒槍雷指揮則屋瓦皆飛叱咤則丸泥失險危城折箸械九設而九攻壯士乘墉布再懸而再斷文淵負羽獨進壺頭士載裹氈親踰劍閣遂以乾隆乙未八月

十五日破勒烏圍戈矛照月鸛鵝之隊彌雄旌旆生風鴨鷟之聲盡亂斯時也

天子方講蓺螭坳修文虎觀咨儒官于劉向遣謁者于陳農羽檄星馳壘下五申之令銅籤夜警仍披二西之編豈非天亶聰明

聖兼文武者與刮耳崖者軍道之衿喉賊居之窟穴地稱巖邑山挺石林孝子望而旋車元侯行而東馬六師并力五尺略通道古攻其東南亞夫備其西北九重籌筆乃懸御于氐羌三帥宣猷更分功于郤范狠弧氣肅彍弩先飛箕壁星高火輜具舉進攻黃寺震讋其袄神屢獲姎徒係纍其母妹我氣方銳破竹無頓刃之勞彼力益殫窾木有丁衝之急幕危燕散鼎沸魚驚方陳縛主之求始請吠堯之罪今年二月四日索諾木兄弟就禽治罔脅從誅無塡服金城上奏七朝達于長安都護飛書五日聞其吉語葱靈執訊露版慶成比赤囊報至之時當

翠蓋巡行之地勛過獲嘉之改縣事同聞喜之名鄉

皇上展謁

兩陵奏膚

七廟靈臺上祭卽陳丹水之功畢郢升祠自兆素鱗之慶善歸

聖母敬上

徽音奉

慈輦以豫遊遵翕河而袞對杏花菖葉兼省春耕茆水芹宮式迎秋駕泰山玉策探瑞算之無疆魯殿金絲告武成之有截旣而赤融效職朱陸移躔襄城迴訪道之

輿巴徼振凱旋之旅條侯之屯細柳擐甲胄以來朝耿弇之在臨淄降乘輿而親勞然後有事

宗

社大獻馘俘秋官請纓夏卿執鉞戒彼賁留之賞廣我通徹之封秬鬯青圭來召公于漢滸葱珩赤芾拜方叔于新田李霍勛名咸開東第鄂褒毛髮並繪南宮雅奏勤歸軍容譁扣玉關偃革紫塞銷兵鶴膝羊頭仍入蘭錡之庫龍文驥子散歸仙掌之山雖復金母環來樊侯鼎出冠軍絕幕刻石字于狼胥博望浮槎控河源于牛渚未若殊鄰稟朔荒裔占風賨布時供賧錢歲納冉駹邛筰交輸流沬之珍奇僸佅侏㒧疊聽提官之謳詠是則豐京王會列三臺于陰羽之中洛水明堂朝九采于應門之外不假銜鉤之后載十一征豈惟通譯之邊餘四萬里赫赫乎

至人之聲靈煌煌乎來許之盛美綜茲經緯可咸五而登三勒之簡編將襲六而爲七者已臣廣森忝列鵷行粗窺豹管聞西戎之耆定均慶于並天念東土之瞻光感縈于私渥懷深睎尹語罄揄揚雖不工于文章尚慚朱鷺鐃歌之作庶以載夫功德亦附白狼槃木之餘謹獻頌曰

於鑠

上聖奄有下矩象寄柔逋龜沙卽敘奇幹善芳肅愼文砮東漸日䯙西底月戶孰敢不庭賔我齊斧九姓內藩廿年外侮蠢雝大邦侵擾西土邊吏上言

宸居赫怒秉節禂牙發璋徵琥桓桓定西國之彊禦

總領戎旃師干甄部青叟從行白徒束伍有聝斯鷹
其矯如虎署道披圖指形聚黍裂彼右肩斷其脣輔
爾險何依爾遠何怙縫革銜礌邛籠飛炬破易撥麷
動若摧腐羌豪帥醜刲耳是聚井底困蛙穴中竄鼠
五兩振威重山夷阻季毋既禽精夫亦虜戎庭分犂
苗人安撫紅旗之捷奏
行在所讓德于
天告功于
祖大武承謨達孝纘緒吉蠲上
陵甘露有滑
瓊冊述徽
璇宮秩祜
安輦輂輿洪臚清籞般賚協周祈沈觀滬水若恬流
登祗順扈輯瑞岱宗陳風嬀渚淑問西庠祭菜東魯
展寀崇今上儀稽古飲至策勛愷歌率舞青壇三陔
緹帷重組
嘉乃戰多慰我勞苦昔奏采薇今歌杕杜文相帷幄
武人樽俎榮以旂常申之袞黼形繪雲臺聲垂銅柱
天語龍鸞雲章鳳舉紀迹峻崖勒崇膠序詞掩岐陽
典高岣嶁乃闢南端載升
扆宁寮寀師師徵行楚楚右列作士左班祈父鞸奏
靈鼗鯨鏗猛虡僑榮染鍔尸禺釁鼓兩觀既誅
重巽式溥復稅農疇緩租國庾化洽横舍仁流圜圄
廣青衿員散赭衣侶威肅春霆澤沛夏雨九塞清塵
四民安堵唐平蜀道周省淮浦尙誦昌黎猶詩吉甫
以今準往瑣瑣何數

天錫
皇帝神聖文武於千萬年爲億兆主

爲宗子撰摺子三道

襲封衍聖公臣孔昭煥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蒙
遣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臣嵇璜祭告先師孔子禮
成欽惟我
皇上緝熙睿履化育書林述
祖德而南巡道光下武順
天行而東顧心切右文咨簡從官祇承祀事吉圭奠
斝先人之饘鼎重新振玉和金舊宅之歌絲如在臣
奉呼門之澤絕叩陛之因向日心傾瞻雲路遠謹繕
摺遣族長臣孔尙智等齎赴
行在叩謝
天恩仰祈
睿鑒謹奏

具官臣某爲代謝
天恩事據世襲五經博士臣東野崇鐈呈稱乾隆四
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蒙
皇上遣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嵇璜祭告元聖周公
禮成欽惟我
皇上懋學闕書縣基郟鼎六聯敘職成均協教胄之
經九夏和聲時邁第柔神之頌契勤施于陝右新議
祠官况啓宇于侯東舊紓
宸顧疇咨橐從展寀枚宮仍雕之薦維虔肅虞之盛
有秩承休錄後軼建武之遺聞文憲虛崇陋祥符之

故事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呈請代奏等情到臣臣謹
據呈繕摺代謝
天恩仰祈
睿鑒謹奏
具官臣某奏爲代謝
天恩事據世襲五經博士臣仲耀涵奉祀生任世本
同呈稱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八日蒙
皇上遣太常寺卿吳玉綸詣先賢仲子任子祠拈香
欽惟我
皇上道景堯羹治符舜節靈臺偃武農山之赤羽全
銷璧水宏文長坂之素風益勵茲值
觀民蒞浙旋軫猶河式數仞之宮牆逮羣賢之祠宇
念仲氏禦侮吾道以爲重輕嘉楚產來遊學者莫之
先後特流
渙命並遣升香薦寶鼎以氛氳賁神叢而輝爥近
清塵三十里頻瞻俎豆之光遠闕里二千年尚食詩
書之報耀涵等均叨末裔共被榮施飲水有源戴山
知重所有感激蟻忱理合合詞呈請代奏等情到臣
臣謹據呈繕摺代謝
天恩仰祈
睿鑒謹奏

爲邑人呈請故知縣嚴君從祀名宦祠文

竊惟我
國家甄簡吏能澄釐祀族六廉考最優唱注于東銓
百郡營祠配循良于左坐所以生致其用沒報其功
布之秩官書之摰令故曲阜縣知縣陞任桃源同知
嚴君諱文典者清畏人知範爲士則導其冑牒寅軺
徵美俗之英敘其清資甲第上掞庭之藻下車讀法
條四戒于秦侯開戶恤孤酌一盂于任叟協風春鎑
輟騑避其敦葭靈雨秋繩履畝寬其納秸宵流依火
競作畯嘗曉見天根即成矼碕令行胥卒懸象赭以
銷頑名愓長官却牛黄而問直菉塵入甑史雲獨行
之賢橐蔭援街子產衆人之母由是賜杜詩之棨戟
特進勳銜望郭賀之襜帷就加容服渤海之棼繩待
理潁川之篠竹重迎既增秩于丞卿仍牧甿于敝邑
及其借寇滿歲去魯有期邪谷一錢茨河兩馬簞壺
屬道者幼攀轅東京銘酸棗之碑南部式甘棠之茇
是亦可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者已昔朱卿舊德歸
祭桐鄉宋父遺靈分膰汝社況以嚴君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休問光于汗青茂績卓于綰墨某等不勝大
願願採輿誦之聲協街彈之議申祈
朝命許列鄉禋永房楨之潛馨飾扃泉之賁渥庶使
雁門樂府不孤咏于疇年鳧履神祠兼彰垂于後勸

上座主桐城姚大夫書

受業廣森再拜上言夫子大人座前去五月十七日
領到惠製儀鄭堂記一首如來鄴騎方窮寶玦之繩
恐效津龍遽化豐城之鍔雕陵顧字渙水騰文歡喜
奉持回還誦讀去天三尺未喻聲高繞極一旬定知
塵起伏惟夫子大人立言不朽下筆爲經受書于河
洛之閒講學于濂伊之表斟裁體要二百年吏部之
文含吐風神六一翁廬陵之集乃若子山宮體丁廙
小文固有類于俳優尚恥爲于執戟而廣森藉承談

末經示端倪以爲湘水波瀾稱言絕妙春旗楊柳無字可刪既舉斯隅自覽其切遂得粗知偶事強附駢聲宅日韓陵片石免作驢鳴樊南一編積成獺祭誰開閑介卽被雕杇耳矣蝸角荒廬蛇年草創東鄰縈映顧慚拙宦之居北市囂塵差遠小人之宅然而方纔布武廣不由旬在陸疑舟有囪似甕雖開府小園何嘗無賦而長卿陋室未必堪銘豈意金壺副墨石室餘縑錫以題辭光其楶棁入長公別集彌榮三槐之堂乞退之一言便擬雙松之舍竊惟校漢儒林東京尙已稱鄉先達北海褎然是以小己忘涯高山仰止低徊哲範若見之牆橅擬賢容欲圖之壁重聞命焉曰姑舍是賢者識大不當囿以專家古之離經非徒尋夫章句許君謹案何掾膏肓雜問之志六藝之論詎要道之微言秖通人之鄙事若廣森者私淑于趙商張逸之閒激揚于賈釋孫評之後旁要夕桀僅取多能觝字曲聲惟資小學上士勤行之道本末朝聞羣經淆亂之言何曾晚定若其溯高密之徽風追不其之逸躅足使冀州畔援折敬伊人應劭宏通願爲弟子二千石青綬式駟馬以旌門百萬衆黃巾望單車而解甲世無孔子當亦游夏者流第之宋儒不在張程以下是則慕藺相如之名其去猶遠讀臺孝威之傳此志終狂茍將業彼箋疏呻其佔畢而謂著書通德訓詁傳于此名寫定禮堂祝史尊其陳數匪直鄭公之學謬爲聖證詆諆抑幾董傳之徒乃有步舒惑陋與因荷言提歸諸盍各負牆無地迪牖何年起安石于東山志今益遠望羲和于南陸心與俱馳

謹啓

與裴編修（謙）論篆第一書

三月十四日廣森白竊惟足下從學甚博向古甚殷輒以僕爲知書欲從僕而受篆猶恐好事有侯芭之客問字無揚雄之奇誤偶山筋謬談水骨不足以副厚期承下問昔者論語有訓餘力則以學文昌黎所言爲文宜略識字固非識其點畫學其偏傍而已必將探六義之根源審八體之因造蠱蟲在皿通于易爻閏王居門合彼官禮六身二首知絳縣之年兩縱三橫笑李彪之對蓋自雲陽御史上谷仙人始湮門左之傳浸起廷中之議席閒加帶鼓外安皮黃頭著于晉謠白水稱于漢讖皋鐫羊下將軍所以興言長說馬頭祭酒爲之扼腕又況獻羲姿媚虞褚流傳陳列車傍追改六弢之字頗諧義讀妄更九範之文者乎亦有京兆好奇山陰造字效形蝌斗幻象鳥蟲仿款識于尸臣託盤銘于王子魏經石壁邯鄲見而自忘楚冢絲編僧虔發而強辨雖復居今稽古蓋亦離方遁圓筆少銳則以爲懸針墨微濃則又稱垂露是豈所謂曾元隸艸轂殼冰斯者矣從俗則沿譌日甚僞古則瑰異非經故學必以小篆爲宗義必以說文爲斷僕謂足下宜尋五百卌之部按九千餘之文別類離倫同條共貫參錯鉉之義疏以定其是否審顧陸之徵引以校其異同然後諧聲合三代之音解故軼九師之訓匪云小學足資博聞且今之說文則非汝南手跡今之小篆亦非上蔡舊章凡從及二寧取左垂言是口辛何須上曲至若本本別用醋酢倒施

賡卽續之重文全乃仝之或體旣古今錯互篆楷乖違捨訓解奚以知非質确莫能曉況夫別風淮雨良刊本所易訛魚魯銀根詎茲編而獨免若不求指事會意之說強欲記刻符摹印之形將恐乏非反正虫乃屈中不悟三豕之非遂有十宗之陋爾不然說文旣非干祿之書小篆又無記名之用何必封題蜺纇柿葉餘青坐對井闌魚鱗盡墨窮不可盡之功昧所以然之理僕且以爲不當爾也惟足下裁察

與裴編修論篆第二書

爲說者曰篆畫貴細篆體欲長引脚參停結構勻整是肖其形而未究其理悅于目而未得于心也夫隸有隱鋒楷有撥鐙字雖殊體理宜共科昔賢喻以金刀方諸玉筯蠕匾之法故爲垂頭釵股之形亦取豐末或注墨外引或隨筆內投或蓄力倨句或赴勢波折一輕一重向背生焉若斷若續起止形焉是以蔡邕著說濃末微本皇象寫碑平上銳下譬晉楚之劍遞相詭反環燕之態自別纖穠而異曲同工殊輪合軌若云張而不弛環之無端雖古人所不能已抑古人所不爲已至有翦其毚穎稿以荻灰手不應心乃聽命于犀植臂非使指又假力于魚膠雖復平直方圓程圭准黍顧其楮毫烟墨振采失鮮尙足語舒雲結霧之工絕岸頹峯之妙哉今徒見繹碣之僞文執陽冰之槁餳以爲斯翁墨妙小生筆精豈知棗木重傳苗芡再刻跡已陳于芻狗神全失于畫龍空具匡當寧堪楷則其惟石鼓庶有遺型修短得中縱橫合度勁者山立柔者禾垂行若奔雲止若據槁若規三雜若矩四方一字之內左右相生一篇之中稀疏適歷固當遠超二李近軼兩徐者矣方其握槧抽毫操觚染翰外必懸擊內斯正心杼軸裕于機先鉤繩溢于行表然後指撝在手裁制因衷亦猶禦寇彎弧試復沓于杯水郵良執靶任磬控于鶩行篆之蓺能於是乎在署蒼龍之闕彖月覃思對白鴿之書兼辰不去古人於此亦云難也廣森頓首

上父執梁山舟侍講札

仰紆椽筆俯賜楹題遙蒙七字之褒愧荷百朋之錫廣森問奇有志騖駕十回執轡無因龍門萬丈輒用裝之玳瑁軸以琉璃馳賞墨林重齊紈之價懸輝堊壁知蜀素之珍謹謝

與同年林編修（澍蕃）札

承惠永樂大典護葉紙故府珍收前朝舊製比澄心于宋紙殊鏡面于吳箋杜武庫之蜜香初分
帝賜張茂先之側理遂惠臣家染墨匪輕捧翰知重謹謝

答同年洪員外（朴）札

前件犓備貫珠慚輕升越但以皆頭寵秩列西火之官昆脚新資從大夫之後庶委垂助飾浣濯宏廉豈謂固辭忽堪踐禮永詩人之好是所愧于投瓊附君子之交終相期于贈紵

謝人代撰詩札

足下才高倚馬價重雕龍范岫之管一雙江淹之錦數尺僕略解蕪吟其如拙速自觀藻咏兼切欽遲輒復乞餘潤于懸河分末光于鑿壁孔璋多事亦代裁

書安國少文居然賦几所幸謬同瓊瑛竊向秀之縹緗猶恐易辨淄澠怵陸機之杼軸謹謝

駢儷文卷一

駢儷文卷二

儀鄭堂

戴氏遺書總序

東原先生姓戴氏諱震徽州休寧人也學于古訓言行可法以薦徵爲四庫全書纂修賜官庶吉士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凡所著文章經義若干卷叔父農部公先生之昏因也綴而刻之廣森嘗聞先生緒論又感先生崇闡漢儒而不終其志以殁乃爲序曰

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于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于重席時則五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祺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辭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唯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杭頭之字古文一卷秪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邅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艮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錄目四七爲尚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尚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于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于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序擇焉不精或云托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衿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鴽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容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鑄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數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圭槷未縣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諶鎰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衣布芾形連帶制異于直方屨色從裳次分于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雞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圜章焉能考据溯增冰于積水示祭海于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智之爲性通于六籍之爲學辨于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

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于三朝首基之文問于五始至于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唯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顯約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先生文集尚有轉語二十章及六書論三卷自序此二種遺稿未見）于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硏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娀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保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曆考二卷曆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緜褫崑渤今流條其絡脈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于都尉授梯几于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何湯旣貴輜車方賜于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于萬計豈謂陰堂告祲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玄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

王氏醫冶序

語曰若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貢云三品見情之列居前國有六工築氏之齊執下所以激沈清濁甄類苦良蓋吏之有課史之有評詩之有品書之有斷方諸大冶厥義惟鈞則我更生王君於是有醫冶之作言夫鶉居旣遠鯢壽斯希四節潛乖于冥造之初六鑿相攘于徹昀之後雖復桃弧春射夭札猶多荆盾秋敺軌嚏詎少由是權輿百草赭鞭奉軒后之威消息三停素女發明堂之訣入靈蘭之室卽受奇胲過長桑之舍方聞禁要冰臺三歲鍉刺九名乞錄籍于開陽駐頳暉于連石是以刑臣西上降綸王而求方世子南征解綦瑜而採藥然而青囊委蛻卷軼丙丁元晏論湮經虛甲乙自餘楚賦鮮稱九折之良不遇涪翁孰曉六微之技昔之視垣一方見心六孔長兄察色仲子覘豪裏紺知生茲青知劇龍門濁浸回通

闢蟄之經駼穴澄源內合支蘭之藏豈有循難轉急握虎翻舒狀榆落而非真期韭英而罔驗帷中十指曾迷婦寺之殊壺子三淵不辨權衡之氣斯診脈者失也遙傳帝問僅丸雀于茅蒐閒採軍謠拯河魚于麥鞠黃環赤箭未錄桐君漆葉青黏略存樊氏而或倍偏枯之餌倖瞑眩之瘳壹蝭母以爲君謂烏頭而可帝必致以熱益熱以寒增寒心識分銖非其能事治蠲湯液去之愈遠斯處劑者失也將謂上商少羽會于六六之紀鈇徵加官判于五五之性則七元詭歷孰司天其可憑八谿蘊深譬迎雲而未極相如痟病非皆豒作之時杵臼痎痁何必容平之月玉機旦讀秖亦空文金匱年荒已爲陳迹循環齡素石溜仍疎俯仰鉛黃膠飴莫效斯泥古者失也晚有完素嗣以義烏損陽益陰墜離升坎廢温中之味先寫下之法五分之熨奚施百灌之寒垂殆嗟乎春燠者生之徒秋凄者殺之令故楊泉有言道家尚冷醫家尚温今輒反之使升明火化絕于君主之官酒淅陰淫客于奇恆之府懸方肘後安望延齡納斧胸中將無伐性斯見偏者失也王君仁者愛人學焉先覺自垂絳鬐厭窺中古之書早悟華琳似飲上池之水若乃萬金良藥九部奇經審㕮咀于毫釐候樞闔于尺寸經過濟北便識才人留滯交南倘逢仙令廣峨嵋之術祕欲託嬰巢拾長沙之仆漏宣明孫絡徵其治案已驚掛凬之車推其神工應寤援熊之夢且復濡煙橘井比事芝函岐區復逆之詞和緩春秋之策意專信史之傳俞矯寓言之篇以及歲稽四失周官之所殿月爲千軸梁皇之所嗤靡弗收羅於此法戒品題備適流別洞該者矣猶恐末士膚受攻乎異端襲高陽之紕紛昧河間之結滯死如可作疑懷躍冶之鳴生不同時尚有載金之悔是則辯囿何窮狂泉不竭存其正論質諸古人

先外舅詩集序

外舅芑孫先生姓沈氏名世燕浙江仁和人也祖諱元滄仕文昌縣知縣本姓徐氏以寧魏之親引莒鄫之義遂自懸榻之裔爲後纖簾之宗考諱心養素家園削青藝苑有孝友烝烝之行鄉黨恂恂之聲焉故按察使廷芳公則先生之叔父也先生青雲稟器皎月裁襟驂篠之餘能談顧兔讓梨之下即辨家禽及左類觀旂東緑鼓篋是惟司馬探稽之歲士衡述藻之年既而西旅氐平
南巡祥習太清賦上記延恩之匭函刻漏銘成旌佐公之東帛特以龍門箭縷鷃路風危季子之裘幾窮于敝縷公孫之策屢下于有司尋遘挺解之憂頗類思貞之疾壯心已挫負四射于蓬弧利器仍存淬一割于鉛刃遂以縣丞試用河南省久之借補武陟縣典史心存濟物守慎持廉佩犢宣風令長資其翊贊破雞讞訟豪黠畏其神明然而斗米折腰抱關託跡充階逸駿悲鳴伏皁之前鬱澗長松永覆莖苗之下綰黃綸于賤吏每盆牢愁倦青骨于風塵不堪煩劇南昌梅尉空蟬蛻以儀仙六安桓丞竟鴻漸而鍛羽春秋四十以乾隆戊子六月三日卒官嗟乎與善無徵餘殃有再男昏女嫁公明不見于生前玉隕蘭凋

通子又亡于身後向期多感知棟宇之蕭條王粲不逢孰琴書之付託所遭若此可勝愴哉先生少遊齊魯晚踐嵩邙授簡抽思是細侯之八詠登高作賦有大夫之九能固已馳驟杜李斧藻陰何清詞溢乎縹緗瑰句盈乎卷軸山梁徂謝著作飄零今之所存百不逮一廣森弱齡一見謬託附于蘿絲異地十年遂長睽于松嶠每開遺帙泫爾生哀欲覩全編邈然莫自發閨中之藏篋訪日下之舊游僅得詩若干首張卿並世或譏白鳳之書左賦他年將貴青童之紙恐就湮沒綴而集之集錄如左

張舍人（塤）熱河集序

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猶以聽覽所及不踰白阜之封吟翰所被未罄黃坤之域亦有落梅驄馬迢遙隴上之章低草牛羊敕勒軍中之句鐃歌白鼻樂府黃麞過青冢而怨琵琶弭白檀而思鼙鼓莫不叩響風疎聯辭雲委然而悲笳九月塞草前衰橫笛三臺關柳易折羈寄之情長感慨之興短噍殺之音多藻績之詞少也瘦銅舍人負沈宋之才洊常楊之職紫荷奉槖紅藥當階曉趨丹屏夕拜青瑣直鑾闈而端牘對雞樹而流唱固嘗倚馬七紙握蛇百篇人誦穆如之風世傳蔚爾之文矣熱河者神明界局地貳陪京里其道路既遠百郡之外奠其邑居仍當五都之勝

國家陋甘泉于漢氏侈仁壽于隋年以爲堯皇遊豫必作宮于成陽周王考卜亦朝步于豐水每中郢履節清明告風乃睠北顧此焉清暑時則舍人滿歲灌謁往覲爻閭考旦首塗兼辰戒道房雲在空箕風動衣天日姓晏宙宇橫朗仰矚

宸居之麗俯察區陬之廓得不揄揚舞咏舐和烟墨者乎若乃層巘隱天長波帶地黃靈訪道之山翠嬀沈玉之渚舍人極覽津委旁綜載牒徵鮑邱之湮流問濡水之故瀆博望之槎萬里探析崑源太沖之賦三都參稽方志是則縹囊一詠即注桑欽之經墨林五言可備闞駰之記且夫捎雲之篠半柯自奇衝霜之松寸莖斯見讀是編者其可以知舍人之詩也已

閨秀王薇玉玉珍集序

昔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被壽人于笙磬非無都荔之詞列縟宿于羲娥不廢葦杭之怨葛山少婦執越布以歌勞柘館貞嬪裂齊紈而歎逝書之硯北盡金屋之奇才選入江東即玉臺之新詠女子善懷香奩尚已則有通華胄望淑慎閨儀南國新人東家舊姓十三織素二七裁衣潄潤蓺于瓜年剡芳名于茗玉長言婉娩女師德象之篇好句流連吉甫清風之誦前身蓮葉不踐陳泥他日椒花必多新製況復鴛鴦左顧孔雀南飛歸小婦之高堂調絃錦瑟識上頭之夫婿絡繹青絲鑪熏夕而共香鏡照晨而同影司空博物本兒女之多情內史工書作夫人之弟子斯又王郎天壤愧此多能居士桑榆羨其嘉耦者也若夫紅羅帳掩朱鳥窗開初成墮馬之粧自服游龍之彩繡餘菡萏倦即停鍼製就茱萸織常當戶莫不語緣情靡感與候遷牙管一雙金缸二等雪凝謝苑擬飛絮于風前日出秦樓歌條桑于陌上至如雙聲讀曲

十索名題陽羨新茶紬書鬭罷南安早栗故事疏來香沈水而郎歌繭懸絲而妾和西陵松柏便結同心北地焉支彌增善睞香囊叩叩是繫掾之定情雜佩珊珊有鄭姬之警夜奚止爲歡玉女爭投百箭之驍射雉珠皋始見三年之笑又如草生南浦梅下西洲贈子將離呼卿小別菉藍盈匊指五日以爲期蕭艾懷人比三秋而更遠遺簪紹繚破鏡連環書檢六張文周四角蘭成集上曾裁寄婦之書徐淑詩中不少望夫之什亦或少君歸里對挽鹿車侯光去吳仍偕鴻婦漢水之平途七百江陵之遠道千三春嶂青螺來發雙蛾之色秋波白鷺迴成九曲之珠是則七邑東征曹家善賦百泉舟檝衞女寫憂抑亦詩發乎情情生于文者與然而蓉生江上杏倚雲邊未免牢愁誰能理遣重以諸姬適邶永歎肥泉季娣歸鄫先零弱歲芝焚易感蕙質何堪幾日飛龍秪愁藥店數聲別鵠忽上琴絲簟塵則榻冷琉璃吟筆則牀空翡翠左思嬌女能無失母之悲班固佳甥應有問神之作於是子荆改服文度多傷求故劍于箱簾綴遺翰于鏡檻紅桃麗字遂書河北之箋白蠟姸辭徧識閨中之媛而或者謂結璘有藥弄玉疑仙三髻雲鬟蓬壺已隔層波羅韈洛浦仍逢倘作異聞傳諸好事則綢繆贈荅將皆戴勝之瑤觴宛轉聲音盡入彩鸞之唐韻（薇玉小傳云亡後託乩仙致寄外八絕自言尸解仙去居忉利東宮掌上界書三百架）

岐陽宮詞序

蓋麗以則者詞人之賦也安以樂者治世之音也操暢遷移比興墜缺江南七弄豔體漸多河滿一聲宮詞斯尚故若芙蓉掌上記其所聞花蘂宮中書其所見源流數代涇渭諸家競秋士之姸聲接冬郎之繁韻或稽載以歌其事或憑虛以致其情近自嬴劉皆有題目已上及夕陽函館朝走岐原妹自天來姑爲姬耦銀環進退盈內御于九官琮屨將迎重京嬪于三媵顧茲陰教獨少陽春言其盛也則有征星敍御滿月專房綠黃靜其裳衣莞簟和其上下春禖候燕壇前禮帶韣之妃冬聘占熊戶左侍持銅之史纚三盆手降貝組而親蠶詔六宮人肅珈衡而獻種於其衰也遂有穆天子之荒哀淑人之寵閻妻梟哲越女蟲飛哭漢水之膠船雙沈鵲扇笑驪山之燧火一敗龍漦然復曉脫瑤簪永巷悟庭燎之后晏鳴玉佩應門本衽席之詩似此徽音未遙姜媚如傳雅詠便繼周南何必綠簑赫虢刺椒塗之燕尾絳紗繫臂搴竹戶之羊車北朝則續命琵琶小憐粉鏡南帝則衣塵皂莢井辱臙脂方靡濫于鉛華足流連于綈墨者哉雖或世隔千齡時更九古素成冊爛赤管篇湮而月紀循環尚見周官之注文家姪娣略存何掾之言三翟素沙非無服志九龍重璧亦有宮名猶殊夏上三嬪止荒唐于山海虞鰲二女久寂寞于瀟湘是以思西方之美人徵北宮之故事體裁絕句得首若干倘有韋母門人粗通內宰鄭公婢子厭讀中泥謬尋架屋之文輒擬由房之曲將謂少君帳裏衡瑀如聞不準書中壺輴在望矣

壬辰九月陶然亭宴集序

歲旅執徐日躔天蝎辛卯同年進士會于城西之陶

然亭時則令節初過積陰乍霽躡足層閣極目平原黃鞠散蕊丹楓若瓊南窗面城西檻列岫桃簟既敷松醪更酌鈎覆以爲觴政壺奕以佐清談蓋稱一時之盛竟日之樂也嗟乎一同霓詠再變暄萋舊雨已睽晨星易落江南風雪地下參商或思越以歸來有報羅而大去觥籌左右今茲曲水之歡車馬東西他日渭雲之感能無雅唱尚望繼聲僕學遜懷蛟名陪題雁不工韻語謬備序言但披滕王閣之文觴年終愧倘比金谷園之罰斗酒奚辭

丁酉八月陶然亭宴集序

陶然亭者都中士大夫比之周侯藉卉之地右軍修禊之所或逢美日則重席相邀將有遠行則百壺出祖僕至者屢矣然其事無稱爾若乃主人望重新封燕頷之侯賓客聲華將應鯤溟之運今日之會是爲盛歟通政王公被雍鷺之表儀歷附蟬之清秩昔九隆不諶六士龔行終童請甌越之纓介子奮樓蘭之志高平第一聚米成山草奏盈千以鞍爲几入陪玉帳出贊金戣會借箸以成勞遂磨盾而書捷嘉河西之記室每問班彪爲淮右之銘辭無過韓愈于是從軍詩出盡識公孫絕幕歸來仍多揖客粵以在丁之歲中卯之辰載酒來遊朋舊式宴斯時也漢興廉孝之科周上賢能之籍澤雲西北瑞我玉京竹箭東南萃斯瑤席蓋與會者五十餘人而應試者居大半焉他日一枝木桂半鏡芙蓉鮪渚同辭豹文共蔚則西園圖記可當千佛之經東塔聞聲且續重陽之飲庶幾賢主以爲美談

送同年洪員外（朴）督學湖北序

若夫兩重之旺八尺之竹雙騶稱娖擁油碧以前行三組垂腰懷銀黃而載道衆人以爲君榮豈君之所以自待者哉方敦牂紀歲呦鹿賓賢君以右棘之資奉南荊之使校文數千見士七十籠中良藥並貯蓡苓座上佳材咸歸竹箭是則丹臺懸鏡青睞爲衡無偏無頗必誠必信君之所以自待僕亦信于君者素已雖然仲由去魯朋友乞言士會違秦大夫贈策素人適楚僕宜有辭古者論秀于鄉設序于術祈樂已入齒餘子于下庠緯耒將與坐父師于左塾其後四科舉孝百郡興廉野行街室之彈朝重端門之覆故有弦歌瓠葉飲射桑弧令長乘驢則山陰聚市童年牧豕則盧下聽經莫不學有師承範爲士則三代以降兩京稱盛焉

國家建立校官分行使者出疆一命坐領百城所以宏獎書林整齊流尚其寵彌至其任彌重今之學者襲爲至易之技工爲無用之言以詩書作地芥之媒比文章于芻狗之具治禮記者喪刪其簡習春秋者傳束之閣至于四書之外八比之餘授本不通其讀稱文罔識其訓不信班史乃傳韋賢直謂鄴都曾無王粲雖若紫陽講舍白鹿精廬鄉老爲師貴游受業而教不原于經言不則于古漫云進士賦孤竹而未知亦有侍中問柊監而莫對又況十室之邑一孔之生目不接于耆儒耳不聞于碩議墨程積卷荼首爲期烏足語鄭賈之箋疏董劉之經義也將使儒書誦習雅術修明遊青領于環林化縉紳于槃拜潁川文

學能爲執組之容蜀郡茂才解唱中和之樂以至樵夫談道幹吏佔經戶識廉隅家知禮讓然後六行之儒以道得民再適之選以賢馭貴上不負天子樹人之意下不失先師建善之風其當于君有厚望也與

林母廖太安人八十壽序

若夫青女飛霜東海見浮筠之竹素祇凝雪西崑有覆隥之松淩寒燠以孤存貫榮枯而一致賢婦於以比德載牒謂之美談者已亦有氣合青萍延津忽墜暢終緣綺珥約先危廣陵三尺之孤彭澤九齡之子義方之訓遂隔南喬琢器之規方資左塾而問公超之市十脡爲艱拜通德之門一囊已罄以云教子抑又難焉侯官林母廖太安人北郭仙宗中鄉侯緒承家四德鸞泥旌節媛之閭作配三山烏瑞表孝思之里至其佐餕縱笄之敬饁田舉案之恭執蘩采藻之勤敦葦維桑之譽固無閑言可得而略也方其籤孤舞影陔撫循蘭奉遺教于書楹誨哲言于績室長君培根先生山陰作宰廷下聞琴守陶母之廉魚鮓不饋聽沂州之讞棠芾仍垂次君文石先生養素邱泉考槃薖軸偕居縣上曾無一馬之田徙宅江陵豈有千奴之樹夫何兩君相繼早逝獨遺二孤長曰喬蔭少曰樹蕃柳園春覽奉輿之嗣已非堇澤冬榮繞膝之孫尚幼而太安人備通書籍雅善文章傳書二十九篇同于伏女成誦四千餘卷陋彼文姬故能三徙心殷六經口授不煩師法已就名通昔之白燭裁詩素紈製句簪花字雅賦茗詞工亦有才華未聞講授以今方古夫何足云歲旅敦牂月躔鶉尾律平九則序冠三秋溯設帨于芳辰式稱觥于綺席婺華一宿流輝璿極之旁蟠實千枝長秀金池之側加以少君新持玉尺出掌冰衡門羅吐鳳之才座致握蛇之彥葭莩戚誼既歌燕喜之詩桃李諸生將拜宣文之幔八十年之算介眉壽于今茲五百歲之春佇修齡于異日

爲王尚書撰姚母方太恭人七十壽序

桐城方太恭人余門生施南府知府姚君之壽母也婦言婦德善心善容櫛縰順于君姑衿褵奉于民母王筐覆燕則春月條桑金鎖吟蛩則秋風漚苧自三商聽漏季蘭裏中饋之儀及九寡悲絲汎柏矢賢姬之志南金鑄節朔雪湔衷嵇康之子十年范滂之傳一卷熊丸授讀螢幌傳經絜羹規誨于髫齡斷織殷勤于勸學梓喬小杖既慈而嚴榎楚收威以師爲母傳言義方之訓易云苦節之貞唯太恭人有焉歲庚午姚君領鄉薦越五年余奉
詔遴國子學正若干人姚君與焉署年漢郡古曰孝廉訓冑周庠世稱清秩頃之登辛巳進士第遂自靖原縣令歷任今官
鸞誥九重魚軒五命貝邑無誶箕之俗沂州有列障之詞曼倩行春平反某某子真問夜練縕家家識者咸謂姚君百里專城三郡聯最士誦捐駒之愛人懷掛服之慈皆太恭人訓成之者也今太恭人春秋七十矣鶴齡未老鯢齒方強介眉壽于堂前繞耳孫于膝下舞萱階之綵服太守衣緋輿菊水之華觴仙人

酒綠其德如彼其福如此蓋自當代鉅公薄海彥士莫不有載美之什善頌之章余故樂爲之序焉爾

爲朱榆圃姊夫撰蓬萊縣知縣吳君人驥堂上雙壽序

僕牧兗移韓宅嵎秉節凡百令長首識蓬萊問靈禽于枳棘之栖廉馴羽于中牟之界牛刀作譽溢我弦歌魚釜來塵表茲銅墨條其政最東齊之寮寀無雙諜其宗華西漢之治平第一每謂太中恭謹生男著石相之祠韋逞名通有母善周官之學賢如吳君其必有自者也乃知芝房九秀並蔭靈根松徑三條相尋碩隱霅川春艷舊題南郭之廬清淦冬温新築西豪之里平生幕府紅近池磬奏記文章青餘鏤管數名嚴挺五侯重其標棱歸傲景鸞七部周其履屐而況梁春有耦萊畚相將夫人本椓斛之賢仲子尚辟纑之義筠籢記草屬安定之禮宗荻障徽言授王融之書學是以君家養炬此日龍衡入洛市而槐垂過河陽而花發惠班隨子卽述賦于東征張孟還階方上壽于北第三心五噣丙丁之極曜相輝二首六身甲子之朔籌尚少斯則瀛洲金菜長生之藥何窮壺嶠芸蓬扶老之枝自長僕今者杜陵男子江湖長翁已除故吏之嫌曾附同官之雅宜成醪白願侑春觴易縣泥青愧留冬愛晉卿善禱周史贈言汝墳一章海隅千里春花鶯亂秋水鱸肥岫桂招人陔蘭戒養有懷遠道重霄望鳬舄之飛歸去鄉園百歲介鳩笻之祉

欽頒文廟鑄鐘恭記

臣聞洒光舊制遠記軒皇追蠡遺規近稽姒后鏞棧名于爾雅鐘鑄列于周官所以示遐邇五三不相沿襲清濁十二無相奪倫者焉欽惟

聖天子金聲庠序蕭勺區陬立律度之均建中和之極粵以屠維令歲仲夏艮辰地符效靈天苞闡瑞南金之鑄西江是呈蓋寶棧之出晉京豫章之獻宋室方斯蔑如也於是覽殷薦于易豫採奏衎于詩那練咸墨之良工辨甬衡之正式宮懸用備闕里來頒虡負龍趨模流鯨發銘環鸞鳳之字篆雕蟲鳥之書宏響函宮細音穆羽抗六律極六呂節八音行八風雖復楚殿九龍上林千石未足方其拮隔喻此鏗訇者已臣趨陪祭菜與聽鍧鳴敢陳蠡測之詞竊昧筳撞之義

駢儷文卷二

書烏巖圖後

李畏吾舍人示廣森烏巖之圖而告曰余隨牒中銓須留上國乾蔭既遠離嗟彌搆輒復西風菰菜相憶巖居南陔蘭艸有懷烏哺圖所由名吾聞其語嗚呼仕非爲貧士各有志或三日而中臺有十年而東觀傳丁方貴朱丹嘲揚子之車張甲能先黃白滯王脩之治而況澎侯馬廐舊館賢人丙相車茵新嗔小吏投光祿之版恥執公儀沃令尹之卮請辭侍飯古人之事則既然已舍人慕嗜退之風秉樂潛之志孰長伯而可客非文開而何諧同賡承露之吟獨後景風之典是以葡萄未遺栩棘悲來桑中之宦三年桃子之心五化斯圖也其以平子應閑夏侯抵疑而寓問荅于鉛黃託家園于油素者乎昔有誦辭家之什解韋帶而情移捧府檄之文入衡盧而色喜亦有叔褒賣笞籬下傳恭巨孝推轅傭中將毋不以三珪忘其負米不以萬鍾易其啜菽者舍人於此必有所處也他日北山之北東海之東賦就枯魚兆成棲鶴閉關掃軌耕陌懷書有棟依桑無筵折芰丈人安坐豎子提壺叔慈應門長文載箸爲君歌曰衣與繆與不女聊與事親養志樂何求與

書周長生先生畫像贊後

右明逸民徐枋所爲周長生先生像贊也先生之孫屬廣森書以小篆將鐫諸賜祠廣森聞之紀侯大去春秋善九世之讎豫郡先賢畫像厲百城之俗是以屬參之行摯則延閣府之也訓品之範樹則鑄金儀之也昔明祚百六之衰葱皇元二之會薰胥柄國推燥嚋封藏冰愆七月之時飛雹沴正陽之氣故御史忠毅公青規爭引白簡繩彈以爲魯申勸雨先遠郭都易京陳災唯歸石顯具瑗獨坐恐危鐘下之儲王聖交通必釁壽房之兆遂使銀璫戴目金版寒心寘嚴棘于南冠讞飲章于北寺火中鍥斧生殘戴就之尸殿上縑囊死辨杜根之目先生奔扶棺絮痛哭灰釘免謫代郵方逋公負十三孤嗣變名姓而當壚卄首屯歌遁闐門而賣餅卒乃刺草伏闕噬血書衣君門九重臣心一寸訟彼首惡滌我沈冤不惕于黑頭爰立之威不奪于白水真人之賄以視陳掾都亭之下蘇卿芻膾之中發憤枕戈甘心推刃者其所成就何如哉然後需頭再奏頓首申祈公叔木之有言請褒文子吳温舒之論枉乞謚威侯維時莊烈帝念忠毅公首排客魏發履霜冰至之幾禍較左楊慘乘火泉寒之始旌大名于讀誄增軌級于書銘雒邑弦歌舊思王令齊民叢社詔祀欒公今之賜祠所由立也其後彤雲東聚青蓋南浮謳歌之運已歸虞徵士之官仍繫晉是則巨游相表堪圖益都之閭文德遺蹤卽配宣明之食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其信與

興朝景翼蘿圖丕遷郟鼎名著受几才子褰裳而在三之義彌敦懷二之臣必斥

絲言賁往竹史昭來嘉忠毅之敷猷躅文章之禁忌然則衡雲令主不兵霍虎之辭河濟頑民且錫將軍之葬潛德光于此日圭爲永于其鄉矣又況舊家帛

素異代丹青鬚髮平生冠裳不改頌黃瓊之貌作者中郎寫延篤之形附諸正則墉垣烈士似遊武氏之堂軒牖前戺何必竟陵之室後有觀者可以興焉乾隆丁酉九月初五日翰林檢討曲阜孔廣森記

書伯兄集石鼓文詩後

王內史所爲楷法韓侍郎謂之俗書顧猶與嗣千文流傳江左聖教三藏刊鑿關西若雞之蹠必聚而嗜之若狐之腋必粹而裘之況乃古文奇字出八體校定之先形矢秀弓近二雅委蛇之響將謂中興者耉上儷羲娥亦後定于韋韓未前聞于漢晉豳風周雅喜田畯而同辭甫柏徂松效景山而製句從來述造不厭規隨安見田車既好卽吉日並時我馬既同必宣王故事而或以蒐岐獵渭遠屬冲人保定武成降徵文格抑又辨亡新之斗何承天未遇其人說柏寢之盤李少君詎曾親見然而小生握槧遜此機神公子銘山輸其傑構五日卅里夫夫之古意猶存射象爲形逴逴與說文別出大氏筮禽莘澤以及寶雉陳倉俯仰之閒若斯而已繄余伯仲雅自髫齡肆目于殳符繆署之書留心于金石吉貞之迹方鍇與鉉敢望齊名溯籀窮斯庶將兼曉是以網羅金薤韞匵琳華所見鼓文無慮數本或墨輕蟬翼指畫較難或幅窘雁頭餘行便棄互相檢核始得整完輒以礪角殘痕舂粱毀質一見一否半有半無淹洽蘇公已遺八九紛紜潘訓空復二三伯兄抒稽古之軼懷衷歷前之殊讀仍其舊貫綴以新聲將使劃截明光尙見翻鴻之彩袪磨瑕適盆形抵鵲之珍思且疊抽才終不盡凡爲大獵長句四十又爲天子之詩四章又爲君子之詩三章又爲佳世之詩四章等諸蒼頡四字試尉律之奇柧黃潤七言甄凡將之墜韻（蒼頡凡將蓋皆與急就相類尋爾雅注引蒼頡篇考姚延年文選注引凡將篇黃潤纖美宜製禪知蒼頡以四字爲句凡將以七字爲句漢書藝文志言蒼頡斷六十字爲一章是章各十有五句也）傳北地掎摭六藝直用全文蘇東坡歸去十篇頗多賸字校斯難易夫何足云第有一端附諸千慮作書之道取局爲先經始徹終因形起法故有生上生下之意讓左讓右之宜勢相倚而非敧行相羼而非贅左氏餚才八篆寧可續鳧周家策或百名非容斷鶴今乃移甲就乙將絲綜麻雖學僮誦習箝口忘艱恐豪翰縱橫根心失妙是則集右軍帖者於此與有譏焉效前人爲之誰任執其咎矣

元武宗論

臣讀元史至于武宗以後家難疊興數年之閒八更其主蓋天之亡元久矣百里之侮鬩于兄弟干戈之憂動于蕭牆二世帝秦咸阿知其煬燼八王柄晉伊洛所由榛曠自古爲然其迹可按也武宗疏壤子于駝紐之封進太弟于龍樓之位亦可謂難能已而仁宗遠昧遵海之風近忘祝食之德與夷猶在詔羣臣而奉馮季子雖賢事王僚而心憾遂使南坡一變鈹刃交于帷宮北地諸藩訌鼎亂于牒屬始則私其神器卒乃戕其愛冑悲夫既而泰定革緒曲律遺儲五遷之運復歸陽甲三讓之事將佇橫庚而又謀之不類兆其必爭使者南北交馳軨獵之徵天王東西待問乾祭之衆內有奧主外有長君申孫射而桓已當

齊菀裘營而隱猶攝魯豈有裏鐘入賂髡頑能不自疑楚璧可干訾敖信其久據者哉昔永平雜席趙憙橫劍鄢陵問壐賈逵正色所以愼名于玉几之辰循卞于綴衣之側故其臣有定策總己之功而其君無舉棋勝耦之患彼元人者以馬上治天下用法律爲詩書不觀于前軌之中失不察于來軫之逆順年年坐靜仍促烏號歲歲上都易危魚服積其禍敗乃至于此不然則至元後元兄子猶子謂宜崇明考以讓王之熾假文宗以乘石之名善繼人志諱內大惡何至幽厲之主流尸外而忽諸長信之尊誓隧中而不恤豈非四維滅亡六典缺絕之效與嗟乎國之將亡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亂之既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流濁者澄其源影枉者正其表職此之咎武宗基之已向使至大御宸周王監國立適立長人謀鬼謀終鮮叔武捉髮之嫌兼絕永熙斧燭之覬雖或順孫不肖繼體宜君而張許諸賢猶可同日而治世成遺澤必不三傳而斬明矣古之王者因時以制禮慮難以立經承顓九世非襲若水之降居薦益七年不慕陽城之謳獄一生一及廢質家親親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貴貴之典所謂設妃如廟樹子如社重齒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鬩競于未萌期憲章于可久不幸中葉震業大寶陸沈猶當上鑒夷吾唯卜貳圉下徵靈武即禪宗儲則英景之釁肅愍之誅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

轉連珠九首

僕聞哲后首出同聲相應危邦不居蜚遯所利然而巢箕洗耳非無雍熙之時比干刳心不渝靖獻之志

僕聞傾蓋之義盟于車笠斷金之利鑄于盤盂然而朱叔有絕交之論翟公有勒門之書

僕聞任浮于力覆餗戒凶望屬于難當車則誚然而太形王屋愚公之山或移鍼鉤繭綸盈車之魚可釣

僕聞寓目于遠雖察猶疎近取諸身雖微則炳然而玉衡既正以齊日月之行金鏡誠懸不見肩背之影

僕聞水火異行位兌離于睽革陰陽從類契鑒燧于羲娥然而高爛煽天或生于臨邛之井陰火沸海不滅于陽侯之波

僕聞陽焰朝焚玉石毀質陰冰冬肅江海凝凘然而員嶠之蠶寒霜覆其尺繭火林之布炎威浣其寸絲

僕聞志士踐言不輟節于風雨匹夫成仁必蹈義于水火然而橋下之信謬于尾生井中之救愚于子我

僕聞魚鹽之利非賢隱所尚衡門之下非弓車所遺然而奚戚飯牛而名顯歆邴潛龍而志睽

僕聞善惡將至可以前知吉凶先見不俟終日然而塞上之叟失馬何尤車下之民孕子非吉

林編修誄

維乾隆丙申秋九月初六日

清故承德郎翰林編修侯官林君卒嗚呼哀哉昔赤靈佐命遠疏平棘之封綠錯傳經高議石渠之上國乘光于領閏家諜襲于綿世父諱其茂山陰縣知縣桃街清禁棠政流美君以支子爲叔父嗣禮也小男彭祖繼張侯之封後子伏恭世齊詩之學君諱澍蕃

字于宣覊貫夙成岐嶷早異馬客卿六歲酬賓黃子琰七齡對曰百畝垂蔭擢潭根之初莖九里被潤導靈河之枝詩中學心聽上智目成稷嗣槧人穎川涉獵繯槖百氏之說斧藻六朝之文旣志勵緯蕭亦藝勤緝柳歲乙酉鄉舉中式辛卯成進士廣森與同榜焉君蓋逾方朔獻書之歲僕初履叔皮著論之年三齒以長執敬雁行六載同官趨陪鵷序因共朝夕逮觀終始君動爲善棟禮用闕郵四徹中繩三雜若矩言有壇宇而未嘗臧否于人行有防表而未嘗踶跂爲義嗟乎豈無百鶩譊譊者斯希亦有五錐銛銛者必挫偶影難獨衆和易同亭伯階高日倒通侯之履君卿門小雨霑從者之衣而君恥彼造緇戒于奪赤翹材之館自絕芝帷修刺之家未餐蔥葉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當求之于古人鮮遇之于今日者也

甲午秋試奉詔爲浙江副考官一封軺傳八月輶軒回選儒臣誰差多士君提衡允望砥節首公竿牘不行苞苴無謁耕柱游楚遺金必却正禮在梁餉錢爲怒是以陸賈南使未有千金之裝貢禹西征先賣百畝之產介性至已端操異已君室如縣磬家唯衹裯董少平之敝車揚子雲之儋石貧豈非病憂能傷人重以洗馬神清侍中體弱自分職三閣典司四部編削旣勤員程無曠心深力淺簪短帶長遂嬰戚于伊年卒沈緜于美疢三門九宅兼違築蓋之凶（林君寓宅於九宮法開絕命門同年蔣考功譽言之君不信也）五苦六辛莫覘劇易之效至于眠繭啓足之際屬纊聽息之辰清明在躬平度無改發言不及于先令內顧靡戀于妻子死生有命不其達與然而少婦零青高堂戴白遺孤在腹難卜爲熊齓女扶牀未占射雀中郎有琰雖家緒之可傳當戶生陵庶將軍之有後情瀾不竭遺恨終多温序死而魂欲歸荀偃沒而目猶視嗚呼哀哉廣森與君居嘗連垝行亦離載志協壎篪言投水石三年之字未滅于褱裏九言之贈猶存于巾篋而永辭官牒遽執鬼中獿人亡而輟斤鍾子逝而息引寢門之哭於禮斯宜宿草之慟非子誰爲況君本羇孤柩將歸葬丹旐一去白雲千里寄縑二匹空慕于往哲過車三步有待于他年尤離合之殊感朋友之極艱也禮謚以易名誄以表行爵非有謚誄何作焉然文中貞節青簡有私謚之法孝若仲武黃門多述哀之詞敢援斯義而爲之誄曰

金飈北轉玉衡西遷小榆兆節長柳占愆芳薰委秀朗璞摧堅嗟我艮執值此凋年嗚呼哀哉貧瘁爾躬宦勞爾心南瞻孝永北出憂深偏枯倍劑嫶冥何斟懷才怛化齎志湮沈嗚呼哀哉美製搴華殊裁韞櫝一曙云亡十典誰續聽笛嵇鄰鳴琴阮曲縗杖含悲寀寮隕哭嗚呼哀哉牀塵鼠迹庭絕驢鳴誼親羊左痛感殤彭仰念民母旁瞻俊兄魂歸閩海形滯燕城嗚呼哀哉道布垂筵囮車在砌京兆新阡西州舊第遺像窈冥精靈髣髴楚挽流聲蘭交洵涕嗚呼哀哉存亡隔世哀樂中年孰愚而壽孰夭而賢天道如此予復何言于宣逝矣逝矣于宣嗚呼哀哉

洪舍人誄

維乾隆四十有四年夏五月戊申候補內閣中書歙縣洪君榜卒嗚呼痛哉廣森與君伯兄以重光之紀單閼之年九州聯李緈之情兩郡同世公之歲從容見語曰實慚法護幸宴春闈惜我阿彌仍艱夏課乃知盤洲之鶴序復有小隱之鴻詞始緣喜以攀康遂許安而交秀不披雲霧詎自厭其雌黃既飲醇醪能無醉于情素燧木周迴砂金號載僕以病移起後中祕重紬君亦鄉貢稱前羲年再署時則清漳夾宅周北張南吳下說經瓛朝苞晚每樂安燭夜僧孺燈晨雪霽尋逵風清憶許無不拈奇和險追詞于笠澤之交侔色揣稱借翰于忘憂之客又或彌天索偶擲地評聲爲一字以求師犯三章而商略左傖賦蜀稾成而更削飛九南郡推袁韻足而立增寫句亡何梁尙書奇君以笏記之才致君以欽賢之館由是一重闉堵邈隔相思千萬買鄰末由我即矣然猶邀隙相過載疑就析問籩答豆詰苦對甘紛落麈于盤中聽彌前席緩承蚪于箭下行復後門豈意僕遠凶寧君尋異化遲秣陵之答坐戚天倫求封禪之書奄從地市者耶君雖獻河東之賦動宁下之知策名于黃紙之銓致身于紫薇之省而長纓禁緩短帶昌披野服依然仕心何有譬之蘭生晩曲非爲人芳蓬在麻中不因扶直汝南攬轡空有志于澄清山北馳烟竟無關于騰詘僕嘗贈詩云四至九卿非宦巧一膺三命惜歸遲蓋君之志也早歲雕蟲體鄰抄撰中身剖易理貫圓神方君屬綴清言悟苦縣猶龍之學正僕追尋墜緒辨端門化鳥之經共昜名山互爲他石君體尤弱君業尤勤目不停觀掌恆自悴豈病餘長度竟論猶堪恐夢裏文通才多亦盡卒使陸機奧講鬼相遇于尸鄉李廣勞心神或辭其臟宇逮朝散之文窮火地方罷六揮較中郎之與感金天僅加三歲嗚呼痛哉君任媏之行多在閨書孝弟之風別存庭誥將欲稱其官閥則西山拄頰本厭馬曹將欲悉其生平則南部同閑恨非狗監是以低徊誰昔聚散如斯對酒當騷遡風將淚云爾系以誄曰

嗟余涼踽終鮮樂羣惟林編修與君弟昜味同楂柚聲合箎壎玉樹先埋瓊芝又焚孰終畢牖孰旅燕雲辨琴之女泣硯之孫較斯兩勝慰爾單魂倘同桑戶便欲歌門忽復念之涕綆縻紛昔編修逝我飯鑿巾今承某實隔界殊垠一登隴首三閱躔逡原齡易奪岱過難聞儒梟不作聖譯無文鶴鼓流朝烏纖垂昏三尺之物丈五之墳千年草宿萬古蘭薰

林氏子哀辭

予友林編修亡後匝月而其子永健生生二十四日而夭嗚呼鄭小同之紹業望絕今辰南孺子之生男悲深昔事林君學成士範行爲世表不永其年復替其後天道無知斯非信歟方其室中飛練門左張弧庭角殊凡覃訏載路謂宜枌榆得銑桑樹藏鐶辨楊梅于饑佩之年擬榛戟于瑚車之歲豈謂瓦棺遽斂金瓠同嗟違寡母于繈抱從嚴君于泉穴二旬嬰鬼未識軒渠三日咳名僅書赴告悲夫是子弱喪誰還嬴博之封有女愁遺空銘項伯之槨以是思哀哀可

知已乃爲辭曰
生何値兮斯世長太息兮人事既永暌兮清交復短
折兮遺嗣前悲兮未緝後感兮仍集屑涕兮萑蘭摧
懷兮於邑福兮禍所因喜兮憂爲鄰名鄭孫兮丁卯
瘞潘子兮甲辰嗟生命兮何促曾未更兮晦朔殤易
月兮有盡哀終古兮相續轊緘兮委階營魂兮弱骸
昨喧泣兮猶聞今雍樹兮長乖謂苗生兮不秀謂蘭
茁兮靡茂石樓兮少女空城兮寡婦風泠泠兮襲帷
雪溓溓兮承霤曾積善兮非慶終理冥冥兮不可窮
呼三閭兮問九重慟何爲兮萃爾躬

爲己丑進士撰祭石顯菴處士文

仰惟萬石訓恭五傳共睦徂徠松柏自開隱士之廬
京洛芙蓉别有神仙之館遂復承家榆社運佐興期
衍胄瓜宗世生俊彥高陽表邑四方式才子之門德
宿聯輝百里見賢人之聚先生岐嶷幼挺趠躒羣超
瓊照彩于崑林竹浮筠于鄧植孝言無閒友篤因心
白水澄懷素絲練節國爵全而屏貴天真樂而遺榮
和嶠千丈之松不足以喻其高黄憲千頃之陂不足
以方其度九流兼洞六籍旁該讀科斗之書已搜奇
于楚簡辨豹文之雅應訪對于雲臺以及六觚正律
之方五雀平衡之術事關游藝總制清衷文握槧以
立成詩緣情而不靡山中招隱非無叢桂之篇衡下
棲遲即製河魴之句重以芝蘭植砌詩禮趨庭三語
藏楹晏大夫之家俗一經勸學韋丞相之遺詩故能
重奕揚聲五長並秀鵷鸞接翼羔雁成羣者也嗟乎
天不憖遺善無積慶賈占鵩鳥鄭讖龍蛇巽韜冬嚴
珠彩晦少微之色豐鐘霜急金樞頽小華之峯斯則
梁木摧柯因之涕隕石棠留蔭所以悲來某等忝種
新坡空聞舊德臨淮都養遂莫與于談經董相門人
終無期于識面所冀素靈如在鑒我椒漿丹旐匪遙
顧兹蕪讕云爾

爲邑士撰公祭七十一代衍聖公文

惟公降乙靈苗生申哲運星衡斗繞嶽履淵襟衍章
縫之裔餘二千年襲袞黻之華今四十祀盤盂繼業
尼顛之瑞樹恆敷鼎粥傳家陪尾之榮瀾不竭方其
遭逢孤露次及洊雷是談魄兔之年甫擬藩羊之歲
陵陽就拜幾掛經而義違仲寶承茅既撫珪而感咽
禮成類見時際
巡方婁郊迴
紫蓋之光弧鐲儼墨車之覲九賓陪位爭看小子之
侯五尺摳衣雅有成人之度
御東堂而講學巾卷參聞趨左陛以受辭
綸絲特訓是後
皇家禮聖六幸平鄉冑子横經重疏璧水入聆昕鼓
湛堯酒于晞陽每迓
鑾旂奉
文言于倬漢答
宸章而益勵學禮學詩緬先緒以能兼公才公望自
膺七邑式敬蒸祠豆靜籩嘉粢和酒栗其禮肅肅其
樂雝雝吳季觀而忘言史相謁而稱美與懷追遠更
營塋墓之壇建議崇賢改列浩生之祀遂使松欒舊
隴並秩來歆杞柳邪辭不誣吾黨此則嗣服有聲匪

直紹衣無替者也將謂久承朝渥永樹宗型衛武耄而輿箴魯耋賢而燕喜過江一石何傷僕射之神賜米七年克展曾孫之養然而高齡未艾噩夢伊槐去有子之既祥竟和嶠而死孝方致九重之上覽表悽然四海之人瞻碑淚下而況環居百雉之間浸潤九里之內以言載德德何窮矣以言敘哀哀何終矣秋飈兮淒淒秋霜兮溰溰愴陳兮桂酒仿見兮蘭旗

祭程吏部（晉芳）繼配汪宜人文

嗚呼滄溟東望桑已成田翠水西瞻桃無留核金波隕桂玉井凋榆鸞夜舞于籢中雉朝飛于陌上若夫瓊瑤淑範藻荇嘉儀女誡七篇姆教三月肇絲有則歸淮左之名宗筍屐維行著汝南之卓懿時則度遼書記本出新人文靖芝蘭已非因母而黍離不怨（魯詩說）蘆絮何嫌載均鳩養之慈親執雁行之禮徽弦在御靜好于中閨渚汜同流覃仁于下袟重以君游好施伯起遺清盈絀何常今昔乍異衛大夫之入室未免交推王京兆之臥衣能無對泣乃復簪蒿志苦障荻心甘折勝留賓易髻更責春桑秋苧勤杼織以移眠鄭絡秦篝質箱簾而續食固已持凫執佩高彼風人挽鹿提罌方茲賢媛又豈特茗茶一賦令輝服其多能柳絮七言道韞稱其理遣而已曾聞積善車耳有徵詎忽嬰屯玉箱無術文姬拂素尚餘翡翠之牀中婦流黃遂罷鴛鴦之製鑑昏菱葉塵竟桃笙佇舒月于方連虛簞風于曲幌所痛蔡郎有女白傳無兒撫潘岳之牀垂千秋重感會王襲之帳下並杖何人此則錦瑟華年每流連于短詠帷屏遺挂益慘愴于長言者也某等交呂情多弔莊禮在用哀舊德代述新哀雖婦儀無出閫之言庶女型有貽管之式

辛卯進士祭座主莊侍郎太夫人文

嗚呼瑤琚淑德冠冕名門性婉言容教嫻箴盥錄芬載毓江南推七葉之宗穎黼來歸海東有萬石之嫗傳書家令學誠高陽緝藻清風綢繆于大雅裁椒元日怊悵于詩人聽鵙鷚麻聞鶊濩葛采青蘩于南澗流翠莕于西洲禮盡威姑敬瞻賓友盧里題其孝德冀畦式其徽音雖復取彼無儀戒于攸遂而閨門師鍾郝之風都人表尹吉之度固當貽彤中壘假素武興者已既而罹遘緪絲憂深卹緯振貞蕤于幽谷揚喬葉于清江遂乃勵志丸熊傳恭羞鱉授崔寔之書記謹魏緝之交游致我夫子暨學士本存先生昃眄荷規徙居秉訓祭酒橫經之講日下無雙議郎對策之文殿中第一文軒丹轂遺彼前榮褖服圭衣光我嬪則然而文伯之家非無主績尚書之母或復親春三斛之廩無贏一坩之饋必却迨我夫子秩司三祉階洊貳卿每念尸饔匪忘來諗李膺入蜀無志于之官潘岳閑居將期于歌事而太夫人鬲之移孝未許少傅之歸勉以在公不就司農之養頓嬰六沴空謁三醫方當馮母入殿之年未逾武昌拜命之歲恆貞遽歇坤範仍淪紺雪揣條遂隔蓬壺之簳青霜凋節莫留疏圃之棠嗚呼痛哉某等曾趨鱣座竊附龍門白虎觀前伏受漢書之義絳紗幔側與傳周禮之經

懿範徽言夙聞少二徂音往德益感在三是仿佛于瓊儀永流運于珩佩

爲人撰祭張母吳太孺人文

乾隆丁酉之歲仲春之月二十有二日戊午是爲敕封太孺人張母吳太孺人屬纊之周月具官某等始以清酌庶羞奠於靈位前曰嗚呼痛流環海一時簪白柰之花悲感長年並日落青林之葉仰罹國恤俯切家艱朝夕殷事旣稽于禮經日月公除方伸于私奠恭惟太孺人毓德素里作嬪清門州來遺讓麟餰韜于遐年忠孝衍宗鵲印銘于瑞字勗帥以敬有善莫名靜御瑟于雞晨謹咸縱于鳱旦接余左右稱其禮也戴紝下上見其勤也闔門之語蓋其恭也要襋之衣抑其儉也嗟乎陔華義缺韡棣刺與一尺之布可縫百里之侮易鬩而況嗣西華之後宗絕于孔懷傳光祿之詩恩殊于鞠我婦或私其區蓋親孰生于室中曾乏繆彤閉戶之撾寧慕張堪讓產之德而乃戒哲言于樞機之內賦諫詩于胥肆之辰並事兩堂克和羣季影響如聞于女憲言容必稱于君姑以及總扈爲鑒吉笄折首禮雖窮于貳斬情猶重于再周孟氏三鼎之饌厚薄何疑子柳四布之歸兄弟畢及太孺人旣賢且孝斯其大端歟豈謂積勞搆疢福善無徵短綆遄侵長繩不繫一膺紫渙六變青晅嗟虀缶于丁年逝仙轀于甲夜感蕳之草益母空名樹襟背之花銷憂無術某等並儕同歲或附爲寮拜元伯之庭幃受羲成之書記若九若七嬪儀莫罄于書方無二無雙壼範恆流于煒管

駢儷文卷三